

三色猫 探案

(全套10册)



读书人

目录

[三色猫探案：推理](#)
[三色猫探案：追踪](#)
[三色猫探案：猫公馆](#)
[三色猫探案：狂想曲](#)
[三色猫探案：继承人](#)
[三色猫探案：戏剧社](#)
[三色猫探案：骑士道](#)
[三色猫探案：冒牌屋](#)
[三色猫探案：歌剧院](#)
[三色猫探案：登山车](#)

IKENNEKO HOUNMUZU NO SUIRI

推理

三色猫探案

三毛猫ホームズの推理



[日]

赤川次郎

吴曦——译

独一无二的猫侦探
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

三色猫偶遇笨拙刑警
名侦探惊艳登场首秀告捷

猫，真的能看穿一切！

“在《推理》一书中，与我家小猫形态、毛色如出一辙的“猫侦探”从此登场。”
—— 赤川次郎

版权信息

推理

作者：（日）赤川次郎

译者：吴曦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总序](#)

[序章](#)

[第一章 羽衣与杀人](#)

[第二章 猫与刑警](#)

[第三章 刑警与恋人](#)

[第四章 结束与开始](#)

[尾声](#)

总序

三色猫探案系列：一个温情的故事世界

赤川次郎

从“三色猫探案”首次与读者见面，到今天已经有三十六个年头了。三十六年，差不多是普通猫咪寿命的两倍。

“把小猫设定为侦探”这一想法的诞生纯属偶然。拿到“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的第二年，出版社向我约稿写一部长篇推理小说。我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如何塑造新奇有趣的主人公，因为在“搞笑风推理”的大框架中，侦探的形象写来写去好像只有那么几种。

而就在这时，家里养了十五年的三色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只小猫早已成为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而且，这十几年是我家生活最为艰辛的一段时期，正是这只三色猫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当我正式出道，家里生活终于有所改善之时，三色猫就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了报答小猫多年以来的陪伴，我决定让它在我的作品中复活。于是，在《推理》中，与我家小猫形态、毛色如出一辙的“猫侦探”从此登场。

不过，那时我并未打算写成系列。没想到此书一经出版好评如潮，结果我又写出了第二部、第三部……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间这个系列已迎来了第五十部作品。原本我希望通过创作小说向我家三色猫报恩，结果它又以几十倍的恩情回馈了我。

三色猫福尔摩斯、片山兄妹、石津刑警，这些角色不仅仅是我的造物，多年来，广大读者已把他们当作家人一般亲近与喜爱。因此，我会一直把这个系列写下去。

中国出版界很早之前就引进了这套作品的若干部，不知道猫这种生物在日本人和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不是有很多共通之处呢？

无论如何，这个系列被翻译成中文，并被广泛阅读，这对于作者来

说，实在是无上的荣幸。

曾经有一名小学生读者看了“三色猫探案”系列后对我说：“原来坏人也是有故事的啊。”在我的书里，猫侦探也好，片山刑警也好，他们都不是对罪犯一味穷追猛打的那种主人公。有些人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犯下罪行，对于他们，我书中的侦探们在彻查真相的同时，也总是怀有同情之心。

也许现实世界比小说残酷许多，但我衷心期待大家在阅读“三色猫探案”系列时能够暂时忘却现实，在这个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中得到治愈和救赎。

猫侦探也是这样希望.....的吧。

序章

“好了，进屋吧。”

刚打开门，由美子就赶忙跑进玄关开灯，催促站在外面的男人。那男人就好像刚踏上月球的宇航员一样，小心翼翼地迈进屋中，好奇地环顾四周。

“寝室在里面呢。”

上好锁，由美子走进了厨房餐间。[\[1\]](#)

“快进来吧。”

那男人还在脱鞋子，由美子就径直跑进了里面的卧室，丝毫不见外。

她弯腰从床上取来香烟，点上火，等着那男人过来——是随处可见的那种男人。一脸老实的中年上班族。不，他一定不论在职场还是家庭中，都是个模范职员、模范丈夫吧。花钱玩年轻女人这事，直到此时此刻，连自己都没想到过吧，看他的脸就明白。

“快进来嘛。”

那男人傻站在卧室的门口，由美子对他喊道：“这可是我朋友家。再不快点进来，我朋友可能就要回来了。快进来——把门锁上。”

真可怜。看他那样子，付出三万日元好像也没找着多少乐子嘛。她隐隐有点担心：这人到底有没有三万日元啊？可看他穿的外套是件高级货，看上去绝不像是来蒙人的。

“哎，我们开始吧？要是朋友回来的时候，事儿办到一半，那可就糟糕了。她还没有男朋友呢，让她受了刺激，可就太对不起人家了。”

为了让那男人多少放松一些，由美子说起了玩笑话，接着，把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站起身，背朝那男人开始脱衣服——今天晚上弄到三

万日元的话，去关岛旅行的机票就有了。虽说这也够辛苦的，可转念一想，光靠打一些不起眼的零工，作为学生的自己恐怕一年都攒不出这么一笔钱，这也是没办法。赶紧完事吧。

他该不会想亲手给我脱吧？她想了想，还是觉得麻烦，自己全脱光了，转身面对他。

“来呀，你也脱了嘛。”

那男人的双手依旧插在外衣口袋里，像个模特人像一样一动不动，站在原地。他的表情中看不到一丝情感，仿佛真是一个木偶。

“怎么啦？”她有点焦躁起来——慢吞吞地到底在干吗？

“快一点啦。我这样可要感冒了。你到底行不行啊——”

她话说到一半，忽然闭嘴了。她双目圆睁，死死地盯着男子从外衣口袋中掏出的那银闪闪的东西。

电灯的亮光从房间的窗户透出来，宽子抬头看到这灯光，不禁皱了皱眉。由美子也真是的，怎么还没结束？一看手表，都夜里一点了。明明说好用到十二点的，真是胡来！

她走上楼梯，来到房间门前，迟疑了一下。有一次她径直开了门，却和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打了个照面。她试着悄悄把房门打开。不会吧！竟然都不上锁——仔细一听，却没有什么声息。大概是睡着了吧。

玄关那儿没见到男人的鞋子，她才放心地进了房间，把从自动售货机上买来的纸盒牛奶放进冰箱，然后来到卧室。

“由美子，快起床啦。”她说开了房门。

——连尖叫都喊不出口。

宽子惊愕地睁大双眼，捂着嘴蹒跚着向后退，瘫软在地板上。

她拼了命地往玄关爬去，挪了又挪，才爬到一半就再也无法忍耐，吐了。她呕吐了好几回，总算站起来，晃晃荡荡地来到走廊向人求救。

第一章 羽衣与杀人

1

“大小姐，老大叫你。”

片山费劲地把沉重的眼皮抬了起来，同事冈田的那张脸看上去朦朦胧胧的。

“你说什么？”片山反问道。

“老爹叫你过去啦。”

“哦……”片山慢吞吞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小姐”是他的绰号。片山可是如假包换的二十八岁的男子汉，可谓青春洋溢，可比他的青春更加洋溢的恐怕是他的睡意……

他个子高挑，身材瘦长，又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他的双腿走起路来显得太长，总让人联想到长颈鹿，略带幽默感。再加上他斜斜的溜肩、圆圆的眼睛和鼻子，还有柔和的表情，给人一种温婉的女性化印象。不过，他被人称作“大小姐”的原因可不光是这些……

“您叫我吗？”片山刑警站到了搜查一课课长三田村繁警司的面前。

“是啊，你先坐。”

这个中年男人长得就像好好先生，相貌并无特征，而他竟是警视厅大名鼎鼎的侦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平日里的他是个温厚的上司，可一旦发起火来，他那雷鸣声就会响彻整个大厦，没人听不到。

片山坐上一把有点摇晃的椅子，开始打量老爹的脸色——还好，没那么糟糕，差不多是“一抹薄云，无须雨具”的状态吧。

“有些工作想拜托你来办。”三田村从手头厚厚的文件堆里抬起头，说道。

“是……”

“就是三天前的女大学生凶杀案——”

这案子可不妙。片山咽了一口唾沫。女大学生凶杀案？就是全身被锋利的刀子捅成马蜂窝的那个……

“要把凶手揪出来，看上去还得费不少时间呢。”三田村接着说，“我们已经整理出了可疑人员的名单，人数特别多啊。”

听说去过现场的同事，脸色全都发了青。房间里成了血海，女大学生的身体从床上垂到地上，手臂和头倒挂着，因极度惊惧而圆睁的双眼，还像活着时候一样紧盯着什么，恐怖万分。

“所以说，我要拜托你的就是——喂，你怎么了？没事吧？”

“没……没事……”片山已经面色铁青，额头上渗出了汗珠。给我振作一点！这像什么话！

“没问题的……真抱歉。”三田村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真拿你没办法。我当警察也够久了，像你这样当着刑警，每次看见血就会晕的家伙，可是闻所未闻呀。”

“真是让您见笑了。”

“别担心。我没让你去调查这件杀人案本身，也不用去见什么受害人。”

“是吗？”片山觉得自己总算活了过来。

“被杀死的栗原由美子是羽衣女子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羽衣？就是天女穿的那个羽衣吗？”

“字面上一样，不过和天女毫无关系。那大学的创始人叫作羽衣幸吉。”

“原来如此。”

“言归正传，你大概也已经了解到了吧，被害者似乎是借着朋友的公寓在干交际的勾当。不过受到学校方面的坚决要求，暂时没有在报纸上公开这回事儿。”

片山回忆起了报纸专栏上那种轻描淡写的感觉。

“恰巧，羽衣女子大学的学部主任[\[2\]](#)森崎，和我在大学时是同届生。他找到我，说是要请我好好调查一下被害女孩的交际详情。我当然是想助他一臂之力，可又不能丢下面前堆成山的工作，我本人是没法亲自上阵了。所以我想让你代我去听取一下信息。”

“我明白了。”片山彻底恢复了平静，“我只要去听取一下他们的证言就行了吧？”

“好好听，然后报告给我。尽量顺着对方的要求回答就是。”

“是。”

“这种活儿不必鲜血淋漓的，很适合你吧？”

虽说这话中带着讽刺，片山还是坦诚地接受了这句挖苦。

“还有别的要求吗？”

“就这一件。森崎一定已经在等着了，赶快出发吧。”

“是！”

“是羽衣女子大学哦。”

“我记住啦。”片山刚从椅子上站起身，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那个，女子大学.....学生应该全是女生吧？”

“女子大学收男生这种事我还没听说过。”

片山的脸色再次化作铁青，那脸色变起来简直能媲美红绿灯。

“警司.....真不好意思，这项工作您还是另请高明.....”

“又怎么了？”

“哎.....我特别对付不了女人.....只要一接近女人多的地方，我就头晕目眩，接着就会想吐。有时候身上还出荨麻疹.....”

片山看到三田村的脸色变得越发冷峻，赶紧闭嘴。现在是“黑云满聚”了。

“这样啊。既然如此，就让你欣赏一下被杀女大学生的现场照片吧？”

“不，不用了！我认输！”

“那你还去不去羽衣女大？”

“我去！”片山慌张地正要出发，却又站住，“那个.....我该怎么去那儿呢？”

三田村一脸焦躁地注视着片山，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把夹在里面小纸片递给了片山。

“这是地址。你打出租车去吧。”

“出租车费能报销吗？”

“行。”

棒极了，可以睡上一觉了。片山瞧着纸片上的笔记，刚走两三步又停了下来——这可怎么办？不过，那个不知道也没什么大碍吧.....可是警察也算是公务员，凡事就要尽全力办到最妥当才是。

“那个.....”片山挤出声音。

“还有什么事？”三田村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这个地址.....”

“错了吗？”

“不——它的邮政编码是多少来着？”

惊雷！

“送我去这儿。”

片山钻进出租车，把笔记纸递给司机，就事不关己地一屁股陷进了座椅中。先睡一觉吧，他闭上眼睛。可出租车却完全没有开动的样子。

“喂，你怎么不开车呢？”

“你这是要我开到哪儿去啊？”司机眉心紧蹙，把笔记纸亮给片山，“猪排饭，三百五十日元，天妇罗盖饭，四百日元……到底有没有这种地名啊？”

“啊，搞错了，是这张。”

片山慌忙把写着羽衣女子大学地址的纸片递给司机，然后取回了食堂的餐券。没这张餐券，在发薪日之前就没午饭吃啦。

“羽衣女大吗？客人，你是警察吗？”

“是呀。”

“是去调查这阵子的那个女大学生被杀案吧？”

“大概吧。”片山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

“还挺远呢。”司机一边驾车驶进车流中，一边说道，“你坐地铁不就行了嘛。真浪费。”

片山被当头棒喝，说不出话来，司机接着说：

“你这车费，花的是我们的税金吧？”

“这……您这么一说还真没错……”

“你给我们省着点花呀。”

片山愈发魂不守舍了：“那您干脆别载我不就得了？”

“哪里的话！我这可是在把多花出去的税金给要回来。”

这算什么歪理？可不论怎么绞尽脑汁，也说不出它到底奇怪在哪里。片山干脆不多想，只是茫然地盯着车窗外的景色，似乎连睡意也全都被驱散了。

最近的天气，昼夜温差就好比秋冬交替，这天刚好是十月一日。现在刚刚过了正午，温暖的阳光洒在午休散步的上班族和身穿办公制服的女白领们身上。

真是的，我为什么就没能当上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呢？比起刑警这种苦差事来可是自在多了，工资也高不少。什么嘛，现在转行也还不迟，只要我想当就不成问题……

片山义太郎——听名字就像是上一辈的人，不过人又没法自己给自己起名字，真是没辙。他的父亲，人称魔鬼刑警，在警视厅也是出了名的一把好手。父亲在某个休息日路过一间屋子时，恰逢闯空门的小偷往外逃，在追捕小偷的过程中，意外地被刺杀身亡。那年片山刚满二十岁，母亲早已亡故，片山只能和小七岁的妹妹晴美相依为命。父亲临终之际，留下了“要当个出色的警官”这句遗言。片山谨遵遗言，成了警察——不过“出不出色”就只能另说了——片山自己也想过：父亲在内心里一定从来没这么指望过吧。再说了，父亲本来就是个体是心非的人：嘴上大骂着晴美，不许她和男生聊天，可又担心她不受男生欢迎，还特地让片山跟在晴美背后偷窥，直到听说男孩子们都围着她团团转，才轻抚胸口松了一口气。

所以说，这遗言要表达的实际含义，说不定就是：“我就算这么说，你这家伙多半也不会去当什么警官的。我身为一个刑警，在快死的时候，总不见得说‘儿子啊，你要当一个出色的幼儿园老师’这种话吧？”而片山最终成了一名刑警，还是因为父亲的同事——当时还是警部的三田村。他竟然把片山父亲的遗言当了真，许诺说“你的儿子就交给我了”。片山当时只要说一句“我不喜欢”就了事，可他秉行的是不逆流而上的生活主义。

之后不知过了几年……晴美从短大^[3]毕业，现在已经成了百货商店的店员，二十一岁，完全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我再不好好考虑可不行……”

片山呆呆地注视着车窗外，窗外的景致中，绿意愈发明显。她总不可能一直都来照顾我，说不定哪天她就会想去照顾别的家伙了。到了那一天，每天该吃些什么呢？话说回来，今天的晚饭该怎么打发呢？吃昨天剩下的炖肉吗？

她做的菜味道不差，可总是一次做好几天的份，连续好几晚都吃一样的东西，实在让人无语。今天吃炖肉，明天还是炖肉吧……

左思右想的时候，车子已经驶入了府中^[4]。很快就该到了吧，片山刚有这念头，出租车就忽然减速停了下来。

“就是这儿。”

“谢谢您。”怀着一种略带歉意的心情付了车费之后，片山接过发票下了车。

既然是大学，总该有个气派的大门吧。可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大门，一条铺满碎石的林荫路，可以从主干道直接进入，这就算走进羽衣女子大学的校区内了。要不是竖着一块写着大学名称的朴素木牌，差点就走错地儿了呢。

学校四周都是住宅区，倒是一点都没有局促的感觉，庭院宽阔，有不少高级住宅。最要紧的就是，没有高层住宅把蓝天给挡掉，这比什么都好。

片山不知为何心情愉悦起来，走上了碎石路。可对面就有好几个女大学生热闹地聊着天往这边走来，片山一看见，愉悦的心情转瞬即逝。他低下头，不过也不能太低，否则会和她们迎面撞上，所以要保持在刚好能瞧见她们脚尖的状态走过去。女大学生们的笑声越来越接近，片山的心脏激烈地跳动起来。在擦肩而过时，她们的谈笑声忽然静止了。她们在盯着我看！

——双方平静地错身而过，渐渐地拉开了距离，简直就像是剑豪与剑豪的相遇。片山听到女孩们在背后又爆出一阵笑声。一定是在嘲笑我……好比剑豪能察觉到杀气一样，片山也能感受到年轻女性对自己的嘲笑。不过他多半是误解加多虑而已。

“让您久等了。”

学部主任的女秘书走了出来，招呼正坐在走廊长椅上的片山。

“主任刚回来，请跟我来。”

“劳烦你。”

这位秘书倒是完全不让片山感到恐惧。她的的确确是个女人，可既不年轻，也没有一丝女人味，就好像一根木棒上缠了几圈布，还戴了一副眼镜。

片山穿过放置着秘书写字台的那个煞风景的小房间，正要打开里面那扇写着“学部主任室”的房门时，一件事让他感到了惊讶。门的右下角，钻开了一个二十厘米见方的小洞。当然并不是单单的一个孔洞，上面还装着一个摆门，摆门还能随着合页开闭自如。回头一看，刚才从走廊进来的那个门似乎也装着相同的摆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进入主任室的那一瞬间，片山就举止庄重起来。宽阔的室内铺着厚绒毯，一套有着皇室风格的迎宾沙发布置在正中央。两边的墙壁上排满了书柜，全都陈列着厚重的皮面书籍，从这架势看来，怎么也不可能会有漫画和周刊杂志在里面了。最深处那张气派的红木书桌后面，一名与这房间风格极为相称的绅士站起身来。

“我是学部主任森崎智雄。”

这名身材颇长的绅士绕着书桌笑嘻嘻地往片山身边走来。年纪约莫四十五六岁吧。他身穿一件看似英国制的深色西装，严丝合缝，极为贴身，所谓的“Romance Gray”^[5]指的多半就是这种人吧。

“那个——”

“您是警视厅来的片山先生吧？我刚才已经接到三田村老兄打来的电话。特地让您远道而来，车马劳顿，真是过意不去。请坐吧。”

“好……”

片山有点不放心地坐进扶手椅。

“您抽雪茄吗？”

森崎打开桌上那个印着精致花纹的雪茄盒，向片山递去。

“多谢，我不抽。”

“是吗？其实我也不抽，只是用来招待客人。您再稍等片刻。”

森崎按下桌上的对讲机按钮说道：

“大岛小姐，请给我们泡两杯咖啡。”话毕，又对片山说道：“哎呀，真是让您久等了，不好意思。会议拖太久了。真搞不懂为什么开会总是不能按时结束呢？”

片山依旧心神不宁，只能尴尬地微笑。这个人，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看上去好像把我当作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嘛。对我这么毕恭毕敬的……大概根本没听说我只是个最普通的刑警吧？

“今天请您来，不是为了别的。我想您一定也已经听三田村老兄说过，前几天被杀害的栗原由美子是本校三年级的学生。她似乎准备趁十一月的连休，去海外旅行，而为了赚取旅费，就做了一些出格的勾当。我们身为教育者，真是备感羞耻。”

“嗯嗯。”

“不过大学生都已经是成人了，对于她们在校外的行为，我们也不想多加干涉。”

“您所言极是。”

“我接着要说的，家长们听见了一定会痛骂我一顿。我觉得就算有学生去搞那种兼职，我也不会让她们退学的。反过来，我宁愿告诉她们，做这种事情，难免会遇到这次这样的变态，还有染上疾病和怀孕的可能呢，可不是什么靠谱的买卖啊。”

片山渐渐对这个主任有了点好感。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摆出理解年轻人的嘴脸实际上则是守旧的老顽固。而这个森崎却好像有

点不同。

“不过有个情况让我很是在意。”森崎皱着眉头继续说，“栗原同学被杀的地方，就是同班同学三崎宽子的公寓。而听说三崎同学在之前已经有过好几次把公寓借给栗原同学的情况。然后有一次——”

秘书端着咖啡进入房间，森崎立刻缄口。

“失礼了。毕竟这件事需要保密。”秘书走后，森崎呷了一口高级咖啡杯中的咖啡，继续说，“有一次，三崎同学揶揄说‘亏你能找到那么多男人’，而栗原同学则回答说‘我随时都能找到活儿做呢’。”

“原来如此……”

片山好歹也是个刑警。森崎话里的意思他也能明白。简而言之，一定有“某个人”为栗原由美子提供客源。

“这么说，她是和什么暴力团体扯上关系了吗？”

“三田村老兄倒是觉得没这回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她和暴力团体有关系，那么收入几乎都会被暴力团体抽走，这种兼职可没有什么赚头。”

“您说得没错。”森崎和自己哪个更像刑警都搞不清楚了，片山感受到了一阵自卑。

“不过，我从三崎同学那儿听说了另一件让人颇感兴趣的事情。”

这时，房门口响起了咚咚的声音。

“是福尔摩斯吗？进来吧。”主任的口气十分轻快，好像招呼朋友一样。回头一看，刚才还觉得很不可思议的那个摆门中，钻出了一个猫脑袋。原来这是猫的出入口呀。话说回来，在大学里面还有闲情养猫吗？

“这是我养的猫。快进来，跟客人打个招呼。”

猫用头顶起摆门，用迟疑的眼神打量了一下片山的脸，片刻后才钻过入口进了房间。这是只三色猫，身体瘦长。毛色很特别，背部基本上都是棕色与黑色，肚子上是白毛，前腿右边漆黑，左边纯白。鼻梁笔

直，面容潇洒，胡须直挺挺的，显得很有活力，而面庞上几乎精确地划分为白、黑、棕三等分毛色。大概是因为在这里养大，浑身的皮毛散发出绢丝一般的光泽，真是油光闪亮。

这只被叫作“福尔摩斯”的小猫非但没有打什么招呼，简直就没把片山放在眼里，踩着碎步跑向房间里面，轻快地跳上了红木书桌。接着，用尾巴推开桌上的文件，腾出一小块地方，蜷成一团睡起大觉来。

“实在拿它没办法。”主任一脸笑意地说，“真不好意思，明明是只母猫，却一点都不黏人呢。”

“您就在这儿饲养它吗？”

“我就住在这个校园里。单身就是自在，我和福尔摩斯‘两个人’相依为命呢。所以它也能在校舍里自由出入。”

“原来如此。”片山望了望书桌上那只灵巧地蜷成一团的母猫，心想：至少要比那个秘书更有女人味一点。

“那么，咱们接着说刚才的。”森崎又回到刚才的沉思口吻，“三崎同学曾经劝过栗原同学，让她还是别做这种事了，有一次惹得她相当不耐烦，便回答说：‘可是宿舍里好多同学都——’话说到一半，又慌慌张张地闭口不谈了。”

“宿舍？”

“我们的宿舍就在校区里，里面住着从各地到东京来上学的学生。不过也没法容纳所有的学生，好不容易才让一半的学生住进了宿舍。栗原同学也住在宿舍里。”

“那么也就是说，住宿舍的学生之中，还有其他参与此事的人，对吧？”

“假如三崎同学所说的话可信，那么这个‘好多同学’可就不能放任不管了。这也是我今天请您来的原因。”

片山点点头说：“我明白了。如果说还有其他学生有类似行为，那到底还是‘谁’在指使她们，您想让我调查的就是这个吧？”

“说得没错。”

“恐怕宿舍中有一个学生就是负责与外部人员联络的人。知道这人是谁，就能摸清他们的组织关系了——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可我没法擅自行动，我会先回警局向三田村警司报告，然后再联络您……”

“当然没问题。请你调查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实在不好意思。”

“哪里哪里。”

片山露出亲切的微笑，正准备喝一口凉掉的咖啡。正在此时，房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

“森崎兄！”一声怒吼，一个六十岁左右、涨红了脸的秃顶男人兀自冲了进来。他看上去相当生气，天生的那张苦瓜脸现在就快要彻底崩溃了。

“这不是校长吗？欢迎。”森崎倒是十分平静。

“你这么独断专行可是会惹麻烦的！”

“您的意思是？”

校长对片山投去一瞥，仿佛看到了什么脏东西。

“这就是警视厅派来的刑警吗？”

“他是片山刑警。片山先生，这位是阿部俊三校长。”

“你不用把我介绍给他！”

阿部校长对森崎冷静的说话口气很是不快，越发来气了。

“不通知我，就擅自联系警方，你有何居心？立刻请他回去吧。”

“请等一下！”

森崎的话仿佛一把利剑刺去，让校长闭上了嘴巴。

“这位先生是我私人请来的客人。就算是校长您，也没有资格请他回去。何况校长您昨天不是说过吗？要把这件事全权交与我来负责。那么我就有义务来进行适当的处理。”

面对森崎斩钉截铁的口吻，阿部校长似乎有些理亏，然而嘴上还是很硬：“我可没有让你去叫警察！何况就算要叫警察，也应该由理事会来商量一下。”

“哎呀哎呀。”森崎露出讽刺的微笑，“当年学生运动的时候，校长您不是独断专行让机动队开进学校了吗？最后还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理事会上好像也为此闹了个不可开交呀。”

校长不甘心地闭上嘴，死死盯着森崎。片山已经发觉，这两个人一定平日里就是死对头，肯定不光因为最近这事才有所纷争的。不过也能看出，这位校长在为人的器量上，完全没法和学部主任相提并论。与文质彬彬的学部主任彻底不同，这个校长就好比是挥舞鸡毛掸子，驱赶“蹭书”小學生的书店老板。

脚下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不知何时，三色猫福尔摩斯已经从桌上跑了下来。接着，它又轻灵地跳上了迎宾的茶几，面对阿部校长打了个长长的呵欠。这动作就好像是在愚弄校长，片山眼看就要笑出声来，好不容易才强忍住。

阿部校长似乎也感觉被愚弄，只能狠狠地瞪了若无其事的福尔摩斯一眼，一言不发地摔门而去。

“真是的，关门的时候也不知道安静一点……”森崎摇摇头叹了口气，“片山先生，真是太失礼了。我这人和校长怎么都合不来。请不要在意这回事。”

“似乎是因为我才产生了不愉快……”

“不，没有的事。他动不动就会火冒三丈，只要我强硬一点，他就只能闭嘴离开了——万望海涵啊。”

“是吗……那么，我也就此告辞……”

“我送您出去。”森崎站起身来，而福尔摩斯好像正在等着这一刻，

猛地从茶几上一跃，跳到了他的肩膀上。

“真听话呀。”片山感叹说。

森崎用手指摸了摸福尔摩斯的鼻头说道：

“它可是个聊天的好对象。”

“一定是只很聪明的猫。”

听到片山的夸奖，森崎很高兴：“您喜欢猫吗？”

“我过去也曾经养过。已经是很小时候的事了。”

“猫真是种不可思议的动物。”

森崎用指腹轻挠福尔摩斯的下巴。福尔摩斯似乎觉得非常舒服，伸长脖子，闭上眼，表情平和，一动也不动。

“人们常把猫和狗放在一起比较，说猫学不会把戏，所以脑袋笨。可是实际到底如何呢？以人为例，要说那些对主人言听计从的人比拒绝服从他人、我行我素的人更加优秀，恐怕没人会同意吧。倒不如说恰恰相反的情形会更多吧？说狗比猫聪明，根本就是人类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出的观点。将两种动物放在一起比较这件事本身就是无稽之谈。”

“没错。”

“我能从猫的身上感受到某种神秘的东西。”森崎沉思着说道，“它们的小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真的是很难理解。说不定，猫比人类所想象的更加理解人也未可知……哎呀，真不好意思，我尽说些无聊的话。”

森崎带领片山离开主任室，又问道：“您现在有没有养什么宠物呢？”

“我因为住在公寓里……”

“啊，是吗？”

“这只猫生过小猫吗？”

“没有呢。其实它过去曾经生过子宫肿瘤，那可是性命攸关的，所以做手术把它的子宫摘除了。有趣的是，自从做完手术以后，它就开始时常‘想心事’呢。不过这也许是我太喜欢猫了，一厢情愿的想法吧。”

森崎说着笑了。在片山看来，福尔摩斯总是摆出一副凡事皆不为我所动的表情在闭目养神，听森崎这么一说，倒也真的像是在想着什么心事。

主任室所在的校舍，是一栋钢筋结构四层楼。从校门（并没有什么门）穿过之前提过的林荫路，校舍就位于正对面。

“我来给您说明一下校内的情况吧。”森崎走出玄关时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就绕向校舍的侧面。

一来到宽敞的校园，片山就想来个大大的深呼吸。做刑警这种工作，去的地方大多是脏兮兮的，能在宽敞的地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机会真的很少。

不过校园对面一侧，有一栋钢筋大楼正在建造中，大概是新的校舍吧。钢架已经搭建到了四五层，一台塔式起重机在大楼中间像螳螂一样探出长长的脖子。

“那是我们新建造中的校舍，是钢筋结构的七层楼。”

从森崎的口吻中可以听出一丝苦涩。

“您好像不是很高兴。”

“是啊，当然了。一个劲地招学生进来还不知道是好是坏呢。图书馆那么狭小，书本也有些不足，可现在别说是增加预算了，今年光是为了填补建设费用涨价的空缺，就砍掉了不少预算。这个新校舍的建造就是阿部校长的主意。他现在还兼任理事长，简直就是为所欲为。”

原来如此，怪不得呢。片山点点头。

“那栋建造中的校舍过去，就是学生宿舍了。趁现在——不，还是算了，您还是先和三田村老兄商量过了再来吧。”

“好。”

这“三个人”——其中也包括森崎肩膀上的福尔摩斯——一起来到了校门前的林荫路。

片山注意到了从对面走来的一名女大学生——她与刚才的女秘书不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没有女人味。她的背脊直挺，步伐沉稳，眼神正视前方，仿佛无所畏惧，这带给片山一种男性化的印象。而要说“事实上”，她的身材极为匀称，面孔有些长，细长的双眼和挺拔的鼻梁再加上抿起的柔和双唇……简直是极致的知性美女。色泽沉稳的水蓝色连衣裙，更加强了她给人的第一印象。

“森崎老师，您好。”她露出让人意想不到的温柔笑容打了声招呼，“福尔摩斯，你好吗？”

“谢谢你。兼职刚回来吗？”

回答她的当然不是福尔摩斯，而是主任。

“是呀，我负责打字。不过还很生疏，肩膀都僵了……”

“辛苦你了。”

她望了一眼片山之后，对主任说了声“告辞”，就走远了。

“她叫吉塚雪子。”森崎的目光追随着她的背影说道，“她总是文学部的第一名。好像也住宿舍。是个白皙的美女，对吧？人如其名，她是雪国^[6]出身——秋田来的——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然后呢，最后结果怎么样？”晴美给片山添上一碗饭，问道。

从东中野车站沿着列车线路走几分钟就能来到公寓，片山兄妹的房间就在二楼。

“嗯，三田村先生似乎也想尽量帮上点忙，让我暂时放下手头工作，先去羽衣女子大学调查一番。”

“这样啊。”

“不过，这可真是伤脑筋。”

“为什么？总比调查杀人案好多了吧？”

“也不能这么说啦。”片山叹了一口气，“明天我不回家了。”

“哎呀，那你住哪里？”

“羽衣女大的学生宿舍。”

晴美瞪圆了眼睛：“哥哥你要男扮女装吗？”

这回轮到片山大吃一惊了。

“开什么玩笑！是让我通宵监视学生宿舍。”

“啊，原来如此。”晴美哧哧地笑了起来，“我刚才真是吓了一跳。不过哥哥你男扮女装一定很合适哦。”

“你这家伙一点都不知道体谅一下哥哥！”

“哎呀，这不是棒极了吗？有那么多年轻的女孩子呢。不管是谁都会欢天喜地地抢着去吧？”

我可做不到啊，片山在内心大叹了一口气。同事们听说了，都嫉妒地说“喂，你小子真行啊”，其中还有几个家伙一本正经地求他“半夜偷偷放我进宿舍吧”——能有人替我干我还求之不得呢。

“是三田村叔叔出的主意吗？”晴美问道。三田村警司自从片山父亲亡故，一直以来对这对兄妹都十分照顾，所以晴美会称呼他“三田村叔叔”。

“好像是三田村先生和那个姓森崎的主任商量过后决定的。”

“那你加油哦。不过明天晚上只留我一个人在家，真寂寞啊。”

晴美扮了一个鬼脸。她今年二十一岁，身材小巧，不过身上却挺能藏肉的，圆脸，大眼睛，加上天真无邪的笑容，没人不喜欢她。让她去百货商店这种花花绿绿的地方上班片山原本还有点担心，不过她除了对

着装更加讲究、偶尔给哥哥挑领带之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了。片山也就放心了。

“一个人怕寂寞，你就叫几个朋友来玩呗？”

“对啊。就这么办吧。”

“不过只能是女生哦。”片山认真地说道，晴美不禁笑出了声。

“喂，晴美。”片山半躺着摊开报纸，叫了声正在厨房洗碗的妹妹。

“怎么了？”

“你有男朋友吗？”

“有啊，当然有了。四五个呢。”

“有那么多吗？”

“一起去喝几杯的那种程度吧。”

晴美的酒量相当了得，和她一起去喝酒的男人时常会被她送回家。

不过片山嘛，完全就是酒精过敏，喝半杯啤酒就能倒下。

“你为什么问这个？”晴美没有停下洗碗的手，反问回来。

“没——没什么。”

“你不用担心我哦。”晴美回头对着哥哥说道，“在哥哥娶到老婆之前，我一定不会嫁人。”

“我说的可不是这个意思。”

“我可是当真的——一点都没有结婚的想法哦。”晴美的口气里还掺杂了一丝苦涩，可是片山什么都没有发觉。

“与其来问我，哥哥你自己能不能主动出击一下呢？”晴美又恢复了开朗的口气，“对了，这次不就是个好机会吗？”

“什么？”

“你明天要到年轻女生扎堆的地方去吧？快去找个合适的。”

“喂，我可是去工作啊。”

“哎呀，又不可能规定让你二十四小时都执勤，去认识一个女孩子的时间还是有的嘛。”

片山笑着，眼神停在了报纸上——他不禁想起了今天遇到的那个美女大学生。她叫雪子吧。吉塚雪子看上去是个聪明绝顶的姑娘。我可配不上她。而且，那种高学历的女孩都很自负，有一大堆讨厌男人的理由。结婚对象的话，还是找个对得上眼的人才好啊。

在六叠加四叠半的二开间公寓里，兄妹两人度过了一个与平日毫无不同的夜晚。

“白天遇到的那个年轻人，你觉得怎么样？”

“你说谁？”

“就是在林荫路上遇到的那个。”

“啊，是那个高个子，他是谁？”

“是个刑警呢。”

“真的？完全不像嘛。”

“是个不错的年轻人呢。”

“不过好像有点不机灵的样子……”

“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可不是心思越活络越好。像那种内心淳朴的年轻人，现在可是找也找不到的。”

“你好像很中意他嘛。”

这段对话一直在一片漆黑中进行。说到这里，漆黑之中亮起了一盏小灯，映照出一个圆圆的光圈。床头柜上那小小台灯的光芒，照亮了依偎在被窝中的森崎主任和吉塚雪子。

“不过，为什么要请刑警来？是因为由美子被杀那件事？”

“和那件事有点间接的关系。”

“那就是说——交际的事？”

“没错。”

“我们之中真的有那么一个人存在吗？”

“你觉得没有吗？”

“不。”吉塚雪子十分干脆地摇摇头，“我觉得有。几乎所有女孩听说这件事后都没怎么惊讶——除了我以外。”

“你真的没问题吗？”森崎笑着问道。

“我光是应付你一个人就够受了，而且还是免费服务呢。”

雪子伸出裸露的手臂，揽过森崎的头，双唇相吻。

“不过——你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请刑警来？明明我就能帮你调查呢。”

“不能让你出去冒险。”

“我没问题的。”

“你的过度自信是很危险的。无论如何，他都是专业人士。”

雪子仿佛试探一般盯着森崎的脸说：“你其实是有其他想让他调查的东西吧？”

森崎没有回答。

“果然如此。你是想追查那个传闻吧。”

“确实，只要请刑警来调查这个消息走漏出去，藏在暗处的人就可能有所行动。不过，在目的上仅限于调查交际这件事而已。”

“好，我姑且信你。”

森崎笑了：“你真是个爱挖苦人的大小姐啊。”

“你就是这一点好，该说出这句话的不知是谁呢！”雪子看了看放在床头柜上的手表，“啊，已经十点了。我该回宿舍了。不然小峰会纠缠不休的。”

小峰就是学生宿舍的管理员。

“我也有些东西要调查。”

“是吗？”

话是这么说，可这两个人完全没有起床的动作。他们似乎都在等对方先起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又面对面露出了笑容：

“要调查的事情，也没那么着急。”

“小峰那边，只要多说几句好话，就不会来找麻烦了。”

森崎伸手关了台灯，将雪子的裸体拥入怀中。

在床尾蜷成一团的福尔摩斯，觉得床上的宁静被打破，不乐意地睁开了眼睛。

它一脸无可奈何，从床上跳到了地板上，然后把爪子抠进地毯，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接着，福尔摩斯从门边的专用出入口走了出去。看它的样子，就好像很识趣地暂时离场一样。

3

羽衣女子大学位于府中市郊外与调布市相接的甲州街道一带，学区差不多是个正方形。从正门穿过林荫路，正对面就是办公楼兼教学楼

I，再往里面走是教学楼 II 和研究楼。再往里面走，与正门完全相对一侧的外墙边，分别是教工宿舍、体育馆和泳池。延展过去的是现在建造中的新校舍和学生宿舍。学校整体结构紧凑，学生数量似乎不满五百人。

周六的午后，片山又来到了羽衣女大。上课时间已经结束，校区里空荡荡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女学生的身影。片山在内心长舒一口气。

片山又在昨天的那个主任室见到了森崎。今天没有他的课，不过森崎还是西装笔挺，一身行头完全一丝不苟。

“那么，我也和三田村老兄商量过了，总之先请您在学生宿舍监视一个晚上……”

“我明白了。”片山点点头。福尔摩斯在桌上蜷成一个球。

“如果交际行为真有其事，那么星期六晚上来调查就再合适不过了。”森崎继续说，“新校舍的工地旁边，为建筑工人搭建了一个简易食堂，实际上是为了监视宿舍而特别布置的。”

“宿舍有没有管理员呢？”

“有。他叫小峰，自从这个五层楼的宿舍建成开始，就一直是他当管理员。已经第五年了吧。他上了年纪，有点啰唆，干脆先和他打声招呼吧。”

“是啊，您能帮忙引见一下的话……”

“好的。那么我就带您去宿舍，一起走吧。”

森崎刚站起身，电话就响了。从森崎的语气听来，似乎是件麻烦事，过了一会儿，他放下听筒说道：

“真抱歉。行政那边有事找我，您在这儿稍等片刻吧。”

“不用，我自己去好了。他叫小峰先生，对吧？”

“没错，那我先给他打个电话。真是对不住了。”

“哪里哪里。”

片山了解了一下校内的位置，离开了主任室。从四楼到一楼一层层下楼梯实在太麻烦，他选择了坐电梯。刚按下“关”的按钮，只见福尔摩斯忽地钻进了电梯里。

“怎么，你这只猫会坐电梯吗？”片山快活地对它说道。福尔摩斯却摆出毫不在乎的表情，端正地蹲坐在地上。

片山便打趣说：“有没有要下到一楼的乘客？”

“喵。”福尔摩斯在绝妙的时机“回答”道。片山不禁笑出了声。到了一楼，片山正要往正面玄关走去，却感觉到裤子被什么东西给扯住了。仔细一看，福尔摩斯伸出前爪，扯住了他的裤子。

“喂，别扯了。我只有这么一套像样的西装。”

福尔摩斯转身向走廊的对面站着，只有脸面对片山，叫声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怎么了？你是让我往那边走吗？”

“喵。”

“是吗……走那边比较近吗？可是，你该不会是明白我要干什么才给我带路的吧？”

福尔摩斯先片山一步走了出去，片山只好歪歪头跟着它走。

“被猫带着逛大学”吗？不会吧！

片山将信将疑地跟着福尔摩斯走，从教学楼 I 的后门来到了外面。这里是夹在教学楼 II 和研究楼之间的中庭，圆形与直线相组合的白石板构造出几何形状的走道，两边是花坛。天气非常晴朗，白石板铺就的走道显得有些耀眼。

“啊……真不愧是女子大学。”

片山忍不住小声嘀咕。福尔摩斯继续带路，径直穿过了走道。中庭

的正中间有一个池塘，周围并排着几张长椅。一对男女正坐在其中一张长椅上。两个人都背对着片山，似乎没有发现片山的到来，热切地交谈着。突然间，那男子抱住了女孩的身体。正巧走到两人背后的片山呆呆地站在原地。可是，接下来的一幕才是最精彩的。那女孩迅速地从男子的怀中逃脱，站起来，高举起手上厚厚的词典，径直打了下去。

那男子抱着头，一边呻吟一边躺倒在长椅上。看来这一击相当猛烈。

“请你不要认错人了！”她的这句话给了男子最后一击，然后她正面对着长椅——与片山正巧打了个照面。

“啊呀！”片山瞪圆了双眼。这是吉塚雪子。雪子也涨红了脸，越过片山身边，跑远了。

真是大吃一惊啊……片山回头看看雪子的背影，目送她离开。

“你这小畜生！”

耳旁响起了大叫声，片山惊得跳了起来。吃了雪子一个下马威的男人站了起来，怒不可遏。

“你给我记住，对我这样会有什么下场！”

这是个三十多岁、身穿西服的微胖男子，圆脸上架着一副圆眼镜，那张脸看上去一年到头都是气鼓鼓的。那男人挥动双手，对着雪子离开的方向满嘴污言秽语骂了一通之后，才发觉片山站在自己面前。

“你是什么人？”

“呀……我只是从这里路过……”

“到底是谁允许你在校区里乱跑的？”

“您这么问——”

“还有，随随便便侵害他人的隐私，简直不要脸！”

我又没有侵害你，明明是你自己吵吵闹闹的。片山想着，耸了耸

肩。

“你来这里干什么？”

片山不可能告诉他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就说“森崎老师请我来的”，糊弄他一下。

那男人不知道为什么，愈发生气了：

“教导主任又怎样！他就有权利放任你这种偷窥狂在学校里游荡吗？”

片山也有点儿生气了，正想表明自己的警察身份的时候，福尔摩斯却一下跳到了长椅上，仿佛是要替片山隐瞒身份一样，对着男子高叫起来。

“你又是什么东西？是教导主任的猫啊，怎么了？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那男人当真对福尔摩斯动了气。福尔摩斯弓起背，毛发倒竖，发出呜呜的吼叫声。他更是怒血上涌，大吼道：“混账！”

他的短腿就要踢向福尔摩斯。

“喂！”片山禁不住大喊。而福尔摩斯早就预料到男子会一脚踢来，瞬间就从椅子上跳下。结果那男人踢了个空，但又不能立刻停止，动作过猛，腿翘得老高，而他的腿多半又不够长，不可能像芭蕾舞演员一样能保持只让脚翘过头顶，他的上身随着全身的动作向后仰，另外一条腿便难以维持这种微妙的平衡。简而言之，微胖男子想踢福尔摩斯一脚却踢了个空，漂亮地摔了个四仰八叉。

片山和福尔摩斯一起溜之大吉了，跑过中庭还能听到那男人连绵不绝的骂声。

“喂，你挺能干的嘛。”片山放慢脚步，对福尔摩斯说道，“刚才做得漂亮！”

福尔摩斯又若无其事地走在片山前面。

片山面前出现了好几栋建筑物，右手边的就是钢筋结构的三层教工宿舍。森崎教导主任也住在这里。不愧是那么一个颇具生活情趣的人所生活的地方，这里完全没有“宿舍”这个词给人的乏味印象，就好像一幢紧凑的高级公寓。片山的正面是圆盖型屋顶的体育馆。因为这里是女子大学，所以也没那么大。体育馆左边就是一个泳池，当然现在也在封闭中。

片山按照森崎告诉他的路线往左转，径直接从泳池前穿过。而福尔摩斯依然比片山快上好几步，像个真正的向导一样行走着。这只猫，真的好像什么都懂才给我带路呢，片山想。

离开泳池三十米左右，就来到了新校舍的建筑工地。说起建筑工地，其实现在和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人手少了很多。建筑物中央探出脖子的塔式起重机会把钢筋一根根吊上去组装起来。钢架组装完成后，起重机又会把事先已经造好的数米见方的方形墙壁吊上去并组建起来，不久之后外墙就完工了。基础工程完成后，到了这一阶段，噪声就会持续减轻。光是现在的安静状态就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在施工。

过了新校舍，再往前三十米左右，就来到了钢筋结构的五层楼学生宿舍。两栋楼之间的空地与建筑工地的连接处，搭起了一间临时平房，上面挂着一块写着“食堂”的牌子。大概因为学生食堂里全是女大学生，所以建筑工地上的相关人员就只能在这里建食堂了吧。

进入学生宿舍的入口，旁边有个小窗口，仿佛走进了一家医院。透过窗口一看，一个在皱巴巴的衬衫外面套了件毛衣、约六十五六岁的老头正坐在椅子上自顾自说着什么。

“好，就这样……没错，干得好！干得好，保持下去！”

他背对着小窗口，完全没有注意到片山的到来。他一个人到底在自言自语些什么呢？片山朝里面望了一眼才恍然大悟。原来他面前有一只手提电视机，里面正在转播拳击比赛呢。一定是个拳击发烧友吧。

“怎么搞的！不行，不行啊！不像话，畜生！”

老头太过于投入，搞得片山都有点不好意思打扰他了，干脆等这回合结束好了。

“上啊！停！没错，要稳住，稳住。”

片山无可奈何地看了一眼电视画面，很快就觉得有点不对劲。老头的叫喊声似乎和比赛的场面完全不一致。两名选手正扭打的时候，他喊的是：“好！好！”而激烈对打的时候，他喊的反倒是：“不行，要慢慢来！”过了一会儿，一轮总算结束了。片山这才打了声招呼：“那个……”电视上明明已经在放广告了，老头还在继续叫喊着：“就是现在！没错！就是那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快点啊，被风吹到就糟糕了！”

被风吹到？拳击选手被风吹到这种事可是闻所未闻啊……

“不好意思。”

片山继续打招呼。

“啊？什么事儿？”老头露出不乐意的表情看了眼片山。

“你是谁啊？”

“那个，刚才森崎老师应该给您打过电话的……”

“啊！我刚才才是接了个电话。你是环卫局来的吧？”

“不是的。”片山慌忙否认。

“啥？搞错了吗？那么……啊，啊，你是那个要来调查什么事的人，没错吧？”

“对。可以的话，还想请您多多合作——”

“你能再稍等一会儿吗？很快就要见分晓了。”

老头继续面朝电视机，喊道：“那样不行的，重来！没错，这回干得漂亮。”

“请问……”

“啥事？”

“您这是在给谁加油呀？”

“加油？说什么呢？”

片山已经有点控制不住了：

“您刚才——是在给拳击比赛加油吧？”

“拳击？”老头看了一眼电视机说，“啊，原来是电视机忘记关了。”然后就站起身走过去把电视机干脆关了。

片山感觉自己好像刚做了个噩梦：

“不是拳击，那您是在对谁说话呢？”

老头忍俊不禁：“是那个小可爱。”

“哪个？”

“你看不见吗？眼睛到底有没有长在前面啊？”

“那当然了。”

“那你不可能看不见她的。”

老头朝窗边摆了摆手。从窗户可以很清楚地望见新校舍的建筑工地，可是根本一个女孩儿都看不到。

“很漂亮，没错吧？个子又高，又灵活，还有又长又有力的手臂。”

“有力的手臂？”

“是啊，她一次性可以吊起几十根钢材，你还不满意吗？”

总算懂了。原来说的是那台塔式起重机啊。不过把起重机比作“小可爱”还真是异想天开。

“我在来这儿之前，也一直驾驶着那种小可爱，想怎么动就怎么动。”老头仿佛无限怀念地说道，“你要是真心疼她，她也会响应你的心意，卖力干活……真是愉快呢。”一下又满脸阴云，“我的心脏不太好，只能回到地面上来啦。现在的那些年轻人，只知道让她乱晃！那样她怎么会听话呢——看啊，稍微有一点风，吊着的材料就开始晃动了。这么搞，下面的人有几条命都不够啊。要是我来，一定能让她稳稳的，一晃都不晃，该放哪儿就放哪儿……”

说了这么多话，老头才终于面对片山：“话说回来，你有何贵干？是环卫局来的人吧？”

4

打开门锁，轻轻一推门，片山战战兢兢地踏入了黑暗之中。他从小就害怕暗处，多半是因为小时候一不小心被关在仓库里一晚上，那份恐惧感难以忘怀吧。心理学家也许能说出这样那样一大通道理来，可现在大可不必了。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片山偷偷潜入新校舍和学生宿舍之间那个临时搭建的“食堂”时心情非常不平稳，这就足够了。

关上门，在黑暗中凝神观察，过了一会儿，眼睛适应了环境，才看清室内的状况。有六张细长的餐桌，周围摆放着几把既没有靠背也没有扶手的长椅。片山缓步走到桌椅之间。没有锁上门，在这里上锁只不过是为了防止半夜有流浪汉躲进来而已，并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好偷。

虽说是一片黑暗，却也并不是完全漆黑。小屋三面都装着铁丝网玻璃窗，其中一面就对着学生宿舍，学生宿舍周围的汞灯发出光芒，从那扇窗户照射进来。

片山把一把椅子搬到窗口，坐了下来。学生宿舍的出入口很明亮，即使从比较远的地方也能看清出入的人员。要在这儿过夜呢。在这里，室内外几乎没有区别，能够感到一丝寒意。要是穿着大衣来就好了，片山想。在硬邦邦的椅子上想要坐得舒服一些，可真是伤透了他的脑筋。

和小峰老头商量的时候可真是“融洽”啊。听森崎教导主任介绍时，片山还以为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可和他真的聊起来，才发现小峰这人什么都不懂。一番辛苦之后，总算说明了事态，可让小峰接受眼下的情况就更不容易了。一听说宿舍里的学生有可疑行为，小峰就以为是在责怪他管理宿舍不称职，还对着片山大发愤慨。他诉说着管理员是多么辛

苦的工作，别人是多么不理解这份工作，到最后，还斩钉截铁地下了结论：只要有他盯着，宿舍里绝对不会出现那种不轨行为。可片山又不可能无功而返，于是请求他至少今天让自己在这里监视一个晚上。

让小峰接受这个建议，实在是费了一番工夫。最后，小峰总算不情愿地答应了他，看似是个圆满的结局。不过，在此过程中，小峰挥舞着对付色狼的球棒把片山追得满屋子跑，场面“友好融洽”。总算让小峰接受建议之后，片山喘着粗气想：报纸和专栏上常写着“两国首脑的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可实际上，该不会也是绕着桌子你追我赶吧？当个政治家，一定得把短跑给练好呢……

片山借着窗口的亮光瞧了瞧手表，九点四十分。学生宿舍的门禁时间是十点，小峰老头说过，十点之前，所有人都一定会回来，那么，假如有出去“兼职”的学生，肯定会先回一次宿舍，然后再溜出去。

不过小峰老头还会在正面玄关的门卫处坐守一会儿，想要溜出去，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应急梯。在宿舍楼的外侧，装着一副铁制梯子，梯子正对着食堂这一面，从片山所处的位置刚好能看清。虽然没有玄关那么明亮，不过在各层楼的安全出口都装着一些红灯，足够看清楚。

过了一会儿，几个学生的高声说笑打破了夜晚的沉寂。她们从玄关进了宿舍。小峰所言不虚。过了十点十分，就完全没有再进宿舍的学生了。当然，宿舍房间的窗户几乎都点着灯。有几扇窗户不亮，大概是到其他房间去玩了吧。

现在开始才是关键。片山忍不住打了个呵欠。虽说是盯梢，可这又不是在等杀人犯，没什么紧张感，所以人就犯困。片山在这时候真想来一杯热咖啡呢。如果再加上一个汉堡包，那就没得说了。

片山这么想着，似乎真的闻到了一点咖啡的香味呢。

“我还真够馋的。”片山苦笑道。

“哎呀，是吗？”

突然，背后传来了人声。如果在大白天还没事，可现在是半夜，又黑漆漆的，最糟糕的是，那还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怎么能受得了？片山吓得蹦了起来，动作过大，椅子没有靠背也没有扶手，干脆摔在了地

上。

“我没想到会吓到你。对不起呀，没事吧？”

片山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吉塚雪子似乎很担心地盯着片山的脸看。

“没事……完全没问题……没关系的。”片山站起来挺了挺腰，“还真是吓了我一大跳呢。”

“对不起，我是来送咖啡和汉堡给你的。要吃吗？”

片山的嘴张得老大，望着雪子手上端着的盘子。我一定是睡着了。这一定是做梦。一定没错。

“怎么了？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不……没什么……”

“那就趁热吃吧。我就放在这儿了。”

雪子把盘子放在了最靠近窗户的餐桌上，有两只纸杯冒着热气，还有打包好的一个汉堡。

“我能陪你喝杯咖啡吗？”

“当然行了。”

“那，请吧。”

“请……”

片山保持着面对窗户的姿势，坐在椅子上，咬了一口热腾腾的汉堡。

“我用微波炉加热过了。”

“谢谢你，很好吃。”

“那就好。”

雪子微微笑着。

平时，只要有年轻女性坐在自己的身边，片山就会感觉到恐惧和紧张，可现在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这让片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在黑暗的房间内与女性独处，平时的他说不定早就晕倒了，可现在竟能保持平静，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今天发生的事，真是让你见笑了。”雪子似乎有点害羞地笑了。

“哪里，你真是打得漂亮。”片山想起了在中庭发生的事情，不禁露出了笑容，“那简直是对付色狼的典范啊。”

“他突然间就抱过来了嘛。”

“那是什人？”

“英语文学的老师，大中兼一教授。”

“英语文学。是吗……”

“很久之前就开始对我纠缠不休了。”

“这次算是吃到苦头了吧。对了对了，福尔摩斯也替你好好教训他了呢。”

雪子一脸讶异，片山便把那之后发生的事都告诉了她。

“真可惜没看到呢！”雪子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不过周围还是很安静，她尽量压低了声音。

“味道真好。谢谢你。”片山喝完咖啡说道。

“不客气，加油哦。”

“谢谢……”

话说到这里，片山依旧没有感觉到一点点疑惑，不过这也不该怪

他。基本上，男性都会认为可爱的女性在品性上也是善良而正直的，并对此坚信不疑。不过，在雪子离开之前，片山至少冷静地问了这句话：

“对了，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雪子有点不知所措：“给你送吃的呀。”

“不，不是这回事。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在这里？”

“是森崎老师告诉我的。让我送东西给你吃，也是老师的主意呢。”

片山仍然无法释然。森崎老师不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保密事项如此轻易地告诉学生，这可不妙啊。

“我在这里的情况应该都是保密的……”

“哎呀，我当然知道了，刑警先生。”雪子说，“真棒啊，监视宿舍。很紧张吧？”

“没什么感觉。”片山有气无力地回答道，“那么你一定也知道我在监视什么喽？”

“是呀，我已经听森崎老师说过了。没问题的，你别担心。我是特别的，除了我之外，谁都不知道呢。”雪子端起盘子，正要往出口走，忽然又停下了脚步，来到窗边，“你看，四楼上夹在黄色和红色窗帘之间的那扇没有灯光的窗户，那就是我的房间呢。你要好好监视我哦。那就告辞了。”

“再见……”

片山从窗口看着雪子的身影消失在学生宿舍的入口，仿佛依旧身处梦中。他并不是困了，那是因为他直到现在脑海中才涌现出他与雪子近距离谈话的真实感，并且挥散不去。过了一会儿，原本暗着的雪子房间，点亮了灯，鲜明地映照出蓝色的窗帘。接着，窗帘稍稍打开了一些，露出了雪子的剪影，她朝片山挥了挥手。片山慌慌张张地也向她挥手，却又发现自己身处黑暗之中，对面根本不可能看见。

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孩，片山自言自语。还以为她是个冷冰冰的高才生，可她却有勇气对抗白天的色狼。况且，她还突然闯进了片山一

个人所在的地方，与自己亲切交谈……还说什么“我是特别的”，这“特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片山注目凝视——窗帘关上了，映出雪子的身影，影子很小，但似乎在做着什么动作……似乎是在脱衣服。不过，仔细一想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一定是准备洗澡——这个豪华的学生宿舍给每个房间都配了浴室吧——不过也有可能正在换一身舒适一些的衣服。尽管理所当然，但又让人不得不在意。想象着雪子脱下衣服后只剩内裤的样子，片山感觉到脸上就快全无血气了。然后，她要是进了浴室，连内裤都会脱掉……一想到这个，片山就愈发眼神发光，热血涌上头顶，浑身发热——这比起咖啡来，可是更有效的“兴奋剂”呢。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窗帘艳影没有继续演下去，片山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状态。他再一看手表，是十一点四十分。

注意到那个人影的时候，恰巧是十二点半刚过一点儿——大部分房间的窗户依旧亮着灯，片山想，大概都在听深夜广播节目吧。雪子的房间依旧开着灯，不过完全看不到一点儿人影的晃动，都不知道她还在不在房间里。不知是第几次眺望雪子的房间、将视线向下移动时，才发现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正从应急梯往上爬。如果是办正事，就该从玄关进去。怎么看都是个可疑人物。监视到现在总算有了意义，片山果断开始行动。

来到室外，片山尽量选了个阴暗的地方，渐渐接近宿舍。那个可疑的人影还在继续从应急梯往上爬。他似乎不是个体力充沛的人，刚来到三楼，就在狭窄的平台上喘气。片山来到应急梯下。为了避免上面那男人发觉，他蹑手蹑脚地往上爬。上面的男人又往上爬了一层，停下脚步，似乎有点迷茫的样子。片山爬到三楼仔细窥探那身影。紧急出口上面的红色灯光照亮了那男人的面庞，片山差点笑了出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不就是白天被雪子狠揍了一下的英语文学教授嘛！记得好像姓大中来着……他还不死心，还想偷偷进雪子的房间？估计这回的下场是被泼上一大桶水吧。

他继续观察。大中教授不知在想些什么，竟然用他那条短腿辛苦地跨过了应急梯的扶手，往窗口下方仅有二十厘米宽的凸处爬去。

“蠢货！不要命了……”

片山不禁小声嘀咕。他又不是什么轻功师傅，竟然贴在离地四层楼高的墙壁上，想要靠近雪子房间的窗户。若是运动神经发达、身手敏捷的人倒还罢了，一个连踢猫都摔个四仰八叉的人，很明显是不可能完成这种挑战的。

虽说这和自己原本的任务没有关系，但如果不管他，难免会摔死。片山很不情愿地爬到四楼的位置。而大中正一边惊恐地向下张望，一边继续前进。雪子的房间位于应急梯过去的第二个，大中费尽千辛万苦，才到了第一个房间与雪子房间的中间处。

这种情况下，必须极其慎重地与他搭话。要是叫得太突然，恐怕会让他吓一跳摔下去呢。

“喂。”片山低声叫喊，“喂，这边，在这边呢。”

大中应该是听见了，可他把背紧紧地贴在墙壁上，一动也不动。片山又提高了一点嗓音：“喂！你没听见吗？”

大中颤抖着把脸转向片山的方向——面无血色，一脸铁青，仿佛缺氧的金鱼一样，嘴巴一开一合。

“你没事吧？”片山的心猛地一颤。

“救……救救我！”从大中的喉咙口挤出了沙哑的声音，“我……我有恐高症！”

“那你还干什么蠢事！”片山吃惊地大吼了一声，现在可不是说着玩的。大中像个死人一样，身体僵直，呆呆地站在原地。看他那个状态，根本不可能坚持很久。

“你等着我！我现在就去想办法。”

话虽这么说，片山自己也挺怕高，而且自己一个人根本什么都办不到。大中已经从应急梯往旁边移动了七八米，要亲自把他带回来是不可能的。可是他离雪子的房间只有两三米，还不如从那儿把他拉上来。片山想打开紧急出口，可似乎从内侧上了锁，纹丝不动。

“你再等一会儿！我这就过去！”

片山迅速从梯子上爬下去，绕到宿舍的玄关。

“小峰先生！小峰先生！”

他跑到门卫窗口大声呼喊，可完全没人答应。从一旁的小门进去一看，这小峰老头竟然躺在长椅上打鼾呢。房间里一股酒臭味，一个空的烧酒瓶倒在地上。

“真没辙……”

这下可伤脑筋了。话又说回来，就凭这个老头，如果有谁出去交际，不，就算把客人直接带回宿舍，他都不会察觉。

片山只得放弃，从小房间出来。这里虽说是宿舍，但装修非常豪华，还装着一个小电梯。片山坐电梯上了四楼，一到走廊就开始找雪子的房间。有了，找到了。涂成蓝色的木门上挂着“吉塚雪子”的名牌。敲门之后，里面答应道“来了”，不久之后门就开了。

“啊呀！”

片山倒抽一口气。雪子似乎刚从浴室里奔出来。她卷着浴巾，正用毛巾裹着湿漉漉的头发。

“真……真抱歉，我……我不知道……那个……”片山结结巴巴地说，“不，那个……我有点急事……也没有特别紧急，不过……”

他已经语无伦次。

雪子用手按住胸口的浴巾，脸上泛着刚出浴的潮红，露出捉弄人的微笑说：

“你可真是性急啊，刑警先生。”

片山愣住了，雪子继续说：“不过你要来，就悄悄地来嘛。会被朋友们看见的哦。”

片山慌忙道：

“不，不是这么回事！总之你先让我进去。”

“你等一会儿。我还要穿睡袍呢。”

尽管大中太过可怜，不过为了年轻女性以至于身陷险境，也是骑士的义务之一呢。过了一会儿，雪子打开了门，让他进了房间。她身穿一件淡粉色毛巾质地的睡袍。房间里也很有女生的风格，色彩鲜艳——蓝色的窗帘，花纹墙纸，床上和桌上塞满了玩偶。不过大书柜里装满了厚厚的书籍，真不愧是优等生的房间。可是现在已经没时间一一感叹了。

“那么，刑警先生，有何贵干呀？”

“你看看窗户外面。”

“窗外？”

雪子诧异地皱了皱眉。

“你看。”

片山打开窗户，探出了脑袋，在左边两米开外的地方，大中像个人偶一样害怕地杵在原地。

“喂！你快过来！我伸手抓住你。”

不知发生了什么的雪子也探出头去看，忍不住“呀”地叫了出来。

“……吓死我了！”

“不能丢下他不管。有没有绳子之类的东西？”

“晾衣服的绳子应该有……”

“那个就行，借我一用。”

“好。”

雪子取来卷成圆圈的绳子，片山用它做了个套绳用的大圈。

“你这是要干吗？”

“他要是掉下去，绝对直接归西了。先在他身上套上这个，再考虑把他弄进房间来。”

“这样啊……既然如此，干脆套在脖子上吧，这样更加方便快捷呢。”

片山不禁停顿了一下，看着雪子的脸。

“不过，这样就太浪费了。”

“浪费什么？”

“要是这绳子用来吊了人的脖子，可就不能用了呀！”

片山离开雪子房间的时候，已经过了四点，折腾得筋疲力尽，困得一塌糊涂。不过请不要想歪了。他完全是因为救大中才搞成这样的——不管怎么劝说，大中就是一动也不肯动，只会一个劲儿地大叫：“快救我！”到后来还哭哭啼啼的，简直比孩子还难哄。又是劝诱，又是恐吓，总之费尽千辛万苦，才把他拉上来。奋斗了整整三小时，他才终于征服了这两米的距离。当大中圆滚滚的身体翻入雪子房间的时候，片山已经汗水淋漓。在旁一直看着的雪子，对已经吓个半死的大中下了逐客令，让他立马滚出房间，然后给片山泡了杯热咖啡。

“当刑警还真是够辛苦呢。”雪子露出难以形容的魅人眼神说道，“连那种人都不得不出手相救呢。要是被我碰上了，管他死活呢。”

“能不管的话，我也不想管呢。”片山呷了一口咖啡。

“累了吧？要不要稍微躺一会儿？”

片山生生咽了一口口水。雪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让我睡她的床，是有“那种意思”吗？从雪子的表情中解读不出她的心思。

“不，我该告辞了。”片山摇摇头说，“我还在执勤。”

雪子吃吃地笑了。

“笑什么？”

“没什么。森崎老师跟我谈过你，你还真是个‘少见’的人呢。”

那又是什么意思？片山一走出宿舍玄关，一边想着这个问题。这到底是对我有好感，还是在嘲弄我呢？

天空有些微微泛白，这是一天里最冷的时刻。出了一身汗的身体突然凉了下來，让片山冷得直发抖。他像往常一样想着：这一定是看不起我。

回想一下，今天晚上的监视真是彻底失败了。在救助大中的那段时间里，即使一个连队从大门口出动，他也不可能知道。真糟糕，回头又要被三田村先生数落了。

片山忽然又想：大中该不会是为了拖住我，才故意演了一场好戏吧？假如大中也与交际有关联又如何呢？片山只想了一小会儿，就摇了摇头。不可能，再怎么說，他的恐高症看来是真的，何况，根本不用那样折腾，暂停一晚上的行动不就成了吗？再说了，要说那个大中是交际集团的一分子，简直好像要他去当礼仪学校的教师一样，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现在只能先回食堂待到天亮了。片山绕食堂转了一圈，打开了门。

片山再次瞠目结舌，傻傻地站在了入口处。起先，他还以为是在做梦。接着，他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再接着，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了毛病。然后……挠了挠头。

食堂里空无一物。里面当然没有人，可就连桌子椅子也通通不见了。片山刚才监视宿舍时在窗边坐过的那把椅子，还有和雪子一起喝咖啡、吃汉堡用过的那张桌子，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到底是怎么了？”

片山忍不住嘟囔了一声。食堂已经空空如也，在一片朝阳中，静悄悄的。

5

“桌子和椅子都被偷了？”三田村警司睁圆了眼睛，“你该不会是还没睡醒吧？”

“没有，我好得很。”片山来到三田村的家里，把情况详细地报告了一番。今天是星期天。

“你去救那个什么英语文学老师，花了那么久的时间吗？”

三田村带着疑虑的目光看着片山。

“真的！我绝对没有做什么值得怀疑的事情！”

“别激动。我知道啦，我又没说你什么。”

“是。”

“那么……”三田村停顿了一下，“那个叫吉塚的女孩子，漂亮吗？”

“是，她非常漂亮……您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随便问问。”三田村笑嘻嘻地说，“你一定很累吧？”

“确实是……”

“好，辛苦你了。回去休息吧。明天到署里来一下。我先和森崎商量一下，再决定该怎么办。”

片山先回警视厅去写报告书了。老是把报告书延后写，他已经有点厌烦了。因为自己容易忘事，还是趁着记忆还新鲜的时候就写出来的好。可是，到底该怎么写呢？如果按照实际情况来写，大概没人会相信吧……

“哟，小白脸回来了。”

之前那几个出勤去调查女大学生杀人案的同事，都半带嘲讽地对他打招呼。

“听说你昨晚上去盯梢了？”

若无其事地来到片山办公桌旁探头探脑的，是前辈林刑警。

“呀，林先生，您出差回来了？”

“昨晚刚回来，累散架啦。听说你倒是在女人堆里优雅地过了一晚上呢。”

“哪有这回事！这都是误会啊。”

林刑警在旁边的空桌子旁坐下，点上一支香烟。林则彦刚四十出头，虽说当刑警已经有不少年头，但完全不摆架子，待人十分亲切，既受到后辈的景仰，也受到上司的信赖。他算不上是什么精英，也不起眼，不过，不管什么情况他都任劳任怨，可以一丝不苟地坚持调查，一点抱怨也没有，堪称忍耐型刑警的榜样。

“唔，这情况可真奇了怪了。”

林刑警听片山讲完，歪了歪头。

“不过这是事实，真是这样！”

“我知道。并没有怀疑你呀。”

“不过啊……”片山的语气变得有些软弱，“就连我自己都觉得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呢。”

“振作一点吧。就算你真的做梦，桌子椅子也不见得会消失啊。”

“是呢。”

“可到底为什么有人要把桌子椅子都偷走呢？”

“完全摸不着头脑。”

“说不定有人想在附近开餐厅，为了省钱干脆去偷？”

片山瞪圆了眼睛说：

“不会吧！”

“开玩笑啦。”林刑警笑了，“我也该回家睡一觉了。”

“您还没回过家吗？”

“嗯。花了个通宵来写报告书呢。”

林刑警若无其事地说。

“还是快回家吧。小梨江一定会高兴的。”

“嗯。”

林刑警眯起眼睛。小梨江是他三岁的女儿。因为孩子生得晚，所以特别疼爱她。不过刑警这份工作很辛苦，假期都没法好好陪孩子玩。

“一定长大不少了吧。”

“没错，已经完全是个小大人了。都会跟爸妈顶嘴了，真是的！”

“可爱吧？”

“是啊，特别可爱，小孩子嘛……你还准备继续单身下去？”

“我也不是自愿单身的。”

“快娶个新娘吧。有老婆有孩子，才算一个独当一面的人。我最近常常这么想。”

林刑警摆摆手离开了，片山也开始写他的报告书。不过怎么都没有进展。按照顺序写下去，吉塚雪子的样子就在面前晃来晃去——尤其是她只卷着一条浴巾、浑身散发着香味的模样，一想起来心脏就跳个不停，血液冲击着血管，根本就别想写什么报告书。

桌子上的电话响了。一定是晴美。

“喂，我是片山。”

话筒对面传来了熟悉的尖锐嗓音。

“喂喂，是小义吧？早上好，是我呀。”

片山倒吸一口气。偏偏在自己沉浸在雪子魅惑身影的记忆中时打过来，能不能别这样……

“您好，姑妈。”

片山有点不情愿地答应道。

“一阵子没联系了。怎么样？精神好吗？”

“还……还好……”

“你也偶尔给我来个电话嘛。话说回来，我有点事儿问你。今天午休时候能抽点时间出来吗？”

“不，那个——”

“很忙吗？就一点点时间，你想想办法嘛。”

“不，我现在刚准备回家呢……”

“哎呀，生病了？”

“不是，今天是星期天，不用上班。”

“哎呀，还真没错！我可真是的，啊哈哈！”

片山被震得耳朵疼，赶紧把话筒从耳旁移开了。哪怕移开十厘米，那个高频率的声音依旧听得清清楚楚。

“那就太巧了。我现在就赶去你那里哦。我们上次见面的那家咖啡厅——叫什么名字来着？‘呼啦圈’？”

“您是说‘雷诺阿’[\[7\]](#)吗？”

“对对！你就在那儿等我吧。”

“您有什么事吗？”

“等见到了再告诉你。”她煞有介事地笑了笑，“今天是星期天啊。”

还能见到小阿兰呢。差点给忘了。”

“小阿兰？”

“就是经常在欧美电影节广告里出现的那个人。”

“哦哦，是阿兰·德龙吧？”

“对，他演什么电影我才不管。总之没看到小阿兰的脸，我就觉得星期天没过好——再见了。”

“什么小阿兰啊。”

片山挂掉电话，厌烦地自言自语。这是他的姑妈儿岛光枝。她嘴上说着见了面才告诉是什么事，实际上根本不用见面就知道她有什么事。绝对是相亲呗。不知道她到底是关心小辈还是喜欢多管闲事，每三个月都会定期来一通电话。最近不光自己，连晴美的相亲都开始不请自来了。

片山越发烦闷，瞪着毫无进展的报告书。

“那可真是绝了。”

森崎笑着说。

“人家真的生气了啦。”雪子撅起嘴，双手抱胸，“就不能炒了大中老师吗？”

“凭我这点权力恐怕不行。校长似乎很中意那家伙呢。”

“昨晚让他摔死才好呢。”

“不过那个刑警也真行啊。”

“是个好人。真少见，现在竟然还有那种跟不上时代的人。”

雪子这句话的本意是在夸奖他，可这要是被片山听见了，一定又会觉得被讥讽了吧。

这两个人坐在森崎房间正当中的沙发上。嵌在墙壁中的音响正在播放普契尼^[8]的《托斯卡》。

这两人超越单纯的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是缘于音乐。雪子原本就喜爱古典乐，可宿舍里不能随心所欲地用大音量播放音乐，森崎偶然听雪子提起这件事，就邀请她来自己的房间。森崎本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可最终的结果是——那晚并不是单纯地享受音乐而已。他们第一次接吻，房间里播放的背景音乐既不是拉赫玛尼诺夫^[9]，也不是肖邦，而是与情景不太相衬的理查德·施特劳斯^[10]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怎么样啊？”

“什么？这个男高音？”

“不不，是那个刑警。他是不是已经迷上你了？”

“谁知道呢？”

“我觉得不可能不被你迷倒的。”

“那你想让我怎样？”

“和他交往一下看看？”

“别说这种奇怪的话。”雪子有点不放心地说，“发生什么事了？”

森崎从他那件英国产的羊毛衫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折成小块的纸片，递给雪子。

“这是什么？”

雪子打开一看，眉心紧皱。这是用从报纸上剪下的字贴成的一封信。

“警告你们，不要再继续调查下去了！否则的话……”

“这不是恐吓信吗？哪里来的？”

“就放在楼下的邮箱里。”

“不交给警察吗？”

“还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

“总而言之，我请来刑警这件事，似乎已经传遍整个学校了。所以某些人就开始有动作了。”

“和交际事件有关系吗？”

森崎摇摇头：“还不能确定这封信是哪边寄过来的。根据我的想法，很可能是‘另一边’的某个人啊。”

“为什么？”

“关于交际，我们暂时还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虽然这样，还寄来一封恐吓信，这不就好像是在承认交际的事实吗？”

“说得对。不过你还是小心点。要是你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不用担心我。”

森崎搂过雪子的肩膀轻轻拍了几下。雪子依偎着森崎，送上嘴唇。森崎温柔地吻了她。歌剧正播放到最精彩的咏叹调《今夜星光灿烂》，卡瓦拉多西那澄澈的男高音响彻房间，歌唱着：“噢！甜蜜的香吻……”与这两位心不在焉的听众正巧合拍。不过，这出歌剧的最后，主人公们是以悲剧的死亡为结局的……

玄关的门铃响了。

森崎出门一看，原来是小峰老人。

“我有点事想告诉您……”他似乎有点怯生生的。

“行啊。快进屋吧。”

小峰老人一进房间，看到雪子也在，露出了笑容。

“那，小峰先生，您有何贵干呀？”

“其实，就是昨晚的事情……”

“哦哦。”

森崎微笑着点点头。森崎已经听说了，小峰老人昨晚烂醉如泥，完全睡着了。在宿舍工作时不允许喝酒，这是雇佣小峰老人的前提条件。

“算啦，都已经过去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今后你只要注意点就好。”

“对不住了！”小峰老人尴尬地挠挠头，“今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不过，我没和你好好商量就突然请了刑警来，也是我不好。”森崎说道，“我绝对没有想要问责于你的意思。你明白吧？”

“是，这是当然。我哪有什么想法。”小峰老人已经完全恢复了精神的样子，点点头说，“只不过那个年轻人，竟然把我当成怪人，真是有点来气。”

“他怎么你了？”

雪子插了句话。

“我正在欣赏那个小可爱的时候，他竟然一脸见鬼的样子打扰我，真是太没教养了！”

“小可爱？”

森崎也觉得不可思议，反问道。雪子回答说：“就是那个工地上的起重机。没错吧，大叔？”

“说得对！没有比她更可爱的了！”

森崎明显露出了厌恶的表情。

“原来是说那个‘丑八怪’啊。我可完全无法联想到‘可爱’这个形容词呢。”

小峰老人一听森崎的话，当即就泄了气，不过依旧费尽心思讨好森崎，求他别把在宿舍喝醉酒的事情告诉校长，接着就回去了。

“你可别说太多让小峰梦想破碎的话哦。”

“我明白啦。只不过那个东西我怎么都忍不了。把怪物说成可爱，简直匪夷所思……”

“你也是个老顽固……”雪子笑着把手搭在森崎的肩膀上。

“那么——”

“怎么了？”

“接下来呢？”

“算了吧。”

“好不容易有个午休呢。”

“没什么不妥吧？”

“没有什么不妥哦。”

森崎把雪子搂入怀中——正好福尔摩斯也走进了房间。它似乎是来催午餐的，可一看主人和雪子在一起，“多半是没戏了吧”，它的表情似乎就要把这话说出口，接着又扫兴地离开了房间。

“那你说，这个女孩怎么样？虽然个头有点高，不过现在的女孩子们全都很高啦。”

片山快要不耐烦了，可姑妈儿岛光枝就像魔术师一样，从包里一张张地取出照片给他看。他们坐在咖啡厅一角的四人桌，空间原本就不大，再加上铺满一桌的照片，咖啡杯已经被逼到了桌子边上，眼看就要摔下去了。

“身高多少呢？”片山问道。他感觉这时候不问也不行。

“一米……多少来着？”光枝推了推金边眼镜，急忙翻看膝盖上的一

叠个人信息表。

一米多少，这不是废话吗？要是有两米就出大事了。

“啊啊，就是这张。一米七八。”

“这基本上就和我一样高了吧？要是再穿上一双高跟鞋……”

“是啊。不过可是个好姑娘呢。”

片山叹了口气：“唉，姑妈，您这么关心我，我心领了，可我还——”

“不行不行！”光枝打断他，“今天绝对不让你说这种话。我可是准备了这么一大堆来的，肯定会让你说出一个喜欢的。”

品种齐全，任君挑选？这又不是百货商场大甩卖！

“只要小义你的婚事还没定下来，我就没法安心睡觉。”

“姑妈，可我这工作，工资又少，休息日也是若有似无，对方会先拒绝我的。”

“哎呀，哪有这回事啊！现在不是经济不好嘛，最近连警察都挺抢手的。警察局不会倒闭吧？”

“话虽然是这么说……”哪天要是连警察局都关门大吉，那可真是天下太平了……

“但是刑警这行很危险的。”片山稍稍露出严肃的表情，“整天跟凶狠的罪犯作对，命悬一线呢。哪天被杀了都不奇怪。可不能让老婆孩子陷入不幸之中呢。”

“哎呀，你别担心这个。”光枝不为所动，“我有个朋友，她老公是干刑警的，年纪轻轻就被人给杀了，她得了一大笔保险金，现在过得可悠闲呢。”

片山默默地摇了摇头。说什么都没用了——他从一堆照片中随手抽出一张，答应先相亲一下试试看。

“太好了。总之不先见一面的话，什么都说不明白。不过啊，这个女孩可以说是绝对优秀。她已经相亲七次了，全都是她拒绝别人，别人可一次都没拒绝过她呢。”

“七次？”

“七次有什么好吃惊的？想要找个好对象，十次二十次都——”

片山开始头痛了。

“那么，晴美还在家等我呢，我就先告辞……”

“对了对了！差点忘了。晴美那边我也准备了好几个呢。”

片山叫来女服务员，让她再上一份咖啡加三明治。事态呈现出持久战的征兆。

花了接近三十分钟的时间，假装在倾听晴美相亲的详情。片山拿起一堆照片，总算能站起来了。这时，光枝又说道：

“我还有一件事呢……”

该不会今天晚饭也要在这儿解决吧？片山想。

“什么事？”

“你认识小柳阿姨吗？”

“小柳？啊，是姑妈您的酒友吧？”

“别乱说啦。我们是插花的朋友。”

“那小柳阿姨怎么了？”

“今天我接了个电话，说了好多事儿，最后就谈到晴美……”

“晴美？对啊，她们好像见过。”

“是啊，她们认识的。”

“那，晴美又怎么了呢？”

“我跟你说，昨晚那个阿姨她回家晚了一点。坐出租车回家，半路上等红灯的时候，说是看到晴美从车旁边走了过去。”

“晴美偶尔也会出门的。”

“当时已经过了凌晨一点了。”

“不会吧！一定是看错人了。”

“不，绝对没看错。小柳阿姨是出了名的能熟记人脸。虽然是在半夜里，但街灯亮得很，肯定够亮的。”

“唔。我昨天确实是在外面彻夜监视，没有回公寓啊.....不过晴美她也并不是小孩子了。我回家问问她就是。”

“晴美可不是一个人呢。”

片山有点迟疑，盯着光枝煞有介事的表情。

“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懂的。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呀。”

“凌晨一点？”

“就是凌晨一点。”

片山沉思起来。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必须好好跟晴美讲清楚才行啊。那么晚了还和男人出去玩，会得感冒的。不过，还不知道那是不是晴美本人呢。

“不光是这样。”

“您是说.....”

“小柳阿姨说，那男人看上去年纪不小了，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单身男子。还有啊，怎么看那两人都不像是简单的关系.....”

“您还是适可而止吧！”片山生气了，“晴美是个特别认真的姑娘。再怎么样，也不可能会和有家室的男人发展成那种关系……再说了，小柳阿姨也是随意猜测而已。”

“晴美抱着那男人的肩膀在哭呢——这件事，小柳阿姨绝对没看走眼。”

“既然如此，我一定会察觉的！”

“是吗？”

片山被问倒了。不，我自己一定察觉不了。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用那种眼光去窥探过晴美……

“我明白了。今天回家一定要跟晴美问个清楚。”

“不行不行，不能那么做！你要多长几个心眼。刚开始只需要若有若无地试探一下，然后看看她的反应如何。”

“是……”

“别说得太严厉。晴美一定也挺烦恼的。”

“我知道。”片山不作他想，盯着咖啡杯看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昨晚小柳阿姨是在哪儿看到晴美的？”

光枝迟疑了一下，说出了地点。那是离片山家公寓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不少情人旅馆。

“昨晚过得怎么样呀？”吃完晚饭，片山对正在收拾餐桌的晴美假装不经意地问道。

“什么怎么样？”

“我就是问问——你一个人在家会不会害怕啊？”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晴美笑了，“不过说实话，昨晚我可没待在家里。”

片山浑身一颤，手上拿着的报纸差点掉在地板上。

“那你哪里过的夜？”他尽可能用无所谓口气问。

“公司的朋友家。是个女孩。哥哥你不认识。”

“是吗……”

晴美的口气听来一点儿都没有故作姿态的感觉。片山不知道还该问些什么，只能假装看报纸——一定是那个叫小柳的多管闲事的女人看走眼了。不过，要是晴美她在撒谎呢？片山偷偷望着妹妹的背影。她难道成了这么会撒谎的女人吗……

昨天晚上已经彻夜未眠，可今天晚上，片山依旧难以入睡。晴美在隔壁房间发出静静的呼吸声，已经熟睡，而片山时不时朝那方向张望，不停地叹气——好不容易睡着，已经是三点了。

片山被电话铃吵醒了。刚好是晴美起床走出去的时候，阳光透过窗帘照射进来，一看枕边的时钟，才六点三十分。

“你好，片山家。”晴美拿起话筒，“啊，三田村叔叔，早上好。”

什么嘛，是老爹啊。片山像只被淋湿的狗一样甩了几下头。今天只要中午左右过去就行了啊。

“是，他刚起床。您稍等一下。”晴美对哥哥说，“是三田村叔叔。”

“好……”

片山慢吞吞地从被子里钻出来。

“……我是片山。”

“一大早把你吵醒不好意思。”三田村警司的声音似乎紧张得能让人打个寒战，“你能不能现在立刻出发去一趟羽衣女大？”

“出什么事了吗？”

三田村警司停顿了一下，说：“森崎被杀了。”

“你说什么？”

睡意一扫而光。

“森崎他被杀了。”三田村重复了一遍，“我已经联络小林让我也去一趟了，我也会去。麻烦你也去一趟吧……”

“我立刻就赶去。”

放下电话之后，片山有一会儿一动也不动。那个真正的绅士，那个知性的教导主任……被杀死了！

“我要出门。”

片山一边急忙穿衣服，一边又想起了雪子。她似乎十分尊敬教导主任。她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呢？对了，还有福尔摩斯！主人被杀了，那只猫又该怎么办呢……

第二章 猫与刑警

1

片山下了出租车，来到羽衣女大门口的时候，已经是八点二十分了。

这是个多云、刮着寒风的早晨。林荫路上已经并排停着好几辆警车。一大早来上课的几个学生，看上去有几分不安，却又难掩好奇心，聚集在正面的教学楼 I 入口附近。

片山看到有脸熟的巡警在车里，就打了声招呼：“早上好。”

“呀，片山你来了。”

“现场在哪儿？”

“挺里面的。那里有个建筑工地，就在工地附近。绕过这栋楼——”

“我知道。”

“是吗？”巡警似乎有点意外，“你来过这儿？”

“嗯。”

“原来如此。”巡警笑了，“这儿是片山你的母校吧？”

他知道片山的绰号叫“大小姐”，才故意开他玩笑的。片山完全不接他的茬：“三田村先生呢？”

“我刚才还见到他了。”

“谢谢你。”

片山进入正面的教学楼 I，就循着前天（星期天）福尔摩斯带他走的路线，急忙赶往工地现场。那儿停着好几辆警车和救护车，许多人

正匆忙地来回跑动，从很远处就能看见。片山匆匆跑去，却有点惊讶。鉴证科的同事来往出入的并不是工地现场。这不是那个临时搭建的“食堂”吗？难道说那里才是案发现场？

三田村警司身穿一身灰色大衣，静静站在稍远一些的位置，观察着部下们的行动。看到片山走了过来，他说：

“哦，辛苦你了。”

不过他的声音和表情中已经没有了平时那样雷公般的中气，显得非常疲劳。

“三田村先生，现场……”

“就是这个食堂。”三田村努了努下巴，“你前天晚上在天亮之前都守在这里？”

“没错。”

“之前说的桌椅被偷走，也是这儿吧。”

“是的。不知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不知道。”

三田村摇摇头。

“三田村先生——”

片山迟疑了片刻，才鼓起勇气问：“森崎先生是……那个……怎么被杀的……”

“不清楚。”

“啊？”

“真的很奇怪——死因好像是头盖骨骨折。不过解剖结果没出来，也说不清楚。”

“是被什么东西打了吗？”

“多半是。不过还没有找到类似凶器的东西。”

“凶手呢？有头绪吗？”

“没有。”三田村露出沉痛的表情摇摇头，“总之先进来瞧瞧吧。”

说着，他先走了进去。片山慌张地跟在他的身后。

一进入敞开的大门，片山就环顾了一下食堂里面。昨天早晨看到桌子椅子通通消失已经大吃一惊，现在的感觉也一样，仍和原来没有区别，空荡荡的，透过窗户照进来的阳光在脏乱的地板上画出了一个细长的矩形。不过，不同的是，在另一边的墙壁附近，聚集着好几个身穿白衣的人，有的在拍着照片，有的趴在地板上找寻着什么。在那些人的脚下，一块白布罩着一个横躺着的人体形状。

片山一点都不愿意去见尸体，不过还是长呼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呼吸，走了过去，掀开白布。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惨不忍睹。还以为脑袋会裂开或者被打烂，不过并没有那么严重。森崎的表情相当安详，看上去不那么吓人，不过片山的胸口还是隐隐作痛。森崎穿着不起眼的深棕色毛衣，毛衣下的衬衫和长裤颜色很搭。直到现在，他也好像露着一点略带调侃的笑容。

这个人到死的时候还是那么体面啊，片山想。当他正要盖上白布的时候，突然有什么东西从他脚下一闪而过。

“福尔摩斯！”

三色猫来到主人的尸体前，坐下来静静地盯着他的脸看。

“福尔摩斯……你的主人已经死了。”片山小声说。而猫一声不吭，就那么端坐着。

“是他的猫？”三田村在背后问道。

“是的。它可以在大学里随意走动，森崎很疼爱它呢。”

三田村叹息一声。

“警司，现在可以把尸体运走了吗？”身穿白衣的男子问。

“啊，可以了。”

“那我就——喂，那只猫是哪儿来的，太碍事了！”

福尔摩斯瞥了白衣男人一眼，再一次面朝主人，伸出前腿，没有探出爪子，而是用柔软脚底轻轻触碰了一下森崎的面颊。

“喂！干什么！走开！”

白衣男子正怒气冲冲地要挥手把猫赶走，片山突然发起怒来。

“住手！”片山推了白衣男子的胸口。

“你干什么？”

“这只猫是被害者养的猫。请给它一点时间！”

“你说什么？要是它的爪子弄伤了皮肤，会影响解剖的！只不过是只猫，管那么多干什么！”

三田村怒叱道：“你们两个都别闹了！”

片山和那白衣男子都住嘴了。福尔摩斯站起来，往出口迅速地跑去，中途有一瞬间停止了脚步，回头看了一眼。目送它离去的片山，清楚地看见福尔摩斯的眼神中有着“感谢”的意思。就像人类的眼神一样，它的眼神中无疑也有感情。

“怎么了？”

三田村的声音让他惊慌回头。

“没……没什么事……三田村先生，您之前说过‘真的很奇怪’，对吧？”

“嗯。”

“到底是什么奇怪呢？”

“你看看那扇门。”

片山检查了一下敞开的大门，根本不用仔细查看，就能发现门闩被敲坏了。

“原本是插着门闩的吗？”

“没错。是从内侧牢牢地关着。”

“从内侧？”

“而里面除了森崎的尸体之外，一个人都没有。”

“那窗户呢？”

“你看看窗户。”三田村挥手指向窗户，“全都套了铁丝网，也并没有破坏或是重新装上的痕迹。”

“那么凶手……”

“就是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

“这是‘密室’吗？又不是推理小说！”

“可是现实就是如此，我也没办法。”三田村沉重地点点头，“是密室啊！”

刚走到外面，林刑警就到了。

“来晚了，不好意思。”

“出差刚回来又要劳烦你，拜托了。”

“我没问题。情况如何？”

三田村开始从头向林刑警说明事态。而片山一片茫然地看着四周的

景物，视线忽然停在了学生宿舍的方向。

“对了——”

吉塚雪子已经知道情况了吗？宿舍的窗户有大概一半敞开着，一些女学生正好奇地朝这边张望，可雪子房间的窗帘依然紧拉着。

片山来到宿舍的入口，瞧了一眼管理员室。小峰不在。他坐电梯来到四楼，敲响了雪子的房门。有一小会儿没反应，片山还以为她不在房间，正要离开时，房间门突然打开了，身穿可爱的草莓图案睡衣的雪子走了出来。

“哎呀，是刑警先生！”

一看到她天真的笑容，片山想：恐怕她还什么都不知道。

“出什么事了吗？又有谁想要潜入宿舍了吗？”

“不是啦……”

“进来吧。我今天要到下午才有课，刚才一直都在睡觉呢。这副样子都被你看到了。”雪子微微一笑，“不过我很信任刑警先生你哦，没关系的，请进。”

“那我就进来了。”

“哎呀，是你把福尔摩斯带来的吗？”

片山吃惊地往脚下一看，福尔摩斯端正地坐在地上，正抬头望着自己。

“不知什么时候就……”

没办法，片山只好和福尔摩斯一起进了房间。

“我来泡咖啡。”

“不，不用了。”

“没关系，是我想喝。”

雪子哼唱着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第五号》，在煤气炉上放上水壶。

“你什么都没听到吗？”片山问。

“什么？”

“外面的警笛声呀。”

“啊，对哦，我听得都觉得好心烦。出什么事了吗？工地上出意外了？”

片山盯着正在三面镜前梳头发的雪子，说：“森崎老师被杀了。”

她那握着木梳的手停下了动作，缓缓转过来的脸上，尚且留着一点微笑。

“开玩笑吧？”

“不。如果是玩笑就好了，可这是事实。就在工地旁边的那个食堂里，有人发现他死在里面。”

雪子扔掉木梳，双手捂脸，挤出一点点声音：“啊啊！早就说过让他小心的！果然还是！”

片山坐不住了：“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果然？你一定知道些什么吧？”

可是雪子没有回答他，径直瘫软在地毯上。

“你去哪儿了？”三田村和林刑警迟疑地看着片山。

“不……不好意思，我刚才……”

飞奔来到主任室的片山，喘着粗气，把刚才吉塚雪子晕倒、然后拜托附近房间学生照看她以及雪子说出“果然”的情况，通通解释了一番。

“那个小姑娘一定知道些什么。”

“我想也是。等她醒了就去问出来。”

“明白。”三田村点点头，“总而言之，先借用一下这个主任室，在这里问清楚吧。”

“我明白了。”

“我刚把发现尸体的人叫来。”

林刑警盯着笔记本说。

咚，房门发出了一点声音，福尔摩斯从它的专用出入口走进来了。

“这不是刚才那只猫吗？”

福尔摩斯根本不理睬三田村和林刑警，径直走到片山身边，轻盈地跳跃到了片山那张椅子的扶手上，像是依偎在片山身边一样，安静地坐下。

“它好像很喜欢你呢。”三田村微笑道。

“是吗……”片山觉得浑身不自在，看了一眼福尔摩斯。为什么老是对我纠缠不清呢？

门口响起敲门声，一名年轻刑警走了进来：“这是发现尸体的今井先生。”

“请进吧。”

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一看就是工地上的工作人员。他身穿工作服和长筒靴，手上还拿着一个头盔，身材瘦削，体格强健，粗脖子上架着一颗圆脑袋，头发剃了一个板寸，让他的脸显得更圆了，表情显得一板一眼，可以看出是个极其认真而勤快的人。

“您就是今井广三先生吧？”林刑警先打开话题，“职务是建设公司的工程现场主任？”

“是的。”

“您主要负责什么呢？”

“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工作。简单地说，就是杂役。要给现场采购需要的物品，然后还要处理附近居民的投诉……”

“啊呀，这工作还真是辛苦呢。”

“是啊——全是麻烦事儿。”

今井这个男人或许是因为被林刑警问到了工作方面的内容，显得轻松了许多，在椅子上的坐姿也显得更加放松了。林刑警可是让紧张的证人恢复轻松状态的谈话高手。

“那么，今天早晨六点十分左右，是您在食堂里发现森崎教导主任已经去世的吧？”

“是。”

“您到工地还真早呢。”

“当然也不是每天都这么早的。”今井微微一笑说，“平时是八点半左右。”

“那今天为什么那么早呢？”

“昨天警方跟我联络说食堂里的桌子椅子都被偷走了……无论如何，在中午之前肯定得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趁着大家都来之前，先看一下实际的情况。我家其实就在附近，还没吃早饭就先过来转一圈。”

“原来如此。”

“可是我正想进去的时候，却发现门打不开。我有钥匙，就插上钥匙开门，可并没上锁。也就是说，里面的门一定关上了。我想该不会是流浪汉偷偷躲在里面吧，就从窗户朝里面看。结果就发现有个人倒在里面……”

“您认识森崎先生吗？”

“倒是见过几次。”

“您一看有人倒在那里，立刻就想到是森崎先生吗？”

“不，您也知道，那个人倒下的那面墙壁上没有窗户，还是有点暗的。刚开始我依旧以为是流浪汉躺在那里睡觉呢。可是仔细一看，他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我立刻觉得这事不简单，就反复摇晃大门想把它打开，可那个门闷结实得很，纹丝不动。我只能放弃，去找了大学的保安。”

“是一个叫石垣的人吧。”林刑警边看笔记本边问。

“没错。我们在工程上承蒙他的关照，我也去过好几次保安室，意外地很合得来，还一起喝过酒。”

“然后怎样了呢？”

“我来到保安室，叫醒了还在睡觉的石垣先生，我们两个一起跑回食堂。石垣先生带去了一个大号扳手。我们两个拼命想打开那扇门，可还是打不开。没办法，只能靠我们两个合力把门撞开了……”

身材紧实的工程主任苦笑着耸耸肩：“看电影里面只需要撞上个两次就能把门撞开。可实际上，两次还是不奏效。我们两个依次反复撞那扇门，肩膀都快撞散架了，总算发现门闷开始松动。稍稍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们两个一起对着门猛踹，门总算打开了。我们进到里面……才发现那个人已经死了，于是迅速联络了警方。”

“你们中的哪位留在尸体旁边呢？”

“哎，是我……还真是有点难受。”

林刑警缓缓地点头，隔了一小会儿继续说：“那么今井先生，接下来这个问题你要好好考虑之后再回答我。”

“是。”

“您和石垣先生进入食堂里面的时候，里面是空荡荡的吧？也就是

说，除了森崎先生的尸体之外，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今井挠挠头说：“这个问题我也仔细想过。那个人既然是被人杀死的，那么凶手也应该藏在那个房间里才对。可是我怎么想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里面再怎么昏暗，有个人藏在里面我还发现不了，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想象的。”

“你们两个人是立即冲向森崎先生的尸体的，对吧？”

“对。”

“这样的话，比如说，有个人藏在门后面，趁你们两个的注意力被尸体吸引的时候离开食堂，有这种可能性吗？”

“那是不可能的。门被踹开的时候，力道非常大，我清楚地记得那扇门砰地撞在墙壁上发出了响声。”

“原来如此……”

林刑警叹了口气——在此期间一直默默聆听证言的三田村刑警开口了：

“确认他已经死去的，是你们两人中的哪一位呢？”

“我们两个都确认了一下。刚开始是我，然后是石垣先生。”

“你们是怎么确认的？”

“先摸脉搏，然后摸胸口确认了心跳。”

“不觉得害怕吗？”

“那当然了——不过在工地上待久了，也时常会碰上死亡事故。”

“啊，原来是这样。保安看到尸体的时候，发现他是谁了吗？”

“是的，他当时就说：‘是森崎先生！他是我们的文学部教导主任啊！’”

“然后保安就回去给警察局打电话了，对吧？”

“是的。我们两个必须留一个守在尸体旁边，我比较习惯，所以我就留在原地了。”

三田村点点头。林刑警接着问：“在警车来之前，您就一直在尸体旁边，没有离开过吗？”

“是啊……一直都在等着警察快点来呢。不过也曾走到门口那里。”

“那有没有离开食堂很远呢？”

“不，绝对没走远。”今井明确地说。

“在此期间，有没有见到别的人呢？或者说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呢？”

“没有。”

“是吗……”

“那个，我们的工程还能继续做下去吗？”

“这个啊……”

林刑警仿佛等待命令一样望着三田村。三田村显得很疲劳，闭着眼。

“课长。”

林刑警叫了一声，三田村才睁开眼睛：

“嗯？”

“工程这边继续做下去，没什么问题吧？”

“啊……这个啊，今天还是尽量暂停一天吧。有一天的时间，我们就差不多能完成周围的搜查了。”

“我明白了。”

今井离开之后，三田村缓缓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对不住了，我有点累，头疼。我先回去了，之后就拜托你了。”

“是。您没问题吧？”

“没什么事儿。我回自己家，有问题就打我电话。”

“好的。”

三田村完全没了往日雷厉风行的气势，从背影看来非常显老。

“老爹看上去真伤心啊。”三田村离开之后，片山对林刑警说道。

“是啊，这事儿真是的……他们过去是很要好的朋友呢。”林刑警小声说，“那么接下来就要询问那个叫石垣的保安了。你要好好听一下他们两个人的证言有没有矛盾的地方。”

2

片山轻轻推开门。明媚的阳光照射在空荡荡的食堂中，污迹更加明显了。鉴证课的那帮人已经撤了，现在门口只留了一个警员看守。

“那个……”警员有点疑惑。

“没事，它是我带来的。”

福尔摩斯也跟着一起来了。

叫石垣的保安的证言和工程现场主任说的完全一致。这么一来，在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凶手绝无可能躲藏在食堂内。虽说验尸结果还没有出来，不过被某种钝器殴打致死，看上去应该不会有错。那么，凶手到底是怎么离开食堂的呢？

有件事连片山的上司三田村也不知道——不过就算知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片山是个超级推理小说迷。他最喜欢的，就是有名侦探登场，然后快刀斩乱麻一样，进行精彩的推理。以解开谜团为中心的

推理小说，换句话说就是解谜小说。

那种平凡的刑警进行一丝不苟的调查，然后偶然间发现重要线索的小说，也许因为和自己的工作实太过于相似，他是不喜欢的。

话虽如此，现实当中肯定不会有那种需要名侦探出马的难解谜团的。生活中的案件总是既烦人又现实，充斥着人情世故，根本轮不到片山那种浪漫的想象力出场。

可是这次——片山却兴奋了起来，感到了一种紧张。这是“密室”啊！是密室杀人。谜团重重，谜中有谜。好，就当自己是个名侦探，全力以赴吧。

片山作为推理小说的忠实读者，对于各种各样的密室诡计还是略知一二的。比如说门闩——

“啊，你知道吗？”片山对福尔摩斯说道，“有很多从外面上门闩的方法呢。比如说用针和线，或者说用强力的磁铁从外面来控制门闩移动，各种各样的都有……不过对这个门闩来说是没用的。”

片山一边调查损坏的门闩，一边说。门闩是横向滑动的类型，已经锈蚀得很严重，紧得要命。不费点力气根本别想挪动它。用针线和磁铁更不可能让它动起来的。“这么说，应该还是从内侧上的门闩……等一下。”

片山开始调查起门的铰链。还有一种方法是不接触钥匙孔，拆下铰链，将整个门拆下来，然后再把它恢复原状。不过这也是不可能的。固定铰链的螺丝全都生了锈，一动也不动。而螺丝钉上也完全没有拆卸过的痕迹。

“……那么是窗户吗？”

食堂呈长方形。短边约为十米，长边约为二十米。长边分别对着工地和学生宿舍，而门就装在面朝工地的那一侧。在两条长边和一条短边上，分别安装着三个窗户，剩下一条短边上则没有装窗户。森崎的尸体就靠近那面没有窗户的墙壁。

片山依次调查了三个窗户。正如三田村之前所说，窗户外侧都套着

铁丝网。窗户本身是由旧式螺丝扣栓子固定的，不过在短边上的窗子，有一个栓子已经不见了。但看它的痕迹，完全不像是最近才丢的。铁丝网就好像是防虫纱窗一样，孔洞细小，根本就不牢固，感觉随随便便就能弄坏。而实际上，打上钉子的地方依旧有两三处损坏了。破缝顶多十厘米左右，根本不可能让人出入。“那么把铁丝网整个拆下来，然后再重新安装回去又怎样呢？”

福尔摩斯对片山所说的话似乎完全没有兴趣，只是把前腿搭在窗口，望着外面的什么东西。

片山的妙想似乎又落空了。他来到食堂外面，仔细检查了几遍从外侧固定铁丝网的钉子，可它们完全没有被拔出来又重新钉回去的痕迹。哪怕处理得再巧妙，也不可能彻底不留痕迹的。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片山叹了一口气。

“该不会是这样吧？”

房顶和墙壁有没有可以钻出去的部分或者可以拆下来的地方呢？不过，这食堂再怎么临时搭建，墙壁和屋顶也是用很粗的螺丝钉将一块块板材牢牢固定建造起来的，只花一点点力气的话，这屋子可是纹丝不动的。

最后只剩下拆除地板，从地板下面钻出去这一个办法了，可食堂的地面非常坚硬。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食堂并不是固定在地面上，而是类似于直接搁在地面上。这样一来，地板与地面之间根本不存在可以让人钻出去的缝隙。以防万一，片山还是进入食堂仔细检查了一番，完全没有发现拆卸过地板的痕迹。

“束手无策了呢。”

“喂，你在干什么呢？”林刑警探出头来。

“啊，林先生。我在思考凶手到底是怎么从这里出去的。”

片山按照顺序把调查的结果解释给他听。

“唔。”林刑警摸摸下巴说，“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吗？”

“是啊。”

“总之这个食堂暂时也不会使用了，鉴证科的家伙还会从头到尾再调查一回。在调查结束之前，我们可以从动机方面推测一下啊。能不能帮我去被害人的房间里调查一下呀？”

“好的。那林先生你呢？”

“这所大学的校长好像大吼着要和搜查责任人见面呢。没办法，我只好先去安抚一下他的情绪。”

片山回想起和森崎在一起时，那张骂骂咧咧、令人不愉快的红脸。还是去调查房间轻松得多啊。

“接下来就要去你家里调查了。别怪我啊。”片山边走边对福尔摩斯说。福尔摩斯好像就等着他说这句话一样，发出了啊呜的短促叫声，跑到片山前头，抢先往教工宿舍的方向跑去。片山看得眼神发直。

“.....那家伙.....该不会真的懂我说了什么话吧？”

进入那栋小巧的三层楼教工宿舍，福尔摩斯便轻快地往楼上跑去，片山只好喘着气追随它上楼。

来到挂着“森崎”名牌的房门口，片山取出刚才从林刑警那儿拿到的钥匙，福尔摩斯已经站在门口高声喵呜。门把手随即转动，门也自动开了。这是“芝麻开门”的暗号吗？开什么玩笑？魔法猫咪？打开的门后面露出了雪子的脸。

“福尔摩斯，欢迎回家。啊，刑警先生，你也一起来了吗？”

片山松了一口气。有那么一瞬间，他还以为自己精神失常了。

“请进吧。”

“谢谢。”片山一边进屋一边问，“你好一点了吗？”

“好多了，谢谢。真对不起，让你见笑了。”

“哪里.....”

片山环顾房间四周。不愧是森崎的房间，简直就是主任室那种厚重的氛围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一样，格调十分优雅。厚厚的暗灰色绒毯，有些年头的橱柜和书架，这算是皇室风格吗？还有每条腿都雕刻上花纹的安乐椅……要是再加上一个大大理石暖炉，说这是英国贵族的城池也不奇怪。

“那么，我有个问题想请你谈谈。”

“能不能别用那种奇怪的口气跟我说话？”雪子不耐烦地说，“我比你小多了，你只要随便地叫我雪子就行了。”

“那……那个……我问个问题哦。”片山感觉自己的喉咙好像被掐住了。

“什么？”

“你是怎么进入这个房间的？”

“我有钥匙呀。”

“钥匙？这个房间的？”

“是呀。”

就算是片山，听到这个答案也基本上察觉了。不过，不知道是为了确认些什么，他还是忍不住继续问道：

“你和森崎老师是什么关系？”

“是恋人哦。”雪子当即回答说，“差不多有一年了吧。”

“恋人啊。”

片山尽量不显露出自己的难堪，在椅子上坐下来。他还想继续问“是怎样的恋人”，不过还是作罢了。又不是初中生，怎么可能会是青春的柏拉图式恋爱？

到底该说些什么，该怎么说，片山有点不知所措。而雪子却说道：

“可是，我却没有哭，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吧？”

“嗯，嗯，有点……”

“我当然不可能不伤心。我都当场晕倒了。不过，他是被人杀死的，对吧？如果他是因为生病或者事故死的，我可能会连着哭上好几天，可既然是有人杀了他，那我一定要让凶手付出代价，然后再好好哭一场。”

“我明白。他是个很棒的人。”

“他似乎很中意你呢。”

“我？不会吧！”

“真的呀。他在警察局的那个朋友，那个——田村先生？”

“是三田村先生吧？”

“对，就是从他那里听说你还单身，还建议我跟你交往试试看呢。”

“不过——森崎先生他还爱着你吧？”

“是呀，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结婚的事情。”

这个话题已经超出了片山的理解力。不过，听了这样的话，他对森崎的好感依然丝毫不减，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那我得开始工作了。”片山调整一下心情，站了起来，“也许会有点对不起森崎先生和你，不过我必须调查一下你们的文件和私有物品。”

“可以呀，这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首先……”

“要不要先调查一下寝室？私人信件之类的都放在那里的抽屉里。”

“就这么办吧。”

“往这儿走。”

从起居室来到一条短走廊之后，雪子打开了最深处的一扇房门。

房间的一半左右都被一张大双人床占据了，剩下的只有一张小桌子、镶嵌在墙壁上的书架和装饰品架。不过片山很快就注意到，这些装饰品全都是一些枯燥无味的物件。

“那你就慢慢调查吧。”

福尔摩斯绕着雪子的腿缠成一团，发出尖细的叫声。

“啊，对啊。福尔摩斯，你肚子饿了吧？对不起呀，我现在就给你做吃的。”

雪子和福尔摩斯离开之后，片山叹了口气。现在的年轻姑娘，到底把相爱这件事当成什么在考虑啊？接着，片山又想到自己的妹妹晴美也和雪子年纪相仿，就更加愕然了。是不是她们和有妇之夫谈恋爱也无所谓？

现在胡思乱想也没用，片山开始了对房间的搜查。经过三十分钟，对寝室的搜查总算完成，片山忽然想起了那件必须向雪子确认的事情。雪子在听闻森崎死讯的时候，晕倒之际，大喊“果然！”。片山一时之间被太多情况吸引了注意力，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

回到起居室，却已经不见了雪子的踪影。福尔摩斯正端坐在舔得干干净净的餐盘前，仔细地洗着脸。不过当然还是舔过前肢之后用前肢擦脸，并没有在水盆里洗脸。

“她已经走了吗？”片山耸耸肩，“没办法，只能之后再问她了。”

接着他继续对剩下的房间进行搜查。毕竟这是把普通三户打通用来一个人住，房间数量很多，橱柜、书架、抽屉尤其多。片山搜查到一半，差点坚持不下去了。

本来是需要将书架上的书一本本取出来调查一遍的。可这样干就得花上一整天，今天只能暂时放弃了。严密的调查还是先和府中警署的人交流一下，然后多叫几个人一起来干吧。于是片山只对抽屉、橱柜进行了翻查。

接近黄昏，才总算完成了一通搜查。有用的线索一条都没找到。

“先锁上门，打道回府好了。”

话说回来，还必须把雪子手上的房间钥匙没收回来才行。因为这里有必要禁止任何人进入。并且，这些房间里的家具之类的东西在移交给家属之前也必须进行妥善保管。之后去保安室确认一下还有没有其他人有钥匙吧。反过来一想，大学教授真的这么能赚钱吗？片山越来越佩服了。光说西服，房间里就整齐地挂着二十件以上的正装，领带将近一百条，而且还不是片山用的那种八百日元一条的便宜货。他到底拿多少工资啊……

“我要走喽，福尔摩斯，你怎么办？”福尔摩斯看见片山，便盯着他，露出“跟我来”的表情，踱进了书房。

“怎么了？”

片山从福尔摩斯的举动中看出了什么，就跟着它进了房间。这房间不大，约莫六叠^[11]大小，铺着波斯风格的绒毯，里面有一张沉甸甸的木制书桌，简直就像生了根一样长在原地。其他嘛，除了书，还是书……墙壁上整个都是书架，满满地塞满了书。光是随便看一眼书脊，就让人头痛。福尔摩斯坐在其中的一个书架前面，定睛向上望。

“怎么了？这里莫非藏着木天蓼^[12]吗？”

福尔摩斯站起来，压低重心，猛地跳到了空中，轻飘飘地落到了书架一角的一个突起的造型上，身手极其漂亮。片山本来就没什么运动神经，佩服地看着它。福尔摩斯倒并不是要特地炫耀它的身手。它伸出前肢，轻轻搭在一排皮装封面原版书籍的其中一本上，对着片山叫了一声。

“什么？是要我把这本书抽出来吗？”

里面该不会藏着私房钱吧？难道是真的？片山手伸向那本书的时候，福尔摩斯又轻轻地跳跃到了地板上。片山取出那本书，开始翻看。他已经发现这是一本莎士比亚的研究性书籍，因为上面有张常见的莎士比亚肖像，而并不是因为懂上面的英语。

书页之间掉落下来一张纸片。片山把它捡起来，看了一眼，不禁大叫一声：“这不是恐吓信吗！”

“警告你们，不要再继续调查下去了！否则的话……”

这是一张用报纸剪切贴成的信。片山死死盯着若无其事抬头看自己的福尔摩斯，好像见到了外星人一样。

“喂……你真的只是猫？也太能干了吧！”

片山有个特点，就是专注于一件事的时候，会把另一件事忘得干干净净。他右手拿着恐吓信，左手打算伸向福尔摩斯。那本厚厚的原版书自然失去了支撑，砸在了他的脚上。福尔摩斯深谙淑女非礼勿视之道，把抬起一条腿、单脚支撑、一边惨叫一边像只袋鼠一样跳个不停的片山留在房间里，自顾自离开了房间。

“恐吓信？”林刑警瞪圆了眼，“唔，这可不得了。你小子干得不错啊！”

“哪里……这其实并不算是我发现的……”

片山小声嘟囔着，可林刑警完全不管他的话：“好，让鉴证科彻底调查一下。”

“林先生那边进行得怎么样了？”

“已经和大学的主要负责人谈过话了。”林刑警有点丧气地说，“我真是服了啊，可恶！从头到尾都是废话。”

“接下来怎么办？”

“那栋教工宿舍住着的人全部都要调查一下才行。还有学生宿舍也要调查。”

“学生宿舍又怎么了？”

“喂，你仔细想想，从学生宿舍的窗口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案发现场啊。说不定有学生看到些什么呢。”

“要一个个询问下来吗？”片山吃惊地说。

“本来还应该把每个人的房间都查个遍呢。可是我们没那么多时间，明天把她们聚集起来，让注意到什么的人主动告诉我们就是了。”林刑警看看手表，“喂，已经七点了！”

他们一直待在教导主任室，完全没在意时间。

“剩下的明天再说吧。”林刑警从椅子上站起来，打了个大大的呵欠，“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小跟班？”

“唉……”

片山困扰地低头看看福尔摩斯。它一直都跟着自己，片刻不离。

“交给那个女朋友来照看吧。”

“女朋友？你下手神速啊。”

“不是啦！”片山慌张地说，“她是森崎主任的女朋友。”

“就是那个晕倒的姑娘吗？那么，她说出‘果然’这个词，是不是代表着她也知道这封恐吓信呢？”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还没机会问……”

“好，那姑娘就交给你了。明天继续吧。到时候受害人的解剖结果也该出了。”

片山——当然还带着福尔摩斯——去了学生宿舍雪子的房间，可她还是不在。问了一下隔壁的学生，说是去散步之后就没回来。毕竟失去了恋人啊，她的想法再新潮，多多少少也会沉浸在感伤之中吧，片山想道。

现在的麻烦是该怎么处理福尔摩斯。片山去找了管理员小峰老人，可他又喝得酩酊大醉：

“他真是个好人啊……做老师的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森崎老师就不一样。你说是不是啊？”

听他的口气完全是想拉片山一起喝酒，最后还告诉片山：“这儿是不允许养猫狗的。”

“您就通融一下吧。”

片山要是这么说，他一定会发起怒来说：“你想怎么样？想让我这个老头子被炒鱿鱼吗？”

要是又被他挥舞着球棒追着满屋跑就惨了，还是赶紧开溜吧。

“这下可麻烦了。”片山低头看看福尔摩斯，“呐，你的脑袋那么灵光，有没有想好该去哪儿？”

“喵。”福尔摩斯似乎就等着他说出这句话，它一跳，落在了片山的肩膀上。

“喂，喂……不要这样啊！不行！不行的，绝对不能去我家……绝对不行！”

“呀，这只猫是哪儿来的？”晴美睁圆了眼，盯着哥哥肩膀上端坐的三色猫。

“嗯……算是个客人吧……”

福尔摩斯一看到晴美，就从片山的肩膀上跳下来，转着圈，用身体去磨蹭晴美的腿。

“哇，真可爱！你看呀，哥哥！你看，摸摸它的头，它看上去特别舒服呢！”

福尔摩斯静静地闭上眼睛，任由晴美的手抚弄它的下巴。

“看呀，喉咙还会咕噜咕噜响呢！”

晴美高兴极了。于是片山把福尔摩斯的情况解释了一下。

“那不就无家可归了吗？真可怜……我们就把它养在家里吧，哥哥。”

福尔摩斯也喵呜地叫了一声，仿佛在诉说什么。

“可是，房东肯定不会同意的。”

“我去说，肯定没问题。”

晴美自告奋勇。福尔摩斯大概觉得没有问题了，立刻走进房间里，在坐垫上蜷成一团。

晴美去厨房准备晚饭，片山开始跟福尔摩斯说话：

“喂，你真厉害啊，还懂得讨晴美的欢心。”

福尔摩斯稍稍睁开眼睛，对着片山流露出无法言喻的眼神，然后闭上眼。按照普通人类女性的视角，那简直就是暗送秋波啊。真是只怪猫。片山苦笑。

佐佐木和美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刚才想把脚下的小石子踢飞，却把刚买来的高跟鞋的鞋跟踢坏了。

一看手表，时间刚过十一点。靠近宿舍入口的后门已经关上了，只能绕个大圈，从正门进去了。

“人倒霉起来真是事事不顺心。”

和美小声嘀咕。她那个做自由摄影师的男朋友出去取材旅行一个月，今天刚回来，她喜出望外地去见他，却发现他被一群女模特围得团团转，根本不理自己。大吵一架之后，只能打道回府。

和美并不是贞操观念很强的女孩。这次和摄影师男友交往，也只是在酒吧偶遇认识的，当晚就一起睡了。可是，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她没有跟其他男人睡过。和美这么做也是因为自己的原则，不该做的事情就不做。虽然听说宿舍里面还有一个集团，能给女孩子介绍男人做兼职对象，不过和美好歹坚持了一个月，她想着今天晚上能好好享受男友的爱抚，才迫不及待地跑去见他，可结果……竟然落得这种田地。

烦死人了，干脆从后门爬进去吧，和美沉不住气地想。

和美走到可以看见后门的地方，忽然停止了脚步。从背后传来了脚步声，和美回头一看，一个穿着大衣的中年男子，不紧不慢地朝她走过来。和美猛然回头也没有让他显得惊慌，应该并不是在跟踪自己。

不过，在一条没有人烟的路上，这种感觉肯定不怎么好。和美加快脚步，来到后门的栅栏处。可总不能在那个穿大衣的男人面前翻门进去吧，没办法，还是等他先走过去吧。她站在门旁等。

“你好。”穿大衣的男人来到和美身边，与她搭话。

“嗯。”和美半带警戒地回答。

“你是这里的学生吗？”

男人面相温和，和美不知为什么对那男人有了点好感。他的外衣十分高级，是个全身穿戴整齐的绅士。

“是呀。”她有点愉快地点点头。那男人迟疑而又怯生生地问：

“那.....你就是做那个的吗？”

“啊？”

“就是说，你是.....做兼职的吗？”

原来如此，和美恍然大悟。这个男人就是那种兼职的客人啊。不知道他在等谁，不过肯定是在等女人。和美稍稍有了些好奇，把这个花钱买女人的男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可那男人看上去不知该说是很有良心还是很天真，看着和美的目光完全没有下流的感觉。

“啊呀，我觉得可能太早了一点吧.....会不会不方便？”那男人似乎觉得和美生气了，辩解着说。和美突然有了和这男人玩一回的心思。看上去不是个很糟糕的对象，就当作报复男友好了，何况，自己身体里还没被满足的欲望正蠢蠢欲动。

“没关系呀。”和美说。那男人仿佛松了一口气，微笑了。这笑容看上去也很和善。

“那我们搭出租车走吧。”

男人催促道。和美却有些犹豫，她忽然想起了前阵子被杀的栗原由美子。由美子好像就是在干这种兼职的时候被杀的。她重新审视了一遍眼前的男人——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变态。

“去的地方太远也很麻烦。”和美说，“来我的房间吧。”

宿舍里面肯定很安全。那男人似乎有点吃惊。

“在这里？太危险了吧？”

“没关系的，偷偷进去，没人会发现的。”

“可是管理员——”

“那个老头肯定睡得死死的，没关系的。不过必须从这扇门翻进去，你能行吗？”

那男人抬头看看门：“应该可以吧。”

“那就进来吧。”

和美脱下高跟鞋，扔进栅栏里面，然后蹬着栅栏爬上去。本来就不是一扇很高的门，大家经常这么翻进去。

她轻巧地跳下去之后说：“你也进来吧。”

那男人没脱大衣就抓住了栅栏向上爬。那男人的身子看起来很笨重，却一转眼就翻过了门，几乎没有发出声音，就已经站在了门的内侧。和美不禁瞪圆了眼睛：“啊，真厉害！你做过什么运动吗？”

那男人沉默地挥挥手。和美先走了进去。

锁上门，把窗帘仔细拉好，和美看看那男人。真奇怪，他看上去一点都没有想拥抱女人的那种欲望……

“喝点什么吗？”

“不用。”

“是吗？那你能等我先喝一杯吗？”

“可以啊。”

和美从书柜深处取出一瓶威士忌，倒在玻璃杯中，而那男人只是一声不吭地注视着她。

“我改变主意了，给我也来一杯。”

“是吗？喝一杯感觉更加好呢。”

和美的酒量不怎么好，身体一发热，就感觉轻飘飘的。

“干杯！”

和那男人碰杯之后，她一口气喝光了第二杯。

“那我脱了哦……”

那男人让玻璃杯中的威士忌缓缓地流淌进喉咙，接着把杯子举到面前仔细观察。透过雕花玻璃那复杂的折射，显出妖娆摇曳着的肉色形体。那男人似乎被这感觉迷住了，不断玩弄着玻璃杯。

“来吧，可以了哦。”

放下玻璃杯，和美的裸体呈现在他的面前。已经不是折射后的图像，而是现实中的肉体。那男人的眼睑不禁颤动起来。

和美往床上一倒，那男人的右手缓缓地探入大衣的口袋，握紧了里面的东西。他走近床边，和美微笑着。

“你不脱吗？”

“你能俯卧吗？”

“好啊。”

那男人的动作非常敏捷。就在和美翻身的那一瞬间，他就已经跃上了床，骑跨在她的背上，左手抓住她的长发往后拉。她的头猛地被拉

起，露出纤细的喉咙，那男人右手中的利刃精准地割断了她的喉咙，也了断了她的性命。

3

星期二早晨，片山满怀阴郁的心情去上班了。不是因为案子复杂，也不是因为晴美的事儿，而是因为在警视厅走廊跑来跑去的他，肩膀上坐着一个大麻烦。

“你给我适可而止一点，都是因为你，我只能坐出租车上班了。”

片山对着事不关己的福尔摩斯絮絮叨叨地抱怨着。要是肩膀上就这么坐着一只三色猫走进来，大家不知要笑成什么样呢，光这么一想，心情就万分沉重。不过警署里却完全没有这种气氛。

“又有人被杀了！”前几天负责女大学生杀人案的那个刑警一看见片山就说。

“啊？”片山还有些疑惑。

“片山！”三田村警司的声音传了过来。

“是！”

他赶紧跑到办公桌旁，而三田村已经发现了福尔摩斯。

“怎么了？这是你搭档吗？”

“唉……它怎么都不肯离开我……”

“算了，反正还是要去羽衣女子大学，你正好把它带回去吧。昨晚，又有一个那里的学生被杀了。跟上回栗原由美子被杀如出一辙啊，又是被锋利的凶器砍遍了全身。”

“案发现场在哪儿？”

“就在那学生的宿舍房间里。”

“宿舍？就没有人发觉吗？”

“是啊，还是今天早晨被隔壁的学生发现的。”

片山忽然想到，受害人该不会是雪子吧？想到这一点，他的脸都发青了。

“知道受害人叫什么名字吗？”

“知道。叫佐佐木和美——怎么了？你的脸色很不好啊。”

“没，没关系。和森崎被杀一案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这也说不准。我刚才也看了那封恐吓信，说不定是交际组织中的某人寄来的。不过也不至于杀人啊……何况这起女大学生杀人案很明显是变态干的。很难想象和杀死森崎的是同一个凶手。”

“对啊。”

“女大学生杀人案方面，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特别搜查本部。因为还有可能出现第三、第四起杀人案，必须赶快把凶手揪出来。而森崎案方面，就交给小林和你来继续调查。说不定是个人恩怨，比如家庭关系一类的。”

“我明白了。”

“我基本上也不认识他家里的人。听说他还有一个弟弟，不过我没见过。”

“我会去调查清楚的。”

“验尸报告已经发到小林那儿了。”

片山看到三田村已经和昨天完全不同，恢复到了生龙活虎、干劲十足的状态，于是松了一口气。对于这个老爹来说，“案件”比什么维生素都有效。

不过，这回轮到林刑警变得闷闷不乐了。他用睡眠不足、充满血丝的眼睛望了一眼片山和福尔摩斯，什么都没说，就站了起来。

“出发。”

片山、林刑警，再加上福尔摩斯，搭乘了一辆前去调查女大学生新案子的警车，开往羽衣女大。

“验尸结果如何？”

“在这里。”

林刑警把一只信封递给片山后就躺倒在座位上闭上眼睛，看上去真是累极了。

验尸报告中并没有出现什么特别意外的事实。死因是头盖骨与颈椎骨折，没有其他的外伤。似乎是被一种平坦的钝器击中，重重地碰撞在地板或墙壁上而死。死亡时间推定为凌晨三点左右——

平坦的钝器……不管凶器是什么东西，最主要的疑问是，凶手到底是怎么从现场消失的？到底是杀死之后把他丢进屋子里，还是从什么地方把尸体移到了那个屋子里？还有，到底是怎么从内侧扣上门栓的？

片山穿过教学楼 I 的中庭，朝正面的体育馆走去。一靠近入口，就听到女学生们高亢的嗓音，简直就像最近的流行歌手唱的那样，只能听见无尽的回音。大概是在搞什么排球比赛吧，因为其中还混杂着皮球弹跳的声音。年轻真好啊，片山莫名其妙地有了老气横秋的想法。这个学校里已经出现两起杀人案了，而且其中一起的尸体还没被运出学校呢，竟然还能跟往常一样追着球跑，欢声笑语的……

入口的门本来就开着，片山窥视之下，不由得瞠目结舌。

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垂下了两根绳子。这是竞技体操专用的吊环，而其中的一个环上正吊着一个身穿紧身衣的男人，看上去像是体育老师。他正以极大的摆幅从体育馆的一边荡向另外一边，像时钟的钟摆一样。底下有大约二十个紧身衣装束的女学生正在用排球朝那个老师投掷。

“打中了！我打中了！”

每当有一个球打中他，学生中就爆发出一阵欢呼。片山想：这莫非又是什么新式运动？不过看上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被球打中的老师正怒喝着：“你们这些蠢货！住手！快住手！”

可是学生们不闻不问，又有七八个球朝他陆续飞去。

“你们想造反吗？我让你们全部挂科！停学！退学！留级！”

那个老师似乎已经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既然不想被球打，为什么不松手从吊环上下来呢？片山想。不过仔细一想，按照这个幅度飞来飞去，一松手绝对要飞出去五六米呢。

走进体育馆中，片山的视线追着老师摆动的路线左右来回移动。一瞬间，一颗流弹般的球命中了他的头，来势凶猛，脑袋发麻，令他摔了一跤。

“哎呀！”

女学生们发现了片山，迅速安静下来。而与此同时，那个老师也看到了片山，大概是因为太慌张了，什么都没想，就松手脱离了吊环。真是太糟糕了，松手的位置正好是吊环飞起、最靠近墙壁的那个位置，老师的身体在空中飞出了约莫三米，然后惨不忍睹地撞在了木制墙壁上。

“好疼！”

硬生生地摔在地板上，那老师开始挣扎。

片山抱着昏昏沉沉的脑袋站了起来，而那老师则摸着腰不断呻吟，想在女生们的包围圈中站起来。

“老师，你没事吧？”

“对不起。”

“痛不痛？”

“骨头没摔断吧？”

“腰没断吧？”

“脖子没断吧？”

要是脖子断了就没命啦。

真是十分意外，刚才还在用排球猛击他，现在又反过来关心他。

片山步履蹒跚地来到体育老师身边，老师则说道：“没问题，没问题。什么事儿都没有。来，大家开始打排球吧。”

“好！”学生们顺从地往场地走去，开始架设排球网。

“那个，我是警视厅的片山。”

“您就是刑警先生吧？我是体育老师富田。请多关照。刚才真是让您见笑了。”

“这到底是什么活动？”

“学生们要我表演吊环给她们看，结果就玩疯了，弄成这副样子。”

富田看上去大概四十岁左右，身材匀称，头发有点稀疏，留着一撮帅气的小胡子，很符合他的形象。

“体育老师还真是够辛苦的。”

“哪里哪里。”

富田望了一眼正在打排球的学生们，说：“最近出了好几桩案子吧。大家都显得有点神经质。能这么玩一玩闹一闹，让大家心情平复一下就好了。就是腰疼得很哪。”

富田笑嘻嘻地揉着腰。片山对这个老师有点刮目相看了，他一定很受学生欢迎吧。

“那么您找我有什么事呢，刑警先生？”

“是有关森崎主任被杀的案件……”

“这案子真是讨厌啊。”富田的口气变得沉重。两人一起在体育馆一角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虽然他很爱调侃，可实际上是个很好的人。作为学者也很有水平，一点都不死板。”

“您也住在那个教工宿舍吗？”

“是的，我住207室。”

“您和森崎先生很熟悉？”

“相当熟悉呢。”

“那您知道他有没有什么仇家吗？”

“他的个性很强，有不少人对他说三道四的。不过也不至于杀人呀……”

“您有什么头绪吗？”

“倒也没有呢——”

“是吗？怎么说呢，您有没有感觉到最近的森崎先生有什么身处危险之中的表现？”

“这……我也没有注意到呢。”

一个球飞了过来。富田巧妙地接住了，然后又丢回给学生。

“接下来就是例行公事的问题了，案发当晚您一直都在房间里吗？”

“是的，和老婆在一起。不过我之前见了朋友，回到家大概已经过了九点，然后就一直在房间里。”

“案发时间是凌晨三点左右，您有没有听到森崎先生外出的声音呢？”

“没有。已经睡着了，我喝醉了。”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没能帮上什么忙呢——呀，这不是福尔摩斯吗？”

福尔摩斯已经端坐在长椅上。

“是呀，不知为什么总跟着我。”

“一定是想给主人报仇呢。”

“那我先告辞，打扰您了。”

“哪里，有问题随时找我——不过，刑警先生……”

“什么？”

“我建议你们不光要查大学的人，还要调查一下森崎先生的亲戚朋友，毕竟他有那么一大笔财产，这已经是充分的动机了吧。”

“他那么有钱吗？”

富田大吃一惊：“您知道吗？他的父亲是个很有名的实业家，他继承的财产，要是包括不动产在内，听说有数十亿呢。”

数十亿！片山总算理解森崎的房间里为什么那么豪华了。

“好好调查吧。”

片山把这个写进笔记。“那我先告辞了。”

“危险！”

这句话片山并不是没有听见，不过已经快走到出口的片山怎么都没想到这句话是对自己说的。一个大个子女生铆足劲打出去的一个球，远远地飞越了球网，直接命中了片山的脑袋。脑子再次彻底麻痹，眼冒金星，片山当场倒下。

吃了两记“命中”之后，人还处于恍恍惚惚的状态，偏偏还得跟那么一个家伙见面，片山只能再叹一口气。就是那个跟雪子纠缠不清的恐高症大中。他原本长了一张苦瓜脸，现在更加愁眉苦脸，正坐在片山面前的椅子上。

“你找我有何事？我很忙的，你赶快结束哦。”

口气很不客气。星期六的晚上，他明明还趴在雪子房间外面大喊着：“救救我！求求你了！”。

“您也和森崎主任一样，住在教工宿舍里吧？”

“是啊，那又怎样呢？”

“您和森崎先生的交情如何？”

大中耸耸肩：“那个人总是高高在上。”

“也就是说并不亲密，对吧？”

“就算这样，我也犯不着杀了他呀！”大中发起怒来。

“不，我并没有那个意思。”片山慌忙解释，“那么，有没有怨恨森崎先生的人，或者说跟他针锋相对的人呢？”

“你这是在针对我吧？”

“不，并没有……”

“我喜欢上了吉塚雪子。可她是森崎主任的女朋友。不过，我可不会就此怀恨在心，我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

大中涨红了脸拼命否认，完了还深吸一口气。真受不了，片山也觉得有点心烦，他这态度根本没法谈下去了。

“案发的星期天晚上，您在什么地方呢？”

问完这个就结束了，片山丢出了他的最后提问，可大中的那张脸，就好像当时站在四楼窗户外面一样，猛地变得苍白。藏在眼镜后面的眼珠瞪得大大的，仿佛要迸射出来，嘴唇也开始颤抖起来。片山吓了一跳，问道：“您怎么了？”

莫非是癫痫症发作了吗？

“原来是这样！果然是这样！”大中突然开始大吼大叫，“你是把我当成凶手了吧！太……太卑鄙了。你是故意假装什么事都没有，来套我

的话！”

“那个——”

“很遗憾，我是个教授。大学教授！你这种手段是没用的，嫌疑人有请律师的权利。我可是知道得清清楚楚！”

“你听我说，大中先生。”片山想把大中稳住，“这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少用花言巧语来糊弄我！我知道的，你就是想把我诬陷成凶手！”

“不会的，哪有这样的事——”

“警察全都是有偏见的。”大中仿佛在发表什么演说，“《傲慢与偏见》——不，那就成了简·奥斯汀的小说了。是臆想和偏见！警察都是——”

片山赶紧从大中的房间逃了出去。他真的能胜任教授吗？真够呛！

“那么，接下去是……”他一边在走廊上瞎晃，一边翻着笔记本，一时之间不知躲到哪里去的福尔摩斯又跟在他的后面开始踱步。

中午的下课铃响了，传遍了整个走廊，各处的门都开了，年轻的女生一群群跑出来，转眼间，走廊就好像被五彩的花朵填满了。片山慌张地想逃出去，可已经太晚了。很快，喧闹的女孩们组成的潮流就把片山吞没了，他只能铁青着脸慢吞吞地移动。学生们全没把片山放在眼里，从他身边穿行而过。片山不知怎的，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透明人，感到了一丝凄凉。

“刑警先生！”片山回头，看到雪子明朗的笑容，松了一口气。

“呀，是你啊。”

“你怎么这么悠闲呀？”

“悠闲？我现在是拼了命地在赶时间呢。”

“你这么慢吞吞的，还没到食堂，午休时间就结束啦。过来！”

雪子忽然抓住片山的手，不由分说地拉着他走。到底是向哪个方向走的，到底是怎么巧妙地穿过人潮的，片山完全没搞懂。等回过神来，他已经坐在学生食堂的餐桌上，和雪子并排坐着吃起了咖喱饭。脚下的福尔摩斯也有一份午餐，看来食堂的人也很疼爱它。

“听说明天要搞校园葬礼。”雪子的语气里带着讽刺，“校长因为他死了，内心肯定很高兴呢，说不定还想搞个校园庆典出来呢！”

“校园葬礼吗.....最近真是惨案频出呢。”

“就是说啊，宿舍里现在都在讨论下一个死的是谁，大家都战战兢兢的。”

“下一个？”

“当然只是开玩笑啦，不过大家肯定都很害怕。杀死和美的凶手，没什么线索吗？”

“不知道呢，我也什么都没听说。”

“真靠不住呀。”

“我负责的是森崎先生的案子。”片山连忙辩白。

“有没有运出去？那个.....”

“昨晚那个案子的尸体？当然已经被搬走了。”

“那我们去宿舍瞧瞧吧。说不定还会有什么发现呢。”

“似乎没有那个必要了。”片山看到了刚进入食堂的林刑警，“林先生！我在这儿。”

林还是那副没精打采的面容，从自动贩卖机那儿带着纸杯咖啡走过来，一屁股坐了下来。

“林先生，你不吃点什么吗？”

“看了那个之后，我什么都不想吃了。”

雪子想了一想，总算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不由得轻轻颤抖了一下。

“有那么惨吗？”

林刑警瞥了一眼雪子，用眼神向片山提问。片山连忙向林介绍了雪子，还说她和森崎教导主任“比较亲近”……虽然表述得相当轻描淡写，不过林刑警很快就联想到了：“啊，你就是那个同学吧。片山，你怎么没说她长得这么漂亮呢？”林刑警喝了一口咖啡接着说，“总之，尸体的状态相当惨不忍睹。下手的那个人肯定也被溅了一身血……不过这里晚上经过的人不多，可能让他给顺利逃走了。”

“为什么他总是盯上这里的学生呢？”

“我也不知道。”林刑警摇摇头，“说不定他跟这个学校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又或者是他通过新闻得知最初被杀死的是这儿的学生，就在这附近出没，偶然遇到了那个佐佐木和美……”

“凶手应该不是学校内部的人吧？”雪子插嘴问。

“应该不太可能。凶手是翻后门逃走的，那里也沾上了一些被害人的血迹。”

“那我稍微有点放心了。”

林刑警喝光了咖啡说：“喂，我先回一次警署。之后你把情况报告给我。”接着就离开了。

“还有工作吗？”

“嗯，住在教工宿舍的老师，我必须全部询问一遍。”

“不过你是有午休的吧？我们去宿舍吧，至少我能泡杯好喝一点的咖啡。”

回答她的并不是片山，而是脚下的福尔摩斯，它发出了喵鸣的赞成的叫声。雪子和片山一齐大笑起来。

“对了，我又差点忘了。”

“什么？”

片山坐在雪子房间的地毯上，啜饮着热咖啡。

“当我告知你森崎先生被杀的死讯时，你不是大声喊着‘果然’什么的吗？你有没有什么头绪？”

“是吗？”雪子的回答有点模棱两可，“我一定是隐隐约约有这样的预感。”

“不，你应该是了解某种具体的、危险的情况吧？不然的话，一定不会说出那种话来的。”

雪子沉思了一阵子说：“我想起来了。”她点点头，“他收到了一封不知来自于谁的恐吓信。”

片山把书本里夹着的恐吓信的内容与她所说的一对照，雪子便说：

“就是那个！也就是说，他把这封信好好地收起来了。嘴上说着根本不在意，实际上还是有点当真的。”

“是谁寄来的，你有头绪吗？”

“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他说过，难以判断是哪一方面寄过来的。”

“哪一方面？”

“其中一个是在调查的交际集团。”

“那另一方面呢？”

雪子稍稍停顿了一下，说：“贪污。”

她说得很清楚。

“贪污……”片山重复说。

“其实我想这件事很快也会传到你们警察的耳朵里。关于建造新校舍的招标，好像有相当一大笔资金被挪用过，但这只是传闻而已。森崎本来就很反对新校舍的建设和扩招学生，所以他十分积极地想要掌握证据，要让真相大白。”

“原来如此.....这可是一条相当有希望的线索呢。”片山把这件事记录到了笔记中，“那森崎到底掌握了什么信息？”

“我不知道。他不肯告诉我.....不过他这么精明的人，一定是掌握了些什么。”

“那伙人害怕被曝光，于是就杀死了森崎.....”

不过，到底怎么杀的呢？在那么一个密室的状态下，到底是怎么杀死他，又是怎么逃走呢？疑问又回到了原点。

“报纸上写着那是桩密室杀人案，是真的吗？”

“货真价实啊。”

“我还以为那种事情只会发生在小说里呢。”

“还有很多其他不可思议的事情呢。”

“比如说？”

“被偷走的桌子和椅子呀。为什么有人要偷那种东西？偷了之后藏在哪里？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呀。”

“啊，那件事我完全忘了。”

“是啊。现在可是连环杀人案，桌子椅子那点小事，根本就变得毫不起眼了。不过我还是很在意，我总觉得某个关键点就在这件小事上。”

“不过，桌子和椅子都有不少的数量吧？如果不开一辆卡车过来，根本别想运走呢。”

“你说得对。不过，我越想越觉得无解.....”

喵。福尔摩斯插入了这两个人的对话之中。只见它坐在窗边的沙发上，眺望着窗外。

“怎么了？肚子又饿了吗？”片山站起来走到窗边。

“到底又怎么了……”

从窗口可以看到那个食堂和建设中的新校舍，可是并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

“没什么嘛。”

他话说到一半，忽然又停止了——有点诡异。有什么东西……明明知道，不过话到喉咙口却怎么都想不起来。片山急得抓耳挠腮，雪子惊讶地睁大眼睛看着他。

“有了！”片山大声叫喊。

“怎么了？”雪子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就没有注意到呢……你听我说，星期六的晚上，你和我一起把大中教授拖上窗户，都拼上老命了，对吧？”

“是呀。”

“而要从食堂里把桌子和椅子全都运送出去，可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搞定的。也就是说，我找你房间的这一小段时间，还有从开始救助大中到我出去的这段时间，除了这两段时间就没有其他可能了。”

“然后呢？”

“也就是说，在我们拼命把大中从窗口救上来的这段时间里，桌子和椅子就运走了。”

“是这样呢。”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亲眼看见呢？”

“啊呀，因为那个食堂的出入口是在那边嘛。我们看不见也是理所

当然的。”

“没错。我直到刚才都是这么想的。因为这太过于理所当然，所以根本没有想到再去确认一下。真是的，任何事情不到现场确认一下都是不行的。”

“你的意思是……”

“你看。食堂看上去比那个新校舍小很多吧。所以说我们从这里看，新校舍的两端没法完全被食堂遮盖住。也就是说，如果是从食堂的出入口把桌子椅子搬出去，就算出入口我们看不见，但从新校舍外侧绕出去的话，一定会进入我们的视野。”

雪子眺望了一下窗外的状况说：“你说得对——实际上我们真的没注意到。”

“是的。”

“那么又怎么样呢？是说我们老眼昏花吗……”

“桌子和椅子确实被搬运出去了，可却不是从我们视线可及的范围内搬走的！”

“你这么说太奇怪了。那么它们去哪儿了？”

“这个状况，答案只有一个。”

雪子仔细观察窗外，说：

“建筑工地？”

“没错。只可能是被运到了那个地方。”

“可是，工地现场的人不可能没发现啊。”

“那就不清楚了——总之我们去瞧一瞧吧！”

两人和福尔摩斯一起离开了宿舍，去往建筑工地现场。

“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出什么事了吗？”

工地现场的一角，有不少男人聚集在一起，吵吵嚷嚷的。走近一听，“到底是谁干的！”“看我不把他揍死，畜生！”这样的话语此起彼伏。片山找到了那个发现森崎尸体的工程现场主任今井，问道：“今井先生，出什么事了呀？”

“啊——刑警先生，您好。”

今井的圆脸上浮现出相当烦恼的表情，低头对片山轻声说：“唉，这可真是个糟糕的恶作剧啊……”

“到底出什么事了？”

“是这样的，早晨来这儿一看，发现好不容易挖好的一个坑，竟然被人倒满了水泥啊。”

“水泥？”

“没错。已经彻底凝固了，除了把它敲碎再挖出来就别无他法了。这肯定得累死人啊。”

“所以大家才这么怒气冲冲的？”

“是啊。昨天工地停工一整天，今天还准备把落下的工期赶一赶，结果却出了这事儿。”

“是吗？昨天是星期一……也就是说，那个恶作剧的家伙，是在星期六到星期天的这段时间里干的好事吧？”

“对。如您所见，谁都能进工地。水泥口袋在那边也堆了不少，只要注点水进去，就连孩子都能办到。”

片山停顿了一下说：“今井先生，之前食堂里消失的那些桌子椅子，您找到了吗？”

“没有。”

片山推开聚集的人群，进到中间，然后小心翼翼地下到水泥上面。已经固结的表面上似乎有一个凸起的形状。片山弯腰仔细检查了仅有一厘米高的那个凸起，接着抬起头，对正俯视下方的工程主任说：“桌子和椅子似乎都被我找到了呢。这个好像是一只桌脚。有人把食堂的桌子和椅子堆在这儿，然后浇上了水泥。”

回宿舍的路上，雪子开口了：“到底是谁搞那么麻烦的恶作剧呢？”

“不知道，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和森崎被杀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有。这不是单纯的恶作剧。”

雪子认真地看着片山的脸说：“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会有点失礼呢。”

“什么？”

“我对你刮目相看了。你的脑袋还挺聪明的。”

片山害羞地苦笑。其实是福尔摩斯盯着窗外，才启发他有了这样的想法。那只猫，既帮助片山找到了恐吓信，还跟着他四处走访相关人员，肯定不是一只简单的猫。如果说是偶然，也太巧合了……

4

下午三点刚过，片山行走在世田谷的某个高级住宅区。回到羽衣女大宿舍之后，调查女大学生杀人案的刑警替三田村传话给他——今天下午在森崎家有一个告别仪式，赶快过来。

很快就找到了森崎家。被杀害的森崎虽然住在大学宿舍里，但毕竟是个大资产家，所以他的宅邸也十分豪华，但绝没有华而不实的那种感觉。黑黝黝的砖墙，北欧风格的木纹建筑，整体显得凝练而高雅。

告别仪式已经结束，门口停着以灵柩车为首的一排汽车，身穿丧服的人们正等待着棺木送出来。

穿戴黑西装、黑领带的三田村注意到片山，走了过来。

“不好意思，来晚了。”

“不，没事——那个女学生恋人怎么样？”

“我告诉她了。不过她说，就算出席葬礼也不能跟他说话……”

“算了。她说得也对。”

“直接送往火葬场吗？”

“没错。你先在这儿等着，我之后有些事儿要问问家属。”

“我明白了。”

白木灵柩被运出来了，片山感到一阵庄严的气氛，不由得低下了头。

车队走远，片山开始想：让我在这儿等，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啊。没想到身后却有人叫住他：“刑警先生。”

回头一看，是那个体育老师富田。他也穿上了黑西装，系了黑领带，没想到居然成了一个优雅的绅士。

“我有些问题想找家属谈谈呢。”片山说。

“那要不要先进来呢？”

“可是这么冒昧……”

片山有些犹豫，富田说道：“哪有的事，没关系的，进来吧。”

接着就拉着片山进了大宅里面。

进入宽阔的会客室，富田悠闲地坐在了沙发上。

“您也请坐吧。”

“好……”

“要喝点什么吗？”

“不，不用。”

“那就失礼了，我一个人喝点儿。”

“请随意。”

富田完全不理睬片山惊讶的神情，径直走向酒柜，从摆放整齐的洋酒中取出一瓶注入杯中，一饮而尽。然后又叹了口气，说：“哎呀，葬礼真是累死人了——您是片山先生，对吧？”

“是。”

“有关这个家庭的情况，您想问些什么呢？”

片山又懵了：“不……我要找的不是您，而是这儿的家属……”

富田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我就是这个家的家属呀。”

“你是？”片山瞪圆了眼睛。

“我就是死去的森崎的弟弟。”

“……弟弟？”

“是的，我叫森崎和生。”

“那么，富田这个姓——”

“结婚之后我改成了妻子家的姓氏。”

片山再次打量富田的面容。他这么一说，再一看，富田的面容确实跟森崎很相像。不知是不是因为他的小胡子，乍看上去的印象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小胡子，说不定长得跟森崎一模一样呢。

“啊呀，真让人吃惊。”

“上午我们见面的时候就应该告诉您的，但说着说着就忘记了呢。”

惊讶之后，片山又陷入了沉思。富田也立刻就察觉到了：

“您一定觉得很奇怪吧？明明下午就有告别仪式，我上午还去上课，连火葬场也没有跟着去，竟然还喝起酒来。”

“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兄长死了，我并不是一点都不悲伤。我哥哥是个优秀的人。我对哥哥的知性、才气都从心底满怀尊敬。可是，哥哥是那种——怎么说呢——总是和其他人保持距离并进行评价的人。就连我这个弟弟也在这个范畴之内。对于哥哥来说，与人交往，本质上就是对那个人进行观察、评价、分类和整理。”

“也就是说，他对人非常冷漠？”

“某种意义上是的。”富田点点头，“不过，这对于哥哥自己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他天生就是这种脾性……”

“你就不用替他说什么好话了。”

一个四十岁左右、身穿黑礼服的瘦削女子出现在门口。

“麻子！”富田注视着她，“你怎么没去火葬场？”

“我又没有义务去。”

她的皮肤本来就白，配上一袭黑衣，显得更加苍白了。从她那细缝般的眼睛里，找不到一点感情。或许因为她穿着黑衣，片山联想到了邪恶的魔法师。

“给我也来一杯。”

“好……片山先生，这是我内人麻子。”富田一边介绍，一边露出苦涩的神情，“我还以为你会去，我才——”

“有什么关系？你现在已经是这儿的一家之主了。根本没必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

“一家之主，也就是说……”片山问，“继承这栋大屋和财产的，就

是富田先生您吧？”

“是的，没错。”

麻子将倒在玻璃杯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仿佛大获全胜一样地回答道。

“喂，麻子，你给我住嘴。”

富田这么一说，麻子就更来劲了：“为什么？”

“这位是刑警先生啊。”

“那又怎么样？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你也一样吧，现在你哥都不在人世了。”

“还不快闭嘴！”

看上去不够和睦啊，片山观察着这对夫妇。

“刑警先生，你想调查些什么？”

麻子突然坐在了片山的旁边。片山一吃惊，身子避让三分。

“不，其.....其实，就是走个过场而已，了解一下财产的继承问题.....”

“继承财产的只有我先生一个人。他们的双亲很早以前就已经去世，他哥也一直单身，又没有其他兄弟姐妹。还能有谁？”

“是.....那么您是否知道有人对森崎先生怀恨在心呢.....”

“有啊。”

“是谁？”

“我。”

麻子脱口而出。富田似乎已经放弃劝阻，玩弄着手上的玻璃杯。

“是有过什么过节吗？”

片山问。

“没有呀。只不过我先生不愿意去怨恨他哥哥，只能由我代为怨恨了呀……”

“是……”

片山已经彻底陷入茫然。故弄玄虚到此为止好不好？

“哥哥一直都是优等生，是英雄呢。”富田迫不得已开口了，“而与他相比，并不是说我的表现不好，可总是略逊一筹。哥哥不管做什么，总比我强一些。久而久之，我已经觉得永远都胜不过哥哥，十分自暴自弃。”

富田叹了口气。

“哥哥一开始读历史，拿到了西洋中世纪历史的学位。我要是和哥哥走同一条路的话，肯定又会品尝到挫败感，所以我就挑选了和哥哥不同的英语文学作为专攻方向，成果还算不错。而我正要作为助教在某所私立大学就职的时候，同一时间却听说哥哥已经在羽衣女大当了教授，而且竟然还是英语文学教授！我当时没有抑制住对他的怒火，刚好也是和内人结婚的日子，我干脆就舍弃了森崎这个姓，改姓妻子这边的富田了。哥哥得知我迁怒于他，十分吃惊。对于哥哥来说，将才能发挥在各种各样的领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听说哥哥要和我一样攻读英语文学之后，完全丧失了斗志。反正再怎么努力也没办法超越他，所以我没法埋头进行研究，时常在讲堂缺席，和大学的同僚大吵，最后还丢了工作。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哥哥却来邀我进羽衣女大了。”

“去当体育老师！”麻子不吐不快。

“我哥也是无可奈何啊。”富田微笑着说，“已经没有更合适的位置了。因为我记得只有在体育方面才能和哥哥互争个高下，何况只不过是女子大学的体育老师，只要下定决心去干，肯定不是什么难事。毕竟我还得养家糊口，就答应了他。不过要说我一点都不感到屈辱，那肯定是骗人的……”

“各种信息都冒了出来啊。”林刑警皱着眉头说，“首先是那个交际集团，接下来是被害人曾经调查过的贪污关系人，然后还有他亲生弟弟。一般来说，那个弟弟肯定是最可疑的，动机就是巨额财产以及常年积累的自卑感……从可行性上看，那对夫妇也住在同一所大学的宿舍里，不在场证明基本上是夫妻互证，等于没有。”

片山点点头说：“光是那个富田夫人自己说不定也敢杀了森崎先生呢。”

“不过还是很奇怪。有那么大的宅子，为什么兄弟两个还要住在大学里呢？”

“我也问了一下，森崎先生说是为了自己的研究，住在大学里更方便一些。而富田先生说既然舍弃了森崎这个姓氏，就不好随随便便回家住了。大宅里只住了一对远房的老夫妻——不过他说今后还是会住在大宅里的。”

“唔——那么，有关贪污的事情，你有没有向富田打探过？”

“没有。”

“很好，还是别问为好。他说不定自己就有牵连，别打草惊蛇了。你从旁查证一下，要是有什么确切消息，就让课长那边重新安排。”

“我明白了。”

“辛苦你了。女子大学那边，明天还要继续拜托你。我另外有些其他事要办。”

“是。林先生。”

“嗯？”

“你好像最近很累嘛，没关系吧？”

“没关系，你不用担心。”林刑警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

“那我先走了。”

片山走出了警视厅。已经过了七点，他在昏暗的道路上慢步回家。

“片山先生。”

有人叫住了他，回头一看，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女性正朝他微笑。

“啊.....原来是林先生的太太啊！”

“好久不见。”

“真的好久不见了.....林先生他还在办公室里面呢。”

“我知道。”

因为常去林刑警家玩，他夫人晃子与片山也很熟。她有着不同于这个年纪的爽朗性格，特别爱笑，是个很有童真的人，对片山也特别亲切。

“片山先生，其实我有些事想问你。”

“问我？”

看到林夫人不同于往常的严肃表情，片山有点困惑。

“片山先生，最近我先生是不是有点奇怪？”

刚在附近的咖啡厅坐定，晃子就开口问。

“这个嘛.....”片山歪着脑袋，“总觉得他特别疲劳的样子呢。”

“那当然了，每天都是快天亮了才回家。”

“快天亮？”

“说是有什么机密任务——不过我以前也干过警察这一行，那种电视电影里才出现的台词，我可不会相信。”

晃子过去是一名女警。

“这个啊，我什么都没听说过呀。”

“现在他办的案子，不可能要那么晚才到家吧。”

“是呀，据我所知是这样。”

“片山先生，其实——我觉得他该不会是在外面有了女人吧？”

“林先生？不会吧！”片山吃惊得不行，“别的不说，林先生是绝对不会做那种事的，太太！”

“你这么想？真的？”

被这么一追问，性子很弱的片山忽然又没了自信。

“不会的——我想应该不会——”

“你看，连你自己都已经不能确信了吧？”

“不……这个……”

“肯定是这样，这是女人的直觉。”晃子露出一脸深思的表情说，“片山先生，除了你以外，我就没人可以拜托了。请你好好注意一下我先生的情况。要是知道了什么，请你立刻通知我。”

“好……”

“拜托你了！”

“好的……”

为什么我总是无法拒绝别人的请求呢？片山与林晃子告别之后，叹了一口气。他这种天生的优柔寡断，连自己都一点办法没有。都说“夫妻吵架，狗也不理”，连狗都不理……狗不理……猫呢？对了！完全把福尔摩斯给忘了。

因为要去告别仪式现场，所以把它留在雪子的房间里了。该怎么办？都这个时候了。今天就让雪子照顾它一晚上吧。不过，那个宿舍是禁止养宠物的，而且，如果我不把它带回家，妹妹晴美一定会吵个不停

的.....

片山不情愿地回到了羽衣女大。他让出租车在正门前停下，然后跑进已经彻底昏暗的校区，往宿舍方向疾行。

小峰老人透过窗口一见到他便说：“呀，刑警先生。”

“晚上好。”

“是来带猫走的吧？”

“是啊。”

“就在那里哦。”

定睛一看，福尔摩斯正在老人背后的长椅上横躺着呢。

“她呢？那个，雪子呢？”

“她出去了，所以把猫放在我这儿。你赶快把它带走吧，我可照看不了小动物。”

“喂，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睁开眼睛，一看到他就从椅子上跳下来，伸了个长长的懒腰。

片山又让福尔摩斯蹲在肩上，来到外面。

“真是的，搭档，今天辛苦你了。”

福尔摩斯用一句“喵呜”来回应片山。

5

片山从出租车上下来，来到可以望见公寓的小路口，忽地停住了脚步。因为晴美正从公寓里跑出来，仿佛遇到了什么急事。他本想叫住晴美，可她的表情是不同于往常的严肃，若有所思。晴美完全没有注意到哥哥，背对着片山快步往前走。这真不寻常，片山想。莫非——他想到

那个多管闲事的姑妈儿岛光枝之前说过的晴美和中年男性的那件事。片山今天晚归，她有可能以为哥哥又要在外面过夜吧。片山一时间迟疑了，不过还是怀着几分歉意地跟在了晴美的后头。

“喂，福尔摩斯，不好意思，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

福尔摩斯不服气地叫了一声，片山就当没听到。放下福尔摩斯之后，片山急忙向晴美刚才消失的街角跑去。

晴美穿着红色的毛衣，所以就算是晚上，跟踪她也不算困难。晴美在附近的车站坐了地铁。车厢里不怎么挤，本来还担心她会发现，不过晴美似乎一直心事重重，根本没注意周围的情况。

晴美在新宿下了车。夜晚的新宿真是人潮拥挤，而且年轻人的服装都大同小异，往各个方向行走，稍不注意就会跟丢。片山拼了命地追赶着晴美。

很不凑巧，十几个年轻人插进了晴美和片山之间，而且还喝醉了酒，片山越是想穿过去，他们越故意阻挡。

“喂，借过，借过一下。”

“不要！”

“有什么好着急的。”

“日本这么小，你急着去哪儿？”

连交通标语都拿来调侃，接着又纠缠着片山大笑不止。好不容易脱身，却发现晴美早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可恶！”

到底该往左还是往右？片山站住了，开始环顾四周。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片山的视线中。

“林先生！”

原来是林刑警。他仍穿着一身旧西装，在不远处快步行走。片山差

点要和他打招呼，忽然又打住了。他想起了今天晃子夫人拜托他的事情。一瞬间，他把林刑警跟晴美联系了起来。

林先生在外面有了女人.....而晴美有个中年男朋友.....林先生和晴美！不会吧！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不可能！

不过，现在晴美和林刑警不是出现在了同一个地方吗？而且林刑警可能正在赶往见面地点呢。啊，这算是什么情况！片山太过惊诧，已经无心继续跟踪林刑警了。林刑警很快消失在夜晚的霓虹灯中，片山茫然地目送他离去。

“唉.....”

不知已经是第几十次叹了口气了，片山摇摇头。他的身旁是好不容易吃到晚饭、正用前肢洗着脸的福尔摩斯，它完全专注于猫式洗脸法中。

“我以为她还是小孩子呢.....可现在呢，竟然和有家室的男人谈恋爱！这是什么情况？亏我一直以来都那么疼她。”片山对着福尔摩斯大吐酸水，对着不会回答自己的对象倾诉还挺有用的。“还有啊，林先生也真是的，竟敢对后辈的妹妹出手！简直就是只偷腥猫嘛——啊，不好意思。”

福尔摩斯完全不理睬。

“唉。”他又叹一口气，“我该怎么办呀。要是这时候老爸还在就好了.....不对，就算老爸遇到了这种情况也一定会束手无策的。他就是这种人啦。哦，对了，还有林先生的太太。我已经答应她如果遇到什么情况就通知她，‘出轨对象是我妹妹’这种话根本说不出口啊。”

片山又沉思了一会儿：“不过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在她自己坦白之前，还是别多嘴，静观其变吧.....”

福尔摩斯洗完了脸，在坐垫上蜷成一团。

“你这么悠闲可真好啊.....”

不过猫也许有猫的烦恼，片山又想。就像森崎说的那样，猫都是面无表情，可实际上在这副表情之下到底在想些什么，就难以捉摸。

“是不是应该发明一种新的哲学呢？三色猫福尔摩斯如是说之类的？”

门开了，晴美走了进来。

“我回来了！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到家啦。”

“不好意思，这么晚，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我已经在朋友那儿吃过了。”

“啊，没事儿，我也已经吃过了。”

“是吗？”

晴美依旧一脸与平常无异的明朗笑容。

“我买好吃的回来啦。”

“什么？”

“水果蛋糕。”

“好，给我来一个。”

“我来泡红茶。”

泡好热茶，片山坐下来准备吃蛋糕，福尔摩斯来到他的身旁叫了一声。

“什么？你也想吃蛋糕？”

“我听说过哦，听说我朋友家的猫还边吃吐司边喝红茶呢。”

“好，给它尝尝吧。”

“真吃惊，福尔摩斯真是品位高雅。”

晴美看着啃食水果蛋糕的福尔摩斯说。

“不喝点红茶吗？喂，难得泡好了红茶，你喝几口呗。”

“不行的，哥哥，猫不能喝太烫的东西。不是常说猫舌怕烫吗？”

“啊，对。”

等到红茶差不多变温了，福尔摩斯闭目嗅着红茶的香气，慎重地开始喝起来。

“喝了！喝了呀！”

片山兴奋地拍起手来。

“你怎么搞的，像个小孩子。”晴美把剩下的红茶喝光，“啊，对了。儿岛姑妈傍晚打电话来了。”

“她说什么？”

“说是哥哥你相亲的日子就定在后天中午了。”

“啊，后天呀——后天？”

他狂叫起来。

“是呀。”

“那不是星期四吗？”

“今天是星期二，那就没错。”

“那可是工作日啊！最近这么忙，根本请不到假！”

“她才不管你那些事儿呢。”

“可恶！这个姑妈也真是的……”

摊上她准没好事，片山刚准备说出口，又看了一眼妹妹。要是当初

没听姑妈说那些话，现在也许根本不会知道晴美和林刑警之间发生过什么。要是不知道，心情反倒舒畅许多呢.....

“对方是怎样的女生啊，哥哥？”

“我早忘了。听说是个已经相亲七回八回的.....”

“哇，真厉害啊！”

“我记得的就是这个了。”

“加油啊！”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片山露出严肃的表情，“明天我先打个电话给姑妈，看她能不能延到星期天。这几天真的抽不开身。”

“姑妈会不会答应？”

“天晓得.....”

片山全无自信。

转眼到了星期三。片山好不容易把一直要跟着来的福尔摩斯留在家，来到了警视厅。只见林刑警正趴在桌子上睡大觉呢。片山的胸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感觉，不知该不该把他叫醒。面对醒来的林刑警，片山已经没有像往常一样叫一声“早上好”的自信了。

“片山！”

三田村叫道。片山赶紧来到他的办公桌旁。

“哦，今天没带小伙伴吗？”

“总算是解放了啊。”

“话说回来，林刑警好像很疲劳的样子啊。”

“是啊.....”

“算了，让他多睡会儿。你明白今天的任务了吧？”

“是。”

“好，还有一件事，就是之前说的贪污。”

“是。”

“现在承包工程的是A建设公司，而他们的投标竞争者是Y建设公司。承包商的负责人是个叫柳原的男人，你办完女大的事情之后，去找他问几句话。要是发现什么隐情，就交给搜查二课去办。”

“我明白了。”

“女大学生杀人案那边，完全找不到线索。”三田村叹了口气，“一个目击者都没有，要搜索变态者也无从搜起——说不定不是普通的变态啊。也许平时样子很正常，是个平凡的上班族呢。”

“不过，他的刀法还真是……”

“没错，刀法真是干净利落，说不定参过军。那么他就应该有相当大的年纪。而且两次犯案都略过了性行为而直接杀人，凶手是性无能的可能性非常大。”

“原来如此。”

“总之，首先要确保不能再出现牺牲者了。你自己也要当心一点。”

“是。那么我出发了。”

“好。还有，你明天请假是吧？”

“啊？”

片山惊呆了。

“哎呀，今天早晨我接了个电话，是你的姑妈，说那可是关乎你一辈子的人生大事呢，所以拜托我一定要准你的假。”

三田村笑得十分愉悦。

“啊呀……可是……真服了她。”

片山满脸通红。

“这也挺好嘛。听说是去相亲吧。光能抓犯人可不算本事，能把新娘子娶回家才叫厉害呢。”

“是……”

片山狼狈不堪，速速从警视厅逃了出去。

“您就是秋吉老师吧？”片山问道，“我是警视厅的片山。关于森崎老师被杀一案，我有些事情找您谈谈。”

“啊，原来是这样，请进，请进。”

橱窗里放着无数的玻璃瓶，桌子上放着量瓶、量杯和试管一类的器具，连个放烟灰缸的地方都腾不出来。一进这个房间，药品的气味就扑鼻而来。

“不好意思，您还在做实验，打扰了……”

“哪里哪里，没关系的。说到实验，这儿其实是二十四小时永远在做实验呢。”

“那是什么实验呢？”

“高性能炸弹。”

片山吃惊地瞪大了眼。

“哈哈，开玩笑的。您这边请。”

秋吉准备了一把类似踏脚台的椅子。

秋吉教的是化学和物理，看上去已经五十好几，身材瘦削，半白的

头发蓬蓬松松得像个鸟窝，脸色也很苍白，一双眼睛特别大，炯炯有神。这令片山联想到了惊悚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那种科学家，就是那种会把尸体挖出来去做人造人的怪人。

“那么，您有何贵干呢？”

“啊，住在教职工宿舍的每一位我都要先问几个问题的。”

“是吗，原来如此。”

“您和森崎老师的交情如何呢？”

“这个啊，一个好邻居，差不多就是这种程度。您也知道，森崎老师一直单身，偶尔我们还会请他吃顿晚饭的。内人在烹调方面有两下子呢。”

“那真好。”

“他脑袋很聪明，跟他聊天特别愉快。真是遗憾。”

“听说今天下午要搞校园葬礼？”

“是的。不过森崎老师最反感这种形式主义，肯定不会高兴的。”

“这样啊。您对凶手是谁有头绪吗？”

“我还真想不到。真对不起。”

“哪里哪里，您客气了。”

“是不是还确定不了凶手？”

“唉，很难搞啊……接下来的问题算是例行公事，森崎老师被杀的那天晚上，您在家中吗？”

“是的——不对，我去看戏了，回家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一点了。晚饭都没来得及吃，肚子饿得要命，接着就吃了顿晚饭。”

“这样啊。”

“我想做一点酱汤，结果酱用完了，就连忙去找隔壁的借。”

“您的隔壁是……”

“是富田老师家。可是他却不在家，那可真是麻烦了。称得上关系好的没有几家人，结果只能去一楼——”

“请等一等。”片山打断了他的话，“富田先生家没有人吗？”

“是啊，不管我怎么叫，都没人出来呢。”

怪了。富田说过，九点左右回家后一直都在家里的。就算是喝醉了睡得很死，连太太都不去应门也太奇怪了。片山决定之后再去确认一下。

片山正准备离开秋吉的实验室时，只听：“啊，你在这儿呢。”

雪子从后面追过来，与片山并肩。

“昨晚真对不起。我被朋友约走了。”

“哪里，没关系的——今天不是校园葬礼吗？”

“是啊，我不想去，不过缺席又会很麻烦，所以准备先露个脸，然后逃出来。你呢？”

“要查那件贪污案呢。下午要去个地方。”

“呀，是不是掌握什么线索了？”雪子的眼睛闪着光，“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呀？”

“这……这可不行啊。搜查是不能让一般人——”

“我不是特别的吗？行不行嘛？”

“就算你这么说——”

“不行！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跟定了。”

片山叹了一口气，为什么我就是强硬不起来呢……

“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会离开你一步。”

“我知道了。”片山已经放弃，“不过校园葬礼呢？”

“一点钟开始吧，十分钟之后我就能逃出来。这段时间你观看一会儿葬礼也行啊。”

“你这么逃出来没关系吗？”

“小菜一碟。你等着瞧吧。”

片山越发觉得：现在当个老师真是辛苦啊。

与其他住在教职工宿舍的老师谈下来，没有发现特别有意义的信息。也没有什么和森崎交往比较深的人，关于案件，众人都只回答说没什么头绪。

“富田老师就是森崎老师的弟弟，你知道吗？”在学生宿舍吃午饭时，片山问道。

“知道啊，他也说过。再说了，看他们的脸不就明白了吗。一模一样啊。”

混蛋，我怎么看了他们的脸都没发觉呢，片山猛地感到一阵自我厌恶，不过他还是假装平静地赞同说：“说的也是。”

“听说富田会继承全部财产呢。”

“不是挺好的嘛。他反正是个拜金主义的人，肯定高兴坏了吧。尤其是那个太太！”

“真是个讨厌的人。”

“是啊。森崎也相当讨厌那女人。他曾经说过，富田老师变成这种性格扭曲的人，说不定完全就是因为他老婆呢。我也有同感。”

“森崎先生……那个……有给你留下点什么吗？”

“给我？有啊，给了我很多回忆呢。这是最棒的了。”

雪子微笑着说。

“你总有一天会结婚吧？”

“等我有这个心情再说。”

“我就算没心情似乎也只能去结婚呢。”

“为什么呀？”

“明天要去相亲呢。”

“啊呀，恭喜你！”

“别开玩笑。”

片山叹着气说。

“啊，差不多到时间了，我们走吧！”

“在哪里办？”

“讲堂。”

讲堂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厅，现在十分安静。打着灯光的讲坛上，摆放着好几个花圈。一张巨大的森崎主任遗像，装饰着黑色丝带，陈列在更高的位置。两边又排放着座椅，教职员们都煞有介事地静坐着。阿部校长和富田夫妻当然也出现在其中。学生们把厅中的倾斜座席都挤满了，都严肃地把双手交叠在膝盖上。片山只当自己是个旁观者，站在讲堂后门，望着远远的讲坛。雪子为了方便离开，坐在走道旁边的位置上，不时地朝片山这边回头看几眼。

不过，再怎么方便离开，在这么安静的地方，到底要怎么才能逃出来呢？片山开始有点焦躁不安。

唱片中开始播放管风琴曲子，一曲结束之后，一名看似教授的长者站起来，接过麦克风说：

“从现在开始，举行羽衣女子大学前学部主任——森崎智雄的校园葬礼。”

这个老人已经相当老态龙钟，光是说这句话，就几乎要喘不过气瘫坐下来。几个年轻职员慌忙跑来，从两旁架住了他，他才好不容易维持站姿。这次的大学葬礼又多了一张精彩的照片。

接着，一名看似司仪的中年教师发话了：

“接下来有请阿部校长致悼词。”

阿部校长一反常态，抬头挺胸，缓缓踱步来到遗照前。你再怎么装腔作势，都装不到点子上呢，片山苦笑。

阿部校长向遗照行了一个礼，沉默了一刻。正当大家在猜想他会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间，他双手向上高高举起，让众人瞠目结舌。是弄错场合了吗，还是说他要现出原形高呼万岁？正当大家诧异无比的时候，只听：

“啊！森崎老师！”阿部校长出声了，“您的死，真是令人万分悼念！”

原来如此，这个“举手”的动作不是要高呼万岁，而是表示悲叹啊。话又说回来，这又不是少女歌手的肢体动作，真不知道是谁给设计的，简直没有比这更加低级趣味的了。

“我们都深深地敬爱着您，您对学问的刻苦钻研，众人皆知——”

片山感到后背一阵寒意，真是坐立难安。让人听这个，还不如去听听新人歌手那些蹩脚的歌来得自在呢！

座席上的学生们也开始坐不住了，不时地调整起坐姿，似乎想立马逃出去。总不见得所有的人都在同一瞬间开始内急吧？学生的感觉一定和片山一样。

“听闻您的死讯，我们胸中满溢着悲伤，眼泪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片山感觉自己就像在听过去那部很红的《歌颂母亲》的电影宣传广

播。差不多够了吧，他朝雪子的方向望了一眼。而正在此时——

砰！一声巨响，讲坛上，刚好是遗照的周围，冒出了白烟，花瓣像暴风雪一样被震飞四散。接着，巨大的森崎遗照摇摇晃晃，缓缓地向前倒下去。而遗照的正下方，阿部校长正在慷慨激昂地继续他的伟大演讲。阿部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傻傻地站在原地发愣，只见跌落的遗照不偏不倚地砸在了他的头上，校长当场不省人事。

讲堂里炸开了锅。学生们纷纷站起来，嘴里大叫着：

“是炸弹！”

“恐怖分子！”

片山正准备冲向讲坛，却被跑过来的雪子抓住了手臂。

“我们走吧！”

“不过，刚才这是——”

“开了一个小玩笑而已。”

“什么？那……难道是你？”

“很多学生一起计划的。来吧，大家一起逃出去。快点儿！”

片山被雪子拉着跑出了讲堂，才问道：

“不过，校长没事吧？”

“只不过被照片砸了一下，没问题的。”

“这可是伤人事件啊。”

“哎呀，难道你还想听校长把那个悼词全篇念完？”

被这么一反驳，片山无言以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我是营业部的柳原。”

出现在Y建设公司会客室的这个男人，一看就是个做销售的，顶多四十岁，微秃的头顶上，头发梳得严丝合缝，长脸上架着金框眼镜，浑身的装束给人一种缺一不可的印象。

“我是警视厅的片山。这是我的助手吉塚小姐……”

“幸会幸会。”

柳原一见到雪子，忽然变得亲切了许多，献起殷勤来：“您看上去可不像是当警察的呢。”

“我们不会打扰您太久的，请多多指教。”

雪子露出极具魅力的笑容回答道。柳原已经完全不把片山放在眼里了：

“你们是想问些什么呢？”

这句话也是对雪子说的，片山有点泄气。

“是关于羽衣女大新校舍建设的事情。”

“原来是那件事啊。”

“实际承包工程的是A建设公司，但贵公司也参加投标了，对吧？”

“是的。另外还有几家公司，不过关键还是看我们和A建设两家。”

“不瞒您说，关于那次招标，似乎有某些不好的传闻，所以我才来请教您……”

“原来如此。”

柳原露出认真的神情点点头。

“当时的状况具体是什么样子呢？”

“关于这个啊……”柳原迟疑了一会，继续说，“我若说出口，就好像是说同行的坏话了，实在是难以启齿……”

“请您务必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雪子接着说。柳原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说：

“要说实际情况的话，那个工程十有八九会被我们公司拿下的。我们也是有过考量的。更何况，A建设公司那边只出了一份非常粗略的报价单，并且根本算不上准确。我们不光做了详细的报价，还对工程日程和周围投诉的处理对策都进行了事先的调查，之后才提交上去。更重要的是，把预算压得够低，当初是非常有自信的。”

“然而还是花落A建设公司了。”

“没错，大受打击啊。不管怎么想都是不可能输的。”

“然后怎样了呢？”

“我们在表面上当然是无计可施的，只能退下阵来。不过在内部进行了研讨：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要不要调查一下啊？为今后投标做个参考，也必须查一下。”

“原来如此。”

“于是，我们就大费周章收集了不少情报……”

“发现了什么呢？”

“从结论上来说，肯定有一笔不正当的资金在运作。”

“有没有掌握什么具体的事实呢？”

“并没有。不过了解种种传言之后，我们只能如此判断……”

片山点点头：“那么，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在羽衣女大的这次招标里，能够决定哪个建筑公司上马，拥有最大权力的人，在您看来是哪一位呢？”

“也就是说，假如要送钱，该送到谁的手里，对吗？”

“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这个意思。”

“若是那间学校，答案是很明确的。”

“是谁？”

“校长。”

“是阿部校长吗？”

“没错，我记得就是这个姓。他还兼任理事长呢。”

“我明白了。”

片山与眼睛发着光的雪子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

这次轮到雪子探出身子。

“什么问题？”

“A建设那边，和这桩幕后交易有直接关系的人，您觉得是谁？”

“这个问题可把我难住了。”柳原挠挠头，“其他公司的事情，我可是一概不知。不过——”

“不过什么？”

“我知道A建设有一个人好几次出入校长的家。”

“是谁？”

“是现场主任，叫今井的男人。”

“今井就是发现森崎尸体的人吧？”

“是啊。”

“感觉有点蹊跷呢。你不觉得吗？”

“嗯……”

“那个校长，我从开始就觉得不对劲了。你一定会去调查一下吧？”

“我也觉得是这样。”

两人已经回到了羽衣女大的宿舍。

他们都坐在地上的绒毯上。雪子站起来，走到床边眺望：

“天这么黑。明明才刚过五点。”

她拉上窗帘，“你接下来怎么办？回家吃晚饭？”

“嗯，我妹妹会做好饭的。说是为了让我明天脸上光亮点，要烤牛排给我吃呢。”

“干脆在脸上打层蜡呗！”雪子笑了，“还真是有趣。好想看看你相亲时候是什么表情呢。”

“别捉弄我啦。只不过是给我姑妈一个面子。”

“在哪儿见呢？”

“K酒店的餐厅。这也是我姑妈定下来的。”

“大酒店的餐厅是很贵的。不过去吃午饭，就有所谓的午餐优惠啊。”

“实在拿那个姑妈没办法呀。”片山苦笑着说，“那我就先告辞了，

还得先回一趟本部呢。”

“是吗？那我不留你了。今天我自作主张跟着你跑，真抱歉呀。”

“没有的事，让我轻松许多呢。”

雪子稍稍睁大了眼睛：

“真的？”

“真的。”

片山待在雪子的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平和。要是以前，进入单身女性的房间，光是想一想，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但现在却感觉跟在自己的公寓里没什么区别。真是奇怪啊，片山想。

“可能没有你妹妹亲手做的晚饭有效……”雪子稍稍歪着头说，“不过我觉得这样一定能让你的皮肤更加有活力一些。”

“什么？”

忽然间，雪子将片山抱住，片山还没反应过来，她就把自己的嘴唇贴在了片山的嘴唇上。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了？片山的脑袋像是被搅拌机搅拌过一样，陷入了混乱。雪子柔软的双唇印在自己嘴唇上的感觉，纤细的手臂在自己背后交织的触感，她胸前的隆起让自己的胸口感觉到难以置信的弹力。这些感觉本是分散的，在这一刻，却融合为拥抱与接吻这样一种意识。

她亲吻了自己。片山总算理解这一切的时候，她已经离开自己的身体，露出了狡黠的微笑。

“吓到你了？”

片山暂时还处于宇宙空间悬浮的状态，没办法回答她，过了一会儿才平安着陆。“总觉得……有点糊里糊涂的。”

他小声嘀咕。真是个不可靠的恋人。

“案件有点眉目了吗？”晴美一边收拾晚餐，一边问道。

“动机方面算是掌握了一点。”

“可喜可贺呀。”

“没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晴美又沏了一杯茶，问道，“哥哥你不是常说‘动机要是确定了，案子就算破了三分之二’吗？”

“可这次有三桩案子呢。”

“哇。”

片山时常会像这样和妹妹一起讨论案情。和她聊着聊着，有时候思路会清晰不少，还会注意到一些之前忽略的重点。

“他有那么招人怨恨吗？他可是福尔摩斯的主人呀！”

“是这样没错。”

片山陷入了沉思。妹妹说得没错，森崎绝对不是那种会招人深深怨恨的人。但却出现了这么多有嫌疑的人，反而很奇怪。

“而且森崎先生被杀死的方式也很奇怪。”

“你是说他在密室里被杀死这回事吗？”

“不光是这个。不管是交际集团，还是贪污团伙，哪怕森崎先生知道的秘密再多，有必要用那么复杂的方法把他杀了吗？干脆伪装成一起交通事故，或者雇佣几个地痞流氓把他杀了，这还能让人理解。有必要用如此精心计划的密室杀人吗？”

“你说得也对。”

“那种杀人方式，只能让人联想到深仇大恨，或者兴趣谋杀。”

沉醉于名侦探游戏的片山点着头说。他回头一看，只见福尔摩斯打

了个长长的呵欠，正准备去睡觉。切，竟然看不起人！

秋吉教授已经在实验室里来来回回踱了快半个小时了。他额头上印着深深的皱纹，原本就苍白的面孔显得更加惨白，越来越像惊悚片里的角色了。深夜的实验室，乒乓作响的量瓶，让恐怖感更加升级。要是旁边还躺着一个浑身缠满绷带被改造到一半的怪物的话，那就无懈可击了。

“要命了……这可真要命了……这算是什么事儿啊……伤脑筋！”

他像一台坏掉的唱片机，一边来回走，一边重复着这几句话。

“要命了……要命了啊……”

照他这么要命的样子，早该活不下去了。可他焦躁不安急促来回的步伐，完全看不出生命减弱的迹象。

突然间，房间入口处传来了敲门声。秋吉吓得几乎要跳起来。

“谁？”

门嘎吱嘎吱地开了，站在门口的，是身穿黑色斗篷的德古拉伯爵，一张苍白的脸上，闪耀着血红的瞳孔——怎么可能呢？站在那里的是笑嘻嘻的吉塚雪子。

“晚上好，秋吉老师。”

“呀，原来是吉塚同学啊。”

秋吉好像获救一样叹了口气。

“我看您亮着灯，没打扰到您吧？”

“不会不会，哪有的事。”

雪子走进房间：“我们想来感谢一下老师呢，我是代表大家专门来的。”

“感谢？”

“校园葬礼上，花圈上的那个炸弹呀。老师您的技术真不愧是一流的，大家都佩服极了。”

“啊，那个啊。那种东西，小事一桩啦。”

“不，尤其是照片掉下来砸在校长头上，那真是绝了。”

“那是意料之外的事。”

“不过干得真棒。一定是森崎老师显灵啦。”

“校长的伤势怎么样？”

“只不过有一点擦伤，看上去打击非常大啊，卫生室的金子医生说的。给他涂了特别容易渗进伤口的药，疼得他哇哇叫呢。”

“一定快气死了。”

“听说没报成警呢，周围人都劝说他，这关乎学校的名誉，结果就不了了之啦。”

“名誉就是他的最大弱点。”

“不过真的要谢谢您。”

“哪里。我也很尊敬森崎老师，被校长这种恶俗的人为了一点虚荣心而利用，我也看不下去了。”

“这件事，哪怕我的嘴巴被人撬开来，也不会走漏一点风声的，您放心吧。”雪子强调说。接着，她环顾了一下实验室，问道：“老师，这么晚了，您在做什么实验吗？”

“嗯.....那可真是命了.....”

“出什么事了？”

秋吉迟疑了一会儿才开口：“有东西不见了。”

“那我帮您一起找吧。”

“不用不用，我已经在这个房间里找好几十遍了。不翼而飞啊。”

“到底是什么东西丢了？”

“一个雪茄盒。”

“哎呀，老师，这样吧，这回多亏了您，大家一起买个新的雪茄盒送给您怎么样？”

“不不，并不是你想的这样！”秋吉焦躁不安地摆摆手，“那玩意是特别的。”

“那一定是很有意义的纪念品吧？”

“不是那样的。”

雪子无言以对。

“就是说啊，表面上看上去是个雪茄盒……”

“里面藏着什么？”

秋吉深深叹了一口气：“打开来就会爆炸。”

雪子隔了一会儿，才张大了嘴：

“那是个炸弹啊？”

“差不多是的。”

“可是——可是，您怎么会有那种东西？”

“我自己做的。唉，当然没准备去用它，只不过是我一时兴起觉得好玩罢了。”

“这也太……”

“我一直都很崇拜詹姆斯·邦德呀。”

“您说谁？”

“邦德，就是007。”秋吉露出自嘲的笑容，“可我这个当教师的怎么装也不像他，所以只好模仿一下他的兴趣和小道具。后来，我就心血来潮，想把邦德小说里出现的秘密武器自己做出来。我花了一年时间才做出来的秘密武器，就是这个雪茄盒呀。”

雪子已经惊讶得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当然，为了掩人耳目，我一直都把它藏在这个实验室的柜子深处，还上了锁，只是偶尔取出来把玩几下。今天傍晚，我把它拿出来，坐在自己的书桌前面正看着玩，可正好新的实验器材送到了。实验室里有好一阵子乱七八糟的，好不容易整理完之后，我想着该把雪茄盒收起来了——可它就不见了！”

“老师，那肯定还在这个房间里啊！”

“可是我已经找了几十遍，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

“再找一遍吧。我也来帮忙，怎么样？”

“好吧……”

雪子和秋吉又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在实验室中反复搜寻，还是找不到丢失的东西。

“不过，老师。”雪子喘着粗气，“就算是个炸弹，也不会有多大威力吧？爆炸力能有多大？”

“当然没什么大不了的。”秋吉露出忧郁的表情点点头，“别说把几公里范围夷平了，还不如一个煤气罐的威力呢！”

雪子战战兢兢地问：“那么，打开这盒子的人会……”

“这个嘛……”

“会死吗？”

“应该会吧——除非有人头被炸飞还能活着。”

第三章 刑警与恋人

1

“今天可真是个大好的日子呀……”

儿岛光枝十分难得地打扮得珠光宝气，一听到她得意的招呼声，身穿旧西服的片山就禁不住叹了口气。这也不是他第一次相亲了，可在片山看来，相亲既无聊又不自在，净说些漂亮的客套话，很快就要开始这难熬的几个小时了。

这里是靠近赤坂的K酒店餐厅。被屏风隔出一角的桌子旁，坐着片山一行人。片山的旁边只坐着晴美和自称双亲代理人兼媒人的儿岛光枝。可对面坐着的，有女方的父母、兄长、弟弟、妹妹，再加上女孩本人，共计六人，两边真是一点儿都不平衡。姑妈光枝似乎也注意到这一点，絮絮叨叨地诉说起片山的父亲是个多么优秀的刑警，是如何英雄般地献出了生命。要是能打上几个拍子，就能当说书来听了。这几位听众想必之前已经听过许多遍了，现在依旧装出一副第一次听说的表情，还要发出“哦”“哎”这样的回应以示惊讶，真是辛苦各位了。

有关片山的“陈述”结束之后，就轮到女方开始介绍了。片山虽然听得不算仔细，不过大致总结一下就是：才色兼备、贤妻良母型。不管是料理，还是茶道、插花、日式西式裁缝，可谓无不精通，正是姑妈所谓的“看家宝”“招牌产品”。然而，把媒人嘴里那些夸大其词的部分删掉，最后的结论是：很明确，她只不过是女人而已。

相亲的对象叫作横泽几子。她身材高大，有点胖，只能算是中等相貌。看着身旁穿着鲜艳柠檬黄连衣裙的晴美，又想到昨晚雪子那一吻带来的冲击，片山不禁觉得有点吃亏。看着姑妈越发热情地慷慨陈词，片山的兴致反而越发低落。等到双方家庭成员介绍结束的时候，片山已经开始考虑该说些什么来回绝这门亲事了。

边吃午餐边开始闲聊，可话题总是围绕着片山的工作：平时会不会带着手枪啦，追踪凶恶犯人时候的感觉如何啦，诸如此类。听着这些问题就知道他们多半把电视上的刑警当了真，片山已经无言以对。

“刑警其实并不是什么风光的工作。”片山说明道，“我们工作的大部分就是成天东奔西走，而且多半都是白费工夫。”

“呀，真辛苦。”横泽几子好像十分同情的样子，“一定会累坏人的吧。”

“是啊，累极了。”片山夸张地摇摇头，“做刑警的都老得快。”

这么说，对方听了一定会不喜欢吧。没想到横泽几子忽然眼神发亮：

“我特别擅长给人揉肩揉腰了。要是累了我能给你揉揉呀。”

“这可真棒！”光枝姑妈快活地插嘴说道。片山慌张了：

“不过，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生活时间不规律啊……”

让这姑娘来给自己揉几下，恐怕肋骨都得断掉一两根，片山内心害怕得直发抖。

“要是遇上大案子，星期天啦、法定假日啦，通通没有，家里人一定受不了。”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差不多也该拉倒了。

“不过我觉得能够投身于这种事业里的男人很有魅力呢。”

这道防线轻易地被突破，片山不得不向后撤退。还是专心吃饭吧。

之后的话题全由光枝一个人引导，不知不觉间，片山已经成了运动万能选手、知性的阅读者，还特别发奋图强（要是三田村警司听见了，不知会说什么呢），就好像是把几十个人的长处当作衣服套在自己身上了。

随他去吧！片山一边往嘴里塞蔬菜色拉一边想。

“雪子。”

“什么？”

“西洋史的课，你不听吗？”

“没心情。”

“别的课不说，这节课你平时可是必上的。怎么了，生病了？”

大大咧咧走进雪子房间的这个女孩，是隔壁房间的波多野靖子。一张滑稽的圆脸配上一双大眼睛，又戴着一副女秘书风格的锐角镜框眼镜，在不协调之中平添了一分协调的魅力。

靖子把厚厚的教科书抱在胸前，担心地望着身穿睡衣、躺在床上的雪子。

“你身体不舒服？”

“不是。只不过不想起床而已。”

雪子懒洋洋地回答她，接着叹了口气。

“你还是没法从森崎老师去世的打击里恢复过来吧？”

靖子在床边坐下说。雪子缓缓地摇摇头：

“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已经觉得没什么问题了，但直到现在，还会特别想哭。”

“我懂。”靖子郑重地点点头。

“现在几点了？”

“十点二十分。”

“那我还赶得上上课时间。你先去吧，不好意思。”

“嗯，没关系。”靖子站起来说，“你好好休息。”

“谢谢。”

靖子走出几步又回头说：

“我如果是你，就会出去走走。老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会憋出病的。至少也该出去看几眼男生嘛，心情一定会开朗些的。”

“拜拜。”靖子摆摆手走了出去。雪子茫然地躺在床上，盯着贴在天花板上的那张阿兰·德龙海报。

“啊，什么都烦人！”

她的这句话仿佛要把心中的不快都倾泻出来，说着就坐了起来。

“对了……今天好像是星期四吧……”

雪子看了一眼书桌上的日历，是那种自己移动方形木片来调整月份和星期的日历。那个“四”字显得分外耀眼。每周四和周六，她都会去森崎的房间，与他同床共枕。虽然其他日子偶尔也会一起睡，不过周四和周六是特别的，这是他们长期的默契，是可以互相沉溺在对方爱意之中的日子。他们两人之间的那种肌肤之亲的约定，在这固定的日子里，让情欲燃烧得更加猛烈。

森崎是极富知性的人，在性方面也有着他的优雅，他绝对不会有过分之举，却能给雪子带来其他男人无法给予的绝妙快感。虽说雪子从来没有考虑过与他结婚，但她深深地爱着森崎。

今天是周四。而他却已经化作一把骨灰，消失了。这种令人疲乏的空虚就是在空荡荡的床上醒来时的空虚啊。雪子总算理解了。

可能出去走走会更好……也许靖子说得对，出去走走，看看年轻男人的脸，就会好一点。西洋史的课刚好讲到雪子最喜欢的法国大革命，不过翘一次课也没什么大不了……

雪子换上一套很少穿的淡粉色两件套正装。平时她的穿着都十分随意，现在她只是想换换心情。

“这样打扮，就该去一流的大酒店呢。”

雪子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那个刑警先生好像说是今天去相亲呢，好像是赤坂的K酒店。

雪子沉思了一会儿，仿佛下定了决心，把身边的东西都丢进手提包，整理好行装就出了房间。

路过一楼前台的时候，小峰老人向她打了声招呼：

“呀，怎么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去相亲呢！”雪子开朗地回答道，步伐轻快地离开了宿舍。这一瞬间，连她自己都觉得是真的要出发去相亲。

吃完午餐，众人一起去庭院散步。这也是相亲的固定节目之一，是为了给两个年轻人独处的时间。

“去吧，你们两个人到处散散步吧。”

光枝笑嘻嘻地说道。

“好……”片山原本就兴味索然，心想顶多在这一片草地上兜一圈，可女方横泽几子却在此时说：

“那条小路，不知道通往哪里呢！”

她指着消失在绿化带和树丛中的那条碎石路。这又不是自家后院，谁知道啊！

“不清楚呢。”

“我们去瞧瞧吧？”

“好……”

片山被几子催促着，不情愿地迈开步子。庭院里的小路还能通向哪里呢？总不见得是地铁站的出口吧，明摆着是庭院中的某个地方——最要紧的就是，这条散步小道是双方相互品评对方的场所，等到他们从出口走出来，就能看出这一对男女到底有没有戏了。局外的家人和媒人只能用夹杂着不安和好奇的视线，目送这对男女消失在小路深处，之后他们只能靠闲聊来打发时间。

走在身边的女孩给片山带来了重重的压力，他紧张得一言不发。

“义太郎先生。”忽然被人叫了本名，片山不禁咳嗽起来。

“您怎么了？”

“没.....没什么。”片山干咳几声，“很少有人这么称呼我。”

“哎呀，不过我们这样的关系，称呼您片山先生就太见外了，对不对？”

我们这样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您也可以直接称呼我儿子。”

“好。”

“义太郎先生相信占卜吗？”

“你说什么？”

“占卜。就是用扑克牌、花和水晶球占卜。”

“这个啊.....”

片山支支吾吾。

“我特别热衷这个呢。”儿子等不及片山回答就继续说，“昨晚，我用扑克牌占卜了今天的运势。”

“是吗？”

“很不可思议哦。”她若有所思地摇摇头，“今天会有决定我未来的重大事件，这个结果一连出现了两次呢。我觉得这一定是某种启示。”

继女按摩师之后，又变成了女占卜师、预言家。

“那么你遇到什么重大事件没？”

片山故意反问道。

“有的！那当然是……”几子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盯住片山说，“我觉得一定不会错。”

看几子那样子，就差没伸出舌头来舔嘴唇了，片山爆发出一股想立马逃跑的冲动，他觉得自己一定会被一口吞下去。

“哇，刚好有一把长椅呢。”

设计出这个庭院的人，八成是个研究过相亲的专家，片山想。在这绝妙的时机，一把长椅出现，而且还是一把涂了白漆、印有花纹、刚好适合一对恋人坐下的小椅子，可谓精心设计。这条小路的尽头说不定还直接通向酒店房间的双人床呢……

他们一在椅子上坐下，几子就开始向片山的身子靠近。片山条件反射地想躲开，可是这椅子实在太小了，要是动作幅度太大，说不定就要一起翻过去。无可奈何，片山只能一边抵挡着几子的沉重压力，一边在椅子的一端用脚拼了命地踩住地面。

“义太郎先生。”

“是。”

“您想娶一个怎样的太太呀？”

假如片山是个坦率的人，就该回答“和你完全相反的人”；假如他是个能面不改色说谎的人，就该回答“像你这样的人”。可片山两面都不精通，只能搪塞说：

“我没想过……”

“哇，真可怜！”

几子大呼大叫。

“可怜？为什么？”

片山有点不解地问。

“您心里没有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那么就是说到现在都没有感受过女性的好处？”

片山不明白这是什么歪理，不过因为妹妹晴美一直在照顾自己，所以才根本没有考虑过结婚。片山刚想这么说，没想到对方根本不给片山发言的机会。

“义太郎先生！我到现在总共相亲过九回了——”

“九回？不是七回吗？”

“我只是故意减了一点而已。不过，这九回全都是我自己回绝的。因为第一次看到男方的脸，不知为什么，我听不到自己心弦被拨动的声音。假如我真的觉得可以和某个人共度一生，那么心里肯定有声音鸣动才对。”

“原来如此。”

“可是今天，我在看见您的这一瞬间……”几子的声音忽然升了一个八度，“我感觉到了！啊！感觉到了要和这个人结合的命运。这宿命的、肉眼看不见的羁绊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彻底感悟到了！”

几子的声调继续提升，片山觉得，再这么继续下去，说不定还会唱起《蝴蝶夫人》中的《晴朗的一天》咏叹调呢。

“义太郎先生！”几子猛地贴近片山，“我们一定能够幸福美满的，一定！”

她整个身子都朝片山挤压过去，片山慌忙避让，终于从长椅的一端被挤了出去，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好痛！”

“义太郎先生，您没事吧？”

几子赶紧搀起片山。

“没……没事，没问题。”

片山在这一瞬间盘算了一番，西服的洗衣费不知涨到什么价位了。

不过，他当然算不出来。当他再次坐到长椅上的时候，不知是谁从小路的另一边走近，传来了脚步声。几子稍稍离开片山一点，装出端庄的样子。片山心想总算得救了，刚叹了一口气，没想到接下来的一瞬间，他又倒吸一口凉气。

从小路另一边走来的正是雪子。

雪子身穿粉色正装，显得非常成熟，乍看去，给人一种精英女秘书的印象。雪子的美貌再次让片山忘情，相亲的时候盯着别的女人看，也太过轻浮。不过片山实际上就是这副模样，真是拿自己没办法。

雪子看上去根本没把片山他们放在眼里，只是款款走来，走到两人坐着的长椅前停住了脚步，在一块小木桩上铺了一张手帕，坐了下来，还跷起二郎腿。

这是演哪一出呀？片山目瞪口呆地盯着雪子看。绝对不可能是偶然。这么一想，昨天好像告诉过她要在这个酒店相亲来着。不过雪子到底是为了什么出现在这个地方呢？

片山只是不明就里地盯着雪子看，可坐在一旁的几子就不乐意了。好不容易有个极佳的场合，光是被人打扰就有一肚子气，更何况，这个怎么看都比自己漂亮许多的女人，竟然就这么坐在了自己面前，而片山竟然死死地盯着她看，没有比这个更令人火冒三丈的了。

几子先是夸张地干咳一声，意思就是：你太碍事了。不过对方似乎根本没有听见。接着，她又装出一副顺从的样子说道：“这儿真是清静呀，义太郎先生。”

这是为了强调两人是情侣关系，可这句话完全没起作用。雪子从手提包中取出香烟，用火柴点上火，悠然自得地吞云吐雾。

几子的表情更加险峻了，她已经明白对方是和自己对着干。这回她指桑骂槐地大声道：“最近抽烟的女人多了不少呀。不过我就是不喜欢。这种女人，多半只是玩玩的，轻浮得要命。”

雪子根本不在意，似乎在感受着四周的静谧。而几子已经怒火中烧了：“真是讨厌呀，竟然来打扰我们。一定是自己不受欢迎，在嫉妒我们呢。”

不过这种发言只会显露出自己沉不住气。几子自己也明白，再怎么看，对方都比自己更受欢迎，到头来反而把自己最大的弱点暴露出来了。

另一方面，片山也慌张得很。他不明白雪子来到这里有什么目的，而几子的表情越发险恶。这两个女人坐在一起，让片山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雪子的魅力。

几子终于无法忍受下去了。她猛地站起来：“你这个人，有什么企图啊，一直坐在这个地方！请不要打扰我们好吗！”

终于发展成正面冲突了。

雪子似乎这才注意到几子，缓缓地面对她，用沉稳的口气说道：

“哎呀，这里是你的后院吗？”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你打扰到我们了，你赶快消失！”

雪子微笑着说：“简直像个地痞呢。”

“你！”

“你用这种口气说话，相亲对象恐怕会不喜欢呢。”

“要你多管闲事！”

几子盯着沉着冷静的雪子，感到这个人相当不好对付，还是走为上策。只是有些憋屈……

几子拉住片山的手：“跟这种女人吵下去也没有意义。义太郎先生，我们走。”

雪子在同一时刻站了起来：“说得好呀——来，片山先生，我们走。”

死寂一般的沉默降临了。

另一方面，一行人目送片山与儿子离开，一边随意地谈着天，一边在草地上散步。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小路的出口附近。在这个终点将会揭晓这次相亲到底成功与否。

天气晴朗，空气中虽有几分寒意，不过暖洋洋的阳光仿佛春天一样。

“晴美。”光枝悄悄问她，“那个女的怎么样？”

“嗯——好像还不错。”她随口答道。

“要是能成就好了。小义太腼腆了，尤其是女人，他根本对付不了，如果没有我在背后使劲推一把，他恐怕要打一辈子光棍呢。”

“是呀。”

“对了，晴美，我让小义带给你的照片，你看了没？”

“啊？我，我看了。”

晴美慌张地点头。片山完全忘记把相亲照片给妹妹看了，而晴美一听光枝的这句话就立刻明白了。

“是吗？怎么样，中不中意？”

“那个……我觉得那人挺不错的，可我暂时还……”

“别说这种话了，你的年纪一转眼就大了呀。”光枝的语气简直就是在恐吓，“还是说，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晴美像是被什么重重地压住了胸口，小声回答：“没……没有。”

“是吗？那你给我好好考虑哦。”

光枝看着晴美，轻描淡写地说。晴美无言以对。

“小义他们差不多也该出来了吧。”

她紧盯着小路出口的表情就好像在等彩票开奖。

“真慢呀。”几子的母亲走近光枝说道。

“一定是聊得很起劲呢。”

“是呀。”

“越是慢，就越顺利——”

突然间，几子从小路的出口跑了出来。

“我要回家！”她的脸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一边怒骂，一边往酒店里跑。大吃一惊的家人们慌忙跟着她跑去，光枝也只能跟过去。

“你这是怎么回事？”

母亲终于赶上了她。

“还能怎么回事！太过分了！简直是侮辱人！”

她破口大骂。

“几子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了？”

光枝上气不接下气地追过去。

“你去问他！那种人，我再也不要看一眼了。你提出的相亲我再也不会见了！”

“几子，到底出什么事了？”母亲用难以置信的口气问道，“难道说，那个……那人该不会对你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吧？”

“奇怪的事情？”几子忽然正色说道，“要是他真对我做了点什么，我才不会这么生气！”

光枝仿佛做了一场噩梦，回到了晴美身边。

“到底发生什么了？”

“不清楚。小义怎么可能会让儿子小姐这么生气——”

片山从小路出口走了过来。光枝和晴美都愣在了原地。他与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身穿粉红色正装的美貌女性手挽着手，笑得十分开怀。

片山这才发现光枝和晴美，有点害羞地笑着说：“呀，姑妈，真是对不住了。我要出去一下。晴美，晚饭不用准备了。”

光枝目送着两人离开的背影，就差当场昏倒了。晴美毕竟年轻，忍俊不禁，笑着声援道：“哥哥，加油！”

2

当天晚上，片山回到公寓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一点。

“我回家了……”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玄关，房间里一片漆黑，静悄悄的。

“什么嘛……怎么一个人都不在？”

不过房门又没上锁。真奇怪，晴美是不是先睡了？不过她一般会在玄关开一盏灯的呀……

“晴美，喂！”

他对着一片漆黑叫唤了一句，正把鞋子脱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间，啪的一声，响起了尖锐的爆响。

“谁？”

他赶忙俯下身子，被脱到一半的鞋子绊倒，摔了个四仰八叉。第一枪没打中我，第二枪可就不准了！他一边挣扎着站起来，一边想道。为什么我会被人盯上？晴美呢，晴美怎么了？

“晴美！”

灯光突然亮了起来，只见晴美正笑嘻嘻地坐在那里。

“欢迎回家。”

“喂！刚才的声音是——”

“去年圣诞节买的礼炮还剩了一个呀。”

“别吓我，我还以为胸口中了一枪呢。你这么做到底是——”

“庆祝哥哥找到女朋友了呀。”

“你这家伙！”

片山苦笑着进了房间。

“喝茶吗？”

“好。”

“不过今天哥哥真是把我们吓了一跳。”

“姑妈怎么样？”

“差点昏倒，打击太大了，在大厅里休息了好一会儿。”

“那可真严重。”

“不过啊，接下来才精彩呢。她嘴上说着快死了快死了，可我要陪她进咖啡厅时，她却说太贵了，就在大厅吧。”

“给她添麻烦了。”

“但她也没那么生气，好像还对哥哥你另眼相看了呢。”

“那你有什么感想？”

晴美微笑着说：“彻底刮目相看！”

片山笑了：“太好了。我还以为要被你们狠批一顿。”

“怎么会……那个女孩是谁呀？”

片山把雪子的情况大致说明了一番。

“嘿，进展不错嘛。真叫人佩服！你们后来去哪儿了？”

“很多地方呀。电影院啦，餐厅啦，小酒吧啦。”

“怪不得你的脸这么红。真没用！”

“没办法，不能总喝可乐嘛。”

“应该让她把你好好锻炼一下才行。”

“让你们见一面好不好？”

“嗯。一定要见一面——真的好漂亮呀，配哥哥你简直有点可惜。”

“你这家伙！”

片山笑着说。不过，今天这一整天真是太完美了。一起吃饭，一起聊天、跳舞，还把她送回了宿舍。他们两人在后门又接吻了，一个漫长的、热情的吻。这一回，片山总算清醒地感觉到自己正在接吻。

“你真是个不错的人。”雪子说，“要不要住下来？”

片山的心情就像掉在弹床上一样忽高忽低。他想回答说“好呀”，想把她抱在怀里占为己有，然而嘴里说出来的却是：

“我怕妹妹会担心，还是回家吧。”

雪子似乎也察觉到了片山的心思：

“好吧，那你就先回家吧。明天晚上十一点来这里吧。可以住我这里。”

“不过——”

“只要跟妹妹好好说明就没问题了吧？”

“是啊。不过……真的可以吗？”

“当然了！那就晚安啦。”

“晚安。”

再一次亲吻之后，雪子身体轻巧地翻过后门的栅栏，在对面站稳。

“话说回来，杀死和美的凶手也是从这个栅栏翻进去的呢。啊，一想到这个就让人觉得可怕。”

雪子摆摆手说：“明天见。”

“等一下！”片山说着，自己也攀上了栅栏。雪子大吃一惊：“又怎么了？”

“我送你回房间。突然有点担心。”

片山小心翼翼地跨过栅栏，落到地面。

“要是还有杀人魔在就糟了。”

“没关系的。”

“不，不行。”片山斩钉截铁地说。

小峰老人一如既往地打着瞌睡，为了避免吵醒他，两个人悄悄地走过管理员室，一起来到了四楼的房间。

雪子一打开房间的门锁，隔壁的门就开了，露出脸的是靖子。

“你回来啦，雪子。啊呀！”她一见片山就眼神一亮，“雪子，他是谁？”

“哦，他是刑警先生。”

“是吗？那你们有什么事吗？”

“说是有很多问题要询问我呢。”

“原来如此。”靖子笑着点点头，“很多问题呀。”

“那个……我就先告辞了。”

“哎呀，多留一会儿嘛。”靖子赶紧说道，“我不会吵到你们的，您请随便。”

“不，我真的——”

“不管是讯问还是逮捕，都悉听尊便。雪子，晚安。”

“晚安。”雪子又面对片山，“怎么办，还是明天吧？”

“嗯……就这么定了。”

“好呀，我会等着你的。”

两人再一次亲吻。

“明天看来会是漫长的一天呢。”

雪子微笑道。

片山的脑袋昏昏沉沉的，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宿舍。明天？明天要干吗呢？她这是要和我一起睡吗？会有这种好事？真的吗？该不会是做梦吧？

双脚都没能踩在地上——这是常用的修辞，不过此刻用来形容片山正合适。总之，他回过神来时，早就已经走在外面的大路上。到底是如何翻过后门栅栏的，他早就不记得了。要离开宿舍，想必是要从那儿翻出来，可这整个过程似乎是在无意识间完成的。

恋爱真是了不得，片山迷迷糊糊地想，可以把一个人给捧到半空中呀……

“哥哥。”

晴美的声音让片山恢复了自我。

“什么？”

“今天姑妈提到了我的相亲对象的照片……”

“啊，对了，我全给忘了。应该还在西服口袋里。”

片山说着站了起来。

“别找了。反正我也会回绝掉。”

“还是看一看吧。”

“可是，反正都——”

“就算要回绝，也得编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才行。给你，就是这个。”

一流私立大学经济学系毕业，二十六岁，银行职员。光看面相和衣着，根本不用见面，就能把这人猜个八九不离十。

“一看就是姑妈会喜欢的那一类呢。”

“完美得让人找不到短处的人。”

“那就是最大的缺点。”晴美干脆地说，“真抱歉，你还是把这个还给姑妈吧。”

“那你准备用什么理由来拒绝？”

“随便说几句就好啦。就说这么优秀的人，我怕配不上之类的。”

“太敷衍了吧……”

背后忽然发出了啪啦啪啦的响声，片山回头一看，刚才还躺在房间一角睡觉的福尔摩斯醒来了，正在木制柱子上磨它的爪子呢。

“这可不好，柱子上会冒倒刺出来的。”

“没办法，这是猫的天性。”

听她这么一说，片山才想起榻榻米最近感觉有些起毛。

“会不会被房东抗议？”

“我会好好应付的。对了，我听我们卖场的女孩说，现在还能买到给猫磨爪子的板子呢。明天我去宠物用品专柜看看。”

“嘿！这可真是个什么都能当商品卖的时代。”

片山看了看他身后正在挠耳朵的福尔摩斯，心想：现在连猫也渐渐失去野性了，吃的都是罐装猫粮，还用人工板来磨爪子。该让它们抓的老鼠如今也基本不见了，做一只猫也只能无聊地睡大觉啦。从福尔摩斯的动作和神情来看，身上已经有了一种人类的影子，像它那样“文明开化”的猫，不禁让人联想到那些躺在家里看电视的太太们呢。

“我去洗澡了。”

“水还有些烫。我已经洗过了。”

“要是能像猫这样，浑身舔一遍就搞定，那就轻松多了。”

“色狼！”

片山慌忙解释自己的话里没有什么奇怪的含义。

不知是不是酒精的作用还没退去，躺在浴缸里人就犯困。在飘飘忽忽之间，片山连自己的半张脸都浸到洗澡水里去了，呛了几口水，这才慌忙钻出水面。在浴缸里溺死？这也太丢人了。

真舒服，洗完澡之后这种清爽的快感，猫一定不会懂。片山沉浸在这种奇怪的优越感中回到了房间。

“这可难办了呀，哥哥。”

晴美表情十分严肃。

“怎么了？”

“刚才还放在这里的。可是现在被福尔摩斯用爪子抓破了呀。”

“是吗……算了，反正照片这种东西，也不可能只有一张的。”片山

笑着说，“福尔摩斯也是女生呀，说不定对那家伙有意思呢。”

“不会吧，它的眼光才不会这么差呢。对吧，福尔摩斯？”

而肇事者福尔摩斯已经在房间一角睡着了。它已经完全把那里当成自己的领地了。

“不过真奇怪啊，你看看抓破的地方。”

片山仔细端详着照片的时候，禁不住说了出来。照片上的那张脸，刚好在鼻子下方留下了两道看似八字胡的抓痕。

“如果这是偶然，也太巧了吧。”

“对吧？简直就像是故意的。”

这么一来，片山盯着照片若有所思。只要添加两道小胡子，人的形象就会有很大区别呢。比如森崎和富田两兄弟就是这样。要是没了小胡子，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忽然有什么牵动了片山的心。

“等一下……”

胡子……假如说，那两撇胡子并不是真的会怎样？片山回头一看，福尔摩斯已经睁开了眼睛，正直勾勾地望着自己，那眼神仿佛在追问着自己。片山之前也有过这种感觉。正是因为它站在雪子房间的窗前眺望建筑工地，片山他们才找到了桌椅的去处。当时的福尔摩斯也是这种眼神。

这小家伙到底有什么想法呢？难道真的想要告诉我某些信息吗？

福尔摩斯又闭上了眼睛。一闭上眼，它又变成了一只再普通不过的小猫。

“假如说那胡子是假的……”

“你说什么？”晴美不解地问道。片山突然抬高了嗓音：

“我懂了！原来如此，我懂了！”

“怎么了？吓我一跳。”

“我才吓了一跳。喂，有没有福尔摩斯爱吃的东西？”

“要干什么？”

“有的话就让它吃个够！我懂了，那个密室之谜被我想明白了！”

“你说什么？”三田村吃惊地望着片山，“你说你解开那个密室之谜了？”

“不过仅仅是一个想法而已。”

“说来听听。”

“在这之前，我有几件事必须先确认一下。”

“什么？”

“第一件，富田的八字胡到底是不是真的。”

“胡子？”

“另一件事就是那个和现场主任今井一起发现尸体的保安石垣，他确认尸体的仔细程度到底如何。”

三田村眯着眼睛说：“嗯。我好像也有点明白了。”

“富田要是没有胡子，就长得跟森崎先生一模一样。只要他穿着森崎先生的衣服，在那个昏暗的食堂里躺倒，看上去就跟森崎先生倒在那里一样。”

“这样啊，而且今井还时常出入校长家。”

“您说得对。”

“假如这样，也就是说：阿部校长、富田、今井这三人互相勾结，但森崎掌握了有关贪污的证据，所以共同谋害了森崎。”

三田村忽然又皱着眉头：“不过富田跟贪污又有什么关系呢？”

“富田和贪污多半是没有关系的。不过他对兄长森崎存有长时间的恨意，并且还能得到一笔庞大的财产。校长了解到这个情况，就把富田拉拢进去了吧？”

“原来如此——接着就让富田把胡子剃掉，穿着跟森崎先生一样的衣服，进入食堂，拴上门栓，然后躺在房间的一角。这时候今井带着保安一起过来，两个人把门撞开。但是，能骗过保安的眼睛吗？”

“我觉得他在第一次看到尸体的时候，是不可能保持冷静的，尤其不会想去碰一下尸体吧。”

“你说得有道理。”

“总而言之，带保安一起过来，仅仅是为了确认森崎老师这一身份而已。确认尸体之后，就让他去叫警察，而对方觉得能远离尸体，一定会答应的。”

“那么在保安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富田就‘复活’，然后把真正的森崎尸体放进去。也就是说，森崎是在别的地方被杀的。”

“应该就是这么回事。不过这个想法必须靠刚才所说的两点来印证，才能真正成立。”

“我现在也觉得那个叫今井的男人说的话里有一点比较奇怪。”三田村说道，“那个男人就算住得离大学再近，清晨六点就去工地现场，怎么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晚一点去就有可能被人看到。其实，根据你去Y建设打探的消息，我昨天也派人去阿部校长那边探了一下口风。”

“怎么样？”

“还能怎样……那个校长真是无药可救。”

“到底怎么了？”

“招标刚定下来，他就同一时间买了新车，还买了别墅和附近的土地……干的尽是些明目张胆的事。好像税务局也开始怀疑那校长偷税漏税，已经盯上他了。”

“真的吗？那就错不了。”

“森崎一定是掌握了什么证据，要是把校长收受A建设贿赂的事实在理事会上公开，校长无疑会被辞退，而且还逃不了漏税的举报。所以他与A建设的今井商量之后，又拉拢了富田……这就顺理成章了。”

“问题就在于富田的那两撇胡子了。”

“这件事就交给你和林刑警去办吧。”三田村缓缓地陷入椅子中，“我处理完连续杀人的案子之后，准备请个假出去旅游一下。总是这么紧张，人太累了，还会头痛。”

“您没事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三田村露出了微笑，“话说回来，你昨天的相亲怎么样？”

“唉……那个……真是一言难尽。”

“结束之后，两个人一起出去玩了吗？”

“去玩了，不过……是和另一个人。”片山慌忙站起来，“那么，我出发去羽衣女大了！”

三田村露出一头雾水的表情，而片山则赶紧跑去了林刑警那边。

“林先生。”

“嗯，怎么了？”

“我们出发吧。去羽衣女大。”

“哦，你们发现什么了吗？”

“我们边走边说。”

片山望着筋疲力尽的林刑警，心情甚是复杂。晴美的恋人到底是不是林刑警？假如是，他又为什么能如此平静地面对身为哥哥的片山呢？片山一点都想不明白……

“怎么，它又跟着你了？”林刑警望着片山脚下的福尔摩斯说。今天片山可是不惜花费出租车费把它带来的。

“一直到为主人报仇雪恨为止吧。”

“忠犬倒是经常听说，这忠猫倒是闻所未闻啊。”

他们调了一辆警车，开往羽衣女大。片山在车上向林刑警说明了来龙去脉。

“这点子不错呀。真是你想出来的吗？”

“为什么这么问？”

“哎呀，总觉得有点……”

片山有点气鼓鼓地望着窗外，最近几天都是稳定的阳春天气。

“林先生，我们该怎么去试探富田呢？”

片山调整心情之后，又回过头去问道，而林刑警早就已经在呼呼大睡了。

到达羽衣女大的时候，刚好是正午时分，到处都是女学生，让人感觉像是走进了什么祭典之中。

来到办公室一问，富田今天是研究日——也就是休息日，应该会待在家里。片山与林刑警前往宿舍，当然，福尔摩斯也在一起。

按下207室的门铃，过了一小会儿，富田才出来应门。不知是不是在做大扫除，富田身穿一件脏兮兮的紧身衣，头上还缠着毛巾。他一见片山就招呼道：“呀，刑警先生，有何贵干呀？”

“我们有些问题想请教您……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很快就要搬去森崎家的宅子了，正在做准备呢。家里一团乱，真抱歉，请进。”

走进堆满了包裹的房间，正系着围裙的麻子夫人对片山冷冷地打了声招呼。

“请稍等一会儿。”富田的心情似乎很好，“我很快就收拾完了。请在这儿先坐一会儿。”

“请不用这么客气。”林刑警发话了，“只不过问您两三句话，我们问完马上就告辞。”

“是吗——”

“太太也请一起来。”

麻子用围裙擦了擦沾湿的手，走了过来——没穿一袭黑衣的她，已经感觉不到葬礼时的那股阴森。

“到底是什么问题？”

“第一，森崎老师——您的哥哥被杀害的那天晚上，在片山刑警向您讯问的时候，您说过是在九点左右回家，一直都在家中，对吧？”

“对。”

“而实际上，您的邻居秋吉老师在当天晚上十一点曾经有事找您，可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呢。”

“不，不可能的呀……”

富田的表情中露出了一点不安。

“一定是睡得太熟了。”麻子插嘴说道，“那天晚上我们都喝了一点酒，肯定是门铃声没把我们叫醒。”

林刑警点点头：“我明白了。就算是一点点的矛盾之处，我们也必须查证。请不要往心里去。”

“是，我们理解。”

什么嘛，原来是这种小事啊，富田的表情仿佛在这样说。

“打扰你们了。”

林刑警好像又想起了什么。

“对了，还要请您帮个忙。”

“是什么？只要我能办到。”

“并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林刑警不经意地说道，“能不能把那个假胡子摘下来给我们看看呢？”

趁着对方松懈的时候，出其不意地来真格的，这就是刑警老手的作风。富田被这一招惊得脸色发青，赶忙用手按住自己的胡子。

“到底是什么情况？”比丈夫头脑灵光的麻子已经迅速地站到了丈夫的前面，“这么无礼的事情，我是不会允许的！”

“那么你承认那是假胡子了？”

“那是——”

“不对！不对！这是真的！”

“老公！”

“那么可以让我们来检查一下吗？”

“谁给你们权利来查这种东西的？我绝对不允许！”

麻子纹丝不动。

“你们适可而止吧！”

林刑警突然间大喝一声，吓了富田一跳。

“我们已经知道你把胡子剃掉然后假扮成森崎先生的尸体了！你被阿部校长和A建设的今井笼络，协助参与杀害森崎。他们害怕收受贿赂会被森崎先生揭穿，而你又对兄长有着长年的恨意。更何况，你哥哥死了，巨额财产和大宅子全都会成为你的囊中之物。”

“你胡说！胡说！”

富田叫喊道。

林刑警完全不为所动：“阿部校长已经因为偷漏税的嫌疑被逮捕了，今井也因为贿赂被逮捕。他们两个交代出杀害森崎的真相只是时间问题。你就死心吧！”

这当然只是虚张声势。但是，在富田身上的效果立竿见影。

“啊……不行了……完了……”

他呻吟着瘫软下去。

“老公，振作点！”麻子拼命大喊，“什么都不能说！别开口！”

正在此时，片山脚边蜷成一团的福尔摩斯，忽然间用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跳起来，扑向富田的脸。

“啊，疼！”

脸被猫一抓，富田不禁跳了起来。一转眼，脸上的胡子已经不见了，那张脸与森崎惊人地相似。

“干得好啊，小猫。”

林刑警捡起福尔摩斯抓下来的假胡子：

“那么，您就跟我们走一趟吧。”

“可恶！”

富田叫喊着，忽然朝里屋跑去。

“站住！”

林刑警跟在他后面冲进房间，只见富田的身影刚好从窗口消失。这里是二楼，从这儿跳下去轻而易举，何况富田还是体育老师。

“片山，你从下面包抄！别让他跑了！”

片山赶紧从玄关冲出去。

喘着气跑到窗户正下方的时候，林刑警也从窗口探出了身子：

“在那儿！”

林刑警用手指去——富田正往许多学生聚集着的操场奔去。片山跟在他身后紧追不舍。

然而片山本身的运动神经并不算发达，眼看富田在学生之间的缝隙中巧妙穿行，身影越来越小。学生们都以为这是某种赛跑，十分愉快地围观起来。

操场的一角，有几个学生正在打排球。

“我要上了！”

“放马过来！”

“看球！”

一个健壮的女学生高喊着，击出的球却飞向了相反的方向，以极快的球速飞去。

狂奔而来的富田被这个飞来的排球不偏不倚地击中了头部，当场翻倒。他很快就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可心中焦虑，又头晕目眩，让他根本没法继续奔跑。不能这样下去，他拼了命继续往前跑，却只能像喝醉了酒一样踉踉跄跄。

片山看着富田在学生之间穿行奔跑的身影消失，心想：绝对不会让你跑了。于是更加拼命地往前跑。他忽然想到，雪子说不定就在什么地方看着我跑呢。想着想着，仿佛听见一个声音正在对他喊着：“片山先

生，加油！”

没错，今天晚上她正在等着我呢。要是在这儿跟丢了，一定会羞愧至极，没脸去见她的。加油！今天晚上能不能和她度过一个完美的夜晚，就要看这一刻的表现了！她的嘴唇、她的雪白肌肤和柔软的乳房

正常来说，追赶着犯人想这些根本就是不应该的。所以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富田那踉踉跄跄的背影已经出现在自己的面前。等到片山惊呼出来，早就已经来不及了。片山以极快的速度与富田撞在一起，两个人抱成一团飞了出去，双双不省人事。而当林刑警赶到的时候，他们依旧在女学生的包围中保持着倒地的样子。

3

“你那个石头脑袋还真够厉害的。”

林刑警对着刚从沙发上坐起来的片山说。

“富田可是被你撞出了轻微脑震荡啊。”

“唉，真是吓我一跳。”

“是你把我们吓一跳才对。”林刑警笑了，“不过这回真是干得漂亮。”

“这里是？”

“大学的会客室。”

片山摸着隐隐作痛的脑袋，在沙发上坐正。

“富田招了吗？”

“现在还在另外一个房间躺着呢。虽然还没问清楚，不过看他逃命的样子，十有八九是。”

“那么，今井和阿部校长那边也——”

“我明白。暂时还没有任何证据，还在监视，没必要打草惊蛇。你先休息个半小时，之后我们再出发。”

“好，谢谢。”

“这小子也挺能干的嘛。”

定睛一看，福尔摩斯正蹲在门边。

“从富田的嘴上把假胡子抓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只猫身上有一股怨恨呢。”

“是啊。”

“那你们好好休息一会儿。”林刑警站起来说，“我先出去走走。”

林刑警刚离开，雪子就紧接着进了房间，让片山瞪圆了眼睛。

“你……”

“是刚才那个人让我来陪陪你的……”

“林先生？真是惊奇！他真懂我啊。”

“可以坐起来了么？”

“头还是疼得厉害。”片山又皱起眉头，“要是你亲我一下，肯定马上就好。”

“你这么说精神一定没问题。”

雪子笑着与片山并排坐在沙发上，把嘴唇凑过去。

福尔摩斯也察觉到了，转身背对他们……

“不过你为什么要追富田老师呢？”

“是这样的——”

片山把情况简单地说了一遍。

“竟然是这样！不过，你可真厉害！”

片山有点害羞了。

“还好啦。”他小声嘀咕道，“那你看到我追他的样子了吗？”

“我没有看见呀，不过隔壁房间的靖子看见了，立刻冲过来喊我呢，说是昨天晚上的那个刑警向富田老师猛撞过去呢。”

“是吗……我差点就跟丢他了呢，太投入了就……”

片山搪塞说。

“你干脆别做刑警了，干脆去做美式橄榄球的选手吧！”

“别开玩笑啦。每次和别人撞一下就昏倒，我这身子可吃不消。”

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请问今井先生是哪位？”

刚来到工地现场，林刑警就向作业员搭话。

“哦，现在应该就在上面。”

“能替我们请他下来吗？”

“我现在手头挺忙的，不能抽身，还是你们自己上去快一点儿。”

林刑警和片山面面相觑。

“怎么办？”

“我受不了太高的地方……”

“不过，要是在这儿等他下来，不知要等到几时呢。”

“他很快就会下来的。”

“你怎么知道？”

片山咋舌了。

“那——当然是——直觉。”

“走吧。”

“好。”

片山很不情愿地答道。

“你就在这儿等着吧。”

安顿好福尔摩斯，两人坐上了作业专用的升降机。按了几个按钮，升降机就哐啷哐啷地摇晃着，开始向上缓缓提升。虽然说这是台升降机，但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盒状，而是只有腰那么高的围栏的索道用吊篮，倒是很适合用来观赏四周的景色。不过这景色美过了头，刚升到四楼左右，片山已经头晕目眩，脑袋一片混乱。

等到了五楼，从升降机里走出来一看，那儿周围一圈都没装围栏，只看见四周的景色无限地延展出去，大风一吹，领带就像旗帜一样剧烈地飘起来。

片山觉得自己的脚已经彻底麻痹，颤抖从脚底传到膝盖，又从膝盖传到腰间，根本没法往前走一步。

“啊，好像就是站在那儿的人。”

林刑警根本就不在乎这点高度，径直向前迈开步子。

“林……林先生……”

听到片山颤抖的嗓音，林回头问道：

“怎么了？你脸色这么差。”

“唉……那个……我的脚僵了……”

林刑警苦笑道：“你刚才把富田撞飞的气势上哪儿去了？唉，算了。你还是下去等着我吧，我一个人就能搞定。”

“对不起。”

片山慌忙回到升降机上。

回去的时候，脚却不可思议地能动了。

回到升降机上，总算安心了一点，可他刚要按下按钮的时候，手却停止不动了。

没错，林先生就是那个把晴美带进不正当关系里的罪魁祸首，竟然让我未经世事的纯真的妹妹因为不幸的恋情而哭泣，自己怎么能在林先生面前这样示弱呢！

比四年一次的闰年更难得一见，片山的心中竟然有了不服输的念头——连富田都是我自己抓到的（准确地说，这一点还存在疑问），那么我也要亲手逮住今井。没错，这样的话，雪子不知会有多感激呢。

回想一下与富田相撞的意外，片山决定尽量不要去想雪子。像刚才那样昏倒了还有得救，要是现在速度过快，从楼上摔了下去，那就万事休矣了。

片山也知道自己这种一时的奋起维持不了多久，他趁着自己还没改变心意，赶紧离开升降机，追着林刑警而去。

再说了，林刑警不可能问什么拙劣的问题，一定不会让今井产生什么怀疑，而和他一起下楼去。

所以说今井现在大概会惴惴不安，他一定从林刑警若无其事的样子中敏感地了解到了什么。

片山往林刑警与今井正在谈话的地方前进了才不到一半路程的时候，今井突然朝着片山狂奔而来。迟疑了一下才追着跑来的林刑警一看见片山立刻喊道：

“挡住他！阻止他！”

太过于突然，片山一瞬间僵住了，直到听见林刑警的声音，他才反应过来，于是张开双手挡在了今井的面前。

“站住！”

也不知道片山有没有那种程度的威严，总之今井停下了脚步。然而，这个动作或许让今井认为刑警是在追捕他，他着急从前后夹击的两个刑警的追捕中逃走，结果却向旁边奔了出去。

“危险！”

林刑警喊出口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今井已经在没安装垫脚板的钢筋上跑了五六米，又站住了。片山背后一阵凉意，这儿有好几十米高。在只有十几厘米宽的钢筋上，今井已经进退维谷。若是平时，在工地现场工作的人一般都已经习惯了这种场所，可今井现在已经失去了冷静，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喂，快回来！快回来！”林刑警叫道，“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只要把事情始末告诉我们就好。”

作业员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聚拢过来。林刑警摆出手势制止了他们，而他自己也尽全力来到了楼板的最边缘处。几米外的钢筋上，今井似乎浑身都已经麻痹，茫然地站在原地。林刑警尽量用温和的语气劝说：

“你听我说，我明白你并不是自愿去做这种事的。你是个直率的人。你贿赂阿部校长这件事，也是迫不得已的，对吧？只不过是为了公司，为了家人。任谁都一样。没人会责怪你的。错的都是那些逼迫你的人——来，快回这儿来，把一切都说出来就好了。”

片山在林刑警的背后屏息凝神。围成一圈的作业员们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也感觉到了气氛紧张，一动不动，没人敢咳一声。然而今井似乎根本听不进去，他的表情仿佛一切都完了。他已经没了力气，只是辛苦地支撑着身体。

“喂，走过来呀。慢慢来，一步一步……”

不知反复叫喊了几次，今井总算敢直视林刑警。

“好，没问题。我们并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没什么的。来，回到这边来吧。”

今井也不知有没有理解林刑警的话，茫然地扭了扭脑袋，扫了一眼作业员们。林刑警回头对着聚拢起来的人说道：

“大家回各自的岗位好好工作吧。什么事儿都没有。好吧？”

他一点都不想刺激到今井，在若无其事的口气中夹杂了几分认真。听者似乎理解到了这个意思，很快散去，继续回到工作中。

“林先生！”

片山忍不住叫出了声。一听到他那急切的口气，林刑警惊讶地回头，只见今井的身影已经从钢筋上消失了。一瞬间之后，脚下才响起了咣的一声。

“怎么了？”

“有人摔下来了！”

下面开始骚乱起来，刚散去的人又赶紧跑来，窥探下面的情况，接着又赶紧从楼梯跑下去。林刑警沮丧地坐在楼板边缘，默默地摇了摇头。片山也忘记了恐惧，从边缘探出身子向下看。只见今井的身子摔作一个“大”字，围观的人群在他的身边渐渐围成一个圈。

两人无言地对视一眼。林刑警的表情尤其严肃。

“真是太可怜了。”林刑警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干脆地催促片山说，“我们走。”于是，他们往升降机的方向走去。

“是。真抱歉。”

林刑警放下话筒。他刚才向三田村报告今井的死讯，让嫌疑人死亡，警方难辞其咎。

“这个人太认真了。”片山说道。

“这事迟早会败露，他一定成天提心吊胆的，恐怕已经有点神经衰弱了。所以我刚说有几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已经大受打击。”

他们是在保安室打的电话，这是一个大约六叠大的办公室。身穿制服的保安石垣听闻今井已死，还不敢相信，呆呆地坐着。林刑警向石垣问道：

“那么，我再问你一遍。你当时有没有清清楚楚地确认过森崎教导主任的尸体呢？”

石垣语无伦次：“那个.....我看是看到了.....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想：啊！这是森崎先生.....不过那么昏暗，也是第一次看见人的尸体.....”

“并不是靠近仔细观察？”

“这个.....”

“你说你摸过尸体对吧？是怎样的情况？”

“那个.....今井先生让我摸一摸，我就碰了一下手臂.....”

“也就是说，你既没有摸过脉搏，也没有仔细听心跳声对吧？”

“是的.....”

林与片山对视一眼。

“我们走。”

“好。”

片山还是第一次看见林刑警露出如此肃杀的表情。他的内心已经怒不可遏，将胆小的今井逼上死路的责任感与对阿部校长这个罪魁祸首的愤怒在他的心中卷起了漩涡。

他们两人前往校长室。半路上，林刑警回头对着跟在后面的福尔摩

斯说：“你听着，要是他敢逃跑，你就别客气，狠狠地抓他。”

在可以望见校长室入口的走廊阴影处，站着一个刑警，他一见到林和片山，就露出了笑容。

“怎么样？”林刑警问道。

“在里面。一直都没出来，也没有访客。”

“好。你守住这儿。要是他逃出来就直接抓住。”

“明白。”

林刑警与片山还有福尔摩斯打开了校长室的门，走了进去。这是个小会客室，内门旁的书桌后面坐着个看似老处女的秘书，直勾勾地盯着片山他们。

“请问是哪位？”

言辞很是客气，可那语调听上去就像是在驱赶推销员一样，阴阳怪气的。

“我们是警察。”林刑警亮出了警察手册，“我们要见阿部校长。”

“有预约吗？”

“没有。”

“没有预约就不能让你们见面。”

林刑警顿时火冒三丈：

“我们是履行公务！”

可秘书依旧不依不饶：

“校长非常繁忙，你们这样让人很难办。”

她露出若无其事的表情。

“我们也很忙。”林刑警不甘示弱，“要是你不传达，我们就要硬闯进去了！”

秘书看见林刑警如此认真，才万分不情愿地按了书桌上对讲机的按钮。

“什么事？”

这是校长的声音。

“有警方的人说想要见您。”

“哦，是吗？请让他们稍等一会儿。我这儿现在有点乱。”

“是。”秘书转身过来，“你们也听见了吧。请稍等片刻。”

林刑警的脸上好像写着：现在就要打破那扇门冲进去，可暂时还没有逮捕令，只能强忍住——

然而，两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了，林刑警的耐心终于到了极限：

“我们立刻就要会面！请这样传达！”

他向秘书大叫道。秘书也绝不示弱：

“我不会允许你们这种粗暴的行为！没有许可的话，是——”

就在这时，福尔摩斯的耳朵忽然竖了起来：

“喵呜！”

它高声鸣叫，随即跑到校长室门口，用前腿挠着门板。林刑警大惊：“它是听到什么了吗？喂，片山，我们进去！”

“是！”

“不行！没有许可——”

秘书还想阻止他们。

“你要是再阻挠，我们就以妨碍公务罪逮捕你！”

林刑警怒喝一声，前去开门。

“上锁了！”

“不会吧？”

秘书大惊失色地叫出了声。

“你有钥匙吗？”

“没有。因为那扇门从来没有上过锁……”

“可现在被锁住了。”林刑警咚咚地敲打着房门，“喂！开门！不开就要硬闯了！”

里面没有一点回应。林与片山面面相觑。

“他这是什么意思？”

“就算要逃跑，这儿也是四楼啊。”

片山恍然大悟：“难道说，是用了应急的绳梯？”

“你说什么？”

“我记得森崎先生主任室的角落里就有一个装着类似器具的箱子，这儿当然也会有。”

“确实有吧？”

林刑警问秘书。

“确实有。不过校长怎么会用那种东西……”

“我们绕去外面。”

林刑警催促片山。秘书一脸疑惑地问道：“那个……校长，犯什么事了吗？”

“是啊，干了桩‘大手笔’呢。”林刑警说道，“杀人案！”

为什么今天从早到晚就必须跑个不停呢？片山一边往一楼飞奔一边想。这简直要把一年的运动在一天里做完呀。对了，今天晚上到底还能行吗？累成这个样子，还怎么去陪雪子？片山一点自信都没了。筋疲力尽之后，恐怕刚上床就得睡着……

这个当儿还是不要胡思乱想了。要是踩错一级楼梯，一定会摔个半死——现在连膝盖都已经开始发抖了。片山好不容易下到一楼，跑出玄关，绕到了大楼的外侧。

“快看！”

校长室的窗口荡下了一根绳梯。林刑警和片山气喘吁吁地抬头一看，忍不住笑了出来。

阿部校长正紧紧抓住绳梯正中央的地方，一脚一脚，像电影慢动作似的，缓缓地往下爬。不过对于他本人来说，已经是拼上了老命。

“我们本来不用跑得这么着急嘛。”

“可不是嘛。坐电梯下来刚刚好。”

“不过，他为什么一听说警察来了就跑呢？”

“一定有人通知他富田被抓，今井也死了。他可能当时正在慌忙处理相关文件呢。”

“原来如此。”

阿部校长光是注意自己的脚底下已经拼尽全力，根本没有注意到片山和林正在下面等着他。

“赶快下来！”

“我们等得花儿都谢了。”

此时，福尔摩斯已经走上前，轻巧地跳到了绳梯上，探出爪子向上爬。

“哦，这只猫可真灵巧。”林刑警睁大眼睛说道，“它往上爬的速度比阿部下来的速度快多了。”

阿部校长总算下到了离地两米左右的位置，而爬上绳梯的福尔摩斯则伸出了一只前腿，对着阿部校长的腿狠狠地挠了一爪。

“呜哇！”

阿部发出一声惨叫，他还想用双手来抱住腿。结果显而易见，校长的身体咚的一下落在地面，只留下短促的呻吟声。

“真厉害，那只小猫，我一定要收它做我的部下。”林刑警笑着说，“现在我们只能等校长大人醒过来了。我们两个可扛不动他呀。”

4

“是校长提出来的。”富田破罐子破摔似的说道，“应该叫他前校长才对。”

他露出了讥笑。

“是吗？”林刑警一边记录，一边抬起头说，“可阿部说这全是你一手策划的呢。”

“那个混蛋！畜生！”

富田涨红了脸——说是阿部招出来，当然全是骗人的。他还在另一个房间躺着呢。不过林刑警这么说都是为了激怒富田。

“那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上星期天晚上，校长把我叫去他自己家，我还以为他找我有什么要紧事。我最讨厌校长那种人了，在私底下几乎是一句话都不会说的——我去，发现有点奇怪。他请我喝很贵的威士忌，又跟我提工资不够可以加薪之类的。这么做，就连三岁小孩都能看出来是别有用心。于是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结果他竟然说：‘你一向憎恨你哥哥吧？’他

似乎已经知道我和兄长的关系不好，除此之外，他还调查出只要我哥哥死了，森崎家的财产就会全部由我继承。毕竟他还兼任理事长，知道这些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就反问：我恨他和你有什么关系？结果校长突然提起了有关新校舍建设贪污一事。他收了A建设的贿赂，搞定了其他理事，为了让A建设拿到建筑许可证，连都厅和市政府的公务员都疏通了。实际上就是校长自己把钱送到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手上，而自己也收取了为数不少的礼金。他竟然一口气把这些事情全告诉我了，我当时惊呆了——校长说完这些，才对我说‘我已经什么都说了，有件事一定要请你帮忙’。我就问他到底是什么事。结果校长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说‘要把你哥哥杀了’。正当我瞠目结舌的时候，他家又来了一个客人，是一个我没见过的男人，他就是今井。”富田喘了一口气，“听说今井死了……他是自杀吗？”

林刑警摇摇头：“无可奉告。”

“无论如何，我觉得今井这人总有一天会向警方自首的。他的精神太脆弱了，再加上还是个老实人，光是贿赂校长这件事就足够让他的良心备受谴责了。那天晚上，当说到让他协助杀人的时候，他脸色都青了，差点当场昏倒。校长说：‘你根本不用担心，又不是让你去杀人，只要对警方做个伪证而已。下手的是我和富田老弟。’我也吓到了，当时就抗议，可校长依旧不为所动地继续说服今井。我错过了反对的最好时机，说着说着，我也决定参与了。最初的冲击过去之后，我渐渐觉得这计划并不糟糕。你们一定也觉得我这弟弟真是个禽兽吧。不过说实话，我自己也特别震惊。我竟然如此爽快地接受了杀死兄长的想法。我渐渐地发现：原来，我是这么深刻地痛恨着我的哥哥啊。不过今井那边就说服得不太顺利。他的胆子实在太小了，反复说着：‘不行，做不到。’最后校长只能威胁他：‘既然这样，用贿赂罪把你送进监狱好了！’他才算答应了。我也是在那天才知道哥哥已经在调查贪污事件了，还听说哥哥在学生被杀之后请警方派了刑警过来。就是你吧？”富田对片山说道。

片山默默点了点头。

“校长认为哥哥叫来刑警，表面上是为了调查交际事件，而实际上却是在调查他自己的贪污和偷漏税呢。所以他必须先下手为强，最终定下了杀人计划……总而言之，计划就这么开始了。”

“替换尸体这个点子是谁想出来的？”

“是我。校长的想法是很单纯的——凭他那个脑筋当然是那样。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哥哥叫到没人的地方，我们两个把他杀了，然后让今井来做我们那时候的不在场证明。不过我觉得这太简单了，很快就会露馅的。于是我忽然想到，只要我把胡子剃掉，几乎跟哥哥一模一样。实际上，年轻的时候就常有人把我们两个搞混。我就是讨厌被认错，才故意留胡子的。而在这所大学里，人们只认识有胡子的我，我要是把胡子剃了，倒在昏暗的地方，别人一定会把我错认为是我哥哥。这就是我的想法。”

“不过你为什么搞一个这么复杂的计划呢？”

富田低下头苦笑着说：“这是我对哥哥的报复，是针对他的头脑。他总是那么优秀，让我一直都沉浸在自卑感中。就连养的猫都叫什么福尔摩斯，常常夸耀它是只头脑聪明的猫。面对这种兄长，要是我用那种司空见惯的、一点都没水准的犯罪方式杀了他，只能说我再次输给了他……你们懂吗？”

片山有点似懂非懂。

“于是，我就决定制造一个密室。也并不是什么创新的手法，只不过是两人饰一角而已。校长先写信给哥哥说‘有关贪污一事，希望能单独面谈’，把他叫去校长家里，下毒杀了他。校长的家人刚好都外出旅行，每天来的保姆到了晚上也不在，这再好不过了。接着我和校长两个人趁着夜色把哥哥的尸体运到大学，藏在工地现场。到了早晨六点，我把哥哥的衣服脱下来穿在自己身上，进入简易食堂，从内侧拴上门栓。接着今井带着保安石垣过来，而我尽量躺倒在昏暗的地方，假装已经死了。今井会来确认我已经死了，而石垣只要看见我的脸，认为是我哥哥，这就行了。石垣去叫警察的这段时间里，我把衣服重新穿到尸体身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计划。”

“森崎先生一个人去校长家，比起平时的他来，还是有点不够谨慎啊。”

“不会。哥哥一向都不把校长放在眼里，而校长实际上是个胆小鬼，光他一个人是根本不敢杀人的。”

富田停顿了一下，用手指摸了摸鼻子下方的伤痕。那是福尔摩斯抓下他的假胡子时留下的伤口。

“好，原来如此。”林刑警说道，“不过我们还有不少不明白的地方。比如说——”

“刑警先生。”富田打断他的话，“我还要补充一件事。”

“什么？”

“你们有一个误会。”

“什么？”

“我们确实制定了一个把兄长杀死的计划。不过，我们并没有施行。”

“你说什么？”林刑警和片山瞪圆了眼。富田则愉快地说道：

“你们听清楚了，校长寄信给我哥之后，我也在校长家等着他的到来，结果他却没有来。”

林刑警像见了鬼似的：“这么蠢的狡辩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是真的。”富田有点气愤地说，“我还打算通知今井说我们的计划泡汤了，可我怎么也找不到他……”

“那么，今井第二天早晨去看的时候，却发现你躺倒在那里呢！”

“所以说，那个人根本不是我啊。真的是我哥哥死在那里呀。”

“也就是说——”

“有人赶在我们之前下手了。”

“是谁？”

“我怎么可能知道。”

林刑警忽然笑了起来，接着，又突然停止了笑声：“喂！小看我们也要有个限度！”

林刑警中气十足的一吼，能叫那些小混混都吓得发抖，富田自然也面色苍白。

“你以为会有人相信这种话吗？定了一个计划，但是没有真的去杀。可是有另外一个人，在同一天、同一地点，把你们的目标人物给杀了。”

“真的是这样啊……”富田无力地抗议道。

“那你为什么要那样没命地逃？今井变得那么神经质又是为什么？你说啊！”

“我们知道肯定没人会相信，实际上你们就没有相信。”

“那是当然的。”

“我们吓得不轻。尤其是今井，在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进了简易食堂，还以为我正在假装尸体呢，没想到那却是真的尸体。这打击可太大了。”

“你要说的就这些吗？”林刑警保持着冷静。

“都是真的……”富田反复说着这一句话，声音渐渐变轻，一直到几乎听不清楚。

“好，我们也会找阿部问个明白的。不过你别抱太大希望，就算阿部的供词跟你完全一致也没用，因为你们有时间串供。”

“我明白。”

你们反正也不会相信。富田嘴里嘟嘟囔囔的，被其他刑警给架走了。

“那么，我们的校长大人到底醒了没？”

“要是还没醒，让福尔摩斯抓他一下，肯定能醒。对吧，福尔摩斯？”

“喵。”福尔摩斯回答说。

阿部一瘸一拐，一边揉着腰一边来到了会客室。

“呀，你总算醒了啊。”林刑警抬头说。

“你.....你们太过分了！竟然对人使用暴力！小心我告你们！”

他依旧涨红了脸，嘴上不饶人。

“别大吵大嚷的了，快坐吧。”

“你说什么？”

阿部因为林刑警的语气不够礼貌，很不服气，不过现在腰疼腿也疼，根本没力气继续怒骂，只能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好疼！啊，疼死我了！喂，快叫医生来，医生！”

林刑警怎么可能如他的愿？他才不管阿部的要求：

“那你就说一下吧。基本情况我们已经听富田说了，姑且也听你说一遍。”

“富田说了什么？”

阿部有点不放心地问道。林刑警总结说：“杀人的计划和实行全都是以你为中心，而富田只是帮了一部分忙。”

“胡.....胡说！”

阿部大喊着猛地站了起来，可又立即撑着腰：“好疼好疼！啊.....”又坐了下来。

“他说得不对？”

“当然了。我可没有杀森崎。”

“但想杀他。”

阿部不情愿地点点头：

“没错——不过，提出这个计划的是富田。那家伙可是森崎的弟弟。”

“我们知道。”

“那你们肯定立刻就明白了吧？富田恨森崎，还想要那笔财产，所以就来找我谈他的杀人计划。”

“你为什么没有拒绝？”

“那是因为……”

阿部支支吾吾的。林刑警则代他说明：“因为A建设贿赂你这件事被富田知道了。”

“没错。”

阿部无力地点头。他一定是在想：与其承认自己是杀人案的主犯，还不如承认自己受贿和逃税呢。

“而且森崎也在调查这件事。”

阿部瞥了片山一眼。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片山说道，“其实森崎老师请我过去，就只是为了调查交际的情况，贪污这方面，我根本没听说过。”

“不会吧……真的？”阿部大叹了一口气，“见鬼！”

他万分懊丧。

“然后呢？后来怎么样了？”

林刑警催他继续说，阿部则不情愿地继续讲。他所说的内容与富田说的基本上没有区别。林刑警还用惯用手法威吓了他一下，可阿部脸涨得更红，坚决表示什么都不知道。

“好了，带走。”林刑警放弃了。

“我可是病人！我要求看医生！”

听了这话，林刑警对那位年轻的刑警说道：

“喂！你们路上要是看到有兽医的招牌，就让他去治一下。”

“明白。”

年轻刑警笑嘻嘻地点头。把脸色铁青的阿部送走之后，片山对林说：

“林先生，你怎么想？”

“嗯？什么怎么想？”

“那两个人的供词啊。他们说实际上没杀人……”

“岂有此理！”林刑警很生气，“这是走投无路的借口罢了。”

“是吗？”

“把阿部家彻底搜查一遍，肯定能找出杀害森崎的证据。”

“对啊。”

片山想：还有一个情况无法说明，就是桌子和椅子。到底为什么要把桌子和椅子搬出去呢？又是谁干的呢？实际上，杀死森崎的只可能是阿部他们。否则的话，那个密室之谜不是又没答案了吗？

片山看了一眼福尔摩斯，它不知在思考什么，紧缩着身子端坐着。

“是，我们现在回来。”林刑警给三田村打完电话说：“我们走吧。”

“好。三田村先生说，解决完连续杀人案之后要请个假呢。”

“请假？老爹真的这么说？”

“是啊。”

“嗯……他的年纪也大了。”片山假装不经意地说，“林先生最近好像也特别憔悴嘛。”

“我？是吗？”

林刑警的口气好像有点故作姿态。

“是不是休息几天会好一点？”

“现在这么忙，根本不行。过几天吧。”

“是啊。”

片山跟在林刑警身后出了会客室。福尔摩斯从片山双脚之间穿过去，走在前面。

差不多四点了，蓝天罩上了一层几乎看不清的薄纱，黄昏就要到来。

5

“你这家伙真是不可思议啊。”这天晚上，片山在公寓里望着福尔摩斯说，“我不是森崎先生，真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你把那张照片抓破，真的只是偶然吗？可看着你，我就觉得不是偶然。你真是什么都知道呀。”

福尔摩斯不知有没有听到片山说的话，依旧在角落里蜷成一团。

“不过，那两个人的话，你怎么想？简直就是胡扯、诡辩，听上去实在太蠢了，反而让人很在意是不是真的……”片山换了一口气说，“不过，不论如何，不管是阿部校长还是富田，全都是无耻之徒。他们至少定下了杀害森崎先生的计划。从这层意义上来看，他们两个人算是遭报应了。富田肯定再也不能当教师了……你也满足了吧？”

片山说着伸出手，想摸一摸福尔摩斯的头，可福尔摩斯的鼻头颤动了几下，扭头向另一边。

“啊，是味道吧？这是古龙水。”

片山有点害羞地脸红了。

那边传来了晴美从浴室走出来的声音。

“啊，洗得真舒服。”

晴美把浴巾围在丰盈的身体上，脸蛋还红通通的，就走进了房间。她一见哥哥正在穿西服，惊讶地说：

“啊呀！还有工作？”

“嗯，嗯……有一点点……”

“不是说已经差不多完了吗？今天晚上不回家了？”

“大概吧。”

“是吗——那也好。对吧，福尔摩斯？我们两个女生一起过夜呗。”晴美说着说着就皱了皱眉头，“卫生间的门是不是没关好？”

“怎么了？”

“我闻到香精味道了。”

片山不愉快地强调说：“这是古龙水！”

晴美哑然了好一会儿，盯着哥哥的脸看看，忽然间眼睛一亮：

“哇！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片山小心翼翼地窥探妹妹的表情，“那个……不知不觉就这样了……你不会生气吧？”

“一点也不。为什么要生气呢？这不是最棒吗？你们准备去哪儿的小旅馆吗？”

“不，是她的房间。”

“那就是潜入她的宿舍？”

“算是吧。”

“非法入侵，立即逮捕！哥哥你挺有一手嘛。不过你这副打扮是什么情况？”晴美相当不客气地来回扫视片山的西服和领带。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又不是出去抓犯人，你就不能穿得帅一点吗？”

“可我一直都是这样嘛。”

“我给你买的花衬衫呢？”

“那件特别花哨的橙红色衬衫？”

“就是那件。那件才好。你等一下，我来替你搭配。”

晴美迅速穿好自己的衣服，从衣柜里依次翻出了衬衣、休闲裤、粗花呢外衣、领巾和袜子。

“全部换上。”

“全部？”

“对啊。内裤也不要穿松紧带都断了的。穿好没？”

“当然！”

要是连内裤也要妹妹来换就太丢脸了，片山慌忙想。

不一会儿，橙红色衬衫的领子配上胭脂红的绢丝领巾，一个花花公子就此诞生。

“这会不会很奇怪？”

片山对着镜子毫无自信地问。

“才不会！很帅呀！”

片山不这么觉得。不过一看时钟，已经到了出门的时间。

“那我出门啦。”

“加油呀。”

被妹妹这么激励，总觉得很诡异。

“你也小心点。”

“没问题。”

“不去找朋友玩吗？”

“现在太晚了。”

“对啊。”

片山放心地说。

“哥哥，你准备跟她结婚吗？”

“不知道。”片山笑着摇摇头，“就算我想，对方也没这个意思，一定会拒绝我的。”

“那你就好好加油，让她有这个意思呀。”

“谢谢你。”

片山走出了公寓。他的头顶上是东京很少见的澄澈星空。

还差两三分钟十一点，片山来到后门，雪子已经等在栅栏里面了。

“我来了。”

“欢迎呀，名侦探先生。”雪子说着看了看片山的打扮，“哇，还挺帅的呢。”

“我可是完全变成妹妹的换装人偶了。”

“是吗？”雪子笑了，“那先进来吧。”

片山跨过栅栏进到里面。不知是不是错觉，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十分轻盈。

雪子身穿牛仔长裙和蓝色粗绒线毛衣，毛衣显得有点宽松，似乎是借来的，可是一点都不会显得不自然。这就是所谓年轻的魅力吧，片山想。

一进入房间，雪子就发问了：“喝点什么，鸡尾酒，咖啡？”

“什么都好。”

“那还是喝点咖啡好了。醉醺醺的，睡着了就没劲了。”雪子微笑着说。

“案子全都解决了？”

雪子一边喝咖啡一边问。

“嗯，我觉得是。”

“好像有点不确定嘛。”

“还有几个不够清楚的地方。”

片山把富田和阿部的供述大致说给她听：“只不过，有关桌子和椅子这件事，还是一头雾水。”

“说不定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个恶作剧呢。”

“这样解释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你不要太过烦恼了。”

雪子用柔软的指尖摸了摸片山的脸。

“还有一件事。”

片山感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

“还有什么？”

“交际集团的事。”

“啊……”

“那真的存在吗？森崎先生当时就是委托我去调查那个的，可不知不觉间却被卷入了谋杀之中……”

“那个案子的搜查也要继续吗？”

“我准备查下去。”

“这才是我的名侦探呢。”雪子呼吸了一下说，“不过今天晚上要好好休息一下。”

“当然了。”

雪子把咖啡杯与砂糖罐放在托盘上推向一边，靠到片山身边。

“吻我。”

雪子闭上眼睛献出嘴唇，片山小心翼翼地吻了她。接触的那一瞬间，还以为会触电，但并没有，只有带来轻快刺激的微弱电流划过。

“啊，对了。”

“什么？”

雪子的身子离开片山：“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差点忘了。”

“什么事？不会又是杀人案吧。”

“不是的……”雪子稍稍停顿了片刻说，“是炸弹的事。”

片山怀疑听错了。

“原来是那个秋吉老师做的啊。”听了雪子的话，片山挠挠头，“不过他这么玩还真够危险的。”

“他本人也是提心吊胆的，要是被谁捡到然后打开的话……”

“真的丢了？”

“我也一起帮着找了，就是没找到。”

“该不会被偷了吧。”

“我觉得不会——不过也说不清楚，这种事情从来没人想过。”

“秋吉老师有没有跟别人提过那个雪茄盒的事？”

“他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很可疑。人喝醉了酒，很容易说漏嘴。”

“你说得也对。”雪子沉默了片刻说，“那该怎么办？”

“嗯……先问清楚是什么样子的雪茄盒，然后通知全校的师生。”

“对。要是被谁捡到就糟了。”

“没错。赶快去找一下秋吉老师吧。”

“现在？”

片山刚站了起来，想了想又坐了下来。

“还是明天吧。”

“不过……要是今天晚上被谁捡到了……”

“怎么会啊？”

片山笑了。

两个人陷入了莫名其妙的沉默中……

“还是去吧。”

“对。”

半夜把秋吉叫醒确实很对不住他，不过他一见到片山那身衣服就猛地醒了。

片山让秋吉把出问题的雪茄盒画下来，那只不过是一个金属外壳的、极其普通的盒子。

“到底该怎么办？”

“做成警告书，在学校各处都贴上，一定要在牺牲者出现之前贴好。”

“原来如此，那，明天就赶紧——”

“现在就做！”

“现在？”

“必须明天一大早就能让所有人看见。”

“半夜就要写吗？”

“说不定明天早晨就会有人捡到那玩意！要是死了人，你就是杀人犯啊。”

“我明白了！”

秋吉颤抖起来。

片山和雪子一起帮忙做出十张海报的时候，已经接近两点了。他们用红色魔术笔写上了巨大的“注意”，在下面还画了上色的雪茄盒图案，接着又在下面写上：“发现这个盒子的人，请绝对不要触碰，立刻联络保安。可能有爆炸的危险！”还把“爆炸”两个字涂成了红色。

“总算搞定十张了。”

“啊呀，不好。”

“怎么了？”

“有一张上面的‘爆炸’忘记涂成红字了。”

“一张而已，没关系的。”

“不过……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人不小心打开了盒子……”

“重画吧。”

又花了十五分钟。

“那么，秋吉老师，请现在就去把它们贴在校内各处吧。”

“我明白了。”

“还有，明天——不，今天下午，请到警视厅来一趟。”

“是。”

“那就晚安了。”

总不用连张贴都去管吧，两人总算回到了宿舍。

“两点半了。”

“这突发事件可真是的。”

片山倒在床上。

“累了吧？”

“嗯……”

“睡吧！”

片山喘了一大口气。男人就该这时候奋起才对！画了几张海报就不行了，这还叫男人吗？片山一边鞭策自己一边坐起来。

“就算要睡也睡不着啦。”

“你没事吧？别勉强自己。”

“为了你，再勉强也没关系。”

片山将雪子搂入怀中。两人长长地接吻，又躺倒在床上。

“.....你真好。”

除了这句话也不知该说些什么，片山想了一会儿，还是说了这句最平淡的情话。

“谢谢你——结束之后，希望你还会这么说。”

雪子微笑着低语。片山正朝她的身体上靠去.....

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接着——

“吉塚同学，吉塚同学。是我，秋吉！”

“我们装睡吧。”片山小声说。

“对啊。不过.....要是.....”

“万一有人因为雪茄盒死了？唉，可恶！”

片山赶紧从床上跳下来，打开了门。

“啊。你.....你怎么在这里？”

秋吉一看见片山出现，瞪圆了眼。他手上正拿着一张刚才做的海报。

“有什么事吗？”

“那个，我想在这个宿舍也贴上一张，不知道贴在哪里才好。”

“老师，一楼电梯正面不是有个公告板吗？那里最显眼了。”雪子也露了脸，“听课的告示都会贴在那里，大家肯定会看的。”

“啊，原来如此。谢谢。真是打扰你了……”

秋吉露出暧昧的笑容，离开了。

“真是够了。”片山关上门，“不会再有人来打扰吧？”

“下次不管是谁来，我们都假装睡着吧。”

“是啊。”

片山站着抱住了雪子，一边吻她，一边把她毛衣的下摆往上提。手一触碰到她的肌肤，片山浑身一震。

雪子忽然离开了片山，退后两三步，缓缓地脱下了她的毛衣。毛衣之下什么都没穿。年轻而紧致的乳房一下子出现在片山面前，让他觉得头晕目眩，不禁吞下一口口水。

“剩下的你帮我脱。”雪子一边躺上床一边说。

片山缓步走近床铺，伸出颤抖的双手，触摸雪子的胸脯。他浑身的血液仿佛都要沸腾了，视野中仿佛被罩上了一层火红的滤镜，一切都在燃烧。

雪子伸出双臂，抱住片山。片山顺势将雪子一口气压倒，搂抱住。所有的血液都集中在头顶，片山在热血沸腾的感觉中，一切都难以分辨，胡乱地将雪子脱至赤裸。

他的动作很是笨拙，然而雪子依然在片山的爱抚下喘息连连。也许是雪子在巧妙地引导着片山，对于他们两人的第一次来说，节奏很是合拍。雪子尽量不让自己的动作妨碍到片山的爱抚，渐渐地将他的衣服也除去。

“让我做你的女人。”最后，她说，闭上眼睛，任由片山摆布。这就是决定性的瞬间了！片山感觉全世界都在给他鼓劲，就这样一鼓作气

雪子忽然睁开了眼睛。

“那是什么？”

“啊？”片山刚准备进入突击状态，他备受打击地问道，“什么？”

“我不是说你。是不是有人惨叫了一声？”

“我可没听见——”他的节奏被打乱，有点不乐意。

“不过好像是真的……”雪子的表情很认真。

“你从哪儿听见的？”

“我不知道——不过大概是从走廊尽头传来的。”

“怎样的声音？”

“怎样……惨叫呗。就是——”

“啊！”

门外响起的惨叫在走廊回响起来。

“是那样的吗？”

“对！”

“好像是人在惨叫呢。”

片山的脑袋一时之间还在空转，这一刻总算上了引擎，他一跃而起。

“是人惨叫！出什么事了吧！”

他跳下床就要往门口冲。雪子慌张地喊：“你要裸奔吗？”

片山这才反应过来，拼命从被褥中找出内裤，穿反了一次又重新穿

上，好不容易套上了他的花衬衫跟休闲裤，飞奔出房间。雪子也套上了内裤和睡衣，跟着他跑出去。

来到走廊的片山迅速朝左右方向瞥了两眼，但不知道惨叫声到底是从哪个方向发出的。他再次环顾左右，忽然看见前方第四个门打开来，一个年轻女孩连滚带爬地冲出走廊。片山跑过去一看，她脸色苍白，身体颤抖个不停，简直魂不守舍。

“你没事吧？出什么事了？”

面对片山的质问，她的嘴巴一张一合，根本说不出话来，只是万分辛苦地指了指打开的门。片山预感到最糟的情况，迅速打开房门朝里面看了一眼。

状况完全超出了片山的预想，他一时之间愣住了，傻站在门口。

一个男人身体扭曲地倒在门口附近的地毯上，一把刀深深地刺入了他的腹部。那男人的手旁掉落了一把手枪。直到这里，都算是预料之中。可当那倒地的男人的面孔吃力地抬起来望向片山的时候，片山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

“.....片山.....是你.....”

那男人喘息着，挤出沙哑的嗓音。片山这才回过神，迅速靠到他的身旁：

“林先生！这到底是——”

门口传来一声短促的惊呼，原来是身穿睡衣跑来的雪子。

“这不是刑警先生吗？和你一起的那个.....”

“没错。快去叫救护车！赶快！”

“好。我也让大学的校医赶过来。他就在宿舍里。”

“拜托你！”

雪子跑开之后，片山用手托起林刑警的头。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是

好，要是随便乱动，出血就会更加严重。

“.....片山.....”

话说到一半，林刑警就开始剧烈地咳嗽。

“别说话，林先生！不能乱动。”

“我.....我看见.....凶手.....看见了.....”

“凶手？什么凶手？”

不过片山的问题没有传进林的耳朵，林刑警又费力地喘了两三口气：

“.....看见了.....”

说着他就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

片山无力地叫喊着，将林刑警的头轻轻地安放在地板上。他死了。林先生死了.....根本没法让人立即相信。

“看见了.....”

他看见什么了？看见凶手了.....到底是什么凶手？想到这个，片山大惊失色。这里是女学生的宿舍房间啊，林刑警待在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

片山站起来环顾室内各处。他刚才背对着的方向有一张床，因为有东西阻挡，站在门口不太容易注意到这个位置。一个浑身赤裸的女孩仰面躺着，已经死了。

林刑警是在追查女大学生杀人案的变态凶手，进而推断这里可能会成为凶杀现场。可是凶手却反过来，让林刑警成为血祭的牺牲品。

一时麻痹的嗅觉复苏，房间里充满了血腥味，再加上无比凄惨的景象，让片山心如刀绞。他摇摇晃晃地走出房间，雪子正巧跑过来。

“我叫了救护车，医生很快就会来。情况如何？”

“死了。”片山拼命忍住呕吐的冲动，说道。

“啊！怎么会——”

雪子条件反射地想冲进房间。

“别进去！”片山抓住雪子的手臂把她拉回来。

“怎么了？”雪子问，“怎么了嘛？”

“还有一个人死了。”

“是谁？”

刚才发出惨叫的女孩用颤抖的嗓音说道：

“清子！清子死了！”

片山还来不及阻止雪子，她就冲进了房间，一转眼又跑了出来。

“你没事吧？都叫你别进去了——”

“没.....没事.....”

雪子的脸色白得像一张纸，瘫软地坐在了走廊上。片山似乎受了她们的影响，也坐在了雪子身旁。

这三个人脸色苍白地坐在地上，被骚动声吵醒的女学生们三三两两地打开房门探出脑袋.....

第四章 结束与开始

1

“这下可严重了。”

雪子在睡衣外又披了一件袍子，可看上去仍旧觉得很冷。也许只是因为脸色铁青的缘故。

走廊里挤满了刑警和鉴证科的人，还有几个记者被赶出去了，但他们仍要拼命挤进来，这儿简直成了深夜的急诊中心。

“真不敢相信……林先生他……竟然……”片山喃喃自语。

“你们过去一起工作？”

“要看是什么案子。不过他是个很好的前辈。”

无数思绪在片山的脑海中盘旋，他自己也无法解答。首先，林刑警主要负责调查的是森崎被杀一案，为什么会出现在女大学生被杀的现场呢？这不可能是偶然。也就是说，他应该是接受了某个特殊命令才来到这里吧？只能向三田村警司确认了。可他打了两回电话都没人接。三田村的妻子几年前去世之后，三田村一直是单独生活。他到底去哪儿了呢？天很快就亮了，之后再打一个电话吧。

而能把林刑警这个办案老练的刑警刺杀的凶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要是林先生当时能说出凶手是谁就好了……”

片山忍不住说出了口。

“他已经没力气说出来了吧？”

“只是说‘看见凶手’了。之后就什么都……”片山已经不知是第几次叹气，“就算把警戒线拉起来，也根本不知道要警戒什么人，简直是云

里雾里。”

“只能确定他是个男的。”

“你说得对。”

忽然，片山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奇异的想法。凶手真的是男人吗？废话，当然是了！把女人杀死又恨不得碎尸万段，根本不可能是女人干的。可是，使用锐利的道具并不需要特别大的力气，而凶手与杀害对象之间并没有发生性行为。凶手是女人这一可能性也不能说完全为零吧？

假如凶手是女人，林刑警被刺杀的事实也许可以理解。就算是林刑警，面对一个女人，也有可能在一瞬间有所迟疑。

“怎么了？”

雪子有点担心地问片山。

“没……没有什么。”

“你好像心事重重呀。”

“一言难尽……”

片山含糊其辞。这个想法也许过分离奇了，还是先把它搁在心里吧。

还有另一件让人担心的事，那就是晴美——如果晴美的男朋友真的是林刑警，那么林刑警被杀的这个消息一定会给晴美带来巨大的冲击。片山心想，一定要亲口告诉她，要在新闻报道这件事之前告诉她。

“我先回公寓一趟。”片山对雪子说，“恐怕还要在这儿待上好一阵子，这身行头可不太好。”

“对呢。不过你不在没事吗？”

“没事，我去去就回。”

“那我先乖乖回房间，去被子里发抖吧。”

雪子勉强地挤出一个微笑。

片山对附近的刑警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宿舍。他来到停在后门的警车上，借用了一下无线电话^[13]，又给三田村打了一通电话。一小会儿后，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对方却接了电话。

“三田村家。”

“我是片山。一大早打扰您了。”

“没事儿。怎么了？”

片山一瞬间失语了。

“林先生被人捅了。”

“在哪里？”

“羽衣女大的宿舍，是那个女大学生杀人案的凶手干的，另外还有一个学生被杀了。”

“林刑警的情况如何？”

片山吞了一口口水说：“已经去世了。”

一阵沉默。

“你有没有联系林先生的太太？”

“不.....还没有。”

“我亲自上门去传达吧。我现在就出门。”

“是。”

三田村绝对不会把这么受罪的事交给别人去干。

片山感受到清晨的寒意，身体微微发抖地走上了大路。五分钟之后，他拦到了出租车，立刻赶回公寓。刚碰到座椅放松下来的那一瞬

间，睡意忽然袭来。

仔细一想，已经彻夜未眠了。

这本该是一个幸福愉快的夜晚，没想到却成了最可怕的一个夜晚。

片山苦笑了一下，轻轻闭上眼睛，很快就陷入了沉睡。

被司机叫了好多次，他才睁开眼睛。虽然只睡了没多久，不过还是轻松了许多。一看手表，快六点了。

怎么跟晴美提这件事？片山心情沉重，左思右想，才按下了玄关的门铃，晴美转眼就出来应门了。

“哎呀，哥哥。”

“我回来了。”

“怎么这么早？”她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你们吵架了吗？”

“没有，事情没那么简单。那宿舍里又有女大学生被杀了。”

“别说啦！”

“我必须赶紧换身衣服赶回去。”

“要不要吃点什么？”

“不用了。”

“不行，我马上给你烤个吐司面包，加火腿蛋，行吧？”

“好吧——”

片山面带心酸地看着忙里忙外的妹妹。

“那你昨天晚上没去见那个女孩吗？”

“是在一块儿……”

“不过——什么都没干吗？”

“嗯。什么都没有。”

差一点点就成功了，片山话说到一半又慌忙住嘴。

“对了，晴美。”

“什么？”

“你……认识林先生吧？”

“林先生？知道呀，他不是来过我们家好几次嘛。林先生怎么了？”

从她不经意的口吻中完全感觉不到她在想些什么，片山下定决心说出口：

“他被那个女大学生杀人案的凶手给捅了一刀。”

“哎呀。”

晴美回过头。

“去世了。”

片山侧过头，可仍在窥探晴美的样子。晴美静静地摇摇头：

“真可怜——他还有太太和孩子，对吧？”

“是啊。”

“真可怕……哥哥你也要小心一点。”

“我知道……”

晴美又回头面对平底锅——片山有好一阵子茫然若失。

“不是林先生吗？”

他不禁小声嘀咕——那么，那天在新宿看见林刑警，只不过是偶然吗？

虽然有些对不住林刑警，不过片山还是摸着胸口松了一口气。不过也说不上真正的放心，毕竟这下就彻底搞不清跟晴美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是谁了。

热腾腾的火腿蛋和吐司，再加一杯咖啡，让片山完全清醒了。他换上西服正准备出门。

“哥哥。”

“怎么了？”

“你抓犯人也不要太过于勉强自己。”

“喂，我可是刑警啊。”

“你要是死了就全完了。”

“没事的。”

“路上小心！”

他刚想走出门，又问道：“福尔摩斯呢？”

“还在睡吧？不过这只猫真奇怪，昨天一直到很晚都醒着，不停地玩着火柴盒呢。”

“这就是夜猫子嘛。那我先出门了。”

正在此时，福尔摩斯从里屋走了出来，一见到片山就打了个大大呵欠。

“是我的想法太天真了。”

三田村的表情万分严肃，拉得老长。尸体已经从现场运走了，可残留的血迹依然像刚刚流淌出来一样，触目惊心。

“警司，为什么林先生会出现在这里呢？您下了什么命令吗？”

片山向三田村问道。三田村沉闷地点了点头说：“是我命令他每晚在这里监视的。凶手是个很聪明的家伙，如果太多警察在盯梢，一定不肯现身。于是我就命令他一个人在不起眼的地方进行监视。”

“没人和他轮班吗？”

“我也这么说过，可林坚持说只要自己一个人。他这么积极，我就随他去了……现在想来，实在是太辛苦了。就是因为他这么疲劳，才给了凶手可乘之机啊。”

“要是能让我一起来交替监视的话……”

“说不定就是你遭殃了。”

“是啊……”

“无论如何，我作为一个上司，比起让凶手溜走，丢了部下是更大的失败——我们务必把凶手绳之以法。”

“是。”

一个刑警前来报告说：“警戒线中并没有发现可疑人物。”

“我明白了。警戒线可以解除，把周边区域彻底搜查一遍，看看凶手有没有留下什么或者丢弃了什么，要彻底排查。”

“属下明白。”

“绝对不要看走眼。”

“是！”

三田村闭上眼睛，用手指揉揉太阳穴。

“您没事吧？”

“没事……只不过有点头疼。”

“还是休息一下——对了，您来这边。”

片山敲响了雪子房间的门。

“哪位？”

“是我。”

门很快就开了，换上毛衣和长裤的雪子跳了出来，忽然抱住片山亲了一口。片山慌忙说：

“喂，喂，等等——”

“哎呀！”雪子这才发现目瞪口呆的三田村，“对不起。”

三田村忍不住露出了笑容：“没事没事，你们继续也没关系，小姐。”

片山清清嗓子说：

“这位是三田村警司。他现在有点头疼，能让他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吗……”

“当然了，快请进吧。”

“刚才这么一吃惊，头都不疼了。”三田村看了看片山说，“这回感觉血压又升高了一点。”

喝了雪子沏的红茶，三田村似乎心情舒畅了不少。

“有凶手的线索吗？”

雪子不安地问道。

“很遗憾，现在还什么都不清楚。”

“是吗……真可怕。大家都说要搬出去呢。”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要是我有女儿住在这儿，早就把她接回家

了。”

“不过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还会有人让凶手进自己的房间？明明已经出过杀人案了。”

三田村点点头：“的确，这一点特别奇怪。片山，有关那个交际集团，你有没有查到点什么？”

“还没有……”

“是吗？不过接二连三出了这么多案子，也难为你了。”

“那个被杀的女孩也是把凶手当作客人，让他进了房间吗？”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能呢？”

片山陷入了沉思。雪子则自言自语起来：“假如我参与了交际，这种时候肯定再也不会干下去了。至少也要等凶手被抓住了才行啊。”

“所以，这个凶手恐怕是个看上去完全不像凶手的人。”三田村说道，“无论谁见到他，都不会怀疑他是个变态杀手。可实际上，那些心理变态的人往往从表面上是分辨不出来的。事到如今，我是别想请假休息了。”三田村深吸一口气，“杀害森崎老弟的凶手好不容易才逮到，又出了这桩案子。要是不能赶快解决，就要遭到媒体的攻击了。”

“阿部校长的家里有没有搜出什么证据？”

“还没有。不过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们会招的。”

听三田村的口气，好像森崎被杀一案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而片山却觉得总有一个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

“啊呀，多谢款待，打扰你了，小姐。”

三田村站起来。

“不，哪里的话。”

“我们之后会在宿舍严格戒备的。你不用担心。”

“我明白啦。我会放心睡觉的。”

三田村又面对片山叮嘱道：“你也给我盯紧一点。”

“是。”

“不过不能光盯着这个小姑娘啊。”

三田村轻声笑了笑，独自离开了房间。

“真是个好人。”

“是啊，虽然有点可怕，却是个好上司。他是我老爸生前的好友，我过去就受过他很多照顾。”

“这样啊。的确很可靠呢，真了不起。”

“喂喂，你见异思迁了吗？”

“傻瓜。”

雪子笑着送上嘴唇——双唇交叠的时候，雪子小声耳语：“今天晚上也要继续工作？”

“不清楚呀……就算让我在这儿值班，一定也有轮班的。不晓得会到几点呢。”

“要是今天晚上有空的话……”

“一定来。”

“不过我可不要在这儿。老是有人来干扰，而且到处都有刑警在监视。”

“说的也是……”

“去找个酒店吧。不过别找那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哦。”

“帝国饭店？”

“也用不着这么高级吧——找个跟你工资相称的地方吧。”

片山被戳到了痛处，只得苦笑。

不知是不是三田村的特别优待，片山只需监视到晚上十点。片山已经与雪子约好，一下班就去接她，所以心情很是轻快。

白天的工作是搜查富田在教工宿舍的房间。众人到处寻找他杀害森崎的证据，结果无功而返。阿部和富田仍旧坚持原来的供述，坚决不承认杀了森崎。片山觉得这实在费解。那两个人和已经死去的今井已经被认定是凶手了，可他们承认了杀人计划，却不承认杀人事实，实在匪夷所思。就算要说谎，也应该编造一个更巧妙一点的谎言啊。

事实上，片山觉得那两个人不是那种会忽然间撒出弥天大谎的人。他们是不是真的在陈述事实呢？可是这样一来，凶手就另有其人，而且，密室之谜依旧解答不了……

今天是星期六了呢——晚上，片山站在可以望见宿舍后门的阴影中，一边张望一边想。从案发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在食堂里监视宿舍，偷偷潜入雪子的房间救助大中搞得大汗淋漓，全都是上周六发生的事。

这一个星期，真是经历了太多的起伏。先是星期天的早晨，食堂的桌子和椅子忽然不翼而飞，让人惊讶万分。到了中午，从姑妈嘴里听说了晴美在和一個中年男人谈恋爱，大受打击。当天晚上，准确地说是星期一凌晨三点，森崎被杀了，而且还是在奇异的密室里。

接着是星期一的深夜，佐佐木和美成了连环杀人案的第二个牺牲者。

星期三，森崎的校园葬礼上出现了炸弹骚动，在Y建设公司中听闻了阿部校长参与贪污的风声。

星期四休假，可这一天从雪子与相亲对象在酒店庭院里那场严重有损心脏健康的相遇开始，根本就不是一个悠闲的休息日。到了晚上，受到福尔摩斯抓坏照片的启发，密室之谜被解开了，当然仍留下了几个疑点……

星期五，富田与阿部被捕，今井不幸身亡，森崎杀人案表面上算是告一段落。到了晚上，本以为能到宿舍与雪子共度良宵，没想到却因为那个莫名其妙的化学老师做出来的雪茄盒炸弹，画海报忙到了三更半夜。好不容易能把雪子占为己有的时候，竟然又出现了第三个女大学生牺牲者……就连负责监视的林刑警也惨遭毒手，丢了性命。

而现在又是星期六的晚上，他正为了防范连环杀人凶手进行监视。

片山心想，接二连三的案件全发生在这一周里，以后再也不会遇到了吧？更何况在这么复杂的状况里，他不光要当个刑警，还要扮演哥哥和恋人的角色，简直忙得不可开交。

能够这样一个人沉浸在夜晚的静寂之中，真是久违了，感觉这份静谧的时间只属于自己。可是，深思一下，就能发觉：根本没有一桩案子能称得上是真正解决。杀害森崎的凶手还存在疑点。连环杀人的凶手还没抓到。雪茄盒炸弹依旧不知所踪。妹妹的男朋友是谁还是一头雾水。自己与雪子的关系也发展得不温不火。

一看手表，很快就要到十点了。等到接班的刑警过来，就能火速跟雪子赶去酒店了，这样一来至少能让这其中一件有个结果……

片山回想起昨天躺在自己怀中喘息不已的年轻裸体，呼吸就急促起来。今天晚上一定要让她成为我的人，谁都不会来打扰，要尽情地享受爱的欢愉。

“那个——”

突然，背后传来的声音，让片山吓得跳了起来。

“谁？”

片山如此吃惊，让对方也吓到了。

“是……是我，秋吉。”

“是你啊……”片山摸了摸胸口说，“吓死我了。怎么了？雪茄盒找到了没？”

“没有——不过你昨晚不是让我今天中午去一回警视厅吗？”

“啊，是的。”

“真伤脑筋啊。今天我就真的去了。”

秋吉的口气里有点不服气。

“毕竟昨晚出了那么大的事，我都忘记了。”

片山辩解道。

“我不知道出了那件事，就照你说的去了一趟。你不在，警察问我有什么事，我就回答说‘有关炸弹的事’，结果就被当成过激分子，一直把我讯问到现在才放出来。”

“那可真是对不住了。”片山觉得有点好笑，“不过你就当是受个教训吧，以后别再做那种玩意啦。”

“不做了不做了。不过，那东西没有找到，我根本没法安心入睡呀。”

秋吉露出一副精疲力竭的表情。

“对了。秋吉老师，昨天我有件事儿忘了问您。那个盒子，除了老师您以外，就没有另外一个人知道吗？”

“没有。”

“比如说，在和朋友喝酒的时候不小心说漏嘴……”

“我不喝酒！”

秋吉愤然道。

“那……您太太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到现在她都不可能知道，海报上面也没有写上我的名字，所以她做梦也不会想到那是我做出来的。我告诉保安，让他们有什么发现就通知我，可没提过是我做的。”

“原来如此。”

这么一来，就几乎没有被人偷走的可能了，片山想。当然，也有可能是在秋吉不知情的状况下把这个秘密给调查出来了。

秋吉离开之后，接班的刑警来了，片山离开了他的岗位。

雪子已经穿上明亮的奶油色长裤套装在等着了。片山轻吻一下雪子，他们一起走出了房间。

“新宿的P酒店怎么样？”

“真的？那儿可贵了。”

“有什么关系嘛。”

“好呀，那顺便请我喝鸡尾酒吧。”

片山打开后门，让她先走出去，然后对监视的刑警喊道：“喂，麻烦把这扇门关一下。”

那刑警慌忙跑来：

“喂喂，我来这儿值班可不是专门让你使唤的。”

“别眼红我哦。”

片山挽起雪子的手臂，迈开大步。刑警看着他们，不屑地“切”了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们叫辆出租车吧。”

“真大方呀。”

过了一会儿才搭上一辆出租车，两人前往P酒店。

一辆私家车与他们所乘坐的出租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开动了。

“干杯！”

片山与雪子把盛着香槟的酒杯轻轻一碰。

“别喝太多哦。”

“这点酒小意思。”

片山将酒杯倾斜，一饮而尽。胸口忽地灼热起来，眨眼间，他的脸涨得通红。

“你瞧你那样子。”

雪子笑着说。

“没……没问题的……只要吃点东西就全散了。”

已经十一点了，可酒店最顶层的餐厅依旧十分热闹。钢琴、长笛、大提琴，带来了半古典旋律的三重奏，在略带幽暗的灯光下，每张桌子上的红烛火焰都在微微摇曳，氛围极佳。

片山可是抱着一个月工资完全泡汤的心理准备来这儿的。不过能与雪子面对面切着牛排，他已经觉得相当值得。

在柔和的灯光映照下，雪子的美简直令人窒息。片山这才发现自己真的爱上了她。这种感觉太过于完美，然而对她来说，我这种人也不过是这场游戏中的其中一人而已，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这么一个没出息的穷警察，她凭什么会爱上我……

“你和森崎老师也常来这种场合吗？”

“偶尔。不过他不怎么喜欢一本正经的地方——你问这个干吗？”

“没什么……随便问问。”

“他都去世了，我们别提他了。”

雪子静静地说。

“说得也对……”

片山恍然大悟一般地提醒自己，森崎已经死了。我竟然会去吃一个死人的醋，因为自卑感而自寻烦恼，简直愚蠢透顶！我不是还活着，而且接下来还能把她抱进怀里吗？片山的体内涌出了不可思议的自信。

“我想问你个问题。”

“什么？”

“你到底是怎么看待我的？一时的玩伴吗？”

雪子吃惊地盯着片山：“你问这个干什么？”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也只当是一场游戏，就不提那些腻歪的话了。”

“如果不是呢？”

“我希望你大学毕业之后能和我结婚。”

长笛的旋律中带着一些忧郁，演奏出圣母玛利亚的旋律。两人听着音乐入了神。

打破沉默的是雪子。

“肉要冷掉了。”

“对啊。”

两人各自叉起一块牛排送入嘴中，对视着咀嚼起来。看着对方的嘴巴塞满肉块鼓动着的样子，两人禁不住笑了起来。

“这肉真好吃。”

“是呀。”

“你要好好尝尝这滋味呢，这可不是隔三岔五能吃到的。”

“为什么？”

“就你那么点薪水，肯定不能经常出来吃。”雪子又微笑着加了一句，“还是说让我也出去工作呢？”

“糟了！”

片山摸了摸西服的内袋，顿时脸色发青。

“怎么了？”

“钱包没带。”

“你刚才不是付了出租车费吗？”

“零钱包还在，不过票夹就.....对了！今天早晨我回了一趟公寓，还换了身衣服.....”

片山一下子从微醺中清醒了。

“没关系。餐费我能付。”

“对不起。”片山彻底消沉了，“那我们的婚约会不会作废？”

“我就是喜欢你这个样子。”

雪子笑了。

用雪子的钱付了账，来到大厅，片山看了一眼手表说：

“十二点——不过，要是明天早晨我还是身无分文，就别想从这儿出去了。我先回一趟公寓，把票夹取回来。”

“早点回来哦。”

“好，很近的。三四十分钟就好.....对不起，你能先回房间吗？”

“好啊。你不快点回来的话，我就一个人先睡了。”

雪子打趣地说道。

“我用飞的！”

片山嘴上说着，急忙穿过大厅，跳进了停在门口的一辆出租车，门童被惊得目瞪口呆。

雪子手持房间钥匙，往电梯方向走去。

“结婚吗……”

来得过于突然，对她来讲还很不现实，可雪子却奇妙地心跳不停，就像未经世事的小姑娘那样。就要与他共度第一晚，这让雪子兴奋不已。

我也喜欢上他了——雪子想。

雪子走进电梯，就在不远处的杂志架旁，有一双眼睛正盯着她。当标示电梯层数的指示灯停在了“10”的位置后，那个男人缓缓地朝电梯走去。

雪子打开门锁，进了房间。这是间套房，还带了一套小沙发。她来到窗户边，欣赏了一会儿新宿的夜景，又拉上窗帘。她迟疑了一会儿，不知该做些什么。她想，还是先做好准备，等片山回来之后，就能立即上床。

她脱下套装，挂上衣架，进入浴室，一边放热水一边脱下衣服。她不经意望见镜子中的自己，还摆了几个姿势。

她不禁又露出了笑容，心情很是愉悦，就像一个小孩子明天就要迎来暑假一样。雪子蹦跳着进了热腾腾的淋浴房。

管理员小峰从沙发上坐起来，感觉仍有点头疼，忍不住叫出了声。可恶，我现在真是老了不中用。前阵子的时候，我喝这么一点酒，和没喝没什么两样，脚底下稳得很。可现在呢？我连啥时候回到这房间都不记得了。

一看时钟，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十五分了。什么嘛，干脆继续睡觉好

了。不过躺沙发上睡觉，第二天就会浑身疼.....

“还是先撒泡尿回来再睡呗.....”

小峰一边抱怨着头疼，一边摇摇晃晃地准备走出去，可他的目光忽然停留在了窗口上。那是什么玩意？

窗口的柜台上放着一个闪着金光的物件。靠近一看，原来是个雪茄盒。

“嘿，这玩意看上去很值钱嘛。”

小峰把它取到手中，细细端详。雪茄盒——雪茄盒，好像在哪儿见过来着。到底是哪里？

到底是谁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的？环顾一下走廊，却看不见一个人影。多半是学生在哪儿捡到了就放在这儿了吧。捡到？对了，仔细一想，好像贴了一张画了雪茄盒的海报来着，眼睛太花没仔细看上面的字，不过一定是有谁丢了正在找吧。明天送去办公室就行.....

小峰把雪茄盒放在桌子上，一通方便之后回来，打了个呵欠正准备睡。此时，他的视线再次落在了这个金色的小盒子上。睡觉之前来一支吧？只要盒子能物归原主，里面少一支也无伤大雅嘛。说实在的，真想把这盒子都私吞了呢。

他又一次坐回沙发，伸出手取过雪茄盒，打开了盖子。

片山让出租车在门口等着，跑进了公寓。他看看窗户，里面没有开灯，心想晴美可能又不在家了。她之前说过可能会去“朋友”家玩。是该挑个时间跟她好好谈谈心了，片山想。趁还来得及.....

片山没猜错，按下门铃之后没人出来应门。他只得自己开门进了屋子。打开灯，赶忙冲进房间，一眼就看到了丢在衣柜上的票夹。

“真是的，可恶！”

片山正准备将票夹塞进内袋，又停下了动作。以防万一，还是确认一下为好，他打开一看——里面是空的。

“不会吧！”片山脱口而出，“不可能……”

他想来想去，都清楚地记得里面应该放着一张一万日元的钞票。他慌忙打开抽屉，也没有。

“到底是怎么了？”

晴美吗？不会吧！怎么会有这种事！

正当他束手无策之时，电话响了。

“喂喂，片山家。什么？你说什么？”

片山大叫道。电话那边是正在羽衣女大值班的一个刑警，他惊慌失措地大吼大叫：“炸弹！炸弹爆炸了！”

“有人被炸着了吗？”

“一个管理员老头，就是宿舍管理员。”

“小峰先生？死了没？”

“整个脑袋都给炸掉了！现在宿舍那边又是救护车又是消防车的，乱成一团啦，应该没有其他人受伤。”

“我立刻过来！”

他用力摔下话筒，把手上的空票夹随手一丢。他当然不是不关心钱去了哪儿，只是现在无暇顾及。小峰老人一定是捡到了雪茄盒，不小心给打开了吧。制造出那种危险品的秋吉现在一定也快急疯了。片山也算为做海报出过一份力，既然跟这事扯上了关系，就不能不去。

片山这才发现福尔摩斯已经醒了，正抬头盯着他看。

“福尔摩斯，真抱歉我又要出门了。拜托你看家了。”

福尔摩斯轻巧地跳到了片山的肩膀上。

“喂！不行！赶快给我下来，喂！”

越是想把福尔摩斯从肩膀上赶下去，它就抓得越紧。片山只得放弃。

“随便你！那我就去坐出租车——对了，出租车已经等我好一会儿了！”

片山冲出公寓，钻进了还在等着他的出租车中：“喂，去府中市的羽衣女子大学。十万火急！执行公务！”

他亮出了自己的警察手册。

“是！”

司机被吓得不轻，赶忙发动了汽车。片山感觉到福尔摩斯正用手敲打着他的手臂。

“什么？你让我干什么？”

他刚问就忽然想起来了。啊，雪子！

“喂！先绕到P酒店去！”

“是！”

“十万火急！我有私事！”

“怎么还不回来……”

雪子躺在床上喃喃自语。

雪子身穿一件淡蓝色的薄纱睡衣。睡衣能透出她的美丽曲线，这是为了今夜，白天特地买来的。那是想让他能感受到一种新婚的气氛。她已经将身体洗干净，化了一层淡妆，还喷了一抹香水——别说片山了，见了这样的雪子，恐怕没有男人不会陶然欲醉吧。

不过，现在他应该回来了啊。忘记房间号了？不可能。十楼的10号房间，1010，记起来太方便了，他还笑着说过呢……

她想，还是给公寓打个电话吧，于是站起来，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电话，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总算来了！”

放下心来，也有点生气，她飞快地冲到门口，快速打开门。

“你都在做什么呢——”

还来不及说完这句话，一个身影出现在门口。雪子刚意识到这一点，肚子上就挨了一拳，她轻哼了一声，蹲在了地板上。痛楚让她的视线变得模糊。

那男子抱起快晕倒的雪子，一下子扔在床上。雪子还想再动，下腹部又吃了一拳，只能扭曲着身体不断呻吟。

男子把已经瘫软的雪子翻成仰卧，先蒙住了她的眼睛，然后往她的嘴里塞进手帕，绕过脑后打了个结。接着他从大衣口袋里取出细绳，把她的手脚全都捆绑住。

这手法是如此干净利落，只用了片刻时间。

雪子恢复了知觉，发出痛苦的呻吟，那男子就发话了：

“你醒了？”

这是一个奇异而含糊的嗓音。

“你已经无计可施了。”男子的声音毫无感情，“你的手脚都被绑住了，想要挣脱也是白费劲。”

雪子无力地扭曲身体，想让手脚活动。

“我就是杀了你们大学三个学生的人。”

雪子停止了动作。

“我一直跟踪你到了这里。你的房间老是找不着，真让我辛苦。正在走廊来回转的时候，我听见服务生给你送香槟的声音，才知道这是你

的房间。”

没有语调，也没有抑扬顿挫的嗓音。

“你真漂亮。”男子继续说，“透过你那件睡衣能看到你漂亮的身体。不过，你知道自己的罪有多深吗？你的美会把多少男人牵扯到罪恶中去……漂亮的女人一生下来就是娼妇。你们命里注定要犯罪。”

这是偏执狂的说法。然而这个偏执狂，既不会歇斯底里地叫喊，也不会不断控诉。这才让人觉得更加毛骨悚然。真正的疯狂就在他那种口气下面的蠢蠢欲动。

“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告诉你这些吗？因为你不是蠢货。我过去杀死的那些女人全部都愚蠢至极。对她们说无济于事，我什么都不说就杀了她们。不过你的脑袋很聪明。你能理解我说的话吧？我也会把你杀掉，不过杀掉你是为了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在净化你的血脉，你再也不能出去勾引男人了，也不会继续堕落下去——你会得到拯救的。”

那男人走近床铺，站在一旁。

“你现在看不见，我的手里握着一把剃刀。”

雪子浑身汗如雨下。她想要做些什么，可恐惧已经让全身僵硬，一动也动不了。

“很锋利——你的痛苦只是一眨眼而已。不用担心，很快就会结束的。说实话，我也已经被你的美打动了。就连我也被打动了！要把你的皮肤切割开，我都有些于心不忍。不过，正因为这样，才不得不干……”

那男子突然跃上了床，雪子被不由分说地重重按在床上。弹簧猛烈地上下弹动。睡衣被掀起，那男子用手按住她的下腹部，雪子浑身颤抖。

“来，祈祷吧！向神祈祷！”

冰冷的剃刀触碰到了她柔软的腹部。雪子反射性地拼命想逃，皮肤表面忽然感觉到一阵剧痛，一行血向侧腹部流淌而去。

“别乱动。你越是乱动就越痛苦。对了，就这么乖乖的。”

雪子像是放弃了一般，浑身都没了力气。

这时候，又响起了敲门声。

“雪子小姐！”

这是片山的声音。

“来晚了，对不起。”片山在门外呼喊，“出大事了。你先开门呀——不会已经睡着了吧？”

他砰砰地用力敲门。男子从床上走了下去，雪子这才喘了一口气。

“……真奇怪啊。”片山在门外嘀咕着，“一定等得不耐烦，睡着啦。怎么办，打个电话把她叫醒？”

肩膀上的福尔摩斯咚的一声落在了地面上，这时候，响起了开锁声，门把转动了。

“什么嘛，原来还醒着。”

片山松了一口气。门向内侧打开，里面一片昏暗。福尔摩斯尖叫了一声。一把剃刀从里面快速刺出，与此同时，福尔摩斯的身体已经跳跃到了半空中。

“啊！”

福尔摩斯的利爪已经扎进了男子的手臂，剃刀掉在了地上。男子动作敏捷，他一挥手臂，把福尔摩斯甩脱，又抓住站在自己正面的片山的手，用力把他拉进了房间。片山正迷茫着，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已经被拉进昏暗的房间中，翻了一个身，摔倒在地。那男人冲出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怎……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片山在黑暗中叫喊，“雪子小姐！”

开灯！他用手摸索着寻找门边的开关，打开电灯，这才看清了一切。雪子被捆绑着丢在床上，蒙着眼睛，嘴巴也被手帕塞住。她的睡衣已经被掀起到了胸口，整个身体几乎都裸露着。并且，在她柔滑的雪白腹部上有一道红线，那是渗出的血液。

“雪子小姐！”

片山赶忙冲过去解开了束缚，雪子没命地抱紧片山。

3

“你平静下来了吗？”

片山问道。雪子在被子里还以微笑。她的脸色仍很苍白，不过最强烈的打击似乎已经过去了。

这是P酒店的另外一个房间。

“只不过是一点擦伤，很快就能长好的，也不会留疤。”

“太好了。不过真可惜，今晚又泡汤了。”

“说是今晚……”片山看看手表，“其实已经三点了。”

“已经这么晚了？”雪子十分吃惊，“我还以为只不过是半小时之前的事呢。”

1010房间现在已经挤满了鉴证科的人。连环杀人案的凶手终于留下了最大的线索，难怪搜查班兴致勃勃的。

“福尔摩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得好好谢谢它。”

“要是福尔摩斯没有跳起来抓了凶手的手，我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命呢。”

而福尔摩斯连一个喷嚏都没打，就在不远处的沙发上蜷成一团睡着了。

“能抓住凶手吗？”

“没问题。他丢下了剃刀，福尔摩斯也用爪子给他留下了伤痕，走廊的地毯上还留了好几滴血。我想肯定能在这几天内把他抓起来。”

“要是我能看一眼他长什么样，事情就简单多了……”

“你对他的声音有印象吗？”

“我不太清楚，声音很奇怪。”

“他既然盯准了你，还跟到了这里来，你们可能曾经交谈过。”

“没错。我会好好回想的。”

“他说曾经在走廊里来回走过几次，可酒店的工作人员谁都没注意到，等天亮了再去问个清楚吧。”片山长吁一口气，“你先睡吧，别太担心了，酒店房间由警方出公费。”

两个人都笑了。

“啊，对了，其实还有件事。”

片山不知该不该现在提这件事，但还是一股脑儿把小峰老人被雪茄盒炸弹炸死的事情说了出来。

“小峰先生？”

“一定是不知在哪儿捡到了吧，明明已经贴了那么多海报……”

“他的眼神不好。”

雪子停顿了一会才说。

“真可怜。”

“就是啊——虽然他有点蛮不讲理，不过也不是什么坏人。所以我想先去一趟大学，看看情况如何。”

“好吧，我没事的。”

雪子点点头。

“我一定还会来的。你要好好睡。”

“嗯。亲一下。”

两人又来了一个热吻。

“这可真是惨不忍睹……”

站在宿舍入口处，片山忍不住小声说道。管理员室的窗口已经被炸得粉碎，玻璃碎片飞散到走廊上。不光是玻璃，连窗框也七歪八扭地掉在地上。

“喂，福尔摩斯。你别从我肩膀上下来哦，踩到玻璃会受伤的。”

片山小心翼翼地走出几步，观察室内情况。这个炸弹相当有威力啊。好像龙卷风过境似的，一切都成了一团乱。再加上电视机显像管大概被什么碎片击中，也爆炸了，房间里到处都是细小的玻璃碎片，哪儿都不能碰。片山赶紧撤退。

宿舍门口，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挤成一堆。新闻记者也扛着摄像机来凑热闹，到处都是灯光，亮得跟白天一样。片山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监视宿舍的同事：

“辛苦你了。”

“可不是嘛，这个大学到底中什么邪了？”那个刑警不停地抱怨起来，“出现变态杀手、教导主任被杀、校长贪污，现在又来了个炸弹！接下来还有什么？”

“恐怕要打仗。”

片山笑着说。这句话也许有点不够慎重，毕竟这里死了个人呢。可这么多案子连着来真是让人应接不暇，实在严重过了头，让人忍不住想要调侃几句。

“之前的连环杀人凶手又出现了。”

“在哪儿？”

同事吃惊地瞪着大眼，片山把情况简单地解释了一遍。

“那么说，这回是你的女朋友差点遇险吗？”

“是啊。不过，凶手绝不可能事先就知道我们要去那家酒店。因为我们只是临时决定。”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凶手是从这里开始跟踪我们去酒店。你有没有发现过什么可疑车辆？”

“这个……我还真是没注意，光盯着宿舍这边了。”

“说的也是。”

“不过——等一下。”

“你想到什么了吗？”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好像有一辆车从后门口开过去了。”

“真的吗？怎样的车？”片山激动地问道，可同事只是挠挠头说：“哎呀……我只是隐隐约约觉得有，根本没看清楚——”

这时候，不知道是谁大声叫唤着跑了过来，宿舍门口的新闻记者们一阵惊呼全跑了出去。

“又怎么了？”

片山正一片茫然的时候，一个巡警跑了过来：“大事不好！好像有个教师要从那边的楼顶上跳下来呢！”

“教师？秋吉老师吗？”

“没错，就是这个名字。”

“糟了！喂，福尔摩斯，咱们走！”

福尔摩斯从肩膀上一跃而下飞奔而去，片山也追着它急忙奔向教工宿舍。自己制造的炸弹最后炸死了人，这个打击非同小可。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不过死的人已经够多了！

来到可以看见宿舍的地方，片山大惊。太晚了吗？记者们和身穿白衣的医生乱成一团。有人在张开担架，有人在奔跑着，还有人怒吼着：“把救护车开过来！”似乎他已经真的跳下来了。

阿门，片山小声念道，然后快步来到人群中。他并不是什么基督教徒，只是觉得念阿门不至于太过阴郁。

“死了吗？”

“肯定死了。”

“这可说不定。”

“脑袋破了没？要是脑袋破了就死定了。”

众人不负责任地你一言我一语，片山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白衣大夫。

“死了吗？”

“不，还活着。”

“真的？”

“简直是奇迹。正好掉在花坛里的松土上，只有一点擦伤，现在休克晕倒了而已。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太好了！这人运气真好。”

“可不是嘛。要是再差个十厘米，脑袋和脖子上的骨头就全碎了，那肯定没戏。”

秋吉被抬上担架送上了救护车，救护车鸣着警笛渐渐远去。片山目

送着车顶的红灯一闪一闪地消失，发现福尔摩斯正端坐在他脚边。

“太好了，福尔摩斯。再怎么说，那个弗兰肯斯坦老师不是个坏家伙，不希望他死掉啊。你也有同感吧？那我们先回宿舍好了。”

一阵风吹过，片山打了个寒战。

脑袋和脖子的骨头全碎掉——那可真惨。

“脑袋和脖子？”

片山停下了脚步。因为头盖骨和颈骨折断而死亡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森崎。凶器是什么来着？是平坦的钝器，或者是撞在墙壁或地板上……是坠落啊！这死因不就跟摔死一模一样吗？不过为什么没有写在验尸报告里呢？仔细一想这也是当然的，就尸体所处的位置情况来说，没有人会去想什么摔死。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假如说阿部他们是凶手，一定是把森崎骗到一个高处，然后把他推下去杀死的，之后再让富田去假扮尸体。

这也仅限于阿部他们是凶手这个假设……

片山开始继续行走，一直走到那个临时搭建的食堂前才停下了脚步。他双手抱胸，仔细观察这个屋子，片山怎么也没法想象阿部他们是凶手。最令他在意的就是消失的桌子和椅子了。为什么要把桌椅都搬出去呢？又是谁搬的呢？

阿部他们当然依旧坚持说一概不知。如果这只是单纯的恶作剧或者泄愤，那也太过于麻烦了。可是假如说阿部他们不是凶手，通往密室之谜的解答之路就会再一次被拦腰截断。

片山来到简易食堂的入口处，打开了门。门闩依旧是损坏的状态。里面很昏暗，宿舍四周的水银灯光淡淡地从正面窗户照射进来，一点都没有变化。

假如说森崎真的是在这个密室里面被杀死的话，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呢？坠落。让他摔下来就不需要凶器了。不过这儿的天花板顶多有两米半高，人从两米半高摔下来，的确会受伤。可是，总不见得脖子都摔断吧？天花板上没被撞出洞，也根本没有被拆卸过的痕迹，何况最重要

的就是从哪里摔下来的。这个屋子的顶上可是空空如也，虽说旁边就有个建筑工地，可就算从建造中的大楼边缘跳下来，飞得再远，也顶多落在中间的空地上呀。

这个谜团就像整脚的编织物，剪不断理还乱。片山只得把门关上，说了句：“喂，福尔摩斯，我们走吧。”

福尔摩斯正用前肢玩弄着一个被丢在地上的火柴盒。片山仔细一瞧，只见它稍稍伸出爪子将火柴盒的一角轻轻拨弄，那盒子站了起来。片山想起了过去曾看过的一部波兰电影，有一对年轻男女正比试能不能用一根手指就让火柴盒站起来。如果哪个人有失误，就要脱一件衣服。结果女孩总是输掉，正在烦恼的时候，那男子说了一句“我可是绅士”，就把衣服还给女孩，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喂，福尔摩斯，你要玩就回公寓再玩吧，这儿太冷了。”

福尔摩斯漂亮地把盒子竖起来，然后看了看片山。片山心头一颤，福尔摩斯的眼神似乎在诉说着什么。

“怎么了？你想告诉我什么吗？”

片山蹲下来说。福尔摩斯将视线从片山身上移开，又朝正上方看。片山也跟着朝头顶上看，除了暗沉的夜空，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不对——

片山的眼神在头顶和脚下急促往返了好几个来回。

“难道说——会有这种事吗——”

片山自言自语。

“对了……难道说……啊！这可不得了！喂，福尔摩斯，你——”

不过福尔摩斯已经站起来，自顾自走开了。

“是这样啊……桌子和椅子……原来如此啊。我懂了！”

片山跳了起来，足足跳了三十厘米高，还跳了一次又一次。等到他回过神来，刚才那个刑警同事已经站在他身边了。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刚才巡警跑来跟我说有个怪家伙在这儿活蹦乱跳的，他还以为是个疯子，所以我来瞧瞧……”

片山回到公寓的时候已经是清晨六点了。对了，晴美怎么还没回家？还想问一下晴美，到底是不是她把钱拿走了呢。

晴美果然不在。不过似乎回来过一趟，还写了一张留言。

“哥哥，我擅自把钱拿走对不起。我真的很需要钱。我暂时会在朋友家住一阵子。请不要管我。求求你了。晴美。”

片山一屁股坐了下来，摇摇头，对着福尔摩斯说：“我已经彻底搞不清状况了——随他去吧！”

星期天深夜，准确地说，现在已经过了凌晨一点，算是星期一了。一个男子在北风中瑟缩着身体，正在羽衣女大的校园内急促穿行。那男子穿过工地现场的一边，来到了简易食堂前，慌张地环顾四周。这个身穿灰色大衣的男人——就是大中教授，就是那个想偷偷爬进雪子房间的恐高症矮胖子。

大中反复观察周围好几遍，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食堂大门，他那手势就好像担心一碰到就触电。他走进食堂，静静地站在门口附近，直到眼睛完全适应黑暗。

“还没来吗？”

他不知是有点放心，还是有点失望，嘟囔了一句，缓缓走进空荡荡的食堂中间。

“今天冷死人了，可恶……”

他刚抱怨了一句，就听见窗户那边传来了咔嚓咔嚓的金属摩擦声。是既不面对建筑工地，也不面对宿舍，位于长方形屋子短边上的那个窗户。怎么了？他皱着眉头来到窗边。他朝外面看看，根本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到底是什么声音？

突然间，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感觉地板突然被抬高了。是地震吗？他想了想觉得不是。是这屋子从自己所在的这一端被缓缓抬起来了，所以底面逐渐倾斜起来。

“喂，喂，这是什么意思？”大中一边抓住窗框支撑身体，一边大声喊叫，“这是怎么回事？”

很快，地板的倾斜度越来越大，然后忽然停止。大中拼命抓紧窗框，光是不让自己从斜面上滑落下去就已经十分困难，这样的倾斜度，已经不可能走着下去了。

“喂！喂！有人吗？谁来救救我？”

大中发出了惨叫声。

屋外，片山与三田村正站在一段距离外，注视着一侧被抬起来的食堂。

“看呀，三田村先生，您明白了吧？这个简易食堂下面的地面很硬，并没有固定在地面上。所以，用起重机就能把它提起来。简易食堂的天花板只有两米半高，不过整个屋子的长边有大约二十米长，要是能把长度变成高度的话……二十米高足够摔死人了。”片山完全不管大中的呼救声，继续说，“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凶手先与森崎老师约好在这个食堂里见面。然后对他说，要是被人听见就麻烦了，进了屋子之后一定要把门栓上好。而森崎老师也照着做了，他一定以为对方已经先来并且等着他了。走进一片黑暗之中，眼睛一时半会儿无法适应。另一方面，凶手将起重机的钢缆安装在那扇窗户所在的短边两端，坐在起重机的操纵室里等候时机。凶手从上方观察到老师进入屋中，又等他上好门闩，就一下子拉紧钢缆。于是窗户边就自然地发出了金属摩擦碰撞的声音。森崎老师一定就像现在的大中一样，来到窗户边向外查看。凶手一见到老师来到窗户边，就开动起重机，将屋子的一端抬起来。抬到一半的时候，就像这样暂停一下。于是乎，里面的人一定发现脚底下的地板被抬起来了，吓了一跳，为了不让自己滑落下去，就会抓紧窗户上的把手之类的。”

“应该没错。”

“凶手确认森崎老师抓住了窗户，就开动起重机，一口气让整幢建

筑物完全站立起来，就算不是完全站立起来，只要达到这样的状态就足够了——恐怕凶手正是这么干的，因为放回去的时候会轻松一点。”

“于是乎森崎就变成抓住窗框，垂在半空中的样子。”

“没有人可以抓着窗框坚持很长时间的。顶多十秒二十秒左右吧。一松手，就会坠落到二十米之下的对面墙壁上去了。”

“怪不得尸体出现在那里的墙边啊。”

“没错。然后只要把屋子放回原处，拆掉钢缆的配件，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工地现场就行，这样密室就完成了。墙壁都是铁板做的，就算撞到也顶多有点凹陷，不会留下特别显眼的痕迹。”

片山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那么，桌子和椅子不翼而飞的理由您也明白了吧？”

“明白——要是桌子和椅子还放在里面就把屋子竖起来，它们全部都会聚集到屋子的另一边去，这个诡计立刻就会被揭穿。”

“您说得对。”

“不过，搞这么大的动作，不会有人注意到声音吗？”

“刚才这么一试不就清楚了吗？起重机只会产生发动机运转的声音，本身是很安静的。何况半夜三更想要把睡着的人吵醒，必须够大的声响才行。”

三田村仿佛做梦似的摇摇头：“这还真是冒了天大的险，从学生宿舍的窗户就能直接看到那个屋子。”

“关于这一点，我也考虑过了。只要仔细想想就会知道，其实被人目击的风险并没有那么大。首先是凌晨三点这个犯案时间。不论是熬夜的人还是早起的人，多半都在睡觉。而作案根本不需要多长时间。从森崎老师进入屋子开始，到把站起来的屋子放回原地，一分钟就足够了，碰巧有人正好在往窗外看的可能性非常低。另外还有一点，在晚间，靠近宿舍的地方都有照明，可工地现场那边根本就没有灯，完全是一片黑暗。就算学生在房间里打开窗帘，也只能在窗户上看见室内的倒影而已，根本不会去注意远处那片黑暗中发生了什么。”

“你说得也对……”

“所以说，凶手就是——”

“就连我也知道了。就是小峰，对吧？”

“没错……他自己曾经自吹自擂是操纵起重机的好手。”

三田村像是自言自语地低声说：“他这是遭天谴啊。”

“喂！救救我！”

大中的惨叫声继续传来。片山走到大中所在的窗边，大声呼喊：“大中老师！”

“是谁？”

“我是片山刑警，就是你站在雪子小姐房间外面时，救了你的那个。”

“是你啊——这，这到底是哪一出？把我叫来这种地方的就是你吗？”

“你说得没错。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你啊。”

“随……随你的便吧。先把我救出来，快想想办法！”

“你害怕了吗？不过如果你不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就让起重机继续往上拉啦。”

“要……要问什么？”

“关于杀害森崎老师的问题。”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装蒜也是没用的。明明就是你让小峰杀了森崎先生！”

“我不知道！那种事我不知道——”

“我们清楚得很，你一直都觊觎着森崎老师那个教导主任的位子，还羡慕雪子小姐。所以你就威胁或者收买了小峰，想致森崎先生于死地。”

“胡说！不可能——”

“你听好了。小峰把桌子和椅子从食堂里搬出去的时间是星期六晚上。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小峰就已经对整个杀人过程的计划细节有所了解。那个老头根本不可能想出如此复杂的计划——一定是另有其人，告诉小峰应该如何操纵起重机，并且制定了整个计划。不过为了执行计划，就必须把那个食堂的桌子椅子全部都搬走。你的运气很不好，因为我会在那里监视宿舍一整天。除非想办法把我支走，否则计划就无法实行。于是你就制造了一起潜入雪子房间的骚动，把我控制在那个地方。”

“求你了！我的手好疼，忍不下去了！放我下来！求你了！”

“那你承认杀了森崎老师吗？”

“没.....没有.....”

“还能再抬高一点点哦。”

片山抬起头对着起重机的操纵室打了个暗号，钢缆又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食堂的一端被抬得更高了。

“住手！喂，我要掉下去啦！住手啊！我说，我什么都说，你们快停下来！”

片山又打了一个暗号，只听到发动机嗡嗡响着，简易食堂静静地落到了原地。片山和三田村走进来——大中正坐在窗户下面大喘粗气呢。

“那么，大中老师，就请你说说看吧。”

“我.....我也只是听人使唤！真的，不是我叫他杀人的！”

“听人使唤？”

“就是这样！我根本没听说过起重机会怎么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目的，总之就是让我把那刑警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有谁.....会心甘情愿去受那种罪啊，我也是逼不得已才干的！”

“那是谁指使你干的？”

“.....那个集团的头领。”

“集团？”

“就是交际集团。”

片山与三田村面面相觑。

“你说详细些。”

片山说道。

“明白——能先让我喝杯水吗？”

4

“呀。”

“啊呀。”

在羽衣女大林荫路上走着的雪子停下了脚步，片山正从对面走过来。

“你在干什么呢？不上班吗？现在才三点。”

“昨天一整天都没遇到你。你没事了吧，已经可以走路了？”

“一点皮外伤而已，只要不剧烈运动就没关系。”

“太好了。”

“昨天忙不忙？”

“嗯，就这样吧……”

现在是星期一下午。

片山为了审讯大中，几乎没有睡过，其实也不怎么想睡……

“我给酒店房间打电话却发现你已经不在了，真是大吃一惊。”

“我可不能这么浪费纳税人的钱，对吧？”

“你现在要外出？”

“去医院呀，不过只是给伤口消毒一下。”

“一起去吧。”

“好呀。”

这是一个平淡的晴朗午后。他们两人一起从羽衣女大的校门走出去，在舒爽的秋风中走了好一会儿。回想起来，案发的这几天，一直都是这么好的天气呢，片山想。能连续好几天真是很少见——可惜伴随好天气的是可怕的杀人案。

前面出现了一家精致的咖啡厅。

“我们去那儿喝杯茶吧。”

片山说。

“好呀。”

片山走了两三步就停了下来，露出痛苦的神情，转身面对雪子。

“怎么了？”

片山平静地说：“大中他已经全都招了。”

雪子脸上的表情缓缓地消失了：“是吗？”

“原来就是你在领导着交际集团呢。因为森崎老师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就把他杀了。大中和小峰自然也都是按照你的命令在行动。小峰自觉有罪，整天借酒浇愁，你怕他会自首，就把那个雪茄盒交给大中，让他放在管理员室里。”

“我把雪茄盒……”

“没错，秋吉老师已经在研究室里找了几十遍，还是没找到，同一个人往往会忽视同一些地方，然而，却被你找到了。然后，你自己把它带回去了。”片山的脸因为痛苦而变得扭曲，“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干那种事？为了钱？”

雪子像是累了，她闭上眼睛，叹了一口气。看上去像是什么都梳理通了。

过了一会儿，她才平静地开了口：

“我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参与进去的——我最好的朋友抱着玩一玩的想法开始了交际，没想到人数竟然越来越多，后来就要我来负责管钱。我心想又不是自己去交际，收个手续费已相当丰厚了，没有想太多就继续下去了。一段时间之后，工作的分派，集团内部的纠纷，都变成我来处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成为这个集团的头领了。大中老师听说了这个传言，也成了其中的一个客人，反而被我们抓住了把柄，把他也吸收进了集团。有一个校方的人就方便多了。更何况那老师还爱上了我，我让他做什么他都肯。明明有恐高症，但为了把你引开，连站在窗户外面都敢。小峰先生也被我们收买了，我们深夜要出去工作的时候，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么你成为森崎老师的女朋友也是……”

“那是另一回事！”雪子的口气变得强硬起来，“我只是喜欢他这个人，才做了他的情人。真的！不过他却并不是这样。”

“你说什么？”

“他从一开始就怀疑我是交际集团的头领，是为了刺探消息才和我谈情说爱。我本来一无所知，直到我听见他给三田村先生打去电话，说要让他派一个刑警过来……当时，他是这么说的：‘大致已经查清楚头

领是谁了。’而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他大吃一惊的表情告诉我，电话里所指的人就是我。我是真心爱着他的，可他却不是！”

雪子一直平稳的声音，第一次颤抖起来。

“所以你才把他杀了？”

“如果只是为了交际集团……我根本犯不着杀他，只要适时收手不干就行。但是我把他杀了之后，接着就轮到小峰先生成为危险人物了……说不定大中老师过一阵子也会被我干掉呢。”

“不会吧？”

片山惊讶地说，雪子再次恢复冷静，微笑着说：“别担心，我又不是杀人狂。”

“那封恐吓信也是你写的吗？”

“没错。我早就听大中老师说过，阿部校长收了建设公司的贿赂。我也知道森崎老师对那件事很有兴趣，于是我就想把杀人嫌疑嫁祸给他们——”

“所以你才把贪污的事情故意告诉我吧？”

“没错。”

“阿部他们的计划你也知道吗？”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吧？我完全不知道啊。我只要把嫌疑从交际集团转移到他们身上就足够了。没想到对方也真够有意思的，竟然计划跟我在同一天同一地点去杀人。其实是这样来着，就在事发的前几天，我和森崎老师还有富田老师三个人偶然在一起吃午饭。森崎老师是个推理迷，我们当时谈了很多密室的话题，还说现在已经很难想出新的密室诡计来了。我和富田老师不同意，思考了很久。也许就是在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考虑要用密室的方法把他杀了。”

“然后在偶然间冲突了，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混乱？那你是怎么把森崎老师叫去那个地方的？”

“我从宿舍给他打电话，就说想谈谈交际集团的事情。我说想从这个集团退出，可是被人发现了就有生命危险，想私底下见一面。然后我拜托他去那个食堂，一定要把门栓上紧。之后就交给小峰先生干了。我只是把房间的灯关了，然后在窗口观察……”

“那小峰又为什么答应呢？”

“小峰先生是因为起重机才对森崎怀恨在心的。”

“起重机？”

“那个老头开了一辈子的起重机，把它当孩子一样疼爱。可森崎却在小峰面前说起重机是怪物——那种感觉就好比自己的孩子被人当众羞辱，搞得小峰先生一肚子气。更何况，他也明白自己已经参与协助交际，到头来说不定还会搞到丢饭碗，所以很快就同意了。”

“使用起重机来制造密室，这是你想出来的？”

“没错。我想了很多种密室诡计，偶然间望见起重机，才突然想出来的。当时我还没有杀他的意思，只不过是头脑里有这么一个方法——碰巧有小峰先生这个人，才得以实行……不过还是被人看穿了。”

“是福尔摩斯。”

“什么？”

“福尔摩斯在玩把火柴盒竖起来的游戏。我看见了才想到，假如把简易食堂当作那个火柴盒会怎样呢？这才恍然大悟。”

雪子静静地摇摇头：“它也算是给主人报仇了。”

“偶然而已。”

“就算是偶然，结果还是报仇成功了呀。”

片山没法反驳，只能耸耸肩。

“不过，你为什么会去怀疑大中老师呢？”

“想要杀死森崎先生，就必须把所有的桌子椅子提前搬出去。于是乎，大中爬到你房间外面这场骚动就不是偶然，而是成了把我从屋子里引出去的一出戏。不过，再怎么看，大中的恐高症都像是真的。大中是不是自己主动演这出戏的，我也没有自信来断定，所以就用了个比较粗暴的方法逼大中开口。”

“你真了不起。”雪子摇摇头说，“你真是一个名侦探。你说，为什么我的恋人都是些特别棒的人呢？”

片山感觉有一把匕首捅进了自己的胸口。

“让小峰去杀森崎的时候，我是非常冷静的。他欺骗了我，这是应得的报应。可是他真的死了之后，我却感到了难以言喻的空虚，感觉自己身体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突然松脱，又掉了下去……我以为我总算赢了他，不过我错了，从一开始就是我输了。”雪子的口气像是在喃喃自语，“不过你却爱上了这样的我。我觉得自己又被拯救了，真的很开心。不过，一切都完了。”

片山隔了一小会儿才叹着气说：“这些话，我本想进了咖啡厅才跟你谈的。”

“为什么？”

“因为那里还有其他刑警在等着你。”

雪子不说话，只是盯着片山看。

“不过我做不到……你快逃吧，快点！”

“这样的话你就麻烦了。”

“我反正是个没用的刑警，你不用管我。要是就此被开除，反而落得一身轻松呢——你快走吧，后事有我来料理。”

雪子露出不知是哭是笑的表情，盯着片山看了好久，接着露出了微笑：

“我在被抓之前，还想喝一杯美味的咖啡呢。陪陪我吧。”

她说就朝咖啡厅迈出了和往常一样轻快的步伐。片山站在原地，望着她远去。

“是片山吗？”

坐在办公桌前的三田村抬起了头。

“是。”

“你坐吧——怎么，猫也跟着来了吗？”

片山刚在椅子上坐下，福尔摩斯就轻快地跳到了他的膝盖上。

现在已经是深夜相当晚的时间了，片山心里盘算着到底几点了。房间里除了他们两个和福尔摩斯之外，就没有其他人了。这个小房间总是堆满各种杂物，现在却显得异常开阔。三田村开口了：

“她很配合地把一切都坦白出来了。”

“是吗？”

“交际集团似乎就是以她为中心在运转着。在她的手下还有好几个营业员，营业员在闹市区、迪斯科舞厅和小酒吧之类的地方招揽到客人，再跟她联系。然后她再适当地给团伙成员进行分工。”

“那么连环杀人案的凶手这方面……”

“还以为能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不过是白费劲。最初被杀的那个栗原由美子所接待的客人，与营业员直接联系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人。听说那男人突然没了兴致，就让给了路过的一个男人。所以，关于凶手是谁，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接着，栗原由美子被杀之后，交际集团害怕会被揪出来，就决定从此以后停止活动。而第二个受害人佐佐木和美，她根本就没有加入过这个集团——也就是说，她根本与团伙毫无关系，不知是因为好奇心还是为了钱，自己去招揽了一个客人。再说了，听说交际集团就算要办事，也绝对不会用宿舍里的房间。她们肯定会在外面指定一个地点，这也是当然的——因此，这桩案子仍是毫无头绪。”三田村摆出一副缴械投降的样子继续说，“不过，关于森崎被杀这个案子……我看这杀人的罪名免不了。”

片山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回到公寓写的一封信，默默地放在了三田村的书桌上。

“这是辞呈。”

“片山……”

“看来我不适合这份工作。要我整天跟罪犯打交道，还不如跟文件打交道来得好呢。”

三田村沉默了一会儿，注视着片山，少顷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我先收着。”

“拜托您了。”

片山说着站起来。

“片山……早点把她忘了。”

“是。”

三田村的话很温暖，片山的脸上总算露出了一抹微笑。

“告辞了……喂，福尔摩斯，我们走吧。福尔摩斯，怎么了？”

出怪事了。福尔摩斯跳上片山刚才坐的椅子，直勾勾地盯着三田村的脸看。

“你干什么呢？快走吧。”

突然间，福尔摩斯发出低沉的叫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椅子上跳起，飞扑到了三田村的右臂上。三田村“啊”地惊呼一声，想把它甩下去，可福尔摩斯却紧咬不放。

“福尔摩斯！”

片山大喊道。福尔摩斯这才落在了地板上。

“你干什么呢？三田村先生，你没事吧？”

三田村并不恼火，只是铁青着脸按住右臂。

“三田村先生，流血了——”

一行血流到了他的右手背上。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没事。”

“不过，还是包扎一下的好。”

“不用了。”

片山正要走近去看看，却被三田村用左手挡住了。片山很是惊讶，三田村右手的袖子上渗出了血迹，可是袖子本身却没有一点破损。也就是说，这些血并不是从刚出现的伤口中流出的，而是之前的伤口被抓破流出来的。

片山看着依旧保持攻击姿态的福尔摩斯，又看了看三田村。三田村的脸上浮现出奇异的平静，仿佛松了一口气。

“你明白了吧？”

“三田村先生……”

“不错。我就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要是有人早一点发觉就好了，我一直在等着。”三田村深深叹了口气，“不知道从多久以前开始，我就患了种奇怪的头疼，偶尔还会有失去意识的情况。等到我清醒过来，会发现自己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那天早晨的事情我没法忘记。一醒来，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爽快，就好像整个人都重生了一样。我哼着小曲进了浴室，却发现浴室里放着满是鲜血的外套和衣服，还有一把剃刀……当我接到那件杀人案的通知时，浑身毛骨悚然。”

三田村点燃了一支香烟，手微微颤动。

“搜查进行下去，一些细节浮出水面，这个可怕的疑问已经有了近乎肯定的答案。不过我却没有站出来承认。为了这件事受制裁，我肯定毫无怨言。可是，哪怕有那么一丝希望，也不能说自己肯定就是凶手，我就是这样自欺欺人到现在，一直都想：要是哪天能抓住真正的凶手，我就能得救吧。接到第二件杀人案通知的时候，我冲进浴室，发现完全没有血迹和剃刀，当时真的觉得有救了。上次的外套和剃刀也许只是某种偶然，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把真正的凶手抓住，我像个年轻人一样很有干劲。可是，当天晚上我来到院子里，却发现院子的一角有一个土堆隆起着，挖开来一看，里面有一个塑料衣包，里面果然又装着沾血的外套和剃刀之类的……从那天开始，我每一天都沉浸在恐惧之中。我无数次想过自我了断，可是我自己却一点记忆都没有，所以下不了赴死的决心。说不定是有人在陷害自己，说不定有人要逼我发疯，我编造出理由来阻止自己寻死——直到第三件案子发生，结果连林刑警都死了。”

片山茫然若失地听着三田村的话。现在回头一想，要是能早一点发现该有多好啊。就算林刑警是接受特殊命令，一个人去监视宿舍也太不自然了。林刑警监视的目标，实际上一定就是三田村。林刑警为什么会怀疑三田村呢？事到如今已经无从知晓了。

“原来如此……”片山禁不住说道，“我明白了。当时，临死之际的林先生说‘看见……凶手……看见了……’，我还以为林先生是在说‘看见了凶手’。其实并不是这样，他想说的是‘凶手是三田村先生^[14]’，可只说到‘三田’就说不下去了。”片山自言自语一般继续低声叙述，“并且，在P酒店袭击吉塚雪子的凶手，是从羽衣女大出发，尾随我们的车子来的。也就是说，凶手是能够把车子停在女大附近，又不会受到怀疑的人……”

“你说得没错。”三田村露出寂寥的微笑，“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你一定能当个好刑警，给我递辞呈真是可惜了……不过，看穿一切的还是这只猫嘛……我真是很感谢它。多亏了右臂上的抓伤，我才知道自己是凶手这个事实完全没有疑问了。”

福尔摩斯仿佛理解了三田村的话，十分严肃地蹲坐着，一动也不动。

“今天或者明天，不管怎样，我都想要自己做个了断——也许别人会认为我很卑鄙，不过我想亲手了断自己，可以吧？”

“三田村先生，您这是得病了，一定不会被问罪的。”

“就算这样，你想让我从此以后，一辈子都被关在医院里过活吗？我才不要这样。”

片山沉默地低下头。

“我也不是没有牵挂，虽说我的老伴死得早，又没有孩子……”

三田村露出乞求原谅的眼神，盯着片山看了好一会儿，“这一切都是我发了疯才做出来的事，你会相信我吧？”

“您——对于我和晴美来说，就相当于父亲呀。”

片山呜咽着说道。

“谢谢你这么说，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了。我——”

三田村正准备再吐露一些什么，一个刑警冲进了房间。

“课长，大事不好了！”那刑警大口喘着粗气说道，“嫌疑人吉塚雪子突然从侦讯室逃走了……”

片山惊得屏住了呼吸。

“她一直都很老实的，所以我就一时疏忽……我立刻就追上去，可她跑到大马路上，刚好冲到一辆卡车的前面……”

三田村依旧看着片山，说道：“死了吗？”

“是……当场死亡——十分抱歉。”

刑警仿佛等着轰雷炸响一样，缩起了脖子。可三田村却平静地说道：

“事情发生了，也没办法啊。”

“啊？”

“你先回去吧。”

“是，是——”

刑警满脸不敢相信的表情，走了出去。三田村也向片山投去温和的视线说：“你也回家去吧，我还有些东西要整理，还想打个电话。”

“是。”

片山催促着福尔摩斯向门口走去。

三田村忽然又开口说道：“好好照顾你妹妹。”

片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公寓的，回过神来，发现自己跟福尔摩斯一起站在房间中间。晚饭已经做好了，晴美回来了啊，他迷迷糊糊地想。

不过还是没看见晴美的身影。片山注意到茶碗下面压着一封信，他取来一看，是晴美的字。

“哥哥，刚才三田村叔叔打来了电话，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他说，与其在医院里度过余生，他还不如选择死。我虽然一直都没有跟哥哥提过，但其实我爱着三田村叔叔。有一次公司旅行去了京都，在自由活动那天晚上，我遇到了多年不见、正好在京都出差的叔叔。那就是一切的开端。叔叔只知道我学生时代的样子，见到我长大了显得很吃惊，所以也对我十分温柔……而我作为一个女人，爱上了身为男性的他。在这一年里，我们很多次瞒着哥哥你偷偷见面。我考虑过和他结婚，可是叔叔怎么也不肯答应。现在想来，他应该是对自己的病很不放心吧——我怀孕了。对不起，哥哥。不过，他说我不能生下来，他恐怕是担心病会遗传给孩子吧。我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责骂他是个冷淡的人……而如今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去死，我要追随他而去。就算他是个杀人犯！请原谅我。为了打掉孩子，我借了哥哥的钱。请原谅我这个不肖的妹妹。晴美。”

片山万分惊愕，竟然是三田村先生吗？接着他想通了，那天跟踪晴美却遇到了林刑警，是因为林刑警正在追踪三田村啊……

不过，晴美怎么办？她是真心要去寻死吗？片山握着信不知所措。

玄关的门开了。

“晴美！”

晴美满脸泪痕，微笑着站在门口。

“晴美，你……”

晴美走进房间说：“菜都凉了，没关系吧？”

“……没关系。”

晴美默默地进了厨房，去把饭菜再热一遍。片山看着她的背影，泪水止不住淌了出来。他连忙擦掉眼泪，只见福尔摩斯正露出不解的神情与他对视，他又苦笑了。

“你这小家伙还真是奇怪。我不是森崎先生，不过真想知道你这小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福尔摩斯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懂片山的提问，只是来到平常睡觉的角落，躺了下去。

尾声

“人生还真是无奇不有呢。”

儿岛光枝姑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个举动可真不符合姑妈的形象啊，片山想。

已经快到冬天了，从雷诺阿茶室向窗外望去，行人们都已经穿上了厚厚的大衣。

距离那一连串的案件，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三田村的自杀与他的自白遗书引起了巨大的骚动，这件事也很快被忘却了。根据解剖三田村尸体的医生的解释，他生了一个脑肿瘤，恐怕是因为肿瘤的压迫，使得他的心理上出现了某种变化。但这也仅仅是一种推测。至于他每次都选择羽衣女大的学生作案这个问题，首次杀人也许只是一次偶然，而由于森崎被杀一案，他在羽衣女大进行办案的过程中，可能是看见了许多年轻女孩，留有记忆，所以才会在无意识之中前往女子大学进行作案。

无论如何，所有案件都已经结束了。它们变成了一份份文件、一条条记录，留在了资料架上——而另一方面，片山的辞呈由于三田村死后的各种纷乱，就不了了之了……

“姑妈，我想干到今年年底就把刑警这工作给辞了。”

“为什么？”

“我和老爸不一样，根本不适合干刑警这一行，还是当个普通上班族轻松一点。”

“是啊……”光枝含糊地说着，点了点头，“晴美怎么样？”

“精神得很，和以前一样。”

晴美总算恢复到了以前开朗的样子。不过，她当然已经不再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妹妹了……她依旧和爱睡懒觉的福尔摩斯玩闹，笑得很开心。

“今天找我有何事呢，姑妈？”

“那——那个，就是说，那个啦——”

“又是相亲吗？”

“是的……不过之前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也不用这么着急的。”

光枝也听闻了雪子和片山的事情，现在显得有点扭扭捏捏，不太好意思。片山强忍住笑意说道：“我倒是不介意呀。”

“哇，是吗？”

光枝的脸一下子就亮了。

片山皱着眉头说：“我们的相亲文案应该怎么写呢？本人，二十八岁，瘦，高，职业未定，另有舍妹一人。”片山笑着加了一句，“外加一只三色猫！”

[1]厨房餐间（Dining Kitchen），和式造词，指具有厨房和餐厅双重作用的房间。

[2]总管校务的老师，在大学以外的学校称为‘教头先生’，在大学称为‘学部主任’，相当于中国的教导主任。

[3]学制为2到3年的短期大学，相当于中国的大专。

[4]府中，日本关东地方城市，位于东京都中部。

[5]Romance Gray，和式英语，指极具魅力的中年男性，象征其黑白交错的灰发，一般是指有着优雅风度和经济实力、能吸引年轻女性的中年男性。出自作家饭泽匡的同名小说。

[6]雪国，下雪天气较多的地区。

[7]呼啦圈与雷诺阿的片假名字形有些相似。

[8]普契尼（1858—1924），意大利作曲家，代表作有《波西米亚人》《托斯卡》《蝴蝶夫人》等歌剧。

[9]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俄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演奏家。

[10]理查德·施特劳斯（1864—1949），德国晚期浪漫主义作曲家、指挥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改编自尼采同名原作的交响诗。

[11]叠，日本用榻榻米的块数来计算房间的面积，一块榻榻米称作一叠大小，约为1.62平方米。

[12]木天蓼，猫咪非常喜爱的植物，在日本被称作‘猫的万能药’，其中含有的生物碱对猫咪有很强的吸引力，让猫十分迷恋。

[13]原作发表于1978年，当时的移动通信还未普及。警车使用的一般是FM原理的超短波无线通话装置。

[14]三田村（发音mitamura）的“三田”与“看见”（見た/mita）发音相近。



[日]
赤川次郎
赵秀娟
译

独一无二的猫侦探
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

教师集体失职铸成大错
少女复仇不惜铤而走险

猫，真的能看穿一切！

“我书中的侦探们在彻查真相的同时，总是怀有同情之心。”
赤川次郎

版权信息

追踪

作者：（日）赤川次郎

译者：赵秀娟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总序](#)

[序曲](#)

[第一章 午后杀人前奏曲——德彪西《牧神午后前奏曲》](#)

[第二章 死期——维瓦尔蒂《四季》](#)

[第三章 死者之恋——引自舒曼的《诗人之恋》](#)

[第四章 凶手是谁——来自普契尼《托斯卡 星光灿烂》](#)

[尾声](#)

总序

三色猫探案系列：一个温情的故事世界

赤川次郎

从“三色猫探案”首次与读者见面，到今天已经有三十六个年头了。三十六年，差不多是普通猫咪寿命的两倍。

“把小猫设定为侦探”这一想法的诞生纯属偶然。拿到“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的第二年，出版社向我约稿写一部长篇推理小说。我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如何塑造新奇有趣的主人公，因为在“搞笑风推理”的大框架中，侦探的形象写来写去好像只有那么几种。

而就在这时，家里养了十五年的三色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只小猫早已成为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而且，这十几年是我家生活最为艰辛的一段时期，正是这只三色猫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当我正式出道，家里生活终于有所改善之时，三色猫就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了报答小猫多年以来的陪伴，我决定让它在我的作品中复活。于是，在《推理》中，与我家小猫形态、毛色如出一辙的“猫侦探”从此登场。

不过，那时我并未打算写成系列。没想到此书一经出版好评如潮，结果我又写出了第二部、第三部……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间这个系列已迎来了第五十部作品。原本我希望通过创作小说向我家三色猫报恩，结果它又以几十倍的恩情回馈了我。

三色猫福尔摩斯、片山兄妹、石津刑警，这些角色不仅仅是我的造物，多年来，广大读者已把他们当作家人一般亲近与喜爱。因此，我会一直把这个系列写下去。

中国出版界很早之前就引进了这套作品的若干部，不知道猫这种生物在日本人和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不是有很多共通之处呢？

无论如何，这个系列被翻译成中文，并被广泛阅读，这对于作者来

说，实在是无上的荣幸。

曾经有一名小学生读者看了“三色猫探案”系列后对我说：“原来坏人也是有故事的啊。”在我的书里，猫侦探也好，片山刑警也好，他们都不是对罪犯一味穷追猛打的那种主人公。有些人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犯下罪行，对于他们，我书中的侦探们在彻查真相的同时，也总是怀有同情之心。

也许现实世界比小说残酷许多，但我衷心期待大家在阅读“三色猫探案”系列时能够暂时忘却现实，在这个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中得到治愈和救赎。

猫侦探也是这样希望.....的吧。

序曲

野狗饥肠辘辘，凶猛异常。它盯上了小孩手里的香肠，突然向他猛扑过去。

那小孩看起来不满三岁，野狗比他还要魁梧许多。他虽然幸运地躲过了野狗的第一次攻击，但是还不足以聪颖到立即扔掉手里的香肠。于是他紧握香肠跑了起来，可转瞬间便被追进了死胡同。他哆嗦着蜷缩起身体，由于惊惧过度甚至忘记了啼哭。

野狗发出低吼声，一步一步逼近孩子。正当野狗准备扑上前时，突然有一团黑影从围墙上飞下来，落在野狗的面前。

野狗嗷地叫了一声，随即后退了几步。可当它看清出现在自己眼前的不过是只瘦弱的三色猫时，便再次发出恐吓的低吼声，继续向前逼近。从眼前的情形来看，三色猫无论如何并无胜算，但它还是亮出前肢的利爪，闪电般地挠了一下野狗的鼻尖。野狗也动了真格的，倘若它是人的话，此时铁定已经涨红了脸，怒火中烧。

就在这时，小孩终于站起身来，抽泣着从死胡同飞奔出去。野狗的注意力集中在这只三色猫身上，无暇顾及逃跑的孩子。

狗终究是狗。它的体形比猫大三倍，正一步步地逼近三色猫。三色猫被迫退到墙根处，再也无处可逃。野狗蓄势待发，摆出了攻击的架势。

这时，突然半路杀出一只大黑猫。它毛发蓬松，身体敦实，体形是三色猫的两倍。黑猫与三色猫并肩而立，并且反客为主，开始了积极的进攻。两只猫，其中一只还是个大个子，面对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变，野狗顿时没了底气。它虚张声势地叫了几声，嗖的一下掉头便跑。

“约翰，约翰！”不远处传来了年轻女孩的呼唤声。一个身着水手服的女孩寻了过来。女孩一看到黑猫，便嗔怪道：

“呀，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不是说过你不能从车里跑出来的吗？”

女孩快步跑向前去，这才发现了三色猫的存在。“哟，好漂亮的花猫啊！我说约翰，你是不是因为看到美女所以才跑下车？这样可不行！快，车还在等呢，我们走吧。”

于是黑猫拖着肥胖的身体，慢吞吞地跟在女孩后头离开了。

三色猫一直目送着黑猫和它的主人离开，直到听到有人呼唤：“福尔摩斯！你跑到哪里去了？”这才步履轻盈地朝着声音的来处走去。

第一章 午后杀人前奏曲——德彪西《牧神午后前奏曲》

1

晴美一边看着申请表一边整理学员名单。此时她想道：“人的脚步声真是奇妙。”譬如，有些人的脚步声听起来噚噚噚的，像切葱花一样急促，那是穿皮靴的英语会话老师泉田。这位老师是个急性子，每到上课时间，他必定还在翻抽屉找点名册、教科书或者讲义。待到上课时间过去五分钟之后，才一溜小跑着赶往教室。

啪哒、啪哒、啪哒……这声音听起来好像是穿着拖鞋走路。这脚步声的主人是与晴美同为事务员的曾根。曾根目前单身，也就二十五六岁，并不比晴美年长多少，但总给人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从来没人见过他疾步快跑的样子。

还有高跟鞋敲在地上发出的咔咔声，这声音比泉田老师的脚步声要高出八度。这是晴美的上司竹森幸子。同样是快节奏的脚步，但泉田老师的脚步声慌张凌乱，而竹森幸子的却铿锵整齐，这种脚步声的差异真是神奇。

竹森幸子的脚步声在晴美所在的受理柜台前停了下来。

“晴美。”

“所长您好！”

晴美抬起头来，看到竹森幸子正站在眼前。竹森幸子三十多岁，穿着整齐的米色套装，浑身散发着成熟女性的魅力。

“您有什么吩咐吗？”

“有个插花班学员的申请表重复了。”

“哦，实在对不起，我一时疏忽……”晴美连忙道歉。

“不是你的错，是之前的前台接待员搞错了。目黑区的真锅女士缴纳了两次费用，她说发现之后马上和这边联系了，可一直得不到回音，所以很不高兴。麻烦你确认一下，然后把钱退给她。”

“明白了，我这就处理。”晴美取出记事簿，“用现金挂号寄出比较快，这种方式可以吗？”

“也好。不过就快到午休时间了，你下午再办吧。”

“好的。”

幸子走了几步之后突然停了下来。她回身靠着柜台问道：“最近工作感觉怎么样？辛苦吗？”

晴美回答道：“不辛苦。我现在能坐着工作，比起之前在百货商店的工作来，轻松很多。只是这里太安静了，反而让人有点不习惯。”

“那就好。努力工作固然很好，可也要注意别累坏了身体啊！”幸子微笑着说。

“您不用担心这点。只要所长您满意我的工作，我就很开心了。”

“别老叫我‘所长’，好像我已经很老了似的。”幸子笑道，“不过我确实也不年轻了。”

“您说笑了，大家都不相信您还单身呢！”

“没办法，工作太忙，也没有合适的对象。不管怎么说，下午的事就拜托你了。”

晴美目送竹森幸子的背影离开后，不禁笑着摇了摇头。幸子有一种连女人也会禁不住被她吸引的高雅气质。晴美觉得，即便幸子目前单身，身边一定也不乏爱慕她的男性。幸子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身上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娇媚气质。

晴美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她曾经和一个年长自己许多的男人交往过。那份感情让她备受煎熬，现在她正在努力忘却那段伤心往事。晴美骤然从自己的回忆中惊醒过来，继续专心工作。

新宿西口林立着无数的摩天大厦。其中一栋是五十层的S大厦，文教中心就在第四十八楼。虽然比不上某大报社主办的“A文化中心”那样拥有八百个班，不过既有烹饪、插花、茶道等所谓新娘培训课程，也有英语、吉他、绘画、文学等提高个人修养的课程，总共加起来约有三十个班。规模虽然不大，但口碑很好，基本每个班都座无虚席。师资方面，像泉田老师这种专门任职的讲师只占少数，其余大多是临时聘请来的，其中也包括附近其他文化中心的老师。因为报酬十分丰厚，那些老师也很乐意过来授课。

这间文教中心能够经营得如此有声有色，主要是仰仗某大百货公司的资金支持。晴美之前就在那个百货公司工作，偶然得知这边招人，就过来应聘了。这间文教中心的理事长就是那间百货公司的副社长，不过只是挂名，真正掌握经营实权的是年纪轻轻的所长竹森幸子。

片山晴美来这儿上班差不多一个月了。她体形娇小，有些婴儿肥，虽称不上是美女，却人见人爱。晴美性情纯朴，很招人喜欢。

正如刚才晴美和幸子所说的那样，比起在百货公司一天站到晚的工作，这边的文案工作轻松许多，心情也更愉快。只不过前台只有晴美一个人，很难走开，然而她并不介意这个，到目前为止诸事顺利。

“还有十五分钟。”

晴美的视线越过柜台看着对面的挂钟。十一点四十五分。此时，电话响了。

“喂，您好，这里是新城市文教中心。啊，哥哥，是你啊！你在附近吗？那我们一起吃午饭吧！你到五十楼来，我在电梯门口等你。好，一会儿见！”

片山义太郎放下电话听筒。他离开新宿西口地下广场一角的公用电话，朝S大厦走去。

“慢慢走过去的话，时间刚好。”片山看着手表自言自语，“难得这么好的天气，还是从地上走过去吧！”

片山从附近的阶梯走了上来，朝着西面出口正面的大厦走去。眼下已经过了狂风乱作的初春，春意盎然，阳光明媚。还穿着冬天的厚西服

的他不得不解开上衣的纽扣。虽然他在电话里对晴美说是因为工作原因才到附近办点事，其实是专程从四谷过来视察妹妹的工作环境。父母早逝，兄妹俩从小相依为命。长兄如父，片山十分疼爱妹妹，今天便是趁执行任务的空当溜出来看望晴美。片山二十九岁，目前还是单身。他长着一张娃娃脸，偏女性化的溜肩，体形纤长，怎么看都不像刑警。兄妹俩的父亲因公殉职，片山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了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刑警，但他天性单纯善良，逐渐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刑警的工作，便递出了辞呈。

“到底怎么回事啊？”片山思忖。辞职书已经交上去半年了，却杳无音讯。每次他小心翼翼地向上司打探这件事情，得到的答案总是：“我已经知道了，知道了。对了，你手里的那个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就这样一拖再拖，看样子那封辞职书早已石沉大海了，估计直到片山退休时上司才会想起那封信。不过片山最近也想开了，情绪乐观不少。

“S大厦应该就在这里吧。”

新宿的摩天大楼比比皆是。无数巨人般的高楼毗邻坐落在一起，对于片山这样的先天性路痴而言，根本搞不清楚究竟哪一栋才是晴美所在的大楼。

晴美说是栋“三角形的大厦”，但在片山看来，根本分辨不出哪栋大厦是三角形或是四方形。除非变成超人，嗖的一下飞上天，从上往下看才能分辨得出吧。她还说是“镶玻璃的大厦”。难道有不镶玻璃的大厦吗？还有“橱窗里摆着长裙的大厦”，如果那橱窗在第一层也许还能分得清。最让人头疼的说法是“最高的大厦”。抬头往上瞧，每一幢都很高，可要一层一层数的话，肯定会头晕眼花。不过片山最终还是找到了S大厦。看到大厅的“馆内指引”上写着“新城市文教中心——四十八层”，片山这才安下心来。

片山看了眼手表，还有两三分钟就到十二点了，时间刚好，于是片山开始寻找电梯。找电梯也是一件苦差事。有从二层到十层的，有从十一层到三十层的……他有一次想去三层，结果上错电梯，直接到了四十多层的眺望台。五十层是这栋大厦的最高一层，片山终于找到了四十八层至五十层的电梯。当他按下按钮时，电梯门刷的一声打开了，走出来一位窈窕美女。片山吃了一惊，随即又松了口气，走进电梯。吓一跳是因为眼前突然冒出一位美女，松了一口气是因为不用和她一起乘坐电梯。

电梯里没有别的乘客，片山刚刚按了五十层的按钮，眼看电梯门就要关上的时候，刚刚出去的那位美女突然轻呼“啊，不对！”又跑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了，紧接着这个铁箱子开始快速上升。片山的脸色不由得阵阵发青。

片山有女性恐惧症，尤其害怕漂亮女人。如果是在电车里，即使前面有空位子，但若是旁边坐着一位年轻女子，他便绝对不肯坐下。只要一想到坐下后，两个人的肩膀、胳膊、手脚、臀部有可能会碰到一起，片山就会不由得浑身冒汗。片山最害怕被对方当成色狼。

更何況现在是在这么个密闭的铁箱子里，而且只有他们两个人！为了防止因过度紧张而出现耳鸣，片山拼命地吞着口水。

这位美女三十四五岁的样子，看上去精明干练，给人一种职业女性的感觉，充满了朝气。她怀抱着一沓文书，双手轻轻地合在一起，看起来非常优雅，就像一幅油画，浑身洋溢着女性特有的成熟韵味。

片山的脸色铁青，可这位美女感觉到了异常气氛，偏又凑过来问道：“您怎么了？”那声音略带沙哑，又颇具磁性。片山的身体不由得开始打战。

“您哪里不舒服吗？”

“没，没什么。”

“不过您的脸色看起来特别不好。”

“没，真没什么关系。”

“您真的没事吗？”

电梯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在四十八层停住。电梯门打开后，晴美正好出现在片山眼前。

“呀，哥哥！你来得正好！啊，所长，您也在呀！这位是我的哥哥。”

竹森幸子瞪大了眼睛看着片山。片山一时间慌了神，不知所措。

三个人一起到了位于五十层的彩虹餐厅，选了靠窗的位子坐下。从那里可以远远地俯瞰熙熙攘攘的街道。

“这么说来，片山先生是一位刑警？”竹森幸子的语气略带敬意，“您的工作可真了不起！”

“嗯，没有的事。哪有什么了不起的。”片山含糊其词地说道。

晴美则调皮地说道：“我哥做刑警主要是为了过世的父亲，辛苦一点也没有办法。是吧，哥？”

片山白了晴美一眼，心想着：这个臭丫头，明知道我和美女一起吃饭的话，根本食不下咽，居然还在这里嬉皮笑脸！

此处的餐厅提供专门面向白领、上班族的午餐，相对而言比较便宜。想到这里，片山稍稍松了口气，目前他的腰包并不是很鼓。用餐时间还好，可以不必讲话，不过饭后呢？总不能吃完饭就拍拍屁股走人吧，这样对晴美的上司太不礼貌了。不过倘若继续留在这里，三个人中只靠晴美不停地说话来维持气氛，似乎也不太合适。晴美一定是怀着看热闹的心理，拼命地让片山和幸子说话。也许看热闹这个说法并不十分准确，不过，晴美知道哥哥有女性恐惧症，难道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设法帮他“治病”？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午餐很快就结束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正当片山为此犯愁的时候，一名服务生走了过来。

“竹森小姐。”

“请问有什么事吗？”

“楼下接待处有一位客人说有事找您。”

“下面应该挂着‘午休一小时’的牌子吧。”

“那位客人好像很着急，所以我来请示您该怎么处理。”

“好吧，那我现在就过去。”幸子立即答应了。

晴美站起来说：“还是我去吧。”

幸子没等晴美说完就打断了她：“没关系的。你哥哥好不容易过来

看你，这事交给我处理就好。”

“不，接待属于我分内的工作，而且也不会花太多时间。”晴美在这点上十分顽固。

竹森幸子不再坚持，说：“那好，那就麻烦你跑一趟吧。”

“我现在就去。”晴美说完便小跑着离开了。晴美走后，片山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战场上被敌人团团包围的小兵。

“真是多亏了晴美，帮了我不少忙。”竹森幸子说，“您妹妹真是乖巧可爱啊。”

“嗯，还行吧。”片山心里嘀咕着，有时候她也让人恨得牙痒痒的。

“只有你们兄妹两个一块生活吗？”

“嗯，是的。啊，还有一只猫……”

“是吗？我特别喜欢猫！”幸子听到猫这个话题似乎特别兴奋，显得神采奕奕，“不过现在我住的公寓禁止饲养宠物。您家养的是什么样的猫？”

“一只三色猫。”

“啊，那和我小时候养的是一样的！”

片山渐渐不那么紧张了，继续说道：“那是只挺奇特的猫，名字叫福尔摩斯。”

“好有趣的名字啊，是片山先生取的吗？”

“不是的。怎么说呢，感觉也是某种缘分，这只猫偶然借住到我们家里，之后便赖着不肯走了。”

“还真是挺奇特的猫，但是和它一起生活一定很有趣吧？”幸子说着，轻声笑了起来。这笑声如银铃般悠扬清脆，让幸子瞬间绽放出一种天真烂漫的年轻女性的活力。片山仿佛触电一般，从发梢到趾尖都微微地颤抖起来。不行！他急忙喝止自己，这样下去可就危险了！

“呀，您的脸色又不好了。是哪里不舒服吗？”幸子问。

因为到柜台只有两层，所以晴美不等电梯，直接走楼梯下去的。晴美想着，得让哥哥多学着和女性单独相处，而说到相处的对象，所长绝对是最佳人选。所以她打算一会儿办完事后也不回去，让他们两个人多聊一聊。

晴美从电梯旁的楼梯口出来，经过电梯前面走到前台，看到走廊的沙发上坐着一位客人。

“让您久等了。”晴美热情地上前打了招呼，那位妇人站起身来。晴美看到对方的打扮之后，不由得吃了一惊。那妇人身材娇小，但是在温暖的春天居然还裹着长长的皮草大衣，头上戴着毛帽子，脸上戴着一个大口罩，鼻子上还架着黑色的大墨镜，手上戴着一副布制手套。总之，浑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

“实在不好意思。”从她的口罩里面传来含糊不清的声音，“耽误您午休的时间了。”

“哪里的话，请别客气。”晴美重新打起精神，装作没看到对方奇特的打扮，面带微笑地说，“您有什么事吗？”

“我想报名上课。”

“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这里吧？这边请。”

晴美带她往里面走，那位妇人在晴美后面慢吞吞地跟了过来。“看到我这么穿，您吓了一跳吧？我最近感冒了，特别怕冷，只好穿成了这样。”妇人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解释道。

“您生着病还特意跑过来……这是申请表，只需填姓名、住址和电话就可以了。您想参加什么课程？”晴美拿着笔，准备在妇人的听课卡上填上班级名称。

“所有课程。”

“什么？”晴美不由得愣了一下。

“我想报名参加所有的课程。”

“所有的课程.....我们这里有烹饪、插花、吉他、英语会话等等很多课程.....”

“嗯，我知道。所有的课程我都要报名。”

晴美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可是，就算您报了名，有些课的课时冲突，您也不可能全都参加呀！”

“没关系。总之，我要报名参加所有的课程。学费一共多少？”

“啊.....入会费五千元，每门课程都要预交三个月的学费，一共三十个班，总共要四十几万吧。”

“那太好了。我今天带的钱应该够了。”那位妇人打开提包，取出一个厚信封。信封里面装着一沓钞票，每张面值都是一万日元。

“你看需要多少，从这里拿吧。”她说把钱递给了晴美。

“啊，您，您等一下，我计算一下准确的数目。”晴美慌忙拿出计算器。从钞票的厚度看，至少有一百张。

“一共是四十三万七千元整。”

晴美从那捆万元的钞票里抽出四十四张，剩下的还给了那位妇人。很显然，还给对方的那叠钞票比拿走的还要厚。

晴美看了看妇人的报名表，上面写着：金崎泽子，五十岁。住址好像是目黑的一栋高级公寓。重复的课程也报名，真是搞不明白这个人是怎么想的。不过补习班是开门做生意的，晴美没有权利过问其他，更不能因为人家报的班太多而拒绝人家的申请。即便如此，晴美还是有些难以释怀。

“这是找您的三千元。”

晴美把钱找给那个妇人后，就开始动手制作三十个班级的听课卡。

“啊！”竹森幸子不经意地看了眼手表，“都已经一点了！说着说着就忘了时间了。”

“实在对不起，耽误您的时间了。”

片山不由得低头向幸子道歉。即使没做什么需要道歉的事情，片山有时也会习惯性地向别人道歉。

“哪里，是我不好。您难得来看妹妹，却光在这儿听我说话了。早知道要这么久，刚才我去接待处就好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不，没有的事。”片山早就知道晴美办完事后绝对不会赶回来的。

“那咱们走吧。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就直接去一楼了。您可以去晴美那儿坐一会儿，下午的工作一点半才开始。”

说着，两个人出了餐厅。

“在哪里结账呢？”正在片山东张西望时，幸子说道：“没关系。在这栋大厦工作的员工，所有的用餐费都是最后统一结算。”

“但是……”

“不要紧，所有餐费都由公司承担，你不用担心。”

“那就谢谢您的款待了。”片山心里不由得想道：难道我看上去就那么寒酸吗？

电梯到了四十八层时，片山和幸子告别，下了电梯。当幸子的笑容被紧闭的电梯门隔绝的那一瞬间，片山感到全身僵硬的关节都舒展开了。

他看到晴美正在受理柜台埋头工作。“晴美，你为什么没回来啊？”片山不高兴地埋怨道。

晴美狠狠瞪了他一眼：“这不是有工作嘛！”

“嗯，这……这样啊。”

片山看到坐在走廊沙发上裹着厚皮草的妇人，不禁诧异地瞪大了眼睛。难道她是来参加耐力比赛的吗？

“那我先走了。”

“嗯。今天也会晚归吗？”

“说不好啊，谁知道呢。”片山突然停下来。

晴美突然递给他一张字迹潦草的便签，上面写着：“后面坐着的那个人有些古怪，你跟踪一下！”

2

啪、啪、啪……是橡胶长靴发出的声音，晴美抬起了头，“阿姨，您好。”

“今天天气真不错啊！”

晴美和这位打扫卫生的阿姨算是老熟人了，每到下午两点，她都会来清理烟灰缸和垃圾桶里的垃圾。她总是推着一辆垃圾车，动作麻利地把垃圾倒进车里，然后拿出围裙里放着的抹布把烟灰缸擦得干干净净。

清洁是个体力活。虽然她已经年近五十，但看上去似乎从不疲惫，那瘦小的身体里似乎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下午的工作从一点半开始，两点左右正是晴美手头工作最少的时候。前台最里面有一个橱柜。从橱柜旁边的门进去，就是文教中心的办公室了。说是办公室，其实不过是个只有四张桌子的小房间。四张桌子分别属于所长竹森幸子、曾根和晴美，还有一张是一个叫相良的中年男人的。相良今天休息，他是幸子的得力助手，不仅事无巨细地处理文教中心的各种事情，而且办事灵活，唯一的缺点就是不会使唤人。幸子还没有回来，办公室里只有曾根一个人。

曾根正津津有味地看着女性杂志，听见晴美的脚步声，吓得慌忙抬起头来，等他看清是晴美之后才松了一口气。

“啊，吓我一跳，原来是你啊，我还以为是所长呢。”

“现在是工作时间，你这么明目张胆地看杂志不太好吧。”晴美笑着

说。

大概是因为一个人生活，曾根平时总是不修边幅。虽然工作很认真，但是总让人觉得没有干劲。幸子总会很贴切地嘲笑他是“小老头”。

“喝咖啡吗？”

“嗯，麻烦你了。喝点咖啡我就不会打瞌睡了！”

“那冲得浓一些吧。”

晴美泡了满满一壶速溶咖啡，用托盘端了两杯走到前台，对那位打扫卫生的阿姨说道：

“阿姨，您要喝杯咖啡吗？”

“啊，真是不好意思啊，每次都麻烦你。”

“不客气。”

那阿姨走到柜台前，脱掉布手套，端起了咖啡。

“真好喝啊，感觉轻松了不少呢。”

“每天都很累吧？”

“没有，这点活不算什么。我死去的丈夫原来是个渔夫，以前天没亮就要出海，到了大半夜才能回家。同他一比，我干的活轻松多了！”

“是啊，那还真是很辛苦。”

“可不是吗？那时我们居然还有时间生五个孩子，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晴美忍不住被阿姨逗笑了。她还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阿姨叫什么名字呢。阿姨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香烟，晴美替她点了火，她很熟练地吐着烟圈。

“啊，对了，这是我在这一层的女洗手间找到的。估计是这边的女学

生落下的。”阿姨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副黑色太阳镜。

“那好，我先收起来。”晴美接过来看了看。这副眼镜很像是刚才那位神秘的妇人戴的。“这是在洗手间发现的？”

“嗯，就在洗脸台上面。”

这时电话响了。晴美立即拿起电话。

“您好，这里是新城市文教中心。啊，哥哥，怎么了？”

电话那头传来片山不耐烦的声音：“什么怎么了？我一直在一楼的电梯口等着。但刚才那个奇怪的人根本就没下来！”

“嗯，这事确实挺奇怪的。”

“是啊！要不要再盛一碗？”

“半碗就够了。世界上怪人多的是啊！”片山夹起炖得烂熟的土豆炖肉，“也许她是大富婆，钱多到用不完吧！”

“但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包裹得那么严实啊？”

“有些人就是不爱让别人看到自己吧。说不好是哪位大明星呢。”

“那怎么可能！要是真不想被人看到，大可以找别人替自己来报名啊。只要肯出钱，谁都愿意代劳。”

“那倒是。”

“不过还是谢谢你这么没主见的说法。”说着晴美不禁陷入了沉思。

“哥哥，你能不能去稍微调查一下？你看，那个人的姓名和住址我都带回来啦。”

“我说晴美，你适可而止吧！今天我白等了一场，两个必须去的地方都没去成。”

“哼，那真是对不住您啦。你不管就算了！”晴美生气地噘起了嘴巴。

晚上八点。从东中野车站步行几分钟，就能看到一栋极其普通的居民公寓。二楼分别有一个十五平米和二十平米的房间，外加厨房、浴室和卫生间。这就是兄妹俩的住所。家具和窗帘的色调都是晴美所喜爱的明亮色彩。

“哥，我们所长很漂亮吧！”晴美换了一个话题。

“嗯？啊，不错。”

“她还是单身呢。”

“这么说是个老姑娘？”

“哎呀，你怎么这么老土！现在这叫职业女性。”

“好像听过这种说法，不过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要是没关系，今天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那是因为你走了。”

“我那是给你们俩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这可是作为妹妹的一片好意！”

片山咕咚喝了一大口茶，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对了，中午的饭钱……”

“哎呀，你身上的钱已经用光了？你也真是的，总这样……”

“我是说今天中午的饭钱！”片山急忙打断妹妹的唠叨，把没有付午餐费的事和她说了一遍。

“这多不好啊，那所长岂不是连我那份也一起付了？”

“应该是吧。”

“那个时候，哥你就应该说‘这次让您破费了，下次我请您吃顿晚饭吧’。”

片山觉得有道理，可当时怎么没想到呢？晴美接着说：“今天有点晚了，明天你可要记得给所长打电话，邀请人家吃饭。”

“我打？”

“当然啊！”

“那.....那要是对方答应了怎么办啊？”片山不禁产生了这种奇怪的忧虑。

“千万记得打电话，不然我会被你连累的。”晴美故意吓唬片山，其实心中暗自发笑，想着反正被拒绝了也没什么损失。

“她倒是说特别喜欢猫来着。”

“所长吗？没听说过啊，那正好就请她来家里吧。”

“那怎么行？就这么个破公寓。”

“怎么不行？就说我们家有只很奇特的花猫，说不定她会来看看呀。”

“不行！”

两个人来来回回讨论个不休，这时，饭桌旁专心用餐的福尔摩斯不禁叫了一声。

“你看，福尔摩斯都说自己不愿意被利用。”

“才没这回事呢，是吧，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紧闭了一下眼睛，就好像人在无语时的耸肩那样，随后又转过身来继续吃盘子里的东西。

这是一只神秘的猫，不知道多大年纪，从它纤细的体形和光泽的毛色可以推测出应该未到中年。它的表情略为严肃，称不上是个“美女”。

身上的三种毛色很独特，背部是茶色和黑色，腹部全白，脸上则是白、黑、茶色三等分，前肢是右肢黑左肢白。单从前肢上看，福尔摩斯就和其他的猫完全不同。

不过，福尔摩斯与众不同的地方可不仅仅是毛色……

“我特意抄下带回来的，都白费了。”

晴美说着，望了眼那张便签，上面写着那个妇人——“金崎泽子”的电话和住址。

“你可别打什么歪主意啊。”片山说着翻开了晚报。

晴美耸了耸肩，把那张便签扔到了一边。

晚饭后福尔摩斯正舔舐着前肢洗脸。它好像对便签很感兴趣似的，跑到晴美跟前，用前爪敲了敲晴美的脚踝。

“怎么，你要喝水吗？”

福尔摩斯没有回答，快步横穿房间，纵身跳到摆着电话的柜子上。

“怎么了？”

晴美还是一脸疑惑。福尔摩斯朝晴美喵地叫了一声，又轻巧地跳将下来，嘴里叼着刚才那张便签，再次跳到电话旁。

“我明白啦！福尔摩斯是想让我打那个电话试试。”

“什么？”片山问。

“电话号码！就是那位妇人留下的号码呀。如果打不通的话，就肯定有什么古怪。”

“要是打通了怎么办？”

“那我就说有些项目漏填了之类的，总能敷衍过去。”

“简直是乱来……”片山话说了一半就憋了回去。他十分了解晴美，

她一旦做了决定就绝不动摇。“随你便吧！”

晴美也不等片山说完，就照着便签拨号码了。

“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号码呢……”晴美一边拨号一边自言自语。难道自己在目黑那边有什么朋友？

电话通了。“喂，您好。——啊？”晴美吃惊地瞪大了眼，转头看着片山。“对……对不起，我打错了！”放下话筒，晴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对了！这个号码……”片山的视线离开报纸，抬头看晴美，“电话号码是哪里的？”

“我打到警视厅搜查一课去了！”晴美把便签哗的一下展开在片山眼前。

“这个号码跟你的只差一个数，你应该见过吧。”

“这个号码，应该是打到警视长那里去了。”

“什么，你们那个警视长吗？你可不许说是我打的啊！”

“我当然不会去说！不过，怎么会呢……是不是你抄错号码了？”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错得那么巧合。”

“嗯，也是。确实太巧了。目黑区应该不是这个区号。”

“一定是那个人故意留下的。”

“她为什么这么做啊？”

晴美瞪了他一眼，说：“我怎么知道！”

晴美翻开电话查询本，找出所有姓“金崎”的，但没有找到“泽子”这个名字。

“等等，这个地址是目黑的S公寓，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哥，你知道？”

“好像在哪里听到过一样。似乎跟哪件案子有关.....”

片山又仔细地想了想，不过他连自己经手的案子的相关人员都记不住，更何况不是由他负责的案子。

“这样可不行。我明天就去查查看。”

“你一开始就这样说不就没这么多问题了？”

晴美一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表情，福尔摩斯也附和着喵了一声。

片山笑着瞪了它一眼：“这个家伙。”

福尔摩斯张开大嘴打了个哈欠，翻身一倒便躺在地上，闭上了眼睛。

3

“目黑区的S公寓？”

“嗯，你听说过吗？”

“当然啦，那是我经手的案子。”根本刑警点着一支烟说，“大概是两年前的案子吧。”

警视厅搜查一课的清晨。办公室里因彻夜工作而揉着眼睛的，有一脸凝重陷入沉思的，还有忙着打电话的.....根本的办公桌就在片山的旁边，他三十七八岁，虽然不像电视里的刑警那样充满传奇色彩，不过也是个堂堂男子汉，给人铁血阳刚的感觉。

“是个什么样的案子？”

“有个独居的女孩被杀了。那个女孩才二十五六岁，住在一座很高级的公寓里。”

“这么年轻，就能住得起那么高级的公寓啊。”

“肯定有人给她提供资金，凶手不是给她提供资金的人就是她的情人。”

“三角恋吗？”

“是啊，司空见惯的三角关系。”

“那.....凶手是谁？”

根本耸了耸肩说：“不知道，最终没找到凶手，就不了了之了，案子也成了悬案。”

“也就是说，凶手没有办法确定，是吗？”

“根本毫无头绪。我们甚至找不到她的资助人或情夫！”

“那怎么可能！”片山吃惊地瞪大了眼。

“真的。大家已经想尽办法调查了，但还是没有头绪。不知道到底是谁给那个女孩买公寓，给她钱花。据说在她被杀前，有个穿夹克、牛仔褲的年轻人进过她的公寓。那个人又是谁？这些都完全搞不清楚。”

“那个女孩有没有亲人或者朋友之类的？”

根本摇摇头说：“那个女孩从北海道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后，只身来到了东京。她父母还认为她在东京找了份不错的工作，因为女孩每个月都会定时往家里寄去两万日元，说是自己的工资。她的父母也是在女孩被杀之后才知道真实情况的。”

“那她的朋友呢？”

“她几乎没有朋友，这一点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明明是个大美女，要不然也不会有男人给她买那么豪华的公寓。很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才没有朋友。说不定她本来就不擅长人际交往。”

“难道就因为这样被杀吗？未免太无辜了吧！”

“可不是吗？这就是红颜薄命吧！不过要这么说来，我家的那位黄脸婆就幸运多了。”根本笑着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你怎么突然想起问

这件事了？”

“我昨天偶然看到了那座公寓的名字，感觉好像在哪里听过。”

“是吗？确实是座很豪华的公寓。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呢。”根本朝远处望去，回忆着说，“当时屋子里有一张能躺下三四个成年人的豪华大床，那个女子穿着睡袍倒在床上。她的胸部裸露在外面，乳房之间有个弹孔。倒是没流太多血，所以看上去也没有令人觉得惨不忍睹，反而更像是某种雕刻或绘画作品之类的。而且，怎么说呢，有一点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

“什么意思？”

“死者的表情，看上去丝毫没有痛苦，好像睡着了一般。更贴切地说，就好像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那个女人就是个谜团，从开始到结束都是谜。”

看来这个案子给根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从头到尾都缓缓地摇着头，追忆着那个案子，一副沉溺其中的样子。而对片山而言，那宗命案和昨天去晴美公司的那个神秘女人之间有什么联系，简直毫无头绪。说不定两件事根本就没关联，只是那个女人住的公寓碰巧发生过命案罢了。

但是，为什么那张便签上的电话号码是搜查一课的电话号码呢？

“根本，”片山问，“你还记得被杀的女人叫什么吗？”

“死者叫金崎泽子。”

“金崎泽子……”竹森幸子看着报名表，“这个人真的报了全部的课？”

“是的，所长。学费一共四十三万七千元，全部用现金一次性付清了。”晴美站在幸子的办公桌前，“是不是当时不接受比较好？”

“既然是对方主动报名，我们也没必要拒绝。你不用担心。”

“我明白了。”晴美松了一口气，“那就好。事后我还是有点担

心……”

“照平时那样处理就可以了。相良！”幸子叫了一声坐在旁边的相良，“你怎么想？”

“这世界上本来什么样的怪人都有，到目前为止也没出什么问题，应该不会有事吧。”

相良五十岁左右，是个稳重忠厚的中年男人。虽称不上风流倜傥，但对于女性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目前他还没有发福，不过头顶已经半秃了。他平时做事很稳重，注重细节，晴美对他很有好感。他一直在比自己年轻的幸子手下工作，但既没有表露出不满，也不会溜须拍马，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也十分可贵。

“要是出了什么问题，就告诉我或者相良吧。”幸子把金崎泽子的报名表还给晴美时说道。

“对了，所长，昨天中午让您破费了。我哥让我向您说声谢谢。”

“这点事不算什么。”幸子笑着说，“你有个好哥哥啊！”

“他这个人没什么能力，也不修边幅。要是我不在身边，真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因为他我都没办法结婚！”

“你哥有女朋友了吧？”

“怎么可能！他要是本事追到女朋友，我也就放心了。”

“你哥很帅气，也很优秀啊！”

“这话要是让我哥听到了，他一定会晕过去！说不定这会儿他正打喷嚏呢。”晴美说完，便回到柜台处。

正在此时电话响了。

“您好。啊，哥，又是你啊！”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嗯？没什么啊。”

“我感觉有点奇怪。你是不是说我什么坏话了？”片山怀疑地说。

“随你怎么想。对了，上次那件事怎么样了？”

“事情有点复杂，我晚上再详细跟你说。要是那个女人今天来上课，马上给我打电话，记住了吗？”

“记住了。等等，我给你转接一下电话。”

“转接到哪里？”

“所长那里啊！”

“喂，你等一下！等……”

多说无益，晴美已经按了“通话保留”的按钮，电话转接到了竹森幸子的话机上。

“打扰了，所长。我哥来电话想对您说声谢谢。我现在把电话给您转过去。”

晴美说完吐了吐舌头。

正在这时，从电梯里走出来一个笑眯眯的男人。

“晴美，早上好！”大町身着西服，看上去和蔼可亲。

“啊，大町老师，早！”

“今天天气不错呀。”

大町原来是K酒店的厨师长，目前正在主持一个叫“大町烹饪教室”的电视节目，主要是教授如何制作糕点。大町老师在人前总是笑容可掬，笑容像松糕一样松软，像蜂蜜那么甜腻，颇受主妇们的欢迎。可能是因为老和主妇们打交道，他的说话方式比较女性化，这点让晴美有些反感。不过大町的课程还是十分受欢迎的。

“食材已经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刚才您的助手已经确认过了。”

“那就好。”大町说着往教室走去。

“大町老师，请留步！这是学生的名单，有三名新的学生。”说着，晴美把打印好的名册交给他。

“啊，谢谢。以后不能再加学生了，教室都容纳不下了，能不能先暂时停止招生？”

“您的意思我会向所长转达的。”

“那就拜托你了。”大町和蔼地笑着，朝教室的方向走去。晴美看了看表，九点半。十点才开始上课，一时半会儿不会有别人来了吧。

昨天那个妇人会不会来？晴美不以为然。既然不可能出席全部的课程，为什么要报名呢？

晴美虽然和幸子说了金崎泽子的事，但没把她留下警视厅的电话号码这件事说出来。晴美想着如果能够一直这样平安无事就好了……不过刚才哥在电话里说事情有些复杂，这让晴美有些担心。

“也不知道哥哥有没有跟所长说清楚……”晴美正自言自语时，一名青年从教室里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他是大町的助手之一。

“怎么了？”晴美问。

“快叫医生！”

“谁出事了？”

“大町老师昏过去了！”

“您好，我是竹森幸子。”幸子的电话接通了。

片山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全身像是通了电一样颤动不已。

“啊，嗯，我……我是片山。昨天多谢您了……”

“哪里，是我麻烦您了。您特意来看妹妹，我却占用您那么多时间，真是不好意思。”

“没有……怎么会……嗯，昨天中午让您破费了……”

“啊，一顿午饭罢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

片山想邀请幸子一起吃饭，却不知如何开口。片山沉默了一会儿后，幸子说道：“不用这么客气，那么您保重。”说着准备挂电话。

片山急忙说：“那个，一起……一起吃晚饭怎么样？”

片山说完后血气冲到脸上，双颊通红。他认为自己一定会被拒绝的，可出乎意料的是，幸子笑着回答道：“谢谢您的邀请，要是您方便的话，我倒是有时间。”

“啊，那真是对不起。”片山无论何时都不会忘了道歉。

“这样的话……”片山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还没考虑好邀请幸子去哪里吃饭。不过幸子倒是很自然地说：“如果您方便的话，今晚七点在楼下的咖啡馆见面吧。店名叫迦太基。”

“好，好的。”

“到时候见。”

“嗯，好的。真是，实在对不起。”片山再次道歉，这才放下了电话，长舒了一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

“这下可怎么办？”片山根本没想到幸子会答应。

“喂，片山，”旁边办公桌的根本叫他，“你不会是被高利贷追债吧？”

“没有……怎么这么问？”

“你的脸色很难看，还拼命向人道歉。”

“不，只是跟人有个约会而已。”

他的回答令根本惊讶地瞪圆了眼睛。

“喂，片山！”传来了课长的声音。

“我来了！”片山赶紧离开座位走了过去。栗原课长面带微笑地抬起了头。这位课长有一张胖胖的圆脸，浑身圆滚滚的，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刑警。不过他还是深受部下的尊崇，很有威信。“课长，是您叫我？”

“嗯，我听根本说了，你问过他目黑S公寓的那个案子。有什么线索吗？”

“目前还不是很清楚……”片山大致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嗯，那昨晚的电话是你妹妹打来的？”

“是的，真对不起！”

“没关系，不过这件事确实挺奇怪啊！”

“我已经嘱咐了我妹妹，如果那个自称是金崎泽子的女人再出现的话，她就会马上联系我。”

栗原课长沉思片刻，说道：“世田谷杂货店的谋杀案你调查得差不多了吧？”

“是的，目前正处于取证阶段，基本不用我做什么了。”

“既然如此，那就麻烦你去再查一下这宗案子吧。”

“是刚才说的那个S公寓的杀人案吗？”

“是啊。案子一度停滞不前，这样一来也许会有新的进展。说不定可以一举破案呢。”

“是……”

“没有干劲？这总比处理那些犯罪现场血淋淋的新凶杀案来得轻松吧？”

片山尴尬地咳了两声，说：“但这个案子之前是由根本负责的，他应该对这个案子更加熟悉。”

“未必。重新调查老案子时，最关键的就是要有新的视角，这样才会有意想不到的新发现。你一定要用心侦查，知道吗？”

“我明白了。”片山只有点头答应。

“你把资料找出来，再仔细研究一下。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片山正准备回座位时，突然转过头问栗原课长：“课长，我的辞职信您看得怎么样了？”

栗原课长先是一脸茫然，然后说：“啊，想起来了！嗯，放到哪儿去了呢？你交了吗？”

“这样啊。”片山自言自语，“难道我的辞职信也成了悬案，石沉大海了吗？”

“怎么样？”邻座的根本问道。

片山苦笑着说：“说是让我重新调查之前的那个公寓杀人案。”

“那还真是羡慕你啊！要是你见到了那个女人，记得替我问声好。”根本不怀好意地说道。

“哪个女人？”

“金崎泽子啊。”

“怎么会！”片山心想，无论是多么国色天香的美人，自己也不愿意跟死人打交道。“那幢公寓后来怎样了？”

“不清楚啊。也许她的父母卖掉了吧。不过房子里发生过命案，应该很难找到买家。”

片山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总之，先去走一趟吧！

4

“从通讯录上看，应该就是这附近吧。”

下了公交车后，片山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无意中看到一家精致的餐馆。片山看了眼手表，刚好中午十二点。他打算吃个午饭，顺便向店里的人打听那栋公寓的所在地。

片山进入餐馆，却意外发现店里鱼龙混杂。可能是因为午休时间，附近各类公司的员工都来这里吃午饭。正当片山傻站在那里时，一名服务员走过来说：“您这边请。”

片山被带到了最里面的位子，一个穿着水手服的女学生坐在那儿独自吃着三明治。她看上去大概高中二年级的样子，可能是学校提早下课吧。

服务生问：“请问可以让这位客人坐在这里吗？”

少女抬起头，一脸事不关己的样子。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打扰了。”

片山坐下后，点了一份咖喱饭。服务生端来一杯冰水。片山问：“这附近是否有一栋S公寓？”

“啊？”服务生一脸吃惊的表情。对面坐的女学生扑哧一声笑了起来。看到片山一脸迷惑，服务生这才说：“这里就是S公寓啊！”

“就是这里？”

“嗯，这里是S公寓的一层。”

“啊，这样啊！”片山觉得有点尴尬，便咕噜咕噜地猛喝起水来。对面坐着的女学生看起来好像在很努力地忍住笑。她梳着复古的超短发，圆鼓鼓的脸庞十分可爱。女孩一边慢条斯理地吃着三明治，一边读着桌子上摊开的一本岩波文库小说，慢节奏的感觉，和周围其他狼吞虎咽的客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不协调令人感到有些滑稽。

咖喱饭五分钟后就端上来了，片山习惯性地狼吞虎咽起来。他不经意间看了一眼对面的女学生，便放慢速度，不过，不一会儿又不知不觉地狼吞虎咽起来。

“嗯，吃得差不多了……”

咖喱的味道太过浓烈。片山一边咕噜咕噜喝着水，一边站起身来，正好看到那个女学生把最后一口三明治放到嘴里。

“学生时代真好啊，可以这样优哉游哉的……”

片山在柜台付账时，不禁如此想道。话虽如此，其实最近学生们似乎也是麦当劳汉堡包的常客，虽然那样的情形也是学生时代的一种标志。不过，像那个女学生那样一边看小说一边慢慢啃面包的光景，令片山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走出餐馆后，片山仰头一望才发现，确实是栋规模很大的公寓。总共十四层，又高又大。外墙是沉静的红砖色。片山对面便是公寓的阳台，可是不见有人晒棉被或衣物。在高级公寓的阳台上晒棉被或衣物会有损美观，许多高级公寓会禁止此类行为，这栋也许就是这样吧！片山看到一排金色浮雕文字，写着“目黑S公寓”，便从这个宽阔的正门走了进去。电梯前的大厅很有酒店大堂的风格，摆着沙发和热带植物的盆栽。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门卫室的窗户里传来了询问的声音，一个穿着制服的门卫叫住了片山。

“有点事想请教。”片山出示了他的警察证。

“您辛苦了。请问是什么事？”

“这栋公寓的1104号房间，听说以前住着一个姓金崎的人……”

“现在也是啊。”门卫回答。

“现在也是？”片山想，难道金崎泽子的父母住在这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家……

“那么我去看一看。”片山说。

“电梯旁边有一排所有房间的室内对讲机，您可以再去那里问问。”

“谢谢。”

大厅里有三台并排的电梯。电梯旁边的墙壁上挂着一个金属板，上

面列着房间号和对应的住户名。“1104”后面写的确实是“金崎”这个名字。片山按了按钮，立刻传来一个年轻女性的声音。

“你是金崎小姐吗？”

“是的。”

“我是警察，有点事情想问问你。”

“我现在不在家。”

“这样啊，那我下次……”片山正要说自己下次再来的时候，突然觉得不对。“你这不是在家吗？”

“房间里没人。”

“那你到底在哪……”突然从背后传来一阵有些熟悉的笑声。等片山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刚才在餐馆见到的那个女学生就站在他身边。片山不禁笑着说：“你是……原来说话的是你啊！”

“原来你经常这样粗心大意的……”女孩说完便捧腹大笑。

“不许拿别人开玩笑！”片山突然生气了，“我可以以妨碍公务的罪名逮捕你。”

“是吗？那您请便。不过我也会以滥用职权的罪名起诉你。”

“快到那边去！”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我来找一个叫金崎的人。”

“我就是啊。”

“你不会是又在开玩笑吧？”片山半信半疑地问。

“你怎么不相信别人啊。真可悲，亏你还是一位堂堂的警官。”女孩说着从包里拿出了学生证，上面贴着她的照片，还写着“金崎凉子，十

七岁”。

“原来如此，这么说你是……”

“我是泽子的妹妹。”

“原来如此。你刚从学校回来吗？”

“嗯，期中考试一结束就回来了。”

“谁跟你住在这里？”

“就我一个人。”

“就你一个人住？”

“嗯，父母在北海道。”

“不过，他们还真放心让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啊。”

“他们确实对我很放心。我说，你打算一直站在这里说话吗？”

“啊，我一时忘记了。要是方便的话，我想进屋看看。”

“好呀，请！”

两人一起走进了电梯。女孩突然回过身说：“对了，你也要让我看看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不然太不公平了。”

片山拿出了警察证。凉子也没接过来，但是认真地看了看，说：“行了，只是照片拍得不怎么样啊。”说着，凉子笑着回身按了电梯。

“啊，我哥约您一块吃晚饭了吗？”晴美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嗯，让你们费心了，真是过意不去。”午饭后，竹森幸子喝着咖啡说道。

“我哥也真是的，脸皮真厚。所长，您千万别把他放在心上。”晴美这么说着。当初明明是她怂恿片山的，现在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女人真是可怕！

“这样的机会也不多，已经约好了。反正我有时间。”

“那你男朋友不会生气吗？”

“要是会有会生气的人在就好了！”

晴美想，说不定幸子说的是实情。看来无可挑剔的女人，也许男性反倒敬而远之。也就是说，哥哥有机会了。

“那就给您添麻烦啦，我哥就拜托您了。”

“哪里，我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呢。”幸子说着笑了起来，“啊，对了，今天早上大町老师怎么了？”

“他好像突然不舒服。不过在会客室休息一会儿之后，好像就没事了……”

“嗯，可能是太累了。大町老师总是在电视台和学校两边跑，加上他老是出差，他不病倒已经很令人佩服啦！”

“是啊。”晴美边喝着咖啡边思考。她很怀疑，大町老师真的是因为过度劳累而身体垮掉。他向来精神抖擞，看起来没有一点疲惫的迹象，会不会是因为看到学员名单上有“金崎泽子”的名字，一下子受了打击才人事不省的呢？

那个神秘的妇人到最后也没出现。不过晴美留意到，大町今天在上课过程中一直心神不宁，看起来像是在害怕什么。晴美决定把这个情况告诉哥哥。

“啊，山室老师您好。”晴美打招呼说。

“嗯，您好。”

来的人是山室成弘，他在电视台的《周一名片剧场》解说节目中担任影评家。他穿着颜色鲜艳的花衬衣，这种风格实在很引人注目，其惹

眼程度绝对不亚于电视明星。虽然他头顶上的头发有些稀疏，还挺着大肚脯，但偏偏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年轻。

“我是不是来得有点早啊？”山室老师走到晴美的办公桌旁，坐下来，说，“上午的时候，大学的电研邀请我去做一场讲座，结束得稍微早了一些，就早过来了。对方说是要请我吃午饭，我怎么能接受呢，就跟他们说还有约，以此推辞了。唉，虽然那么琐碎的工作本来直接一口回绝就可以，不过因为是年轻人的请求，我实在是于心不忍，就那么答应下来了。这种讲座是没什么商业利益的。而且我对年轻人的想法很感兴趣，要是多和年轻人接触，也许我也能变得年轻些……可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电影还有别的东西，看法都很片面，稍微学到点东西就觉得心满意足了。戏剧理论什么的根本不在乎，即使有一两句听起来很有内涵的话，也都是只限于在那种场合说的，过后再看也没什么意义。唉，其实蒙太奇也没什么，真正的好电影制作人做出来的优秀电影，已经不那么好理解了。因为现在的人，连两个小时的电影也看不下去，根本没有一直追一个系列电视剧的那股劲头，可能这就是电视的影响吧。看着无聊的时候翻翻手边的杂志就好了，看到有意思的情节才抬头看看画面，这就是现在人们看电影的方式。由于这种人占电影观众中的大多数，因此在制作电影的时候，大部分制作人就精力放在制造话题上，所以现在电影里总是出现那些惊世骇俗的画面。像我们这样的人真是越来越为难了。啊，我来一杯咖啡。”

服务生从端水过来开始，就一直站在旁边等着他吩咐。

“老师您的讲座很受欢迎呢。”幸子说。

“你过奖啦。不过说真的，要是有时间来听我的讲座，还不如静下心来来看一部好电影更有意义。”山室笑着说，“不过，这也是做生意的一种方式啊。”

山室在这个文教中心有一个讲座叫《女性电影入门》。也许是因为他有时会在电视上露脸，这个讲座很受欢迎。晴美也曾经怀着好奇的心理去听过。她发现无论什么电影，山室最后都能总结出某种教育意义。对此晴美真的很佩服。《金刚》是对人类破坏自然这一行为的警告；

《燃烧吧，天龙座》是面对机械文明，肉体宣告要恢复权利；“007”系列是将现代男性压抑的欲望电影化，从而对其达到净化的目的。晴美想，倘若这些电影的制作人听到山室这样解释自己的电影，恐怕会大吃一惊吧。

“对了，”山室咕咚喝下一大口咖啡说，“我有个熟人的太太，说是要申请参加这个讲座，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提出申请了啊？”

晴美站起来说：“我这里有学员的名单。”

“不好意思啊，占用你的休息时间了。”

“没关系。”

晴美下到四十八层，复印了一份名单。等她回来的时候，山室和幸子的话题已经变成了有关卓别林的内容。

“所以说，那个人的艺术，说到底是令人伤感的。啊，谢谢。”山室说着接过晴美复印的名单。

“不客气。”

山室看着复印件的最后部分。

“啊，找到了。她是位很有趣的夫人呢，以前是个女演员，现在空闲的时间比较多了。”山室突然间缄默不语。

“您怎么了？”幸子问。山室脸色惨白，看着名单发呆，然后又猛地回过神来。

“啊，没事，您不用担心。没什么。”

“不过您的脸色……”

“没关系的，现在好一点了。我该去教室了。”

“一点半才开始上课呢，您还可以在这里稍微歇一会儿。我们先失陪了。”

她们留下山室，离开了餐馆。幸子回头看着山室的身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町老师这样，山室老师也这样……”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仅仅是大町，连山室也这样，一看到名单就脸色发青。难道两个人都没想到会看见“金崎泽子”这个名字吗？

这里不愧是市内的高级公寓，连走廊上也没有裸露出混凝土的痕迹，而是整齐地铺着地毯，颇有酒店的气派。每家每户的房门也不是普通住宅区那种五花八门的金属门，而是厚实的木纹门，上面镶着青铜色浮雕样式的门把手。

1104这间房的房门也许是特殊处理过的，表面是黑色的皮革。

“这门真漂亮啊。”片山感叹道。金崎凉子一边用钥匙开门一边说：“我姐姐特别喜欢黑色。好啦，请进！”

进到公寓里面之后，片山不由得又倒抽了一口冷气。这间公寓的起居室大概有片山家三倍大，而且整个公寓的家具和装潢色彩十分协调，风格也很现代化。一个高中生居然一个人住在这样豪华的房间！

这时候，从床边滚过来一团黑色的东西。原来那是一只猫，一只黑猫。之所以看起来像是滚着过来的，是因为那黑猫的毛十分蓬松地竖着，整体看起来像是圆形的。不过这猫，当然是走着过来的。它本来有可能打算直接走到凉子的脚边，突然看到片山后，吓了一跳，停在了离片山两三米的位置。

“我回来了，约翰。”凉子蹲下，摸着黑猫的头说，“没关系的，约翰，这个人不是坏人——或者说也许不是坏人。”凉子一边嘲讽片山，一边向他看过去。

“约翰这个名字，听起来倒像一只狗。”

片山不由得变得笑容满面，完全是一副爱猫人的样子。

“约翰可是我的保镖，它特别厉害。”

片山突然想到了什么，说：“说不定它和我家的猫会成为好搭档。”

“你家也有猫？”

“嗯，不过是一只花猫。”

“为什么说它们能成为好搭档呢？”

“我家的猫叫福尔摩斯。福尔摩斯的搭档就是约翰·华生啊。”

凉子开心地笑着说：“那你家的猫就是个名侦探了。”

“嗯，说不好它真是呢。”

“不过，你可千万别忘了。”凉子一本正经地说，“写书的可是华生，所以我们可不会给你版税。”

然后，凉子对约翰说：“你肚子一定饿了吧，马上给你做饭。”然后对片山说：“你随意就好，可以坐在沙发上等一会。”

说着，凉子和那一团黑球都朝里面的一个房门走去。片山无论如何也无法镇定下来，不安地来回踱着步子。在这种豪华的地方，无论如何他也没办法做到“随意”，这就是片山身为穷人的悲哀。

卧室的正面是阳台，中间是一扇玻璃门。明媚的阳光直接照射进室内，整个房间显得明亮而温暖。虽然说是阳台，不过和一般公寓的阳台不同，既不会悬挂一些洗过的衣物，也不像那些阳台那么狭小，地方很宽敞，甚至能放下桌椅等家具。

虽然还不知道是谁给金崎泽子买了这套公寓，不过那人一定是个身家不菲的有钱人。像这样的公寓，至少要五六千万。片山稍稍明白根本警官为什么会一个劲地叹气了。

片山想，这样大概要等十五分钟吧。

“久等了。”片山循声看去，见凉子端着红茶走了过来。她身上换了件颜色明亮的针织衫，搭配着一条长裤。

“麻烦你了。”

“不麻烦，接下来还需要好好聊聊呢。”凉子一脸认真地坐在了沙发上。

“你一个人住，这个公寓未免太大了吧。”片山说着坐在凉子的对面，“想必花销也很可观吧。”

“嗯，不过空着也太浪费了，而且我父母过来的时候也会住在这里。”

“那只叫约翰的猫，是你姐姐养的吗？”

“不是，是我一个人住觉得太无聊了，就从朋友那里要来的。”

片山问：“这里可以养猫狗这些宠物吗？”

“本来是不可以的。不过由于我是一个人住，约翰多少也起到保护我的作用，我就特意去提交了申请，请求允许我养约翰。”

“原来如此。你刚才说你姐姐喜欢黑色，我还以为是因为她喜欢黑色所以才养了只黑猫呢。”

“怎么可能！不过，说到黑猫，爱伦·坡不是有本小说，写被嵌进墙里的黑猫如何复仇的吗？”

“嗯，日本以前也拍过一部讲妖猫的电影。”

“你说的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作品。”凉子露出鄙视的神情说，“只是，这是对姐姐的复仇——当然我是开玩笑的。”

现在年轻女孩说话，究竟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实在让人捉摸不透。片山摇着头想道。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住的？”

“去年春天，刚上高中的时候。”

“就是说，是在你姐姐死后。”

“姐姐死后，起先这个公寓被封了。后来我来到东京，就打开住进来了。”

“也就是说，这个公寓里……”

“和姐姐生前完全相同，只有那个房间……”凉子指着一扇门说，“那个房间以前是客房，后来改成了我的房间。只是搬了桌子和床

进去，其余的都和以前一样。”凉子看着片山在屋子里来回转，接着说，“你一定觉得，我一个人住在姐姐被杀的公寓里很不可思议吧。不过我觉得没什么，我打算一直在这里住下去，直到找出那个杀我姐姐的凶手。”

凉子的声音中透出一种不甘心的感觉，片山不由得向她看过去。一种倔强的神情在凉子的眼中一闪而过，然后马上又变回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的眼神。

“不过，警察先生，今天你来到底有什么事啊，是有了犯人的线索吗？”

片山有些犹豫。他本来打算隐瞒这次来的真正原因，不过事到如今，为了重新调查这个案子，就把事情的经过向凉子说了一遍。

果然，凉子听到那个叫金崎泽子的、谜一样的女人的时候，也吃惊地瞪大了双眼，不过倒是没有表现出什么排斥的样子。她十分仔细地听片山讲述了整个过程。

“这还真是有点蹊跷。”

“是啊，也不知道那个女人后来到底来了没有，不过我感觉她可能不会来。你怎么想？有没有什么线索，或者觉得什么人会做这样的事情？感觉一定是和你姐姐关系亲近的人做的……”

凉子耸耸肩说：“我也不知道。姐姐来这里之后，都和什么人来往，家里完全不知晓……”

“你姐姐出事的时候，你……”

“我那时候正巧住院了，所以没有来过这里。父母虽然来过，不过那时候姐姐都已经不在了，也没什么用了。”

“住院的原因是什么？”

“盲肠手术。我出院的时候，家里已经在办姐姐的葬礼了。关于这个公寓，也是去年我来这里的时候才知道的。”

“你姐姐从北海道的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就来东京工作了吧？”片山

突然想到刚才看过的这个案子的卷宗。

“嗯，我曾经也以为姐姐一直在这边工作。”

“关于到底是哪个男人给你姐姐买的这间公寓，你也没什么头绪，是吗？”

“当然了！我要是知道，怎么会故意隐瞒呢？”凉子的语调有些激动。

“你喜欢你姐姐吗？”

“嗯，说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她活着的时候，可能我并不怎么喜欢她。因为她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也许是因为年龄相差悬殊，我们俩没怎么互相敞开心扉深谈过，特别是她来了东京之后，连一封信都没寄过，电话也不怎么打。有时候爸妈担心她，给她打电话，她还会说爸妈啰嗦，然后就把电话挂掉。当然，我就更没给她打过电话了。不过好像有那么一次，我放暑假，打算来东京玩，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想留宿在她家。谁知道她立刻就给我回了电话，在电话里很生气地朝我嚷嚷说她很忙，让我不要给她添麻烦。还说即使我来东京，她也不会接我，带我去玩，同时也不可能让我住在她家里。我都被她说哭了。”

“还真是过分啊！”

“我当时也很恨她，不想再把她当成姐姐了。不过，当听到她被杀的时候，我才明白，那时候姐姐已经辞了工作，住在这套公寓里了，她不想让我、让家里知道她的情况。那时候，她那么拼命地阻止我来，其实心里一定很寂寞，很难过。”凉子用低沉的语调说。

片山说：“可能因为自己过那样的生活，感到羞愧吧。”

“可能是吧，所以我才想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于是住进了这里。那个男人自己一定知道这个公寓是他买的吧，我想，他一定会想看看这里变成什么样子了。”

片山顿了一下，说：“如果知道了那个男人是谁，你想怎么办？”

“嗯……”少女露出了让人捉摸不透的笑，“说不定会杀了他。呀，

和刑警先生说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惹麻烦啊？”

“只是说说的话，构不成什么罪名。不过要是真的见到了那个男人，最好的办法是马上通知我。”

凉子盯着片山看了看说：“我说片山警官，你还真像是个好人。”

“谢谢夸奖。”片山苦笑着说，“其实我对这个案子毫不了解，重新调查也是迫于无奈。你说这里和之前基本一样，那你姐姐的房间呢？”

“姐姐被杀的房间吗？嗯，在这边。”凉子说着站了起来。在宽敞的客室里，和她卧室相反的方向，有道厚重的帘子，凉子掀开那个帘子走了出去。片山连忙放下茶杯，跟了过去。帘子后面是一条昏暗的走廊，最里面有一扇门。

“这个房间也和原来一样呢。”凉子说着，打开门，里面一片漆黑，“里面没有窗户，所以非常黑。”

片山推开倚着门的凉子，走进屋里，用手在门旁边的墙壁摸索着，问：“灯的开关呢？在哪里？”

“没有开关。”

“没有？那怎么——”

“你看好啊。”

凉子说着，啪地拍了下手，瞬间，头上出现了闪闪的光亮，然后房顶的那盏华丽的枝形大吊灯亮了。房间看起来没有那么大，可能是因为卧室里的那张豪华大床实在占了很大的空间，其实这个房间应该是很大的。

“吓了我一跳！怎么回事啊？”

“这个灯是感应灯，只要感应到拍手的声音就会亮，再拍一次就会灭。”

凉子说着又拍了一次手，灯光就消失了，房间又变成了一片漆黑。凉子对片山说：“你也试试。”

片山犹豫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轻轻拍了一下手，灯没亮。

“你用点力气！”

听到凉子这样训斥，片山毫不犹豫地啪地拍了下手，瞬间，房内洒满了灯光。

“真厉害啊。”片山自言自语道。片山就是这种性格，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率直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姐姐很喜欢新东西，她也有这样孩子气的一面呢。”

片山俯视着那张被白布罩着的大床，胸部中枪的金崎泽子就死在这个位置，按照根本警官的说法，她脸上的表情“让人费解，像是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片山突然看到床头柜上立着一个相框，但里面是空的，没有照片。

“这里面的照片呢？”片山问。

“我来的时候就是空的。”

“难道是凶手拿走的吗？”

这时，不知道哪里传来了嗡嗡的短促的蜂鸣声。

“是电话响了。”凉子说着走到房间的一角拿起了话筒，“在任何一個房间都能接到。——您好，我是金崎。啊，饮子。嗯，好啊，我去。嗯？现在吗？现在不太方便。嗯，我不是一个人。”凉子说着狡黠地看了片山一眼，“我和一个男人在床边。”

片山听得吃了一惊，眼如铜铃。

凉子那边解释完毕，说：“那挂了。再见啊。”

片山说：“喂，你不要说些让人误会的话！”

凉子说：“怎么了？我没有说谎呀。”

两个人从卧室出来，回到了客厅。

“那个房间的灯是靠拍手声控制的，那要是两个手拎着东西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片山很认真地思考着说，“我告辞了，一会儿，还得再去询问那些之前相关的证人。”

凉子说：“下次再来啊，下次我就准备饭菜招待你。”

“先谢谢了。”

“你结婚了吗？”凉子问。

“没有。”

“果然。”凉子揶揄道。

“什么意思？”片山不明所以。

这时候电话又响了。

“还真打过来了，一定还是饮子，就知道她一定还会再打过来。你好，我是金崎。喂，喂，喂？”凉子一脸莫名其妙地挂了电话说，“真奇怪，什么也没说，就一声不响地把电话挂了。”

“是打错了吧。那我先走了，要是有什么事，一定要联系我。”片山说着从怀里掏出名片，上面写着他家里的电话，“多晚都没关系，家里只有我和妹妹两个人。”

“明白了。说是妹妹，其实是女朋友吧。”

“不许捉弄大人！”片山笑着说。

“那我送你。约翰！”凉子喊声刚落，只见一个黑色的毛球不知道从哪里飞奔过来，并在片山前面摆出了一副攻击的架势。“它还真是个信得过的保镖。”

“嗯，所以就算我一个人住也不会害怕。”

“我告辞了。”片山说着，对凉子点头示意。然后朝黑猫说：“那我

失陪啦，华生医生。”说着还对它摆了摆手。

黑猫悄然看了看女主人的表情，然后收起攻击的姿态。

片山离开了金崎凉子的家。片山想，这个少女身上有一种神秘莫测的魅力，被杀的金崎泽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而且，片山觉得，那个少女和黑猫，总有些说不清的相似之处。

片山朝电梯走去，此时蓦然想起晚上和竹森幸子还有一个约会。

5

“这还真是个迷雾缭绕的精彩故事啊。”晴美说着，似乎两眼都在放光。

“不过，那个自称金崎泽子的女人到最后还是没有出现。”片山说着，咕咚喝了一大口杯子里的红茶，“她到底和被杀者是什么关系呢？”

晴美回忆着说道：“当时她那副打扮，根本看不出是何许人也。要是说整体印象的话，倒像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不过也说不定是特意装出来的。就算稍微年轻些，变一下声音，也能伪装出那种感觉，而且.....我知道了！”

片山被晴美吓了一跳，手里的玻璃杯差点摔到地上。“你怎么了？突然大喊大叫的。”

晴美说：“说不定那是个男人。”

“那怎么可能！”片山被晴美的说法吓了一跳。

现在是晚上六点半，地点在晴美工作的S大厦一层，一间叫“迦太基”的咖啡店。因为约了和幸子七点在这里见面，片山便早到了一会儿，在这里先和晴美见面。

“不过，即使是稍微矮小一点的男人，也没办法打扮成那样吧。”晴美犹豫着说。

“这么说的话，也太像推理小说里的情景了吧。”

“不过要说怪事，我这里也有两件。”晴美把大町和山室的事说了一遍。

“嗯，两个人都这样？”

“是啊，大町老师差点晕过去，山室老师脸色铁青。难道不奇怪吗？”

“不过，若说这两个人和金崎泽子都有关系，可能有点牵强吧。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理由？”片山有些迟疑地说。

“这倒是……”晴美稍稍不满地说，“啊，已经六点四十五分了，所长快到了吧？那我先走了。”

“啊？”片山有点不知所措。

“加油啊。”

“加什么油啊？我这是为了你，没有办法才来的。”片山一脸的不情愿，“你说让我请她吃饭，到底应该去哪里吃啊？”

“哪里都行啊。不过要是去拉面店的话，就太没情调了。隔壁的酒店里倒是有一家不错的餐厅……”

“是有一家。”

“啊，忘了一件事情。”晴美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钱包，抽出几张一万日元的钞票递给片山，“你可千万不要给我丢脸。”

“谢谢。”片山道过谢之后，伸手接过钱。

“剩下的要还给我啊。”晴美还是很精于计算的。片山叹息着说：“知道了。啊，还有，之前提过金崎泽子的妹妹，我把家里的电话给了她。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事，不过万一她要是打电话过来，你就仔细询问一下。”

“明白了，那我先走了。如果你晚上要晚点回来，就不用打电话告诉我了。”

“知道。”

“要是需要住在酒店也不用告诉我。”

“嗯……喂，你胡说什么呢！”

“嘿嘿。”晴美恶作剧地笑着离开了。

片山苦笑着想，有个过于善解人意的妹妹还真是让人头疼。不过看样子，她已经重新振作起来，变得开朗多了。恐怕应该已经从那件事的阴影里走出来了吧……

等到七点整，竹森幸子姗姗而来。片山看到她，立刻就感觉自己的心脏怦怦直跳。

竹森幸子看见了片山，忙问：“您已经等很久了吗？”

“没，没有。实在对不起。”片山又开始说对不起了。

“嗯……福尔摩斯，你说咱们两个女生一起吃点什么呢？”

晴美打开冰箱门说，“做新的太麻烦了。冰箱里有做好的咖喱饭，还有清炖牛肉什么的。要是清炖牛肉的话，福尔摩斯也会吃，福尔摩斯吃这么贵的东西，会不会太浪费了啊。”

福尔摩斯喵地叫了一声，好像在抗议。

“好……好。福尔摩斯也是家里的一员，也得吃一样的。那就清炖牛肉吧。”

福尔摩斯伸出它的小舌头，嗖的一下舔了舔自己的鼻尖，这是福尔摩斯式的舔法。

“那我现在给你烤鲭鱼，等着啊。”

晴美说着把干的鲭鱼放在漏勺里，打开煤气，把冻成冰块的清汤放进微波炉里说：“解冻，加热，大概一共需要十分钟。福尔摩斯，你要耐心等待啊。”

晴美看了看表，已经七点半了。想必片山和竹森幸子已经开始用餐了。也不知道哥哥那边情况如何，他都到了这个年纪，还完全不懂得和女性的相处之道，真是让人着急。还是得让他学着多和所长那样的女性相处，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锻炼吧。

福尔摩斯事不关己地蜷缩在坐垫上闭目养神。

“喂，福尔摩斯，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有个女人，自称是两年前谋杀案中的被害人——我觉得那人有可能是个男人。总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说不定马上就会来电话说：‘有人被杀了！’”

福尔摩斯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目光深邃地看着晴美。晴美搞不清楚它在想什么，因为那目光似乎别有深意。

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晴美吓了一跳。

“呀，真是吓死人了！难道真的.....一定是哥哥打来的，可能已经被幸子甩了吧。”晴美调整好心态，拿起话筒说：“您好，这里是片山家。”

“喂！请问片山刑警在吗？”听筒中传来的是一个年轻女性的声音。

“他出去了。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叫金崎凉子。”

“啊，您好，我是片山的妹妹。请问您找我哥有什么事？”

“我很害怕，我接到了奇怪的电话，感觉好像被人跟踪了。”

凉子说话的声音中透露出不安。

“你现在在公寓里吗？”

“嗯，我一个人在。怎么了？”

“你说的不太正常是指什么情况？”

“刚才有人打电话，我接起来后，对方一句话也不说就挂断了。这

种电话已经有四次了。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确定我在公寓。”

晴美一时间也不知所措。她很想联系哥哥，不过她也不知道片山去了哪里，而且，如果凉子那边的情况真的十分危急的话……

“喂，凉子。”晴美说。

“在。”

“公寓那边有门卫吧？你能不能找一下门卫，让他陪着你到附近的警察局去报案？”

“我还没去。因为我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万一是我想多了，岂不是给人添麻烦。”

“哥哥要是在的话，肯定会马上过去的。”晴美顿了一下说，“那要不我过去？”

“啊？”凉子听完一愣。

晴美接着说：“我现在就去你那里。我给我哥哥留个便条，让他看到就马上过去。他去之前，我可以在那里陪着你。”

“不过，这岂不是给你添了麻烦……”凉子过意不去地说。

“没关系，你等我吧。先和门卫说一声，我现在就出门。”晴美说完挂断电话，给片山潦草地写了一张便条，放在桌子上。

“啊，差点忘了！”晴美慌张地关了煤气和微波炉，对福尔摩斯说，“对不起啊，福尔摩斯。事情紧急，还是请你忍耐一下吧。”

福尔摩斯已经站起身，跑到了门口。它回头看晴美，喵喵地叫着，好像在催促她。

“你要和我一块去吗？那太好了，我们走吧！”晴美干劲十足地说。接着福尔摩斯纵身一跃，跳上了晴美的肩膀。两个人，不，一个人和一只猫，飞奔出了公寓，匆忙朝能拦到出租车的大道上奔去。

“没给您添麻烦吧？”竹森幸子对片山说。此时两人已经一起吃完了晚饭，在喝咖啡。

“没.....没有，您这是说的哪里的话。”片山忙摇头说，“我才觉得不好意思呢，硬要拉您来吃饭.....”

“我倒是没关系，反正也有时间。不过.....总感觉您好像心里有什么事情。”

“啊，就是稍微想起点事情来。”片山说着环顾餐厅，这座餐厅在P酒店的最高一层。片山想着，这里和半年前相比，好像没什么变化。

“是有关女孩子的事吧？”幸子问，“您是不是想起了一起来过的哪个女孩子？”看片山愣在那里，幸子微微一笑。“看到您这个样子，就觉得像那么回事。”

“不是.....对不起，约会的时候，居然心不在焉。我实在不太会说话。”片山有些尴尬地回答道。

“哪里，我也不太喜欢油嘴滑舌的人，您是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事吧。”

“嗯，是.....不过和您在一起的时候，还老回想那些事，实在很没礼貌。”片山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您吃饭的时候还想那么多，胃会不舒服的。”

“我妹妹也这么说我。”片山说着从西服套装内侧的口袋中掏出一个信封，“妹妹还特意让我带了胃药来。”

幸子扑哧一下笑出声来：“真是个好妹妹。”

“嗯，怎么说呢？算是吧。”片山苦笑着回答。

幸子开玩笑地问：“和您一块来这儿的，是您心仪的女孩吗？”

“嗯，算是吧。不过最后没什么结果。”

“对不起。”幸子听到片山的回答，立刻严肃起来，“看来我问了不

该问的事情。”

“没关系，已经都结束了。”片山微笑着说。

“太好了！”幸子高兴地说。

“什么太好了？”片山疑惑地问。

“您终于笑了。”

片山挠挠头，觉得自己不必那么紧张，便放松下来。

晴美下了出租车，快步朝目黑S大厦走去。到了门口的门卫室，那位中年门卫叫住晴美说：“您找哪位？”

晴美回答说：“金崎凉子。”

“按规定，夜间访客要在这边登记。”门卫说着拿出登记本，“请问您贵姓？”

“片山。”晴美着急地回答。

“是片山对吗？”门卫问。

晴美又急又气。这个门卫太啰嗦了。

门卫接着问：“就您一个人吗？”

“还有一只猫。”晴美说着把脚边的福尔摩斯举起来，给一脸疑惑的门卫看了看。

“啊，明白了。我们这里禁止饲养猫狗，您离开的时候请一定要带走。”门卫继续说。

“当然会带走！请问，还有没有别人去过金崎凉子家？”

门卫不明所以地看着晴美，晴美便把事情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

门卫说：“我没收到任何消息啊。我一直在这里值班的。”

“很奇怪啊。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晴美满怀疑虑地说。

“您不用担心。可疑的人是绝对进不去的，先打个电话问一声吧。”门卫说着，拿起手边的电话，拨了1104，但是没有人接。门卫自言自语道：“明明没人出去过啊。”

“怎么可能没事！快去看看！”晴美朝电梯跑去。门卫也赶紧从门卫室出来，追着晴美过去，跑进了电梯。电梯往上升的时候，门卫还在自言自语道：“应该不会有事的。”

电梯停在十一楼，晴美和福尔摩斯沿着走廊跑过去。“就是这里。”晴美到了门口，按了门铃，但是没人应答。晴美拧了拧门把手，被黑色皮革包着的门一下就打开了。

“门是开着的！”听到晴美这么说，门卫也紧张了起来。房间里一片漆黑。

门卫对晴美说：“您在这儿等着，我先进去。”门卫走进房间。“先开灯……”

门卫摸索着开关。房间的灯是声控的，因此感应到声音之后就自然亮了。房间里瞬间明亮起来，但是在可视范围内却没有一个人。

晴美喊：“凉子！凉子！我是片山！”

“去哪里了呢？”

“找找吧！”晴美说着，刹那间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凉子应该不会开着房门就出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时，福尔摩斯发出一声尖叫。

“怎么了，福尔摩斯？”晴美问。福尔摩斯穿过客厅跑到了一扇紧闭的门前，回头看着晴美。

“难道这个房间里有什么吗？”晴美走了过去，门里面传出刺刺拉拉的声音。晴美觉得有点害怕。她把心一横，打开了门，于是一只大黑猫出现在她面前。刚才的声音一定是它在一直挠门。

“你就是约翰吧？被人关在里面了吗？凉子在哪里？”晴美还没问完，约翰就小跑着穿过客厅，钻进了一个挂着厚重的帘子的门里面，晴美急忙跟了过去。约翰继续跑着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停在一扇门前面，回头望着晴美。晴美犹豫片刻之后，打开了房门。

“感谢您的款待。”幸子说着，向片山鞠躬施了个礼。

“哪里，一顿饭而已。”片山不好意思地说。片山很不习惯让美女给自己行礼，反而有点惶恐。

出酒店的时候，大概是八点半。夜里风有点大，不过从酒店到车站的一段路，还是很适合散步的。

“如果是情侣的话，应该能沿着这条路一直散步走到中央公园吧。”幸子笑着说。

“嗯，是……是吧。”

既然女孩子都这么说了，作为男士，即使出于礼貌应该也会回答：“那我们也去散步吧。”这一点片山倒是明白，不过他说不出口。不仅仅是那句话说不出来，他一路上都保持着沉默，只字未说，心里一直琢磨着：“一定得说点什么。我知道自己得说点什么，不过究竟说点什么好呢？‘眼下这个季节真是气候宜人啊。’——这个有点像写信。‘今晚夜色真美。’——现在是走在楼群里，说这个好像也不太合适。‘咱们再找个地方喝点茶，聊一会儿好吗？’——这个好像不错。不过要说些什么呢？要是邀请人家‘再聊一会儿’的话，又得接着找话题了吧。倘若还是没话说，岂不是更加失礼……”

片山就这么想来想去的工夫，两个人已经到了车站西口。幸子停下脚步，说：“那我就在这里坐车回家了。”

“好的。”片山答应着。

“今天晚上过得十分开心，谢谢您。”

这个时候男士应该说点什么俏皮话来幽默地告别，不过这对于片山来说太难了。

“告辞了。”幸子说。

“那么，再见。”片山就说出这么一句来。

片山目送幸子乘坐的出租车开走之后，才想起来自己至少应该把她送回家的。不过出租车已经开走了，片山想，自己也不能追着车跑，只好无奈地耸了耸肩，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片山转念又想，也许对于幸子来说，不送更好些。因为整个晚上的气氛都很沉闷，估计现在坐在出租车内的幸子可能刚刚松了一口气，心里正在自言自语：他真是个呆子，竟然有这么不爱说话又无聊的人。一晚上就坐在那儿，难道就不能稍微多说两句吗？

片山陷入了对自己的深深厌恶中——好像比日本海沟还要深。他一边迈着沉重的脚步朝家走，一边想道：不知道幸子会对晴美说什么，一定不会说什么坏话，不过应该也不会说什么好话。

“可恶！晴美那个臭丫头。如果她觉得哪里丢脸的话，就是她自己的问题，都是她自己平时对待别人的方式造成的。”片山自言自语道。

片山要是喝酒的话，还可以一醉方休，不过他滴酒不沾，只好怀着郁闷的心情回了家。到家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

“晴美！喂，晴美！”片山敲着门。看到晴美迟迟没来开门，便自己掏出钥匙进了屋。片山开了房间里的灯之后，立刻注意到桌子上的纸条，随即拨通了凉子公寓的电话，但是只能听到嘟嘟的声音，他马上冲出了家门。

凉子的公寓前停了几辆警车，周围也围满了人。片山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快步跑进了公寓。

片山坐电梯到十一楼，从走廊里横冲过来。凉子家门口站着一名警官，片山对他说：“我是总部的警员。”说完便拿出警官证进了凉子家。晴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到片山进来之后立刻站起来说：“哥哥。”

片山问：“怎么回事？凉子呢？”

晴美默默地带着片山走到一个房间门口。房门开着，片山看到了自己熟悉的验尸官——南田，正站在那儿忙着手里的工作。片山内心隐隐

的不安逐渐清晰化了，他确定凉子已经死了。

每次片山走进杀人现场，心情都很沉重，尤其是这次。明明今天白天还看到凉子是如此充满青春活力……

片山走进那个房间，倒吸了一口凉气——凉子身上一丝不挂，被一根绳子绑着，趴在那张大床上。可能是因为刚刚断气，凉子肌肤的颜色还和生前一样，光滑而洁白。这样的场景在片山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现在眼前，片山立刻转过脸去。

南田注意到片山进来了，说：“啊，是你负责的案子吗？”

“嗯，算是吧。”片山说着走到床边，“了解到什么情况了？”

“真可怜啊。她也就十七八岁吧。”南田说。

“十七岁。”片山纠正说。

“你认识？”南田问片山。

“嗯，在查其他案子的时候，有过接触。”

“啊。凶手太过分了。他把受害者的手绑在床头上施暴，然后勒死了受害者……死亡时间大概是晚上八点前。”

“她给我打电话的时间是七点半。”晴美说，“那之后可能马上就被袭击了，一定是来不及叫门卫过来。”

“混账！”片山不禁破口大骂。他问晴美：“你是几点到的？”

“八点左右。”

“那就是说，凶手应该还没走远。”片山说，但是随后自己又摇摇头，“不过应该抓不到了，也没看到那家伙有什么特征。”

“照片照过了吗？”南田问取证课的人。

“照完了。”

“那把受害人翻过来再照几张。动作轻一点啊！”南田说。

两个取证课的人小心翼翼地把凉子的身体翻了过来。晴美不由得捂着嘴，向后退了几步。片山拍拍妹妹的肩膀，说：“你先出去吧。”

其实片山自己也已经是无血色。那张曾经充满生气和调皮笑容的脸，如今正丑陋地扭曲着。

片山心中突然升起一阵怒火。这对姐妹在同样的一张床上被侮辱、杀害，这是何等悲惨的命运！为什么？为什么要杀这样无辜的女孩呢？杀死凉子的，和杀她姐姐泽子的是同一个凶手吗？那个冒名的金崎泽子出现后，第二天，真正的泽子的妹妹就被杀害了。难道是那个谜一样的女人的出现，让隐藏至今的犯人感到了不安，所以才杀了凉子吗？但是有杀凉子的必要吗？她根本不知情。

照相机的闪光灯不停地闪着。片山不想说话，胸口好像被堵住了一样。他低下头看着凉子还没有发育成熟的身体。

微微隆起的胸部，平坦的小腹，从腹部到脚，一道伤痕也没有，肌肤好像瓷器一样光滑。完全是北方女孩的皮肤，甚至连被太阳晒过的痕迹都没有。

尸体被搬了出去，取证课的人也都离开了。片山依然站在那个房间里。

“哥哥。”刚才离开房间的晴美又走到片山身边。

“嗯。”片山答应着，“大家都走了吗？”

“目黑警局的人还在那边。”晴美回答。

“知道了，我现在过去。”片山说着叹了口气，“可恶！一定要抓到那个凶手！”

“真可怜。”晴美好像在自言自语，“都是我的错。要是我能处理得再好一点……”

“不是你的错，就算是我，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谁也不会想到，凶手打了几个可疑的电话之后，就跑来作案。”片山安慰晴美说。

福尔摩斯在晴美和片山之间迈着小步，来回踱着。突然，它猛地跳到了床上。

“喂，福尔摩斯，你有什么线索吗？拜托你了，要是有什么线索就告诉我吧。”

也不知福尔摩斯是否听到了片山的话。它在床上慢条斯理地来回走了片刻之后，跳下了床，然后很仔细地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就像华生博士笔下的那个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样。

“不过，我还是想不明白。”晴美说。

“什么想不明白？”片山问。

“我明明和凉子说，让她马上叫门卫的，可是……”晴美有些迟疑地说。

“可能那时候下面刚好没有人吧。”

“即使是这样，阳台的门窗都完好无损，凶手应该是从凉子家的正门进来的吧？凉子那个时候那么害怕，为什么会给他开门呢？”

听到晴美这样说，片山也不由得想了想。他看着晴美说：“你的意思是说，凶手是凉子认识的人？”

“我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不过如果凉子对对方有戒心的话，肯定不会开门。”

片山觉得晴美的话很有道理。不过，如果杀死凉子的和杀死泽子的是同一个人的话，那就很有可能是为泽子买下这套公寓的人，也就有可能有这套公寓的门钥匙，这样一来，即使凉子不开门，那个人也能自由出入。

“一定是这样！”片山不由得说。

“啊？”晴美看了看片山。

片山说：“杀死凉子的和杀死金崎泽子的是同一个人。”

这时，从外面走廊走进一个人叫着片山的名字说：“您是片山警官吧？有您的电话，本部的栗原警官找您。”

“是课长。我现在就过去。喂，福尔摩斯，要走了。”片山呼唤还在床边徘徊的福尔摩斯。

晴美有些疑惑地问：“这个房间的灯怎么关呢？”

“啊，这样关。”片山说着拍了拍手，灯瞬间就熄灭了。

“呀！原来是这样啊。”晴美吃惊地说。

“你来的时候，灯是开着的吧？”片山问。

“是啊，要是没开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呢。拍一次手就可以了吗？”

“是的。好了，走吧。”片山说着走向客厅，拿起电话后，对栗原课长说了一遍事情的经过。“我认为，这件案子的凶手和杀死金崎泽子的是同一个人。”片山最后说。

“嗯，原来如此。你的想法有一定道理。怎么样？你想接手这个案子吗？”栗原问。

“是的，我希望能亲自查明这个案子。”自从片山当刑警以来，还是第一次说这样的话。

“好，既然这样，那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了。明天你过来把案子的经过详细地做一次汇报。”

“好的，课长。”

“这样的话，”栗原接着说，“你递交的辞职信，我就暂且保管着，以后再处理可以吧？”

片山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过这个时候，除了赞同以外也别无选择。“好吧。”片山说着，满心懊恼地挂断了电话。“喂，晴美，该走了。”片山叫晴美。

“嗯，不过……”

“怎么了？”片山疑惑地问。

“它怎么办？”晴美说着，对片山使了个眼色。顺着晴美的视线，片山看到黑猫约翰正坐在沙发上，一直盯着片山一行人看。

片山看着约翰说：“是啊，现在它也无家可归了。不过，你问我怎么办……”

“总不能把它放在这儿不管吧。”晴美说。

“那倒是。不过，你不会是想……”片山说着，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他瞄了瞄晴美的脸，说：“不行，绝对不行！”

“可是，哥哥！”晴美不满地说道。

“不能再养约翰了！你应该知道吧？咱们住的公寓明文规定是不允许养猫的。再退一步讲，养一只也就算了，你居然还想养两只！”片山生气地说。

“哥哥你也太无情了吧，你的意思是，要对约翰见死不救吗？”晴美反驳道。

“那你的意思是宁可露宿街头，也要救这只猫？”片山反驳晴美说。

“房东那边我会想办法的。求求你了哥哥，好不好？福尔摩斯，你说呢？”晴美转向福尔摩斯求助。

“是啊，是啊。你更应该照顾福尔摩斯的心情吧。要是让别的猫住进来，肯定会和福尔摩斯打架，福尔摩斯肯定会受伤。”片山也搬出福尔摩斯当理由。

晴美没理会片山，接着问福尔摩斯：“福尔摩斯，你怎么想？你愿不愿意和约翰住在一起？只是暂时住在一起。是赞成还是反对，你自己决定吧。”

福尔摩斯一直盯着约翰，最后还是慢慢走到晴美脚边坐下了。片山怒气冲冲地说：“可恶！你们俩太狡猾了！因为是女同胞就合伙来。

我绝对不同意，坚决反对！”

五分钟后，他们出现在一辆出租车里。晴美的腿上坐着福尔摩斯，片山的腿上坐着约翰。约翰的重量压得片山的腿阵阵发麻。

晴美突然啊地大叫了一声。

“怎么了？”片山问。

“我一直就觉得哪里不对，现在才想起来。”晴美恍然大悟地说。

“哪里不对啊？”

“我和福尔摩斯都还没吃晚饭呢！”

一回到家，晴美马上热了炖菜。吃完后，她终于长舒了一口气，说：“啊，终于感觉又活过来了。虽然感觉有点对不起凉子，这个时候还能吃进去……”

“这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肚子饿了就会想吃饭。你看猫不是一样嘛。”片山说着，看了看那两只猫。

福尔摩斯和约翰看起来相处得十分融洽。它们迅速消灭掉平分的炖菜后，开始向鱼干进攻。

片山嘲笑地说：“喂，这么狼吞虎咽地吃，小心消化不良啊。”

晴美不屑地说：“你一个从酒店大吃大喝回来的人，没资格说这种话。消化不良也好，胃下垂也好，总比饿死强吧。”

片山自讨没趣，识时务地闭上了嘴。

“和所长吃饭，情况怎么样？”晴美问。

片山没说话。

“喂，问你怎么样呢。”晴美不依不饶。

“啊？嗯，我在想事情呢。”片山脑子里正想着今天的案子，总感觉

有些奇怪的地方。那栋公寓，那个杀人现场，究竟是哪不对劲呢.....片山还是想不明白，但隐约间就是觉得哪里很可疑，现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又突然涌上心头。究竟是什么不对？为什么自己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呢？

“喂，福尔摩斯！你有什么发现吗？我总觉得有些地方很可疑，你觉得呢？”

福尔摩斯吃完晚饭，正在用前肢给自己洗脸。把自己打理好后，它看了看片山，就沉默地闭上眼睛休息了。这个情景让人想起推理小说中，当谋杀案刚刚发生的时候，名侦探们都会保持沉默，沉默地摇头。然后，他们会一边摇头一边说：“我刚刚有些头绪，但现在还不是说出来的时候，到时候我就会告诉你们的。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福尔摩斯走到房间角落的垫子上，蜷成一团，闭上了眼睛，似乎就那么进入了梦乡。

第二章 死期——维瓦尔蒂《四季》

1

“啊，大町老师。”晴美坐在接待处，抬起头来看到了来者。

这位被视为妇女杀手的厨师，今天一反常态地穿了一件素雅的绿色西装，戴着一副太阳镜。

“您找所长有什么事吗？”晴美问。她记得今天应该没有大町老师的课。

“没有，我不是来找她的。”大町摇摇头说，“其实我是有点事情，想借用一下教室，可以吗？”

大町一贯使用的女性用语，今天听起来也总有些不自然。晴美想，难道是自己的错觉？

“嗯，可以。那个教室是您专用的，所以随时都可以。现在就用吗？”

现在是十一点五十分。

“嗯，现在就用，下午差不多能结束。”

“好。现在煤气总阀关着，我这就帮您都打开，您这边请。”晴美说着，拿着一串钥匙走出前台，带着大町朝教室走。一般的教室当然任何讲座课程都可以自由使用，但是烹饪教室有煤气和水管这些设备，因此其他课程不能使用。

“麻烦你了。”大町说。

“哪里，您客气了。学生们没有来吗？”晴美问。

“没有，这次是熟人托我，想要一对一地上一堂课，实在是不好拒绝……”

“啊，能让老师您一对一来教，真让人羡慕啊。”

大町苦笑着说：“我一直都很忙。人家总是对我提这样的请求，我也很难办啊。”

拐一个弯之后，走廊最里面的一间教室就是烹饪教室。晴美打开教室门，微笑着说：“您请进。”

“谢谢你。”

“我现在帮您开煤气……”晴美说。煤气的总开关在教室外面。教室门旁边有个小门，里面有煤气管道和水管。水管是单独的开关，煤气则是每次上完课之后，锁门的时候关闭总开关。

“好了，现在可以用了。”晴美说。

“谢谢，大概下午两点结束。”大町说。

“好。不着急，您随意。”

“我三点还有个讲座，所以最晚两点半也得走。”

“嗯，您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就可以了。”

“好，好，那回头见。”大町说。

晴美向大町微微行礼之后便转身往回走。她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转过身说：“大町老师，一会儿要不要给来的学员倒杯茶？”

大町已经打开了教室门，正打算进去，听到晴美的话后，连忙说：“不用，不用，没这个必要。本来也是我的私事。你忙你的去吧，不用费心。”语气稍微有点惊慌，也很生硬。

“好的。”晴美说着转身往回走。晴美一边往接待处走，一边想，拜托大町老师一对一教学的究竟是什么人？是亲戚？是朋友的太太？总之是没办法拒绝的人。不过就算是不好拒绝，也没必要特意到学校来上课吧……

晴美回到接待处的时候，幸子正在接电话。

“真是不好意思，现在那个教室已经坐满了。嗯，是的。九月份会有新的课程，您可以到那时候再提申请。而且这位老师现在也在旁边的‘A文化中心’授课，您可以问问那边还有没有名额。好的，电话号码是……”

听到这里，晴美对幸子这种服务态度由衷地感到佩服。这才叫“服务”，不懂得“服务”含义的人，是做不到的。

“哪里，您客气了。很高兴能帮到您，再见。”幸子说完放下了电话。

“打扰一下，所长。”晴美说。

“没关系，怎么了？”

“嗯，刚才我看到大町老师了。”

“嗯？”幸子没明白。

晴美把刚才大町借教室的事情说了一遍，问：“我已经把教室门给大町老师打开了，不过所长觉得，我这样做可以吗？”

“嗯，可以。这样的事情，你能独立判断，而且做得很好。”幸子称赞晴美说，“不过，大町老师到底借教室给谁上课呢？”

正好十二点的钟声响起，在走廊里回荡起来。

“中午有约吗？要是没有的话，就一起吃午饭吧。”幸子对晴美说。

“好。所长，麻烦您等我五分钟，我把手边的工作整理一下。”

“我在楼上的彩虹餐厅等你吧。”

“好，我马上就过去。”

一到十二点，许多班级刚好下课，学生陆续从教室里出来，在电梯前排队。下课的人里面，有的是顺便经过前台，有的是听老师说了什么后特意来前台询问。总之，每天的这个时候，大概有五分钟的时间，晴美被困在前台里，动弹不得。

学员的百分之七十是女性，其实一半以上是中年主妇，多半是孩子的年龄已经大了、既有闲钱又有时间的女性。其他的大多是来学习家务的所谓的独身女性。这种学员没有太多时间，课程也不会很多，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文科大学生。

今天没有特意来前台的人。晴美看到电梯前的人也都走得差不多了，就拿出“正在午休”的牌子摆在前台，收拾好手边的现金和钥匙，站起身准备去吃饭。正在这时候，从电梯里出来一个三十五六岁、穿着和服的妇人。

“您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吗？”晴美问她。

那个妇人看起来是匆忙赶过来的。她气喘吁吁地说：“不好意思，我的学号是534，是大町老师让我过来的……”

“啊，大町老师已经在教室里等您了。”

“好的，谢谢。”妇人说完朝教室走去。

晴美看着那个妇人的背影，心里觉得很奇怪。刚才听大町话中的意思，今天约见的应该不是这里的学生。晴美心里很疑惑，于是打开了摆放学员卡片的储存柜，里面一排排地摆放着学员的卡片。

其中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N o.534/榎本弥生（34）/主妇……”

看起来是很平常的那种家庭主妇，除了大町的烹饪班，还参加了插花班。

“嗯，算了。”晴美说着耸了耸肩，把卡片放回原处。她想，也许这位学员是突然有什么急事需要问问老师吧。

“对了，所长还等着我呢。”晴美想着，迅速拿起了手包，急忙朝五十层的彩虹餐厅走去。竹森幸子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俯视着下面的街道。

“不好意思，所长，我来晚了。”

“没事。怎么，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吗？”幸子笑着问。

晴美闻着午饭的香气，把大町约见的那个妇人描述了一遍。

“榎本吗？”幸子皱了皱眉头说，“啊，那个人啊。你知道有个叫榎本雅实的作家吧，刚才那个人应该是他的太太。”

“是榎本雅实的太太啊！”晴美吃惊地说。

说到榎本雅实，其实算不上一个出名的作家。但是，像晴美这样不常看书的年轻女性也还听过他的大名。他是纯文学领域的作家。

“看起来很不错，给人知识渊博的感觉。”晴美说。

“是啊。以前我和榎本夫人说想请她丈夫来这边当老师。那时我和榎本夫人一起去见他，榎本夫人对他说自己还想参加其他的课程学习，问他是否同意。”幸子说。

“当作家的太太也很不容易啊。”

“是啊。那时候，榎本先生确实脸色不太好看，他好像不太喜欢榎本太太出家门。榎本太太当时还说：‘偶尔也让我出去转转吧。’”幸子回忆说。

晴美笑着说：“要是换成我，和这样的人可相处不来。”

“照顾警察的饮食起居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吧？”幸子问。

“是，估计和照顾作家差不多。”

“不过你确实有个好哥哥啊。”

“哪里好啊，净给人添麻烦。”晴美说，好像一个照看调皮孩子的母亲一样，“所长，昨天真是不好意思。您一定觉得我哥是个特别无趣的人吧。”

“哪里，没有的事。我们聊得很开心。”幸子微笑着说，“你哥哥是个绅士。”

“他是有女性恐惧症，不过没有恶意。估计他不会再厚着脸皮来约您了。”

可能现在哥哥又打喷嚏了吧，晴美想。午饭端了过来，晴美和幸子开始吃午饭了。

“阿嚏——”片山打了个大喷嚏，心里不由得想：是不是感冒了啊？要不就是晴美那个臭丫头又在说我的坏话。

片山问坐在旁边的福尔摩斯：“你怎么认为？”

福尔摩斯没有回答，看起来也没打算回答，只是睁开眼瞟了一下片山。

片山现在正坐在警车里朝目黑S公寓方向去。

“片山，”正在开车的警员说，“那只猫是你的搭档？”

“是啊。也不算是，把它放在身边，跟它说说话，说不定突然就能想到些什么。嗯，就是常说的‘华生式’的那种，名侦探的陪衬吧。”

福尔摩斯听到片山这么说，喵地叫了一声，发出了抗议，好像是在说：把我福尔摩斯说成华生，你到底想干什么？片山对福尔摩斯使了个眼色，让它别出声。片山总不好意思说“我才是华生”吧。

“到了。”开车的警员说。

“谢谢。下车了，福尔摩斯。”片山说着，和福尔摩斯下了巡逻车，朝S大厦走去。进了大厦，片山和门卫室的门卫打过招呼。那正是片山第一次来的时候见过的门卫。

“我有些事情想问您。”片山走近窗口说，“我能进去说吗？”

“可以，可以，您请进。”门卫说罢让片山进来。

“有人来问关于1104的事情吗？”片山问。

“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联系你们的。”门卫说。

“前天要是你值班就好了。”片山摇头叹息说，“那个叫野田的门卫，居然擅自离开岗位。”

那个年轻的门卫没有表现出惊讶的样子，叹息着说：“原来是这样啊。”

片山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江口。”

“你和野田一直是交接班？”

“是，不过因为我年轻一些，所以本来应该是我值夜班，但是野田说他想值夜班，夜班费要高一些。我想怎么说他也是前辈，就答应了他。”

“那个被杀的金崎凉子，死前应该来过这里求助。不过那个野田，好像当时不在值班室，到附近的烧鸡店喝酒去了。”片山试探道。

江口好像很难启齿的样子，说：“原来是这样啊。我和野田交班的时候，已经闻到他身上有酒味了，但是如果向上面举报他的话，他又太可怜了。野田太太一直生病住院，他是为了多赚点才值夜班的吧。这样一来，他很可能会被开除。”

“刚开始，野田坚持说自己一直在值班室，后来地方警署的同事在附近盘查的时候，经过那家烧鸡店，才问出来的。”

“我知道野田喝酒，却什么都没做，我也是同罪啊。这份工作果然还是不能掺杂私情，应该有责任心。那个女孩是个好姑娘啊。”江口惋惜地说。

片山坐电梯到了十一层。他想到，要是当警察的话，应该选和刚才那个门卫一样认真负责的人，而不是像自己这种动不动就晕血的人。

片山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1104号房门。房间里的一切和片山第一次来的时候相比，并没什么变化，只是住在里面的人不见了。片山不由自主地想起来，那时候凉子曾用异常倔强的语气说：“我打算一直在这里住下去，直到找出那个杀我姐姐的凶手。”可是，当凉子终于知道凶手是谁的时候，自己却被杀害了……

片山走进凉子的房间。这是一间八张榻榻米大小的西式房间，铺着明亮的橘黄色地毯，家具整齐地摆放着，有书桌、床、装洋装的衣柜、

化妆镜、别致的收纳盒之类的东西，充满了十七岁少女的青春气息。整个公寓里，只有这个房间，瞬间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嗯，工作，工作。”片山打算在盘问附近住户之前，先检查一下这个房间。他按顺序挨个搜查着，先是书桌里面，然后是衣柜，然后是收纳盒。福尔摩斯也是，一会儿钻进床底下，一会儿徘徊在地毯的边角部分，看样子好像很忙。

花了一个小时，结果什么线索也没发现。唯一能看出来的是，凉子和一般的少女不太一样，酷爱干净，东西整理得十分整齐。打开书桌和衣柜的时候，能发现里面没有一样多余的东西，必要的物品都十分规整地放在应该放的地方。

一个女孩子，尤其是十七岁左右的少女，一般都会在房间里贴一些自己喜欢的明星、歌手的海报、照片或者剪报什么的，而凉子的房间里完全看不见这类东西的影子。对这一点片山觉得很奇怪。而且也没发现日记、信件、卡片之类的东西。作为高中生，难道会一封信都没有吗？片山重新环顾一遍房间之后，觉得有可能是有人拿走了凉子的私人物品。但是，原因会是什么呢？片山想不通这点，但他就是感觉这个房间有点缺少十七岁少女特有的生活气息……

片山留下还在翻查地毯的福尔摩斯，走到客厅。他坐在沙发上，想起凉子说过的话。那位少女虽然有点自以为是，但是却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魅力。

片山突然又感到了之前那种说不清的感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至于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他却怎么也想不明白。案发那天晚上，回公寓时突然产生的那种焦躁的感觉，再次向片山袭来。

“可恶！到底是什么呢？”片山自言自语道。是和那时与凉子的谈话有关系吗？还是和那个成为第二次杀人案案发现场的房间有关系呢？

片山闭上眼睛，回忆和凉子最初走进这个房间的情景，还有对话。

人在闭着眼睛拼命思考的时候，也许谁都不会注意到有人正从背后偷偷靠近自己。突然间，片山被人猛击了一下头部，他这才意识到有人走进来了。不过，“意识到”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在“意识到”之后的瞬间，片山就失去了意识。

午饭后，幸子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和晴美聊着天。“你哥哥喜欢画吗？”

“我哥哥吗？嗯，他对艺术好像都没什么兴趣。您为什么这么问？”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受你哥的招待很不好意思，正好朋友开画展，邀请我去参加……”

晴美有点吃惊。幸子说话的方式一反常态，有些吞吞吐吐，而且还不好意思地低着头，难道她对哥哥有意？

“这……这样啊。”晴美愣了一会儿，但马上就装作什么都没察觉出来的样子，说，“我哥哥现在正在调查目黑公寓那起杀人案，被编入了特别搜查部。听说根据本部的命令，前二十天没有休息时间。”

“啊，那一定很辛苦吧。”幸子说着，流露出十分失望的表情。

晴美连忙接着说：“不过，中间应该可以偷个懒，找点休息时间吧。我去和哥哥说说。”

“那就拜托你了。不过既然他工作那么辛苦，就千万不要勉强他来。”

“好的。”晴美说。两人的对话出现了一段空白时间。晴美想，所长喜欢哥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吗？嗯，不过这世上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你提到的公寓杀人案，”幸子接着问，“是那件高中女生被杀的案子吗？”

“是的，就是那件案子。”晴美回答。但是晴美并没有告诉幸子，那个申请参加全部课程班的妇人的名字和这桩杀人案之间的关系。当然，她也没有告诉幸子，自己就是这桩杀人案的第一目击者。

“真可怜啊，还那么年轻，就被杀掉了。”幸子摇头说，“我看了报纸上登出的新闻，说那个女孩的姐姐也是在那间公寓被杀害的。”

“是啊。那个案子也还没解决，据说可能是同一个凶手。”

“你哥哥真不容易啊，工作还这么危险。”

“没关系。哥哥胆子很小，有危险的话他会逃跑的。”晴美又说了这种过分的话，“啊，已经一点了，咱们回去吧。”

两个人回到了四十八层，晴美看时间还早，就想去给大町和榎本弥生送点茶水。虽然大町说不用了，不过送过去应该也不会招致他的反感。话虽这么说，其实，晴美是因为听说弥生是榎本雅实的太太，所以想重新仔细看看她。

晴美端了一个茶盘，上面摆了两杯茶，便朝烹饪教室走去。正当她抬起手打算敲门的时候，突然听到里面传来了一阵好似呻吟的声音。她试着拧了拧门把手，发现门从里面反锁了。晴美把托盘轻轻放在地上，将放在走廊里的休息用的椅子搬过来放在门前。接着她小心翼翼保持着平衡，站了上去。门上面是一块透明的玻璃，晴美偷偷地把脸凑过去。当她观察到教室里的情况之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

在教室最里面，摆着公开课时为参观的学生准备的长椅。大町和榎本弥生正在长椅上抱在一起，榎本弥生的和服已经扯开一大块，露出了脚踝和大腿。刚才晴美听到的，想必是榎本弥生一时没有忍住发出的呻吟声。

晴美悄悄从椅子上下来，感觉受到了打击。她心里很不舒服，但拼命保持着冷静。真是无耻！晴美想，早就听说大町是个花花公子，可这么大白天的，还是在学校的教室里……

“去宾馆不就行了！”晴美回到接待处，忍不住自言自语道。恐怕就是大町对弥生说：“我想给你上一堂一对一的课。”他用这个借口让弥生过来，为了不让她有什么疑心，就特意叫到教室来，然后花言巧语地哄骗她……

不过，弥生应该也不是毫无预感。她经过接待处时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她心里应该多少期待着自己被大町诱惑——这种事情是心照不宣的，都不是小孩子了，而且看刚才榎本弥生的表情，也不像是大町“强迫着把手伸进她衣服里的”。不过晴美还是觉得很不高兴，这种无耻的老师，以后再也不给他倒茶了！

福尔摩斯用粗糙的、湿漉漉的舌头舔着片山的脸颊。片山终于醒过来。

“啊，可恶……真疼！”片山说着，用手按着后脑勺，恍惚间能摸到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片山好不容易从地上坐了起来，看到的是福尔摩斯脸上漠不关心的表情。

“喂，有可疑的人进来，你怎么不提醒我？”片山朝福尔摩斯发牢骚说。福尔摩斯则把脸扭向一边，好像在说，还要我照顾你到那种程度吗？

“哎呀，我把钥匙就插在门上了。”片山说着，看看手表，大概晕过去十五分钟以上了。他晃晃悠悠站起来，环顾四周，倒没有表现出十分惊慌的样子。

“福尔摩斯，那个家伙都干什么了？”

听到片山的问话，福尔摩斯小跑到凉子的房间。

“进那个房间了吗？”片山说着，也走进凉子的房间环视了一周，但是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福尔摩斯把前肢搭在衣柜下面的抽屉上。

“把这个抽屉拉出来吗？”片山说。然后他蹲下身，拉开了抽屉，不由得惊呆了——抽屉里面空空如也！片山拼命想了又想。他又打开其他的抽屉，之后，他确定了，没错！这个被掏空的抽屉里，原来装的是胸罩和内裤。那么，打晕片山的那个家伙，就是为了来这里偷走这些东西吗？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呢？也不对，要是衣物里面藏着什么东西的话，直接把藏着的东西带走就可以了。也就是说，那个人的目标还是那些内衣。

“到底是怎么回事？”片山想，要是单纯的内衣盗贼的话，难道会不惜打晕别人来偷内衣吗？而且还是闯进一个刚刚发生过杀人案的房间行窃，实在没办法解释。其他的抽屉没有被翻动的痕迹，看来那个人的目标确实就是凉子的内衣。不过，为什么一定要偷走那些东西呢？

在片山的印象里，那里面也没什么特殊的内衣，他实在想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只能继续在那里冥思苦想。

“喂，福尔摩斯，这到底是……”片山说着，回过头一看，又把没说完的话咽了回去。只见福尔摩斯从床底下钻出来，慢条斯理地走到片山面前，嘴里叼着一个看起来好像白色腰带一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啊？”片山惊讶地睁大眼睛。他把福尔摩斯叼着的东西举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件很普通的白色胸罩。

“喂，福尔摩斯，这是……”片山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胸罩看，突然，背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喂，不许动！”

片山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身高大概一米八的彪形大汉。这个人不仅仅个子高，肩膀也很宽，腰板看起来也相当厚实，透过白衬衫，可以隐约看到隆起的肌肉。他手里的一把枪正对准了片山。

2

“你……你是谁？”片山问。

“应该我问你是谁吧！”那个大个子男人说。

结果两个人同时说：“我是警察！”

这句话出乎双方预料，两人却异口同声地说了出来，听起来很有二重唱的感觉。说完后，两个人瞬间四目相对。不对，本来两个人也是四目相对的，只不过相比之前，又各自朝对方迈出一大步，现在两个人的距离也就两厘米。

“拿出证明来！”

“拿出证明来！”

两个人又说了同样的话，只不过这次不像合唱，却像一问一答似的。两个人都掏出了警官证，拿给对方看。

“刚才真是失礼了。”那个大个子男人，收起手枪对片山行了个礼说，“证件上写着您是本部的片山警官。我是目黑警局的石津。”

片山看了对方的证件，不由得有点吃惊。这个蓬头垢面、表情生硬

的警员，才刚刚二十五岁。不过既然知道对方比自己年龄小，片山也觉得轻松了许多。

“你叫石津是吧？很高兴认识你。”片山说着这样的话，立刻摆出了前辈的姿态，“这个案子，是你配合本部进行调查吗？”

“是的，上面说希望这次可以多学些东西，就派我过来了。”石津回答。

“嗯，那刚才打我的不是你吧？”

“啊？”石津不明所以。

片山仔细地打量着石津，心想，要是被这个男人猛击一下的话，估计就不是肿起一个包这么简单的事了。

“嗯，算了，没事。总之，现在去周围盘查一下吧。”

“好的，我和您一起去。”石津笑着说，“不过，您手里的这个东西……”

片山这才注意到自己手里还拎着胸罩，于是说：“啊，这个可怎么办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福尔摩斯？”

听到片山的问话，坐在脚边的福尔摩斯也喵地叫了一声。这时，石津才注意到福尔摩斯的存在，他瞬间瞪大眼睛，啊地大叫一声，跳了起来。在下个瞬间，那个巨大的身体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跑到客厅沙发的角落里去了。

片山不由得看呆了，等到回过神来，才问道：“你这是怎么了？”说着，片山还稍稍往右挪了挪，从沙发的一侧偷偷观察石津的神情。

“那……那只猫……”石津的声音还微微有些颤抖。

“啊，它叫福尔摩斯，是我养的猫，也是我不可或缺的搭档。”片山说，“你不喜欢猫？”

“嗯，是，是有点……”石津连说话都不自然了。

“那就不好办了啊。不过，你还是忍耐一下吧，它如果不在的话，我办起案子来总不在状态。”

“啊，好吧……”石津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磨磨蹭蹭地从沙发的角落里走出来。

片山看了看手里的胸罩，也只好揣进了上衣口袋。

福尔摩斯则一脸事不关己的样子，从凉子的房间走出来，往门口走去。石津连忙往后退了两三米。

“你就这么害怕猫吗？”片山不禁问这个脸色发青的大个子男人，“是不是有什么缘由？”

“嗯。我小时候，看一部电影，讲妖猫的故事，结果吓昏了过去。从那以后，一看到猫就全身发抖……”

片山听完不禁想，看来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那咱们走吧。”片山说，“我想你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个房间两年前也发生过一起杀人案。”

“嗯，听说了。是这个被杀的女孩的姐姐吧。”石津说。

“是。那个案子还没解决。我觉得这两个案子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即使不是同一个人，两个案子之间应该也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这次调查，我打算同时询问一些有关两年前那个案子的情况，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

走出房间，片山锁好房门，说：“那就从邻居开始吧。”说着拿出了记事本，“1103室，住户姓土井。”

1103室的房门被涂成了鲜艳的红色。片山不禁想，这样看起来还真像消防局啊。

片山按了一下门铃，里面的消防铃——不，是门铃就响了起来。

“来了！”隐约传来了女性的声音，“哪位？”

“我是警察。”片山回答。

门打开一条缝，能看到房门里面还用锁链拴着。有个女人很小心地从里面往外看，问道：“有什么事吗？”

“我想向您询问一些有关隔壁杀人案的事情。”片山说着，拿出警官证给她看。女人叹了口气，无奈地关上门，把里面反锁的铁链摘下来。再次打开门的时候，片山能清楚地观察到这个女人。她大概四十岁，看起来像在夜总会、酒吧之类的地方工作，染了一头红发，脸上化了浓妆，反而让她看起来更加显老。她披着一件红色的睡袍，像是刚刚起床。

“你是土井绢子？”片山确认道。

“是的。我对那个案子一概不知。这样说可以吗？”土井直接说。

“两年前，那个女孩的姐姐被杀的时候，你说你看到了一个疑似凶手的男子，是吧？”片山接着问。

“是吗？”土井似乎不记得了。

“你当时的笔录里是这么写的。”片山说。

“那就是那么回事。”土井一脸不耐烦地说道，“问完了吧？我回去了。我还忙着呢。”

接着，屋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谁啊？是推销的吗？”然后，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片山不由得瞪大眼睛看。那个男人六十岁左右，身材肥胖，已经秃顶，脸色通红，身上穿着衬衫和内裤。绢子耸了耸肩，对他说：“是警察。”

一听绢子说是警察，那个男人显得有些慌张：“不，不好意思。”说着又走回了屋里。

“那位是您丈夫吗？”片山问。

“不是，我没结婚。那个人是我的朋友。”绢子说。

“啊，明白了。”片山说。

土井绢子在片山他们见到那个男人之后，一下子就转变了态度，非常热情地说：“总之，你们快先进来吧。那个人也该走了。呀，这只猫……”

“这是我的搭档。您要是不喜欢猫的话，我可以让它在走廊里等着。”片山说。

“不用！我特别喜欢猫，不过这栋公寓禁止养猫，我也没办法。快，进来吧，快进来。”绢子完全忽视了片山和石津两个人，一个劲地招待福尔摩斯。既然人家那么喜欢自己，福尔摩斯也毫不客气地大步走进绢子家。不过不知道福尔摩斯在想什么，它直接朝刚才那个男人进入的房间走去。

“喂，这是什么东西！走开！”男人大喊，披上外套就跑了出来，“喂，那只野猫是怎么回事？”

“什么野猫，它可比你可爱多了。你快走吧，我和警官先生们有话要说。”绢子回答着，态度瞬间变得很冷淡，一副懒得和他多说的样子。那男人只好嘟嘟囔囔地走了。

“来，你们坐吧。我去给你们泡茶。”绢子说着，走进了厨房。

“看来有时候带着猫还真挺有用的啊。”石津高兴地说，“那个男人是什么人呢？”

“不知道啊。咱们又没有问人家朋友是什么身份的权利。”

福尔摩斯从刚才那个男人待的房间里出来，嘴里叼着一张白色的小纸片。

“这是什么？”片山一看，“这不是名片吗？啊，你是为了拿这个才去招惹刚才那个人的？真有你的！”

石津看见福尔摩斯，急忙躲到沙发的角落，说：“猫还会干这些事？”

“福尔摩斯可不是一般的猫。”片山说着笑了笑，“来，把名片拿过

来，咱们看看那个人是何方神圣……”

片山仔细看了看名片，不禁自言自语道：“不会吧！”

名片上写着：“新城市文教中心——专职讲师（英语会话）·泉田六郎。”

“昨天的案子，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土井绢子一边喝着红茶一边说，“那几天我出去旅游了。”

“旅游吗？去了哪里？”

“四国，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之后又在四国玩了四天。不过，本来我也是一个人去散心的，所以我也没什么证据。”

“没关系，我们这次来也不是为了要你的不在场证明。”片山笑着说，“也就是说，你是昨天回来的？”

“嗯，昨天上午十点左右吧。听到隔壁的女孩被杀，吓了我一跳。”绢子说。

片山接着问：“你和金崎凉子有过接触吗？”

“基本上没什么交集。”绢子点燃一支烟说。她望着天棚想了想，“嗯，那个女孩刚搬来的时候，曾经来我这里打过招呼，也就说过那么一次话。我在银座的酒吧工作，生活一直是昼夜颠倒的。有时候在走廊里碰到她，互相打个招呼。不过，还真是可怜啊，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绢子摇了摇头，接着说，“听说被强暴了，是吗？”

“是的。”片山回答。

“真过分啊，一定是不良少年之类的人干的吧。”绢子说。

片山掩饰性地咳嗽了一声，说：“警方认为，这次的案子和两年前的案子之间可能存在一些联系。”

“怎么可能？意思是说，是同一个凶手？”绢子惊讶地说。

“对于这一点，现在还……”还没等片山说完，绢子就接着说：“可

是，没理由把姐妹两个都杀掉啊。即使有什么理由，那个妹妹已经来这儿一年多了，没道理等到现在才杀了她……”绢子可能突然发现自己说得太多了，立刻停了下来。

“看来你想了很多啊。”听到片山这么说，绢子显得不太自然。她顿了一会儿说：“隔壁房间接连发生了两起杀人案，不由得我不多想。”

“明白。关于两年前的那个案子，我想重新问你几个问题。”片山说。

“嗯，可以。不过很多地方我都忘了。”绢子一边回忆一边说，“两年那天，店里休息。我和往常一样，睡了一个上午。那天还下雨了，就更不想起来。不过因为肚子实在很饿，只好起来了。起床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两点。我懒得自己做饭，就到下面的餐馆吃汉堡，吃完之后就回来了。就是在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男人走进隔壁的房间。”

“那是个什么样的男人？”片山问。

“嗯，什么样来着……”绢子暧昧地晃动着肩膀说，“我下电梯的时候看到的，那时候，那个人正往屋里走呢，所以也没看清楚。其实我就看到了门内侧的锁链，还有就是那个男人的背影。”

“穿着皮夹克和牛仔裤？”片山问。

“嗯，确实是那样穿的。而且，不是个身材很高大的男人。”绢子说。

“确定是个男人吗？”片山问。

绢子听到片山这样问，不禁错愕地瞪大眼睛，说道：“嗯，确实也可能是个女人。我之前还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听你这么一说，觉得确实女人也可以打扮成那样。不过印象里就是个男人，你要是问为什么有这种印象，我也说不清楚。”

片山听了点点头，心想：就是这种模棱两可的证词，才更具真实性。只不过是匆匆一瞥看到的背影，若是据此能够详细描述出穿着的服装和许多细微特点，多半是当事人的潜意识里，自己发挥想象力补充出来的情况。

“那时候是几点？”片山问。

“大概下午四点。回家之后，我就打开电视，正好是喜欢的电视节目在重播。”绢子说。

“鉴定的死亡时间确实是下午四点到七点之间。金崎泽子是被枪打死的，你当时听到类似开枪的声音了吗？”片山问。

“我基本听不到隔壁有什么声音，电视音量开得很大。而且，是在最里面的房间被杀的吧？那肯定更听不到什么声音了。”绢子说。

“嗯，好的。我明白了。”片山说着，合上了工作笔记，“你觉得金崎泽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个女孩的姐姐吗？嗯，很难说是怎么样的人。我和她也没什么来往，就是觉得和妹妹不太一样。她基本一整天也不怎么出家门，我和她也没什么机会说话。”绢子说。

“你去过她家里做客吗？”片山问。

“去过一次。不过说不上是做客。当时我家里的热水器坏了，因为想洗澡，就问她能不能借用她家的浴室。她很爽快地借给我了，还拿出很贵的威士忌让我喝。虽说她平时不太爱和人交往，但我觉得，她其实是个喜欢和人打交道，很爱说话的女孩。”绢子说。

“听说，她给别人做情人……”片山旁敲侧击道。

“这事从她刚搬过来的时候我就看出来，所以她才整天待在家里。可能是觉得外面的人会对自己指指点点吧，反正挺可怜的。其实没什么可耻的，现在好多年轻女孩都挺愿意接受这种身份，不过她可能不这么想。看样子，她心里很排斥这种生活，不过想摆脱又摆脱不掉，就那么过下去了。”绢子说。

“关于给她出钱买这个公寓的人，她说过些什么吗？”片山问。

“两年前办案的警官问过，我也想了好久，还是没想起来她说过什么。她一直很小心，尽量避免谈这些话题。”绢子说。

“平时，你见过有哪些男人来找过她吗？即使看起来不像是给她出

钱的男人也算……”片山接着问。

“没有。这方面，感觉那个人还挺小心的。”

听到绢子这么说，片山突然觉得很奇怪。按理说，有钱人包养一个情人，这种事情并不奇怪，但是这个人来幽会自己的情人没有必要这么小心翼翼。关于包养情妇这种事情，这些大城市的人根本不会关心，但是这个人却这么怕被人看到，难道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福尔摩斯靠在绢子的脚边。“真可爱啊……毛又整齐又柔软。比起男人，还是你更可爱。”绢子摸着福尔摩斯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好像想把福尔摩斯吃了一样。“好像隔壁那个女孩也养了一只黑猫，最后怎么样了？”

“现在放在我家。”片山说。

“啊，现在的警察还真热心啊。”绢子说。

“也不是热心，总之有很多原因吧……”片山含糊其词地说。

“这不是挺好的吗？我总觉得，喜欢猫的人，一定不是坏人。”绢子说。

片山想，要是这个世界真的这么简单就好了。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片山说，“金崎泽子和金崎凉子这对姐妹，长得很像吗？”

“嗯，好像不是很像。姐姐就是标准的美女那种长相，妹妹的话感觉说可爱更合适些。”绢子说，“对了，我给你看照片。”

片山吃惊地问：“你有照片？”

“嗯，我去她家借用浴室那次，一块拍了一张照片。我去拿给你看。”绢子说着站起来，走进了里面的房间。过了两三分钟之后便回来了。“你看，这个是金崎泽子。”

片山接过来一张正方形的照片。里面的绢子坐在沙发上，金崎泽子坐在她身旁。乍看之下，金崎泽子没有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反而俗

媚花哨、穿着浴袍的绢子很抢眼。金崎泽子确实是个美女，不过和凉子长得不是很像。

片山看到这张照片后，视线一直无法从金崎泽子身上移开。

照片里的泽子微笑着，但是片山从没见过如此寂寞的笑容。她才二十五岁，可是看起来却好像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冷冽的孤独之感。同时，相片中的泽子眼球微微朝上翻，一直凝视着镜头，那种眼神好像在拼命地寻求救赎。

片山突然想起，两年前负责那个案子的刑警——根本警官曾经说过的话，他至今都没办法忘记金崎泽子。现在，片山终于也理解了根本的感觉。

下午两点，晴美在给大家泡咖啡。幸子叫曾根道：“曾根。”

“什么事，所长？”曾根和往常一样，反应了一会儿才回答幸子。

“明天，山室老师的课上，要用八毫米的放映机，你准备好了吗？”幸子问。

“嗯，还没，主要是……”曾根低着头说，“到处借也没借到。”

“怎么回事？”幸子问。

“嗯，就是，嗯……”曾根支支吾吾地说不出。

幸子表情很严肃地说：“你这么做事情可不行。出现问题不提前向我报告，到时候会很麻烦的。”

“对不起。”曾根说话的声音变得愈加微弱。

这时相良说：“所长，常常会有老师来问有没有八毫米的放映机。你看，作为必需用品，咱们要不要去买一台？”

“这倒是。”幸子考虑了两三秒，说，“那就去买吧。晴美，你去准备钱。相良，买一台这样的放映机要多少预算？”

“嗯，这有好几个价格区间。不能播放出有声电影的机器可能不太实用。能播放出有声电影的，一台大概七八万吧。”相良说。

“嗯，那就要能发出声音的吧。”幸子说。

“是，不过现在已经有可以播出立体声的了。”相良说。

“八毫米的也能播放出立体声吗？”幸子吃惊地说，“以前我的一个朋友就怀疑过会不会有这种技术，那时候连同时录音的功能都没有呢！”

“这种是现在最新的，有两个磁道，所以能还原立体声，不过价格在十四五万，没办法便宜。”相良说。

“没关系，就买那个最新的吧。”幸子毫不吝惜地说，“从长远角度看，以后一段时间内也不需要再更换了，这样反而更合算。”

晴美笑了笑。这的确很符合幸子一贯的思考方法和说话方式。

“晴美，你和相良一起去附近的音像店，监视他不要买便宜的。”幸子开玩笑地说，“你们喝完咖啡再过去就好。”

相良和晴美进了电梯。晴美说：“所长真有魄力啊！”看起来十分佩服幸子，“很多男人都没办法像所长那样，她简直是我的偶像。”

“喂，喂，怎么好像世界上就你和所长两个人了，我可要生气了。”相良开着玩笑说。

两个人走出大厦，朝一个据说价格很公道的音像店走。由于两家店毗邻而立，所以不断降低价格互相竞争。相良对店员热情的招呼声充耳不闻，默默地来回观察了一会儿，才决定在哪家店买。这种谨慎的做法，正是相良的风格。

最后，带录音功能的最新型双磁道放映机，市场价十五万的型号，用十一万就买了下来。等晴美付了钱之后，相良抱起很重的放映机刚想离开，女店员叫住晴美说：“请您等一下。”女店员手里拿着一架拍立得的照相机，“我给您照张相吧，这是店里提供的免费服务。”

俗话说，没有免费的午餐，没什么比“免费”更昂贵的了。不过，

也不等晴美开口，店员已经趁机按下了快门。等到照片洗出来，要一分钟的时间，这时候正是做生意的大好时机。店员立即口若悬河地开始介绍，那速度就好像磁带快进一样，同时还夸夸其谈地发表对各种公共关系的不满。最后两个人终于拿着宣传册走出了商店，算是解脱了。

“不过，照得还不错。”相良偷偷瞄了一眼洗出来的照片说。

晴美皱着眉头说：“我长得这么难看吗？”

女人心真是海底针。

3

“你回来啦。”晴美说。

“嗯。”片山说着脱了鞋子，进了房间，“累死我了！你先睡不就好了。”

凌晨一点，福尔摩斯已经在出租车里睡了一觉。它伸了个懒腰，在晴美的脚边蹭来蹭去，发出撒娇声。

“好了，好了，这就给你做饭。哥哥呢？”晴美说。

“你要是弄点和给福尔摩斯的东西不一样的食物，我就吃。”

“那当然！你先去洗个澡吧，水已经弄好了。”

“对了，约翰怎么样？”片山问。

“已经睡着了。真是只听话的猫。”

看见片山开始脱衣服，准备去洗澡，晴美说：“不要在浴缸里睡着了啊，会淹死的。”

“这件事你都说了多少回了。”片山横了晴美一眼说，“过去的事就让它付诸流水吧。不对，既然是浴缸里的，是不是应该说付诸洗澡水……”

片山洗完澡后，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不好意思啊，让你等到这么晚。”

“哪里啊，不客气。给，这是给你吃的。”晴美说。

“谢谢。”片山说着接了过来。

“调查进行得怎么样了？”

“没什么进展。今天和一个长得像摔跤运动员的警员一块进行调查，他还有个什么很奇怪的恐猫症。我重新盘查了附近的住户，但是没什么大的收获。”片山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说，“对了，你们学校有个叫泉田的老师吗？”

“英语会话的泉田老师吗？”

“嗯，是他，其实今天——”片山就把在土井绢子家遇到泉田的经过跟晴美说了一遍。晴美听完后吃惊地说：“太不可思议了，我们那里的老师怎么都是色情狂？”

“都是？”片山不由得问道。

接下来晴美把大町和榎本弥生的事情也告诉了片山。

“嗯，还真是乱啊。”片山说。

“不过，泉田怎么就碰巧和住在案发现场隔壁的陪酒女有私情？这也太巧合了吧。”

“是啊。看来有必要调查一下泉田。他一直在你们那里当老师吗？”

“从建校开始就是专职老师，已经有三年了吧。”

“也就是说，案发的时候，他已经在做专职老师了。不过这两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片山拼命想，“你们学校的所长，会不会有什么线索？”

晴美说：“我没和她详细说过这件事。要不哥哥你找机会好好和她

谈谈？”

“这样也行……”

“所长好像很喜欢哥哥。”

片山吃惊地说：“不会吧？”

“我也觉得不会，不过看样子也不像是说客气话。她还说想约哥哥你去看美术展……”

“嗯，估计是好奇吧。”片山很认真地说。

“那你就为了工作，去一趟吧。”

“嗯，那倒是可以。不过……”片山还没说完，晴美就接着说：“那我明天就回复所长说你答应了啊。”

片山含糊地点了点头。

晴美把白天照的那张照片拿给片山，说：“今天照了一张照片，你看看，是不是照得不太好？”

如果确实照得不太好，其实不拿出来就行了，但这就是女人狡猾的地方。因为她们并不是想听“照得真好看”，而是想听“还是本人漂亮”，不过片山可不是这么懂风情的男人。

“啊。”片山很感兴趣地接了过来。其实到此为止他做得不错，然后他接着却说：“这是你？不是吧，分明是个大美女啊！”

像他这样可绝不会受女孩子欢迎。晴美立刻显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把照片从片山手里抢了回去。

“对了，两年 before 那个案子的死者，就是凉子的姐姐，我今天拿到她的照片了。”片山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土井绢子给他的照片。

晴美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说：“不是那个惨不忍睹的阿姨吧？”

“当然不是。”

晴美看着照片里的泽子说：“长了一张讨男人喜欢的脸啊。男人最受不了这样的女人了。”晴美又看了一眼，“这也是那种立等可取的照片吗？”

“嗯？啊，是啊，这是正方形的，看起来和平时洗出来的照相纸不太一样。”片山说着，同时皱了皱眉。按照土井绢子的说法，照片是在金崎泽子家里拍的。也就是说，相机也是金崎泽子的，那这个相机应该被放在房间的某个角落里。

如果被害者的房间里有相机，检查里面的胶卷是搜查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即使里面没有犯人的照片，说不定也隐藏着一些线索。

片山自言自语道：“嗯，我明天去找找看。”

“找什么？”晴美问。

“找拍出这张相片的相机。如果不是那种拍立得的相机，里面说不定会有胶卷。好了，快睡吧。”片山说着伸了个懒腰。福尔摩斯刚刚洗完脸，正来回舔着自己的毛，此时突然抬起头来。约翰也从里面的房间里出来，悄悄地朝门口走去。

“约翰，怎么了？”晴美觉得很奇怪，“外面有什么吗？”

约翰走到门口，开始大声叫起来。

“哥哥。”晴美立刻叫片山过来。

“可能有人在外面，你待在这里别动。”片山走到门口，轻轻摘下房门里侧的锁链，打开门锁，然后猛然推开房门，门外有一个人影立刻像弹簧一样弹开，只留给片山一个逃跑的背影。

“喂，站住！”片山大喊，光着脚跟在后面追了出去。然后……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自己已经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你没事吧？”片山恢复意识之后，看到晴美正蹲在旁边看着自己。福尔摩斯和约翰也都坐在晴美身边，脸上的表情好像在埋怨片山“只会添麻烦”。

走廊里满是灰尘。周围的邻居纷纷揉着惺忪睡眼，打开房门看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没事。对不起，打扰大家休息了。”晴美连忙道歉说。

片山捂着腰，好像很疼的样子。他愁眉苦脸地试了好几次才站起来，说：“满身都是灰啊，真受不了。”

“我才受不了呢。”晴美板着脸说，“看来你的脖子没摔断嘛。”

“当然没断！”

“真可惜。”

“喂，我也不愿意从楼梯上滚下来啊。而且走廊怎么能这么脏，搞不好居民会抗议的。”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的，赶紧回家吧。”晴美说。

“嗯，那个人跑了？”片山说。

“当然跑了。你看见那个人的脸了吗？”

“还没看到就摔下去了。”

“我过来的时候，你已经躺在楼梯下面了。福尔摩斯正舔着你的脸呢。”

“嗯，是这样啊……可恶，真可惜。”

“还不是该怪你自己？快回去冲个澡吧，可真脏。”晴美催促着片山说。

“嗯。”片山应着，往上提了提自己的裤子。他接着问道：“约翰呢？”

“对啊，它跑到哪里去了？”晴美环顾着四周说，“它和哥哥同时从房间里跑出来的，之后就不见了……啊，回来了。”

一个庞大的黑色身体从暗处显现出来，然后看都没看片山他们，径

直走上二楼。

“它是不是去追刚才那个家伙了？”片山说。

“嗯，谁知道呢。”晴美说。

“要是福尔摩斯的话，说不定就能问出来那个人是谁了。”片山说。

片山揉着自己的腰，往楼上走，说：“到底是谁呢？竟然跑到我的公寓来了。而且从那人逃跑的样子来看，似乎不愿意被人看到自己的真实面目……”

片山一边冲澡，一边拼命地思考着。还好冲淋浴的时候也没什么需要小心的。

“唉，今天真是够受的，赶快睡吧。”片山从浴室出来，用毛巾擦着头说。这时福尔摩斯叼着一条领带跑到片山的脚边。

“干什么？现在还不到上班时间呢。”

晴美皱着眉说：“它是不是想带你去什么地方啊？”

“可是，这种时候，还要去哪里啊……”片山想了想，突然醒悟过来，“对啊，那家伙听到了咱们说的内容，就是有关照相机的事情。”

福尔摩斯立刻催促般地叫了一声。

“喂，晴美，快给我拿衣服。我现在要去一趟那个公寓。”

片山慌忙穿好衣服，带着福尔摩斯跑了出去。

晴美也追出去，有些生气地朝着片山喊道：“你小心点，别再从楼梯上摔下去！”

下了出租车，片山走进S公寓，但是从门卫室的窗口却没看见门卫的影子。

“好奇怪啊。”片山想，这里应该是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的。

“有没有人在啊？”片山朝门卫室里面喊了一声。他从窗口把头伸进去，环视里面的情形，结果却发现，那个叫江口的门卫正倒在床上。

“江口！”片山大声喊道。他情急之下忘记自己的脑袋还在窗口里伸着，突然间猛地一抬头，后脑勺便结结实实地撞到了窗框上。

“疼，疼啊……今天怎么回事，脑袋挨了这么多下。”不过他并没有时间发牢骚。片山环视屋内，觉得江口可能是因为药物原因昏睡过去的。桌子上有半杯没喝完的咖啡，恐怕就是咖啡里被加了安眠药。“应该没什么生命危险，还是上楼吧！”片山说着和福尔摩斯急忙一起坐电梯上了十一层。到了1104室门前，片山把耳朵贴在门上仔细听了听。不过像这种高级公寓，从门口都听不到什么声音。片山拧了一下门把手，门马上就开了，里面有人！片山瞬间紧张得身体紧绷，同时掏出了手枪。

“咱们准备进去吧，福尔摩斯。”片山小声说。他一鼓作气推开房门，冲了进去。里面是一片漆黑，片山匆忙打开客室的灯，谁知客厅中央站着的竟然是隔壁那个在夜店工作的女人。

“呀，你是白天的那个警官吧？还有那只小猫咪！”那个女人很开心似的和片山打着招呼。

“它可不是什么‘小猫咪’。你在这里干什么？”片山问。

“啊，真是不好意思。你以为我这是乱闯别人家吗？其实我是要抓小偷。”土井绢子说。

“小偷？”

“嗯，不过好像那个小偷已经跑掉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片山收起手枪问。

“我刚才从店里回来，因为有点头疼，就比平时稍微早了一点。下了电梯之后，发现这间屋子的房门开了一条缝。我觉得很奇怪，便打开门看了看，结果没看到人，于是就走了进来。”

“你这么做也太过鲁莽了吧！”片山说。

“怎么能说鲁莽呢。做我这种工作的，遇到这点小事，没什么好害怕的。”

“是吗？”片山半信半疑，催促着绢子继续往下说。

“总之，我进屋后，突然有人把我的头蒙住了。这人一定是之前藏在沙发旁边了。当时我眼前一片漆黑，也不敢轻举妄动。接下来我突然被狠狠撞了一下，就倒在了地板上。蒙在我脸上的毛巾被也掉了下来，那时候屋里仍然一片漆黑。我当时有点害怕，想动又不敢动。我也不知道那个人还在不在，会不会突然跳出来，就那么一直站在原地。然后灯突然亮了，你就站在这儿了。”

“你大概站了多久？”

“我觉得站了很久，不过说不定只有两三分钟。”

片山还是不太相信绢子说的话。无论绢子胆子多大，大半夜的一个人走进杀人案的案发现场，这种事情超乎常理。但是，片山也没有证据证明她说谎。今天还是先问到这里吧。片山想先检查一下其他的房间，因为也不排除犯人还藏在房间里的可能性。

“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检查一遍。”片山说。

“嗯，那我还是回去好了。果然还是性命要紧。”绢子说着，收拾起散落在地上的纸袋和提包。

“喵——”福尔摩斯大叫了一声，于是片山回头看着福尔摩斯。

“小猫咪，要不要来我家喝杯牛奶？”土井绢子说着，朝门口走去。福尔摩斯快步冲过去，挡在她前面，同时弓起身子，摆出威胁的姿态，嘴里还发出呜呜的声音。

“喂，你怎么了？”片山问道。他感觉有些蹊跷，便朝福尔摩斯走过去，说：“你有什么疑问吗？”

“这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土井绢子的脸色十分难看，“我要回去了。”说着，她想强行走出门口。福尔摩斯立即跟了上去，抬起前肢抓了一下她手里拎着的纸袋，于是纸袋嘶的一声被划破了。

“你要干什么？”土井绢子大叫起来。从划破的纸袋里滚落出一样东西——一架拍立得照相机。片山立刻弯腰捡了起来。

“这是什么？”片山问。

“这是——”有那么一瞬间，绢子吓得脸色一变，不过她立马显示出长期以来千锤百炼的胆量，说道，“相机啊，一看不就知道了。”

“谁的？”

“我的啊！当然是我的，这还用问。”

“是这间屋子里的吧？是你和金崎泽子一起拍照时用的那架相机吧？”片山说。

“你什么意思？难道说我是小偷吗？”

“看样子里面的胶卷还在。看看拍的是什么都知道了。”

片山抽出里面的相纸，假装没注意到对方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

“里面拍的是什么？”片山问。

“啊？”

“如果这是你的相机，你一定知道里面拍的是什么呢。那请你告诉我，这里面拍的是什么样的照片？”听片山这么一问，土井绢子顿时语塞。片山越来越有刑警的样子了。

“我知道拍的是什么呢。”土井绢子焦躁地说，“没看出来，你还真是烦人。”

“这是这间屋子里的相机吧？”片山问。

“是的。”绢子说。

“你为什么要偷这架相机？”

“什么偷呀，我就是借来用用。真的！我是想给店里的客人照相，便想到以前在这儿照过相，有相机……”

“你是怎么进来的？”

“门没锁！真的！”绢子着急地大喊道。

“你别大喊大叫的。也就是说，房门开着，而且里面的灯也亮着？”

“是啊，而且照相机就摆在客厅的桌子上。”

“桌子上？”片山吃惊地说。

“嗯，简直就像为我准备的一样。我也吓了一跳，急忙就把相机装进了纸袋里，然后就被毛巾被蒙住了脑袋。”

“这回没说谎吧？”

“我为什么要说谎啊！”绢子又叫了起来，不过她还真好意思这么说。

“我以后再详细问你。”片山带着威胁的语气说道。不过片山觉得，真实情况应该就和绢子后一次说的差不多。确实有另一个人闯进来，因为如果是绢子的话，没必要在保安的咖啡杯里下安眠药。

“总之，先看看照片吧。”片山说着。他从相机底座抽出相纸，那是一张金崎凉子的照片。照片里的凉子坐在客厅沙发上，有些羞怯地微笑着。

绢子偷偷瞄着照片说：“是那个妹妹啊。”

“嗯。不过，为什么照片还放在相机里呢？”片山又开始拼命思考。这种立拍可取的相机，最大的优点就是拍完照之后，马上就能取出照片来。那么，为什么这张照片照完之后，还一直存放在相机里面呢？

“唉，真是惭愧。”门卫江口很难为情地低下头说，“我当时觉得有点困，就去自动贩卖机买了一杯即冲的咖啡回来。突然听到外面有像爆炸一样的砰砰的声音……”

“爆炸声？”片山确认道。

“嗯。刚开始我以为是枪声，但是出去之后一个人也没有。于是我当时想，可能是有人放烟火吧，便回到了屋里。我喝完桌上的咖啡，大约五分钟之后，就觉得睡意难挡，于是便不省人事了。”江口说。

片山觉得很疑惑。如果闯进公寓的就是在自己家外面偷听的那个人，那么难道那家伙会随身带着安眠药吗？而且，那个人闯进公寓到底有什么目的呢？如果是为了偷相机，又为什么会把相机摆在桌子上呢？

片山重新检查了一遍现场，但是并没发现丢失其他物品。

福尔摩斯在片山脚边伸了个懒腰，它看着片山，好像在说：“嗯，现在也没什么可做的了。我要回去睡觉了，华生。”

“我知道，我也要睡觉。”片山也受福尔摩斯的影响，不由得伸了个懒腰。江口觉得很惊讶，目光来回在福尔摩斯和片山之间逡巡。这一人一猫之间的默契令他有些费解。

4

“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

晴美听到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便抬起头来。她看到一个十七八岁，身材高挑的少女正站在接待处的前台前面。

“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晴美问。

“我想问一下，户村贞夫老师的学习班是在这里吗？”少女问。

“是的。课程今天下午一点半开始，他应该已经到了。”

“是这样啊。嗯，我是户村老师的崇拜者，特别希望老师能在我的吉他上签名。”

“啊，那你在那边的椅子上坐着等他一会儿好吗？我想他一定会给你签的。”

“好的，谢谢您！”少女高兴地答应着。这时户村贞夫正好提着吉他箱，从她背后的电梯中走了出来。户村贞夫今年三十四岁，被称为“吉他界的王子”。他算不上是美男子，粗犷的男性脸孔看起来有些严肃。长发及肩，穿着硬质夹克和牛仔裤——看起来腿也不是很长——但是特意打扮得很年轻。

总之，他是现在难得一见的、既有人气又有实力的吉他手，目前十分受欢迎。他每年要在西班牙待半年，平时也非常忙。晴美刚来的时候，看到讲师名单上有户村贞夫，以为他只是挂个名，还怀疑过他是否真的会来这里给学生上课。不过他每周确实会来一次，抽出下午的一点时间来亲自上课。对此晴美也很惊讶。

晴美听说，这所学校的赞助商，也就是那家超市的社长，和户村的父亲是好朋友。也许户村是碍于情面，没法拒绝吧。

“你好。”户村说。

“您辛苦了。”晴美站起来，先对户村行了个礼，又对站在旁边显得很羞涩的女孩招招手说，“老师，这个女孩……”

户村看着那个少女说：“你找我有事？”

少女连忙走上前说：“嗯，我特别崇拜老师，我买了老师所有的CD，听过每一场演奏会。”

“多谢你的支持。”

“嗯，我……我能不能请您在我的吉他上签个名？”女孩有些羞赧地问道。

“可以啊。有签名笔吗？有？嗯，那就签在这个位置吧……”户村说着便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晴美在见到户村之前，一直觉得他会是个喜欢耍大牌的家伙。不过见到他后却发现，户村出人意料地谦虚随和、平易近人。也许他真的十分具有专业精神，性格经过历练，待人接物也这么随和，不愧是从海外学成归来的。

最让晴美佩服的，是他上课从来都是一对一。虽然每个人只有二十

分钟的时间，不过他还是拒绝大班集体授课。正因为如此，学生的总人数也只有十个左右。

“既然教了，就要用心。”户村这样说过。因此他授课的时候，从一个学生到下一个学生，之间从不休息，非常有热情，实在很了不起。

户村十分麻利地在女孩的吉他上签完名后，由衷地说道：“这真是把好吉他，和我用的是同一款啊。”

“是的。我知道老师您用的就是这种吉他，无论如何都想要一把，所以就求父亲给我买了。”

“啊呀，你父亲也真不容易啊，心里一定恨死我了。”户村笑着说，“你会弹吗？”

“会一点……”女孩红着脸、耸着肩膀说。

“你弹给我听听吧。”

从那女孩脸颊发烧的程度来看，估计再这么下去脸庞都要熟透了。虽然非常害羞，那女孩还是用颤抖的手开始拨起琴弦。她的手指因为紧张而僵硬，还不停地颤抖着，根本弹不成完整的曲子，可户村还是一脸认真地听着。他盯着她的手指说：“你的手指很长，只要多练习就会变得很灵巧。但你若是申请这里的培训班，可能就学不到你需要的东西了。回去之后，把你弹的曲子用录音带录好，给我寄过来，我做好点评后还给你。”

“好的，老师。”女孩脸上的表情恍若做梦一般，离开时的脚步好像踩在云彩上面一样。

“那把吉他，价值五十万日元以上呢！”户村转头看着晴美说，“要是不好好练习就太浪费了。”

晴美也分不清户村是开玩笑还是说真的，只好回答说：“老师您真是平易近人。”

“没有啊，今天来的要是个大婶或者男人的话，我才不会这么热心呢。”户村笑着说，“第一个上课的人来了吗？”

“来了，已经在教室等您了。”

听晴美这么说，户村就往教室走去。吉他课是一对一的课，要是在大教室授课，反而不方便。因此，就用以前的一间会客室当作教室。会客室外面的走廊有一把长椅，后面上课的学生可以在那里等待。

不一会儿，电影评论家山室从电梯里走出来。他今天穿了一件大红衬衫和白色粗花呢外套，看起来十分醒目——不是，这个造型已经不仅仅是醒目，而是回头率很高。

“你好啊。”山室说道，完全是一副电视解说员的语调，“今天天气不错。”

“您辛苦了。”晴美说。

“下面那张海报做得真好，是找哪家专业公司做的？”山室问。

今天有一场《山室成弘特别讲座——最后一幕的美学》。作为公开讲座，和其他讲座不同，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来听。

“那是社长亲自做的。”晴美说。

“真的？设计得真好啊，她要是去从事艺术设计的工作，绝对也能成功。”

这时相良从里面的办公室探出头来，说：“是山室老师啊，辛苦了。您是要用八毫米的胶片吧？”

“嗯。放映机准备好了吗？”山室问。

“准备好了，已经放在教室了。”相良说。

“那去试试放映机吧。”

“我带您去。”晴美站起身，走出前台，在前面带路。

“今天来听讲座的人应该很多，所以准备的教室不是平时那种教室，而是一个公司的礼堂，在下面一层。”晴美说。

“没关系。其实我也不知道能来多少人，说不定寥寥无几呢。”山室半开玩笑地说。当然他心里明知道一定会来很多人，才故意这么说的。

两人走下一层楼梯，便看到一个会场的大门，门口写着“M不动产公司出入口”。他们走了进去。

“三十分钟前，这个会场的门就开了，在这里招待来听讲座的人。礼堂就在那边。”晴美对山室说。

走廊很窄，走几步就是一个死胡同，尽头是一个两边都可以打开的大门。晴美打开门，和山室掀开门帘走进去。里面是一个宽敞的大厅，逐排摆放着许多折叠椅。

相良说：“并排摆放的话，差不多能坐下两百多人。”然后，他略带惋惜地对山室说：“本来想找一个能坐下三百来人的会场呢。”

山室笑着说：“也来不了那么多人，不用担心。”然后，他问道：“那边就是讲坛吧？”

说是讲坛，其实不过是在黑板前面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放了一个话筒和一些必要的拍摄装置，黑板前面挂着白色的大屏幕。

“要是能找到个更像样一点的会场就好了。”相良不好意思地说。

“没关系，挺好的。胶片是投影到那个大屏幕上吧，那么播放照片的时候……”山室还没说完，相良说：“照片我来播放，老师您只要专心在讲坛上对着话筒解说就可以了。”

“这样啊……哦，这个放映机很不错啊。是新产品吗？比我的那个还先进。”山室说着，很高兴地看着相良和晴美昨天新买的那个放映机，按了一下开关，“嗯，是两个磁道的，还有立体声，这个非常好。”

“您满意吗？其实我也不太懂哪一种好。”相良说。

“非常不错，目前还没有比这种更先进的。好，那咱们先放一张胶片试试吧。”山室说着，从包里拿出了八毫米的胶片。相良打开放映机，装上胶片后，按下了开关。

山室说：“片山，把灯关一下，就是刚才进口处的灯。”

晴美立刻跑过去把灯关了。大屏幕的白光刹那间照射到整个会场。屏幕上逐渐浮现出朦胧的画面。画面清晰之后，出现了一条林荫道。一个男人身体靠在车边上站着，一个女人沿着那条路走过来。这就是电影《第三人》。

放映机内置了扬声器，会场飘荡着齐特琴的音乐声。

“音乐效果怎么样？”相良问山室。

山室回答说：“这个放映机的扬声器音质不太好。嗯，它能外接音箱吗？”

相良说：“可以。”

“那就外接一个音箱吧，麻烦你了。”

“不麻烦。其实很简单，只要在上方的接口插一根线就可以了。”

“那就辛苦你了。这样播放就没问题了。”

接下来画面变成了彩色，一对穿着奇装异服的男女在到处乱跑。

晴美不禁问：“这个电影是什么啊？”

“这是《马拉/萨德》，更准确地说是由沙德导演、沙灵顿精神病院患者演出的《保罗马拉之受迫和暗杀》的最后一幕。”山室说。

晴美吃惊地问：“这么长，全是电影名字吗？”

“是的。”山室笑着说，“好了，那就试到这儿吧。之后就等讲座开始了。”

晴美把片山送到会客室。她返回前台时，相良正好回来了。

相良说：“我出去买一台能外接的音箱，十五分钟就回来。”

“好的，还来得及。”晴美说。

山室的特别讲座三点半开始，现在才两点多一点。相良刚走，就有

一个人从电梯走出来快步走到前台。

“你好啊。”

“姑妈，好久不见啊！”晴美抬头，看到来的是姑妈——儿岛光枝。自从片山兄妹的父母过世之后，她就自诩为他们的监护人。

“晴美，你看起来精神还挺不错嘛。”光枝说。

“嗯，托姑妈的福。您也是容光焕发啊。”

“现在正是结婚的好时候，难道不是吗？我忙得很，每周都得参加一个由我做媒的婚礼。算上不是由我做媒的，上周一共参加了三个婚礼。”

“谁让您像电影明星那么受欢迎呢。”

“是啊，其实我特别烦。”光枝说。其实对于光枝来说，促成一桩婚事就体现了她人生的价值。这么意义重大的事情，她不可能觉得烦。只不过现在，她必须装出一脸厌烦的表情这么说罢了。

“您今天找我有什么事？”

“嗯……稍微，有那么一点事。”光枝说。

其实晴美大概猜到了姑妈有什么事。

“要是说给我相亲的事，那就实在对不起了，姑妈。”晴美说。

“不是，我知道你不爱相亲。今天不是来说给你相亲的事。”听到光枝这么说，晴美觉得很奇怪。看来姑妈要说的是一件没办法挑明的事，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说，姑妈，到底怎么了？”

“嗯……其实，我刚才来之前见了小义。”姑妈口中的小义，就是片山义太郎。

“见了哥哥吗？那，是不是哥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那倒没有。和往常一样，我给他看了一些我帮他找的相亲对象的照片。”光枝说。

“然后呢？”

光枝犹豫了片刻，最后像是下了好大的决心似的，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不过，再怎么摆，也不怎么严肃。她说：“我觉得必须尽快让小义结婚！尽快！”

晴美吓了一跳，说：“到底怎么了？哥他……”

“你先听我说。他跟我一块在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热，一直在那里擦汗。”

“嗯。”晴美应着。

光枝对晴美说：“你说平时擦汗，大家都用什么？肯定用毛巾、手绢什么的吧。可你猜小义他用什么东西擦汗？”

晴美耸了耸肩。她心想，难道我把内裤放到装手帕的抽屉里了？嘴上却说：“不知道，用什么？”

“胸罩！”

“什么？”晴美一时语塞。光枝则肯定地朝晴美点点头，说：“是真的。而且他自己还完全没意识到，就那么又把胸罩放回去了。”

晴美愣在那里，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晴美条件反射般地接起电话，说：“您好，这里是胸罩——不是，不是，这里是新城市文教中心。您说什么？”

“山室在吗？”那是个很奇怪的男声。

“在，我刚刚看见他了。您是哪位……”晴美问。

“一个朋友。”

“请您稍等片刻。”晴美说着，接通了会客室的电话。幸子应该在那儿陪着山室。

“是所长吗？山室老师的一位朋友来电话，我现在转接过去。”

晴美放下听筒，长舒了一口气，说：“不过姑妈，这种事情实在难以置信。”

“是真的，我亲眼看到的。”光枝一边慢慢摇着头，一边说道，“不过想想也没什么。小义二十九岁了，生理这方面的需求比较旺盛也是正常的。一定要在还没出什么问题之前给他找个老婆，我刚才就下定决心了。”

她完全把片山当成变态看待了。

“我说晴美，要是你为了你哥好，就要按我说的做，知道吗？”

“嗯，嗯……”晴美嘴上答应着。

“正好我发现了合适的对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把她和小义粘在一起，凑成一对！”

那语气就好像不管是用胶水也好，还是用其他东西也好，只要粘在一起就好了。“在没有为小义找到老婆之前，我绝对不能死！”光枝一脸悲壮地说。

“你回去和小义说，我会再联系他的。”

“好的。”晴美回答。她目送着光枝带着崇高、大无畏的神情消失在电梯里，然后叹了口气，心里想道：这个姑妈似乎离老去还早得很呢！不过说到哥哥，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大概过了十五分钟，相良抱着音箱回来了。山室也从会客室走出来，说：“那我们去试试声音效果怎么样吧。”说着两人一起往会场走去。晴美也在十分钟后把前台的事交给曾根，去了下面的会场。她偷偷查看着会场里的情形。灯熄掉之后，里面在放映幻灯片。看样子山室在彩排。为了防止被打扰，他们把门关了起来，还从M不动产公司那里借来了桌椅放在门口，当作临时接待处。广告牌上写着“山室成弘老师特别讲座入口”。这时已经来了两三个要听讲座的人。晴美让这几个人在名册上登记之后再进去。快到三点的时候，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山室和相良从会场走了出来，相良对晴美说：“让大家进去吧。”之后晴美便

敞开了会场的大门。

晴美感到很惊讶。虽然说是免费讲座，但是能来这么多人还是令人出乎意料。讲座是三点半开始，三点十五分的时候，会场就已经座无虚席。对于之后来的人，晴美只好一边道歉一边请他们离开。开讲之后，还零零星星地有人来。

三点半时，晴美看到山室满脸笑容地登上讲台，自己也终于坐在了临时接待处的椅子上，松了一口气。相良开门走出来，对晴美说：“辛苦了，累坏了吧？”

“哪里的话。又来了五十个人，因为没座位，又回去了。”晴美说。

相良说：“山室老师魅力不小啊。你先上去休息一会儿吧。”

“可是……”晴美还没说完，相良说：“讲座五点结束，放幻灯片是从四点半开始到最后，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到四点半为止我都有时间，我就坐在这儿吧。如果还有来听讲座的，我就跟他们解释一下，让他们回去。”

“好的，那就拜托你了。不过我也想看幻灯片，可以吗？”

“可以。你等快到四点半的时候过来就可以，这样还能在上面喝杯茶。”相良说。

“那就照你说的办。”晴美回答说。

这么好的提议，晴美没有理由拒绝。

到了四点三十分，晴美对曾根说：“曾根，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会儿前台吧。”工作交给曾根后，晴美就往会场走，她打开大门，悄悄溜进里面，坐在放映机旁边的相良看到晴美，便朝她挥了挥手。

相良压低声音说：“时间刚好，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在这里看不碍事吗？”

“没关系，你就坐在那个角落里。”相良指着一个小角落处放着的小

板凳说。晴美立刻走了过去，小心翼翼地坐在上面。晴美听得出来，山室的声音已经略带鼻音，有些沙哑了。

“到现在为止我给大家讲了很多理论上的模型，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一些片段，然后从这些幻灯片中找出刚才说的理论。最近看到的电影里，都没有出现提示电影结束的文字。请大家想一想，比如国产电影最后的‘剧终’，法国电影的‘Fin’，意大利电影的‘Fine’，俄罗斯电影的……那个怎么说来的？”听到山室这么说，会场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总之，大家在电影结尾看到提示电影结束的文字了吗？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像‘剧终’这样的文字都消失了，我们都觉得很不适应。总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而像电影里出现的‘敬请期待第二部’这类文字，总令人感觉不够正规。如果每部电影没有一个完整的结尾，那么观众看完之后会觉得看起来不过瘾。也不知道为什么，电视节目里总会插入一些产品的广告，就在最后，大概半秒的时间里插入‘请您关注某某商品’。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总觉得很厌烦。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开始看幻灯片。”

山室说着，手里拿着话筒离开讲台，坐到讲台下面的一把椅子上。相良按了放映机的开关，会场的灯瞬间熄灭。在一片漆黑的会场里，大屏幕上开始播放《第三个人》的最后一幕。会场里回荡着齐特琴的音乐声，山室的解说声从音箱里传了出来。

“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三个人》。这是其中一个比较长的镜头，而且保持摄影机不动来拍最后一幕，这种情况也十分罕见。采取透视构图法和音乐配合，也给观众留下了无穷的回味。而且乍一看，这种几何的构图无法给人温和的感觉。镜头里一个是爱管闲事的美国人，另一个是一无所有之后毅然拂袖而去的欧洲人。这一幕充分表现出战后欧洲人民的心情。”

晴美笑着想，看来山室是象征主义。晴美注意到有人走到自己身边。

“是我。”是相良的声音，“你坐在这里感觉还好吗？”

“还可以，你也坐吧。”

“我不坐，站着就行。一直坐着屁股会疼，我还是站一会儿吧。”

晴美慢慢适应了室内的昏暗光线，隐约看见相良站在旁边，靠在墙壁上。晴美又把视线转到了大屏幕上。接下来，大屏幕上中午播放时山室说的那个名字很长的电影，也是最后一幕。接下来播放的是《旅情》《最后的表演》《勋》《教父》《离愁》……每个镜头都是电影的最后一幕，而且都是颇受好评的最后一幕。山室对这些镜头进行了所谓的哲学性解说。

“就快结束了。”相良自言自语道，朝放映机那边走去。

“请大家看最后一个镜头，这是《2001太空漫游记》的最后一幕，一个婴儿在宇宙空间漂浮。这给人以全新的视觉印象，这种印象是科学幻想电影的象征。不过很可惜，这种科学幻想电影最终也和《星球大战》《第三类接触》一样，逐渐堕落为耸人听闻的假设。”山室说。

说到这里，大屏幕上的影像消失了，只剩下一个雪白的屏幕。相良关掉了放映机，会场在一瞬间变得一片漆黑。晴美松了口气，等到放映机关闭三四秒之后，她听到相良朝门口的方向走去。会场的灯亮了，突然亮起的灯光让晴美很不适应地眨着眼睛。

大家都等着山室老师走向讲台，但是迟迟看不到山室的身影。相良从侧面走上前去，对坐在椅子上的山室说：“山室老师，您得到讲台上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山室就靠在椅子上，低垂着头。晴美也走上前去，问道：“您怎么了？”

相良说：“没什么，老师好像睡着了。”

“怎么可能，刚才还在说话呢！”

“那倒是。老师，老师。”相良把手搭在山室的肩膀上，轻轻摇晃山室叫他。突然间，山室的身体向前一倾，倒在了地上。晴美吓了一跳。

山室的白色外套上渗出一摊鲜血，椅背上也红了，椅背的人造革上有被什么东西刺穿的痕迹。

“天啊！”坐在最前面的中年女人突然大叫起来，“出人命了！出人命了！”

瞬间全场像冰冻一样，一片寂静。下一个瞬间，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会场里一片混乱。此时此刻，晴美对哥哥的关爱之情突然觉醒——这么说虽然显得很奇怪，但是作为警官的妹妹，晴美脑中想到的是如果这样下去，大家都会一窝蜂地跑出去，那么现场会遭到破坏，对以后的搜查造成障碍。

“大家不要惊慌！静一静！”晴美大喊，“不要出会场！保持现状，坐在座位上！”

晴美看到有两三个人已经朝出口走去。她突然抢先一步跑过去，挡住出口，十分严厉地说道：“请回到座位上！”看到晴美这样严肃，这些人也乖乖回到座位上坐好。

“相良，我去报警，你看住这里！”

“好。”

晴美跑出会场，她上了一层楼后，正好听见五点钟的钟声。

曾根看见晴美跑过来，就从前台的座位上站起来，说：“结束了吗？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你快让所长到下面的会场去！”

“怎么了？”

“快去！”晴美大声说。

晴美拿起电话，拨了110。

晴美说：“喂，这里是新宿S大厦的四十八层，新城市文教中心。有人被杀了。在四十七楼M不动产公司的礼堂。请马上过来！”

听到晴美这么说，曾根吃惊地瞪大眼睛，走进了里面的办公室。他还是和往常一样没有快步跑。竹森幸子从里面走出来后，晴美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幸子立刻脸色铁青，说：“明白了。我现在下去，你和大厦管理员联系一下。”

“是，所长。”

幸子走后，晴美紧绷的神经突然放松，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不过这些细节不必详述。晴美先给大厦的保安室打了个电话，然后又给哥哥打电话。

“喂，哥！太好啦，你在！”晴美说。

“怎么了？”片山问。

“山室老师被杀了。”

“谁？”

“那个电影评论家。就是那个看到金崎泽子的名字吓得脸色铁青的人。”

“是他啊，我想起来了。好，我现在就过去。”

“还有，哥——”

“怎么了？”

“没什么。我在这里等你。”晴美说完便挂断了。她想，也不能刚说完杀人的事情就和哥哥提胸罩的事吧。

5

“名人被杀，真是不好处理啊。”栗原课长摇着头，看了看尸体说。

验尸官南田抬起头，表情很平静地说：“背后有明显伤痕，一直刺穿了心脏。手法很高明，椅子的靠背也被刺穿了，所以反倒没流很多血。”

“当场毙命吗？”栗原问。

“应该是。凶器想必是一把锋利的匕首。”

栗原点点头，对站在旁边的竹森幸子说：“您就是竹森吧？您是这里的所长吗？”

“我是。很抱歉，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幸子说。

“没关系，也不是你的错。这个会场是今天特意借的吗？”栗原问。

“是的。”

“楼上有方便谈话的地方吗？”

“有。”幸子说。

“那我们就不要站在这里了，上去说吧。”

“好，不过……”幸子犹豫地说。

“怎么了？”栗原问。

“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让听讲座的听众先回去？这件事给他们也添了不少麻烦。”

“嗯，也是。”栗原点点头说，“他们现在在哪儿？”

“让大家继续留在这个会场，有点太为难大家了。我把他们安排在校的教室里了，一共两百零三人。”

“两百多！这可真是不好办啊！”栗原吃惊地说，“所有听众都在吗？”

“都在，应该没有人离开的。可能在查案过程中，需要知道每个听众坐在哪里，所以我让大家离开之前，做了一张座位表。还有这个，这是听众的名单。因为是实名登记，所以不仅仅有名字，还有住址和电话。”

栗原很佩服地看着幸子说：“这些东西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你能做到这种程度，真是……”

栗原还没说完，幸子接着说：“这不是我做的，我只是按照片山告诉我的方法做而已。”

“片山？”

“是搜查一课一位刑警的妹妹。”

“啊，我知道了，原来如此啊。”栗原点了点头，“看来妹妹要比她哥哥可靠。”这对片山来说似乎有些过分。

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到，片山来了。

“所长也来了吗？”片山对幸子说。

“这次的事和你手里的案子有关系吗？”幸子问。

“现在还不好说，有这个可能性。”

“那好，拜托你尽快调查清楚。”说着，幸子的目光停留在福尔摩斯身上，“这就是和你一起搭档的猫吗？我听过它的事呢。”

幸子蹲在福尔摩斯前面，感叹道：“好漂亮的猫啊。”说着，朝福尔摩斯伸出自己柔软的手。

福尔摩斯则好像打招呼一样，走近幸子，把前爪搭在幸子的手上。当然它已经缩回了爪尖。

“你好，你就是福尔摩斯吧。”幸子笑着说。福尔摩斯则简短地叫了一声作为回复。

一行人一起上到四十八层，进了会客室。晴美和相良也来了，片山向栗原介绍了晴美。

栗原对晴美说：“你就是片山的妹妹啊。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为我们保护住案发现场帮了大忙。”

“晴美实在很让我佩服啊。”相良说，“那个时候，要是她不冲过去制止大家的话，也许大部分人都走了。”

“凶手可能也会趁乱逃跑。”栗原对晴美和相良说，“接下来，你们说一说事情发生的经过吧。”

相良按照顺序，把从准备讲座到发现山室被杀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

“嗯，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不过……”栗原还没说完，就停下来，皱着眉思考。

“在实际操作方面有很大难度啊。”片山说，“从山室停止讲解，到相良去关掉放映机，会场变得一片漆黑，再到他去门口打开会场灯，这一系列动作，大概要多长时间？”

“嗯，要说多长时间的话……”相良想了一会儿说，“应该最长也不会超过三十秒，可以走一遍试试。”

“那过一会儿我们做一个模拟试验。”栗原说，“在不到三十秒的时间里，在一片漆黑的会场中，把一个活人刺死，还真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不过，总而言之，凶手应该就是会场里的人，因为外面的人根本进不来。”

“是这样。”相良同意道，“会场里一片漆黑，如果有人开门进来，一定会有光照进来，那凶手马上就会被发现。”

“也就是说，凶手一定就在听讲座的人里面。”栗原一拍大腿说，“好，虽然有些烦琐，不过还是要把所有听众的来历都弄清楚。这样做难免会牵连许多无辜的人，但这是为了调查案子，我一定会全力协助你们。”

栗原告诉地方局的刑警，把分散在几个房间的听众集中到一个大房间里。然后他对幸子说：“实在不好意思，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请对所有人进行搜身。”

“明白。”幸子稍显为难，但是没有说什么怨言，“不过听众大部分都是女性……”

栗原说：“我会派去几个女警察，你不用担心。把房间分成两个小房间就够了，拜托你了。”

“明白。曾根！”幸子对站在角落发呆的曾根说，“你把教室的钥匙拿来。”

“是，所长。”曾根急忙走了出去——说是急忙，只不过稍稍加快了步伐罢了。

晴美说：“找到凶器了吗？”

“还没有，至少在那个房间里没有发现。按理说，凶手应该没有时间处理掉凶器，搜身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栗原说。

“这样啊。”晴美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看着相良说，“这样的话，我和相良也一定要接受搜身检查。因为我们两个当时也在那个房间里。”

“这样说也对，那就麻烦二位了。”栗原笑着说，“我正在想如何跟二位说这件事呢。”

片山觉得栗原很有课长的风范，待人处事和蔼可亲，但是又十分严谨不露破绽。片山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来擦汗。

晴美看到之后心里一惊。片山手里拿的毫无疑问就是胸罩。姑妈说的确实是真的！

晴美拼命向片山使眼色，但是片山完全没有注意到。晴美想，趁着还没有人注意，快点收起来！快点啊！不知道是不是晴美的祈祷起了作用，片山又把它塞回了口袋里。晴美拍了拍胸口，一颗心终于落地了。她小声自言自语道：“看来姑妈说的事，确实要认真考虑一下了。”

刚才那位当地刑警走进来，汇报说全员已经集合完毕。

由于栗原的说法合情合理，态度也十分有礼貌，使得本来令大家有些反感的搜身检查也很顺利地进行了下去。

相良刚才一直在旁边听栗原说话。这时他对晴美说：“这个人如果去参加选举的话，绝对可以当选。”

“那么现在请男女分开站，按顺序，逐个进入房间。”栗原说着，看起来特别像旅行团的导游。片山想，手里再拿一把小旗就更像啦。

最开始进去检查的是相良和晴美。晴美在进房间内检查之前，悄悄凑到片山跟前说：“哥，今晚能回家吗？”

片山说：“发生这么大的案子，还不知道呢。怎么了？”

“有些事情需要和你好好谈谈。”说完，晴美就进了检查的房间。

片山有点吃惊，小声嘀咕道：“你怎么了？煞有介事的样子。”他低下头对蹲在脚边的福尔摩斯说：“喂，你觉得呢？”但是没有得到回应。

这时候听到有人喊：“片山警官！”片山一看，正是那位大个子的石津刑警。

片山问：“怎么了？”

“我听说这里发生案子了，往总部打电话，得知你在这里。凶手呢？”

“还不知道。正在对现场的两百多个人进行搜身和盘查。”

“和金崎凉子的案子有关系吗？”

“也不能说没有。死者山室曾经看到金崎泽子的名字后脸色铁青。肯定是记得她的名字。”

“就是那个有名的电影评论家吗？他应该有不少女性崇拜者吧。”

“嗯。但是，他应该没有那么多钱去买那么昂贵的公寓，对此我有些疑惑。”片山说。

“说的也是。不过……”石津说着，不小心踩到了福尔摩斯的尾巴。

福尔摩斯喵地叫了一声，疼得跳了起来，然后呜呜地叫着，开始用前爪抓石津的脚。

这回变成石津疼得跳了起来，他这才注意到福尔摩斯的存在。受了双重打击之后，石津失魂落魄地朝正前方的门跑去。

“喂，那边是——”片山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制止石津。石津打开门就闯了进去，在开门的一瞬间，房间里先是沉默，然后呀地传来了一阵尖叫声。紧接着，石津迅速退出房间关上门。

“笨蛋！这个房间是女性搜身检查的房间！”片山说。

“是，是这样啊。”石津说着，一屁股跌坐在走廊上，喘着粗气，“刚才看到猫吓了我一跳，就不小心……那个，猫呢？”

“正好好待在那边呢。真是的，没出息。”片山说。虽然不应该随便评论别人，不过片山总是被人这么说，偶尔他也想试试这么说别人。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受惊吓的是对方吧！”

“当然对方也吓了一跳。”石津终于站了起来，小声对片山说，“不过，片山警官，刚才尖叫的女孩长得挺漂亮的。你别不信，真的！”说完叹了口气，“你要不要打开门偷窥一下？”

“那是我妹妹！”片山生气地大喊道。石津一下子怔住了。

“原来是您妹妹啊……啊！不过真是很可爱啊。”

正说着，门打开了，晴美走了出来。她狠狠瞪着石津，问片山：“这个人是谁？”

还没等片山说话，石津迅速站了起来，对晴美深深鞠了一躬，说：“我是目黑警局的警员石津，刚才实在对不起！因为受了惊吓才不小心跑进那个屋里去的。我没有坏心，希望您原谅我！”

听到别人这样说，也实在没办法再生气。晴美不禁笑了，说：“你就是那个怕猫的刑警？”

“是，我有先天性恐猫症。”

“这样啊，不是女性恐惧症？”

“不是，我不恐惧女性。刚才，其实……其实非常赏心悦目。您是位非常有魅力的女性。”

“谢谢你的夸奖。”晴美也不由得笑了，“好了，快点叫下一个人进去吧。不快点进行的话，可能得检查到半夜了。”她说完便离开了。

石津目送晴美离开，说：“啊，您妹妹真是个大美女啊。”说着又叹

了口气。

这样一来，片山也没办法生气了，只能黑着一张脸。

“片山。”幸子走了过来。

“啊，您好，今天辛苦了吧？”片山说。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有责任。”

“怎么会呢，不是您的错。”

“就算您这么说……”幸子微微笑了笑，说，“等候检查的听众里，有人想去洗手间。”

“啊，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能连这样的事也禁止。”片山说。但是他又想，女人要是去洗手间，一定会带着包，万一趁机把凶器藏在洗手间……

“那么这样办，虽然有些失礼。想去洗手间的人，需要简单搜查一下她们的包。我会让女警去检查。”

“好的，我去告诉大家。”

总感觉上厕所也会传染，一旦一个人说想去洗手间，就会有其他人也想去。不一会儿，差不多有三十个人，排成一条长队，等着女警检查包。女警打开一个人的包，检查完后，那人就快步朝洗手间走去。洗手间门口也站着警官，清查进出的人数。看来刑警的工作真不是那么有趣。

片山漫不经心地看着大家来来往往，一会儿，看到福尔摩斯神情紧张地走过来，就问它：“怎么了？”

福尔摩斯紧盯着那些拎着手包走进卫生间的女人。过了片刻，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矮胖妇人，检查完手包后，从片山和福尔摩斯眼前走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福尔摩斯突然纵身一跃，跳了过去。

“喂！”片山还没来得及叫住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已经一跃，跳到那位穿着套装的妇人身上。

“呀！”那个妇人大叫，扭动着身体。就在这时，从妇人身上掉出一样东西。那是一个被手绢包着的细长物体。片山立刻捡了起来。他打开手绢一看，发现是一把刀刃长十厘米的刀，上面还残留着血丝。片山看着那个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妇人，她脸色铁青，全身发抖，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您叫草间和子是吧？”栗原说，“住在大田区……”

草间和子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打断栗原说：“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只是，只是太害怕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你先冷静一下。现在不是讲那些神秘的侦探故事，警察也不是傻瓜，不会认为这么容易就能找到真相。”栗原说。

片山听着，不由得笑了出来。栗原最讨厌神秘主义，特别是那些写著名侦探的小说。警察这份工作，一直以来都让栗原引以为豪。看到那些故事里都把警察写得跟滑稽的小丑一样，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不过像片山这样的人，总觉得很多事情不用这么认真。

栗原接着说：“草间女士，你的座位在第一排最右侧是吧？山室坐的椅子，距离你的座位大概三米远。”

“是。”

“你把包放在哪个位置了？”

“我的包是这种很大的布袋，所以就放在椅子旁边的地上了。”

“放在了地上？也就是放在座位和墙壁之间的位置？”

“是的。”

“座位和墙壁之间的距离大概有一米。凶手应该是在刺死山室之后，从侧面离开的时候，把凶器放进去了。”

“就，就是这样！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有没有注意到，有谁从侧面穿过？”

“嗯，没有注意到，注意力一直都在大屏幕上。”

“凶手行凶的时间是在放映结束后。”

“啊，啊，这样啊。不过，我还是没什么印象。放映结束之后，会场内很嘈杂。”

“嗯，那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刀被放在你的包里了？”

“是刚刚在教室里等着检查的时候。当时我想掏手绢，可发现之后吓得我差点背过气去……”

“为什么没有马上告诉我们？”栗原接着问。

这种说法已经不是询问，而是斥责了。草间和子也觉得心虚，小声说：“啊，嗯，因……因为……”她吞吞吐吐地说不出话来。

栗原笑着说：“我理解您的心情。不过之后如果你再想到什么，一定要马上告诉我们，不能再有所隐瞒。”

“好的，好的，当然。”草间说，松了一口气。

“那块手绢是你包上去的？想把刀藏到洗手间去？”栗原说。

“是，当时太害怕了……”草间说完后，返回了等待检查的教室里。

“你去好好调查一下这个妇人，以防万一。”栗原对片山说，“不过，那只猫还真挺能干的。”

“谢谢您的夸奖。”片山说。

“让它当搜查一课的‘猫警官’怎么样？”栗原说。躺在沙发上的福尔摩斯不屑地把脸转向另一边，好像在说，警察局聘请名侦探，这像什么话。

这时候，一名年轻警察走进来说：“搜身检查已经完毕，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好，辛苦了。”栗原说，陷入了思考，“真难办啊。凶手可能就在

那些人当中，但是根本没有办法确定是谁。也不能一直不让这两百多人离开……好，这么办，让他们往自己家里打个电话，确认身份是否属实，确认后可以离开。”

“明白。”顿了一下，那个警员接着说，“还有一件事，实际人数和名册相比，少了一个人，怎么办？”

栗原和片山对视一眼，问：“怎么回事？”

警员回答：“我们拿到的名单上写着两百零四人，但是实际的人数只有两百零三。”

“两百零四人？”栗原从警员的手里接过名单，问，“少了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警员说：“就是写在最后的那个名字。”

片山就近瞄了一眼，不觉啊地大叫了一声。名单最后的那个名字是“金崎泽子”。

6

一行人进入空荡荡的讲堂。栗原因为要开会，就先离开了。这一行人包括片山、石津、晴美、幸子、相良和曾根等六个人。

“那我们开始模拟试验吧。”片山说。

刚才落下了一个，当然还有福尔摩斯。确切地说，应该是六个人和一只猫。

“晴美，你是坐在这里吧？相良，你站在旁边。我现在要关灯了，相良，你就像当时那样活动就可以。”

“好。”相良说，“啊，不如把放映机也打开吧。”说着便插上了电源。

“也把之前放映的幻灯片放一次吧。”晴美说，“说不定会有什么发现。”

“好啊！我是个超级电影迷。”石津说。

“喂，现在是在调查杀人案。”片山苦笑着说，虽然自己也有点想看，“大约要多长时间？”

“三十分钟左右。”

“那就放吧。就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石津，你坐在被害人的位置上。”片山说。

“我吗？”石津说。

“是啊，虽然体积稍微比死者大了些，不过就你吧。”片山说。

“嗯，可千万不要真的杀了我啊。”石津说。

沾满血的椅子已经被搬了出去，石津随便搬了一把手边的椅子，坐在地上用白粉笔画出的人形前面。

“我坐在第一排，离被害者最近的位置。那位先生，你叫曾根是吧？能不能麻烦你坐在最后一排？晴美，你觉得差不多到了山室说完话的时间，就说一声，然后曾根你就以最快的速度到前面来。”片山说。

“好。”曾根答应着。

“相良就按照之前那样做就好，曾根在开灯之前，尽力跑到前面受害人的位置，再跑回自己的座位，大家准备好试试看。”片山说。

曾根看起来很不安的样子，坐在了片山说的那个座位上。幸子对片山说：“那我应该做些什么？”

“你来计时吧。可以测出用多少秒吗？”片山说。

“好。”幸子说。

“晴美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说开始，直到相良打开灯，测一下这段时间有多少秒。”片山说。

“明白了。”

“那就拜托你了。”片山说。

相良打开放映机的开关，关上灯，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四边形，会场其他地方一片黑暗。渐渐传来了放映机里胶片来回旋转的咔嗒咔嗒声，接下来，屏幕上出现了《第三个人》的最后一幕。

“啊，真怀念啊！这是《第三个人》。”石津兴奋地说，“这是卡罗尔·里德的杰作。罗伯特的摄像技术真是不错……”

“喂，让你假扮受害者坐在那儿，但是不用和他一样为电影做解说。”片山说。

“这是最后一个了……”会场里面传来了相良的声音。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比婴儿还要幼小些、类似胎儿的人形在星空中漂浮。片山看到后完全不懂，说：“这个长大了就是超人吗？”

“片山！”石津忍不住说，“这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他可是科学幻想小说的鼻祖。”

“哦。”片山还是不懂。

“这个画面……”石津还想接着说，这个时候，晴美大声说：“就是从这里开始，山室没再说话。”

大屏幕立刻变成了白色，胶片开始空转，再次发出吱吱吱的声音。放到末尾的时候，发出了咔的一声。相良关上放映机，房间变得一片漆黑。过了片刻，灯亮了。

“呀，真是好看啊。即使光看最后一幕也很经典啊。”“被害者”悠哉游哉地伸了个懒腰说。

片山看看幸子，幸子点点头说：“二十一秒。”

片山回头看曾根，他正慢吞吞地往前面走。片山说：“怎么了，曾根？你已经走过来又回去了吗？”

曾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没，没有。我正往前面走呢。”

片山一时无语，晴美偷偷笑出了声。看来让曾根这个从来不知道着

急的男人担任这个角色，是不合格的。

没办法，只好让相良代替曾根到前面走一次，结果发现二十一秒无论如何也过不来。

“无论里面多黑，都不可能从里面走出来而不被其他人注意到。即使出来了，回去的时候也一定会被发现，所以凶手一定是坐在最外侧的一列。”片山说，“从可能性考虑，凶手应该坐在最前排的最外侧。会场一片漆黑的同时，他站起来，三步两步走到山室跟前，杀死他后，立刻返回座位。”

“那嫌疑人的范围就缩小了。”晴美说，“不过，这样做不是要冒很大风险？在其他地方杀了山室不是更安全？”

“那可不一定。”相良开口说，“凶手一定觉得，发现被害人的尸体后，会场里一定会乱作一团，他就可以趁乱逃跑了。但是因为你迅速让大家安静下来，没有造成混乱，他的计划没能成功。这应该是出乎他意料的情况。”

晴美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总之，彻底调查坐在附近的人的身份。如果发现有谁和山室有关系，那很可能就是凶手。”片山说。

“不过，那个名单里加进去的名字……”幸子一脸疑惑地说，“是什么时候填上去的？我询问来听讲座的人的电话和住所的时候，确实只有两百零三人。”

“那之后，名册由谁来保管？”片山问。

“嗯，是我保管的。不过那之后，我好几次就把它放在桌子上或者是前台处，直到交给了一个看起来挺了不起、长官模样的人。不过交过去之前我也没检查是不是和我登记的时候一样。”幸子说。

“了不起的长官？啊，是栗原警长吧。其实也不是多了不起的长官。”片山说。本人不在的时候，他才敢这么轻松地说风凉话。“那就先到这里吧。之后请转告M不动产公司，这个会场可能会被查封几天。”

幸子叹了口气说：“真是的，弄成这样。恐怕之后都不会再借给我

们用了。相良，特别讲座会场变更的事.....”

“不会，不需要做什么改变。明天我去跟M不动产公司说，无论如何都会请他们继续借给我们用。”相良说。他的话听起来信心十足。

“那就拜托你了。”幸子笑着说。

“啊，对了，”片山说，“相良，那个胶卷.....”

“啊，这是山室老师自己动手做的，不能就原样放在这里。我想收拾好之后送回老师家里，或者警察局想当作物证收回去？”相良说。

“不用收回。那就拜托你了。”片山说。

“交给我就好了，我留在这儿整理胶片和放映机。大家先回去吧。”相良说。

于是这些事就交给了相良，五个人和一只猫往楼上走。

“哥哥，”晴美小声叫住片山，“我先带着福尔摩斯回去了，你约所长去吃饭吧。”

“啊？但是都还没问人家有没有时间呢。”

“所以说让你去问啊。”

“可是.....”片山正一脸为难，幸子走了过来说：“打算回去了吗？”

“嗯，嗯，是。”片山说。

“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要是，要是方便的话，我想请您去楼上一块吃晚饭。”幸子说。

“啊，真巧。”晴美立刻抢在片山前面说，“刚才我哥就说想请您一块吃饭，我还跟他说所长您可能比较忙呢。”

“你也一块来吧。”幸子对晴美说。

“不了。我得带着福尔摩斯回家，赶紧给它弄点吃的。这家伙对吃

的可挑剔了，而且家里还有一只猫呢。”

“真是只聪明的猫。”幸子蹲下，用手指背面轻轻蹭着福尔摩斯的鼻子，福尔摩斯则闭着眼睛，很舒服的样子。

“那我就借你哥用一下可以吗？”幸子说。

“可以，太可以了。利息什么的，全都不要。”

这件事在其中的关键人物——片山一句话没说的情况下，就这么决定了。

“走吧，福尔摩斯。”晴美叫着福尔摩斯，朝电梯走。

“嗯，片山，”石津对片山说，“那我也先走了。”

“啊，好的。辛苦了。明天电话联系吧。”

“好。”石津看片山要走，接着问，“那个，要不要我送您妹妹回去？”

“好，谢谢你了。不过，你能行吗？有福尔摩斯在。”

石津脸色稍稍发青地说：“能行！晴美和猫可以坐在后座。”

之后曾根也走了，大家一起坐电梯下了楼，只剩下片山和幸子。不知道是条件反射还是什么，片山又开始心慌，心跳加速。

“刚才真是对不起。”石津一边开车一边说。

“没事，都过去了。”晴美笑着说，“你这个人真挺有意思的。”

“经常有人这么说我。常说我体积大，还这么搞笑。”

“你当警察多久了？”

“正好两年。一碰到杀人案，我就感觉热血沸腾。”

“嗯。”幸子回应着。

“我总感觉那才算是案子！比追着小偷满街跑刺激多了。”

“做警察真是辛苦啊，还得追小偷。”

“确实是啊。我还没抓过杀人凶手呢。”石津遗憾地说，“我也想追捕一次那种穷凶极恶的凶手。”

晴美想，这个人还真是孩子气，他是把抓杀人凶手当成捉迷藏了吗？这种幼稚的毛病和哥哥的尸体恐惧症一样，都让人头疼。

“我爸爸也是个警察。”晴美说，“以前是搜查一课的王牌警官。”

“这样啊，那现在……”还没等石津说完，晴美便回答说：“死了，被杀了。没什么传奇色彩的故事。”

石津没说话，晴美接着说：“那时我十三岁。妈妈很早就去世了。之后就只剩我和哥哥两个人生活。”

“很辛苦吧？”

“我希望哥早点辞掉警察的工作。我其实特别讨厌警察。”

“这样啊。”石津语气中透出失望，“真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你讨厌警察啊。”

“为什么可惜呢？”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一定不想和警察交往吧。”

晴美惊讶地瞪圆了眼睛，问：“什么意思？”

“其实今天，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特别喜欢你。”

“你在胡说什么呢！”

“是真的。所谓的一见钟情吧。其实说想送你也是想找个机会约

你。”

“你这个人……总这么对女孩子花言巧语吗？”

“没有，绝对没有！”石津立刻严肃地说，“我三年才有这么一次！”

晴美不由得笑了出来，感觉石津还真是个憨直的人。她说：“好吧，我拒绝。”

石津再次受到了打击，说：“我实在不想惹你讨厌，或者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那你就当我没说过，忘了吧。”

“没有女孩会觉得受别人邀请讨厌啊。但同不同意是另外一回事。”晴美说。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石津松了一口气，“你住在这附近吗？”

“稍微再往前开一点。不过和你交往这个事情，倒是可以啊。”

石津猛地踩了一脚刹车。晴美差点从座位上掉下去，说：“你干什么啊，这样多危险！”

石津转过头说：“不好意思，因为不停车没办法回头说话。”他说的就好像是个堂堂正正的理由，“你刚才说愿意和我交往？”

“嗯，我是那么说的。”

石津突然踩了一脚油门，哇地大声欢呼起来。他继续狠踩着油门，眼见车速越来越快。

“喂，你小心点！”晴美脸色铁青地说，“开车的时候要冷静！”

“这让我怎么冷静下来！今天太棒了！今天……”石津突然停下来，“糟了，超速了。”

交通警察正骑着响着警笛的白摩托追过来。

“今天很辛苦吧？”幸子放下红酒杯说，“这个时候让您陪我吃饭，真是不好意思。”

“没有，哪里啊。”也许因为这是片山第二次和幸子一块吃饭，所以他已经比上一次习惯了不少，变得冷静多了。“您和我这样的人一块吃饭，一定觉得很无趣吧。”

“和你在一起，我觉得很舒服。”幸子说。

看到片山一脸吃惊的表情，幸子笑着说：“真的。要是和那些什么事都算得十分精明的人在一起，倒是不会觉得无聊，可一颗心总是悬着，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啊。”

“那样的人很多。和我交往过的也有几个，但是没有人像你这样，让我觉得很轻松，能缓解我的疲惫。”

“就是说，我还有按摩机的功能吗？”

说完，两个人都笑了。片山想，今天应该是他人生历程的一个纪念日，自己居然说了句俏皮话，而且对方居然笑了！这真是前所未有的事。

这是个屋顶的花园式餐厅，位于大厦的第五十层。从这里俯视下去，夜景非常美丽。下面便是耀眼夺目的万家灯火，它们带着夜的面具，摆出华丽的姿态。

两个人的桌子位于靠窗的位置。幸子侧着脸，看着摇曳的烛火。片山突然觉得这张脸似乎在哪里见过，但究竟是在哪里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喜欢你。”幸子说。片山全身一震，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想，是幻听吧，一定是听错了，她说的一定是“我讨厌你”，绝对是！不过“喜欢”和“讨厌”不会弄混吧？要是英文字母的话，可能还会排错……

幸子认真地看着片山问：“我这么说，让您觉得为难了吗？”

“没，没有，怎么会？可是，我，我这个人，很无聊……”

“我就是喜欢你不加修饰的性格。”

这个时候，片山依然可以随声附和着说“这样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片山不想这样敷衍，幸子说的话，触动了他的内心。

“不过你不用担心。”幸子语调轻快地说，“我比你年龄大，也不会想让你和我结婚什么的。”

“嗯。”

“片山，如果你今晚不回家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方便？”

“啊？嗯，这个，我妹妹……嗯，她也不是小孩子了……”片山吞吞吐吐地说着一些叫人听不明白的话。

“方便的话，要不要到我的公寓坐一坐？就在这附近。”

“啊……”片山不知道怎么回答。

“也可以在我那里过夜。”说着，幸子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啊。”片山觉得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你很反感和我在一起吗？”幸子问。

“啊！没，不是！这个事情……”片山慌张地说。

“是不是给你妹妹打个电话比较好？”

“不用，没关系。”

片山心想，反正打了她也一定会鼓励自己去。但是，片山无论如何也没办法自己决定。片山的脑子开始转了。他想，幸子确实是个很有魅力的女性，对于她的这个请求，自己没理由拒绝。自己本来就是个古板的人，实在不擅长去别人家里。酒店、旅馆什么的是另一回事，那是全世界人通用的，没什么个人的气息。但是女性的公寓房间，那是私人领域，自己要是去了，一定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看来从这一点上说，还是应该拒绝。而且，这才是第二次约会——不是，还称不上约会。就这么去人家女孩家里住，也太快了。对，自己这样实在太轻浮了！

“但是，这个事还是……”片山还没说完，店里的接线员喊：“片山先生，正在用餐的客人有姓片山的先生吗？有您的电话。”

“是谁呢？我去接个电话。”片山说着朝柜台走去。

“您的电话。”服务员说着把话筒递了过去。

“我是片山。”片山接过话筒，那边就立刻响起一个声音：“哥哥！”

“是晴美啊，怎么了？”

“我刚回到公寓，电话就响了……”

片山放下话筒，走回用餐的座位。幸子一脸担心地问：“是谁啊？”

“我妹妹。”

“晴美吗？有什么事吗？”

“出了件大事，我得马上过去。”

“工作上的事吗？”

“是。”片山十分抱歉地说，“你们学校教烹饪的大町，在自己家里被人杀了。”

第三章 死者之恋——引自舒曼的《诗人之恋》

1

“L, Y, S。”片山口中喃喃自语着。

“你在念叨什么呢？”晴美给直到清早才回到家的片山冲了杯咖啡。

“我也不晓得。”片山打了个呵欠，“被谋杀的大町在死前留下了L, Y, S这三个字母。”

“这不就是推理小说中常出现的死亡讯息嘛。”

“也许吧，可我完全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LYS.....会不会是人名的首字母？但如果是日本人的话，应该用R来代替L。会不会是外国人的名字？”

“这么说来，倒是有必要调查一下大町的朋友了。”

“如果不是人名的话，会不会是某个单词的前三个字母？也许受害者使尽全身力气写完那三个字母后就断气了。”

“那我就知道了。”片山揉了揉困倦的眼睛，“好困啊，我先睡一觉再说。”

晴美完全不理睬片山的睡意，继续问道：“那三个字母是不是用血写的？”

片山苦笑着回答道：“你以为是在拍电影啊？那三个字母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但我们并没有直接看到。”

“没直接看到？”

“发现尸体的是大町的太太，她顺手把那张纸扔了。”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晚上再跟你慢慢解释。我现在真的很困，你让我先睡会儿。”

“说说而已嘛，我真的很好奇。”

“可我确实很困。真拿你没办法。”片山叹了口气。

片山抵达大町的住所时已经接近晚上十点了。他不禁感慨：原来厨师也能赚这么多钱！

穿过宏伟华丽的大门后，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洁白雅致的建筑物。能在寸土寸地的地段建造占地广阔的平房是件极其奢侈的事。这房子看上去就像是好莱坞明星的住宅。

公寓大门前停满了警车和救护车。片山出示警官证后进入了屋内，他好奇地观望着大堂内各式各样的热带植物，这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

“片山！”

栗原课长说着，从走廊深处的门内走了出来。

“课长，您也来了！”

“难得会议提早结束，我正准备回家时就接到了电话，真是没完没了。”栗原虽然嘴里抱怨着，但双眼却炯炯有神。如果是第二天才告知栗原此事的话，他铁定会发火。他就是这样一个精力充沛的人。

“犯罪现场是在这里吗？”

“是的。这里到底是书房还是办公室啊？”

这是一间现代感极强的房间。屋内时髦的设计和合理的色彩搭配就像室内装修设计杂志里常会看到的那种。房屋整体由深浅不一的绿色构成，甚至连书架上排列的书脊的颜色都井然有序。海草色的地毯，浅绿色的办公桌，垂吊式的金属制吊灯。

大町趴在办公桌上，身着酒红色的开襟毛线衫。

验尸官南田面带不悦地朝着片山他们走去，说：“至少得让我休息一下吧，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会折寿的。”

“你跟我说也没用啊，还是去跟凶手商量一下吧。受害者的死因是什么，你查明了吗？”栗原问。

“死因是心脏停止跳动。”南田一本正经地回答，随即笑着说，“心脏停止跳动的原因是利器直插胸口。”

“什么利器？”

“这个目前还不清楚，也许是匕首或是菜刀之类的。相对而言，死者的出血比较少。”

“死了多久？”

“大概两三个小时。”

栗原点点头说：“也就是说犯罪时间是七点到八点之间。有没有发现其他线索？”

“死者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烹饪专家，经常在电视的烹饪节目上露脸。”

南田环视了一下房间，说：“怎么能赚这么多钱！我也能把肉切得稀巴烂，要不我也改行当厨师，开个餐馆算了。”

栗原苦笑着说：“你如果开餐厅，就算是免费我也不去吃。”

“话说受害者很喜欢进口货啊。”南田回头看了看办公桌，“瑞典安特杰·利克坦灯具公司产的台灯、万宝龙大班一四九号钢笔、意大利奥利韦蒂公司产的打字机、登喜路香烟、都彭打火机，死者身上穿的是法国贝蒂娜品牌的开襟毛线衫。”

栗原不禁和片山面面相觑道：“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名牌？”

“别看不起我，我向来只用名牌。”不过无论怎么看，南田的穿着都像是没落的中小企业的经理。

“那你都有什么进口货？”

“必须有啊，我的内裤就是英国默里迪恩公司生产的。”

片山听他这么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他可真是个奇怪的家伙。”栗原立即叫住正要走开的南田，“喂！被害者是当场死亡吗？”

“应该不是立刻身亡，不过估计被刺伤后也没能撑太久——至少没时间写自传。”

片山趁着摄影师拍照时靠近了尸体。片山在电视上见过死者，虽然他娘娘腔的说话方式会让人起鸡皮疙瘩，但这么看来他也是长着一张大众化的脸。死者趴在桌上，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一样。桌上有几封从国外寄来的信件，其中有一封摊开在打字机旁。打字机的另一头有几封已经打印好的回信。由于没有找到草稿，可见死者的英语水平相当不错。也许死者正准备从打字机里取出打好的信件时被杀害了，可打字机的滑动架里并没有夹着纸张。

“这种家伙也能收到海外的信件！是谁发现死者的？”栗原问。

“是死者的太太发现的，她现在正在那间屋子里。我准备去问话。”

“关于犯罪嫌疑人本身有没有什么线索？”

“目前还在寻找。死者以前好像也当过那个培训机构的讲师，会不会是同一个凶手干的？”

“这个就知道了。不过如果凶手在那两百零三个人当中，时间上恐怕不合理。”

“那如果是第两百零四个人的话就可以做到吗？”栗原意味深长地问。

“总而言之，先去会一会大町的太太。”

和喜欢外国货的大町完全不同，大町深雪属于“纯国产”类型。她的体格比较壮硕，也不化妆，看起来就像从乡下出来干活的妇女。她头发蓬乱，像是刚洗完头就用吹风机胡乱吹干了一样。

片山和栗原都感到很不可思议：那么讲究的大町怎么会娶一个这样的妻子？

“您和您丈夫是什么时候结婚的？”栗原开口问。

“那时我老公二十岁，还是个见习厨师。我那时十七岁，是餐厅的服务员。”

“哦。”栗原点了点头，露出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之后栗原突然转换话题说：“您能说说发现死者时的情况吗？”

深雪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我今天去参加亲戚的法事，回到家时已经九点多了。我老公每晚八点过后都有在书房里整理和回复信件的习惯，所以我就没打扰他，直接回房间换了衣服。”

“你们家没有保姆吗？这么大的房子……”

“我们家有两个保姆，但都在七点下班了。”

栗原听说了这两个保姆后，立即吩咐部下去联系她们。

“我老公工作时一向很讨厌被打扰。我看到书房里有灯光，就没去和他打招呼。可恰巧有出版社的人打电话找他，我在门外喊了几声，他都没有反应，我就进了书房，看见他伏在桌上，就像是睡着了似的……”

深雪咽了咽口水，继续说：“我做梦都没想到他已经死了。我接了电话说他这会儿没空，就把电话挂了。我还以为他很累呢，所以就……”

“原来如此。然后呢？”

“后来我觉得趴在桌上睡对身体不好，就又走进了书房。这时才发现桌上有点乱，可他不是那种会弄乱文件的人。我边收拾桌子边准备叫醒他，然后就发现他胸口有血……”深雪不由自主地全身发抖，“接着我

就慌忙拨打了110。”

“您有没有关于凶手的线索？”

“这个.....我老公也算是个名人，所以偶尔也会接到一两个奇怪的电话，但我实在想不出谁会是凶手。我老公为人善良、待人和蔼，没有什么仇人。”

“确实如此，我在电视上也见过您丈夫。今晚有谁来过您家吗？”

“关于我老公的工作和交际方面，我完全不了解。这些全都是由他自己全权处理的。”

确实，深雪看起来就不像个精明能干的人，而大町这种一丝不苟的人总希望任何事都亲力亲为。

“您说的我都了解了。我们会尽全力调查，一定会将凶手逮捕归案。”栗原说。

“那就拜托你了。”深雪用皱巴巴的手帕擦了擦眼角，可在片山看来她并不是发自内心地感到悲伤。

“夫人！”栗原有所顾忌地说，“出于工作的需要，有件事我不得不问，也许您会不高兴.....”

“什么事？”

“您丈夫有没有什么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

深雪脸上露出不出所料的表情，说：“他也不是最近才开始玩女人的，这十多年来他不停地换女友。起初我想杀了他算了，但后来渐渐地明白，为了那种事生气才真叫愚蠢。不过他成为名人后倒是有所收敛，变得不敢乱来了。”

深雪咧开嘴笑了笑，露出两个外凸的小门牙，看起来像只松鼠。她继续说：“虽然他很花心，但交往的对象大都是女招待之类的，所以她们也没有纠缠不清。”

片山想起了晴美目击大町和榎本弥生偷情的事情。大町色胆包天，

看来引诱有夫之妇也不是头一回了。大町是个聪明人，他并不否认自己拈花惹草的行为，也不藏着掖着，表面上和女招待来往，实际上把真正的情妇藏起来.....

“夫人，您听过金崎泽子这个人吗？”片山插嘴问。

“没听说过。”

深雪看起来不像是那种特别会演戏的，应该是真的不知道吧。

栗原站起身说：“多谢您的配合。那您先休息一下吧。”

“我还不能休息，亲戚朋友们还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

“也对。那我们先走了。”

正准备出房间，片山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回头问道：“夫人，您丈夫的打字机里没有夹着纸张吗？”

片山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问出这个问题，这仅仅是在一瞬间脱口而出的。

“打字机吗？”深雪愣了一会儿，“话说回来，里面确实夹有一张打错了的废纸。”

“打错的？”

“是的，白色打印纸的正中间打着三个字母。”

片山不由得和栗原对望了一眼，问：“那张打印纸呢？”

“记不大清了。”深雪歪着脑袋，“应该是扔了，我在发现我老公死之前还以为他是快睡着了才打错的，所以就把纸抽出来，捏成一团.....”

“扔了吗？”

“应该是扔了。”

片山和栗原急忙跑回书房，书桌旁有一个时髦的不锈钢纸篓。片山和栗原将纸篓里的垃圾倒出来，将一张张纸团展开来，却没有发现那张印有字母的纸。随后深雪赶过来问：“找到了吗？那张纸很重要吗？我都不记得是不是扔掉了。”

“也许那是您丈夫临死前留下的关于凶手的线索，您还记得上面写了什么吗？”

“感觉也不是名字之类重要的东西，就是英文字母。”

“什么字母？”

“是什么来着？好像是字母L、Y和S。”

“L、Y和S？是大写的吗？”

“好像是的。”

“只打了那三个字母吗？”

“是的，所以我还以为是打错了。”

“字母间有逗号或句号吗？”

“没有，这三个字母是紧挨着的。”

“顺序就是L、Y和S，对吧？”

深雪沉思片刻后，很确定地回答：“是的。”

她走开后，片山向栗原讲述了大町和榎本弥生的事情。

“还有这种事啊？看来大町不是个普通的好色之徒，有必要理清他与别人之间的恩怨。”

“要找一下榎本弥生吗？”

“她是作家的太太吧？我最怕作家了。”栗原皱着眉头说，“我有好几回想找他们问话，而他们不是说喝醉了就是说在旅行，每次我都吃闭

门羹。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靠什么养活自己的。”

片山当然无法理解栗原所说的话。栗原吩咐道：“这件事就交给你了，说不定你和作家聊得很投机呢。对了，LYS，是不是类似于‘临终之言’？”

“那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是很了解，大概是临死的人胡思乱想而说出来的奇怪的话吧。我曾经追捕过一个杀人犯，相互射击时他胸口中了弹。你猜他临死前说了什么？”

“什么？”

“他居然说蛀牙很疼，想要看牙医！”

“所以你不必纠结于那三个英文字母，或许毫不相关。还是按照常规的办法找出凶手吧。”栗原轻松地说。

晴美听完后不禁埋怨道：“真扫兴！好不容易有点像推理小说的剧情。”

“你抱怨也没什么用。”片山伸了个大懒腰，“那我去睡了。”

“你今天会去榎本雅实那儿吧？”

“嗯，下午去。”

晴美起身拿了两三本书，说：“我买了他的几本书，你帮我要签名吧。”

“喂，晴美——”

“有什么关系呀，通常名人被索要签名都会很开心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片山打了个呵欠后开始脱衣服。这时福尔摩斯睡醒了，开始洗脸。

“你的男朋友约翰怎么样了？”片山打趣地问福尔摩斯。

“昨晚它好像有事想出去的样子，我就让它出去了，结果到现在都没回来。”晴美说。

“是不是离家出走呀？”

“不会吧。哥你好好休息吧，我差不多得去上班了。”

“对了，你不是说有事要和我商量吗？”

“今晚再说吧。”

“儿岛姑妈昨天又来了，又让我去相亲！如果她再问起，你就说我的工作很忙。”

“知道啦！”

片山躺下后，晴美搜了一下片山的上衣口袋，从中找出了一件女性内衣。晴美看后吃了一惊，心想：这件不是我的！

“果然有问题。”晴美自言自语道。晴美将内衣放入洗衣物的篮子里就准备出门。

“啊，约翰，你回来了。”

约翰晃动着肥硕的身体，迈着轻快的步伐回来了。

“以后不准在外头过夜。快进来吧。”

晴美开了门让约翰进来时，它恋恋不舍地回头望着。

“怎么了？有什么人吗？”晴美透过通道的扶手向外看去。路上除了去上班的男男女女外，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人。

“到底怎么了？”晴美转身后，却发现约翰已经进屋了。

“你说什么？”坐在电车里的片山吃惊地大喊道，眼睛直盯着一个有点害羞的大个子。

“这是真的，晴美说愿意和我约会。”石津一脸幸福地说，“晴美真是太可爱了！”

“那当然，她可是我妹妹。”片山神情复杂地说，心里想：晴美居然愿意和他约会，真是意料之外！虽然眼前这个家伙看起来不是大坏蛋，但晴美说过不喜欢刑警呀！

“我可以和晴美约会吗？”

“晴美又不是小孩，和谁交往是她的自由。”

“太棒了！”

“但你现在没什么时间吧，眼前需要解决公寓的杀人案以及山室和大町的连环命案。”

“那我们就早点解决吧！要不要在下一站换成快车？”

“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座位。”

“我们早点到达现场就能早点破案。”“如果那么简单就好了。”二人正在前往山室家的路途中，并打算随后拜访榎本雅实的家。杀死山室的凶手肯定是那两百零三人中的一个。原以为能很容易地破案，可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经过调查，那几个坐在最前排、能够接近山室的人，与山室之间并没有什么交集。虽说接下来才是破案的关键，可片山却不抱丝毫期待。如果凶手在两百零三人当中，为什么会做出在第两百零四号填上“金崎泽子”这么冒险的行为？警方调查了笔迹，但由于是用左手写的，查不出是出自谁的手。难道金崎凉子、山室、大町等连续杀人事件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这些只是纯粹的偶然？山室命案中出现了“金崎泽子”这个名字，可大町命案中却没有出现。山室和大町被杀的手法出奇地相似。山室和大町似乎都知道“金崎泽子”这个名字，可如今却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金崎泽子？我知道她。”山室由利子毫不在意地说。

片山和石津怔住了，不由得对视了一眼。

山室的妻子由利子看起来与大町深雪截然不同。也许是长期坚持做体操的缘故，她的皮肤紧绷，看起来就像二十多岁的女子。由利子身着黑色的紧身裤和灰色的紧身T恤，片山还以为这是最流行的丧服。但从由利子褐色的头发和鲜红的指甲油，完全看不出丧夫之痛。

“你知道金崎泽子？”片山再次问。

“我不是说了我知道嘛！”

“你是怎么知道她的？你们是朋友吗？”

“她曾经是我老公的秘书。”

“什么时候的事？”片山继续问。

“大概是四年以前吧。她去年不是被杀了吗？”

“她是两年前被杀的。”

“是吗？那么久以前的事了啊。”

“她当了多久的秘书？”

“大约半年吧。”

“你知道她为什么辞职吗？”

“不太清楚。好像是我老公经常骂她没用，后来她就主动提出了辞职。”

“之后你还见过她吗？”

“没有，我老公之后也没再提起过她。”

“那么，对于杀你丈夫的凶手，你有什么线索吗？”

“不知道。我老公是影评家，也不算很赚钱的职业，应该不至于招

来忌恨吧……”

就在这时，来了位客人。来客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子，一见到由利子就紧皱眉头抱怨道：“你穿的是什麼啊？刚死了老公你就……”

“哥，你已经知道啦？你的消息可真灵通。”

“新闻上都报道出来了！你快去换衣服，过会儿亲戚们都会来，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也可能会来，你这身打扮指不定会被骂成什麼样呢。”

“知道了，知道了。”由利子站起身来，“警官先生，那我失陪了，我去换身衣服。其实我也不讨厌丧服，可就是没有穿丧服的心情。”

看着由利子离去的背影，中年男子说：“真拿她没办法啊！警察先生你们好，我是她的哥哥远田。”

片山打过招呼后，试着打听为什么死了丈夫的由利子看起来一点都不难过。

“那是因为她老公死得正是时候啊！”

片山听完后哑然无语。远田叹了口气继续说：“作为兄长，说来也真是惭愧。我妹妹很轻浮，婚后不知交了多少个男朋友，数都数不过来。对此，山室一直忍耐着，对于这点我也很佩服他。可最近他也结识了喜欢的女朋友，所以就提出了离婚。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我妹妹不答应，还厚着脸皮说是山室对不起她，所以要求他拿出全部的财产。”

“原来如此。”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我妹妹的情人叫野尻，是个性情古怪的制片人。总之，连山室都忍无可忍，提出交由法院裁决。我妹妹也知道打官司没有胜算，所以她只好妥协。不过山室很大方，答应把所有土地和房屋都留给我妹妹。他们正准备下周办理离婚手续，不料山室被杀了。这就意味着我妹妹能够继承他所有的财产，你说她能不开心吗？”

“照你这么说，你妹妹很有可能是杀了山室的凶手。”片山说。

“虽然她是我的亲妹妹，不过我得实话实说，这个女人可什么都做得出来。”

“真是一对了不起的兄妹。”片山不由得心中感慨。

远田继续说：“不过我妹妹只是个小女人。就算真是这么回事，动手的人也应该是她的情人野尻。”

“看来要好好调查一下了。”片山拿出记事本，“你知道山室的情人叫什么吗？”

“这我就知道了，山室从未提到过她的名字。”

“那好，我知道了。”片山合上记事本正准备告辞的时候，传来了由利子的声音：“哥，你觉得我这套衣服怎么样？”

片山、石津和远田都目瞪口呆地望着从卧室走出来的由利子。她穿着透明的黑色丧服，能清晰地看到她没戴胸罩的乳房和白色的内裤。

坐在出租车里，石津不禁感慨道：“女人可真是可怕！晴美不会也这样吧？”

“你再说一遍试试！”片山捉住石津的衣领，“我可不会轻易饶了你！”

“知道啦，我收回我说的话。”片山这才松开手。石津呼地喘了口气，说：“其实也对，我又没房又没地，根本没什么财产。”

“放心吧，就算你想有钱也有不了。”这句话像是作出断言似的，两人陷入了沉默。

“您好。我是警视厅的片山，这位是目黑警署的石津。”

玄关里的榎本弥生不安地望着他们两人，说：“我老公刚好外出了……”

“我们不是来找榎本先生的，而是有些事想问您。”

“你们是来找我的吗？”榎本弥生的脸色越发苍白，“哦，请.....请进.....”

弥生把片山和石津引进客厅，沏好茶后，端庄地在椅子上坐下，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您可能已经看过新闻了，烹饪专家大町被杀害了。”

“是的，看到新闻后我吃了一惊。”

“您认识大町吧？”

“是。我在新宿的烹饪教室上过他的课。”弥生低着头回答。

片山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事实上我们听说您和大町并不只是单纯的师徒关系.....”

弥生面红耳赤地说：“怎么会？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不过是别人不负责任的谣传。”

“真的是你说的那样吗？有人看到你和大町白天在教室里幽会呢！”

弥生脸色变得煞白。也许是天性懦弱之故，她立刻垂头丧气地说：“我是一时糊涂。他那么温柔，那么聪明，实在没法拒绝.....”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是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

“您丈夫知道吗？”

“不知道。”弥生激烈地摇着头，“如果他知道，会杀了我的！求你们了，千万别告诉他！”

“放心吧，我们不会随便泄露别人的隐私。希望您能诚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

“你们要问什么？”

“昨晚您在哪儿？”

弥生目不转睛地盯着片山说：“您这是在怀疑我？”

“不是的，我们会调查所有具备杀人动机的人。”

“昨晚我一个人在家里。”

“那您丈夫呢？”

“他和一个编辑朋友去喝酒了，半夜才回来。”

“嗯。”片山拿出记事本开始做笔记。榎本弥生没有不在场证明，同样，她丈夫也没有不在场证明。

“您知道他是和哪一位编辑喝酒吗？”

“一位名为西崎的编辑。他是在讲文社供职，经常和我老公在一起喝酒……”

“这个有待证实。”片山做着笔记。突然，客厅的门开了，一名身着邋遢的和服，却十分有作家范儿的男人走了进来。弥生着实吓了一跳。

“啊，先生，你回来了。”

“嗯，那个编辑实在无聊，所以我就回来了。这两位是……”这位男子是榎本雅实。他似乎喝了一整天的酒。

“警察？来我们家干吗？我没空，我还要写上千页的稿子呢！”

片山迎合地说：“您真了不起。如果再写长一点……”

“是吗？”榎本探出身子，“现在我已经有三千页的构想了，你们愿意出版吗？”

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出版十万部三千页稿纸的长篇小说似的。“行了，我得赶紧开始写稿了。”说完，榎本快步离开了客厅。

“真不好意思……”片山低声说。

“不用理他，他总是这样。嘴里说开始写稿，可总是写了不到两三百页就说什么不够成熟之类的，把稿子扔了。谢谢你们的关心。”

“哪里，说不定我们还会再来。”

“我老公傍晚通常不在家，请你们尽量在那个时候来。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自私……”

“我们会尽力而为。”片山和石津走到玄关时，听到了榎本呱嗒呱嗒的脚步声。

“等一等！你们边喝点酒边听听我的构想吧！”

“片山，你没事吧？真是服你了，怎么喝了杯啤酒就醉成这样？”石津搀扶着踉跄的片山。

“这也没办法，我都说了我不会喝酒……”

已经是夜里九点了。榎本拉着片山和石津去了三间酒吧，片山和石津被迫喝了很多酒，最后还是他俩买的单。石津的酒量大，没什么关系，可片山压根就不会喝酒，结果喝得不省人事。

“混蛋！到底浪费了我们多少时间！”

“不知道警长会不会帮我们报销酒钱？”

“如果不肯报销的话我就破产了！我再也不和作家打交道了！”

“话说回来，你酒量很好啊。”片山仔细盯着石津。

“我爸很爱喝酒，受他的影响，我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喝酒。”

“中学？那不是违法吗？”

“你冷静点。”

“估计你的酒量和晴美不相上下。”

“晴美的酒量很好吗？那可真想见识见识啊。”

“喂，等案件解决以后再说。”

“我知道，那我们快点行动吧。”

“送到这里就行了，我已经没事了。”

“是吗？可是既然我都来了，不如干脆把你送回公寓吧。”

“不行，在案件没侦破之前，你不许见晴美。”

“好吧，那你自己小心点。”

“嗯，辛苦你了。”片山挥了挥手，左摇右摆地走着，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混蛋……”

压根不会喝酒的人喝完酒后刚开始会脸红，然后头昏犯困，酒醒后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片山此刻就处于头痛阶段。

片山的脚步已经大体平稳。他走到公寓底下时，似乎听到了猫叫声，回头张望却不见猫的踪影。原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当他上楼时又真切地听到了猫叫。循着叫声传来的方向望去，约翰已经摇着硕大的尾巴消失在小巷中。

“喂！约翰！”片山随后追去，穿过小巷后来到了马路上，那里汽车、卡车和卸货车川流不息。

“约翰！约翰！在这种地方跑来跑去会被车撞到的！”片山大声呼喊，可是约翰却毫无回应。由于马路光线不好，完全看不清周围的环境。

“约翰！约翰！不要迷路了！”

突然，身后屋子的二层窗户开了。“吵死了！我正在复习考试呢，你能不能安静点！”谩骂声从天而降。窗户的光线照出马路对面站着的人影，约翰正蹲在那人的脚边。片山困惑地凝视着对方，那人竟是金崎

凉子！

片山怀疑自己的眼睛，刚才看到的是幽灵、幻影，还是本尊呢？

“喂！”片山正准备穿过马路时，一辆十吨的大型卡车从他面前呼啸而过。片山急忙停住了脚步。当卡车驶过之后，片山再次看了看马路对面，只剩下约翰蹲在原地。

片山穿过马路，走到刚才金崎凉子站立的地方，可什么痕迹都没发现。片山环顾了一下四周，什么人影都没有。

片山对脚边的约翰说：“约翰，我刚才看到的是幻影吗？不对呀，我确实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她不是已经死了吗？难道是幽灵？这怎么可能！还是说……”

片山毛骨悚然地望着约翰：“她不会附体在你身上吧！现代版的猫妖吗？别开玩笑啦！”

“我回来了。”片山刚走到玄关，就听到了儿岛光枝刺耳的声音，“小义，你也回来得太晚了吧，我可是一直在等你！”

“姑妈，你来了呀！欢迎光临！”

“姑妈七点就来了。”晴美把哥哥的上衣挂起来后说。

片山尽量抑制住内心的不耐烦，说：“那真的是不好意思，我最近很忙，连续发生了三宗命案。”

“小义，你偶尔也需要放松一下，不能老是接触那些血腥的事嘛。”

“这也是没办法呀，谁叫我是警察呢？”片山苦笑着回答。

“你不是辞职了吗？”

“辞职书石沉大海了。”

片山斜眼看着约翰慢悠悠地走进里屋。福尔摩斯恭恭敬敬地坐在晴美的身边。

“对了，姑妈，你有什么事吗？”片山明知故问。

“还不是关于你结婚的事嘛。我知道你忙，可你一定要看看这个人，她可是难得一见的美女。”

光枝说完后拿出了照片。片山叹了一口气。无论是谁被夸奖为难得一见的美女都会开心吧。片山翻开了照片，果然是个美女，可以算得上是姑妈介绍的人当中最上等的“货色”。

“怎么样？很漂亮吧？”光枝眯着眼睛看着片山，看起来像个能干的老鸨。

“是呀，好可爱的女生啊。”晴美也凑近看了照片。

“我就说嘛。她芳龄二十二，今年刚从东京大学毕业，家境和修养都是一流，性格也很温柔。最近年轻人喜欢穿短裤和背心，她可从不穿这类衣服，真是个很好的姑娘。怎么样，喜欢吗？”

“嗯，还不错……”片山挠头答道。

“太好了！”光枝一拍大腿，“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喜欢。”

片山还没说什么，光枝就擅自决定了，片山也只好无奈地听着。

“现在是五月，你看六月上旬怎么样？”

片山叹了口气。以姑妈办事的劲头，即便片山不乐意也得相亲。一年一次的频率还可以接受，可最近刚相过一次。

“好吧。”片山无奈地答应了。

“哇，太好了！”光枝欢呼雀跃地尖声喊道，把片山吓了一跳。

光枝从容不迫地说：“事实上，我已经定在六月十号了，我想，只要你同意的话……”光枝以往都是在征得片山同意后再强迫他在一星期以内相亲，可这回居然拖了一段时间。还是趁这段时间把命案办妥吧。

“我知道了，我会空出那一天的。”

“太好了，我总算安心了。”光枝松了一口气。片山再次拿起照片，照片中的女生穿着长袖和服，微笑的样子确实很可爱。不过，不知道本人是不是和照片一样好看。

当片山出神时，福尔摩斯也走近前来看照片。

“福尔摩斯，你觉得这个女孩怎么样？”

“哥，福尔摩斯也是女孩子！”

“也对。不过，能让同性都觉得漂亮的女生才有魅力吧。”

福尔摩斯目不转睛地盯着照片，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伸出前肢挠了挠照片里少女的腹部。

“不要挠坏照片啊。”片山斥责道。福尔摩斯用柔软脚掌敲了敲少女的腹部，之后抬起头望着片山。福尔摩斯应该是想表达些什么。片山皱紧眉头问：“姑妈，这位小姐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

“为什么会这么问？”光枝惊慌失措地回答。这更加验证了片山的猜想。

“我一看她的脸就知道了。快把实情告诉我，我不会因此不去的。”

光枝吞吞吐吐地说：“我本来想找个合适的时机再告诉你的。”

片山想，所谓的合适时机，应该是到了结婚当天，自己跑也跑不了的时候吧。

“她的内脏不是很好，但不会影响到普通的日常生活，这点你不用担心。”

“具体是哪里不好啊？”

“她很早之前割过盲肠，之后肾脏、肝脏等也被切除了……关于这点，你真的不用担心！”

“没关系，我明白了。”

光枝瞅准了时机，急忙收拾起东西，说：“我下周还会来，到时我们好好聊聊。”

光枝走后，片山看着福尔摩斯说：“看来想要当名侦探还必须懂得医术。”

晴美也感慨万千，说：“哥，你以前是不是学过看相什么的？”

“我真是服了姑妈了。”

“别这么说，姑妈也是为了你好。”

“怎么，你也站在姑妈那一边？”

“也不是，可你都三十岁了，也该结婚了。”

“我又没说不想结，没碰到合适的对象啊！对了，你答应和那大个头约会了？”

“嗯，他很单纯，又幽默。我不能和他约会吗？”

“我是不介意，但你至少也该和我打声招呼吧。”

“我没时间说啊！哥，你不用担心，我只是和他约会而已，完全没考虑结婚。”

“别说这种话。这样说就好像给他判了死刑似的。”

“我是不会结婚的。我要当小姑子，欺负未来的嫂子。”

“你好恐怖啊。”片山苦笑道，“对了，说到恐怖，我刚才看到幽灵了。”

“什么？”

片山把看到约翰和金崎凉子在一起的事告诉了晴美，晴美的脸色变得很凝重。“难道约翰也有超能力？”她说。

“不会是我的错觉吧，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如果是约翰故意让你看到这一幕的话，可真是有趣。”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福尔摩斯和约翰生了小猫的话，说不定会讲人话呢！”

“怎么会？”

福尔摩斯曾得过子宫溃疡，子宫被摘除了，根本不能生小猫。

片山认真地看着光枝留下的照片，说：“福尔摩斯的眼睛里可能有X光，可以透过和服看到她动过手术的痕迹。”

“也许是通过观察面相和姿势才知道的吧。”

“花猫懂医术吗？这可是个新卖点，以后我辞职了就可以搞这个。”

“你在说些什么啊！不去泡澡吗？”

“嗯，对了，你之前不是说有事要和我说明吗？”

“这个嘛……”

“是关于石津的吗？”

“是的。”晴美含糊地回答。难得片山愿意去相亲，还是不提胸罩的事为好。

片山泡在浴缸里，舒服地闭着双眼，心想：对了，竹森幸子还邀请我到她公寓呢。说起来有点可惜啊，也没发生什么事，只留下空想的余地。

虽然现实中的片山一看到美女就会汗流浹背，但在幻想的世界里，他能将美女抱个满怀。幸子虽然不是少女，但身材苗条，肌肤宛如陶瓷般光滑白皙……

突然，片山从浴缸里跳起来。谁知脚底一滑，整个人栽进了浴缸。片山好不容易爬出来后，剧烈地咳嗽起来。

“啊，我明白了！”片山冲出浴室。晴美看到片山的裸体之后吓了一跳，面红耳赤地说：“哥哥，就算我是你妹妹，你至少也得穿条内裤吧！”

片山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穿上了内裤。

“我知道了！这么简单的事，我怎么就没发现呢！”

“哥，你到底怎么了？”晴美担心地问。

“我今晚看到的金崎凉子并不是幽灵，而是本人！”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金崎凉子并没有死，她还活着。”

“那被杀的是什么人？”

“被杀的可能是她的双胞胎姐妹之类的。被勒死后通常脸会变形，即使不太像也看不出来。”

“你怎么知道被杀的是别人？”

“手术的痕迹！我从犯罪现场回来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我现在终于想起来了，凉子提到过，两年前她在姐姐被杀的时候因为动盲肠手术住院了。可是那名被杀的少女腹部完全没有疤痕。显然被杀的是别人。”

“但死者父母都确认过尸体……”

“尸体已经被领走，葬礼也应该结束了。我想这其中一定有古怪。”片山点了点头，打了个喷嚏。

“哥，你身体还是湿漉漉的！”

片山急忙用浴巾擦干了身体，这时电话响了。

“我来接。”片山说，“是，我就是片山。”

“警官先生，刚才真是对不起。”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一个年轻的声音，是金崎凉子。

“果然是你！”

“你吓了一跳吗？”

“当然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言难尽。这其中有很多隐情，我可以告诉你。”

“那你说吧！”

“在电话里说不清楚。明天是周日，下午三点你来M游乐园的摩天轮下面吧。”

“好。”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说吧。”

“我希望你不是以警察的身份，而是作为片山来。”

片山一愣，说：“什么意思？”

“别问那么多，你到底答不答应？”

“可我是警察啊……好吧，我会遵守约定的。”片山只好让步。

“那么，明天见。”

片山放下话筒后，晴美问是谁打来的电话，片山回答：“是幽灵打来的。”

3

已经是下午三点了。虽说是周末，但由于乌云密布，游乐园比较冷

清。

片山手里拎着篮子慢慢地走着。小型电车、小狗列车、飞行塔、茶杯旋转盘、旋转木马.....排队等候的人都显得有些不耐烦。摩天轮慢慢地旋转着。片山把篮子放下，打开盖子，约翰立刻从里面窜了出来。

“约翰，你还真沉啊。”约翰没理会片山，懒懒地伸了个懒腰。

“已经三点零五分了.....”片山看了看表，蓦然抬头，看见金崎凉子从旋转木马的另一侧走来。她穿着天蓝色的T恤和牛仔裤，脸上浮现出恶作剧般的笑容。

金崎凉子朝片山挥了挥手，约翰朝凉子飞奔而去，贴在她脚边。

“约翰，你也来啦！”凉子抱起约翰走到片山跟前，“谢谢你把约翰也带来了。”

“原来的主人还活着，理应物归原主的。”

“你真好。”

“是吗？不过我可不喜欢恶作剧的人，赶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

“约翰，如果我有危险你就把他干掉！”

“你之前不是有话要说吗？快说吧。”

“我们坐上去后再说。”凉子抬头仰望摩天轮。

凉子、片山和约翰坐上了摩天轮，摩天轮摇晃着开始运转。

“把我打昏，然后拿走胸罩和内裤的人是你吧？”

“是我拜托别人做的。我的内衣尺码和死者不吻合。如果被人发现就麻烦了，所以.....”

难怪福尔摩斯故意取出一件内衣，只是片山当时不明白福尔摩斯的用意。

“死的是谁？”

“是我的表妹。我俩的母亲是双胞胎，而我们两人都长得很像自己的母亲，所以我俩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

“她被误认作我了。”凉子的脸色沉了下来，“她真可怜，那天她刚好来东京玩。我接了个奇怪的电话觉得害怕，就下楼了，想躲到门卫那里。我本想着这样我就可以看到进出的人了，可我在乘坐电梯时偏偏和表妹德田律子错过了。我出门时没有上锁，所以表妹就直接进了我的房间。之后，我听到有人经过公寓大厅时的脚步声。门卫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就一直躲在门卫室里不敢露脸。不久我又听到相同的脚步声远去的声音，这才安心地回到了房间，不料表妹却被残忍地杀害了……”

“那你之后为什么要躲起来？”

“我想让他们以为我死了，就拖着律子的行李箱出了房间。”

“你说的他们是指谁？”

“是我姐姐的敌人。”

“你知道是谁杀了你姐姐？”

“我也不知道是谁杀的，但我敢肯定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他们是谁？”

“包养我姐姐的男人。”

“不止一个人吗？”片山惊讶地问。

“对。我姐是好几个男人共有的情人，所以她才买得起那么豪华的公寓。我姐就是他们发泄性欲的对象。”

“你知道那些人是谁吗？”

“你应该知道其中两个。”

“山室和大町？”

“是。”

“其他人呢？”

“我还不能说。”

“你知道其他人是谁吗？”

“当然知道。”

片山目不转睛地盯着凉子。面对片山的凝视，凉子毫不畏缩。

“告诉我！山室和大町是你杀的吧！”

“是我杀的。”凉子毫不犹豫地回答。此时摩天轮已经升到了半空，片山和凉子都沉默不语。

“你还准备杀了其他男的吗？”

“是。”

“住手吧！复仇也是枉然的。”

凉子两眼冒火地瞪着片山，说：“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把我姐搞成那样的吗？当时我姐是山室的秘书，山室把她带到别墅，给她注射了迷药，当时所有受他招待的男性轮奸了我姐。之后他们拍了我姐的裸照，威胁我姐如果不听他们的话就把这些照片寄回老家。当时我们的父亲是市议会的候补人选，那些人抓住了这点。我姐被摧残得一塌糊涂，只好任由他们摆布……最后，还是被他们杀了！”片山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我在我姐的公寓住了一个多月后，偶然发现了她的日记。我发誓要为她报仇。可是我姐只写下了他们名字的首字母，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是谁，不过我知道他们都是那个文教中心的讲师。我就想方设法地进行调查。”

“那么，那个报名参加所有课程的中年妇女……”

“这是个好办法吧？如果我报名所有课程，他们肯定会看到‘金崎泽子’这个名字，随后他们肯定会相互联系。这样我就能确认他们每个人的身份了。”

“那个中年妇女是你吗？”

“不是。是我的一个表演系的朋友，演技还不错吧？”摩天轮慢慢地降落。

“我再说一遍，请你住手吧！”

“别说了！”凉子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是不会中途放弃的。”

“可是——”

“你答应过今天不是以警察的身份来的，就不要再说教了。”

片山陷入深深的矛盾中。我是警察，杀了两个人的凶手就在我面前，我应该马上逮捕她。并且她还扬言接下来会继续杀人。如果放她走，我还算什么警察！

“我不是以警察的身份，而是作为朋友劝你住手。你很有可能像律子一样招来杀身之祸。”

“我知道，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凉子望着片山的脸，“你有没有收到我的照片？”

“嗯，我收到了。那个在走廊偷听的人也是你吧。”

“对，那之后我就回公寓拍了那张照片。”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只是希望你能有张我的照片，因为我喜欢你！”

片山哑口无言。

摩天轮停了，两人回到了地面上。凉子将抱在怀里的约翰交给了片山。

“约翰就要再麻烦你一段时间了。约翰和你们家的福尔摩斯侦探相处得怎么样？”

“这个……”

凉子莞尔一笑道：“那么，片山先生，再见了。”

“等一下！你再考虑一下。”

“不用了。”凉子摇了摇头，“我既然开始了就要坚持到最后。”

逮捕她吧！逮捕她！片山心里不断地做着思想斗争。

“再见了，片山先生。约翰，你要乖一点！”凉子转身离开了。

我已经答应她了，所以我不能逮捕她。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片山想方设法地说服自己。

正当凉子走到旋转木马前时，突然有一个男子冲出来，撞上了她。

“危险！”当片山跑到凉子身边时，男子已经从出口跑了出去。凉子手压着腹部倒在地上。片山抱起凉子时，发现她失血过多，受了重伤。

“救护车！快叫救护车！”片山朝着围观的人群大喊。

在医院的走廊上，片山向赶来的栗原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对不起！如果我强制逮捕她的话，她就不会遇到这种事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她承认罪行了吗？”

“是的，她承认两个人都是她杀的，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她没说是怎样杀了山室的，当时她不可能在现场……”

“至于犯罪手法，可以日后再考虑。不过，如果她死了的话，文教中心的讲师就都安全啦。当务之急是找出杀害德田律子的凶手以及刺杀凉子的家伙。”

“袭击凉子的应该用钱雇来的流氓，不过我没看到他的脸。”

“买凶杀人者应该就在那一群人当中。”

“凶手应该是尾随我而来的，我真是太大意了。”

“别怪自己了。凉子怎么样了？”

“失血过多，诊断结果还没出来。”

栗原注意到了片山脚边的约翰，问：“这黑猫是谁养的？”“这是金崎凉子养的猫。去她家时发现了这只猫，我就带回家了。”

“你这是准备开猫咪旅馆吗？”栗原试图缓和气氛。

“本来医院不准携带宠物入内，是我特别要求才获准的。我已经让我妹妹来把猫领回去，她差不多快到了。”

正在此时医生从手术室走了出来。片山急忙问道：“她怎么样了？”

“情况不容乐观。不过病人还很年轻，就看她能不能挺过这一关了。”

片山和栗原对视了一眼。“她还在昏迷吗？”片山问。

“是的。”

“如果能醒过来就好了。现在她一定肯说出其他人的名字了。”

“要不要准备录音机？”

“当然要。”

“要不要通知她的父母？”

“不用，这件事先保密。就和媒体说是身份不明的人吧。”

对于工作，栗原不会掺入私人情感。可是片山的心情却很沉重。自己是为了遵守约定，却害她遭遇了这种事情。如果凉子说的是实话，片山也能理解她复仇的心情。若是自己的妹妹有相同的遭遇，自己肯定也会杀了那些人的。

还有一件事困扰着片山，那就是凉子说喜欢他。凉子才十几岁，也不知道她是真情还是假意，片山也有自知之明，他又不是那种很受欢迎的男生。可凉子和幸子，一个年轻有活力，一个成熟有魅力，居然都说喜欢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世界变了吗？若是其他普通的男性也许会喜笑颜开，可片山却着实苦恼。

凉子被从手术室推了出来，脸色惨白，如同死人。约翰一直望着凉子。看到这幅情景，片山心如刀绞。

“哥哥！”晴美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怎么样了？她没事吧？”

“还不是很清楚，生存希望是百分之五十。”

“约翰好可怜啊！”晴美蹲下来抚摸着约翰。

“医院是禁止猫狗进入的，你赶快把约翰放进篮子里带走吧。”

“好，约翰，我们走吧！你不想进篮子里也没关系，就跟在我后面吧。”

约翰恋恋不舍地望着片山，最终还是起身随晴美离开了。

“我送你到门口吧。”片山陪着晴美一同走到医院的夜间出入口，并把凉子所说的一切告诉了晴美。

晴美气得面红耳赤，说：“什么！这么过分！那种鬼地方我是待不下去了！我要辞职！”

“你冷静一点！这样吧，明天你帮我查一下，在金崎泽子被杀前文教中心有哪些讲师，人数应该不会很多。”

“但至少会有十个人，那时的课程也不少。”

“还是调查所有人比较好，只要知道了其中一个，就能顺藤摸瓜地打听出其他人。”

“好的，我知道了。”

“那个教英语会话的老师叫什么？”

“泉田老师吗？”

“他明天有课吗？”

“对，他通常是中午来，然后在会客室睡个午觉。”

“好的，明天就先从他那儿下手吧，他可能是其中一个。他和金崎泽子的一个女邻居关系很亲密，这绝对不是巧合。”

“如果你过了中午再来，他肯定在。”

“好。我今晚会守在金崎凉子的身边，就不回家了。”

“好的，约翰，我们走吧！”到了出口后晴美望了望脚边，“咦？约翰呢？”

“我也不知道。”

“明明刚刚还在身边……约翰！约翰！”晴美大声喊道。可这里毕竟是医院，不能大声喧哗。

“会不会是路太黑，它迷路了？”

“猫怎么会迷路！”

两人来回找了附近的走廊和椅子底下，可就是不见约翰的踪影。

“没办法了，找到了我再通知你，你先回家吧。”

“约翰肯定是舍不得离开凉子。”

“也许吧。”灯光渐渐熄灭，片山缓缓地眺望着昏暗的走廊。

“也就是说她还活着？”石津瞪大了眼睛。

“现在她还在生死的边缘挣扎……”

片山和石津一同坐上了S大厦的电梯。

“她现在还处于昏迷中吗？”

“是，两个年轻的警察轮班守在她床边。”

“那就是说还不知道其他无耻的讲师是谁，是吧？”

“是的，所以那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调查的。——这电梯速度好慢啊！”

“片山，你不是还没按按钮吗？电梯还在一楼。”石津强忍着不笑出来，然后伸手按下了四十八层的按钮。

晴美在前台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说：“你们总算来了！凉子怎么样了？”

“没什么变化。约翰也没找着。”

“它一定肚子饿了！”晴美担心地说。

“泉田呢？”

“应该还在会客室打瞌睡，他过了中午就没出来。”

“到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片山朝着石津诡秘地笑着，“必要时你还可以威胁他！”

“没问题！”石津对晴美咧嘴一笑。

“好好教训他一顿！他就在前面。”晴美兴奋地说。

刚推开会客室的门，他们便看到满脸通红的泉田正袒露着肚子，张

大嘴呼呼大睡，那样子十分粗鄙。这时片山朝石津点了点头。

“喂，快起来！”石津猛烈地摇晃着泉田的肩膀，可泉田还是熟睡不醒。石津深表无奈。“真佩服他！要不把他扔出去算了！”

片山突然皱紧眉头说：“喂，等一下！”

“怎么了？”

“有点儿不对劲。”

“什么？”

片山靠近泉田，试了试他的呼吸。

“不好！他死了！”片山脸色惨白。

“什么？我还什么都没做……”

“快让晴美叫救护车！”

“是！”石津飞奔而出。片山把目光转向泉田面前的红茶，杯底还剩有一些茶。片山拿起杯子闻了闻，不禁皱起了眉头想：这不会是毒药吧……

晴美急忙赶来说：“我已经叫救护车了。这栋大厦救护所的人也在来的路上了。他情况怎么样了？”

“还不知道，这不像是偶然的事件。”

“是不是什么急症发作之类的？”

“还不能确定。红茶里好像被下了毒。”

晴美睁大了眼，说：“下毒？可那杯茶是我泡的啊！”

“我又没说是你下的毒。”

“那还用说！”晴美噘起了嘴，“虽然我是很想那样做。”

“他有没有自杀倾向？”

“没有啊。他跟平常没什么区别，满嘴牢骚……”

“没想到继山室、大町之后，他也被杀了。总之，你先把泡红茶用的糖分开放，万一有毒……”

“糖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在两点多喝咖啡时也放了糖。”

片山抱头苦思，到底是谁下的毒呢？

“你是什么时候泡这杯茶的？”

“下午两点多，我们正准备喝咖啡，泉田老师就来了……”

此时救护所的医生也赶来了，接着不到三分钟救护车也来了。

医生摇了摇头说：“已经不行了，看起来是中毒身亡。接下来的事就交给警察吧。”

晴美看了看片山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片山咽了咽口水，“泉田是被金崎凉子以外的人杀的，另外两个人可能也不是她杀的。”

4

“好累啊！”晴美刚回到家就一屁股坐在了榻榻米上。这时福尔摩斯走了过来，摩挲着晴美的脚。“对不起，你的肚子很饿吧！我现在就拿罐头给你吃。”

福尔摩斯走进了厨房，在放有竹鱼干的橱柜前轻快地坐了下来。它以自己的方式拒绝吃罐头。

“你想吃烤鱼？吃罐头不是很好吗？我今天真的很累！”

福尔摩斯一副断然拒绝的样子，喵地大叫了一声。晴美不禁笑了起来，说：“知道啦，真是拿你没办法。”

晴美站起身来，打开了煤气炉，把鱼干放到了烤鱼用的铁网上。不久铁网就嘶嘶地开始冒烟，福尔摩斯吧唧吧唧地舔着舌头。

“你再等一会儿。福尔摩斯，我都给你烤鱼了，你要帮我好好想想，到底是谁在红茶里下的毒。如果找不出凶手，我就是最大嫌疑人，那杯茶可是我泡的。”

验尸结果显示，泉田是死于砒霜中毒。砂糖里没有毒药，毒药也没有附着在杯子和勺子上，只剩下一可能，毒药是在泡完茶后投入的。晴美泡完茶后立刻端给了在会客室的泉田，但晴美途中没有去其他地方，也没碰到任何人。

当时会客室里就泉田一人，晴美把茶端给他后就离开了。直到片山和石津发现泉田中毒时，晴美都没离开过前台半步。晴美所在的前台正对着会客室的门，如果有人进出，或者泉田出门的话，晴美不可能不知道。

第二种可能，泉田是自杀。先不考虑他有没有自杀倾向，他是怎么把砒霜带到会客室的呢？警察彻底搜查了他的衣服和会客室的纸篓，但没发现可以装砒霜的容器。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晴美认真地思考着事情的经过，说：“我从今早开始就觉得心情很沉重……”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已经有两个讲师被杀害了，并且其中一个还是在讲座进行时被杀害的。虽然新闻报道没有大肆宣扬“新城市文教中心”这个名字，但是必定会给听课者造成不好的印象。

早晨第一节课开始后，竹森幸子走到晴美所在的前台问：“学生的出勤率怎么样？”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那就好……”幸子松了一口气。

“所长，没关系的，你不用担心。过了一个周末，大家都记不清了。”

“也对。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话说起来，那个‘金崎泽子’来报名

的事，是发生在一周前吧？”

在这一周内，金崎凉子——实际上是她的表妹——被杀了，山室和大町也被杀了。凉子受了重伤，还在生死边缘徘徊。

凉子被刺，是不是意味着这一连串杀人事件的结束？但凉子的复仇尚未完成，杀死律子和刺杀凉子的凶手仍逍遥法外。

晴美认为，如果凉子告诉片山的是事实，那么她愿意帮助凉子完成复仇的心愿。虽然几个男人包养一个女人不受法律的制裁，但他们的手段太卑鄙了，实在令人无法原谅。金崎泽子被轮奸的事情中到底有什么隐情，才会导致她最终被杀害？事到如今许多事都难以立证，但至少应该将那几个男人的姓名公之于世，让他们受到社会的批判。

在午休期间，幸子和晴美一起吃饭，说：“山室老师被杀的那个晚上，我诱惑了你哥。”

“是吗？”

幸子恶作剧似的笑道：“我差点就成功了，可这时他得到了大町老师被杀的消息。”

“哎呀，是我打扰你们了，真是抱歉！”晴美笑着说。

“其实也没什么，我不过是邀请他来我的公寓聊聊天。你知道独居的女人多么希望有人能聆听她的心声！”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哥倒是可以胜任的。”

“但你哥很忙啊……”

“这倒是。”就晴美个人而言，她认为幸子比姑妈介绍的那个少女好。即使不作为结婚对象，也可以让片山在婚前接受一些必要的教育。

“但愿不要再发生什么事了。”幸子自言自语道，“山室和大町相继被杀，如果其他老师再发生点什么事，就没人敢来授课了。”虽然是开玩笑的口吻，但幸子的神情却很不安，说话时她始终眺望着远处……

下午两点，晴美照例离开座位去泡咖啡，这时负责清洁的阿姨也准

时出现了。

“咳，怎么会发生这种事！”阿姨的语气显得有些满不在乎。

“是啊。阿姨，你周五怎么没来？”

“我周五身体有点不舒服。”

“现在怎么样了？”

“也不是什么大病，现在已经恢复了。”

“那就好。那我去给你泡杯咖啡。”

“谢谢你了。”

阿姨刚开始擦拭烟灰缸时，泉田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不知是因为喝了太多酒还是因为女人的缘故，泉田看起来十分疲惫。

“您辛苦了。”晴美向泉田打了个招呼。

“我有些失眠，实在是很难受。我去会客室，你帮我泡杯红茶吧。”

“好的。”

“喝咖啡对胃不好，我要红茶。”

“知道了。”

泉田喜欢喝红茶这件事即便不说，晴美也知道。因为他每回都重复地说同样的话，晴美甚至觉得他有些精神恍惚。

正在那时电话响了，接完电话后晴美走进了办公室。晴美从橱柜里拿出了五个咖啡杯和一个茶杯还有速溶咖啡、牛奶、砂糖和茶包。晴美把杯子摆成一排，麻利地冲完咖啡后就分别递给了幸子、相良和曾根，接着把剩下的两杯咖啡端去前台。

“阿姨，这是你的咖啡。”晴美把其中一杯放在柜台上，另一杯放在自己的位子上。之后，晴美回办公室泡了红茶，直接端给了会客室的泉田。

“就是这些而已。”晴美把烤好的鱼干放进福尔摩斯的盘子里，“凶手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下的毒呢？泡好茶后我的视线就没离开过杯子……福尔摩斯，你怎么看？”

福尔摩斯专注地吃着鱼，根本无暇顾及推理破案。

“你真是一只小馋猫。”看着福尔摩斯，晴美突然想起了约翰。约翰到底怎么样了？还在医院吗？是不是还在医院里到处徘徊？找到食物了吗？晴美实在放心不下约翰。“虽然我们只照顾了约翰几天，但毕竟有缘，总不能抛下它不管。它一定还饿着肚子……”

福尔摩斯狼吞虎咽地吃着鱼，毫不关心地自顾自舔着脸。

“我可真没想到你这么无情！”晴美瞪着福尔摩斯，“我还是要带点吃的去趟医院。我会在盘子里放些猫粮，你饿了就再吃点。”

晴美麻利地打开了罐头，将猫食倒进了盘子里。她把盘子给福尔摩斯看了看后就摆到了屋角。晴美穿着原来的衣服，把两三罐猫食放进纸袋后，拎着包就出门了。

晴美穿过了昏暗的楼梯。走到楼梯口时，突然有人从背后用力抱住了她。“啊！”她惊叫了一声，头部立即被套上了布块遮盖住。她拼命挣扎着，突然对方的手一松，接着一拳打在她的下腹部，痛得她蜷起身子。又挨了一拳后，晴美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

福尔摩斯听到了晴美的尖叫声，迅速抬起头，竖起耳朵。这不同寻常的响动好像是人与人在扭打，其中一个倒下的声音。

室内很黑，但福尔摩斯还是看到面对走廊的铁网小窗开着。它立即冲到窗户下面，纵身向铁丝网撞去。在它体重的冲撞之下，防虫用的铁丝网被撞开了。它迅速跳下，调整后又一次跳起，穿过铁丝网的破洞奔出走廊。

从扶手往下看，一名男子正抱起昏迷的晴美向前走去。福尔摩斯迅速冲下楼梯。男子将晴美放到副驾驶座上，关起车门，在这一瞬间福尔摩斯纵身跃上了车。

那辆白色小车静静地驶远了。

片山轻轻地开了病房的门。

“您来啦。”年轻的木谷刑警坐在金崎凉子床边，面带微笑地跟片山打招呼。他的手里拿着录音机。

“她怎么样了？”

“还没好转。医生说还要两三天才能恢复意识。”

片山走近床边。金崎凉子的脸毫无血色，脸上戴着氧气罩。要不是胸口在微微地起伏，她看起来和死人并无区别。

片山感到心痛。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就在她身边，还会发生这种事。

“如果我不替你，你撑得住吗？”片山问。

“交给我吧，我熬个两三天也没什么问题。”木谷回答道。

片山点了点头。无论如何，木谷才二十三岁，大学时曾参加过登山队和足球队，体力特别好。他不像石津那么魁梧，肤色偏黑，矮矮胖胖的，胸膛特别厚实。上司时常打趣地问他，是不是穿了防弹背心。

“真是可爱的姑娘，我如果有这样的女朋友就好了。”木谷说。

“那你可要好好保护她！”

“那是当然！我不会让人碰她一根手指的。”

“医生例外，你可别把医生都揍了。”片山拍了拍木谷的肩膀，“对了，要不要喝咖啡？我去给你买。”

“好啊，谢谢！”

片山穿过寂静的走廊，想起一楼的入口处有个咖啡自动售货机，就从四层坐电梯下去。挂号处已经没什么人了。他和一个身着白色睡衣，手里拿着咖啡杯的病人擦肩而过。

片山投了一枚一百日元的硬币，正用纸杯接热咖啡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原来是栗原课长。

“这不是片山吗？”

“课长，您也来啦！”

“在回家的途中顺路来的，可是我不晓得病房在哪儿，转悠了半天。”栗原挠着头说。

“我带您去。您喝咖啡吗？”

“好呀。”

栗原和片山手里拿着咖啡杯，坐在候诊室的凳子上。这里白天的时候可是拥挤不堪的。

“晚上的医院有点阴森啊。她怎么样了？”

“还没醒，木谷陪着她呢。”

“这件事可真奇怪啊！原本金崎凉子自己承认杀了山室和大町，可现在又一个人被杀了。金崎凉子自己也受了重伤。你认为真的是她杀了山室和大町吗？”

“我也不知道。我连山室是怎么被杀的，都没有任何头绪。”

“可是如果不是她干的，她为什么要说是自己杀的呢？是不是在袒护什么人……”栗原陷入了沉思。突然，他像想起了什么事似的，问：“知道她住在哪里吗？”

“还不清楚。她身上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让我们找到她的住处。我也问了她学校里的朋友，都说不知道。还没联系她的父母吗？”

栗原稍犹豫了一会儿后点了点头，说：“还没有……虽然这有点不

近人情，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就算被杀的那个姑娘长得再怎么像金崎凉子，可来领取遗体的父母怎么可能没认出来？父母在被告知自己的孩子死亡时，不都心怀侥幸，希望死者只是长得像自家孩子，其实是别人家的孩子吗？而她父母却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把遗体领走了，你说奇怪不奇怪？”

“您问过她父母了吗？”

“联系不上他们。他们好像从事自由职业，居无定所，这一点也很值得怀疑。”

“那你联系过她表妹的父母吗？”

“还没有。这就是为难之处。如果我询问她们的话，就必须把事情的真相和盘托出，但我想暂时保密，所以还没联系他们。人都死了，就算告诉他们也没什么用了。”虽然这种说话方式相当冷酷无情，但是站在栗原的立场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栗原叹了口气，一口气喝光了咖啡，说：“这事真是棘手，多半是双方相互残杀。”

“金崎凉子想要为姐姐报仇，于是杀了山室、大町和泉田。另一方面，那些男人杀了金崎泽子，为了保全名声，也不能请求警方的保护，所以就想方设法除掉凉子，结果误杀了凉子的表妹。山室和大町相继被杀后，那些人感受到了自身的危险，所以买凶监视我的行为。”

“之后，金崎凉子被刺伤，泉田也被杀了。”

“那些人现在一定惊慌失措了。”

“如果凉子能恢复意识就好了。”

“这种情况下她随时可能醒过来，所以必须二十四小时进行监护。”

“拜托你了，我已经了解了情况，就先回去了。”

“好的。”片山苦笑着目送栗原离开。栗原真是个大忙人，连回家也是匆匆忙忙的。

片山拿着给木谷买的咖啡坐电梯回到了四层。话说回来，约翰去哪里了？依旧不见踪影。听说有人在食堂给一只黑猫喂食，它是不是去医院的庭院里了？

片山下了电梯，穿过寂静的走廊。

“木谷，是我，我进来了。”片山推开了门，“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课长刚才来了……”片山话刚说到一半，便张大了嘴。木谷躺在地上，瞪眼望着片山，从胸口到腹部，都染满了鲜血。

“木谷！”片山准备蹲下的时候，从背后传来了低吼声：“把门关上！”

片山吃惊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看到在大型氧气瓶后站着一个男子和一名护士。男子看上去二十多岁，长相很像流氓，装扮似曾相识。

“你……”

“别动！快点关上门！要不然我割了她的喉咙！”男子用左手抱着护士，并拿着匕首压在她的脖子上，匕首上可以看见血迹。

片山关上门，低头凝视躺在地上的木谷。匕首穿透了他厚实的胸膛，他已经死了。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住口！”

男子十分激动，此时他失去了理智，十分危险，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护士睁大了眼，拼命喘息着。片山尽可能平静地说：“你怎样？”

“你到角落去！快点！”男子喝道。片山走到了病房的角落。男子的目标显然是金崎凉子。绝对不能让他杀了凉子！

就在这时，护士颤抖着说：“氧气……如果不尽快给患者输送氧气的話……”

片山脸色一变。男子把氧气栓关上了。

“你……”片山瞪着男子。男子抽搐地笑道：“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分钟她就会死了。你不许动！要不然我就杀了这个护士。”

该怎么做才好？中间有床，片山无法扑过去，也没时间说服他了。凉子正一步步地走向死亡，片山的额头汗如雨下。

千钧一发之际，有一团黑影从床下一跃而起，蹿到了男子的手臂上。

“约翰！”不知从几时起，它就在床底下了。约翰的爪子深深陷入男子的肌肉里，疼得他直摆手。护士趁机挣脱了男子的手，趴在地上。片山扑了过去。约翰跳到了地上，再次纵身跃起，朝男子的脸一把抓去。“啊——”男子发出凄厉的叫声。他的眼睛被抓伤了，双手掩面，指间有血渗出来。男子摇摇晃晃地到处乱撞。片山扶起了护士。

“快给病人输氧！快点！”护士急忙开启了氧气栓。片山正对着男子吼道：“不许乱动！”男子条件反射般地转身企图逃跑。他跑到窗边，从四层楼纵身跳下，像一摊烂泥般摔在了水泥路上。

片山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心脏还在怦怦直跳。片山转向护士，问道：“病人的情况怎么样了？”

“已经没事了，我现在就去叫医生。躺在地上的那位刑警已经……”

“我知道，他已经不行了。你快去吧。”

“我马上去！”护士相当坚强，此刻已经恢复了镇定。护士走后，片山朝着纹丝不动地坐在地上的约翰说了声：“约翰，你做得很好！”然后摸了摸它的头。由于男子已经死了，到死是谁派他来杀人灭口的，也无从得知。

不久后病房里挤满了医生和护士。片山向医生再次确认了木谷的死讯，上报了总署，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医院。

车子驶入了地下停车场。男子确认晴美尚未恢复意识后就下了车。他打开后备厢，从中取出一张折叠好的轮椅。确认了四周无人之后，男子把晴美抱出了车子，放到了轮椅上。紧接着他用毛毯盖住了晴美膝盖

以下的部分，推着轮椅进了电梯。

男子似乎对这幢大厦十分熟悉。他先乘坐四十至四十七层的专用电梯到了四十七层。虽然乘坐四十八层至五十层的直达电梯会比较快，但是四十九层和五十层是餐厅，还有顾客来往，想必他要避人眼目。于是他选择了人少的四十七层下电梯，然后抱起晴美爬了一层楼梯到了四十八层。当然四十八层也空无一人。不过走廊上安有监控室的摄像头。男子抱着晴美沿着墙壁迅速穿过，广角的镜头也许会捕捉到这一幕，但是监视员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盯着监控画面。

男子走到柜台处，从侧面的小抽屉里取出一串教室的钥匙。那个抽屉比较隐蔽，不仔细看根本察觉不到。男子推着轮椅穿过走廊，来到了烹饪教室前。男子找出钥匙打开了门，把轮椅推了进去。接着他脱了鞋爬到烹饪台上，从口袋里拿出螺丝刀，取下了安装在天花板上的煤气检测仪。之后，男子把螺丝刀和检测仪放到一边，从轮椅上抱起晴美，让她横躺在大町和榎本弥生偷情的沙发上。片刻之后，男子便打开了所有煤气灶的阀门。

男子拾起螺丝刀和煤气检测仪，用手帕擦去了指纹，让晴美握了握，就扔到了地上。然后，男子把轮椅推出了教室。他关上门，打开了煤气总开关。隔着门就能听到煤气喷出的声音，就如同响尾蛇发出的声音一般。

男子拿着折叠好的轮椅进了电梯，脸上浮现出了狰狞的笑容……

5

“片山！”石津慌乱地从走廊跑了过来。

“喂，你安静点！这儿可是医院！”被片山责备后，石津吐了吐舌头说：“对不起，金崎凉子没事吧？”

“嗯，总算保住了一命，但还没度过危险期。”

“听说总署的刑警被干掉了……”

“他还很年轻，充满了干劲。唉，真是太可怜了！”

“凶手呢？”

“从四层跳楼死了。”

“身份呢？”

“不清楚，应该是什么地方的小混混吧。如果他没死的话，或许还能问出是受了谁的指使.....不过凉子还活着，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说的也是。”

“这都是这家伙的功劳。”片山看着蹲在脚边的约翰说。石津看到猫后吓了一跳，呀地尖叫着从地上跳起约有三十厘米。护士从病房里探出了头，盯着石津说：“请安静点！”

“不好意思.....”石津在五六米外的凳子上坐下来，抱怨着，“真是吓死我了！”

“吓了一跳的是我们吧！”片山笑着说，“你这么害怕猫，和晴美交往可没那么容易。”

“没事，我已经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总会有办法的。”石津回答的语气似乎并没有什么把握，“对了，晴美是不是出门了？”

“为什么这么问？”

“我在来这儿之前给你们家打了个电话，可是没人接。”

“好奇怪啊，晴美应该在家啊.....”片山瞪着石津，“我之前说过你们就算约会也要在案件解决后吧？”

“是的，你是说过。但我想打个电话应该不要紧吧。”石津挠了挠头。

“我也不是老顽固，不会偷听你们的电话，或擅自偷看你们的信件。可晴美这个家伙到底去哪儿了呢？”片山皱起了眉头。但福尔摩斯也在家，应该不会有什么差错吧。

“啊，有一只猫！”一名看起来像高中生的女生兴奋地叫，“小猫咪，你坐电梯要去哪里呢？”

“肯定也是去吃晚饭。”她的男朋友说，“对了，餐厅是在几层来着？”

“五十层的眺望餐厅。小猫，你要去几层呢？我按五十层喽。”女子对着电梯角落里的福尔摩斯说。

福尔摩斯闭着眼睛，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电梯开始加速，没一会儿就到达了三十、四十层，之后又开始减速。

“小猫，我们到了！”电梯门打开后，小猫就迫不及待地飞奔到走廊上。

“小猫要去哪儿？”

“是去抓老鼠吧。我们也去餐厅吧。”

“等一下！”

“怎么了？”

“快看，小猫停下来了，一直盯着我们这边看呢。”

“别管它，我们走吧。”

“我总觉得小猫让我们跟它走呢，你看看它的眼睛。”

“怎么可能！我们快走吧，我肚子好饿。”

“我去看看，马上就回来。”

“傻瓜，你别去啊。”

女孩不听，跟在福尔摩斯的身后向前走。男子无奈，只好叹了口气，也跟在女孩的后头。

“小猫下楼了。”

“好了，快停下吧，不要去了。”

“可看小猫的样子就知道，它肯定有什么事想告诉我们。”

两人都下了楼。男子一脸无奈地说：“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能读懂猫的想法呢？”

“当然。我小时候养过暹罗猫，特别聪明，而且猫的表情特别丰富。”

“我的表情也很丰富啊！”

“别傻了！”女孩笑着说，“咦，怎么还往下走呢？”

“楼下就是事务所了，不能随便进，我们回去吧！”

“可是……”

福尔摩斯突然停下了脚步，朝着两人大声叫。

“一定有事！我们去看看吧！”

“如果到了楼下只发现一条鱼，那我可不管。”

“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把鱼拿到餐厅，让他们帮我们烤鱼呀。”

两人又下了一层楼，福尔摩斯走出了楼梯。

“这里是‘新城市文教中心’。”

“是干什么的？”

“教英语会话、茶道、花道的地方。”

“新娘学校吗？那我知道猫的目的了，它是想让我们报名上课。”

“怎么可能！”

福尔摩斯停下了脚步，竖起双耳，环顾四周，突然急忙向前跑。

“发生什么事了？猫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呢？”

“这层楼一个人都没有，感觉阴森森的。我们快回去吧！”

“都已经来到这里了……”女子突然皱起了眉头，“这是什么味道啊？”

“什么味道？我没闻到。”

“你再闻闻……”

“这么说来，好像是……”

“是煤气！”两人面面相觑。

“是不是哪儿漏煤气了啊？”

“快看，那只猫在一直用爪子挠门呢。”

“我们去看看！”男子跑过去开了门，一股煤气涌了出来。

“好浓的煤气味啊！”

“必须快点通知警卫！”

福尔摩斯拖住女孩的裙子。“怎么了？”女孩抬起了头，“啊，这儿有火灾警报器！快按一下！”

男子举起手边的座式烟灰缸，砸破了火灾警报器表层的塑料板，按下了里面的按钮。走廊响起了急促尖锐的火警声，排烟用的换气装置也开始运转。

福尔摩斯飞奔进教室。

“还不能进去！”女孩正准备阻止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人倒在教室的地板上。

“有人在里面！”

“必须快点救她！”浓烈的煤气味熏得他们直流眼泪。

“混蛋！必须先关了煤气！”此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三名穿着制服的警卫朝这边跑来。

“你看到袭击你的人的样子了吗？”

晴美摇了摇头说：“他从后头突然把我抓住，所以我什么都没看见。”

片山叹了口气说：“不过你没事就好了。”

明媚的阳光洒在病床上。

“可为什么要杀我呢？”

“也许你被当成了金崎凉子的同谋了。”

“同谋？”

“只有你能够在泉田的红茶里下砒霜，凉子又重伤躺在医院，所以你代替凉子杀了泉田……”

“别开玩笑！我明明什么都没做过！”

“我知道你没有下毒，可凶手不知道啊！”片山说，“凶手想把你伪装成自杀的样子，如果只是想杀你何必那么麻烦？凶手想要让别人以为你是杀了泉田后畏罪自杀的。”

“真是岂有此理！福尔摩斯呢？”

“刚才被带到兽医那儿去了，它好像没什么事。”

“太好了！它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还有那对年轻的情侣。”

“医生说如果再迟一会儿，你可能就会留下后遗症。”

“但是，真是不可思议啊。福尔摩斯是怎么到的S大厦啊，我应该是

被人用车运到那儿的。”

“福尔摩斯的爪子里有一些类似白色涂料的东西，肯定是它跳到了车顶上，随着车到了那里。可它居然没从车顶上掉下来，真是不容易！”

“哥，你今天回去后要奖励它牛肉吃。”

片山笑着说：“可福尔摩斯的最爱是竹鱼干。”

“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医生说再过两三天就没事了。”

病房的门被粗暴地推开，石津飞奔进来说：“晴美！你没事吧？你要振作一点！”

片山皱起眉头说：“你弄出那么大的动静，她会被你吓昏过去的。”

晴美咯咯地笑着说：“石津，谢谢你，我已经没事了。”

“是吗？那太好了！”石津夸张地喘着气。

片山起身说：“石津，不好意思，我要去查一下福尔摩斯爪子里的涂料，你能帮我照看一下晴美吗？有金崎凉子这个先例，应该不会再发生什么了吧。万一……”

“交给我吧！我会用生命来保护晴美的！”石津拍着胸脯保证。

“那就交给你了，你就算豁出性命也要保护晴美！”

听着两人的对话，晴美忍不住笑出声来。此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我是竹森……”

“啊，是我们所长！”片山开了门，竹森幸子手里捧着花走了进来。

“谢谢你送我。”

“不客气，反正我刚好顺路。”幸子开着车微笑着回答。

早上十点，车子朝着新宿驶去。

“这场骚动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啊？”幸子消沉地问，“再这样下去，学生和老师都不敢来了。”

“我们会尽快速捕凶手的。”

“我并不是在责备你们，希望你不要误会。”幸子加快了车速，“有时我喜欢开快车，就这样不顾一切地向前开。”

“可现实中会有很多障碍物……”

“有也没关系，一头撞到墙上死了反而轻松。”

片山一动不动地望着幸子说：“你还这么年轻，不该有这种想法。”

“也对，可是……”幸子话说到一半时突然缄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她接着说：“职场的女性看起来年轻，不过是凭借着好看的衣服。女人和男人一样，也渴望被需要，这种心情才能让人永葆青春。不管是被公司需要，还是被老公需要……但如果失去这些，就会变得和老年人一样。”

“你现在有很好的工作呀。”

“那是现在的我，可是……”

“没关系，你不用太担心。”虽然这说法没有什么把握，但除此以外片山不知该说些什么。眼前已经可以看见高楼的尖顶了。

幸子突然调转方向盘，把车停在了路边。

“片山。”幸子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前方。

“怎么了？”

“我们去酒店吧。”

“什么？现在吗？”

“我好想你抱着我。”

虽然她音量很低，但话语里蕴含着强烈的情感。片山第一次听到幸子发抖的声音。大清早的这样不太好吧.....片山犹豫不决。即使片山很愚钝，却也感受到了幸子内心汹涌澎湃的情感。但片山还有重要的工作需要完成。

“我.....”

片山正准备答应的时候，幸子说：“啊，我差点忘了。我和一个从北海道来的教授约好了在P酒店见面.....我先载你去S大厦，再去P酒店。你能帮我和相良说一声吗？”

“好的，没问题。”

幸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和那栋高楼大厦.....”

“什么意思？”

“明明就在眼前，却遥不可及。”

然后，幸子发动车子，呼啸而去。

第四章 凶手是谁——来自普契尼《托斯卡 星光灿烂》

1

“你妹妹怎么样了？”坐在柜台后的相良问片山。

“托你的福，已经没什么大碍了，也不会留下后遗症。”

“那太好了，我总算安心了。”相良露出了安心的表情。

“谢谢你的关心。”

“发生这种事，我也有责任。”相良挠了挠头，“如果晴美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会过意不去的。”相良的语气就像晴美是自己的妹妹似的。

“医生说再休息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她老是嚷嚷着要快点来上班。”

“多好的妹妹啊！”

“怎么说呢，算是吧……”片山苦笑着不知如何回答，“对了，你能帮我查一下从两年前就开始来这里授课的讲师都有谁吗？”

“好的，请给我十五分钟。”

“那就拜托你了。昨天的教室后来怎么样了？”

“调查结束后就锁上了。你要看吗？”

“嗯。”

昨天片山直接赶往晴美所在的医院，所以没去现场。相良从柜台下方的抽屉里拿出了钥匙串，取出其中一把。

“就是这把钥匙。”

“谢谢。钥匙是由谁保管的？”

“我和所长。这串钥匙经常被放在这个抽屉里。”

片山走到柜台内侧，观察了一下抽屉说：“这个抽屉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啊！”

“是特意这么设计的。”

“昨天的凶手应该就是从这里偷走了钥匙吧？”

“应该是。当然，如果我和所长是凶手的话就不用拿钥匙了。”相良笑着说，“可是也没留下翻找钥匙的痕迹，其他的抽屉也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可见凶手知道钥匙是放在这个抽屉里的。”

片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依照相良的指示来到烹饪教室。钥匙孔上还留着采取指纹用的白色粉末，门上也没有用铁丝撬过的痕迹，可见凶手是事先偷了这串钥匙，不然就是有备用钥匙。

走进教室后，仍然能闻到轻微的煤气味。事到如今，片山身心俱疲。想到晴美险些丧命，片山就更想辞了警察这份工作，也不知道上头会不会同意。总之必须先解决这个案子。

这次的连环案件十分棘手。为金崎泽子报仇的凶手，以及与之相对抗的凶手……警察在这其中被耍得团团转。

自从两年前金崎泽子被杀后，德田律子被误杀，山室、大町、泉田相继被杀，凉子受重伤住院，晴美险些丧命……每一个案件都尚未解决，貌似这些案子都有联系，但始终找不到任何线索。

虽然如此，关键还是要先查出包养金崎泽子的那些男人。如果耐心进行调查和梳理，肯定能确定那群人的身份。不过即便明白了是谁，也无法替金崎泽子和德田律子立证。刺杀凉子的流氓已经死了，现在唯有寄希望于找到谋杀晴美的物证了。

难点在于即便找到了试图杀掉晴美的人，也不知道是谁杀了山室、大町和泉田。凉子所说的话也不可信，因为给泉田下毒的人不是凉子。

除此之外，还有个问题，先不追究谁是凶手，警察甚至不知道凶手

是怎么杀人的。山室被杀时，只有几个靠近他的听众才有可能杀了他，可警察已经调查过了，完全找不到他们杀害山室的动机，也找不出他们和金崎泽子间的关系。

杀死大町并不难，但他在纸上打出的三个字母——L、Y、S，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与凶手有关的死亡讯息？还是他的手指不小心碰到键盘才打出来的？

接着是泉田。到底凶手是怎么在他的红茶里下砒霜的呢？根据晴美所言，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他是自杀，为什么找不到包有砒霜的纸张或容器？并且，在泉田的公文包里有当天上课用的复印本。如果存心自杀就没必要准备这些了。

结果还是一无所知。片山叹了口气，把手伸进口袋，触碰到了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福尔摩斯爪子里附着的汽车涂料。如今，这是唯一的证物。

“等等！”片山自言自语道，“……还有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应该看到了袭击晴美的男子，即使没看到正脸，如果再见到那个男子，它一定会认出来的。

片山回到前台后，相良说：“我查到了，这是在这里当过两年以上的讲师的名单，虽然有些现在已经不干了，我也把名字列进去了。”“谢谢你的帮忙！”

纸上共有七个人名，比想象中的要多。片山拿着纸张，离开了文教中心。进电梯后，片山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今天我的脑子可真好用！”片山自言自语道。

片山回到警视厅后，把涂料送去化验，随后前往目黑的S公寓。

“又是你啊！”土井绢子依旧一副睡意蒙眬的脸，“小猫呢？没一起跟来吗？”土井绢子招呼片山到里面坐。

土井绢子点着烟问：“你找我有什么事？之前的照相机怎么样了？能借给我吗？”

“这恐怕不行。”

“真小气！别忘了，你的薪水是我们纳税人缴的钱。”

“我想问你一件事，一件之前我没注意到的事。”

“什么事？”

“之前，你给我的你和金崎泽子的照片是谁拍的？”

“什么？”

“这张照片既不是你拍的，也不是金崎泽子拍的，应该有别人按下了快门。那个人是谁？”

“那个是……相机的自动拍摄装置。”

“可那个相机没有自动拍摄装置。”

土井绢子气愤地说：“好吧，是泉田那家伙拍的。”

“原来如此。泉田是碰巧去找她吗？”

“是吧，我是第一回在她那儿碰到泉田。”

“那之后你和泉田……”

“泽子被杀以后，泉田会来我的酒吧喝酒，我就把他带到这儿了。”

“泉田也真是可怜。”片山故意做出惋惜的表情说，土井绢子则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片山想，看来她还不知道泉田被杀了。

“你什么意思？”

“你还知道吗？泉田死了。”

土井绢子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虽然很遗憾，可这是事实。他喝了有砒霜的红茶。”

土井绢子缓缓地叹了口气，摇着头问：“真的吗？是自杀吗？”

“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但看起来不像他杀。关于他自杀的动机，你有没有什么头绪？”

土井绢子犹豫了一会儿，说：“其实他特别懦弱，外表上看不大出来。对于金崎泽子的死，他很内疚，一直认为这是他们造成的。”

“他们？是指共同包养金崎泽子的那群人吗？”

“你知道的可真不少。是的，可他没什么钱，其他三人每个月去找金崎泽子五次，他只能去两次。”

“其他三人？你知道是谁吗？”

“我也不知道，泉田说那是秘密。”

包养金崎泽子的总共是四个人。所以说还活着的只剩一人了。

“他有没有提起四个人当中是谁杀了金崎泽子？”

“好像他也不知道。他们四个人都相互怀疑。”

“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来找金崎泽子？”

“没看到过。我这人不爱管闲事。”土井绢子说，“对了，他在我们酒吧赊了很多账，他的公司会帮忙还吗？”

“我帮你问问吧。”

“大家都到齐了。”片山说完后，栗原抬起了头。

“嗯，总共是七个人吧？”

“是的，他们都说自己很忙，一直在抱怨。”

“我该和他们讲些什么？”

“什么都行。重点是让福尔摩斯观察这七个人的脸，它一定能认出是谁袭击晴美的。”

栗原站起身来，问：“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片山把写有名字的纸张递给栗原，栗原仔细地看了起来。

“还有和尚啊！他是教什么的？”

“听说是般若心经。”

“和尚里也有不少好色的。很可疑！其他的人里，还有教美容体操的老师，那不是可以经常触碰女性的身体吗？变成色情狂也不足为怪。舞蹈老师，通常他们都喜欢玩弄女性；诗人，很擅长花言巧语；吉他手，借着个人指导为幌子向学生出手；法语老师，法国人的人生目标不就是骗女人吗？最后一个是书法家，说什么握笔姿势不对，就能轻易地握到女性的手！所以他也很可疑！”

“照你这么说，所有人都是色情狂了。”片山不由得说。

“不，有一种职业绝对不是。”

“哪种职业？”

“警视厅的警察呀！”

片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向一直等着的福尔摩斯招了招手，说：“准备好了吗？过来吧。”

片山和福尔摩斯打开一扇小门，走进了一间小暗房。掀开窗帘后，有一扇大玻璃，可以看到隔壁房间的样子。那玻璃像是一面魔法镜似的，从对面看来这玻璃就是一面镜子。隔壁的房间集合了七名讲师。栗原走进屋子，亲切地和七个人打招呼。由于听不到声音，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不过能看出栗原使劲地说个不停，丝毫不给别人说话的机会。

“照这个架势，栗原都可以当电台的DJ了。”片山笑道，“福尔摩斯，快仔细看看，七人当中是谁袭击了晴美？”片山把福尔摩斯抱上了椅子。

福尔摩斯把前肢搭在窗户边上，伸长脖子看着。它的目光仔细地扫过一张又一张脸。

片山目不转睛地盯着福尔摩斯。

“怎么样？知道是谁了吗？”福尔摩斯把七个人都依次看完后，片山问道。

福尔摩斯收回前肢，抬头看了看片山，随后在椅子上蜷成一团，闭上眼睛。

“结果还是不行？”栗原皱起眉头，“我可是冒了很多冷汗啊！”

“对不起。”片山挠着头道歉。

“那群人怨声载道地离开了。”栗原苦笑着说，“咳，也是没有办法啊，名侦探也不是万能的。”

片山叹了口气，望着一旁的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也来看我啦？”晴美从床上坐了起来。

“你已经没事了吗？”片山看了看周围，“石津那个家伙跑到哪里去了？还说会好好保护你的……”

“他一直在呀。”晴美说。

“他在哪儿？”

“下午好，我在这儿！”声音从下面传来，石津随之从床底下扭动着爬了出来。

“你在床底下干吗呢？抓蟑螂吗？”片山瞪大了眼睛。

“我这是以防万一。一听到敲门声我就马上躲到床底下，看看来者何人以便攻其不备。”

“攻其不备是很好的，可是你会把床弄坏的。”

“没关系，我又没有躺在床上。”石津笑着回答。

“你当然不能躺到床上！”片山大怒道。

石津慌里慌张地解释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发誓！我一根手指头都没碰晴美。”

晴美咯咯地笑道：“哥，他胆小，你就别吓他了！”

“他要是敢乱来，我就让福尔摩斯去咬他。”

石津急忙躲到病房的角落。

“医生说明天就可以出院了。”晴美说。

“是吗？那太好了！”

“你查到什么了吗？”

“我真是太丢脸了。”片山苦笑道，随后把让福尔摩斯认那七个人的事告诉了晴美。

“就算是福尔摩斯也会有不知道的事呀！对吧，福尔摩斯？”

“这我倒是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满意呢？”

“嗯……这个该怎么说呢？”片山稍作思考后说，“看了福尔摩斯的样子后，我总觉得它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不说。”

“你想得太多了。”晴美笑着说。

片山一动不动地盯着蹲在脚边闭目养神的福尔摩斯。在片山看来，福尔摩斯对这些案子似乎漠不关心，变回了一只普通的猫。难道这是巧合？在救了晴美后，它就不怎么在乎其他事情的进展了。

“会不会是这家伙同情金崎泽子，想帮助她完成心愿，所以明知凶手是谁也不肯说出来？”

晴美认真地盯着福尔摩斯，问：“真是那样的吗？”

福尔摩斯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慵懒地打了个呵欠。

2

晴美周三出院后，周四就开始上班了。虽然身体已经没什么大碍，但对于文教中心发生的事还是心有余悸。继命案之后又发生了煤气中毒事件，这里自然成了媒体关注的目标。原以为学生的出勤率应该会大幅降低，不知是不是由于都市里的人爱看热闹，学生不但没有减少，还有许多新人报名听课。其中竟然有不少年轻的女学生羡慕发生在晴美身上的事，对此晴美除了苦笑不知该如何回应。

搜查还没有任何进展。虽然从涂料的化验结果知道了车的种类，可车不属于那七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这应该是凶手租来的车，不过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找到租车的人，对此片山他们感到很无奈。此外，至于调查那七个人的人际关系，他们本人都声称个人隐私受到了侵犯，所以调查也没有什么进展。

虽然知道了刺杀凉子的流氓的身份，却查不出他是受谁指使。同时杀死山室、大町和泉田的凶手也没抓到。虽然有可能是凉子杀了山室和大町，却不知道她是采取什么办法杀死他们的，这一切在凉子恢复意识前也无法向她本人进行确认。

德田律子被杀还不到十天。通常侦破杀人案要历经几个月甚至是几年，所以，现在还不至于陷入绝望。但是目前还有可能出现新的受害者，也就是包养金崎泽子的第四个男人。而且，他也有可能就是杀了德田律子和企图谋杀凉子的凶手。总而言之，案情错综复杂。

“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快到十二点的时候，相良过来慰问晴美。

“嗯，没事了，我现在精神得很。”晴美笑着回答。

“不要太勉强自己，如果感觉累的话就早点下班。”

“没关系。如果我不在的话，这儿肯定会乱成一团。”

“你可真是位职场女性啊！”相良笑着说，“对了，户村老师昨天打电话说想把课调到今天。”

“今天才周四呀。”

“他说明天有事抽不开身。”

“那学生这边……”

“不用担心，我已经通知他们了。”

“那麻烦你了。”

“还有，原本两点半上课的那个学生说身体不舒服，今天不来了。”

“我知道了。”晴美做着笔记。此时十二点的铃声响起，学生们陆陆续续走出了教室。幸子也走了过来，把手搭在晴美的肩上。

“晴美你这么认真工作，真是帮了我大忙！我本来还担心你要请长假呢！”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你说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吧。”幸子微笑着说。

“辞职？”晴美抬起了头看着幸子，“所长，你为什么要……”

“发生了这样的事，虽然学生人数没有因此减少，但无论怎么说还是对公司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不管原因是什么，作为管理者我必须负责。”

“可是，就算不辞职也……”

“这也不是什么悲壮的决定，只不过这种时候，我必须向上级提出请示去留的辞呈。”

“居然还需要这样！”晴美不满地说，“如果所长辞职的话，我也不干了！”

“晴美，你冷静点！”幸子安慰地说，“理事长肯定会这么说：‘像你这样能干的人辞职的话是公司的损失，你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做下去。’”

“有道理！到时所长你不要立马答应，应表现出犹豫为难的样子，趁机让他们给你加薪。”

幸子听了后笑着继续吃午餐，可晴美的心情不知怎的却有些沉重……

“户村老师。”晴美看到户村贞夫抱着吉他盒来到了前台，便开口说道。

“你的身体怎么样了？”户村问她。

“已经没有什么大碍。真是给大家添麻烦了。”

“你安然无恙真是太好了！我临时把课调到今天，有没有不能出席的学生？”

“有一个，两点半的佐佐木小姐不能出席。”

“真是不好办，我再找个时间替她把课补上吧。”户村说，“对了，那两点半之后的二十分钟就空出来了吧？”

“是的。”

户村若有所思地把吉他盒放到柜台上。“你能帮我保管一下吗？”说完后户村就乘着电梯下楼了，五分钟后又回来了。“对了，你记得上周有个女孩来这里让我在她吉他上签名吗？”

“嗯，我记得。”

“她之后给我寄了一盘她自己演奏的磁带，演奏得很好。当然技巧还不够娴熟，但她特别有天赋。如果我慢慢教她，她一定会进步很快。刚好今天下午两点半后没什么事，我就打电话叫她来上课了。”

“好的，我明白了。”

“这属于特别开课，就不用收她的费用了。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我明白。等她来了，我会带她去教室。请问她的名字是——”

“她叫高野礼子。如果让其他学生撞见不太好，所以我不想用原来的教室，你能不能给我调个别的教室？”

“好的，如果有空教室你们就可以用。我去找找看，之后会带她到那里去。”

“那就拜托你了。”

他看起来真是个好人在！望着户村的背影晴美这么想道。不过，户村也是那七名讲师中的一位。山室和大町也都是待人和气的好好先生，但他们背地里也照样用钱包养金崎泽子，可见人不可貌相，也不知道户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男人都一样……”晴美喃喃自语道。

“怎么突然讨厌起男人来啦？”幸子问。

“没……没有的事。”

“是不是和男朋友吵架了？”

“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真的？是不是你哥管得太严了？”

“倒不是因为这个。”

“你长得这么可爱，怎么会没有男朋友？”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晴美不知该如何回答。

“对不起，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没关系。”晴美说。

“你能帮我把这封信送到理事长那儿去吗？曾根出去了，只好让你跑一趟，不好意思。”

“没关系，我只要把信交给理事长就行了吗？”

“还需要拿到理事长的答复，可能需要点时间。你在那里等一下吧。”

“我知道了。对了，还有一件事。”

晴美向幸子说明了户村拜托她的事。

“我知道了。我会让相良来前台，你和他说一下吧。”

晴美向相良说明了情况后，拿着信封下楼了，刚出电梯就看到石津站在那里。

“石津，你怎么在这儿？”

“你准备出去吗？”

“没有，我去送份文件。你要去楼上吗？”

“不，我的工作是要保护你。”

“已经不用了。”

“不行！”石津断然拒绝，“这是你哥的命令。”

“那是在医院时说的话呀！”

“可你哥并没有解除这个命令呀！”

“胡搅蛮缠。”晴美笑着说，“那我们一起去吧！”

“好啊。”

晴美和石津走到了高楼的楼道里。今天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你一直跟着我，不会被责怪吗？”晴美说。

“在命令解除之前我都要陪在你身边。”

“真拿你没办法。”

“我希望这个命令一辈子都不会解除。”石津认真地说。

晴美沉默着继续向前走。石津是个好人，但目前她完全还没有考虑恋爱和结婚的事。

户村给高野礼子打了电话，通知她从两点半到两点五十分给她单独授课。高野礼子甚至有些搞不清这是事实还是自己的幻想。她下午两点就抵达了S大厦，但她想去得太早反而会给别人添麻烦，于是便在一楼的咖啡厅打发时间。两点二十分时，礼子上了四十八楼。和上次不同，前台里坐的是一名中年男人。礼子有点胆怯不敢上前，男子主动向礼子打了招呼：

“你是高野小姐吗？户村老师交代过了，他现在还在上课，请您到别的房间稍等片刻。”

听他这么一说，礼子总算安心了，原来这不是幻想！男子从柜台后绕了出来，说：“户村老师特别有人气，很多人排队等着上他的课，所以如果让别的学生知道他给你单独授课的话不太好，所以他就打算在别的教室给你上课。”

“谢谢你！”礼子胸口有一股暖流涌过。想不到户村老师会这么替自己着想，礼子开心地飘飘然起来。

“那请问我该交多少费用呢？”

“这纯粹是出于户村老师的一片好意，所以你不用交学费。”男子微笑着说，“跟我来吧。”

礼子就像做梦似的跟在男子身后。

“哪里有空房间呢？这间有人上课，这间也有。这儿总算是有空着的了！”男子看了看门口的时间表，“这儿三点开始上课，学生都会来。我们去那边吧！”

礼子跟在那男子的后头寻找空教室，两人一直在走廊上绕来绕去。

“教室全满了。要不换成会客室吧，暂时不会有人来。”

“可以吗？那谢谢你了。”

“请进。”

会客室很窄，光是一套沙发就几乎塞满了整个房间。明媚的阳光从窗户外面照进来。

“阳光好刺眼啊，我把百叶帘放下来吧。”男子放下了绿色的百叶帘。

“这样就好多了。户村老师很热心，学生通常会问问题，所以就会拖延时间，也许过了两点半才会过来。”

“好的，我会在这儿等着。”

男子离开后，礼子从盒子里取出了吉他，开始调音。难得能够上户村老师的课，可不能因为调弦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礼子调好音后看了看手表，已经是两点半了。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礼子突然感到很紧张。但门打开后出现的是刚才招待她的那个男子，他端着茶走了进来。

“你不必太拘束了，请喝点茶吧。”

“谢谢。”礼子很感激男子的体贴和用心。虽然算不上是好茶，但她口渴很渴，一口气就把茶全喝光了。喝完茶后礼子紧张的情绪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两点三十五分，两点四十分，礼子开始坐立不安。户村老师是不是忘记了？还是他突然要给别人上课？到了两点四十五分，礼子已经很绝望了。果然是自己在做梦，对于户村老师来说，自己根本就无足轻重……

走廊里又传来了脚步声，门打开后出现的依旧是刚才的那个男子。

“咦？户村老师还没来吗？”男子看了看屋内惊讶地问。

“是不是前一节课拖堂了？”

“不对呀，前一名学生刚才已经走了。好奇怪啊！户村老师是不是

在教室里等着呢？总之你先拿着吉他，跟我去看看吧。”

礼子按照男子的吩咐，把吉他放进盒子里后就起身了。

“我已经告诉老师是这个屋子了，我们去看看吧。”

迅速穿过走廊后，两人来到了一个写着“吉他”的教室，定于两点五十分上课的学生已经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候了。

“里面怎么没有吉他声？”

男子轻轻敲了敲门便走了进去。这间屋子和礼子刚才所在的会客室差不多大，屋内只有两张椅子和一个乐谱台。户村不在屋内。

“也没看见吉他，户村老师是不是拿着吉他出去了？”

“去了哪里呢？”

“说不定是进错房间了。”

“进错房间？”

“户村老师可能去了对面的另一间屋子。那里离这里特别近，我们去看看吧。”

礼子随着男子走向走廊的另一端。

“户村老师你在里面吗？”男子推门而入。

“啊，老师在这里！老师！”男人突然僵住了。礼子跟着走了进去。只见户村贞夫手里抱着吉他，全身瘫在沙发上。礼子的吉他掉到了地上，她用双手捂住了嘴。户村的脖子上缠着一条细绳。

“不好了！”男子拉起百叶帘。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照在户村的脸上。阳光鲜明地照出户村凄惨的死相，礼子立即昏了过去。在她模糊的意识中，觉得深深陷入户村脖子的是吉他弦。

片山脸色阴沉地看着户村的尸体。

“第四个人也被杀了……”

验尸官南田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

“咳，又死了一个！这里应该改名了，改成‘新城市入殓房’！”

没人笑得出来。南田大致地看了下尸体，便分析道：“这是他杀。勒死的。手法干净利落，只需一分钟就能置人于死地。死者死了没多久，最多就是一两个钟头。”

原来预定两点半下课，可实际上拖到了两点三十七八分。相良和高野礼子发现死者时是两点五十分。也就是说，户村仅在这短短的十多分钟内被杀了。

“南田，这里就是犯罪现场吧？”

“沙发上有死者失禁的痕迹，确实是在这儿被勒死的。”

高野礼子在这间屋子里等到两点四十五分，仅在相良和高野礼子离开这间屋子去教室寻找户村，之后又返回这里的五分钟内，户村便被勒死了。

“如此说来，这并非一次计划好的犯罪。”片山说。

送完文件回来的晴美听说了这起案件后，目瞪口呆地坐在了前台后。

户村决定给高野礼子上课的事是个偶然，和相良他们走岔错过也是个偶然。可见凶手是碰巧来到了这里，逮住了这个时机，迅速地实施了犯罪行为。

“可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

“没错啊，户村老师把周五的课调到今天也是个巧合。”

“真是搞不明白，难道凶手每天都来这里吗？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凑巧地遇到户村呢？”

“你的意思是——”

“很可能凶手就是这里的员工。”

“太过分了！你是在说谁呢！”晴美瞪着片山说。

“.....比如说相良。”

“相良？”

“山室被杀时，相良离他很近，除了大町，泉田、户村被杀时，他都在附近。”

晴美抱着胳膊说：“哥，很遗憾你的推理是错误的。山室老师被杀时，相良在放映片子期间，一直在我身边，结束后他马上走到放映机前并打开了灯。我很熟悉他的脚步声，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跑到礼堂前面杀死山室。并且，我给泉田老师泡红茶时，相良一步也没靠近过。此外，今天相良也是和那个姑娘在一起，这可是个绝好的不在场证明。”

经晴美这么辩解之后，片山也无言以对。可是只有经常出入这里的人才有可能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抓住这个偶然的时机实施犯罪。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户村的死和其他三宗命案毫无关联，可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电梯门开了，石津走了出来。

“石津，你到底去哪里了？”片山一见他就破口大骂。

“他在保护我。”晴美替石津回答。

片山听后瞪圆了眼睛。石津连忙解释：“那是因为前几天你给我下的命令还没有解除。”

“你再保护晴美三十次我就解除命令！”

“哥，你别生气！他也是担心我的安全。”晴美这么一说，片山不知该怎么反驳，只好沉默不语。

“对了，片山，刚才我去了总署。涂料的化验结果出来了，果然是租用的，是白色的蓝鸟汽车。”

“知道是谁租的吗？”

“户村贞夫。”

“果然是他，如果早点知道的话……”

“那企图杀了我的就是户村老师了！男人真是不可貌相！”晴美不禁感叹道，“总之，复仇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片山，户村是在哪里被杀的？”

“会客室。”

“是不是之前我们审讯时用的地方？”

片山点头表示同意。晴美在一旁插嘴道：“是另一边的房间。”

“另一边？”

“对，这里有两个会客室，东西两侧各一个。”

“可这个屋子和之前去的那个看起来是一样的。”

“这是因为两个房间的摆设几乎一模一样，连沙发都是一样的。”

“喂！”片山快步走到柜台前，眼里闪烁着光芒。

晴美不知所措地问：“到底怎么了？”

“会不会高野礼子等候的会客室和户村被杀的会客室是不同的？”

“不同的？”

“如果是这样，相良就有可能杀了户村了。他先让高野礼子在其中一个会客室等候，然后把户村带到另一个会客室。杀了户村后，相良回到礼子所在的会客室，叫上礼子，两人一同去教室后，最后回到杀死户村的房间。高野礼子是第一次来吧？由于不熟悉，所以没发现是不同的会客室。”

“怎么可能！”

“总之，先把高野礼子带过来，让她看看另一间会客室的样子。”片山兴奋地说。

高野礼子站在东面的会客室门口，胆怯地朝屋内望去。

“怎么样？你最初是在这里等户村老师的吧？”片山问。

“我也不太清楚。”礼子胆怯地回答。

“你好好观察一下，进来坐下，怎么样？”

“好像是这里.....但这两个房间实在是太像了！”

礼子四处张望，突然她看到了窗户。礼子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向窗边，眺望着窗外。片山也一起看着窗外。窗户的正前方有一栋崭新的六十层摩天大楼，这栋高楼挡住了视线。礼子回身转向片山说：“不是这个房间。”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去的房间，阳光特别刺眼，所以那位相良先生就替我把百叶帘放了下来。所以应该是西边的那个房间，可这间却在东边。”

“是吗？”片山失望地耸了耸肩。混蛋！我还以为我破解了谜团！

“哥！”就在这时晴美跑了过来。

“怎么了？”

“刚才医院来电话说金崎凉子病危了！”

“就看她能不能熬过今晚了。”医生说。

“还有希望吗？”

“希望很小，只能靠患者的意志力了。”

“成功率有多大？”

“十分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百分之一，总之希望很渺茫……”

片山回到了候诊室，把医生的话传达给晴美和石津。

石津阴沉着脸说：“这么年轻的姑娘怎么会死呢？搞错了吧！”

“就算没救的话，至少要让她知道姐姐的仇已经报了。”晴美说。

“她的父母呢？”

“联系不上。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庭地址，实在可疑。”

福尔摩斯坐在晴美的脚边，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就像一座雕像。这时，约翰慢悠悠地走进了候诊室。

“约翰瘦了好多！你看它摇摇晃晃的，真是可怜！”

福尔摩斯睁开了眼睛。约翰走到福尔摩斯面前便停下脚步，目不转睛地盯着福尔摩斯。宛如心灵相通的恋人再次相逢一般，它们不需要任何语言，彼此用眼神传达着千言万语。石津甚至忘记了自己有猫咪恐惧症，愣愣地注视着这一情景。

福尔摩斯突然毅然决然地迈开步子走开了。

“喂！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转身朝向片山。从福尔摩斯眼中，片山看到了异样的光芒。

“好的，我们走！石津，接下来的事就拜托你了。”

片山跟在福尔摩斯后面离开了。

3

“在这个时间把大家聚集起来，真是不好意思！大家找个位置坐下吧。”片山说。

四十七层的M地产礼堂被布置得和山室被杀时一模一样。八毫米的放映机播放着幻灯片，正面的黑板前有一个屏幕。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礼堂里面除了片山和石津，还有晴美、竹森幸子、相良、曾根以及福尔摩斯。

“你准备干什么？破解推理小说的谜团吗？”曾根问片山。

“差不多。”

“真的吗？我没想到警察也会干这种事！”

“那么，片山警官，请你开始吧。”幸子点头说。

“好的，这一连串事件的起因是两年前在目黑S公寓发生了金崎泽子被杀的案件。”

片山说明了两年前那个案件的大概情况，以及山室、大町、泉田和户村等四人轮奸泽子后共同包养她的事情。幸子听完后似乎大为震惊，一直咬着嘴唇。

片山继续说道：“我也不知道是谁杀了金崎泽子。也许是他们四人发生争执，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导致了最终她被某人杀死，事到如今也没法当面询问本人。之后，泽子的妹妹凉子想要为姐姐报仇，她想方设法要查出那四个男子的名字，所以就找人用‘金崎泽子’的名字报名参加了所有的课程。这样的话所有的讲师都会在名册上看到这个名字。凉子不知道谁是凶手，但知道凶手就是这里的讲师。可凉子没想到他们居然袭击了她的公寓并企图谋杀她。这应该是那四人买凶杀人，他们还不至于如此丧心病狂地亲自动手。可实际上被杀害的是凑巧来拜访凉子的表妹。凉子九死一生后潜伏在某处等待着复仇的时机。可是……”片山稍作停顿，“实际上，凉子不可能杀死他们四个，至少在泉田的红茶里下砒霜以及勒死户村的不是凉子。”

“为什么？”幸子疑惑地问。

“因为周日凉子被他们雇来的凶手刺伤入院。”

“啊！”

“凉子故意把我约出来，承认是自己杀了山室和大町。不过凶手并不是她，她只是想包庇凶手。”

“真正的凶手是谁？”

片山迟疑了一会儿后回答道：“是相良。”

“哥！”晴美忍不住大声制止片山的推理。

“确实，相良在每个场合看起来都不可能杀人，可实际上并不是完全不可能。通过缜密的思考就能够推测出他的杀人手法。”

片山瞥了一眼福尔摩斯，事实上是福尔摩斯想出来的，可人们又听不懂猫的语言。

“先从最初的山室命案说起。就像我妹妹所说的证词一样，相良在幻灯片开始放映时就站在她身边，直到放映结束，他立即去开了灯。所以这样看来，相良没有杀死山室的机会，但事实上……”片山稍作停顿，“想要在放映结束后的二十秒内杀死山室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漆黑一片，想要在黑暗中准确无误地刺穿山室的心脏也是极其困难的。实际上山室不是在放映结束后被杀的，而是在放映开始不久后就被杀了。”

“哥，可山室老师一直在说话啊！”晴美吃惊地说。

“我现在演示一遍你就明白了，不用关灯也行。”

片山按了放映机的开关，卷轴咔嗒咔嗒地开始转动，屏幕上出现《第三个男人》的最后一幕，音箱传出音乐，接着就传出片山的声音。

“你们明白了吧？山室的解说是事前就已经录好的。”

片山关掉片子。晴美一脸困惑地问：“哥，那刚才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是我的录音。这个最新款的声音放映机具有录音的功能，还附赠一个麦克风。山室的全部解说都是提前录好的。”

“但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山室开始讲座前有没有接到什么电话？”

“这个……这么说来……”晴美突然想了起来。光枝姑妈在说片山的事时，有个低沉的男声找山室。“确实有一个男子打电话来找山室，可那时相良出门买音箱了。”

“他是在外头打的电话。我想他大概是这么说的吧：‘我想要跟你谈谈金崎泽子的事，四点半时下来。’对吗，相良先生？”

相良面无表情地站着。片山继续说：“山室应该很头疼，在演讲时，尤其是片子的解说最为关键，怎么能缺席呢？于是山室对外出回来的相良提到自己四点半时有急事必须中途离开，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相良就是那个打电话的人。相良便提议：‘那提前把解说录好不就行了吗？在片子开始放映后偷偷溜出去，结束前回来就行了’。山室接受了相良的建议，演讲前在片子上提前录好了解说。”

晴美想起来在山室演讲前，她曾经窥探了一下礼堂内的情况。原本以为当时山室是在彩排，哪知道那时是在录音！

“所以片子开始放映时，相良打开了开关，关了灯。他脱了鞋后，沿着墙壁向前走，刺死了坐在椅子上的山室，把刀放进离山室最近的听讲者的手提包内，接着穿上鞋子回到了晴美的身边。由于大家都专注于画面和音乐，因此没有注意到他的行为。再加上放映画面时也有些光线，屋内也不是完全漆黑一片，所以是完全有可能实施杀人行为的。并且，所有人都认为山室是在放映结束后被杀的，没有人预料到是在此之前。”

“但还是很奇怪，我们刚才又看了一遍当时的片子，如果山室老师提前有录音，我们应该能听到他的解说。”

“说得对！这件事对于熟悉八毫米胶片的人来说特别简单。这个放映机是双卡式的。八毫米胶片的外侧涂有录音用的磁性体，这和涂在录音带上的物质一样。由于要进行磁性录音，所以左右两侧都涂有磁性体。以前只涂在宽幅的一边，另一边起平衡作用。可是最近连另一边也能录音，所以就出现了双卡式放映机。结果变成这样。”片山从头开始播放，“首先播放第一边。”

音箱里只传来了齐特琴的音乐。

“接着播放第二边。”

片山按了其他按钮，音乐就消失了，只剩下片山的声音：“你们明白了吧？山室的解说是事前就已经录好的。”

“现在同时播放第一边和第二边。”

齐特琴的音乐和片山的声​​音重叠着从音箱传了出来。片山关了放映机。“现在你们明白了吧？讲座进行的时候，两边是同时播放的，后来我们再看时，只播放了第一边，所以听不到山室的声音。”

“可是，哥哥，我们刚才听到了你的声音，那山室老师的声音哪去了？”

“这个和录音机一样，都可以把录音删除。最后留下来整理胶片的是谁？是相良！他只要删除了第二边的录音，就不会留下任何证据了。”

这是一个既简单又不引人注意的手法。要不是福尔摩斯用前肢触碰选择按钮，片山根本不可能发现那个功能，之后片山看了使用说明书才解开了这个谜团。

片山松了口气继续说：“原来凶手预想尸体被发现后会造成很大的混乱，结果我妹妹却维持住了现场的秩序。为了扰乱警方办案，他就在名册上写下了金崎泽子的名字。”

片山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关于大町命案，我之后再说明。接下来是泉田被杀。相良也确实无法在晴美泡好的红茶里下砒霜，可在之前他就已经放好砒霜了。”

“可是白糖里什么都没有！”

“可如果在红茶里下了毒呢？”

“这种事……”晴美哑然不语。

“你是怎么泡红茶的？”

“用茶包。”

“他是把砒霜放到了茶包里。”

片山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红茶的茶包。福尔摩斯用爪子撕裂茶包时，片山还以为是它发狂所致，不久后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它想要传达的信息。

“这个杀人手法也是出人意料地简单。茶包的袋口原来是折叠的，用订书钉把绳子钉在上面。可以用针或者其他东西挑开订书钉，打开茶包，往里面放入砒霜，之后再把茶包的袋口按原样折叠好，订上订书钉。谁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件事。相良听到泉田在前台说想要喝红茶后，就装出一副取文件的样子，走近橱柜，把事先准备好的茶包放在最前面的位置。虽然外包装的口打开了，可人们不会起疑。晴美往那个茶包里注上开水后，砒霜就和红茶一起溶解了……之后茶包被当成垃圾扔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最后是户村之死。白天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

片山说明了相良是如何巧妙利用了东西两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会客室。

“可是高野礼子否定了这个想法。她清楚地记得，她刚进会客室时，阳光特别刺眼，所以相良把百叶帘放了下来。确实那个时间东边的会客室不会有刺眼的阳光。”

片山停了一会儿，依次看了所有人的脸说：“那个东边的会客室的正前方有什么？六十层高楼的玻璃窗。从西边照射进来的太阳光经过玻璃窗的反射后，照进东边的会客室。我向管理人员确认过了，那样反射的太阳光就如同直射般刺眼。并且在两点半左右，太阳正好照射到四十八层一带。相良听说了户村此时会来，就立即想出了这个计划。可见相良先生具有很好的头脑和决断力。他没有放过这个偶然的时机，立即设计了这个周密的方案，并且最终成功了。我打从心底佩服他！”

片山在破解这个谜团时花了点时间。实际上，当福尔摩斯叼着片山随身携带的小镜子，并用镜子反射阳光时，片山一直摸不着头脑，直到他看到玻璃窗上反射的霓虹灯时才恍然大悟。

“可是相良先生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晴美问。

“相良是个假名，他的真名叫金崎民树，他是泽子和凉子的父亲。”

所有人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相良嘴角浮起了微笑，说：“我很惊讶，你居然知道这么多事情。”

“我都是靠运气才知道的。”片山颇为惭愧地说。实际上都是福尔摩斯的功劳。

“泽子被杀以后，我从她的日记里知道了那四个男人的事，我的脑海里就只剩下报仇这件事。所以我这辈子会变成什么样都无所谓，我绝不能让那四个男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辞了议员的工作，打着自由职业者的幌子到处更换住址，终于成功地在这里受聘。不久凉子也希望加入我的复仇计划，被我阻止了，可是没想到侄女却被误杀了。她是我妹妹的女儿，妹妹以我妻子的名义领取了遗体，我真是对不起她！但我从不后悔杀了那四个混蛋，如果他们还活着，我还会再杀他们一次。”金崎民树激动地说着。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穿橡胶靴的脚步声。

“阿姨，你怎么来了？”看到每天擦烟灰缸的清洁阿姨后，晴美问。

“她是我的妻子，为了打探讲师的情况和我一起混进了这里。”

“对不起，我骗了你。那个报名参加所有课程的人就是我。”

金崎太太走向金崎民树，在他身旁停了下来。

“原来如此。”晴美恍然大悟道，“难怪我哥在楼下等了好久就是不见你下楼。可你为什么写下搜查一课的电话呢？”

“啊？那是因为我刚好看到你笔记本上的一个号码，我就改了那个号码的第一个数字然后写上了，没想到居然是警视厅的电话。”

金崎民树继续说：“如果能给泽子报仇，就算要我们牺牲一切也没关系。只不过……”他转身面向幸子，“真的很抱歉。每次见你如此热情地经营着这个文教中心，我就很愧疚，我只是为了杀人才来到这里工作。”

“不，相良先生，如果我是你的话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你能来这里工作我很高兴。”幸子摇了摇头说。

瞠目结舌的石津这会儿才回过神来，说：“片山，那大町被杀是怎么回事？”

“虽然很遗憾，但大町不是我杀的。”金崎民树说。

“大町是凑巧在那段时间内死的，是因为另一段感情纠葛。”

“什么意思？”

“大町在临死前用打字机打出了L, Y, S三个字母。”

“这三个字母是指凶手吗？”

“其实这件事很简单。”片山轻松地说。

有一天当福尔摩斯在敲打键盘时，片山就恍然大悟了。

“到底是什么意思？”晴美急着问。

“那三个字母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L, Y和S.....我不知道。”

“如果在每个字母上都添加一条线的话，就会成为货币单位。£是英镑，¥是日元，\$是美元。大町太太的说法有点奇妙，她说很像是英文字母，也就是说大町打出来的不是L、Y和S，而是£，¥和\$。”

“我还是不明白。”

“奥利韦蒂公司的打字机，£，¥，\$的键盘同时对应数字5，3，4。一般打出的是数字，如果按了大写字母的转换键就会出现£，¥和\$。换句话说，大町原本打算打出数字，由于转换键锁着，所以就打成了L, Y和S。”

“也就是说大町想打的是5，3，4？”

“你对534这个数字有什么印象吗？”

晴美想了一会儿，尖叫起来：“会员号534，是榎本弥生！”

金崎民树十分佩服地说：“你真厉害！”

“金崎先生，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凉子病危了！”片山说道。

“什么！”金崎太太失声尖叫。金崎民树脸色发青，努力保持镇定。“我们能去医院看看她吗？”他说。

“快去吧！等凉子病情好转后，你再去自首吧，多少能减轻你的刑罚。”

金崎民树目不转睛地盯着片山，说：“可这么一来你就……”

“说实话，我所说的不过是推理，没有任何证据，如果你否认的话我也拿你没辙。我能做的就是劝你自首……石津，快送金崎夫妇去医院！”

“好的。”石津充满干劲地说，“片山，我开始崇拜你了！”

“我也要去。福尔摩斯，出发吧！”晴美和石津、金崎夫妇一起出发了。福尔摩斯在出口处停下，回头看了看片山，那目光既冷酷又带着嘲讽，好像在说：“我这个名侦探就要退场了，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

福尔摩斯洞晓一切。片山把福尔摩斯带到犯罪现场，一个又一个的谜团得以破解，晴美只能惊讶地在一旁观望。

当谜团相继破解后，凶手只剩下相良一人。根据相良的年龄很容易就能推测出他的真实身份，但片山不明白为什么福尔摩斯一直保持沉默直至他的复仇结束呢？此时曾根也回去了，只剩下片山和幸子两人。

“你太厉害了！”

“这不是我的功劳。”

“但不逮捕金崎是你的主意吧。”

“作为刑警，这是我的失职。”片山笑着说。

幸子的身体渐渐地贴近片山，把唇贴在片山的唇上。

“那个……我们去宾馆吧……”片山总算说出了口。

“我不能骗你。”幸子离开了片山的怀抱，“我不过是想利用你而已。”

“利用？”

“我喜欢女人。”

片山不禁错愕。幸子麻利的作风确实颇有男性气概，可是她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约我去宾馆？”

“对不起。”幸子低下了头，“我很想爱上男人，我失去所爱的女人已经两年了。我实在是太寂寞了。”

片山的心情很复杂。幸子找到自己是因为自己有男子气概呢，还是因为自己偏女性化呢？如果是后者的话，就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了。

“但还是不行！”幸子落寞地微笑着，“刚才我见你没有逮捕金崎先生，特别有男子气概。我不爱你，所以没法骗你。”

“哦，我知道了。”除此之外，片山不知该说些什么。“以后肯定会有适合你的男人出现。”

“你真是个好人的。”幸子靠近片山，再度亲吻了他。片山知道这是个离别之吻。

“我收拾完放映机再回去。”片山说完之后走近放映机，卷好胶卷，放进盒子里。

“我和金崎泽子相互爱着对方。”幸子出其不意地说。

“什么？”片山转过身来。

“当时她担任山室老师的秘书，我第一眼看见她就被她迷住了。她被包养后的某一天我们偶然相遇了。从此，我们就爱上了对方。她特别憎恨男人，所以就回应了我的爱。然而，有一天她突然说想自杀，她说

如果过着这样的生活还不如死掉算了，所以她恳求我杀了她。我心中能够理解她有多痛苦，当子弹打中她的那个瞬间，她倒下了，脸上露出的是安详的微笑。”

片山缓缓地点了点头，说：“难怪她死的时候表情很平和。那她邻居说看到一个穿着皮裤的男子……”

“那个人就是我。在我和泽子的关系中，我是扮演男性角色。”

片山此刻总算明白了当时泽子的邻居土井绢子所言之意了。“也许是女人，但应该是男人。”

“那么你早就知道包养金崎泽子的人是谁了？”

“我不知道。泽子始终不说，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这里的讲师，我还以为是哪个公司的社长之类的。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会杀了他们。”幸子的表情变得僵硬。

“枪在哪里？”

“在那个公寓里。山室曾去狩猎，但我从没想到会是他的枪……我用完枪后，把枪扔进河里了。”

幸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片山，说：“请你逮捕我吧。”

“你真狡猾啊。”片山苦笑着说，“你明知道我都没逮捕金崎而是让他自首，我又怎么能逮捕你？”

“片山先生……”

“虽然是你开的枪，但实际上是那四个人杀了金崎泽子，我会忘了你刚才所说的话。”

幸子一句话也没说，低着头静静地走出了门。

片山耸了耸肩，喃喃自语道：“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可能这么受女人欢迎……”片山叹了口气，继续收拾起了放映机。

尾声

金崎民树对着墓碑合了掌，然后抬起头，朝着在一旁等待的警官说：“让您久等了，我们走吧。”

墓地上人迹罕至，澄净的蓝天下吹拂着清爽的风。警察陪着金崎夫妇，片山和晴美也在一旁等候，福尔摩斯和约翰蹲在他们脚边。

“片山警官，承蒙您照顾了。”

“哪里的话，希望你能够减刑。另外，您不用担心凉子小姐。等她出院后，我会经常去公寓看望她的。”

“那就拜托你了。”金崎民树微笑着说，“我们也去拜了侄女的墓，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了。”

在警察的陪伴下，金崎民树夫妇走上了林荫道。片山目送着金崎夫妇的背影，说道：“凉子身边还有一个名叫江口的门卫呢。”

“什么意思？”

“她回公寓拿内衣时，以及把相机放在桌上时，江口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还假装喝了迷药，我想肯定是因为他喜欢她。”

“哟！哥哥，你吃醋啦！”

“你这个家伙！对了，你还在和那个大个子交往吗？”

两人慢慢地走在砂石路上。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人家可不是这么想。”

“我还没有资格结婚。”

“为什么？你说什么？”

“我并没有其他意思，我还太年轻。”晴美笑着说。

“好吧，随便你吧！”

晴美看向远方，说：“只是所长有点可惜，明明可以不用辞职的……”

“也许她有自己的打算吧。”片山若无其事地说。

“现在的工作可真是无聊。除了我和曾根，剩下的都是爱管闲事的老头子。”

“那也没有办法。咦，福尔摩斯呢？”

转身一看，福尔摩斯停在半路等着姗姗来迟的约翰。

片山笑着说：“林荫道，等待者和姗姗来迟的人，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个场景……”

“等凉子出院以后，得把约翰送还给她。”

“嗯，福尔摩斯是不是之前就和约翰发生过些什么？我每次看到它们俩，总会有这种感觉。”

“哥，我也这么觉得。”晴美愉快地说道，“猫也有自己的生活。”

“小义！”从身后传来了尖锐的呼喊声。儿岛光枝姑妈喘着粗气跑了过来。“我总算找到你了！”

“姑妈，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结婚典礼都快举行了。我刚刚去公寓找你们，可你们都不在！”

“谁快结婚了？”

“当然是你自己啊！”

“我，我？”片山跳了起来，“别开玩笑！”

“你说什么啊，之前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

片山目瞪口呆。“我只是答应你去相亲啊！”他说。

“哪有那种闲工夫！你就闭嘴，好好结婚吧！”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不答应！岂有此理！”

“事到如今，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对方连请帖都印好了。”

片山拔腿便冲进了墓地。他在墓地间来回奔跑的时候，想起一句再贴切不过的话：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



[日]

赤川次郎

赵秀娟 卞广 为 译

独一无二的猫侦探
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

11 只爱猫惨遭杀害
拒绝拆迁就会成为全村公敌？

猫，真的能看穿一切！

“‘三色猫探案’首次面市至今已有 36 年，36 年差不多是普通猫咪寿命的两倍。”

—— 赤川次郎

版权信息

猫公馆

作者：（日）赤川次郎

译者：赵秀娟 卞广为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总序](#)

[楔子](#)

[第一章 白猫](#)

[第二章 红猫](#)

[第三章 妖猫](#)

[第四章 美人猫](#)

[尾声](#)

总序

三色猫探案系列：一个温情的故事世界

赤川次郎

从“三色猫探案”首次与读者见面，到今天已经有三十六个年头了。三十六年，差不多是普通猫咪寿命的两倍。

“把小猫设定为侦探”这一想法的诞生纯属偶然。拿到“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的第二年，出版社向我约稿写一部长篇推理小说。我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如何塑造新奇有趣的主人公，因为在“搞笑风推理”的大框架中，侦探的形象写来写去好像只有那么几种。

而就在这时，家里养了十五年的三色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只小猫早已成为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而且，这十几年是我家生活最为艰辛的一段时期，正是这只三色猫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当我正式出道，家里生活终于有所改善之时，三色猫就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了报答小猫多年以来的陪伴，我决定让它在我的作品中复活。于是，在《推理》中，与我家小猫形态、毛色如出一辙的“猫侦探”从此登场。

不过，那时我并未打算写成系列。没想到此书一经出版好评如潮，结果我又写出了第二部、第三部……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间这个系列已迎来了第五十部作品。原本我希望通过创作小说向我家三色猫报恩，结果它又以几十倍的恩情回馈了我。

三色猫福尔摩斯、片山兄妹、石津刑警，这些角色不仅仅是我的造物，多年来，广大读者已把他们当作家人一般亲近与喜爱。因此，我会一直把这个系列写下去。

中国出版界很早之前就引进了这套作品的若干部，不知道猫这种生物在日本人和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不是有很多共通之处呢？

无论如何，这个系列被翻译成中文，并被广泛阅读，这对于作者来

说，实在是无上的荣幸。

曾经有一名小学生读者看了“三色猫探案”系列后对我说：“原来坏人也是有故事的啊。”在我的书里，猫侦探也好，片山刑警也好，他们都不是对罪犯一味穷追猛打的那种主人公。有些人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犯下罪行，对于他们，我书中的侦探们在彻查真相的同时，也总是怀有同情之心。

也许现实世界比小说残酷许多，但我衷心期待大家在阅读“三色猫探案”系列时能够暂时忘却现实，在这个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中得到治愈和救赎。

猫侦探也是这样希望.....的吧。

楔子

滚动的车轮不断奏出低沉的音调，车轮碾过铁轨交接处，发出哐唧——哐唧——的回响。这单调的节奏令人不知不觉间昏昏欲睡。

列车会车带来的冲击波，震得车窗当当作响。片山冷不防醒来，发觉床铺上摆着读了一半的推理小说。

“竟然迷迷糊糊睡着了……”

片山咕哝着，在狭小的上层卧铺翻了个身，换成仰卧姿势。他抬手看了看表，已经将近凌晨一点。列车行驶到哪里了？只记得十一点多钟在广岛停过……不知现在是否过了冈山？

在上铺躺着难免随车身来回晃动，这令片山实在有些不堪忍受。年届三十岁的他，身为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刑警，若是敏感到在卧铺车上睡不着，那可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不过本性这种东西，并非光靠意志就可以控制。所以片山常认为，选择了刑警这个职业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

“干脆再睡一会儿好了。”

片山喃喃自语地关了顶灯，勉强试着将腿伸直。为什么卧铺如此狭小？片山身高将近一米八，长着一张有点女性化的娃娃脸，跟他纤瘦的体形倒也相配。

唉——平躺好打算入睡时，却睡意全消。刚刚看书的时候明明都困成那样了……片山想着，不禁摇了摇头。恐怕是因为看书时注意不到车身的摇晃和各种杂音，所以才会打盹；一旦闭上眼睛，那些杂七杂八的声音反而听得清晰，头脑也变得异常清醒。

“该死！”

片山再次打开灯，一把拉开床铺的围帘。所有人都已安然入睡。既然无缘周公，与其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倒不如下去看看窗外的风景。

片山抓过外套，从床上坐起来，朝下床的扶梯探身过去。由于他曾经不止一次地从梯子上摔下去过，因此这次格外小心。片山终于平安无事地爬下来，穿好鞋子，来到了过道里。他小心翼翼地行动着，尽量避免发出太大的声音。

片山那床的下铺和中铺都没有人。早知道沿途都没有人来，就到下铺去睡了……

“还是算了。”

等回到公寓，再好好休息吧。片山看向黑漆漆的窗外。列车走到哪儿了？周围漆黑一片，完全看不见来自住家、城镇之类的灯火。片山扫兴地走出过道。

主人公片山义太郎正在从长崎出差回来的路上。他隶属于东京搜查总部，最近正在办一件连续杀人案。经过调查发现，三个受害者都来自长崎，所以总部派他去查清三位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不过片山刚被派走，警方就抓到了凶手，籍贯相同只是巧合，于是片山这趟出差便算是白跑一趟。

真不走运啊！片山虽然抱怨着，可心里松了一大口气。因为如果跟挥舞着凶器的凶手扭打在一起，那种野蛮行径跟他温和的风格是不协调的！

片山走到车厢尽头，正想掉头回去，突然眼前晃过一道人影——像是有人一直隐藏在床后的阴影里。刹那间，他分辨不清是男是女，只觉得那人影似乎就在自己的床铺附近。

片山加快脚步走回去一看，只见下铺坐着一位女子。

“晚上好。”那女子微笑着跟他打了招呼。

“您……您好……”片山不知该说什么，只好胡乱点了点头。“您是刚刚上车的吗？”

“是啊。”

那女子大约二十二三岁的样子，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穿着朴素的藏青色连衣裙，膝上放着一个小小的手提包。

“您的位置是这里吗？”女子反问道。

“我是上铺。”

“哦，是吗？”

那女子似乎犹豫了片刻，然后像是下定决心似的抬头看着片山道：“如果您不嫌麻烦的话……”

“嗯，怎么？”

“我的位置是下铺。如果您愿意的话，能不能跟我换一下？”

“换床位？”

“是的，我喜欢睡上铺。”

“当然可以。哎呀，大多数人因为不愿爬梯子而想换到下铺呢，您倒是相反……”

“因为我喜欢高的地方啊。”女子看起来心情不错，“您是想说‘傻瓜和猫，最爱攀高’吧！”

片山不由得跟着讪笑起来。

“好，那就换吧。其实我一直想睡下铺呢，这样一来倒是正好。”

“啊，那太好了！真是麻烦您了。”

“请稍等。”

片山爬上梯子，取过自己的领带和书等物品，然后爬下来，向女子点点头，说道：“您请吧。”紧接着他又问，“要我帮忙把您的行李递上去吗？”

她却摇了摇头：“我没有行李。”

“一件都没有吗？”

“嗯，只有这只手提包。”

“您是要去东京吗？”

“是啊。”

“嗯……那么，晚安。”

“多谢您了。”

那女子礼貌地低头施了一礼，飘然转身，脱下鞋便往上铺爬去，其动作之敏捷令片山瞠目结舌。只见她刚刚踩上梯子，就格外轻松地爬到了上铺——不，简直是飞掠过去的！

“老天，真是身轻如燕啊！”

片山不由得感叹出声。简直像——对，给人感觉简直就像猫一样。

下铺躺着就是舒服！片山松了口气，这样很快就能进入梦乡了吧。不过刚才这位小姐确实是位迷人的女孩子，她正值妙龄，全身洋溢着青春气息，虽然算不上美女，却十分活泼可爱，微笑时脸上会露出两个酒窝，大大的眼睛顾盼生姿。

片山关了灯。再继续想下去又要睡不着了。闭目养神了片刻，片山突然想，这女子是从哪儿上车的？这趟车理应到大阪才会停呀……

翌日清晨，片山睁开眼睛时，列车正好到达丰桥站。

“哎呀呀……”

虽然有些睡眠不足，但对片山来说，能在卧铺车上睡这么长时间已经算是破天荒了。

片山想着，这次能换到下铺真是幸运，昨晚那位女子……他抬头向上铺看去，可惜早已经不见了伊人倩影，也没看到她的鞋。这么早就起床了，还是已经下车了？

片山有几分沮丧。他洗脸回来的时候，正好遇上了乘务员。

“早上好啊。”

真是少见而热情的乘务员。

“那位女乘客已经下车了吧。”

片山觉得不说些什么总有点不好意思，就随口提了一句。乘务员却一脸费解地看着他：

“这个卧铺吗？这里只有您一位客人，再也没有其他人了，从长崎过来始终如此。恐怕您看错了吧。”

“那就怪了。昨天半夜来了个年轻的女孩子。”

“大概几点钟啊？”

“一点……应该是一点左右吧。”

“那可真有点蹊跷。在那个时间火车并没停站，应该不会有人上车。”

“可是，确实有人上来了呀，还说她喜欢上铺，跟我换了床位呢。”

乘务员无奈地说：“那肯定是逃票的。”

“逃票？”

“这些人往往会躲在厕所之类的地方，半夜再出来睡一觉。睡下铺容易被发现，所以要到上铺去。八成趁天没亮溜掉的。”

那么可爱的女子会逃票？片山有点不相信，不过又不好跟乘务员争执什么。

“那位客人长什么样子？”乘务员问。听完片山含含糊糊的描述，又嘱咐他说：“那您可要多加注意，就是因为这些没有道德的家伙，国铁的赤字才老是无法削减下去。”

“嗯……”

片山虽然也是一名公务员，却对这种话题不甚感兴趣。

去餐车吃早饭的时候，片山的目光也总是下意识地寻找着那个与他擦肩而过的女子，并难得地打量起其他桌上的女性来。那女子居然会逃票，片山真没想到。真做出这种事的人，会主动跟其他乘客搭话吗？更何况，要说上铺容易隐藏，空着的上铺比比皆是，根本没必要跑到片山这儿来，要求跟他换床位。

肯定是乘务员搞错了，片山心想。

十一点半，列车准时到达东京站。片山拎着自己的旅行手提包向出口方向走去，瞥见刚才的乘务员正站在一边。

“感谢您乘坐我们的列车。”乘务员礼貌地点着头，“对了，刚刚说过的逃票那回事——”

“抓到了吗？”

“没有，我留心看过。不过……”乘务员摇摇头，“估计是在名古屋附近下车了。”

“也许吧。那就再见啦。”

片山打完招呼刚要走，乘务员又愉快地加了一句：

“虽然没找到那个女的，不过却发现了其他逃票的家伙。”

“哦？抓住了吗？”

“没。刚刚开门的时候被它逃掉了。”

片山惊讶地问：“没有抓到吗？”

“抓不到的。”乘务员笑着说，“谁让那是只猫呢？”

“猫？”

“嗯，一只雪白的猫。想必是之前钻到某个座位下面藏起来的。”

片山突然想起昨夜那女孩敏捷如猫般的身形。这么说来，那女孩是猫变的啰？

“不可能！”

片山使劲晃了晃脑袋，下了车。妹妹晴美说过会来接他。片山环视着站台，突然怔住了。在拥向楼梯的人群中，他似乎看到了那个穿着藏青色连衣裙的女子的背影。那身姿轻盈袅娜地隐现着，一定是她！

片山正全神贯注地盯着那背影，冷不防肩上被拍了一下。他吓了一跳，赶紧转过身来。

“欢迎回来，哥哥！”

原来是晴美。

“怎么了，这么吃惊的表情，难道忘记你妹妹长什么样了？”

“不.....是那只猫.....”

“啊？”

“一只穿着藏青色连衣裙的猫，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片山神情认真地问道。

第一章 白猫

1

“确定是这个车站？”

出了检票口，片山环视着四周问道。晴美又看了一下便条，自信地点头应道：

“应该就是这儿了……”

“是不是记错了啊？”

“不会吧。自己家门口的车站怎么会弄错呢……”

“是石津那家伙就完全有可能。”

“我说哥哥！”晴美埋怨道，看他的眼睛却满含笑意，“你这么说人家坏话，小心自食其果。”

“你这话什么意思？”

“别装糊涂啦。石津警官搬进了大房子，你心里有点不舒服吧？”

片山耸耸肩膀：“管他搬进两室一厅还是搬到凡尔赛宫，那是他的自由。可明明是个单身汉，却硬要打肿脸充胖子，贷款搬进大房子去，这不就是拐弯抹角地表示想跟你结婚吗！”

“瞧，你就是嫉妒人家！”

“我不是那种顽固的老头子。不过——”

“就是不许跟警察结婚，对吧？你就放心吧，眼下我谁都不想嫁。”

“我又不是一定要怎样……”片山说着，有些放心地笑了。他又转头四处看：“——不过目前的问题是弄清那个卫星城到底在哪儿。”

“我怎么知道嘛。”

应石津警官——就是那个恋上了晴美的目黑警局的年轻刑警——一再邀请，片山和妹妹晴美来到他的新家做客。也怪他们到得稍微早了点，石津警官还没出来迎接。而且石津给的地址——号称“西多摩一隅新辟高绿化现代大都市”，卫星城的住宅区，出了车站放眼四望，连个影子都看不见。

车站外居然尽是树林和小山，简直是野外徒步郊游的最佳路线。车行道修得还算宽敞，不过在见惯了大都市交通拥堵的人看来，来往的车辆过于稀少，令人觉得未免太过清静寂寞。

“空气实在清新得很。”晴美尽情地做着深呼吸，“天空也显得纯洁无瑕。”

“这里太干净了，嗓子都疼。”片山咳了几声，“我的身体恐怕已经适应汽车尾气了。”

“都市人真是太悲哀了。”

“先不说这个。都已经一点了，石津那家伙真的说过要来接咱们吗？”

“嗯，他既然说来，就肯定会来……啊，哥哥你看，是不是那辆车？”晴美看着远处说。在蜿蜒于小山之间的车行道上，一辆鲜红的日本产跑车正风驰电掣地驶过来。

片山笑道：“喂，你要不要检查一下视力？那怎么会是石津的破车？”

“哎呀，他说了要换车的。”

正说着，鲜红的跑车已绕驶到车站前，正停在兄妹二人面前。

“哎呀，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驾驶座上出现了石津那标志性的亲切笑脸。

“看吧，果然是！”晴美向片山说道。

“你这家伙，还真换了辆招摇的车啊！”片山愣了半天，“你是不打算干警察这行，要改行到消防局上班吗？”

“哪里哪里，是因为要接晴美，所以一定得弄辆跟晴美般配的车嘛……”

“真不错。我们走吧！”

“嗯，快上车吧。请坐后座……”

“哥哥你坐后边吧，我坐副驾驶的座位。”

片山依言独自坐在后面，心里却不大痛快。

“今天怎么……那个……福尔摩斯呢？”石津战战兢兢地问。

“不用担心，福尔摩斯在家看门呢。”

“哦，是吗？”

石津虽是个大块头，却有恐猫症，听晴美这么一说，终于松了口气，发动了车子。

“很远吗？”

“不远，五六分钟的路程吧。”

“卫星城到底在哪里啊？根本看不见嘛。”片山插嘴问道。

“马上就能看到了。车站附近这一片还没开发好呢。”

“我还以为要坐登山列车呢。”

片山将目光转向窗外看着风景——车行道穿过小山谷，远远地隔着一路，树林深处似乎有几栋古旧的房子。

片山有些奇怪，随口问道：“这种地方还有人家啊？”

“啊？哦，你说那里啊。那是个村落，虽然小了点。”

“村落？”

“嗯，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本来要被开发，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被遗忘了。除了那里，无论零星的民房还是村镇，都已经作为卫星城建设用地被收购，居民早就都搬出去了。”

“村子里现在还有人住吗？”

“当然有人住了。”

片山再一次抬眼望去的时候，那零星的几栋房子已经隐入树丛深处，不见踪影。不过片山仍旧盯着那个方向看了一会儿。和煦的春日阳光下，树林绿意茵茵，可那个角落似乎冰冷阴沉，连阳光都照不到那里似的。

这村子里仿佛隐藏着某个秘密。片山想着，在座位上坐好。

“猫！”

晴美喊出声来。石津赶紧踩了刹车，同时猛打方向盘，车子发出刺耳的噪声，从路上飞了出去，冲进树丛当中。

“啊——”

这回晴美真尖叫出来了。车子像在蹦床上般跳将起来。片山从座位上弹起来，车顶太低，脑袋直接撞了上去。

“好痛……”片山一边呻吟着一边摔倒在车座上。与此同时，车终于刹住了。

一片寂静……终于，石津问了一句：

“晴美你还好吗？”

晴美点点头，脸色苍白：“嗯……没事，我还活着。”

“太好了！只要你没事就好……”

“你的意思是无论我怎么样都无所谓，是吗？”片山好不容易坐起

来，怒吼道。

石津慌忙转过头去：“啊，我都忘了！还有片山警官！——片山警官你还好吗？”

片山恨恨地盯着石津：“身为警察，到底怎么开车的！”

“他也没办法嘛。”晴美解围，“一只白猫突然跑到车前边了。”

“猫？”

“嗯，再往前开的话，那只猫就死于非命了。”

片山是爱猫一族，于是他不好再抱怨什么，气鼓鼓地缄默着。

车子没有大碍，石津倒车回到路上，继续向前驶去，不过这回明显减了速。

“这一带猫很多吗？”晴美问。

石津摇摇头：“卫星城内不允许养宠物，应该是那个村子里养的。”

“哦，是这样啊。到底是家养的呢，毛色那么纯净，干净漂亮。”

“据说黑猫从眼前经过会有好事，若是白猫，就不妙了？”片山一边摸着撞疼的脑袋一边说，“对了，说起白猫——”

“怎么了？”晴美转过头。

“没什么——呃，就是之前在卧铺车厢中遇到的那个女子……”

“啊，对了，那似乎也是只白猫呢。”晴美开心地说，“不会是因为暗中爱慕哥哥才出现的吧？”

“别胡说！就算被猫爱慕，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何况我也没见过什么猫。”

“咱们还是别说什么猫妖了吧。”石津脸色煞白地恳求说，“害得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

“啊，不好意思，我差点忘了石津警官害怕猫。”晴美看着前面问，“还远吗？”

“不远了。拐过前边那个弯后，马上就到。”

石津的跑车全然不像跑车，开进两个斜坡之间，然后拐了个大弯。

“啊……”

“这……”

晴美和片山兄妹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感叹。简直像变魔术一样，眼前的卫星城广阔至极，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身在其中。这感觉就像在山路上拐了个弯之后，突然来到丸之内那样的商业街上似的。

“我好像闯进电影屏幕里了。”晴美新奇地环视着林立的大厦，喃喃道，“虽然也听人说过，可今天亲眼见到，还是惊叹不已啊。”

由于职业关系，哪里有案子片山就往哪里跑，去卫星城这种地方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可市中心卫星城里的建筑都跟多米诺骨牌似的排列紧凑，而这里却设计得多姿多彩，富有变化。建筑之间互不干扰，中心地带留出一块相当宽敞的空地。

“挺开阔吧。”石津炫耀道，那样子活像个地产推销商。

“的确如此。绿化也很完美……”晴美一副完全被折服的样子。

“可不是嘛。公园也随处都有，适合养小孩。”石津喜滋滋地说，似乎这里是 he 建的一样。

“你现在单身汉一个，做什么白日梦！”

片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这明摆着是石津在拐弯抹角地求婚。这么强势的一个大男人，一遇到这种事，就变得如此没出息。

眼前是一栋看起来十分时髦、嫩绿色的十一层建筑。石津在楼前停了车：“就是这里了，请吧。”

“这房子真是太现代化、太时尚了！”晴美佩服地感叹道。

“是吧？很多新婚夫妇都住这儿呢。”

石津刻意咬住“新婚”这两个字，片山听了只能苦笑。

由于是新盖的楼房，虽说只是两室一厅，却建得极为宽敞，阳台采光也极佳。

“好舒服啊！”

晴美跑到阳台上往下看。石津家在最高的十一层。

“虽然风大了点，可采光观景都是最好的。”石津用一副酷似房地产中介的语气介绍着。

片山愣了一会儿，环视了房子一周道：“你还真下了血本啊。”

“别那么说。我这就去泡茶，请先在沙发上坐会儿吧。”

“哎，让我去吧，我还想看看你的厨房呢。”

晴美这话正中石津下怀，只听他嘿嘿笑着说：

“请便。厨房用起来十分方便，排气扇也很强劲。”

片山朝晴美使了个眼色，皱了皱眉，那意思明显是告诫她：

“别给这家伙面子让他顺杆爬！”

可是晴美不理他，反而故作关心道：“怎么啦？你又神经痛？”

片山简直要气晕过去。他重重地倒在沙发靠背上。

“——不过，你一个人还真敢租这样的房子住啊。”晴美一边摆放茶杯一边说，“房租恐怕不菲吧。”

“嗯，算是吧，确实不低。不过要娶媳妇，没有这样的房子可不行。”

“你还真是用心良苦。”片山装糊涂，“已经有心仪的对象了？”

“啊？呃……这个，说有还没有，说没有也……”

晴美不由得笑出声来：“这有什么？干什么事都不能太心急。认真考虑之后，交往一段时间再决定就好了。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我……我就是这么想的！”石津像松了口气似的说。

“你怎么搞卫生？”

“一个月大概打扫两三次。”

“一个人住，确实太大了。”

“这房子本来是非两人不租。”

“哦，那你怎么申请到的？”

“嗯……出示结婚证就可以。然后，只要把对方的名字写在婚姻登记表上……”

“呀，这是造假呢！”

“不算造假，只是提前了点……”

片山沉着脸道：“喂，我说，你还是个警察吗？居然干出这种事来！”

晴美替石津辩解道：“这又怎么了？不过是被生活所迫而已。是吧？”晴美看着石津，接着问：“那么，你结婚对象的名字是怎么写的？难道胡乱编了一个吗？”

“这……这个嘛……当时一下想起来一个名字……然后就……”

石津有些含糊其辞，片山见状，表情严肃起来：“我说，你不会……不会把晴美的名字……”

“‘片山晴美’……好像是这个名字来着……”

片山勃然大怒，正要起身，却被身旁的晴美一把按住了。“哥哥！这事不要紧，又不会牵扯到债务之类的。”

片山极不情愿地坐回沙发里。晴美看向石津：“石津警官，你至少也跟我说一声嘛。当然，哥哥那边就不用跟他说了。”

“对不起。”石津吓出了一身冷汗。

片山心中极其不悦：居然敢无视我的存在！自从母亲早逝，号称“铁面刑警”的父亲又以身殉职后，只剩兄妹二人相依为命。长兄如父，片山对晴美来说不仅是可以依靠的哥哥，更是父亲一般的存在。

石津这家伙并不是什么坏人，虽然性格有些粗心大意，可品性纯良、用情专一，倒也无不可指摘。可惜他是个刑警……如果可能，片山还是希望晴美能跟一个从事其他职业的男人结婚。

“哎呀，是警笛声！”晴美突然惊叫道。

片山也侧耳倾听了一会儿，站起身来：“真是警车。出什么事了？”

“好像朝着这边来了。”

“先悄悄看一眼吧。”

石津站起来，走到阳台上。

“怎么了？”片山走到阳台玻璃门边问道。

“就在下边的公园里。好像是出什么事了，围了一群人——啊，救护车也来了。”

“嗯，下去看看吧。”

晴美皱起眉头：“还是算了吧，好不容易休个假……”

她嘴上抱怨着，可一见片山跟石津急急走向门口的样子，也跟着站了起来——哥哥也真是，对自己的工作挑三拣四地抱怨，可结果还不是慢慢形成了刑警本色嘛。晴美想着，不禁苦笑起来。

三人乘坐电梯下了楼，在石津的带领下朝着警车和救护车所在的公园快步跑去。

跟市内那些只有滑梯和沙坑、徒有虚名的城市公园不同，卫星城的这个公园里有步行道围绕的巨大人工湖，外围有草地和树丛，是个名副其实的公园。要不是周围有高大的建筑，会让人以为是哪个鼎鼎有名的大型公园。

“啊，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在那边呢。”石津说，“也算是个熟人，我去问问到底怎么了……喂，林田！”

回头看过来的的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巡警：“啊，是石津警官！”他还特意敬了个礼。

“出什么事了？我们听到了警笛声，所以过来看一下。”

“有小孩掉进湖里了。”

“掉进去了？孩子找到了吗？”

“嗯，正在救护车那边做人工呼吸。能不能救过来就不好说了。”

“湖边的围栏还是太矮啊。”

听石津这样说，林田巡警摇了摇头：“不是意外事故。”

“不是意外？”

“是有人把孩子推下去的。”

“太过分了！”一旁的片山闻言道，“有人看见了吗？”

石津一介绍片山是“总部搜查一课‘经验丰富’的刑警”，林田就马上整装来了一个最高级别的敬礼。

“有目击证人吗？”片山心情大好，说话的口气都不同了。

“并没有目击证人。”

“那怎么知道是被人推下去的？”

“罪犯打电话报警了。”

“是罪犯打的？”

“是的。听说电话里的人声称，‘刚刚我在北公园把一个小孩推到湖里去了’。”

晴美不由得喊出来：“太过分了！”

石津又把晴美介绍了一下，于是林田巡警敬了他的第三个礼。

“肯定是心理变态。”

听晴美这么说，片山想了想道：

“谁知道呢。如果真是变态，推下去就推下去了，会打电话报警吗？不过若是自我表现欲太强的罪犯，倒也不是没有可能.....罪犯留下什么线索没？”

“呃，好像是个低低细细、自言自语般的声音.....”

“对破案有帮助吗？”

林田看着湖边围的那一群人：“怎么说呢.....去查的话，要费不少工夫呢。”

“为什么？不就是在这个公园吗？”

“罪犯只说是‘北公园’。这个公园的全名是‘泉丘北公园’，卫星城里叫北公园的还有三个呢。”

片山转眼看向公园入口处，确实有牌子写着“泉丘北公园”。

“原来如此。罪犯只知道‘北公园’啊。”

“也就是说，罪犯不是卫星城里的人？”

“那就是了。”

片山俨然一副名侦探的派头，点点头道。嗯，偶尔做一回名侦探感觉也不错。

这时，只见湖边的人群分出一条路来，穿着白大褂的医疗队抬着担架过来。紧随其后的一个呜呜咽咽、不知所措的女人，大概是孩子的妈妈。

“抢救过来了，简直是奇迹！”医疗队的工作人员气喘吁吁地说。

“那就好！”林田过去帮着把担架送到救护车里，片山和石津稍稍退后了一些。

“唉，虽说我们现在过的是高档次有品质的生活，可犯罪仍然存在啊。”

“是啊。不过若是没有犯罪，我们就失业了。”

“别胡言乱语。”片山笑着，回头一看，“哎，晴美去哪儿了？”

石津也到处张望着，百思不得其解：“她不见了。真奇怪，刚才还在旁边……”

“她会去哪里呢？”

片山自言自语道。

2

“是那个家伙……”一个声音从晴美身后飘过，“肯定是那家伙干的……”

晴美从片山和石津那里退后一步，看着担架被运送过去。就在这时，有个声音从耳边掠过。

她回头一看，只见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人，身上穿着破旧的羊毛开衫和西服裤子，脚上趿着一双拖鞋，抱着胳膊正要走开。

——这是谁？看样子恐怕是附近的居民，可那句“那家伙干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晴美立即想到，他有可能知道罪犯是谁。然而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告诉警察？

晴美犹豫了一下，但她马上下定决心，朝那个老人追了上去。这完全属于一时冲动，连自己跟着他要干什么都不知道，可等回过神来时人已经跟了过去。从这一点来看，晴美似乎多少受到了福尔摩斯和哥哥的影响。

老人看起来正在暗自思忖。他出了公园，穿行在大楼之间，不一会儿便走进一座五层的住宅楼。那里没有电梯，老人缓缓地爬着楼梯。晴美这才注意到他走起路来似乎有点跛，恐怕患有神经痛或者风湿一类的病症。

晴美也悄悄跟在老人身后上楼。这时她蓦然听到有人说话，于是停住了脚步。

“是叶山先生那儿的？”

问话的是个年轻的女声。

“是啊，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老人的语气令人感到有些烦躁。

“是阿秀吧。”

“对了，就是这孩子。”

“然后呢，被救起来了？”

“嗯，好不容易才救活。”

“那就好！”

“可下次就不好说了。假如抓住时机采取行动……”

“父亲你就不用想那么多啦，不是有警察吗。”

“什么警察！现在的警察能指望得上吗？”老人愤愤地说，“关键时刻根本毫无用处！”

“可爸爸你又能做什么呢？不是照样一筹莫展吗？”

女儿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

“我也知道。可已经害了三个人了。”

“嗯，我明白父亲你很担心，不过……哎呀，赶紧先进来吧。”

在女儿的催促之下，老人迈上最后几个台阶。只听他打开左边的门，又关上。

晴美踮着脚尖走上楼梯，在那扇门前停下脚步。

门牌上写着：206上野。

一回到公园，晴美就遭到了哥哥的大声呵斥：

“你跑到哪里去了？害得大家这么担心！”

“哎呀，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不用为我着急。”

“你说什么啊！”

石津从远处走过来：“晴美！——呀，我还去找你了呢，心想你会不会提前回去……”

“抱歉，本来没想这样……”

“你究竟去哪儿了？”

“说起来这事还真有点蹊跷。”

“蹊跷？”

晴美把刚刚老人的事叙述了一遍，片山和石津两人听完，对望了一

下。

“那句‘已经害了三个人了’是什么意思？难道这种事还发生过两次？”片山问。

石津皱着眉头想：“这个嘛……我不记得了。要不，去问问林田吧。”

“也是。如果不是晴美听错了，那个叫上野的老爷子说不定真知道罪犯是谁呢。”

“林田已经回派出所了。不过也不远，咱们去看看吧。”

三人步行了片刻，经过林立的超市和商店，来到角落里的派出所。林田正在跟一个主妇模样的女人说着什么，三人到面前的时候，听见林田在说：

“今天一定会联系你的。”

他转头看到三人时，又忙着打招呼：“是你们三位啊……”

“真是抱歉，我们看你正在跟人说话，就没有贸然打扰……”片山一边说着，一边目送那位身穿紧身裤的女人离去。

“没什么，不过是些平日里常见的抱怨罢了。她们楼上有人养鸟，鸟粪经常落到晾晒的衣服上，需要我们管管。”

“这种小事，难道就不能跟楼上的人好好商量一下解决吗？”

看见晴美吃惊的样子，林田苦笑着答道：“现在邻里之间都没有什么交往。即便搬来住了一年多，邻里之间还互不相识，都到这种程度了——哦，对了，你们有什么事吗？”

“嗯，事情是这样——”石津把晴美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这或许倒是能成为侦破案件的线索。”

“他提到‘已经害了三个人了’，难道之前这里发生过两起类似的案子？”

“这倒没有……”

“不过那老爷子是这么说的啊。”

林田沉思了一会儿“啊，难道是说——”刚说到一半他就顿住了。

“什么？”

“这么说来，之前还真有过两起案子，不过都是意外事故。不会是指这回事吧？”

“真是意外吗？”

“嗯，有一次是发生在一座十一层大楼中。大楼的电梯突然发生故障，把一个小孩关在里面了。当时消防车和救护车都来了，惊动了很多人。”

“孩子救出来了吧？”

“嗯，那是自然。还有一次，有个小孩掉进了工地的土坑里，费尽周折才找到，好在身上只有一些擦伤。哦，不过那坑足足有两米半深，万一下雨积水，就危险了。”

片山插嘴道：

“你能确定这些都是意外事故吗？会不会是有人在电梯上做了手脚……”

“这个……我倒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毕竟偌大一个卫星城，经常会有电梯故障，若要逐一仔细调查就费事了。”

“说的也是。掉到坑里的那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是个刚刚一岁半的孩子，也说不清楚是怎么掉下去的……”

“如此一来，反倒可以认为每一起都可能是有人故意策划的？”

“是啊。要不就去问问那个老人吧，他姓什么？”

“是上野，325栋楼的。”

听晴美这么一说，林田有点吃惊地问：“是206号房的上野家？”

“嗯，是啊。你认识吗？”

“呃，算是吧……那家，我碰巧比较熟悉。”话语间林田有几分慌乱。

“那个老爷子有哪里不对劲吗？”石津问。

林田摇摇头说：“没有，那位老先生原本也当过刑警。”

“刑警？”

“嗯，退休以后跟他女儿一起住，不过这位老人因为办案利落，之前曾经赫赫有名。”

“哦。这样一来，也许他的话确实有几分道理。”

“是啊，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吧。真是麻烦你们了——”

林田刚说到一半，只听一声招呼——“林田！”一个年轻女孩走过来，一见片山他们，马上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啊，对不起，打扰了！”

女孩大概二十二三岁的样子，是个安静贤淑的美女。

“绢子……”林田慌忙解释道，“其实，那个……”

这时，只听晴美说了句：“就是她。”

片山一怔，说道：“什么？”

“我听到过她的声音。刚才我还琢磨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声音呢，你是上野家的女儿吧？”

女孩子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对，我是姓上野……”说着，她满心不解地看着在场的几个人。

林田很不自然地咳了一声：“其实……那个，她是我的……嗯，朋友。”

一看林田涨得通红的脸，谁都猜得到，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朋友”。上野绢子还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眼睛莫名其妙地眨巴着。

“原来是这样啊。”上野绢子听林田解释完，点头道，“其实我正是为这件事而来。”

“难道说……”听到片山开口，绢子的目光转向了他。

“我父亲也算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不过现在已经……因为神经痛加重，精力早就大不如前。”

绢子稍稍停顿了一下，才继续道：“最近他有些奇怪。自从他知晓有关小孩的事故接连发生，就一口咬定不是意外。”

“有什么直接的证据吗？”片山问。

“没有，只是凭直觉。可父亲断言，‘我这几十年都是凭直觉抓到罪犯的。我的直觉肯定不会错。’”

“这话听起来还真像是典型的老一辈刑警呢。”

“嗯，明明没有什么证据，而且万一这话传到罪犯耳朵里就麻烦了。我一直这么劝他，他却总是一口咬定自己知道罪犯是谁，对我的话置若罔闻。”

“那么据你父亲所说，罪犯到底是什么人？”

“这……”绢子犹豫了。

片山道：“你今天说的，只有我们几个知道，所以用不着顾虑太多，请直言吧。”

“嗯……他说是那个‘猫公馆’家的儿子……”

“猫公馆？”

片山和晴美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

石津插嘴道：“就是之前有猫跑出来的那家吧，村里房子最大的那一家。”

“为什么叫‘猫公馆’这种名字……”

“那家的老夫人养了近二十只猫。”林田解释说，“那里是我负责管辖的地方，所以偶尔会过去看一下。她家里到处都是猫毛。”

“她儿子是……”

“他们家拥有村里一片土地的所有权。那位老夫人名叫石泽常代，是一家之主，跟儿子石泽常夫和媳妇三人一起住。石泽常夫这人有点不务正业，因为家里仅靠收地租就可以衣食无忧，所以整天游手好闲。以前也曾经肇事伤人，有一段时间好像还加入了黑社会。”

“原来如此。”片山点点头，“这个人难脱嫌疑。”

“不仅如此。”绢子说。

“还有什么？”

“我父亲不喜欢猫，搬到卫星城来住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这边禁止养宠物。有一天，父亲珍贵的陶花瓶被打碎了——”

“是被猫打碎的吗？”

“这倒不敢断定，可那之前父亲刚好看到一只白猫从阳台逃走，这点绝对没错。”

“是那个猫公馆里养的猫吗？”

“嗯。父亲怒气冲冲地去那家想要讨个公道，可苦于没有证据，最后不得不作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一直对那家人没什么好印象，这次又说出那种话来……”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掌握石泽常夫犯罪的具体事实，对吧？”

“是的，仅仅是直觉罢了。”

“这样就没办法了。”

林田把手搭在绢子肩上，安慰她说：“不要太担心，你父亲的个性就是这样，喜欢推想。”

“倘若仅仅是推想就好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总觉得他行事有点乖张。以前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谋杀案的报道，竟然会说‘要是我的话，抓到罪犯后肯定把他掐死’。偏偏这次案子就发生在身边，而且，我父亲很喜欢小孩，为了保护好附近的儿童，整天想着要有所作为。”

“虽然如此，可你父亲已经不再是刑警了。你也别思虑过多，需要的话，我可以去跟你父亲谈谈。”

“恐怕他会冲着你大吼大叫。”

“没关系，我洗耳恭听就行了。若是老人家把心中的愤懑之气发泄出来，心情自然会舒畅许多。”

石津倒不像现在一般的年轻人那么幼稚，真是个踏实可靠的小伙子。片山心里感叹着。

回石津家的路上，晴美说：“猫公馆——我总觉得这像是鬼故事的发生地啊。”

“拜托你别说了。”石津脸色苍白地说，“光是想想，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你没负责这一片真是幸运啊。”片山嘲笑他说，“养了二十只猫的人家，你去了肯定要晕倒吧。”

“那我就先给自己上个保险再去。”石津一脸认真地说，“受益人就写晴美啦。”

在石津家待到傍晚时分，片山和晴美起身告辞。

“我送你们去车站。”石津拿过车钥匙。

“那你可要保证安全驾驶啊。”

“只要别再有猫跑出来就没问题。”石津回答。

红色跑车驶出卫星城，在曲折蜿蜒的寂静大道上疾驰。夕阳西下，树林深处已经变得幽暗莫测。

“我们来时，猫骤然跑出来的地方就是这附近吧。”晴美看着窗外，突然惊呼一声，“哎呀！有人在那里——”

石津减缓了车速，只见道路旁边站着一个穿和服的女人。

“那就是猫公馆的老夫人。”石津说，“她在这种地方干什么？”

“她正往咱们这个方向看呢，不会是有什么事吧？”

“停车问问吧。”石津把车停下来，按了按喇叭。老妇人腿脚利落地朝这边走过来。

“哎呀，是那只猫！”

晴美叫起来。之前从车前横穿过去的那只白猫，现在正在老妇人脚边，亦步亦趋地跟着走近前来。

“我怎么觉得对方好像要跟我们抱怨什么。”石津沉着脸，把车窗摇下来，“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老妇人伫立在车旁。片山感觉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有种高傲的风采，完全符合大地主的身份。此前他还以为被二十只猫包围着过日子的，会是个脏兮兮的怪人。

“我叫石泽常代。”这位老妇人看起来年近七十，她声音响亮，说完略微低头施了一礼，“方才我家的猫不守规矩跑到了路上，给您带来了麻烦，十分抱歉。”

“啊……没……没关系，这种小事……”石津没想到对方会如此彬彬有礼，有些手足无措。

“一般人会选择直接把猫撞飞，可您却冒着生命危险躲开了它，我实在不知该怎样感谢您。”

“不用客气……总之今后小心些。”

“是的，我会好好嘱咐它的。”

“不过……您对这件事了解得真清楚啊。”

“我是听它说的。”石泽常代低头看看脚边的白猫。

“听猫说的？”石津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是的。我和这孩子正要出门散步，看到您的车子，听这孩子说是刚才救了它的那辆，就过来道声谢。”

“原来是这样……”石津傻傻地应道。

晴美探过头去问：“好漂亮的猫啊！它叫什么名字？”

石泽常代似乎心情很好，微笑着回答说：“这只猫叫琴。”

“是乐器的那个琴字吗？真是个好名字！”

“多谢夸奖。我先回去了，打扰你们了。”

老妇人分开草丛，背影渐行渐远。那只白猫竖起尾巴跟在主人身后，身形也逐渐隐没。

三人好像做梦似的，又呆呆地过了好一会儿，石津才吐了口气：“这事怎么让人觉得有点不太真实呢！”说着他发动了车子。

“——不过你们不觉得这老夫人很优雅、很有气质吗？”

听了晴美的话，片山点点头道：“是啊，不过她真的能听懂猫语？”

“不知道。未必一定不懂，咱们家就有只比人还聪明的猫。”

“说的也是。”片山笑着坐回车座上。刚才他看着老妇人脚下的那只白猫，不由得想起了卧铺车上遇到的那个女子。“傻瓜和猫，最爱登高。”

“哎，石津！”片山问，“你是自己挑的十一层公寓吗？”

“嗯，是呀，因为我喜欢高的地方嘛——怎么了？”

片山拼命忍着笑，向窗外望去。

黄昏的站台上，荧光灯投射出一道道优美的平行光线，笔直地照穿了茫茫夜幕。

3

“你刚才说谁找我？”

片山问电话接线员。

“是一位叫林田的先生。”

“林田？……那是谁？”

“他好像在卫星城那边工作——”

“哦，我知道了！总算想起来了。”原来是卫星城派出所的巡警。“他找我有什么事吗？”

“林田先生一小时前来找过您，可因为您不在……”

“哦，那他就回去了？”

“说是一小时后再来找您。”

“知道了。他来了麻烦你叫我一声。”

片山放下话筒。林田找他会有什么事？

说起来，前一阵子小孩落水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报纸好像没怎么报道，或许石津知道。

片山打定主意之后，便给目黑警局打了个电话。

“——石津今天休息。您有什么急事找他吗？”

“没……没事。麻烦你了。”

片山放下听筒，摇了摇头。真是奇怪，晴美也说今天不上班。片山问她去哪儿，她只丢下一句：“去朋友那儿。”

说不定是跟石津那家伙去约会了吧。这家伙，明说不就行了嘛，没必要这样！

明明也不见得是去约会，可片山还是懊恼地叹了口气。

晴美以前有过一段令人伤感的恋情，所以现在虽正值妙龄，却不太能敞开心扉跟男人交往，也就一直没有男朋友。如今却和石津相处得这么愉快，对于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倒也正常……

当然是晴美自己说了算，这又不是做哥哥的能左右的事。片山想道。

片山昨晚几乎没有合眼，他非常疲累，不由得打了个大呵欠。此刻电话响了。

“有客人找您。”

“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只见林田巡警西装革履，正在走廊里徘徊。

“呀，你来了。”片山出声招呼道。林田肃然敬了个礼。

“得了得了，看你穿这一身，今天肯定轮休吧。”

“不，不是的，其实……”林田吞吞吐吐，“实在不好意思，有点事情想跟您谈一谈……”

“没问题啊，那就去附近的咖啡店坐坐吧。”

“百忙之中打扰您，真是抱歉……”

林田惶恐不安地一再道歉。

“什么？你已经辞去了警察的工作？”

片山端起的咖啡杯顿时停在了嘴边。

“是的。”林田有点难为情地挠挠头，“尽管已经辞职了，可是出于职业习惯，一见到您就条件反射地敬礼……”

“我说，离我们上次去才不过两个星期，怎么会……”

“呃……”

“你早就打算辞职了？”

“不，不是的，是临时决定的……”

“有什么特殊原因？”

“其实是那位上野先生……”

“啊，就是那个老警察？”

“我跟他起了冲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因为他的女儿吗？他反对你跟他女儿交往——”

“不是的。上野老先生从骨子里就是个警察，所以希望绢子能跟警察结婚。我跟绢子交往，他虽然不是特别高兴，但也没有反对。”

“那是为什么？”

“唉……上周六发生了一点事情。那天，上野先生叫了几个酒友，跑到猫公馆去了。”

“就是石泽常代老夫人的家吧？”

“正是。有孩子落水那件事，您还记得吧？”

“嗯，抓到凶手了吗？”

“没有，根本找不出来。更糟糕的是，那之后的一个星期里，接连发生了四起危害儿童的案子。”

“哦？怎么回事？”

“一次是有个孩子跑进工地玩，压路机突然开动了。”

“工人呢？”

“当时是午休时间，没有人。当然，小孩跑了出来，没有受伤，不过动静闹得特别大。紧接着，小学也出事了。最后一节课上完后，在三楼上课的师生前拥后挤地下楼梯的时候，发现楼梯中间被人拉了根细绳。跑在前面的学生绊了一下，把绳子扯断了，没出什么大事。可万一要是金属丝，麻烦就大了。”

“这显然是有人故意捣鬼。”

“嗯，不过并没发现捣鬼的人。第三起是一个七岁女孩遭遇恶作剧，这倒有可能是心理变态的人干的。女孩大声叫起来，罪犯就跑掉了。由于罪犯从女孩身后猛地捂住了她的眼睛，所以女孩没看清罪犯长什么样子。”

“唔，还有一起呢？”

“是在卫星城边缘地带——离猫公馆比较近的地方，那边有一个野外健身公园。”

“是借助绳子攀岩之类的地方？”

“嗯，差不多吧。不过因为无人看管，就只设置了些没有危险的小玩具在那里，其中比较大的的是一个木马，小学生经常去骑，或者爬到木马头上。那天有个孩子正骑在木马的头上玩，突然，马头断裂，孩子被甩出三四米远。幸好是掉在沙坑里，没有大碍。后来仔细一看，木马的脖子处有三分之二被锯开了，只连着那么一点点。”

“这玩笑开得太过分了！”片山不由得皱着眉头说。

“我们调查过现场监控，可那边是注意不到的死角，实在发现不了什么可疑人物。而且大半夜的，根本没人会经过。”

“所以上野等得不耐烦了，是吗？”

“嗯，而且差点被欺侮的那个女孩又是他棋友的孙女，他好像跟老伙伴们放话说：‘这样放任不管的话，说不定哪天就有孩子真的遇害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老刑警，肯定也相信他说的，认为石泽常夫就是罪犯。于是一伙人气冲冲地跑到猫公馆去。总共五个人，人手一根棍子或是工地上捡来的钢管。”

“那还真危险啊。”

“绢子告诉我她的父亲有点奇怪，我就赶紧跟在他们后边追了上去。到了猫公馆一看，他们正和石泽老夫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着。那家的老夫人实在是个有耐心、有度量的人，面对上野他们杀气腾腾的样子也不为所动，只干脆地拒绝，说儿子不在家，也不想让他们见面。我躲在门后看着，心里盼望他们赶紧撤走完事——唉，身为警察这样想不太合适，可我真不愿意跟他正面起什么冲突。”

“我非常理解。”片山点点头。

“一时间众人被老夫人的气势镇住了，正打算回去时，上野先生却固执地不肯轻易认输，怒吼一声：‘你要包庇罪犯，就跟罪犯同罪！’说着就要抡起手里的棍子打去。如此一来我就不能继续袖手旁观了，只好跑出来挡在他面前说：‘您原来也当过刑警，应该知道擅自动武是违法的。’可他根本听不进我的劝告：‘你小子要碍事的话，就让你也尝尝棍子的滋味！’当时他的架势不依不饶，其他人都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办。大家都不想跟警察惹上干系，可既然已经来了，又不能让上野一个人动手，个个束手无策。”林田缓缓摇着头，“所以我就跟上野先生动武

了。”

“——这也是无奈之举，你并没做错什么。”

“谢谢您。总之，现场的混乱被压制了。第二天，我便递了辞职申请。”

“是因为上野对你——”

“不是的。不过，当然，我跟绢子的交往被禁止了。绢子跟父亲两个人相依为命，当然不能舍弃父亲。而我早就不想待在原来的派出所了……”

“这事说起来情有可原，也许能申请调职什么的……”

林田凄然一笑：“倘若我不是警察，就不会陷入那样的两难境地。这么一想，我也就没有心思继续工作下去。”

片山点点头。这正是身为警察的苦衷，他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格外能够体谅林田的心情。片山也提交过辞呈——说起辞呈，应该还扔在栗原警视的抽屉里，估计已经落满灰尘了吧。岂止如此，没准已经被当成便笺用过扔到纸篓里去了……

“我今天来找您说这些……”林田说，“是因为我实在放心不下。上野先生不会就此罢休，我总觉得好像还会出什么事。”

“所以就来找我商量？”

“是的。我从石津警官那里听说，您是办案利落的神探。”

“石津那家伙真这么说？”

他拍什么马屁！片山虽然心里这么想，感觉却挺舒服的。林田点头道：“嗯，是的。石津警官还说您‘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来’呢。”

“这菜合你的口味吗？”晴美问道。

石津陶醉似的呼了口气回答：

“啊，这么美味的午饭，我有生以来是第一次吃到！”

“太夸张啦。”晴美不禁笑出声来，“不过就算是奉承话，我听着也很开心。”

“是真的，不是拍马屁！”石津认真地辩解道。

“知道了。那我就好好记在心里啦。”

吃完饭，晴美开始收拾餐具。她想起正在餐厅角落里吃着同样食物的福尔摩斯，就问了一声：

“福尔摩斯，你吃完了吗？”

福尔摩斯把吃得精光的盘子往面前一推，一副酒足饭饱的模样，舔舔前爪，又擦擦脸。

“哎呀，吃得还真干净。味道怎么样？”

福尔摩斯看着晴美，对她舔了舔舌头，是十分满足开心的意思。

“真是乖孩子。那我去给你拿牛奶啊。”

正当这时，只听咔嚓一声响，晴美吓了一跳。她转身一看，石津正挠着头站在那儿，脚下的盘子摔得粉碎。

“真是……没想到手一滑就……”

“哎呀，没事，我来收拾好了。你去拿扫帚和簸箕来吧。”

“实在对不起……”

“哪有，你是有点害怕福尔摩斯，对吧？”

“也……也不是这样……”

石津战战兢兢地向福尔摩斯望去。对于不喜欢猫的人，福尔摩斯向来视而不见。它从微微打开的玻璃门缝隙钻到阳台上，找到一个向阳的暖和地儿，蜷成一团。

福尔摩斯是一只雌性花猫，毛色光泽细滑，体形纤细优美。一般花猫的配色都以白色居多，可在福尔摩斯身上，褐色和黑色占了大半，特别是小小的瓜子脸上，白、褐、黑三种颜色平均分布。前爪则是左边纯白，右边纯黑，十分独特。并且，这家伙的小脑袋高深莫测。

晴美收拾完盘子的碎片，把剩下的餐具洗好，泡了茶。

“——来，喝茶吧。”

“谢谢……真是不好意思。”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

“啊，实在抱歉。”石津倒是一如往常地放松不下来。

“话说回来，那个林田巡警真让人同情啊。”晴美也从石津那里听说了林田和上野的事。

“可不是嘛，我跟他说了不至于辞职，可他不听劝告，说自己决心已定，结果真辞了……”

“然后呢？没再出什么事吗？”

“嗯，到现在为止都算平静。不过虽然这么说，其实我并没特意盯着，说不定罪犯暗地里正有所图谋。”

“孩子们呢？”

“嗯，自从林田辞职后就再没有过事故。”

“这样啊。不过他就为难了……”

“对孩子做出这种事的家伙，谁知道是怎么想的！”石津满腔怒火地说，“要是在我的管辖区，一定想办法把凶手逮起来，狠狠地教训他。”

“石津警官喜欢孩子吗？”

“嗯……当然喜欢了。虽然也有些孩子生性顽劣，不服管教。”

“你会宠着自己的孩子吗？”

“那当然！”石津脸上顿时熠熠生辉，“我不止疼爱孩子，连老婆也要一起宠着！”

——又开始自我推销了。

“嗯，这一点我清楚得很呢。”晴美抿了口茶，“——你真是个好
人。”

石津一听，激动不已。他想要平静一下，便端起茶喝了一大口，谁知立刻呛到。

“没事吧？”

“没……没事……”

石津正咳得直翻白眼，只听门铃声大作。

“哎呀，有客人了。我去开门吧。”

晴美站起来走到门口，隔着门问道：“请问是哪位？”

“我是上野。石津警官在家吗？”是上野绢子的声音。

晴美打开门锁链，又开了门锁。

“那个，石津警官他——”

“嗯，他在呢。怎么了？”晴美看着慌慌张张的绢子，有点疑惑地问。

“呀，这是怎么了？”石津走过来。

“石津警官！不好了，我父亲他——”

“你父亲怎么了？冷静点，慢慢说。”

“他好像又去那里了。”

“那里……你是说猫公馆？”

“嗯。”

“又叫了人去？”

“没有，只有他一个人，所以我担心……”

“这样啊。可他怎么又想起来去那儿？”

“刚才有个孩子骑着自行车在坡道那儿差点被车撞了。孩子只是摔倒，受了点小伤，可一看自行车就知道，有人故意把刹车弄坏了。”

“所以你父亲就——”

“嗯。而且为防万一，他还去那孩子放自行车的地方查看了那边停放的车辆，结果发现刹车全都被破坏了。”

“啊？太可怕了！”晴美不由得叹道。

“父亲铁了心，我说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石津警官，拜托您赶紧想办法让父亲停手吧！”

“知道了，我马上过去看看。”石津答应之后，马上回房间取了车钥匙，“开车去更快，说不定比他早到。”

“我也要去。”晴美刚说完，只听脚边的福尔摩斯喵地叫了一声。

“哎呀，福尔摩斯也要去？那就一块儿吧。”

绢子看到福尔摩斯，有点吃惊的样子：“这只猫是……”

“这可是‘那个人’的猫哦——著名侦探福尔摩斯。好了，我们走吧。”

三人一猫乘电梯下了楼，冲向停车场里石津的跑车。

“你父亲大概是多久前走的？”石津一边发动车一边问道。

“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之前吧。我当时不知该怎么办……”

“这样啊，要是能赶上就好了。”

卫星城的车辆限速是时速三十公里，可路上的车很少，车道又宽。考虑到现在是紧急情况，石津开到了时速八十公里，朝车站飞驰而去。

“咱们没法直接进村。”石津对晴美说，“村里没有车道。”

“怎么这样啊？”

“因为这里是乡下。啊，就从这儿进去吧。”

车子开到之前石津常代站过的地方，石津在路边把车停下来说：“接下来只能走过去了。”

三人依次下了车。突然间，福尔摩斯俯下身体做出一个警戒的姿势，同时尖叫了一声。晴美转头一看，叫起来：

“哎呀，你们看！”

草丛里钻出一只猫来。然而——居然是只红色的猫，而且那颜色像是被涂上去的奇怪的红色……

“这种颜色的猫，”绢子不由得说道，“从没在老夫人那里见过。”

晴美拼命忍住不发出尖叫声，抬手掩住口说道：“不是的……这是……是只白猫！是琴啊！石津警官，你知道……这不是红色的猫！那颜色是……是被血染红的！”

三人一瞬间愣在那里，几乎挪不动脚步，呆呆地望着那只令人毛骨悚然的猫。福尔摩斯突然解除了防备，朝着那只猫——琴的方向慢慢走去。满身是血的琴警惕地竖着尾巴，嘴里发出呼呼的声音，露出尖尖的利齿表达着敌意。

“它的情绪很激动呢。不过这不是它自己的血，如果真受了这么重的伤，就做不出这些动作了。”

“也就是说……”石津抿紧了唇。

绢子脸色惨白，声音颤抖地叫起来：“啊！那怎么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总之先去猫公馆，快走！”晴美回过神来。这份沉着劲儿倒是比她哥哥强得多。

“穿过这片草地走最近。走吧！”石津带头钻进了草丛，绢子紧随其后。

“福尔摩斯，快走！”晴美喊了一声，尾随二人赶了上去。

一行人在树林中穿行着，终于来到村里的大路上。晴美顿时停下了脚步——难怪这里是村子，所谓的大路上尽是石子，旁边是稀稀疏疏散落的旧房子。石津和绢子奔上了大路，晴美也紧跟了上去。福尔摩斯瞬间超过晴美，笔直地跑远了。

“等等嘛！这个福尔摩斯，真是冷酷无情的家伙！”

晴美穿着高跟鞋走在这么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情急之下差点摔倒。她一边呼呼地喘着粗气，一边奔跑着。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很多人家都紧闭门窗，这里看上去简直像个荒凉的鬼城。

在村子最外边的竹林对面，隔着一段路，有一座大宅子，似乎就是石泽常代的“猫公馆”。石津和福尔摩斯几乎同时跑进大门，绢子紧随其后。晴美最迟，她总算来到古旧的大门前，好歹路上没有摔跤。

猫公馆里都是宽敞的平房。晴美穿过足足有普通人家一套房子那么大的前院，从敞开着屋门走了进去。

“石津警官！你们在哪儿？”

晴美放声喊道，脱下鞋子进了屋，可宽阔的走廊左右蜿蜒，看起来似乎要绕宅一圈。石津他们不知所踪。晴美站在原地犹豫着，此时只见绢子从左边拐角处迈着虚飘飘的步子走了过来。

“怎么了？”晴美扑过去问。

绢子脸色铁青道：“里边……”话没说完就踉跄着靠在墙上。

晴美沿着走廊继续往前走。有个地方的隔门被推倒了，只见石津探出头来喊道：“晴美！你还是别过来的好！”

他擦着额上的汗，又加了一句：“里面太惨了！”

“我没事，又不是第一次看。”

“可是……”

晴美没再理会石津，探头朝屋里一看，瞬间屏住了呼吸。

这个和式房间，大约有八叠榻榻米大小，由于是老宅，所以建得格外宽敞。石泽常代老夫人倒在房间里的壁龛前面，地上尽是血，看起来肯定是相当严重的失血，地面被染得通红。一看便知，人早就没了呼吸。

然而，眼前的凄惨不光是因为人的尸体，还有猫——至少有十只猫横尸于此，每一只都被锋利的刀子割断了咽喉，整个房间是血的世界。

“太惨了……”弥漫着的血腥味让晴美觉得恶心，她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实在太过分了！”石津也罕见地苍白了脸，“伤口是刀砍的。会不会是日本刀呢，刀鞘掉落在了壁龛上。”

“是有人用刀……”

“杀了人后血脉沸腾，因为老夫人身边总共有二十多只猫，就顺手把猫也杀了。估计就是这样。”

“凶手是带着刀跑的吗？”

“看来是。若不尽快采取措施……”

石津回到门口处找电话。晴美紧闭双眼，一声不吭。虽然不是第一次看到凶杀现场，可以前从没遇上过这么惨烈的场面。

再一看，只见福尔摩斯正挑没血的地方走着。它逐一嗅过同类的尸体，最后绕着石泽常代慢慢走了一圈，便回到晴美身边来。

“看到同类的尸体都不为所动，你还真沉得住气啊。”晴美带点指责的语气说。福尔摩斯好似一点没放在心上，在走廊里坐下。

此时石津回来了。

“我刚刚打过电话。这么说可能对绢子有些失礼，不过老警察上野果然很可疑，看起来像是个容易冲动的人。”

“就算是这样，他能干出这种事吗？”晴美看着福尔摩斯道，“好了，我可不想再待在这里了，咱们去那边吧。”说着，她退回到屋门口。

他们一走到外边，就看到绢子纹丝不动地蹲在门口，看起来好像呕吐过了。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看到那种情形能不晕倒已经算是坚强。

“你还好吗？”

绢子一看见晴美，慢慢扶着墙站起来：“唔……有点恶心……”

“这很正常。不过你最好还是回家，过会儿警察一来，就太混乱了。”

“可是……”

“记住，千万不要说不祥的话。”

绢子听话地点点头。晴美知道她肯定有一种可怕的想法——“父亲可能是杀人凶手！”可晴美不知该怎么安慰她。

“不好意思，如果一会儿林田到这里来，能不能请你帮忙转告他，让他给我打个电话？”

“嗯，我一定代为转达。”晴美点点头。

绢子出门后，晴美看向一旁坐着的福尔摩斯：“这案子真让人不快，充满了血腥味……你不觉得吗？”

福尔摩斯一直闭着眼坐着，像在打盹。

晴美不觉皱起眉头，喃喃道：“不知道那只叫琴的猫怎么样了？不是说这家里养了二十只多猫吗，被杀的大概有十只，其他的猫去哪儿了呢？”

夕阳缓缓西沉。一阵风骤然间吹过，晴美不禁打了个冷战——虽然现代化的卫星城近在咫尺，可晴美突然觉得自己似乎身在远离人烟的深山，四周只剩下她一个人，满心孤寂，满心悲伤。

4

片山告别林田回到警局，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

旁边的根本警官过来问道：“我说片山，你又去相亲了？”

什么叫“又”，简直让人光火。不过片山还是态度认真地回答：“没有啊，最近都没去。”接着问道，“怎么了？”

“那就好。”根本警官回去忙活起自己手头的工作。

片山有些莫名其妙，开始整理手上的文件。没过五分钟，根本警官又抬起头来：“喂，片山！”

“怎么了？”

“其实，午休时我被一个信用调查所的家伙拉去了。”

“信用调查所？”

“是啊，那人跟我比较熟。他居然跟我打听了你的事。”

“打听我？”

“没错，问你工作态度怎么样，是否酗酒，有没有女朋友，能否升职之类的。这类内容无论如何都像是结婚对象的身家调查。”

片山很是吃惊：“什么啊……我对此一无所知。”

片山有个把安排他相亲当成定期任务的姑妈，不过最近她在休假，

所以没有再提起相亲。他也没有任何恋人，应该是在空窗期才对……

“根本警官，那你是怎么回答的？”片山试探着问道。

“照实说呗。”

根本警官说完，嘿嘿笑着继续工作了。片山苦笑着摇摇头，重新坐好，想继续开始工作。正在此时，听到了栗原课长的声音：

“喂，片山！”

课长敦厚的娃娃脸上带着严肃的神情，恐怕是有案子。

“有案子吗？”

“嗯，去这个地方查查。”课长说着递来一张便条，“还不知道是什么案子，不过地方警局特别指名让你来负责。”

片山看到被害人的姓名，吃惊地瞪大了眼——“石泽常代”，这不是那位优雅的老妇人吗？

“你认识这个人吗？”

“嗯，有过一面之交……好多天以前。”

“这样啊。你先过去看看吧，打电话回来报告案子的情形就可以。看情况，我有可能会过去。”

“是！”

片山慌慌张张地跑出搜查一课的办公室，栗原警视在后边喊道：

“喂——”

片山早就不见了踪影。栗原警视耸了耸肩，那就这样吧。其实片山有个毛病，见血就晕，本来想提醒他一下……

“算了，说不定能借这个机会练一下胆呢。”

栗原警视自语着。

“哥哥你没事吧？”

晴美窥视着长吁短叹的片山，担心地问道。

“呃……这、这种程度……算不了什么……”

“怎么会算不了什么呢，你不是一看见现场就晕了吗……”

“脚下滑了一跤而已……”片山逞强道，总算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你看，这不还晕晕乎乎的，你就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你说什么呀，案件侦查的关键就在这几个小时里！”

由于一到现场就开始晕血，片山已经在石泽大宅的客厅沙发上休息了片刻。这时只见门被缓缓打开，石津走了进来。

“片山警官醒了啊？”

“傻瓜！我又不是在睡午觉，”片山故意清了清嗓子，“是在这里整理一下思路。”

“说得好听！”晴美在一旁小声咕哝着。

“尸体已经全都搬出去了。经清算，共有十一只猫、一个人。”石津也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镇定。

“那个叫上野的老警察呢？”

“还没有找到。已经让人在这附近和卫星城开始搜查了，但因为地域宽广……”

“哎，我说你——”片山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你明明是目黑警局的，这口气怎么跟我们搜查课的一样？”

“我是被特别准许编入的，”石津扬扬得意地回答，“因为我也算是

案子现场的第一目击者，就以借调的形式……”

石津说着向晴美望去，似乎只要能待在晴美身边就心满意足了。

“你确定凶手就是上野吗？”

“这个倒还真没法确认……因为没有目击证人。”

“话说回来，这个村子里难道没人住吗？路上也是，家里也是，没有一点人气。”

“啊，这个原因我是知道的。”石津又看向晴美，解释道，“村里的人全都去听房地产开发商的宣传说明会了。”

“宣传说明会？”

“嗯。刚才正好碰到一位提前回来的主妇，就问了她一下。据说地产商想买下这个村子的土地，建成住宅区，然后对外出售。”

“哦，有这种事？”

“可这一带都归被杀的那位老夫人所有吧？”

“是那样的。”

“那为什么土地所有人这样的贵宾级人物会留在家里，不去听宣传说明会呢？”

“哥哥你真是的，石津警官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

“也是。”片山叹口气，“其他村民呢？”

“说明会结束后，应该都已经回来了。”

“啊，对了，”晴美突然想起来，“能不能联系上那位林田警官？”

“林田？这个前巡警，今天还来找过我呢。”片山把从林田那儿听来的说了一遍。

晴美急躁地说：“我也听石津警官说了。不过现在更要紧的是绢子想见他，能联系上吗？”

“这个……对了，我记得他回去的时候说过，好像要去日野警局办什么手续。”

“如果他去了，就告诉他赶紧回这儿来。”

“谢谢石津警官，你真是个大好人！”

“哪里，晴美肯托我办事，是我天大的荣幸……我马上就去办。”石津说着，几步就出了房间。

晴美看着他的背影喊道：“让他赶紧去绢子家！”

目送着石津走出去，晴美叹了声：“真是个好心肠的人呢。”

“你今天去他家了吧？”片山瞪着妹妹，质问道，“为什么不跟我说？”

“哎呀，我又不知道石津警官会不会休假！”

“这家伙为了陪你，连抓捕犯人都能延后，所以才休假的！”

“不会吧！”晴美不由得笑出声来，但马上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不过，这案子还真棘手。”

“可不是，怎么能连杀十一只猫呢，真叫人搞不懂。凶手到底是怎么想的？”

“确实不可思议。虽说那些猫是他杀人的目击者，可猫又不会出庭作证，没必要置之于死地吧。还有，不知剩下的那些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肯定藏到地板下面或者逃到树林里去了，让福尔摩斯去找就行。”片山说着环视着屋子，“哎，福尔摩斯呢？”

“它去哪儿了？”晴美也四下看着，“明明刚才还在沙发上窝着。”

“果然跑掉了。”

“福尔摩斯？”

“到底是只自负的猫啊。也许它想说‘代替警犬去查案子这种事，我可不干’，所以就跑掉了吧。”

“是吗……”

“肯定是的——真是麻烦。可那些是猫啊，真让警犬去找，还不把它们都吓跑了？”

“不管它们跑到哪儿去，总会回来的。我担心的是——”晴美说到一半就顿住了。

“怎么？”

“万一……它们也在别处被杀了……”

晴美的声音很低，片山几乎没有听清。

此时，福尔摩斯正迈着轻快的步子在树丛间穿行。根本用不着片山提醒，它早就循着其他猫的气味找了过来。

不过任凭它的嗅觉再敏锐，由于所到之处全是猫的气味，要分辨出最新的气味委实不太容易。

福尔摩斯突然停住脚步。气味又中断了，已经是第五次了。

虽然它是循着从公馆跑出来的猫的气味来到这里的，可那些猫在途中四下分散开来，它只能耐心地循着其中一只的气味走。可现在追了五只，全都在半途中失去了下落。

到底是怎么回事？

简直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渺然无踪。

福尔摩斯正要转身回去，突然嗅到一缕若有若无的气息。虽然微弱

得好像马上就要随风飘散，可福尔摩斯抓住了鼻腔黏膜被刺激到那一瞬的感觉，这就足够了——对猫来说，那是再诱惑不过的味道，却又十分危险。有时，它甚至意味着死亡，只能束手就擒。

是木天蓼的气味。

“哎呀，我确实被吓得魂飞天外……”

天气根本不热，石泽常夫却频频掏出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珠。石泽常夫四十六七岁，算不上年老力衰，但恐怕因为长期生活放纵，脸上毫无光泽，而且身体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肥胖，令人感到厌恶。

“听说您今天去地产商召开的宣传说明会了。”片山说道，同时出示警察手册。

“嗯，这是一早就定好了的。所有的村民都要去，听听他们到底意图如何……”

“为什么石泽常代老夫人没去？您能解释一下吗？”

石泽常夫耸耸肩，无奈地回答：“母亲说她不太舒服，让我代替她去听。”

“这村里的全部地产都属于您母亲吧？”

“哦，要说全部也许有点夸张，大部分都是吧。”

“当事人不去宣传说明会，怎么能知道开发商要说什么？”

“说是宣传说明会，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一方把地卖掉拿到钱，然后他们要拿这块地派用场。我们即便了解也没什么用处。”

“常代老夫人是这么想的吗？”

石泽常夫一时语塞，接着故作自然地说：“那当然了——为什么要问这个？”

他的脸上露出不悦之色，说道：“凶手不是那个疯子老警察吗？拜

托你们尽早把他抓起来吧，不然我连觉都睡不安稳！”

片山微微嘲笑说：“可不是嘛，尤其是您，怎么能睡得安稳呢，您说是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您知道吧，最近卫星城发生了几起危害儿童的恶性案件，上野先生认为是您做的。”

“啊？哦……我听说了，他还警告我小心点之类的。”

“事实到底如何呢？是您做的吗？”

“你说什么胡话！这完全是恶意中伤！”石泽常夫一脸气愤，“——你到底想干什么？不是要调查我母亲被杀的案子吗？那就赶紧把上野那家伙给抓回来啊！有工夫在这儿挖苦我，早就把人带回来了！”

“不用您费心，我们会全力调查。”片山平静地说。无论对方说什么浑话都不能跟他较真，在这一点上，片山成熟了不少。

“凶器似乎是日本刀，现场只留下了刀鞘。这是您家的东西吗？”片山指着证物问。

石泽常夫嫌弃似的飞快掠了一眼，点头确认道：“那是放在壁龛上的东西。据说是从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我连碰都没碰过。”

“是吗？”

也就是说，凶手最开始也许没想过要杀害石泽常代老夫人，只是由于起了争执，头脑发热，便抓起了壁龛上的日本刀……

“还有一件事，常代老夫人去世后，她的财产，连同土地一起，都由您来继承，是吗？”

“应该是吧……父亲早就死了，我是独子。不过还有个侄女……”

“侄女？”

“嗯，她挺讨我母亲喜欢的。说是侄女，其实孙子辈的年纪吧，好像是二十二岁，顶多二十三岁。”

“这位侄女叫什么名字？”

“叫刈谷立子。”

“您跟她有联系吗？”

“嗯。跟我老婆说把她叫过来好了。”

“嗯，就这么办吧——喂，石津！”片山招呼着一旁忙着做笔录的石津，“您去跟石泽先生的夫人说一声。”

“知道了。”石津走出客厅——片山刚刚休息的房间现在被当成了做办案笔录的地方。

“对了，常代老夫人有没有留下什么遗嘱？”

“遗嘱吗？唔，律师那儿应该有吧。”

片山记下了律师的名字——石泽常夫看起来有点不耐烦：“你到底要调查什么？明明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只能说是嫌疑人，还不能断定他就是凶手。”

“那不是一回事嘛！”

“这可未必。根据情况，有可能出现其他嫌疑人。”

“你是说……也许是前些日子一起闯进来的其他人？”

“不，可能有人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杀害了常代老夫人。”

石泽常夫用探寻的目光注视着片山道：“这我就不懂了——比如说，什么动机？”

“比如说，这片土地。”片山回答，“这是一大笔财产——地产商收购的金额恐怕不少吧？”

“你的意思是，我打这笔土地的主意，杀了自己的母亲？——真荒唐！怎么说我母亲也这个年纪了，她一死，继承财产的肯定是我，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冒这么大风险做出这么不道德的事来？稍等几年不就得偿所愿了吗？”

石泽常夫笑得很勉强，被片山清楚地看在眼里。

“你说的也是啊。不过如果常代老夫人不同意把土地卖掉，那又怎样呢？您就得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大笔钱从眼前流走了，是吧？”

“母亲已经同意卖地了！”

“是吗？可我们听说老夫人不同意——不，应该说是打定主意绝对不卖呢，石泽先生。”

石泽常夫匆忙掏出手绢擦起了额头上的汗：“那是骗人的谎话！怎么可能——”

“只要逐一问过村里的人就知道了。石泽先生，如果调查之后发现您说谎，那形势就对您不利了。”

片山故意不去看石泽常夫，把目光移向笔记。当然，这只是片山的虚张声势。

石泽常夫双手紧紧攥着手绢，把它揉成一团。他缄默片刻，终于叹了口气说：“我说实话……我母亲确实反对把地卖掉。她是个老顽固，一旦打定了主意，谁的话都听不进，我也拿她没办法。”

“可是您想卖，对吧。”

“那当然！要是你的话，你不想吗？对方提出了那么好的条件，虽然没有那些钱也不用担心每个月的生活费，可这样的好买卖上哪儿找去？”石泽常夫狂热地说，“何况我都四十七岁了，也要为以后养老做打算——附近建起了卫星城，我们村的地价将直接飙升。这时房地产公司就来找我了。”

“还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

“嗯——可对方说，要卖就得立即交易。卫星城还在开发中，这一

带现在处于开发最前线。据他们说，现在若能在这里建好住宅楼出售，肯定转瞬间就能卖完。不过要是错过了眼下这个机会，价值就要减半。”

“这是地产商忽悠人的吧？为了让你们赶紧卖掉！”

“就算是忽悠，条件也十分优厚。而且他们还说，保证所有村民以超低价买到新盖的楼房，大家就动心了。”

“原来如此，所以全村人都去了说明会……”

“嗯，虽然不是自己的地，可大家都热心得很，你能理解吧？”

“全村人都愿意卖地？”

“可不是嘛——一直以来大家都觉得，对面不远处就是现代化的便利生活，只有我们村被排除在外，都很不甘心。要是真能住进崭新的楼房，大家都很高兴。”

片山深深觉得这真矛盾：都市里叫嚣着要“回归自然”，可乡下人却憧憬着过上城市人的“文明”生活。

“大家都知道常代老夫人不同意卖地这回事吗？”

“嗯，村民代表都来求过好几次了——大家说是农民，但因为村里的年轻人纷纷跑去城市打拼，剩下的基本都是些年纪大的，农活基本上都干不动了。”

“如果卖了地，他们今后怎么生活？”

“开商店啊！这一点，房地产公司都给我们打算好了，开店这种活，老人干得了。”

“原来如此。看来大家都很伤脑筋啊。”

“最近每天都聚到一起开会，商量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常代老夫人为什么不肯卖地，您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嗯，她跟我说过。”石泽常夫苦笑着点点头。

“是什么？”

“还真是伟大的理由啊。她说这一带要是开发成新式住宅区，她养的那些猫就无家可归了。”

片山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沉默着记录了下来。

“我知道了——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警官，请您不要误会……”石泽作势探出身子，“我母亲被人杀害了，我平时再怎么胡闹心里也很难过，想亲手掐死那个凶手，这一点还请你理解。”

“嗯，我知道。”

“不过关于土地的事，真的是我母亲不对。她总得考虑村民的处境，你明白吗？”

“嗯，我能体会。”片山含糊地回应道。

“既然是土地所有者，就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可母亲并不了解这一点。”

石泽常夫继续喋喋不休地唠叨着，他似乎因为自己被怀疑有杀害母亲的动机而感到格外害怕。片山正想请他妻子来问话，门口传来一声女人的呵斥：

“真是不知羞耻！”

片山吃了一惊。他转过头去，只见一个年轻女子抓着门把手站在那里。

“立子！”石泽常夫瞠目结舌，“你来了！”

“我刚到。听人说伯母被杀，你肯定很高兴吧？”

“喂，你胡说什么呢？”

“我什么都知道。你到处借钱，早就债台高筑了吧。”

“你从哪儿听到的这些混账话——”

石泽常夫一听，神情大变，刈谷立子倒是十分镇定。

“混账话？警察只要一调查，马上就会搞清楚。是你杀了伯母！”

“胡说！警察早就调查出凶手是谁了。”

“好了好了，先冷静一下。”片山说，“石泽先生，现在已经没您的事了，接下来我要向这位小姐问话，请您到那边去。”

石泽常夫瞪着立子：“警官，你记住，这个女人的话不能信！她进过少年感化院，是个骗子！”

片山微微加重了语气：“请您到那边去！”

“你千万别被她给骗了！”石泽常夫仍不死心，口中絮絮叨叨地说着，走出了客厅。

接着走进来的是石津，他报告说：“联系不上刈谷立子。”

“她已经来了。”

“啊？”

石津愣了一下，这才注意到刚刚在沙发上坐下的女孩。

“警官，刚才那人说的是真的吗？”刈谷立子问，“你们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只是有嫌疑而已。”片山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脸回答道。

“是吗？可我觉得肯定是那个男人杀了我伯母……”

“是你……果然是你！”片山说。

“嗯？”

“在卧铺车厢，你说你喜欢上铺，是吧？”

刘谷立子答了句“嗯”，又注视了片山片刻，说：“——你是那位先生.....”

“哈，真巧。”

“原来你是刑警，看着可不太像。真不好意思。”

“哪里哪里，托你的福，我在下铺好好睡了一觉。”

片山微笑着说完，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居然因为这个案子再次相遇，真是意外。”

“嗯.....听说伯母死得很惨.....”

立子蒙住了脸，似乎在强忍泪水。可稍过片刻她便抬起头来，直视着片山的眼睛，果断说道：

“有什么问题请尽管问吧，我一定配合调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好的.....你的名字是刘谷立子，年龄？”

“二十三岁。”

片山又问：“住所是公寓？”

“嗯，我是一个人生活。”

“原来如此。你跟常代老夫人很亲近，是吗？”

“伯母对我比对女儿还要疼爱。我很早就父母双亡，读中学的时候，因为品行不良进过少年感化院，可伯母一直支持我，无论我做什么，都不会大声训斥我.....只是说：‘你其实是个好孩子，我从来都不担心这一点。’这样一来，我便不想再做坏事。”

“原来如此。”

“那么善良的一个人……”刈谷立子有些哽咽了。

“今天你来这儿，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是伯母让我来的。”

“常代老夫人让你来？”

“是的。”

“因为什么事？”

“我还不知道。她只说这事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让我务必来。”

“对你来说至关重要的事……你有什么头绪？”

立子摇摇头：“完全搞不清楚。最近一直没见面……因为不想每次来都见到那个人。”

“你是说石泽常夫先生？”

“嗯，一看到他我就全身起鸡皮疙瘩。”立子皱着眉头，“自己不工作，整天靠伯母养活，居然还说那么过分的话！”

“卖地这件事你知道吗？”

“嗯，有时候跟伯母打电话，提起过这件事。”

“老夫人是怎么说的？”

“她说坚决不会卖，只要自己还在——对，她的原话是‘只要还活着’。”

“你是怎么想的？”

“那是伯母的地，当然由她本人说了算。她还说，如果卖了地换成钱，儿子更要整天胡作非为，这对他本人反而不好。”

“原来是这样。”片山想，或许事实的确如此。

“——今天的调查就到此为止吧。如果你想起什么线索，请及时通知我们。”

“好的。那个……”

“我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刑警片山。”

“我记住了，片山警官。”立子说着，嫣然一笑，走出了房间。

片山重重叹了口气，倒在沙发靠背上。

“怎么了？”石津问，“很累吗？”

片山含糊地答道：“没什么，稍微歇会儿。”说着微微闭上眼睛。在漂亮迷人的女性面前，片山总会因为过度紧张而导致疲劳，这算是他的一大特性。

“把石泽夫人叫过来吧。”片山吩咐石津道。

石泽夫人叫牧子。跟立子不同，她是个不起眼的小个子女人，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用暗灰色彩勾勒出来的，一双眼睛总是带着慌乱的神色，似乎平时始终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

牧子比她丈夫年轻不少，才三十四岁，不过衰老得厉害，光看面容，说她已经四十岁也不为过。

“您今天上午十点半左右不在家，是吧？”

“是的。”

“您是几点到宣讲会的？”

“十一点……差五分十一点吧。”

“宣讲会是几点结束的？”

“原定一点半就结束，结果拖到快两点钟。”

“您来回的路上都跟您丈夫在一起吗？”

“嗯，当然了。”

“在会场里也始终待在一起？”

“是的。”

“村民们都在一个房间里吗？”

“是的。”

片山微微点点头。这样的话，石泽常夫好像不是凶手。难道真是上野犯的案？片山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如果上野是凶手，那他来的还真是时候，正好碰上全村人都出去，只留下他要杀的常代老夫人。

“午饭的时候分开过。”石泽牧子突然嘟囔了一句。

“啊？”片山不觉应道。

“吃午饭的时候，房地产公司给每人发了一千日元，说是午餐费。”

“于是你们中间出去过？”

“嗯，在十二点到一点的时候，大家分别到卫星城吃饭去了。”

“您是去哪儿吃的呢？”

“我去荞麦面店了，因为吃不惯太油腻的东西……”

“跟您丈夫分开了，是吗？”

“嗯，他说他要吃中国菜……我们一进卫星城就分开了。”

“您丈夫是跟别人一块儿走的吗？”

“这个……跟我分开的时候是一个人，后来就不知道了。”

“好吧，多谢您配合调查。”

片山等石泽牧子出了房间，得意地对石津说：“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足够下手了。”

“是啊，那家伙很有可能啊。”

“虽然没看尸检报告还不敢说，不过从动机上来看，石泽常夫是一号嫌疑人。”

“这样的话，上野跑哪儿去了？”

“这个倒还真不……”

“既然他要隐藏自己的行踪，那么果然是他……”

“是凶手吗？不一定，如果他不是自己藏起来的……”

“你是说——”

“而是被绑架或者被杀害了……”

片山摆出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姿态沉思着。这时，只听一声“哥哥”，晴美飞奔进来。

“怎么了？”

“刚刚，就在外面，福尔摩斯叼过来的——”

晴美递过来一块皱巴巴的布——展开一看，居然有近三分之一染上了血。

“这是……”

“难道是……”

“是的。福尔摩斯呢？”

“在外边等着。”

“好，快走！”

三人迅速冲出屋门。福尔摩斯正坐在前院的地上，一副“别让我等太久！”的神气样子。

上野命丧在小树林里，要不是福尔摩斯带三人过去，估计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那地方离村子稍微有点距离，在树丛深处，人迹罕至。

一把日本刀插在他的腹部，上野紧握着刀刃的正中，身上被血染成一片鲜红。此外，那到处飞溅的鲜血给人感觉似乎他就是杀害石泽常代和那些猫的那个人。

福尔摩斯叼来的恐怕就是上野握住刀身时缠在刀刃上的手帕——总之，从现场来看似乎是这样。

“怎么看，上野都像是凶手啊。”片山叹道。

“真可怜啊，绢子……”晴美别过脸去说。

“喂，石津，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去叫人。”

“知道了。”石津一脸“交给我吧”的坚定表情，点了点头。

片山想，真是个奇怪的家伙，看到尸体这么镇定，换成是猫就落荒而逃。

“——啊，很快就会结案了吧。”

片山感叹道。走在前面的福尔摩斯闻声转过头来，那双眼好像在说：“你是这么觉得的吗，先生？”

“什么，你是认为我说的不对吗？”

“是啊，哥哥。”晴美插嘴，“你看，其他的猫都去哪儿了？还有，卫星城里发生的那些儿童伤害案是怎么回事？”

“那就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事啦。”

“我还是觉得有些蹊跷——”

“嗯？”

“我觉得这次的凶杀案和儿童伤害案之间肯定有某种关联——这是我的直觉。”

“光凭直觉有什么用啊。”

“啊呀，你可别小看了女人的直觉，你说是吧，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喵地叫了一声，像是回应晴美的话。

第二章 红猫

1

整日间昏昏欲睡.....

片山长长地打了个哈欠。去外边转转可能会好点，总坐在桌前看文件，不出片刻，眼前就模糊起来。

“好歹接个电话也能清醒点啊。”片山自语着看向电话，“要不我来打一个好了。”正想着，刺耳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片山吓了一跳：“果真响了？”

幻听——不会是做梦了吧。片山紧盯着电话看。

旁边的根本警官奇怪地问：“我说片山，你怎么不接电话？”

看来真是电话在响。片山掩饰道：“怎么，没看今早的报纸？”

“什么？”

“电话铃响后马上去接的人，得癌症的几率似乎更大。”说着他拿起话筒，“你好，我是片山。”

“请找一下片山警官.....”

是个年轻的女声。似乎有点耳熟，不过年轻女孩的声音都差不多吧。

“我就是。”

“啊，片山警官，我是刈谷立子。”

原来是卧铺车厢里遇到的白猫——片山心想。

“是您啊，之前真是多亏您.....”

片山的客套话脱口而出。虽说对方是个大美女，不过隔着电话就不会太紧张。

“案子的事，让您很难过吧。”片山甚至还有余力说几句安慰的话。

“是啊。有一件糟糕的事。”

“您是说……”

“我现在想见您一面……”

“啊？”

石泽常代被杀案以上野的自杀画上了句号，常代老夫人的葬礼也过去了一周……

“那个，是有什么新进展吗？”片山问道。

“啊？哦……跟案子的关系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对方说得不清不楚，“事情有点蹊跷，电话里恐怕不太方便说……”

“我明白了。”片山说着，偷偷向栗原警视那边瞥了一眼。若重翻旧案，上边肯定不会轻易答应。即便不是旧案，眼下人手也不够。不过询问一下案情应该没问题。

“那我就现在就动身去您那边。”

“啊，不用这么急……”刈谷立子慌忙道，“您今晚有空吗？”

“啊？晚上吗？”

“嗯，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在T酒店大厅见面？七点行吗？”

“这个，我没问题……”

“请您务必过来，事关重大。”

“知道了，我一定去。”片山答道。

其实被女性约在那种地方见面，心里总有点发怵。不管怎么说，迄今为止，这种邀请对于片山来说总是无果而终——电话那头的立子听了，似乎松了一口气。

“太好啦，刚刚还担心您会很忙，不知道是否方便呢。”

“当然没问题。那么，见面时间和地点呢？”

“今晚七点，T酒店大厅。”

“哦，您好像说过了。七点，T酒店，大厅见……嗯，那么我几点过去方便呢？”

——果然还是紧张啊。

片山终于放下话筒，根本警官压低了声音问：“片山，你搞什么啊？”

“什么搞什么？”

“课长一直盯着你这边看呢。”

“这个嘛，我也不清楚……”

还没来得及向课长那边看一眼，栗原警视的声音便已经传来：“片山，过来一下！”

“什么事？”

“嗯，是这样……”栗原警视一脸为难，欲言又止。片山想，看着倒不像平时那种要训斥人的样子。

“怎么说好呢……刚刚四谷警局那边传来消息说……”

“说什么了？”

“你认识一个叫市村幸子的女人吗？”

片山想了一会儿，耸耸肩：“不认识。这个女人怎么了？”

“哦。”栗原警视抬头看着片山道，“这女人去报了案，说是被你强暴了。”

片山以为自己还没睡醒，使劲摇了摇头，摇得太猛，又搞得头晕目眩，慌乱之间伸手撑住了桌子。

“呃……您刚刚说什么？”

“说你被指控对一个叫市村幸子的女人施暴。准确地说，是强奸了她……”

片山这一惊非同小可：“怎么可能！——我是绝对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事情的！”

“是吗？我也觉得你不会……”栗原警视点点头，“要反过来说你被强奸了，倒还有几分可信。”

片山有些哭笑不得，正要反驳，可刚叫了声“课长”，栗原警视便打断了他：“等着吧，四谷那边也觉得那女人的供词含糊不清，很不对头。不管强奸还是通奸，你跟那种女人没有什么牵连吧？”

“什么羊羹通奸的，跟我没丝毫关系！”^[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要么是谁假借了你的名号，要么就是那女人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不过，对方好像认识你。”

“这……”

“是指名道姓地说罪犯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片山义太郎’呢。”

片山一面心有疑惑，一面怒气横生。只可能是他对女人又恨又怕，怎么可能有女人恨他！

“说不定这女人跟你抓到的罪犯有关系，四谷那边会继续调查的。嗯，很有可能把你叫去，总之你暂时不要外出了！”

“啊……”片山回到座位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根本警官竖起耳朵偷听了片刻，这会儿凑过来道：“片山啊，你不

会是跟酒吧的女招待.....要不就是什么土耳其女人搞在一起了吧？对方认真了，你却不当回事，对方因爱生恨，所以来找你报复了。”

“根本警官！”片山气愤地叉着胳膊，“你觉得我像是做那种事的人吗？”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啊.....”根本警官暗笑。

那也得看是谁！——片山极其不满地把目光转回到文件资料上，然而现在他已经没有心思看任何东西。

大约过了半小时，片山又被栗原警视叫了过去，这回是打电话来叫他去接待室。

难道是四谷警局的人来了？片山这么想着来到了接待室，栗原警视看见他说道：“来了啊，坐吧。这是池袋警局的藤田。”

藤田警官看起来三十五六岁的模样，神情冷淡地向他点头致意：“您好。”

片山打了个招呼，心想四谷与池袋相隔甚远呢。

“藤原说.....”栗原警视看着片山说道，“有个女子告你结婚诈骗。”

片山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心不在焉地回答：“就是刚才的.....”

“那件事另说。这回的女人，嗯，叫什么来着？”

“坂下仁子，三十二岁。”

“哦，还是比你年纪大的女人啊。”

“课长！这可不是开玩笑，我听都没听说过这人！”

“说是要跟片山警官结婚，把三百万的存款都拿出来了。”

“根本没这回事！都是胡说八道！谎话！荒谬！无中生有！”片山本来还想再说几句，奈何没词儿了。

栗原警视安抚道：“好了，先冷静！”转向藤田警官问：“藤田君，这个叫坂下的女人有什么可疑之处？”

“啊？哦.....跟一般的老小姐一样，有点歇斯底里，其他都算正常.....”

“说什么给了我三百万？请尽管去查吧！我怎么会有这么大一笔钱？我根本没什么存款，又不赌钱，工资少得可怜.....”

“什么工资少得可怜？你赶紧闭嘴吧。”栗原警视苦笑着打断他，“总之，你是一无所知了？”

“当然！”

“这可不太好办啊.....”藤田警官挠挠头，“既然立了案，就没有不查的道理.....”

“当然要查。我们这边倒无所谓，”栗原警视说，“不过，能不能同时查查那个女人的底细？这事有些不对头，刚才的强奸案和这回的结婚诈骗，都不是片山能做出来的事。”

“当然了，我是被冤枉的！”

“我知道了。”藤田警官点头道，“我们会仔细调查那个女人。不过片山警官这边，可能我们也会奉命去您的住所搜查，到时候还请您多包涵。”说着，他鞠了一躬，便起身告辞。

“——这下麻烦了！”片山抱住头，“到底是怎么回事？”

“确实不同寻常。”栗原警视点点头，“像这样一下出来两起案子.....怎么看都像有人瞅准了目标要置你于死地。怎么样，你有什么头绪吗？”

“这，完全没有.....”片山百思不得其解。

“算了，今天你先回家吧！”

“课长！”

“你在这里的话，很容易被那些媒体记者盯上。身为警官居然强暴妇女，还搞什么结婚诈骗，这可是绝好的新闻素材啊！”

倒也是。片山极不情愿地叹了口气，点了点头：“好吧。”

片山返回座位收拾东西时，根本警官露出一副吃惊的样子：“怎么了？心情不好？”

“不能更差。”片山有气无力地回答。什么强暴妇女、结婚诈骗，要安插别的罪名也好，就我这副样子——见了女人就紧张——唉，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唔……”听了片山的话，根本警官恢复了严肃的表情，“这绝对不是小事。你自己可能感觉不到，这听起来纯粹是个陷阱！”

“真麻烦，我完全没一点头绪……”

“因为这种案子压根没法反驳。一方说情况是那样，另一方说其实是这样，根本没办法去客观地评判谁对谁错，确实麻烦得很！即便因为证据不足判了无罪，一般人还是会觉得‘说不定真做过呢’。被牵扯进这样的案子，的确不会有什么好心情。”

“无论如何，今天我先回去，冷静一下再说吧。”

“是啊，别真有什么事就好了。”

“我先走了。”

片山跟根本警官打了招呼，走出搜查一课的办公室，刚打开门就差点跟一个年轻女子撞到一起。

“啊，对不起！”片山慌忙避到一边，“您先请……请问您要找哪位？”

女子大约二十二三岁，很有精神的样子，有点胖，给人感觉像是运动员。女子满屋环视了一遍，问：“片山在哪里？”

待到看清眼前的片山之后，女子突然发出一声似悲且喜的尖叫，旁若无人地向片山扑过去。无论片山怎么高大强壮——好吧，是空有高个

子却不怎么壮实——也被迎面撞来的女子冲得后退两三步，仰面摔倒在地板上。“你这……这是干什么！”

女子的脸猛然压迫上来，一瞬间片山还以为会被对方掐死——“住手！救命啊！”

女子却突然狠狠地吻上了片山的唇。片山大惊，刚想说什么，嘴却被牢牢堵住不能出声。

“唔……唔唔……”片山一边哼哼一边像乌龟那样胡乱挥动着手脚，只想翻过身来。

这时幸亏办公室里的警官们赶来，把女子架开。片山踉踉跄跄站起身来，怒吼道：“这到底是要干什么？你又是谁？！”

女子的声音听起来无比哀怨：“片山君！你是说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夏子啊！说好了要跟你结婚的——”

片山震惊得张大了嘴，目不转睛地死死盯着这个素未谋面的女子：“我不认识你……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你居然说出这么无情的话……太过分了！你明明那么爱我……”

“别胡说八道！我根本就不认识——”

正说着，那女子突然放声哭了起来——那哭声根本没法用什么抽抽搭搭、呜呜哇哇之类来形容，简直是狮子的咆哮声升高了一个八度，用扩音器放大，再通过超大型喇叭以最大音量放出来似的。那声音简直令人忍无可忍，整个办公室的警官都不由得把耳朵堵了起来。

片山震惊得连耳朵都忘了堵，只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头发乱糟糟的，领带歪向一边，西服衬衫领子底下的纽扣也被扯掉了，乍一看真像个流浪汉。

这期间，旁边办公室的人也听到了女人的大叫，纷纷过来询问事由。片山傻在一边，默默祈祷：“如果是梦，请快点让我醒来吧！”

“逃婚？哥哥你？”

听了片山的解释，妹妹晴美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就是这样，说是来告发我。”

“可是……哥哥你不认识这种人吧？”

“当然不认识！你看，那女人进屋就问‘片山是哪个’，知道是我以后才大叫出来。要真的定了什么婚约，怎么会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

“要是那个时候你能这么说就好了。”

“当然说了！”

“然后呢？”

“对方一口咬定啊，根本没人在听，说再多也是白费口舌。”

“然后呢？”

“我也想知道啊！啊啊啊！”

片山颓丧地躺倒在床上。

适才晴美下班回到家，发现哥哥居然早回来，还以为他被炒了鱿鱼，赶紧问是怎么回事。为了不吓着妹妹，片山先讲了震惊程度最轻的第三桩案子。

“那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这种事只要一调查就知道啊，肯定是个惯犯。”

“就算是这样，她哭得那么凄惨，跟真的一样，肯定在演艺学校受过特别培训。”

“哥哥你在扯什么啊。那么，你就早退啦？”

“是啊，这种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

“接二连三？”晴美一听不对，接着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麻烦事？”

“呃，是啊……”

片山都不知道该先说哪一桩，是结婚诈骗还是强暴妇女？他自己也开始有点担心，如果先说什么强暴妇女，晴美这家伙会不会晕过去？……好吧，这孩子一向比我争气，应该不要紧。

“这到底是怎么了？”晴美在片山身边坐下，问道。

“总之呢，就是特别不可思议……”

正说着，门铃响了起来。

“来啦。”晴美起身去开门，“请问是哪位？”

“我是石津。”门外传来一如既往的欢快声音。

晴美急忙打开门：“怎么了，石津警官，怎么突然来——”

“打扰啦。听说片山警官遇上了麻烦事，有点担心，就……”

“啊呀，为这个还特意过来，谢谢啦。”晴美微笑着说，“不过没关系，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先进来再说吧。”

“哈——事情闹得挺大啊，流言一下就传开了。无论如何，身为现任警官——”

“喂，石津，你先闭嘴！”片山慌忙想要制止他，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强暴妇女，结婚诈骗，逃婚——三个女人同时来报案告发你哥一个人，这可是前所未闻的大案啊！”

片山叹了口气，移开目光不看他们。

晴美惊得说不出话来：“强……强暴妇女？”

“啊，难道你还不知道？”

“结婚诈骗？”

“是啊，还有逃婚呢。”该死的石津，居然特意补充完整。

晴美转脸看向片山，大声问：“哥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怎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全是些不认识的女子！肯定是谁的阴谋，是有人想要抢走我的工作！”

一介小警察，职位又不值钱，根本没人会抢，只是片山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这句台词，不自觉地脱口而出。

片山叹了口气：“好好想想吧！三个女人在同一天来报案，一看就不是偶然。”

晴美稍稍镇定了些，抱起胳膊沉思：“说的也是。哥你确定没干其中任何一件事？”

“喂，你连哥哥我都信不过？”

“好了好了！”石津适时地插话进来，“晴美你也是，这种事静下心来一想就知道了，难道片山警官是能做出这种事的人吗？”

“就是。”片山点头——这话说得真不错。

“对吧？”石津接着说，“怎么可能会有女人被片山警官骗到嘛！”

片山握紧拳头，简直想揍石津一顿。正在这时，只听一声猫叫：“喵呜——”福尔摩斯过来了。它把前腿搭在片山的手上，微微翘起，头转向挂钟那边。

“你又来干什么？要吃晚饭，催晴美去。”片山不耐烦地说道，顺便瞥了一眼挂钟。六点二十分——嗯？怎么觉得时间有点……六点……七点。

“啊，对了！糟糕，差点忘了！”

片山迅速站起来。七点钟还要跟刈谷立子见面呢。

“怎么了？”晴美惊讶地问。

“突然想起来跟人约了见面，我出门啦。”

“.....去哪儿啊？”

“酒店。”

“酒店？你去见谁？”

“嗯？哦，是刈谷立子。”

“刈谷？”晴美皱着眉头。石津一下想起来：“啊，是那个女子吧，之前被杀的石泽常代的侄女？”

“嗯，我先走啦。”

“那就不用等你吃晚饭了吧？——哥哥！”

片山早就下楼走掉了。“看他那副不想听我啰唆的样子，就这么溜走了。”晴美愤愤不平地嘟囔了几句，转向一边的石津，“那么石津警官，一起吃晚饭怎么样？”

石津顿时喜形于色：“可.....可以吗？”

“当然。下班回来的时候连哥哥那份也买了——还是你也有什么事要去忙？”

“哪.....哪里，什么事都没有。”石津边说边紧张地搓着双手，“承蒙款待，不好意思。”

“没关系，请稍等。”

“好！”

这时，一边的福尔摩斯突然提高声调叫了一声，石津慌忙躲到房间角落里。

“啊，福尔摩斯，忘了先给你做晚饭。你别吓唬他了，怪可怜的。”

福尔摩斯一副懒得理睬石津的样子，安静下来坐好。石津悄悄抬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2

片山急匆匆赶到T酒店大厅的时候，已经是七点十五分。

没等他四下寻找，刈谷立子就从沙发上起身，喊了一声：“片山警官！”

“对不起，我来晚了.....”

“哪里。百忙之中还麻烦您到这里来，实在不好意思.....”

寒暄到这里，一切顺利，然而接下来就跟往常一样，片山像被石头堵住了喉咙似的，再也说不出话来。

刈谷立子今天穿了身时髦的淡蓝色套装，她的青春活力与女性韵味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魅力四射，让人一看就无法移开目光。

“一边吃晚饭一边谈怎么样？”立子笑着对片山说。

“嗯，嗯.....好啊。”

“已经预订了地下餐厅的位子，如果您方便.....”

“啊.....”

即便是有恐女症的片山，这个时候也想说上几句俏皮话。可惜他既不是唐璜也不是卡萨诺瓦^[2]，一句甜言蜜语也讲不出来。

二人进入安静的英式餐厅，在靠里的位置上坐好。片山很不自然地咳了一声，问道：

“那个，您最近还好吧？”

这家伙，没拿“敬启”这种敬语做开场白还算有救。

“嗯，伯母去世后，虽然有点精神恍惚，不过已经没有什么大碍。”

“那就好。”

“片山警官还好吧？”

“啊，托您的福。”

两人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寒暄语。侍者拿了菜单来，片山赶紧张罗着点菜，点完之后总算觉得放松了点。

“唉，说起来今天真是狼狈不堪。”

“啊？发生什么事情了？”

于是片山把自己被三个女人接连控诉的事情讲了一遍，末了补充道：“当然了，我从来没做过这些事！”

“这一点我知道。不过真是奇怪啊。”

“我完全服了这些人，可又不记得曾经得罪过谁。”片山又开始不停地叹气。

立子冷不丁来了一句：“对了，如果说——”

“嗯？如果说什么？”

“这一系列的事，说不定都是那个人暗中策划的……”

“那个人？”

“石泽常夫。”

“你是说你表兄？”

“嗯。”

“可是——他有什么理由恨我？做这些事对他有什么好处？”

“他是想要妨碍我们的婚事吧。”

“原来如此。”片山点点头作恍然大悟状，马上又觉得不对，“——呃，婚事？谁的婚事？”

“我们的。”

“你.....你和——和谁？”

“当然是我和片山警官。”

立子干脆地回答道。

“后来呢，卫星城没再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什么事？”

“那个，之前不是发生了很多危害儿童的案子吗？”

“哦，你说这个啊。我想想——好像真没有。”

“那就好。上野的女儿怎么样了？就是叫绢子的那个。”

“唉，父亲整天被人说是杀人犯，日子肯定不好过，据说要搬走。虽然现在还没搬，不过白天在家也总是拉着窗帘.....”

“真可怜。”

“林田倒是经常露面.....”

“就是之前那个巡警？两个人都还年轻，以后去其他地方重新开始就好了。”

“是啊。”

晴美微笑着说：“再来一杯怎么样？”

“不用了，已经酒足饭饱。今天真是承蒙款待。”

“味道还好吗？”

“再好不过了！”

晴美一边笑着一边说：“你可真会说话。”

“本来就是最好的，不实话实说怎么行？”石津坚持道。

“那我就真信了。”晴美说着，突然又想起来，“对了，你见过那些猫吗？”

“猫？什么猫——”石津一听，身子不由得一震，蜷起了身体。

“啊，抱歉，我还以为你已经不那么怕它们了呢。”

“慢慢会习惯的，冷不丁被问到还是有点……”石津故意夸张地说，“要说猫……啊，是之前被杀的石泽常代养的那些吧？”

“是啊，不是有将近十只不见了吗，后来找到了没有？”

“这个……没听说找到。可能是我没好好打听。”

“那可不是一只两只，应该很好找。”

“说的也是。下次见到轮班的巡警，我再问一下吧。”

晴美垂下眼睑：“我一直忘不了……琴浑身是血地跑到路上那恐怖的一幕。好好一只白猫居然变成了红色，眼睛亮得可怕……琴也不知去哪儿了，难道是为主人殉葬了吗？还是在卫星城边上的林子里流浪？简直想想就令人毛骨悚然啊！——喂，福尔摩斯，你是怎么想的？”

福尔摩斯本来蜷成一团像是在打瞌睡，被晴美这一唤，睁开了眼，缓缓立起身子坐起来，抬头望着晴美。

“怎么了？刚才吃饱了吧？哦，这副样子也不像是饿了。你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儿的地方，是不是？是关于那些猫吗？”

福尔摩斯轻轻闭了闭眼，又睁开。这简直就是传说中狐狗狸占卜的肯定应答。^[3]

“果然如此，我也感觉到了。猫公馆的老夫人被杀以后，十一只猫也一起被杀……剩下的猫就藏起来了。虽说‘凶手’已经死了，但那是真正的凶手吗？我总觉得这个案子没有结束，威胁孩子们安全的凶手也没有抓到……福尔摩斯，你也是这样想的，是吗？”

福尔摩斯又闭了闭眼，然后睁开。

“是吧？看来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假如那个上野并非凶手……知晓真正凶手的，只有那些逃走的猫！它们可能会找凶手报仇，没准儿连那些被杀死的猫咪也会变成妖怪现形。十一只猫妖……”

突然，福尔摩斯转向玄关，尖锐地叫了一声。紧接着，某个柔软之物飞速穿过屋子，向玄关的方向奔去。晴美知道情况非同一般，站起来喊了一声：“怎么回事！”福尔摩斯朝着门槛又尖叫了几声。晴美赶紧跑到门口，一边问“有人在吗？”一边打开了门。

走廊上连半个人影都没有。福尔摩斯飞奔出来，却不往外追，只是在门前来回徘徊，仿佛在仔细寻找着什么。

“福尔摩斯，怎么样？有什么线索——”晴美一边问，一边蹲下身子查看。突然间她哎呀叫出声来——“这是什么东西？这里太暗了。”

走廊上似乎残留着脚印一样的痕迹，黑暗中看不清楚。晴美向屋子里喊了一声：“石津警官！麻烦你把厨房墙壁上挂着的手电筒拿出来给我，好吗？”

——没有人回答。

“石津警官……”晴美一边喊一边回头查看，顿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只见石津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你这是怎么了？”

晴美急忙进屋，使劲摇晃着石津的身体。石津低低呻吟了一声：“唔……”他好不容易睁开眼，借着晴美的搀扶坐起身。

“怎么了？你还好吧？”

“嗯……好像还活着。”石津回答，不过听声音还是有点不对。

“身体不舒服吗？”

“不是……晴美你……讲了很多猫妖的事……福尔摩斯又尖叫了几声……我就晕了过去……”

晴美不知是放下心来还是惊得呆住，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石津有些恼火地看着晴美。

“抱歉。对你来说，连猫妖之类的词都是禁忌啊！刚才跟福尔摩斯说着说着就忘了这回事，以后再也不会啦。”

“不是的……是我太没用了……”石津垂头丧气，“这样一来，又会被你嫌恶……”

“说什么呢！快点打起精神来，走廊里好像有些异样，你带着手电筒过来吧。手电筒在厨房墙壁上挂着。”

“嗯，知道了。”石津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按照晴美所言取来手电筒，“在哪里？”

“就是这里。看，好像是脚印之类的东西吧。”

石津用手电筒一照：“好像不是人的脚印，难道是狗吗？”到底恢复了警官本色。

“仔细看。这边是福尔摩斯的脚印，很像，肯定是猫的脚印。”

“猫……猫的？”石津警官的脸又变得煞白。

“喂，你还好吧？”

“还好，只是脚印的话，我还能坚持得住……”

“——看来是上台阶走掉了。”

“好像是——是哪儿来的野猫吧。”

“所以福尔摩斯才叫起来？真是吓人一跳。”

“可不是嘛。”石津终于恢复了笑容。

“偏偏在我说那些话的时候来……”

晴美用手电筒打着光，循着脚印下了台阶。一到外面，地面上的脚印杂乱交错，只能放弃寻找回到屋里。

“啊，真是奇怪的夜晚啊。”

石津这么说着，心里却大大松了一口气。

晴美坐下来，突然四下张望着问了一句：“哎，福尔摩斯呢？”

福尔摩斯已经在里边的屋子角落里蜷成一团。

“这家伙，把人搞得手忙脚乱，自己却在这儿享受呢。”晴美苦笑。突然电话铃声大作。

“没准是哥哥打来的。”晴美一边拿起听筒一边对石津说，“要是我告诉他你还在这里，哥哥肯定又要担心……喂，您好，这里是片山家。”

“请问片山警官在吗？”一个男声问道。

“您是要找我哥哥吗？很不巧，他现在不在家……”

“您是片山警官的妹妹吗？我是之前跟您见过一面的林田……”

“是您啊，有什么事吗？我哥哥一时半会儿好像回不来。”

“是吗？我有件事想找片山警官商量一下……”

“嗯，不过石津警官可是在这里……”

“那太好了！请让石津警官接电话吧！”林田即刻应道。石津接过晴

美递过来的电话。

“嗯，你说什么？哦，然后呢？”

听着电话那边的声音，石津的表情逐渐严肃起来：“好，我马上就回去。”说着放下了听筒。

“怎么了？”

“他说那个女孩失踪了。”

“哪个女孩？……你是说绢子吗？”

“嗯。据说两个人出去吃饭，回去的路上绢子说要去附近办点事，然后就一去不返，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不会真出什么事吧。”

“可能是跟谁聊天耽搁了吧，女人不是经常这样吗？”

“可不是嘛，我以前也有过。”晴美微笑，“不过，让男朋友一直在家等着，这也不太对。”

“也是，让你这一说……”石津歪着头说，“无论如何，我差不多该告辞了。”

“是吗？那接下来去绢子那里看看吧。”

“嗯，我这就去。今天真是承蒙款待。”

“哪里。”晴美开了门，“我送你出去吧。”

“不用不用，我的车就在下边……”

“那辆跑车？”

“嗯。因为这辆车，总被警局那些家伙嘲笑……”石津挠挠头，其实心里乐开了花。走下台阶后，他突然大叫一声跳了起来。只见福尔摩斯窜过石津的脚，跑下楼去。

“福尔摩斯！你要去哪儿？”晴美也快步下了台阶，“又跑哪去了？都这么晚了，真奇怪。”

晴美在路上找了半天，看到不远处石津的跑车，车旁边蹲着的竟然是.....

“啊呀，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一副“快上车”的表情，一动不动地坐着。

“怎么回事？你要上车一起走吗？”

福尔摩斯拉长音喵了一声，前爪扯着晴美的裙边。

“哎呀，放手，这件裙子可贵啦！”晴美慌忙退后一步，“你是让我也上车？”

福尔摩斯又喵地短叫了一声表示应答。

“怎么看都觉得有些蹊跷.....反正哥哥回来得也晚。石津警官！”

“嗯？”石津赶过来，看见福尔摩斯也在，吓得停住了脚步。

“福尔摩斯的样子好奇怪，肯定有什么问题。能带我们一起去吗？可能又要出什么事。”

“去卫星城是吗？”

“嗯，方便吗？”

“这.....这倒不要紧.....”石津有点不好意思，“不过事后请务必跟片山警官说明事由，别让他记恨我。”

“原来如此.....那么拜托了信用调查所来调查我的，正是您去世的伯母？”

“没错。出事前片山警官见过我的伯母吧？”

“嗯，也算是……”

那是在第一次去石津家回来的路上，在车里见过而已。等片山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立子便微笑着答道：“还有这样的事。的确是伯母的风格啊，那会儿应该是第一次见片山警官吧。”

“……本人荣幸之至。不过我们根本没说过话，她应该连我是谁都不清楚。”

“但那位石津警官是负责卫星城管辖事务的吧？伯母肯定向他打听了不少消息。”

“啊哈哈。”虽然不算坏事，可对片山来说仍然十分意外。

“那么，看了调查所送来的报告，您的伯母就想让我跟您结婚，是吗？”

“嗯。伯母在被害当天叫我过去，正是为了这件事，本来是要向我提起你。”

“不过……呃，太不可思议了！”片山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您又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伯母留了书信给我。”

“啊，信？不是说把您叫过去当面说吗？”

“嗯，这也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伯母似乎有预感，知道自己也许会出意外，留给我的信是在保险柜里找到的。”

“保险柜里？”片山反问，“的确很奇怪啊。”

“是啊，好像不想让别人知道似的。”立子似乎不太当回事，可片山怎么都搞不懂。就算不想让人看到，也不至于锁到保险柜里去吧，这事实在非同寻常。

片山之所以纠结于此，是因为石泽常代似乎早就感觉到自己可能被杀。可是上野应该是偶然间不请自来地到猫公馆去，才杀害了常代老夫人。如果老夫人知道自己会被杀，于是写了遗书锁在保险柜里，那就跟

上野一时冲动实施罪行的推理相悖.....

“能让我看看那封信吗？”片山问道。

“当然可以。我今天特意带着信来，就是想请您过目。”立子打开手袋，在里边翻找着。“哎，怪了.....”她不由得皱起眉头。

“怎么了？”

“信找不到了！.....明明放到包里了。”立子一脸无奈地歪着头，“我真的放进来了！”

“是不是拿错包了？我也经常在换西服的时候把公交月票什么的留在原来的衣兜里。”片山说，就好像他有多少套西服似的。

“嗯.....出门前想到要搭配衣服，确实换过一次包。不过包里的东西应该一起换过来了。”

“想必还在原来的包里吧。”

“是吗？.....不会被谁偷走了吧.....”立子紧紧盯着片山，眼波闪耀，十分迷人。

片山从不曾被女人如此盯看过，骤然觉得全身都在发抖：“不.....不会有这种事吧？”

片山心旌荡漾，却极力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立子接着说道：“我出门前照了照镜子，发现包和衣服颜色不太协调，就把包里的东西都拿出来.....对了，想着要把这个包放到亮的地方擦好，就进了起居室.....这期间，之前那个包已经装好了东西放在门口。前后不过五分钟左右.....”

“您这么在意这件事，记得真清楚啊。”

“是啊.....片山警官。”

片山又是紧张得浑身一震。以前极少有女人这么认真地喊过他的名字。

“呃，怎么了？”

“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害怕。”立子低头看着桌子，一直明朗活泼的声音低沉下来。

“害怕什么？我吗？”

立子睁大了眼睛：“不是，我是喜欢你的！”

片山瞬间头昏眼花，眼前立子的脸像失焦的镜头一样模糊。等到他终于回过神来，只听见立子的半句话：

“能不能麻烦您……”

究竟说了什么？片山清了清嗓子，正想说——“不好意思，我没听到刚刚您说什么……”

刚要开口，突然被立子柔情脉脉地握住了手，要说的话到了嘴边又哽住了。

“拜托了！——可以吗？”

被人如此热切地注视着……唉，片山刚刚想说的“请您再说一遍”无论如何说不出口了。要是让对方觉得自己没好好听人家说话多不好，可是明明什么都没听到，要答应还是拒绝，该如何作答呢？

立子一直用哀求的眼神看着片山——好吧，片山终于下定决心：大概不可能是“借我一百万”或者“跟我一起去死”之类的请求。

“好的，我知道了。”片山点头。立子脸上立刻洋溢出笑颜。

“太好了！这种事，我也不知该不该恳求您，心中犹豫了好一阵子呢。”

片山担心起来，看来事情肯定不太好办，可他又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一边暧昧地讪笑着，一边勉强地低声说：“没关系……”接着侍者上菜了。片山松了口气：“我们边吃边聊吧。”

“嗯，一放下心里的包袱，就觉得肚子饿了。”

立子像小学生一样兴高采烈地说，神情是那么天真无邪，那么可爱——丝毫看不出曾经在少年感化院待过的样子。或许是因为她还保留着一点纯粹的品质，是那些为谋生而变得八面玲珑的年轻人所不具备的一种品质。

立子小口啜饮着热汤，一脸满意地说：“真好喝！”她的眼神触到片山的视线，莞尔一笑。

片山为了回应，也勉强挤出一个快要抽筋的笑容。

3

夜晚的卫星城简直像荒无人烟的游乐场。照明灯很亮，设计也够独特，可即便如此，仍看不见半个人影。

“这才九点多钟，”晴美坐在车里，感到很奇怪，四下张望了一会儿后说道，“住在这个地方真是好无聊啊。”

“嗯，这边的店都很早关门，实在对不起。”

“跟你又没关系，你干吗要道歉？——真安静啊。”

“是啊，这里晚上的寂静，简直比沙漠还凄凉。”

“你知道沙漠是什么样子的？”

“鸟取^[4]的沙丘我还是去过的。”石津警官把车开进两座大楼中间，“好，我们到了。”

车刚停好，晴美就抢先跑下来。副驾驶的椅背放倒之后，坐在后面的福尔摩斯也悄无声息地溜了出来。

“是在二楼吧？”

“206房间。”

两人一猫迅速上楼，立即按响了右边206房间的门铃。

“没人……”石津执着地按着门铃。晴美不经意间瞟了一眼门牌，呀地叫了一声：

“不是这家！”

“啊？”

“你看，门牌上写的是‘浜井’。”

“不会吧？206不是——”话说到一半，他便醒悟过来：“糟糕，进错楼了！”

隔着门传来询问声，男人语气中带着强烈的怀疑色彩：“谁？”

晴美和石津警官慌慌张张跑下了楼。

“真是的，你认真点！”

“对不起，对不起，可能由于刚刚是从后面进去的……啊，对了，没看到楼号。”

“这些楼的构造几乎完全相同，弄错了也情有可原。”晴美仰头看着林立的楼房。

“先上车吧，下次肯定不会弄错了。”

确定在建筑群中找到了写着“325”的那栋，石津把车停下。

“就是这里。”

“看清楚门牌再按门铃。”

这回是真的找到上野家了。按下门铃，马上就有人应道：“来啦。”

“啊，石津警官！”开门的正是原先的巡警林田，“这位是片山警官的妹妹吧？”

“正是。我跟石津警官一起来打扰了，您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了，快请进！”

“顺带着这只猫也……”

“啊，这就是传说中那只叫福尔摩斯的猫吧？我听绢子提起过。”

“嗯，绢子呢？”石津警官问。

“还没回来。都两个多小时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林田的脸上蒙上了阴影。晴美只见过他穿警察制服的样子，这会儿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毛衣和牛仔裤。

“不会顺路去哪儿闲逛了吧？”

“可她说了很快就回来。”

“的确有些蹊跷。她可能去的地方，你都打电话问了吗？”

“绢子最近都不怎么跟人交往，因为之前那个案子……大家也不太跟她搭话。”

“真可怜啊。”

“其实也一直对她不错、关照她的，可那样一来，反而会让这些好心人也被大家孤立，于是她自己主动避开了。她是个特别坚强的女孩子，看到她就会忍不住同情她。”

“这么说，绢子没别的地方可去……”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故吧？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吗？”

“我打电话问过，目前并没有出现因意外事故受伤的记录……”

“是吗？不过还是令人担心啊。”

“是啊。”林田警官看起来沮丧至极。

晴美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直觉令她想到一种可能性，于是她开

口问：“你是不是担心绢子会自杀？”

石津吓了一跳，望向晴美。

“是这样吗？”

被石津这样一问，林田犹豫了片刻，终于缓缓地颌首道：“我确实有些担心。绢子最近有点不对劲.....父亲去世这件事对她的打击，似乎到现在才显露出来。”

“原来是这样啊。事情发生后的短时间内，精神高度紧张，所以还撑得住；一旦松懈下来.....”

“恐怕是这样。所以整整三天，我都住在这里。”林田警官说完，又急忙补充了一句，“那个，我们不是那种同居关系。”

“谁都没往这方面想啊。”

“呃、嗯.....慎重起见还是要说明一下。绢子最近好像夜里总是有梦魇。”

“梦魇？”

“嗯，我想是因为看到案发现场的惨状，受到刺激，一直忘不了。”

“她做的是什么梦呢？”晴美问。

“这个，她本人说不记得了，不过一旦睡着就会无意识地叫着‘红猫、红猫’什么的。”

“红猫？”

晴美跟石津对视了一眼。绢子在去往案发现场的路上，肯定看到了被鲜血染红的琴，所以脑海中才会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

“所以我很担心。”林田警官回答，“一旦我出去调查，这屋子里就没人了，可是不出去调查也不是办法。”

“绢子出门的时候带钥匙了吗？”

“没带。万一绢子有个三长两短……”

“要不就让晴美留在这儿——”

石津刚说到一半，晴美就瞪着他说：“你是说我没别的用吗？”

“哪里，哪里，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石津赶紧摇头否认，“那……还是大家一起出去找绢子吧。”

“好啊，你们帮大忙了！”林田的脸色终于好了一点。

“不过，要说去找，范围太大……”石津犯愁道。

“大家先在这附近分头去找吧。”

“也是，那就先去有人工湖的那个公园附近找找看——”

林田话音未落，福尔摩斯突然朝着玄关喵地叫了一声。晴美闻声站了起来：“有人在那里！”

晴美快步走到玄关那里，打开了门。

“——绢子！”

绢子摇摇晃晃地站在门口。晴美一把扶住她，大喊：“快来！石津警官！”

绢子看起来就像流浪了好几天，头发蓬乱，上身只穿着衬衣，扣子被扯掉了，胸口敞开着。裙子上也沾满了土，侧边的拉链开着。

“绢子！你这是怎么了？”林田紧紧抱住绢子喊道。

然而绢子只是失魂落魄地望着天花板。

“来，快进来。先躺下休息一会儿吧。”林田说着，正要揽住她的肩膀扶她进屋，绢子突然大叫：“不要！”她胡乱地挥舞着双手，“别碰我！不要！不要啊！”

“振作一点！”林田警官拼命摇晃着绢子的身体，她终于清醒过来，

四下看了一眼，突然双腿一软，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

林田和石津赶紧把床铺好，安置绢子躺下。

“究竟是怎么回事……”

林田沉默着。绢子的衣服凌乱不堪，衬衫上也沾着泥土，实在无法作其他想法。

“她到底是被谁……”

林田的话说到一半，再也说不下去，双唇用力咬紧。晴美和石津对视了一眼，把手搭在林田的肩膀上：“这里交给我吧，我去给她换衣服。你去端盆水来，用毛巾给她擦擦脸……”

“嗯。”林田一边答应着，一边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几乎要摔倒。

“你没事吧？”石津抓住了林田的胳膊。

“嗯……没事。”林田的脸已经失去血色。

林田一去浴室，石津便走到绢子身边蹲下来：“看来是被人强暴了，真是太可怜了。”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虽然有点于心不忍，可还是直接去警局比较好。如果报警时没有保持被侵害的状态，以后调查取证就麻烦了。”

“可绢子现在还没恢复精神啊。”

“叫救护车吧，这样一来，就能快点办好手续了。”

石津刚说完，就听到林田的声音：“请等一下！”

林田面色铁青，板着脸，气鼓鼓地站在那里：“请不要这样做。”

“林田……”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不能忍气吞声，可是一旦叫救护车，就会弄出动静，就会在邻里四舍中传开。绢子本来就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对她来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她已经很可怜了，至少……至少先帮她换了衣服再去医院。”

林田的话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他语气平静，单这一点，就让晴美十分感动。

“对了，石津警官，我们也可以作证吧？林田已经不是警察了，就按他说的那样办吧。”

石津警官挠挠头，一副为难的样子。晴美这样恳求他，他打心眼里想照她说的那样做，可身为警察，他知道这种强暴案取证有多困难。即使女方控诉被强奸，而且哪怕知道对方是谁，只要男方一口咬定女方是自愿的，就成了说不清道不明、无休无止的抬杠。像现在这样如实保留被侵犯的痕迹去报案，其实是最为可取的，可惜……

“那么，有相机吗？”石津问。

“嗯，有。”

“先拍照吧，以后或许能当作证据。”

“好的，我这就去找。”林田警官赶紧去找了带闪光灯的袖珍相机拿来，“只有这个……”

“没事。里边有胶卷吧？”

“应该还有十张左右。”

“闪光灯能用吧？这样就足够了。”

石津警官换了多个角度，对着毫无知觉的绢子按下快门。晴美不由得背过脸去——为了查出十恶不赦的凶手，对被侵犯而失去知觉的可怜女子拍照，无论如何都让人觉得太过残酷。

“这样就行了。”石津擦了擦头上的汗，“接下来就交给晴美吧。换好衣服后，我开车送她去医院。”

“好。林田，绢子的内衣都在哪儿？”

“这个.....应该在衣柜里吧。”

“知道了，你们先出去一下。”

石津和林田出去后，晴美把绢子的衣服脱掉。绢子的胸前有被指甲抓破的痕迹，还有被噬咬的伤口。到底是谁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晴美不禁怒上心头。

穿好衣服后，绢子微弱地呻吟了一声，摇了摇头。晴美试着喊了一声：“绢子？”

绢子还是没有清醒过来。

晴美打开门，告诉石津和林田：“衣服换好了，不过人还是昏迷着。”

“我来背她。”林田进了屋。

石津警官轻轻地对晴美说：“他总算平静下来了。”

“恋人被人侵犯，会是什么心情.....”

“抓到凶手以后，肯定想要掐死他吧。”

“——哎，福尔摩斯呢？”晴美突然想起来，在房间里找了一圈，最后目光落到脚边，“你怎么在这儿啊？灯光太暗了。喂，你干什么呢？”

福尔摩斯围着绢子的凉鞋不停地嗅着，然后用爪子想要扯出里边粘着的东西，又抬头看着晴美，短促地叫了一声。

“什么东西？”晴美蹲下来，翻过凉鞋仔细查看，“是竹叶！”

“真的，可这附近没有竹子啊。”石津歪着头想。

这时，林田背着昏睡的绢子正走到门口。石津问道：“这附近哪里有竹林吗？”

“啊？——哦，那是竹叶吧。”

“是啊。”

“竹子……这附近……”林田说着，扬起脸，“对了，是那里——”

“哪里？”

“猫公馆。那房子的后面有一片竹林！”林田喃喃道，“那么，她是在那种地方……”

“为什么凶手要跑到那种地方去？”

“等绢子醒来就知道了。现在赶紧去医院吧。”石津催促道。

林田迅速穿上鞋子，不声不响地下楼。石津走在前边将车掉头，然后打开车门。

“坐副驾驶座吧。对，就这样，慢点……好，没问题。”

“石津警官，”林田抬起头说，“绢子就拜托你了。”他嘱咐了一句，突然冲了出去。

“你要去干什么？喂，林田！”石津大声喊道。

“林田！”晴美也喊了起来。然而林田的身影已经隐没在大楼的阴影里，消失了。

“这家伙……”

“肯定是去猫公馆那边了，怎么办？”

“你问我怎么办……”石津警官为难地吐了口气，“我们先把绢子送到医院去。”

“呀，你看！”晴美大声喊起来。只见福尔摩斯朝着林田消失的方向跑远了。“福尔摩斯追上去了。”

“那么……”

“就交给福尔摩斯吧。好了，你们快点去医院！”

“呃，好！”石津坐进车里，“那……晴美，你去哪儿？”

“我待在绢子家。我要给家里打个电话，让哥哥回来后赶紧过来。”

“嗯，也好。”

“那么，绢子就拜托你啦。”

“知道了。”

石津开车离去后，晴美朝着林田和福尔摩斯消失的地方发了一会儿呆，上楼回到上野家。

“哥哥有没有回来啊……”

已经快十点了，可晴美拨了家里的号码，只听到单调的语音提示声。

“他到底去哪儿啦？”

第一次约会不可能直接去酒店。“他可不是那么有胆量的人。”晴美自言自语着。

片山坐在出租车里猛打喷嚏。

“啊呀，您感冒了？”立子担心地看着片山的脸。

“没事没事。”片山摇摇头，“肯定是我妹妹又在背后说我坏话。”

立子看看表：“都十点了，真抱歉，耽误您到这么晚……”

“哪里哪里，没关系……”片山一边看着前边，一边问立子，“倒是你，这么晚回去不要紧吗？”

“嗯，没关系，那个男人不到这个钟点是不会回家的。”

立子口中的“那个男人”是石泽常夫。

“不过，你也没什么证据吧。”片山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不，能做出这么卑鄙的事的，肯定是那家伙。”立子断然说道。所谓“卑鄙的事”，自然是指使了三个女人去告发片山这件事。

“可我们没有证据……”片山又绕了回来。

“您只要稍微吓唬吓唬他，他就什么都招啦。”

立子看起来乐观得很，可片山不这么想。他当然要洗清冤屈，可总不能乱来一气，万一又被栗原警视训斥一顿……

出租车沿着熟悉的道路向卫星城驶去。行至半途，立子向司机说：“请在这里停车。”

“这里吗？”司机惊讶地问。

这里正是村口，那只叫琴的白猫曾经突然浑身是血地出现在这里。说起来，那些猫怎么样了？找到了吗？还是都死了……

等片山回过神来，立子正在付车费。

“呃，还是我来——”片山慌慌忙忙掏出钱包准备付，立子按住了他。

“没关系，今晚是我请你出来的。好了，我们下车吧。”

片山没办法，先下了车。反正餐费也是立子出的，当时她的理由是

“麻烦您答应了我拜托的事，就让我付吧。”

片山一副蹭吃蹭喝的窘样，实在难为情。难道他看起来真是一副穷酸样？

不过他没钱也是事实。

“都怪晴美这家伙老翻我钱包，说是先借点，可从来不还。”片山在心里发着牢骚。

“你在说什么？”立子问，同时挽起片山的胳膊，“走吧。”

“走……走吧。”

片山慌慌张张地四下张望。在这种地方，根本不可能遇见熟人，可他还是不自觉地在意着旁人的眼光。他已近而立之年，再过十年，会不会变成摸着女人臀部也面不改色的猥琐大叔……

“咦？”片山瞪大了眼睛，沿着大路小跑过来的——

“喂！这不是福尔摩斯吗？福尔摩斯！”

立子茫然地看着片山。

“——呃，是我家的猫，它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福尔摩斯跑到二人近前，收住脚步，盯着立子。

“福尔摩斯，你怎么了？”片山跟它说话它也不理睬，始终注视着立子。

“难道它对我有意？”立子手足无措地问。

片山更大声地喊：“喂，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好像总算清醒了似的，跑到片山脚下，朝着草丛喵喵叫了几声。

“有什么东西吗？在这里？再往前走就是猫公馆了。好吧，咱们走！”

立子一脸吃惊的样子：“你能听懂猫说话？”

“没错。”片山有些得意，“这家伙可不是寻常的猫。猫公馆那边好像有什么线索，我们过去看看吧。”

片山跟福尔摩斯会合之后突然来了精神，在他的带领下，两人一猫朝草丛深处快步走去。

4

村子里跟上次来的时候一样静，静得有点瘆人。眼下已是深夜了，不过即便如此……

“喂，福尔摩斯，别跑这么快！”片山喘了口气，放慢了步子，“你超速啦！”

福尔摩斯在远处停下，回过头来，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好像在说“你们这些人在磨蹭什么啊”。

“你干吗跑这么快……还有女士同行呢。”片山这么说着，事实是他自己跑不动了。福尔摩斯躁动不安地尖叫了一声。

接着，从周围的民居里突然传出咔嗒咔嗒的声音，门一扇扇地开了，有人从屋里跑了出来。片山有些惊慌失措：“这……这是怎么回事？”他说着，左右不停地张望。由于天色太暗，看不太分明，借着打开的门透出来的光，片山看到他们的脸因为恐怖而僵硬着。

“——那只猫是哪里来的？”一个村民用颤抖的声音喊道。

“这是我家的猫。我是警察。”

“警察？都这个时候了，警察来干吗！案子已经结了，不是吗？”

“这……是别的事……”

片山正要解释，立子挺身站到片山身前，对村民说：

“大家不要激动，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他不是什么坏人。”

“哎？你不是……”一位认出了立子的村民说道，“你不是猫公馆那家的侄女吗？”

“是我。因为有点事，正要去公馆那边……”

“这样的话就没关系。刚才听到猫的叫声，吓了一跳……”

片山觉得有点不对劲。以前猫公馆里养了二十多只猫，村民对猫的身影和叫声应该习以为常了，怎么怕猫怕得如此厉害？

片山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村民们就纷纷说着“好了”“回家吧”，掉头走掉了。片山和立子面面相觑——两个人似乎想到了同样的问题。

“先过去看看再说吧。”片山对立子说，转头又去喊福尔摩斯，“走吧。”

立子哐啷一声打开猫公馆的门，刚进屋就听到屋子深处传来大声的咒骂。声音听起来似乎是个女人的，言辞非常激烈。

“别耍花招了，你这混蛋！”

“要是你敢小看我们，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言语间夹杂着各种脏话，听起来似乎有两三个女人。

立子吓了一跳，大声问道：“晚上好！有人在吗？”

走出来的是石泽常夫的妻子牧子。

“啊，原来是立子，你来得正是时候。”

“这是怎么回事，这么吵？”

“该怎么说呢……家里突然来了三个女人，吵得鸡犬不宁……”

“别担心，这里有位警官呢。”

“啊，您是前不久见过的——”

“前些日子多谢您的配合——”怎么打招呼都无所谓了，“我们还是快点——”片山说着便进了屋。

“拜托了，再这样下去恐怕我丈夫会没命……”

片山跟在石泽夫人身后，步履匆匆地往里走，心里一动，想起了什么。

“你还不明白啊！”这凄厉的女声似乎在什么地方听到过。片山站在离房间门口近一点的地方，竖起耳朵仔细听。

“你这该死的家伙，说什么都不给钱，是吗？”

“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只听石泽常夫颤抖着声音说，“肯定会付的，只是——”

“给你半年时间吗？别做梦了！”

“所……所以说……那个……原来的计划被打乱了……”

“你自己的事自己去想办法，我们可不管！”

“就是！我们干完了你交给我们的活，帮你渡过了难关。快点，赶紧拿钱出来！”

片山吃惊地转向立子，低声说道：“好像你推测对了！”

“是推理。”立子微笑着说。

片山深吸一口气，走进房间：“住嘴吧！”

三个女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大白天就抱住片山声称是他未婚妻的女人——和石泽都惊住了，一个个瞠目结舌，像看幽灵一样呆呆地看着突然出现的片山。

“你们将因伪证罪而受到法律的制裁。石泽先生，你使了下三烂的手段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是这三个女人自作主张——”

“我全都听见了！”片山转向立子，“麻烦你报警。”

“糟了！快跑！”一个女人大喊。

“省省吧。”

“哈，你觉得我们会输给你这个小毛孩吗！”

自称是片山未婚妻的女人说完，取出了藏在牛仔裤口袋里的匕首。剩下的两个女人也顺手抄起烟灰缸之类的东西拉开了架势。片山有点害怕，畏畏缩缩地往后退——三对一的话，即使对方是女人，自己也打不过啊。

“听着，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哼，反正我们吃惯了牢里的馊饭，识相的给我让开！再不让开的话——”

女人挥舞着手中的匕首。说时迟那时快，福尔摩斯从片山脚边掠过，飞身一跃，朝持刀女人的脸上扑去。

“喵——”

“啊！疼死了——救命啊！”

三个女人顿时熄灭了原本嚣张的气焰，老实投降。片山松了一口气。

“福尔摩斯，辛苦啦。她们应该不敢轻举妄动了吧。”

“太棒了！”立子满心佩服的样子，“好厉害的猫啊！”

“是吧？和主人很像吧。”片山又开始得意，“麻烦你报警吧。”

“好。”立子急忙跑去找电话。

石泽常夫脸色苍白地颤抖着，他旁观了整个过程中，这时慢慢地站了起来：“那个……我突然有点事……”

“别想溜，难道你也想尝尝被抓的滋味？”片山瞪了他一眼，石泽立即坐回到椅子上。“——你还真是愚蠢透顶，居然找了这种女人替你做

事，不是明摆着要露馅？”

“这……这我也想过……可这种事没有别人肯做……”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呃……情况很复杂……”

“听不懂。”

“就是……嗯……实在没办法……”

越说越离谱，片山更听明白了。

这时立子回来了：“我已经报警了。”

“多谢。”

“有电话找他。”立子用下巴指指石泽，补充道。

“电话？”

“嗯，我报完警刚挂上电话，电话铃就响了。”

“那……我赶紧去接——”石泽站起身来。

片山不情愿地说：“话说在前头，你可别想着逃跑。”

“一定！一定！肯定不会逃跑的。”

“那好，去接吧。”

他一定在想，只要能从这间屋子里逃走，即使讨债的来了也没关系。石泽赶紧走出屋子，朝走廊上的电话跑去。

“这男人真没出息。”

“他到底为什么做出这种事啊？”片山看着那三个捂着脸啜泣的女人，又转身对立子说，“不管他怎么破坏我和你的婚事，用这种下三滥

的手段，很容易查清楚啊。”

“因为那家伙是个傻瓜嘛。”立子干脆地回答，又微笑道，“这样一来，你的嫌疑就洗清了……”

“你说的是。”

“你能不能别跟我这么客气？”

“可……可是，我从小学开始，就被教育要对女性恭敬有礼。”

“那也得看对方是谁，不是吗？”

话音刚落，立子突然抱住片山吻了一下，这跟白天那个“未婚妻”的吻全然不同。片山瞬间眼前一片漆黑，还以为自己失去了知觉——其实他只是闭上了眼睛而已。

突然，他的耳边传来一声响，像是爆炸声。立子放开片山：“什么声音？”

“怎么了？”

不会吧……两人正要出去看个究竟，就听到石泽夫人哭喊：“不好了！”

片山跑到走廊上，同样飞跑过来的石泽夫人扑上去抱住他：“我丈夫——我丈夫他——”

石泽常夫倒在电话旁边，手里握着话筒，血正从他胸前汨汨地流出来。走廊的玻璃门上留下一个子弹穿过的小孔，周围的白色裂纹向四边散开来。

“是枪击！”片山打开玻璃门，冲到院子里。

“片山君，太危险了！”立子叫道。可片山身为刑警，不能退缩。

院子里漆黑一片，后面便是一片小树林，根本无从寻找。

“对了，立子，你再打个电话，叫救护车来。”

“知道了。”

正在这时，片山听到头顶上传来一声猫叫——但不是福尔摩斯的声音。

在哪里呢？片山后退了一段距离，转身看向屋顶上。

借着微弱的月光，他清楚地看到，屋顶上有只猫在走——红色的猫，像沾染了鲜血一样红。

片山觉得后背发凉。转眼间，那只猫就消失在对面屋顶。

好不容易四下清静了，片山环视着庭院，可一片漆黑，根本找不到有人藏身的痕迹。

“喂，福尔摩斯！”

“喵——”这回终于有了回应。

“啊，吓我一跳。你在那儿的话，好歹吱一声啊。”

即使可以“吱一声”，也只能“喵”一声嘛。福尔摩斯抱怨似的抬头看着片山。

“喂，草丛里有人躲着吗？能不能出来？”一片宁静。

“喂，你的眼睛在暗处也看得清，拜托拜托。”片山弯着腰对福尔摩斯说。

福尔摩斯觉得真烦，不高兴地把脸扭向一旁，不再理睬。

“不要这样，我请你吃鳕鱼。”

即使把福尔摩斯喜欢的昂贵食物拿出来和它谈判，它也只勉强地伸伸腰。

“拜托你！”片山再提醒福尔摩斯，回到屋里。

“已经叫救护车了。”立子说，“不过……”

一看就知道石泽已经断气，石泽太太在一旁抽搐地哭着。

“为什么……就这样……”

“好可怜。”

虽然不是值得同情的男人，可是，竟然有人要杀他，真是怪了。“院子里有人吗？”立子问，“太暗了，什么也看不见……但……屋顶上……”

“是猫，鲜红的猫。”

立子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此时，从院子里传来福尔摩斯的叫声。

“福尔摩斯大概发现了什么。有没有手电筒！”

“我去找来给你。”

立子小跑步进屋，很快拿来一个大手电筒。

“啊，谢谢。”

片山走到院子里，用手电筒朝发出声音的地方搜索前进。

“福尔摩斯，你在哪里？”

“喵——”树丛后面露出福尔摩斯的脸。

“发生了什么事？”

片山拿着手电筒朝树根照去。“喂！找到了！”片山不禁大声叫出来——一把黑亮的手枪掉落在那里。片山拿出手帕，小心翼翼地把枪拾起来，闻闻枪口，有股硝烟的臭味。

“这一定是凶器，您的功劳不小。”说完片山又看一眼手枪，“这东西……糟了！”片山自言自语道。枪把处垂下一根长约五厘米的粗带子，绳端似乎被锐利的刀刃割过。

“怎么回事？这……这是警察的佩枪呀！”

片山抱头沉思着。凶手用的手枪肯定是从警察那里抢来的，如此说来，在此之前他一定在某处袭警了。

“真是个多事之夜啊。”

片山小声嘟囔着。

片山跟搜查一课取得了联系，正低头翻检着尸体叹气时，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喂。”

电话那边是熟悉的声音：“请问是哪位？”

“是晴美吗？”

“哥哥？！”

兄妹二人同时觉得惊讶。

“你在哪儿打电话呢？听声音很近啊。”

“在家里啊。”

“胡说，你就在这附近吧？在石津那儿？”

“说了是在家里！”

“别胡说八道了！叫石津接电话，看我怎么收拾他！”

“电话里怎么揍人家啊？”

“别顶嘴！我这里已经一拳挥出，叫他给我倒下！”

“说什么傻话呢？我在上野绢子的家里。”

“上野？那个上野吗？怎么又——”

“很复杂，一言难尽。哥哥为什么在那儿？”

“石泽常夫刚刚被人杀了。”

“你说什么？”

“枪击，有人用警察的手枪杀了他。这边都乱成一团了。”

“难道是林田——”

“你说什么？”

“等等，电话里说不明白，我现在就去你那边！”

“你要过来？”

“怎么，嫌我麻烦？”

“不是这个意思……你先说要点嘛。”

“过去再跟你说。我给石津打个电话，让他也去你那边。”

“你们没在一起吗？”

“他送绢子去医院了。”

“医院？”

“嗯，绢子被人强暴了。你见到福尔摩斯了吗？”

“它在这儿呢。”

“啊！它是追着林田去的。到底怎么回事？”

“追着林田来的？”

“是啊。林田因为绢子梦见红猫而受到惊吓，才在这里陪她。”

“红猫？那不是——”

“我过去再跟你说。大致的情况你已经知道了吧。”

晴美干脆地挂了电话。

“强暴……医院……追着林田……红猫……这是怎么回事啊！”

片山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着。

晴美本来想往医院打个电话，可是不知道石津把绢子送到了哪家医院。

“问谁呢……”

要等石津回来，估计还得花很长时间。晴美灵机一动：“有了！”

派出所。到派出所问一下这片小区的急诊医院在哪儿就好了，这样一来马上就能跟石津取得联系，若是运气好，还能让警车把自己捎去猫公馆。

“我怎么这么聪明呢……”

晴美不由得佩服起自己来。事不宜迟，赶紧出门。不能锁门也没办法了，事态紧急嘛，派出所应该也没有多远……

深夜的街道上，晴美朝着派出所的方向疾步走着，不出五分钟就到了。

“有人吗？”

稍稍缓了一口气，晴美探头向派出所里打了个招呼，却连警察的影子都没看到。“哎呀，这可不好，人都去哪儿啦？”

难道是去猫公馆那边了？那也不能一个人都不留吧……万一进来个小偷什么的怎么办？

里边还有一个房间。因为没听到应答，晴美觉得那儿应该也没人。不过说不定，可能是打着盹还没醒……晴美探头探脑地看进去：“那个，不好意思……”

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眼前的情形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见一身制服的警察倒在地上，帽子歪着，头上有明显的伤口，血正流出来。

“糟了！”晴美慌了，大声喊，“警官！警官！”

可那位警官先生直挺挺地躺着，没有丝毫反应。晴美见状，壮着胆子上前搭了搭他的脉。还好没有大碍，只是昏过去了，肯定是被重击头部所致。

这时晴美突然发现，这位警官的手枪不见了，枪托上的带子被割断了。罪犯一定是为了夺枪才袭击警察的。

“是了……肯定是刚才哥哥说的……”

石泽常夫被人枪杀，凶手用的是警察的枪，肯定是这位警官的。晴美赶快拿起桌上的话筒，可是打给谁呢？报警最容易，可要把这个案子跟其他事说清楚实在太麻烦。还是打到猫公馆去，让哥哥去联络吧。

“唔，电话本……是这个吧。‘猫’……M——MAO——啊，这可不
行，得找‘石泽’。”

晴美有点手忙脚乱。“找到了！找到了！”

她拿起话筒拨号，马上就有个女声回应道：“你好，这里是石泽家。”

“麻烦找片山警官接电话。”

“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他妹妹。”

“啊，是晴美吧？我是刈谷立子。”

“啊，你好。我哥哥一向承蒙您关照。”

旁边就是晕过去的警察，自己却还在这儿说些客套话，真是……

“哪里，我才是受到片山警官的关照呢，日后也请你多多包涵。”

“啊？”

“请稍等一下，我这就去找片山君来。”

日后？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晴美在心里嘀咕。

片山接过电话，说：“怎么了，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派出所。本来想问医院的电话，结果——”

“知道了，我马上过去！你在那待着别动！”

“嗯，你快点来！”

“对了，是林田以前待的派出所吧？好，等着我！”

唉，真是忙碌的一夜啊。晴美松了口气，坐在椅子上等。

只听“唔——”的一声呻吟，晴美转头一看，刚才还不省人事的警官已经颤颤巍巍地起身，走了出来。

“哎呀，您醒了？还好吧？”晴美站起来问。

不料那警官突然抓住她的胳膊，怒气冲冲地大声道：“你这家伙给我老实点！我要逮捕你！”

晴美愣了一下：“你说什么呢？清醒一下！”

“闭嘴！我现在以故意伤害罪逮捕你，不准反抗！”那警官边说边用左手牢牢抓向晴美的手腕，右手掏出手铐就要给晴美戴上。

晴美急了：“真胡闹！是我报告了你被袭——”

“不要狡辩了，混蛋！”

“混蛋？你说我混蛋？难道你看不出我是女人吗？”

晴美说完，冷不丁用膝盖猛击警官的胯下。那警官闷哼了一声，又倒回地上，晕厥过去。

5

“我说，晴美啊……”

片山苦着脸说，“现在连你也被牵扯进来，袭警这种事……难道没别的办法吗？”

“哥哥你是说，我应该老老实实在地让他把我铐起来？真对不起，让您的愿望落空了！”晴美噘着嘴赌气道。

“唉，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也不用这么使劲地踢人家要害啊！”

“是他不清楚来龙去脉、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当罪犯，叫我怎么办？”

“好了，人家好不容易醒过来，脑子肯定还不清楚。你要好好解释的话，应该不会误会。”

站在片山的立场，妹妹揍了警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你当时又不在现场，别说不负责任的话！”晴美反驳道。

“好了我知道啦。”片山举手投降，“跟石津警官联系上了吗？”

“联系上了，听说绢子还是没醒过来。”

“唔……”

片山沉思着，在派出所的屋子里走来走去。“怎么想都觉得奇怪。林田的恋人被强暴……然后石泽被杀，接下来呢，难不成是石泽袭击了上野绢子？那个没出息的男人？”

“谁知道呢，男人不都没出息吗？”

“也有可能石泽被杀案跟上野强暴案没有丝毫关系。不过，林田那家伙到底跑哪儿去了？”

“今晚真够折腾人的。”晴美喃喃自语着。

“去医院看看吧。”

“为什么？”

“等上野绢子恢复意识。罪犯到底是不是石泽，问绢子本人不就知道了吗？”

“就算石泽就是强奸犯，林田又怎么会知道？”

“林田一看到绢子鞋上的竹叶，就赶去了猫公馆……他肯定有证据证明罪犯就是石泽。”

“说的也是。”

“医院就在附近吧？开警车过去吧。”

片山朝着屋外孤零零坐着的福尔摩斯喊了一声：“喂，走啦！”

“福尔摩斯是去追林田的，这又是怎么回事？跟丢了？”

福尔摩斯对晴美的疑问充耳不闻，懒懒地打了个大哈欠。

“讨厌！居然不理我！”

“你这样硬问是行不通的。”片山笑着说，“名侦探只在愿意回答问题的时候才回答。”

兄妹二人连同福尔摩斯坐进警车，告诉了开车的巡警医院地址。片山缓缓靠在座位的靠背上——今天一整天都马不停蹄。

“——不过跟那三个女人的纠缠总算结束了，这是件好事。”

“所有的事都碰巧凑在这一天，省了不少麻烦呢。”

“石泽原本是怎么打算的？”

“我也不太清楚。还没好好问他，人就被杀了。”

“太不可思议了。”晴美突然想起来，“对了，刚刚接电话的叫刘谷

立子……”

“怎么了？”

“你跟她是什么关系啊？”

“什么‘什么关系’？”

“人家跟我说‘日后也请多多关照’，这是什么意思？”

“可能是说日后也要多联系、多来往吧。”

“日后，一直？”

“你不用这么较真吧，就是单纯的客套话呗。”

“觉得很奇怪呢。”晴美紧盯着片山的脸，“你不会又被迷住了吧？”

“说什么呢！只是因为被害的石泽常代的遗愿——”

“那又是什么？”

片山把事情经过解释了一遍，晴美津津有味地仔细琢磨着。“原来是这样啊。那时候远远见了一面就看上哥哥你了？”

“好像是。”

“好奇心也太强了。”晴美丝毫不给她哥哥留情面，率直地说。

“那还真不妙。”在医院走廊上，石津听完片山的话，点头应道。

“可不是，事情越闹越大了。上野绢子还没醒过来？”

“好像还没有。我跟医护人员说了，她一醒就通知我们。”

“好吧。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林田下落不明，你有什么头绪吗？”

“这……”石津歪着头想道，“不会是因为‘林田’的姓名中有‘林’字，他就跑到树林里去吧？”

这时，穿白大褂的医生过来通知他们，绢子醒了。

“她还处于情绪比较激动的状态，请千万注意。”医生打开病房的门，叮嘱了一句。

“绢子，你怎么样了？”晴美先走到床边，轻声问。

绢子睁开眼看到是晴美，微笑了一下：“晴美……”

“现在没事了，安心休息吧。”

绢子的视线落到片山和石津身上：“片山警官……石津警官。”

“你醒了？还好吗？”

“嗯……没事……”绢子虚弱地回答，“林田呢？”

“马上就来。”晴美回答。

“遭遇了令人羞耻的事情……我……我没有脸再见他了……”

“什么啊，别说傻话！”晴美在旁边不断地安慰她。

“就是啊，忘记就好了。”石津好言相劝着——不过实在有些不痛不痒。

片山干咳一声，走上前来：“实在不好意思……”他顿了顿之后说，“你知道袭击你的人是谁吗？”

绢子微微闭了下眼，平静地回答：“应该是石泽。”

“石泽常夫？”

“是的。”

“事情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

“我是傻瓜。那个男人，以前就经常色迷迷地看我。后来.....他打电话来，说前些日子的凶杀案凶手不是我父亲，如果我想拿到证据，就得私下跟他见一面，而且不能跟任何人说.....”

“所以你就去了猫公馆？”

“嗯。他说如果让他夫人发现不太好，就让我先在后院的竹林里藏着。我当然也觉得奇怪，可无论如何都想拿到父亲无罪的证据，一时乱了心神.....”

“这人如此龌龊！”晴美不由得气愤地叫道。

“我去了，可石泽不在那儿。我就傻傻地在竹林里等着，突然有人从背后袭击了我.....”

绢子说完，闭上了眼睛，眼角处一滴泪缓缓滑落。

“我知道了。你敢肯定罪犯就是石泽吗？”

“应该——应该是他。当时四周漆黑一片，我的脖子被勒住，有点喘不过气来.....”

“看到脸了吗？”

“没有。”

凶手有可能不是石泽。

“给你打电话让你去猫公馆的肯定是石泽吗？”

“这.....”绢子一时顿住了。

“怎么回事？”

“不能肯定。我也不太清楚，电话里的声音刻意压得很低.....”

“好的，我知道了。”

“不是石泽？”

“现在还不能断言，只能说可能不是石泽。”

“让石泽和我对质吧，就能水落石出了。”绢子说着，含泪的双眼中燃起仇恨的怒火。

“很遗憾——”

石津的话刚说到一半，片山就急忙打断他：“那个……呃，林田知道你去见石泽吗？”

“不知道。他要是知道，肯定不会让我去。”

“你打电话的时候呢？”

“那时候他刚好出去买烟，不在家里。”

“原来如此，你只跟他说出去一下——”

“嗯。因为石泽——那个人在电话里说不能告诉任何人，必须是我自己单独去。”

“林田知道石泽总是色迷迷地看你吗？”

“嗯，他很生气……”

“是吗……”片山叹了口气。

从片山和晴美的沉重表情里，绢子似乎察觉到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林田现在还没回来……他……他死了吗？”

“不，不是！”片山正要否认，石津抢着说：“死掉的是石泽。”

“石泽死了？”绢子倒吸一口凉气。刹那间，她仿佛全都明白了。

“那么……林田呢？”

“我们也不知道，正在找他……”

“啊，这是怎么回事……”绢子双手捂住脸。

这时医生进来说：“以她现在的精神状态，你们只能问到这儿。”

“明白。”

“绢子，别担心，”晴美蹲下来靠近绢子，“明天我们再来看你。”

可绢子一下转过身去，背对着她。

从病房出来后，石津说：“不管强奸犯是谁，杀死石泽的看来真是林田。”

“看起来是这样……不过其中肯定另有关联。”

“关联？你是说有什么隐情？”晴美问。

“嗯。第一，林田做过警察。就算他知道石泽是侵犯绢子的人，一时感情用事枪杀了他，可这事总有些可疑之处。”

“喂，恋人被人侵犯，是个男人都会火冒三丈啊。换成是哥哥，你能平静吗？……唉，真是冷血无情。”

“别转移话题。我想，起码会用枪指着罪犯，让他承认罪行吧。第二，打伤巡警夺枪的行为也不像林田的风格。怎么说呢，火冒三丈地要去收拾侵犯了自己恋人的坏蛋，却半路折回头跑到派出所，打伤巡警夺枪？你觉得可信吗？”

“这个，如果他怎么都想杀了那个家伙的话……”

“是吗？”片山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可那巡警是被人从背后袭击失去知觉的，没看见凶手的样子啊。可能不是林田。”

“那是谁干的？”

“知道就不用这么烦啦。”片山沉着脸道。

石津道：“果然，到了这种时候只剩一条路可走……”

“哪条路？”

“直接去问林田呗。”

“真是个好主意。”片山嘲讽地说，“眼下林田人在哪里？”

“片山警官肯定知道，你是名侦探嘛。”

“你这家伙，别给我戴高帽了。”片山苦笑，“对了，还有一个好办法。”

“什么？”

“红猫。石泽被杀的时候，屋顶上有只红猫，这又是怎么回事？”

“真的是红色的吗？”晴美怀疑地问，“会不会只是看起来是红色的？”

“真是红色的猫！无论我当时怎么发呆，这一点是不可能看错的！”

“哎呀哎呀……大半夜的，快累死了。”

“你们不饿吗？”石津插嘴，“附近有家餐馆营业至凌晨三点。”

“好啊。虽然没觉得饿，可是想休息一会儿。先给猫公馆那边打个电话吧。”

“等等，那种地方福尔摩斯不能进吧。”

“啊？可不是……算了，没办法。你看它正迷糊着呢，把它留在车里就行。”

福尔摩斯身体一晃一晃地打着盹。猫打盹的时候比人晃得厉害，何况它是坐着，身体一左一右像钟摆般慢悠悠地摇来晃去。晴美见了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做猫真好啊，吃了就睡……”

福尔摩斯微微睁开眼睛，一副不屑的样子，好像在说：“什么啊，连人的心思——不对，是猫的心思——都猜不透。”它盯着晴美看了片刻，又闭上了眼睛。

虽然夜已经很深，可国道沿线的餐馆由于有过路司机在休息用餐，还是热闹非常。

“看来夜猫子很多。”说话的是刈谷立子。

因为之前晴美说，“既然来了，都叫过来热闹一下嘛”，结果就是片山、立子、石津和晴美四人围坐在一张饭桌上。

“虽然以前一点都看不上那个人，可一旦他死了，心情还挺沉重的。”立子说的是石泽常夫。

“他的家人怎样了？”晴美问，“石泽夫人现在孤身一人了吧？”

“刚才她还说让我跟她一起住，可.....伯母曾经在那里被残忍地杀害，我不想去。”

“可以理解。”石津点头应道。

“他们两个没有孩子吗？”

“没有。要是有个孩子，夫人也能稍微振作一点。”片山慢慢喝着咖啡说，“总之林田失踪这件事.....”

“唉，真是可怜，应该在四处逃窜吧？”

“谁知道呢。不管怎么说，他以前也是警察，肯定会负起责任来自首。”片山说，“何况也逃不掉。这一带应该全都被封锁了，以便盘查。”

“可这附近能藏人的地方也不少。”

“只要他还在卫星城，早晚会被找到。林田自己肯定也明白.....”

话说到一半，片山突然透过大玻璃窗注意到外边深夜中的国道：“那.....那是什么东西？”

几十盏灯从远处摇摇晃晃地靠近，与此同时，能隐约听到低沉的发

动机声响。

“摩托车？”晴美说。

两辆、三辆……一群年轻人穿着锃光黑亮的皮夹克、骑着大摩托从窗外驶过。接着，十辆、二十辆地逐渐增加，巨大的轰鸣声简直震耳欲聋。

“是飙车族！”立子说。

“真吓人！有几十辆吧？”

何止几十辆，简直像变魔术一样，摩托车接连不断地从黑暗中驶出，一百辆——甚至更多。餐馆里的人都惊呆了，全体站起来，入迷地看着这壮观的景象。

——福尔摩斯在摩托车声靠近之前就感觉到了。

它正安安稳稳地在车里睡觉，可耳朵敏感地捕捉到了噪声。福尔摩斯立起来，前腿扒在车窗框上往外看，只见飙车族的先头部队从眼前飞速驶过。

福尔摩斯跳到驾驶座上，按下车窗的升降按钮。随着电机发出低低的声音，车窗微微打开一条缝。等到那缝隙大小能容它的头通过，福尔摩斯便倏地钻了出去，跳到车外。刚一落地，就见摩托车的洪流奔腾而过。

人类这种生物啊，总在这些无聊的东西上浪费精力。

福尔摩斯开始沿着人行道走。通向国道有条下坡的小路，福尔摩斯停住了脚步。

一辆摩托车慢慢地从坡上驶下来，刹住车。车手定定地看了一会儿那些沿着国道狂飙的暴走族，在车流出现一点点缝隙的时候，突然发动摩托飞速驶入。

短短几秒钟，那辆摩托车便汇入了几百辆摩托车的队伍中。

福尔摩斯紧盯着他的背影，片刻之后，回到了警车边。

第三章 妖猫

1

“让林田那家伙溜了？”

栗原警视直视着片山问道。

“嗯……他多半是混进了经过卫星城的飙车族。毕竟有三百多辆车，实在无法逐辆盘查，就被他那么蒙混过关了。”

“太不像话了！”栗原警视抱怨道，“确定林田混在其中吗？”

“并不十分确定，但有家商店丢了一辆摩托车。之前还以为是飙车族干的，可据目击盗窃过程的居民描述，罪犯的装扮酷似林田。因为飙车族基本都是一个样子，而那人不同……”

“原来如此。那么，林田的那个女朋友……叫什么来着？”

“上野绢子。”

“对，就是她，因为这个女的被奸杀——”

“课长！她没有被杀！”片山急忙打断他的话。

“哦，是吗？单是被强暴吗？”栗原警视作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嘿，反正就是因此结了仇，袭击了派出所的巡警，夺枪之后跑去杀了石泽常夫。接着骑上偷来的摩托车，混在飙车族里逃跑了……”栗原警视说到这里，瞟了片山一眼，求证道：“我有没有说错？”

“这个，大概如此。”片山含糊地点点头。

“有什么可疑的线索吗？”

“没有……只是觉得一切发生得过于顺理成章，太凑巧了。”

“什么意思？”栗原警视向后靠着椅背。

“先是石泽常代被杀案是以上野自杀而告终，这次又是林田潜逃——您不觉得这太简单了吗？”

栗原警视耸耸肩：“这样不好吗？只要明确了凶手是谁，我们就省去了很多麻烦。”

“话虽这么说……”

“难道你有什么意见？”

“没有，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别把案子复杂化，要不然我们有的忙了。”

“哦……”

片山回到自己的座位，心里很不爽。他当然不想跟杀人案扯上什么关系，如果可能，他也想把这些血腥的案子都忘掉，至少先回家好好睡个觉。

可是，片山已经没法跟这案子划清界限了，正因为这样，他才总觉得不安。若要以林田被捕来结案，倒也省事，可是……

片山正在沉思，电话响了。

“喂，我是片山。”

“片山警官？是我啊。”

“是立子啊。”

“呀，听声音怎么垂头丧气呢？在等其他女人的电话吗？”

“当然不是，没那回事。”片山慌忙解释道。他的口气变得随便了点，这对片山来说是一大进步。当然，立子可能没法体会到。

把片山和石泽常代、石泽常夫被杀案联系起来的，正是立子。

“有事吗？”片山的语气像对来借钱的人说话一般淡漠。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吗？”

“不……不是这个意思。电信公司会高兴的，能让人高兴总是件好事……”片山边说边惊讶，自己竟能说出如此无聊的话。

“好吧，我知道了！”立子愤愤地说，“本来有事要拜托你，看来麻烦不起了！”

“立子，不是……”

只听那边哐的一声，似乎是立子摔了电话。片山耳边响起尖锐的回音，他不由得使劲摇了摇头。唉，电话机会被摔坏的，电信公司非但不会高兴，还得吐苦水呢……

不过，老实的片山不知道立子到底有什么打算，也不知道该怎么补救。

那天晚上在酒店吃饭的时候，的确同意了立子的一个请求。当时他还没搞清楚究竟是什么状况，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那之后也不好意思开口确认。到底立子那时候说了些什么呢？

随后，在石泽常夫被袭击前，立子亲吻了片山，怎么想那都是对恋人的举动。不，片山不是接吻行家，并不清楚恋人间的吻应该用多大力度，可在日本这样传统的国家，除了恋人或夫妇之外的人是不会亲吻的！

好吧，虽然也有人会亲吻自己的宠物，可片山毕竟是个活生生的大男人，所以不可能是亲宠物。

如此一来，立子是把自已当成恋人来对待了——片山最后得出了这个结论。

“这是怎么回事？”

片山绞尽脑汁地想着。一向认为自己不受女性欢迎的片山，不自觉地就想分析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会这么想正是片山可悲的一面。

想了半天，越来越糊涂。他正打算放弃思考投入工作，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啊，是片山警官吧？”浑厚的声音一听就是石津。

“啊，你在哪儿？”

“当然是在警局了。”

“有公事吗？”

“那倒不是……”

“那是什么？”

“其实我刚刚接到刈谷立子的电话……”

“她打到你那儿去了？”片山吃了一惊，问道。

“可不是嘛，她这是怎么了？”

“我还想知道呢。她说什么了？”

“说这周日要搬家，想请你去帮忙……”

“搬家？”

“嗯，好像是石泽牧子不愿意独自住在那个猫公馆，求着她搬过去做个伴……”

原来立子要拜托自己的是这件事啊。从石泽常代的遗愿来看，立子搬进猫公馆，说不定是件好事。对石泽牧子而言，她遭遇了两次杀人案——丈夫就死在自己面前——家里就她一个人，确实会觉得孤单。

“说是想拜托片山警官，可是被冷酷地拒绝了——”

“喂，她真说了这样的话？”

“是啊，说那个人冷酷无情，自以为是，蛮横无理……”

“这些话也是她说的？”

“刚刚这些是我的发挥。”

“该死！别添油加醋了！”

“哈哈……”

石津大笑，接着得意地补充道：“不过人家说了，‘石津警官肯定不会拒绝女性的请求，因为他力气大，是值得依靠的人呢。’”

这家伙已经被吹捧得飘飘然，自然不会注意到要他干力气活的言外之意——幸亏他听不出来。

“反正我会去的。”

“是吗？那要提前跟人家说一声比较好……”

“知道，多谢你。”

“啊，对了，还有……”

“什么事？”

“如果方便的话，让晴美也过来吧。”

“是立子说的吗？”

“不是，这是我的意思……”

片山扑哧笑了出来——这家伙怎么都让人讨厌不起来啊。

“嗯，我会跟她说的。”

“那就拜托啦。”

石津那张笑嘻嘻的脸庞仿佛就在眼前。片山正要挂电话，石津突然又加了一句：

“啊，还有一件事，差点忘了。”

“又怎么了？”

“今晚要在外边吃晚饭，可能晚点回家。”

片山不耐烦地答道：“你还用了敬语呢，倒是礼数周全，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刚刚那句是晴美要我捎给你的。”

“晴美？”

“是啊。她刚才打电话过来说，今天下班后，打算去探望上野绢子呢。”

“哦。可她干吗要跟你说，直接打给我不是好了？”

“因为我也要一起去。”

“你怎么不早说？”

“抱歉。所以呢，你就凑合着吃点福尔摩斯剩下的饭菜吧……”

“你说什么？”

“哎呀，那是晴美说的。”

片山火冒三丈——这家伙到底把她的亲哥哥当成什么了！

“那么我也去看看。”

“去哪儿？”

“当然是去探望上野绢子了。”

“这……这样啊……好吧。”

想着石津垂头丧气的样子，片山不由觉得好笑。

兄妹二人并排坐在石津所开的红色敞篷车后座，车子在夕阳残照的大路上驶向上野绢子住的医院。

“那桩案子不是还有很多疑点吗？”晴美问道，她像个抱怨物价太高的家庭主妇，“为什么这么多猫会被杀死？那些活下来的猫又去哪儿了？还有，为什么之前孩子们会接连遭遇不幸？这些都没搞明白呢。”

“那些可能跟案子无关。”

“不会。”晴美断然否定，“女人的直觉是不会错的，某个大人物都说过这话呢。”

“哪个大人物说的？”

“我啊。”石津在前面一边开车一边愉快地说：“片山警官家是女人说了算吗？”

“当然！我和福尔摩斯说了算。”

片山不想自讨苦吃。他装作什么都没听见，向窗外眺望着：“还有多久能到啊？”

“再过十五分钟。”

“绢子怎么样了？”

“还好，外伤不算严重，不过精神上受了很大刺激。”

“自己被强暴不说，恋人还背上了杀人犯的罪名……”

“马上就到啦。”石津说。

三人一到医院后就去办理探视申请。

“探视时间已经过了。”护士推诿着，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耐烦。

“不是还有十五分钟吗？”石津问。

“只剩十五分钟了呀。”护士巧妙地换了种语气回答，“请你们在规定时间内离开。”

石津有些生气，他一边往外掏警官证一边说：“我们是……”

片山按住他，客气地说：“我们进去看看就出来。”

“请在这里登记……”

在来访记录上写下名字，一行人向病房走去。片山提醒石津道：

“拜托，就算你是警察，也不能四处张扬。这又不是公务，不要随便卖弄你的警官证。”

晴美边听边拼命地忍笑。哥哥又开始教训人了，虽然平时老挑他毛病，可他总算逐渐有警察的样子了。晴美放下了心，以前她没少担心。

“是这个房间吧。”石津走上前，敲了敲门，“有人吗？”

“居然没人应声，难道睡着了？”

“怎么办？”

“偷偷看一眼就好了。”

“也是。”

推门进了病房，石津突然停住脚步：“哎？”

狭小的房间一目了然……病床上没有人。

“人呢？没准是去洗手间了吧，等会儿？”

“好吧。”

三人在病房里随便转了转，石津突然发现：“窗户开着，不觉得冷吗？”

“可不是。不对，护士肯定会关好的。”

片山走到窗边，探出头观察着。绢子的病房在二楼，正下方是突出的一楼窗沿，那上面……

“看，那里有只拖鞋！”

“什么？”

三人挤在狭小的窗户边上探出头。窗沿上只有一只拖鞋，看样子是攀爬时不小心掉落的。

“那不是……”

晴美自语着，石津却很乐观：“说不定是打蟑螂什么的扔到那儿去的呢。”

“干什么呢？”

背后传来一声怒喝。三个人好不容易相继从狭小的窗框中回过身来，看到刚才那位护士。

“探视时间过了。”护士用充满质疑的目光盯着他们，“请快点离开。”

“等一下，”片山指指空床，“病人不见了。”

“害您费心了，病人去洗手间了。好了，总之请各位赶紧出去！”

“可拖鞋……”晴美试图解释，可对方根本不听。

“行了行了，赶紧给我出去！这是规定。”

“可病人不知去哪里了……”

“再啰唆我要叫医生来了！”护士不容分说地把三人赶出病房。

“万一病人有个好歹……”

“请明天再来吧。”

三人就这样被赶出了医院。

“混蛋！怎么遇上这么个不明事理的蠢货！”

片山一时气急，转向石津发泄道，“规定！知道吗？”

晴美不安地说：“那只拖鞋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那扇窗户下看看吧。”片山建议。三人从外边绕了大楼一圈，来到上野绢子病房的下面。

“如果从窗户跳到一楼的窗沿，很容易下到地面来。”

“就是，这下边是草丛，土很松软。”

“片山警官，快看！”石津大声喊着，踏进草丛中，“这里……”

石津捡起来另一只拖鞋。片山和晴美面面相觑。

“绢子果然是……”

“没错，是从窗户逃出来的！她能到哪里去呢？”

“真让人担心啊。父亲因为杀人罪而自杀，自己被强暴，恋人下落不明……”晴美摇着头，“换作是我，也许会有轻生的念头。”

“你说什么呀！”石津急忙大声制止她，“晴美，你还有我在你身边呢！即便片山警官不幸殉职……”

“闭嘴！别随随便便说我殉职！”片山勃然大怒。

“总不能干等……”

“好，那我们分头去找。石津，你对这一片挺熟吧？”

“嗯……”

“附近有没有适合自杀的地方？”

“这……”石津拼命想着，“几乎没发生过这种事……”

“卫星城离这儿远吗？”

“不远，很近。走路的话，半小时就能到她家。”

“女人自杀之前应该会写遗书……绢子很可能会回家！”

“好，我们开车去！快！”

三人像百米赛跑似的向车子跑去。

2

石津开车带着片山兄妹到达上野绢子家中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半，四处可见回家的公司职员。

“是206室！”

晴美带头跑在前面。门锁着。晴美敲了敲门，朝里边喊：“绢子！在的话请答应一声！”

“好像不在。”

“下楼去看看房间里亮着灯没有。”

三人下了楼，从侧面转过去，来到阳台一侧。

“是黑的。”

“看来没回家。”

“白跑一趟。”

“她能去哪儿呢？”晴美气喘吁吁地问。

“我如果知道就好办了。”片山想了一会儿，“得发动这一片的警察帮忙找找，人工湖、小树林之类的地方是重点搜查区域。”

“范围太大了！”石津吃惊地说。

“不能见死不救啊。”

“没错，快去安排！”

“明白。”石津对晴美的话立刻附和。

“那么，石津，你开车去派出所安排吧。我和晴美在这边继续寻找，说不定上野绢子会回来。”

“好。”

石津说着就往车上跑去，片山喊住他：“等等！别忘了给医院打电话说明情况，让他们把医院周边也搜一下！”

“遵命！”石津敬了个礼，迅速坐进车里。汽车的引擎发出尖锐的声音，飞驰而去。

片山看着他的背影，苦笑着说：“这家伙，不知是真认真还是假认真，看不透啊。”

“他的性格又善良又坦率。”

“真单纯。”

“哥哥！”晴美瞪了他一眼，替石津说好话，“人家是好人。”

“好了，不说了，没准上野绢子回来过又出去了。也不知她是什么时候从医院跑出来的……”

“是啊，如果写好了遗书……”

“那就要尽快找到她可能自杀的地点……”

“之前那个差点淹死小孩的人工湖？”

“那儿？大人的话，应该淹不死吧？”

“一心寻死就说不定了。”

“也对。”

“要不留一个人在这里等着？”

“不用，人工湖离得很近，过去一看就知道了。”

兄妹二人跑出大楼，向无人的公园出发。夜晚的公园经常有许多容易被疏忽的暗处，但每隔一定距离设有明亮的水银灯，照亮了湖面。

“绕湖仔细查看一下。你从另一个方向开始，发现什么情况的话就大声喊我。”

“知道了。”

晴美一边沿着湖边走，一边仔细盯着湖面是否有异常。虽然她希望会发现什么，可一直盯着黑暗的水面，总觉得会突然看到绢子的尸体。

差不多走完一半，晴美停下来稍微喘口气。正在这时，一个白色的影子无声无息地从眼前飞掠而过。

“啊！”晴美想都没想就发出一声尖叫，定睛一看，不过是只白猫。可能是被晴美的叫声惊到了，那只猫正停下脚步朝着晴美这边看，双眼在黑夜中闪闪发光。

“啊，吓了我一跳！”晴美如释重负，“是谁家的猫啊？”

晴美低声安抚着想要靠近它，可那白猫一见晴美走近，就像被火烧着尾巴一样，踢了一下脚下的沙子，撒腿就跑。

“哎呀，它居然不喜欢我……”晴美自语道。卫星城是不许养猫养狗的，刚才的猫是从哪儿来的？怎么看都不像野猫。

“喂，晴美！”这时片山喊着，快步走了过来。

“啊，哥哥，你那边怎么样？”

“没找到自杀的痕迹，也没看到特别的东西。你刚刚喊什么？”

晴美把遇到一只猫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又加了一句：

“说不定是猫公馆里跑出来的。”

“原来如此，不过也没法向一只猫盘问什么情况。”片山一脸正经地说，“还是先回去吧。”

两个人正要返回上野绢子家，石津的车回来了。驶近之后，石津打开车窗探头出来。片山问：“怎么样，都安排好了？”

石津挠着头道：“说起来实在丢人……”

“怎么回事？”

“我给医院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上野绢子下落不明，请协助搜查。”

“然后呢？”

石津叹了口气：“他们说上野绢子好好地病房里睡着呢。”

“又是你们啊。”

三人再次来到医院。上次把他们轰出来的护士用怀疑的眼神把他们上下打量了好几遍。

“什么病人下落不明？别胡说八道。”

“可那时真的……”

片山拦住了正要分辩的晴美，把拖鞋的事解释了一遍。

“就这事啊？”护士冷淡地回答，“病人心情不好，把拖鞋扔出窗户，这在医院里一点都不稀奇。何况她是病人，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哦，是吗……”片山虽然生气，却没法还嘴。

“请让我们见一下上野绢子。”晴美坚持要求道。

“她正在休息。”

“没关系，我们只想亲自看一眼。”

“那好吧。”护士摆出一副“真是受不了你们”的表情，“请跟我来……不过请不要把病人吵醒。”末了又叮嘱了一句。

护士悄悄打开上野绢子的病房，点点头示意他们可以进去。

上野绢子躺在病床上，静静地睡着。

“咱们真是自讨苦吃。”晴美嘟囔着。

“人没事就好。”片山点点头。

“安静！”护士在门外出声提醒道，“行了吧？”

“嗯。”片山老实地回答。

三人正要走出病房，只听绢子突然呢喃了一声：“猫……”

三人迅速转身。绢子继续呢喃着：“猫……红色的猫……”

“她只是在说梦话。”护士催促道，“好了，快点出来！”

“等等！”晴美突然跑到病床边，“哥哥，你看！”

晴美抓起绢子紧紧抓着毯子的手——手掌被泥土弄脏了。

“看，她手上有土，指缝里也有。”

“真的，看她的左手。”

“右手也是！”

兄妹二人对视了一眼。片山确认了一下绢子仍在睡着，掀起她脚边的毯子。护士惊呆了，大声训斥道：“你要干什么？”

“安静！你这样会吵醒病人。”片山回敬了一句，“我看看病人的脚

而已。”

绢子的脚上沾满了泥土，好像赤脚在外边走过似的，脚趾之间和指甲里都是泥。

“没错，她肯定出去过又回来了。”片山肯定地说。

护士进了病房，看看绢子的手脚：“啊，还真的……”竟忘了后面要说什么。

“她到底去哪儿了？”

“只能问她自己。不过，还是等她醒了再说吧。”

“好。”

“明天早上再来看看吧。”

绢子突然痛苦地扭动着身子，呻吟着：“猫……红猫……”

晴美摇着头说：“好可怜，肯定在做噩梦。”

“那个……”护士开口道，“这件事能不能先别跟医生说？”

护士的态度跟刚才截然不同。倘若被人知道她负责看管的病人私自偷跑出去又跑回来，她一定会受到训斥。

“知道了。麻烦您用毛巾蘸热水给病人把手脚擦干净。”

“马上就去。”护士飞快地走出病房。

“真痛快。”石津朝着门口方向做了个鬼脸。

“算了，别小心眼儿。”

“哈哈！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

“不明白什么？”

“赤脚跑出去，为什么手上也满是泥土？”

“肯定是从一楼窗沿往地上跳的时候，用手撑地沾上的吧。”

“这样啊。”

片山喘口气：“好了，我们也该撤了。”

“是啊，反正已经确定绢子平安无事。”

“医院肯定也会加强保护，不会再让她跑出去了。”

三人轻轻打开门正要走出去，又听到绢子痛苦的呻吟声。

“又做噩梦了。”晴美说。突然传来一声猫叫：“喵——”

不对，不是猫，是绢子。绢子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喵地高声尖叫着。片山后背一凉，感到难以言喻的恐惧。那一瞬间，绢子的眼睛像猫眼一样闪着寒光。

三个人僵住了。

“哥哥……”晴美终于颤抖着喊了一声。

“怎……怎么？”片山的声音比晴美颤抖得还厉害。

“绢子的手脏了，是因为……”

“不、不会吧……你是说，她用四肢在地上爬？”

晴美没有回答，可片山知道他们想的是同一件事。

绢子像没事人一样，继续躺下安静地睡了。

片山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叫了一声：“哎呀。”

刚才那个护士端着脸盆和毛巾，站在门口。

“麻烦你给她洗干净，我们先告辞了。”

“好的，不过……”

“又怎么了？”

“这位怎么办呢？”

定睛一看，原来石津已经呈大字形昏倒在走廊上。

虽然没食欲，但不能不吃晚饭。三人来到郊外餐馆。

“啊——好丢人啊。”石津垂头丧气地说。

“也难怪。我那么喜欢猫，当时也吓呆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梦魇吧。”

“真的吗？”

“不然又能是什么？”

“唔……会不会是被杀死的猫怨念太深，附体到她身上……”

“算了吧，又不是鬼故事。”片山沉着脸说，“石津又要晕倒了。”

“呃……没关系。”石津强笑着说，那笑比哭还难看。

“不管是什么，都让人不寒而栗。”晴美取出水杯，“还没结束，肯定还会发生什么。”

又是女性的直觉，不过片山这回倒没有心思抬杠。上野绢子从病房的窗户爬出去又爬回来是真的，她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去外边干了什么呢？

还有，弄得手脚都是泥土，又是怎么回事？

点的菜端上来了，可大家都没了胃口。

“还得赶回去给福尔摩斯做晚饭呢。”晴美一边用餐刀切着牛肉饼一边说，目光不经意地落到地面上，“啊——猫！”

石津大叫一声，跳将起来。

“没事啦，你看，一只普通的猫而已。”

的确是只再普通不过的灰猫，像是准备讨要吃食似的，仰头盯着晴美他们。

“肚子饿了？”晴美试着扔了块牛肉给它，它马上吃得一干二净。“果然是饿了。”

“是家猫吧？毛色真好。”

“不会是从猫公馆……”

“嗯，我也这样觉得。”晴美又切了一块肉饼给它。女招待看到那只猫，马上要赶它出去：

“哎呀！不可以进来！”

那只猫不情愿地往餐馆外走。晴美喊住女招待问：“那只猫经常来吗？”

“不止那一只呢，每天晚上都有四五只跑过来。厨房那边常给它们些剩饭吃，可是有时候也会到店里来。实在很抱歉。”

“没关系。知道是谁家的猫吗？”

“这个……”

“从什么时候开始过来的？”

“最近吧，以前从没见过这里有猫出现。”

“原来如此，多谢。”

片山点头道：“是猫公馆的猫。只有四五只，那么其他的呢？”

“不会是死了吧？”

石津心神不宁地站起来：“我……我去下洗手间。”

抬腿刚要走，他又向片山转过头来怯怯地问：“片山警官，你不一起去吗？”

“抱歉哦，福尔摩斯，现在就给你烤竹荚鱼吃……”

晴美向她脚边的福尔摩斯说着，又补充了一句：“可是过会儿有事要征求你的意见呢。”

“哎哟，怎么会这么累呢。”片山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扯掉领带，跟外套一起扔在地板上，坐下来不动了。

“明天要去医院吧？”晴美一边往铁丝网上放鱼，一边问。

“嗯，课长肯定不会给好脸色的。”

“这有什么，反正你也不会升职。”晴美像谈论“今天天气怎么样”似的轻松说出本该很难出口的话。

“可是该怎么问？又不能问‘你跟猫妖很熟吗’这种问题。”

“要不要带点木天蓼贿赂一下？”晴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福尔摩斯迫切地扑向鱼。趁这个空当，晴美进浴室放水，出来的时候看见片山在接电话。

“好的，明白了，马上过去。”片山的脸色很凝重。

“又有案子？”

“嗯。”片山放下听筒，“石津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在电话簿上写着呢。到底怎么了？”

“又发生一起杀人案。”片山回答，“那个村里有人被杀了，就在猫

公馆附近。”

3

“第三次了……”

警车向深夜的卫星城驶去，片山喃喃了一句。

“嗯？”坐在旁边的晴美看着片山，“你刚刚说什么呢？”

“没什么，我说这是第三次，大半夜的去那个村子。”

“这回又是杀人案……”

“石泽常代、石泽常夫，这次是……”

“第三个了。上野的自杀、绢子的奇怪行径，还有红猫……越来越有鬼故事的味道了。”

“难不成真是妖猫作祟？”片山道。冷不丁从晴美腿上传来喵的一声表示抗议。当然是福尔摩斯。

“说什么猫在作祟，哪有这回事——连福尔摩斯都生气了。”

“那就好好帮我们早点查明真相嘛。”

身为刑警居然说这种话，真有点不负责任。

“当然没问题。只要福尔摩斯出马，再难的案子也能很快解决。”

“说猫也能用‘出马’？”

“是那里吧？”开车的警官说。进村必经的入口处停着几辆警车，红色警灯闪得人头晕目眩。

“嗯，就在那里停下吧。”

“哥哥，你看，石津警官他——”

只见石津从警车背后闪身出来，朝着他们的方向跑过来。

“你们真快啊。”石津打开车门，一见晴美也在，脸上顿时熠熠生辉，“晴美也来了！”

“嗯，福尔摩斯也来了。”

福尔摩斯轻快地跳到石津脚边。石津啊了一声，吓得跳起来。

“喂，你别踩着福尔摩斯！”片山苦笑着说。

“啊？不过如果能提前告诉我这位也要大驾光临，就不会这么吃惊了……”石津掏出手帕擦着汗说，“真热啊。”

“热吗？我还有点嫌冷呢。”

“也……也是，今年倒春寒挺厉害的。”

“相当厉害，”片山笑了，“案发现场情况如何？”

三人一猫分开草丛，朝村里的大道走去。

“受害人是谁？”

“叫堀口安彦，六十七岁。”

“干什么的？”

“开着一个杂货店，也种着一块菜地。他们家世代都住在村子里，村里的人都很敬重他。”

“唔……那到底是谁……”

“要是知道就简单了。”

村子里鸦雀无声。忙着跑来跑去的要么是警察要么是记者，除此之外，看不见其他人影。

案发现场就在猫公馆大门外几米处。

“你们来了啊。”

片山转过头一看，是根本警官。

“根本警官负责这个案子吗？”

“是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课长的命令。”

“尸体在……”

“在那儿呢。”根本警官用下巴指了指已经蒙上白布的尸体，“你还是别去看为好。”

“啊，为什么？”

“是被人刺中喉咙而死，出了好多血。”

这见血就晕的毛病还真人人皆知。

“事先知道的话，就没关系。”片山壮着胆子走近尸体。

“喂，石津！”

“啊？”

“掀一下。”

石津遵从吩咐掀起白布。

“太残忍了！”石津平静地摇摇头。这个人看见猫不行，看见尸体没事。

“是啊。”片山总算没晕。他强压住恐惧睁大眼睛，拼命坚持住不出洋相。

“啊……”晴美也难得地皱着脸。福尔摩斯当然不会晕倒，它踩着轻巧的步子在尸体周围绕了一圈，像靠近朝夕相处的主人一样，用鼻子嗅嗅尸体的手脚，开始了“调查”。

“伤口真奇怪。”说话的是根本警官，“你们不这么认为吗？”

“是……是啊。”片山点点头，事实上他根本没敢仔细看。

“就算是用刀刺，那刀也太钝了，要不就是下手太不利落了。伤口太宽，像是割了好几次。”

“是谁第一个发现尸体？”

“死者的老婆。因为丈夫回家太晚，出来寻找时发现的。”

“凶手的动机是？”

“有待调查。”

这时，只听有人喊：“让开点！”是验尸官南田。见片山他们都在，南田风趣地说：“啊呀，片山警官一家都到齐了。请猫侦探先替我验一验吧！”

南田是个怪人。不过整天和尸体打交道，不怪也要得神经病。

“喂，福尔摩斯，别捣乱。”

片山刚说完，南田就说：“没关系，让它看吧。猫比人敏感得多，我没发现的问题，它有可能会给我指出来。”

南田说着，弯下腰查看尸体。

片山松了口气，后退了一步。这时有人喊了一声：“片山君！”片山回头一看，居然是刈谷立子。

“哎呀，这不是立子吗？”片山吃了一惊。

“你能来太好啦。”刈谷立子微笑着。

“你怎么会在这里？”

“牧子叫我来的。”

“啊，要搬过来吧？”

“因为今晚又发生杀人案，牧子哭着说自己非常害怕，让我赶快过来.....”

“你是刚到？”

“是啊。你见到牧子了吗？”

“没有，她应该跟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

“那就好了.....虽然她丈夫不怎么样，可牧子不是坏人，只是有点神经过敏。”

“这也难怪。那你就好好陪她吧。”

“嗯。事情结束之后你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好，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啦。”

立子说着往猫公馆方向走去，想了想又回来，冷不丁在片山脸上轻吻了一下：“晚安。”说完走掉。

片山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才恢复神志，悄悄擦了擦额上的冷汗。

回头一看，晴美和石津正不怀好意地窃笑着站在那里。片山假装咳嗽了一下，问：“尸检结果如何？”

“哥哥，你看起来好像很热。”

“片山警官，今晚挺热吧？”

“啰唆！”片山喝道。

南田检查完尸体，站起来道：“有点奇怪啊，伤口像是被动物咬的。”

“不会吧！”根本警官吃了一惊，“这一带可没有大白鲨！”

“不是开玩笑。”南田有点上火，“虽然说具体情况还得等解剖后才知道，可这伤口绝不是普通刀刃所伤。”

“哦？”

“受害人不是在这里被杀的。”

“你说什么？”

“啊，难道你没发现？”南田愉快地说，“地上基本没什么血，这不是一目了然嘛。”

“原来是这样！”根本警官苦着脸咂了下舌，“那得赶紧去找案发现场。”

“被杀以后搬到这里的，”片山说，“沿着血迹追查的话……”

“深更半夜的，即便地上有血迹也看不清，只能等天亮了。”

“那我先撤啦。”说着，南田突然看着自己的脚边，“什么事啊，猫小姐？”

是福尔摩斯。它抓着南田的裤腿不放。

“它好像要告诉你什么。”片山解释道。

“怎么了？”南田蹲下来问。福尔摩斯来到尸体的右手边，喵地叫了一声。

“手有问题？”

福尔摩斯用鼻子蹭死者手臂，闻那上面的味道。南田不可思议地靠过去问：“手上有什么气味？”

南田拿起尸体的手，仔细闻着：“什么都闻不到啊。”

福尔摩斯更加尖锐地叫了起来。南田点点头：“好，我知道了。猫

的嗅觉比人敏锐，这手上一定有什么气味，等我回去仔细查看一下。”

“不会是鱼的气味吧？”根本警官开玩笑地说。福尔摩斯又转到尸体的脚边，短促地叫了一声。

“这回是脚了？”南田跟了过去。

福尔摩斯用爪子挠着尸体的鞋底，随着它的动作，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南田捡起来一看：“是小石子，好像夹在脚后跟上。”

“福尔摩斯特意把它们弄出来，肯定是特别的石子。”片山说。

“.....是玉砂利^[5]。”

“玉砂利？是神社里铺路用的那种？”根本警官问。

“是啊。你看地上！一般的路上可没有这种石子，受害人肯定是从有玉砂利的地方来的。”

片山从南田手里接过那又黑又圆的小石子，喃喃着：

“有玉砂利的地方.....”

堀口安彦的妻子敏子神情恍惚地呆坐在自己家里。

“也就是说，您丈夫是在傍晚出门的，对吗？”

根本警官问，但半天都没有得到她的回答。根本警官正想再问一次，敏子终于点点头，回答道：“是的。”

遭受骤然丧夫的沉重打击，她的语调不带半点感情。

“他出去干什么，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什么都没说？去哪儿了？干什么？”

“什么都没说。”

“也没说去见谁？”

“没说。”

“一句话都没说就出去了，是吗？”

“只说马上回来。”

“那是傍晚五点钟？”

“是的。”

“您发现他迟迟未归，大概几点出去寻找？”

“.....应该是刚过九点吧。”

“您还真有耐心啊。”

“什么？”

“从五点到九点，这之间您没担心过吗？”

“他如果跟别人去喝酒，一般八点左右回来.....”

“原来如此。”

“然后我挨个给他的酒友打电话，可他们都说今天没见到他。”

“所以您开始担心，就出来找？”

“是的。”

“怎么想到去猫公馆那边找呢？”

“因为他出门的时候是朝那个方向去的。”

“哦。您丈夫平时有没有跟谁争执过或者遭谁怨恨？”

“没有，他很善良。”

“猜不到谁有可能会是凶手？”

“嗯，一点头绪都没有。他是个很热心的人，性情温和。”

“好吧，我明白了。您的孩子呢？”

“儿子在名古屋。女儿结婚了，有三个孩子。”

“有联系吗？”

“没有。这是跟丈夫商量后决定的，因为不愿意成为他们的负担……”

“这次不一样，应该通知孩子们。”

“说的也是……等我跟丈夫商量一下。”

“您说什么？”

“等我丈夫回来了，我跟他说一声。”

从崛口家出来，根本警官叹了口气。

“真受不了。”

“好可怜啊。”

片山说不出其他话。

“喂，石津！”

“嗯？”

“去查查这家的女儿在哪里，通知她。”

“知道了。”

片山看看周围，自言自语道：“咦？”

福尔摩斯和晴美都不见了，肯定又擅自跑去搞什么单独搜查。真令人头疼，这可是杀人案！

“我偶尔跟堀口老爷子一起喝酒。”叫关谷的村民点头说。

“今天没在一起，是吧？”片山问。他和根本警官正分头调查。

“嗯，今天一次都没见着面。”

“堀口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真心实意为村子着想的人，经常帮大家的忙，大家都喜欢他。凶手不可能是村里的人。”

“也就是说，你完全猜测不到凶手是谁，对吗？”

“绝对想象不出。”

“尸体是在猫公馆前面发现的，你觉得堀口为什么会去那里？”

关谷摇摇头：“那边已经是村子外围了，什么都没有。打算去卫星城也好，去买东西也好，都不在那边，真不知道他去那里干什么。”

到此为止找不到一点线索。

“最近有没有发现堀口有什么奇怪的举动？”

“没有。”

“比如害怕或者心神不宁之类？”

“没发现。”

“请仔细回想一下，在喝酒聊天或者其他交谈中有没有谈起过奇怪的话题？”

片山紧追不放，对方抱起手臂沉思着。要是在刑侦电视剧里，这种时候对方肯定会说：“啊，这么说来——”然后给出重要线索。片山紧张

地屏息等着，关谷凝神想了一会儿，说：“我还是什么都想不出来。”

片山来到大路上，打了个哈欠。又累又困，已经是深夜了！

片山忍不住想道，真是个不可思议的村子。受到所有村民爱戴的长者被人用那样残忍的方式杀害，留下年迈的妻子孤身一人，村民们居然没有一个去吊唁。

整个村子好像屏住了呼吸，寂静无声。

唉，杀人惨案在这小小的村子里接连发生了三起，也难怪村民们都战战兢兢地闭门锁户。

片山又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无意中一回头，顿时瞪大了双眼。

猫——白猫——正坐在路中央，直勾勾地盯着片山。

片山心想，那不是琴。不，只是只白猫，不是原来那只，却让人莫名其妙地觉得以前似乎在哪里见过。

白猫或许是察觉到片山想要靠近它，嗖地跑掉了。

“喂！别走！”片山喊着想要追上去，突然听到一声尖叫：“啊！”

那是……晴美！

片山赶紧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过去。

晴美和福尔摩斯正被几个男子围着。

片山边跑边吼了一声：

“喂！你们干什么呢？”

男人们吓了一跳，站住不动了。好像是村里的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棍子和菜刀。

“你们干什么？”片山为了妹妹，要多勇敢有多勇敢，挡在晴美前面。

“你又干什么？”一个男人走上前，问道。

“我是警察。”片山亮出警官证。男人们互相使了个眼色。

“这个女的，还有这只猫呢？”

“这.....是特派调查员！”片山胡乱编造。

“猫呢？”

“警猫！”

男人吃惊地瞪大了眼：“警猫？我只听说过警犬.....”

“最近也开始用猫。”片山胡乱解释，男人们居然相信了。

“大家都是听到猫叫声而来的.....”

“是啊，我们认为肯定很可疑.....”

“无论如何，杀人案接二连三地发生.....”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

“等等！”片山打断了他们，“你们这些人太奇怪了！就算再怎么觉得不对劲，也不至于听到猫叫声就闹成这样！”片山逐一扫视他们，“居然还带着棍子和刀，不管怎么看，事情都没那么简单.....你们到底为什么这么胆战心惊，能解释一下吗？”

男人们突然都慌乱起来，叽咕着：“没.....也没什么.....是吧？”

“听着，石泽常代被杀以前，猫公馆里有二十多只猫，平时一定都在村里晃悠，你们应该对猫的影子和叫声很熟悉，为什么现在一听到猫叫就害怕成这样？肯定有某种理由！谁能出来解释一下？”

男人们默不作声地伫立着。这时，只听有人喊道：“片山警官！”原

来是石津跑过来。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该我问你才是！大老远听到一声尖叫.....我就跑来了。晴美没事吧？”

“发生了一点误会。”晴美镇定地回答。

石津转向那群男人：“这些人想要袭击你，对吧？”他挽起袖子，“我马上就把你们揍成鱼干。”

说着，石津上前一步。他人高马大，怒目圆睁的样子给人的压迫感堪比电影里的金刚。人们惊慌失措，一个个喊着“快跑”，四下逃窜了。

“真是些没出息的家伙！”石津不屑地哼了一声，“片山警官，没事了。”

“我还有话问他们.....你这个笨蛋！”

片山恨恨地瞪着石津道。

4

“真不顺利。”

第二天，栗原警视听了根本和片山的汇报之后感叹道。

“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小村庄里，居然连续发生三起杀人案，真离奇！”

“前两起已经结案了。”根本警官疑惑地说。

“片山可不这么觉得，”栗原警视看了片山一眼，“是吧？”

“呃.....呵呵.....”片山支支吾吾地回答。

“我也这么认为。”栗原警视说，“因此，之前的两起案子必须重新

审视。这次的命案看起来好像跟前两起毫不相干，不过若说是偶发案件总令人觉得十分蹊跷。先假定这次案件是前两次案件造成的，朝着这个方向追查吧。”

“我明白了！”根本警官点头，“那么眼下……”

话刚说到一半，栗原警视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等会儿再说。喂，我是栗原。谁？唔，这样啊，好，把他带到接待室去！”

栗原警视放下电话，对根本和片山说：“下坂来了。”

“下坂是谁？”

“房产商，就是想把那个村里的地全都买下来的家伙。你们一起过来吧，这下有好戏看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子板着脸坐在接待室里，乍一看还以为是开杂货店的老头子。

“这位是下坂先生。”栗原警视介绍道。“您有什么事？”

下坂一看来了三个警察，显得有些畏怯，干咳了一声开口道：

“嗯……我想早点把石泽常代所有的土地买过来。”

“原来如此。”

“可常代女士不幸被害。当然，她的儿子石泽常夫先生是有继承权的，可连他也被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很想知道，一直在努力查明真相。”

“听说昨天又发生了杀人案。这样一来地价就要回落了，希望警方能够尽快抓住凶手。”

“警方也一直在努力。”栗原警视轻描淡写地应付着，“不过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着急抓到凶手？你直接去跟土地所有权的继承人打交道

不就行了？”

“这可不行。”下坂苦着脸说，“土地现在由石泽夫人和另一个人共同所有。”

“是谁？”栗原警视眼中精光一闪。

“石泽老夫人的侄女，叫刈谷立子女士。”

片山惊讶地张大了嘴，立子也是那片土地的……

“刈谷立子女士说，我们若要跟她谈土地转让，必须等这个案子结案，否则她绝不交出土地！”

“也就是说，抓不到凶手就不跟你们谈？为什么？”

“说是为了一名叫片山的警官。”

片山惊得又闭上了嘴。

“不知那位片山警官是她的恋人还是未婚夫，总之要等片山警官解决了案子以后再谈土地买卖。在此之前，她不会再接我的电话……情况就是这样。”

在栗原警视凌厉目光的注视下，片山不由得缩了缩脑袋。

“知道了。我会转告那位片山警官，让他竭尽全力侦破案件。”

“那就拜托您了。那片土地现在的商机正是大好，一旦错失良机，地价就会贬值。”下坂站起身，“怎么样，各位考虑一下吧。等将来那边建起住宅区，你们要不要来买一栋？”

到底是老狐狸，离开之前也不忘推销一回。

“片山！”栗原警视用冰冷的眼神盯着躲得远远的片山，“你这家伙，什么时候跟地主家的姑娘混在一起的？”

“没……没有的事。”片山慌慌张张地回答，“我和她……我们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真的！”

“难怪之前打算结束警察生涯了。”根本警官嘲笑道。

“对了，你还递过辞职申请呢。”栗原警视突然想起来，一拍大腿，“那东西让我放哪儿去了？”

“课长……”片山无语了，“我跟您请示过好几次，难不成您还……”

“呀，大概没丢掉吧。算了，等年终大扫除的时候再找吧，我肯定会给你找出来。”

片山无言以对。接待室的电话响了，坐在旁边的根本拿起听筒。

“喂，您好。嗯，在。”根本说着把话筒递给片山，“找你的。”又对接过电话的片山挤了挤眼睛，“是刈谷立子小姐。”

怎么打到这儿来？这时机真是令人尴尬，可又没办法不接，片山只好对着话筒说道：“我是片山。”

“啊，是我，立子。昨天又工作到很晚吗？”

“啊？嗯……还好吧。”

“今天你会来这边吗？”

“你还在猫公馆那儿？”

“嗯，是呀。”

“嗯，搜查的时候应该会去村子那里……”

“那太好啦，你一定要过来啊。”

“这得看工作情况……”

“那就想想办法嘛。”立子自顾自地说，“先这样啦，我等你。”说着挂断了电话。

“喂，片山，这个刈谷立子住在那个公馆里？”

“是的。”

片山解释了一下来龙去脉，栗原警视点点头：“那太好了，你去那边建立搜查本部吧。”

“可是，课长……”

“这样不好吗？”根本警官调侃道，“又不耽误工作，又能待在你未婚妻身边，简直是一举两得呀。”

片山只好投降，叹了口气：“好的，我知道了。”

明明不受女性欢迎，却有桃花劫频频从天而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到办公室，验尸官南田正在栗原警视的座位上百无聊赖地等着。

“呀，去接待室睡午觉了？”

“你还是老样子，嘴上不留情。”栗原警视苦笑着，“查到什么线索？”

“特大发现。”

“哦？”

“就是昨天被杀的那个男子。”

“怎么了？”

“今早醒过来回家了。”

栗原警视阴沉着脸瞪着南田。南田窃笑：“我也会开玩笑啊。”

“这玩笑真够低级。你看，片山吓得脸都白了。”

“谁让这次的案子跟怪谈故事似的。”

“死因是什么？”

“喉咙上的伤口。”

“凶器呢？”

“没查出来。看样子像是锐利的牙齿或爪子撕裂的伤口，不过也可能只是看起来如此。”

“不可能是老虎狮子干的吧？”

“会出现的只有猫。”

“什么？”

“被害人的右手上沾有东西，虽然只有一点点。说起来，这还是三色猫告诉我的。”

“是什么？”

“木天蓼。”

“唉，真棘手。”

驶向开发区的车上，栗原警视听了片山的话，十分不悦地发着牢骚。

“什么棘手？”根本警官问。

“村民害怕猫，被害人手里又抓过木天蓼，加上致死的伤口像是被动物咬的.....这种事情若被媒体盯上，肯定会被大肆渲染成猫妖作祟。”

“片山，昨晚那些围攻你妹妹的家伙，你还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吗？”

“当然记得。”

“是吗？真难得啊。”

片山故意咳嗽了一下，补充道：“我妹妹也在场嘛.....”

片山内心十分矛盾，他还瞒着栗原警视一件事，就是上野绢子跑出过医院的事。

似乎不是非说不可。绢子从窗户里逃出来，像猫一样四肢着地到处爬，这种事即使说了也没人相信，反而会被嘲笑，何况她还像被猫附身一样地尖叫……

肯定是自己神经过敏，没必要对栗原警视说。

晴美和石津应该又去探望绢子了，不知道情况如何……

“绢子！”

晴美招呼了一声。绢子正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如梦初醒似的答应了一声：

“啊，晴美。石津警官也来了。”

“又来叨扰了。”石津勉强做出一个微笑的表情，把手里的花递了上去。

“啊……多谢石津警官。”

“哪里，是晴美买的呢。”

晴美狠狠地踩了一下石津的脚。

“疼死了……”

“怎么了？”

“没什么。这儿有花瓶吗？”

“嗯，那边好像有以前住的人留下的……”绢子指了指小橱柜上的一只旧花瓶。

“那就赶紧把花插起来吧。”晴美取下花瓶，“花瓶好脏啊，我去洗干净。”

“晴美……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别客气。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嗯，不过我都不知道出院以后该做什么。”绢子无助地说。

“别太心急，可以慢慢想。”

“是呀。”石津也鼓励她说，“反正我们也离得不远。”

晴美责问道：“你说的‘我们’是指谁们？”

“哎？啊，不是，我是说我和片山警官，不都在东京嘛。”

“还真是离得不远。”

绢子微微一笑。

“是啊，从片山警官家坐直升机，立刻就到了。”

“胡说八道。”晴美笑道。

“明明一直躺着，可是，好奇怪啊，手脚都好疼，好像剧烈运动过似的。”

绢子随意说着，晴美和石津一听，悄悄交换了一下眼色。

“一直躺着，身体也会疲惫。”晴美说。

绢子皱着眉说：“是吗？可是手和膝盖都好像擦破了似的，很疼，也不知道怎么了……”

“那当然，从窗户爬进爬出的话……”晴美掐了石津一把，才让他住了嘴。

“昨晚睡得好吗？”晴美问。

“嗯……我做梦了。”

“做梦？什么样的梦？”

“在小区里游荡的梦。”

“渐渐恢复了，所以想着回家了。”

“可是……不知怎么，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我梦到一只红色的猫跑出来……眼睛闪着绿光。”

“还是彩色的梦，真不错。”石津不合时宜地插科打诨，“我大概因为从小看黑白电视，连做梦都是黑白的。”

“你不会是没交有线电视费吧！”晴美嘲笑他，随即话锋一转，“好了，我先去把花插好。石津警官，能帮我把花瓶拿出来吗？”

“好的。”

“绢子，我们马上回来。”

二人出了病房。

“我说石津警官，当我问她话的时候，你能不能别老转移话题？”

“抱歉……”

“可以肯定的是，绢子好像一点都不记得昨晚的事。”

“好像是。啊，前面就是盥洗室。”

“好像梦游症。”

“梦游症不是恍恍惚惚地走路吗？从二楼窗户跳下去……”

“可能也有这样的病例。得好好查查。”晴美把花放到水龙头下冲，“花瓶就放在这里吧，我一会儿洗。”

“好的。”石津正要放下花瓶，突然手一滑。“啊！”两个人同时叫起来，但也挽回不了自由落体的花瓶。花瓶在重力作用下垂直砸到地面上，随着咚的一声重响，摔得粉碎。

“啊啊……”

“对不起，一不小心手滑了……”石津垂着头，十分沮丧。

“没办法，出去买一个吧，先把碎片收拾一下。”

“我来收拾吧！”

“你去跟护士说一声，借笤帚和簸箕过来。”

“知道了。”

石津急忙走出去。晴美蹲下身，正要把大块的碎片捡起来，突然停下手。

花瓶里没有水。因为摔碎的开口太大，只见圆圆的剑山^[6]针面朝下地掉落出来。

“不会是……”

晴美不由得嘟囔着，轻轻伸手把剑山翻了过来，仍旧让针面朝上。

“继续昨晚没说完的话吧。”

片山把一个叫山本的男人叫过来，那人正是昨天拿刀棍围堵晴美和福尔摩斯那群家伙中的一个。

“我无话可说……”

“你最好别让我太费事。”片山威吓他道。虽说没什么压迫感，但好歹让对方知道他到底是警察，似乎起了点作用。

“唔……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山本极不情愿地开了口，“猫公馆的老太婆活着的时候，猫的确不稀罕。”

“村民都很讨厌猫？”

“不是。她家的猫娇生惯养，不会去偷谁家的鱼，虽然不招人喜

欢，但从没惹过麻烦。”

“然后呢？”

“可是有一天，来了个房地产商说要买我们的地……”

“就是那个叫下坂的？”

“嗯，就是下坂先生，真是个又大方又通情达理的人。”

生意人都是那副样子，那个下坂其实不像什么好人。

“他要买我们的地，还优先让我们挑选店铺和住房，这样求之不得的好事……”

“石泽常代老夫人偏偏拒绝了，是吧？”

“是啊，理由居然是那样的话猫就没有地方住，大家都很气愤。”

“原来如此。所以你们就开始嫌弃那些猫？”

“不，没那回事。不过……再见着那些猫总会觉得不愉快，你说是吧？只要没了它们……嗯，这么想也没什么不对吧？”

片山苦笑：“你们的想法太单纯了吧？继续说下去。”

“孩子们可能是听了大人私下的议论而去欺负那些猫。有时候会看见他们朝猫扔石头，或者赶它们跑。要在以前，肯定顾忌猫是地主家的，大人就会去制止，不过现在事情变成这样，大人就装没看见，放任不管。”

“这样一来，常代老夫人就越发坚持不肯卖地了，对吧？”

“就是这么回事。”山本点头道，“老夫人生起气来，说坚决不卖地，也放话说出来，不会再见房地产商……”

“然后呢？”

“然后就被杀掉了……唉，我们的心情也很复杂。虽然老妇人在

卖地的事上有些顽固，可她不是坏人，地租交得晚了，也不苛责，脾气很好，可以通融……这样一个人死掉了，我们都觉得伤心……”

“我了解。”片山点头。

山本安心地继续说道：“她的儿子本来也说要快点把地卖掉，我们以为等他办完老夫人的丧事就会跟房地产的人去谈条件，可谁知……”

说到这里，山本顿了顿，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

“唉……老夫人没了，猫也死了一半，剩下的不知是不是成了野猫，反正从葬礼后的第三天晚上开始，村里到处能听见猫叫。”

“这也没什么奇怪，不就是逃走的猫又回来了吗？”

“一开始大家也这样想。要真饿死了也怪可怜，就在自家院子里给它们留点吃的。奇怪的是，直到天明，那些东西也一口没动。到了晚上，又听见喵——喵——的叫声。”

“它们警惕性高，因为以前被你们虐待过。”

“大半夜出来吃点东西总不要紧吧？而且一到白天就不见踪影，也听不见叫声，奇怪吧？如果真在这附近，应该能看到一两只啊。”

“倒也是。”

“一到晚上，就开始出来叫……越来越让人胆战心惊。可能是心理作用，那叫声听上去不止肚子饿那么简单，还有种莫名的怨恨……”

一个大男人竟然说出这种话，一副畏怯的样子。

“所以你们对猫叫声神经过敏了，是吧？”

“是的。常夫先生被杀，还有堀口老爷子……”

说着，山本试探性地看向片山：“听说堀口的伤口像是被猫咬的，真的吗？”

“谁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说是猫公馆的猫作祟……”

“在这个时代？”

“似乎很愚蠢……不过还是很害怕。”

“堀口的伤到底是什么造成，还没查清楚，不过从没听说猫袭击人致死之类的。”说着，片山突然灵机一动，接着问，“堀口有没有格外招猫怨恨的理由？”

山本慌慌张张地垂下眼睑不敢看他。

果然有隐情，要不就是在撒谎，看来山本并不擅长骗人。

“你还是实话实说的好。”

“是……”山本一副豁出去了的样子回答，“堀口是被选出来的人。”

“选出来做什么？”

“去说服石泽老夫人。”

“原来如此。就是说服她把地卖掉，对吧？”

“是的，大家聚集起来商量了一下到底让谁去说服老夫人。年轻人跟老夫人不熟，还是选村里的老面孔比较好，这样议论着……”

“也就是说，除了堀口还有别人？”

“嗯，加上堀口总共选出十个人，他们去跟老夫人说了几次……”

“都没用，对吧？”

“嗯。”

“堀口是总代表吗？”

“也不是特意选出的。堀口老爷子总是有领导者的魅力……自然而然就那样了。”

“原来是这样，所以成了猫怨恨的对象了，是吗？”

“算是吧。您肯定觉得这太荒唐，不过确实搞得人心惶惶。”

“我知道。除了堀口，其他九个人是谁？”

片山把山本说的名字仔细记在警察手册上。

“今天我就先告辞了。”片山正要离开山本家，又回头嘱咐了一句，“请跟其他人也转达一下，以后再见到猫，别再拿刀棍对付它们。”

得回猫公馆去，石泽牧子已经得知要在猫公馆设立临时搜查本部的事。

“啊，片山君，你来得正好！”片山正在玄关换鞋子，刈谷立子走了出来，“晴美正好打电话过来。”

“多谢了。”片山赶紧跑进去接起电话，“啊，晴美吗？”

“哥哥，你那边情况怎样？”

“调查刚刚开始。上野绢子怎么样？”

“呃……挺精神。”

“昨晚的事呢？”

“好像什么都不记得。”

“这样啊。其实这件事我一直没跟课长说。”

“哦。不过，跟案子似乎也没什么联系吧。”

“但愿如此。我这边还没有凶手的线索。你没上班？”

“现在就去，不能请假。正好石津警官开车送我去，福尔摩斯也一

起。”

“好的。今晚我可能又要晚回家。”

“嗯，我知道啦。”

挂了电话，片山微微歪了歪头。晴美的语气听着有点不对，感觉有点笨拙，好像胸口被什么东西堵着……

“片山君。”立子走过来，“还没吃午饭吧？”

“是啊。让你这么一说，真有点饿了。”

“来厨房吧，早就给你准备好午饭了。”

“多谢。课长他们呢？都吃完了吗？”

“已经送荞麦面给他们了。”

“荞麦面？”

“是呀。配蔬菜有点浪费，就只送了白面条和蘸料。稍后会把账单送到警视厅去。”

立子一本正经地说。

5

“你的意思是，痛恨堀口的是那些猫？”

听完片山的汇报，栗原警视总结道。

“似乎是这样。”

“太荒唐了！难道要我们逮捕猫？”

“手铐会从猫爪上掉下来的。”根本警官笑着说。

“这案子肯定和猫脱不了干系。”片山说，“因为被害人手上沾有木天蓼。”

“这倒有点意思。”栗原警视也点点头，“如果杀害石泽常代的不是上野，杀害石泽常夫的也不是林田的话.....”

“怎么可能！”根本警官摇头，“上野确实畏罪自杀了呀！”

“说不定也是被杀。”栗原警视断言道。他很少对已经结案的案件如此评论，片山和根本都吃了一惊。

“也就是说有三个人.....不，是四个人被杀了？”根本问。

“你们仔细想想，石泽常代也好，石泽常夫也好，都是因为完全不同的动机而被害，可所谓的凶手都像认罪似的，一个自杀，一个在逃。你们不觉得太过巧合吗？”

哎呀！这不是我跟课长说的话吗？那时候他还一副不当回事的样子，简直太狡猾了！片山心想。

“原来是这样！这么说.....”根本警官满心感佩地说。同样的见解，由不同的人说出，被认可的程度居然相差如此之大，真是不可思议！

“喂，片山！”栗原警视瞥了片山一眼，“被害人鞋底上的玉砂利，查出来自哪里了吗？”

“还没有。”

“抓紧时间，应该就在附近。”

“明白了。”

课长这个人，把别人的见解当成自己的看法，太过分了。片山暗自咕哝着出了门。

出门时正好看到石津进来，他朝片山挥挥手。

“太巧了！片山警官，福尔摩斯就拜托你了。”

石津指指身后。福尔摩斯迈着步子慢悠悠跟过来。

“晴美呢？”

“去上班了。她说乘电车比较快，我把她送到了车站。”

“哦。对了，石津，你觉得这一带哪里会有玉砂利？”

“啊，是昨晚的命案……”

“神社啊，公园什么的。”

“这附近好像都没有。”

“死者是老人，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也是。”石津抱着胳膊沉思起来。这时，只见福尔摩斯轻盈地迈进门来。

“福尔摩斯！别随随便便进来，至少要打个招呼。”

片山不知所谓地说着。福尔摩斯衔了一只女式凉鞋过来。

“喂，你又不是狗，不能咬这种东西！”

片山一边训斥着福尔摩斯，一边蹲下来把凉鞋拿在手里。他发现鞋后跟处夹着跟之前所见一模一样的玉砂利。

“那是我的凉鞋。”石津牧子不解地回答道。

“鞋底的花纹里夹着玉砂利。这附近应该没有，您知道是在哪里带上的吗？”

“啊，是在神社吧。”

“神社？”

“嗯，就在这附近。”

片山狠狠瞪了石津一眼。石津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这个，我不知道这附近有神社。”

“卫星城这边，您肯定不够了解。”牧子点头道，“沿着树林里的小路往前走，神社就在高处，前边还铺着石阶，一看就知道了。”

“村里的人经常去吗？”

“基本上都不怎么去了。神社很小，也没什么人。”

“请问，您去那边做什么呢？”

“丈夫去世后，当我想一个人静静时，就会过去。不过，去了也很快就回来。那个神社有什么问题？”

“哦，没什么。”

片山拉着石津来到外面：“去那个神社看看。”

“没问题，不过……”

“怎么？”

“我是目黑分局的呀。”

“哦？你不是已经取得特别调查许可了吗？”

与其说是林中小路，不如说是人踩出来的，蜿蜒曲折，十分狭窄。像片山这种没有方向感的人，连现在朝哪个方向走都搞不清楚了。

好在不算太远，走了大约五分钟，就来到杂草蔓延的石阶下，那石阶有三十级左右。

“这种地方竟然有神社。”石津惊讶道。

“走，上去看看吧。”

“要是电梯就好了。”

二人开始爬台阶。福尔摩斯轻快地跳着越过他们两个。

“猫到底是身子轻。”

听片山这么感叹，石津又扯开了：

“我身子也轻，因为还单着！”

神社早就彻底荒废。鸟居^[7]上的漆已完全剥落，看着就像两根木头柱子。倘若没有玉砂利铺路，根本不像神社，更像临时搭建的简易小屋。

“我们要查什么？”

“知道的话就不用麻烦了。”这是片山的口头禅，“只能靠福尔摩斯的鼻子了。”

福尔摩斯在神殿周围嗅来嗅去，突然钻进地板下^[8]不见了。没过一会儿，它叼着一个红色棒状物品钻了出来。

“什么东西？”片山跑上前，捡起福尔摩斯扔到地上的东西。

“是刷子吧，刷油漆用的。”

“嗯。是刷红漆用的吧，已经风干结块了。”片山突然想起来，“红猫！那个.....是用红漆刷出来的！”

“不是猫妖？”

“肯定是有人故意把猫涂成红色。不过，目的何在呢？”

片山冥思苦想着。福尔摩斯叫了一声，看向神社的地板下。

“难道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喂，石津！”

片山回过头，石津慌慌张张地摇头：“我不去！”

“怎么了？”

“这套西服的分期付款还没还完……”

“说什么呢？快过来！”

“可是……我个头太大，恐怕进不去。片山警官比较苗条。”

“别想忽悠我。这么大的空间，足够你进去。”

两人互相推诿了一会儿，福尔摩斯不耐烦地打了个哈欠，威吓似的叫了一声，仿佛在说：“你们别互相推脱，抓紧时间！”

“好吧，这就进去……”石津不情愿地说，又加了一句，“要是西服被弄脏，就让局里报销。”

说完便爬进神殿底下。

过了五分钟，石津出来了，头上满是灰尘和蛛网，一片花白，宛如从龙宫回来的浦岛太郎^[9]。

“你没事吧？”

“还好……咳咳！”石津直咳嗽，“要是因此以后被晴美嫌弃，我会怀恨在心的。”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在下面只找到这个。”

那是个大金属碗，里边残留着鱼骨和一些剩饭。

“还没腐烂。”片山闻了闻说。

“片山警官要不要尝尝？”石津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灰尘一边说。

“我吃过午饭了。这肯定是给猫吃的，看这分量，不止给一两只猫。”

“猫公馆逃出来的猫都在这里？”

“大概是。”

石津脸色煞白，担心地看看四周：“它们在.....在哪儿？”

“应该还没下班吧。”片山一本正经地回答，“不过晚上肯定会回来吃东西。”

“原来如此。”

“那我们在这里盯着吧。”

“盯着猫？”

“你怎么这么笨！当然是等着看谁来放这些食物！”

“啊，原来是这样。”石津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不把这个碗放回去，一定会引起怀疑。”

“说的也是啊。”

石津垂头丧气地说着，一脸无奈。

“那我先回去了。”

晴美乘电梯从“新都心教养中心”所在的四十八楼下到一楼。

刚刚结束工作，她走出公司时已经快六点了。还是在外边吃了晚饭再回去吧。

哥哥刚才打电话来说，今晚有监视任务，不回家了。福尔摩斯跟他在一起。晴美没有了负担，慢慢悠悠地走进经常和朋友来的意大利餐馆。

若在平时，晴美肯定会迅速扫光面前的餐盘，直到盘子干净透亮，有时或许会觉得不够饱，再要一些甜点。可今晚她根本没有食欲。事实

上，她的心情十分沉重。

原因就在晴美的包里。那是她用手绢包起来的、从绢子病房里偷偷拿回来的剑山。尖尖的针上沾着一些黑色的东西，晴美认定那是血，而且是相当多的血。

堀口老人喉咙上的伤口，别人都说像是被动物咬的，其实说不定是用剑山弄出来的。或者是凶手先用刀杀人，然后用剑山把伤口伪装成那样.....

沾了血的剑山放在上野绢子病房的花瓶里，这又意味着什么？凶手是绢子吗？

如果真是绢子杀了人，当晴美把花瓶拿走的时候，她能那么平静地冷眼旁观吗？绢子知道他们把花瓶摔碎了，却丝毫没有流露出惊慌之色.....

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把剑山放进花瓶的不是绢子；第二种，是绢子放的，可她完全不记得.....

到底会是哪一种？

晴美口中吃着平常爱吃的意大利面，却味同嚼蜡，连一向最喜欢的干酪粉都忘了撒。

晴美自问，为什么要跟哥哥隐瞒剑山这件事？在那一瞬间，完全出于莫名的冲动，她避开了石津的视线，用手绢包起了那个剑山。之后本来想打电话跟哥哥说，可不知为什么，到最后也没说出口。

或许是出于对绢子的同情吧，因为她最近接连失去了父亲和恋人，晴美体会过挚爱的男人自杀后的悲伤.....

可晴美也知道，一直这样瞒下去肯定不行，必须查明真相。

晴美看看表，放下吃了一半的意大利面，站起身来。现在开始调查或许还来得及。

先后坐电车和出租车，折腾了一番，晴美到达医院的时候，还不到八点。

晴美不想再遇见那个烦人的护士，便在医院附近下了车，快步向前走着。

像昨天一样，她绕到大楼侧边，来到绢子病房下面。窗户紧闭着。

今晚会发生什么？她会再次出来吗？晴美把自己藏在篱笆墙的阴影里，那是能看到绢子病房窗户的好位置。

八点半。九点。时间安然无事地悄悄滑过了。

“不会白等一场吧。”

晴美喃喃自语着。可也不能一直这样等到天亮……好吧，那就再等一个小时，倘若平安无事，就回去。晴美下定了决心。能耐下心来等待这一点，大概是遗传了父亲的基因。虽说比起晴美，这种基因遗传给哥哥或许更好。

连十五分钟都没到，就有了情况。只听咔嗒一声响，晴美一抬眼，看到绢子病房的窗户正好打开。

晴美紧张地低下头屏住呼吸。事实上她离那窗户挺远，不用担心会被发现，可她的心还是不听地剧烈跳动着。

绢子从窗口露出脸来。只见她迅速左右观察了一下，就穿着睡衣跨过窗框，跳到一楼的窗沿上，接着便以晴美从未见过的矫捷姿态，轻快地跳到了地面上。一系列动作完成得轻松自如——简直就像猫一样。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梦游症患者。晴美更加紧张了。

绢子偷偷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终于迈出了脚步……今晚她穿了拖鞋。

晴美隔着绝对安全的距离，在她身后悄悄跟踪着。

“好了，走吧。”片山催促着石津。

“嗯？去哪儿？”

“你觉得呢？当然是去神社。”

“啊，我也要去？”

“当然了。已经跟课长打过招呼，不用担心。”

“不，我不是担心这个……”

“那你担心什么？”

“不是会有很多猫在那儿吗？”

“可能吧。不过这是任务，你要打退堂鼓？”

“好吧。”石津重重叹了口气，嘟囔着，“去之前要是能再见到晴美一眼，我死也愿意去。”

刈谷立子做好了晚饭。片山和石津两个人，当然还有福尔摩斯，吃饱之后又休息了一会儿。福尔摩斯舒舒服服地睡得正香。

“喂，福尔摩斯！走了啊！”

片山伸指头戳戳它，福尔摩斯不耐烦地咕噜了几声，想咬他。

“你别睡糊涂了，是我啊！咱们要开工了。”

片山急忙收回手指。福尔摩斯打了个哈欠，一脸无奈的样子坐起来，伸了伸前爪。

立子走过来问：“片山君，要喝咖啡吗？”

“啊，不用。已经很晚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啊呀，这就要出门？”立子有点不高兴。

“这个，工作嘛。”

“那你等会儿啊。”立子说着不知去了哪儿，又马上又拎着一个大纸袋出来，“你带上这个。”

“这是什么？”

“夜宵啊。”

“夜宵？”

“熬夜肯定会饿的。你看，这个壶里是味噌汤，这个是三层便当，上面两层是菜，下边是米饭。这个盒子里是水果，这一壶是茶。”

“呃……”

“那么，一切小心啦。”

“多谢……”

出门的时候，立子向他挥着手：“一路慢走！”

石津边走边说：“我说片山警官啊……”

“嗯？”

“咱们好像是去登山呢。”

“可不。喂，换你来拎，太沉了，我拎不动。”

“好吧。不过，作为回报，每样都分我一半吧。”

“监视的时候怎么能光顾着吃！”

“无视人家的好意更不好。”

“晚饭吃得够多了。”

“是吗？正好我吃。”

“吃多了容易犯困，监视的时候还是稍微饿着点好，知道吗？”

“原来如此。”石津点头道，“不用担心，再过一个小时，肚子就饿啦。”

片山恨恨地瞪着石津。

太安静了。片山手中电筒的光穿过林中的黑暗，两人的脚步声——福尔摩斯走路时基本是没有声音的——回响在寂静的树林里。

“啊，到了。”

片山用手电筒照着石阶，石津啊的一声跳了起来，原来石阶上有只猫在趴着睡觉。被光一照，那猫不很耐烦地抬起头，迅速消失在黑暗中。

“啊，吓我一跳！”

“振作点吧！你这么大喊大叫的，无论是谁来都会被你吓跑。”

“对不起。”

“好了，快点上去吧。”

神社里并没有猫的影子，也许是听到脚步声后跑掉了也说不定。

“我们就藏在那边的草丛里吧。”

“那儿不会有猫吧？”

“我怎么知道。福尔摩斯，你说呢？”

福尔摩斯难得没露出嫌弃的表情，钻到草丛里哗啦哗啦一顿找，随后露出脸来，喵地叫了一声，似乎在说：“不要紧。”

“好，那就没问题了。赶紧进去吧。”

“感觉好像泡澡啊。”

两人分开草丛藏了进去。

“你说，会有什么东西出来呢？”

“只要不是猫，什么都行。”石津问，“现在几点了？”

“喂，你没戴表啊？”

“戴是戴着，但表坏了……”

“坏了就赶紧去修嘛。现在九点多一点。”

没有风，四周鸦雀无声，似乎连声咳嗽都能响彻云霄。

正在此时，上野绢子从医院病房的窗户偷偷溜了出来。

第四章 美人猫

1

晴美虽然不是马拉松选手，可耐力很强，论运动细胞，在同龄人中绝不算差。即便如此，要想不跟丢上野绢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时值半夜，在漆黑的树林和草丛间的小路上跟踪，更是难上加难。而绢子行进步伐之迅捷实在令人目瞪口呆，晴美跟踪得非常辛苦。

绢子的身手如此敏捷，只能用“令人意外”来形容。她利落的样子和平时谨慎的形象实在相差太大。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

晴美喃喃道，脚下毫不松懈，紧追不舍。

绢子到底要去哪儿，晴美对此没有一点头绪。总之她们现在远离卫星城，身处一片还未开发的杂树林，小路蜿蜒曲折，弄不清究竟在朝哪个方向走。虽然她不像哥哥那样没有方向感，可还是被绕晕了。

晴美只能凭借树枝间透进来的月光，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前面，一心跟在绢子后边快步走。突然，绢子的身影消失不见了。

晴美急忙在树丛间的小路上紧走了几步。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晴美停下了脚步，竖起耳朵仔细听了一会儿，可连最轻微的脚步声都听不到。

绢子到底去哪儿了？晴美环视着周围。

好不容易追到了这儿……尽管心有不甘，晴美也只能放弃了。或者，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看看？

虽然不知道脚下的路通向哪里，不过这儿又不是亚马孙丛林，总不至于真的迷路吧。晴美想着，继续迈开步子。

突然，她一脚踏空，还没来得及喊出声，就掉进了一个黑色的洞穴。

“片山警官？”石津低声道。

“怎么了？”片山正集中注意力，努力想在寂静的深夜里捕捉点线索，“你听到什么了？”

“没，什么都没有……”

“那你有什么事？”

“便当要凉了。”

片山瞪着石津：“我们又不是来赏花！”

“我知道……不过人家特地为我们做的，不吃多不好。”

“你听好了，这便当是为我做的，不是为你！我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

“哦。”石津还是不死心。

将近九点半。荒无人烟的神社里，仍旧不见一个人，哪怕是一只猫出现——当然，监视这种活儿可不能半小时或一小时就放弃。虽然片山不怎么适合刑警工作，却也还顽强地坚持着。

“会有什么东西出现吗？”石津问。

“正因为不知道，才来这里盯着啊。”

“说的也是。”

两人都沉默下来。起风了，树枝碰在一起，哗啦啦地响。

“哎，片山警官？”石津的声音有点颤抖。

“又怎么了？”

“要是妖……妖怪来了的话，我们怎么办啊？”

“不是妖怪出来的季节了，都已经到春天了。”

“可是……现在水果和蔬菜什么的都可以用温室栽培，一整年都可以上市啊。”

“有把妖怪跟蔬菜放在一起的吗？”片山这样说着，可说实话，他心里也没底。不过，身为警界前辈的尊严，使他竭力维护自己的形象。

“喵——”福尔摩斯叫了一声，像是在提醒他们，“嘘，安静！”

“福尔摩斯好像听到了什么！”片山压低声音说，借着草丛的阴影把身子伏得更低，同时屏住气息，竖起耳朵。

“是脚步声。”

“有人正在上台阶……”

“嗯。”

脚步声上了石阶，慢慢靠近。石津耳语般低声道：“有脚的话，就不是妖怪了。”

那脚步声听起来不是刻意要掩人耳目，嗒，嗒，嗒，光明正大地走上来，并不匆忙。那不疾不徐的样子，反而让人心中发毛。

月光恰好照在石阶上，显现出一个人影。

“啊……”石津不由得喃喃道，“那是谁呀？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

那是个年轻女孩，穿着简单的毛衣和牛仔裤。的确，片山也莫名觉得眼熟，可又想不起来。

“怎么办？”石津低声问。

“看看再说。”

“也对……是谁呢？不是晴美。”

“当然不是！”

那年轻女子抱着一个超大的塑料袋。她走到神社前，把袋子放到地上，从兜里掏出方巾围在头上，又戴上手套。

“要大扫除吗？”

对于石津的问话，片山沉默着摇摇头。好像在哪里见过，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只见那女子把塑料袋拿在手里，钻进地板下。

“是去给猫喂食吧。”

“看来是。有了这套装束，就算有灰尘也不怕了。”

“那个袋子里是……”

“肯定是剩饭之类的。”

“那还真不少。有这么多剩饭的地方，肯定是食堂之类的。”

“对了！”片山脑中灵光一闪，“想起来了！那女孩不就是在郊区餐馆我们向她打听猫的那个女招待吗？”

“啊，你这么一说……”

“想起来没？”

“没。”

没过多久，女子从地板下面爬出来，轻轻叹了口气，摘下方巾和手套，拍掉膝盖和肘部的灰尘，然后踩着玉砂利，向片山他们藏身之处相反方向的草丛走去，在一块大石头的阴影里蹲了下来。

“她在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

女子迅速站起身，警惕地四处看看，然后看了看表。接着，她微微耸了下肩，回到石阶处。这时，只见福尔摩斯从草丛中跳出来，想要阻断她的去路似的，正儿八经地摆好架势挡在路上。

“呀！”

事出突然，那女子吓得叫出声来，不过她马上松了口气。“我来给你们送吃的，不过今天地板下却没有放钱……”

片山站起身问：“是谁让你来的？”

女子又大叫一声，跳了起来。

片山和石津出示了警官证：“你是郊外那家餐馆的服务员吧。”

“是……是的。”女子还没从惊慌中平静下来，抚着胸口回答道。

“你是来给猫喂食的？”

“嗯……不行吗？”

“不是不行。你为什么把剩饭送到这里呢？”

“因为有人拜托我。”

“拜托你？是谁？”

“我也不知道。”

“你能从头解释吗？”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大概是一周以前，我上班直到晚上九点，从店里出来正准备回家时，就看到不知从哪里来的三只猫，饥肠辘辘地在餐馆门前徘徊着。”

“看上去像家猫吗？”

“嗯。如果是野猫，一见人就跑了，可它们柔声叫着靠近过来。我以前养过猫，很喜欢猫，所以没赶它们走。我从厨房拿了些剩饭给它们

吃，很快就吃光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有人往餐馆打了个电话。”

“谁打的？”

“不知道。不过对方指名道姓地叫我……对了，我叫笹村史子。”

“啊，原来是这样。”片山匆忙记了下来，连姓名都没问真失礼。

“指名叫你的人是——”

“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她说：‘谢谢你昨晚拿食物喂猫。’她说虽然可能会给我添麻烦，可别处还有很多没饭吃的猫，问我能不能每晚把剩饭放到神社地板下，让猫可以都来吃。”

“那你怎么回答的呢？”

“我本打算拒绝，可那女子又说：‘我会在那条玉砂利路旁的石头下放上报酬，每天晚上都会有。’一次给一万日元。”

“给猫喂食竟然值一万日元？”

“真不少。”石津听了叹了口气，“我都想替你干。”

“我答应了……虽然不太情愿，可一天一万日元，没有比这更赚钱的活儿了。而且，只要把剩饭带过来就行，又用不着花本钱……那个，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史子不安地抬头看着片山。

“啊，当然不是。”

餐馆的女招待是名副其实的体力劳动者，好不容易找到比在餐馆干活好赚钱的活儿，当然会高兴。话说回来，人家也没触犯法律。

“那么，那个打电话的女子始终没告诉你她的名字是吗？”

“嗯。只打了那一次电话，她在电话里详细地告诉我喂食的时间和

地点……”

“那么给你的钱也照付？”

“嗯——直到昨天为止，不过今晚没有。”

“只有今晚没放？”

“嗯，第一次失约呢。”

“会不会是时间还早，或者有其他原因呢？”

“不会的，今天比以往都晚……”

也就是说，奇怪的猫的“代理人”今晚没来放钱。或者是因为她注意到片山他们在盯梢，来了但又折返回去了？

“片……片……片山警官……”石津发出颤抖的声音。

“怎么了？”

“猫……猫……”

片山朝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原来有四五只猫以警戒的眼神看了看片山三人，随即便钻到神社地板下边。

“大概到集会的时间了。”片山说，“大部分猫都有在某个固定地点集聚的习惯，明明没有时钟，却能在同一个时间来到同一个地点。肯定是从很久以前开始，这里就是猫公馆的猫们的集合地。”

“你说猫公馆？就是那个……”笹村史子瞪大了眼睛，“那个发生过凶杀案的地方吗？听说很多猫集体被杀……”她的脸色越来越白，颤抖着说：“我再也不会来了！”

“别害怕，猫是不会杀人的。相比之下，人类倒是更可怕的动物。”片山微笑着说。

“我……我先告辞了。”笹村史子说着，跑向石阶那边。

“好像吓到她了啊。”

“我也被吓到了……”石津擦着额上的冷汗，“咱们撤吧？”

“不，打电话的那个女子很可能晚点还会送钱来。”

“会……会吗？”

“再等等看……”

石津简直要哭出来了。此时，又有两三只猫钻进了地板下面。

“开晚餐会啊！”

“可不是。”

“它们会吃些什么呢？”

“我怎么知道？”片山突然想起，“对了，我们也吃点东西吧？”

“啊，是啊！”石津的脸上总算有了点血色。

“可我不怎么吃得下。”

“不用担心，有我呢！”

“你倒是恢复得很快啊，真是个现实的家伙。”片山苦笑，“我们先回到刚才藏身的地方吧。”

说着，两人向草丛深处走去。突然，从草丛里跳出几只猫来。

“啊！”石津也跳起来，“这里居然也有！”

“喂……”片山迅速钻进草丛，“完了！”

立子做的便当被吃得所剩无几，味噌汤洒得到处都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景象。

“啊，你们回来啦？”立子站在玄关处打开门，“辛苦了。”

“多谢。”

片山和石津一进门就筋疲力尽地瘫坐下来，只有福尔摩斯精神抖擞地跑进了屋。

“已经过了十二点了。”

“警察这差事是二十四小时工作的。”

“有什么成果？”

“没有。课长他们走了？”

“根本警官留了下来，他已经睡了。反正屋子大，房间多。”

“哦，把你吵起来真抱歉。”

“我做的便当，吃了吗？”

一听这话，片山和石津互相使了个眼色——总不能回答说“猫吃得很开心”吧。

“嗯，味道很好，跟石津两个人吃的。对吧，石津？”

“嗯，真的很好吃！”像往常一样，石津总爱夸张地画蛇添足，“特别是那个猪排，简直太美味了！”

立子讶异地问：“我做了猪排？”

片山赶紧拍着他肩膀打岔道：“好了石津，你该回去了，今天辛苦了。”

“哦，应该的。片山警官呢？”

“嗯，你是开车过来的吧？”

“停在通向卫星城的大路边了。”

“那就送我到车站吧。”

“当然没问题。”

立子听了插嘴道：“片山君，你在这里睡吧。”

“这里？会不会不太好……”

“末班车都开走了，就算去车站也没用。”

“那我就打车——”

“那多贵啊，太浪费了！住在这里是免费的呢。”

“不过……晴美会担心……”

“又不是小孩子，打个电话说一声不就好了，是吧？”

“这……倒也是……”

“那么，石津警官，辛苦啦，路上小心。”

立子两三下把石津推出门去。“这一带好像有狐狸出没，当心别让它们迷住了。”立子一脸认真地嘱咐了两句，“那么，再见！”说着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好啦，现在终于只有我们两个人了！”立子开心地笑着，“洗澡水都准备好了，要现在洗吗？”

“多……多谢……”片山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带进走廊。

“这里是浴室。很大，老房子嘛。有没有觉得有点像温泉？”

“得赶紧给晴美打个电话。”

“用走廊的电话吧。”

“那就……”

“泡澡的时候要不要来点啤酒？”

“我不会喝酒……”

“啊，是吗？那么，冰牛奶？”

“我又不是福尔摩斯。”片山苦笑道。

他在走廊上打电话回家，没有人接。

“奇怪了……”

“没人接吗？”

“这么晚应该不会……”

“虽说是妹妹可是正当妙龄，肯定是在朋友家住下了。”

说来也是，晴美偶尔会在片山值夜班的时候去女友家住。不过碰到这种情况肯定会给他打个电话——因为父亲在世时家教太严了。

“没事的，别担心，过会儿再打好了。”

“只能这样了……不过，我在这里住，真的没关系吗？”

“那当然。”立子向他抛了个媚眼，伸出胳膊抱住片山，“保证你睡得香香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片山一边听着自己剧烈的心跳声，一边想道。

2

肘关节的剧痛使晴美恢复了意识，睁开眼睛。

虽然不可思议，可晴美马上想起自己是掉进洞里昏过去的。可是为什么看不见东西？

对了，大半夜掉进洞里，看不见东西才是正常的吧。想到这里，晴

美松了口气，安下心来。刚刚掉下来的时候，嘴里好像进了泥土，晴美用袖子擦擦舌头，把舌头上的土擦掉。

——已经有过好几次死里逃生的经验，因此晴美在这种时候能够保持冷静。

先查看一下伤势如何。晴美提心吊胆地试着活动，还好，似乎没什么严重的伤口，也没伤着骨头。手、手肘，还有膝盖处有擦伤，这也没办法。额头上似乎磕破了，阵阵作痛。

“没毁容吧？”

晴美喃喃自嘲着。她用这种开玩笑的方式给自己打气。

第一项检查完毕，都是小伤不要紧。接着就要想办法探出这洞到底有多深，可头顶太暗，根本看不清洞口在哪里。

自己到底昏迷了多久？晴美正要看表，却发现表上的玻璃罩已经碎掉，指针也不翼而飞。这样一来就没法知道时间了。

在医院等绢子出来时大概是九点，尾随着绢子来到这里后掉下来应该是九点半，或者更晚一点。在那之后……又过了多久呢？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

虽然不知道确切时间，但总归不会超过三个小时吧。晴美以她的直觉估计着。估计是十二点左右，那么，再等五个小时，外面天就亮啦。

在那之前，只能在这个洞里老老实实待着了。晴美无奈地耸耸肩——已经如此，手忙脚乱也没用。晴美给自己壮壮胆，弯下腰，坐下抱住膝盖。

可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洞呢？肯定不是自然生成的。虽然看不清楚，可晴美能感觉是个大洞，而且有用工具挖掘的痕迹，洞底松软又平坦，肯定是人工挖出来的。

到底是谁干的？为什么要在树林里挖这样的坑？如果说是设置陷阱，那就太奇怪了，需要用这么大陷阱的动物，这一带应该没有，除非是人……

这肯定不是以晴美为目标而设的陷阱，因为她是临时起意才跟踪绢子到这儿来，那么……

这时，黑暗中突然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晴美感觉到那气息，顿时吓呆了，一瞬间心跳都要停止，身体也僵住了。

等到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晴美凝神注视，隐隐约约看出地上伏着某个东西，又听到低低的呻吟，是个女人的声音。

“绢子！”晴美不假思索地叫出来。绢子突然消失，就是因为掉进了这坑里吧。

“绢子！我是晴美，你还好吗？”晴美试着跟她说话，可那人没有应答。

“绢子！”晴美伸出手，向声音的来处慢慢摸索，终于抓到了柔软的布料。晴美摸索着伏在地上的身体的轮廓，在那人脸旁蹲下身来。

只听那人急促地呼吸着。

“绢子！”晴美继续喊道，可还是没有应答。绢子发出痛苦的呻吟，似乎受了重伤。

“怎么办……”晴美仰头看着上面喃喃着，只见一片黑暗压顶。

“救命啊！有人吗？”虽然知道没什么用，晴美还是拼命尖叫起来，“有人吗？听得到吗？”

周围仍是一片死寂，耳边只有微弱的虫鸣。

晴美站起身，小心翼翼地伸出手，触到粗糙的洞壁，便扶着坑壁慢慢绕了一圈。根据周长，加上黑暗中隐约感觉到的洞底情形来推算，洞的直径至少有三米，可最重要的高度却无法测知。从掉落时的感觉来看，似乎很深；可从她并没有骨折这一点来看——可能是她运气好——似乎并没那么深。

若是自己一个人，还能耐心等到天亮，可加上受了伤的绢子，就不能干等了。虽然觉得挺傻气，晴美还是蹲下来鼓足劲头猛地向上跳，双手拼命向上抓去。结果当然只是抓了一手土。

沙土噼里啪啦地掉下来，终于停住。那沙土似乎特别松软，硬要往上爬的话，估计只能让洞壁塌陷。

晴美转过脸，重重叹了口气。她虽然很担心受伤的绢子，可这种情形下只能等到天亮了。晴美摸索回到正在痛苦呻吟着的绢子身边，坐了下来。

“如果这个时候石津警官能找过来救我，我就答应跟他结婚。”晴美喃喃道。

正在这时，只听沙沙的声响，沙土纷纷崩落下来，晴美缩起了身子。细土和石子落在脚边——伸手一摸，沙土比预想得多，居然堆成了一座小丘。

这种土质真是太容易崩塌了。晴美瞬间毛骨悚然……我不会被活埋在此吧！

“我虽然想减肥，可是也不想变成木乃伊啊！”

晴美不禁悲叹。

片山泡在木质大浴盆里，悠闲地伸展着手脚。

“大浴盆最舒服啊。”

用惯了租住公寓的小浴缸，便觉得这种老式浴盆格外地大。这么悠闲度日真好啊，片山想着，不由得哼出声来：“啊，泡澡真舒服……”

片山闭上眼睛，正想舒服地泡澡，冷不防浴室的窗户突然被推开，立子探出脸来问：“水温怎么样？”

片山大吃一惊，慌忙缩到水下，只露出双眼：“你……别这么吓人好不好！”

立子立即露出恶作剧式的笑容：“水温不错吧？”

“嗯，很好。”

“那我也一起来泡吧。”

“不！我已经泡完要出来了！”片山大惊，只好这样说。

立子又笑了：“跟你开玩笑呢，请慢慢享受。”说着便关上了窗户。

片山松了口气：“吓死我了，真是的！”

片山一边冲洗身体一边想，如果我说“那就进来吧”，难道她真会进来？

也许真会进来呢。不管怎样，对现在的年轻女孩来说，跟男人睡觉已经不仅仅是在电视剧中看到的事——哦，不对，泡澡跟睡觉还是两回事，可即便如此……

立子是个不同寻常的女孩，从最初在卧铺车上相遇开始，就给人谜一般的印象。后来偶然出现在杀人现场，还说要跟片山结婚。怎么想她都不会是寻常之人吧。

话说起来，当初在酒店餐厅，她到底拜托了自己什么事？当时怪自己没听清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今晚倒是个绝好的机会，可以跟她确认一下……

从浴盆出来，片山穿上立子给他准备的浴袍——他当然没带换洗衣裳来。

“还真像住在旅馆里似的。”片山苦笑。

“啊，洗好了？”立子走过来，“正想问你要不要喝点冰镇啤酒，不过你是不喝酒的，对吧？那来杯冰镇果汁怎么样？”

“不用了，真是太麻烦——”

“请到这边来。”立子在前面带路，没办法，片山只得跟着。

转过走廊，来到位置十分靠里的一个房间。一进屋，片山就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这是一间非常宽敞的和式房间，足足有十个榻榻米大小，有两床被子，已经整齐地铺好。旁边放好了啤酒和果汁……

“其实不.....不用这么大的房间.....”片山支支吾吾地说。

“哎呀，没关系的，反正房间都空着。好了，我们来干一杯吧，我喝啤酒，你就喝果汁吧。”立子说着，麻利地打开瓶盖，往杯子里倒酒和果汁。

“一床被子就够了。”片山说。

“啊呀，那不会很无聊吗？”立子笑得不怀好意。

“不会啊，平时也只盖一床。”

“平时？”

“福尔摩斯只盖垫子就可以了。”

立子瞪着片山：“可现在不是福尔摩斯，是我要睡！”

片山倒还没迟钝到连话中之意都听不懂的程度，不过他决定装傻来惹怒立子。

“哦，这样啊。不过我睡相很差，可能会踢人，最好把被子移到十米之外.....”

“我还会咬人呢。”立子说着膝行靠近。

“我.....我身上净是骨头，不好吃。”片山急忙往后退。

“是吗？不尝一下怎么知道哦。”

“可.....可是，小骨头很多.....”

“那你也尝尝我怎么样？”

居然顺杆爬，片山简直要晕倒了。

“我.....我是素食主义.....”

“我还从没听说过出家的警察呢。”

立子温柔的声音就在耳边.....如果这是做梦的话，请让我快点醒来吧，片山祈祷着——普通男人肯定会祈祷不要醒来，可是.....

“福.....福尔摩斯在哪儿？”

“正睡得香呢。”

说完，立子的唇就贴上了片山的。片山不假思索地想要往后退，可立子的身体直接压了上来。两个人顿时叠在一起，倒在了榻榻米上。

这是干什么，该死的！片山想着，眼睛都直了。

“我肯定是在做梦，我是被狐狸精什么的给迷住了。啊，也可能是猫精。总之这不是现实，这柔软的嘴唇、压身上的高耸的胸脯.....全都是幻觉！”

“就算是幻觉，难道不好吗？”

内心深处传来另一种声音：“你现在只要品尝这种快乐就好了，谁都不会抱怨。既然是女人主动投怀送抱，你如果拒绝，会伤人家心的。”

“那只不过是男人不负责任的说法，将来肯定会后悔.....”

“你自信一些好不好！对方可是被你迷住了。”

“不可能！肯定另有企图！”

“就算有又怎么样呢？企图是企图，享乐是享乐啊。”

“不行，警察跟案件相关人员发生这种关系，会妨碍公平调查！”

“就是因为你老说这些话，才不受女人欢迎。”

“这不是受欢迎不受欢迎的问题，这是职业道德问题.....”

片山心里的多重声音反复了几个回合。这时立子已经把他抱紧，开始往被子里拖了。

“我说啊，好不容易铺了被子，就别在地板上睡了。”

嘴唇好不容易得到解放，片山挣扎道：“是啊，那么，晚安。”

“今晚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夜晚。”

立子说着，又用唇封住了片山的话。一瞬间，片山脑中掠过一种想法——这不会是一种新的杀人方式，借接吻来使对方窒息吧？

虽然不至于窒息，可呼吸困难却是真的。也不知是因为立子身体太重还是因为自己太过激动，总之必须做出决断。片山想，自己好歹是个男人。

好，就这样！豁出去了——正在这时，突然传来咚的一声巨响，地面都跟着颤抖了一下。

立子扬起脸：“怎么回事？”

“好像是什么东西被撞破的声音。”片山心中喊着万幸，抓住机会迅速从立子的怀抱中脱身出来。

“像是从大门那边传来的。”

“快过去看看吧。”

起身的时候，只听走廊上传来吧嗒吧嗒的脚步声：“立子！立子！”

“是牧子啊！”立子拉开隔扇问，“怎么了？”

石泽牧子双手紧紧攥着胸前的睡衣，颤抖着声音说：“大门那边好大的声音……”

“没事的，警察会帮我们调查。”

“请留在这里吧！”片山想着，只穿浴袍真有点冷啊……当然现在可不是说这种话的场合。片山沿着走廊跑了出去，一出玄关，只见根本警官穿着短裤衬衫，趿着拖鞋，一副正要出门的样子。

“根本警官，怎么……”

“我现在就去调查！”根本说着，瞥了一眼片山的打扮，“你这算什么样子！”

“呃，衣服有点宽松……”

“这也太不像话了！”

片山慌忙把浴袍的前襟掩起来，穿上拖鞋，跟在根本身后出了大门，睁大了双眼——原来是一辆小轿车撞到了门柱上，难怪发出那么大的声响。车前面撞得凹下去一大块，挡风玻璃被撞得粉碎。门柱被撞歪，围墙上也出现了裂痕。

“这家伙惨了。”根本警官摇着头道。

“有人在车上吗？”

“嗯，一个男的，是村里的人吧。快叫救护车！”

“是！”

片山急忙回到公馆，打了电话，然后向里边的房间走去。

石泽牧子和立子拉着手坐在一起。牧子的脸色全白了，立子似乎正在安慰她。

“怎么回事？”立子问。

“一辆车撞到了大门。”

“啊，这算怎么回事啊。”牧子出声问道，“开车的人呢？”

“应该是村里的人……总之没有什么危险。等会儿救护车和警车要来，肯定会乱糟糟的，你们还是待在房间里比较好。”

“我们这就进去。”

牧子转向立子，用哀求的语气说：“立子，今晚请陪着我。”

“嗯，没事的，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真的太感谢了。”牧子安心地微笑道，“你一不在身边，我就害怕，我……”

“好了，在他们来之前，我们先进去吧。”

立子扶着牧子的肩催促道，临走前微微回头看向片山，轻轻抛了个媚眼过来。

片山使劲闭了闭眼，深呼吸了几下，好不容易才把蜂拥而至的混乱压了下去。

“唉……”片山叹着气想，虽然自己对杀人案很头疼，可相比女人，尸体好多了——只要不让他抱着尸体接吻。

“啊，糟了！”片山不禁伸手拍拍脑袋——衣服！立子把他的衣服放哪儿了，刚才忘记问她。

好不容易找了件西服换上出门，救护车已经到了。

“情况怎么样？”

根本警官站在撞坏的车旁，听见片山打招呼，沉着脸转过身。

“净是些麻烦事。”

“怎么了？”

“那个男人死了，名字叫——好像是户田安夫。”

“是村里的人吗？”

“你过来看看有没有见过他。”根本用下巴示意盖着尸体的白布，让片山看。“刚刚通知了他的家属，一会儿来了，这里又要成哭丧场。”

“那么……”虽然很不情愿，片山还是慢慢靠近尸体，蹲下身来。他平素见到尸体就恶心，这会儿小心翼翼伸出手，抓住白布正要往上掀

“啊！”他突然大叫起来。

根本警官吓得跑过来：“怎么了？”

“动……动了！布……”

“你说什么胡话！神经过敏吧。”

“不……不是——你看！”

白布确实鼓鼓囊囊地动了起来。根本警官迅速扯掉一看——福尔摩斯正抬头看着两个人，喵地叫了一声。

“喂，福尔摩斯，别这样吓人行不行！”片山擦着额头上的汗。

“俗话说，被自己养的狗咬到手^[10]，你这是被自己养的猫吓到了……”根本警官拼命忍着笑。

“别嘲笑我了。”

“不过这个男人，死之前好像……”

“什么？”

“喃喃地说着梦话呢……”

根本警官恢复了严肃的神情，低头看着尸体说：“他说：‘猫！红猫！’”

3

“片山警官！”

片山闻声回头，只见石津到了。

“有什么事啊？”片山问。石津还没有开口回答，看到撞在门柱上的汽车和白布覆盖的尸体，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又出事了？”

“可不是嘛。”片山叹着气点头，“你不是专程来问这个吧？”

“事实上是因为晴美……”

“晴美？晴美怎么了？”

“晴美不在家……”

“啊，我刚刚也打过电话。大概是去朋友家过夜了吧。”

“不，不可能。”

片山紧盯着石津道：“你太肯定了吧？”

“……其实我是跟晴美约好了今晚打电话。”

“她要等你电话？”

“嗯，晴美说想知道调查的进展，并且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我。”

“重要的事？”片山皱着眉头，心想，为什么“重要的事”要跟石津说，却不跟我说？

“她要说什么？你有头绪吗？”

“这个……大概是爱我之类。”

“别胡说！总之晴美说过会等你电话，是吧？”

“嗯，还说无论几点都没关系，一定要打给她。”

这就怪了，片山想。对于约定的事，晴美简直认真得刻板，一不小心忘记了之类的，绝不可能发生在她身上。

“我回家后马上给她打了电话，一时没人接。我隔了十五分钟又打过去，还是……”

“哦，我知道了。不过她不在我也没办法啊，也可能不小心睡着了。”

“啊？可万一真……”

“哪来这么多万一！她能有什么事？”片山强硬地说。

“你看，她年纪轻轻的一个女孩，独自在家，万一遇到抢空门的、小偷、杀人犯什么的闯入……”

“晴美那家伙警惕性强着呢，你就不用担心了。”

“她和片山警官不一样啊。”

“嗯，是和我……”片山话到一半，说不下去了。

石津口无遮拦地继续说着：“身为警察的妹妹，万一被坏人怀恨在心可就危险了。无论多么意想不到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片山被他这么一说，不由得怀疑起来，“我会跟局里联系，让巡逻的警官顺路进去看看。”

“让我去！”石津斩钉截铁地说。

“你？不是不行，不过太远了。”

“无所谓，只要能确定晴美平安无事就好。”

“好吧，随你吧。”片山说完又加了一句，“见到晴美让她给我打个电话。”

“明白！”

看着石津干劲十足地离去，片山不禁苦笑起来。这家伙一有见晴美的借口就会赶紧抓住。

话是这么说，可晴美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呢……

石津刚走，一个身穿睡衣的妇人在警察的陪同下急急走来。

根本警官上前招呼道：“你是户田夫人吧？”

“是的，我叫户田幸子。”妇人脸色发白，好像随时可能晕倒。

“我丈夫……”

根本警官垂下眼帘：“很遗憾，请过来确认遗体。”

不给对方缓神的时间，根本便领着她向尸体走去，问道：“怎么样，确定是您丈夫吗？”

户田幸子茫然地点点头，接着，就像支撑身体的发条突然断裂一样，扑通一下跌坐在尸体面前，放声大哭起来。而根本只要确认了尸体就行，任她哭着。

“不过片山，这次虽说是交通事故，可‘红猫’也出来了，看来跟之前的一系列案子有关。”

“谁知道呢。”

红猫——片山也有点相信那些传说了。可即便真有猫妖，也不应该害死那些无辜的人吧。这个户田临死前说着“红猫”，会不会也有被猫怨恨的理由呢？

片山的上衣兜突然向下坠了一下，吓了他一跳。原来是福尔摩斯伸出爪子扯他的口袋。

“喂，住手！这可是我唯一一件好衣服！”

说完，福尔摩斯跳回了地面，但前爪还是拼命伸着，想去抓他的口袋。

“让你住手！又没有你爱吃的东西——走开走开，口袋里只有记事本。”

福尔摩斯总算坐了下来，喵地叫了一声。

“哦？记事本？记事本怎么了？你让我看记事本，是吗？”

片山取出记事本翻了翻：“……也没记什么啊。啊，晴美让我买垃圾袋，又忘了。”

说着，片山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对了，然后是这个案子的笔录……”片山翻着手册，突然停下来，“差点忘了！”

“怎么了？”根本警官走过来瞥了两眼。

“这些名字里有户田，你看！”片山指着手册上的一串名字说。

“你这么一说，确实像户田两个字。”

“我的字这么难认吗？”

“好了好了，这不是重点。你为什么会记这些人名？”

“这些是和被杀的堀口一起被选出来，劝石泽常代卖地的名单。”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他们都有被猫怨恨的理由。”

“单凭这一点也不能……”

片山正说着，只听啊的一声尖叫，吓了他一大跳。原本一直抽泣的户田幸子突然大叫起来，横眉竖目、形相可怖地朝着片山他们——不，其实是朝着片山身边的福尔摩斯——猛扑过来。

“杀人犯！你这只——杀人猫！”

户田幸子一边叫着一边想要抓住它，可她当然比不上福尔摩斯的敏捷，只见福尔摩斯瞬间跑开了十多米远。

“夫人！请镇定！”片山抓住户田幸子的肩膀。

“猫——是猫杀死了我丈夫！为什么不杀了它？赶紧弄死它！”

片山按住正歇斯底里尖叫的户田幸子不让她动，根本警官大摇大摆地走过来，狠狠地掴了她一巴掌。户田幸子被这一巴掌打得终于清醒过来，用微弱的声音说：“对不起……”说着低下头，“不知怎么的，一下就激动起来……”

片山松了口气。这种粗暴疗法虽说很有效，可自己是做不来的。

“请到里边说话。”根本警官说。

“也就是说，您丈夫一直都有点神经过敏？”

“嗯，最近几天好像都没怎么睡过觉。”

“因为猫的叫声吗？”

“是的。”

户田幸子坐在石泽家的起居室里，根本警官和片山，还有给户田倒茶的立子，连同福尔摩斯一起，并排站在房间一角。

“您丈夫原来就很讨厌猫吗？”根本警官问。

户田幸子摇摇头：“不是，所以才觉得奇怪。我丈夫以前养过猫，附近的猫有时也会进到我家来。”

“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猫的？”

“从常代老夫人被杀开始……从那时开始，我丈夫每天晚上—听到猫叫就脸色苍白，怕得不得了。”

“害怕？”

“嗯……我问他怎么了，他勉强笑着说没事，可声音颤抖得厉害，听着明显是害怕。”

“然后呢？”

“慢慢地，他连在我面前逞强的力气都没有了。有时候附近有个什么声响，他就拿着棍子跑到外边去，骂着‘畜生，在哪儿呢？’之类的话。”

“一直到今晚？”

“是的。”

“那是你们自己家的车吗？”

“嗯。”

“我还以为没有路可以让车子开进村里。”

“反方向有条小路，能勉强通过小型车。”

“这样啊……那么，今晚也是因为听到猫叫？”

“是的。不过今晚格外安静，过了半夜都没听到猫的声音。我丈夫可能也放下心来，难得地睡熟了，我也安心睡了。就在这时，突然听到门口传来猫叫声，我丈夫一下就跳了起来。出去一看，一只红色的猫朝公馆这边跑过来。我丈夫说了一声‘我去轧死它’，不听我的劝阻，就开车出来了……”

“然后就撞到门柱上了。”根本警官摇了摇头，“夫人，您丈夫本来那么喜欢猫，为什么突然开始害怕猫呢？您有什么头绪吗？”

户田幸子一脸困惑地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不过……总能听到他自己嘀咕着‘猫来复仇了’之类的话……”

“复仇？”

“嗯，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派人把户田幸子送回家，根本警官不禁骂了句：“妈的！这案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说片山，赶紧问问你的猫侦探吧，同类啊！”

“福尔摩斯可不相信猫作祟这种说法。”

“我也不想相信！”

“而且，户田的话和举止，无论怎么想都很可疑。他们一定是做了某种伤天害理的事，才会受到良心谴责，内心煎熬。”

“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大概是……杀了这公馆里的猫吧。”

“什么？”根本警官吃惊地瞪着片山。

“那么，杀死石泽常代的也是户田？”

“这可不好说……”片山没自信地说，“不过，杀石泽常代和杀猫的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对吧？”

“这……这个……也是啊。”对这个问题，根本警官似乎有点措手不及，“可凶器就是那把日本刀啊。”

“不一定所有的伤口都是那把刀弄出来的，只是现场正好找到了刀鞘，所以才这样认为吧。”

“这样……然后就以上野自杀草草结案。”

“说不定这正是凶手的目的。”

“这一点倒是可以理解。”根本警官点头道。

“对了，这样一来……石泽常代和猫可能不是同时被杀害。”

根本苦笑道：“你这家伙，居然也有了点名侦探的风范。”根本取笑过他，紧接着问道，“那么名侦探先生，你想得出一个怎样的结论呢？”

“换句话说……从户田安夫的‘猫来复仇了’这句话出发，至少可以推测出杀猫的很可能就是户田本人。”

“他为什么要杀那些猫？”

“就是因为那些猫，石泽常代才不愿出卖土地。”

“是吗？等一下……本来只打算去杀猫，不巧被石泽常代撞见了，不得已杀了她，这样也说得通。不过上野自杀又作何解释？”

“很可能是他杀。”

“你是说户田为了嫁祸给上野？原来如此，明白了。”

片山不认为一切都是户田干的，便问：“果真是户田一个人干的

吗？”

“你的意思是……”

“是被选来说服石泽常代卖地的所有人，还是其中几个人……”

“十个人浩浩荡荡去杀猫？这可能吗？就算一人杀一只，就有十只了。死掉的猫有十一只吧。”

“嗯，这十个人，加上杀害石泽常代的凶手，正好十一个。”

“这么凑巧吗？”

走廊上的电话响了。立子正要去接，片山拦住她：“我去接吧，可能是晴美那家伙。”

片山小跑到走廊，拿起话筒。

“我是石津，麻烦找一下片山警官。”

“我就是。怎么了？”

“片山警官，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前，房间里漆黑一片，敲门呼喊都没人答应。”

“是吗？”片山有点不安，束手无策。

“怎么办？要不我撞开门进去吧？”

“喂，不要！”片山赶紧制止他，“晴美可能是去朋友家过夜了，你可别乱来。”

“是……”石津不情愿地说，“没想到片山警官你这么无情。”

“你说什么？”

“晴美和你们家的门，哪个更重要？”

“这……这……”片山不知该怎么回答，“喂，你先冷静一下！”

“我决定了。”

“决定什么？”

“无论如何我也要进去，万一晴美受了重伤……”

“你好好想想！怎么把门打开？”

“不用担心，我会赔偿的。”石津说完又加了一句，“请允许我分期付款。”

“喂！等等！喂！”

电话挂了。片山放下话筒，想象着公寓大门被猛力撞破的惨状，不禁打了个冷战。只是门倒也罢了，要是连墙壁、地板全都弄坏……那家里还不被搞得乱七八糟！

“晴美这家伙也真是的，到底跑到哪儿瞎溜达去了？”

片山正抱怨着，电话铃响了。

“是晴美吗？喂？”

“片山吗？”

“啊，课长！”

“你那边好像又出什么事了吧？”

“嗯，发生好多事，情况很复杂，那个……”

“冷静！等我过去再详细说吧。”

“好。”

“我找你是因为医院打电话给总部。”

“医院？”片山心里咯噔一下，“我妹妹出什么事了吗？”

“不是你妹妹。”

“哦。”片山放下心来，“那是怎么回事？”

“是上野绢子住的医院打来的。”

“上野绢子她……”

“好像从医院里失踪了。”栗原警视说，“你不是留过探病记录吗，所以总部打电话过来问。”

“这……这样啊。”

上野绢子不见了，晴美也一直没回来。会有什么关联吗？

“怎么了？”

立子站在一旁问。片山慢慢放下话筒，简单说了一下电话的内容。

“原来如此，真令人担心啊……”

“晴美一向精明能干，应该没事吧。不过居然跟上野绢子同时失踪，这就让人有点挂心了。”

“晴美一定没事，肯定只是回来晚了。”

片山点点头，可怎么都掩饰不住一脸担忧。

“从医院里失踪了？这可有点不对劲啊。”听了他们的话，根本警官说。

“难道是去给喂猫的送钱吗？”

“那又是什么？”

片山把神社那边有人给猫喂食的事说了一遍，根本警官沉着脸咂舌道：

“这事越来越像怪谈了！”

“不过仔细想想，上野绢子应该没那么多钱。一天居然要付一万日元。”

“也是啊，所以……喂！”根本突然振作起来，“是林田！上野绢子肯定是去见林田那家伙了！”

“可是……林田不是已经逃出了卫星城吗？”

“我怎么知道！可能是担心上野绢子，又回来了吧？”

这倒有可能，片山想。林田混在飙车族里逃了出去，警察对周边的搜查一时中断，然后他就偷偷潜回来藏匿起来，这样反而更安全。

而晴美很可能……

福尔摩斯坐在旁边，像一座雕像般仰头望着他。

片山朝它蹲下来：“你怎么想？晴美监视到上野绢子从医院出来，就尾随着她，对不对？”

片山的推理居然也真有猜中的时候。福尔摩斯闭了下眼睛，示意他说得有理。

“可都这么晚了，上野绢子还没回医院，这就奇怪了。怎么回事？想必出了什么事吧。如果上野绢子有事，晴美也……怎么办才好？”

福尔摩斯突然站起来——当然是用四条腿——它用鼻子在地板上蹭着，然后朝片山扬起脸。

“嗯？有什么气味吗？气味……对了！”片山一拍手，“让警犬去找上野绢子就行了！”

“喂喂！”根本警官一脸迷茫，“你一个人在那儿自言自语说什么呢？”

“警犬！马上把警犬带过来！”

“那必须先得到课长的许可，否则要受处罚！”

“情况紧急，根本警官，拜托了！”

“好吧，我知道了。让它们去医院，是吧？”

“拜托了！我先去医院待命！”

片山一阵风似的跑出大门。

4

折腾了半天，晴美终于困了。

她坐在地上打盹，突然一下子惊醒，感觉自己背靠着土坑壁，手触到小石子……

“原来……还在坑里啊。”

晴美猛地晃了晃脑袋。在这种地方居然也能睡着，她开始佩服起自己来，边想边苦笑着，然后便注意到眼前躺着的绢子。

“绢子？”晴美又试着唤了几声。绢子仍处于昏睡状态，晴美摸了摸她手脚的脉搏，觉得很微弱。

“这可麻烦了……”晴美喃喃着，终于注意到坑里已经明亮了些，“天亮了。”

抬头望去，只看见坑口微白的天空和突出的树枝——这坑大概有三米深的样子，根本爬不上去。

看天色应该刚过五点，这个时候会有人经过这里吗？

“有人吗？”晴美双手拢成喇叭，用尽最大力气喊道，“救命啊！有人吗？”

回答她的仍旧只有静寂。

“啊，你可来了！”片山从医院门口飞奔过来。

“来晚了，对不住！”带着警犬从车上下来的正是跟片山同期的金井警官。这人天生喜欢动物，所以被调去训练警犬。

“原来是你啊，让我好一顿等。”

“刚从其他现场回来。听说失踪的是个病人？”

“还有我妹妹。”

“你妹妹？难怪担心了。好，麻烦你带个路，我们这就去那个病人的房间！”

由医生带路，一行人疾步前往上野绢子的病房。让警犬仔细闻了她的床单和毛巾之后，金井警官轻轻拍了拍警犬的脖子说：“拜托你了！”

“应该是从这个窗户跑出去的，能从窗下开始搜寻吗？”

“没问题，先下去吧。”

来到窗户正下方，警犬剧烈地喘着气，使劲拉动金井手中的绳子跑了出去。

“好，已经闻到了！”

片山跟在警犬身后。他真想跑到前面，然而得跟着警犬的指示走，盲目地冲在前边没什么用。

“干得好！好好干！”金井大声夸着，抬头看了眼天，“糟了！下雨了！”

晴美突然觉得脸上滴落了什么冷冰冰的东西，抬头一看，天空居然下起雨来。

“别下啊！”

晴美脸色发白。雨万一下得太大……土质这么松软，可能会坍塌！就算不塌，万一水在洞底积起来……

晴美站起来，扯着嗓子呼喊：“有人吗？救命啊！救命——”

可雨势越发大起来。

“不行！”金井摇摇头，“雨这样下，气味会被冲掉的。”

“该死！”片山气结地咂着嘴，“没办法，先回医院吧。”

片山没料到这雨居然威胁到晴美的性命。

一行人回到医院，看到警车停着，栗原警视正从车里出来。

“怎么样？”

“因为下雨，气味都……”

“这样啊……还没查出你妹妹的下落？”

“还没搞清楚。如果是去了朋友家，事后一定狠揍她一顿。”

“让他们把这附近好好搜搜。”栗原警视说，“话虽这么说，毕竟范围太大，可能没什么用……”

“就算没用，还是请搜查一下吧……”

“嗯，我去跟日野警局说。”

“麻烦您了。”

“案子进展如何？”

片山把昨晚的案情说了一遍。

“就是说，那份名单上的十个人里，已经死了两个，还剩下八个……把那八个家伙集中起来问话吧。”

“好。根本还在公馆那边？”

“是的。”

“你先去布置，我拿到搜索许可就过去。”

“明白。”

片山坐上警车，朝猫公馆的方向驶去。他抬手看看表——早上六点。等到九点，打个电话去晴美公司问问吧，如果她已经去上班就好了……

片山不安地向车窗外面望去，载着上班族的公交车已经在烟雨中驶来。

“这些人出门还真早。”片山喃喃着。开车的警官接道：“因为这里离市区太远啊。”

“这场雨还不停。”

片山说着，重重地靠在椅背上。对了，福尔摩斯去哪儿了？来医院的时候没看见它……

“我这就帮你把外套烤干。”立子接过片山的外套，“还没找到晴美吗？”

“真是个让人头疼的家伙。”

“会平安无事的。”

“多谢。”片山微微一笑。

根本从客厅里探出头来：“喂，片山，你没事吧？”

“嗯。”

“咱们去名单上那些人家问话吧。”

“知道了。”

“哎呀……”立子不乐意地说，“外套还湿着，喝杯热茶再走吧。”

“回来再喝。”片山穿上湿外套，“请借我把伞。”

“好。”

片山和根本拿着伞走进雨幕。

立子站在门口，抬头看着毫无停雨迹象的灰色天空。

“离这儿最近的是大江家。”根本看着手册说。

“逐个询问吗？”

“我开始想他们可能串好词了，后来又想，这些家伙以前都没犯过什么事儿，逐个询问反倒容易招供。”

“不过这大清早的……”

“就是要在他们刚起床的时候去突袭。”根本嘿嘿笑起来，“趁他们脑子还迟钝着，连珠炮似的发问，才能让他们露出马脚。啊，好像就是这家。”

走到写有“大江”门牌的住宅门口，刚按下门铃，只听喵的一声，片山一低头，看到了福尔摩斯，吓了一跳。

“喂，福尔摩斯！你怎么淋成这样，别感冒了！”

片山蹲下来，福尔摩斯却疾步跑了出去，随后又好像在说“快跟我来”似的回过头来。

“好像有情况，根本警官。”

“跟着猫侦探走吧！”

福尔摩斯跑过一家又一家，不顾脚下泥水飞溅，片山和根本也踏着积水跟在它身后小跑。

福尔摩斯在一座房子前停下了脚步。

“这里是……”看着门牌，根本点头道，“是泉家。这个也是名单上

的人。”

“根本警官，福尔摩斯它……”只见福尔摩斯转到这家房子的侧面，片山和根本赶紧跟上去，在它背后停下来。

“有说话声……”

“嘘！”根本提醒他，“我倒想看看里边在搞什么名堂！”

两人躲在小天窗下。窗户打开了一点，从窗缝中传出说话声，好像不止一两个人。虽然被雨声干扰，听得很费劲，不过只要集中精力，还是能听到。

“结果还不是在兜圈子吗？”一个上了年纪的声音说道。

“只有两个办法，对吧？”一个急躁的声音说，似乎是个年轻的男子，“继续隐瞒还是说实话，总得选一个吧。”

“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又是一个声音，“问题是，说实话或者说谎，总要权衡一下利弊啊。”

“随便好了，我可管不着。”

“谁都不想管，可是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会被抓起来吗？”

“八成。”

“咱们干了什么要被抓起来啊？不就是杀了几只猫吗？”

“倒也是。”

“话虽如此，可咱们大概也成了杀人凶手的帮凶。”

“杀石泽老夫人的又不是咱们！”

“没错，可咱们明知凶手是谁，却不去告发，这不是共犯吗？”

“真的？”

“这.....”

“就是啊，而且.....咱们当时也在现场。”

“那就只能瞒着。”

“是啊，要是被判杀人罪，那还得了？”

“被抓起来判杀人罪，和隐瞒真相等着被杀，相比起来，哪一个更好些？”

所有人都沉默了片刻。片山和根本警官对视了一眼，根本点点头，高兴地朝片山挤挤眼。这就好办了，就听他们自己都说出来好了。

“所以说要权衡两者的利弊.....”

“你还是闭嘴吧！”

“你说什么！”

“好了，大家都冷静，现在可不是内讧的时候。”

“可不是嘛，堀口就被人明目张胆地干掉了！”

“是被猫咬死的！”

“该怎么说呢.....总之是被杀死的。这回，户田又.....”

“不是事故吗？”

“你没听他老婆说？他是因为追猫才死的。”

“感觉还是被杀啊。”

“可能到此为止了吧。”

“要是不到此为止呢？下一个该轮到谁？”

“别说了，不是什么好兆头。”

“总之，大家来决定到底该怎么办吧。”

“我不愿意杀人，可也不想被杀……”

“把剩下的猫都杀了，怎样？”

“那样的话，诅咒只会越来越重吧。”

“那到底该怎么办？”

“还是去告发吧。”

“大家统一口径说是杀了猫，可绝没杀人，就行了。”

“警察可不会那么没脑子！”

“对了！我突然想到……”

“什么？”

“让警察赶紧把杀死堀口和户田的凶手抓住，我们就能安心了吧？”

“要是抓不住呢？”

“所以咱们要协助警察……”

“为什么要协助警察办案？那样反而会暴露出咱们和石泽老夫人被杀有关，一旦被怀疑就惨了。”

“那……”

“只是可能性的问题。”

“怎么说？”

“去自首的话，绝对会被当成杀人的共犯；继续瞒着的话，只是可能被杀而已，不是百分之百被杀。”

“唔……”

“可一旦被杀，就全完了。被问杀人罪却不一定被判杀人罪，而且去自首也问心无愧。”

“到底哪条路更好？”

“选哪条路？”

“这不还是没决定嘛！”

“马上决定可能还是有点困难。”

“老这么拖拖拉拉的，说不好下一个牺牲品又要出现了。”

“要不今晚再来决定……”

“再好好权衡一下……”

根本在片山耳边小声道：“我过去，你盯着里边！”

片山点点头。

片山从阴影里紧盯着打开的房门，数了一下，正好是八个人——就是名单上那些人，肯定是听到户田的死讯聚集过来的。

“大家就先回去吧。”

这些人正要起身，只听外边一声呵斥：“警察！开门！”

是根本。

“坏了！”

“快跑！”

他们正要从后院逃跑，不知藏在哪里的福尔摩斯突然跳出来大叫一声：“喵呜！”那些人吓得简直像被抽了脊梁骨一样，扑通一下软软地瘫坐在地上。片山见状，扫了他们一眼：“你们说的话我们全都听到了，

想逃跑？没门！”

根本警官威猛地飞跑过来。那些人一看无路可逃，一副认命的样子，面面相觑。

“照你们这么说，杀死石泽常代的是——”

“堀口老爷子。”这家的主人，这群人中最年长的泉回答。

“反正死无对证，给他加多少罪名也没关系，是吗？”

“没……没有的事！是真的！你们说是吧？”泉看向其他七人，大家沉默着点点头。

“权当是这样吧。”根本警官说，“那你们说说当时的情况。”

“唉……我们几个算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一方面身负村里人的期待，另一方面又实在说服不了那个老太婆——不，是石泽老夫人。然后我们讨论下来，决定强行让她同意我们的提案……”

“你们不觉得太过分吗？”

“当然有点过分，可要是不抓住这次机会，那么一辈子都要过穷日子——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所以觉得什么事都可以干……”

“包括杀人？”

“不是！我们没想到那一步啊，真的！那天房地产公司的人开宣讲会，大家都去听，村里几乎没人。我们几个当然也去了，不过因为知道中午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就决定趁那时候去猫公馆门前集合，这样不会被其他人发现。反正石泽老夫人是孤单单一个人，时机正好……”

“然后呢？你们原本打算怎么威胁石泽老夫人？”

“堀口老爷子带了木天蓼粉去，打算先把猫都醉倒……”

“怎么弄？”

“简单地说，就是威胁。告诉她，不答应的话，这些猫就都会没命……”

“你们真狠啊。”片山愤愤地说。

“不是，我们本来也没想真杀，以为这样说老夫人肯定会回心转意……”

“即便如此……”片山生气地说。

“好了好了，让他们说完。”根本警官按住片山。

“到了午休的时候，我们分头去猫公馆门前碰头，因为大家一起行动太显眼——结果带头的堀口老爷子没有出现。”

“然后呢？”

“我们不能一直等他，在门口喊了几声，没人答应，进去一看，”泉的身体颤抖着，“堀口老爷子手里握着刀站着，旁边是石泽老夫人的尸体。死了两只猫，还有九只因为吃了木天蓼粉，醉得东倒西歪，其他的好像跑掉了。”

“堀口怎么说？”

“他说因为去早了，想试试木天蓼的效果，谁知道刚给猫喂下，就被石泽老夫人撞见。两个人理论起来，他脑袋一热，就用刀……”

“堀口是那种轻易发怒的人吗？”

“不是，这一点很奇怪，老爷子本来脾气很好……”

“然后呢？”

“大家就在一起商量，决定不能让堀口一个人承担罪名，于是起誓绝不向外人透露半点消息。然后……正好还有九只猫，为了保证不背叛，就一人一只……”

“这算什么！”

泉一脸尴尬：“情况所迫，只能那样干了。毕竟老太婆的尸体就在眼前，大家没法冷静。”

“然后呢？”

“然后就散了。”

“也就是说，上野到公馆去是那以后的事，对吧？”

“我们没见到……”

“等会儿，”片山插嘴道，“你们进公馆的时候，石泽常代已经被杀了，是吗？”

“是的。”

“也就是说，你们没见到堀口杀石泽常代，对吧？”

“算是吧，不过堀口自己说是他做的……”

“那么，上野为什么自杀？”根本问。

“我们也不知道啊。”

“好了，继续说下去。”

“就这些了，后来我们就开始害怕猫叫。”

“真是自作自受啊。”片山说。

“其他的杀人案呢？石泽常夫的死又怎么解释？”

“不，不是我们干的！”泉的脸都白了，“我们只杀了猫，真的！”

“你们全都跟我回警局去做笔录！”根本瞪着他们说。八个人顿时垂头丧气。

“还有！”片山说，“上野家的女儿失踪了，你们有线索吗？”

八个人看看彼此，一脸迷惑。片山见状，不再问他们，目光转向外面。

雨正哗哗地下着。

5

泥水已经没到晴美的膝盖。大雨来势凶猛，在洞壁上汇成几道流注进来，原本就松软的泥土随之滑下来，坑底的泥水越积越多。

“救命啊！”晴美已经喊得嗓子嘶哑。她还背着失去知觉的绢子，不能随便乱动，胳膊和肩膀都已经麻木，眼看随时有可能倒在泥水中。

“这样下去会被活埋吧？”晴美嘴里说着晦气的话，又异想天开地自言自语，“虽然，泥巴对全身美容大有好处，可要是喘不上气来就不太妙了。”

一大块泥巴滑落下来，溅起了水花。洞里的积水已经到了晴美的腿部，她的双脚完全陷入泥中，动弹不得。

“难道红颜薄命……哥哥，石津，还有福尔摩斯都在干什么啊！我就算死了，变成鬼也要回来找你们算账，哼！”

流进来的泥水越来越多了。

“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吗……”

正当晴美想要放弃的时候，头顶突然传来一声猫叫：“喵——”

晴美闻声大喜。她抬头一看，只见一只猫正在洞顶往下看。晴美觉得好像曾经在哪里见到过它。

“你是……琴吧！是琴！对吗？”晴美激动起来，“赶紧去叫人！求你了！无论是人还是福尔摩斯，赶快叫他们来！快啊！”

猫离开了。真的是琴吗？就算是，能不能出去求救也很难说……

这种情况下，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它身上了。

“上天保佑……猫类的神灵叫什么来着？”

泥水一丝一缕却又明确无误地流淌进来。

片山和根本警官带那八个人回到猫公馆时，栗原警视和石津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呀，石津，晴美怎么了？”

“我进屋看了，不像回去过的样子。”

石津的神情十分严肃，片山也就没心情去关心公寓大门了。

“这样啊——我这边也没消息。”

“那……那怎么办？”

“已经让日野警局帮忙搜寻。”栗原警视说，“不过他们那边人手少……”

“简直是毫无头绪，根本没法找。”片山叹气道。

“那怎么办？要不就动员卫星城的居民——”石津异想天开。

“你胡说什么呢？”

“总之先去审问那八个人吧。”栗原警视说，“杀死石泽常代的就是那些家伙吧？”

“应该是。”

八个人挤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栗原警视自我介绍了一下，接着说：“你们还有什么藏着掖着的，就在这里坦白吧。若隐瞒不报，我们警察有能耐让你们开口招供。”

话说得挺客气，可言外之意足以令听者瑟瑟发抖，隐含的威胁效果比大声怒吼要厉害得多。

在门口看守的福尔摩斯突然叫了一声，只见一只白猫飞跑进来。

“啊——”那八个人吓得喊叫出声。

“这不是琴吗？”片山赶紧跑上前，“怎么弄得脚上净是泥？”

巡警跟进来说道：“对不起！没来得及挡它就跑进来了。”

琴好像在催促着什么似的，不停地叫着。片山见状问巡警：“这只猫是从哪儿来的？”

“是从树林里跑出来的。”

“说不定绢子和晴美就在……”

福尔摩斯用前爪扯着片山的裤子。

“好像如此。石津，我们去看看！”

“遵命！”石津立即来了精神，大声回答。

那八个人里的一个喃喃说着：“难道是那个洞……”

片山恰好听到：“洞？什么洞？”

“是……树林里有一条小路，其余的猫好像经常在那边出没。为了把它们一网打尽，我们三个挖了一个洞……”

“那洞有多大？”

“挺大的，大概两米深。”

“如果掉进那个坑里……糟了！”片山脸色铁青，“一下雨，坑里就会积水，会淹死人！”

“片山警官！”石津的脸色由青转白，“快去救！”

“需要绳子！有绳子吗？”

“车里有……”

“快！喂，你们快带路！”

琴和福尔摩斯飞奔出去，片山和石津也紧跟在后追了出去。

“振作一点啊……”

晴美紧紧地抱着即将滑落的绢子的身体。她的胳膊酸了，眼看就要筋疲力尽。

“好重啊。”晴美叹气。泥水已经没过了腰，到处都在坍塌。

被活埋和被淹死，哪个更痛苦？晴美本来是胡思乱想，后来半是认真地考虑起来。

只有水的话，还能游泳，可还有泥，一直没到膝盖，基本无法动弹。

“那滋味肯定不好受吧，水会一直淹到嘴里来……泥水又那么难喝，要是咖啡就好了……”

那样的话，绢子怎么办？总不能把她扔到泥水里，虽然结果都一样。

晴美最后鼓足劲叫了一声：“救命啊！”

头顶突然出现了福尔摩斯的脸。是幻觉吗？

“福尔摩斯！”

“喵——”福尔摩斯答应道。晴美喜上眉梢：“你真的来救我了！”

“喂！晴美！”

“晴美！”

片山和石津依次探头进来。

晴美顿时来了精神，狠狠地盯着两人：“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这么慢慢悠悠的！快点救我出去！”

“我马上扔绳子下去！”

“绢子受伤晕过去了。”

“好，那你在绳子上打个盘扣，把她套上。”

“先救绢子。”

“知道了，放心吧。”

“我怎么能放心呢？就你们两个人，行不行啊！”

“你这家伙！”片山哭笑不得。看她这么精神，应该没事。

“晴美！”石津大喊道。

“你说什么？”

“万一情况不妙，我马上跳下去救你。”

“饶了我吧！石津警官跳进来的话，泥水就要没过头了。”

晴美慌张地说。

“我的形象算是彻底毁了。”

晴美终于从洞里出来，低头看着自己满身的泥水，叹了口气。

“还是很漂亮啊。”石津安慰道。

“是吗？谢谢。”

“要是泥巴女王选美大赛，你绝对会拿冠军。”

“真是奇特的赞美方式啊。”晴美不禁莞尔一笑。

巡警把绢子抬上担架，晴美目送他们离开，说：“这回多亏了琴才得救，要好好待它。”说着四下一看，“它跑哪儿去了？”

只有福尔摩斯孤零零地坐在树下。

“先回去吧。大家淋成这样，要感冒的。”片山催促道。

这时只听沙沙的响声，晴美回头一看，只见洞沿上的一大片土被冲了下去。

“再晚十分钟就我要被活埋了。”晴美颤抖了一下，“对了！”

“怎么了？”

“我的手提袋还在下面呢！”

“算了，再买新的好了。”

“但……”

但手提袋里还装着那个沾了血的剑山……晴美想着，但是终究没出口。

雨总算停了，三人一猫回到猫公馆。

6

第二天，天色放晴，阳光明媚。

片山和晴美在医院门前下了出租车，只见石津迎了出来。

“晴美！你还好吗？”

“你看。”

“没有泥巴的晴美是大美女哦。”

他正要迎上去，突然脚下一绊，福尔摩斯呻吟了一声。石津迅速跳

起来，敬了个礼：“对不起，冒犯了！”

“绢子怎么样？”走在医院的走廊上，片山问。

“怎么说呢……”石津的脸色阴沉起来，“掉进洞里的时候好像摔断了肋骨，又感染了肺炎……”

“毕竟在泥水里泡了那么长时间。”

“有生命危险吗？”

“好像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治愈。”

晴美胸口一堵，什么都说不出来。那个染血的剑山还没跟哥哥说，怎么办？是说出来还是……

在挂着“谢绝探视”牌子的病房门口，正好遇上了医生。

“我们是警察。”片山给他看了警官证，“能见一下病人吗？”

“是片山警官？”医生问。

“是的。”

“请稍等。”

医生进了病房，没过片刻就出来了。

“片山晴美是哪位？”

“是我。”

“病人说只想见你。啊，这就是那只三色猫吧，叫什么名字？”

“叫福尔摩斯。”

“按规定不许猫进入，不过它好像是只特别的猫。”

“的确如此。”

“那么，请进吧。”

晴美看向片山和石津，问：“有什么要转达的吗？”

“你自己看着办吧。”片山向她点点头。于是晴美和福尔摩斯一起进了病房。

上野绢子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没有一点生气。晴美以为她睡着了，悄悄走近，却发现她蓦地睁开了眼睛。

“晴美！”绢子微笑着打招呼。

“你醒了，真是太好了。”晴美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医生道：“那么我先出去了。万一有什么情况，立刻叫我。”说着走出了房间。

“害你担心了……”

“无所谓，不过你要快点好起来。”

“好像不行了。”

“不许说这种丧气话！”晴美训斥道，“啊，对了，有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

“杀害石泽常代的不是你父亲。”

绢子闻言紧紧盯着晴美，小声问道：“真的？”

晴美把泉等八个人的话告诉了绢子。绢子喘息着说：“那太好了……这样我就算死了也没什么遗憾了。”

“别说傻话，你还有林田啊。”晴美赶紧说。原打算给她鼓劲儿，却好像起了反作用。

“晴美，有件事只想跟你说，答应我，不要告诉任何人，好吗？”

“任何人？”

“嗯，包括你的哥哥和男朋友。”

晴美犹豫了一下，点头道：“我知道了，保证不说。”

“谢谢你！”

绢子看着天花板，深呼吸一下，开始诉说……

晴美从病房里出来。

“说完了？”正站着和片山说话的医生走过来问。

“嗯，她说要小睡一会儿。”

“这样啊。”

“医生，她有救吧？”

“不太好说……总之她的情况不好，身体又很虚弱。”

“唔……”

“万一她的病情有什么变化，我会马上通知你。”

医生走进病房后，片山迫不及待地问：“她怎么样？”

“嗯……虚弱极了。跟她说了她父亲的事，她很高兴。”

“那就好。有没有问出什么来？”

“我觉得让她太过激动不好……”

“是吗……那就没办法了。我们走吧。”

三人向大门走去，石津问：“要不要顺路去我家？下午再去上班就好了。”

“嗯，也好。晴美休假，对吧？”

“嗯。”晴美暧昧地点点头。

站在石津家十一层的阳台，能清楚地看到北公园的全貌。

“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啊。”

“什么？啊，你说那个公园啊。”片山也来到阳台上。

“那时我们来这里玩，听到公园里来了警车和救护车才跑去的。”

“是啊。那时如果没特别留心，就不会跟这案子扯上这么大的关系了。”

“大家来喝茶吧。”

听见石津的召唤，片山和晴美回到屋里。

“我说，哥哥，你还记得吗？”晴美喝了口茶问，“那时候向警方自首说把小孩推进人工湖的嫌犯，用‘北公园’来称呼那个公园。”

“嗯，当时断定凶手不是卫星城里的人，对吧？”

“会不会正好弄反了？”

“反了？”

“嗯。对住在这附近的人来说，哪怕不加‘泉之丘’，只称呼‘北公园’，也知道是指这儿吧？所以我觉得，省略掉这几个字是附近居民的习惯。”

“也就是说，凶手是卫星城的人？”

“你不这么认为？”

“嗯……被你这么一说，确实有道理。”

“当然也可能真的是意外事故，可万一早有预谋呢？”

“早有预谋？”

“没错。那天恰逢房地产商开宣讲会，村里只剩石泽常代一个人，你不觉得太巧吗？”

“这一点我也考虑过，真的十分巧合。”

“我没乱讲吧？”

“是啊，所以凶手大概就趁那个时候，在孩子们的自行车上做了手脚……不过这不太可能啊。”

“为什么？”

“凶手不可能算到是上野发现他做的手脚。等等！难道凶手是那个堀口——”

“行凶的时候谁都没看见啊。”

“不管凶手是谁，为了让上野背黑锅，所以在自行车上做手脚，这个说法太牵强。而且，去听宣讲会的人应该没时间干这个。”

“也是，可上野确实发现了那个事故……”

“什么？”

“如果是上野自己在自行车上做手脚呢？”

“你说什么？”

片山和石津听得目瞪口呆。片山紧盯了晴美好一会儿，终于开口问道：

“你从上野绢子那儿问出了什么？”

晴美深深叹了口气，慢慢说：“绢子是知道的。那一连串的事故都是她父亲造成的。”

“他为什么要那样？”

“当然并非所有的事故都是上野所为，侵犯绢子的人肯定是那个真正的罪犯。可接连不断发生的事故其实不具备真正的危险性，除了孩子落水那次。由于上野报警时不自觉地脱口说出‘北公园’，害得救援来迟，令孩子身陷险境。也就是说，上野只是策划了一些不会真让孩子们受伤的‘事故’。”

“他到底为什么那样做？”

“对上野来说，石泽常夫是个社会败类。他肯定把铲除这种败类当成自己的使命，于是捏造出这一系列所谓案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设计，让卫星城居民的愤怒都指向石泽常夫……”

“‘只要目的是正义的’，就可以不择手段……”

“他一度真的成功煽动了村民奔着猫公馆而去，可石泽常代坚持不做让步，再加上林田的意外介入，计划失败了。于是上野决心继续干下去，哪怕单枪匹马，于是他又在自行车上做手脚。只要是由正义感驱使的行为，哪怕被捕，也会引起人们的同情。那样一来，绢子就不会再被周围的人冷眼相待……”

“可他到了猫公馆，石泽常夫却不在。他又跟石泽常代起了口角……所以还是上野杀了石泽常代？”

“不这样想就没法解释上野的自杀行为吧？因为错杀了人，一时间心智迷乱……”

“你是从上野绢子那儿听来的？”

“不是。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怎么可能知道。”

“嗯，她还说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说。”

片山叹了口气：“这案子还真是麻烦啊。石泽常代到底是被上野还是被堀口杀的？上野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袭击石泽常夫的是林田吗？林田现在在哪里？杀死堀口的是猫吗？——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团迷雾啊。”

“一点线索都没找到。”石津难得认真地说了一句。

“哥哥！”晴美道，“福尔摩斯好像……”

只见福尔摩斯走到电话旁，端端正正地坐好。

“什么意思？电话出了问题？”

福尔摩斯又朝片山走来，抬起前爪探进片山外套里，触到了从肩上搭下来的手枪。

“手枪？电话和手枪？”

“猜哑谜似的。”

“有什么头绪？”

片山皱着眉沉思。

“说起手枪……也就是说，林田枪击石泽常夫？电话……对了，当时石泽是出去接电话……”片山突然灵光一闪，“那个电话！”

“怎么了？”

“石泽只有去接电话时才会被人击中。电话是在走廊正中，从庭院里能直接看到，但是必须把石泽叫到那里去……”片山说着，突然顿住了。

“当时是谁把石泽叫出去的？”

“当时……她说有电话找石泽……石泽被杀的时候，手里还握着听筒。我飞奔到院子里，然后她叫了救护车。”

“她？刈谷立子？”

“打给石泽的电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田绝不会干出这种事。让同伙打电话？根本就没时间！”

片山低声自语：“根本没有什么电话！”

“什么？”

“你们不奇怪吗？正打着电话，被袭击了，电话那边的人应该吓了一跳吧，至少会再打回来确认一下出了什么事吧？”

“不会是立子跟对方解释过了吧？”

“不，那样的话我应该知道，可她什么都没有说。”

“那是怎么回事？”

是立子说谎吗……

“没想到白天也能见到你，好开心！”立子笑着坐到片山对面的座位上。

“把你叫到这里来，真不好意思。”

“没关系。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这是卫星城里唯一的一间咖啡馆。由于是工作日，顾客大多是带着孩子的主妇，实在没有谈论严肃话题的气氛。

“就是……那个……这次的案子看上去乱七八糟……”

“可不是嘛。”

“事实上却很简单。”

“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除了堀口，石泽常代和石泽常夫母子被杀后，最后受益的是谁呢？”

“这就是动机吗？”

“是……是的。”

“我同意，猫妖之类的都是在掩人耳目。”

“就是这样。这样一来，受益的就是牧子和……”

“和我吧。”

片山点头。

“所以我注意到了电话。”

“电话？”

片山把石泽常夫接到电话的事说了一遍。

“事实上根本没有电话打过来，但因为你说‘有电话找’，石泽才被叫了出去——走到院子里能被直接看到的地方。”

立子依然微笑着：“听起来挺有意思，可事实却不是那样。”

“啊？”

“当时确实有电话打过来。”

“是谁打来的？”

“我不知道，又不是我接的电话。”

“那是……”

“接电话的是牧子。”立子说，“当时我打电话报了警，正要回屋时，电话铃又响了。牧子正好走过来，马上接起电话，交谈了几句，就告诉我‘是找我丈夫的’，于是我才传话。”

“这么说，电话真的响过？”

“嗯，没错。”

片山不禁抱住了头。好不容易想出来的推理居然不成立。

“你没弄清楚来龙去脉就别自作聪明了。”

片山抱着胳膊，不服气地说：“别说得那么严重。”

“可不是嘛，既然是片山警官，就总会犯错的。”坐在驾驶座的石津说。

片山怒道：“什么叫‘既然是片山警官’！”

“啊，我说错了，应该是‘即便是片山警官’。”

“现在才改口，已经太晚了！”

三人坐着石津的车出了卫星城向车站驶去，途中再次路过那个村子。

“琴经常在这一带出没。”片山说着朝车窗外望去，“看，那是——”

福尔摩斯也看了过去，尖叫了一声。

“是琴！”

草丛中突然跑出一只白猫。石津赶紧踩刹车，那只貌似琴的白猫又钻回草丛中。

“那是什么意思？”

“可能在叫我们过去。福尔摩斯，你觉得呢？”

福尔摩斯喵地叫了一声，似乎是赞成。

“好，我们下车吧！”片山提议。

村里比之前更安静，简直真成了无人村。毕竟发生了一连串血案，又有八个村民被逮捕，倒也能理解。

到了猫公馆一看，只见一个巡警无所事事地在被毁坏的大门前走来走去。

“是片山警官吗？”

“是我。”

“根本警官留了张纸条给您。”

读了根本的留言，片山怒道：“这算什么？”

“怎么了？”

“说什么已经抓住了那八个人，设在这里的搜查本部已经完成了使命，所以撤走了。”

“调查中止了？”

“怎么能这样？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一步。不管他，先去见石泽牧子吧。”

“见了之后怎么办呢？”

“确认一下刚才说的电话事件啊。”

三人进了大门，冲里边唤了几声，没有人应答。“难道出去了？”三人来到走廊上。

“明知主人不在还擅自往里闯，不太好吧？”

“可不是。”石津附和着，“万一被巡警逮着，那可怎么办？”

里里外外找了一番，却连半个人影都没瞧见。

“要不先撤吧。”片山正要回到走廊上去，“哎，福尔摩斯呢？”

“不会是没跟过来吧？”

“似乎看见它进来了。”

恰在这时，三人看到了电话——电话响了。

“啊，电话！”

“我来接。”片山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话筒，“喂，你好。喂喂——”

“怎么了？”

片山把话筒递给晴美，只听见嘟嘟的信号音。

“根本没人打过来嘛。”

“可电话铃响了……”

这时，福尔摩斯从阴影里出来。

“喂，福尔摩斯，是你搞的鬼吗？”

片山仔细搜查附近之后，拿出了一个东西。

“这是表？”

“是旅行用的表。原来这是个闹铃！”

“什么？”

“听着！”

片山把上了闹铃的表放在电话旁，响了几声后马上按掉。

“简直就像电话铃响！”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小把戏。我们平时不也经常会在闹铃响的时候伸手去接电话吗？一样的道理，把手里的闹钟弄响，然后马上摘下话筒，‘喂喂’几声，这样恐怕谁都会以为真的来电话了。”

“那么……是牧子杀了她丈夫了？”

“说不好石泽常代也是她杀的，先找到她再好好审问！”

片山说着，只听大门口传来一阵女人的惨叫声。

“又怎么了？”

“快走！”

三人赶紧冲出去，只见石泽牧子从大门处跑过来，脸部和手脚到处都是伤口。

“救命啊！”牧子喊着倒在了屋门口。片山等人惊呆了，只见大门前十几只猫一字排开。

“救命啊！把猫——赶出去！”牧子歇斯底里地叫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被人叫了出去……去了那个神社。”

“被谁叫出去的？”

“不……不知道……然后突然，猫就……就扑过来了……”

群猫又向大门内扑过来。牧子发出尖叫声，身体蜷缩成一团：“快点把猫弄出去！”

晴美看不下去了，催促道：“哥哥——”

“没事。”片山打断她，接着对牧子说，“夫人，猫之所以袭击您，不会是因为您杀过猫吧？”

牧子愣了一下：“你……你说什么？”

“让他们杀害石泽常代的是你吧，杀害你丈夫的也是你。对了，如果上野也只是看起来像自杀……”

“别胡说八道了！快把猫……”

“这样啊……”片山脑中突然灵光一闪。到了最后关头，人常会产生突然而来的灵感。

“是堀口吧？你只身一人，是不可能同时除掉常代和你丈夫的。是你让堀口干的！我说的对吗？”

“我.....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只要常代老夫人和你丈夫都死掉，土地就是你的。你利用美色引诱堀口帮你杀了他们。上野刚好在你和堀口杀害老夫人的时候来了，他和老夫人不合这一点大家都清楚，所以你就杀了上野，伪装成他是自杀的样子，把罪名安到他身上。”

“哪.....哪有这种事？”

“你让堀口以你丈夫的名义把绢子约过来，并强暴了她，这样一来，林田就有了杀你丈夫的动机。你又用闹钟装作有电话打过来，把你丈夫叫到从院子能看到的地方，让堀口用从警察那里夺来的枪杀了他.....”

“这.....这不可能.....”

“是吗？”

“你有什么证据！”

“当然有证据，就是那些玉砂利。堀口的鞋底和你凉鞋里都发现了玉砂利，因为你们曾经约在那个神社见面。堀口已经杀了三个人，风声鹤唳，甚至连猫叫都害怕。如此一来，你就不再指望他能为你办事，并杀死了堀口。”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片山看着石津和晴美说：“我们还是走吧。”

“走？”晴美一脸不解，“去哪里？”

“去外面。接下来就交给这些猫吧。”

“不要！”牧子大叫起来，“不要啊！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我们在外边等你。”

“就这么办。”石津笑着表示同意。

片山、晴美和石津三人走出去，关上了大门。

“这么做真的可以吗？”

“福尔摩斯还在里面呢。如果只是抓伤，不会有生命危险。”

屋内传来来回跑的脚步声，混杂着猫叫以及牧子的尖叫。

“救命啊！”牧子的叫声传来，“我知道了！是我干的，事情就是你说的那样！我什么都交代……救我啊！”

7

“看样子调查很顺利啊。”栗原警视心情愉快地说道，“石泽牧子把一切都坦白交代了。”

“是吗？”

“石泽牧子本来就跟她老公和婆婆关系不好，自从她知道土地能卖高价之后，就下定决心要除掉他们。随后她用花言巧语迷住了堀口，让他任自己差遣。”

“人是堀口杀的吧？”

“是。不过还得找个替罪羊，于是他们盯上了上野，因为他曾经来闹过事。堀口杀害石泽老夫人时，上野正好闯进来，两人就当场杀了他。”

“看来堀口的其他同伴都还蒙在鼓里。”

“当然。为了保证他们不叛变，牧子自己杀了一只猫，让堀口也杀了一只。在其他人到来之前，牧子便消失了。”

“所以是十一只……”

“原来是这样……”

“杀死堀口的也是牧子吧？”

“据说是用菜刀切开了堀口的咽喉。”

“可那个伤口……”栗原警视摇了摇头，“这一点牧子也说不知道。她本来把尸体丢在了神社那边，当在公馆前看到的时候，她几乎吓破了胆。”

“那到底是谁把尸体搬过来的？不会是猫……”

“哪怕几十只猫也完不成这件事吧。”片山叹了口气，“不过这样一来，就能推断林田是无辜的。”

“案情一公开，他就能回来吧。”

“上野绢子似乎也脱离了危险……林田肯定就在卫星城附近。”

“为什么？”

“绢子大半夜从医院跑出来，可能性只有一个，就是去见林田。他肯定先让人看到他离开了卫星城，然后又悄悄回来——林田不是那种能扔下被欺侮的恋人一走了之的男人。他肯定通过某种渠道跟绢子取得了联系，告诉她自己藏在哪里。绢子也是个能够守住秘密的人，不会随随便便跑过去……”

“你脑子挺灵光的嘛。”

虽然不敢确定对方到底是不是真在夸他，片山还是毫不客气地回了句：“多谢夸奖。”

“对了！绢子之所以学猫叫，肯定是怕手脚沾满泥土会被怀疑，更怕林田被人发现，才想出这个主意来掩饰吧。”

真是个聪明的女子！

“不过，猫的行动还没搞清楚。”

立子不解地问：“猫怎么了？”

“就是……整个经过简直像活下来的猫团结一致为主人复仇似的。有人暗中找人给猫喂食，悄悄策划着这一切。”

“到底是谁呢？”

立子一副自问自答的语气。片山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是你吧？”

“嗯。我用木天蓼的气味把那些下落不明的猫集合到神社里，可实在没法每天给它们喂食，就拜托那个餐馆的女招待了。”

“果然如此。那天晚上，你提前知道我和石津要去盯梢，所以没去放钱，对吧？”

“正是。”

“哎，等等，那么，把牧子叫出来、把堀口的尸体搬到公馆门前的……”

“也是我。我看到堀口被杀，就把尸体的伤口弄成动物咬伤的样子。”

“怎么弄的？”

“用插花的剑山。上次去看绢子的时候，被我放在病房的花瓶里了，应该还在那里。”

片山和立子当然都不知道，那个剑山已经和晴美的手袋一起埋在洞里了。

猫公馆里依旧寂静无声，片山缓缓靠倒在沙发靠背上：“可你怎么知道堀口就是凶手？”

“如果我说看到了呢？”

“看到了？”

“那天我一大早就过来了，正好是堀口让其他村民代表杀猫的时候……我藏在暗处，看到了这一切。”

“然后就实施了报复？”

“他们杀了我的恩人！而且堀口背后一定还有指使人，大概是牧子吧，我也不敢确定。可是我觉得，一定得让堀口和其他人意识到自己犯的罪……”

“所以你就把白猫涂成了红色？”

“你自己想象吧。不过清理起来可真麻烦。”立子一边说，一边做了个掸掉灰尘的动作。

“然后你用猫叫声恐吓他们，对吧？为此，有人丢掉了性命。”

“嗯……我也知道自己间接地害死了人，可我一点都不后悔，这都是他自作自受！这里是伯母的土地，我不能容忍猫失去居住的地方。”

立子紧紧盯着片山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人类明明也是动物，却偏要不断地破坏同是动物的猫狗居住的地方，对人类而言，这真的是一种幸福吗？”

片山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的确，如果一个村子里连猫狗的影子都看不见，也太奇怪了。

立子从沙发上站起身：“再来杯茶怎么样？”

“不……不用了。”

“不用客气，我马上就端过来。”

立子走出客厅时，脸上浮现出神秘的微笑。

她没有再回来。

尾声

“立子到底跑哪里去啦？”晴美问。

“谁知道呢。”片山仰头喝了口闷酒——其实是闷茶——突然猛跳起来，“烫死了！”

“刚泡的茶当然烫了。”

“呃……”

“又被人甩了。”

“你别说得这么直接好不好？什么结婚，只是随便说说。”

“啊，你怎么知道？”

“这不是明摆着吗？她本来就打算利用我。”

“这倒有可能……不过，仅此而已？”

“这么想比较好过。”

“赶紧振作起来吧！绢子和林田都得到了幸福，不也很好吗？”

“那你和石津呢？”

“喂！”晴美有点害羞似的红了脸，“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片山叹了口气：“琴也不见了。”

“其他的猫也也不见了，它们到底跑哪儿去啦？”

“谁知道。”

“我说，哥哥。”

“怎么了？”

“你说立子她……她会不会是琴变的？”

片山吃惊地瞪大了眼：“别胡说八道！你在跟我讲鬼故事吗？”

“可是……你仔细想想，我从没见过她跟琴一起出现过。”

“是……是这样吗……”

“就是啊，所以说不定……”

“别说了！太荒谬了。你说呢，福尔摩斯？”

正在房间角落里睡觉的福尔摩斯慵懒地眯了眯眼睛，又睡了过去。

立子。卧铺车上第一次见她的时候也是猫一般的姿态，当时片山还吃了一惊，头脑中冒出“难道她真是猫？”之类的念头。也许她当时是有事带琴出去，在归途中吧。逃票——虽然不知是不是真的——先让琴溜走，然后趁乘务员不注意，麻利地下了车。一定是这样！

说什么把伯母的信弄丢了，想必也是为了接近自己而编造出来的小把戏……

此时电话响了，正坐在电话旁边的片山摘下听筒。

“你好，我是片山。”

“是我。”

“立子！你在哪里？”

“你不用担心，别忘记跟我约定的事就行了。拜托啦！”

“约定？”

“那天在餐馆，我拜托过你啊。”

“啊，是那件事情啊。”

是那个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约定”。

“大家就都拜托你了。”

“大家？”

“请一定好好爱护它们。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永别了。”

“等等——”

电话挂了。片山死死地盯着福尔摩斯问：“福尔摩斯，你是怎么想的？难道她真是猫变的？”

福尔摩斯没有回答，扬起脸看向门口，只听从那边传来一阵啪嗒啪嗒狂跑的脚步声。

“是石津警官。”晴美站起身来。

门一开，石津就扑倒进来：“不得了了！那……那边……”

“喂，坚强点！到底出了什么事？”

“哥哥！”晴美也惊叫起来，片山一看，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门口足足有十几只猫，整整齐齐地站成一排。

“大家”就拜托我了？立子的话中之意，难道是让我照顾这些活下来的猫？

此时，猫咪们齐声叫了起来，就像在说“请多关照”似的。

[1]日语中“羊羹（youkan）”发音与“强奸（goukan）”类似。

[2]唐璜是拜伦作品中的花花公子；卡萨诺瓦是意大利作家，“追寻女色的风流才子”。

[3]狐狗狸占卜：日本民间占卜方法之一。把三根竹棍组合摆在盆上，三个人各用右手手指拿着盆，其中一个念咒，盆就会晃动，根据晃动的情况来占卜吉凶。

[4]鸟取县，位于日本列岛本岛西端，是全日本人口最少的县，拥有全日本最大的鸟取沙丘。

[5]玉砂利：一种石头的名称，主要用于花园、庭院、庙宇、浴场等处。

[6]剑山：插花用具，在金属台座上竖立着尖朝上的针，用以固定插花材料。

[7]鸟居：通往神社路上或神社周围的木栅栏，类似中国牌坊的日式建筑。

[8]日本神社的地板离地面有一定高度，以防潮防虫。

[9]浦岛太郎：日本室町时代的御伽草子中的人物。浦岛太郎与海龟化身的美女一起去了龙宫，归来后因打开珠宝箱而变成了白发老翁。

[10]日本成语，意为恩将仇报。



[日]

赤川次郎

潘璐
——
译

独一无二的猫侦探
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

斯塔维茨小提琴决赛暗战
封闭式集训地升级为杀人密室

猫，真的能看穿一切！

“在我家的生活最为艰辛时，正是这只三色猫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 赤川次郎

版权信息

狂想曲

作者：（日）赤川次郎

译者：潘璐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总序](#)

[调音](#)

[第一乐章 快板，但不是太快](#)

[第二乐章 柔美的慢板（如歌曲般悠扬）](#)

[第三乐章 轻松活泼的快板（欢快灵动地）](#)

[第四乐章 终曲](#)

[加演](#)

总序

三色猫福尔摩斯系列：一个温情的故事世界

赤川次郎

从“三色猫探案”首次与读者见面，到今天已经有三十六个年头了。三十六年，差不多是普通猫咪寿命的两倍。

“把小猫设定为侦探”这一想法的诞生纯属偶然。拿到“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的第二年，出版社向我约稿写一部长篇推理小说。我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如何塑造新奇有趣的主人公，因为在“搞笑风推理”的大框架中，侦探的形象写来写去好像只有那么几种。

而就在这时，家里养了十五年的三色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只小猫早已成为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而且，这十几年是我家生活最为艰辛的一段时期，正是这只三色猫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当我正式出道，家里生活终于有所改善之时，三色猫就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了报答小猫多年以来的陪伴，我决定让它在我的作品中复活。于是，在《推理》中，与我家小猫形态、毛色如出一辙的“猫侦探”从此登场。

不过，那时我并未打算写成系列。没想到此书一经出版好评如潮，结果我又写出了第二部、第三部……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间这个系列已迎来了第五十部作品。原本我希望通过创作小说向我家三色猫报恩，结果它又以几十倍的恩情回馈了我。

三色猫福尔摩斯、片山兄妹、石津刑警，这些角色不仅仅是我的造物，多年来，广大读者已把他们当作家人一般亲近与喜爱。因此，我会一直把这个系列写下去。

中国出版界很早之前就引进了这套作品的若干部，不知道猫这种生物在日本人和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不是有很多共通之处呢？

无论如何，这个系列被翻译成中文，并被广泛阅读，这对于作者来

说，实在是无上的荣幸。

曾经有一名小学生读者看了“三色猫探案”系列后对我说：“原来坏人也是有故事的啊。”在我的书里，猫侦探也好，片山刑警也好，他们都不是对罪犯一味穷追猛打的那种主人公。有些人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犯下罪行，对于他们，我书中的侦探们在彻查真相的同时，也总是怀有同情之心。

也许现实世界比小说残酷许多，但我衷心期待大家在阅读“三色猫探案”系列时能够暂时忘却现实，在这个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中得到治愈和救赎。

猫侦探也是这样希望.....的吧。

调音

今天并非一般公司发薪水的日子，然而奇怪的是这家餐厅却格外拥挤。

“实在非常抱歉。”说话的人身穿燕尾服，好像是餐厅经理。他面露难色，讷讷地道歉：“不知为什么，今晚客人特别多……”

“没有空位吗？”石津的不满和焦躁完全显于颜色。

“预约的客人很多……现在虽然有一些空位，但是预约的客人很快就会到。”经理虽然彬彬有礼，但言外之意也非常清楚，没有预约就不能进。

片山晴美戳戳石津的手臂。

“石津先生，没有空位就算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

“可是……”

石津还在犹豫。晴美当然很理解他的心情。哥哥片山义太郎也是刑警，所以她很清楚刑警的薪水并不丰厚。可尽管囊中羞涩，石津还是勒紧裤带请她来这种高级餐厅吃饭，如果因为客满而打退堂鼓，也太丢脸了……石津，有着作为男人的自尊。

“下次再来好了。”晴美说。

“不行，下次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攒够钱。”石津讲出一句大实话。“晴美小姐，你先在外面等一会儿，好吗？”

“好啊……不过，真的不要紧吗？”

“你不要管，交给我吧。”石津挺起胸膛。

“好，我坐在那边的座位等你。”

晴美走出餐厅。这里的地下一层有五六家餐厅，中间是空旷的大厅，摆着几把设计别致的椅子。晴美找了一把椅子坐下。

不知哥哥有没有把饭菜好好加热过再吃，不知他有没有给福尔摩斯喂食。不过，如果哥哥不喂，福尔摩斯可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应该不用担心它饿肚子。反倒是哥哥，更让人放心不下，年近三十，还没有靠谱的女朋友.....

“片山是因为有你在，才不结婚的，”哥哥的同事常常这样对她说，“因为他没有感觉到单身的种种不便，所以才不会认真考虑结婚的事。你不要顾虑他，自己先快点儿结婚吧。你一结婚，你哥哥自然就会想结婚了。”

晴美认为哥哥的同事说得有理。母亲早逝，当警察的父亲也因公殉职，只剩兄妹二人相依为命，所以哥哥大概觉得长兄如父，必须先解决晴美的终身大事，才能考虑自己的幸福。而妹妹却认为不能丢下糊涂哥哥不管，自己去嫁人。就这样，两人互相牵制，谁都不能下决心走出关键一步。

“石津先生干什么去了？”晴美喃喃自语。

这时，一群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儿叽叽喳喳地朝这边走来。说是一群，其实只有五个人而已，但那热闹劲儿抵得过十个大人。晴美是过来人，看着她们，回忆起自己快乐的学生时代。

她们也许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其中三个人手里拎着小提琴琴箱，另外一个人拎的琴箱略大，可能是中提琴。只有一个人什么也没拿，大概是钢琴专业的，总不能带着斯坦威三角钢琴到处走吧。

女孩们个个看起来都像是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千金小姐，衣着虽然低调，但剪裁做工都很高级，漫不经心挽在手里的包包，也都是GUCCI或MORABITO这样的名牌^[1]。

晴美曾经在购物中心工作过，眼光非常精准。她觉得这群女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拘无束。

其中一个女生偶然看向晴美这边，不过，并不是看晴美。晴美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一个女人正死死盯着那群女生。那女人五十岁左右，

不，也许没那么老，但是面容却显得非常苍老。

女人似乎不太寻常。她与这个场合格格不入——原因并不在于她身上的廉价衣物，而在于她圆睁的双眼中散发出的狂热光芒。

晴美收回视线。那群女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一位突然表情僵硬，笑容凝结在脸上。她呆呆立在当场，好像突然看到了某种可怕的东西。

其他四个人正走向方才晴美被婉拒的那家餐厅，提着中提琴的女生回头招呼道：“喂，玛莉，你怎么了？”

“没.....没事。”

叫玛莉的女孩蓦然回神，快步走进餐厅。

就在此时，石津迈着轻快的步伐从餐厅里走出来。

“晴美小姐，我们进去吧。”

“不是已经客满？”

“我让经理想办法通融了一下。”石津得意扬扬地说。晴美瞪了他一眼：“你一定是亮出警察证件了吧？”

“啊？不.....没有，只是我的证件碰巧从口袋里掉出来，又碰巧被他看见了而已。”

“你这是滥用职权！”晴美嗔道，“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知道了。”石津挠挠头。人高马大的石津做出这种动作的时候格外可爱。

“那我们进去吧。”晴美举步往前走，突然又下意识地回头张望，那个中年女人已经不见了。

“怎么了？”

“没什么。”

走进餐厅，之前的那名经理亲自为他们领路。

“非常抱歉，座位太靠里面了。”

“不，没关系。”

晴美就座后，发现邻桌正巧是刚才那五个女生。她们坐在一张长桌两边，叫玛莉的姑娘高兴地端着一杯葡萄酒。

“晴美小姐，喜欢吃什么就随便点。”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点完菜后，两人先开了一瓶葡萄酒，斟满酒杯后一饮而尽。晴美的酒量一向不错。

“片山先生那边不要紧吧？”

“为什么这样问？”

“我在想，他会不会生气？”

“他确实不太高兴，不过没关系，我和别人在一起的话，他更不放心。”

片山义太郎并不赞成妹妹和刑警交往，父亲因公殉职后，他反对得更加激烈。

“那就好……”石津的语气不太自信，“不过，最近总觉得片山先生看我的眼神充满杀气。”

晴美哈哈大笑：“你太夸张了！”

两人喝着葡萄酒，邻桌传来那几个女生的交谈声。

“喂喂，马上就到八点了。”

“别说了，肯定没戏了。”

“你嘴上这么说，可脸上却是自信满满的样子。”

“我真的没戏了，已经放弃了。你看，我把《随想曲》拉成那个样子。”

说这话的是五人之中个头较矮、身材微胖的女生，她拿的乐器是小提琴。虽然戴着眼镜，但那副眼镜却犹如装饰品一样，更加衬托出她的可爱气质。

“上次比赛时，真知子也说过同样的话，结果还是拿了第一名。”

“那可不一样，这次和学生比赛的水准相比，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和我同等水平的人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太夸张了吧！玛莉，你怎么样？很淡定嘛。”

“我的实力，我心里有数，”玛莉说，“能进入最后的预赛，已经很不错了。”

“我认为玛莉和真知子都能进入决赛。”

“同意。赌一个手提包，她们都能进入决赛。”

“好了好了，你们几个真讨厌，”真知子瞪了她们一眼，“事不关己就尽说风凉话。是吧，玛莉？”

玛莉笑而不语。

“说是八点钟左右会通知我们结果，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好了，别总说比赛的事了！”真知子说，“玛莉，如果只有一个人能参加决赛……”

“怎样？”

“那么今晚就由那个人买单，好不好？”

“没问题！真知子，你带钱了吗？”

“哎呀，我觉得肯定是玛莉请客，所以只带了车票钱。”

五个人笑成一团——邻桌的晴美也不禁被逗笑了。玛莉和真知子看起来都很自信，不过到了这种时候，心里多少还是会有几分不安吧。

“不知道是怎样的比赛，”石津也听到了女孩们的谈话，“难道是泳装比赛？”

此时，餐厅经理快步向女孩们走来。

“哪一位是樱井玛莉小姐？”

“是我。”玛莉的表情很紧张。

“服务台有你的电话。”

“谢谢……”她站起来，接着又说，“我不想去接。真知子，你去接吧。”

“我才不去呢，要是得知只有玛莉入选而我却被淘汰就太惨了。”

“我好怕……你们哪位去接一下电话，好不好？”

“不好！你还是快去吧！”

在大家的再三催促下，玛莉终于离开了座位。但她走了几步，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身向晴美走来。

“不好意思，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

“什么事？”

“请问，你能替我接个电话吗？”

“啊？”

“是比赛委员会打来的，通知由樱井玛莉或植田真知子参加决赛。请你替我接这个电话，好不好？拜托了！”

“好的，我去接。”晴美微笑着站起来。

“谢谢。”

晴美迅速走到服务台，拿起放在电话旁的话筒。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你是樱井玛莉小姐吧？植田真知子小姐也在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干脆利落的女性的声音。

“是的。”晴美道。

“这里是斯塔维茨小提琴比赛委员会。”

晴美大吃一惊。斯塔维茨小提琴比赛是顶级水平的音乐赛事，最近各种媒体都在大肆报道。能参加这种比赛，说明那两个女生相当优秀。电话那头的女性继续说：“根据审查结果，樱井玛莉小姐和植田真知子小姐两位都进入了决赛。恭喜你们！详细情况请见明天寄出的通知书。”

晴美听完放下话筒，向那几个女生挥手大喊：“两个人都能参加决赛了！”

“啊！”那边爆发出欢呼声，五个女生尖叫着蹦起来，踢翻了好几把椅子。

其他客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朝女生这边看过来。晴美觉得自己好像与有荣焉，情不自禁地为她们感到高兴。当她准备回到自己座位的时候，服务台的小姐叫住了她：“不好意思，又有一通电话找樱井小姐。”说完把话筒递给晴美。

晴美犹豫了一下，那五位女生仍抱在一起，互相拍打肩膀，闹成一团。晴美决定先把电话接起来。

“喂喂？”

“你是樱井玛莉吧？”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哑含混的古怪声音。

“请问您是哪位？”

“你听清楚，我绝不会让你得到冠军。”

“你说什么？”

“如果你想保住小命，比赛时就要故意出错，否则……”

“你是谁？”

对方挂断了电话。晴美轻轻放下话筒。

晴美曾经与哥哥和福尔摩斯一起参与过几次犯罪调查，她从刚才的那个声音里感受到一种深不见底的真正的恶意，这绝非单纯的恶作剧或骚扰电话。虽然这只是晴美的直觉，不过在直觉的准确性上——不，应该说，即使在直觉的准确性上，晴美也比哥哥强多了。

看着那五个手牵手热泪盈眶的女生，晴美似乎看到一团阴影正笼罩在她们头上。

“刚才太谢谢你了。”晴美回到座位时，樱井玛莉前来道谢。

“别客气。恭喜你。”

“谢谢。如果……不嫌弃的话，和我们坐在一起好吗？”她看了一眼石津，又说，“请两位一起过来吧。”

“谢谢，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石津先生，你说是不是？”

“这……”

“一个男人对六个女人，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

晴美嘴上开着玩笑，心里却盘算着或许能从女孩儿们的谈话中探出些端倪。

她决定不说出后一通电话的内容，至少不能在这个欢乐的场合给她们泼冷水。

服务生过来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晴美和石津坐在长桌的一端。

“恕我冒昧，请问两位是夫妻吗？”

“不，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晴美笑道，“我叫片山晴美，这位是石津先生。”

“我是目黑警局的石津。”其实他大可不必把自己的职业也说出来，看来他真的很紧张。

“原来是刑警先生，那我就放心了。”植田真知子说。

“你有什么担心的事吗？”

“这样喝醉了就有人送我回家了。”真知子说着笑了起来。

从年龄来说，她已经不是动不动就咯咯傻笑的小姑娘了，不过，也许因为实在太高兴，所以一直笑个不停。而樱井玛莉只是双颊微微泛红，和真知子相比，显得冷静一些。

“决赛是什么时候？”晴美问。

“两周之后。”玛莉回答。

“时间很紧啊。你决赛时拉什么曲子？”

“不知道，所以很紧张。”

“是当场指定曲子吗？”

“是的，指定曲包括一首巴赫的无伴奏曲和一首协奏曲——可能是贝多芬、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门德尔松、西贝柳斯、布鲁赫等人的作品，要到当天才知道到底是哪一首曲子，所以必须把所有曲子都练熟才行。”

“也太难了吧！”晴美摇头赞叹。

“更难的是新作品。”真知子说。

“新作品？”

“是委员会委托某人为这次比赛特别作的新曲，作曲者及其作品都是严格保密的。”

“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呢？”

“决赛前一周。”

“也就是说，你们要在一周之内把这首新曲子练熟？”

“比赛时不能看乐谱，不过记乐谱不是很难，我们早就习惯了。难的是如何诠释作品，”玛莉接着说，“因为是全新的作品，所以没有范例可以参考，必须自己读谱、用心揣摩并加以呈现。”

“而且，禁止与他人交流。”真知子道。

“禁止？可是有一周的时间.....”

“在这一周里，参加决赛的人都要被关在某一个地方，”真知子说，“不能离开那里一步，也不能与外界通信、通话。”

“真没想到，原来如此严格！”晴美叹息连连。她想，如果是自己，说不定会因为精神上的重压而崩溃。“这么说来，你们要与世隔绝一个星期了。”

如果那个威胁是真的.....那么，“那一个星期”显然是对方下手的绝佳时机。

第一乐章 快板，但不是太快

1

钥匙转动，门锁打开。

“好，进来吧。”

穿着皮草短外套的男人说。时值秋日午后，这样的穿着似乎稍嫌夸张。一头干燥且几乎全白的头发表明他的年龄在六十岁上下，但看上去容光焕发、充满活力，身材似西洋人，双腿修长。

他好像浑身有用不完的精力，这一点非但没有使他显得粗犷，反而为他增添了一股温文尔雅的知性气质。他那沉着稳健、与众不同的气场，更彰显出凌驾于众人之上的领导者风范。

而他的确是这样的人物——他就是日本指挥界的元老，朝仓宗和。

“这房子好像阴森森的。”站在朝仓身后的男人说。他大约四十岁左右，身着西装，打着领带，看上去像个平凡的上班族。

此人中等身材，脸色灰暗，似乎缺少运动；戴着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似乎因为担心眼镜滑落，一直用手扶着。

他的实际年龄虽然比朝仓小许多，但两个人站在一起，他却比朝仓显老。

“是吗？”朝仓愉快地说，“第一次来的人也许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却很怀念这里。”

“这里一定长期没人管理吧？”

“不，并不是很久，顶多七八年吧。”

“感觉会有提琴妖怪出现呢。”

“别瞎说！你不是无神论者吗？”

“我是不相信有神明或魔鬼，但妖怪是另一回事。”

“还是先进去再说吧。”朝仓略带不耐烦地推开紧闭的房门。

一起进来的男人名叫须田道哉，是朝仓任职指挥的新东京爱乐乐团的事务局长，同时也兼任斯塔维茨小提琴比赛委员会的事务局局长。虽然在音乐界工作，但他对音乐可以说一窍不通，而这一点正是朝仓喜欢他的地方。

须田虽然不懂快板与行板的差别，不过，算账却是一把好手。

所谓指挥家，都是专制的独裁者，朝仓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是典型代表。

须田不懂音乐，至于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哪一个对听众更具吸引力，他也丝毫不感兴趣，这样一来，朝仓工作起来反而更觉轻松。

门开了。

两人走进一个空旷的房间，房间面积其实不算很大，但屋顶挑高，一抬头就可以直接看到二楼天花板，因此感觉房子很大。

“木头的气味真好闻，”朝仓不由得叹息，“现在的音乐学校，一个个都像是钢筋水泥建造的箱子。在那种地方，乐器都不能安心地发出声音。小提琴是用木头制造的，还是在木头环境里才能发出最美好的声音。喂，你干什么呢？这是西式房子，用不着脱鞋。”

“这样啊！我正愁找不到地方脱鞋呢。”须田这才放心走进来。

“你看这里怎么样？我曾在这里度过三年时光，处处都能勾起我的回忆。”

“哦……”须田东张西望，“没我想象的破旧，大概不必花太多工夫就可以整理好。”

“你这个人真利索，”朝仓笑道，“我带你到处看看吧。”

从大厅向右走，有两扇对开的大门。

“这里是餐厅，很宽敞吧。”

这是个长方形的大房间，一张结实的长方形餐桌摆在正中央，餐桌四周环绕着八张高靠背椅子。

须田或敲打或晃动每一把椅子，试它们的牢度。“一点儿也没有松动，老物件果然很结实，”他感叹道，“一共八把椅子……进入决赛的有七个人，有一把备用的椅子，正合适。”

“这张桌子很棒吧？虽然很古老，却是用北欧的木材打造的呢。”

“哦——那比赛结束之后可以卖个好价钱。”

“喂喂，你是来干什么的啊！”

“是，是，我只是开玩笑。”毫无幽默细胞的须田一本正经地说出这句话，显得十分滑稽。

“里面的门进去就是厨房。”

“哦，那正是我最担心的地方，厨房用具肯定都很古老了吧。”须田说完率先走进，朝仓慢条斯理地跟在后头。

“怎么样？”

须田走过去，一一仔细察看烤箱、电磁炉、灶台和料理台。

“好像都还能用……煤气的总开关现在是关掉的，所以这些设备还要请煤气公司的人来检查一下才行，”须田接着说，“对了，这一带都已经换成天然气了吧？”

“这我就知道了。”

“如果已经换成天然气，那么这些就必须全部更换。”须田双臂抱胸作沉思状，脑子里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这样一来，开销就太大了。不如干脆只留下烧开水用的煤气炉，三餐叫送餐公司送来。”

“这样太小家子气了吧！”朝仓皱着眉头说，“参赛选手们都是食欲旺盛的年轻人，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精力。你要让他们像上班族一样吃外送的凉饭冷菜吗？这怎么行！除非是让马克西姆^[2]那样的高级餐厅送饭过来。”

“这样啊，”须田似乎已料到朝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么就必须雇用厨师了。”

“短期雇用就可以，只在比赛期间需要。”

“就是短期的才难找，”须田拿出笔记本把这件事记下来，“这里的门通向哪里？”

“通向后院。”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对了，还有，通风扇也必须换新的。”

“一定要选好的厨师，可不能让参加比赛的选手食物中毒，多花点儿钱有什么关系呢！”

“知道了，”须田苦笑道，“您的口头禅又来了，‘多花点钱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的口头禅该接下去啊，‘那钱从哪儿来呢？’”

“真是说不过您啊！”须田笑了。

“那么，现在去看看其他房间吧。”

两个人穿过餐厅回到大厅，推开与厨房相对、大厅另一侧的门。

“这里是客厅。”朝仓说。

“好大啊！”须田探头一看，惊得目瞪口呆。

“这里太暗了，你去把窗帘拉开。”

“好。”

明明可以自己进去拉开窗帘，但是朝仓早已习惯指使他人。须田忍受着飞扬的尘埃，把每幅窗帘拉开。

这个房间的形状十分细长——有足够的宽度，而长度更为惊人。

房间分为两部分，靠近门口、大约占三分之一的空间，是客厅兼起居室，沙发围着几张小圆桌。与窗户相对的墙壁下方设有一个真正的壁炉。

靠里面占三分之二的空间布置成了小型演奏会场，最里面摆放着一架三角钢琴，面朝钢琴设有二十多个座席。不过并非固定的座席，而是一排排古色古香的椅子。

“哦……实在太棒了！”须田总算把全部窗帘都拉开，他一面徒劳地挥舞着双手驱赶灰尘，一面走向朝仓。

“很宽敞吧，以前曾经邀请过音乐家来这里表演。那时候，每到星期天，学生也会逐个上来演奏。”

“的确很气派，”须田再度环视四周，“这里也许还能派上其他用场。”

“怎么说？”

“比如，可以在这里举办‘暑期音乐研修会’，或者在这里举办演奏会，都很有意思。对了，在这里挂一盏漂亮的吊灯，这个房间就可以命名为‘骑士殿’或‘公主殿’之类的……然后我们把华丽的彩色照片登在宣传海报上。”

“我看叫‘傻瓜殿’算了，”朝仓笑道，“别忘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比赛。”

“是。壁炉还能使用吗？”

“应该能用。冬夜，壁炉里烧起炉火，大家聚在这里谈天说地，那才是真正的青春啊！”朝仓回忆道。

“可是，还是得用暖气，因为这一带很冷，尤其入夜以后。”须田说。

“当然。可不能让选手们的手冻僵了。”

“用煤油炉最省钱，但这是木造房屋，万一发生火灾可就麻烦了……还是用天然气好了。”

“你看着办吧。”

朝仓说完，向尘埃甫落定的客厅里面走去。他掀开三角钢琴的琴盖，拂去椅子上的灰尘坐下，手指在琴键上滑动，琴声在客厅的空间里回荡。

“看样子没问题，”朝仓点点头，“只要调调音，就能使用。”

“难道您原来打算买新的？”须田惊讶地说，“那要花一千万日元啊！”

“能在这里摆一架走调的钢琴吗？”朝仓说，“好了，我们上二楼吧。”

通往二楼的楼梯在大厅里，楼梯很宽，坡度和缓，与一般日本住宅里那种陡峭的楼梯形成强烈对比。

“二楼全部是单人间，每个房间都很宽敞。”朝仓说。

“真想搬来住。”须田叹息。

朝仓打开旁边的一扇门，这一次，他自己进去拉开正面窗户的窗帘。

房间大约有十叠^[3]大，有床、书桌、书架、沙发，就像古老宾馆里的一个房间，唯一不同之处是多了一个谱架。

“房间真不错。”

“因为要在房间里练琴，如果没有这么大的空间，琴声就不能舒展开自如地飘散。”

“房间这样就能使用了。那个门是什么？”

“里面是卫生间。每个房间都配有浴室和洗手间。”

“简直和宾馆一样！”须田摇头赞叹，“应该让参加决赛的选手交点儿住宿费吧？”

“喂——”

“我开玩笑的，”须田急忙说，“这里有几个房间？”

“一共有八个房间，楼下还有一间管理员住的房间。”

“八间，那七个人住足够了，还剩一个房间是您要住吗？”

“那可不行。只有参加比赛的七个人住在这里，他们要在这里练习，然后参加决赛。”

“选手们好辛苦啊。”

“干这一行，只靠技术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力。”朝仓停顿一下，接着说：“该看的地方都看过了，不必每个房间都看一遍吧？”

“以后我慢慢再看，因为还得找木工来整修一下。”

“我也会好好想想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东西。选手们不是以学生的身份而是以竞争对手的身份来到这里，考虑到这一点，房间布置也要相应地适当改变。”

“说的也是。我只希望不要花费太多。”

“花点儿钱有什么关系！今年的《第九交响曲》，三场都将由我指挥。”

“真的吗？太好了，那肯定会场场满座！”须田立刻开始计算收益，“S座的……票价就定五千日圆吧。”

“你定的票价可不要让贝多芬生气啊。”朝仓说。

两人走出房子，朝仓把大门锁上。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这里最早是干什么用的，”朝仓朝汽车走去，“好像经过几次转手，换过好几个主人。”

“我觉得这里能开旅馆。”须田说。

“事实上曾经做过旅馆，但是没能持久。”

“为什么？”

“这个.....我是从管理员那里听说的.....”朝仓说，“据说这里闹鬼。”

“那座房子里？”须田不由得停下脚步。

“不用担心，我在那里住了三年，连只耗子都没见过。”

“啊，吓我一跳，”须田摸摸胸口，放下心来，“我最怕鬼了。”

“这件事你可不能说出去，会吓坏大家的。”

“我明白，”须田关上车门，“求我说我也不会说。”

朝仓在汽车后座坐好，须田发动了引擎。

汽车开上林间小路。

“真不敢相信这里是东京。”

“唯有这里还留下一点儿武藏野^[4]的风貌，”朝仓看着车外，“.....内部装修能在十天内完成吗？”

“想办法赶工吧。”

“拜托你了，要是能尽快完工就好了.....如果间隔太久，对选手们也不好。”

沉默了片刻，须田说：“谁的实力最强呢？”

“大家的实力都在伯仲之间。”

“好像很多人都看好樱井玛莉。”

“她呀……嗯，她的确很厉害。不过，比赛当天的状况常常会影响选手的发挥。”

“‘新作’是哪位作曲呢？”须田问。朝仓闻言表情一僵：“为什么问这个？”

“没什么……只是……如果是名家作曲，报酬就高了。”

“在比赛结束之前，作曲者的身份是绝对保密的，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

“是，我只是随口问一问罢了，”须田的笑容多少有点儿不自然，“……您现在是要回家吗？”

“嗯，开回去吧。”

不久，汽车开上了大路，车辆逐渐增多。

大约三十分钟后，汽车停在一栋宅邸前，大门上挂着“朝仓”的名牌。

“明天彩排之前，我先到你那里去一趟，你把计划准备好。”朝仓下车时说。

“知道了。”

须田向朝仓行了个礼，再次发动了车子。汽车很快融入车流之中。

朝仓打开大门，却先走向车库，他的宝马停在那里。朝仓似乎有急事般匆忙发动引擎。

驶过一个街角，须田驾驶的汽车出现在前方。宝马与它保持着几辆车的车距，一路跟踪……

“哦？有这种事啊？”片山义太郎从晴美手中接过第二碗饭。

“你说怎么办？我心里一直觉得很不安。”晴美严肃地追问哥哥。

“你问我，我也没办法啊.....这又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片山逃避似的说。他不仅仅对妹妹这样，对所有女性的追问，他都避之唯恐不及。

“哥哥总是这样，”晴美瞪了片山一眼，“你这么胆小怕事，是不会有出息的。”

“反正我只是一个基层刑警嘛。”片山义太郎满不在乎地说完，继续埋头猛吃。

“你是想说，处理已经发生的事件警察都忙不过来，所以不能抽出宝贵的警力去防范那些不知会不会发生的事件，对吧？”

“既然你都明白，就不用我多说了。”

“真是的.....一点儿都帮不上忙！”晴美从片山面前的盘子里夹起最后一块生鱼片，喂给吃得正香的福尔摩斯，“来，这个给你。”

片山急得大叫：“喂，那是我留着最后吃的！”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福尔摩斯一口叼起生鱼片，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

“福尔摩斯没分你一半？”晴美问。

“哼。”片山愤愤地撅起嘴巴，把茶水倒在碗里，拌着剩下的饭吃完。

正如之前介绍过的那样——片山义太郎年近三十，依然单身，在家里常常沦为妹妹晴美的捉弄对象。

他身材颀长，一副溜肩膀，总是傻乎乎的样子。如果容貌俊朗的话，也许有希望成为歌舞伎中的女形^[5]。但他偏偏长了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虽然看上去和善可亲，但是按照一般标准而言，实在称不上是美男子。

晴美常开玩笑说兄妹俩是“野兽与美女”的组合，不过，“野兽”这个称呼，安在心地的善良的片山身上并不十分恰当。

顺便一提，这个家——位于某栋普通公寓楼的二层——其实有两位“美女”：晴美和三色猫福尔摩斯。也许有人认为，应该说一位美女和一只猫比较妥当，但是，福尔摩斯神通广大，即使被当作“一个人”看待，也未尝不可。

可是，说不定福尔摩斯还会抗议说：“不要把我和愚蠢的人类相提并论。”

福尔摩斯是一只雌性三色猫，年龄不详，不过从它光滑的皮毛、苗条结实的体形和敏捷的动作都可以看出，它还相当年轻。它的腹部呈白色，整个背部则黑褐相间，神情略显锐利，面孔白、褐、黑三色兼具。此外，它右前腿乌黑，左前腿雪白，连特殊的配色都在凸显着它的与众不同。

先吃完晚饭的福尔摩斯不停地舔前爪擦脸，片山看着“猫式洗脸”的动作，说：“它是从哪里学会这种洗脸方式的啊？随时随地，想洗就洗，太方便了。”

“别把话题扯开。”晴美说。

“你还要继续说那件事啊？”

“没错。直觉告诉我，那项比赛很危险，一定会出事。”

“难道是某把小提琴不堪主人虐待而报复主人吗？”

“喂……人家是认真地在谈这件事！”

“算了吧！不要把那种电话放在心上，”片山安抚晴美，“一定是竞争对手的恶作剧。”

“因为哥哥没有听到电话里的声音，才会这样认为。那个声音真的充满恶意，我一听就能感觉到。”

“单凭你的感觉，你觉得搜查一课的刑警会出动追查吗？不要强人所难了，而且，你连那些女孩儿的住址都不知道吧。”

“那还不简单，打电话问问斯塔维茨小提琴比赛事务局就知道了，我这就去打电话。”

“等等。”片山连忙阻止。想到就要做到，晴美一向如此。

“放心好了，这么晚打电话也不会有人接。”

片山这才放心：“那就好……可是，我不认为课长会让我深入调查这件事。”

“那么，就在你不上班的时候，以个人身份去调查好了。晚上下班到第二天早上，这段时间足够了。”

“那我什么时候睡觉？”

“不要紧，我替你睡。”晴美一本正经地说。

“连调查对象的身份都不知道，怎么查？”

“我觉得当时在餐厅附近出现的那个中年女人很可疑……当时就应该去跟踪她的。”

“喂，拜托你不要唯恐天下不乱好不好？再遇到危险，我可不管。”片山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晴美为了查案曾经好几次以身犯险，差点儿把小命丢了。有这种妹妹，当哥哥的不担心都难。

“不要紧，有福尔摩斯跟着我呢，对吧？”

福尔摩斯却假装没听到，径自走到房间角落，在坐垫上蜷成一团。

“哎呀，真没良心！”

“那种话要在给它喂食以前说才管用。”片山笑道。

“真的没办法吗？”晴美认真地说，“难得参加这么重要的比赛，你不希望她们平安无事地完成表演吗？”

“我理解你的心情.....如果她们向警方请求保护，也许就能采取适当的措施。”片山说。

“那不行，必须在暗中保护！”

“在暗中保护？绝对不可能。”片山瞪大眼睛。

“如果让她们知道会有事情发生，心理上一定会受到影响，那样就不能充分发挥实力了。”

“这也太难了，不可能做到.....”

片山说到一半，电话铃响了。晴美伸手正要拿起话筒，片山对她说：“如果是根本先生打来的，就说我不舒服，已经睡了。”

晴美拿起话筒。

“喂，这是片山家——啊，是根本先生呀，我哥哥常受您照顾.....您找我哥哥吗？他在我旁边让我告诉您，他不舒服，已经睡了。”

片山从晴美手中抢过话筒。

“啊，不好意思，我妹妹胡说八道.....什么？我没说过那种话，是妹妹瞎编的.....什么？杀人案？在哪里？知道了，我马上去。”片山神情紧张地放下话筒。

“谁叫你不答应我的请求。”晴美说。

“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片山准备出门。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特别的案子？”

“你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你是说.....”

“参加决赛的一名选手被人用小提琴的琴弦勒死了。”

“天啊！”晴美惊叫，“福尔摩斯，快起来，出门了！”

“骗你的。”

晴美张牙舞爪地扑向片山。

“不要这样！喂，住手！”

被吵醒的福尔摩斯一脸厌烦地看着打打闹闹的兄妹俩，打了一个大哈欠，再次蜷缩成一团呼呼睡去。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喂，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没……没什么……”片山义太郎轻轻摸着脸上刺痛的伤口，“被猫抓的。”

“哦？”根本刑警似乎觉得很奇怪，问道：“你家那只猫会抓人吗？是不是你偷吃猫粮被发现了？”

“怎么会有那种事！”

“算了，到这里来吧。”根本笑着催促片山。

凶案现场在新建住宅区外围的小树林里。从小区要走二十五分钟才能到达最近的车站，一般没人愿意住在这种小区。

尤其到了晚上，这里就像深山老林一样，漆黑一片，只能看到零星几处灯光。但是，如今这小树林的一角却灯火通明，许多人在那里忙个不停，看起来就像黑暗中的银幕上浮现的画面。

“真不容易，在这么隐蔽的地方也能发现尸体。”片山边走边说。

“大概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根本笑道，“夫妻吵架，妻子从家里跑出来，丈夫急忙在后面追，追来追去就跑到这片小树林里来了……”

“然后就发现了尸体……”

“是妻子发现的。两口子立刻忘了吵架的事，赶紧跑回家打电话报案。”

“算他们走运，说不定凶手就躲在附近。”

“这可说不准。看到尸体……”话说到一半，根本看到法医南田从树林里出来，就转而向南田问道：“医生，有什么发现？”

“深夜把人从被窝里叫出来，还问得这么轻松，至少该带一瓶酒来犒劳犒劳我吧。”南田一脸困倦地抱怨。

“你信不信下次我把蓖麻油装在酒瓶里给你带来？死因是什么？”根本不理会南田那一套。

“死因是头部受到重击。凶器可能就是丢在旁边的扳手，砸烂死者面孔的大概也是这个东西。”

“砸烂面孔？”片山问。

“嗯，死相很惨。而且死者还被剥光衣服，所以想要确认死者身份，可不容易。”

片山脸色发白。他身为刑警却神经脆弱，看到血就会头晕目眩，光是想到死者血肉模糊的面孔，就快不行了。

“那个女人大概有四十五六岁吧，”南田说，“没有发现旧伤或手术疤痕之类的明显特征。”

“死亡时间呢？”根本问。

“大约六点钟左右。”

“嗯……还有其他发现吗？”

“目前就知道这么多啦。”南田和平常一样，用吊儿郎当的语气回答。

“可以搬走尸体了。”根本对其他工作人员说。很快，盖着白布的尸体被放在担架上抬了出来。片山拼命克制住闭眼的冲动。

“她的手……”南田像是在自言自语。

“手怎么了？”根本问。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样的手。很像是某种人的手，但想不起来是哪种人。”

“手还有什么像不像的？”片山惊讶地问。

“你还年轻，当然不会懂得这些。其实没有什么比手更能代表一个人的了，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板的手、普通职员的手、女白领的手、主妇的手、母亲的手……都有非常微妙的差异。”

“原来如此。”片山来了兴趣，他轻轻抬起死者垂在担架外面的右手，可是无论怎么看，都看不出门道。

当片山正想把死者的手放回原处时，无意中发现那只手的侧面，也就是写字时压在下面的柔软部分，好像有文字的痕迹。

写完一行字再写下一行时，如果墨水未干，之前写的字便会像这样印在手掌边缘。当然，这与盖章不同，字迹没那么清楚，但是……片山凝神细看，依然可以勉强辨认出那似乎是几个片假名……第一个是“ス”吧？然后是“タ”，接下来是“ン”还是“ソ”呢？

不过，只有这几个片假名也无济于事，还是等查明她的身份再说吧。

尸体被运走了。举步要走的南田突然转过身来，得意地宣布：“想起来了！那是厨师的手啊！”

“听说这里需要厨师，所以我就来了。”女人说。

“啊？”

女职员道原和代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块写有“新东京爱乐乐团”的牌子。她正在思考晚上吃什么的时候，一个自称厨师的女人前来应聘，把她吓了一跳。

“听说斯塔维茨小提琴比赛正在招募厨师……所以我就来了。”女人又重复了一次。

“哦，对，”道原和代点点头，“请到那边稍等一下。”

道原和代指指另一张勉强塞进这个窄小房间的办公桌，桌子上竖着一个纸牌子，写着“斯塔维茨小提琴比赛”。“新东京爱乐乐团”的牌子很正规，塑料材质，上面刻着字。而小提琴比赛则是临时性的，只在厚纸板上用记号笔写了几个字充当招牌，而且那张办公桌前现在没有人。

“请问……负责人不在吗？”那个女人问。

“马上就来。”道原和代说。

“哦……”

道原和代把手头的工作——其实是十五分钟前才开始做的工作——胡乱收好，站起身向“斯塔维茨小提琴比赛”的办公桌走去，坐在椅子上。

“有什么事，请说吧。”

“哦……”那个女人似乎觉得很有趣，“原来都是你一个人负责呀。”

“是啊，应该雇一个临时工的，可是我们局长舍不得花钱……”道原忍不住开始抱怨，“让我干两个人的活，却只给一份薪水，太不公平了，是不是？”

这时，里面的门突然打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探出头：“道原小姐，刚才请你做的账目完成了吗？”

“是，我马上就做。”道原和代急忙回答。

“快点儿做啊！”男人哭丧着脸说，又看向那个女人，“这位客人有何贵干？”

“是这样……听说这里要招聘厨师，我……”

“哦，原来如此，不过……”男人欲言又止，转而说道，“我叫须田，是这里的局长。”

“哦，失礼了……我叫市村智子。”女人客气地鞠躬行礼。“幸会。”

不过，我们昨天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须田为难地拍拍头。

“是这样啊，那我告辞了……”自称市村智子的女人好像立刻心领神会，“打扰各位了，十分抱歉。”说完准备离开。

“喂，请稍等。”须田叫住她，然后对道原说：“道原小姐，昨天的人怎么样了？不是说今天上午要过来吗？”

“嗯？”道原和代愣了一下，说，“哦……对了，她今天早晨打过电话。”

“有什么事吗？”

“她好像有什么难处，说不能来了。”

“这种事你怎么不早点儿告诉我！”

“我没告诉过你？”道原和代最擅长装糊涂。须田懒得责备她，转而对那个自称叫市村智子的女人说：“嗯……市村女士，对吧？事情您已经听到了，那么请到里面详谈吧。”

“好的。”

“道原小姐，请你倒杯茶。”须田交代了一句，然后和市村智子一起走进局长室，并随手关上门。

“请坐。”须田让市村智子坐在那张即使拍马屁也很难说是气派的沙发上。“请问，您有没有带简历？”

“带了。”市村智子从皮包里拿出一个信封交给须田。

这时候须田心里已暗暗决定录用这个女人了，对事事慎重的须田而言，这是很少见的。

根据简历，市村智子今年四十七岁。不过，她本人看起来顶多四十五，说四十岁也有人信。

她身材苗条匀称，脸形细长，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顾盼生姿，是典型的日本美女。她身穿低调的灰色套装，但一眼就可看出是价值不菲的名

牌，而且十分符合她的气质。她显然出身高贵，来头不小。

“冒昧地问一句，您为什么想来做这个工作……”须田含蓄地问。

“因为我先生去年去世了，独生女也出嫁了，家里只剩我一个人，整天无事可做。”

“原来如此，一定很寂寞吧。”

“终日无所事事也不是办法。后来我看到小提琴比赛招聘厨师的广告，虽然我并没有高超的厨艺，但非常喜欢下厨，所以我想也许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多少为大家出一份力。”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您有这份心意。”

“其实，我女儿也一直在学小提琴。她没有当职业音乐家的才能，不过，结婚之后有时也拉拉琴作为消遣。”

市村智子说话的时候，道原和代送来茶水。

“那我就不客气了，”市村智子喝了一口茶接着说，“因为女儿也学过琴，所以我希望能为那些年轻的小提琴家服务……”

“是的，我明白了，但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有七名男女青年入围决赛，所以每天都要准备七人份的饭菜。”

“这我知道。”

“原本我想让那些选手也帮忙做点儿事，但是朝仓先生……您知道吧，就是指挥家朝仓宗和先生……他认为选手们必须在完全相同的环境下备战，所以一切都要为他们准备完善。”

“那是当然。如果让他们帮忙洗碗，万一手变粗糙或者受伤，事情就严重了，说不定还会影响到他们一生的事业。”

“是啊，朝仓先生也是这样说的。”须田苦笑。

“请不用担心。别看我已经不年轻，其实体力还是不错的。”

“这样啊……”须田干咳一声，“如果您能接受这份工作，我们万分感激。不过由于预算紧张，不能支付很高的酬劳，昨天那个人可能是不满意待遇，所以拒绝……”

“这一点您无须顾虑，”市村智子打断须田，“这是我自愿要求的，只要您录用我，我可以不要报酬。”

“不，那怎么行……”须田惊慌地说。

“我的经济条件很好，生活无忧，所以请把这部分预算用到其他方面吧。”市村智子微微一笑。

如此一来，须田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这个女人。

“那么，就按照您说的做了……不过，这样真的可以吗？”

“没问题。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请讲。”

“工作场所是什么样子呢？”

“哦，您是说那个要住一周的地方吗？那是一栋高大古老的房子，现在正在抓紧时间进行必要的内部整修。”

“原来是这样。我想先去看看厨房设备和料理台，不知道行不行？”

“哦，原来是这样，”须田点点头，“当然可以，不过现在很多木工正在工作，会很嘈杂。”

“没关系。能不能告诉我地址？我自己开车去。”

“好的，请稍等。”须田走到办公桌旁，在自己的名片后面很快画好简单的地图，递给市村智子。

“就在这里。您到那里后，把这张名片交给那边的负责人，说明来意，就能进去了。”

“非常感谢。”市村智子把名片收进皮包里，客气地道谢后走出局长

室。

正悠闲地修剪指甲的道原和代见她走出来，立刻把指甲刀放进抽屉里。

市村智子对道原和代恭敬地行了一礼，告辞离去。

须田把市村智子送到门口，转身对道原和代说：“她无偿服务，太好了！我正为筹措资金头疼呢！”

“无偿服务？还有这种人？！”

居然有人只干活儿不拿钱，实在难以置信。

“我看还是回绝她吧。”

“为什么？这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

“就是因为太好了，所以不会有好事。当初我来这里工作的时候，你们开出的条件……”

须田急忙逃进局长室。

3

“玛莉，起床了！玛莉！”

樱井玛莉被一阵猛烈的摇晃吵醒，她揉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

“几点了？”

“五点半。”

“早晨吗？”

“当然是早晨，你让我从今天开始叫你早起的。”玛莉的母亲樱井充子用公式化的口气说：“好了，快起来吧！”说着还拍了一下手。

“昨晚两点才睡……”玛莉口齿不清地说完，打了一个大哈欠，又倒

回床上。

“别赖床了！快起来！”充子毫不留情地拉起玛莉，开始动手脱她的睡衣。

“不要嘛，好冷！”

“去冲个澡就清醒了。”

玛莉只好认命地爬下床，哈欠连天地向浴室走去。

再怎么说，也不能第一天就五点半起床啊.....应该第一天七点起床，第二天提前到六点半，然后六点.....这样循序渐进才对。

“妈妈真是魔鬼长官。”玛莉走进浴室，又打了一个大哈欠。

她洗了个痛快的热水澡，试图把身上的黏腻和瞌睡虫一起冲走。

别人也会这么做吗？不会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吧？真知子说她每天睡到中午才起来。

不过，母亲也说过：“她是要让你放松警惕。”玛莉心想，对从小就在一起学小提琴的朋友也要时刻提防，未免太悲哀了。

充子一大早就把玛莉叫起来是因为决赛上午十一点开始，如果不改掉晚睡晚起的习惯，到了决赛那一天就不能头脑清醒地参加比赛。所以，一定要在比赛之前把生物钟调整到最佳状态。

母亲条理分明的解释颇具说服力，像玛莉这样性格散漫的人，唯有乖乖听话。

的确，在一次定胜负的决赛舞台上，任何琐碎的细节都可能影响发挥，光凭技术不能百分百获胜。

玛莉小时候的提琴老师原本是个很有潜力的小提琴家，可是她每次比赛都名列二三名，始终拿不到第一，原因就是她每逢决赛总会莫名其妙地发烧，因此无法充分发挥实力。

平时演奏得再好也没用，唯有在决赛那一刻表现出最高水准的人，

才是最后的胜者。而且，某种程度上，也需要幸运女神的垂青，例如决赛当天指定的协奏曲曲目。

当然，大家会把所有可能的指定曲目全部练熟，但每个人的擅长和喜好毕竟各不相同，决赛时能否碰上自己拿手的，只能靠运气。

玛莉也比较反感比赛中的偶发因素，但是，一想到突破这一难关后将会得到的好处，她只能将这种矛盾的心情暂时抛开。

淋浴后，头脑清醒多了。

当玛莉走出浴室时，看到母亲充子已经为她准备好新的内衣和慢跑运动装。

玛莉换好衣服，吹干头发，然后走向餐厅。

“快点儿，已经六点多了。”充子一边催促，一边把鲜榨橙汁递给玛莉。

“才第一天，不要这么严格嘛！”玛莉喝着果汁。

“不行！正因为是第一天，更要严格执行。”

“遵命，遵命！”玛莉调皮地说，然后将果汁一饮而尽，“对了，爸爸呢？”

“学术会议要到明天才结束。”

“哦，我想起来了。”

玛莉的父亲是医科大学的教授，他去参加在京都举行的学术会议，这一周都不在家。

“快去吧。”

“好像很冷啊。”

“跑一跑就暖和了。”妈妈说得理所当然。

玛莉走到玄关，慢跑鞋已经摆在那里。

“给你毛巾。”

玛莉接过对跑步不会造成干扰的小毛巾，走出玄关。

“小心车。”充子叮嘱道。不过这里是住宅区，早晨六点时分，本来车就很少，而且玛莉是在步行道上跑步。

大门都已经打开，凡是和玛莉有关的事，充子丝毫不马虎。

在原地轻踏两三步后，玛莉开始向前跑。充子来到门口冲她喊：“刚开始不要跑太快。”

“知道了。”玛莉没有回头。又跑了几步，后面又传来母亲的声音：“小心野狗！”

玛莉都懒得回应了。

她穿梭在一栋栋住宅之间，在清晨宁静的步行道上慢跑。

空气微凉，天色阴暗，今天大概会是寒冷的一天。

跑了一段之后，她的身体逐渐发热，呼吸也急促起来。

她放慢步伐，速度介于慢跑与快走之间。被母亲从美梦中叫醒是件不愉快的事，但是跑着跑着又确实体会到晨间慢跑的快感。

也许有人疑惑小提琴比赛和慢跑究竟有何关系。其实，拉琴也是一种重体力劳动，体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和管弦乐团合作演奏协奏曲，需要消耗惊人的体力。尤其到了决赛，再加上独奏的指定曲目，大约要演奏两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会长达三个小时。

体力差的人只能勉强支撑到最后一曲，其结果必定是惨败。充子要玛莉晨间慢跑，就是为了训练她的体力。

前面是一个和缓的斜坡，今天希望可以一路跑上去。根据当天的情

况，她有时是走上去的。

玛莉脚下加紧步伐，跑上坡道。跑到一半时，她渐感不支，但是决定咬牙坚持到最后。

“觉得痛苦到无法忍受时，已经完成一半路程了。”

这是玛莉上初中时母亲充子对她说过的话。充子年轻时也曾经梦想成为小提琴家，她性格刚强，决不服输，努力的劲头连男生都望尘莫及。后来她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音乐学院毕业，然而正当前途一片光明时，却在一次车祸中手臂骨折，无奈之下，只好放弃成为小提琴演奏家的理想。

当她住院治疗时，认识了年轻的主治医师樱井。

充子把未竟的理想全盘寄托在玛莉身上。玛莉三岁就开始学钢琴和小提琴，五岁时，每天的练琴时间长达五个小时。

玛莉长大以后回想起小时候练琴的情景，觉得自己能坚持下来实在不可思议。

玛莉的个性与母亲不同，她沉稳老实，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她并没有觉得日复一日的练琴特别难熬。

这时，在距离玛莉大约一百米左右处，有一辆小汽车正在慢慢向她靠近。

“成功了！”

玛莉跑到坡顶，喘息着欢呼。她准备接下来走一小段。

前方拐过一个小弯，经过公园旁边。

路上已经出现较早出门的上班族，以及与玛丽打扮类似的晨跑者。

玛莉一面快步向前走，一面用毛巾擦脸。她比较容易出汗，这也是令充子担心的一件事。因为演奏时从额头流下来的汗水可能会流入眼中，引起刺痛。看到母亲忧心忡忡的样子，玛莉打趣道：“那我在眼皮上装个帽檐吧！”

小汽车行驶到坡顶后稍微提速，不过仍然距离玛莉五十米左右。

有时候玛莉感到迷茫，虽然清楚自己努力的方向，却不知道那到底是自己的梦想还是母亲的梦想。

玛莉一直对母亲言听计从，按照母亲的安排努力练琴。玛莉虽然很喜欢拉琴，做梦也没想过要放弃小提琴，但是，在音乐大赛这件事情上，母亲显然比她更上心。玛莉缺乏竞争意识，这一点让母亲既生气又无奈。

“独生子女就是娇生惯养。”这是充子的口头禅。其实如果玛莉不是独生女，充子也没办法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女儿身上。

玛莉走进公园，小汽车也跟着停下来。

与其说是公园，不如说是一个小水池，池边环绕着一条小路。玛莉慢悠悠地走了一圈。

母亲现在一定边看表边着急吧！想到母亲的样子，玛莉就觉得好笑。她曾经开玩笑似的对母亲说：“干脆咱们一起跑算了。”

老实说，玛莉并不讨厌慢跑，虽然慢跑也是母亲的训练课程之一，但是能够暂时脱离母亲的控制，这让玛莉十分开心。

玛莉走出公园，又开始慢跑。

她以马拉松式的速度向前奔跑，冷风吹拂着脸颊，带来畅快的刺激。

小汽车也开动了。这里是单行道，两侧都是高墙。这条路没有区分步行道与车道，于是玛莉尽量靠右边跑。

小汽车稍微加快速度，缩短了和玛莉的距离。有几个穿着校服的初中男生从前面转角处打打闹闹地走过来。

汽车减速，悄然停下。

“美女，加油啊！”

“身材够正点！”

玛莉不理睬男生们的搭讪，加快脚步，转过路口。

玛莉没有男朋友，应该说，她根本没有谈恋爱的时间。练琴，不停地练琴，母亲规定的作息表中只有练琴和调整体能这两项。

入围决赛后，母亲提供资金，给她短暂的时间去自由玩乐。但是，对于一个从不曾自由玩耍的女生来说，玛莉只会上街购物，或与朋友去看场电影而已。

真是毫无浪漫情调的生活啊！玛莉常和真知子等人互相打趣。

年龄相仿的朋友中，有人已经订婚，和未婚夫一起去婚前旅行了。也有某些人花名在外，常常脚踩多只船。即使没到那种程度，多数学生也都有一两个异性朋友。可是，充子却说：“那些都是别人的烟幕弹，想让你大意轻敌罢了。”

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吧。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充子那样把小提琴视为生活的全部。

玛莉已经二十一岁了，有时也有人向她父亲提亲，当然，全被充子回绝了。最近，父亲也不再提及女儿的婚事了，尤其是他知道充子对玛莉这次参赛期望很高，因此他似乎认为一切等比赛结束之后再说比较好。

玛莉本身对结婚或相亲之事没什么兴趣。如果她说小提琴就是恋人，充子一定会大喜过望。但她就是不想看到母亲高兴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其实在她心里的确有这种感觉。

“啊——”玛莉停下来，鞋里好像进了沙子。

她左右看看，走上一处住宅门前的阶梯，坐下，脱下慢跑鞋。

就在这时，对面的门打开了，一个人走出来。玛莉抬头一看，微微一惊，那位年轻女性穿着和玛莉一模一样的慢跑装。

也难怪，这个品牌的慢跑装非常畅销，可是……对方也注意到了玛莉，她应该是家庭主妇吧，不过，她还相当年轻。

双方尴尬地笑笑，然后那位女子举步起跑，渐渐从玛莉的视野中消失。

玛莉心想，还是等一会儿再跑吧，撞衫这种事多少有些难为情的。她穿好慢跑鞋，叹了口气。

一辆小汽车从面前开过，玛莉突然有几分担心，那个女子会注意到后面有车吗？不过，这条路并不算太窄，应该可以避开。

“该出发了。”玛莉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回到大路上。

玛莉上路之后，奇怪地发现方才那辆小汽车已经没影了。开得太快了吧！

她又跑了几步，看到和她相同装扮的女子倚靠在路边的墙上。

怎么回事，不会到这儿就累了吧？玛莉加快脚步。

那个女子突然像支撑不住似的蹲下去，好像出事了！

“不要紧吧？”玛莉话一出口就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那个女子的左臂已经染成红色，手臂中间有一道被利器划开的伤口，鲜血正不停地流出。

“振作点儿！我马上叫救护车！”

玛莉冲向最近一户人家门前，拼命按门铃。

4

“课长在干什么？”根本刑警问片山。

这是警视厅调查一课的早晨。

那具身份不明的女尸已经送去验尸解剖，刑警们正在等检验结果。片山昨天一直在案发现场附近查访，到现在还觉得两腿酸痛。才奔波一天就叫苦连连，是没办法好好当刑警的。

又不是我想干！片山瞪着栗原课长。辞呈早就交了上去，可是领导压根儿不予理会。

栗原课长表情深沉地闭着双眼。不过，他生就一张娃娃脸，就算摆出深沉的样子，也没什么威慑力。

作为搜查一课课长，他的办案能力是警局同仁一致认可的。不过，他有个让大家头疼的毛病，就是忘性太好而记性太差。

“哦，他用耳机听什么呢？”片山说。

“原来是耳机，就是那个叫随身听的东西吧？我还以为他装了助听器呢！”根本说话也够辛辣。

“咦？”

片山突然双目圆睁，原来栗原课长突然拿起桌上的圆珠笔在空中左右挥舞，嘴里还念念有词。

“课长是不是疯了？”根本很认真地说。

“哦，我明白了……他在模仿指挥家啊。”

“什么？哦，他在听古典音乐？”

“应该是，没听说过浪花调^[6]还需要指挥。”

大概是听到了旋律激昂的段落，栗原课长双手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活像一对特大号的雨刷。

“想擦鞋的人现在去找课长正合适。”根本信口吐槽，反正课长也听不到。

这时，栗原挥动的手突然把桌上的茶杯打翻在地，发出清脆的碎裂声。

课长这才如梦方醒一般，急忙取下耳机，面不改色地继续批阅桌上的文件。

“这才叫处变不惊啊，不愧是领导！”根本假装佩服地摇晃着脑袋。

女秘书收拾茶杯碎片时，栗原课长桌上的电话响了。

“我是栗原……来了？请他到会客室。”

不管来客是谁，只要栗原认为会打扰他工作，就会毫不客气地下逐客令。可是今天，栗原却满脸紧张。他整整领带，干咳一声，举步走向会客室。

“是哪国元首来了吗？”根本惊奇地问。

“是朝仓宗和来了。”正在收拾茶杯碎片的秘书说。

“谁？”根本似乎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你不知道？他可是很有名的指挥家啊。”

“是吗？你的见识真广啊。”

“我也是刚才听课长说的。”女秘书吐吐舌头。

朝仓宗和——片山对这个名字有点印象。他倒不是对古典音乐有多了解，只不过妹妹晴美偶尔会听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曲目，他顺便知道的。

朝仓宗和年纪已经相当大了，他是少数在国外也享有盛誉的日本指挥家之一。

“啊，对了，是他呀。”片山自言自语道。怪不得他觉得最近好像在哪里听说过这个名字，朝仓宗和就是让晴美坐立不安的小提琴大赛的举办人啊。

可是，这位朝仓先生到警视厅搜查一课有何贵干？

“课长今天好奇怪啊，”女秘书笑着说，“他突然让我在会客室里挂上贝多芬的照片，还要放一台录音机，说是等朝仓先生来了之后要用……”

“课长是想改行当指挥吗？”根本点起一支烟，乐不可支，“对了，片山，你不是说那个女人手上有字吗？查到什么没有？”

“啊？哦，你说那个呀。我只能认出‘スタ’，接下来是‘ン’还是‘ソ’就不知道了……”

“是‘スタソ’吗？有可能是‘スタン’吧，比如スタンド（看台）或スタンプ（邮戳）……”

“可是，只知道这些还是不能说明问题啊。”

“如果能够查出死者的身份，也许会有用。”

对了，那个比赛就叫“斯塔维茨（スタンウィッツ）小提琴大赛”！含有这几个假名的单词真的很多……

“昨天早晨，一位慢跑的女性被割伤手臂，这件事你知道吧？”朝仓说。

“是的，我当然知道。”

“听说现在还没有发现行凶者的线索……”

“是的，小汽车经过那位女性身旁时，车里的人伸出拿着刀片的手，割伤了她的左臂……真是不幸！”

“听说有一位女性报警。”

“是的，她跑在被害人后面。遗憾的是，她没记住车牌号码。至于车型，女性对这方面一般都不太了解。关于这个事件，您有什么线索吗？”

“其实，凶手的真正目标是樱井玛莉，也就是那位报警的女子。”

听了朝仓的话，栗原愕然。

“……您肯定吗？”

“受害人只是不幸碰巧穿着和樱井玛莉同样的运动服，并且在樱井玛莉休息时跑上大路而已。车上的凶手只看到背影，而且车子正好刚刚转弯，所以凶手没有发觉是不同的人。”

栗原沉思片刻。

“这样说来，那位樱井.....玛莉小姐，为什么会被凶手盯上呢？”

“她是入围斯塔维茨小提琴大赛决赛的选手之一。”

“原来如此.....”栗原点点头，慢条斯理地说，“那个比赛是您主办的，对吧？”

“是的。樱井玛莉是个心无城府的姑娘，从不会胡乱猜疑，这是她的母亲听说这件事后推测出来的。”

“然后，她去找您.....”

“她来找我，请求我设法保护她女儿的安全。事情演变成这样，我也深感遗憾。万一樱井玛莉真的受重伤，就一辈子不能拉琴了。”

“这么说来，您认为是不希望樱井玛莉在比赛中获胜的人干的，对吗？”

“虽然这样说太武断，但并非没有可能。”

“那么，就是参加决赛的某一个人.....”

“我不愿意那样想，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朝仓接着说，“当然，也许另外有人嫉妒她的才华，又或者是出于其他原因。”

“比如，恋爱方面.....”

“那是不可能的，”朝仓微笑道，“她的母亲非常严格，不会让女儿有空谈情说爱的。”

“哦，这么说来，还是和音乐有关.....”

“也许凶嫌本身和音乐无关，但是父母、教师里也有人对音乐比赛

怀有执念。”

“照您这么说，凶嫌的范围太大了。”

“请不要误会，”朝仓说，“我来此的目的并非帮助警方调查，你们是专家，抓凶手是你们的事。我来是希望你们能派人保护参加决赛的选手。”

“这个……好吧。警视总监特地打电话给我，我还以为有什么危险的任务呢。”

“我知道这不属于你们的责任范围，可是对选手们而言，这是关系到职业生涯的关键机会，我不希望因为某个偏激分子而失去一位有才能的艺术家。”朝仓的话语掷地有声，浑厚的男中音在房间发出共鸣。

“我明白了。我们必须得到总监的同意，但是我会尽量争取，努力配合你们的要求。”

“太好了！”朝仓松了口气。

“……有几个人入围决赛？”

“七个人，可是不必分别派人保护每个人。三天以后，他们就要集中在一个地方生活。”

“哦？”

“我们将把新曲的乐谱分给选手，一周之内，他们必须在指定的地方生活，不仅不能外出，电话和通信也一概禁止。”

“好严格啊。”栗原瞪大眼睛。

“我所担心的就是这一周。指定地点是郊外树林中的一栋房屋，现在正在整修中。选手们将在那里与世隔绝七天——如果有人想伤害其中一人……”

“或者，其中一人想伤害另一人……”

“没错。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谁也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朝仓

点点头，“选手们都很年轻，被关在一个地方长达一周之久，和外界又不能联络，精神脆弱的人很容易崩溃。”

“必须做到这种程度吗？”

“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他们，”朝仓说，“专业演奏家是非常辛苦的，必须随时绷紧神经，一刻不得放松。如果连一周的压力都无法忍受，根本无法成为职业演奏家，充其量，也就只能当个学校音乐老师吧……”

“原来如此，看来意志力也是比赛的要素之一。”

“是的。”

“那么，在这一周的时间里，警察要进驻那个地方保护大家，对吧？”

“穿着制服的警察在那里进出会很麻烦。正常状态下的压力姑且不论，如果是异常事态给她们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所以，要是能够派便衣刑警，那就太好了。”

“刑警嘛……”栗原面露难色，现在正值案件高发期，大家都很忙碌，根本就没有多余的人手。

“最好是那种不太起眼的人，”朝仓无视栗原的迟疑，继续提条件，“这个人在不在场都不会引人注目……但是，必须精明干练。”

“哦，这样啊。”栗原点点头。事到如今，对方说什么一概答应就是，反正没有完全符合条件的人。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求？比如多少有些音乐素养之类的？”

“不！正好相反！”朝仓立刻否决，“因为按照规定，选手们对新曲目的阐释绝不能得到他人的指点。如果派一个懂音乐的人去，说不定他会对新曲目发表某种意见，比如这里可以加快节奏，那里可以更舒缓等等，那样就违反了规定。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是，派去的刑警必须对音乐一窍不通。”

“哦，就是说那人不能有绝对的音感，而是要有绝对的钝感，对吧？”

“正是。比如提到贝多芬时，只知道《第五交响曲》开篇的当当当当——这样的人最好。”

“原来如此。”

栗原心底涌起阵阵绝望。这是他所尊敬的朝仓宗和的请求，如果满足大师的要求，也许他一高兴，年底会送来一张《第九交响曲》演奏会的招待券。这样就可以节省五千日元，省下来的五千日元可以买威士忌……不不，想太远了。

“对了，还要补充一点……”朝仓说，“参加决赛的人精神非常紧张，而且越临近决赛越紧张，有些女生甚至会紧张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所以我希望派来的刑警是个温柔体贴、懂得体恤他人心情的人。”

“好的。”栗原唯命是从。

“还有一件事：我想派去的那位刑警一定是男性吧，而参加决赛的七个人中有四个是女性，而且都是音乐学院的本科生或研究生。”

“哦。”

“如果她们和刑警先生之间……发生那个……就不好了。”

“我的手下绝不会做出那种卑劣的行径！”栗原说着来气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朝仓摇头道，“我是说，她们也有可能主动对刑警先生出手。”

“不会吧！”栗原目瞪口呆。

“人们在过度紧张时，往往会寻找途径发泄。处于特殊心理状态下的女人主动向身边男士投怀送抱的事情，过去也曾发生过。现在只能派出男性刑警，因此，我希望这个刑警能够抵挡住各种诱惑。嗯，以上就是我的要求。”

栗原忍不住叹息。真有这种人吗？存在感弱，本领高强，不懂音乐，温柔体贴，还要坐怀不乱。

无论电脑科技多么发达，如果把朝仓先生提出的全部条件输进去，

电脑一定会立即弹出“没有匹配项”，说不定还会嘲讽人类“开什么国际玩笑”？

“怎么样，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朝仓问。

“这个嘛……”栗原沉吟片刻，突然灵光一现，“对啊，那小子最适合！”

“想起什么人了？”

“是，有一个人非常适合，既不起眼又不懂音乐，而且还有女性恐惧症。”

“好，就是他了！”朝仓双眼放光，声音提高了八度，室内的空气好像都随之簌簌震动起来。

“是……”

现在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个人是否“能干”……可是，栗原实在不忍心让朝仓宗和失望。

“明白了，这事包在我身上，”栗原点点头，“不过，我有一个请求……”

“什么事？”

“可以让那个刑警带一只猫去吗？”

“这么说，哥哥要去保护参加斯塔维茨小提琴大赛决赛的选手？”

“是啊，”片山得意扬扬地宣布，“课长说了，这种精细的工作，只有我能胜任。”

“哦……”晴美仍然感到不解，“可是，为什么连福尔摩斯也要带去呢？”

“谁知道啊。反正又不是三味线比赛，没关系啦。”片山漫不经心地说着俏皮话。“再来一碗饭！”他把空碗递给晴美。

“不过，真是太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保护樱井玛莉小姐了。”

“不光保护她一个人。”

“我知道。不过，她确实是凶手的目标啊！”晴美自信地说，“如果早听我的话，那个划伤别人手臂的凶手说不定早就抓到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片山把茶水倒在饭上，“我可以到那边好好休息一周了。”

“别不当回事！”晴美瞪了哥哥一眼，“你肩负的责任很重大，明白吗？”

“当然明白，好歹我也是个刑警。”

“哎哟，这话我可是第一次听到，”晴美转过头对正在吃饭的福尔摩斯说，“一切全靠你了，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耳朵微动了一下，接着又泰然自若地继续吃饭。

“还有两天吧？”晴美说，“这段时间怎么办？”

“嗯，听说这两天由当地警署派人保护。”

“是一直跟在樱井玛莉身边吗？”

“不是只保护樱井玛莉一个人，七个人都要保护。”

“为什么？”

“因为其他选手的父母提出抗议，说只保护一个人不公平。”

“可是，凶手盯上的只有玛莉小姐呀！”

“大家都坚持自己的孩子最有希望获胜，所以是最危险的。”片山义太郎答道。

“还有这种事！”晴美笑着说，“好像不被凶手盯上就丢人似的！”

“事关自尊，很难解释。”片山摆出一副很了解人性的样子。

“今天休息一天有什么关系？”玛莉烦躁地说。

“不行！”母亲充子十分坚持。

“一天没有慢跑也不会怎么样，”玛莉极力抗争，“而且以后有一周时间都不能外出，当然更不能慢跑。”

“可以在房里跑。”

“在走廊上跑吗？别开玩笑，人家会笑话我。”

“笑到最后才是关键，别人想笑就随他们笑吧！”

充子制定的计划绝不容任何更改。玛莉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知道了，今天早上也是警车开路吗？真没面子！”

“今天还没来。真是的，不早点儿来，就会影响我们的计划安排了。”

充子正抱怨的时候，门铃响了。

“来了！来了！”两人走到玄关。

门外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我是目黑警署派来的！”

玛莉觉得这个人的声音有些耳熟。

“请出示证件。”充子隔着大门说。

玛莉羞愧得满脸通红。充子从猫眼向外张望了一下，这才放心地取下链子锁，打开大门。

“早安。”

玛莉大吃一惊，站在面前的是一个身穿慢跑服的大块头男人。

“哎呀，这是什么打扮？”充子惊异万分。

“为了在突发危机中保护玛莉小姐，最好的办法就是陪她一起跑。”刑警说。

“你.....是石津先生吧？”玛莉说。

“是啊，上一次我们见过面，”石津躬身致意，“小姐，你准备好了吗？”

趁充子还在莫名其妙，玛莉赶紧跑出门外，石津立刻跟在她身后。

“原来如此，是片山先生担任保镖啊。”石津边跑边说。

“给你们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我妈太大惊小怪了.....”

“不，片山先生一定很高兴。”

“是吗？”

“因为他一听到杀人案就会当场昏倒。”石津忍不住夸大其词。

“片山先生就是上次替我接电话的那位小姐的哥哥吧？”

“是的，虽然他比妹妹差远了，不过倒是个好人。”

“片山先生一定是个很有趣的人。”玛莉笑着说。

“算是吧——而且他这个人做事一板一眼，就更好玩了。”

“他现在八成在打喷嚏吧。”

两个人跑上平缓的斜坡。

“请问，决赛是什么时候？”石津问。

“一周后。”

“训练很艰苦吧？”

“没办法。就是为了在决赛中获胜，才每天这样努力。”

“决赛是多少米？”

“啊？”

“一定是长距离吧，”石津接着又问，“上次你好像还带着小提琴，所以决赛时也要拉小提琴吗？”

玛莉一时无语。她想了想才说：“多少要拉一点儿的……”说完，她拼命忍住笑意。

两人并肩跑过斜坡，经过公园旁边。

“那起事件就发生这个拐弯处，”玛莉说，“如果凶手的目标真的是我，那实在太对不起伤者了……”

“又不是你害的。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怪人。”

怪人……玛莉想，在旁人眼里，我们也算是怪人吧。

把全部人生赌在小提琴上，为了在那一天的比赛中击败他人获得优胜，日复一日辛苦练习……玛莉实在不愿承认有人竟会为了取胜不惜蓄意伤害竞争对手。这种人也许就在决赛选手之中，更有可能潜伏在他们的父母或教师之中。对那些人来说，贝多芬和莫扎特又有什么意义！

只不过是争取优胜的手段罢了……

伤者鲜血淋漓的手臂一直在玛莉脑海里挥之不去，她甚至突然开始怀疑人生：大家为什么非要拼个你死我活才肯罢休？音乐原本不是带给人们欢乐和喜悦的存在嘛！

即便如此，玛莉并没有拒绝参赛的想法。就算为了母亲，她也必须尽全力备战。但是她不由得想到，要是没有那只暗中潜伏的黑手，该有多好啊！

5

“玛莉，时间到了，”充子边喊边走进房间，吓了一跳，“你起床了

呀……”玛莉已经收拾停当，坐在书桌前。

“早安，”玛莉微笑道，“我也多少有点儿紧张呢。”

“可是……还有一个星期呀。现在就这么紧张，以后怎么办？”

“妈妈的要求实在很矛盾，”玛莉笑着说，“我还以为您肯定会让我每天早起呢……”

“先不说这个……”充子岔开话题，接着又担心地问，“你的身体状况如何？”

“很好，没有任何异状。”

“接你的车是十点钟左右来吧？”

“应该是。”

“行李箱呢？”

“昨天您不是拿到楼下去了吗？”

“哦，我忘了。”

“真是的，妈妈简直比我还紧张。”玛莉笑笑。

“快把小提琴拿好，吃完早餐才能走。”

“妈，我又不是要到国外去。”玛莉说着，起身向楼下走。

“到国外去还能打电话，你们这一个星期连电话都不能打……玛莉，你一定要尽全力表现！”

“我豁出去了！”玛莉走到楼下，看到行李箱，“哇！谁会带那么大的箱子啊！”

“里面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充子一边给玛莉倒咖啡一边说，“换洗衣服、毛巾、洗漱用具、化妆品，还有……生理期没问题吧？”

“嗯，正好错过了。”

“可是，情绪紧张时可能会打乱周期，我看你还是带上生理用品吧！”

“那您帮我放进去吧。”玛莉看着充子跑上跑下为她准备东西。本来她可以自己做这些事，但是如果让母亲帮忙，母亲会更高兴。

决战前的一周正式开始。

玛莉慢条斯理地喝着咖啡，紧张感渐渐充满全身。玛莉曾多次参加比赛，她并不讨厌决赛当天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

倒不如说，生来散漫随心的玛莉觉得，偶尔体验一回这种刺激也很不错。

但是，只有这次比赛，她无法坦然。紧张感将会持续一周，玛莉简直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状况……

“那孩子还在练吗？”父亲担心地问。

“是啊，”母亲也担心地看看表，然后站起身，“我去叫她。”

“该带的东西别忘记，要留出一点儿宽裕的时间。”

植田克洋是T音乐学院的教授，女儿真知子这次一举入围决赛，令他在大学同事中间很有面子。如果女儿能夺冠，那就更棒了。他期盼女儿拿到第一名。

“真知子一定行，绝对没问题……”植田喃喃自语。事实上，真知子也确实拥有夺冠的实力。

但是，真知子唯一的问题在于对新曲的诠释。真知子并不擅长演奏陌生曲目，虽然她可以照谱流畅地演奏下来，然而，迅速把握乐曲整体风格的能力还稍有欠缺。

如果能事先知道是什么乐曲，植田就能给女儿一些建议。不，哪怕只知道作曲者是谁，也可以猜到乐曲的风格倾向。

植田也曾拐弯抹角地向音乐圈的熟人及作曲家打探消息，却一无所获。这种情况是前所未见的，于是，植田只好默默祈祷新曲不会特别深奥。

植田路子走到地下室。

真知子正在MMO [\[8\]](#)唱片的伴奏下，演奏门德尔松的协奏曲第三章。

曲子已经进入尾声，路子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等待。

“原来妈妈来了。”一曲终了，真知子才注意到母亲。

“状态不错嘛。”路子微笑道。

“马马虎虎吧。”

“时间快到了，准备出发吧。”

“知道了。”真知子扶扶眼镜，放松琴弦，把小提琴收进琴盒里。

“以练习时间来说，没人能超过你。”路子说。

“关键是决赛那天的发挥。”

“话是不错，但是练习越多，信心越强。”

路子边说边环顾地下室。地下室约十二叠大，没有窗户，完全是为真知子练琴而建造的。

任何人，包括真知子的至交好友，都不知道这个地下室的存在。

真知子上初中时，路子说服丈夫建造了这个练琴室。当时她提出的理由是怕女儿练琴吵到邻居，不过，这并非修建琴室的真正原因。路子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女儿花了多少时间练琴。

“令爱一定经常练琴吧？”

“没有，她根本不练……”

大家都知道这种俗套的客气话不能当真，学琴的孩子哪个不是从小就要每天苦练数小时。然而，唯有真知子好像“真的”没有练习，因为从来没有人听到她家传出小提琴声。

虽然“不练琴”，真知子却经常名列前茅，其他父母都心里纳闷。

事实上，在这个完全隔音的地下室里，真知子每天比其他同学多花一倍时间练琴。

“不知道那边的练琴房是什么样子的。”路子一面从地下室往上走，一面说。

“不清楚。听说都是单人间，每个房间的大门都装有隔音设备。”真知子回答。

“如果是这样……”

“不行，”真知子笑道，“大家都在拼命努力，那种小花招不管用的。”

“你不懂！”路子说，“正因为大家都紧张到极点，所以对任何小事都会很敏感，反而会更有效。”

“真的？”

“真的。你要故意和别人错开练琴时间，装出不太练琴的样子。”

“我尽量吧。”真知子似乎不太起劲。

母女二人走进客厅，父亲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

“准备好了吗？”

“嗯，没问题了。”

“加油！决赛时我会去的。”

“如果你之前好好打听，真知子就一定能获胜。”路子埋怨丈夫。

“这不能怪我啊。各种门路都用尽了，还是打听不出新曲目是什么，可见这次是起用了无名作曲家。”植田沉下脸。

“没事啦。”真知子打着哈欠说。

“什么没事！”路子眉头紧皱，“决赛时得不了第一怎么办！”

“好了，我会赢的。”

“真知子，你一定要赢啊！只要你赢下决赛，就算要去维也纳，我们也会让你去的。”

“我想去其他地方。”

“哪里？巴黎？还是伦敦？”

“迪斯尼乐园，”真知子接着说，“好了，我准备走了。”

七点整，大久保靖人准时从睡梦中醒来。在他睁开眼睛的同时，闹钟也响了。每天都是如此。

他立刻伸手按停闹铃。

这种六叠大的廉价公寓隔音很差，不能让闹钟吵醒邻居。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大久保靖人从床上起身，自言自语道。他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不是紧张——也许这正是紧张的证据吧。

如果能保持平常心，和往常一样生活，那就最理想不过了。

他迅速洗脸、铺床。一周不在家，也该稍作打扫。

但是，现在才七点，如果用吸尘器，一定会吵到还在睡梦中的左邻右舍。九点有车来接他，所以他打算先简单吃点儿早餐再打扫房间。

大久保靖人拿起钱包走出公寓。他的房间在二楼，走下吱呀作响的

楼梯，五分钟后，他来到一家咖啡厅。这家店从早上七点开始营业，为上班族供应早点。

“早安。”熟悉的女店员送来一杯水。

“我要离开一周。”大久保靖人说。

“去旅行吗？”

“差不多。”

“当学生真幸福啊。”

大久保靖人啜饮着美式咖啡。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七个年轻人要为决赛展开激烈竞争。但是，大久保想，这七个人之中，自力更生地赚取生活费和学费的，大概只有我一个吧。

在预赛时碰到的选手都是出身名门的少爷、千金，他们毫无顾忌地聊天、大声说笑，自由自在地演奏小提琴。

那些人从来没有过一面拉琴一面担心邻居白眼的经历吧。他们用父母出钱购买的昂贵的小提琴，演奏着在贫困中死去的天才音乐家们的作品，这不公平！不过，那些富家子弟里也不乏真正的天才，这一点，他亦心知肚明。

大久保告诫自己，不要想别人的事了，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在这一周里，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

对大久保靖人而言，这是最后的机会——他家没有余力继续资助儿子成为音乐家。

他是长子，有义务照顾父母，如果在这次比赛中失败，他决心就此放弃小提琴。

大久保边吃面包边想，下一次再到这家店时，自己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然而，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太多感慨。回想起来，过去的每一天，自己都在与生活、与命运进行抗争啊。

“你怎么了？”女店员问。

“啊？”大久保抬起头。

“你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不会是打算自杀吧？”

“你明白了吧。”

电话那头传来的男人声音异常冷酷，让人无从反抗。

“是，我明白了。”女人回答。

“这件事如果走漏风声，你和我都完了。”

“是。”

“你就装作什么事都不知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知道了。”

“好。”

沉默片刻之后，女人又说：“那么，再见……”

“好，我们在那边见。”

电话挂断了。

女人拿着话筒愣了半天，然后慢慢把话筒放回原处。电话机发出叮的一声轻响，几乎使她的心脏不胜负荷。

“车来了！”母亲召唤道。

樱井玛莉应声起身。她走到门口，看到外面停着一辆面包车。

“我走了。”

“保重身体。咦——怎么会派一辆面包车过来，应该派小轿车啊！”

“妈妈不要挑三拣四了，多难为情。”玛莉笑道。

“这是行李箱。”

“好的。”

司机下车帮忙把行李箱放到车上。

“别忘了带小提琴。”

“怎么会忘记小提琴啊！”好丢人，玛莉羞得满脸通红。

“早安。”从面包车中探头出来打招呼的是朝仓宗和。

“啊，是朝仓先生，早安。”玛莉急忙行礼。

“令爱就交给我吧，请放心。”朝仓微笑道。

“一切拜托您了。”母亲深深鞠躬。

“妈，再见。”玛莉说着登上面包车。

“玛莉！”真知子在后面的座位向玛莉招手。

“真知子！”玛莉仿佛得救般坐到真知子身旁。

面包车开动了。

“我带了好多东西，”玛莉不好意思地说，“你看到我那个超大号的行李箱了吧？”

“不过，你只有那一个箱子吧？”真知子似乎一点儿也不惊讶，“我带了两个那么大的箱子呢！”玛莉惊奇得瞪圆双眼。

“各位早安，”坐在前排的朝仓站起来，手扶椅背开始讲话，“接下来的这一周，对你们每个人都很关键，具体事宜等到达目的地之后再作说明。总之，我希望你们以参加合宿的心情，轻松愉快地生活。当然，

我也知道这很难做到，毕竟不是去度假。”

玛莉悄悄打量车里的情形，一、二、三……七个人都到齐了，其中也有在其他比赛中见过的熟悉面孔。大家都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生硬地彼此点头致意。

“刚才上车的这一位是樱井玛莉小姐。现在参加决赛的七个人已经全部到齐，”朝仓说，“不过，还有一个人要和各位一起搭车前往那里。也许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人是警视厅派来保护各位安全的刑警。”

“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好期待啊。”真知子对玛莉耳语。

“听说是个很有趣的人。”

“男人有趣不如长得帅。”

“真知子，你呀！”

两个人偷偷笑成一团。

说实话，玛莉和真知子并没有那么亲密。真知子总是在自己周围竖起一道令人难以接近的铜墙铁壁，据说她没有一个可以交心的好朋友。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她们彼此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虽然他是刑警，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监视你们，”朝仓继续说，“所以你们不必特别在意。”

话虽如此，玛莉还是觉得心情沉重，就是因为她差点儿受到歹人袭击，所以才会安排刑警守卫的。而且，她现在只要听到警察两个字，就会瞬间联想到被那被鲜血染红的手臂。

她一再自我安慰：这不是我的错。可是一想到跟刑警生活一周，可能会让大家痛苦压抑，玛莉就十分愧疚。

“快要到指定地点了。”司机说。

“是吗？刑警先生说在那个十字路口等我们。”

“我们比约定时间早了一点儿，要不要靠路边等一等呢？”

“也好。咦？正往这边跑的那位就是刑警先生吧？”

“跑过来的是一只猫啊！”

“后面还有一个人呢。”

大家从车窗向外看，一只三色猫轻盈灵巧地跑在前面，而那个人则拎着旅行包和大衣，喘着粗气，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

“那个人就是刑警吗？”真知子露出不信任的表情，“我看那只猫倒更像刑警呢！”

“哦，我忘了告诉你们，那只猫据说也是警察队伍中的一员。”朝仓话音未落，三色猫就从打开的车门窜进来。

“好可爱！”

“小猫，到这边来呀。”

“多漂亮的猫啊！”

女孩子们顿时欢声沸腾。三色猫轻轻喘息着，径直从过道走向后方，来到樱井玛莉脚边坐下。

“这是玛莉的专属保镖吧。”真知子说。

这时，车外传来一声巨响，原来那个刑警摔了个嘴啃泥，更不巧的是，旅行包的拉链裂开了，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

刑警手忙脚乱地捡起牙刷、肥皂、毛巾、内裤，胡乱塞进旅行包。

“哟，他的内裤上破了一个洞！”

“快看，他还带了巧克力！”

“又不是去郊游！”

“他连罐头都带来了。”

车里一阵骚动。

好不容易把东西收拾好，刑警面红耳赤地上了车。

“我……是警视厅派来的。”

“请坐，真是辛苦了，”朝仓笑脸相迎，“栗原警视说的没错，今日一见，你果然是警视厅独一无二的人才啊！”

“我是片山。”他误以为朝仓在夸他，笑眯眯地自我介绍。

“喂，福尔摩斯！”片山环视四周，“快到这边来！”

三色猫根本无视主人的命令，跳上一个空座位，优雅地躺下。

“这只猫比较有个性……”片山尴尬地抓抓头。

“没关系，”朝仓让片山在旁边的座位坐下，然后对司机说，“可以走了。”

“又有一个人来了！”有人喊。

玛莉向窗外看去。“啊，是上次那位……”

气喘吁吁跑过来的正是晴美。

“喂，怎么了？有什么事？”片山欠身问道。

“你忘记带手帕了！”晴美说着又递过来一个塑料袋，“换下的内衣要放在这里面。”

玛莉不禁扑哧一笑。

第二乐章 柔美的慢板（如歌曲般悠扬）

1

一走进大厅，大家齐声感叹。

“好棒呀！”玛莉低语赞美，双眸熠熠生辉。

最后进来的朝仓满意地环视大厅。这里几乎没有改装，只是彻底清扫过，换了崭新的椅套，桌子也擦拭得一尘不染，闪闪发亮。

天花板上安装了一盏新式吊灯。小气的须田居然肯购置一个如此昂贵的装饰品，这让朝仓吃惊不已。他曾经询问须田这笔钱的来源，不知何故，须田只是笑而不答。不过，朝仓当然不会反对，更不会抱怨须田浪费。

“好，请大家到里面的钢琴前集合，”朝仓宣布道，“现在要把新曲的乐谱发给各位。”

七个人叽叽咕咕地窃窃私语，跟着朝仓来到钢琴前，任选一把椅子坐下。

片山呆呆地站在门口，一动不动。

“这里.....简直就是宫殿！”片山嘟囔着，“福尔摩斯，你说，光是这个大厅就有我们公寓的几倍大？”

也许是嫌弃片山见识少，福尔摩斯径自往里头走去，对片山的话充耳不闻。

“实在太厉害了.....不知这里会不会放电影.....”正当片山自言自语地赞叹不已时，突然身后有人说：“对不起，借过一下。”他回头看到一位女子，像护士似的围着白色围裙，推着手推车，车上放着沏红茶的茶具。片山站的地方正好挡住了大厅入口。

“啊，对不起。”

片山急忙让开，女子微微一笑，推着车走过去。

她就是负责烹饪以及其他家务的女佣吧，记得朝仓曾经提起过她。但是，这位身材纤细的中年女子却与一般“女佣”的形象大相径庭。她叫什么名字来着？片山赶紧翻开笔记本查找，记人名是他最头痛的事之一。

哦，对了，她叫市村智子。

好了，现在必须熟悉一下那七个选手的情况，并且要牢记在脑海中。于是，片山跟在市村智子后面，向着大厅里面走去。

朝仓站正在斯坦威钢琴前，向七位选手说明注意事项。

“另外，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不准打电话。各位都正值青春年少，也许会难抑相思之情，希望听到恋人的声音。但是，安排各位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你们排除杂念，专心于音乐，所以请你们忍耐七天。只有七天嘛，相信你们的恋人不会变心的。根据我的经验，十天之内是绝不会出问题的。”

年轻选手们闻言大笑。片山曾经听晴美说过，朝仓本人是个花名在外的风流人物。这些年轻人可能也听过一些传言，所以都会心而笑。

不过，笑声中多少也带有几分拘谨。

“这里只有二楼中央那个房间装有一部电话，那是片山刑警的房间。发生紧急情况需要联络外界时，要向片山先生提出申请，经他同意后才能使用电话。所以，片山先生，麻烦你离开房间时一定要锁好门。”

七个人同时回头看向片山。

“知.....知道了。”片山急忙用笔记本遮住脸。

“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朝仓逐一看过七人的面孔，“对了，在今后七天中，你们要生活在一起，虽然有些人已经彼此认识了，但是还请各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朝仓指着坐得最靠边的那个人说：“就从你开始吧。”

“是……”站起来的是三名男性中的一个，看上去是个认真稳健的青年。

“我叫大久保靖人，是河内寿哉老师的学生。”他说完就立刻坐下，口气听起来就像运动会开幕式上的选手宣誓一般。

片山看了一眼备忘录，里面记载着朝仓提供的七人简要介绍，片山试图把那些资料和本人的联系起来。

关于大久保靖人，资料上写着：“他是自食其力赚取学费的穷苦学生。”的确，虽然也是西装革履的打扮，但是他那身衣服怎么看都不像是高级货。片山寻思，这位的穿着和我不相上下啊。

其余六人的穿戴打扮虽然多少有些差异，但给人一个共同印象——全都是富家子女。大久保似乎有意识地自划界线，与那些人隔离开来。现在他坐在最边上，周围的座位都空着。

“轮到你了。”

被朝仓指名的女生站起来。她的脸庞圆润白皙，就像在棉花糖上嵌了五官一样。

“我……叫长谷和美，”她扭扭捏捏，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请多多指教。”说完，鞠躬坐下。

关于长谷和美，资料上写着：“财阀之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小姐，才华横溢。”她今年应该二十一岁了，但那副楚楚可怜的纯真模样，说是十六岁也有人相信。现在这种年代，居然还有如此清纯的女孩子！片山暗自摇头感叹。

接下来是樱井玛莉，她沉稳地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后就坐下来。片山没有她的资料。她是凶手攻击的目标，当然必须特别留意。

片山知道樱井玛莉是医生的女儿。她举手投足间毫无娇气，她的镇定自若与其说是源于胆量，倒不如说是自然流露的气质。

接下来是坐在樱井玛莉旁边的那个女孩儿，她戴着眼镜，身材略显丰满。

“我是植田真知子。”

片山看看备忘录，知道她是樱井玛莉的朋友，而且是“有力的竞争者之一，模范学生”。

“我和玛莉是好朋友，”植田真知子继续介绍，“但是在这里，我们是竞争对手。”她扼要地补充说明后坐下。片山不明白她说这句话的目的何在。其他人——包括樱井玛莉在内，也都露出困惑的表情。明明是好朋友，却好像全无沟通，这让樱井玛莉很尴尬吧，片山想。

接下来这一位穿着蓝色的苏格兰呢上衣和白色长裤，好像是在地中海游艇上看到的那种青年。

“我是古田武史。也许在这一周里，大家会感到这样或那样的压力，但是志同道合的人能共同生活一周，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当然，我会严守这里的规矩，同时也希望能在音乐和恋爱方面，与各位交换宝贵的经验。”

很顺畅的自我介绍。这个五官端正的美男子连口才也如此之好吗？难怪备忘录上有关他的评价是：“出名的花花公子。”

片山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英俊多金、头脑聪慧、琴艺超群……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吧！

生气又有什么用呢？不过，片山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正当他像抨击不公平税制的上班族一样闷闷不乐时，下一个选手站了起来。

“我是丸山才二，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我什么都不懂，请各位多多指教。”

这是一个典型的四肢发达却笨嘴拙舌的人，甚至会让人担心他那双大手拉琴时会把琴捏碎。备忘录上说他是“从乡下来东京求学的学生，假以时日，必成大器”。丸山穿着一件旧式灰色西装，他那土气的打扮和古田形成鲜明对比。

最后一位尚未自我介绍的女生不等朝仓指名就自己站起来。

“我叫辻纪子。也许大家已经知道，我的乐器是一七一七年制造的

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9]。如果我输了，就没有理由责怪乐器了，所以我一定要取胜。”

她一口气说完，笃定地坐下。刹那间，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像是被她的气势震住了。

她鼻梁挺直，戴一副银边眼镜，是个冷美人，让人联想到能干的女秘书。片山看看备忘录，上面写着：“桀骜不驯，不让须眉，有‘比赛破坏者’之称。”

朝仓干咳一声，说：“现在七个人都介绍完了，接着要介绍的是在这一周中照顾各位饮食起居的市村女士。厨房后面就是市村女士的房间，各位如果需要日用品或其他东西，可以找她要。市村女士，拜托你了。”

站在窗边的市村智子向前走了几步，笑盈盈地说：“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使各位都能充分发挥实力。”

“请多关照。”大声说出这句话的是大块头丸山才二。随后，大家都笑着向市村智子打招呼。

“好了，现在分发新曲的乐谱。”

朝仓话一出口，大厅里立刻一片寂静，充满紧张的气氛。朝仓拿起放在钢琴旁边的公文包，说：“大家都知道，新曲是为管弦乐队和小提琴而创作的协奏曲。可以说，你们是世界最先演奏这支乐曲的人，我希望你们在演奏中展现出自己的最高水准。”

正当朝仓准备打开公事包时，美女秘书似的辻纪子举手发言：“老师，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可以。什么问题？”

“关于乐曲的诠释，禁止和别人商量吧？”

“嗯。”

“也禁止和外界通电话或通信吧？”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有人违反这个规定，会怎么样？”

“只要违纪行为被证实，这个人就会被取消参加决赛的资格。”

“真是这样的话……”辻纪子停顿片刻，说，

“这里就有一个人应该被取消资格！”

其他六人闻言面面相觑。辻纪子指着那位花花公子型的美男子古田武史说：“应该把这个人立刻赶出去！”

她话语铿锵，不容辩驳，完全是“宣判”的口吻。

一时间没人开口说话。最先有反应的是当事人古田武史。

“喂！你别信口雌黄！我怎么了……”他面红耳赤地站起来。

“你还有脸狡辩！难道要我点明吗？”辻纪子毫不畏缩地反驳。

“什么？哦，你是指上次M报社主办的音乐比赛……”

“当然！除了那件事还有什么？”

“那是你故意找碴，当时的评委就是这么说的！”

“只是没有抓住证据而已！很显然，是你剽窃了我对乐曲的阐释。”

“我根本没必要做那种事，”古田似乎恢复了些许冷静，冷笑着说道，“不做那种事，胜过你也轻而易举。”

“你敢说这种话？”

“说了又怎么样！”

这时，朝仓不得不介入其中。

“你们都冷静！辻小姐，你不应该把上次比赛的事拿到这里来说。我也听说上次你们两人对新曲的诠释一模一样，但最后判定是纯属巧合吧。”

“那是因为古田的父亲暗中动了手脚，这是众所周知的。”辻纪子说。

片山哑然，辻纪子还真是口无遮拦啊！

“总之，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只要在这次比赛中违规，必然会受到处分。”

辻纪子耸耸肩，不再坚持。

“希望你们在这一周内友好相处。”

这一阵骚动反而缓解了现场不必要的紧张。

朝仓松了口气，说：“现在发放乐谱。”他打开公文包，拿出一沓尺寸很厚、类似特大号海报的东西。

“哇……”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不知是叹息还是惊讶的声音。

“这是管弦乐的总谱，所以才这么大张，不必害怕！”

朝仓安慰他们。

“作曲家是谁？”大久保靖人问。

“按照规定，在决赛结束之前是不能公布的。”

“只要看看乐谱就知道了。”辻纪子好像已经忘记了刚才的风波。

“这里有七份乐谱，每人一份，我手边就没有了。”朝仓说：“作曲家手中还有一份原谱，全部只有这些。好好加油吧！”

朝仓逐一把选手叫到跟前，分发乐谱。回到座位之前就迫不及待打开乐谱的是大久保靖人和植田真知子。有趣的是，显得毫无兴趣、把乐谱搁在腿上不曾打开的正是刚才大吵一架的辻纪子和古田武史。樱井玛

莉和“深闺千金”长谷和美，以及大块头丸山才二这三人，就像拿到烫手山芋一样，战战兢兢地把乐谱捧在怀里，轻抚着封面。

片山突然看到福尔摩斯跳上钢琴——或许它知道这钢琴价值不菲，所以没有使用它的爪子，以至于跳上去时在钢琴上滑了一下。

片山苦笑，这家伙又开始耍花样了。只见福尔摩斯伸头朝公文包里看了一眼，然后用力跳到地板上。

朝仓合上公文包，缓缓打量着七个人的面孔，说：“祝各位好运。”

片山仿佛听到冲锋号吹响的声音。

“这房间真好，”片山在自己的房间中整理行李，“多住几天我也愿意。”

福尔摩斯在房间里到处走动、察看，就像在寻找窃听器的特工。

“你干什么呢？浴室里已经准备好你的厕所了，不必担心，一切都没问题，”片山伸伸懒腰，“这里是不会发生血腥案件的，放松心情，好好享受吧。”

福尔摩斯警告似的叫了一声。

“我知道，不会掉以轻心，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不过，还得靠你多帮忙啊。”

福尔摩斯跳上房间角落的书桌，回头看向片山。

“嗯？有什么事吗？”片山走过去，福尔摩斯伸出前爪，开始抓挠桌上的便签。

“你在干什么？”

片山定睛一看，只见便签纸上整齐地排列着七条爪痕。

“这是指那七个人吗？难道不是吗？别用那种眼光看我好不好！七、七……你是指刚才那七份乐谱吗？”

福尔摩斯眨眨眼睛，表示肯定。

“刚才朝仓说只印了七份。真是小题大做，只不过是一场音乐比赛……嗯，怎么了？”

福尔摩斯又抓出一道爪痕。

“这样就变成八条了。八条？你是说……”片山想起福尔摩斯刚才看过朝仓的公文包，“你是说，有八份乐谱，公文包里面还有一份？”

福尔摩斯又眨了一下眼睛。

如果是这样，那么朝仓刚才就是在说谎。为什么？不不，也许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身为主办人，自己留一份乐谱又怎么了？就是这么回事吧。

“听好，福尔摩斯，在这个社会中——应该说人类社会比较好——有场面话和真心话之分。有才的人就算多少比普通人任性一些，大家也会包容他们。所以，那个叫朝仓的人只是说一套，做一套吧。”

可是，以朝仓的立场，他保留一份乐谱本无可厚非，甚至大家都会认为他理所当然应该有一份乐谱。那么，他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呢？

这一点的确可疑。不过片山想，这次的任务是保护七个选手的生命安全，无权干涉比赛事宜，这个界限应该划分清楚。

当然，如果这件事会牵连到选手的安全事宜，就另当别论了。片山的个性和晴美迥然不同，他缺乏冒险精神。更确切地说，他不像妹妹那样爱凑热闹。

电话铃突然响了，片山吓得一蹦三尺高。

“破玩意儿……你想吓死我啊……”片山手抚胸口，瞪着电话机。不过，电话根本无意吓唬他，挨骂实在太冤枉。

“喂，喂，你是谁啊？”片山没好气地说，简直就是接电话礼仪的错误范例。

“是哥哥吗？”

“原来是晴美，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号码？”

“是你们课长告诉我的。”

“课长说的？他还说这是机密呢，原来自己口风这么松！”

“因为我说事关人命，必须找到你。”

“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

“你快说呀！”

“我……我和石津先生结婚了。”

由于刺激过大，片山像石像般呆立当场。随即，电话中传来晴美的坏笑。

“骗你的。”

“喂……太不像话了吧！”

“是对上一次的报复。”

“那次你已经抓了我的脸。”

“那是处罚，不是报复。”

“有什么区别？”

“好了好了。”

“好什么好，看我不揍死石津那小子！”

莫名其妙就要挨揍，石津招谁惹谁了？

“你那边还顺利吧？”

“什么顺不顺利，才刚开始呢，”片山笑着说，“不过已经出现两三

个问题了。”

“什么事？告诉我！”

“等一下，这个电话不是让我们聊私事的……”

“哎呀，讨论案情怎么能算是私事呢？说不定我还能做出绝妙的推理呢。”

晴美一向说一不二，片山虽然是单身汉，但早已饱尝被女人压迫的滋味。

于是，片山把决赛选手之间的纠纷以及朝仓握有第八份乐谱的事都告诉了晴美。晴美似乎对后者更感兴趣。

“还有一份乐谱啊……其中必有蹊跷。”

“你不要那么兴奋好不好！”

“真抱歉，你妹妹就这样，”晴美说，“好吧，我先挂了。哥哥，你要多加油。”说完，她干脆地放下了话筒。

“这丫头……根本没派上用场嘛，”片山转向蜷曲在椅子上的福尔摩斯，“喂，你觉得这里会发生什么事吗？”

福尔摩斯闭着眼睛，根本懒得回应。

2

“你着急也没用。”正在阅读外国医学杂志的樱井利夫抬起头，对妻子说。

一般来说，医学研究者只要坐上医科大学教授的宝座，就万事大吉了。但樱井利夫是个真正的学究，只要可以做研究，他就觉得非常满足。从外表看，他绅士派头十足，一看就是精通两三门外语的精英。其实严格说来，樱井利夫通晓五门外语。这当然与天赋有关，但是，也离不开樱井一贯的勤奋。一般上班族晚餐后谈天说笑看电视的时间，樱井都用来阅读医学论文了。

对樱井而言，忍受无聊的电视剧还不如钻研学问更快乐。他的妻子充子是个视音乐为生命的人，从世俗的角度看，是个怪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夫妻俩可以说是绝配。

“你一点儿也不担心玛莉吗？”充子从刚才起就在客厅里像旋转木马一样转来转去。

“玛莉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樱井说，“何况她又不是去天涯海角探险，你担心什么啊？”

“今天是第一天，我一直担心她会不会紧张得吃不下晚饭。虽然我给她带了胃药，可如果是神经性胃炎，吃药也没用。如果再睡不好，会不会引发神经衰弱啊？而且，这个孩子一旦感冒就会拖很久，还容易得口腔溃疡……都随你！”

“为这种事生气有什么用？玛莉绝对没问题，她很坚强，这一点也随我。”

“你真是铁石心肠！”充子快气疯了。

“你这么担心，藏在行李箱里跟着她一起去不就好了吗？”樱井难得说这种俏皮话。

“那是因为没有能装得下我的行李箱。”充子一本正经的态度把樱井吓了一跳。

“而且，不久之前玛莉还险些遇害……”充子接着说。

“所以，主办方已经派刑警保护了呀！”

“警察怎么靠得住呢！”

“不是你自己要求朝仓先生想办法的吗？”樱井无可奈何地苦笑。

“可是，整整一个星期不能联络，叫我怎么能放心啊！至少应该每天打一次电话，让我听听玛莉的声音。”

樱井又把注意力转移到论文上，不再理会充子的唠叨。

这时，走廊上的电话响铃了，充子像发射出去的炮弹一样飞奔而出。

“老公，找你的，是和田先生。”充子带着半是放心半是失望的表情回到客厅。樱井走过去接电话，充子今天第一次在沙发上坐下，喃喃自语：“这样下去，父母先神经衰弱了。”恰在此时，客厅里的电话响起来。樱井家装了两部电话，但电话簿上只登记了走廊上那部电话的号码，另一个号码只有亲近的朋友和亲戚才知道，所以充子接起电话时心情很轻松。“喂，这里是樱井家。”

对方迟迟不说话。

“.....喂？喂？”充子又问，“请问是哪一位？”

“是樱井太太吗？”话筒中传来一个低沉的女人声音，又衰老又沙哑。充子一惊，迅速向走廊方向瞟了一眼。

“你.....”

“请让我见见女儿吧。”电话里的女人说。

“一派胡言！不要说这种毫无根据的话！”充子压低了声音，口气却很严厉。

“玛莉是我的女儿.....”对方开始苦苦哀求，“请把玛莉还给我吧.....”

“你有完没完！”充子说。丈夫还在走廊那边接电话。

“我只是.....”

“好吧，我们必须做一个了结！你现在在哪里？”

“在哪里？我在.....”

“在我家附近吧？”

“是的。”

“从我家门前的斜坡走上去，有一个公园，你知道吗？”

对方沉默片刻，迟疑地回答：“知道……”

“很好，一小时后我会去那个公园，你在那里等我吧。”

“可是，我……”

“见了面再说！”充子厉声说，然后断然挂上电话，正好樱井也打完电话回来了。

“有人打电话吗？”

“是呀。”充子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是玛莉同学的妈妈，她想看一本曲谱，待会儿到附近来，我把曲谱拿去给她。”

“应该请人家进屋来坐坐呀。”

“她很忙。”充子说。她不想多做解释，“忙”就是最好的借口。毕竟现在的主妇，除了家务之外，还有其他忙不完的杂事。

樱井并未起疑，又开始看他的医学杂志。

“你要不要洗澡？”

“嗯。”

沉浸在论文中的樱井对妻子的话充耳不闻。

充子走进摆着许多柜子的储藏间，其中一个柜子是收纳手提包的。充子把手伸入柜子的深处，拿出一个信封。她探头察看了一下走廊上的动静，然后从信封中拿出一沓一万日元的钞票。

“这件事必须做个了结。”她这样告诉自己，接着把装有钞票的信封放进提包，合上搭扣。

一小时后，充子走出寓所。风很大，她皱皱眉头，继续快步往前走。虽然没有像玛莉那样经常练习慢跑，但或许是因为经常出门，她的脚力依然强健，即使走上斜坡，速度也未见减慢。到达公园时，她的呼

吸微微有些急促。

这里是住宅区，虽然时间还早，但已几乎看不到其他行人了。公园里静悄悄的，除了呼呼的风声，再听不到其他声响。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这个公园只有一个水池和一条环绕着水池的散步小径。充子站在公园门口，向四下张望。

只有三四盏路灯，散步道大部分隐没于黑暗之中，目之所及，看不到一个人影。她在哪里？难道没来？

充子努力看向暗处，但她的视力并不算好，再努力也看不清楚，于是她决定沿着散步道走一圈。

对方精神不太正常，自己一个人不会有危险吧？充子小心翼翼地向前走。

那个女人纠缠自己和玛莉有多久了？两个月……不，也许有三个月了。她认为玛莉是她的女儿，有时会打电话来，有时会在玛莉的学校附近徘徊。在这种关键时刻，绝不能让她扰乱玛莉的心情。充子每次接到那个女人打来的电话，都会义正词严地提出警告。

然而，对方根本不吃这一套。这一次，充子打算用金钱解决问题，所以她准备了五十万日元来这里和那个女人见面。她没有把握一定成功，但她认为值得试一试。

充子绕过了半个水池，仍然看不到任何人，也许她不会来了。幸好现在那个女人也无法联系到玛莉，这一点让充子放心不少。不过就怕决赛当天，那个女人跑到会场胡闹……

充子继续漫步，散步道的外侧环绕着篱笆和小树林。每到夏夜或温暖的春夜，即使在这个小公园里，也可以看到一对对情侣卿卿我我的身影。但今夜这么寒冷，不会有情侣来了吧。

充子从一盏路灯前走过，从这里到公园出口的一段路没有灯光，因为树林把路灯遮住了。此处是公园里最阴暗的角落。

充子心里暗忖，那个女人大概不会来了，于是，她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这时，她听到树林中传来踩踏落叶的脚步声，随即，一个黑影旋

风似的从林中向她扑来。

在这样寒冷的夜晚，树林里居然还有一对紧紧相拥的情侣。

话说回来，这两个拥抱在一起的人，究竟是因为爱得太深，还是因天气太冷呢？

“.....刚才是什么声音？”女人直起身体。

“好像有什么东西掉进了水里。”

“你有没有听到尖叫声？”

“我没留意。你干什么去？”

“我们去看看吧！”

“算了吧，我可不想惹祸上身，”男人皱起眉头说，“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的钱包掉了，捡起来追上去还给他，结果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那个人一定疑心病很重。”

“而且他还当着我的面检查钱包里的钱有没有少，真是气死我了！”

“真可怜，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你站起来一下好吗？”

“好吧。”男人叹息着站起来，两人从树林向散步道走去。

“太暗了，看不清楚。喂——有人掉进水池了吗？”男人大吼一声。

散步道传来奔跑的脚步声，水池中传来激烈的挣扎声。

“在那里！”女人指向水池中央，一个人头露出水面。

“可恶！为什么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喂，你不要紧吧？”

“救命啊！脚.....碰不到底.....”是女人的声音。

“快跳下去救人啊！”

“说得这么简单，又不是你跳！”

“待会儿请你吃拉面。”

“小气鬼！好吧，你在这里等我。”男人脱下鞋跳进水里。

水池里的女人总算被救上岸，她全身都在剧烈地颤抖。

“没事吧？很冷吧？”

“没事.....真是太感谢了.....”

“这位太太，你为什么会掉下去啊？”男人从水池爬上来，喘着粗气问。

“我是被推下去的。”

“天啊！那么刚才的脚步声是.....”

女人瞪大眼睛：“你看到人了？”

“没有，我只听到脚步声，可是，为什么.....”

“我姓樱井，”落水的女人站起来，“不知该怎么谢谢你们才好。我家就住在附近，请到我家坐坐，而且，这位先生也全身都湿了。”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男人说，“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你掉到水池里，反而向对面深水处游过去？”

“那个人把我推下去后，还用木棒似的东西打我，所以我只好往对面躲避。”

“这么说，你差点儿被杀？”

“是啊。”樱井充子点点头。

晚餐非常丰盛。

“这样吃下去一定会发胖的。”植田真知子笑着说。

这是当然的。大家都不得不承认市村智子在厨艺上的确有一手，只可惜就餐桌气氛而言，实在称不上和睦。

也许是合宿第一天的关系吧，大家都不说话，只是默默吃着眼前的饭菜。

片山觉得自己与现场气氛格格不入。八个人里，只有他一个人比较年长，而且是刑警。不管他的意图怎样，那七个人一定会有在监视下吃饭的感觉。

吃到一半，片山来到厨房，市村智子正忙着准备餐后甜点。

“刑警先生，有什么东西不够吗？”

“不……其实……”

“你是担心小猫吗？放心，它吃得可好了。”

福尔摩斯蹲在墙角，正在埋头大吃久违的美味大餐。

“不好意思，能不能让我也在这里吃？”

“在这里？”

“因为我在场的话，大家好像都很拘束，我也吃得不舒服。”

“原来如此，”市村智子笑着说，“没关系，你就在这张桌子旁吃，可以吗？”

“当然可以。”

“那么，我去帮你把那张椅子搬过来吧。”

“谢谢。”片山松了口气。七个年轻人中有四个女性，难怪他的压力那么大。

总算平安无事地吃完晚饭，又享受了餐后咖啡。但是，片山一想到这样的生活要持续一周，就头疼不已。

“大家吃完饭都到客厅去了，”市村智子说，“我现在也要吃晚饭了。”

“好，好……那我去客厅了……”

片山原本打算饭后立刻回自己的房间，可是又觉得一味逃避无法尽到保护之责，于是只好带着福尔摩斯走进客厅。

“啊，欢迎欢迎！”

“深闺千金”长谷和美笑颜如花，只不过她欢迎的不是片山，而是福尔摩斯。

坐在沙发上休息的除了长谷和美，还有花花公子古田武史和大块头丸山才二。

片山问：“其他人到哪儿去了？”

“他们都回到房间和蝌蚪文奋战去了，”古田武史说，“大家真够用功的。辻纪子这种人，肯定连睡觉时都会搂着乐谱。”

片山在古田的斜对面坐下。

“你好像跟她关系很僵。”

“我也不想这样啊，”古田苦笑道，“其实她摘下眼镜还是蛮漂亮的，如果她不是小提琴家，我一定会追她……”

“大家好像都变得很神经质。”

“你这样认为吗？”古田笑嘻嘻地问。

“难道不是吗？”

“有人神经质是真的，有人是假装的。”

“为什么要假装？”

“为了让别人情绪不安啊！比如，用歇斯底里的喊叫影响别人。”

“真会有人做到这种地步吗？”

“归根到底，音乐比赛就是一场战斗，”古田说，“弱肉强食，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

“我讨厌那样！”长谷和美把福尔摩斯抱在腿上，抚摸着它的脖子，“音乐是为了使人平和愉悦而存在的。”

“这是两回事，”古田说，“刑警先生……”

“什么事？”

“你喜欢音乐吗？”

“我不太懂音乐，一听古典音乐就犯困……”

“哎呀，真有这样的人吗？太难以置信了。”长谷和美的话让片山深感惭愧。

“你能帮我照看一下这只猫吗？”

“当然可以，我可喜欢它了。”

福尔摩斯在长谷和美的爱抚下舒服得昏昏欲睡。

片山义太郎走到大厅，推开餐厅旁边的一扇门。听朝仓先生介绍过，这里是书房……

“啊，是片山先生。”手拿书本坐在沙发上的是樱井玛莉。

“哦，对不起……”片山立刻准备撤退。

“上一次承蒙令妹帮忙。”玛莉微笑着说。片山闻言只好慢慢走进书

房。较之两扇巨大的房门，房间本身并不算大，大约只有十叠左右，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铺着地毯。除了房门这一边外，其他三面墙壁都被书架占据，房间中央摆放着四张沙发，两两相对。不知为何，房里没有一张桌子。

“为了我一个人而麻烦警方，实在抱歉。”玛莉说。

“没什么……这是我们的工作啊。”片山不由自主地礼貌起来，这是他开始紧张的症状之一。

“你……不用在房里练习吗？”片山问。

“乐谱那么厚，我一时看不下去，”玛莉叹息道，“大家真了不起，马上就能开始练习。我可不行，从刺激中恢复，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

“什么刺激？”

“乐谱的厚度啊！”

“哦……”

“拉小提琴相当消耗体力，所以小提琴家通常比钢琴家衰老得快。也许还是男性更适合演奏小提琴吧。”

“不过，你是夺冠热门啊。”

“其实大家实力相当，剩下的就要看运气而已。”玛莉笑着说。

“是吗？”

“比如，指定曲目的选择就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如果是西贝柳斯或巴托克的协奏曲，我就比较有把握，可是对真知子就很不利——所以，这真的得靠运气。”

“指定曲目是谁决定的？”

“决赛当天由大赛委员会决定，我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决定。反正在那之前，每首曲子都必须练熟才行。”

“古田君、丸山君，还有长谷和美小姐都在客厅里。”

“我不喜欢古田先生，”玛莉说，“在他眼中，玩音乐和玩女人没什么两样。”

片山也这么认为。

“不过，他的演奏舒展流畅、别具一格，也许他就是传说中的天才吧。有人说小提琴是模仿女性身材制造的，片山先生，你知道这种说法吗？”

“不知道.....啊，但是这样说好像蛮有道理的。”

“对吧？颈部特别修长，腰身苗条，十分具有曲线美。”玛莉说。

“像长脖子女妖一样。”

“不过这只是传言，请不要当真。可是古田先生经常说，正因为小提琴的形状像女人的曲线，所以他才喜欢拉琴。”

“真是个花花公子。”

“如果真是这样，我喜欢拉小提琴岂不是同性恋了吗？”

纯情的片山立刻干咳几声来掩饰自己满脸通红的窘态。

“还有，演奏小提琴就像在和女人缠绵一样，左手稳稳支撑，右手温柔抚摸.....不是让小提琴发出声音，而是使小提琴自己歌唱，这才是真正的小提琴演奏。”

“哦.....”小提琴自己会唱歌吗？这可是片山第一次听说。小提琴会用什么语言唱歌呢？

“对不起，我不应该和刑警先生谈论这些。”

“怎么会呢，我觉得很有趣呀。不过，是不是耽误了你练琴啊.....”话音未落，片山口袋里的传呼机响起来。“哦——”

“怎么了？”玛莉问。

“有我的电话，失陪了。”

片山走出书房，跑到二楼自己的房间，推开房门时，电话铃仍在响个不停。

“喂，我是片山。”

“是片山先生吗？”

“是你啊。”

打电话来的是石津刑警。

“你别随便打电话到这里来。”

“是工作的事。”

“啊？”

“那个叫樱井玛莉的女孩儿是住在目黑区吧？”

“对，怎么了？”

“她的母亲差点儿被杀。”

“什么？”

片山听了石津的说明，知道樱井充子没有生命危险之后才放下心来。“有凶手的线索吗？”

“没有……樱井充子说当时很黑，看不清对方的相貌。”

“但是，她大晚上到公园干什么？”

“是啊，”石津似乎也感到不解，“她本人说是去散步，这么冷的天气去散步，不是很奇怪吗？”

“是很奇怪。”

“可是被害人坚持这个理由，我们也没办法。总之，我先把这件事向你汇报一下。”

“我知道了。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樱井玛莉？”

“对了，我差点儿忘了。”

“什么事？”

“樱井充子说这件事绝不能让她女儿知道。现在是关键时期，不能影响她的情绪。”

“好，我知道了。”

“还有，晴美小姐要我问候你。”

“谢谢你。”

挂断电话后，片山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樱井玛莉的母亲为何会受到袭击？

从案情判断，不太可能是抢劫杀人，也许是个人恩怨？

但是，还有另一个可能性，凶手想通过袭击充子逼迫樱井玛莉退出决赛。

“对呀，我来此地是为了保护参加决赛的人……”然而，要阻止选手出场比赛，并不一定要伤害选手本人。如果凶手意图在此，那可真是防不胜防。

“糟了……”片山一边思考一边走回楼下的书房，但是樱井玛莉已经不在房间里。

3

朝仓宗和的手慢慢画了一个圆。

准确地说，是他手里拿的指挥棒画了一个圆，音乐渐弱，最终归于平静。

几秒钟后，掌声雷动。刹那间，“是否应该鼓掌”的犹疑烟消云散，波涛般的掌声淹没了一切。

“太精彩了！”有人大声叫好。

石津的身体猛然向前一倾，惊醒过来。

“嗯？……啊，晴美小姐，音乐会结束了吗？”

“是啊。”晴美仍在不停地鼓掌。

石津也急忙开始鼓掌：“真是太精彩了！”

晴美忍俊不禁。带石津来欣赏古典音乐是一个错误，而石津本身并没有错，他没有打鼾已经值得表扬了。和往常一样，本次音乐会上演奏的都是世界名曲，比如门德尔松、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以及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如果这都能让石津睡着，那么，任何乐曲对他而言都是催眠曲吧。

朝仓第三次出来谢幕，他步伐轻快，神采奕奕，丝毫不见老态。

“还要演奏吗？”石津问晴美。他看到朝仓又拿起指挥棒站在台上。

“是谢幕曲。你放心，很短，你还来不及睡着就结束了。”晴美说。

谢幕曲是门德尔松的诙谐曲《仲夏夜之梦》。

“精彩！”

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观众开始陆续离席。

“我们也走吧。”晴美手里拿着一张唱片。

“那也是古典音乐吗？”

“是啊！是朝仓宗和指挥的布鲁克纳。”

“布鲁什么？……这位也是作曲家吗？”

“是的。”

“我不懂音乐，”石津挠着头说：“我只知道贝多芬的《天鹅湖》。”

走廊里挤满了人，晴美在人群中往前挤。

“晴美小姐，出口在另外一边。”

“我知道，我要去后台找朝仓宗和先生。”

“啊？”石津眨眨眼，“找他干什么？”

“是关于另一份乐谱的事。”

“什么？”

“没什么，”晴美微笑着说，“石津先生，你能不能在外面等我？”

“好，我在门口等你。”

晴美顺着通道往里面走，人已经越来越少。在“闲人免进”的告示牌附近，有四五位女粉丝手拿着唱片站在那里。

“借过一下。”晴美走进去，对告示牌视若无睹。她在乱糟糟的道具和桌子之间穿行，迎面走来一个身穿西装、表情阴沉的男人，一看到晴美就粗鲁地问：“你干什么？”

“我要见朝仓先生。”

“什么？谁让你进来的！”男人皱着眉头说，“朝仓先生只有兴致特别好的时候才会给粉丝签名。”

“说不定他现在兴致就特别好。”晴美反驳道。

“反正这里不能随便进来……”

“怎么回事？”

后面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朝仓身披外套，站在那里。晴美觉得他

比在舞台上时显得更加高大魁梧。西装男解释道：“啊，她是您的粉丝。”

“我想请您在唱片上签名。”晴美微笑。

“好啊！”朝仓露出极富魅力的笑容，然后对西装男说，“须田君，把乐队成员带到车上去吧。”

“是……”须田疑惑地看了看朝仓和晴美才走进去。

“你带笔了吗？”朝仓问。

“带了。”晴美从包里拿出签字笔，并把唱片递给朝仓，说：“请您在这上面签名。”

朝仓熟练地在唱片封套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非常感谢。”

“不用客气……话说，我在哪里见过你吗？”

晴美一惊。那天在面包车旁，她给哥哥送手帕时，朝仓曾见过她。可是，仅仅见过一面，而且她的穿着也和那天不同，朝仓不可能认出她。

“因为我常来听您的音乐会……”晴美含糊其词。

“这样啊，果然我对美女都是过目不忘。”

“您说笑了。”

“你是一个人吗？”

“是。”

“一起去吃个简单的夜宵，怎么样？”

“可以吗？”

“当然可以，你到这栋建筑的后面等我，我去开车。”朝仓说完，大步向里面走去。

晴美知道朝仓喜欢拈花惹草，事实上晴美就是算好这一点来的——这件案子如果只交给哥哥和福尔摩斯去办，那多没意思。

晴美的侦探瘾似乎越来越严重了。

晴美走到剧院外，石津正在门口等她。

“事情办得怎么样？”

“嗯，很顺利。石津先生，对不起，你自己先回去好不好？”

“为什么？”

“我突然想起一件急事。”

已经快晚上十点了，还会有什么急事？但石津对晴美向来深信不疑。

“是吗？那我等着你。”

“不用，我也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

“可是，如果不把你送回家，我会被片山先生打死的。”

晴美费尽口舌终于把石津打发走了，然后她急忙绕到建筑物后面。

管弦乐团的成员已经乘车离开，晴美正在左顾右盼，一部进口轿车朝她开过来。

“让你久等了。”朝仓从车窗探出头。

“哪里。”

“快上车吧。”

打开车门，晴美坐在朝仓旁边。

“好漂亮的车啊！”

“车是我唯一的嗜好。”

汽车平稳地起动。

石津晃晃悠悠地朝车站走去，哈欠连天地自言自语：“我不懂音乐，会被她嫌弃吧……”这时，一辆高级的进口轿车从石津旁边经过。

“比我的车好多了。”

石津有一辆国产跑车，对汽车多少有些兴趣。当那辆轿车转弯时，他看到了副驾驶席上的女性，不禁瞪圆眼睛。

“晴美小姐！”

石津毫不迟疑地跳上一辆计程车，拿出证件，命令司机：“跟踪前面那辆进口车！”这大概是刑警的本能爆发。

“好嘞。那辆车上有凶犯吗？”

“啊？哦哦……算是吧。”

石津连车主是谁都不知道，但是，“你有义务保护晴美小姐”，石津这样告诉自己。

在豪宅林立的高级小区的一角，有一家外观像是普通住宅的餐厅。晴美和朝仓在这里吃了一顿简单的夜宵。

“饭菜味道怎么样？”餐后咖啡送上来的时候，朝仓问晴美。

“非常好吃。”

“那就好，”朝仓微笑道，“刑警先生喜欢吃什么东西呢？”

晴美目瞪口呆：“原来您知道我是谁！”

“刚才我不是说了嘛，我对美女过目不忘。”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说谎的……”

“没关系，”朝仓摇摇头，“我不会因此生气，对美女应该给予更多的包容。”

“请您见谅。”

“那么，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还是说，你真的只是来听音乐会？”

晴美犹豫不决。要不要直接说出乐谱的事呢？不过，朝仓绝不会因为这种出其不意的质问而露出马脚。他一定会说“哦，原来是这件事呀”，然后轻描淡写地应付过去。所以，现在应该先巧妙地接近他。

“其实，我……”晴美话说到一半，突然听到餐厅经理低喊：“这位客人，请等一下。”

晴美抬头，只见一个女人甩开店员的阻拦，不顾一切地冲进店里。她大约四十五岁左右，一看就是个脾气火爆的女人。她横眉竖眼地朝大厅张望了一番，看到朝仓，便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朝仓先生，你在这种地方……”

“哦，是辻女士，”朝仓依然冷静，“真巧，我们又见面了。”

“一点儿也不巧！我是特地来找你的。”

“是吗？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心里明白。已经是第三天了，我希望你履行诺言。”

第三天？晴美突然想起最近听到过“辻”这个姓氏，入围决赛的七个选手之中就有一个姓辻的女孩，而今天正好是他们“被关起来”的第三天。

“辻女士，你好像有什么误会，我不记得我们有过任何约定。”

“这……”那个女人脸色苍白，“你应该知道，我对你……”“不要说了！”朝仓厉声打断她。对方被朝仓的气势震慑住，只好闭上嘴巴。朝仓接着说：“你我都是成年人，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在当时就结束

了。我可不是为了事后补偿才接纳你的。”

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微妙。这时候晴美应该知趣告辞才对，可是为了查案，晴美认为应该继续留在这里。

“朝仓先生……我把一切希望都放在那孩子身上，以你的力量，一定可以……”

“请冷静一点儿，”朝仓站起来拉住那个女人的手臂，“你这样会扰乱餐厅秩序。”接着，他转身对晴美说：“我马上回来。”说完，朝仓把那个女人带走了。晴美也想跟上去一探究竟，可惜她不能这样做。十五分钟后，朝仓才回来。

“让你久等了，对不起。”

“没关系。刚才那位女士是您的恋人吗？”晴美开玩笑似的说。

“很多时候都是对方一厢情愿，”朝仓笑着说，“很晚了。”

“是，我也该回去了。”

“好吧，我送你回家。”

“不用，我自己回去就行了。”晴美有些失望，她本以为朝仓会邀请自己去他家。

“那可不行。”

“您开车吗？”

“不，我喝了酒，不能开车。我帮你另外叫一辆车，你坐那辆车先走吧。我醒醒酒再走。”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晴美想，朝仓待会儿大概还要和刚才那个女人见面。

“明天我在家，你要不要来玩？”

“可以吗？”

“当然可以，”朝仓拿出一张名片，“这上面有我的住址。我家就在这附近，很好找。”

“我一定会去府上拜访。”

“虽然我家正在整修，乱七八糟，但是招待你的地方还是有的。”

“那么，明天见。”

“我等你。”朝仓微笑道。

晴美在店外等待朝仓叫的计程车时，突然感觉有人拍她的肩膀。

“哇！”晴美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石津。“吓死我了……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是跟踪你到这里来的。”石津挠挠头。

计程车上多坐一个人也无所谓，于是晴美和石津一起上了车。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我还以为你们要去酒店……”

“真是的，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晴美笑着说。

“但是，那个男人是色鬼吧？”

“大概……差不多吧。”

“刚才是不是有个女人凶巴巴地进去了？”石津问。

“是啊，你看到了？”

“后来那个朝仓跟她一起出来了，那个女人的车就停在路边。”

“后来呢？”

“那个女人上车离开之前，两个人热烈地亲嘴了。”

亲嘴？石津用词好土气。

“我看得都冒汗了。”

“辛苦你了。”晴美乐不可支地说。

看来朝仓接下来果然是和那个姓辻的女人见面。如果她就是决赛选手辻小姐的母亲——从两人的对话推断，这个可能性很大——那么，和她纠缠不清对朝仓很不利。无论如何，在别人眼里，这段关系都显得很可疑。

除了樱井充子落水事件，到第三天为止，基本上平安无事。但是，直觉告诉晴美，迟早要出事。

“晴美小姐。”

“什么事？”

“我饿了……能不能在餐厅附近让我下车呀？”石津认真地提出请求。

4

书房已经沦为片山的休息场所。

在这里，他可以享受一个人的安静时光，把一切纷争隔绝在外——作为刑警，这样也太悠闲了吧！

现在已经是第三天夜晚，迄今为止一切太平。辻纪子和古田武史仍然像仇人一般互不理睬，在客厅休息时也都坐在离对方最远的位置。不过，他们只是冷战而已，并没有动手。

总之，现在大家根本无暇关心他人是非。除了用餐以及饭后短暂的休息时间之外，每个人都关在自己房间里专心练琴——片山虽然没有去查房，但他确信绝没有人会在房里看漫画。

每个房间的墙壁都做过隔音处理，房门都换成了电影院或音乐厅那样厚实沉重的大门，屋里的声音绝不会传到外面。这样可以有效防止选手偷听别人练琴。

音乐比赛为何要严格到这种地步？音乐不是让人放松享受的吗？像片山这种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难免会有此疑问。不过，也许这只是局外人的肤浅看法。那些选手从童年时代起，每天都要花数小时练琴，所以在他们看来，这次比赛简直堪比足以颠覆世界的重大事件。

会有事件发生吗？如果剩下的日子都能像前三天一样安然度过，那就太好了。

晚餐后，片山照例躲在书房里舒服地休息，不知不觉竟打起瞌睡来.....

突然，门开了。

“啊，刑警先生，”微笑着走进来的是长谷和美，“打扰你了吗？”

“没有，这又不是我的房间。”

片山总觉得长谷和美像他小学时的班长，只是体形大了几号。当面对稚气未脱的长谷和美时，片山总摆出一副老大哥的样子。或者说，正是因为在她身上感受不到女人的性感气息，所以片山才能镇定自若。

“其他人呢？”

“他们在客厅里弹钢琴，大家难得在一起热闹热闹。”

“你也应该和他们一起玩啊。”

“我喜欢独处。”

“哦.....”

这是暗示我离开书房吗？在这方面，除非对方打开天窗说亮话，否则片山就不知该如何是好。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拐弯抹角地说话呢？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每次都被女朋友甩掉。

正当片山忙着转嫁责任的时候，突然感觉一个软乎乎的物体碰到了他的手。好像是福尔摩斯脚底的肉垫，又柔又暖。它是什么时候进来的？至少应该叫一声再进来呀。

片山猛地转过头，却看到长谷和美的脸。在同一个房间里当然会看到，只是现在他们距离非常近，连三厘米都不到。片山的眼睛都快挤成斗鸡眼了。

和美突然伸手抱他，片山终于回过神来，慌忙扭身躲避。

“请不要这样！你干什么？”他拼命后退，从沙发跌坐到地上。

“刑警先生……”

和美压在了片山身上。好重！她并不十分高大，但身材丰腴，颇有重量，压得片山喘不过气来。

“喂！快起来！——救命呀！”

如此没出息的刑警可不能让外人看到。

“刑警先生……求求你，让我打一通电话吧。”

“什么？”

“把你房间的钥匙借给我，一个小时就够了。”

“电……电……电……”片山其实是想说，“按照规定，你不可以打电话。”

“我知道不可以，所以才求你的。我都快疯了，让我打个电话吧！”

你已经疯了，片山想。

“刑警先生，如果你让我打个电话，下次，我可以到你房间去。”

“这……是什么话……”

娃娃脸的和美居然说出这种话，片山吓得两眼翻白。

“求求你了！”

长谷和美说着伸手卡在片山脖子上。

“不，不要！”

“求求你让我打个电话。我不想勒死你，但是我的手指力量很大哦。”

这一点片山倒是很清楚。胖乎乎的长谷和美手指很长，骨节突出。所有选手都一样，都有一双小提琴家的手。

“放开我！”

“你是想死还是给我用电话？”

从原则上来说，结论显而易见。即使是“电话之父”贝尔，也不会认为电话比生命更重要吧！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和美结结实实地骑在片山身上，“我就说你对我意图不轨，在抵抗时失手把你勒死了，大家一定会相信的。”

和美的手指逐渐用力，片山拼命想扯开她的手，可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可恶！福尔摩斯跑到哪里去了！？

这时，伴随着《威廉·退尔》[\[10\]](#)序曲，突击队员出现了——不，是辻纪子推开门进来了。

“哎呀——对不起，打扰了你们的好事。”

长谷和美立刻放开手站起来。片山像迷失在雪山的旅人突然穿越到新宿步行街一样，傻呆呆的不知该做何反应。

“真没礼貌！你不知道应该先敲门吗？”和美怒气冲冲地朝辻纪子开炮。

“这里是大家的公用书房，做那种事最好到自己的房间去。”辻纪子不甘示弱。

“我们只是在谈话。”和美说着，用脚踢踢片山的侧腹部。片山一跃而起。

“你们谈话的姿势未免太奇怪了。”

“你管不着！”

两个人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

“你这个假正经的贱人！”辻纪子说。

“哼，你的绯闻不也从没断过吗！”

“没错，可是我不会像你那样伪装成大家闺秀。”

这两个人随后的互相谩骂已经超出片山的理解范畴。吵架声越来越高，连客厅里的人都被吸引过来。

“和美小姐，你冷静点儿！”玛莉上前劝架，“我们到那边去吧！”

“放开我！”

玛莉的举动反而产生了反效果。和美甩开玛莉的手，向辻纪子扑过去。

两个人纠缠着倒在地上。

“快来阻止她们啊！”玛莉大声喊叫。

片山刚从险些被勒死的打击中清醒过来，好不容易站直身体，看着两个女生打架却无意阻止，唯恐再次殃及自身。

其他人也不插手，而是兴致勃勃地观战——这时，片山注意到只有植田真知子不在场。

“你这个疯子！”

“我要杀了你！”

和美与辻纪子在地上翻来滚去，打得不可开交，现场唯有玛莉一个人急得团团转。

“快去拦住她！”玛莉抓住片山的手臂说，“万一手受伤的话……”片山一惊，只见和美正朝辻纪子的手咬去。

原来如此。本来他就觉得即使两个人都变得歇斯底里，这场打斗也太过突兀。说不定是和美存心挑起事端，想借机弄伤辻纪子的手。

片山多少还有些职业道德（真不愿这样形容他），既然是为了保护他们而来，就有责任劝架。

但一想到或许又会被勒住脖子，片山就吓得裹足不前。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大吼一声：“你们两个，住手！”然后，他抓住辻纪子的肩膀，用力一拉，嘶啦一声，辻纪子的上衣应声裂开，露出肌肤。片山惊呆了。

“你干什么！？ ”

辻纪子抡起胳膊，一拳击中片山的下颚，片山向后飞出，脑袋撞到书架。他仿佛看到一片飞舞的火花，紧接着陷入黑暗之中。

“不要紧吧？ ”

片山一睁开眼睛就看到福尔摩斯的脸。

“醒过来了，太好了！ ”

片山觉得奇怪，福尔摩斯什么时候会讲人话了？随后他看到了樱井玛莉的脸。

“哦……原来不是福尔摩斯在讲话啊。”

“什么？ ”

“不……没什么……”片山想起身，但头痛欲裂，忍不住发出呻吟。

“多躺一会儿吧。”

“不，不要紧，这里是……”

原来还在书房，还没到天国。

房里只有樱井玛莉——不，还有福尔摩斯。

“大家都回房休息去了。”玛莉说。

“打架那事后来怎么样了？”

“托你的福，没事了。”

片山试着回想了一下，他被击中头昏过去，没有再去劝架呀！玛莉笑着说：“你不是昏过去了吗？辻纪子吓了一跳，以为你死了，脸都吓白了。”

“所以就不打了？”片山苦笑道，“我也算有一点儿功劳……”

“可是她们两个为什么会大打出手呢？”

“因为那位长谷大小姐想勒死我。”

玛莉瞪大眼睛。片山心平气和地讲述了事情的始末。

“原来如此……本来我就认为她一定不像外表那么幼稚单纯。不过，如果不是好强之人，也不会走到这里。”

“如果勒死一个人，就能夺冠吗？”

“你准备逮捕长谷小姐吗？”

“不……说不定我反而会因为施暴而被捕呢。”

“大家都很烦躁。三天来被牢牢禁锢在这里，对年轻女孩儿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片山想，真是这样吗？长谷和美会不会只是在演戏？如果她刚才咬了辻纪子的手，辻纪子就不能参加决赛……

“喂，福尔摩斯，你也太冷淡了吧？”片山向福尔摩斯抗议。

“真有意思，”玛莉笑着说，“你就像在和人说话一样。”

“它呀，比人还骄傲呢！”

片山说着站起来，但脚步蹒跚，只好急忙抓住书架。

“小心！”

玛莉也站起来。这时，福尔摩斯突然全身紧绷，尖叫一声。

“喂，怎么了？”

福尔摩斯这样尖叫很不寻常。

紧接着，一阵天摇地动。

“地震了！”

“趴下！藏到桌子底下……”片山话一出口才想起书房里没有桌子。地面摇晃得越来越厉害，片山处于极不利的位置。

抓住书架并没错，可是书本却不断从上面砸落。

“好疼！”

一本砖头似的百科全书正好砸到头上的伤处，片山栽倒在地上。

如果书架倒下来，那就万事休矣。片山紧闭双眼，听天由命。

震动终于慢慢结束了。

“啊，我以为死定了。”趴在地上的玛莉喘着气站起来。

“大概是过去了……好厉害的地震啊！”

片山抚摸着额头，推开身上的书，站起来。不料一阵轻微的余震袭来，又一本书掉下来，再次击中片山。

“疼！”片山倒地不起。玛莉忍不住笑出声来。

“有什么好笑的！”片山抱着头又站起来。

“对不起，可实在太逗了。”玛莉说着又笑得弯下了腰。片山无可奈何地也跟着笑起来。

“平安无事就好。我看这次地震有四五级吧。”

“其他人一定也很紧张。”

“对了，我得去看看是否有人受伤。”

片山朝大门走去。福尔摩斯窜到他面前，大叫一声。

“走开！你怎么了？”

福尔摩斯走到书架下面，抬起头向上看，然后又叫了一声。

“嗯，书架太可恶了，你就在上面磨爪子吧。”片山看看书本几乎掉光的书架……

“奇怪！”

“怎么了？”玛莉露出疑惑的神情。

“你看……最上面的架子……”

“最上面？”

“你看，只有那五六本书没有掉下来。”

“哦，也许是那几本书特别重吧。”

“那也应该向旁边倾倒，不会稳固地立在那里……”片山把沙发推到书架下面站上去，但是他的脚陷进沙发垫里，还是够不到上层。他只好踩着书架伸手去拿书，结果却把五本书的书脊一把撕掉了。“哎呀！原来是伪装，这不是书。”

“那究竟是什么？”

片山下来时，手里拿着一台录音机。

“怎么会有一台录音机？”

“这不是普通的录音机，它能接收FM信号。”

“为什么要放在那里？”片山歪着头想了想。

“反正有录音，听听就知道了。”

片山把磁带倒回去一段再按下开关，机器里传来小提琴的乐音。

“这是什么曲子？”

“这是……”玛莉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这是我们正在练习的新曲，听这琴声大概是……”小提琴声突然中断，传出说话声：“这里是不是应该加快节奏？”

“那是大久保的声音。刚才听到琴声，我就想到是他。”玛莉断言。

“就是说，他被人窃听了。他的房间里装着窃听器，而在书房的录音机可以接收到信号。”

“谁会做这种事呢……”玛莉惊呆了。

“奇怪！决赛选手不可能有时间装这个玩意儿，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八成是早就装好的。”

玛莉在沙发上坐下。

“太过分了！我们那么拼命地练习……”

“我们把这个放回原处吧，”片山说，“应该有人会来拿磁带，到时候就知道是谁干的了。”

他又爬上书架，把录音机放回去，再把假书脊小心翼翼地整理好。

“其他的书也要摆好，否则会打草惊蛇。你也来帮忙吧。”

“好，可是排列顺序……”

“只要摆回去就好了。福尔摩斯，你不帮忙吗？”

福尔摩斯扭过脸，似乎不屑理会这种无理要求。

“没事吧？”

“真是吓死我了……”

大家确实都吓坏了，纷纷停止练琴，来到客厅。

“有人受伤吗？”片山问。

“好像没有。”古田环视了一圈在场的人。

“真知子不在。”玛莉说。

“对了，只有她没有出来，”古田说，“会不会在厨房里？”

“她到厨房干什么？”辻纪子打趣似的说，“如果地震时菜刀掉下来，不是更危险吗？”

“大家都没事就好。”市村智子走进来。

“厨房没事吧？”片山问。

“炊具都打翻了，一地狼藉，不过我已经整理好了，”市村智子看着大家，继续说，“请问，你们有谁从厨房拿走了一把刀？”

众人面面相觑。

“怎么回事？”片山问。

“嗯……是一把水果刀……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我想可能是有人拿去削苹果了吧。”

“地震前，水果刀还在吗？”

“是的，我把全部物品清点妥当才回房间。”

“地震时你在房间里吗？”

“是的。不过……”市村智子红着脸说，“那时候我正在洗澡，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那还算好的，”辻纪子说，“当时我正在卫生间，那才叫倒霉呢！”

大家都笑了，只有片山仍然一脸严肃。

“我去植田小姐的房间看看。福尔摩斯，你也来。”

片山快步走出客厅，玛莉跟在后面。

“她不会……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希望没有。”

片山跑上楼梯。植田真知子的房间就在前面。

“植田小姐！”

“真知子！”

片山用力敲门，玛莉则屏息盯着房门。

房门打开，真知子伸出头来。

“什么事呀？”

“真知子！”玛莉长长地舒了口气，“你没事吧？”

“你看见了，我很好。刑警先生也来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没事，”看到真知子平安无事，片山安下心来，笑着说，“我是担心你在刚才的地震中受伤。”

“地震？”真知子一头雾水，“什么时候地震了？”

“你不知道有地震？”玛莉惊讶地问，“那你刚才在干什么？”

“我在练琴呀。哦，对了，刚才好像的确有一点儿摇晃，不过我拉琴时也有摇摆身体的习惯，所以没放在心上。”

当晚，片山心里依然七上八下。失踪的水果刀到底在哪里？还有，那个窃听用的录音机又是谁安装的？

5

晴美被电话铃声吵醒。

她瞄了一眼闹钟，早晨八点整。对了，昨天晚上地震了……

还没等晴美起床，就听到有人接起了电话。

“喂，这里是石津家。”

对啊，石津昨晚在这儿过夜。不过，什么石津家！他八成是睡糊涂了！如果打来电话的人是哥哥，他就死定了。

“哦，您……您好……早晨好。”

听石津的口气，果然是哥哥。晴美急忙走出卧室。

“让我接吧。”

“晴美小姐，我不小心就……”

“好了，我知道了。”

电话那一端传来片山气急败坏的吼叫，晴美只能听清“臭小子”“我要杀了你”等字眼，只好暂时把话筒拿远一些。不久，电话那头安静下来，片山好像已经没力气再骂，晴美才开口：“哥哥，早安。”

“晴美吗？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一下，你知道昨晚地震了吗？”

“当然知道。”

“哦，哥哥居然知道！了不起！”

“别总拿我开心！”

“昨天我回来一看，屋里乱七八糟的，廉价公寓就是不行啊！后来我请石津先生帮忙整理，等收拾完都快天亮了，所以我就让石津先生住下了。”

“这样啊。不过，你们之间.....没怎么样吧？”

“我要不要去开一张节操诊断书给你看看呀？”

“不，不用了。我这边也很麻烦。”

“发生什么事了？出人命了？”

“没出人命！你不要那么兴奋好不好！——我想调查一件事，你帮我给栗原课长打个电话。”

“你自己打不行吗？”

“我要二十四小时盯着这些选手。”

“有意思。说吧，调查什么事？”

“你让课长查查给这幢房子做内部装修的是哪家公司。房间里有窃听器，肯定是装修工或者其他进出这里的人安装的。”

“明白了，”晴美睡意全消，飞快地把这件事记录下来，“窃听器吗？.....每个房间都有吗？”

“不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抓住嫌犯。而且，还有一把刀丢失了，这件事也让我很担心。”

“刀？”

“是啊。也许只是暂时找不到，总不能因为这个就搜查每个人的房

间吧。”

“说的也是。大家都还好吧？”

“除我之外，其他人都很好！”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先是被勒住脖子，接着又挨打，然后昏过去，如此而已。”

“哦，”晴美轻描淡写地说，“既然你还活着，那一定不算严重。对了，你那边有一个姓辻的女孩子吧？”

“有啊，辻纪子，她怎么了？”

“昨天……”晴美把朝仓和一个可能是辻纪子母亲的女人纠缠不清的事讲了出来。

“嗯，那些决赛选手的家长很有可能会做出这种事，”片山说，“你今天要去朝仓家吗？”

“是啊，昨天虽然地震了，但还没到房倒楼塌的程度，我打算去一趟。”

“你要小心。”

“没事，我又不是去见杀人狂。”晴美轻松地说。

“欢迎欢迎。”朝仓露出微笑。

“厚着脸皮前来拜访，真不好意思……”

“哪儿的话。昨天发生那么大的地震，我以为你多半不会来了。”

身穿高级英国毛衣的朝仓一派大师风范，在家里也像站在指挥台上一样魅力十足。

“请进吧。”

“打扰了。”

这幢白色的欧式宅邸，外观看起来无懈可击。这么漂亮的房子还要装修？晴美心生疑问。

她被带到宽敞的客厅，透过落地窗可以看到阳台和大片草坪。

“你要喝什么？……你白天是不是不喝酒？”

“嗯……红茶里加点儿威士忌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

朝仓让女佣准备红茶。他坐在沙发上，对晴美说：“昨晚实在很抱歉。”

“没事。不过，昨晚那位女士是决赛选手辻纪子小姐的……”

“是她的母亲。也许你认为这样不太好，但是，主动找上门的女人太多了，我只是来者不拒而已。”

朝仓坦诚相告，晴美反倒释怀了。倒不是艺术家就可以随意胡来，只不过对方并非不懂事的小女生，而是有足够理智和鉴别能力的成年人——而且，钻石王老五朝仓和美女们的绯闻反而让他的吸引力上升。

“参加音乐大赛的选手们一定很辛苦吧。”晴美说。

“现在是最艰难的时期，”朝仓点点头，“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放松，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实力充满自信，我行我素，不在意他人如何。”

晴美专心地倾听。

“到了决赛前一天，大家也会很冷静。他们都不是第一次上台表演，而且，充分的练习也增加了他们的信心。然而，中间阶段是最痛苦的，尤其是对新曲的诠释。有些人很快就能把握新曲的意境，而另一部分人则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的人看到别人胸有成竹的态度，会更加焦虑不安……”

这时，佣人送来红茶。

“你和你哥哥有联系吗？”

“我们通过电话。到目前为止，好像一切顺利。”

“那就好，希望这七天都能平安度过。”朝仓由衷地说。

“请问，府上是什么地方在装修呢？”晴美忍不住问。

“哦，就是上面的房间。算是音乐室吧，里面有钢琴和音响，不过现在暂时放在了别处。”

“是要把房间拓宽吗？”

“不，是要稍微缩小一点儿，因为要加装隔音设施。”

“哦。”

“原来只是把地板加厚，四周的墙壁和窗户都保持原样，结果邻居抗议钢琴声吵到他们，所以又动工装修。”

“真麻烦啊。”

“是啊，居然有人把贝多芬的音乐视为噪声，难以置信。”朝仓摇头叹息。

“装修已经结束了？”

“还没有，才完成了一半。你要看看吗？”

“是啊……我一直想看看音乐室是什么样子。”

“装修的时候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跟我来吧。”

晴美跟着朝仓来到二楼。晴美并不是对“音乐室”感兴趣，而是猜测“另一份乐谱”可能会在那里。

朝仓或许会把这种重要的东西藏起来。可是，说不定他觉得夹在其

他乐谱中更加安全，而且他以为压根儿没人知道这份乐谱的存在。若是把东西费尽心机地藏起来，也许更容易引人注目……

“就是这里。你等一下，里面太乱了。”朝仓说完便推开厚重的房门，独自走进去。这扇门正在进行隔音改造。

晴美开始欣赏挂在走廊墙上的照片。

其中有朝仓和美国指挥家伯恩斯坦以及小提琴家斯坦因并肩站在一起的合影，似乎是在某次纪念音乐会上照的，照片下附有英文说明。

晴美正在阅读说明，房里传出吧嗒一声，好像是关上某件家具柜门的声音。难道朝仓把乐谱收到柜子里去了？

房门开了，朝仓探出头：“让你久等了，请进吧。”

这是一个比客厅更大的房间，一股刺鼻的稀释剂味道扑面而来，晴美不由得皱起眉头。

“味道很重吧，”朝仓微笑着说，“那是黏合剂的味道，隔音材料全部都是用强力黏合剂贴上去的。”

晴美用手摸摸墙壁，上面是略有弹性的波浪板。天花板则布满不规则的方格。

“这些隔音材料可以巧妙地反射声音，产生适度的回音，规则的方格反而做不到这一点。”

房间里没有类似柜子的家具，刚才那声音从何而来？

正对房门的墙壁已经被打掉了，留下一个很大的空洞，正好可以看到下面的庭院。距离草地约两米高的地方搭了一个脚手架。

“这一边的窗户要拆掉，所以干脆连墙一起打掉了，这样比较快。”朝仓说。

“这里的景色真美！”

“是啊。”

外面的围墙几乎与二楼的地板一样高。

“本来可以从这里俯视庭院，为什么非要拆掉窗户，只装一堵墙呢？”晴美问。

“你看到对面的房子了吧？”

“看到了。”

“那家的主人不知道为什么，对古典音乐深恶痛绝。”

“哦？”

“我在这里听莫扎特，他都嫌太吵。那可是莫扎特啊！又不是柏辽兹！真是个不解风情的人。”

“所以要把这一边全部用墙堵住吗？”

“是的。这样对我也好，省得一进屋就看见那栋房子，”朝仓微笑着说，“我们出去吧，黏合剂的气味闻久了会头疼。”

“好的。”

在朝仓的催促下，晴美走出了音乐室。

回到楼下的客厅，朝仓谈起了世界著名指挥家的逸事、指挥管弦乐团的要诀以及关于指挥棒的趣闻。晴美并不是古典音乐通，但是朝仓谈吐幽默诙谐，晴美听得津津有味。

谈话告一段落时，电话铃响了。

“失陪一下。”朝仓起身去接电话。

“是……我是朝仓。哦……是栗原先生啊。”

晴美想，栗原一定是打电话通知朝仓那件事。

“你说什么？有窃听器？”

朝仓声音激动，面泛潮红。

“我知道了，真是可恶！——关于装修公司，只要问问事务局就知道了。是的，无论如何都要查出是谁干的……没错，查出来后立刻取消参赛资格。”

晴美轻轻叹了口气。她对朝仓得知此事之后的反应很感兴趣，但是从表面上看，朝仓的态度十分自然，毫无破绽。

晴美站起来，不经意地向草坪望去——瞬间，她双目圆睁。

“那么，一切拜托了，我会再打电话的，”朝仓挂断电话，怒道，“太不像话了！大家拼命努力才获得今天的成绩，结果一个害群之马……”

“朝仓先生——”

“哦，对不起……我太生气了！”

“朝仓先生，有人倒在那里！”

“什么？”

“那里有一个人。”

顺着晴美手指的方向，只见一个男人趴伏在草地上，可以看到他的衬衫、领带、裤子和皮鞋。是男性常见的打扮，只是没穿西装上衣。

“是……须田！”朝仓目瞪口呆，“他是事务局局长，可是，他怎么会……”朝仓打开玻璃门走向草坪，晴美跟着他来到外面。

朝仓蹲下查看，很快抬起头说：“他死了。”

他的语调十分呆板。

“快打110报案。”

不愧是生长在刑警之家，碰到这种事，晴美毫不慌张，朝仓反而显得茫然不知所措。

无论如何，尸体，晴美见多了，可以称得上应对老手。朝仓也许是第一次接触尸体，不知所措也难免。

“朝仓先生！”

晴美又喊了一次，朝仓这才清醒过来。

“哦，这……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你能帮我打电话报警吗？”

“好，我这就去。”

晴美拿起客厅的电话时，朝仓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等一下，那位课长是叫栗原吧？”

“是的。”

“你和他联络吧——不，还是我自己来吧。”

“好的。”

朝仓从晴美手里接过电话。晴美看着朝仓拨号，忽然又转念走向玻璃门，凝望着草地上的尸体。

直到刚才为止，草地上都没有尸体，那么，尸体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他不可能是翻墙过来的，难道还有其他入口可以进来吗？关于这一点，警方一定会详细调查。

“拜托了……我在家里等着，”朝仓挂断电话，“难得请你来玩，没想到居然会发生这种不幸。”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朝仓闻言一惊，晴美急忙解释道：“因为……哥哥是刑警，我经常听说这种事。”

“哦，原来如此。”朝仓点点头。

“那个人……是叫须田吗？”

“嗯，他是事务局局长，这次音乐比赛就是由他一手筹办。”

“他本来就要来这里吗？”

“没有啊，我也觉得奇怪，他怎么会死在这里？”

“从哪里可以进入草坪？”

“从这个玻璃门。”朝仓说着摇摇头。

“但是.....如果从房屋边上绕过来.....”

“不，只能从这个门才能进入草坪。”

“那可怪了，如果他早就倒在那里，我们应该早就看到呀！”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好像突然冒出来一样。”

“是的.....”

是从二楼摔下来的吗？音乐室里朝向草坪的那面墙是一个大洞.....但是在那空荡荡的房间里，须田根本无处躲藏.....而且，那个脚手架向外突出很多，如果从那里掉下去，应该会落在更远处。可是，尸体却是在玻璃门外紧靠阳台的地方。

围墙很高，很难把尸体从外面丢进来。况且现在是大白天，一定会有人看到。

晴美想，该轮到福尔摩斯出场了。

“不好意思，我能借用一下电话吗？”晴美问朝仓。

“当然可以。我去通知女佣，否则她看到尸体会吓昏的。”朝仓的情绪似乎恢复到能开玩笑的程度了。

朝仓一走，晴美立刻拿起电话。

现在，我们把时钟的表针拨回到早上七点钟。

吃早餐时，片山哈欠连连。

“刑警先生，你好像很困的样子。”真知子笑咪咪地说。

“大概是和某人通宵谈心了吧。”辻纪子撕下一块法式面包，揶揄地说。

“你是在说我吗？”长谷和美挑衅似的问。

“哎呀，是你自己心里有鬼吧。”

“你说什么？”

“停！”片山忍不住怒吼，“我可不想再昏过去一次了。”

辻纪子听到这话，惭愧地沉默不语。

其实，片山昨天整晚埋伏在书房里监视。他认为可能会有人来拿磁带，结果却是白费工夫。

说是埋伏，其实书房里根本没有躲藏的地方，最后片山只好蜷缩着藏在沙发背后，搞得腰酸腿疼。

今天的早餐时间比平时安静。平时——虽说只有三天——女生之间会聊很多，彼此也会开开玩笑。然而，到了今天，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气氛紧张。

可能是因为睡眠不好，本来就很紧张的大久保靖人脸色灰暗，几乎没怎么吃东西。

“大久保先生，你怎么不吃饭呢？”玛莉关心地问。

相对而言还能保持平常心的只有玛莉和古田武史，以及大块头丸山才二。

“我没有食欲。”大久保微笑着说。

“这样可不行，还有三天，不吃东西会受不了的。”

“玛莉说得对，”丸山把一片火腿塞进嘴里，“人是铁，饭是钢，不填饱肚子怎么战斗啊。”

“我有个想法，”玛莉提议，“难得大家聚在一起，今晚办个音乐会吧。再不放松一下心情，我看大家都要去吃胃药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从意想不到的地方传来附和声。比大家早一步吃完饭，正在角落用前爪洗脸的福尔摩斯恰到好处地叫了一声。由于时机配合得太好，大家全都笑了起来。

连大久保靖人也忍不住露出笑容，沉重的表情顿时放松下来。

“看，连福尔摩斯也在说‘好’呢！”

“真是一只有趣的猫。”真知子说。

其实，她根本就不知道这只猫到底有多有趣。总之，因为福尔摩斯的“附和”，玛莉的提议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通过了。

“那么，演奏什么呢？不会只有小提琴吧。”

“我可以弹钢琴。”长谷和美说。

“好像没有更多的乐器了。”玛莉说。

“可以踩住猫尾巴听它叫。”辻纪子刚说完，福尔摩斯立刻张大嘴巴嘶吼一声。

“开玩笑的，别生气嘛！”辻纪子似乎心情很好，“这只猫真能听懂人话啊。”

“光有演奏者没有听众也不行，就分成两个人一组吧。”玛莉说。

“谁和谁一组？”真知子问。

“抽签决定，不管抽到和谁一组，都不能挑剔。”

“可我们有七个人，有一个人要落单了。”

“不，有八个人呀。”辻纪子说着，看向片山。

“我可不行，”片山急忙说，“我连吹口琴都不会。”

“总要会点儿什么吧？比如吹口哨？”

“也不会。”

“那唱歌也行。”

“我五音不全。”

“世界上居然真有这样的人啊！”辻纪子一本正经地惊叹。

“好了，先抽签吧。”玛莉精神百倍地说。

“如果是男女配对就好了，”真知子说，“两个男人在一组多别扭。”

玛莉很快把纸巾撕成八块，每两块做上相同的记号。

“请抽签吧，片山先生先请。”

片山不想破坏难得的和谐气氛，只好服从。

“我抽到的是二分音符^[11]，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囊中羞涩吧。”

接着，其他人也默默地抽了签。

“谁是四分音符？”玛莉问。

“是我。”真知子说。

“我也是。还请多多指教。”丸山才二对真知子说。

“哇，我的压力好大啊。”

“别担心，我块头虽大，胆子却很小。”丸山说。

“我是八分音符。”长谷和美说。

片山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若和长谷和美同组，说不定又会被勒脖子。

“我是你的同伴。”大久保说。

“哦，大久保先生是我喜欢的类型。”

“长谷小姐，这可不是决定约会对象——谁是十六分音符？”

“我是。”

“我是。”

古田武史和辻纪子同时出声。

刹那间，全场沉默。古田和辻纪子怒目相向，真是冤家路窄……

“哎呀，看来我和片山先生是一对了，”玛莉脸红了，“到时候我可能会手抖到无法演奏呢！”

“你说的是我吧。”真知子笑道。

古田和辻纪子欲言又止，最后认命地耸耸肩。

“那么，午餐后各组自行商量节目，音乐会在晚餐后举行。”

大家都对玛莉的决定没有异议。

“啊，真好喝，我要再喝一杯咖啡。”玛莉伸手拿起咖啡壶。

“对不起，刑警先生，”大久保说，“请把沙拉递给我，好吗？”

6

吃完早餐，大家各自回屋，只剩下玛莉和片山两个人留下。

“真丢脸啊！”玛莉说。

“你不用管我，我当听众就好……”片山说。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玛莉摇摇头，“我刚才表现得好像很爱出风头的样子……但我是下了很大决心才那样做的。”

“你做得很好，大家都放松多了。这可是不容易做到的呢，你真行！”

福尔摩斯叫了一声，表示赞同。

“啊，你也在夸我吗？好开心！”玛莉莞尔一笑。

福尔摩斯真会拍马屁。

“后来……有什么发现吗？”玛莉收起笑容，严肃起来。

她指的是录音机。

“昨夜我通宵监视，但是没人现身。”

“怪不得你显得那么困倦，干刑警的真辛苦啊！”

“一般这种监视工作都是有人换班的……”片山说话时狠狠地盯着福尔摩斯，而福尔摩斯则若无其事地走出餐厅，好像在说，脑力劳动者怎么可以干那种活儿呢？

“我很想和你换班，可是我还得练琴……”

“你不用在意，这是警察份内的工作。”片山说。

“但是，我很担心。”

“自己练琴时有人躲在暗处窃听，担心是正常的。”

“这是原因之一……”玛莉似乎感到难以启齿，“如果没人来拿磁带，那窃听者岂不就变成我了吗？”

片山一愣。不错，因为知道这件事的除了片山自己，就只有玛莉。

“这……我真没想到。”片山说。

“这样可当不了优秀刑警啊。”玛莉笑道。

“是当不了。”片山也点头承认。

片山一回到房间就给晴美打电话，就是八点钟石津接起并引来一顿臭骂的那通电话。

片山拜托晴美把窃听器的事告诉栗原，之后再次向书房走去。

他觉得，如果有人来拿磁带，与其在容易引人怀疑的半夜，倒不如趁大家都专心练琴的白天行动。而且，片山推测，上午十一点左右嫌犯最有可能下手，这是他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

片山轻轻推开书房的大门，房间没有窗户，一片昏暗。他开灯查看，屋里并无异状。于是，他又关上灯，躺在沙发后方。

究竟谁会来拿磁带？还是自己又会空忙一场？……片山做了一次深呼吸。

一个睡眠不足的人在黑暗寂静的房间里不打瞌睡那才奇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不在此列，而片山的意志像是一团可以随时根据情况改变形状的橡皮泥，所以当上眼皮越来越沉重时，他便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先小睡片刻，之后才能清醒地监视。短时间内有人过来的几率非常低。”

片山轻易说服了自己，立刻闭上眼睛开始打盹儿。

他到底是怎么醒来的？轻微的声响？职业道德？抑或偶然？——当然是偶然。

原来我睡着了啊，片山打了一个大哈欠，正想站起来，突然头皮一麻——书架那边有人！片山听到书本挪动的声音。

是谁？屋里虽然没有开灯，但房门开了一道小缝，外面的光线透了进来。

然后，他又听到摆弄录音机的声音。啪！咔嚓！一定是在换磁带。

偷看一下好了，那个人如果爬上书架，正好后背对着自己。

片山在沙发后面调整好姿势，准备探出头查看时，口袋里的寻呼机突然响了。

“别吵！”

骂也没用。他想关掉寻呼机站起来时，头上遭到一记重击，当场昏了过去。

他失去意识的时间并不长——当他摸着头站起来时，寻呼机还在响，然而嫌犯早已逃之夭夭。

书架上的录音机此刻正躺在地板上，磁带却已不见踪影。

击昏片山的是一本百科全书。

“我宁可被美女写真集打晕。”片山嘟囔着。

他好不容易回到二楼房间接起电话，劈头就听到晴美的责问：“你跑到哪里偷懒去了！”

“我怎么会偷懒？”

“那你为什么这么半天都不接电话？”

“都怪你偏偏现在打电话，窃听嫌犯都逃掉了。”

片山愤愤地说明了经过。他本以为晴美至少会道个歉：“对不起，你有没有受伤？”但没想到晴美竟然满不在乎地指责：“你在监视之前就应该先把寻呼机关掉！真笨！”

“.....好吧好吧。你找我有什么事？”片山义愤难平。

“发生命案了！”

“啊？什么命案？”

“朝仓先生家里发现了一具男人的尸体。”

“真的？”

“我干吗说谎！”

“那么……被害人是谁？”

“据说是乐团的事务局局长，名叫须田。”

“哪里的乐团？”

“当然是朝仓先生所在的新东京爱乐乐团！须田还是这次音乐大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原来如此……如果他被杀的话……”

“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不是谋杀。”

“什么？你刚才不是说发生了命案吗？”

“那是为了显得更有戏剧性！不过，尸体就像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似的。”

“从地里冒出来？”

“而且，死者不知为什么，没有穿外套。”

“没穿外套？尸体是赤身裸体吗？”

“正相反，他衬衫领带一应俱全——先不说这个，总之这具尸体出现得很离奇。”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不能离开这里啊。”

“哥哥不能来没关系，只要把福尔摩斯借给我就行了。”

片山瞠目结舌。晴美继续说：“这种时候，福尔摩斯出马最适合了。我想栗原先生一定也会到现场来，到时我会拜托他派一个人去你那里支援。”

“喂，你什么时候变成警局的顾问了？”这是片山绞尽脑汁想出的唯一一句讽刺。

晴美挂断电话，朝仓回来了。

“警车应该快到了——我不太清楚规定，是不是发生了这种事，我就不能外出了？”

“不，只要事先把去向告知警方就行。”晴美回答。

“那就好，”朝仓松了口气，“我很忙，如果每次外出都要费尽口舌，就太麻烦了！”

“我去外面等他们吧。”

“我也去。不过，这个地方不难找到。”

这一点晴美也同意，因为朝仓家是一座气派的豪宅。

“还是有人留在尸体旁边比较好。请您留下，我到外面去等吧。”晴美道。

“那就麻烦你了。”

晴美从玄关出去，打开大门，来到外面的路上——真慢，怎么还没来呀！

如果那个叫须田的男人是被人杀死的，那么动机何在？会不会和集训地窃听事件有关呢？

对了，刚才朝仓在电话里对栗原说，只要问事务局就知道是哪一家装修公司施工的。也就是说，内部装修是须田一手安排的，在施工期间，他当然可以经常进出那里。

所以，他有很多机会安装窃听器，如果这就是他被杀的原因.....须田装窃听器不太可能是为了自己，也许是某个决赛选手或选手的父母拜托须田这样做的吧。

晴美也知道自己毫无根据的胡乱推理意义不大，但是她忍不住去想——须田为什么会死在朝仓家里？尸体为什么突然倒在草坪上？为什么没有穿外套？

晴美突然吸吸鼻子。

有烧焦的味道——她蓦然回头，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朝仓家的二楼烟雾滚滚，着火了！起火的地方正是那间音乐室。

“坏了！”

晴美冲进屋里，遇到正要上二楼的朝仓。

“朝仓先生……”

“我刚发现失火！灭火器在那里！”

“好的。”

玄关旁有一个灭火器，晴美将它交给朝仓，朝仓跑上二楼。

“小心啊！”晴美喊。

“不要紧，这里用的都是耐火材料，引起燃烧的是那些黏合剂。”

朝仓看上去十分冷静——晴美不安地盯着楼上，这时外面传来了警笛声。

“幸好立刻把火扑灭了。”栗原说。

“还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朝仓看着正在验尸的法医说。

“这种事还是不要有太多经验为妙。”栗原开玩笑似的说。调查命案，栗原是专家，即使和指挥大师在一起，也毫不怯场。而且，栗原本来就是那种一有命案就兴奋的人。

“听说死者须田是事务局局长？”

“是的，这次比赛的各项事务都由他负责。”

“这么说，窃听器事件，他也有参与的可能？”

“虽然我不愿意这么想，但是须田的确有机会安装窃听器。”朝仓沉下脸。

“请不要担心，调查时，我们要考虑各种可能性。”

“拜托了。以我的立场，不能与这件事有太多牵扯。”

“我明白您的苦衷，”栗原点点头，“请问，有谁住在这里？”

“目前只有我和女佣。我和妻子已经分居，孩子也不住在这里。”

“哦，那么，须田为什么会来这里？”

“不知道，我没叫他来。”

“嗯，我去问问那位女佣好了。”

女佣三十五岁左右，是个很不起眼的女人。

“请问你是广川克代女士吗？”栗原问。

“是的。”她小声回答。

“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大概……有三年了吧。”

“你觉得在这里工作怎么样？”

“嗯，还不错吧。”

广川克代语气冷淡，像在说别人的事一样。

“朝仓先生不在场，希望你实话实说。”

“是。”

“那个叫须田的人昨天是不是来过这里？”

“这……”广川克代支支吾吾。

“请不要隐瞒，把实情全部说出来。”

“你能保证不告诉朝仓先生吗？”

“我保证。”

“他昨晚来过。”

“来这里吗？”

“是的。”

“来找朝仓先生吗？”

“不，是来找我。”

“……原来如此。”栗原感到很意外。

“非常抱歉。”

“没关系，你不用对我道歉，不过，须田是几点来的？”

“十点左右。他说朝仓先生和那位年轻小姐在一起，今晚是不会回来的。”

“原来如此。这种事经常发生吗？”

“是的。朝仓先生在这方面手脚很快的……”广川克代说到这里，干咳一声，“总之，须田先生和我洗过澡就到卧室去了。”

“你的房间是一楼最里面那间吗？”

“是的，不过当时我们去了二楼。”

“二楼？”

“是的，我们去的是朝仓先生的卧室。”

“为什么？”

“我的房间……太小了，而且……床铺……”

“哦，我明白了，”栗原点点头，“所以，你们每次都会借用朝仓先生的卧室，对吧？”

“是的，不过早晨起床后，我都会整理干净。”

“后来呢？”

“大概十二点左右，我听到朝仓先生开车回来了，吓得急忙跳起来。”

“朝仓先生回来了？”

“是的。我急忙整理好床铺，叫须田先生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然后我就下楼去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后来，就发现了他的尸体。”广川克代泫然欲泣。

“哦，朝仓先生是一个人回来的？”

“不，和一个女人一起回来的。”

“你认识那个女人吗？”

“不认识。不过，并不是须田先生所说的‘年轻小姐’，而是个中年女人。”

朝仓真够忙的。栗原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当指挥家。

“后来呢？”

“朝仓先生喝了一点酒，就和那个女人上二楼了。”

“这么说来，他和须田……”

“他们完全没有见面，我一心以为须田先生早就逃走了。”

“须田的鞋呢？”

“以防万一，我们每次都把鞋带上二楼。”

“可是……如果他从玄关出去，要打开门锁吧？”

“我没有锁门。”

“一直没锁？”

“是的。因为我想如果他偷偷溜出去的时候，开锁会发出声音，容易被发现，所以我没锁门就睡了。”

“然后就地震了。”

“是的，当时我吓坏了，从床上起来后一直在发抖。”

“地震时朝仓先生下楼来了吗？”

“没有，地震过后，我好不容易才平复心情到二楼查看。我本想在卧室外问问朝仓先生是否安好……”

“问了吗？”

“没有，因为好像……没什么问题，我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所以……”

“明白了。然后你就放心地回到了一楼，对吧？”

“是的。”

“后来呢？”

“后来我就一觉睡到天亮。”

“你是早晨几点钟起床的？”

“我平常都是七点钟起床，今天早晨也一样。”

“朝仓先生一般几点钟起床？”

“十点钟左右，不过也得看情况。大体上是十点钟左右。”

“今天早晨，你看到那个女人了吗？”

“那时她已经走了。”

“你没有注意到她离开？”

“是的。”

“明白了。话说回来.....你知道须田的外套在哪里吗？”

“须田先生的外套？”

“是，尸体没穿外套，是不是放到别处了？”

广川克代想了想，摇摇头说：“不，不可能。我催他快走，然后我先离开了二楼卧室，但那时我看到他已经穿上了外套。”

“你能确定吗？”

“是的，绝对没错。”

那么，须田的外套到哪里去了？栗原叹了口气：“我也不愿加深你的伤痛，但是有必要的话，警方还会再来找你问话。”

“我明白。”广川克代站起来想要离开客厅。

“对了，等等.....”栗原突然想起一件事，“最近，你听他提到过将

得到一大笔钱或是已经拿到一笔钱吗？”

“须田先生吗？”广川克代很惊讶，“没有。他手头一向很紧，有时我还要接济他。”

“恕我失礼，不过我要冒昧地问一句.....那么，你不是为了钱和他在一起喽？”

“不是。须田先生的收入用来养活妻儿已经捉襟见肘，而我只有一个人，没有太多花钱的地方.....”

“我明白了，谢谢你。”栗原说。

栗原一个人在客厅自言自语：“情人横死，她居然还能够这样冷静.....”这时，根本刑警开门探进头。

“课长，南田大爷好像完事了。”

法医南田坐在大厅的沙发上吞云吐雾。

“有什么发现吗？”栗原问。

“好大的房子！当指挥家这么赚钱呀！”南田每次进入正题之前都要闲扯几句废话，“要不我也改行当指挥算了。”

“真难得，你我想到一起去了。”

“胡说！你就是想买座大房子，然后在房子里养很多女人。”

“那你呢？”

“我啊，我想买很多小房子，一栋房子里养一个女人。”

“玩笑开够了吧？咱们言归正传，你有什么看法？”

“我实在不想让你失望，即便如此，我也得告诉你，死因是心脏麻痹。”

“什么？”

“没有解剖之前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是，恐怕死者生前心脏就不好。”

“那么，这不是凶杀案了？”

“别这么失望嘛。”

“不是凶杀案.....那就再好不过了.....”

“别嘴硬了，”南田笑嘻嘻地说，“如果故意把人吓死，也算是谋杀吧。”

“死亡时间呢？”

“不知道他的病史，还不能确定。但绝不是刚死，我推测死亡时间是昨天半夜。”

“这样啊，”栗原沉吟道，“但是，为什么死人会突然出现在院子里呢？”

“那可无关我的事。好了，明天见，”南田把烟蒂放进烟灰缸里熄灭，“对了，你们的咨询顾问来了。”

“顾问？”

“你看，它正在草坪上到处闻呢，也许真能发现重要线索。”

栗原向外一看，只见一个毛茸茸、黑褐相间的背影正在草坪上移动。

“不好意思，”晴美说，“我请求根本先生让我把福尔摩斯带进来了。”

“哦，没关系.....老实说，也许小猫的用处更大呢。”

片山这时候肯定在打喷嚏。

“课长，”根本走过来，“我查看过二楼了。”

“有发现吗？”

“起火的是脚手架，脚手架上的木板和黏合剂一起燃烧了起来。”根本回答。

“木板？哦，就是掉在尸体旁边的那个？”

“掉下去的是木板两端没有烧光的部分。木板本来搭放在两根铁管中间，中间一段被烧掉，两端的部分就掉下去了……”

“嗯，尸体正好在原来那块木板的下方。”

“但奇怪的是，如果尸体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应该落在木板的外侧才对。”

“如果把尸体放在木板上，木板烧毁时尸体掉下来的话……”栗原说。

“不可能，”晴美说，“我最先发现尸体，后来我到外面等警车，那时候脚手架才起火。”

“这样啊！所以尸体并没有被火烧过的痕迹。”

“我在发现尸体之前，看到过二楼的脚手架，那上面根本没有尸体。”晴美说。

“哦，不管怎样，如果不是凶杀案，谈论这些就没有意义了。”

“不是凶杀案？”根本吓了一跳。

“南田说死因是心脏麻痹。”

“那么……”

“虽然尸体为何突然出现是个谜，但如果不是凶杀案，做调查也是白费工夫。”栗原似乎已对此事完全失去了兴趣。

“根本先生，你看看这个……”一个刑警拿着一块烧剩的布走过来。

“这是什么？”

“是死者的外套吧？”

“对啊……这是袖口，上面还有纽扣。这么说，只有外套在脚手架上吗？”

晴美拼命回忆自己当时不经意间看到的脚手架的样子——脚手架上好像乱糟糟地堆放着一些东西，罐装黏合剂、各种边角料等等，但她不记得看见过男人的外套。

晴美不敢肯定没有，但是如果有，多少应该有点儿印象才对。

“喵——”福尔摩斯在尸体前面的草坪上叫了一声。

“怎么了？”晴美走上草坪。

福尔摩斯抬起头，嘴里叼着一个东西。“是纽扣。这是那件外套上的吧，形状相同，只是大了一号，所以不是袖子的纽扣，而是衣襟的纽扣。可是，光找到这个纽扣又有什么用呢？”

福尔摩斯又不耐烦地叫了一声，好像在说：“这还不明白吗？急死我了！”

“哦，对啊。”晴美恍然大悟。

“什么事？”根本刑警走过来问。

“你看这个纽扣……”

“哦，就是死者外套上的扣子吧。”

“你不觉得奇怪吗？袖子上的纽扣被烧焦了，可这个纽扣却完好如新。”

“对呀。”根本点点头。

“而且，这个纽扣不在脚手架正下方，而是在外侧……”

“的确很奇怪。但是，如果不是凶杀案，就轮不到我们调查。”

根本走后，晴美耸耸肩说：“福尔摩斯，就算不是凶杀案，也是一个谜团，对不对？”

福尔摩斯叫了一声表示赞同。

第三乐章 轻松活泼的快板（欢快灵动地）

1

按照早上的安排，午饭后，各个小组分散在大厅各个角落，分别商量节目。

水火不容的两个人——古田武史与辻纪子，虽然坐在一起，彼此却互不理睬。

玛莉看不下去了，说：

“拜托你们两位休战吧，最多再坚持三天，心情愉快地面对决赛，不好吗？”

“只要有他在，我就不会愉快。”辻纪子说。

“哦？你也会愉快吗？我还以为你性冷淡呢！”古田还以颜色。

“你说什么？！”

“大家都冷静点儿，”片山插嘴道，“难得合办一次音乐会，两位就别耍孩子脾气了，好不好？”

“好吧，”古田说，“只要这位女士不捣乱，我很愿意配合。”

“捣乱？你竟敢说我……”

“辻小姐！”玛莉急忙劝阻，“两位还是先决定演出曲目吧，就算看在我的面子上……好不好？”

“我演奏什么都可以。”辻纪子耸耸肩说。

“就算二重奏我也没问题。”

“哎呀，最适合你的曲子不就是《小星星》[\[12\]](#)吗？”

“既然你总拿天价小提琴炫耀，那么正好玩猜价钱的游戏啊。”古田立刻反唇相讥。

“哼！”

幸好两人没有继续争吵，而是上二楼去了。

其他小组不时传出阵阵笑声，看来真知子和丸山、长谷和美和大久保都相处甚欢。

“我们也商量一下吧。”玛莉说。

“好……去你的房间怎么样？”

“我的房间？好啊。”玛莉稍显迟疑地点点头。

两人上楼时，玛莉问：“小猫去哪儿了？”

“办公事去了。”片山回答。

“真逗，”玛莉笑起来，“好了，请进吧。”玛莉推开经过特别改造的厚重的隔音门。

宽敞的房间装饰一新，看起来相当舒适。屋里摆放着双人床、书桌，中央还有一个谱架。

书桌上放着一台录音机，可以录下自己的演奏，随时回放，
 大概是朝仓的点子。

“这个房间真好！”片山由衷地感叹。

“是呀，环境的确很理想，”玛莉坐在床边，“可是我觉得似乎太奢侈了。人啊，在狭窄而又不自由的地方反而会更努力练习呢。”

“新曲的练习还顺利吧？”

“问这种事可是违反规定的哦！我要逮捕你！”

“我不一样，我是局外人，而且对音乐一窍不通。”片山苦笑。

“为什么要来我的房间商量？”

“实际上是想先在这个房间里找找窃听器——我让嫌疑犯逃掉了。”

“哦！”

片山把只差一步就抓到嫌犯的事讲了一遍。

“至少能确定你没有嫌疑。”

“是啊，我知道你在书房监视，不会笨到去那儿拿磁带。”

“没错。现在嫌犯已经知道事情败露，所以继续监视书房没有用了，我想先把窃听器拆下来，免得被其他人发现后引起骚动。”

“是啊，现在每个人都精神高度紧张。”

“所以我想先在这个房间里寻找窃听器，每个房间里窃听器的位置应该是一样的，只要找到一个，剩下的就容易找了。”

“可是，什么时候到其他房间拆窃听器呢？大家都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呀。”

“晚饭时间比较好，我不在餐桌上，他们也不会起疑。”

“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嘛。”

玛莉的夸奖让片山心情十分复杂，不知道值不值得高兴。

“开始找吧，嫌犯应该没时间藏得特别复杂……不过，到底藏在哪儿呢？”

“好像很有趣，我也来帮忙吧。”

“谢谢。这个时候要是那个家伙在就好了。”

“谁呀？”

“哦，我的助手。”片山想，福尔摩斯听到这话一定会勃然大怒。

两个人几乎翻遍了整个房间，床下、桌后、灯上、椅下、壁画后面.....都检查过了。

“可恨！居然找不到！”片山站起来长叹一声。

“还真难找呢。”

“我想不可能已经被拆掉，因为嫌犯没有足够的时间。”

“说不定是午饭时.....”玛莉说。

“不，饭桌上没人离开那么长时间，我一直盯着呢。顶多是去趟洗手间，很快就回来了。”片山也很困惑。

“但是，嫌犯已经不再使用窃听器了，那就不要去管它了。我们找了这么半天都找不到，其他人偶然发现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有道理，”遇到困难立刻放弃，这是片山的坏毛病，“那我走了，不打扰你练琴了。”

“节目怎么办？”

“哦，是啊。可是我不懂音乐，你决定就好。”

“你别逃避。”

玛莉说着坐在床上，垂下头哭了起来。

片山吓得慌了手脚，刚才玛莉还很开心，怎么突然哭了.....女人就是因为情绪多变，才叫人受不了。要哭也应该在的确令人想哭的状况下、先做出要哭的表情提醒对方才对，那样对方才能在她掉泪之前赶紧逃跑嘛。

“喂.....哭.....对身体不好，尤其对心脏不好，”片山的意思是对他的心脏不好，“你冷静一点儿.....别激动！”

语无伦次的安慰，当然不会奏效。

“哭，会消耗体内的水分和盐分。”

说出这种话，片山觉得自己简直没救了。可是，他本来就有女性恐惧症，看到女人流泪就恨不得越窗而逃。不过，即使真被逼到跳窗那一步，他还要考虑如何克服恐高症。

玛莉还在抽抽搭搭地哭个不停，片山也想哭了。

这时，玛莉猛然抬起头，呵呵发笑。

片山愣在当场。

“怎么样？装哭是我的特技之一。”玛莉得意地大笑。

“吓死我了！刚才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差点儿就要叫救护车了。”

“除了你之外，没人知道我有这个技能，请替我保密，好吗？”

“好。”片山不禁露齿而笑。

“从小我就常常装哭，”玛莉说，“练琴真的很辛苦，连续几个小时不能休息。当我累得受不了、想休息时，就开始哭。妈妈不会因此可怜我而减少练琴时间，但至少会让我休息一会儿。”

片山在椅子上坐下来。

“真的那么严格？”

“天下的妈妈都一样，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但是孩子自己的梦想又该怎么办呢？小时候，我梦想将来当空姐或护士，可是，渐渐地，我的生活里只剩下了小提琴，我只能朝着这唯一的出路努力。”

“可是你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证明你是有才能的。”

“是的，我也不否认我有才能，但是，才能并不是加以训练就能无限发展的，就像一个大小固定的容器中只能放进有限的东西，如果超过了限度，硬塞进去……容器会变形扭曲。”

“你认为你的才能是有限的？”

“我不知道，我以前根本没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不过，自从我来到这里，第一次想到这种事，”玛莉微笑着说，“荒谬的是，我为了备战音乐大赛来到这里，却总是胡思乱想……”

“因为每个人独处思考的时间其实并不多。”

“的确如此。迄今为止，我练琴时都有妈妈或老师在旁边盯着，即使有时妈妈不在身边，我潜意识中也觉得妈妈的眼光无所不在。到这里之后，才第一次真正摆脱了妈妈的控制，只有我和小提琴坦诚相对。”

玛莉轻盈地站起来，拿起小提琴，搭在下颌和肩膀之间，人与琴合为一体。

“我拉首曲子吧。”

“可以吗？”

“嗯，只要和决赛的曲目无关就行。就当作商量今晚的演出曲目，你听听这首行不行。”

“太好了，那么……尽量选一首简单的吧。”

片山不懂音乐，但他懂得欣赏音乐的美好。

片山曾听过这首曲子，但并不知道曲名。哀伤的旋律在房间里飘荡。

那不是弓和弦摩擦所发出的声音，而是从小提琴——不，应该说是从玛莉身体中发出的美妙音律，一波接着一波，共鸣回响。玛莉修长白皙的手指在指板上灵巧地滑动，而琴弓就像呼吸般自然地上下起伏。

片山听得心驰神往，与其说他陶醉在音乐中，倒不如说是音乐密密包围着他，渗入他的体内。乐曲在细腻动人的颤音中收尾，余韵缭绕不绝，宛如一个个无形的旋涡。

“太美了！”片山鼓掌赞美，玛莉像谢幕一般躬身行礼。

“冠军非你莫属！”

玛莉笑了：“你过奖了，其实每个人都能做到这种程度，”她高兴得双颊泛红，“可是……专门为一个人演奏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我以前从未尝试过。”

“是吗？”

“是的，为了一个特定的人……因为你在这里听，我才能充满感情地演奏。”

“我真是荣幸之至。”片山义太郎微笑着——但他的微笑立刻僵住了。

玛莉把小提琴和琴弓放在桌子上，向片山走过来。

不祥的预感升起，片山脑海中亮起了预警的红灯——过去也曾有女性以这种方式靠近片山。

同样的步伐（虽无法估计时速），同样的眼神——很多不可思议的相同之处。如果加以研究写成学术论文，说不定会引发轰动。

若在平时，片山必然会立刻后退。如果不后退，那么当一方静止而另一方不断靠近时，除非擦肩而过，否则免不了要撞在一起。

但是，片山今天似乎无法后退，他坐在椅子上，椅背挡住了他的退路，已经来不及拆除障碍了！

就在片山惊慌失措之际，终于发生了火星碰地球的事件。玛莉俯下身去，亲吻片山的双唇。

片山骤然觉得意识飘远。玛莉紧紧抱着他——如果他也能回抱玛莉就好了，但他只是任由对方把重量加诸在他身上。椅子大幅向后倾斜，两个人双双摔倒在地板上。

当然，地板上铺着松软的地毯，两人都没有受伤……他们从地上爬起来，面面相觑。

玛莉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对不起。”

片山松了口气：“不用道歉……我没事……我知道，大家的精神都

很紧张嘛。”

“不是这样的，”玛莉坚定地说，“请不要把我和长谷小姐混为一谈！其实，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时就爱上你了。”

片山想，如果晴美在场，应该会对我刮目相看吧。

“我已经年近三十，又是个没前途的刑警，连二分音符和四分音符都分不清。在你这样的音乐家看来，我就是个无可救药的乐盲。”

虽然说得前言不搭后语，但所谓男女关系大致就是如此，门当户对很重要。片山曾经被女朋友甩过好几次，对此深有体会。

“我不会要求你和我结婚。”玛莉坐到床边。片山有了前车之鉴，依然保持站立姿势。“如果我说要和你结婚，妈妈会杀了我，不，也许更有可能杀了你。”

“你还年轻，以后会有更多在音乐界展示才华的机会。”

“我呀……是第一次恋爱，”玛莉看着地面，继续说，“迄今为止，我连交男朋友的时间都没有，所有时间都投入到练琴上，每天只有一小时接着一小时的提琴课……”

“今后你会有很多机会谈恋爱的。”

玛莉沉默片刻，接着说：“以前我曾在斯塔维茨先生门下学琴，这次的音乐大赛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个伟大的音乐家，身材魁梧，人品也很好。他听了我的演奏后说：‘你没谈过恋爱吧？’他还说：‘没有恋爱过的人，不能让小提琴发出真正的声音，不能让小提琴哭泣或歌唱。’”

“真希望我能帮上忙。”片山微笑着说。

“你真好。那你能不能和我上床？”

片山惊跳起来。

“那……那怎么行！其实……其实我也不是……不喜欢女人，而且你也很有魅力……但这是两回事。”

“原来你这么保守啊。”

“是的，妹妹也经常鼓励我，让我奋勇出击什么的。”

“哦，是晴美小姐？有那么好的妹妹，挑女人的眼光自然高了。”

“才没有呢。”片山说。

就在这时，他口袋里的寻呼机响了。

“对不起，有电话。那我先走了……”

“今晚的演出就看我的吧。”

“嗯，一切拜托你了。”片山走出玛莉的房间，暗暗叹息一声。

“哥哥！”是晴美打来的。

“哦，有事吗？”

晴美把事情经过说了一下，愤愤不平地抱怨道：“因为不是凶杀案，他们就不想调查，气死我了。对了，你那边没闹出人命吗？”

“不要乌鸦嘴！”

“那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

“嗯？哦，没什么不寻常的……还和以前一样。”

“什么和以前一样？”

“就是我又要被甩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喂，你等一下。”片山屏息静气地侧耳倾听，某处传来砰砰咚咚的声音。“好像发生什么事了，过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他放下电话，冲出房间。

其他人也纷纷打开房门探出头来。

“什么声音？”长谷和美说。

“从大久保先生的房间里传来的！”玛莉说。

片山这才发现只有大久保的房门关着。

他急忙跑过去推开房门——房间一片凌乱。书桌翻倒，录音机被摔在墙边，谱架倒在地上，满地都是乐谱，而且——连小提琴都被砸得粉碎。

然而，却不见大久保的踪影。

“大久保君！”

片山大声呼唤。只剩下浴室还没找，他急忙过去打开门。

大久保回过头来，披头散发，大而无神的眼睛茫然地看着片山。

“大久保君，你不要紧吧？——住手！”

大久保的右手拿着一把银光闪闪的刀，刀刃正对着左手腕。

“把刀给我！”

片山伸出手，刀片闪动，鲜血四溅，滴落在地板上。

“笨蛋！你在干什么呢！”

片山扑向大久保拿着刀的手，跟着进屋的古田和丸山也冲进浴室。

片山一面试图让大久保松开刀片，一面大叫：“快止血，绑住手臂！”

强壮有力的丸山压制住濒临疯狂的大久保，古田用毛巾把大久保的上臂扎紧。

大久保突然昏迷过去，全身瘫软，正和他的右手奋战的片山因此失

去重心而向前扑倒，一头栽进了面前满装水的浴缸中。

2

落汤鸡片山站在门口目送救护车渐渐远去，他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急忙转身返回室内。

走进大厅时，所有人都集中在那里，不，植田真知子不在。

然而，在场的人谁都不说话，大家只是默默地承受着沉闷的气氛。

“刑警先生，”古田说，“很冷吧？这里有电炉，我马上打开。你坐这里吧。”

“谢谢……”

电炉热度并不强，但有总比没有好。

“没有衣服可以换吗？”玛莉似乎很担心。

“等一下妹妹会送过来……”

“哦。”

片山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一定是不堪重负了。”古田说。

“真可怜啊，”片山点点头，“看起来就很神经质的样子。”

“我知道他的情况，”辻纪子用少见的消沉语气说，“我曾经在其他比赛中见过他。虽然他很努力，但是因为家里太穷，不同意他继续学琴，如果他不能在知名比赛中获胜，就只能放弃小提琴。以他的年龄，这次比赛大概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

“如果这么想，必然更加焦虑，”长谷和美说，“其实大家都一样，总认为自己不如别人……”

辻纪子看着古田说：“要是把你换作他就好了。”

古田听了，并没有发怒，而是点点头说：“对啊，我也这么想。”

“不过.....我真不明白，”玛莉像是在自言自语，“拥有贝多芬或莫扎特的音乐还不够吗？音乐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谁而存在的呢？如果有人因为音乐而神经衰弱，甚至寻死的话.....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出错了！”

“是啊，”古田说，“音乐的力量其实是有限的。纳粹那伙人也曾为贝多芬的音乐感动，又如何呢？我觉得，音乐只是为音乐学校的经营者而存在的。”

片山闻言感到很讶异，他没想到古田是个虚无主义者。

“你的想法太可怕了，”玛莉说，“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究竟在做什么？”

“这就是现实。只有在比赛中获胜的人，才有资格让别人欣赏他的音乐，”辻纪子说，“虽然大久保先生很可怜.....”

就像有意要打断她的话一样，门口传来一个声音：“各位，真了不起啊，”真知子一面走进大厅，一面说，“我认为只是少了一个竞争者而已。”

“真知子.....”玛莉错愕万分，“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没错。其实大家心里不都是这么想的吗？说不定有人还希望能多减少几个人呢！”

一阵难堪的沉默。

“你，一定是胜利者。”丸山说。

“谢谢，我也这么认为。”真知子说。

市村智子探头进来。

“刑警先生，你妹妹来了。”

片山走到玄关，看到晴美和福尔摩斯站在那里，还有一个附属物

——比她俩加起来都大。

“你怎么也来了？”

“晚上好，”石津笑嘻嘻地说，“是晴美小姐要我送她来的。”

“是你求她让你送她来的吧！”

“哥哥，先别说这些了，快去换衣服，不然会感冒的。”晴美把纸袋递过来。

“好吧。啊，市村女士，麻烦你带他们去书房，再拿点儿吃的东西给他们，好吗？”

“好的，两位可以在这里一起吃晚饭。”市村智子说。“不，不用……”

片山话没说完，石津就抢着说：“好极了！我快饿死了！”

片山换好衣服来到书房，玛莉正和晴美愉快地聊天。

“哥哥，你再早一步来，就可以听玛莉小姐讲的有趣故事了。”

“什么故事？”

“某位唐璜先生追求玛莉小姐的故事。”

“喂，别瞎说！”片山苦笑，“石津呢？”

“去洗手间了。”

“上一次见过的那位刑警先生也来了？”玛莉问。

“我妹妹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然后哥哥就像顽固老爸一样毫不放松地盯着妹妹。”

这时，石津推开门进来了。

“房子真大，上趟厕所要走一公里远，”他夸张地说完，才发现玛莉也在，“哦，你是……”

“上一次谢谢你陪我跑步。”玛莉向石津点头致意。

“别放在心上。你母亲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石津不小心说漏了嘴。

“我母亲……我母亲怎么了？”玛莉花容失色。

“没……没什么——没有生命危险。”石津越描越黑。

“快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玛莉小姐，不要激动，”晴美安慰道，“其实，你母亲掉进水池里了。”

“水池？是那个公园的水池吗？”

“是的，”石津说，“夜里散步时不小心掉下去的。”

“不可能，我母亲不会……”

事到如今，还是全部说出来比较好，再隐瞒下去，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于是片山说：“其实，她好像是被人推下去的。可是你母亲坚持说是她自己掉下去的，也许是不想让你担心吧。而且，她请求我们绝对不要把这事告诉你。”

“对不起，”石津挠挠头，“我不小心说漏了。”

“不，没关系。”玛莉静静地说，看来她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谢谢你们告诉我实情。对于这件事，我想说，我母亲一定是被人推下去的。”

“你知道是谁吗？”石津兴奋地拿出笔记本。

“一定……是‘我的母亲’。”

片山、晴美、石津三人面面相觑，大惑不解。

玛莉立刻补充说：“我说的是那个自称是我亲生母亲的女人。”

“亲生母亲？”晴美惊讶地说：“那现在的母亲是……”

“妈妈说那女人是疯子，大概三个月前她出现在我面前，口口声声说我是她的女儿……”

“我知道了，”晴美回忆起往事，“就是那次在餐厅外面的那个人吧？”

“是的，这么说来，你也看到她了？”

“我还记得，当时我就觉得那个女人看起来很奇怪。”

“她不断地给我妈妈打电话，或在我家周围徘徊。妈妈一定是被她推下去的，否则妈妈肯定会说出是谁，她肯定是因为怕我担心才没有说。”

“看来得派人保护你母亲了，”片山说，“石津，那是你们的辖区吧？你通知一下警局，让他们在樱井小姐家附近加强巡逻。”

“好。电话在哪里？”

“在我房间里，这是钥匙——算了，我也去吧。”

片山和石津打完电话返回书房时，晴美不见了，只有玛莉茫然地坐在沙发上。

“啊，晴美小姐找小猫去了。”

“那我去找晴美小姐……”石津也走了。

“不要紧吧？”片山关上房门，问道。

“嗯……只是觉得有点儿累。”

“我了解。可是你不用担心，警方已经安排好人手保护你母亲。”

“对不起，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

“不要这么说，只要你在决赛时全力以赴就行了。”

“这件事……真叫人烦心，”玛莉说着低下头，“大久保先生自杀未遂，还有母亲的事……那个奇怪的女人出现时正是决赛选手名单将要公布的时候，这两件事可能有一定联系。”

“目的是要扰乱你的情绪吗？”

“为了得到胜利，竟然要做到这种地步吗？”玛莉说，“我真不明白，胜利之后得到的和失去的，究竟哪一种更多？”

玛莉哭了，眼泪潸然落下。那不是演戏。

片山睡得很熟。

半夜里熟睡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一个身负保卫责任的人来说，睡得太死就麻烦了。

幸好片山有一个千金难买的闹钟，那就是福尔摩斯。也许是睡眠很浅，也许是感觉敏锐，反正只要稍有动静，福尔摩斯就会立刻清醒。正因为有可靠的“闹钟”，片山才敢呼呼熟睡。

这是第四天夜晚——其实已经过了半夜，应该说是第五天凌晨。此刻是凌晨两点钟。

片山觉得有个凉凉的东西在触碰他的脸。

“不要吻我——”他糊里糊涂地说着梦话，但当他听到喵的一声时，便清醒过来。

“原来是福尔摩斯啊，”片山坐起来打了个大哈欠，“到早餐时间了吗？”他看看表。

“现在是半夜两点——喂，你太不像话了吧？”片山忍不住发牢骚。

福尔摩斯向着房门短促地叫了一声。

“什么？你是说外面有人？”片山披了一件睡袍下床，“真冷，这一带怎么这么冷！”他嘴里嘟囔着，悄悄打开房门。

走廊上很暗，几乎看不见尽头。片山努力凝神眺望，发觉走廊里好像有个蠕动的影子。

有人！片山顿时紧张起来，瞌睡虫也飞走了。

他摇摇头，揉揉眼，凝神屏息地注视着黑暗之中。随着眼睛渐渐适应黑暗，他看到了一个人的轮廓。

但是，那个人也太胖了，这里有这么胖的人吗？——就在这时，那个人的头部从正中央向左右两边分开成两个。

原来是两个人，怪不得那么胖！现在这两人除了头部以外，其他部分仍然紧贴在一起，就像连体婴似的。

继续仔细观察，其实并无特别之处，只是一对拥抱的男女而已。他们的头部偶尔会重叠在一起，一定是在进行那种自人类诞生以来举行次数最多的嘴对嘴仪式吧。

不过，这两个人到底是谁？片山的好奇心虽没有晴美那么强烈，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然而再大的好奇心都不能使他的眼睛在黑暗中辨认出他们的身份。

男人的话，大久保已经不在这里了，那就是古田或丸山？女人呢？植田真知子是练琴狂人，那么是长谷和美或辻纪子吗？——难道是樱井玛莉？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虽然片山无意与玛莉交往，但是一想到那女人可能是玛莉，他的心里就不是滋味，这大概就是男人的自私心理吧！

片山虽然心里十分在意，但是如果大摇大摆地走过去看个究竟，好像很不妥。有教养的绅士这时应该断然关上房门，非礼勿视。

“喂，福尔摩斯，”片山关上房门说，“你好歹也是淑女好不好，别总凑热闹！好吧，下次不许因为这种事把我叫醒哦。”片山说完，又爬上床会周公去了。

福尔摩斯耸耸肩——不，猫当然不会耸肩，但它的表情十分不屑，就像在说：“随你便吧，我不管了。”接着，它嗖地跳上床，在片山脚边缩成一团。

“这里还是蛮舒服的，”如果福尔摩斯会讲话，它一定会这样告诉主人，“可惜你的睡相太差，经常把我踢下去。”

不过，这一夜福尔摩斯睡得很安稳。

黑夜中，只能听到风的呼啸，巨大的宅邸在浓重的沉寂中陷入沉睡。

不久，天边泛起鱼肚白。

而后，早上五点半，尸体被发现了。

片山猛然跳下床，因为他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和福尔摩斯高分贝的尖利嘶叫。

“刑警先生，不得了啦！刑警先生！”门外传来市村智子的声音。

片山一边穿睡袍一边开门。

“发生什么事了？”

“不得了啦！有一个女人……死……在书房。”

市村智子的话充分概括了事态。

片山立刻冲向走廊，福尔摩斯紧随其后。

他跑下楼梯，看到书房的门半开着。

他一走进书房，顿时皱起眉头，好热，简直热得喘不过气来。

“什么玩意儿？！”

在凶杀案现场，片山说这话的确很不妥，但情有可原。

书房正中，有一个女人倒在那里。

女人穿着大衣，年龄大约五十岁，或者再年轻一些。很明显，她已经死了。她的胸口上——不偏不倚恰在心脏的位置，插着一把刀。应该没人在这种状况下还能存活。

因为市村智子已经事先提醒过片山，所以他看到尸体时并不惊慌。让他大为惊讶的是书房中滚滚热浪的来源，即尸体对面摆放的四个闪着红光的电热炉。

“这是怎么回事？”片山不由自主地一步退出房间。

“该怎么办呢？”市村智子追上来问道。

“不好意思，请你守在这里。”

“好，好的。”

“不能让任何人进来，知道吗？”

“知道了，刑警先生，你……”

“我去联络警局。”

“好，一切拜托你了。”

“福尔摩斯，你也留在这里。”片山一个人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

“出了什么事？”同样穿着睡袍站在走廊上的是古田武史，“我听到嘈杂声，不知怎么回事……”

“的确出事了，”片山说，“是凶杀案。”

“凶杀？”古田睁大眼睛，“谁被杀了？”

“一个陌生的女人——你待在房里别出来，等一下再跟你说。”片山回到自己房间拿起电话。

哎呀呀，终于还是闹出人命了，原以为在这里会暂时和凶杀案绝缘呢！片山和警局联络完毕后，急忙换好衣服。当他来到走廊时，发现大伙儿都出来了，八成是古田把大家叫起来的。

“刑警先生，谁被杀了？”

“凶器是手枪还是刀子？”

“死者是男人还是女人？”

“凶手是谁？”

大家七嘴八舌不断抛出问题。

“现在一切都不清楚。你们——请回房间穿好衣服，警察马上就来了。”

片山下楼时，真知子追问道：“比赛不会受影响吧？”

这个时候她还能想到比赛，片山真是佩服极了。

“片山先生，”玛莉追上他，“被杀的女人是什么样子？”

“五十岁左右，穿着大衣……”

“让我看一下她的脸，可以吗？”

片山犹豫片刻，说：

“看死人的脸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啊。”

“没关系，我想看看。”

“好，你跟我来吧。”片山走向书房。

“警方会派人来吧？”

“应该马上就到了。”

片山拿出手帕包在门把上打开门，扑面而来的热气再度使他皱紧眉头。他尽可能从远离尸体的地方绕过去，把电热炉关掉。

“啊，好热！”片山摇摇头，“门就开着吧。”

玛莉心惊胆战地向书房里窥看，然后她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女人。

“是她！”

“你认识？”

“她就是那个自称是我母亲的人。”

“就是她？”

“是的，肯定没错。”

可是，这个女人怎么会找到这里来呢？为什么会在这里被杀？片山陷入沉思。还有，那些电热炉是怎么回事？

3

“终于……发生了吗……”这是栗原看到现场后说出的第一句话。他虽然想做出遗憾伤感的表情，却终究掩饰不住满脸的兴奋。“那些电热炉是干什么的？要拍卖吗？”

片山说明情况后，栗原点点头说：“显而易见，凶手是想干扰死亡时间推定。”

片山也想到了这一点。

“可是，为什么电热炉一直放在这里？”

“大概是忘记收起来了。”栗原信口说道。这种蹩脚的理由如果被推理小说迷听到，一定会狠狠嘲笑栗原吧。

“屋里还有一些热气……”

“是的，刚才我进来的时候，这里就像盛夏。”

“四台电热炉……全是这里的吗？”

“不太清楚……市村女士！”片山叫来市村智子询问。

“是的，都收在那边的柜子里，”市村智子点点头，“这个季节，晚上有时候会很冷。”

“请你讲讲发现尸体的经过。”栗原说。

“好的。我.....今天早晨五点钟起床。”

“你平常也是五点钟起床吗？”

“不，平常是六点。”

“为什么今天起得特别早？”

“因为我今天想做点儿跟平时不一样的早餐，每天早晨都吃一样的东西，很容易吃腻。”

“所以你五点钟起来了。然后呢？”

“我到书房时正好五点半。一开始，我来大厅收拾大家用过的杯子，”市村智子清喉咙，“可是大厅里没有杯子，所以我空手回去，这时我发现书房里有灯光，以为有人忘了关灯，于是过来想关灯，谁知一打开门就看到.....”市村智子没有继续说下去。

“哦，我知道了，”栗原说，“这里的门窗都关紧了吗？”

“睡觉之前我全部检查过，都关着。”

“那时是几点钟？”

“应该是十一点，有时会晚一点儿，但绝不会超过十一点半。”

“明白了。今天早晨你查看过门窗吗？”

“不，早晨是不检查的。”

“也对，这里又不是监狱。”

也许栗原是想开个玩笑活跃气氛，但是在尸体旁边说俏皮话也太不合时宜了。市村智子露出似笑非笑的尴尬表情。

“你见过这个女人吗？”栗原又问。

“不，没有。”

“这样啊——好了，没事了。”

“是，”市村智子准备离开，走出两三步又回头问，“我可以给大家送早餐了吗？”

“当然可以，请便。”

“请问，会不会因为这个事件而取消音乐比赛呢？”

“这个嘛……我们会尽力避免出现这种结果的。”

“拜托您了，大家都那么努力练习，不能让他们的心血付之东流啊……”市村智子走出书房后，栗原手抚下巴盯着尸体。

“课长，你说到底会怎么样啊？”片山问。

“什么怎么样？”

“到底会不会影响音乐比赛啊？”

“这个嘛……”栗原摇摇头，“如果发现参加决赛的选手有嫌疑，那么情况就很微妙了。”

真是那样的话，比赛势必要延期到锁定真凶之后。可是，一旦延期，就不可能再一次安排得如此紧凑且周全了吧。

“喂，南田还没来吗？”

栗原话音未落，南田就出现了。

“谁在叫我？”

“喂，你该不会是玩捉迷藏去了吧！”

“开什么玩笑？一年到头让我四处出苦力，忙得团团转，怎么可能

说来就来！”发牢骚和冷嘲热讽是南田的两大爱好。

“好了，你还是快点儿办事吧！”

“知道了，”南田不耐烦地问，“尸体就是那个？只有一具尸体？”

“一具就够了，再多还得了？！”

“这个房间好像很热。”

片山把发现尸体时的现场情形讲了一遍。

“原来如此。但是为什么要一直开着电热炉啊，真让人纳闷。”南田说。

“我想，凶手或许原本打算趁市村女士起床之前把电热炉收好的，但没想到今天她比往常提前一个小时起来了，所以凶手没来得及收拾。”

“哦，你是说，凶手的计划被打乱了？”接着，栗原又担心地问南田，“推算死亡时间困难吗？”

“不会，这点小把戏不会造成太大难度。没问题，现在的检验方法很先进。”

片山和栗原围观南田验尸时，刚才不知跑去哪里的福尔摩斯出现了，它向尸体旁边走去。

“哪里有尸体，哪里就有你。”南田高兴地向福尔摩斯打招呼。福尔摩斯绕着尸体走来走去，东嗅西闻，突然，它停下来短促地叫了一声。

“有什么发现吗？”南田抬起头，向福尔摩斯站的地方走去，“这些粉是什么东西？”

“粉？”

“嗯，是白色的粉，只有一点点。”

“喂，不会是……”栗原走过去。

“你想说海洛因？你呀，什么事都联想到犯罪，什么臭毛病！”

“那你说这是什么？”栗原沉下脸，双手抱胸。

“不知道，也许是香粉、头皮屑、胃药或粉笔灰……”

“你正经点儿，认真回答我的问题！”

“量这么少，不化验怎么知道。”南田把白粉装进一个信封里。

“你能不能判断大致的死亡时间？”

“耐心点儿好吗？我又没有通灵的水晶球！”

“没有吗？”栗原正经八百地问。

“没有！如果有，我早把水晶球砸到你头上了！”南田反唇相讥。

这时，福尔摩斯在移走尸体后的空地上闻着。地毯的毛又长又软，尸体躺过的地方留下一个明显的形状。

片山的眼睛眨了又眨。

“课长！”

“干吗？没事别乱叫。”

“请看这里……死者的伤口大量出血，但是地毯上却一滴血都没有。”

“嗯……照这种情形来看，书房不是第一现场。”

南田看看栗原和片山：“怎么，你们连这一点都没发现？我还以为你们早就知道了！”

“如果是我移动了尸体，会有人和我啰唆个没完吧。”栗原说。

“如果把室温升高的因素考虑进来，死亡时间大概是凌晨两点左右。”

“两点？那么凶手有足够的时间在其他地方杀人，再把尸体搬运到这里，”片山问南田，“有没有可能是凶手事后把血迹擦掉了？”

“就算擦过，但是你看看这种地毯的毛！血流到上面，是很难擦干净的。”

“这样啊。”

“这里的地毯比我家的地毯厚好多啊！”南田感慨的点好像不太对。

“那么，你认为是当场死亡？”

“大约是在一分钟内吧，意识逐渐模糊……然后死去。”

“说得好像你死过一样。”

“我和那么多死者打过交道，我们早就成为朋友了，是他们告诉我的——接下来还要进行解剖。”

“辛苦你了。”

“难得听你说出这样的话。”南田咧嘴一笑，走了。

“如果不是在这里杀的……那么为什么要移尸到这里？”片山好奇，“是为了争取时间吗？因为吃完早餐之前没有人会到书房来。”

“也许吧。但是，凶手真的想把尸体藏起来吗……”栗原摇摇头，又说，“首先要查出这个女人的身份。喂，片山，你对那件凶器有印象吗？”

“没有。”

“我记得你说过，有一把刀不见了？”

“那是水果刀，和凶器不一样。”

“哦，这事还真麻烦，”栗原说，“这个女人自称是谁的亲生母亲来着？”

“樱井玛莉。”

“哦，就是那个差点儿遭到袭击的女生啊！这就有趣了。”

“她没有杀人动机。”

“没人说她有嫌疑。但可以确定的是，与樱井玛莉有关的某件事导致了这起凶杀案。”

“是的。”

连片山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这个女人被杀后陈尸于此，绝不仅仅是巧合。

“课长，您要见樱井玛莉吗？”

“暂时不用。”

片山稍微松了口气。栗原意味深长地盯着片山：“你好像不希望我见那个女孩儿啊？”

“不，怎么会……只是，对她而言……不，对其他五个人也一样，现在是备战决赛的关键时刻，凶杀案本身已经让他们有所动摇了，如果再被冠上凶手的嫌疑，估计神经衰弱的选手又要增加。”

“听说已经有人支持不住了。”

“是大久保靖人。其他六个人目前还好……但的确都紧张得有点儿神经质了。”

“怎么样，这一次有没有姑娘逼你就范啊？”

“没……没有这种事！”

“别慌！你这样反而更可疑。”

“哦，对了，”片山突然想起来，“昨晚两点钟左右……”

“发生了什么事吗？”

片山把走廊里一对男女拥抱的事说了一遍。栗原听了点点头：“朝仓先生曾经提到过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对了，必须向朝仓先生报告这起凶杀案。”

“要找大家问话吗？”

“先去见樱井玛莉的母亲，请她指认一下死者，然后再找这里的人仔细问个明白。”

“好。”

这时，福尔摩斯叫了一声。

“怎么了？”

福尔摩斯抬头看着书架，片山也跟着往上看，但并未发现异常之处。

“那里有问题？”

福尔摩斯一边叫，一边焦急地看着片山，最后它看到片山死不开窍，气急败坏地纵身跳到书架中层，继续抬头看着上面喵喵地叫。

“在更上面吗？究竟是哪啊？”

片山无奈，只好爬上书架查看。在那个曾经摆放录音机的地方，排列着百科全书。

地震之后，他和玛莉把掉落的书随意放回书架，但是又担心如果百科全书没有按字母顺序放好会引起别人怀疑，于是两人重新排列了百科全书。可是现在……

“奇怪呀。”

“怎么了？”

“百科全书的顺序怎么乱七八糟？”片山疑惑不解，“我们明明按顺序排好了呀。”

“是不是有人把书架弄倒了？在这种软乎乎的长毛地毯上，书架是立不稳的。”

“如果书架倒了，那就麻烦了，”片山从书架上下来，“这书架是固定在墙上的，不可能倒。”

“那么你说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片山坦率地承认。坦率是他最大的优点。

“对，就是这个女人。”樱井充子表示肯定。

栗原从充子手里拿回死者的脸部特写照片，又问：“就是这个人把你推下水池？”

樱井充子局促不安地坐在客厅沙发上，时不时调整一下坐姿。

“我不能肯定。”

“可是……”

“因为当时我没有看到那人的脸！我的确是接到这个女人的电话才出去的，所以我想，大概是她把我推下去，不过我不能肯定。”

“明白了。”

“我那天隐瞒了这个女人的事……十分抱歉。因为我怕这件事一旦披露，万一被玛莉看到就糟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实在搞不懂，这个女人究竟为什么会被杀？”充子说。

“她是个怎样的人？”

“不知道，”充子耸耸肩，“真的，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的身份……三个月前她突然接近我和玛莉，一口咬定玛莉是她的女儿。”

“冒昧地问一句……”栗原点到为止，对方自然懂得他话中之意。

“她是胡说的，”充子断然说道，“玛莉是我的亲生女儿，有正规的出生记录，如果你不相信……”充子说着要站起来。

“不，不需要，”栗原急忙阻止，“可是，她为什么要撒谎呢？”

“我也想不通，大概……她死去的孩子像玛莉吧。这个人疯疯癫癫的，我很同情她，但是她确实干扰了我们的生活。”充子似乎仍对此人耿耿于怀。

“玛莉小姐对这件事怎么看？”

“嗯……起初她很害怕，但后来忙着准备音乐比赛，就顾不上这些了。”

“哦。”

充子盯着栗原的表情问：“警方不会认为玛莉有嫌疑吧？”

“没有。那个女人很可能是在外面被杀，再被移尸到那里。”

“那就好，”充子话一出口又觉得不妥，立刻补充说，“不过，死了一个人总是很遗憾啊。”

“现在最重要的是查明她的身份，”栗原说，“在报纸上登出照片，应该会有人提供线索。”

“这件事不会影响到音乐比赛吧？”这才是充子最关心的问题。

“我现在要去见朝仓先生，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比赛应该可以如期举行。而且大家的行动范围有限，便于警方保护。”

“那就……太好了，大家的努力也没有浪费。”

显然，充子的脑子里只有比赛。

听了栗原的讲述之后，朝仓反问道：

“那么，那个女人是在集训地之外的地方被杀的啰？”

“虽然还不能确定，但这种可能性很高。”

“那么，应该对音乐比赛没什么影响吧？事到如今，也无法取消比赛。”

“我了解。除非今后再发生严重事件，否则无须取消比赛，”栗原说，“但是参加决赛的人必须接受警方问话。”

“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会十分慎重的。”

“还有……须田的案子怎么样了？”

“哦，因为那不是凶杀案，所以我们就……”栗原支吾道。

“没关系，”朝仓说，“可是，须田一死，我就麻烦大了。他虽然连C大调是什么都不知道，但算账是一把好手，我在这方面完全不行。”

“您是艺术家呀！”

朝仓笑道：“没钱还能搞什么艺术啊！”

六个人集中在大厅里，个个都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

“希望他们不要乱翻。”真知子嘟着嘴抱怨。

“他们会小心的。”片山安抚她说。

因为不能完全排除那个女人在这里被杀的可能性，所以警方要检查每一个房间，看是否有血迹反应。

在这期间，当然无法练琴。虽然大家都把小提琴带到大厅里，但大庭广众之下，根本无法练习。

“检查要花多少时间呀？”长谷和美问。

“我想应该不需要很长时间。”

“真讨厌！都不能练琴了！”她显得很急躁。

“我想大家对新曲的诠释都差不多完成了吧？”丸山说，“不过，我还完全不行呢。”

“我也一样啊！”长谷和美说，“只是能演奏而已，能不能诠释到位就毫无把握了。”

“我也是这样。”辻纪子说。

“各位都很谦虚啊，为何不说实话呢！”真知子愉快地看着大家说，“其实大家都练得差不多了吧，只是对整体的平衡或对细节的把握还不够理想……这才是大实话吧。”

“我是真的不行。”玛莉说。

“玛莉，你又来了，你肯定没问题。”

“不，这一次真的不行，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该如何处理各个乐章的关系。我已经绝望了。”

“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这位同学最拿手的就是演奏新曲。”

“你给我闭嘴！”玛莉正色斥责真知子，她很少说这种重话——和自己有关的人被杀，不能集中精力练琴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对了，”片山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如果警方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请各位务必说实话。侦查案件最重要的就是正确的情报。”

“凌晨两点那种时候，大家都在睡觉吧！”古田说。

“那也不尽然。”片山说出半夜走廊上一男一女的事。

“哦，会是谁呢？”真知子的好奇心显然强于常人。

“光线太暗，我看不清楚。”

“这件事真有趣，”长谷和美也笑道，“是谁和谁呢？”

“是古田先生和某人吧？”

“我可没那么受欢迎。”古田笑着回答。

今天是第五天了——片山突然觉得时间过得好慢。

第四乐章 终曲

1

“问题多得很呐！”

听到晴美这么说，片山无奈地长叹。

“又来了——你适可而止吧，好几次差点儿把小命丢了！”

“有什么关系？我不是还活着吗？”

“只要有我在，就绝对不会让晴美小姐出事。”说这话的当然是石津。

“你根本不可靠！你又不能二十四小时陪着她。”

“只要片山先生同意，我可以一天二十五小时跟在她身边。”

已经进入第六天了。

今天也有搜查一课和地方警局的刑警在集训地进进出出，于是片山利用这个时间回了一趟警视厅。他在警视厅恰好遇见晴美和石津，在石津的提议下，他们决定一起吃午饭。当然，买单还要靠晴美。

难得三人在一起吃饭，如果是在警视厅的餐厅就太没情调了，于是他们来到附近一家比较清静的餐厅。

“我昨天整理了笔记。”晴美说着，从包里拿出笔记本。

“真受不了你！”

“你说什么？！”

“没事，你继续说。”

“先从乍一看和本次事件并无直接关系的方面开始梳理，”晴美

说，“新曲的乐谱为什么多出一份？朝仓把这份乐谱藏在哪儿了？还有，辻纪子的母亲与朝仓是什么关系？”

“他们的关系不是很清楚吗？”

“可是，他们只是单纯的情人关系吗？还是女方以身体为代价与朝仓进行某种交易？这才是关键点。”

“太对了！”

只要是晴美说的，哪怕是咖喱饭应该怎么做，石津听了都会大加赞赏。

“还有，企图伤害玛莉的人是谁？至今还没有线索吗？”

“还没有。”

“接着是须田之死。果真没有他杀的嫌疑吗？”

“他是死于心脏麻痹呀。”

“可是如果是有人制造极度恐惧的场面导致他心脏麻痹呢？而且，须田为什么会死在朝仓家？”

“他去朝仓家找那个女佣。”

“那个女佣也有可能在说谎。就算是真的，朝仓既然回来了，须田为什么还留在房子里不逃走呢？”

“也许他还没来得及逃走就已经完蛋了。”

“是有这种可能。不过，尸体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草坪上？”

“当然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只有这个可能。”

“不会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吗？”石津说。

“又不是大头菜！如果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尸体的位置就很奇怪，因为正好在脚手架的下方。如果从上方掉落，应该会更靠外面一点儿才

对。”

“须田是在半夜里死的，掉下来以后也不可能移动过……”

“在发现尸体之前，我在二楼看见过那个脚手架，上面没有尸体。”

“也许在你看脚手架之前，他已经掉到草坪上了。”

“不可能。我们后来回到客厅时可以看到草坪，如果有尸体，那时就被发现了。”

“唉，真是一头雾水！”

“唉！”石津也跟着唉声叹气。

“不要学我——然后就是那场火灾？”

“对，是谁纵火呢？黏合剂虽然易燃，但是也不会自燃。”

“如果能自燃，那就到处都是火灾了。”

“反正不是纵火……就是失火。纵火的话，不是女佣干的就是朝仓先生干的。”

“可是，为什么要纵火呢？”

“也许是想烧毁什么东西吧，比如乐谱……”

“对，比如一些不愿被警察看到的東西。但是，藏好不就行了吗？房子那么大，找个藏东西的地方还不容易？”

“也对。是不是想烧外套啊？”

“把外套藏起来也不难呀。”

“是啊，跟自己的衣服混在一起就行了。不过，外套和脚手架的确都被烧掉了。”

“有关起火的原因也在调查中，但是没有找到纵火的证据。而且，

火灾是发生在朝仓家里的，如果朝仓先生不追究，恐怕就会不了了之了。”

“须田的死估计也会不了了之了。”

“没有他杀的迹象，只是情况有些怪异，但这样就无法成立专案小组。对须田的背景也都调查过了，找不到疑点。”

“朝仓先生很倚重须田。还有一件事让我很纠结，就是那个窃听器，我怀疑可能是须田装的。”

“有这种可能。”

“找到窃听器了吗？”

“昨天为了调查杀人现场到底是不是在那栋房子里，搜查过每一个房间，我请刑警顺便找一找窃听器。”

“找到了吗？”

“没有，也就是说已经被拆除了？”

“动作还真快。”

“那个录音机也仔细检查过，但是没有发现指纹。装窃听器的人十分谨慎。”

“是其中一名选手吗？”

“他们不可能自己动手装窃听器，我想应该也和须田有关。”

“你是说有人收买须田安装那个东西偷听别人的练习吗？——太不公平了！”

“可是，根据朝仓先生的说法，合宿到第三天时，还不可能有人能完整演奏那首曲子，而且七个人的实力在伯仲之间。但那时录音机就已经被发现了，所以应该影响不大。”

“嗯，但是如果知道是谁干的，肯定会被取消参赛资格吧？”

“那当然——你想说的都说完了吧？”

“还早呢！接下来才进入正题，”晴美坐直身体，“现在开始讨论杀人！”

“不要那么兴奋！”

“要你管！——首先，死者的身份查到了吗？”

“还在调查她的衣服及随身物品……死者照片已经公布，相信不久就会知道她的身份。”

“她真是樱井玛莉的亲生母亲吗？”

“不是，根据调查，玛莉的确是樱井夫妇的女儿。”

“除非另有复杂的内情，否则不会弄错。那么，那个女人为什么要说谎？或者，她自己对这件事深信不疑？”

“应该是她自己深信不疑。”

“那么，她为什么会深信不疑？又正好出现在玛莉决定参赛的时候。”

“大概是有人指使。”

“利用这个女人扰乱玛莉的情绪真是再适合不过了。还有，把樱井充子推进水池里的是不是同一个女人呢？充子女士没有看清对方的面孔，但是我在餐厅门口看到那个女人时，觉得她不像是会使用暴力的人……”

“这么说，罪犯另有其人？——喂，你不要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好不好！”

“那个女人为什么被害？”

“还有，凶手是谁？”

“杀人现场又在哪里？整栋建筑物都已经彻底检查了吗？”

“嗯，现在可以确定，第一现场不在那栋房子里。”

“可是，片山先生，”石津插嘴，“那个神经衰弱的选手叫什么来着？”

“大久保。”

“对，他是割腕自杀吧？”

“是呀，他是在浴室里割腕的。虽然他的浴室里有血迹反应，可是与死者血型不同。”

“原来如此。”

“但是，石津先生的想法很好。如果是在同一间浴室杀人，即使留下血迹，也有可能蒙混过去。”

“我就是这样想的，”石津遗憾地说，“真是的，都怪现在警方的手段太先进了！”

“身为刑警怎么可以说这种话？”片山笑道。

“好吧，现在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那个女人是在哪里被杀的？为什么被杀？为什么要把尸体运到那栋房子里去？”

“是为了嫁祸给樱井玛莉吗？”

“有可能。玛莉小姐即使没有被逮捕，光是作为警方认定的嫌疑人，就足以摧毁她的精神了。”

“为了嫁祸她而杀人吗？”

“没什么好奇怪的，有人会为了更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呢。”

“真可怕，”石津说，“看来有必要呼吁大家尊重生命啊！”

“把尸体运进室内一定需要入口，警方找到这个入口了吗？”

“嗯，大厅的一扇窗户被切割下来，手法非常巧妙，不仔细看根本

看不出来。”

“从窗户搬运尸体一定很困难吧。”石津说。

“那倒不一定，凶手可以自己先钻进去，再打开大门将尸体搬进去。”

“哦，原来如此。”

“还有电热炉……”晴美说。

“是四个电热炉！——那种热度真让人受不了。”

“先不说这个。关键是，凶手怎么会知道哪里放着电热炉？”

“对呀！这么说，果然有内鬼。”

“知道房里有电热炉的还有一个人。”

“谁？”

“须田。”

“原来如此！也许这也是须田安排好的。”

“可是，为什么要用四个电热炉给尸体加温呢？”

“是为了干扰死亡时间推定……”

“我知道。但是如果只是因为这样不就没劲了吗？难道没有其他原因？”

“喂，这又不是写小说或拍电影。”

“好吧，先不管这个。那个女厨师叫什么来着？”

“市村智子。”

“对，因为她比平时起得早，所以凶手来不及把电热炉收起来。可

是，凶手如果要干扰死亡时间的推定，总得有理由吧。”

“一般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

“没错，那么如果有人在那一段时间中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对呀，实际死亡时间是两点，而凶手希望警方误认为是十二点或一点左右，也就是说，那段时间里，凶手有不在场证明。”

“凶手预测到一旦查明死者身份，自己可能会有嫌疑，所以要提前做好。”

“凶手的确心机很深。不过，他机关算尽，反而露出了狐狸尾巴。只要能查出死者的身份，凶手的名字就呼之欲出了。我们就告诉大家死者死于十二点或一点，这时凶手必然会得意扬扬地提出不在场证明。”

“那倒不见得，电热炉已经被发现，凶手也会想到这一点。”

“是啊，真可恶！”

“另外……对了，就是那些百科全书的问题。”

“顺序被弄得乱七八糟，目前还不清楚原因。”

“也许与案子关系不大，但也不能忽略。”

“他们好像不用百科全书。”

“使用百科全书的话，通常都是先拿下一本，看完之后放回原位，然后再拿另一本，一般不会弄乱顺序。”

“那么，一次性把百科全书都拿下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其他的书有没有被动过？”

“不知道，在地震时全掉下来了，后来我们是随意放回书架的，所以不知道这些书有没有被动过。”

“这样啊。不过，书能用来干什么呢？”

“可以当枕头！”石津当即抢答。

“用百科全书当枕头？会硌得睡不着吧？我看那些书能利用的地方只有重量了。”

“重量啊……”晴美点点头说，“好像有道理。”

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片山长叹一声：“我要回去了——明天就结束了，希望能够平安无事。”

“没有其他问题了吗？”晴美翻看着自己的笔记本。

“光这些问题已经够多了。”片山苦笑连连，然后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晴美：“你来搜查一课到底有什么事？”

“这还用问，当然是为了须田的案子。”

“石津，那你来又是干什么的？”

“这还用问，当然是为了须田的案子。”

“你小子！”片山忍不住笑了，“——我再去一趟搜查一课，也许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

“我也去！”晴美说。

妹妹的反应，片山早有预料。

“我也去！”石津说。

“随便你们吧。”片山说。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栗原说。

“你朝尸体开一枪就有特别之处了。”南田耸耸肩。

“别废话——刀上有没有指纹？尸体有没有不寻常之处？看仔细了？”

“真的，没有不明刺青，后脑勺也没有眼睛。”

吊儿郎当的南田说出的话也让人摸不着头脑。

“对了，掉在尸体旁的白粉是什么东西，化验出来了吗？”片山问。

“还不知道，”南田摇摇头，“量太少了，不容易化验。但是可以确定不是海洛因或大麻，反正肯定不是药物。”

“那会是什么呢？”

“化验结果出来会立刻通知你。”南田打着哈欠走了出去。

“哦，对了，”栗原说，“刚才你妹妹来过。”

“我知道，她在走廊上。”

“太好了，刚才接到朝仓先生打来的电话。”

“怎么了？”片山听到这个名字显得不太高兴，他对于风流成性的男人没好感。

“他好像有事找你妹妹，希望她过去一趟。”

“要晴美去他家？”

“嗯，不是去他家，朝仓先生现在在新东京爱乐乐团事务局。”

“知道了，我会告诉她。”

“你要回到那边去了？”

“正准备回去。”

“只剩下一天了，希望不要再有意外发生。”这显然不是栗原的真心话。

“我会格外小心的。”

“拜托你了。对了，你和你妹妹一起去朝仓先生那里一趟吧，把调查情况向他汇报一下。”

“好的。”

“只要跟他说个大概就行，拜托你了！”

片山来到走廊上，把这件事转告晴美。

“那我们快走吧。”

“那个朝仓是花花公子哦。”石津闷闷不乐地说。

“不用担心，我知道如何应付。石津先生，你也该回警局去了吧？”

“嗯……”石津不情愿地点点头，“你要多加小心啊。”

“我知道。”

“跟那个男人至少要保持一百米的距离。”

“那还怎么说话！”晴美笑道。

推开写有“新东京爱乐乐团”的大门，片山和晴美走进屋，看到办事员道原和代正在打哈欠，正赶上她嘴张得最大的那一刻。

“啊，对不起，”她并没有因此而脸红，而是若无其事地看着两人说，“请问，两位有何贵干？”

“我们找朝仓先生……”

片山报出自己的姓名，里面的门立刻打开，朝仓走出来。

“二位一起来了，请进请进！”朝仓满脸笑容。

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资料。

“这些东西太麻烦了，”朝仓无奈地举起双手，做投降状，“再难的

乐谱都不如这个复杂。”

片山开始说明调查近况，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说的，就像晴美列举的那样，谜题虽多，但几乎都解答不了。

“目前就是这样，估计今天还能发现一些新线索。”

“辛苦了，还剩下一天，就拜托你了。”

“明白。”

“还有……”这时，道原和代送茶进来，朝仓停下话，等她放下杯子走出去，又继续说，“有件事想请令妹帮忙。”

“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请您尽管开口。”

朝仓从办公桌的大抽屉里拿出手提包，又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本很厚的书。

“希望你能替我保管这个东西。”

“这是……”晴美翻开书才发现是乐谱，她兴奋得满脸通红。

“这是为本次比赛而作的新曲。”朝仓说。

“可是，不是只有七份吗？”

“是大久保先生的那份乐谱吗？”晴美问。

“不，他的那份已经销毁了，这是另外一份。”

“也就是说，原本有八份乐谱吗？”

“这件事很奇怪。我让印刷厂印制七份乐谱，当然，在哪家印刷厂印是绝对保密的。可是后来厂方说，他们接到一个电话，要他们印制八份。”

“是谁打的电话？”

“不知道，是个男人假借我的名字……”

“难道是……”

“有可能是须田，因为他知道是哪家印刷厂。不过，当务之急是保证这一份不能失窃。”

“干脆把它处理掉。”

“我也这样想过。当初决定印制七份时，我没想到后来会发生这么多事情，居然还发生了凶杀案。虽然只剩下一天，但谁也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选手们的乐谱万一遗失或损坏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留下一份。”

“作为备用，对吧？”

“不错。乐谱如果放在我家，目标太明显，容易被人盯上。而且我很少在家，这里晚上没人留守，也不安全。所以，只能请你帮忙了。”

“好，我一定会妥善保管。”晴美答应。

“那就拜托了。我现在要去成田机场接斯塔维茨先生了。”

“他今天到达吗？好期待能见到他呀。”

“决赛那天我会邀请你来观战，请务必赏光。”

“非常感谢。”

两个人和朝仓一起离开局长室。

外面有一个女孩儿正与道原和代争执不休。

“你这样说我也没办法啊……”道原和代不耐烦地说。

“道原小姐，发生了什么事？”朝仓问。

“朝仓先生，这个人……”

“我叫浜尾由利子。”

那个女孩儿对朝仓说。她大约十八九岁，看打扮像个大学生。

“你有什么事吗？”

“我在找我妈妈。”

“这里不是警察局啊，不过，正巧有位刑警先生在场。”朝仓略显困惑。

“是这样的，”女孩儿好像已经走投无路了，“我妈妈应该来这里应聘过厨师的工作。”

“哦，可实际上录用的那位厨师是市村女士啊。”

“但我妈妈说她要到这里来。”

“啊！”道原和代突然插嘴道，“那个人的确来过这里。”

“后来呢？”

“须田先生决定录用她，但是第二天她又打电话来说不做了。”

“真的吗？”浜尾由利子问。

“是的，所以须田先生决定录用市村女士。”

“好奇怪啊！我妈妈一心希望做这份工作。”

“对不起，我是警察。请问，你母亲失踪了吗？”片山上前一步问道。

“是的，”女孩点点头，“我就读的大学离家很远，所以住在宿舍里。因为父亲很早就过世了……只剩妈妈一个人在家。她说自己正好闲着，而且又喜欢音乐，所以非常期望能去那里当厨师。”

“原来如此。”

“我昨天回家，发现妈妈不在，心想她也许到音乐比赛的集训地工作去了。但她没有和我打招呼就走，实在很奇怪。因为她过着独居生活，如果要出远门，一般都会事先和我联系。”

“会不会是去旅行了？”

“看房间的样子就知道她不是去旅行，一定是准备当天回来的，用过的碗还泡在水池里，旅行包也在房间里。我问过邻居，他们都说一个多星期没看到她了，所以我很担心……”

“然后你就来这里了？”

“是的。”

“可是，她已经推掉了这里的工作……所以，你母亲有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发生意外了。”

“哥哥，你帮她打听一下吧。”晴美说。

“好吧，你等一下。”

“谢谢。”浜尾由利子鞠躬致谢。

朝仓走后，片山决定用事务局的电话联系警局。

“你母亲叫什么名字？”

“浜尾恭子。”

“你知道她失踪时的衣着打扮吗？”

“她穿的可能是……灰色套装，因为她出门办事时通常都穿这套，而且我在衣柜里也没有看到这套衣服。”

“体貌特征呢？比如，手术伤疤或烫伤之类的。”

“没有。”浜尾由利子说着哭了起来。

晴美急忙过去搂住她的肩膀，安慰道：“别着急，你母亲一定是受

伤住院了，也许是没有办法写信，不要担心。”

“谢谢你。”女孩儿抽泣着说。

晴美瞪了片山一眼，警告他注意问话方式。

片山干咳一声，继续问：“你母亲平时都做些什么？有工作吗？”

“不久前她在一位政治家的家里当厨师。她擅长烹饪，所以才想来应征这份工作。”

“原来如此。”

片山突然想起以前好像曾经听谁谈起过“厨师”这个职业，是在哪里听过来着？好像是在一个不适合谈那种事的地方，是谁说的来着？

“哥哥，你发什么呆呀？”晴美急躁地催促，“快打电话呀！”

“哦哦，知道了。”

片山急忙拿起话筒，却因为一时心急没拿稳，话筒摔到桌上，发出咣啷一声巨响，幸好没有摔坏。

“坏了要赔哦。”道原和代瞪了片山一眼。

“对不起，是我手滑了……”说到一半，片山倒吸一口凉气，“对啊，是手……”是南田说的，那是厨师的手……

“哥哥，你怎么了？”晴美担心地问，“你发什么神经呀？”

片山转头看向浜尾由利子，说：“你跟我来。”

片山想到即将发生的情景，脆弱的心脏阵阵抽痛……

2

“确认过了？”根本刑警问。

“浜尾小姐脸色惨白，差点儿昏倒。”片山说。

“这也难怪，那张脸毁得那么厉害。”

“她说身体和手的感觉很像，可是因为尸体已经变色，所以不能确定。不过，她说她母亲看过牙医，正在让牙医鉴别。”

浜尾由利子被晴美搀扶着走进来，接着进来的是牙医，他也脸色苍白。

“医生，怎么样？”片山问。

“那个人的确是浜尾恭子女士。”

“不会错吗？”

牙医苍白的脸上挤出一丝微弱的笑意：“牙医也许会忘记病人的面孔，但绝不会忘记病人的牙齿。而且她最近常来诊所，我可以确定那就是浜尾女士本人。”

浜尾由利子瘫坐在椅子上放声痛哭——难以言喻的悲伤气氛充满整个房间，一时间没人开口说话。

满面愁容的根本刑警向哭泣的浜尾由利子走去，对她说：

“浜尾小姐，请节哀。我知道这很残酷，但还是请你回答几个问题。你母亲的名字是叫浜尾恭子吧？”

“是的……我妈妈她死得太惨了……”

“她的年龄呢？……住址、籍贯呢？”

根本故意问这些例行公事的问题，想使对方尽快从激动的情绪中恢复。

“我不要紧了，对不起。”浜尾由利子表现出坚强的一面。

“请问你母亲有没有和什么人结怨？”

“我想应该没有。她心胸宽广，平常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很喜欢她。”停顿片刻，浜尾由利子补充说，“当然，我并非百分之百了解母亲

的生活。她也跟别人吵过架之类，但是应该不至于有人恨她恨到这样.....残忍杀害她的程度。”

“我明白了——你有没有需要联络的人？”

“我有个叔叔在名古屋.....”

“好，请到这边打电话吧。”

根本扶着浜尾由利子离开之后，片山和晴美互望一眼。

“死者手上印的字原来是‘斯塔维茨（スタンウィッツ）’。”

“你有什么想法？”

“想法？关于这起凶杀案吗？”

“如果是抢劫杀人，没有必要破坏她的面孔啊。”

“凶手一定是不希望她的身份暴露。”

“为什么呢？”

片山开始思考——这也和音乐比赛有关吗？如果是的话.....

“我们好像在想同一件事，”晴美说，“如果她是因为应聘音乐比赛的厨师而被杀.....”

“那只是推测而已。”

“是推理好不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最可疑的人是.....”

“实际成为厨师的人——市村智子，”片山说完又摇摇头，“不可能吧！”

“那可不一定，会不会是她在别人指使下安装了窃听器？”

“可以调查一下，而且还要详细调查她的来历，”片山疲倦地说，“唉，事情好像越闹越大了。”

“这说明事件快要解决了。”

“如果是就好了，”片山似乎不太乐观，“如果是市村，那么须田就和窃听器事件无关。”

“为什么？”

“如果须田是被市村智子收买，那他并不需要杀死浜尾恭子，只要找个理由不录用她就行了。”

“对，也有道理。真是越来越搞不懂。”

“你抢了我的台词。”片山说。

片山一走进玄关，就听到大厅里传来弦乐声。他正往大厅走的时候，一个当地警局的刑警从书房走出来，把他叫住：“你是片山先生吧？我在等你。请问我可以交班回去了吧？”

“辛苦你了。有没有什么可疑状况？”

“没有。”

“好，以后的事交给我吧。”

“拜托了。”看来这是一位注重礼仪的刑警。

片山把他送到门口，将大门锁上，来到回荡着美妙旋律的大厅。

弦乐二重奏正在漂亮的合音中临近尾声，演奏者是两位男士——古田和丸山。听众则是四名女士。一曲结束，掌声响起。片山想，这演的是哪出戏啊，他们几个居然没打起来？

“啊，片山先生来了。”樱井玛莉看到他立刻站起来。

“你们心情不错啊。”

“只有男人是被使唤的。”结束演奏的古田说。

“在四位美女面前演奏，紧张得手都僵了。”丸山平日难得开玩笑，惹得女生们都笑弯了腰。随着阵阵笑声，旁边还传来喵的一声。

“原来福尔摩斯也在这里听啊。”

“它一定是在抗议不是四个美女，应该是五个！”辻纪子说。

“啊，紧张过后就感觉肚子饿了，”丸山说，“还有三十分钟才能吃晚餐呢。”

“真羡慕你，”长谷和美说，“我都没有胃口……”

“你还好意思说，”辻纪子取笑道，“刚才的饼干被你一个人吃掉一大半。”

气氛轻松欢乐，辻纪子的话也没有夹枪带棒，所以长谷和美并没有反唇相讥，只是娇嗔地哼了一声。虽然距决赛只剩下一天，但是气氛却显得前所未有的放松，或许是因为大家经过充分练习而胸有成竹，又或许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你回来我就放心了，”樱井玛莉坐在片山旁边，“我妈妈没事了吧？”

“放心，栗原课长说你母亲的心里只有比赛，其他什么都顾不上。”

“妈妈就是那样的人，”玛莉的微笑中隐约有一抹落寞，“我有时会想，万一我出车祸受伤，再也不能拉小提琴的话，妈妈也许就不会全心全意地爱我了。”

“不可能！”

“我也知道不会。但是，妈妈是个很执着的人，我拉琴的时候，有时会感觉好像被妈妈附体了一样。”

“哪有这种事！你自己也很喜欢小提琴吧！”

“是的。但是，这次音乐大赛结束之后，我将何去何从呢？是孤独终生，还是和恋人在一起……”玛莉湿润的双眼注视着片山。他慌忙逃避似的站起来。“我得去打个电话。”说着，他走出了大厅。上楼梯时，

正好看到市村智子从餐厅走出来。

“刑警先生，要开饭了。”

“知道了，我先去打个电话，你们先吃吧。”

“好的。”

片山想，说不定这个女人就是凶手。

市村智子向大厅走去，中途又停下脚步：“刑警先生……”

“有事吗？”

“警方是不是快抓到凶手了？”

“这个……也许不能马上，但一定会把凶手逮捕归案的。”

“那就拜托了。虽然大家看起来好像很轻松，但其实他们都很紧张，希望能够让他们心无芥蒂地参加比赛。”

“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对不起，好像说了不该说的。不过，还有一件事……”

“还有什么？”

“水果刀找到了吗？”

“好像还没有找到，这栋房子太大了……”

“这样啊。我一直有点儿担心——因为大久保先生之前不是用刀片割腕了吗？”

“你是怕有人偷水果刀作为自杀的工具吗？”

“不，我只是有些不安。”

“遗失水果刀并不是你的责任，不必苛责自己。”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了……对不起，耽误了你的时间。”

市村智子走进大厅后，片山也上了二楼——市村智子说这些话究竟有什么用意？

一旦有所怀疑，任何事看起来都很怪异。片山警告自己，先入为主的偏见要不得！

打电话只是片山为了避开玛莉而找的借口。不过，片山有种预感，觉得今天可能会找到新线索。于是，他给栗原打了电话。

“是片山啊，”一听声音就知道栗原心情很好，“我正要打电话找你呢。”

“事情有什么眉目了吗？”

“已经查出书房死者的身份了。”电话里传来翻找文件的声音。“死者叫小畑妙子，她的独生女四年前死了，之后她就得了神经衰弱症，经常出入医院。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几乎没有什么亲人。”

“是谁来认尸的？”

“一个女人，是死者的远亲，她看到报上刊登的照片而来警局指认。她说小畑妙子只要看到和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孩儿，就会认为是自己的女儿。”

“换句话说，她很容易被暗示，对吧？”

“没错。”

“能查到暗示她的人是谁吗？”

“很难啊。小畑妙子是独居，日常生活都是自理。那个来指认的女人说有一年多没见过她了，她几乎不与邻居来往。不过，据说最近这三个月来，小畑妙子开朗多了，见到邻居也会打个招呼。”

“最近三个月……就是樱井玛莉决定参加决赛的时候。”

“很可能有人告诉她樱井玛莉就是她的女儿，所以她感到人生再次

有了意义，精神就好了起来。”

“到底是谁告诉她的？”

“正在调查，但是很难。那个人非常机灵，不会出现在邻居看得见的地方。”

“这样啊。”

原以为查明死者身份就能找到嫌疑人，结果期望落空了——不过，凶手用电热炉“烤”尸体，目的何在？

目前看来，似乎不存在担心不在场证明的嫌疑人。那么，电热炉如果不是用来干扰死亡时间推定，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对了，关于那个市村智子，还没有调查出什么来，明天可能会有点儿收获吧，到时候再和你联络。”栗原说。

“好的。”

“你那边情形如何？”

“目前没有异状。”片山说。

晚餐的气氛其乐融融。

尤其是丸山，表现得很活跃。他居然有一副好口才，在餐桌上讲起乡下的种种趣事，女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饭后在大厅休息时——其实只有玛莉和片山两个人在这里休息，其他人都回房练习去了——玛莉把福尔摩斯放在腿上，抚摸着它两眼之间的部分。“关于那个女人，查到什么了吗？”

“嗯，晚餐时我不便说。”

于是，片山大致讲了一下小畑妙子的事，玛莉点点头，露出哀伤的神情。

“所以，她跟你毫无关系。有人骗她说你是她女儿，她就信了。”

“是啊，她是真的信了……好可怜！”玛莉叹息道，“到底是谁做出这么残忍的事？”

“我一定会抓到他的。”

片山极少做这样的保证，福尔摩斯不以为然地瞥了他一眼。

“凶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嘛……”

“和那个企图划伤我手臂的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的话，杀人的目的难道只是为了不让我参加比赛吗？”

“那倒不一定。”

“那他来杀我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杀害不相干的人？……太卑鄙了！”

“不要钻牛角尖。”片山安慰道。

福尔摩斯轻舔玛莉的手。

“啊，你真温柔——我都不知道猫的舌头这么粗糙，好痒啊。”玛莉微微一笑。

“它呀，和人一样感性。”

福尔摩斯好像生气了，喵地叫了一声，瞪着片山。

“对不起，我更正还不行吗，你比人更感性。”片山忙不迭地道歉。玛莉大笑。

“你们两个真是一对活宝——幸好有你们在，要不然我一定会做出像大久保先生做的那种事来。”玛莉接着又说：“对了，大久保先生怎么样了？”

“已经脱离危险了。我在电话里听说，他退出比赛之后整个人都开朗起来。”

“那就好。抚慰心灵的音乐反而使人精神崩溃，真够讽刺的。其实，也许我们之中只有大久保先生最正常。”

“那你呢？”

“多少有点儿怪异吧，因为我居然能整天盯着乐谱而不厌烦。”

“照你这么说，刑警每天面对尸体或歹徒，也是不正常的喽？”

“可不是嘛！……这两天来，我简直要神经错乱了。新曲的诠释毫无进展，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表现，有时真想把乐谱撕了。”

“哦。”

片山心想，照着乐谱演奏不就好了，何必还要“诠释”呢？他全然无法理解。

“可是，到了今天早晨，那些困扰我的迷雾一下子全消失了，乐曲的内部结构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那种茅塞顿开的喜悦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我想，心中洋溢着幸福指的就是这种感觉吧！”

反正我等俗人是与这种感觉无缘的，片山寻思。

“我没事了。虽然不知能否夺冠，但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献上精彩的表演，绝不让自己后悔。”

“决赛时我会去观看的。”

“嗯，你一定要来。”

“我会设法在你演出时保持清醒。”

“好过分……”

看到玛莉明媚的笑容，片山松了口气。

片山鼾声大作，睡得很香。

晴美经常抱怨片山打呼噜吵得她睡不着，但片山却一口咬定：“我从不打呼噜！”

蜷在片山脚边的福尔摩斯好像也被他吵醒了，它不胜其烦地看看片山，但很快又闭上眼睛再度蜷成一团。突然，它听到某种轻微的响动，立刻竖起耳朵，迅速抬起头。

福尔摩斯爬到片山的头旁，用收起爪子的前脚碰碰他的脸。

“嗯——”片山发出呻吟，但依然没有清醒。福尔摩斯在片山耳边大吼一声。

“哇！什么东西！”片山蹦起来，“原来是福尔摩斯，吓我一跳！”

福尔摩斯一边叫一边走向房门。

“有什么事吗？——等等我啊。”

片山穿上睡袍，打了一个大哈欠，然后打开房门向外窥看。今天没有看到搂搂抱抱的男女。

福尔摩斯敏捷地跑向楼下，片山急忙上前追赶。

“下面有动静吗？”

福尔摩斯停下来，站在餐厅门前。

“在餐厅里吗？”

餐厅开着灯，但是空无一人。福尔摩斯疾步向里侧的厨房门走去，厨房门半开着。

大概是有人来找夜宵吃吧。片山轻轻推开门。

“嗨，刑警先生，”坐在厨房桌边喝牛奶的古田看到片山，微笑着打招呼，“半夜练琴，肚子饿了。刑警先生，你也饿了吗？”

“不，我听到有声音才下来查看。”

“对不起，我进来的时候里面很暗，找电灯开关时，不小心把锅碰翻了，你听到的大概是那个声音吧。”

“哦，是这样就好，”片山松了口气，“只剩下一天，希望能平安无事。”

“是啊。对了，你要喝点儿东西吗？”

“不，不用了，我回去睡觉了。”

就在这时，里面的房门突然打开——那是市村智子的房间。

辻纪子穿着睡衣，跌跌撞撞地从里面走出来。

“你……怎么了？”

古田惊异万分——而福尔摩斯飞速奔进市村智子的房里。

“市村女士……她……她……”辻纪子喘息着说不出话来，她脸色惨白，全身颤抖。

片山立刻冲进市村智子的房里，只见床铺零乱，没有人躺在上面。他听到福尔摩斯的声音。

浴室的门开了一条缝。

“是这里吗？”

片山推开浴室门——市村智子就像被人塞进浴缸里一样，半裸的身体裹着浴巾，胸口渗出鲜血，流进浴缸里。一把刀落在浴缸外侧，是水果刀。

片山脸色苍白，不住后退。

“喂——福尔摩斯，快去打电话！”

片山素有晕血的毛病，福尔摩斯大声吼叫，好像在鼓励片山，让

他坚强。

“知.....知道了。那么，你在这里守着，不许让别人进来。”

片山走出市村智子的房间，然后看到了意外的一幕——失魂落魄的辻纪子紧紧抱着古田。果然到了生死关头，往日的爱憎就变得不再重要了。

“刑警先生.....”

“我知道，市村女士被杀了。你们回房间去，要不然就到大厅去。”

“好。”

古田点点头，搂着辻纪子走出去。片山先接了杯水一饮而尽，接着匆匆跑上二楼打电话。

怎么会这样？好不容易快熬出头了！片山走进自己的房间，又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傻掉了——身穿睡衣的长谷和美正坐在他床上打电话。

“嗯，我没事，听到妈妈的声音就安心了.....嗯.....我会加油的。这个房间的恐怖刑警回来了，那我先挂了.....晚安。”

“你是怎么进来的？”片山气急败坏地质问。

“你没有锁门呀！”

是啊，刚才和福尔摩斯冲出去时的确忘了锁门。

“我来这里是为了求你让我打个电话，可是门没锁，里面又没人，正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你到哪里去了？玛莉的房间？”

“开什么玩笑！”

“打扰了，谢谢。”

“这里是禁止打电话的。”

“你要告发我吗？好啊，那我就撕破睡衣，说你强暴我——”

“好了好了，快回房间去吧！”片山怒吼。

“是，是，晚安。”

今夜注定不能“晚安”了！片山胡思乱想着拿起话筒。

3

天色渐明。

阴雨绵绵，看来又是寒冷彻骨的一天。

市村智子惨死，早餐没有着落。虽然大家不见得有胃口，但也不能不吃。片山得到栗原的许可之后，打电话叫晴美来帮忙。因为一大早被吵醒而抱怨不已的晴美，一听说又发生凶杀案，立刻精神百倍，不到一个小时，人就赶到了。

“啊，好冷呀！哥哥，你没事吧？没有昏倒吧？”

“其他人没有能帮上忙的，我怎么能昏倒呢？你快去给他们做早餐。餐厅里乱七八糟的，改在大厅里吃吧。”

“好，包在我身上。”

晴美正在脱大衣，玛莉从楼上走下来，一脸疲惫。

“晴美小姐，看到你来真高兴，我快受不了了！”

“打起精神来！明天就要决赛了！”

“我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

“坚强点儿，我相信你！对了，我可以使用厨房吗？”

“嗯，课长同意了。”片山说。

“好。玛莉小姐你也来帮忙做早餐吧。”

“可是……”玛莉迟疑地说，“我什么都不会做，妈妈怕我伤到手，

不让我做饭。”

“真的什么都不会？”

“勉强可以煮蛋和煎蛋。”

“会烤面包吧？也会涂奶油吧？这样就够了！”

“这样啊。”玛莉笑了。

“其实晴美也只会这些。”片山说。

晴美在他脚上用力一踩。

“好疼！”片山抱着脚大喊。

“玛莉小姐，我们走。”

晴美和玛莉离开了。这时根本刑警走进来。

“喂，片山，你怎么像火烈鸟似的单腿站着？”

“没.....没什么.....现场那边怎么样？”

“南田大爷正在检视尸体，一大早出勤，所以又在发牢骚呢！——对了，这样还能比赛吗？”

“是啊，我也在担心.....和朝仓先生联系了吗？”

“课长刚才好像打过电话了。”

“哦。”

“如果凶手是选手之一，就麻烦了，大众舆论惹不起啊！”

“更重要的是，大家精神上受不了，”片山说，“本来明天就可以结束了。”

两个人走进餐厅时，南田和栗原正好从厨房出来，南田边走边狼吞

虎咽地吃着一块三明治。

“你还自带早餐？”根本问。

“厨房里刚做好的，我先要了一份。”南田说。

“你真行！刚看过尸体，居然还吃得下东西？！”栗原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如果这样就吃不下饭，那干我们这行的人不都要饿死了？”

“有什么发现吗？”

“表面看起来是用刀刺死的……”

“其实不是？”

“其实就是用刀刺死的。”南田说。

栗原恨不得一口咬死南田，南田却满不在乎地说：“没什么特别可疑的地方。你发现尸体时是几点钟？”

“一点钟左右。”片山回答。

“大概是在你发现之前三十分钟被杀的，一刀毙命。”

“那样血会溅得很厉害吧？”

“没那么厉害，顶多手上沾点儿血。”

“有指纹吗？”根本问。

“刀上没有指纹。是那把失踪的水果刀吗？”

“我想是吧……我没见过原来那把水果刀。”

“看来有人故意把水果刀藏了起来。这次一定是内部人员干的，大门也锁得好好的。”

“那么，要取消比赛吗？”

“待会儿朝仓先生会来这里，我再跟他详谈。”

“真是一波三折。”

“是啊，”根本说，“如果你是凶手就好了，那样比赛就能照常举行了。”

“你……”片山怒目而视。

这时，晴美从厨房走出来。

“哥哥。”

“什么事？”

“你看这个……”晴美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

“这把刀和凶器很像，你是在哪里找到的？”

“在烘碗机里发现的，我想把烘碗机里的积水倒掉，然后小刀就从排水的缝隙中掉出来了。”

“那么，市村智子以为丢掉的小刀就是这一把。一定是地震时掉下去的，并不是被人偷走了。”

“那么凶器就是另外一把水果刀。”栗原说。

“但是这里只有一把水果刀。”站在门口的玛莉说。

“你怎么知道？”栗原转过头问。

“昨天我到厨房去要咖啡的时候，市村女士正用一把大菜刀削苹果皮，她还抱怨说：‘没有水果刀真不方便。’”

“跟我说一声，我去给她买一把不就行了。”一年到头被晴美支使买这买那的片山说。

“我也是这样说的。她说只剩下两天，不用再买了。”

“后面的事你们看着办吧，我要回去补觉了。”南田打着哈欠走了出去。

聚集在大厅里的人吃着玛莉和晴美做的三明治，每个人都一脸沉重。

“真不明白……”玛莉说，“为什么市村女士会被杀呢？”

“原因在于……”栗原也来到大厅，“这个女人在你们的房间里安装了这个东西。”

栗原手上拿着一个塑胶袋，里面装着几个四方形的小东西。

“这是什么？”真知子问。

“高性能FM无线麦克风，也就是窃听器。”

“那个东西在我们的房间里？”长谷和美瞪大眼睛，“怎么会有这种事？简直不可原谅！”

“片山刑警很早就发现了这个东西的接收装置，所以市村智子急忙把窃听器拆除收回了。”

“她是什么时候装的？”玛莉说。

“只要向负责整修的公司打听一下就知道了。市村对须田说要事先查看厨房的设备，在工程进行中她来过好几次。”

“原来她早有预谋要来这里，”长谷和美兀自愤愤不平，“是谁指使她这么做的？”

“很遗憾，目前还不清楚。”栗原露出微笑。只要有命案发生，他就心情大好。“总之，市村智子被杀死了，所以，肯定有一个凶手。”

大厅顿时鸦雀无声。

“古田君……你是古田君吧？”

“是的。”

“片山刑警到厨房去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在……喝牛奶。”

“你看到辻纪子小姐从市村智子的房间出来，那么，你有没有看到她进去呢？”

“这个……”古田一扫平日的高傲，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这时，辻纪子站起来对栗原说：“让我来说吧。”

“好，请说。”

古田阻拦辻纪子：“喂……”

“算了，已经没法再隐瞒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和古田已经结婚了。”辻纪子耸耸肩说。

全员目瞪口呆。

“但是……你们之前吵得那么凶……”长谷和美大声质疑。

古田苦笑道：“我们说好要暂时隐瞒这件事。这里明文规定，不能讨论新曲如何诠释。我们是夫妻，所以可能会引发怀疑，甚至导致参赛资格被取消，所以我们决定在这里不和对方说话。但是完全不交流也很奇怪，因此一到这里我们就先假装大吵了一架，然后互不理睬，就显得很自然了。”

“原来那天晚上在走廊上看到的那对男女就是你们俩。”片山说。

“那是晚间访问，”辻纪子说，“毕竟我们是夫妻呀。”

“真是被你们骗得团团转！”玛莉高兴地说，“一点儿破绽都没看出

来。”

“如果因为这件事而被取消决赛资格，那也只好认了。”古田说。

“这件事请朝仓先生裁决吧，”栗原说，“那么，当时你们在厨房里干什么呢？”

“我们想喝咖啡……”古田说到这里，辻纪子补充说：“我们有睡前喝咖啡的习惯。”

“我们来到楼下，在厨房里不小心把茶壶碰掉了，发出很大的声音。我们也吓了一跳，可是市村女士好像没有被吵醒，我们就继续烧水，然后就听到刑警先生的脚步声……”

“我只好躲到市村女士的房里。我走进去时她不在床上，但浴室的灯是亮的，门稍微开着，可是里面没有一点儿声音，我觉得很奇怪，就走过去看……”

“原来如此。那么你们下楼时，餐厅和厨房的灯都是开着的吗？”

“不，厨房里通常都会留一盏小灯。”

“你看到其他人了吗？有没有感觉到有人藏在暗处？”

“没有……你呢？”

辻纪子也默默摇头。

“嗯……”栗原轻抚下巴做沉思状，然后说，“到目前为止，杀人动机还不清楚。可是经过调查之后，一定会发现市村和在场的某位有关联——我希望这个人能自动站出来。”

栗原的语气十分温和，但大家谁都不敢作声。

“凶手难道没有从外面潜入的可能吗？”古田问。

“这次所有门窗都从内侧锁好了，即使凶手是从外面进来的，也一定有事后帮忙锁门的共犯。”

又是一阵痛苦的沉默——突然，真知子站起来。

“不管是谁，赶快承认吧！大家拼命努力，如今却因为一个人，让大家都受影响。不要这么自私好吗？我真受不了了！”真知子崩溃地大哭起来。

“真知子！”玛莉过来想拥抱她，真知子却把她推开，说：“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你怎么不去死！”

歇斯底里的真知子口不择言，被推开的玛莉脸色铁青，呆立当场。

过了半天，真知子总算收住眼泪。

“对不起……我突然失控了……”

“没关系，”玛莉再度走到真知子身旁，“接连发生命案，大家都有些反常，这也是难免的……”

真知子回身与玛莉紧紧相拥。

“你们的立场我很了解，”朝仓看着古田和辻纪子，困扰地说，“可是，如果事先能对我说明……”

“连父母都不知道我们结婚的事，”辻纪子说，“所以，如果您认为我们材料造假，那也没办法。但无论如何，请准许他参加比赛，我愿意放弃。”

“不可以，”古田说，“如果只能一个人参赛，你的演奏技巧比我好，应该由你参加。”

“你们俩别争了！”朝仓疲倦地叹息，“最近发生太多事，搞得我头昏脑涨。”

大厅里现在只有朝仓、古田和辻纪子三个人。经过一番思考，朝仓说：“大久保君退赛之后，只剩下六个人了。无论怎样，比赛都要按期举行，如果再少了你们两人，实在说不过去。”

朝仓又叹了口气：“问题是，其他选手会不会提出抗议呢？”

古田和辻纪子都低头不语。

这时，大厅的门突然被推开，以玛莉为首，真知子、长谷和美、丸山才二四人鱼贯而入，每人手里都拿着小提琴。

“这是干什么？”

没有人回答朝仓。他们走到古田和辻纪子的身后排成一列，然后架好小提琴，玛莉微微一点头，四个人开始演奏起来。是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

朝仓不禁露出微笑。古田和辻纪子互望一眼，笑了，二人的手牵在一起。

一曲终了，真知子说：

“恭喜你们结婚！”

“你们两人一定要一起参加决赛。加油！”玛莉说。

“谢谢你们！”一向好强的辻纪子热泪盈眶。

“好像已经有结论了，”朝仓站起来，赞赏地说，“刚才的表演非常完美！”

“即使没有指挥，我们也能演奏得这么好！”长谷和美说。

朝仓听了大笑起来。

4

“音乐真是个了不起的东西！”晴美说，“听了他们的演奏，我激动得快哭出来了。”

“他们演奏的是什么呢？”

“《结婚进行曲》呀。”

“啊，我说怎么好像有点儿耳熟呢。”

“哥哥……”晴美瞪着片山。

下午三点并不是吃饭时间。忙得连午餐都没顾上吃的片山和晴美来到附近国道旁边的一家餐厅，开车的是刚好赶来这里石津。

片山问石津是否吃过午餐，他回答说：“没有，今天只吃了一顿。”

“早晨吃了一顿？”

“不，中午吃了一顿。”

就这样，三个人围着餐桌坐下。福尔摩斯也蜷腿坐在一边，其实这是违反规定的，但是店里并没有其他客人，所以也让它进来了。

“我也喜欢那首曲子。”

“哪首曲子？”

“就是《婚礼进行曲》呀，真希望能早日听到。”

石津迂回地向晴美求婚，但这种方式实在过于迂回，就像明明打算去邻居家，却非要从反方向绕地球一圈再到邻居家一样。所以，石津的失败是必然的。

“你想听就自己去听好了。”片山故意逗他。

“原来晴美小姐也喜欢那个曲子呀，太巧了，哈哈！”

大概只有刚办完离婚手续的人才会讨厌《婚礼进行曲》吧。

“话说回来，我真希望能赶快解决事件，让大家安心地参加决赛。”片山说。

“别急，还有时间。”

“明天就是决赛了！”

“明天上午十一点才比赛，还有二十个小时呢。”

“话是不错……”片山苦笑，“但光是查出指使市村智子的人，就需要好几天呢。”

“这个好办。”

“你有什么办法？”

“比如，可以用哥哥当钓饵把凶手引出来。”

“别瞎说！”

“你不觉得市村智子事件与小畑妙子事件，情况大不相同吗？”

“是的。上一次可以确定小畑妙子是在外面被杀，而且凶手移尸后还打开电热炉，做了种种布置；可市村智子事件不一样。”

“好像是突然发生的。”

“而且，这一次很明显是在房内杀人。刀上虽然没有采到指纹，但那是因为沾到水的关系，似乎并不是凶手故意擦掉的。”

“也就是说，两起命案的凶手不是同一个人？”

“应该不是。”

“那么，这两件案子应该分别侦破。”

“目前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市村智子一定是受人指使去安装窃听器的。”

“还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切都与音乐大赛有关。”

三个人喝着餐后咖啡，陷入沉思中——外面大雨滂沱。

“明天会放晴吧。”晴美说。

“只要晴美小姐给老天爷抛个媚眼，立刻就会雨过天晴。”

“哎哟，石津先生嘴真甜呢。”

“即使天气放晴，选手们的心情也不会‘放晴’。”

“话说，有一件事困扰我好久了。”

“什么事？”

“就是小畑妙子那个案子，尸体旁放电热炉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那是因为……”

“为了干扰死亡时间的推定吗？但是死者身份已经查明，根本没人需要提出不在场证明啊。”

“是啊。”

“也就是说，那些电热炉另有作用。”

“也许是在做商品试用？”石津说。

“还有，那些打乱顺序的百科全书也一定有问题——你说，在天气不冷的情况下，什么事需要电热炉呢？”

“这个嘛……比如需要烘干衣物的时候。”

“但那里并没有洗过的衣物。”

“难道是烘干尸体？但又不是淹死的……”

“我总觉得哪里有问题。”片山又开始抱头苦思。

福尔摩斯突然站起来，发出呼呼的叫声。

“喂，怎么了？”

“哥哥，你看……”

有一对上年纪的夫妻正好走进餐厅，老太太手上牵着一只白色长毛狮子狗。

“糟了！”

说时迟那时快，狗也发现了福尔摩斯，开始汪汪狂叫。

“弗雷德里克，你怎么了？”

老太太安抚着那只狗，可是狮子狗挣脱主人，向福尔摩斯的方向——也就是片山的方向冲过来。

“哇！”

来不及躲闪，块头不小的狮子狗已经窜到片山面前。

桌上装有剩菜的盘子被打翻，半杯咖啡正好泼在片山裤子上。

福尔摩斯当然不会傻傻地坐以待毙，当狮子狗跳上餐桌时，福尔摩斯已经沿着窗边跑向门口了。

狮子狗还在餐桌上汪汪叫着，把酱油瓶、糖罐子都打翻了，桌上一片狼藉。

“啊！”晴美一声尖叫，好像有人要杀了她似的。

狮子狗从餐桌跳下，朝福尔摩斯追过去。

“弗雷德里克，站住！”

老太太虽然站出来挡住狮子狗的去路，但是那狗去势太猛，哪里拦得住。

狮子狗从老太太胯下冲了出去。

“啊！”女主人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福尔摩斯！”晴美急忙在后面追赶。一猫一狗都跑到了外面。

晴美站在门口大叫：“福尔摩斯！福尔摩斯！”

狮子狗的主人也不甘示弱，她艰难地站起来，大声叫着：“弗雷德

里克！弗雷德里克！快回来！会感冒的！”

“福尔摩斯！”

“弗雷德里克！别理那种野猫！”

晴美勃然大怒，大叫：“福尔摩斯，不要理那个破烂玩具！”

“你说什么！”老太太大为光火，“弗雷德里克是在德国出生的！是有血统证明的高贵品种！”

“天才福尔摩斯！名侦探！大总统！快回来呀！”

“五十万日元的弗雷德里克，快回来！”

“福尔摩斯殿下！福尔摩斯公主！”

“弗雷德里克大人！”

“真受不了……”片山好想找个地洞钻进去。餐厅里的服务员一个个捧腹大笑。

福尔摩斯先回来了。

“没事吧？你一点儿都没淋湿呀！”

福尔摩斯回到餐桌旁，气定神闲地坐下。

“一定是跑到雨淋不着的地方去了。”

“当然，福尔摩斯是最聪明的。”晴美得意地夸耀。

“你神气什么！”

狗的主人依然不肯善罢甘休。

“我的弗雷德里克！可爱的弗雷德里克！”

那位老先生似乎有些过意不去，不住地向片山道歉，然后对太太

说：“喂，算了吧！”

“你闭嘴！弗雷德里克！比老公更可爱的弗雷德里克！”

老先生气得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啊，弗雷德里克，你终于回来了。真可怜！外面很冷吧？乖乖！”

晴美扑哧一声笑出来：“你们快看那只狗！”

“落汤狗”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刚才的威风一扫而光。

“那是刚才那只狗吗？”

长毛蓬松时，狮子狗显得圆滚滚的，然而，皮毛淋湿以后却看起来又瘦小又干瘪。

“太厉害了，简直是大变身啊！”片山说，“不过，我的裤子也湿了。”

“我们回家用电热炉烘干好不好？”老太太哄着湿透的狮子狗，瞪了晴美一眼。

“讨厌！”晴美吐吐舌头。

福尔摩斯又开始叫唤，狗也汪汪大叫。

“喂，福尔摩斯，你适可而止吧，你们把店里弄得够乱了……”

福尔摩斯盯着片山，然后转头看看狗，又回过头来看看片山。

“喂，你要说什么？”

片山看看狗，淋湿的长毛贴在它身上。

等等……

“怎么了？”晴美奇怪地问。

“原来如此！”片山猛然站起来。

“怎么回事？你不要吓我呀。”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那些电热炉！我知道原因了！”

“真的吗？”

“小畑妙子不是在外面被杀死的，她是在那栋房子里被杀死的。”

“在房里？”

“就是在那个书房里。”

“可是，没有血迹……”

“这就是凶手的诡计。我们走！”片山抱起福尔摩斯，“石津，你也来！”

“哦……”

“我需要一个力气大的家伙帮忙。”片山急忙向门外走去，“晴美，买单就拜托你了。”

片山把书房的门完全敞开。

“这间书房的门能够开得这样大，也是要点之一。”

“什么意思？”

“尸体放在厚地毯上，尸体上的血已经干了，地毯上没有血迹，也没有擦洗过的痕迹，所以我们认为小畑妙子是在外面被杀死，然后移尸到书房。”

“对呀。”

“如果她被杀时，书房的地上没有地毯，会是什么情形呢？”

“什么？”

“也就是说，先把地毯移走，然后杀死小畑妙子，把流到地板上的血擦掉，等尸体上的血干了，再把尸体抬到走廊，最后铺好地毯把尸体抬回书房。”

“不可能！”晴美说，“你看，三边都有书架压在地毯上，怎么可能把地毯移走……”

“不，不是你说的那样，”片山走到书架旁，“书架是固定在墙上的。看起来好像是压在地毯上，但如果拿走地毯，就会发现书架和地面之间留有一点儿空隙。”

“可是，书架压得比较紧，即使把地毯拉出来，也放不回去呀。”

“我们试验一下好了。喂，石津，该你上阵了。”

“干什么呢？”

“把书拿下来。”

“哪本？”

“全部。”

“全部？你想害死我啊？”石津嗷嗷怪叫。

“加油吧，我答应让你和晴美约会还不行吗？”

“真的吗？”石津两眼发亮，他脱掉外套扔在一边，拉开架势，“来吧，我准备好接招了！”

“又不是叫你来打架。晴美，到餐厅拿两把椅子来。”

“好。”晴美急忙把椅子搬来。片山和石津取下书本，晴美把书一批

一批送到走廊上。

三个人累得满头大汗，但一个多小时就把所有的书都搬完了。

“只有福尔摩斯没出汗，”晴美喘着气说，“下一步呢？”

“把茶壶和水拿过来。”

“水？要喝吗？”

“不是喝的。茶壶越大越好，拿两个来。”

“我不管了，你们男人去拿吧！”晴美撅起嘴。

片山和石津提着装满水的大壶回来了。

“这个干什么用？”

“你好好看着。”

片山走到书架旁，跪下来把茶壶里的水倒在书架下面。

“你干什么？”

“把书架下的地毯弄湿呀。你看，这是最高级的地毯，毛很长，但如果遇到水，毛就会塌下去，变得薄薄的，就跟刚才那只狗一样。石津，你到那边的书架去浇水。”

“好。”

在三道书架下都倒上水之后，片山说：“现在拉出地毯。”他从门口走到走廊。“石津，你拉那一边。”

“是。”

两个人并排抓住地毯的一边。

“一，二，三！”

片山喊着口令，两人同时用力拉，居然轻而易举就把地毯拉动了。

“动了，动了。”晴美说。

“看，书架下有一点儿空隙吧？”

“真的。因为书架固定在墙上，所以不必靠地板来支撑。”

“对。现在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地毯放回原位。”

把地毯放回去虽然比较麻烦，但下面的地板上铺着瓷砖，沾了水又很湿滑，所以最后还是把地毯放回去了。

“然后把书放回书架。”

“原来如此。因为无法把书摆回到正确的位置，所以百科全书的顺序才会乱七八糟。”

“然后是电热炉。”

“电热炉是用来烘干地毯的。”

“没错。凶手为了误导警方，故意把电热炉对着尸体，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烘干地毯，连这一点他都算计好了。”

“我终于明白了。但是，到底是谁干的？”

“尸体旁掉落的那些白色粉末，大概是松香吧。”

“松香？”

“不仅小提琴，很多弦乐乐器的弓都需要使用松香。我在这里看到过好多次，他们把弓放在松香块上摩擦。演奏时，松香粉会飞落，就是那种白粉。”

“这里出现那种粉，你的意思是……”

“应该是拉小提琴的人干的。”

“.....是谁？”

“事情很明显。你想，光是把这些书取下再放回，就是一件很累人的事，即使有市村智子帮忙，女生也做不到。即使是男人，像古田君那种富家公子，也不可能.....”

“那么.....”晴美正要说出她的推断，背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没错。”

三个人回过头。

“是我干的，”丸山才二一脸疲倦地站在那里，“杀死那个女人的是市村智子，不过，我当时也在。我每晚都到市村智子的房间去。”

“那么，杀死市村智子的是.....”

“是我。”

“丸山先生.....”是玛莉的声音，她正站在楼梯下。

“樱井小姐，有人告诉我，只有你才是我的竞争对手，我曾经想过，如果没有你.....或是你受伤不能参赛，那该多好！.....对不起。”

“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女孩呀！”玛莉伤心地靠在楼梯上。

“你用钱收买了市村智子吗？”

“是的.....她本来就不是个好人。我认识她时，她是个寡妇，和她发生关系之后，我才知道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并伪造成事故。后来她把丈夫留下来的钱花光了，为了钱，她什么都肯做。所以，我花钱要她做这件事。”

“那你为什么杀了她？”

“因为她毫不手软地杀死自己的丈夫，并想方设法消灭证据，说句不要脸的话，我觉得很害怕。所以昨晚和她上床之后，我提出付给她酬金，然后一刀两断.....可是她.....”

“她缠住你不放？”

“是的。”

“她说如果分手就要揭穿你的真面目，是吗？”

“是的。所以我只好先温言安抚她，等她安心后，我就离开了。但是我越想越气，于是拿起厨房的刀，又回到她的房间，趁她正要洗澡的时候，刺死了她。”

丸山说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看着片山说：“我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

“请把这个……”丸山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叠好的信纸，“交给朝仓先生……我一直把它放在身上。”

“这是什么？”

“这是申请退赛的报告，日期写的是昨天。如果在退赛以后被逮捕，就不会影响比赛和其他选手了吧？”

“丸山先生……”玛莉喃喃地说。

“我知道了，”片山点点头说，“我一定会交给他。”

“片山先生，”石津问，“这些书怎么办？”他指着走廊上堆积如山的书。

“放着吧，以后会有人帮忙收拾的……”片山回过头，看到丸山突然转身跑出去。

“喂，停下！”

“丸山先生！”

丸山一口气跑上楼梯，片山和石津在后面紧追不舍，晴美、玛莉和福尔摩斯也跟在后面。

丸山经过二楼走廊，跑进自己房间，片山等人迟了一步，丸山已经把门锁上。

“喂，开门！不要做傻事！”

“丸山先生！快出来吧！”玛莉大叫。

虽然房门上都有隔音设施，但这样声嘶力竭的喊叫还是使得其他人都从房里出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辻纪子问。

“丸山先生……丸山先生他……”玛莉哽咽着说不出话。

片山和石津用身体拼命撞门，门终于有些松动。

“他用床顶住了门，大家快来帮忙！”

于是，大家一起用力推门，终于一点一点地推开了。

“可以了。”

片山侧着身，挤进屋里。石津也想如法炮制，但是他的身体比片山壮实，被夹得两眼翻白，好不容易才挤进去。

片山站在浴室门口，脸色惨白。

“没事吧？”石津问——其他人也陆续进来了。

“都别过来！”片山急忙大声警告，但为时已晚。

“丸山先生！——怎么会这样！”玛莉凄厉地哭喊。

丸山手拿刀片倒在地上。和大久保不同，他是割喉自杀的，显然已经气绝。

5

“原来音乐是可以让人豁出性命的东西啊！”石津说。

这话听起来并不怎么发人深省，但是对石津而言，能说出这么一句有内涵的话已经很难得了。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再过十二个小时，斯塔维茨音乐比赛的决赛就要正式开始——迄今为止发生的种种事件实在令人唏嘘。

“真让人难过。”晴美说。

晴美和石津难得单独待在一起，片山和福尔摩斯依然留在那栋房子里工作。

“真想喝一杯。”晴美的提议立刻得到石津的赞同，于是在回程路上，两人来到一家小餐厅。

“幸好在决赛之前把事情都解决了。”石津说。

“嗯……可是，那个看起来忠厚老实的丸山居然是凶手。”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啊！”

“没错。再来一杯！”

“你还能喝？”

“当然能，没问题的。喂，要是我喝醉了，你会送我回去吧？”

“那当然！”石津干脆地回答。

“我知道石津先生是不会乘机把我带到酒店去的。”

“请相信我！”

“我知道和你在一起绝对安全。”

其实，“绝对安全”并不一定是夸奖……

晴美又喝了一杯兑水的威士忌。

“石津先生……”

“怎么了？”

“我还是有一点想不通。”

“什么想不通？”

“我不相信那个丸山真的会企图伤害玛莉小姐，并谋划杀掉不相关的人。”

“人不可貌相……啊，刚才已经说过了。”

“如果他是那样的人，会主动坦白吗？会写下退赛申请吗？会割喉自杀吗？”

“也是。”

“其实我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指证他就是凶手，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交代的——好奇怪！”晴美摇摇头。

这是一家很小的餐厅。电话铃响了，有个女孩儿被叫去接电话。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刚到！哦——原来是小健告诉你的……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是千里眼呢，嘿嘿嘿……”

晴美放下酒杯：“对了。”

“嗯？”

“我忘记那个电话了。”

“你要打电话吗？”

“不是，是打来的电话。”

通知玛莉和真知子进入决赛的电话之后，紧接着的那个威胁玛莉的恐吓电话。其实，晴美和整个事件的“缘分”就是从那个电话开始的，但她却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打电话的人为什么会知道玛莉晋级决赛？为什么会知道玛莉就在那家餐厅？

谁会知道这些？晴美始终没有怀疑这件事，因为她在潜意识中认为打电话的就是当时在大厅里的那个女人。

但是，玛莉在比赛中取胜对小畑妙子根本没有影响，这件事对小畑妙子而言完全不重要，她甚至可能不知道有音乐比赛这回事。

她只是深信玛莉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罢了。

“晴美小姐，”石津担心地问，“你没事吧？”

“别说话！只差一步我就明白了！”

还有，杀害浜尾恭子的谁？是丸山？还是市村智子？

不管是谁，他们是怎么知道浜尾恭子已经被录用的？浜尾恭子去过事务所之后，当天就被人杀害，从那时开始，她再没有出现过。

如果是这样，一定有人埋伏在某处伺机攻击浜尾恭子，或者通知丸山或市村智子下手。

是须田吗？但正如片山所说，须田无须杀死她，只要不录用她就行了。

这么说来……

知道这些事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事务所的办事员——道原和代。

福尔摩斯睁开眼睛。

有人从走廊走来。

门外响起敲门声。片山还没有从案件的冲击中完全恢复平静，一听到敲门声，立刻坐起来。

“是谁？”

门外无人回答，敲门声却没有停止。

片山只好下床，打着哈欠，披上睡袍。

“等一下！”

他打开房门。

玛莉穿着睡衣站在门外。

“有……有事吗？”

“让我进去……好不好？”

“哦——请进。”

片山关上门，但没有上锁，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

“我睡不着……”玛莉坐在床边。

“已经很晚了，而且明天就是决赛日。”

“是，我知道。片山先生……”

“什么事？”

“明天就要跟你说再见了。”

“是啊……”

“我……喜欢你。”

“我是个无趣的男人。”这是片山的由衷之言。

“不，你不是，虽然你分不清拉贝尔和德彪西，但那完全不重要，我不在乎。”

分不清谁和谁？我没听说过这两个名字呀！片山心中迷惑。

玛莉慢慢站起来，一步步靠近片山。和以往一样，片山向后躲避，但玛莉靠近的速度更快。

玛莉突然伸出双臂搂住片山的脖子，吻上他的嘴唇。和以往碰到这种情况时一样，片山整个人僵硬了。

“喂.....你.....该回去睡了.....”

“我不回去！”

“为.....为什么？”

“我要成为你的人之后再回去。”

“我已经是大叔了.....”

“这种时候不要讲这些没用的。”玛莉拉着片山的手走向床铺。

“别.....别这样！松手！会把睡衣拉破的。”

“没关系，反正要脱掉。”

“我不脱！”

“那我脱！”

玛莉突然松手，片山因为惯性摔倒在地上——福尔摩斯不忍直视地闭上眼睛。

玛莉脱掉睡衣，在朦胧的灯光中，年轻的身体赤裸着，莹白剔透。片山猛地咽了一口口水。

“你.....你会感冒的！”

“那你来温暖我吧！”玛莉走近呆坐在地上的片山，坐在他对面，凝视着他的双眼。她的眼神专注而认真。

“求求你，不要赶我走。”

片山想，如果接受她，也许会伤害到她。但是如果此刻推开她，会伤她更深。

箭在弦上，片山仍然瞻前顾后，迟疑不决。

“你……真的愿意吗？”

“嗯，我已经准备好了。求求你，接受我吧！”

片山再也无法拒绝。他伸手轻抚着玛莉的脸颊，玛莉投入片山的怀抱之中。

两个人拥抱着倒在厚厚的地毯上。

就算有女性恐惧症，片山也豁出去了——这种说法好像不太对，却是片山此刻真实的心情。片山抱紧玛莉，玛莉轻声呻吟。

房门被悄悄地推开一条缝。

一只持刀的手继续推门，地毯上的两个人却浑然不觉。

那人走进房间，向前一个箭步，举起刀子。

福尔摩斯嗷地大叫一声。

拿刀的手停在半空，福尔摩斯那灵巧的身体像子弹一样飞出去，尖锐的爪子抓上刺客的脸，那是一个女人。

“哇——”

女人尖叫一声丢下刀子，甩开福尔摩斯，冲向走廊。

片山跳起来对玛莉说：“你留在这里！”

片山跑到走廊上，看到那个女人正捂着脸痛苦地扭动。

片山抓住她的手，她试图反抗，但是，也许是因为血流入眼里，她挣扎了几下，认命地趴在地上。

片山喘着粗气站起来。

玛莉一面穿睡衣一面走出来。

“她是谁？”

“好像是叫道原.....是事务局的办事员。”

电话铃响了。

“你去接一下好吗？”

“好。”

玛莉走回片山的房间接电话。

“喂？啊，是晴美小姐，我是玛莉。”

“你好好听我说，凶手是那个叫道原和代的女人。”

“啊，哦，那个人现在倒在走廊上。”

“倒在走廊上？已经捉到她了吗？”

“好像是的。”

“太好了.....”晴美松了口气，“不过，玛莉小姐，你在我哥哥房里做什么？”

“道原和代原来是丸山才二的姐姐。”片山义太郎说。

“这样啊，”栗原点点头，“这么说来，一切都是道原和代设计的
啰？”

“是的。她结婚后改姓道原，不久又离婚，但是并没有恢复旧姓。”

凌晨四点，警方相关人员都集中在大厅里，晴美和石津也回来了。

参加决赛的选手都睡了——即使无法入睡，但至少都上床休息了。

“这么说来，丸山是为了替姐姐顶罪，所以才痛快自首的。”

“对，然后再自杀。姐姐知道弟弟自杀后，就带着刀来了——你是怎么发现凶手是她的？”

晴美把恐吓电话和浜尾恭子的事分析了一遍。

“原来如此，”栗原点头道，“很精彩的推理，你要是能代替片山在警视厅工作就好了。”

片山干咳一声。

“她好像一心希望弟弟在比赛中获胜。她到新东京爱乐乐团事务局工作，也是为了帮弟弟拉关系。”

“甚至不惜杀人？”

“这次比赛对于丸山至关重要。道原和代从朝仓先生那里偷听到樱井玛莉是夺冠的最大热门，所以她抱有一种执念，认为只要把玛莉除掉，弟弟就再无竞争对手。”

“企图划伤玛莉手臂的人就是她？”

“是，她已经承认了，把玛莉的母亲推到水池里的也是她。”

“果然是她。小畑妙子太瘦弱了，没力气干这种事。”

“她可能以前就认识小畑妙子，后来想到可以利用小畑妙子的神经质来达到扰乱玛莉情绪的目的。但是，效果不如她的预期，情急之下她就开车埋伏在玛莉慢跑的路上，想用刀划伤她的手臂，没想到却弄错了对象。”

“后来，警方派人保护玛莉，她失去了下手的机会。”

“对。所以，她又想方设法把市村智子送到这里来当厨师——市村智子是她的朋友。”

“可是为什么要杀掉浜尾恭子呢？”

“道原和代原以为市村智子会是第一个来应聘的，结果却被浜尾恭子捷足先登。道原和代急忙和市村智子联络，叫她想办法。于是，市村

智子杀了浜尾恭子，得到厨师的工作。”

“真是个疯子！”

“总之，市村智子进入了这里，在每个房间里装上窃听器，可是由于地震，窃听器被发现了。另外，道原也没能成功杀掉玛莉的母亲——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

“她为什么不直接对玛莉小姐下手？”

“那怎么行？在集训地之外的地方还好说，但如果玛莉在这里被杀或受到伤害，其他六个参加比赛的选手自然会有重大嫌疑，比赛也就办不成了。”

“对，那样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她要费尽心机让我们误以为小畑妙子是在外面被杀的。”

“她为什么要杀小畑妙子？难道只是为了干扰玛莉小姐？”

“也有这个目的，但最主要还是为了灭口。道原和代说玛莉是小畑妙子的女儿，她信以为真，急着要和玛莉见面，道原和代怕小畑妙子见到玛莉后泄露真相。而且，对道原和代来说，小畑妙子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与其留下后患，不如趁早把她解决掉。另外，她选择离玛莉最近的地方把小畑妙子杀掉，也是希望多少能影响到玛莉的情绪。”

“丸山任由姐姐摆布吗？”

“姐姐是为了他才犯下种种罪行，而且他可能也无从劝阻。他试图从市村智子身上寻求慰藉，我想他一定非常痛苦。”

“那么，丸山说他早就认识市村智子，是在说谎？”

“大概都是从姐姐那里听来的吧。他杀死市村智子，也许是因为市村说了他姐姐的坏话。”

“小畑妙子是怎么被带到这里来的？”

“是道原和代带她来的，只要说去见玛莉，小畑妙子就会乖乖地跟

来。如果在屋子外面下手，恐怕有人透过窗户看到，所以把她带到书房里才动手。事后她又割破大厅的玻璃窗，让人以为小畑妙子是在外面被杀。”

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不语。

“好，现在一切真相大白，”栗原说着站起来，“总之，全都结束了，真是累人啊！”

“累死了。”石津说。

“你也回去睡觉，知道吗。”片山说。

“知道了，”晴美也站起来，“对了，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和玛莉小姐进行到最后环节了吗？”

“喂！”片山大惊，“你不要胡说！”

晴美大笑起来。

6

“今天的早餐太棒了！”古田说，“是谁做的？”

“我，”辻纪子说，“还有樱井玛莉小姐、植田真知子小姐，以及长谷和美小姐。”

“哦，原来是女生齐上阵呀，”古田苦笑，“只剩下了我一个男的……”

“加油！”片山为他打气。

“今天天气晴朗，是个好日子。”真知子说。

“比赛和天气有关系吗？”片山问。

“没有湿气的话，小提琴的声音会更动听。”古田说。

“哦，原来如此！”

“……好像有点儿冷清。”长谷和美说。

没错，少了大久保靖人和丸山才二，市村智子也走了。

“这一周的经历我永生难忘。”长谷和美说出这样伤感的话，让人感到很意外。

“大家都是一样的。”辻纪子说。

玛莉一句话也没说。由于昨晚睡眠不足，她双眼通红，但神情却出奇沉稳。

“刑警先生，谢谢你。”古田说。

“什么？哪里哪里，这是我份内的工作。”片山有些难为情。

“比赛结束之后我可以和你约会吗？”长谷和美说，“我不能再勒你的脖子了。”

“但愿如此。”片山苦笑。他的目光不经意间和玛莉相遇，玛莉红着脸低下头。

“一切都结束了？”辻纪子问。

“结束了，凶手已经落网，不会再发生意外了。”

“那么，我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去战斗了！”辻纪子明朗的声音让这个早晨显得格外美好。

“九点半有车来接你们。”片山看看表。

“刑警先生也一起坐车去吗？”

“不，我要先回警视厅，但是我一定会去观赛的，”片山看着旁边说，“和这家伙一起去。”

福尔摩斯抬起头叫了一声，引起一阵开怀大笑。

“大家都出来了？”片山环顾四周，“好，要锁门了。”

他锁好大门，漫长波折的一周终于结束了。

片山向自己的汽车走去，福尔摩斯跟在后面。

大家也陆续走向面包车。片山坐进车里，让福尔摩斯坐在副驾驶席上，发动引擎。

车子慢慢加速，片山从后视镜看着那栋房子。

“真是难熬的一周啊，”车子开上大路，片山对福尔摩斯说，“不过，也不算太糟，事情都解决了，而且还跟女孩儿接吻了……我那样做是对的，是不是？”

福尔摩斯打了个哈欠。

“那个女孩儿又可爱又温柔，太完美了。”

“是吗？”

“是啊！”片山肯定地说。蓦然，他惊恐地回过头，看到玛莉的笑脸。片山急忙把车停在路旁。

“你……在做什么？”

“我在这里坐着呀。”

“这我知道……我现在要去警视厅，而你应该坐那辆面包车去赛场……”

“我不参加决赛了。”

片山大感意外：“你怎么……”

玛莉立刻打断片山。

“不，你听我说。昨晚我越想越厌恶，人居然为了音乐而互相残杀……这是不对的！就是因为有比赛这种东西，才会发生如此惨剧。”

“可是……”

“我知道对不起妈妈，可是我决定放弃小提琴了。”

片山无言以对。

站在玛莉的立场上，片山无法责备她。因为她，已经有几个人丢掉了性命，片山很理解这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片山先生。”

“什么事？”

“我们现在去一个地方吧。”

“去哪里？”

“酒店，或汽车旅馆……”

“你……是认真的吗？”

“昨晚如果没人打扰，你不是也想……”

“这……也对。”片山感到难过，因为他不能否认。

“求求你……我不想就那样和你告别。”

片山沉思片刻，点点头：“好吧，那么就去找一家酒店吧。”

“谢谢，我好高兴！”玛莉兴奋得手舞足蹈。

“喂，这可是公家的车子，别弄坏了！你坐到前面来吧。”

“好！”

“福尔摩斯，你到后面去。”

福尔摩斯懒洋洋地跳到后座，玛莉移到前座。

“到远一点儿的地方吧……你困不困？”

“有点儿困。”

“你先睡一下，到了我会叫醒你。”

“我可以靠在你身上吗？”

“可以。”

玛莉把头靠在片山肩上。

汽车慢慢起步。

“真幸福……”

“是吗？”

“真的，我第一次感觉这么幸福……过去总是被迫着往前走。”

“好好休息吧。”

“嗯……你的肩膀好舒服，我睡了。”玛莉闭上眼睛，轻轻叹息。

片山开了一段路又再度停下车。玛莉睡得很熟。

片山手握着方向盘发了好一会儿呆，然后一声长叹，发动了汽车。

片山停下车，轻摇玛莉的肩膀。

“到了，起来吧。”

玛莉呻吟一声，睁开眼睛，又眨眨眼，对着片山微笑着说：“早安。”

片山心里一阵刺痛。多好的姑娘啊！我真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

玛莉深吸一口气，转头向外看。

“这里是……”

是文化会馆。

玛莉转过头盯着片山，吐出一个词：“骗子！”

片山心痛极了。

“将来你一定会后悔今天没有来这里。”

玛莉扭过脸不理他。

“你知道吗？”片山继续说，“你的心情我很了解。我也觉得比赛不能代表音乐的真正面貌，但犯错的是人，而不是比赛本身。”

玛莉没有说话。

“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你对莫扎特、贝多芬……”片山实在想不出第三个音乐家的名字，“总之，你很喜欢这些人的音乐，对吧？那就去把它们演奏出来呀！用你的才华让这些音乐流传后世。”

片山停顿片刻，又说：“搞音乐的人做坏事、犯错误，但是你能说那是贝多芬或莫扎特的错吗？”

玛莉转头看着片山，泪盈于睫。然后，她又回头看向文化会馆。

“现在去还来得及。”

“可是……我没有小提琴。”

“不要紧，小提琴在面包车上，我刚才已经打电话问过了。”

玛莉眼泪汪汪地看着片山。

“快去吧！”

玛莉搂住片山，她的眼泪流进两人嘴里，味道是那样苦涩。

玛莉松开片山，打开车门下了车，头也不回地向文化会馆跑去。

片山长叹。

“喂，福尔摩斯，你说我是不是傻瓜？”

“喵——”福尔摩斯表示肯定。

“可恶！”片山笑了。

掌声响起。

比赛盛况空前，观众热情高涨。

片山和晴美居然被安排在朝仓旁边的位置上。

福尔摩斯也卧在晴美腿上“欣赏”表演。

魁梧的斯塔维茨先生坐在朝仓的另一边，大手、大眼、庞大的身体，一切都很大，但却让人觉得他是个温和的好人。

“到目前为止——”朝仓说，“无伴奏的指定曲目大家都完成得差不多，难分高下。对新曲的诠释方面，樱井玛莉表现得最深入。如果下一个指定的协奏曲把握得好，樱井玛莉就胜券在握了。”

“这样啊，”晴美点点头，“协奏曲是哪一首？”

“不知道，这要靠运气。如果抽到西贝柳斯就好了，那是玛莉最拿手的。”

这时，主持人宣布：“下面上场的是樱井玛莉，指定曲是柴可夫斯基，协奏曲F大调，第二、第三乐章。”

“这不是她最擅长的曲子。”朝仓自言自语。

“为什么不是第一乐章呢？”晴美问。

“曲子太长了，如果演奏全曲会很累，那就不公平了。”

随着樱井玛莉的出场，场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一袭水蓝色长裙将玛莉高挑的身材勾勒得曲线玲珑，配上出神入化的小提琴演奏，真是美得令人心醉。

玛莉对指挥点头示意。

指挥棒慢慢举起，木管与圆号展开前奏，玛莉架好小提琴。

充满哀怨的旋律如精致的丝线一般绵绵不绝，全场听众都听得入神了。

斯塔维茨低语了一句。

朝仓悄声告诉片山：“他说玛莉正在恋爱中。”

玛莉的琴声如泣如诉，她的心意，片山接收到了。

加演

“大家多吃点儿！”朝仓说。

朝仓家的庭院里，桌上的烤肉冒着热气，令人垂涎。

“我已经吃饱了。”片山说。

“我也饱了，感谢您的招待。”晴美满足地叹息。

“不要客气，真的够了吗？再喝点儿饮料吧……”朝仓为晴美倒上了啤酒。

这是个晴朗的下午。

“你们这次真是帮了大忙，托你们的福，比赛才能顺利进行。”

“哪里，这是我份内的工作。”片山说。

“玛莉小姐今后……”

“嗯，她获得优胜，因此得到去维也纳旅行演出的机会。”

“太好了！哥哥，对吧？”

“对……”片山含糊地说。

“有两件事一直想请教朝仓先生。”晴美说。

“什么事？”

“这两件事我一直放在心上——第一件是关于多余的那份乐谱，第二件是关于须田先生的死。我想，朝仓先生一定知道内情吧？”

“原来是这个，”朝仓先生笑着说，“我就知道不招不行。”

“能告诉我吗？”

“当然可以。这两件事实际上是一件事——我和辻纪子的母亲有来往，她跟我发生关系，并提出想要一份新曲乐谱作为交换条件。我嘴上虽然拒绝，但私下还是多印了一份，所以，打电话吩咐厂家印八份的人其实就是我。当然，表面上我要佯装不知。”

“原来如此。”

“后来须田发现了这件事——我虽然没有证据，但我想他是想偷出那份乐谱，转卖给辻纪子的母亲。”

“所以那天晚上……”

“对，他收买了我的女佣。当他来四处寻找乐谱时，我和辻纪子的母亲回来了。他虽然很惊慌，但一心只想把乐谱弄到手，所以就躲在楼上那间屋子里……”朝仓指着还在装修中的音乐室，“他藏在那里，也顺便搜找了一圈，结果发生了地震……”

“他受到了惊吓，对吧？”

“他本来就担惊受怕，突如其来的地震更是把他吓坏了——他的心脏不胜重负，倒在脚手架上死了。”

“脚手架？”

“是的，地震过后我并没有去查看那里，所以并不知情。第一次看到须田的尸体，是我带你上楼参观的时候。”

“就是那一次吗？”

“对，我不是自己先进音乐室了吗，那时看到尸体真是吓了一跳。当然，我也感到十分困扰，要解释须田为何会死在我家很麻烦，而且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死于心脏麻痹。”

“后来呢？”

“我犹豫不决，可是又不能让你在外面等太久，因此我想先把尸体藏起来再说。因为比赛临近，我不想引发事端。我想搬动尸体，但是，可能是他倒下时踢翻了黏合剂的罐子，里面的东西流出来，结果他就仰面被粘在脚手架的木板上，我怎么拉都拉不动，于是我就……”

“我知道了，”晴美说，“您就把木板翻过去了。”

“翻过去？”片山一惊。

“对，那块木板只是放在铁管上的，没有固定。”

“你说得没错，”朝仓点点头，“须田是面朝上贴在木板上的，翻过木板，就变成面朝下了。”

“可是翻过去的瞬间，西装的后背部分绷紧，纽扣绷掉了……这就是院子里有一颗完整纽扣的原因。”

“对，纽扣是从西装外套的前襟脱落的。”

“这样我就明白了，”晴美点点头，又说，“那么起火的原因是……”

“那是我放的火。因为我想那件粘在木板上的衣服很快会被发现，所以想烧掉它……总之，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十分抱歉。”

“哪里，弄清真相就好。哥哥，你说对不对？”

“嗯，嗯……”片山勉强点点头。事到如今，也不能再追究。

“不过，你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好姑娘啊。”朝仓说。

“谢谢。”

“须田死了，道原和代被捕，我的新东京爱乐乐团很希望有你这样的人才加盟，如果你愿意……”

“真的吗？”

“是啊！不过……”朝仓瞟了片山一眼，“我看还是算了，令兄正瞪着我呢，他在警告我不要打你的主意……”

“不，我没有……”片山急忙否认。

“好吧，我再去找别人好了，”朝仓愉快地微笑，“虽然我已经老了，但也不希望因为女人而被警察逮捕啊。”

[1]GUCCI和MORABITO分别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奢侈品牌。

[2]马克西姆：法国百年经典品牌，最初由马克西姆·加雅尔开设，早年为贵族年轻人聚会之所，有贵族餐厅之称。

[3]叠：指一张榻榻米的大小。以东京的榻榻米计算，为85厘米乘180厘米，约1.53平方米。

[4]武藏野位于东京都中部，开发较早，有史前遗迹。

[5]指歌舞伎中男性舞者模仿女性的角色。

[6]浪花调是日本民间说唱故事的一种形式。

[7]三味线是日本的拨弦乐器，过去制造三味线时要在琴筒上贴猫皮或狗皮。

[8] Music Minus One的缩写，指缺少主音部分的音乐，是乐器演奏者在一个人的时候，进行练习或者演奏时所使用的伴奏音乐。

[9]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是由意大利著名制琴师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1644-1737）制造的。他在1700年到1725年间制造了多把传世名琴，每一把都价值连城。

[10]《威廉·退尔》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创作的著名歌剧，根据席勒的同名剧作改编，讲述了13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故事。

[11]二分音符和下文提及的四分音符及八分音符均为五线谱记法中的音符值。

[12]儿歌曲目。



[日]

赤川次郎

潘璐
——
译

独一无二的猫侦探
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

现代罗密欧与朱丽叶
关键人物锁定：医生

猫，真的能看穿一切！

“暂时忘却现实，在这个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中得到治愈和救赎。”

—— 赤川次郎

版权信息

继承人

作者：（日）赤川次郎

译者：潘璐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总序](#)

[序曲](#)

[第一幕 错误百出](#)

[第二幕 以牙还牙](#)

[第三幕 风暴](#)

[第四幕 结果好就是一切](#)

[谢幕](#)

总序

三色猫福尔摩斯系列：一个温情的故事世界

赤川次郎

从“三色猫探案”首次与读者见面，到今天已经有三十六个年头了。三十六年，差不多是普通猫咪寿命的两倍。

“把小猫设定为侦探”这一想法的诞生纯属偶然。拿到“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的第二年，出版社向我约稿写一部长篇推理小说。我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如何塑造新奇有趣的主人公，因为在“搞笑风推理”的大框架中，侦探的形象写来写去好像只有那么几种。

而就在这时，家里养了十五年的三色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只小猫早已成为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而且，这十几年是我家生活最为艰辛的一段时期，正是这只三色猫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当我正式出道，家里生活终于有所改善之时，三色猫就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了报答小猫多年以来的陪伴，我决定让它在我的作品中复活。于是，在《推理》中，与我家小猫形态、毛色如出一辙的“猫侦探”从此登场。

不过，那时我并未打算写成系列。没想到此书一经出版好评如潮，结果我又写出了第二部、第三部……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间这个系列已迎来了第五十部作品。原本我希望通过创作小说向我家三色猫报恩，结果它又以几十倍的恩情回馈了我。

三色猫福尔摩斯、片山兄妹、石津刑警，这些角色不仅仅是我的造物，多年来，广大读者已把他们当作家人一般亲近与喜爱。因此，我会一直把这个系列写下去。

中国出版界很早之前就引进了这套作品的若干部，不知道猫这种生物在日本人和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不是有很多共通之处呢？

无论如何，这个系列被翻译成中文，并被广泛阅读，这对于作者来

说，实在是无上的荣幸。

曾经有一名小学生读者看了“三色猫探案”系列后对我说：“原来坏人也是有故事的啊。”在我的书里，猫侦探也好，片山刑警也好，他们都不是对罪犯一味穷追猛打的那种主人公。有些人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犯下罪行，对于他们，我书中的侦探们在彻查真相的同时，也总是怀有同情之心。

也许现实世界比小说残酷许多，但我衷心期待大家在阅读“三色猫探案”系列时能够暂时忘却现实，在这个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中得到治愈和救赎。

猫侦探也是这样希望.....的吧。

序曲

1

“等一等……义太郎先生。”

“坚强点儿！”

“我已经……走不动了。”

“晴美，加油！被他们抓住我们就完了！”

大雨瓢泼而下，仿佛要将在黑夜中奔逃的两人彻底打倒似的。

他们的脚步声和喘息声几乎被激烈的雨声淹没。然而，他们的双手始终紧紧相握。

“晴美，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少年忽觉手中一松，不由得惊慌大喊。

“我……我在这里。”断断续续的呢喃勉强透过雨幕从脚下传来。

“晴美，你没事吧？”少年蹲下，抱起那个冰冷湿透的身体。

“我不行了……义太郎先生，听我说，你一个人走吧！”少女喘息着哀求。

“这是什么话！我怎能抛下你一个人走？我们就是为了一起远走高飞才这样做的……”

“可是……我们永远……无法获得谅解和祝福啊！一辈子都要东躲西藏……”

“不要说这种泄气话！我们不是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才逃出来的吗？就快到了。到了渡口就有船。再不快走的话，他们就追上来了！”

“……好。对不起，”少女的声音振作多了，“我不再说这种话了！”

“这才对。来，站起来。扶住我的肩膀。”

“嗯，”少女蹒跚着站起来，不经意间回头一瞥，顿时发出一声惊叫，“你看！”

透过雨幕，一排昏黄的灯火正摇曳着向两人逼近。

“他们追来了！快走！”

就像参加两人三脚比赛似的，他们跌跌撞撞地拼命往前跑。

雷声大作，银色闪电划破天际。他们终于抵达河堤之上。

“到了！”

两人不禁欢呼。然而，刚才的闪电，也使他们的身影暴露在追踪者眼中。

“快点儿！”他们沿着被大雨冲得湿滑的河堤斜坡连滚带爬地下到河岸。

“就是这里！”

“是啊！”

两人欢欣鼓舞。就在此时，一道闪电再度划过，停泊船只的渡口清晰地浮现在他们的眼前。

“船没有了！”

“混蛋！”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雨大，水流湍急。船一定是被冲走了！”

“我们怎么办？”

他们紧紧依偎，站在渡口的木板上。无可奈何的事实犹如黑色漩涡几乎将两人吞没。

“我要跳下去！”

“义太郎先生！”

“跳下去不知能不能活命……但是，如果被他们捉回去，我们就永生不能相见了！与其那样，我宁可一死！”

“我也是。”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跳？”

“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你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好！”

他们紧紧相拥。刺骨的寒冷不可思议地消失了，此时能感觉到的只有彼此身上传来的体温。

“在那边！”

上方传来嘈杂的人声，河堤上陆续出现黄色的灯光。

“走吧！”

他们手挽手，奔向渡口前端，纵身跃入黑暗的急流中。河水瞬间吞没了两人，没发出任何声响。雨滴打在水面上溅起层层泡沫，滔滔河水永无止境地向前奔流。

2

“真伤脑筋。”

“真是的……”

目黑警署的石津刑警坐在咖啡厅里，听着邻席传来的对话，忍俊不禁。

当然，这两句话本身并没什么好笑的，而且，石津虽说年轻，但也是个二十五岁的大男人，绝不会像连掉根筷子都笑个没完的小女生一样。不过，让他发笑的原因还真是有些奇怪呢。

“真伤脑筋。”

“真是的……”

又来了。石津拼命忍住笑声。这两个人坐了十分钟，说来说去就是这两句话。石津为了打发时间随便计算了一下，居然重复了十二次之多，实在让人想不笑都不行。

拜托你们别再说了！也许是石津的祈祷实现了，那两个人终于开始了新的对话。

“再怎么，都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十二年呀！”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相貌大概完全不同了吧。”

“完全不同了吧。”

“而且东京很大……”

“很大啊！”

“连相貌都不知道，怎么找人啊？”

“怎么找呢？”

“不过，如果空手回去肯定会挨骂，甚至可能会被赶出小镇！”

“会被赶出去吧。”

“有没有好办法呢？”

“有没有呢？”

“真伤脑筋。”

“真是的……”

结果，对话又绕回原点。石津觉得自己好像在听相声似的，可是他们谈话的语气似乎十分认真，还带了些地方口音。从“空手回去”这句话推测，他们应该是从其他城市来东京的外地人。

听他们的谈话，好像是来找人的。可这里是东京，即使知道地址和名字都不一定找得着，更何况他们两手空空，怎么可能找到呢？

“而且——”

邻座的对话似乎又进一步展开。

“也不知道他们两个现在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啊。”

“在此之前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他们是否确实到东京来了？”

“就是嘛。”

“即使来了，也不一定还在这里。”

“不一定在。”

“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问题……”

石津心想，这个男人大概是鲤鱼的亲戚吧，鲤鱼喜欢逆流而上，而他喜欢逆序说明。

“……现在根本不清楚他们是死是活。”

“完全不清楚。”

“真是……伤脑筋！”

“真是的。”

世上还有这样乱来的人！连人家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还要找！能找到才是奇迹呢。如果真找到了，干脆请他们当目黑警署的顾问好了，一定可以轻易找到通缉犯。

“石津先生！你一个人笑什么呢？”

不知何时，晴美来到他面前。

“晴美小姐，你来了！”

石津立刻放松表情，迅速切换成“恋爱”模式。

“等了很久吗？对不起哦。”

“没有。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烦。”石津说的是真心话。

“你在想什么？”

“啊？”

“肯定是在想些乱七八糟的事吧？”

“怎……怎么会！没有没有！我绝对不敢……”

晴美快活地笑起来：“我开玩笑的。你工作不要紧吧？”

“我今天休假。”

“你每次都赶在我哥出差的时候休假。”

“哦，片山先生出差去了？”

石津佯装不知，其实他事先早就调查清楚了。

片山晴美，二十二岁，娇小丰满，在石津眼里，她可爱得如同一块让人垂涎欲滴的蛋糕。晴美如今在“新城市文教中心”负责事务性工作。兄长片山义太郎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刑警。晴美任职的文教中心曾发生过一起命案，奉命前来调查的石津对她一见钟情。后来，由于晴美喜欢参与破案，石津总是借机黏在她身边。

“咱们一起吃晚饭吧！”

“好啊。不过，我想先喝杯咖啡。”

“好呀好呀。喝十杯都可以。”

石津就像陷入热恋的十几岁少年一样魂不守舍，根本没注意邻座那两个说相声的不知何时安静了下来。

“福.....福尔摩斯还好吗？”石津问。

“很好。它说很久没见你，十分想念。”

“我.....我太荣幸了。”

石津挤出僵硬的笑容。福尔摩斯是片山家养的三色母猫。不过，它与普通的猫有所不同——不同之处我们稍后分解。

“石津先生也很惦记我家福尔摩斯啊。”晴美语气略带嘲弄。因为高大威猛的石津其实有重度恐猫症。

“呃，是啊.....要是它不挠人的话.....”

“福尔摩斯才不会那么野蛮呢！”

“不过，给猫起名叫福尔摩斯，还真够特别的。”

“因为这只猫本身就很特别，所以这个名字正合适。”

“原来如此。不过，片山先生的名字也比较少见.....”

“是呀。义太郎这个名字太严肃了，其实更适合石津先生。”

“石津义太郎吗？不错嘛，”石津点点头，“你叫石津晴美的话也不错。”

这是石津式迂回求婚术。而晴美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转移话题：“好了，喝完咖啡就走吧。你要请我上哪儿吃饭呀？”

“嗯……晴美小姐想去哪儿都行……”

“好开心啊！我知道有一家很好吃的御好烧^[1]店。”

晴美和哥哥相依为命，很清楚刑警的月薪有多少，所以她不会要求石津带她上“马克西姆”之类的高级餐厅。

“是吗？不过……去吃法国家料理也行啊。”石津打肿脸充胖子。

“不用。我今天早晨刚吃过法国料理。”晴美装模作样地说。

“今天早晨？”

“是的。我吃了法式吐司。”

邻座的两个人伸长脖子，目送石津和晴美走出咖啡厅以后，其中那个秃头微胖的男人说：“你……你有什么看法？”

另一个瘦高的男人反问：“你认为呢？”

这两个人都是四十多岁，穿着不太合身的西装，系着松松垮垮的领带。

“我觉得不是巧合……”

“我也觉得不是。”

“义太郎、晴美……”

“但他们是兄妹呀……”

“也许是伪装的。”

“原来如此。”

他们的对话总算正常了。

“她说她姓片山，就是取自片冈义太郎的‘片’和山波晴美的‘山’吧……”

“片山。原来如此啊。”

他们恍然大悟地对看一眼。

“我们跟踪他们！”

“好的！”

两人匆忙起身准备离开。微胖的男人说：“你来付账。”

“不，你来付。”

结果，两人的交流模式又回到了之前。一番争执之后，终于解决了付账的问题。这对奇妙的搭档冲出咖啡厅，悄悄跟在悠闲漫步的石津和晴美身后。

3

“怎么能找得到呢！”

片冈秀二郎大口猛灌威士忌。

“是吗？”

“那还用说。现在连他们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听你的口气，似乎不希望找到他们呢。”

女人赤身裸体地从床上坐起来，带着几分欢爱之后的慵懒。

秀二郎喝光杯中的威士忌后，一下子拉开窗帘。

“不要这样！”女人慌忙拉起一条毛毯遮住身体，“会被人看到的。”

“这里是酒店的三十楼，怎么会有人看到？”秀二郎笑道。

片冈秀二郎今年二十五岁，有钱人家纨绔子弟的典型，整日花天酒地，不务正业。他皮肤晒得黝黑，然而疲惫迷蒙的眼神却透着病态。他是那种自我意识过剩的花花公子，但其实并不像自己吹嘘的那样受女性

欢迎。

“那是你的亲哥哥，你不想见他吗？”女人问。

秀二郎嗤之以鼻：“血浓于水这句话在我身上行不通。我的关注点只有钱。如果我哥还活着，我家老头子的财产就全归他了。”

“你应得的那一份总不会少吧？”

“钱当然是越多越好。对吧？”

“当然。”女人点点头。

她叫田所久子，刚满二十岁，大学生。她上大学主要是为了“钓男人”，这是她的奋斗目标。她父亲是独资公司的社长，她是独生女，在游戏人间这方面，与秀二郎旗鼓相当。

“有人从乡下来找他，对吧？”

“嗯。我家来了一个，山波家来了一个。不过，在东京不可能找得到的。”

“假如当事人自己现身呢？”久子说。

“什么？”

“他们两个离家出走，已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吧？”

“是啊。”

“那他们现在多大了？”

“这个……”秀二郎苦苦思索，他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十二年前，我哥应该是十七岁……”

“那就二十九了。”

“哦，是吗？”

“真笨。我都能算出来。”

“有计算器的话，我也能……”

两位数加法还需要计算器，真是可悲。

“那女的呢？”

“山波晴美？她呀……当时应该是十四岁吧。”

“十四？这么小就敢离家出走。了不起！”

“这有什么好佩服的？”

“有什么不行的？她现在就是二十六岁。”

“年龄有什么关系？”

“一个二十九，一个二十六，也知道金钱的重要性了。你在报上登个寻人启事试试，他们一定会现身的，如果加上‘父亲病危’的字眼，绝对管用。他们一定会出来要求分财产！”

“他们出现就糟了。我为什么要特意找他？”秀二郎兴味索然，埋进沙发里，拿起酒瓶正想倒酒，赤裸的久子从床上扑过来一把抢走酒瓶。

“不要喝了！”久子怒气冲冲地俯视着秀二郎，“你该适可而止了。你想酒精中毒吗？附近的地下道躺了一堆流浪汉，你想成为其中一员吗？”

秀二郎被她的气势压倒，闹别扭似的说：“知道啦……”

“我呀，喜欢的是有钱的你，如果我发现你躺在地下道里，就踢你一脚，然后扬长而去。”

“别说得这么狠……”

“你从来都不自己动手去争取。”

“自己动手争取？”

“对呀。你光会优哉游哉地说一定找不到你哥哥和那个女人，可是万一找到了怎么办？”

“怎么办？……找到也没办法呀。”

“你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财产落入他们之手吗？”

“那是无可奈何的事。要不然你说怎么办？”

久子坐在床边，拉起毯子裹住身体：“你要先把那两个人找到。”

秀二郎以为听错了：“别瞎说！”

“我有办法。刚才我不是说过登个寻人启事吗？值得试一试。”

“可是……”

“你好不容易来到东京，也不能放任不管，任由那两个乡巴佬找到你哥和那个女人吧？”

“他们不一定找得到。”

“也不一定找不到！”久子说着，突然想到了什么，“对了，那两个乡巴佬现在住哪儿，你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他们就住在我的公寓里。”

“什么？”

“不然今天为什么约你来酒店？”

“怎么不早说？”久子厉声说，接着又笑起来，“那也好，假如他们找到了，你马上就会知道。”

“是啊。不过，他们一定会先打电话告诉我爸。”

“所以我们必须要行动起来。他们准备在东京待到什么时候？”

“听说找不到就不准回去。”

“哎呀，好可怜，”久子笑了，“看来真是要帮忙了。”

“在报上登寻人启事？”

“这点儿钱不要吝惜。你出钱登广告，联系地点写我家。”

“你家？”

“是的。那就不必担心被那两个乡巴佬知道了。”

“万一……万一我哥和那个女人真的出现，怎么办？”

“嗯，怎么办呢？”久子站起来，“我去洗个澡，一边洗一边慢慢想。”

说完，她全裸着走进浴室。听到淋浴的声音后，秀二郎迫不及待地在杯中倒满威士忌，一口气喝干，这才松了一口气。

4

“唉，白跑一趟！”

下到东京车站的月台时，根本刑警伸了个大懒腰。

“可是，我们比预定时间提前回来了呀。”片山舒心地说。他是那种一出门很快就会想家的人。

“明天可以休息。真想在家好好睡一觉。”

“根本先生，你之前也这么说过，但是第二天还是一早就来上班了呀。”

“因为在家里也要被老婆呼来喝去地干活，所以还是上班去吧。”

“可是回到家，就可以看到老婆和可爱的孩子……”

“孩子只有在不会说话的阶段才可爱，长大之后就越来越不听话了。”

“是这样呀。”

“你也快点儿娶个老婆吧！”

“啊……”

他们开始下楼梯。

“你是不是跟妹妹一起生活？”

“是的。”

“家务都是你妹妹做吧？”

“是的。”

“那就难了。”

“什么意思？”

“娶老婆就难了。如果一个人住，就会希望有个人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尤其是生病卧床不起，凄凄惨惨、孤零零地躺在冰冷被窝中的时候，更是如此。”

“也是。”

“那时就会希望身边有个人可以温言暖语抚慰自己，然后就会打心底里想要快点结婚了。”

“原来如此。”

“那时，如果有女人前来探病，你就会立刻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了。”

“根本先生，你讲得好有真情实感啊！莫非你就是因此结婚的？”

“啊？算是吧，”根本干脆全招了，“我感冒那天，我老婆正好要与另一个男人相亲。但是，她没有去相亲，而是来见我了。”

“哦，真是可喜可贺啊。”

什么吗？原来是秀恩爱啊。

“可是结婚之后，即使我生病卧床，我老婆也能若无其事地出门逛街。”根本苦着脸说。片山忍不住笑起来。

“可是，你们看起来很幸福啊。”

“是吗？还好吧。某种程度上，我和我老婆算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根本咧嘴一笑，“你赶快把妹妹嫁出去吧。”

“为什么？”

“有你妹妹在，你就不会产生赶快结婚的念头。一旦剩下你一个人，尝到种种不便和寂寞的滋味时，你自然而然就想讨老婆了。”

“可是妹妹说，我不结婚的话，她就不能安心嫁人。”片山苦笑。

他们来到检票口。根本望望片山，奇怪地问：“你干什么？”

“啊？”

“刷卡呀。我们又不是在执行公务。”

“哦，对啊，”片山挠挠头，“我差点儿忘了……”

“还有，你的手提包呢？没拿吗？”

“啊！”片山大叫一声，“糟糕。落在列车上了……因为我总是空着手出门上班的。”

“赶快去拿回来呀！”

目送片山慌张冲上楼梯的背影，根本不住地摇头叹息：“我现在知道他妹妹不放心在他结婚前嫁人的原因了……”

片山义太郎，二十九岁，警视厅搜查一课的神探……之子。他是个奇怪的刑警，总是恨不得离案件越远越好。他生来性情温和，讨厌与人

发生争执，怎么看都不适合吃刑警这碗饭。他身材瘦高，溜肩，还长着一张圆乎乎的娃娃脸。执行任务时，他自称是刑警，对方却总是半信半疑，虽然有时这也成为他的优势，但他本身却因此而丧失了自信。

义太郎遵从殉职的父亲的遗愿成为刑警，他认为做到现在已经尽了义务，于是曾向顶头上司搜查一课课长栗原警视提出辞呈……然而却迟迟未得到回应，无奈之下只得每天继续出勤。

“石津先生，你没事吧？”

走下计程车时，晴美问。

“我不要紧……”石津也下了车，左眼眶有一块醒目的淤伤。

“对不起，要不是我说想喝一杯的话……”

与压根不能喝酒的哥哥不同，晴美酒量很好。她和石津吃过御好烧之后，不想马上回家，正好眼前有一家小酒馆，于是晴美提议喝一杯再走。他们进门时，刚好与一个从里边出来的醉汉撞个正着。醉汉不依不饶，石津理所当然地挺身而出保护晴美。醉汉骂骂咧咧地扑过来，石津不费吹灰之力就拧住对方手臂，把他摔出三四米开外。石津这一招尽显英雄本色，然而，他没有留意到对方的同伴悄悄从后面包抄过来。

“危险！”晴美大喊。石津一回头，脸上就结结实实挨了一记老拳。当然两秒钟后，对方也“安眠”在马路上……

“唉，真丢脸。身为刑警，竟然跟醉鬼打架？被上司知道了准会被骂死。”

“不过，幸好那个流氓没带刀，要不然现在你可能已经躺在救护车里了。”

“说不定已经躺在灵车里了。”

“别胡说！啊，到公寓了。我帮你处理一下那个‘黑眼圈’吧。”

“麻烦你了。”

片山兄妹的公寓位于距离东中野站几分钟路程的一栋普通二层建筑中。

“进来吧。”晴美打开玄关门，催促石津。打开客厅的灯后，一只狮子——不，一只三色猫从里屋慢腾腾地溜达出来。

“福尔摩斯，对不起啊。肚子饿了吧？稍等一下，待会儿就烤鱼给你吃。我要先给这个人治疗一下。”

“晚……晚上好。”石津挤出亲切的笑容，向福尔摩斯挥挥手打招呼。对于有恐猫症的石津而言，他的这份努力足以令人动容。然而，也许是高高在上惯了，这只三色猫对石津的友好态度故意视而不见，反而一个劲儿地在晴美脚边磨蹭撒娇，喵喵叫着讨好主人。

“好啦好啦，知道了。不过，这个人是为了保护我而受伤的，让我先替他治疗，好不好？”

“晴美小姐，我没关系的。你先照顾福尔摩斯吧。”

石津把高大的身体尽量缩小，躲在客厅角落。他不是客气，而是担心要是引起福尔摩斯不快的话，会妨碍他追求晴美。

“好吧……那等我一下，我很快就做好。”

“慢慢来，不用急。”

福尔摩斯虽然没说“这才像话”，不过已经露出理所当然的表情，端坐在自己的餐盘前，等候美味的烤鱼大餐送到跟前。

这只三色猫的年龄不详，然而从它笔挺的胡须，矫健的身形，富有柔和光泽的皮毛，一眼就可看出它正值青春年少。它五官深邃（猫也可以这样形容），是个略带泼辣的美女，体毛由黑、白、茶三色组成，配色也十分独特。背部是茶色与黑色相间，腹部全白，前肢右黑左白，就像围棋棋子那样犀利分明。而且，它的面部三种颜色分布极为优美均匀，看起来如同三色冰淇淋一般，这更加彰显了它独特的个性。

“好了，鱼出锅喽！”晴美把烤鱼放到福尔摩斯的餐盘里，“很烫的，吹吹再吃。呼——呼——”

石津出神地望着晴美为小猫吹凉烤鱼的动作，结婚之后，晴美会不会对自己也是这般温柔呢？比如——

“老公，汤很热，不要烫到哦，吹凉再喝。”或者：“哎呀，老公你不爱喝咖啡，爱喝红茶对吧？不好意思，我这就去泡茶。”又或者，早晨上班时送他到门口：“早点儿回来呀……亲一个嘛……”说着还闭上眼睛，嘟起红唇，等待……

“对不起，石津先生。让你久等了，现在我替你处理伤口。”

晴美趁福尔摩斯专心吃鱼的时候，迅速到厨房把沾有鱼腥味的手洗干净。回来之后，发现石津已经靠在墙边睡着了。

“哎呀，居然就这样睡了。喂，石津先生！”

晴美轻轻戳戳石津的肩膀，石津就势以慢动作倒在榻榻米上，并大声打起呼噜来。

“真是服了！”晴美忍不住扑哧一笑，“还有这么没心没肺的人。”

现在怎么办呢？晴美双手抱胸，开始思索。

“已经十一点半了……”

片山一边上楼梯一边看表。一位好心的乘客捡到他落在列车上的旅行包，交给列车员，那位列车员又将旅行包交给另一位列车员……结果，花了两个小时才转到失物招领处。

不过，最后总算平安领回行李。晴美应该已经睡了吧，片山虽然饥肠辘辘，但又不忍心叫醒妹妹，他打算自己烤个面包吃完就上床睡觉。

片山打开门，摸黑进到屋里，摸索着打开玄关灯——这时，他听到一声猫叫，低头一看，福尔摩斯就端坐在眼前。

“你这是特意来迎接我吗？”片山轻抚福尔摩斯的头顶，“晴美大概睡了吧？”

片山走进客厅，脱掉上衣扔在一边，解开领带，长叹一声，然后一

屁股坐下，喃喃自语道：“真是累死我了。”

福尔摩斯伸出前爪，轻拍片山的膝盖。

“怎么了？想喝水吗？”

福尔摩斯走向分隔客厅与里屋的拉门，望着片山短促地叫了一声。

“叫晴美起来？这样可不好。你想要什么，我来……”

不等他说完，福尔摩斯稍微提高音量又叫了一声，似乎真的有事。

“好了好了，到底怎么回事啊？”片山只好站起来，走过去轻轻拉开门，“她不是睡了吗？你看，睡得正香呢……”

片山突然张口结舌，再也说不下去了。晴美好端端地睡在被窝中，既没有冒鼻涕泡，也没有像只“穿”了香奈儿五号的玛莉莲·梦露那样裸睡。令片山震惊的是——他看到石津蜷着身子，发出比空调还响的鼾声，睡在晴美的旁边。

客厅的灯光弄醒了晴美。她揉揉惺忪的睡眼坐起来，然后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从被窝出来。“哥，你回来了？怎么这么早？”

“早？已经太迟了吧！”片山怒吼。

“你干什么啊？半夜三更大吼大叫，会吓到邻居的。”

“吓到的是我！你说，那……那……那个是怎么回事？”

“什么？”晴美回头一看，也惊呆了，“天哪！”

片山用力掀开棉被，大喝一声：“混蛋，你给我起来！”

石津被他踢翻在地。

“片山先生，这……这是误会！”

“什么误会！这里是二楼，趁我没把你从窗口丢出去之前赶快滚！”

片山怒不可遏，虽然平常那张娃娃脸生起气来也没什么气势，不过这次已经足够让石津胆战心惊了。

“我只是想上个厕所，但是屋里太暗，结果……”

“结果就钻进隔壁房间晴美的被窝里去了？”

“正是如此。不愧是片山先生，真是明察秋毫。”

这时候拍马屁也没有用。

“快滚！不然我叫福尔摩斯咬你！”

此言一出，石津吓得差点儿瘫倒，他慌忙跳起来：“我知道了！失……失陪了！”然后趿拉着鞋子冲出大门。

“哥哥！”晴美指责道，“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你何必那么生气？”

“你在袒护他吗？”

“没有……”

“即使他真是睡糊涂了而钻进你的被窝，也表示他在潜意识里对你……”

“你又不是弗洛伊德，胡扯什么嘛。你说是不是，福尔摩斯？”

而福尔摩斯已经安然睡去，仿佛表明自己不屑参与人类的争端。

另一方面，石津离开片山的公寓，在夜路上踽踽独行，嘴里嘟囔着：“这下坏了……”

就在这时，背后有人把他叫住：“请问……”

“什么事？”被人殴打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又被片山赶出公寓，石津心情极度低落，他没好气地反问，“你是谁啊？”

石津定睛一看，发现搭话的是一胖一瘦两个陌生男人。

“其实，我们有点儿事想打听一下……”胖男人说。石津觉得他的声音似乎有几分耳熟，不由得疑惑起来。

“不会打扰您太长时间的。”

“对，不会的。”

一胖一瘦、一唱一和……石津突然想起他们就是下午在咖啡厅邻座说“相声”的那两个人。不过，这么晚了，他们为什么叫住自己？看样子又不像是拦路打劫的强盗。

“说吧，你们有什么事？”石津说。

5

“事情闹大了……”古川巡警叹息着来回打量着那两具尸体，然后，对站在一边瑟瑟发抖的女孩儿说，“喂，麻烦你去叫医生来！”

女孩儿吓得缩起身体，用颤抖的声音问：“是请仓持医生吗？”

“镇上除了他还有别的医生吗？！”古川巡警说完，立刻就后悔不该如此粗暴，他缓和了语气，叮嘱道，“你告诉他，请他到桥下的河边来一趟，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

“好……好的，”少女点点头，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我马上去叫医生来。”

“不要过于慌张，”古川巡警说，“已经半夜了，这个时间在镇上狂奔，会引人注意的，尽量不要让镇上的人觉察到。无论遇到什么人都不讲出来，知道吗？”

“哦……”

“只能告诉仓持医生，然后就回家睡大觉。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女孩儿冲上河堤，过了桥，匆忙跑开了。

“不要跑那么快！”古川站在河边大喊，也不知道女孩儿听见没有。四周除了河水的奔流声之外，再无其他声响。

古川在附近的岩石上坐下，望着倒在河边的两具死尸，嘴里咕哝着：“这家伙可惹出大祸了。”

死者一个是片冈公三郎，另一个是山波千造。他们都是二十岁，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刚才那位吓得发抖的女孩儿叫小畑千惠子，是镇上数一数二的美人，看来事情是因她而起。

两个死者的手里各拿一把刀，居然不偏不倚同时刺中对方的心脏，这种精准度连名医都望尘莫及。

这是年轻气盛造成的悲剧。年纪轻轻，却为了一个肤浅的小丫头白白丢了性命，可悲可叹！这可不是在死者灵前上一炷香就能了结的事……

没错，这件事绝非如此简单。一个是片冈家的小儿子，一个是山波家的小儿子，而且都是父母最钟爱的孩子。

古川正望着尸体感叹时，忽然听见桥上传来脚步声。月色下，身穿破旧西装的仓持医生正匆匆赶来。

“医生，来得好快啊。”古川登上河堤。

“千惠子冲进我家，吓我一大跳，酒意都被她吓跑了！”

仓持发着牢骚。他今年五十多岁，衣着邋遢，但却是镇上公认的好医生，颇受爱戴，而且他极富人情味，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已经十分难得了。

“听说是公三郎？”仓持问。

“还有千造啊！”古川说。

“真是作孽！”仓持嘟囔道，“总之，先让我看一看。”

“尸体在河边。您下得来吗？”

“笑话！我比你硬朗多了！”

“您这张嘴真不饶人。”古川不由苦笑。其实，他比医生年轻近十岁。

“那么，请您留意脚下。”

仓持小心翼翼地河堤下去，终于平安下到河边，他一面喘气一面像孩子一样神气地说：

“看，我很厉害吧！”

古川跟着下去，仓持立刻开始检视那两具尸体。

“两人是互刺而死的吧。”

“两个蠢货！”

“可不是嘛！不过，事情不会就这样了结的。”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古川点点头，“最近，片冈家和山波家的对立好不容易才告一段落，现在又出了这种事。”

“是啊。年轻一辈又要趁机制造骚乱了……”

“最近，片冈家的泷川和山波家的村内一起上东京去了。”

“我听说了。是去找义太郎和晴美了吧？事到如今再去找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仓持愤愤不平地说，“早知如此，当初何必拆散他们呢？”

“谁让两家是死对头啊……假如他们还活着，年纪也不小了吧。”

“义太郎有二十九了吧……晴美也有二十五六了。可是他们跳河殉情，水深流急，大概是没救了。”

“尸体并没有浮上来呀。”

“那也不一定还活着啊。”

古川有些不可思议地望着仓持：“医生，您是支持他们两个的吧？但是听您的口气，好像不希望他们活着似的。”

“我当然希望他们活着，”仓持用恳切的口气说，“如果他们在东京的某个角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那就太好了。不过，万一找到他们，片冈和山波两家的老爷子也许会感到高兴，因为其他孩子都不长进。但是，要是他们真的回来继承这一带土地，成为一家之主，对他们而言，这是幸福吗？”仓持摇头叹息。“我想这不是好事。假如他们没死，我宁愿他们静静地过日子，不要回来。”

“我理解您的心情，”古川点点头，“不过，现在发生了这种事情……”

“所以很麻烦啊！”仓持强硬地说，“假如他们在这个时候回来，你想会怎样？他们肯定又要卷入两家的斗争中去。所以，如果他们还活着，千万不要被找到啊。”

“可是，假如他们回来，说不定可以从此结束两家的斗争。毕竟两家已经算是姻亲了呀。”

仓持愁眉苦脸地说：“事情会这么顺利吗？”他耸了耸肩，“如果找到他们，才是奇迹呢。好了，不说那个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这次的事件。”

“我当然明白。必须赶在两家人知道之前通知县里的警察……”

“不可能。”

“为什么？”

“千惠子已经讲出去了。”

“那丫头！我明明再三叮嘱她千万不要走漏消息的。”

“我会留在这里。你赶快去找救兵吧！一旦两家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是啊……真是倒霉透了！”古川哭丧着脸说，“那这里拜托您了。”

就在古川沿着河堤往上爬的时候，一辆旧款大型轿车风驰电掣般疾驶而来，急刹车停在旁边。一名六十开外、身穿和服、体格健硕的男人飞也似的从河堤一口气奔下河边。

“喂，我儿子呢？公三郎呢？”

古川还来不及回答，片冈义一已一眼看到横卧在河边的尸体。

“公三郎！你怎么了？”片冈义一奔过去，捶胸顿足，伤心欲绝，“是哪个畜生干的？！”

古川走上前去安慰说：“真是天降不幸！请您冷静……”

“住口！”片冈勃然大怒，“把枪借给我！把你的枪借给我！”他冷不防伸手去抢古川腰际的手枪。古川大吃一惊，死死压住手枪不放。

“你想干什么？这样不行！快放手！”

“我要打死那个混蛋！我要把杀死公三郎的人打成筛子！”

“请冷静！对方也已经死了！”

“我不管！这样怎能消我心头之恨！”

“不要这样……”

两人纠缠在一起。这时，突然有人大喝一声：

“不准动我儿子！”

抬头一望，桥上站着十几个男人，正在俯视河边。发出怒吼的是一个与片冈义一体型截然相反的干瘦老者，年龄也在六十岁左右。他正是山波家家主山波幸造。

“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手指，我就要你的命！”

山波幸造语调平淡，却冷酷得让人毛骨悚然。

“你们两个都给我安静！”一直沉默不语的仓持介入他们之间，愤怒

地说，“他们尸骨未寒，你们这样闹就是亵渎死者！你们想拼个你死我活，这不关我的事，但是请你们至少等到儿子的葬礼之后再动手！”

河边的片冈和桥上的山波彼此怒视片刻，最终山波先开口说：“好吧，医生。就按你说的做。在葬礼结束之前，我答应不惹事。”

片冈还在气头上，不过也勉强点点头说：“好。为了儿子，我会好好忍耐，直到葬礼结束为止。不过……”

“够了！”仓持说，“你们都回去吧！”

“我要把我儿子带回去！”片冈走近公三郎的尸首。

“对不起，现在不行！”古川阻止他。

“什么？这是我儿子的遗体，为什么不能……”

“你还不懂吗？”仓持严肃地打断他，“这是凶杀案，必须经过县警调查。调查完毕自然会将遗体交还给你。你必须等候警方的联络。”

“好吧，”山波说，“那我总可以陪在儿子身边吧？”

山波下到河边，片冈也不情愿地走过来。他们各自站在儿子身边，用憎恨的眼光彼此怒目相视。

“唉，真是的，”古川走到仓持站立的地方，脱掉警帽拭去额上的汗水，“多亏有你在，要不又要出人命了！”

“一帮蠢材！”仓持无奈地感叹，“其实是他们的顽固和愚昧杀死了自己的亲儿子，但是他们居然完全不明白这一点。”

“可是，葬礼之后又要有骚乱了。这可怎么办呢？”

“嗯……”

“这样一来，如果找不到义太郎和晴美，事情就难以收场了。”

“解决这件事是你的工作吧。”

“话虽如此，可是凭我一个人的力量……”古川露出可怜兮兮的表情。

“总之，先去县警局报案再说。”

“好的。”

目送古川巡警过桥离去之后，仓持医生伫立在河边，若有所思地凝望着奔腾的流水……

第一幕 错误百出

1

“咦，你已经起床了？”

见到片山愁眉苦脸，懒洋洋地走出来，晴美大吃一惊。

“嗯。”片山应了一声，穿着睡衣一屁股坐下，像狮子那样张开大嘴打着哈欠，然后又叹息着闭上嘴。吃完早餐的福尔摩斯受他的影响也打了个哈欠，随后开始认真地洗脸。晴美已经整装完毕，准备上班。

“今天是出差补假，不用起这么早吧？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

“嗯。”

“想吃什么？”

“没事，待会儿我自己烤面包吃。”

“好吧。那我走了。”

“对了，晴美——”

“什么事？”

“我考虑过了……”片山的语调深沉严肃，与以往完全不同。

“考虑过什么？早上吃面包还是吃米饭？”

“对，早上要吃……”他差点儿被晴美误导，“喂！我在认真说话好不好！”片山火了。

晴美窃笑：“对不起。不过，哥哥，就算你认真讲话，看起来也像是在开玩笑。”

“不要取笑哥哥。”

“好吧，我洗耳恭听，到底是什么事啊？”

“嗯，就是……昨晚的事。”

“石津先生的事？你原谅他吧！”

“其实，他也不是坏人。”

“是啊，他是彻头彻尾的老好人！”

这似乎也不像一句夸奖。

“如果……昨晚真的发生了什么，你老实告诉我，我不会生气的。”片山试探地望着晴美。

“发生了什么呀？”

“就是……石津和你……发生了那种关系的话……”

晴美皱起眉头，想了想：“那种关系？”

“对、对啊。”

“讨厌！不是告诉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

“真的？”

“你不相信自己的妹妹吗？”

“女人基本上都不能相信。”

“因为你总是被女朋友甩掉的那个。”

“什么？才不是‘总是’呢——是‘每次’。算了，别管我的事。我是在谈你和石津的事！”

“我不是说过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嘛！”

“没有最好……”片山依然半信半疑。

“如果发生了什么的话，你会怎么样？”晴美略带好奇地问。

“那.....那也没办法.....”

“然后呢？”

“然后我就狠狠揍他一顿，让他和你结婚。”

晴美扑哧一笑：“你就和爸爸以前一样死脑筋。不过，请放心，我和他真的没什么，而且我目前也不想结婚。”

“是吗？那就好。报纸呢？”

片山觉得有些放心，可又有些扫兴。他打开报纸，先翻到社会新闻版，这是刑警的习惯。

“哎呀，天下竟有这种傻瓜。”

“啊？”

“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决斗，用刀互刺对方，两人当场死亡。”

“啊，那不是很浪漫吗？”晴美听了居然很高兴，“发生在东京吗？”

“不。发生在乡下。”

“我想也是。大城市的男人都很冷酷无情的。”

“如果是石津，肯定会为你而决斗的。”

“说的也是。昨天晚上.....”晴美把昨晚的遭遇讲了一遍。

“哦，有这回事？不过，警察和小流氓打架的事被人知道就惨了。”

“他是为了救我才打架的！”

“也对——好吧，待会儿我打电话向他道谢好了。”

“这才对。现在他肯定像淋湿的狮子狗一样垂头丧气，”晴美说着站

起来，“我走了。”

“嗯，”片山继续盯着报纸，“咦，这是什么？”他突然双目圆睁。

“怎么了？”

“是寻人启事。”

“那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你看！这上面写的是：‘义太郎、晴美，父亲病危，速联系！’”

“啊？！”晴美也凑过来看报纸，“哈哈，真有趣！世上竟然还有其他人也叫义太郎！”

“还有晴美。如果是巧合，那就太好玩了！”

“就是嘛。啊，不能跟你胡扯了，我要迟到了！我走了啊！”

晴美拿起皮包，急匆匆地冲出门外。

片山慢条斯理地叠好棉被，洗脸，换衣服，然后吃了吐司配速溶咖啡的欧式早餐。

片山也是悲催的劳碌命，放假在家反而闲得难受，无所事事地待了一会儿，一看表已经九点半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上班吧，”他嘟囔了一句，“对了，还要给石津打个电话。刑警大多在外活动，只有早上才会留在警局里。”

他打电话到目黑警署，找来石津，很快就听到他的声音。“你好，我是石津。”

“啊——我是片山，”片山有点儿不好意思，“对不起，打搅你工作。”

“不，不，哪里……”石津含糊地说。

“昨晚真抱歉。一场误会，请别放在心上。还有，听说你为了救晴

美而被别人打伤了？我要谢谢你救了我妹妹。”

“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石津的语气很怪异，好像对陌生人说话一样。片山稍微压低声音，问道：“喂，怎么了？上司在你旁边？”

“不，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你有点儿反常嘛。”

对方沉默片刻。过了一会儿，传来石津严肃的声音。

“是我不对。我什么都不知道，做了傻事。请原谅我。”

“啊？”

“我从此绝不会再纠缠晴美小姐了。”

“喂，等一等。你在说什么？”

“请你好好照顾晴美小姐。祝你们幸福！”

片山不由得回头望望电视机。他以为自己听到了电视剧的台词，难道是电视信号跟电话信号混在一起了？（怎么可能？）

“喂，石津……”

“再见。”

对方挂断了电话。片山愣愣地握着话筒坐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慢慢放下话筒，转过头问福尔摩斯：

“喂，我是在做梦吗？”

“混蛋！居然发生这种事！”

片冈秀二郎抱着头坐在床上。他刚刚看过《晨报》。

“你的弟弟被人杀了？”

田所久子看着报纸说，她身上只披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运动衫。

“是啊，跟山波家的儿子互刺而死！”

“真惨！”

秀二郎苦笑一声：“我弟弟被杀，我才无所谓呢。老爸很疼他，他最懂得讨我爸的欢心。”

“你讨厌你弟弟？”

“那还用说，”秀二郎坦言，“在我爸心目中，我哥排第一，公三郎第二，我排最后。”

“好可怜。看来你是多余的。”

“是啊，所以我才来东京的。”

“你要回老家吧？”

“是的，因为会举行弟弟的葬礼，非回去不可。家里肯定给我的公寓打过无数次电话催我回家了。”

秀二郎在久子的房间里。久子虽然还是学生，但是她的房间位于别宅，另有玄关通向门外，所以即使带异性朋友回来也不必担心父母发现。不过，其实就算被父母发现，久子也不在乎。“爸爸妈妈在外面都有一大堆情人，我当然也可以出去找乐子。”

“喝咖啡吗？”

“喝。”

“你自己泡。”

秀二郎只好苦笑着走下床。久子盯着报纸说：

“寻人广告也登出来了。”

“是吗？”

“他们知道发生命案，也许真的会现身。你还是早点儿回公寓比较好。”

“知道了。”

秀二郎进卫生间洗完脸出来，打开咖啡机的开关。

“如果你哥哥不现身，你家的土地和财产就全部归你了吧。”

“没错！”

两人不禁相视而笑。

“希望一切顺利。”

“你又讲错了。”

“啊？”

“不要说‘希望一切顺利’！要说‘努力使一切顺利’才对。”

“不要乱讲。”

“不要担心，有我在呢。”

久子走过来，在秀二郎肩膀上一拍。

“总之，喝完这杯咖啡，就快回公寓去吧！”

“不要赶我走嘛！”秀二郎的手伸向久子的运动衫底下。久子按住他的手，强硬地说：

“现在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看，咖啡煮好了。”

“好吧。”秀二郎叹了口气，迅速喝掉咖啡。然后站起来说：“我走了。”

“有情况就打电话给我。”

“好。”

走过狭窄的玄关，打开门就直接来到外面。后面传来久子的声音：“喂，记得不能喝酒哦！”

被久子看穿了心里的小算盘，秀二郎吓了一跳。

“知道了！谁会大清早喝酒啊！”

他边走边抱怨：“真该死，这女人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早晨喝咖啡？开玩笑吧！不喝威士忌怎么开始新的一天？回到公寓先喝一大杯再说！

秀二郎打了一个大哈欠。

“喂喂！石津先生吗？”晴美对着话筒喊，“喂？我是晴美啊。是石津先生吗？”

晴美吃过午饭后，看看还有时间，想着干脆给石津打个电话吧，于是她拨通了目黑警署的电话，没有想到一下子就找到了石津。

“喂？石津先生，能听到吗？”

“能。”

“啊，你终于回答我了。怎么了？还在为昨晚的事生气吗？对不起啊，是我哥误会了……他给你打电话了吗？”

“片山先生刚才打过电话了。”

“哦，这样啊。那请你原谅他，好不好？”

“不……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啊。”

“啊？”

“我是大傻瓜。”

“啊？”

“我非常理解你们的苦衷。以前我不知内情，一直纠缠晴美小姐，让你感到痛苦，一想到这个我就……”

晴美有些摸不着头脑，难道是自己拨错电话号码了？

“石津先生，请你冷静些……”

“我不会再见晴美小姐了。衷心祝愿你和片山先生永远幸福！”

石津挂断了电话。“谢……谢谢。”晴美嘟囔着放下话筒，她简直吓傻了。

昨晚被人打了一顿，石津先生脑子出问题了？还是因为太过迷恋自己而濒临疯狂？

晴美来到常去的咖啡厅，坐在座位上想：“看来长得太美也是一种罪过啊。”就在这时，她听到有人叫她。

“晴美！”

抬头一看，只见片山快步朝她走过来。

“哥，你怎么来了？到这边有事？”

“不，我从附近经过，估计这时候你会在这里。”

“哦，那咱们喝杯咖啡吧。”

“我要橙汁。”

点完单后，兄妹二人对望一眼，同时开口说：

“我给石津打了电话……”

“我给石津先生打了电话……”

两人又同时收口。片山缓缓点点头：“他果然有点儿古怪，对吧？”

“何止是古怪，简直是神经错乱。”

“没错，他对我讲了一堆胡话……”

“他是胡思乱想走火入魔了吧。”

“怎么想都不正常。”

“是啊，好像快疯了似的。”

“他叫我好好待你，祝我们幸福！”

“啊，他果然也对你说了。他对我也说了奇怪的话，说祝我和片山先生永远幸福！”

“永远幸福？我和你只会永远受苦吧。”

“别瞎说！”晴美生气了。

“好了，我收回还不行吗？”片山赶忙补救，“不过，永远幸福这种话一般不会对兄妹说吧。”

“当然啦。那是对夫妇的祝福。”

“那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片山疑惑不解。

“哥哥，你去问问他。”

“喂，我很忙，可没那个闲工夫。”

“你倒是有工夫在这里喝咖啡。”

“是橙汁。”

“都一样。”

片山叹息不已：“麻烦死了。好吧，下班回家的时候，如果碰巧遇

见他，我会跟他谈谈的。”

“小心点儿。”

“小心什么？”

“他也许会发狂！”

“不会吧！”

看来在晴美心里，石津已经和疯子没两样了。

“我要赶时间，先走了。”片山迅速喝掉橙汁站起来。

“回家晚的话，记得打电话给我。”晴美叮嘱道。

“知道了。”

片山离开后，晴美慢慢喝着咖啡，低声抱怨：“哼，哥哥居然不买单就溜了。”她不经意地环视四周，无意中对上一道望向自己的视线。那是个瘦高的中年男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但是衣服既不合身，又很土气。他一与晴美四目相对，就慌忙移开了视线。他的举止让晴美很在意。

过了一会儿，他又悄悄偷看晴美。晴美盯着他，他立刻转头去看相反的方向，看来他是有意识地在看自己。

“会是谁呢？”

晴美努力回忆，却对那张面孔毫无印象，而且她也不记得曾被别人监视过。如果是侦探事务所的人，行动应该更加隐蔽，更有技巧吧。估计这位大叔是下岗再就业，刚到侦探事务所工作的。

中午休息时间只有一个钟头，晴美无奈地站起身，结了账，把收据仔细地收进零钱包里，准备过后向片山讨回喝橙汁的钱。

晴美服务的“新城市文教中心”，位于五十层摩天大楼的四十八层。她在踏进大厦之前猛然回头，果然见到那名瘦高的中年男人跟在后面。见晴美回头，他慌忙移开视线，故意快走几步离开了。没错，自己被跟

踪了。

“怎么回事？”

晴美喃喃自语，她耸耸肩，通过旋转门走进大楼。

2

虽然田所久子千叮咛万嘱咐，秀二郎还是经不起酒精的诱惑，中途拐进一间熟悉的小酒馆。

一杯酒下肚，秀二郎终于自在起来。他就像萨伐林蛋糕^[2]一样，必须含有一些酒精才是正常状态。

回到公寓时，已是午后。乡下来的那两个人不是出去找人，就是看了《晨报》，得知公三郎被杀的消息后已经迅速返乡。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们应该都不在公寓。

可没想到，秀二郎开门一进玄关，就听到一声怪叫：“秀二郎少爷！”紧接着“二人组”中的胖子——他父亲派来的泷川——朝他飞扑过来。

“你想吓死我啊！”

“对……对不起，大事不好了……”

“我知道。”秀二郎挥挥手，进入客厅。泷川吃惊地望着他：“您……您已经知道了？”

“别看我这样，我也会看报纸的好嘛！我爸打过好几次电话了吧？他一定气得暴跳如雷吧？”

“电话？”

“对呀。他打过吧？”

“不，老爷还没有给我任何指示。”

“哦。不过，这也太奇怪了吧。”

“还有，您刚才说报纸？”

“对啊。”

“报纸怎么了？”

这回轮到秀二郎莫名其妙了。

“怎么了？还用说吗？报纸上登了公三郎死掉的事啊。”

“什么？公三郎少爷他死了？！”泷川双目圆睁，“真的吗？”

“真的。你不知道？”

“我.....我刚听您说起才知道的，”泷川抹掉额上的汗水，瘫坐在沙发里，“这可就糟了.....”

“赶快打电话吧！我爸肯定叫你赶快回去。”

“好的.....可是.....那件事怎么办？”

“哪件事？”秀二郎皱起眉头，“你不知道公三郎的事，那你到底为什么如此慌张？”

“少爷您.....果然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你快说啊。”

“就是.....呃，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找到钱包？地上的钱包千万不要随便捡哦！很多都是别人搞的恶作剧。”

“不，不是钱包.....”

“那是什么？”

“我是说找到了义太郎少爷他们。”

秀二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可能！”

“我也认为不可能，但确实找到了。”泷川咽了一口唾沫。

“两个人都找到了？”

“是的。”

“确定吗？”

“应该没错。”

“是对方主动找上门了？”

“不，不是这样。”

“那是你们自己找到的？怎么找到的？偌大的东京，你们随便转转就找到了？”

“正是如此。”

“我不信！”秀二郎在沙发上坐下，“详细告诉我，到底是怎样找到的？”

泷川把前因后果重复讲了好几遍，秀二郎听完陷入沉思。

“义太郎、晴美……汉字写法也是一样吗？”

“是的。不过他们姓片山。也许是取自片冈的片、山波的山。”

“但是你们没见到当事人吧？”

“见到晴美小姐了。”

“肯定是她本人没错吗？”

“这个……毕竟相隔了十二年啊，所以我也说不好。”

“是啊，那是山波家的女儿啊。喂，山波家派来的那个人……叫什

么来着？”

“村内。”

“村内他怎么说？”

“他说女大十八变，十二年了，女人的体貌变得尤其厉害……所以
他不敢断言。他现在正在跟踪她。”

“哦。那你还没把事情告诉我爸吧？”

“是的。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万一认错人，我们就死定了。”

“也是……”

秀二郎又开始沉思，可是他绞尽脑汁，也还是没有一点儿头绪。他
甚至尝试模仿“思考者”的姿势，仍然无济于事。

“好吧！”秀二郎一拍膝盖，“你先去吃午餐，回来再说！”

支开莫名其妙的泷川，秀二郎马上拨电话给久子。

“喂，久子，你在呀？”

“当然在。我还能去哪儿啊！”

“大学呀。”

“我只在休息日才去学校。找我什么事？”

“其实……”秀二郎把泷川的话重复了一遍，“事情就是这样。你有
什么看法？”

“嗯……还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你觉得会不会是认错人了？”

“我怎么知道！也许真有一对兄妹叫这个名字，也许他们就是咱们
要找的人。”

“那该怎么办？”

“那还用说！只能去确认一下究竟是哪一种情形呀！”

“但是，怎样确认呢？”

久子叹了口气。“你也自己动动脑筋好不好？”

“拜托，我就是脑筋不够灵光。”

“好吧。那么，我们傍晚碰头。”

“现在马上碰头也可以。”

“我要睡午觉。都怪某人，人家都睡眠不足啦。”

“让你明天继续‘睡眠不足’好不好？”

“讨厌！不要光惦记这种事好不好！听着，来之前不准喝酒！”

“知道了。啊，还有，如果我爸叫我回去怎么办？”

“现在是关键时期，不能随便回去！”

“这么说会被我爸揍死的。”

“那你就说，好像找到他们两个了。”

“什么？可是……”

“你就含糊其词，说是好像有一点儿线索了，而且你想亲自调查，这样一来，你家也就不会强迫你回去了。”

“对呀！”

“你可不能说得太肯定哦。万一没找到的话，过后才有借口自圆其说。”

“知道了。”

秀二郎挂断电话，终于放下心来。久子果然主意多。“全都靠你了哦。”秀二郎嘟囔着又拿起酒杯，倒满威士忌。这时，电话铃响起，他拿起话筒，还没来得及开口，对面已传来父亲震耳欲聋的怒吼。

“你在干什么？没看报纸吗！”

“啊，爸爸！”

“你到底在干什么？你弟弟被人杀了！”

“我知道。”

“那就赶快回来！明天举行葬礼！”

“可……可是……”

“你说什么？你连弟弟的葬礼都不想参加吗？”

“不……不是……”

“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就是说……好像找到线索了。”

“线索？什么线索？”

“就是义太郎大哥……”

“什么？！真找到了？”音量比刚才又提高一倍，秀二郎慌忙把话筒移开。

“您冷静点儿听我说，只是好像有点儿线索的样子……”

“哦，他果真还活着啊。”

“还不清楚呢！”

可是，片冈义一根本没有把秀二郎的话听进去，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就相信他没死。我后继有人了……”

“爸爸，只是有这种可能而已……”

“好。你不必参加葬礼，继续留在东京等候消息，注意别让义太郎又跑掉了！”

“还没正式找到……”

“明天的葬礼结束后，我会去你那边！”

“爸爸，听我说！”

“最迟后天中午，我一定到！”

“等等！爸爸，不要这么着急，还没找到呢！”

秀二郎急得大吼，等他回过神来发现对方早已挂断电话。

“这可怎么办啊？该死！”他只好骂骂咧咧地放下话筒。

那天傍晚，仓持医生抵达东京车站。

他不常旅行，也没有旅行服和行李箱这些东西。他依然穿着平日常穿的破旧西装，连领带也没打，手上提着出诊用的公事包。

不过，他并非到东京出诊的大牌名医。仓持茫然地站在站台上，与老家的破车站相比，东京车站实在太，人也太多了。

“应该来接我了……”仓持看着表自言自语。忽然，一个年轻男人从斜后方冲过来，撞了他一下。

“哎哟！”

“啊，实在对不起。”对方立刻道歉。他看上去像个老实的公司职员。

“没事没事，是我挡路了……”

“真不好意思。”男人再度道歉一番，就要迈步离开。说时迟，那时

快，仓持猛地抓住男人的右手，大喝一声：“哪里走！”男人的身体一个踉跄，重重摔在站台上。

“啊！”男人痛苦地呻吟一声，动弹不得。仓持一个箭步上前，从男人的上衣口袋里拿回自己的钱包。

“不要以为乡下的老头子好欺负！”仓持把那个男人一把拉起来，“这次放过你，快滚！”

“是……是……对不起。”男人迷迷糊糊地向仓持低头谢罪，然后扶着腰，一瘸一拐地走入人潮中。

“在东京这个地方，果然丝毫不能大意！”

仓持叹息。发生这种意外事件，大家只是回头看一眼就匆匆走开了。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乡下，一定会成为当天的热门话题。大城市的人个个都很忙碌，即使目睹他人的遭遇，也毫不关心，更别提出手相助了。仓持越想越觉得城市真是可怕的地方。

“还是打个电话吧……”正当他彷徨无助之时，一个响亮的女声传来：“仓持先生！”

仓持看向声音的方向，一名年轻女子跑过来。她身穿亮橙色毛衣和米色牛仔裤，长发披肩，脸上露出灿烂的笑颜。

“仓持先生！”她欢呼着拥抱仓持。

“喂喂，别这样！”虽然嘴上这么说，仓持自己也笑得合不拢嘴，“你还好吧？”

“我很好。您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

“你也是。”

“真的吗？但是，我已经当妈妈了。”

“你说自己是高中生也有人信。”

“您总拿我寻开心！”晴美开心地笑起来。

“孩子呢？”

“我老公在照顾他。”

“孩子才半岁吧。喂奶、换尿布之类的，很辛苦吧？”

“没关系，他可喜欢干这些事了。”

仓持摇摇头感叹道：“真搞不懂现在的小伙子。”

“反正我也要管嘛。对了，您饿不饿？”

“嗯，中午没吃饭，肚子早就咕咕叫了。”

“真是的。晚饭在我家吃，不过您肯定等不及了吧。那我们先到地下去好了。”

“坐地铁吗？”

“不。地下有美食街，咱们先吃点简单的吧，荞麦面如何？”

“太好了。”

晴美替仓持拿着公事包，一边走一边笑着说：“不挑食这一点也和以前一样。”

片冈义太郎和山波晴美还活着并藏身东京的事，仓持从一开始就知道得一清二楚。

那天，义太郎和晴美纵身跳下急流，侥幸爬上下游的河岸，死里逃生。他们全身湿透，带出来的钱财全都被河水冲走了。走投无路的两个人考虑过是否再去寻死。

那时，晴美突然想起仓持来。如果仓持先生肯帮忙的话他们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于是，两人连夜走到一个陌生的小镇，在一户人家借了电话联络仓持。三十分钟后仓持赶到，用他那辆出诊用的破车把他们带到一个更远的小镇。

三人在旅馆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仓持给他们买了衣服等生活用品，

又把手头仅有的一点儿钱送给他们，然后把他们送去东京。

光阴似箭，一转眼十二年过去了……

走进东京车站地下的荞麦面店后，仓持说：“千造真可怜啊！”晴美微微垂下头：“他是自作自受。谁叫他做那种傻事呢！”

“年纪轻轻，为何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

“镇上一定闹得天翻地覆了吧。”

“嗯。虽然明天葬礼结束之前两家都不会闹事，但之后就难说了。”

“什么意思？”

“义太郎的父亲和你父亲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晴美惊愕地摇摇头：“到底要牺牲多少人才能化解仇恨啊！”

“唉，这件事的确很棘手。”

晴美突然盯着仓持，问道：“仓持先生。你是不是来劝我们回去的？”

“你为什么这么想？”

“如果我和义太郎先生回去，也许就能阻止这场纷争……”

“你太聪明了，”仓持苦笑不已，“不过，我不是为了劝你们回去而来的。除非你们自己愿意回去，那就另当别论了。”

晴美立刻摇头：“不可能！我不想回去！”

“你家财产和土地，你全都不要吗？”

“当然不要。只要让我安静地过日子就够了。”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仓持微微一笑，“让那两个顽固的老头儿自相残杀去吧。他们也不是孩子了，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

“那您来东京是为了什么呢？”

“哦，我主要是想确定你们的心意。还有，片冈家派了泷川，山波家派了村内来东京寻找你们。我想通知你们这件事。而且，我还想看看你们的孩子。他叫什么名字？”

“叫正也，”晴美微笑着回答，“我好像还依稀记得那个村内，又高又瘦……”

“他们毫无头绪地到东京来，不可能找到你们的。”

“可是，那个寻人启事是怎么回事？”

“寻人启事？”

“登在今天的《晨报》上，我剪下带来了，”晴美从牛仔裤的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片，递给仓持，“怎么看都是针对我们说的吧？”

“嗯……联络电话是哪里的？”

“不知道。”

仓持想了想，站起来说：“好，我打去看看。”

“仓持先生！”

“如果有人接听，我就说打错了，马上挂断。”

仓持走到门口的红色公共电话前，拨了寻人启事上的电话号码。

“喂，我是村内。”话筒中传出个慢悠悠的声音。好奇怪，一打电话村内就直接接起来，看来他没住在酒店里。

“是我，仓持。”

“啊，是您呀！”村内好像松了口气，“您找秀二郎少爷吗？他出去了。”

原来是片冈秀二郎的公寓。

“哦，那就算了。我是来东京办事的。”

“哦，是这样呀。我也不知道少爷去哪里了……”

“没事，我也没有特别的事找他，”接着，仓持又试探地问，“你们找人方面有什么进展？”

“这……正伤脑筋呢。”

“怎么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向老爷报告这件事，回来想找泷川商量，他又不在……”

“报告？报告什么？”

“我已经找到小姐与片冈家的大少爷了。”

“什么？”仓持不由得看向店里的晴美，“你说详细点儿！”

仓持回到座位，将听来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晴美。

“那一定是认错人了。”

“就是啊，吓出我一身冷汗。他说的地址是这个，根本不对。你不必担心。”

“片山义太郎、片山晴美……居然有这么巧合的事！”晴美连连感叹。

“泷川和村内跟踪他们，一定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吧。”仓持笑道，然后开始吃刚才他打电话时送上来的乌冬面。

“片山！”搜查一课的栗原警视叫住准备回家的片山义太郎。

栗原身材矮胖，长着一张稳重的娃娃脸，其实他长得也不像警察，不过多少比片山好一点儿。

“找我有事吗？”一站在栗原面前，片山就感到胃里一阵抽搐。不知这次又有什么案件要交给他。虽然办案是刑警的本分，可是片山自有说法，他很久之前就提交辞呈声明自己不适合刑警工作，就是这位栗原警视把他的辞呈扣压下来不予答复。

“就是有事才找你的，”栗原警视用理所当然的语气说，“你家的猫咪最近好不好啊？”

“啊？哦，托您的福，它好得很。”

为什么突然提起福尔摩斯？该不是想借他的猫回家治理鼠害吧！

“其实是这样的，”栗原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纸包，“这是鱼干。客人送给我的。不过，我老婆出门参加法事去了，我又不想自己烤，太麻烦。方便的话，你拿去喂猫吧。”

原来是这回事，片山松了口气。

“非常感谢，那我不客气了。”

片山接过纸包，一股鱼腥味冲鼻而来。

“上次的事件幸亏有你家猫咪大力帮忙，这就算是酬谢了，”栗原笑了笑，“最近也许还有需要它帮忙的地方，先铺垫一下嘛。”

“哦。”

“必要时还得恭请猫侦探亲自出马。请将我的话转告它。”

栗原难得开玩笑，片山只好点头应承：“我一定转告。”

“你家猫叫福尔摩斯是吧？”

“是的。”

“那它应该最擅长解决怪案喽。”

“哪里，也没有擅长啦……”

“刚才听到一件奇怪的案子，简直是为它量身定做的啊。”

“您的意思是？”

“不是这里的案件。你看《晨报》了吧？就是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决斗互刺而死的事件。”

“哦，我看到了。我妹妹还说很浪漫呢……”

“你妹妹要失望了，经过县警调查，有了意外的发现。”

“什么发现？”

“似乎那是一起凶杀案。”

“凶杀案？可是，两名当事人都死了呀！”

“他们用刀互刺对方心脏而死，但是，两把刀都没有指纹。”

“一点儿指纹都没有吗？”

“是的。如果真是互刺而死，不可能没有指纹。即使一方刺对方后自杀，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指纹擦掉呀。”

“换句话说……”

“杀掉他们的另有其人。”栗原说。

3

“我什么都不知道！”小畑千惠子哭哭啼啼地说。

古川巡警盯着她，怒吼：“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真的……”

“是你报警说片冈公三郎和山波千造互刺而死的，对不对？”

“是的。”

“互刺的意思是两人同时用刀刺死对方。”

“当然是刺对方，肯定不能刺自己啊。”

“少废话。”

“别那么大声……”千惠子吓得直缩脖子。

“换句话说，两人当时紧握自己手中的刀，对不对？”

“是的。”

“可是，刀柄上没有指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啊！”千惠子发出歇斯底里的喊声。在古川的逼问下，她好像终于受不了了。

“好了好了，冷静点儿。好好回忆一下。”

千惠子手撑在派出所的旧桌子上，身下的椅子一动就吱吱作响。古川盯着她的脸，问：“他们在河边决斗时，你在哪儿？”

“我在桥上，”千惠子答道，“当时，我和公三郎先生正在回镇里的路上，走到桥上时，只见千造先生正守在那里。”

“你和公三郎回镇？在那之前，你们在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古川眉头紧皱。

“你问这个干吗？”千惠子撅起嘴。

“你不说我也猜得到。好吧，然后呢？”

“千造先生看到我们就想扑过来，我很害怕，躲在公三郎身后。接着公三郎说：‘有本事就冲我来，我们去河边，别伤到千惠子！’”

“后来他们就下去了？”

“是的。我吓得闭起眼睛不敢看了。”

“那就怪了，你没有挑唆他们吗？”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好吧。那么，你没看到他们拿刀决斗的情形喽？”

“嗯……嗯……我……”千惠子吞吞吐吐地说，“好像看到，又好像没有……”

“到底是看到还是没看到？你看到他们手里拿着刀了吗？”古川大声责问。千惠子耸耸肩，不情愿地承认：“我没看到，不过我听到了声音。”

“什么声音？”

“嘿嘿啾啾之类的喊声。”

“又不是柔道！”

“反正我确实听到了。”

“嗯，不过，他们可能本来没有带刀。”

“什么？”千惠子惊异地瞪大眼睛。

“不是吗？你也说过平时没见过他们带刀啊。”

“这……是啊。”千惠子一脸狐疑。

“所以，说不定是另一个人杀了公三郎和千造。”

“是谁？”

“我怎么知道？”古川说，“总之，当你看到时，他们两个已经倒在地上了，是不是？”

“是的。”

古川沉默地点点头，看向在一边静听的县警。

“明白了，”那位外表看起来很精干的中年刑警走近千惠子，温和地说，“当时你很害怕，也许什么也没听到。不过，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听到类似脚步声、溅水声之类的声响？”

千惠子思考一阵，摇摇头说：“我不记得了。”

“是吗？我知道了。”刑警叹了口气。

“我可以回去了吗？”

“可以，你回去吧。”

千惠子离去之后，古川哭丧着脸说：“她一定又到处去散播谣言了。这女的真烦人！”

“没关系。”刑警不慌不忙地说。

“真的没关系吗，杉田先生？”古川稍微有些吃惊。

“反正也没有线索。”杉田刑警点起香烟，一连吐出五个烟圈。

“好厉害！”

“可不是嘛。去年为了年终晚会苦练了好久呢。”

其实，杉田吐烟圈的表演，古川已经见识过三次了，但如果不捧场的话，杉田立刻就会不高兴。

“反正没有线索，”杉田重复道，“如果那两个人是被他人所杀的谣言传出去，原本已经安心的凶手也许又会有所行动。”

“你认为他们真是被杀的吗？”

“你有其他想法吗？”杉田反问，“刀柄上没留下任何指纹，肯定是有人把指纹擦掉了。不是你做的吧？”

“当然不是！”古川愤慨不已。

“而且没有别人靠近过尸体。”

“对啊，仓持医生除外。”

“仓持？哦，那个医生啊。”

“是的。是我请他检视尸体的。”

“他可以信任吗？”

“当然啦。他是镇上的医生，一辈子住在这里。”

“这不算数，”杉田干脆地说，“赶快把他叫来问话。”

“他去东京了。”

“去东京了？”杉田勃然大怒，“跑了？”

“不，不是跑，是坐火车去的，”古川故意答非所问，“好像是去探望以前病人的孩子去了……”

“特意选这个时候去？”杉田怀疑地问。

“我也觉得有点儿奇怪。不过，这个人一向行事古怪。”

“古怪？”杉田顿时双眼发亮，“杀人犯或多或少都有些古怪。这个人很可疑！”

“怎么可能！”古川摇摇头，“仓持医生可疑？那还不如说千惠子就是凶手呢！”

“刚才那个女孩儿？”杉田似乎感到有些意外，但他很快感叹道，“嗯，这也是有可能的。”

“不，我是开玩笑的，只是举例而已。”

“但她周旋在两个男人之间，不，也可能还有别的男人，也就是第三个男人。于是她想和前两个男人分手。正好他们开始决斗，其中一个刺死了另外一个，这个女孩儿假意拥抱胜利一方，然后夺刀刺死了他。”

“你是认真的吗？”古川吓得瞪大双眼。

“我的推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不……没什么不对……可是，她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啊！”

“一个人被逼到绝境时，什么都做得出来。”

电话适时响起。古川松了口气，拿起话筒。他怕继续谈下去就要发逮捕令捉拿仓持和千惠子了。

“我是古川。啊，什么？”古川专注地听了一阵，“真的吗？好，知道了！”

古川半信半疑地放下话筒。“怎么可能？”

“喂，发生什么事了？”杉田不耐烦地问。他不喜欢别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

“电话是片冈家的人打来的。”

“就是那个死者家里？”

“对。听说死者的父亲突然去了东京。”

“什么？”杉田脸色一变，“这个人很可疑！他可能就是凶手！”

古川大吃一惊。“你是说，片冈杀死自己的儿子？”

“你听着，这种事现在已经不稀奇了。”

“不过，他的确是有重要的事才去东京的。”

“什么事？”

“听说片冈家失踪多年的长子好像找到了。”

“失踪多年的长子？”杉田重复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古川把片冈义太郎和山波晴美私奔的始末叙述一遍。听完后，杉田双手抱胸，陷入沉思。

“在东京这么大的城市居然能找到他们？太难以置信了，”古川摇摇头，“如果山波家听到消息，一定也会赶去东京。这样一来，葬礼就得延期了。”

“决定了！”杉田突然说。

“啊？”

杉田轻蔑地看着古川，说：“当然是决定谁是凶手啊。”

“哦……那你决定的凶手是谁啊？”

搞得好像选举一样。

“很简单，”杉田得意扬扬地挺起胸膛，“锁定凶手的第一步是找出因被害人死亡而获益的人。片冈公三郎和山波千造死后，谁会获益？”

杉田装腔作势地顿了一下，古川摇摇头。“我想不出那两个人死了谁会获益。硬要说的话，大概是我们整个镇全体获益吧，因为祸害没有了。”

“你还不懂吗？我问你，片冈和山波是不是资产家？”

“是呀。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

“他们死后由谁继承财产？”

“片冈家还有一名少爷，三个儿子当中排行老二，名叫秀二郎。至于山波家，就后继无人了。”

“喂，动动脑筋吧！那两个失踪的人呢？”

“如果能找到他们，义太郎和晴美就是两家的继承人了。”

“那就肯定是他们干的了！”杉田断言。古川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了。

“不可能！你是说两个失踪了十二年的人突然回来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

“杀人动机足够充分了，”杉田若无其事地说，“人类为了金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古川擦擦额头的汗水。这个刑警太乱来了，毫无根据就凭空断定凶手，还说得头头是道。

“好，既然已经锁定凶手，就不能再磨蹭了，必须马上行动！”杉田站起来。

“你要干什么？”

“他们两个在东京，我当然要去东京了！”杉田以理所当然的口气说。

“喂，石津！”

片山在目黑警局门口叫住刚刚出来的石津。

“啊，片山先生……”石津神色惶恐不安，“好……好久不见了。”

“昨天不是刚见过吗？”片山笑了笑，“怎么样？陪我喝一杯吧？”

“嗯……”石津迟疑不决。

“你喝酒，我喝咖啡。”片山的邀请方式不太高明。

“可是，晴美小姐不是在家等你吗？”石津怯生生地问。

“没关系的。我晚回家，她还乐得清闲呢，”片山拉住石津的胳膊说，“走吧！”

“好……”石津就像被人戴上手铐似的，可怜巴巴地点头。

犹豫了半天，最后，他们走进一家咖啡厅。石津叫了一杯威士忌掺红茶，降低酒精成分。

“这样就不会醉了。”

“是吗？不过我可醉了，”片山喝着奶茶说，“来，如实招了吧。”

“招.....招什么？”

“别装蒜了。究竟怎么回事？你告诉晴美不再跟她见面，又说祝我们永远幸福什么的。晴美也很担心你呢！”

“我很抱歉！”

“不必道歉，只要说出真相就行了。你和晴美之间，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片山压低嗓音，“她说什么事都没发生，真的吗？我不会生气的，把真相告诉我吧！”

“真相？什么真相？”

“昨晚，你不是钻进晴美的被窝里去了吗？”

“那.....那个纯粹是巧合！我连晴美小姐的一根手指都没动过！真的！我发誓！”

“好啦好啦，我信你就是。”片山慌忙说。

“我绝不会对别人的妻子下手的！”

“哦，”片山点点头，然后突然意识到不对，立刻反问，“什么别人的妻子？”

“我应该早点儿发觉才对，”石津继续用独白的语气说，“片山先生和晴美小姐之间的感情那么好，而且每次我向晴美小姐提出约会时，你都流露出非同寻常的敌意.....”

片山张大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石津接着说：“怎么看你们都不是兄妹关系啊.....我居然没看出来，我真蠢！”

“你.....是傻瓜吗？”

“我不都自己承认了嘛！”

“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说，我和晴美不是兄妹？”

“我明白。你们只是对外伪装成兄妹关系.....”

“什么对外？不管对外对内，我们都是亲兄妹啊！”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石津神情落寞地点点头，“请放心，我绝对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的！”

片山禁不住叹息。这种离奇的事情，亏石津想得出来，而且还一副言之凿凿的样子。

“好，既然你这样说，你去调查一下我和晴美的户籍，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的父亲生前在警视厅工作，大家都知道我和晴美是不折不扣的亲兄妹！”

“是啊，是啊，我非常明白，请不必担心。”

这家伙无可救药了。

“好，你到我家来，亲口问问晴美吧！”

“怎么可以这样.....我不能随便打扰你们夫妇的和睦生活啊！”

片山真想一掌劈死石津。

正在埋头大吃竹荚鱼的福尔摩斯，突然抬起头喵地叫了一声。

“怎么了？有客人？”晴美发觉福尔摩斯看向玄关。

福尔摩斯朝玄关走去，晴美注意到它的步伐略带紧张。有人站在走廊外面，而且是可疑人物。

晴美立刻站起来，急忙从壁橱里拿出一支球棒。这支球棒一开始就

不是为了打棒球而买的，这是防身用的武器。

说起来，白天好像也有人跟踪自己，说不定就是那个男人！

晴美悄悄地穿上拖鞋，从门上的猫眼窥看走廊——果然是他！那个身材干瘦、一脸穷酸相的中年男人。他在门口走来走去，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到底要干什么？如果有正经事找自己，直接按门铃不就行了吗？果然很可疑！

还是先下手为强吧！晴美和福尔摩斯对望一眼，点点头，一、二、三，晴美猛地推开大门。刚好外面的男人站在门前，正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结果可想而知，男人被打开的房门撞了出去，踉跄着倒退几步，在走廊的另一侧摔了个四脚朝天。福尔摩斯紧跟着窜出去，用前爪按住男人的前胸，张牙舞爪地发出恐吓的吼声。晴美高高举起球棒，瞄准男人的脑门。“再不老实，我就打碎你的脑袋！”

男人脸色苍白：“等等！我……我什么也……”

“你白天也一直在跟踪我吧！你到底要干什么？还不从实招来！”

“没有……大小姐，是我呀，我是村内呀！”

大小姐？晴美觉得莫名其妙。

“你说什么？我不认识你，我也不是什么大小姐！”晴美握紧手中的球棒，威胁对方，“再不说实话，我就……”

如果石津看到她此刻凶神恶煞般的模样，恐怕就要重新考虑他俩的关系了。不过，幸好看到的不是石津。

“好像发生了一点儿误会！”一个沉稳的声音响起。晴美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一个淳朴憨厚的老人，五十五岁左右，他正悠闲地抱着双臂望着她。

“仓持先生！救命啊！”那个叫村内的男人惨叫。

“好，我知道了。请问，你是不是叫片山晴美？”

“是的……”直觉告诉晴美，对方不像坏人，于是她放下球棒，福尔

摩斯也松开村内退到一边。村内慌忙爬起来，躲到仓持身后。

“实在太失礼了，”仓持苦笑着说，“冒昧前来，十分抱歉。我叫仓持，是个医生。其实我有点儿事想找你……村内，你先回去吧！”

“是，是。”村内迫不及待地冲下楼梯跑掉了。

晴美不好意思地将球棒藏到身后，说：“那么，请先进屋吧。”

“谢谢。这是你家的猫吗？”

“对。它叫福尔摩斯。”

“好聪明的猫，就跟主人一样。”仓持感叹。

晴美顿时心情大好，开心地把仓持请到屋里。

4

“啊？什么时候？”片冈秀二郎握着话筒，大惊失色。田所久子百无聊赖地看着他。

“知道了，”秀二郎放下话筒，“该死，这下糟了。”他嘟嘟囔囔着走出电话亭。

“怎么了？”田所久子问。

“老爸把公三郎的葬礼推迟了，他已经起程来这里了。”

“什么？”

“而且，那个老不死的山波听到消息，也坐不住了，听说今晚就会赶到东京。”

“都怪你没有阻止你爸。”久子指责道。秀二郎闻言脸色一沉：“谁说的！我拼命阻止了，可是我爸根本听不进去！我还能怎么样？我又不能透过电话绑住他不让他来！”

“好啦好啦，别嚷嚷了。吵得我头疼！”

“找个地方喝一杯吧。”

“你就知道喝酒！”

“我不喝就坚持不住了。”

“好吧！”久子坐进驾驶席，“只能喝一杯哦！”

“好。”秀二郎高兴地坐到副驾驶席上。久子开的是一辆菲亚特，流线型设计，小巧时尚，久子很喜欢。

久子把车开到附近的宾馆。

“我们去宾馆的酒吧，这样你就不至于酩酊大醉了。”

“我不会喝那么多的！”秀二郎气鼓鼓地说。

到了酒吧，秀二郎先一口气干了一杯加冰的威士忌，又准备叫第二杯。而久子一边用吸管搅动着姜汁啤酒，一边沉思。

“第二杯总算喝出点儿名堂了。”秀二郎愉快地说。

“也许事情还不至于太糟糕……”久子喃喃自语。

“嗯？什么事？”

“还有什么事，当然是两家的老爷子一同来东京的事呀。”

“怎么又说起这个破事？不要管他！咱们今晚不要走了，就留在这儿过夜吧！”秀二郎伸手揽住久子的腰肢。

“放手！”久子不耐烦地拂开他的手，“现在是关键时刻，你怎么连轻重缓急都分不清呢？”

“知道了，”秀二郎叹息连连，“那怎么办？”

“我正在想呀。结果，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系的人都集中到东京来了。”

“和这件事有关系的人？”

“你父亲，还有山波家老爷子，以及最重要的义太郎和晴美也许就在东京。然后还有你.....”

“仓持先生也来了。”

“他是谁？”

“镇上的医生。他是好人，我也多次承蒙他的关照。”

“等等，他是不是这次互杀人事件负责验尸的人？”

“嗯，大概是吧！”秀二郎点点头，“因为他是镇上唯一的医生。”

“他来东京干什么？”

“不知道。刚刚我打电话到公寓，泷川只告诉我仓持先生来了，其他的都没说。”

“那就有趣了，”久子的眼睛炯炯发亮，“如果在东京又发生什么事的话.....”

“发生什么？”

“算了，没事，”久子慢慢喝光姜汁啤酒，“你也喝够了吧？”

“再喝一杯，好不好？”

“那你赶快喝。”久子耸耸肩。

“好。不过事情也真奇怪。”

“怎么了？”

“我不认为有人会杀公三郎和千造。”

久子望着他的脸：“你说什么？”

“噢，我没告诉过你吗？刚才我听泷川在电话里说的。”

秀二郎将刀柄上没有指纹的事讲了一遍，久子听得两眼发光。

“这么重要的事干吗不早说？”久子用手肘撞了一下秀二郎的侧腹部。正在喝威士忌的秀二郎呛得连连咳嗽。

“原来是凶杀案，越来越好玩了！”久子慢慢点头。

“有什么好玩的？”

“为了争夺财产发生的凶杀案，不是很像小说里的故事吗？”

“这又不是小说！”

“我知道。但是，现在故事的舞台转移到了东京……”

“你是想说还会再起波澜吗？”

“即使再起波澜也不稀奇呀，因为财产的继承人还活在这个世上。”

“你指大哥他们？”

“你不也是继承人吗？”

“也对。不过，如果找到大哥，我能得到的那份财产就少得可怜了。”

“如果他死了呢？”

“什么意思？”秀二郎迷惑不解。

“如果你大哥已经死了，或者虽然找到了，但是突然意外死亡……”

“哪有那么巧的事？”

“即使没死，如果因为杀人而被捕的话也可以。”

“大哥杀人？杀什么人？”

“杀谁都可以。总之有杀人动机就行。”久子若无其事地说。

“别胡扯了！这根本不可能！我大哥是个非常认真的人。”

“你不知道吗？认真的人一旦钻进牛角尖，才是最可怕的。”久子说。

“哦，原来你哥哥是刑警呀，”仓持医生听了晴美的介绍，点点头说，“真是青年才俊啊！”

晴美一边倒红茶一边吐槽：“您太过奖了。我哥虽然人很善良，可惜性格太懦弱了，没被警局开除已经是奇迹了。”

福尔摩斯不住摩蹭晴美的腿，撒娇地叫着。

“好啦，我知道了。你也要喝新泡的茶对不对？”说着，晴美取出福尔摩斯专用的茶包，为它泡了红茶。仓持愉快地旁观，说：“城市的猫可真时髦啊！”

“这个家伙是特例。”晴美得意地说。茶水很烫，福尔摩斯不敢马上伸舌头去舔，只好端正地坐在杯子面前等待。

“这么说来，他们是把我们错当成那两位了？”

“是的。可以说纯属巧合。他们接到命令就匆匆来到东京，焦虑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那个晴美已经二十六岁了，而你比她年轻得多，按理说他们不应该认错，只是有些人永远搞不懂女人的年纪。”

“被他们错认成大小姐是我的荣幸，”晴美微笑道，“不过，把我和哥哥看成私奔的夫妇，也太可笑了。”

“请你原谅他们的冒失。”

“没关系的。反正又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仓持慢慢啜饮着红茶。

突然，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同时有人惊慌失措地大喊：“医生！仓持医生！”

“是村内。发生什么事了？”仓持皱着眉头起身开门。

“怎么回事？”

“对不起，又来打扰！”

“怎么？你没有回秀二郎的公寓？”

“我在路上打电话回去，结果听说大事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听说千造少爷和公三郎少爷好像不是在决斗中互刺而死的。”

“这个我知道，电视新闻报道过了。”仓持说。

“是吗？”村内不由得泄了气，“那么，山波老爷和片冈先生也到这里来的事，您也知道了吗？”

“山波和片冈都来了？”仓持大吃一惊。

“这个您还不知道？太好了！”

“一点儿也不好。可是他们为何要来？儿子的葬礼还没办呢。”

“两位老爷听说找到了义太郎和大小姐，立刻就坐不住了。”

“找到了？”仓持瞪大眼睛，“你们通知他们说找到了？”

“好像是秀二郎少爷打电话告诉片冈先生的。”

“笨蛋！”仓持破口大骂，“你们认错人了！”

“认错人？”这次轮到村内瞪大眼睛，“那么，这位不是大小姐？”

“很遗憾，我是真真正正的‘别人’。”晴美的表达方式虽然怪异，但她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村内踉跄着后退几步，抱头呻吟：“怎么办？如果山波老爷知道了……”

“这是你自以为是、自作自受的结果！”仓持冷冷地说。

“可是，这位小姐的面貌确实……”村内盯着晴美的脸猛看。

“你死心吧。好了，赶快回公寓去！”

“哦……仓持先生，您在哪儿住宿啊？”

“我住帝国酒店。”

晴美一惊，不由得看向仓持。

村内无精打采地下楼梯时，下面又传来上楼的脚步声。上来的是两个人，其中一个见到村内就喊：

“啊，就是他！片山先生，就是他骗我说你和晴美是夫妇！”

“啊，石津先生来了！”晴美听到声音，急忙走出家门。她一出来就看到村内像跳弹床似的从楼梯中部腾空而起，然后咣当一声摔在走廊上。

“疼死我了……”村内惨叫。

“你这混蛋！”石津出现了，“你想挑拨我和晴美小姐的关系，到底用心何在？不说实话，我就把你头朝下扔下楼去！”

“石津先生！”晴美慌忙上前打圆场，“冷静点儿。这只是一场误会……”

“原来是这样呀。”听了仓持的解释，片山恍然大悟。

“石津先生也太容易轻信了吧！”晴美斜睨石津一眼，石津羞愧得低下头去。

“好了，误会总算解释清楚了。怎么了？”片山最后那个问题是针对福尔摩斯的。它一直在片山身边嗅来嗅去。

“哦，差点儿忘了，”片山从口袋里掏出栗原警视送的鱼干纸

包，“这是给你的礼物。”

“你看！”晴美对石津说，“哥哥光想着为福尔摩斯买礼物，都想不到给我买。我们哪像是恩恩爱爱的私奔夫妇啊？”

“饶了我吧！”石津擦掉额头的冷汗。

“不过，那件案子的确奇怪，”片山把栗原的看法说出来，“那两个人互刺而死，刀柄上却没有指纹……”

“应该不会有人碰过尸体，”仓持说，“小畑千惠子把我叫去之前，古川巡警一直守在尸体旁边。古川去联络县警时，是我在看守尸体。”

“那么，指纹是在何时被人抹去的呢？”

“看来还是被人谋杀的，”晴美说，“凶手从一开始就戴了手套，这样就不会留下指纹了。”

“有个奇妙的地方。”仓持说。

“什么地方？”

“他们两个不偏不倚一刀刺中对方心脏。如果是互刺，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是谋杀的话，在没有发生格斗的情况下，一刀刺中对方心脏是很困难的啊！”

“嗯，有道理，”片山双手抱胸做沉思状，“喂，福尔摩斯，你有什么看法？”

“哥哥，福尔摩斯的心思都在鱼干上，叫它也听不见。”

“哼，名侦探也是吃货啊。”片山苦笑。

晴美看着仓持说：“不过，您说的故事真叫人感动。十七和十四岁的小情人携手私奔，而这十二年来，您一直在守护着他们。”

“对了，我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

“也许会给你们带来麻烦……”仓持欲言又止。

“只要我们能力所及，您但说无妨，”晴美说着看看哥哥，“是吧？”

“哦……是啊，反正石津的误会也解开了。”片山的话驴唇不对马嘴。

“其实，我想请你们兄妹暂时冒充他们两个。”

“什么？”石津大喊，“这是什么意思？”

“不要那么紧张嘛！”晴美安慰他说。

“事情有了转机，我刚刚松了口气，怎么又……”

“你先把话听完。”

“我知道这是不情之请，”仓持说，“不过，我希望他们两个能平静地过日子，不要卷入谋杀、争夺遗产之类的麻烦里。如果他们知道找错对象，两家人又会开始重新寻找。虽然我觉得不一定找得到，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如果找到他们，他们又会失去来之不易的幸福。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们很明白，”片山点点头，“可是，实际上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他们一查就会知道我和晴美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不，根本不用调查，他们的父亲来到东京看到我们，一眼就会识破真相的。”

“诚如所言，”仓持说，“所以，如果你们两位搬离这里，就没问题了。”

片山和晴美面面相觑。仓持接着说：“我的意思是，让他们以为你们以兄妹相称住在这里，结果发觉行踪暴露，因此两个人又躲到其他地方去了……”

“那是不可能的。我和晴美都有工作啊！”

“是啊，虽然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

“说的也是……”仓持双手抱胸，沉思一阵。“尤其片山先生是刑

警，职业特殊，确实很难蒙混过去……”他拍拍膝头，低头道歉，“实在抱歉，提出这种无理要求。”

“哪里哪里。没能帮上忙，我们也很过意不去。”晴美遗憾地说。

“啊，这么晚了。”仓持看看表，吃惊地说。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分别向晴美和片山解释了一遍，不知不觉已近半夜。

“打搅太久了，对不起……”仓持站起来。

“没关系。一定找不到他们两位的，请放心。因为东京确实太大了。”

“我想也是，”仓持微微一笑，“那么，我告辞了。”

他正想出玄关时，楼梯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这么晚了，还会有谁来？”片山皱起眉头。

“会不会是村内？”

村内早就扶着腰逃之夭夭了。

“不会吧！他还没吃够苦头吗？”仓持说。

话没说完，外面传来猛烈的敲门声，好像要把门砸破似的。

“是我！快开门！”

仓持闻声惊得双目圆睁。“是片冈的父亲！”

“就是那个义太郎的……”

仓持点点头，与此同时大门打开了，片山忘了锁门。

门口出现一个魁梧的红脸男人，他一见仓持就大喊：“医生，您先来啦？在秀二郎的公寓，泷川把这里的地址告诉了我……”

“片冈先生，听我说……”仓持还没说完，片冈已经一把推开他，望

着呆立的片山和晴美，大叫一声：“义太郎！”然后就穿着鞋子冲进房间，扑上前一把抱住发愣的片山，哽咽着说：“你还活着啊！我就知道你没死！我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你啊！”

“不，我不是。放开我……”片山挣扎着试图躲开，然而对方年纪虽大，却有一身蛮力，片山怎么努力都挣脱不了。

“喂，石津，你想想办法啊！”

听到片山的求救信号，石津马上站起来。就在那时，另一个声音响起：“就是这里！”一个跟片冈年龄相仿的干瘦男人冲进来。

“山波！你也来了？”仓持说了一句类似凯撒大帝被暗杀前说的话[3]。山波根本充耳不闻，一进来就东张西望，嘴里念叨着：“晴美在哪儿？我的晴美呢？”突然，他看到晴美，大叫一声“晴美”，就朝着她扑过去。

“啊！”晴美想逃，然而屋子太小，实在无处可躲，结果一下子就被山波紧紧抱住了。

“晴美！你都这么大了……”

“啊，石津先生……救命啊！”

片山和晴美两人都发出求救讯号，石津困惑了。不过，他只犹豫了十分之一秒，就立刻做出决定。他无视求救的先后顺序，上前一把揪住山波的衣襟。

“老头儿，放开晴美小姐！”

人高马大的石津力道非凡，轻量级的山波被他一拉，直接从玄关摔出走廊。

“你没事吧，晴美小姐？”

“嗯，没事。就是吓了一跳……”

“石津，你不管我了吗？”片山还在扭动身体，试图挣脱片冈的手臂。

“啊，我差点儿忘了。”

石津从后面捉住片冈的双臂，大喝：“放手！”

可惜片冈不像山波那么容易对付。虽然他跟山波一样，也滚落到玄关下面，不过他仍然紧紧抱着片山没有松手。

5

“片山，你怎么了？”

见到片山撑着腰愁眉苦脸的样子，邻座的根本刑警关心地问。

“没什么，只是有点儿腰疼……”

“啊？你又不是新婚！”根本取笑他。

“没什么好笑的。”片山沉着脸说。的确，被人认错而招来横祸，一点儿也不好笑。

可是，那个片冈义一难道不记得自己亲生儿子的模样吗？虽然相隔十二年，但那时的义太郎又不是三四岁，已经十七岁了，怎么会分辨不出来？看来就像晴美说的：“可能是老糊涂了吧。”本来这次乌龙事件最生气的就是晴美，她的理由是：“我这样的美女，是随处可见的吗？”嗯，这话正确与否，就先不追究了。

昨晚，石津好不容易才把片冈和片山分开。眼看片冈和山波爬起来又要追过来，石津大吼：“快逃！”他们三人飞也似的冲出公寓楼，在外头徘徊了三十多分钟，不停抱怨为什么非得大半夜从自己家里逃出来。最后，他们终于回到公寓，发现人去屋空。大概是仓持把两个老头儿劝走了吧。

不过，说到底他们有没有接受自己认错人的事实啊？基本上，人都是越老越顽固，一旦认定某事，无论别人怎么说都不会轻易改变想法。

那两位应该也记得自己孩子的相貌，只是因为他们打心底盼望眼前的片山和晴美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女，所以记忆也随之重新修正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归根溯源，他们是因为无聊的争斗才失去了儿女，这就叫自作自受吧。

“总之，一切与我无关。”片山喃喃自语，准备开始工作。

“喂，片山。”根本叫他。

“什么事？”

“麻烦你待会儿替我把这份文件交给课长，行吗？”

“好。”

“我有事出去一下。”根本立刻起身离开了。

片山拿起文件准备交给栗原，但栗原不在，好像在会客。

也许不是特别急用的文件吧……可是文件上头用红笔写着“紧急”两个字，片山只好耸耸肩，去会客室找栗原。

片山轻轻敲门，走进会客室。栗原瞥了他一眼，片山打扰了他会客，不过他并没有生气，反而像是松了口气的样子。

“有什么事？”

“根本先生叫我把这份文件拿给您……”片山递过文件。

“文件？啊，差点儿忘了。”栗原接过文件，起身对客人说：“失陪一下，我马上回来。”那个看起来像是中小企业老板的客人忙不迭地说：“请便请便。”

栗原走出会客室，叹息道：“幸好你来了，终于摆脱他了。”

“他是谁？”片山问。

“你还记得那个互刺致死的案件吗？”

“就是在河边决斗的那个……”

“对。屋里那位就是那个县警局的刑警，叫杉田。”

“他来干什么？”

“他一来就胡说八道一通，”栗原回到自己办公桌，“他说被害人一死，从中获利的是他们的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正确地说，是一位死者的哥哥，一位死者的姐姐。他说这两个人可以继承庞大的财产，肯定是杀人凶手。至于证据，一概没有！”

“这算什么刑警？”

“而且，那两个人在十二年前就失踪了，一直下落不明。”

“这样啊……”片山努力装出平静的样子。

“他叫我们帮忙寻找那两个人。”

“叫搜查一课帮忙找人？”

“当然咱们不能帮忙找人。”

“您已经拒绝他了吧？”

“我是想拒绝，可是他一直喋喋不休地游说我帮忙，我连话都插不上。幸好你进来解围。”

“哈哈。”

“不过，有趣的是那两个失踪的人名字叫义太郎和晴美。”

片山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真是稀奇的名字啊……”

“可不是嘛。总之，先要设法把那个烦人的刑警赶走……”栗原摇头叹息，瞄了一眼根本的文件，“这个倒不急……”

栗原桌上的电话响起。“希望有事找我就最好不过了……”他对片山挤挤眼。课长的这个小动作让片山浑身都不自在起来。

“我是栗原。哦，知道了。马上派人过去。被害人叫什么名字？知道了！”栗原突然紧张地向前探出身体。他迅速做了记录，然后慢慢把

话筒放回原位，脸上浮现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接着“不怀好意”地盯着片山——当然这只是片山的心理作用。

“有案子了吗？”片山惶恐地问。

“是啊。不过有点儿问题……”

“什么问题？”看来不是寻常的案子。

“被害人名叫……”话说到一半，栗原换了个话题用认真的口吻说，“看样子，那个杉田刑警所说的不完全是胡说八道。”

“被害人到底是谁？”片山也热心起来。

晴美吃过午饭，走进经常光顾的咖啡厅。昨天闹得太晚，睡眠不足，所以今天白天一直哈欠连连。

“请问，你是片山晴美小姐吗？”旁边有人打招呼。

晴美抬头一看，是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女，正笑盈盈地望着她。

“是的，我是片山晴美。”如果哥哥看到这个姑娘，一定会马上晕倒吧。

“果然是你，”美女点点头，“可以打扰一下吗？”

“请坐。”

她是谁？不会是保险推销员吧？

“请问……”

仿佛猜到了晴美的心思，那位美女轻轻点头致意，然后自报家门说：“我叫晴美。”

“啊？你就是仓持先生说的那位……”

“是啊。我听仓持先生说了昨晚的事，想亲自向你道歉。”

“是这样啊。”晴美目不转睛地盯着另一个晴美，对方居然如此漂亮，那么被人认错好像也不坏。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呀？”

“仓持先生从村内那里打听到你的工作地点，我今天过来找你，猜想你可能会在这儿吧。”

“原来如此。”

“家父给你添麻烦了，真过意不去。”

“没关系。把我错认成你是我的荣幸呢。”

“哦……”对方害羞地笑笑。

“请问，你现在怎么称呼？”

“我姓三浦。”

“你先生对外自称三浦义太郎吗？”

“哦？不，不是的，”三浦晴美惊讶地睁大双眸，“看来仓持先生并没有跟你们提过这件事啊。”

“什么事？”

“我老公不是义太郎先生。”

“什么？”这次轮到晴美瞪大双眼。

“我老公姓三浦，是一间小咖啡店的店主。我们结婚两年了。”

“啊……”晴美心中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浪漫幻想逐渐破灭，“那么，那位义太郎先生呢？”

“义太郎先生在三年前找到理想对象结婚了，还有了孩子。现在我也有了小宝宝……”

“是这样呀。”

“直到现在，我和义太郎先生仍然是好朋友，”三浦晴美说，“当初私奔的时候，我们还是孩子。两个人相依为命，挣扎着活了下来。我们住在一起，也想一辈子相亲相爱地过下去。可是，长大之后，我们才发现彼此之间拥有的只是兄妹之情，而非男女之情。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分开居住，各自开始新生活。现在，我们各有工作，当然有时也会见面，就像兄妹那样。”

晴美点点头，好像开始理解她的心情了。

“后来，我们各自有了恋人，很自然地结婚了。不过，我没有入籍，怕家里查到我的地址。我老公很体谅我的难处，我对现在的生活也没有任何不满，但为了孩子的将来着想，有一天我还是要正式办理入籍手续的。”

晴美最初的失望逐渐烟消云散了。他们虽然私奔离开家乡，但是并没有继续束缚自己和对方，而是把最初的爱情转化成真挚的友情，这确实难能可贵。

“你们能够维持这种关系，真是了不起。”晴美说。

“是吗？”

“是啊，简直太美好了。”听了晴美的话，三浦晴美露出美丽的微笑。

“片山晴美小姐，你的电话！”这时，柜台有人喊她。晴美走过去接起电话。

“晴美吗？是我。”话筒中传来片山的声音。

“哥哥？怎么了？”

“发生怪事了。”

“怪事？”

“片冈秀二郎被人杀了！”

“片冈……他是谁呀？”

“秀二郎，就是那个义太郎的弟弟。”

“哦，住在公寓的那个人呀？”

“对。”

“是谁杀了他？”

“我要知道就不必这么辛苦了。”片山说了一句大实话。

“这么一来，那位片冈老爷就连续失去两个儿子了。”

“问题就在这里。”

“怎么说？”

“剩下的就只有那个义太郎了。这样他就不能继续隐姓埋名躲藏下去了。”

“为什么？这些事与他无关呀！”

“不是这么简单，”片山把杉田刑警来东京寻找凶手的事讲了一遍，“换句话说，他认为是片冈义太郎为了独占财产而杀死了两个弟弟。”

“岂有此理！”

“可是，他的两个弟弟都被杀了，警方当然会尽全力寻找失踪的哥哥。”

“哥哥不能帮帮他吗？”

“别瞎说了。我只是一名普通刑警！”

“说的也是。不过，只要找到真凶不就行了吗？”

“嗯，是啊。”

“那就去找啊。”

“哪有那么简单啊。啊，我要去现场了。再见。”

“再见。”晴美放下话筒，回到座位上。

“打搅你了，真对不起。我要走了。”三浦晴美站起来。

“等等，”晴美拦住她，“其实，我刚才接的电话跟你也有点儿关系。”

晴美把片山的话转述了一遍。

“那么，警方认为义太郎先生有嫌疑？”

“不，这只是那位糊涂刑警的胡乱猜测而已。我哥哥再笨，也不至于那么不明事理，请别担心。”

“我必须告诉义太郎先生这件事，不然他从报纸上看到消息，恐怕会大吃一惊。”三浦晴美不安地说。

“你们好不容易各自找到幸福，现在却又被卷入这种纠纷里，太可怜了。”

“不过换个角度想，这也许是个好机会，”三浦晴美沉吟，“还有，有关户籍的事，反正总要找时间解决掉。”

“说的也是。只是无缘无故地卷入命案，真是太惨了，”对此深有体会的晴美，由衷地说，“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们自己现身，别人肯定会以为你们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财产，而且……”

“而且什么？”

“也许还有人会对你们下手……”

“怎么可能！”三浦晴美瞪大眼睛，“我们已经跟死掉没有两样了。”

“可事实上，你们还活着呀！”晴美加重语气说，“你和义太郎先生有权继承那笔庞大的财产，不是吗？”

“我们不要财产！”三浦晴美斩钉截铁地说。

“如果凶手也这样相信就好了……”晴美沉思着说。

“课长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片山迷惑不解。

他本来想马上赶去片冈秀二郎的命案现场，可是栗原警长突然吩咐他代为处理那份急用的文件。正当他再次准备出门时，又接到栗原的电话。

“我是片山。”

“喂，你家的猫咪好不好啊？”

“啊？你说福尔摩斯？它可比我精神多了。”

“那你来这里之前，先回家一趟，把它带来。”

“带福尔摩斯去现场？”片山不禁反问。

“当然是福尔摩斯。不要把其他猫带来啊。”

“不过，为什么啊？”

“你来了就知道了。”对方干脆地说。然后又特别补充道：“务必把猫带来！”

片山愤愤不平，但又不敢违抗上司的命令。因此，此刻他正和福尔摩斯并排坐在警车的座位上。

“你有什么看法？”片山问。福尔摩斯带着一副“我怎么知道”的表情，蜷在座位上假寐。片山耸耸肩嘟囔着：“现场不会还摆着一堆鱼干吧？”

警车停在一幢八层的公寓楼前面。这幢大楼并非顶级豪华公寓，只能算比较高级，但即使如此，凭片山的月薪也不可能买得起。父母买下这里的房产送给孩子，真不知该说现在的年轻人幸福，还是说被父母宠坏了……

“可惜的是，死得这么惨。”

片山嘟囔着走进公寓，心里又是嫉妒又是羡慕。福尔摩斯跟着下了车，轻快地走向电梯。

站在电梯前面的警察问：“是片山先生吗？”

“是的。”

“请上七楼。现场在703室。”

“谢谢。”

片山按了一下上行的按钮，等待电梯下来。这时，后面传来脚步声。他回头一看，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女正快步走来，她与晴美年纪相仿，也许比晴美还年轻一点儿。

片山吓得急忙闪到一边。其实，那位少女的长相非但不可怕，反而还非常可爱，并且颇具知性气质。众所周知，通常这两种优点只会出现在小说或电影的女主角身上。

电梯门打开，少女和福尔摩斯立刻走进去，片山却待在当场一动不动。

“你不坐吗？”少女惊讶地问。

“啊，不……”他想说“请你先上”，又怕引起旁边那个警察的怀疑，于是他只好硬着头皮走进电梯。

“几楼？”少女问。

“七楼。”

“咦，跟我一样。”少女按了七层的按钮，电梯门徐徐关上，开始往上升。

“好可爱的猫！”少女看着正襟危坐的福尔摩斯露出微笑，然后她又转向片山，说：“外面有警察啊。”

“是，是啊。”片山在心里补充，这里也有一个呢。

“出什么事了吗？”

“发生命案了。”提起工作上的事，片山感到放松了一些。

“命案？啊，什么人死了？”

“死者是703室，一个叫片冈的年轻人……”

少女闻言突然发出一声尖叫，紧紧抓住片山的手臂。片山吓了一跳，下意识想逃，可是身在狭窄的电梯里，想逃也逃不掉。

少女焦急地问：“真的吗？你是说……片冈秀二郎？”

“是……是啊！”片山好不容易才答上来。

“不会的！”少女双手捂住脸，身子一晃朝片山靠过去。片山想扶住她，但身体却下意识地往后躲。他失去平衡，退到电梯门边。恰在此时，电梯来到七楼，门向左右滑开，结果，片山和少女抱在一起跌到电梯外的走廊上。

根本刑警就站在眼前，他瞪大眼睛说：“你在干什么？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风流了？”

6

“光会说风凉话，就不能帮我一把吗？”片山板着脸对根本说。然后，他又扶起那位少女：“你没事吧？”

“嗯……”少女站起身，但似乎还未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根本惊讶地问：“怎么了？是不是这家伙对你意图不轨？”

片山大怒：“别胡说！她好像认识片冈秀二郎！”然后，他又转向少女，确认道：“对不对？”

少女点点头，问道：“他……真的被杀了？”

“很遗憾，是真的，”根本回答，“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少女犹豫了片刻，似乎在选择合适的字眼，但随后她立刻清楚地回答：“我是他的女朋友。”

“哦。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田所久子。”

根本想了想，说道：“那么，我们也想问你几个问题。请先进屋吧，等你冷静下来之后再说。”接着，根本又问片山：“你的搭档呢？”

“你说福尔摩斯？它来了呀。咦？”片山东张西望，“奇怪，刚才明明坐在门口的。”

“福尔摩斯真是精明能干，和以前一样，”根本笑道，“说你是它的搭档还差不多。”

“你就别笑话我了！对了，课长为什么要福尔摩斯来？”

“你看看就知道了，”根本使劲拉开那道厚重的钢门，“我也刚来不久，一看现场吓了我一跳。”

“到底怎么回事？”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进来自己看吧。”

片山踏进屋内，狭窄的公寓玄关摆满了鞋子。进去就是客厅和厨房相连的狭长形房间。也许因为只有片冈秀二郎一个人住，厨房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厨具，除了煤气炉、烤箱和烤面包机之外，找不到摆放餐具的橱柜，只有一张餐桌，上面摆着咖啡机和面包盒。客厅这边倒是摆着沙发、音响和装饰架，但是房间杂乱无序，看来主人是个散漫邋遢的人。墙壁上还挂着裸女的海报。

“乱死了！”片山冲口而出。

“他曾经让我按照自己的喜好帮他重新装修房间。”后面传来那个少女的声音。

片山回过头去：“嗯，田所……”

“久子。”

“对，田所久子小姐，有关装修房子的事是最近谈起的吗？”

“是的，就是不久之前。我思考了很久，今天特意把图纸拿来给他看，谁知……”少女说着又开始啜泣。片山平生最怕女人哭，他赶快把视线投向屋子其他地方。

屋里有一条短短的走廊通向右侧，走廊的正面和左边各有一道门。

“根本先生，杀人现场在哪儿？”

“在卧室。正面那道门就是。”

片山跟在福尔摩斯后面，打开走廊尽头的门。

“我来迟了！”片山一进门就喊。在里面忙活的几个男人一起回头看向他。

“你来啦！”栗原愉快地跟他打招呼，“猫也来了？哎呀，欢迎欢迎！”

“课长，到底……”话没说完，片山惊得瞪大双眼。

“小心脚下，地上全湿了！”

其实，这是一间普通的卧室。西洋式的房间，地上铺着地毯，有一张双人床，此外还有一个衣橱和一面镜子，总体说毫无情趣可言。不过，它跟一般卧室有两个最大的不同。

一是双人床上躺着一具男尸，即死去的片冈秀二郎。他身穿睡衣，露出胸脯，乍看之下没有外伤。不过，这里是命案现场，有尸体不足为奇，奇异的在于第二个不同点——卧室被水淹没了。

是真正地水淹没，绝不是洒了一点儿水那么简单。当然水位并没有淹到胸膛那么高，然而地毯全都吸满了水，脚一踩上去就吱吱地渗出水来。仔细一瞧，床上和片冈秀二郎的尸体也是湿漉漉的，湿透的睡衣

紧贴在身上，头发像是涂了太多发蜡似的贴在头皮上。

“怎么回事？简直是火灾现场嘛！”片山战战兢兢地踏进去。

“一点儿都不错。只是熄灭的是片冈秀二郎的生命之火。”栗原罕见地讲出一句有文采的话。他是个工作狂，一遇到棘手案件就格外兴奋。不过，与小说中的名侦探大不相同的是，他很少亲自解决案件。

“所以，我让你把你家的猫带来呀。这种怪案它最拿手了。”栗原笑嘻嘻地说。

至于福尔摩斯，好像知道自己被带到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此刻它端坐在卧室门口，小心翼翼地用前爪碰碰湿透的地毯，然后又慌忙缩回去。

“城市的猫真没用！”片山不由失笑。福尔摩斯有点儿生气，斜睨他一眼，然后装出不屑一顾的模样，举步走上湿淋淋的地毯。

“死因是什么？”片山问。栗原耸耸肩，说：“还不知道。南田还没来呢。”

话音未落，随着一句“各位久等了”，验尸官南田慢悠悠地走进来。和往常一样，他打扮得就像个略有文化的流浪汉。

“我们都快急死了。你干吗去了？”栗原抱怨。

“我又不是超人！你以为我会飞啊！”南田反唇相讥，还打了个大哈欠。他走到床边时，才发觉脚下的水声。

“怎么回事？大象在这里小便了吗？”他说了个冷笑话。

南田在检验尸体时，片山把田所久子的事告诉了栗原。

“好，找她问问。”

“她好像受到很大的刺激……”

“那又怎样？难道见到我就会受到更大的刺激吗？”

“那可说不定，”片山脱口而出，然后又立刻改口，“不，不，我是说.....”

“那你就握住她的手叫她不要怕好了。”

栗原毫不在意地走出卧室，片山急忙追上去。

田所久子依然脸色苍白地坐在客厅沙发上，失魂落魄地凝望着空中。

“你就是田所久子小姐吗？”

栗原突然大喊一声，顺手拿过一张椅子放在她前面，一屁股坐下。田所久子被他的气势吓得缩起身子，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是，是的.....”

片山不禁冒火。课长就不能温柔一点儿吗？

“你是片冈秀二郎的情人，是吗？”

田所久子咽下一口唾液，更正说：“是恋人。”

“还不是一样。你们有没有肉体关系？”

田所久子垂下头不说话。栗原再问：“有没有？”

这次，田所久子用细如蚊鸣的声音说：“有，有过几次.....”

“嗯。那么，他被人谋杀的事，你有什么头绪吗？”

“没有。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她迷惘地摇摇头，“他.....真的死了吗？会不会认错人了.....”

“要不要亲眼确认一下？如果你肯这样做，也算帮了我们大忙。”

田所久子迟疑了一瞬，但立刻肯定地回答：“好。”

“那么，跟我来吧。”

在栗原的催促下，田所久子走向卧室，片山跟在她身后，走着走着她突然踉跄了一下，片山慌忙上前搀扶。

“没事吧？”

“不好意思，我没事。”久子双颊晕红。片山好像不小心碰到一只滚烫的茶壶似的，急忙抽回手。

“进去吧。”栗原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用下巴示意田所久子。

田所久子深吸一口气，走进卧室，她不顾脚下湿透的地毯，径直来到床边。

南田注意到她，让到一边，问：“你认识他？”

田所久子目睹尸体的瞬间闭上眼睛，双手捂脸。

“就是他吧？”栗原问。她沉默地点点头，哽咽着问：“到底是谁干的？”

栗原问南田：“找到死因没有？”

“还不是很清楚。”

“别卖关子了。”

“这个……就目前看来，我想多半是心脏停搏。”

“什么？心脏停搏？那就不是杀人事件了？”

栗原的语气中流露出明显的失望。警察无事可做不正是天下太平的证明吗？只是有些人偏偏不这么想。

“我也没说不是啊。”南田说。这时，福尔摩斯踏着湿地毯不知从什么地方走来了。南田一见大喜。“咦，小猫也来了！”

“它的嘴里衔着什么？”片山蹲下去，从福尔摩斯嘴里拿出一张小纸片，“好像是什么东西的标签。”

“给我看看，”栗原接过去，笑着说，“这是威士忌酒标签的一部分。”

“是吗？我不喝酒，所以不认得。”

“刑警必须是万事通。你也多少喝点儿酒练习一下！”

“不要说废话了！”南田插嘴说，“你知道小猫为什么要把这个叼过来吗？”

“嗯？你是说……”

“假如这个死者本来心脏就不好，又喝得烂醉如泥，再被人冲个冷水澡，会怎么样呢？这是高明的谋杀啊！”

“这样啊！南田，干得好！”栗原转眼间精神百倍，“喂，田所……”

“田所久子小姐。”片山提醒。

“田所久子！这个男的是不是酒鬼？”

“他……经常喝酒。”

“喝很多吗？”

“是的。我常劝他戒酒，他不听……”

“他的心脏有问题吗？”

“他曾说过身体不太好。高中时代，上体育课时经常在旁边休息。”

“这是懒人常用的借口。”

田所久子气愤地看着栗原：“你有说他坏话的时间，怎么不赶快去捉拿凶手呢？”

这一招在栗原身上根本不管用。他接着问道：“你喜欢这种男人？”

田所久子脸更红了：“喜欢谁是我的自由！”

“说的也是。你真心爱他，如果发现他和其他女人交往……”

“你说什么？”

“我是说如果。如果他有别的女人，你会很生气吧？”

“我会杀掉那个女人！”

“不是杀那个女的，而是杀死他，对不对？你知道他酗酒，也知道他心脏不好，所以……”

“太过分了！”田所久子声音颤抖，“你是说我杀了他？！”

“是你杀的吗？”

田所久子没有回答，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冲出卧室。片山实在忍不住了，指责道：“课长，你不觉得她很可怜吗？”

“你觉得她可怜的话，就去安慰她呀。”

“啊？”

“男朋友被杀，女人肯定会情绪激动，所以这时不妨让她爆发一下，才能更快平静下来。你趁机去温柔地安慰她两句，她心一软，就会对你倾诉一些不愿告诉警方的秘密。”

“有这回事？”片山对栗原的女性哲学半信半疑。虽然他承认自己对女性心理一窍不通，无法否定他的话，但是他也不认为栗原是这方面的行家。

“快去！”栗原催促他。片山只好不情愿地走出卧室。田所久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已经不哭了。片山走近她，清清嗓子。她看到片山，马上低头致歉：“实在对不起。我一时激动……”

“课长向来都是这样，请别在意。”

“他也是为了工作。可是他那样说……”

“这个……你不要太放在心上。”片山的声音硬邦邦的，不知是喉咙

有痰，还是过于紧张，他觉得无法顺畅讲话，清了三次嗓子才恢复正常调子。

“怎么样？你知道他有什么仇人吗？”

“我不清楚，听说他家里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他弟弟死了……”

“他弟弟好像也是被人谋杀的。”

“我在报纸上读到了。那么，凶手是同一个人吗？”

“不好说，因为案发地点相隔很远啊。”片山又干咳一声，使喉咙恢复正常状态。

“他老家来的人也住在这里，所以我们最近很少碰面……”

片山这才想起，不知那两个家伙怎样了？是叫泷川和村内吧？还有片冈和山波都到东京来了，他们住在哪儿呢？山波姑且不论，照理说片冈应该住在儿子的公寓才对呀。

事情到了这般田地，片山第一次发觉，那两个私奔者本身的立场也处于微妙状态。他们与案件相关，当然还要跟他们的父亲碰面，他们见面那天一定很“热闹”，所以还是提前知会栗原课长一声比较好。

“总之，请你振作一点儿！”片山毫无把握地勉励她。

“谢谢你的关心。”田所久子又低头垂泪。

片山顿觉坐立不安，他又干咳两声，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对了……那个卧室全是水，对吧？”

“啊？哦，是啊。你一说我才想起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想是床坏了。”

“床？”

“那是水床，床垫里面装满了水……大概是床垫破了，所以水流得到处都是。”

“原来是水床啊！”片山恍然大悟。

可是床垫为什么会坏掉呢？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是先把这个信息告诉栗原比较妥当。

“你在这里等一下。”片山正想站起来，突然听到卧室里传来一声尖锐的怪叫。

“出什么事了？”田所久子吓得差点儿蹦起来。

“你留在这儿！”片山冲进卧室，“刚才是什么声音？”

“那个年轻的警员检查了一下衣柜。”栗原说。

“猫在衣柜前面喵喵叫，我一打开柜子，就掉出来一具尸体。”那个年轻的刑警脸色苍白。片山十分同情他，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吧。

从衣柜中滚出来的尸体是个男人，而且身上紧绷绷地套着一件女式的花睡衣，样子惨不忍睹。

“啊！”片山情不自禁地高喊，“他是片冈义一！”

“你认识他？”栗原诧异地问。

“他是被害人的父亲！”片山话一出口就知道完了，可是后悔也晚了。

栗原眼中闪过一道可怕的光芒。“片山，你怎么知道他是被害人的父亲？”

“不，嗯，这个……”片山想解释，可是叫他在短时间内说清前因后果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的确不是可以简要说明的事。

“总之，说来话长……”

“唔……”有人发出呻吟。栗原与众人对望。

“是你吗？”

“不是。不知道是谁。”

“是片山吧？”

“不是我。我在讲话，怎么能同时发出这种声音。”

“也对。是猫吧？”

“唔……”又是一声呻吟。

“课长！快看……”那个年轻刑警指向翻过身来的片冈义一，他打了一个大哈欠。

“笑死人了！”南田扑哧笑出声来，“原来没有死，只是睡着了！”

片冈连续打了几次哈欠，嘴张得比河童都大。他眨眨眼，喃喃自语：“好冷……”接着他注意到站在眼前的栗原等人，口齿不清地问：“咦？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警察。”栗原说。

“警察？警察来这里干吗？”片冈说着，突然发现片山的存在，立刻眉开眼笑起来。

“义太郎！啊，原来你们帮我把义太郎找回来了！”

片山拔腿要逃。可是，刚刚从睡梦中苏醒的片冈，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他扑过去。

“请不要这样！”

话音未落，片山被片冈一把抱住，两人一起栽倒在湿漉漉的地毯上，就像跌进水坑里一样狼狈不堪。

第二幕 以牙还牙

1

“老公。”

片冈令子悄悄推开工作室的门，轻声呼唤。

丈夫说过工作时不要打扰他，而令子也一直很体谅他。可是，现在不是顾虑这个时候。

“有事吗？”丈夫抬起头。看到他温和的脸，令子松了口气。最近，丈夫心情很差，时常闷闷不乐。

“昨晚睡了吗？”

“睡了两三个钟头。”

“这样会搞坏身体的。请他们延长一点儿时间好不好？”

“没关系。手头这些工作一赶完，我就轻松了。”

“你每次都这么说。”

令子的手放在他的肩上，片冈义太郎把手叠在妻子的小手上，微笑地看着她：“不要担心。”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啊。”

“我知道你有事瞒着我。”

“我像是说谎的人吗？”义太郎笑了。

“晴美打电话给你，说了些什么？”

“嗯.....她说老家那边发生了很多事，很麻烦的，”义太郎说，“不过与我无关，不必担心。”

令子欲言又止，想了想，说：

“我去泡咖啡，喝不喝？”

“好的，再过五分钟我就去。”

“好。”

令子正要离开房间，义太郎叫住她：“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什么事？”令子回过头。

“记得多放咖啡粉。”

“真是的。”令子扑哧一笑。

她把水壶放在煤气灶上，呆呆地等待水烧开，她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不安情绪，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令子今年二十五岁，三年前跟义太郎结婚，两年后生下女儿美沙子，一家三口和乐融融。

令子体质虚弱，看起来不太健康，其实她没什么病，只是很容易疲倦。几年前她从九州独自来到东京谋生，在朋友介绍下，为一名插画师跑外勤，并以此为契机认识了片冈义太郎。

从坠入情网到提交结婚申请之前这一段时间一直非常平静稳定，后来听义太郎提起复杂的身世，着实让令子大吃一惊。不过，在她心目中，义太郎是个意志坚定、诚实有为的青年。暂时不能让她入籍，以及义太郎断绝亲友来往的事，令子全都接受了，并且答应和他在一起。

孩子出生后，户籍的事需要解决。令子一直假装对这件大事视而不见，而这些日子.....

“水开了。”义太郎的声音把令子唤回现实。

“啊，对不起。”令子急忙开始泡咖啡。

义太郎在餐桌旁坐下，拿出一支烟衔在嘴里，但没有点火。

“抽一支吧。”令子说。

“还是不抽了，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戒烟的。”义太郎把尚未吸过的香烟丢进烟灰缸里。

“你怕晴美不高兴？”

“她有什么好怕的。”义太郎笑道。

令子倒了一杯咖啡，摆在丈夫面前。

“美沙子呢？”

“还在睡午觉。”“孩子已经开始学走路了，长得真快。”

令子踌躇一下才说：“听说秀二郎被人杀了。”

“我知道。”

“晴美给你打电话，就是说这个？”

“嗯。”

“他是你的弟弟呀。”

“我没有家人！”义太郎说，接着又轻声笑了笑，“其实也不能这样说。”

“你打算沉默下去？”

“反正他们会找上门来。”

“谁？”令子害怕地瞪大眼睛。

“我父亲、警察等等……因为是谋杀案，没办法。”

“好可怕！”

“没事。听晴美说，有一个负责办案的刑警非常通情达理，很同情我们的遭遇。他跟我同名，而他妹妹也叫晴美。”

“太巧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义太郎伸伸懒腰。

门铃响了。令子站起来开门。

“是仓持先生。”

“啊，好想他呀！”义太郎急忙走到玄关，“仓持先生，我听晴美说你来了东京，正在想您会不会顺路来看看我们呢。来，请进。”

仓持医生的脸上露出一个难以捉摸的微笑。

“你看起来很不错嘛，陪我出去一下可以吗？”

“好。”义太郎点点头。回头对屋里的令子交代一声：“令子，我出去一下。”

义太郎一家居住的小区离市中心相当近。虽然通勤很方便，但是儿童游乐场所十分有限，附近只有一个儿童公园而已。

这个微缩公园面积只有两间教室那么大，长方形的区域四周围着低矮的铁丝网，里面有沙坑、秋千、单杠和滑梯等。虽然住宅区内的孩子不多，但由于没有其他游乐场所，所以这里经常十分拥挤。

“城市的孩子真可怜。”仓持有感而发。

“仓持先生，您今天来有什么事？”

“你听说秀二郎的事了吧？”

“是的。听说他生活很不检点。”

“他是那种典型的纨绔子弟。”仓持对于死去的人也毫不客气。

“父亲一定很失望吧。”

“没错，”仓持坐在秋千旁边低矮的护栏上，“现在他只有你这一个儿子了。”

“可是我已经……”

“你这么想，你父亲却不这么想啊。”

“我才不管他呢。”义太郎恨恨地说。

“山波家那边也是。千造一死，只剩下晴美了。他们两个老头子真可怜，可惜我无能为力啊。”

“他们现在觉悟了吧？”

“对了，这次的谋杀案，继公三郎、千造之后，秀二郎也死了——我看这绝不是巧合。”

“当然不是。”

“这么一来，警方当然也把注意力转移到你们身上了。”

义太郎愣了一下，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别吓我了。您是说，警方认为我和晴美有嫌疑？”

“警方的推理很简单。他们要找的是可以因被害人的死亡而获得利益的人。”

“话虽如此……可是，秀二郎那家伙肯定会有不少仇人吧。”

“当然警方不会逮捕你们，”仓持点点头，“问题在于，你们的生活从此要不得安宁了。”

“那是无可奈何的事，迟早要有个了断……”

“还有，乡下那帮家伙也有问题。”

“怎么回事？”

“自从公三郎和千造的事情发生以后，镇里处于一触即发的危机状态。”

“他们还没有吸取教训吗？真是的！”义太郎摇摇头。

“你必须回去一趟。知道吗？”

义太郎望着秋千上的孩子们，然后抬头看着仓持说：“我知道。唉，十二年了……”

“这么多年了，镇里一点儿也没变，真令人失望。”仓持苦笑着说。

“您好。”义太郎向一名领着孩子的主妇打招呼。那名妇人领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孩儿，自己还怀着身孕，看样子也有七八个月了。

“哎呀，片冈先生，我以为你们全家外出了呢。”

“没有。最近我都没时间休假。”

“你太太去买东西了？”

“她应该在家呀。”

“刚才我拿传阅板到你家去，叫门没人回应，于是我就把传阅板挂在你家门上了。”

“是吗？也许她在打瞌睡吧。”

妇人疑惑地说：“是吗？可是从外面看，家里所有窗帘都拉上了。”

“窗帘全都拉上了？”义太郎与仓持面面相觑。

“快回去看看吧。”仓持说。

二人快步走回义太郎所住的那栋楼，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楼梯。

“她不可能外出的呀！”义太郎担心地说。

“先进去再说。”

义太郎拼命拧门把手。

“锁住了！令子！令子！”

义太郎连续按着门铃，可以听到屋里传出门铃声，但无人应门。

“你没带钥匙吗？”

“我没想到会进不去呀！令子去哪儿了？”

仓持突然匍匐在走廊上，义太郎见状大吃一惊。

“您在干什么？”

“门底下的缝隙塞住了！”仓持站起来说。

“怎么回事？”

“门下原本有一道一厘米左右的缝隙，可以看见屋里的情形。现在完全塞住了，好像用胶带贴上了，”仓持脸色苍白，“赶快从隔壁家的阳台过去！”

“难道是煤气……”

“不知道！赶快去啊！”

义太郎用力猛拍隔壁家的大门：“对不起，我是片冈！”

隔壁家的主妇打开门，义太郎说句抱歉，猛地推开她冲进去。仓持也紧跟其后。

两家的阳台是用一道涂漆的胶合板隔开的，四边镶着铁框，乍看像是铁板，其实是紧急情况避难用的通路，一敲就破。

义太郎一脚踢开胶合板，冲进自己家的阳台。

“令子！”

“打破玻璃进去！”仓持喊道。

义太郎拿起露台上放着的水泥砖，用力敲击窗户。厚厚的玻璃应声而碎，义太郎伸手从里面开了锁，撞门而入。

煤气的味道扑面而来，义太郎把紧闭的窗帘全部拉开，冲进室内。

“令子！美沙子！”

义太郎一眼就找到了她们。令子抱着美沙子倒在起居室的中央。

仓持奔过来说：“先把煤气关掉！然后打开所有门窗！”

“是！”

厨房里，煤气灶的胶管被拆掉了，煤气大量溢出。义太郎强忍眼睛的刺痛关掉总闸，再把窗子和门一一打开，然后跑到玄关。

大门上了锁，门下的缝隙被胶带紧紧贴住。义太郎用力拆开胶带才把大门打开。

邻居家的主妇们陆陆续续地探出头张望。

“请熄掉火！”义太郎大喊，“这里煤气泄露！请大家把火全部熄掉！”

主妇们闻言，全都慌张地回到屋里去了。义太郎冲回起居室。

“仓持先生，她们怎么样？”

“不要紧！并没有吸入太多煤气。”仓持大声说。

“太好了！”义太郎骤然全身放松，瘫坐在地。

“不过，美沙子还是婴儿，必须赶紧将她们母女送去医院。喂，快打120！”

“啊？”陷入半休克状态的义太郎还没有回过神来。

“快叫救护车！再拨119！”

“是！”义太郎慌忙去打电话，“喂！喂喂！”他回头告诉仓持：“没人接！”

“怎么可能？消防队没有休假呀！”

“可是确实……”义太郎说到一半停住了，“仓持先生，你看！”

义太郎拿起电话线，而线已经被人用刀切断了。

2

片山向医院的护士出示警察证。

“煤气中毒的片冈令子住哪间病房？”

“走到尽头，向右转就是。”

“谢谢。”说完，片山正想迈步，又被护士叫住。

“这只猫是怎么回事？”

福尔摩斯蹲在片山脚下。

“它是警犬。”

“不是猫吗？”护士双目圆睁。

“它善于乔装。”片山瞥了一眼目瞪口呆的护士，带着福尔摩斯快步走过去。

片山穿过走廊，在尽头右转，结果一眼就见到一张熟悉的脸孔。

“这不是仓持先生吗？”

“又见面了，片山先生，”仓持高兴地说，“哦，猫先生也来了？”

福尔摩斯抬头望着仓持喵喵直叫。

“它在抗议说它是雌性，不要叫它‘先生’，”片山解释道，“对了，听说片冈义太郎先生的太太意图用煤气自杀？”

“就是啊。我也吓了一跳，幸好我们及时赶到。”

“原来是这样，现在情形如何？”

“没什么大碍，不会留下后遗症。请进来吧。”

仓持正想开门，屋门从里面打开了，出来一个跟片山年纪差不多的青年。

“正好，”仓持说，“片山先生，他就是片冈义太郎。”

“幸会幸会，我就是片山义太郎。”

“哦，就是你呀！”两个义太郎紧紧握手。

“你太太怎么样？”

“嗯……”义太郎表情复杂。

“怎么？情况很严重？”仓持关切地问。

“不，已经恢复精神了。她说有点儿头疼。”

“那是免不了的，不要担心。”

“我知道，可是……”

“你知道你太太为什么自杀吗？”片山问。

“刚才我问过了……咱们去那边说吧……”义太郎好像怕病房里的太太听到，于是来到走廊在长椅上坐下。“事情很奇怪……她说她没想自杀，而是被人袭击了。”

片山顿时紧张起来，换句话说，这就变成了一桩杀人未遂事件。

“那就奇怪了，”仓持说，“玄关的大门上了锁，阳台的门也……”

“对，全都上了锁。”义太郎点点头。

“凶手会不会有备用钥匙？”片山说。

“不会的。只有两把锁匙，都在屋里好好放着。”

“你能肯定吗？”

“肯定。由于最近令子丢了一把钥匙，我们只好换了新锁。还有，门下的缝隙是从里头贴上胶带的。”

“是啊，确实是从里面贴的。”仓持说。

“门缝都被贴上了呀？”

“对，用胶带贴的。”

“胶带如何处理了？”

“这个……我把它拆下来，就放在旁边了。”

“说不定可以取到指纹。既然你太太那样说，我们就要按照这条线索进行搜索。”

“拜托了。”义太郎低头行礼。

片山跑去接待处，打电话联络搜查一课。

“什么？又有命案？”栗原大吃一惊。

“是杀人未遂，不过还有一点疑问。”

片山把事情简要说了一遍，栗原大喜。

“我立刻就派根本和鉴识科的人去现场。”

“我也一起去可以吗？”

“也好。对了，别忘了带猫！”

片山觉得无趣。为什么凡事都把福尔摩斯放在第一位啊？

片山回到病房，直接向片冈令子询问情况。

“你就是那位叫义太郎的刑警？”令子坐在床上，看起来精神不错，只是脸色有些苍白，孩子在她旁边熟睡。

“听你先生说，你是被人偷袭的？”

“是的。”令子紧张地点点头。

“能不能把当时的情形告诉我？”

“我老公和仓持先生一同出去以后，我就进浴室去洗衣服。我把浴缸留下的洗澡水吸进洗衣机里，这时突然有人从背后抱住我，用布压在我脸上。我闻到一种刺鼻的味道，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大概是氯仿。”仓持说。

“其后的情形我就不清楚了，我勉强睁开眼睛时，发现美沙子躺在我身边，接着又闻到煤气味，我抱起美沙子想逃，可惜身体不听使唤。我拼命爬到起居室，就失去知觉了……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了。”

片山点点头：“明白了。玄关大门的锁是怎么回事？”

“我老公和仓持先生出去以后，我以为他们会很快回来，所以一直没有上锁。”

“你肯定没有锁吗？”

“是的。”

“对于偷袭你的人，你还记得什么吗？”

“这个……”令子沉吟，“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所以……”

片山没有深究。她闻到氯仿马上就神志不清了，不可能注意到对方的手套或是身高等细节。

“事情的确很蹊跷，”片山向令子说明当时房屋处于密室状态，“你能不能想起什么？”

令子摇摇头：“难怪义太郎以为我想自杀。可是，我没有理由自杀啊！”她望望身边的美沙子，“即使自杀，我也不能带着孩子一起死.....”

片山点点头：“我明白了。我们会竭尽全力查明真相。”

来到走廊，片山问义太郎：“虽然你太太那样说，但是你觉得她到底有没有自杀的动机？”

“确实，她神经很敏感，”义太郎说，“不过我想她不会无缘无故自杀的。”

“女人都很坚强，尤其是做了母亲的女人。”仓持说。

“怎么说？”

“做了母亲的女人，不会因为一点儿小事就一蹶不振的，除非她患有产后抑郁症。不过，令子没有那种迹象。”

“原来这样呀。”

“你有没有见过女人分娩的过程？”仓持问。

“没有。”

片山见过不少杀人现场，但从未见过分娩现场。

“女人分娩的场面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能挺过那种痛苦的女人是不会轻易想不开而寻短见的。”

“哦。这么说，确实是有人想对令子下毒手。”

“我不清楚原因，不过一定是这样的。”仓持说。

“明白了。现在鉴识科的人去你家了。你要不要一起去？”片山问义太郎。

“当然要去，我先跟令子说一声。”义太郎回到病房去了。

片山还有一件事放心不下。如果片冈令子是某人下手的目标，她就有可能再次受到攻击。

“片山先生！”一个熟悉的声音喊他。回头一望，只见石津大步走过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晴美小姐告诉我的。啊！”

石津怪叫一声跳起来。福尔摩斯从他脚边悠然走过。“福……福尔摩斯也一起来了？”

“还是怕猫，真没出息！找我有什么事？”

“晴美小姐叫我转告你，晴美小姐说晴美小姐想见你。”

“喂！你在打什么暗号？”片山摇摇头。

“啊？你不明白吗？”

“谁能明白啊！”

“有两个晴美小姐确实有点儿麻烦。”

“哦，你是说，那个姓三浦的晴美想见我？”

“对，那个晴美小姐对这个晴美小姐说要见这个片山先生……”

“什么这个片山先生？片山只有一个！”

“哦，对呀。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我要先去一个地方，”片山说，“对了，你现在有空吗？”

“没空。”

“这样啊，那对不起了，麻烦你在这个病房前面守着好不好？这个叫片冈令子的患者有可能被人袭击。”

“可是……”

“拜托了，待会儿我会叫人来换班。”

“可是我很忙啊……”

“没事啦。好了，片冈先生，我们走吧。”

片山丢下发呆的石津，扬长而去。

“胶带上只查出一个人的指纹。”鉴识人员说。

“那一定是我的了。”义太郎说。

“我能不能取下你的指纹？”

“好的。”

片山环视室内。的确，这种住宅的密封性很好，非常适合用煤气杀人。

“片山！”根本刑警走过来，“怎么样？这种情形只可能是自杀吧。”

“嗯。”

“所有门全都从内侧上锁，大门下面被胶带堵死。你有什么办法证明这是谋杀？”

“贴胶带那里可以玩花样。”

“什么？”

“先把胶带上半段贴在门上，然后走到外面，透过缝隙用吸尘机的吸嘴把胶带吸紧，然后胶带下半段就牢牢贴在地面上了。”

“原来如此。”

“这是约翰·迪克森·卡尔^[4]想出来的诡计。不过。这次的情况嘛.....”

“这次行不通？”

“如果在走廊这样做，吸尘器发出的声音就会被邻居听到。而且，吸尘器必须通电才能用。”

“是啊。那么，就只有自杀未遂这种可能了。”

“但她本人说不是.....”

“也许是怕丢面子才那样说的。”

“我也想过这一点。不过，电话线切断了。想自杀的人会做到这一步吗？”

“说的也是，”根本沉思一阵，“那么凶手是怎样出去的呢？”

“我要是知道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真是怪事，无从下手啊，”根本扭扭头，“喂，就交给你办啦！福尔摩斯，你看出什么端倪了吗？”

福尔摩斯在屋里走来走去，好像没有特别发现，它来到片山身边坐下，开始打哈欠。

“哼，你可真够悠闲的。”

义太郎走过来说：“对不起，麻烦你了.....”

“哪里，这是份内的工作。而且也许是因为我们同名吧，我也不觉得这是别人的事。”片山微笑着说。

“我以为早就和过去一刀两断了.....”义太郎的表情阴沉下来，“现在必须要回老家一趟了。”

“那边也很麻烦呢。”

“没办法啊，”义太郎叹息道，“咦，有人来了。”

玄关传来说话声，义太郎走出去，片山跟在后面。一位年轻美女正站在那里。

“义太郎先生！”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令子的事了。她没事吧？”

“没什么大碍，不过还需要住院观察。”

“那就好！美沙子呢？”

“嗯，她很健康。”

义太郎扭头对片山说：“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晴美。”

“幸……幸会……”和以往一样，在美女面前，片山的声带又僵硬起来。

“我听你妹妹说过很多关于你的事。”

反正肯定没说好话吧，片山心想。

“听说你有事找我……”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想见见你。因为你跟义太郎先生的名字一样。”三浦晴美微笑着说。

片山觉得她有所隐瞒，也许在义太郎面前不便启口。

这时，一名鉴识人员走过来。

“电话上也找不到指纹。凶手大概戴着手套。”

三浦晴美困惑不解地说：“凶手？她不是煤气中毒吗？”

“好像有人企图谋杀她！”义太郎说。

“怎么会这样！”晴美脸都白了，“到底是谁想置令子于死地啊？”

“不知道。这次的事件可能跟别的案件有所牵连，必须要查明真相。”片山说。

“是啊。”三浦晴美点点头。

“你有什么打算？”义太郎问晴美。

“你若回去的话，我也一起回去。”

“哦？可是我和你都有孩子，我倒无所谓……”

“没关系，我老公可以照顾他。当然，我也不能离开太久。”

“这样啊。三浦君很辛苦啊。”

“他喜欢照顾孩子。没问题，只要休业三天就可以了。”

“那也好。总之，必须把事情搞清楚。”义太郎点点头说。

3

“你妹妹真好。”三浦晴美说。

“真的吗？可是她很唠叨的。”片山耸耸肩。晴美在外面还挺会装的。

片山用警车先把义太郎送到医院，然后又送三浦晴美回家。一路上两人都很沉默。片山知道三浦晴美有话想对他说，但不知如何让她开口。他又不是牙医，不能想让别人“开口”就“开口”。

“这猫真可爱，”三浦晴美一边轻抚躺在她与片山之间的福尔摩斯，一边说，“关于令子的事，我想跟你谈谈。”

“什么事呢？”片山问。

对方主动开口，让片山轻松不少。片山想，他这种人大概永远也当不了电视记者吧。

“我想令子也许真的想自杀。”

“哦.....她有什么理由呢？”

三浦晴美顿了一下，说：“她一定不想让义太郎先生知道真相，所以说是被人偷袭.....虽然这样会使义太郎担心，但总比让他知道自己的秘密好！”

“什么秘密？”片山问，“如果方便的话，请你告诉我。”

“我以为刑警会更强硬地逼人家坦白呢。”三浦晴美微笑着说。

“也有那种刑警，”片山挠挠头，“只是我不会那么做，这是性格使然。”

“但是，你说得这么客气，我反而愿意主动说出来了。”

“是吗？”片山真想让栗原听听这话，省得他总是指责自己“不够强势”。

“请你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这个要求很伤脑筋。片山是刑警，即使被告知要保密，他的立场也不允许他这么做。但是，如果他告诉对方这一点，对方就不会继续说了。无奈之下，片山只好忍受着良心上的折磨，答应三浦晴美自己会保密。

“那么，令子为什么想自杀？”

“因为令子病了。”

“什么病？”

“具体我也不清楚。不过，从她的话里推测，可能是癌症.....”

三浦晴美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不知是不忍心说，还是不想被开车的警察听见。

“这……”片山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

“她说她母亲也是死于同样的病，所以她心里很清楚。她还说最多只有一年……”

“一年？”

“她一定是不堪其苦，所以想自杀了之吧。”

片山陷入沉思。的确，片冈令子看起来十分虚弱，但是如果她真的身患绝症，仓持医生怎么会没有发现呢？这点必须弄清楚。如果她没病，那么应该还有其他自杀的原因。

对了，现在就是调查这件事的绝好机会。她还要住院，就以检查煤气中毒后遗症为理由，让她照X光，一照就知道是不是癌症了。

我的头脑还不错吧！是不是呀，福尔摩斯？片山自鸣得意，用手指戳了戳旁边的福尔摩斯。

“噉！”福尔摩斯怪叫一声。侧头一看，福尔摩斯不知何时坐到了三浦晴美的膝头上。换句话说，他刚才戳到的不是福尔摩斯，而是三浦晴美的臀部。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是福尔摩斯……实在抱歉。”片山红着脸不住道歉。

“没关系，”三浦晴美扑哧一笑，“你这个人果真像你妹妹说的一样。”

怎么听这都不像一句夸奖，片山难为情地望向窗外。

“啊，停在前面的拐弯处就可以了。”三浦晴美对开车的警察说。

“那幢楼吗？”片山抬头望到一幢高层公寓，惊叹不已。

“不，”晴美摇摇头，“我们住不起那么豪华的公寓，从旁边的巷子

进去才是。”

“听说你们家开店做生意？”

“一间小咖啡厅而已，有空的话，要不要进去坐坐？”

“可以吗？”片山也想见见这位晴美的丈夫，“那就把车子开到店前……”

“不行。如果附近的人见我坐警车回来，会受到惊吓的。”

片山见惯了警车，所以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普通人看到警车，一定会很好奇，并猜测发生了什么事。

“那就打搅两三分钟好了。”

下了车，片山和福尔摩斯一起向三浦晴美家的咖啡厅走去。

四周高层公寓林立，一间小巧雅致的咖啡厅坐落其间，店名叫作“青空”。

“店名是我老公根据我的名字取的。”三浦晴美略带羞涩地说。青空——晴朗美丽的天空。原来如此。看来三浦很爱妻子。

店面相当宽敞。正面是柜台，摆了五张桌子。

“你回来啦！”一个穿围裙的男人挥挥手。他三十岁左右，身材微胖，一看就知道是个老实人。

“令子怎么样？”

“没事了，不太严重。母女都平安。”

“那就好。”

“正也呢？”

“一直在睡。这小子实在孝顺父母，不给咱们添麻烦。”

话没说完，里头就传来婴儿的哭声。

“来啦来啦。”三浦晴美冲进去。

“欢迎光临。”三浦回到柜台向片山打招呼。片山自报姓名。

“啊，失敬失敬，我听晴美提过你的事，”三浦伸出手来，“我叫三浦真。真实的真。”

“幸会……最近，你太太遇到一些麻烦事，肯定很困扰吧？”

“没办法啊。我知道她的身世，但我依然选择了她。对了，要不要喝点什么？我这儿不卖酒……”

“咖啡就行了。还有……可以给我一点儿红茶吗？”片山发现福尔摩斯在用爪子拉他的裤脚。

“红茶给猫咪吗？好洋气呀！唉，这么说倒显得我土气了，”三浦真愉快地笑了，“好的，请等一下。”说着，他开始泡咖啡和红茶。

片山慢慢喝着咖啡，福尔摩斯伸出舌头，小心翼翼地舔着碟子里的红茶。这时，三浦晴美抱着孩子出来了。

“他喝饱了牛奶，心情好极了。小正，你看小猫咪。”

正也是个活泼健康的孩子，他好奇地望着福尔摩斯，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福尔摩斯也抬起头来，很有兴趣地研究正也。果然是一只母猫，就是喜欢小男生。

“孩子很像妈妈呢。”片山说。他虽然不擅长和女人相处，但是却讨厌孩子。也许是因为他总是被女人甩掉，但是没被小孩子甩过吧。

“晴美，你决定怎么做？”三浦说。

“我想回去一趟，该是做个了断的时候了。”

“那也好，”三浦点点头，“可别把财产带回来哦！”

“知道了，”晴美笑道，“这个人呀，不允许太太比自己有钱。”

在这个时代，这种男人太少见了，片山想。

“我去两三天就回来，小正就拜托你了。”

“知道。小正，妈妈走了，家里只剩我们两个了，好自由呀。对不对，宝宝？”三浦一看就是个宠爱孩子的好父亲。

一辆小型货车在店前停下来。

“啊，送冰块的了。”三浦说。

“今天送迟了，冰块快要用完了。用来做冰咖啡的冰块，很难用自家的冰箱做。”

“原来如此。”片山点点头。

店门开启，送冰块的用铁钩钩着一块巨型冰块走进来。对方一进门就说：“承蒙您每次关照我家的生意。”

“咦？方块冰呢？”三浦问。

“对不起，方块冰没货了，只有大块的。”

“那就麻烦了。”三浦皱起眉头。

“没关系，”三浦晴美说，“今天就用制冰器自己做一点儿，不然就把大块切成小块也可以呀。”

“没办法了。记得明天一定要送方块冰啊！”

“好的。肯定送到。”

“请你把冰块摆进冰箱去吧。”

送冰块的熟门熟路地直接走进店里。柜台背后有个架子，架子后方摆着冰箱，里面传来放冰块的声音。

“那我走了。”

“辛苦你了。”

送冰块的人走了以后，三浦拉回刚才的话题。

“晴美，你什么时候出发？”

“还不知道，”晴美望望片山，“秀二郎被杀的事件尚未解决。”

“是的。警方不希望跟案件相关的人到处走动……”

“我听你妹妹说，那边的县警也派人来了。”

“对，那个刑警姓杉田。怎么提起这个？”片山问。

“听说他认为我和义太郎有嫌疑。”

“什么？”三浦摇头叹息，“警察怎么全是饭桶……啊，对不起，说了失礼的话。”三浦慌忙向片山低头赔罪。

“不要紧。”片山笑了。的确，警界还有自己这样不靠谱的警察呢……

“我先失陪了。以后我会再跟你们联络的，”片山站起来，掏出钱包，“咖啡和红茶一共多少钱？”

“不用给钱的。”

“这怎么行？”

“这杯茶就当是我们请你的好了。”三浦晴美压住片山的手。

“不行，生意就是生意，”片山在某些方面十分固执，“而且，刑警不能随便接受款待的。”

三浦晴美笑了起来：“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好吧，那只收你三百日元的咖啡钱，红茶不收钱，算我请小猫咪的。”

“好的。”片山付了三百日元，带着福尔摩斯离开咖啡厅。警车已经先回去了，他们站在路边等计程车。片山看看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警

告它：“喂，你不能被一碟红茶就收买了哦！”

“不会有客人上门了吧，”三浦晴美望望外边说，“打烊好不好？”

“还有十五分钟才关门。”三浦说。

“你这个人真是固执，”晴美笑着说，“今天已经赚得够多了。”

“要是工作日还能赚得更多呢。”三浦打了一个大哈欠。

“困了吧？”

“因为昨晚努力过头了嘛！”三浦嬉皮笑脸地说。

“讨厌！”三浦晴美娇嗔地瞪了丈夫一眼。这时，电话铃响了。

“您好，这里是青空咖啡厅。啊，我是晴美。什么？现在？”

“我有急事想见你。”电话里传来仓持的声音。

“可是，仓持先生，您可以直接来这儿呀。”

“有些话不想让你丈夫听到。”

“好吧。我马上去……”

“你知道在哪儿吧？”

“知道，就在附近。仓持先生？”

“什么事？”

“你的声音有点儿奇怪。是不是感冒了？”

“不，空气不好，我嗓子疼……”

“哦。那我马上出来。”

“老公，仓持先生找我有事……”三浦晴美放下话筒，正想告诉丈夫自己要出门，却发现三浦坐在柜台里面的椅子上，已经低着头打起盹儿

来。

“你这个人真是的。”

“嗯？出什么事了？”三浦翻翻眼睛醒过来。

“没事。刚才仓持先生打电话来，叫我去附近的公园，他找我有事。”

“公园？”

“就是公寓旁边那个。知道吧？”

“他找你有什么事啊？”

“不知道。”三浦晴美解掉围裙，走进屋里去看正也，确定孩子在熟睡之后，她出来对三浦说：“我马上回来。”

“好的。”

“小心打瞌睡被人把钱偷走哦！”三浦晴美笑着说。她离开咖啡厅，走向曾经让片山惊叹的那幢大楼。

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天黑以后，这一带行人就不多了。不过，他们的店还是一直开到晚上。由于店面靠近公交站，晚上巴士班次少，等车的人有时也会进咖啡厅坐坐。

公寓楼后面有个小型儿童公园，这个时间当然不会有孩子出来玩。

“仓持先生。”晴美四下张望，但没有回音。“仓持先生，我是晴美啊。”她走进公园，再次呼唤。奇怪，应该是在这里的。

再等一会儿吧。三浦晴美坐在沙坑的围栏上。仓持到底找自己有什么事呢？这么晚了，还叫她到公园来？洗过的衣服还晾在外头，看样子好像要下雨了，晴美望着天空的乌云，心中掠过一丝不安。

“仓持先生怎么还不来？”她喃喃自语着，不经意间回头一看……

“这么说，那位令子女士时间不多了？”

晴美——片山晴美——听了哥哥的话，问道。

“这是高度机密！”片山反复叮咛。他本来答应保密的，可他终于敌不过妹妹的软磨硬泡，还是说了出来。女人本来就对别人的秘密很敏感，在这方面，晴美比一般女人还要高明一倍。再加上片山隐藏心事的能力不及常人的一半，所以结果可想而知。

这次，虽然片山口风格外严谨，但是晴美恶狠狠地威胁他说：“你不告诉我，就不给你做晚饭！”于是片山就被迫招供了。

“他们好不容易过上幸福生活，又遇到这种事，太可怜了！”

“在没有检查之前还不能肯定。明天一早我就去医院……”

“也好。不过……”晴美沉思一阵，“令子如此深信自己只有一年寿命，应该有其他原因吧？绝不会是只凭感觉。”

“有道理。”

“她说得那么具体，一定有原因。”

是啊，没人愿意得绝症的。片冈令子的病应该另有隐情。

“不过，很奇怪啊，”晴美说，“如果医生诊断出令子只有一年寿命，通常不会告诉患者本人呀。”

“喂！你抢了我的话。这正是我要说的！”

“别管这个了！我是说，如果令子去看过病，通常医生只会告诉她丈夫，而向当事人隐瞒真相。”

“是啊。”

“可是，实际上却是当事人知道，而她丈夫被蒙在鼓里。换句话说……”

“那不是正式的诊断结果。”

“恐怕如此。就算她是结婚前去看病的，医生也应该把病情告诉她的家人呀。”

“那么，为什么她本人却深信自己得了绝症呢？是不是有人这样告诉她的呢？”

“越来越蹊跷了，”晴美双眼闪亮，“我们来整理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吧。”

“你又来了，”片山不耐烦地说，“至少等吃完晚饭再说好不好？”

“一边吃一边谈也可以呀。事情起始于片冈家和山波家祖祖辈辈的对立。片冈家的长子义太郎和山波家的长女晴美相爱，然后私奔。光阴似箭，一晃就过了十二年……”

“你别那么兴奋。”

“呵呵。然后，片冈义太郎娶令子为妻，有了女儿美沙子。另一方面，晴美嫁给三浦真，生下正也，不过他们都没有正式提交结婚申请。接着，片冈家的老三……什么名字来着？”

“公三郎。”

“对。公三郎和山波家唯一的儿子千造互刺而死。”

“其实是谋杀案，因为刀上没有指纹。”

“他们两人争夺的女人叫小畑千惠子，对吧？”

“对。”

“她好像暂时与这次的事件无关。”

“接着是片冈秀二郎被杀。喂，给我一碗茶泡饭！”

“等一下嘛。他的死因是什么？”

“心脏停搏。他本来就有酒精中毒的症状，而且心脏又不好。他的血液中检测出大量酒精。”

“就是说他喝醉了？”

“烂醉如泥。”

“所以，可以推测他喝醉后又被泡在水里，刺激过大导致了心脏停搏。”

“为了健康着想，他睡的是装满水的水床。其实为了健康，他应该戒酒才对……喂，给我茶泡饭！”

“等一下。是谁推荐他用水床的？”

“他的女朋友田所久子，她承认水床是自己推荐给他的。”

“哦。也许是为了某种情趣吧。”

“喂，你说什么呢？”片山睁大双眼。

“好了好了。总之，凶手先把烂醉的片冈秀二郎放在床上，然后割破水床。水在秀二郎的压迫下像喷泉一般不停地喷到他身上……”

“然后，本章结束。”

“嗯。最可疑的是田所久子！她是他的恋人，早就应该知道他心脏不好吧？”

“她没有杀人动机呀。我们查过，他们并没有感情不和，没有第三者。而且他们还没结婚，即使她杀了秀二郎，也得不到遗产。”

“说的也是。所以，片冈公三郎、秀二郎以及山波千造都被杀了。”

“其中两个还没确定是不是被杀。”

“被杀的话更加有趣。”

“真是残忍的女人。喂，茶泡饭！”

“然后是片冈义太郎的太太令子差点儿遇害，这是一起伪装成煤气自杀的杀人未遂事件。”

“实际上不是自杀未遂吗？窗户全部关闭，玄关大门下面从内侧贴着胶带。外人根本办不到！”

“那么自杀动机呢？如果这是谋杀，凶手怎样从屋内贴上胶带，并逃出去的呢？”

“大概化成一股青烟了吧。喂，茶泡饭……”片山终于放弃了，“还是我自己来吧。”他盛了一碗饭，用热茶浇在上面。

“但是……哥哥……”

“怎么了？”

“如果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夺遗产继承权的话，那么最后存活下来的就只有……”

“片冈义太郎和山波晴美两人。”

“他们不可能是凶手的，对不对？”

“那就不得而知了，说不定他们突然冒出夺取财产的欲望。这些都很难说啦。如果光凭印象就能断定凶手的话，我们当警察的就轻松了。”

“说的也对，”晴美点点头，“不过，我还是相信他们两个。”

“我吃饱了，”片山放下饭碗，“你也分析完了吧？”

“只是刚整理完线索，现在才开始分析。”

“适可而止好不好？我要洗澡了。”

“你要洗凉水澡的话，就去吧。”

“你还没烧水啊？”

“我这就去烧，”晴美走进浴室，很快又回来了，“三十分钟才能烧热。”

“要是这段时间内能解决所有问题就好了。”

“别说笑了！首先，和案件相关的人有谁到东京来了？”

“片冈家和山波家的两个老头子。”

“嗯，还有呢？”

“还有仓持医生。对了，还有那个跟踪你的男人。”

“你说村内吧？他是山波家的仆人。”

“片冈家派来的人叫泷川。”

“如果他们两个有所隐瞒，就是候补嫌疑人。”

“就是这些人了吧……”片山正在思考时，门外传来咚咚的敲门声。

“片山先生！晴美小姐！”

“是石津先生，”晴美站起来，“不知他来有什么事？”

她迅速来到玄关，打开大门。

“对不起……”石津扛着一个失去知觉的男人。当然不是像行李一样扛在肩上，而是把对方的手臂搭在自己脖子上，一路拖来的。

“这人怎么了？”

“你又跟人打架了？”

“不是。他喝醉了。”石津皱着眉说。

“他是谁？”

“我先把他放下来。”石津把那个人平放在玄关上。

“咦？他不就是那个杉田刑警吗？”片山看着那人的面孔说。

“啊？”晴美大吃一惊，“你是说那个从县警局来的人？据说他一心

相信义太郎他们是凶手……”

“就是他。不过，石津，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唉。请让我进去再说。”

石津呷了一口晴美端上的茶后，感叹道：“真是好茶！”

“就是一般的粗茶。”

“如同琼浆玉液一般。”

“别贫嘴了，快说！”

“是。他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来到目黑警局，说要见我，又跟我们课长说想借用我一阵子。”

“你挂上‘严禁外借’的牌子不就行了？”

“可不是嘛！课长本以为他说的‘一阵子’是一两个小时，就爽快地答应了。谁知一问才知道是借两三个礼拜，课长吓了一跳。可是既然已经答应又不能反悔，课长只能叫我尽量提早逃出来。”

“他没说你不用回来就已经不错了！”片山大笑。

“石津先生又不是你！”晴美说。片山马上严肃起来，接着问：“然后呢？怎么会变成这样？”

“然后他提议喝酒。庆祝我们相识，于是我们就去了。我的酒量不错倒无所谓，但他酒量不行，偏偏又爱逞强。喝着喝着，他突然向我问起你们的事。”

“我们的事？”

“对，关于片山先生和晴美小姐的事。你们几岁、月薪多少之类的……”

“这些事你怎么会知道？”

“我含糊其辞地敷衍过去了。”

片山和晴美不安地对望一眼，石津自顾自地说下去。

“他还问，你们有没有古怪的地方。”

“古怪的地方？什么意思？”

“别生气嘛，又不是我说的。”

“要是你说的，我就让福尔摩斯咬死你！”

“不要啊！”石津吓得往后一蹦，“我很诚恳地告诉他，你们都是好人。尤其晴美小姐更好……”

“都是废话！”

“总而言之，他好像深信你们是那两个私奔的人。”

“什么？还有人这么以为？”

“听他的口气，好像是的。”

“这个人行动慢了一拍。”晴美说。

“可不是吗？他问到最后，突然啪嗒一声倒在桌上，醉得不省人事了。”

“好奇怪的刑警。”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请你们收留他一晚吧！”

“我们这里又不是行李寄存处。”

“那把他放在投币式置物箱里吧！”

“算了，”晴美耸耸肩说，“让他在这里过夜好了。”

“在这里过夜？”片山吓了一跳。

“他终归是刑警，你们的同行啊！总不能让他露宿街头吧？”

“石津，你把他扛到别处去吧！”片山哭丧着脸说。

“饶了我吧！他很重啊！”

“算了。看样子，他睡到天亮都不会醒的。”晴美说。那个杉田睡得像死猪一样，还发出如同特急列车经过隧道似的鼾声。

“就让他睡这个房间好了。石津先生，太晚了，你要不要也留下来过夜？”晴美问。

“可是……”石津胆怯地望望片山，片山禁不住笑起来。

“今晚我也在家，你小子也不敢乱来。你就跟这位刑警睡在这里吧！”

“知道了。”石津只要能和晴美睡在同一屋檐下，就已经很高兴了。

“啊，坏了，洗澡水！”晴美突然想起烧水的事，飞速奔向浴室。

片山突然醒过来。四周很暗。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还是半夜。

他看看枕边的钟，凌晨两点半。为什么会醒呢？片山悄悄看向旁边，晴美发出均匀的鼻息，睡得很香。今晚，石津并没有潜进来，他要是来了应该早就听到震天响的鼾声了。

片山翻了个身，突然他听到有什么动静。也许自己是被这个声音弄醒的。哗啦哗啦的声音从石津他们睡觉的房间传来，好像有人在开关抽屉。

难道是小偷？片山顿时紧张起来。今晚这个家里有三名刑警，这个小偷也太倒霉了吧。

当然，石津天塌下来也不会醒。福尔摩斯呢？它通常很警觉，有情况肯定早就跑来通知片山了。看来名侦探偶尔也有失误的时候。这样才像一只正常猫嘛！好吧！让我露一手给你们看看！

片山悄悄爬出被窝，爬到隔门处，侧耳倾听。哗啦哗啦的声音仍在继续。这种时候，片山真庆幸自家的橱柜是便宜货，一动就发出声响，暴露了小偷的动向。

可是，自己住的公寓也是“便宜货”，这就麻烦了，难保拉开隔门时不发出声音，而且隔门还经常卡住，不容易拉开。没办法，只好猛地拉开门冲过去了。

万一对方有刀怎么办？一想到这个可能性，片山就退缩了几分，但他又不愿在妹妹和石津面前出丑。

片山下定决心，哗的一下拉开隔门，怒喝：“什么人？”与此同时朝那个呆呆站在幽暗中的人影扑过去，把对方扑倒在地。

“石津，开灯！——你给我老实点儿！”片山一边喊一边挥拳猛揍身下之人。

“怎么回事？”晴美的声音响起，同时打开了灯。

在片山的拳下呻吟挣扎的正是杉田刑警。

“原来你假装喝醉？”晴美惊讶地问。

“是的。那点儿酒算什么啊！”杉田一边用湿毛巾敷着青紫的脸颊，一边说。

“这个有什么好神气的！”片山沉着脸说，“你用骗人的手段混进我家，深夜偷偷翻人家抽屉……不是君子所为！”

“我承认自己不对。可是，你刚才差点儿打死我！”杉田说。

“太夸张了吧！”

“你们到底是不是片冈义太郎和山波晴美？赶快从实招来！”杉田质

问道。

片山叹了口气，看着石津。

“喂！这个人是不是你家亲戚啊？”

“我跟他非亲非故.....”石津好像还在说梦话。刚才的骚动都没能吵醒他，最后晴美叫他，他才睁开眼睛。

“总之，我一定会揭开你们的真面目！”杉田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了出去。

“真是无可救药！石津，你干吗带他回来？”

“哥哥，不要责怪他了，”晴美笑着说，“石津先生，你跟课长好好解释一下吧。”

“就说‘报告课长，我从那个刑警手里逃回来了’。”

片山摇头叹息：“已经四点了，都快天亮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片山皱起眉头，这种时候打电话，八成没有好事。

“您好，这里是片山家，”晴美接起电话，“请等一下。”

“哥哥，根本先生找你。”

就知道没有好事。

“我是片山。”片山接过话筒。

“你已经醒了？正好，又发生命案了！”

“什么人被.....”

“你知道三浦晴美的咖啡厅吗？”

“她被杀了？”片山握紧话筒。

“不，是她丈夫被杀了！”

片山愣愣地放下话筒。那个胖乎乎的好好先生就这么死了？

片山立刻换衣服准备出门。

“晴美好可怜……”晴美喃喃自语。有两个晴美果然很麻烦。

“石津，你也跟我来。”

“可是，我还没得到上司的许可……”

“算是做副业当我的助手吧。”

“知道了。”石津打着哈欠站起来时，有一样重物从他的膝头掉下来。什么东西？好像还暖乎乎的……

福尔摩斯在他脚边伸了个懒腰。“噉！”石津一声惨叫，跳起三尺高。

5

青空咖啡厅前面停着几辆警车。门上还垂挂着“营业中”的牌子。

片山他们一进去，就见到根本站在里面。

“你们来啦？”

“现场在哪儿？”

“在这儿，还保持着原样。”根本闪到一边。

三浦真坐在柜台的里侧，从他后面的架子上直垂下一条绳子，绳子前端套在三浦的脖子上。从三浦的喉咙里流出的鲜血染红了整个胸膛。

面对如此凄惨的场面，片山有如冻僵了似的呆立不动。

“喂，你没事吧？”根本问。

“嗯、嗯……”

“看你脸都青了！”

“啊，是吗？因为我刚刚吃过菠菜吧。”

“真是没用的大力水手！你到外边休息一下吧。”

片山听话地出去了。他做了一阵深呼吸，贫血现象终于减轻了。这时，石津也走出来。

“太可怕了！那么多血！”石津摇摇头，“你没事吧？”

“我在做热身运动。”

“哦。”

片山再次回到店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根本指着套在三浦真脖子上的绳子，说：“就是这个。”

“可是，被绳子勒死怎么会流这么多血啊？”

“那条绳子的环状部分，对着脖子的地方，被人用黏合剂粘了一把刀片！”根本指指连接到架子上面的绳子继续说，“架子的背面紧靠着一台大型冰箱，绳子一直延伸到冰箱另一面。看来被害人当时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凶手悄悄把绳圈套到他的脖子上，勒紧之后，把绳子另一端垂到架子和冰箱的另一边去。只要从对面用力拉，刀片就刺进喉咙了。”

“凶手为何要采取这种方法杀人啊？”石津疑惑不解，“是故意让人流血至死吧，真变态！”

“杀人犯本来就是变态！”根本率直地说，“南田先生怎么还不来？都等好久了。”

屋里传来婴儿的哭声。直到这一刻，片山的头脑才开始正常运转。

“糟了，这怎么办？”一个刑警探出头问，“根本先生，三浦太太呢？”

“不知道。她不在。”

婴儿的哭声更响亮了。片山想，带晴美一起来就好了。

“谁给孩子换换尿布吧！”

“我不会。”

“我也不会……”

最后大家推选出一片山。他只好走进里屋把哭个不停的三浦正也抱起来，尝试着哄他。然而孩子哭得更响了，也许是害怕被片山失手摔到地上吧。

“石津，你过来。”

“啊？”

“轮到你了！”

“不行！我还是单身呢。”

“我知道。你来抱抱看嘛！”

“不……不行……古人有云，不要随便抱孩子……”

“将来你和晴美结婚有了孩子的话，肯定是你来抱。你就趁现在练习一下吧。”

石津立刻双眼发亮，态度顿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对呀！好，把孩子交给我吧！”

石津被人一哄就上钩。不过，他人高马大，双手也大，孩子被他抱在怀里好像觉得很安全，马上就不哭了。

“片山先生，你看我干得不错吧！”石津心花怒放地说，“宝宝，要乖哦。”

“孩子就拜托你了。我现在很担心孩子的母亲。”

片山从屋后回到前面的店铺，刚好验尸官南田赶到了现场。

“为何这个世界总是杀戮不断？”南田嘟囔不休，“又是你们这班人，你们是不是跟殡仪馆有业务合作啊？”

“啰唆什么？赶快验尸吧！”根本不吃他那套。

“根本先生——”当地警局的刑警过来说，“发现尸体的目击者说，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回家了。”

“哦。片山，你去问问话吧。”

“好。”

片山走到外边。此时已是黎明时分，天际泛起鱼肚白。

发现尸体的人是凌晨才下班的公司职员。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打扮，领带歪着，衬衣最上面的一粒纽扣也没扣好。

“我还不能回家吗？”对方气鼓鼓地说。

“有点儿事情想问你，很快就问完。”

“快点儿好吗？我九点还要上班呢。”

“当你发现尸体时，是怎样的情况？”

“我昨晚通宵工作，跟别人合乘一部计程车回家，我想稍微走一走，于是就在这附近下车。走着走着，看到青空咖啡厅的门上还挂着‘营业中’的牌子。肯定是店主忘了换上‘准备中’的牌子了吧，毕竟已经凌晨四点了。但我又一想，也许这是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厅，如果是的话，我干脆进去喝杯咖啡再回去。于是，我从门口向里面张望，店里很暗，什么都看不清，可是柜台那边却有模糊的光亮，隐约看到有人坐在那儿。我走近一看……啊！”那个男人大叫一声，片山吓得差点儿跳起来。

“事情就是这样。”男人若无其事地补充说。

“明白了，”片山瞪他一眼，“请把你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告诉我。”

“我姓丹下，名左膳。”

“丹下左膳[5]？喂！你正经一点儿好不好？”片山气愤地说，“有人死掉了，这不是开玩笑的场合！”

“好好好，不要生气嘛。是我不对。”男人嬉皮笑脸地说，“我的确是姓丹下，丹下幸男。地址是——喂，你有没有在听？”

片山记录到一半，发现三浦晴美从马路上走来。

“失陪一下。”片山跑过去。

三浦晴美步履蹒跚地走过来，见到片山大吃一惊：“片山先生！”

“晴美小姐，你怎么了？”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被人打晕了。”

“被谁？”

“不清楚。昨晚——哦，现在已经早晨了吗？昨晚十点左右，仓持先生打电话，叫我到附近的公园去……”

“仓持先生找你？”

“不过，一定是别人冒充的，他的声音有点儿古怪。可是当时我毫不怀疑就出去赴会了。公园里不见人影，我等了一阵，冷不防被人从后面击中头部，我当场就晕了过去。”

“有没有受伤？”

“没什么大碍，顶多肿了一块。不过，直到刚才我才醒过来。”

“原来是这样呀。”

“片山先生，怎么这个时候……”三浦晴美说到一半，这才发现店前停着警车，她脸色一变，“发生什么事了？”

“嗯，实际上是……”片山不知如何开口。就在这时，石津抱着婴儿出来了。

“片山先生，他好像睡着了。”

“小正！”三浦晴美奔上去，“对不起，让你照顾孩子……”片山也跑过来。

“晴美小姐，你先生……”

晴美正想伸手抱孩子，听到片山的话停下来。

“我老公他……”

“他被人谋杀了！”

“老公！”

三浦晴美冲进店里，片山来不及阻止，里面立刻传出凄厉的哭喊。接着，根本搀扶她走了出来。

“请你坚强一点儿！”

“这么会这样……天哪！他死得好惨啊……”

三浦晴美跪倒在马路上，失声痛哭。片山呆呆地站着，不知所措。小婴儿感到气氛不对，也睁开眼睛哇哇大哭。

孩子一哭，三浦晴美立刻抬起头站起来：“麻烦你了，让我来抱吧。”她从石津手上接过孩子：“肚子饿了吧？乖，妈妈现在就给你喂奶。”然后，她抱着孩子摇摇晃晃地进到屋里。这一次她没有再哭喊。

片山浑身颤抖，石津也在一旁默默啜泣。

“好可怜。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啊？”

“唉，我也不知道。还是先把她送回……”

说到一半，片山才想起她其实根本无家可归啊！

“刑警先生。”那个姓丹下的男人走过来搭话。

“啊，让你久等了。”

“刚才那位是不是死者的太太？”

“是的。”

“好漂亮啊！”

“哦，”片山不悦地说，“请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这么年轻就做寡妇，太可惜了，”丹下嬉皮笑脸地说，“再过两三个月她就会开始想男人。那时只要招呼一声，她马上就会投怀送抱的。”

“混蛋！你在胡说什么！”片山脾气再好，也受不了了。他握紧拳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揍他一顿再说。

有一个人比他更沉不住气。片山刚摆好架势，石津已经一拳击中丹下的下巴，他整个人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

“片山先生，我……”石津喘着粗气。

“干得好！”片山拍拍石津的肩膀，“我们进去吧。”

三浦真的尸体已被抬上担架，用布盖着。

“死因很明显。这个凶手简直丧心病狂！”南田说。

“死亡时间呢？”根本问。

“应该昨晚十一点至十二点前后。”

“当场死亡吗？”片山问。

“对。被害人本身几乎没有感到什么痛苦。”

“这样啊，”片山感到少许安慰，“那么，那条绳子是否拉得很紧？”

“嗯，刀子深深陷进肌肉里。虽然那把刀很锋利，但还是需要相当力道才行。”

“片山，你有什么想法？”根本问。

“我在想，凶手为什么要用这么费事的办法杀人？”

“这种方法对凶手来说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南田说，“好处是可以避免杀人时身上溅到血。”

“原来如此。”

“如果用刀直接割断被害人的喉咙，一定会大量喷血。而用这样的方法，凶手只要待在里屋就行了。”

“那么，坏处是什么？”

“坏处是被害人可能随时会醒过来，而且凶手把杀人机关设计得这么复杂，很容易留下罪证。”

这时，里面的房间传来三浦晴美的声音：“吃饱了？好乖，快睡吧……”

“你们要留意那位太太。”南田说。

“为什么？”

“她受到的刺激过于强烈，现在她身体内的应激机制在发挥作用，所以她反而显得很冷静。不过，最近她随时可能精神崩溃。”

“这个不在我们工作范围内。”根本说。

“你们派人好好看着她，防止她一时想不开寻短见就行了。”南田说。

“我们人手不够。”

南田知道再多说也没有用，于是沉默着走了出去。

“啰唆的老头儿！”根本苦笑，“片山，这个女人交给你管了。”

“交给我？”

“你跟她好像挺有缘分的。好了，不要推辞了。”

“好吧。”

根本提出的理由很牵强，不过片山也无法拒绝。

“咦？福尔摩斯呢？”片山这才发现福尔摩斯不见了。也许是感受到了主人的焦虑，福尔摩斯从后面的房间探出头来，短促地叫了一声。

“你在那儿呀。你在那里干什么？”

福尔摩斯又钻回后面。

“那里有什么啊？”片山也跟着来到后面。

三浦晴美正抱着孩子茫然地站在冰箱前面。片山努力移开视线。

从冰箱上面往下垂着一条绳子，离地大约一米。

福尔摩斯望着片山，似乎有话要说。片山发现绳子这一端也做成环状，比另一端套在三浦脖子上的绳圈略小。如果用力一扯的话……然而，令片山不解的是，如果凶手当时是用手去扯绳子，这一端为什么也要做成环状呢？

片山又回到前面的店里查看，这边的绳套也距离地面大约一米。

“怎么了？”根本走过来问。

“有人动过这条绳子吗？”

“没有。把它从死者脖子上取下来之后，一直保持原状。怎么了？”

“这边的情形我明白，但是那边我就不懂了。”

“什么这边那边的？”

“你来看。”片山走到后面，根本跟着他，“绳子的这一端也结成环状。用意何在？绳子并不太光滑，直接用手去拉就行了。”

“有道理。”

“即使把绳子做成环状来拉，位置也未免太低了吧。如果这样的话，必须蹲下来才能拉。”

“原来如此。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不明白。”片山摇摇头。

三浦晴美把孩子轻放到棉被里安睡。

“没事吧？”片山问。

“嗯。他睡着了。”

片山本来是想问她怎么样，但他也不敢再次发问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牛奶？”

三浦晴美走到冰箱前面，随随便便地把那条夺去她丈夫生命的绳子拨开，打开冰箱门。片山不知为何突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他好像明白南田吩咐他们留心晴美的含意了。

“该去买牛奶了。”三浦晴美看着冰箱内部自言自语，她转过身随手一推冰箱门。奇怪的是，冰箱门没能关紧，而是保持半开的状态。

“咦？”晴美回头看着冰箱，“平常一推就能关紧的呀。”

福尔摩斯叫了一声，用前肢碰触冰箱的支脚。

“晴美小姐，这个门平时都能关好的吗？”片山问。

“是的。我们把前面的支脚调高了一点儿，随手一推就自然关起来了。”

片山又轻轻推了一下半开的冰箱门，门到离机体两三厘米的地方停

住，果然关不上。

“真怪。冰箱坏了吧？”晴美说。

片山蹲下检查冰箱的支脚，发现可以用螺丝调整高度。

“根本先生，你看。”片山抬起头来，“虽然很不明显，但是前面两个支脚好像被弄低了一点儿。”

根本趴在地上比较一下。“嗯，好像是的。”

“螺丝不会自己转动，所以，冰箱之所以这样，一定有理由。”

“什么理由？”

“不知道。但是故意弄成不方便关门的样子，肯定有原因啊。”

“是啊……”

片山和根本一起蹲在地上苦苦思考。

“请问……我可以把门关上了吗？”三浦晴美怯生生地问。

“啊，请关上吧，对不起。”两人站起来。

“咦？福尔摩斯呢？”片山东张西望，“又跑哪儿去了？”

“它在上面。”石津过来搭腔。

不知什么时候，福尔摩斯爬到了冰箱顶上。

“喂，快下来。”片山说。福尔摩斯伸出前爪扒拉冰箱的门。

“你会受伤的，”片山说，“怎么？你要我打开它？”

冰箱有两个门，上面是冷冻柜。片山把门拉开，除了制冰盒之外，两边还摆着一些冷冻食品，但中间部分是空的。

“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呀。”片山说。

“怎么会这样？”三浦晴美说，“应该有一大块冰的。”

对了。昨天有人送来了一块几公斤重的大冰块。

“是不是用光了？”片山问。

“不。很少有客人要冰饮，所以应该还原封不动地留着。”

“那就怪了。”

“什么冰块？”石津好奇地问。

“等一等，”片山用手摸了一下垂下的绳圈，“根本先生，这条绳子是湿的。”

“哦？对啊，好像浸过水似的。”

“浸水？”片山喃喃自语，“如果绳子这头绑在冰块上面……”

“绑冰块？”

“是的。那块冰起码有三公斤重，如果利用冰块的重量拉绳子……”

“原来如此。但是，凶手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呢？”

“啊，我明白冰箱为什么是倾斜的了！”

“对啊，我也懂了！”根本抬头看福尔摩斯，“你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个吧？绳子绑着冰块摆在冰箱顶上。”

“没错，冰块起初就放在那里，随着冰一点一点融化就会出现积水，而冰块就会向前滑动。如果三公斤重的冰块一下子从冰箱顶上掉下来，这份力量足以……”片山没有说完。三浦晴美一直在旁边侧耳倾听。

“我老公就是这样被杀的吧？”她静静地说。

“恐怕是的。”

“不过还有一个疑点，”根本说，“在冰块融化之前，被害人随时有可能醒过来呀。”

“这的确不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片山沉吟，“难道凶手是在赌运气？”

片山不想在三浦晴美面前谈论谋杀，他把石津拉出店外。

“石津，不好意思，我有事拜托你。”

“怎么？这回让我给孩子换尿布吗？”

“孩子的事交给他母亲就行了，我要你替我把晴美叫来。”

石津的脸顿时一亮，活像一只六十瓦的灯泡似的：“我马上就去！”

“那你快去。我想让晴美照顾她，这件事交给晴美再合适不过了。”

“好！我走了！”

“喂！不用去公寓找啊！”

打电话叫晴美来不就行了吗？这个笨蛋！

这时，片山发现福尔摩斯走到脚边。

“这个案件是怎么回事？”片山叹息连连，“片冈公三郎、山波千造、片冈秀二郎……这两个案子我好像还能理解。但是，片冈令子自杀未遂、三浦真的死了……我实在搞不懂了。这两个事件怎么想都是巧合。”

片山坐在椅子上，福尔摩斯蹿到柜台上蹲着。

“这些事件并不一定互有联系。不过，片冈家和山波家死掉三个孩子，然后两家都只剩下一个孩子。而他们的配偶，一个丢了性命，一个差点儿丧命。这么一想，又不能说完全没有关联……”

是否单纯为了争夺财产呢？但是从三浦真惨死的情况看，这背后除了金钱以外，似乎还有更为黑暗的隐情。

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晴美的浪漫想法。然而，现实中哪有如此纯情的童话故事呢？比如义太郎和晴美，当初他们不顾一切私奔，结果最后却劳燕分飞，各自结婚，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件事远非看起来那么单纯.....片山认为有必要深入调查这两对夫妻（其中一对只剩下一个人了）。

“打扰一下。”当地警局的刑警走过来。

“什么事？”

“刚才有人到派出所投诉，说他被一名刑警打了.....”

第三幕 风暴

1

晴美拿好超市的袋子，按下电梯按钮，电梯门打开。

“是十一层吧？”晴美走进电梯，电梯徐徐上升。也许为了防范犯罪，这片住宅区的电梯门上都装有玻璃窗。从玻璃窗可以望见经过的各层楼地板的厚度，在一般的电梯里无法见到这些，晴美感到十分新奇有趣。

其实，这种玻璃窗在发生火灾时更危险，不过在住宅区内，电梯中发生犯罪的可能性更大。

这里位于东京郊外的“新城住宅区”。石津一厢情愿地梦想将来跟晴美结婚之后在这里安家，因此在这幢十一层大楼的十一层租了一间2DK公寓，这么大的房子对于单身汉来说实在很浪费。

现在，晴美就住在石津的寓所里，而石津却搬进了片山的公寓。

到了十一楼，电梯门打开。晴美拿出钥匙开门进屋。

“晴美小姐，我回来了。”晴美说。

没错，片山晴美与三浦晴美一起住在这里，当然正也也在。另外，还有福尔摩斯。

“我们的公寓太小了，晴美小姐带着孩子怎么住得下？”

当片山拜托晴美照顾三浦晴美时，她立刻提出这一点。

“如果只有我和晴美母子还可以，万一哥哥裸着身体从浴室出来，晴美小姐怎么办？”

“我怎么会裸体走来走去？”

“但是你进浴室时经常衣冠不整吧？”

“可是……”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哥哥搬出去。”

“为什么我要被赶出自己的家？”

“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不接这份差事！”

“你别无理取闹！”

“难道你不同情他们？你忍心抛下他们不管吗？”

“好吧……我去石津那里住！”片山无奈地说。

“对呀！”晴美顿时欢呼，“这是好主意！”

结果，实际做法与片山的提议正相反。石津被赶出自己的公寓，被迫与片山同住。

“晴美小姐！”晴美走进饭厅，也不见三浦晴美的踪影，“在卫生间吧？”

里屋，小正也在婴儿床上酣睡，难得没有哭闹。福尔摩斯蜷成一团卧在旁边。

起初，他们为福尔摩斯跟谁住的问题争论过。最后他们让福尔摩斯自己选择，它毫不犹豫地决定跟着晴美，确保肚子饿时有饭吃。

看来这位名侦探办案也没有勤奋到废寝忘食的程度。

晴美走到阳台，深深吸了口气。十一楼的风比较大，但是吹在身上很畅快，令人不由得想深呼吸。

从这里可以远眺广阔的住宅区。郊外的住宅区绿意盎然，山峦起伏，与钢铁森林似的城市住宅区大不相同。

晴美提议三浦晴美暂时来这里住，因为这里的环境更为宁静幽雅，

可以让三浦晴美更好地放松身心。

“她到哪儿去了？”晴美嘟囔着。有福尔摩斯在，应该不必担心发生什么意外。她走出饭厅，穿过短短的过道，来到一间四叠半大小的房间。

“原来你在这里！”

三浦晴美呆呆地坐在房间中央，望着窗外。她突然留意到晴美，才回过神来。

“你回来了。对不起，我没注意到。”

“没关系。我买了萩饼^[7]，要不要吃一点儿？”

“好。我去泡茶。”

“麻烦你了。我去把其他食品放到冰箱里。”晴美知道，这种时候必须让她有事可做才好。

“我们要快点儿。待会儿小正醒了就麻烦了。”

两人相视而笑。晴美以前也抱过别人的孩子，但是在这里的一周中，每天都要照顾正也，才深深体会到带孩子实际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

晴美挑了一团萩饼里的红豆沙喂给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舔舔嘴，心满意足地走了。

“它吃一口就够了吗？”三浦晴美好奇地说。

“因为它怕胖。”晴美说。

两人喝着热茶，又陷入沉默。终于，三浦晴美开口说：“好快！已经一个礼拜了。”

“就是呀。”

“今天看报纸吓了一跳，我还以为只过了三天而已。最初那几天自

己一直浑浑噩噩的。”

“我可以理解。”

“现在，终于又恢复正常了。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真过意不去。”

“哪儿的话。这几天正好有借口不用上班，我可开心了。”

“你们全是好人……你哥哥、石津先生……”这时，福尔摩斯在房里叫了一下，“对，还有福尔摩斯！”

两人一起大笑。

“最近，有没有找到凶手的线索？”

“不知道啊。这两天我没给他们打电话。放心，一定会抓到凶手的！”

“我老公是个大好人！如果被杀的是我还说得过去……”

“不要这样想！”晴美轻轻握住她的手，“你还有正也呢。”

恰在这时，正也哭了起来。

“哎呀，他醒了——来啦来啦！”三浦晴美急忙奔进房里。

“已经完全恢复了吧？”

片山问片冈令子，一边接过她端上的红茶。

“是的。谢谢关心。”令子微笑。虽然她脸色苍白，身体纤弱，不过似乎天生体质如此，不必过于担心。

“对不起，我想我老公也该回来了……”

“没关系，我可以等。他很忙吧？”

“嗯。在旁人眼中，插画家大都生活悠闲。每天睡到日上三竿，不是节假日也可以到处溜达闲逛。可是，有谁知道在别人熟睡的时候他却

在拼命工作呢。”

“各行有各自的辛苦啊。”片山点点头说。可不是嘛，刑警的辛苦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晴美没事了吧？”令子担忧地问。

“我妹妹？她很好。啊，你是说三浦晴美对吧？不好意思。我想她已经没事了。”

“哦，你是说，你妹妹也叫晴美？”

“是的。只是她可比那个晴美差远了……”

片山其实不想在外人面前吐槽自己的妹妹，只是想乘机发泄一下被迫与石津同住的积愤而已。

玄关的门铃响了。

“他可能回来了。”令子走到玄关。过了一会儿，传来这样的对话

“我老公不在家。”

“总之我想见见他。”

不像是推销员的语气。片山往外窥探，对方是个矮小微胖的秃头男人，固执地站在门口不肯走。

“你不是片冈家的泷川先生吗？”片山说。

“是的。刑警先生，是你呀。上回真是抱歉！”

“没什么。你找义太郎先生有事？”

“是的。老爷为公三郎少爷和秀二郎少爷的葬礼先回去了，嘱咐我无论如何要把义太郎少爷带回去。”

“原来是这样。可是……”片山话没说完，令子用颤抖的声音嘶

喊：“放过我们吧！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好好过日子呢？为什么非要来干扰我们的幸福生活？”

“不，不是的……我们不敢……”泷川语无伦次地辩解，“我也是奉老爷之命做事……”令子根本不听，扭头奔回屋里。

“真没办法。”泷川搔搔头皮。

“今天你还是先回去吧。”

“可是我必须向老爷报告……”泷川突然瞪大眼睛，“啊，对不起，那我下次再来！”说着他慌张地奔了出去。

怎么回事？片山回头一看，吓了一跳。只见令子拿着刀，瞪着门口。

“太太，请你冷静些！”

“哦？不，不是的。我只是想削个梨吃。”令子略带羞涩地笑了笑。片山觉得她突然年轻了许多。

“要不要吃梨？”

“好的。那我就不客气了。”片山率直地说。

这时，门开了，片冈义太郎走进来。

“我回来啦！你干什么？想恐吓刑警先生吗？”

“不是的。”令子双颊泛红，急忙跑进厨房。

听了片山的解释，义太郎笑了。“啊，刚才遇到的果然是泷川。我还奇怪呢，他为什么跑得那么快，好像见了鬼似的。”

“今天是奉上司的命令来找你的，”片山说，“他要我问你，你有没有回老家的打算？”

义太郎严肃起来，似乎在沉思。令子站在旁边等他的回答。

“我必须回去一趟，”义太郎说，“可是，这样做被允许吗？”

“你又不是重要嫌疑人，当然可以。”

“是吗？那我就回去一趟，做个了断。”

“老公……”令子的手搭在丈夫肩上。

“你不必跟我回去，我速去速回。事情很简单。”义太郎握着她的手。令子惶恐不安地又把另一只手叠放在丈夫手上。

“那么，晴美小姐呢？”片山说。

“她……也许不想回去。不过，以前的事迟早要有个清楚的了断。”

“明白了，”片山站起来，“待会儿我要去她那边，你要不要一起去？”

“是吗？也好。令子，那我出去一下。”

“老公，要在晚饭以前回来啊。”

“我当然会赶回来吃晚饭。”义太郎在妻子脸上轻轻一吻。令子脸都红了。

“不要这样……刑警先生还在那里呢。”令子满脸通红。

片山也红着脸快步走向玄关。哼，都叫义太郎，人生境遇何以如此不同！

片山走得太急，玄关的脚垫又很滑。他一不留神，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四脚朝天。

“有人来了。”晴美抬起头说。她正在为福尔摩斯烤竹荚鱼。福尔摩斯闻到香味，早就坐在她脚边等着了。

“我去开门。”三浦晴美走到玄关。

“大小姐！”

“啊！你是村内吧？”三浦晴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好久不见了！”

“不必客套。你找我有什么事？”三浦晴美直截了当地说。

“老爷打发我来，他说……”

“叫我回家，是不是？我不想回去！”

“大小姐！”

“你说什么都没用了。还有，不要叫我‘大小姐’！我已是别人的妻子——不，现在是未亡人了。”

“是，大小姐。”

“你走吧！”三浦晴美叹了口气。

“可是，老爷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我把大小姐带回去……”

“爸爸现在一定很高兴，因为我的丈夫被人杀了。”

“不，没有的事……”

“我不会改变主意。我绝对不回家！你走吧！”

“我下次再来……”村内无精打采地嘟哝着离开了。三浦晴美正想转身进屋，门铃又响了。

“还有什么事？”三浦晴美再度开门，“啊，义太郎先生！”

这次，站在门口的是片山和义太郎。

“那么，你打算回去喽？”三浦晴美一边招待客人，一边抱着孩子用奶瓶给他喂奶，“小正，胃口真好啊。”

义太郎脸上浮起一丝笑意：“你这个妈妈越来越像样了。”

“你不也是宠爱孩子的蠢爸爸吗？还说我！”

“也是。”

片山和妹妹生怕干扰他们谈话，坐在边上看着这一幕温馨的情景。

“你已经没事了吧？”义太郎踌躇着说。

“我？嗯，已经没事了。我早就习惯于忍受痛苦了。”

“你太可怜了，”义太郎叹息道，“晴美，到我这里住吧。我们一起生活，不好吗？”

“这怎么可以！”三浦晴美瞪他一眼，“你有令子在呀！”

“令子也是这样说的。没关系，我和你就像兄妹一样。”

“可是，我们毕竟不是兄妹，”三浦晴美平静地说，“别忘了，我们曾经像夫妇一样共同生活。这样的我怎么能够介入你们的家庭呢？”

义太郎没有回答。

“而且，令子只是嘴上那样说而已，她心里肯定不会愿意。我不是不信任她。我能理解她的心情。一个女人，无论如何同情对方，如果答应丈夫将他的旧情人接到家里同住，那就表示她并不爱自己的丈夫。”

“我明白。也许你说得对。但是，你打算怎么办？”

“你说以后？总会有办法的。我也不能一直仰仗片山先生他们的帮助……”

“哎，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放在心上。”晴美插嘴说。

“不。我不能继续消沉下去了，一味沉浸在对丈夫的思念里对自己、对小正都没有好处。我想继续经营那家咖啡厅。”

“你一个人？”

“我还不知道，总之试试看。让自己忙起来，就没空感到绝望和胡思乱想了。”

义太郎笑了笑，说：“你还是和从前一样倔强。”他喝了口茶又问：“那你决定不回老家了？”

“回去又怎样？丈夫死了，那些土地对我毫无意义。不过，你应该回去。你有妻有女，应该回去把事情好好的结一下。”

“我也这样想，所以才叫你一起回去。晴美，听我说，以后你的日子会很苦。失去了丈夫，加上那间店的贷款尚未还清，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过下去啊！”

“我可以把店关掉。”

“你带着孩子，找工作谈何容易？要不然，我跟你父亲谈谈，我想他愿意拿一笔钱资助你继续开店。”

“跟我父亲要钱？”三浦晴美盯着义太郎，脸上的表情突然僵硬起来，“义太郎先生，你……”

“你听我解释。不错，我们早已抛弃了故乡和家庭。这点我很明白。可是，现在片冈家只剩下我，山波家只剩下你。我当然不会找父亲要钱，被他束缚，反正我有工作，不愁生活。我只想让太太和女儿正式入籍，把户籍转来这里。我是为这个目的才打算回去的。可是你是女人，而且还有正也，接受家里一点儿帮助，又有什么关系呢？”

片山和晴美听了义太郎一席话，对望一眼。晴美点点头表示赞成。可是，另一个晴美却固执地摇摇头。

“义太郎先生，我们已经死了。当初我们一同跳河的时候就已经死了！现在的我只是一个幽灵，难道你还要我化身成过去的样子向家里要钱吗？”

义太郎垂下头去。三浦晴美停顿片刻又接着说：“谢谢你为我担心……可是，我不愿意接受父亲的任何施舍。让我要他的钱，我宁可带孩子一起跳河！”

三浦晴美轻描淡写的语气更加令人心惊胆战。

“明白了，”义太郎叹了口气，笑着说，“你永远都是这么固执！”

“我们不都一样吗？”三浦晴美放下奶瓶，把正也抱起来，“来，妈妈带你去睡觉喽……”

2

“她就拜托你们了。”坐在计程车里，片冈义太郎对片山说。

“有我妹妹陪着，不会有事的。而且还有福尔摩斯在呢。”片山说。

“她一点儿也没变。”

“她是个意志坚强的人。”

“是的。这点尤在我之上。大体上女人做了母亲以后，在各方面都会妥协，可她却比以前更坚强了。”

“那你一个人回老家吗？”

“是的。”义太郎点点头。一路上两人沉默无语。然后，计程车在义太郎的家门口停下来。

“谢谢你送我。”

“哪里。用的是公费啊，”片山笑笑，“那么，决定出发日期之后请通知我一声。”

“好的。”义太郎下了计程车，行个礼转身离去。片山让计程车开往自己的公寓，他突然想到刚才应该下车去义太郎家蹭饭的。

天已经黑了，又到了晚饭时间。晴美不在家，等于餐厅没有厨师，所以只能到外边随便吃一点儿了。“该死！”片山咂咂嘴。不如打车去吃饭吧，然后连晚餐也算在公费里……不行，课长精明得很，一定会要求他列出明细。汉堡可以算公费，咖啡不算……真奇怪，别的不算，咖啡也应该算公费啊^[8]！

片山胡思乱想着爬上楼梯。“咦，石津那家伙回来了？”他发现窗户

映出灯光。那就索性邀他一起吃饭好了。

“我回来了。”片山一边开门一边说。

“啊，你回来啦！”回答的竟然是个女声。

“对不起，我搞错房间了！”

片山慌忙奔出走廊。可是，回头一看，确实是自己家呀！门上的名牌写的明明是“片山”，没错，绝对是自己的寓所。

刚才的女声难道是石津发出的？一想到石津扮成女人细声细气说话的样子，片山顿时毛骨悚然。不可能的！他不会有这种嗜好的！

这时，门开了。

“刑警先生，你没有搞错呀。”

出现在眼前的，是那个死在水里的片冈秀二郎的恋人田所久子。

“这是你自己的家呀。请进。”

“打搅了。”

田所久子扑哧一笑：“你真有意思！快来呀，晚饭已经做好了。”

田所久子穿着围裙，像个年轻的主妇。片山傻傻地走进屋里，一看餐桌更是惊得目瞪口呆。难道是中元节、除夕、儿童节一起到来了吗？餐桌上摆满了生鱼片、天妇罗、烤鱼等各种美味佳肴，味噌汤正冒着热腾腾的白气。

“希望你喜欢……”田所久子笑盈盈地说。

“先别管我喜欢不喜欢……你先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呀，离家出走了。”

“离家出走？”

“简单说就是这样。”

“复杂说不也是这样吗？”

“管他呢！总之，我从家里跑出来了，一时不知该往何处去。去朋友家的话，她们肯定会马上通知我父母。我还想过去男朋友家……”

“男朋友？你不是片冈秀二郎的……”

“他是恋人。恋人和男朋友不是一回事。”

“还有这么一说？”片山既没恋人也没女朋友，所以压根儿不懂其中的区别。

“男朋友是男性。在男人家里过夜，我还是有所顾虑。万一半夜他过来侵犯我怎么办？来，吃饭吧！”

肚子已在咕咕叫了，片山慌忙假咳一声。人家做了这么多饭菜，不吃就太不给面子了。这个念头划过脑海时，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了。

“味道如何？”

“嗯……太好吃了。”

“太好了！米饭是不是太硬了？”

“没有。”

“真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米饭……”

“啊？那这些菜呢？”

“这些全是从外边买的。”田所久子微笑着说。

“原来如此。”

田所久子看上去就不像是擅长家务的人，如果这些都是她做的才奇怪呢。不过，片山感叹的却是另外一件事：这年头什么东西都能买到

啊！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哦，是这样的。我考虑了许久，觉得请警察保护才是最安全的。你们做警察的不会侵犯女孩子吧？”

“那当然！不过，警察会马上通知你父母。”

“我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才来找你的，”田所久子说，“我知道你很善良，一定不忍心把我赶出去。而且你是警察，一定不会对我动手动脚的，对不对？”

片山听得似懂非懂。他填饱肚子后，终于恢复了冷静。

“但是，你不能在我这里过夜。”

“人家特意来投靠你的。求求你了！”

田所久子突然靠过来。片山慌忙跳起来。又来了！真该死！为什么每次我都是被女人“非礼”的那个啊！

“不要逃嘛！”

“我没有逃。只是保持距离！”

“不要那么无情嘛！公民向警察提出人身保护的要求，警察能拒绝吗？”

“这是两回事！”

“有什么不同？”

“这……”

“总之，我需要你的保护！”

说完，田所久子朝片山扑上来。

“啊！”片山大叫一声栽倒在地，田所久子的嘴唇压在片山的唇上，丰满的胸部紧贴片山的胸膛。片山在心里呐喊：需要保护的是我啊！

这时，石津开门进来了。“片山先生，你这么早就回来了？”他突然看到地上滚成一团的两人，吓得拔腿就往外跑：“不……不好意思。打扰二位了！”比起刚才被田所久子吓到的片山，石津好像受的刺激更大，他一溜烟儿逃到了公寓楼外。

片山好不容易才挣扎起身。

“刚才是不是有人来了？”

“不知道，是你多心吧。”田所久子泰然说道。

片山晴美突然醒来。房间很暗。不远处，三浦晴美睡在婴儿旁边，发出均匀的鼻息。

吵醒她的原来是福尔摩斯，它在用前爪轻轻碰触晴美的脸。

“福尔摩斯，怎么了？”晴美低声问。

福尔摩斯走到卧室的隔门边，叫了一声。

“外面有人？”晴美侧耳细听，玄关传来金属摩擦的声音。有人在撬锁！晴美惊跳起来。

“是小偷吗？福尔摩斯，拜托你了！”

三浦晴美还在熟睡。晴美本来想叫醒她，但她转念一想觉得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应付。毕竟自己曾经数次遭遇险境并化险为夷，一个小偷算什么？

于是，晴美拿起防身用的球棒，穿着睡衣走到饭厅。她往玄关方向张望，只见大门开了一条缝，一只手伸了进来，好像在摸索门上的链子锁。

晴美蹑足走近门边。门打开了，而链子锁没有锁，小偷一定在为闯空门而暗喜吧！看来这是一个经验严重不足的新手。

门是向外开的。晴美从对方看不到的角度伸手用力一拉门把。

“啊！”对方的手被夹住，痛得哇哇惨叫。

“对不起！”晴美一边包扎石津的手一边道歉，“不过，你干吗不喊我一声呢？”

“我不想吵醒你们……”石津搔着头说。

“骨头没事吧？”

“没事。我是硬骨头，”石津脸上肌肉抽搐着，挤出一个笑容，“不过，片山先生他……”

“真不知道哥哥在想什么？”晴美气愤地说，“趁我不在，公然把女人带回家，成何体统？”

“他俩的样子就像是夫妻一样！”

“他忘了有你在吗？不过话说回来，有谁会爱上我哥哥呀？”

晴美不解地说。

“是啊。”石津认真地点点头。

“我们走吧。”晴美站起来。

“去公寓？”

“是啊，那还能去哪儿？”

“嗯……比如去商店……”

“半夜去商店？石津先生，你的手受了伤，还能开车吗？”

“没问题。”

“就看你的技术了。”

“好！”石津立刻来了精神，“不过，她怎么办？”

“你说晴美小姐？”晴美往里边望了望，“她睡着了，不要紧的。”

“这样啊。”

“福尔摩斯，你也来！如果哥哥被那女人欺负了，咱们可不能饶了她！”

“喵！”福尔摩斯跑到玄关，好像也很赞成似的。

“我得锁上门，”晴美抓起钥匙，“对了，我还得换衣服。石津先生，闭上眼睛！”

“是！”比忠犬八公还要忠诚的石津紧紧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双手握拳，连呼吸都屏住了。直到晴美说“好了”，他才放松下来。

两人一猫轻轻推门出去，晴美顺手锁上大门。刚才石津上来时乘坐的那部电梯好像还停在原处，一按电梯按钮门就开了。电梯徐徐下降。

“这个电梯速度好慢啊。”

“公共住宅区都是这样的。”

“这样绝对不会超速，被警察罚款的，”晴美说，“咦！”

“怎么了？”

“好像有人经过外边。大概是这幢楼的住户吧，没事。”

终于到达一楼。石津的红色跑车就停在大楼门前。

“福尔摩斯，你坐在后面，我们坐前面。”晴美如此宣布，等着石津打开车门。就在这时，一部计程车在不远处停下来。下车的人竟然是片山！

“哥哥，你怎么了？”晴美瞪大眼睛。

“一言难尽！我太倒霉了！”片山摇头叹息。

“是不是被女人欺负了？”

片山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的？”随后发现石津站在一边，“刚才不是你回去了吧？你为什么不救我啊？”

“跟女人接吻的男人会向别人求救？一般不会发生这种事吧！”

“.....可是，你明知道我的弱点.....”片山抱怨不休。

“那个女人是谁？”晴美问。

“田所久子。”

“啊？片冈秀二郎的恋人？你想气死我啊！”

“她不肯回家，死缠着我不放。”

“那你现在怎么能来这里？”

“嗯.....我假装投降，趁她洗澡的时候逃了出来。我聪明吧？”

这个人没救了。晴美耸耸肩。

“太不像话了！”

“那你说怎么办？”

“听好！我绝对不让你在这里留宿。你赶快回去，把这件事解决掉！”

“可是晴美.....”

“可是什么？被赶出家门还沾沾自喜！你有点儿志气好不好？”晴美咬牙切齿地说。不过，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又急忙补充道：“哎，当然也有无可奈何的情况。”她想起石津就是被她赶出家门的。

“总之，你和石津先生一起回去，把田所久子赶出去。实在不行，就让石津先生把她拎起来丢出去！”

“她又不是小猫！”

福尔摩斯发出抗议似的叫声，然后，又尖叫一声，声音很不寻常。石津不由自主地跑开两三步。

“福尔摩斯，怎么了？”晴美蹲下问。福尔摩斯努力向上伸长脖子，发出尖利的叫声。

片山他们仰头观望。有人从十一楼的阳台上探出身体，高喊：“救命啊！杀人啦！”喊声响彻整个住宅区。

“是晴美小姐！赶快上楼！”

片山、晴美、石津以及福尔摩斯冲进大楼。

“糟糕。电梯停在十一楼。”石津拼命按着上升按钮，“快点儿下来啊！”

福尔摩斯蹿上楼梯，这幢楼的楼梯是围绕着电梯设计的。

“我也走楼梯。”片山怒吼。

“我也……”

“不，你留在这里把守。不知道嫌犯会从哪边逃走！”

“好。片山先生，你一个人没问题吧？”

“不要小看我！”

片山跟在福尔摩斯后面冲上楼。石津和晴美留在一楼，担心地面面相觑。

“片山先生真的不要紧吧？”

“我很担心他。”

“要是与嫌犯遭遇……”

“不，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啊？”

“我是担心他爬上十一楼时，已经半死不活了。”

片山顺利地爬到五楼。福尔摩斯早已跑远了。

“六楼。已经爬了一半多了。”片山上气不接下气地勉励自己。

“七楼……八楼……”

他的攀登速度急剧下降。片山喘着粗气好不容易爬上九楼时，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爆炸了。

“马上……就到了。”

福尔摩斯折返回来，发出低吼，仿佛在说：“坚持一下！”

“我知道……还差一点儿……”

从十楼到十一楼，片山是名副其实“爬”上去的。他拼了命到达十一楼，却看到电梯开始下降。

“晴美小姐！”片山想大喊，可是却发不出像样的声音。

透过电梯上那个细长的玻璃窗，可以望见三浦晴美的脸痛苦地扭曲着。除她以外，还有另一个人也在电梯里。

窗户很小，片山只看到那人的一条手臂。穿黑衣的手臂，戴着手套，手里握着一把刀！电梯继续下降，一眨眼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片山连滚带爬地来到电梯前。福尔摩斯在公寓门前，尖锐地叫着。

“对了，正也……”片山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打开大门。福尔摩斯冲了进去。

里面灯亮着。——孩子呢？孩子在哪儿？

婴儿床是空的，棉被乱成一团。

“福尔摩斯！快去找孩子！”片山大叫。

福尔摩斯走进大房间，脑袋转来转去，似乎不能马上找到。

“孩子不会丢的！肯定在这里。”

福尔摩斯突然尖叫一声，窜向壁橱。

“在这里面？”片山拉开壁橱门。里面堆着几条多余的棉被，福尔摩斯拼命向棉被的缝隙中钻。片山将上面三条棉被拿起来，看到正也的脸。

“这是哪个混蛋干的好事！”

婴儿快要窒息了！片山扔下棉被，抱起孩子。孩子脸色青紫，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一息尚存。

“也许还有救！福尔摩斯跟我来！”

片山抱着孩子冲出房间。电梯正从二楼向一楼下降。

“走楼梯！”

片山紧紧抱着孩子，开始下楼。十楼、九楼、八楼……比上楼快多了。片山庆幸万分。

可是，片山越来越疲惫。从四楼下到三楼的时候，他的双腿不听使唤，脚下一软便从台阶上摔了下去。

福尔摩斯尖叫。千钧一发之际，片山奇迹般地把孩子朝福尔摩斯送了出去。福尔摩斯一口叼住孩子的婴儿服，婴儿脱离了片山的手。

不要紧的！福尔摩斯，你千万不要松嘴啊！

片山从楼梯滚落。在剧烈的冲撞中，片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散架了。剧痛袭来，紧接着他失去了知觉。

“哥哥，你醒醒啊！”片山在朦胧中看到妹妹的脸。我这是怎么了？片山觉得自己好像被人灌了太多酒，宿醉醒来的样子。这里.....是石津的公寓？

对了。我从楼梯上滚下来。为什么？因为抱着孩子。谁的孩子来着？三浦晴美的。她呢？对了，她在电梯里面.....

“晴美.....”片山虚弱地呼唤。自己真是命大，竟然还活着。

“晴美小姐。”这是石津的声音。该死！他一定是趁自己昏迷的时候接近晴美！

“石津先生，你来啦！太好了。”

这种人来了有什么好的？

“片山先生他.....”

“好像不行了。”

什么？不行了？片山一惊。

“太可怜了。”

“葬礼事宜可以拜托你吗？”

“好。要办哪种规格的葬礼？”

“最便宜的就可以了。要不然我们办婚礼时就没钱了。”

“好！”

这个混蛋！老子还没死呢！

“以后晴美小姐就轻松了。”

“是啊。其实我哥也不坏，就是啰唆一点儿、糊涂一点儿、吝啬一

点儿，还有不受女性欢迎.....就算活着也没什么出息的。”

“说的也是。”

什么？片山火冒三丈。自己明明还活着，还没死就被拼命诅咒说坏话！好没心肝！

“喂！我还活着呢！”片山坐起来大喊。

晴美和石津失声大笑：“我们知道你死不了！”

“什么？原来你们在作弄我！”片山苦笑。

“正也得救了。”

“真的？太好了！我摔一下也值了！”

“不要乱说！”

“那三浦晴美呢？她没事吧？”

“她受了重伤，神志不清。”晴美脸上愁云密布。

“她是被刺伤了吗？”

“是的。”

“凶手是谁？”

“不知道，还没找到线索。”

“不知道？”片山反问。

“是啊。”

“怎么会不知道呢？石津不是就守在电梯前面吗？”

“对，我当时在一楼。”

“然后你就发现她被刺伤了？”

“是啊。我发现她倒在电梯里，侧腹部流血，人已经昏迷了。”

“电梯里应该还有另外一个人吧？”

“不，只有她一个人。”

“不可能！”

“哥哥，你为什么这样说？”

“我看到了！我爬到十一楼时，电梯正好下降。我从玻璃窗看到三浦晴美的脸，还有另一个人的手，手里握着刀！”

“这就怪了，”晴美说，“那凶手为什么没有到一楼呢？”

“你没有看错吗？”石津怀疑地问。

“不会的！我肯定有人在里面！”片山断言。然后他好像恍然大悟似的拍了下手，“啊，是这样呀！”

“怎么回事？”

“咱们都犯傻了。凶手肯定中途下了电梯，然后从楼梯逃跑了。你们当时是不是忙着叫救护车呢？”

“是啊。不过……”

“凶手肯定是乘乱逃掉的。”

“我想到了！凶手在半途出去，再从楼梯逃跑了。因为，当时你们忙着叫救护车。对不对？”

“的确，当时石津忙着照看晴美小姐，我忙着照顾孩子，一直到把他们送进医院。不过，还是很奇怪啊。”晴美说。

“还有什么奇怪的？”

“也就是说凶手没有坐电梯下到一楼，对吧？”

“对啊。”

“可是我们一直站在一楼等候电梯从十一楼慢悠悠地下来。”

“是的，”石津点点头，“那部电梯在途中并没有停下来。”

“什么？”片山哑然，“但是这不可能啊！”

“是真的！”晴美说。

“是真的！”石津附和道。

“你不要学晴美说话！”片山全身关节都隐隐作痛，他苦着脸咒骂，“该死……我怎么这么倒霉！”

“哥哥，是不是你的错觉？”晴美说，“你把晴美小姐的手误认为是别人的手……”

“没有的事！我亲眼看到刀子！刀子有没有在电梯里？”

“没有。”

“但是肯定是别人把她刺伤的啊！”

“所以，我们认为晴美小姐是在外头被刺，然后坐电梯逃命的。”

“不对！肯定有人跟她一起下来了！”片山语气强硬，“喂，福尔摩斯，你也帮我说句话啊！”

而福尔摩斯蜷缩在屋角，对片山的话置若罔闻。

“电梯确实是匀速下降的，不过下得很慢，我们都等得不耐烦了。”石津说。

“让我想想，”片山沉吟，“我们进楼的时候，电梯确实是在十一楼，对吧？”

“没错。”

“然后我奔上楼梯，拼死拼活爬到十一楼，可是，那时电梯恰好开始从十一楼下降。”

“大概有人一直按着‘开门’的按钮吧，”石津说，“要不然就是用什么东西把门顶住了。”

“会不会是电梯下到一层，然后又上去了？”

“那是不可能的，”晴美摇摇头，“电梯一到，我们立刻发现三浦晴美晕倒在里边，然后我就按下了‘紧急’按键，电梯不会再上去的。”

“真的？你们是不是站在其他电梯前面了？”片山开始胡诌。

“胡说！这幢大楼只有一个电梯！”晴美说。

“那叫‘一部’电梯。”石津说。

“多谢你的指教。”

“不客气。”

“别废话了。现在的问题是凶手怎样从电梯里消失的。”

“前提是凶手当时真的在电梯里。”

“绝对在电梯里！”

“我知道了。你不要喷我一脸唾沫好不好？”

“我们走。”

“去哪里？”

“去电梯调查一下。那里也许有秘密的藏身之所。”

“电梯里？”石津瞪大眼睛。

“对。说不定有秘道。走吧！”

片山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向玄关。晴美和石津对望一眼。

“我哥没事吧？”

“难说，”石津迟疑着说，“不过，他以前也不是很聪明啊。”

“也许应该给他测一下脑电图。”晴美认真地说。

“你们还在磨蹭什么？快来！”片山怒吼。

“现在还是不要惹他为妙，”石津悄悄对晴美说，“他说不定会暴走！”

福尔摩斯也打着哈欠跟他们走出去。

“电梯在十楼，很快就上来了。”

电梯来到十一楼，片山走进去看了一圈：“没有地方可以藏身。”

“当然没有了。哎呀，电梯下去了。有人在下面按钮了。”

“晴美你站到那里。”片山说着把晴美死死地压到门旁的角落。

“好疼！”晴美大喊。

“石津，你把电梯暂停一下！”

“哦。”石津看看层数，已经过了七楼。他按下“六层”的按键，电梯马上停在六楼。

“石津，你到外面去。你能看见晴美吗？”

“看不见。”

“那就对了。看来凶手当时紧紧贴在这个角落，所以你们没有看到。”

“不可能。”

“为什么？”

“房门也就罢了，但这是电梯，门是横向滑开的，怎么可能躲在门后呢？”

“当时，你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三浦晴美身上……”

“那也不会没有发现有人躲在那里。别忘了，我也是参与过几次破案……”晴美说。

“不止几次吧？”

“先别管这个了。总之，我确定当时里面没有其他人！”

“可是……”

还在争论不休时，电梯已经到达一楼。

“咱们先下去吧。”片山他们走出电梯。电梯又开始上升。

“咦？石津呢？”片山环顾四周。

“哎呀，我们把他扔在六楼了。”

过了一会儿，楼梯传来吧嗒吧嗒的脚步声。

“唉，累死我了！”

“我昨天比你累多了！”

“我刚想起来，电梯顶上有个出口。”石津说。

“顶上？”

“应该是用于维修电梯的吧。”

“对啊！”片山大叫。

“别那么大声！那我们再坐一次看看。”

电梯顶上果然有一个四方形的天窗。

“能够到吗？”

“努力的话是能够到的。但是，那个天窗是关着的。”

“没办法，到管理处去问问吧。”

三人一猫走出楼外，太阳已经升高了。

“哥哥，你感觉怎么样？”晴美问。

“全身都疼，不过不碍事，”片山说，“对了，还得到医院走一趟。另外，我们的公寓怎么样了？”

“我根本没顾上回去。”

“田所久子不会赖着不走了吧？”

“不会吧。”

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对电梯的事一窍不通，让他们联系定期检查电梯的维修公司。

“电梯的天窗？”电话的另一端传来惊讶的声音，“你要打开那个干什么？”

“我是警察，需要搜查那里。”

“哦，知道了。不过，那个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打开的。”

“是吗？那有没有可能从那里爬出去？”

“除非那个人不怕被电死。”

“原来如此……”

最后，维修公司答应傍晚派人过来一趟。

“我要饿死了，附近有没有吃饭的地方啊？”片山抱怨。

“那边有个餐厅。”石津说。

三人去那里吃午饭，福尔摩斯毫无怨言地蹲在晴美脚边一起“聚餐”。

“三浦晴美能醒过来就好了。”

“是啊。她真是太不幸了。”

“凶手的动机是什么？”

“太奇怪了。她根本不要山波家的遗产。丈夫被人杀害，她成了寡妇。杀了她又有什么好处呢？”

“片冈公三郎、山波千造、片冈秀二郎、三浦真接连被杀，一定有人因为他们的死而获利……”

“会不会是复仇？不过，三浦不像是会与人结怨的人呀。”

“所以，还是义太郎最可疑吧？”

“加上姓氏好不好？说的好像是我可疑似的！”

“对不起。”

“这一连串的命案并没有共通之处。”

“还有这次的杀人未遂事件。如果三浦晴美能得救的话……”

“我看我们还是先吃饭吧。”虽然发生了很多事，但石津食欲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服务生在摆放刀叉时，不小心将一把餐刀掉在地上。

福尔摩斯跳起来。

“啊，对不起！”女服务生是住在附近来餐厅打工的主妇，她微笑着捡起掉落的刀。福尔摩斯抬头盯着她的动作……

“你干什么？”片山说。福尔摩斯突然跳上他的膝头，前爪搭在餐桌上，轻轻碰碰餐刀。

“你也想用餐刀吃东西？”片山笑起来。

“不是的，哥哥。它有话要对你说。”

“哦？它想说什么？”

“对啊！”

“对啊！”晴美和石津异口同声地叫起来。

“石津先生，你想到什么了？”

“不，没什么，”石津不知为何慌忙摇摇头，“晴美小姐，请你先说。”

“你到底想到什么了。”片山问妹妹。

“我发现，除了令子是煤气中毒之外，其他一连串事件有一个共同点。”

“是什么？”

“就是这个！”晴美拿起福尔摩斯碰过的餐刀。

“刀？哦，对呀。”片山点点头。

“是的。表面上看，片冈公三郎和山波千造是用刀互刺而死。三浦真是被粘在绳套上的刀残酷地杀死的。还有三浦晴美，也是被刀刺伤……”

“凶手喜欢用刀。”

“刀啊……”

“通常来说，用刀杀人流血很多，不算便利的凶器。但是刀子便于随身携带。”

“看来凶手习惯用刀……”

“难道是医生？”晴美瞪大眼睛。

“你说仓持先生？不可能吧！”

“不可能的事却一直发生，”片山说，“对了，石津，你是不是也有所发现？”

“不，没什么，”石津干咳一声，“我的想法也差不多。”

“你有其他想法不妨大胆说出来。任何想法都可能是线索。”

“哦……待我整理一下再告诉你。”

还需要整理？片山耸耸肩。石津能有什么好点子啊？

“我们吃完饭到医院去看看吧。”

“好的。希望晴美小姐能平安无事。”

三人默默地吃饭。石津不知为何有点儿食欲不振的样子，最后居然剩下了两根薯条和一块胡萝卜。

4

“片山，你没事了吧？”站在病房前的根本刑警一见片山就问。

“嗯。幸好没有骨折。”

“没磕到头吧？”

“磕到也没事。”

“那就好。”根本说着，然后跟晴美打了招呼。接着他看看石津：“你不是目黑警署的吗？跟着片山到处跑，你不用工作吗？”

“我正在停职反省。”

“啊？哦，对了。听说你打人了。”

“那个人该打！”晴美说。

“三浦晴美怎么样了？”片山问道。

“还没有脱离危险。”根本望望病房的门说。

“希望她没事。”片山说。

“可不是嘛！如果她看见了凶手的话，搜查起来就省事多了。”根本点点头说。

“孩子的情形如何？”晴美问。

“已经没事了，这孩子差一点儿就成孤儿了。”

根本人不坏，就是缺乏细心和体贴。在这一点上，他与片山截然不同。

“对了，片山，你有没有看到凶手？”

“怪就怪在这里。”片山把自己看到的与石津他们看到的不一致的事说了一遍。

“嗯，的确很怪。会不会是你的错觉？”根本说。

片山气得说不出话，为什么他认为石津他们更可信！

“总之，凶手也有可能从电梯天窗逃走吧？”

“傍晚，电梯公司会派人过去检查一下。”

“也好，”根本好像不太在意，“这些事件一件比一件莫名其妙，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杀死秀二郎的嫌疑人找到了吗？”

“没有。我们查过他的恋人田所久子，但是找不到杀人动机。片冈

秀二郎也没有仇家。不过，他也不招人喜欢，大体上就是那种可有可无的人。”

“和哥哥一样。”晴美说。

“什么意思？”

“好啦好啦，片山，你的分身来了。”根本说。

回头一看，片冈义太郎和仓持医生急匆匆地走过来。

“我刚接到消息……”义太郎脸色苍白，“晴美……没事吧？”

“目前还不好说，”片山也没法安慰他，“不过，孩子倒是平安无事，已经恢复精神了。”

“是这样啊，”义太郎点点头，又重复了一遍，“是这样啊。”

“打起精神来，”仓持拍拍他的肩膀，然后对片山说，“我想见见主治医生。”

“好，我去问问护士。”

“主治医生是小田医生。”根本告诉片山。

片山和仓持去见医生了，义太郎在挂着“谢绝会面”牌子的病房门前站了一会儿，终于疲倦不堪地垂下肩膀，坐在走廊的长凳上。

“晴美小姐……我有话想告诉你……”石津嗫嚅着说。

“哦？什么事？”

“其实……”石津欲言又止。

“到底什么事啊？”

石津踌躇一阵，最后摇摇头说：“算了，我还是不说了。请别放在心上。”他这么说不就是要人家“放在心上”嘛！

“我不会生气的，你说嘛……你不会是想趁这个时候向我求婚吧？”

“不不不，”石津慌忙摇头，“这么重大的事……”

“你不要这么夸张好不好！”晴美苦笑。

“晴美小姐，我发誓，不管片山先生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站在你这边，像忠犬八公一样永远不会离开你。”

福尔摩斯抬头不满地盯着石津，好像在说：“什么忠犬？是忠猫才对！”但石津根本没有留意到它的存在，他又重复了一遍：

“请记住我的话。不管片山先生发生了什么，我绝对不会抛弃你的！”他说完就匆匆离开了。晴美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嘟囔着：“你的这份心意，我很感激。”不管片山先生发生什么事？他会发生什么事啊？

“今天每个人都神经兮兮的，”晴美耸耸肩，“当然除了我……和福尔摩斯。”

仓持跟主治医生聊过之后，片山问他：

“她的情况怎么样？”

“好像不太乐观。”

“这样啊……”

“不是完全没有希望。这一两天是关键时期。”

二人走回三浦晴美病房的路上，片山突然想起一件事。

“对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什么问题？”

“是关于片冈令子的事。”

“她怎么了？”

片山把三浦晴美告诉他关于片冈令子相信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的事讲出来，仓持苦笑不已。

“她是从哪儿听来的啊？”

“没有这回事吗？”

“没有，”仓持一口否定，“前些天发生煤气中毒的时候，医生很仔细地检查过她的身体。如果她真的有病，应该可以查出来的。”

“那她为何如此深信不疑？”

“不知道。不过，她的确天生体质很差，而且有神经衰弱的毛病。也许是看到书上关于某些病症的描述，自己胡乱猜测的吧。”

“是这样呀。”

“我也替她看过几次病。下次我问问她，到底是谁说她有病的。”

“拜托了。”

“不过，这些不幸之事究竟要持续到几时呢？”仓持叹息。

“非常抱歉。”

“不，我不是责怪警方，只是猜不到凶手的真正目的和目标，让我很不安。”

没错，即使这些事件的凶手是同一人，也无法预测他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因此警方也无法对潜在目标加以保护。

“啊，对了，”仓持说，“山波听说自己的女儿晴美受了重伤，又到东京来了。”

“山波又来了？”

“而且片冈家那位也跟着来了。”

片山不禁叹息，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我有一个想法。”仓持说。

“您说。”

“万一晴美有个三长两短，山波家就因此失去继承人了。”

“是啊。”

“这么一来，我就无法捕捉到凶手真正的目的何在。所以我想试探一下凶手的意图是什么。”

“您的意思是……。”

“义太郎和晴美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仓持突然岔开话题，“你知道朱丽叶为了和罗密欧私奔是怎么做的吗？”

“嗯……。”片山干咳几声。虽然他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但是详细情节已经记不清了。他看过改编的电影^[9]，女主角是奥莉维亚·赫西，记得她的胸很大……

“啊，我想起来了，朱丽叶吃药装死。”

“对了。当然现实中不可能有那种药。——可惜那时候她无法与罗密欧取得联系，因此最后以悲剧收场。”

“所以您想让晴美小姐装死吗？”

“不，相反我想请警方放出风声说晴美的伤势很轻，以此胁迫凶手采取行动。”

“哦……。”

这个手法很普遍。可是实际上能不能逼凶手现身却是疑问。万一凶手真的现身，而晴美却因此被杀的话，即使把凶手逮捕归案，也是警方的失职。

栗原警视一定会被开除，当然自己也难逃噩运。主动辞职和被开除

是两码事，性质大不相同。

“这个有些难办啊，”片山假装考虑了一下，“我跟上司商量一下吧！”

“好啊，不妨试试看。”栗原说。

“啊？可是……”片山张口结舌。他之前认为课长听了这个提议后肯定会骂他不干正事，光会胡思乱想，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反正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栗原站起来，走到写满案件关系人名单的黑板前面，“我们不知道片冈公三郎和山波千造之死究竟是否为谋杀，虽然刀上没有指纹，但是也不能因此认定为谋杀，而且我们也没有其他线索可以证实这一点。片冈令子自杀未遂，不，说不定也是一起杀人未遂事件。可是方法呢？凶手呢？我们毫无线索。确定被杀的只有三浦真，因为没人会用那种方法自杀吧。还有片冈秀二郎，恐怕也是谋杀！水床不会那么容易破，大概是有人故意弄破的。总之，以上事件我们没有任何眉目。现在，山波晴美又被刺伤了。”

“是三浦晴美。”

“还不是一样？”栗原随便挥挥手，“听你说，凶手是在电梯里面消失了。”

“千真万确！”

“我又没说是假的！”栗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总而言之，这些案子都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

“这是个不确定的时代。”

“可不是嘛，连凶手都采取不确定的方法，”栗原摇摇头，“以片冈秀二郎和三浦真的案子为例，凶手所用的那种方法也不能保证一定能把人杀死。”

福尔摩斯轻轻跳上栗原的桌面，叫了一声。由于晴美留在医院，片山就把它带到警视厅来了。

“你也这样想吗？”栗原愉快地笑着，伸出手指轻抚福尔摩斯的鼻尖。

“三浦晴美被刺的事，我想凶手的方法是很‘确定’的……”

“我知道。但是，她还没死啊，”栗原用手摸摸下巴，“对了，那个仓持医生，似乎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人物。”

“是的。如果他就是凶手，而我们按照他的提议去做，不是很危险吗？”

片山指出除了片冈令子煤气中毒事件之外，其他案件全部使用刀子这一共同点。

“原来如此，这是小猫想出来的吧？”

为什么不说是我的想法？片山心里不快。然而事实的确如此，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对了，片冈秀二郎的案件，也是用刀把水床割破的。而且，仓持是医生，他应该知道秀二郎的心脏不好吧。”

栗原的眼神发亮，表示案件开始有眉目了：“嗯，仓持很可疑。你说呢？”

“可是他没有杀人动机呀。”

“他日后自然会招供的。”

“要逮捕他吗？”

“可是还没有证据呀！而且，他为什么那样建议？你有什么看法？”

“不知道。如果他真的心存不轨，按照他说的去做会很危险。”

“我们不妨将计就计，”栗原笑了笑，“我当然知道会有危险。可是为了破案，冒些风险也是值得的。”

片山有种不祥的预感。世事总是这样，好的预感很少应验，坏的预

感多数不幸言中。

“可是，三浦晴美真的受了重伤，”片山明知无望，仍在顽抗，“怎么能让她假装没事呢？”

“找替身啊。找个女警官代替她躺在床上不就行了吗？”

“对方会轻易上钩吗？”

“应该不会吧。”

片山一愣：“那怎么办？”

“你听好，不管凶手是仓持还是另有其人，都不会这么容易上当。对方一定将计就计，那我们也将计就计！”

什么将计就计啊？片山想。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我们可输不起啊。

“请您说清楚些好不好？”

“等等。我整理一下思路。”

就算是警视，也不能异想天开啊。查案要正面突破，这是栗原一向坚持的原则，怎么可以突发奇想，走旁门左道呢？

栗原正想开口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我是栗原。哦，根本吗？什么事……真的？知道了。”

在旁人听来，栗原就接了一个报告“捡到一百日元”的普通电话，可是对于熟悉栗原的片山来说，他知道一定不是寻常的事。

“什么事？”片山问。

栗原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黑板前，把写在“三浦晴美”名字旁边的“杀人未遂事件”之中的“未遂”两个字擦掉。

“她死了？”片山明知故问。

“是啊。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设下圈套了。”栗原沉吟一阵。看看片山：“喂，你不必如此沮丧啊！”

“我在想如果她得救就好了。”

“你想也无济于事。听好，我们对外发布说她死了，其实要让凶手以为她还活着。”

“啊？”

“对凶手而言，最怕的就是三浦晴美恢复意识，如果听说她死了，就会安心了。当对方放松之际，再把她还活着的谣言放出来。就是说，要让凶手认为我们是为了保护三浦晴美的安全，才假称她已死的。”

“我明白了。”

除了栗原，估计没人能想出这么迂回的办法了。不过，这个办法也许真的可以诱使凶手上钩。这么一来，就需要有人做替身了。

“必须找个适合的人做替身，”栗原看着福尔摩斯，认真地说，“可惜不能找你啊。”

片山抵达石津住的公寓时，已经四点多多了。

片山以为石津离开医院后就回家了，谁知扑了个空。他只好下到一楼，这时刚好电梯公司的工作人员来了，片山说明情况之后，请工作人员打开电梯的天窗。

可是，天窗的确关得很紧，如果不站到脚凳上，并且使用螺丝起子的话，根本打不开。为慎重起见，片山伸头上去窥望，只见上面积满尘埃，没有人活动过的迹象。

“除了这里以外，还有其它方法可以从开动的电梯里出去吗？”

“没有，除非把地板撬开！”工作人员笑着说。

片山坐计程车去医院。下车时，后面跟着的两部计程车也相继停下，车门同时打开。

从第一辆车里下来的是山波幸造，晴美的父亲，村内紧随其侧。第二辆车里下来的是片冈义一，泷川也慌张地跟着走出来。

山波发现片山，停下来搭讪。

“你是刑警先生吧？”

“是的……”片山吞吞吐吐地说。

“我女儿晴美怎么样了？”

片山迟疑了片刻，问道：“请问，你们是刚到吗？”

“我们是从东京车站直接来的。”

那就是还不知道实情了。

“嗯，是这样的……”片山最不擅长这种事了。正在他左右为难之际，突然听到一阵怒骂声，先行进入医院的片冈义一被他的儿子义太郎推了出来。

“出去！”义太郎声音颤抖，“你不是我父亲！你为什么不放过我们呢！”

“义太郎，你听我说！”

“别废话了！快滚！”义太郎作势要打父亲，“是你们杀了她！”

山波听到此话脸色苍白：“晴美……死了？”

义太郎注意到片山：“你也来啦。晴美已经去世了！如果你们不来找我们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且慢！晴美是我的女儿。我一直在找她！”

“找她？就是为了害死她吗？是不是？”

“胡说八道！”山波气得横眉竖目。

“等一等！”片山介入他们，“各位请不要在往生者面前吵架！”

这句陈腔滥调在这种时刻反而很有效果。义太郎压抑住内心的激动，叹息道：“对不起，我实在控制不住……”

“让我见见那个孩子。”山波也冷静下来。

“不行。”义太郎说。

“为什么？难道一个父亲连女儿的最后一面也不能见吗？”

“总之，警方不准我们见她。他们没说理由，只说这是上头的命令，”义太郎转头问片山，“片山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片山含糊地敷衍。一定是栗原课长下令，不准死者的亲友见到尸体。这种举动必然会引起怀疑，不过这也正是栗原要达到的目的。

“先进去再说吧。”片山率先走向病房。

走廊尽头的候诊室里，片冈令子抱着美沙子坐在那里，仓持医生站在她旁边。

“哦，大家都来了。”仓持用略带嘲讽的语气说。片冈令子的表情蓦然僵硬起来。

“片山，你来一下。”根本刑警在三浦晴美的病房前面叫住片山。他正要走开时，仓持拉住他的手臂。

“刑警先生，请你问问，为什么坚决不准我们见到晴美的尸体？”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上头的命令。”

“但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是啊，可是我也无能为力。”

片山急忙走到根本面前：“怎么了？”

“你听课长说了吗？”根本压低声音，防备地瞥了一眼仓持他们。

“嗯。听说要找个替身……”

“就是呀，课长也越来越神经了。不过这是命令，我们只能照做。”

“现在怎么办？”

“这里的医生跟课长直接沟通过了。三浦晴美的遗体暂时寄放在此处，然后，把替身躺的病床推出去。”

“然后呢？”

“把替身送到石津刑警的公寓去。”

“为什么要送到那里？”

“那个住宅区有个可以举行普通葬礼的公共活动室，都已经准备妥当了。”

“运到那里之后呢？”

“把替身放进棺材里。”

“把活生生的人放进棺材里？”

“当事人都无所谓，你怕什么啊？”

天下真是什么人都有！片山想想都觉得毛骨悚然，要让他干的话，他八成不会答应的。

“听好，待会儿你告诉那些人，明天才能让他们见到遗体。当然谁都会觉得奇怪，但是要确定凶手在不在其中，知道吗？”

片山搔搔头，感到这种做法未免太过牵强附会。

“替身现在在哪儿？”

“在隔壁的病房，从远处看就像是三浦晴美的病房。现在就要推出

来了。”

根本打开房门，喊道：“好，推出去吧！”

两名男护士拆掉病床滚轮的锁制，开始移动病床。片山越过根本的肩膀看着那个蒙着白被单的替身。在离开病房之前，那人突然掀开白布的一角露出脸向片山挤挤眼，片山惊呆了。

那是自己的妹妹晴美！

课长太乱来了。妹妹又不是女警，竟然找她做替身！可是现在生气也无济于事，他只好板着脸，回到候诊室。

“刑警先生……”山波奔过来。

“十分抱歉，明天才能见到遗体。”

“岂有此理！”山波勃然大怒。

“对不起，这是命令。”

“命令又怎样？你们没权利阻止我见女儿的遗体！”

“总之就是不行。”

这时，片冈义太郎发现推到走廊上的病床。

“快看！那是晴美啊！”

那个确实是“晴美”。

“是的，可是现在不能……”片山说。

“走开！”山波猛地推开片山，片山身材瘦长，重心不稳，所以被他一推就摔了个四脚朝天。山波、义太郎和仓持一起冲过去追病床。

“福尔摩斯！阻止他们三个！”片山大喊。

福尔摩斯在不远处冷眼旁观。“福尔摩斯，快拦住他们！”片山爬起

来大喊。但是，福尔摩斯一动也不动。病床一直往前移动，三人在后面穷追不舍。来到拐弯处时，一名手举氧气瓶的女护士背对着他们走来。

“危险！”片山急得大叫。

但是，来不及了。那名护士与病床撞个正着，病床立刻向旁边倾倒。

“啊！”晴美大叫一声，掀开白布跳起来。从后面赶上的三个人吓得魂飞魄散，山波当场晕了过去。

“怎么回事？”义太郎回头问片山，“请你解释一下！”

片山叹了口气。福尔摩斯在诊室的长椅上若无其事地打着哈欠。

仓持紧皱眉头，质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这样做不是亵渎死者吗？”

“这……”片山挠挠头，看向根本，而根本则扭过脸去，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这个混蛋！

“大概是这么回事……”片山假咳一声，“我妹妹睡着了，结果被他们误当成遗体运走了……”

第四幕 结果好就是一切

1

“你们全都疯了！”片山气急败坏地大吼。

“不要这么大声，会吓坏正也的。”晴美说。

正也已经复原，喝过牛奶之后安然入睡。

这里是住宅区内的公共活动室，平时主要用于开设各种兴趣班，如传统舞蹈、插花、茶道、三弦琴等等。当然，自治会成员有时也会在这里碰头，这里有时还会举行将棋大会等活动。无人使用时，也可以举行守灵式。

“这个房间一点儿情趣也没有。”

“废话，这里又不是咖啡厅。”

房里只有片山和晴美，加上小婴儿的话就是三个人，如果再算上福尔摩斯，就是四位。房间正面安放着一具棺材，四围装饰着鲜花，但是棺材里面却是空的。验尸解剖本来应该在傍晚结束，不料却延迟了，所以遗体还没送来。

三浦晴美的遗像装饰着黑色缎带，那原本是一张她和丈夫三浦真的合照，现在把她那部分放大，单独提取出来，又把彩照变成黑白照片。照片称不上好看，但是情况特殊也没办法，只好凑合拿来使用。这是片山拿到警视厅的摄影部拜托人家紧急制作出来的。

“这孩子成孤儿了。”晴美说。

“片冈义太郎说他要领养这个孩子。”

“真的？那很好啊。不过，令子会怎么想呢？”

“嗯.....也许山波会提出领养吧。他的两个孩子都死了，正也是他

唯一的孙子。”

“如果把他交给山波家抚养，晴美一定会变成厉鬼把孩子讨回来的。”

“女人的执念真可怕！”片山苦笑。

“对了，刚才你说所有人都疯了，什么意思？”

“我说得不对吗？你也是，居然答应做死者的替身。”

“我觉得没什么危险。”

“暴露了也许是好事。”

“是吗？”晴美回头瞅瞅福尔摩斯。它在吊唁客人用的坐垫上蜷成一团。

“所以当时福尔摩斯只是旁观，没有插手。”

“不过，我们的名侦探闹脾气时是不会出力的。”

“没办法，又没人付它薪水。”

“我们给它竹荚鱼鱼干了呀！”片山反驳，“对了，石津那小子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他这个人有时候怪怪的。”

“什么有时候？他一年到头都是这样。”

“对了，哥哥，我们的公寓怎样了？”

“糟糕！我都忘了田所久子了！”片山一直没来得及回公寓。

“说不定搬进去住了。”

“别瞎说！已经八点钟了，应该有人来了吧。”

“大概快来了。”

“会不会有人送吃的来呀？”

“我点了外卖。我知道你一饿就心烦意乱。”

“胡说！我才没有……”说到一半，片山的肚子就叽里咕噜地抗议了。

恰在这时，寿司店和酒馆的人把寿司、啤酒、果汁一起送来了。

“哎呀，忘记带盘子和杯子了！”晴美拍拍额头。

“附近有卖的吧？”

“这么晚了，店都关门了。好吧，我到石津家去拿。”

晴美把正也轻轻放在坐垫上：“你帮忙看一下孩子。”

“喂，我……”

“我马上回来。”

晴美离开房间。福尔摩斯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从一堆坐垫上跳下来，跟在晴美后面也出去了。

“咦，你也去吗？”晴美一边穿鞋一边说，“你连一个盘子也拿不了啊。不过也好，跟我一起去吧。”

石津所住的那栋楼离活动室只有二三十米，晴美和福尔摩斯快步朝那里走去。

晴美按下电梯的按钮，发现电梯停在十一楼，不耐烦地叹了口气。每次有急事都这样。她仰头看着楼层显示灯。实在太慢了！比以往还要慢！

突然她意识到，原来这部下降的电梯每一楼都停。这个时间的下行电梯居然每层都停！

“一定是小孩子的恶作剧！”晴美自顾自地发牢骚。七、六、五……终于到达一楼了。

一刹那，她回想起三浦晴美躺在血泊中的情景，不觉惊出一身冷汗。当然，电梯里应该早就清洗干净了。

电梯门一开，“啊！”晴美一声尖叫。有人倒在里面！仔细一看，是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上班族，脑袋靠着墙角，嘴里念念有词。原来是个醉鬼。

“喂！你在干什么？”晴美走过去大喊。那个疲倦的中年醉鬼抬起蒙眬的双眼看看晴美，突然跳起来：“对不起！今天我本来不想喝酒的！”接着又匍匐在地上，摆出谢罪的姿势。

“喂！你认错人了！”

“啊？”男人抬起头，眨眨眼，“这是哪儿？”

“电梯。”

“啊，我以为是我家玄关。”

“你去几楼？”

“九楼。”

晴美分别按了“9”和“11”的按钮，问道：“你为什么下来？”

“我上去过一趟，可是又怕见到老婆……”

“是你按了所有按钮，让电梯每层都停的吧？”

“嗯，我想尽可能延长恐怖到来的那一刻！”

“随便你吧。反正我要上十一楼。”

“哦。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是吗？”

“你这样的美女，见过一面肯定不会忘记的。”

“多谢夸奖。”

男人还坐在地上，冷不防把手伸进晴美的裙子里。晴美大惊，举脚狠踢对方的手腕。福尔摩斯也挥爪朝他脸上抓去。男人惨叫一声：“疼死我了！”

“九楼到了。”晴美揪住他的头发，把他往电梯门口拖。男人疼得大叫：“啊！我要秃了！”

“你活该！”晴美一脚把男人踹出电梯，“滚！”她朝捂着脸上伤口不住呻吟的男人做个鬼脸。门随即关上，电梯又开始上升。

“对这些臭男人真是分秒大意不得！”晴美气愤地说。福尔摩斯叫了一声，表示同意。

十一楼到了。晴美走进石津家，打开厨房的灯。

“要拿盘子、酱油……这就够了吧？已经有筷子了。对了，还要杯子，带几个好呢？杯子、杯子在哪儿……”晴美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从餐具柜里把必要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托盘上面。

“这样该够了。不够再回来拿吧，”晴美叹息，“走吧，福尔摩斯。”

她回头一看，福尔摩斯不见了。

“福尔摩斯，你在哪里？”

怎么叫都不见回音。里屋的隔门拉开了一道十厘米左右的缝隙，福尔摩斯大概在里面吧。

“福尔摩斯……你在哪儿？”

晴美拉开隔门。屋里黑乎乎的，没有开灯。晴美进去按下荧光灯的开关，灯管闪动两三次才亮。晴美回头张望，吓得倒抽一口冷气。

“哦哦，宝宝不要哭……”片山抱着哭泣的正也，急得不知如何是

好。晴美那家伙在干什么啊，说好马上回来的。

片山实在不会哄孩子。婴儿对他人的感情非常敏感，当抱他的人焦虑不安时，他就会以哭泣抗议，希望赶快换个令他安心的人。

“喂，拜托，不要哭了。”片山只会这样说，反而让孩子哭得更厉害。

“晴美，你快回来吧！”正当片山也快要哭出来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晚上好。”

“啊，令子夫人。”片山松了口气。

“这是正也吗？”片冈令子微笑着问。

“是啊。我妹妹把他塞给我就走了。”

“让我来抱好了。”

“拜托你了。唉，终于得救了！”片山叹息。

“好像尿布湿了……啊，果然是。”

“可以在那边换……”

“好的。”令子熟练地为正也换尿布。正也立刻停止了哭泣。

“婴儿表达感情的方式真坦率。”片山苦笑不已。

“是啊。他吃过东西了吗？”

“刚才我妹妹给他喂过牛奶了。”

“是吗？你看，他多高兴啊！”令子逗着正也，孩子睁大眼睛开心地笑了。

“晴美一定放心不下孩子。”令子望着三浦晴美的遗照，沉重地说。

“是啊。对了，你先生没有一起来吗？”

“我老公有事外出了。他说待会儿过来……”

“哦。你家美沙子呢？”

“附近有位熟悉的太太，我把孩子交给她代为看管。”

“那么，能不能请你暂时照顾一下这孩子？”

“当然可以。片山先生你要出去吗？”

“我妹妹迟迟不回来，我想去看看……”

“不如让我去吧。这里没人在的话，似乎不太好。”

“你留在这里也可以……”

“可是，山波和片冈家的老爷都会来，我怕一个人应付不来。”

“哦，说的也是。”

“你妹妹在哪儿？”

“她在那幢楼的十一层的公寓里。”

“我知道了。”

“请你叫她赶快回来。”

“好的，我会转告她。”

片冈令子抱着正也离开了，片山顿时松了口气。他饿得受不了，抓起寿司就往嘴里送。

“原来你在这里，我找得好苦啊！”

片山大惊，寿司卡在喉咙里噎得直翻白眼。等他好不容易吞下去，才发现站在眼前的竟是田所久子。

“是你！”

“就是我呀。你一去不回头，扔下我不管！”

“谁让你乱来呢！”

“不过，幸好知道你在这里。”田所久子坐下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搜查一课的人打电话到公寓找你。对方以为我是你妹妹，我就趁机问了你的下落。”

“原来如此。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找你还能有什么事啊？”

片山立刻蹦出一米开外。“我不会跟你一起生活的！”

田所久子扑哧一笑：“傻瓜！我不会再提这件事了。”

“那你来的目的是……”

“秀二郎的父亲也会来，对不对？”

“对。”

“还有其他人也会来，对吧？”

“对，都是关系人。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也是关系人呀！别忘了我和秀二郎有特别关系！”这样的关系人，片山前所未闻。

这时，山波幸造带着村内来了。他一身黑色丧服，满脸沉痛之色。本来应该由他做丧主，但是又怕死去的晴美不高兴，只好由警方出面。

片山解释说，验尸解剖拖延了，还没有把遗体送来。山波幸造也不再生气，只是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接着，片冈义一在泷川的陪同下出现，他也是一脸严肃。

最后一同来的是片冈义太郎和仓持医生。

“对不起，片山先生，太麻烦你们了。”义太郎低头致意。

“不，没什么……我们把守灵仪式弄得太简陋了……”

“没关系，”义太郎望着三浦晴美的照片，感叹地说，“晴美没有宗教信仰。她常说，人的幸福只存在于现实世界。这样安静地送她走就很好。”

山波勃然大怒：“你杀了我的女儿，还敢说这种话？”

义太郎也来气了。“你还不明白吗？都是因为千造死后你非要找到晴美，才造成这场悲剧的。都是你的错！”

“什么！假如十二年前你不诱拐我女儿，现在她一定还幸福地活在这个世上！”

“慢着！”片冈义一霍地站起来，“你想诬赖我儿子？”

“什么诬赖！我说的都是事实！”

“不要吵了！”义太郎打断他们，“请不要当着往生者的遗像闹事！”

山波和片冈不服气地哼了一声，总算安静下来。

“各位，这里准备了寿司和饮品，大家吃一点儿吧。”田所久子用轻松的语气说。众人呆呆地望着她。

“这个女人是谁？”片冈问。

“您是片冈先生吧？”

“是的。”

“我是田所久子，是秀二郎的恋人。”

“秀二郎的恋人？”

“对。请多指教。”

“哼，反正秀二郎找的女人都是贱货！”

“哎呀，您说的这是什么话！”田所久子并没有露出愤怒的表情，“您在跟您家财产继承人的母亲说话呢！”

众人听了困惑不已，一时沉默下来。

“你说什么？继承人的母亲？”发问的是片山。

“是啊，我怀孕了，怀的是秀二郎的骨肉。”

片冈惊呆了：“胡说八道！”

“您不信吗？那位义太郎少爷不是放弃继承权了吗？这样，您就没有继承人了。而我怀的孩子是您的孙子，他有权继承财产！”

“谁知道那是不是秀二郎的孩子啊？”

“闹上法庭你就知道了！不过，还是希望你现在就承认他。”

“义太郎！你愿意被这种女人夺去财产吗？”片冈气急败坏地说。

义太郎冷冷一笑：“这件事与我无关！”

“我的外孙呢？”山波突然发言，“他在哪儿？”

“正也在……”片山还没说完，义太郎就打断他。他转向山波，说：“你的外孙？开玩笑！晴美不会希望把孩子交给你抚养的！”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正也会由我抚养，不用你操心！”

“我的外孙当然由我抚养！”

“别做梦了！亲生女儿死了，你都没掉过一滴眼泪……”

“好了好了！守灵的时候不要吵架！”仓持打岔道。

“可是……”义太郎似乎意犹未尽。

“现在不是谈论财产或孙子的时候！”仓持责备他们说，“大家不是来追悼晴美的吗？”

他的视线逐个扫过大家，谁都不敢再吱声了。

“刑警先生，我能喝杯啤酒吗？”田所久子说。

“啊，好。可是，没有杯子啊。好奇怪！晴美怎么回事？请你等一下。”

片山离开活动室，快步走向那幢十一层的大楼。晴美在磨蹭什么呀？而且刚才令子也去找她了……

片山走到电梯前时，刚好电梯下来，门一开，出来的正是晴美，后面还跟着石津。

“咦，哥哥，你来接我吗？”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

“片山先生，谢谢你特意来接我。”

“你们俩在上面究竟干了些什么？”片山横眉竖目地质问。

“我们在聊天，对不对？”

“对呀。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就是沟通嘛！”石津又恢复了一贯的开朗。这家伙怎么回事啊？片山不解。

“那么，杯子和盘子……”

“在石津提着的纸袋里面。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我也饿了。”石津说。

“你也要吃？那就再追加一些食物吧，要不肯定不够。”

三人一同往前走，片山突然想起一件事。

“福尔摩斯呢？”

“大概在楼梯上玩吧。”

“哦。对了，片冈令子呢？”

“令子？她怎么了？”

“她说要去接你的。”

“真的？那就怪了，她没来找我呀。”

“怎么可能！难道是迷路了？”

“不会吧，这么近。”

“是呀……”片山不安地回头仰望那幢十一层的大楼。

“谁在照顾正也？”晴美问。

“啊？”片山刚要说话就听到活动室那边传来震耳的喧哗，还混杂着不堪入耳的咒骂。片山他们慌忙加快脚步。

2

“你们两个住手！”仓持怒吼。

山波和片冈正打得不可开交，边打边高声对骂。

“加油，不能输哦！”在旁边火上浇油的是田所久子。义太郎鄙视地远远旁观他们大打出手。

“气死我了！今晚是守灵夜啊！”晴美火冒三丈，“石津先生，你去教训他们一顿！”

“好！”石津笑咪咪地应声而出，他无意中看见旁边的啤酒，拿起一瓶，用门牙一咬，盖子就打开了。片山看傻了，咕哝了一句：“吃货的牙齿都这么厉害吗？”

石津走到那两个纠缠在一起的人身边，像是举行洗礼仪式似的，把啤酒浇上去。

“啊！”

“你干什么？”

片冈和山波狼狈地分开。

“我想让你们头脑清醒些！”石津说。

“混蛋！”片冈扑向石津。石津是刑警，学过柔道，他立刻敏捷地闪开。

而片冈收势不及，一头撞向前面的棺材。简单组合的台架无法承受这样的冲击，轰然倒塌，随着哗啦的巨响，棺材也翻倒在地。

“太不像话了！快把棺材抬起来，”晴美跑过去一看，突然吓得屏住呼吸，“快看！”

棺材盖松开了。里面理应是空的，可是……

“棺材在动！”田所久子脸色大变。

盖子掀开了。难道是吸血鬼？不，出来的那个人远不如吸血鬼高贵，而是一个看起来十分落魄的男人。

“你……不是杉田先生吗？”片山呆呆地问。

“他是谁？”仓持医生问。

“他是县警局的刑警，负责调查片冈公三郎和山波千造的案件。”

“不错！”杉田从棺材里出来，巡视眼前的一行人，“刚刚是谁碰落棺材的？”

“是我……”

“你是片冈义一吧？我现在以妨碍公务的罪名逮捕你。”

“逮捕我？”

“等一等！”片山对杉田说，“你躲在棺材里边干什么？”

“那还用说，我当然在查案呀。”

“查案？”

“我在暗中等待看看有没有人不小心说漏嘴什么的，可是偏偏他来干扰……”

“等一下！你是怎么爬到里边去的？”

“我趁这里四下无人时偷偷进来的。本来我想在棺材里安装窃听器，但是我打开盖子一看，发觉里面是空的。我想用窃听器偷听不如直接亲耳偷听，所以我就爬进去了。”

“空的？片山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义太郎问。

片山又把遗体解剖拖延的事解释了一遍。

“怎么？原来我们是对着空棺守灵吗？”仓持也惊呆了。

“开什么玩笑！”片冈义一愤然起身，“我走了！”

“这种情况，就不要守灵了。”仓持说着率先走出去，片冈和泷川跟着也走了。山波粗声粗气地叫了村内一声，也拂袖而去。

片山叹息着对杉田说：“这里不是你的辖区，你这样插手未免太过分了！”

“你要我放手不管这件事？办不到！我一定会把凶手捉拿归案，让你们看看。”杉田气得满脸通红。

“你所要管的只是公三郎和千造的案子而已！”

“日本的警察不会别的，就会划分势力范围！”

“你.....”

“总之我不会放弃！”杉田说完，就像参加阅兵式一样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

“他好像头脑不正常。”石津说。

“因为在我们家被哥哥打了一顿的缘故吧。”晴美说。

“片山先生.....”现场只有义太郎还没走，“晴美的遗体还在医院吗？”

“不，已经转移到大学的法医研究室去了。”

“晴美真的死了吗？”

“这个.....”

“我不信。”义太郎平静而坚决地说，“晴美太不幸了。确实就如山波所说，如果我在十二年前没有带她私奔，也许现在她还过着幸福的日子。可是现在，先是她的丈夫惨遭杀害，接着连她自己也遭遇杀身之祸.....这太过悲惨了！”

义太郎的声音有些哽咽。片山、晴美和石津一言不发地听他说下去。

“她有获得幸福的权利。不，应该说周围的人有义务使她幸福。可是，我对她做了什么呢？我什么都没做。她的悲剧是我造成的！是我杀了她.....”义太郎顿了一下，接着说，“所以，在我没有见到她的遗体之前，我绝不相信她死了。也许你们会认为我很傻.....”

“怎么会呢！”晴美说，“我很羡慕你们两个。你们虽然各自结婚，但还是如此为彼此着想。”

“不.....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义太郎摇摇头。

“什么意思？”

“是我抛弃了她。”义太郎说。

一时之间，没人开口。义太郎把手背在身后，走向玻璃门。

“我和晴美私奔后，生活越来越苦。她把一切都奉献给我，这份爱情渐渐变成一种负担。但是我们又不能回老家。刚好这时，我遇到了令子。”

对了，片冈令子怎么回事？她去哪儿了？片山突然担心起来。

“我和令子的事，晴美丝毫没有察觉。她全心全意地相信我，即使我晚归，甚至夜不归宿，她都不会怀疑我在外面有了女人。她这样使我更加难受……然后，令子怀孕了。我不得不对晴美坦白一切，要求分手。当然，晴美气疯了，她拿着菜刀追我，说先杀我然后再自杀。结果，我还是跟令子在一起了。”

“你所说的和晴美说的完全不一样。”

“是的。她凭自己的力量克服了一切，然后嫁给三浦君。看到她坚强地站起来，开始了新生活，我比谁都高兴。如果我发生不幸那是我罪有应得，可是她没有任何过错……”

“她好不容易才得到了幸福……”

“是啊。嫁了好丈夫，生了可爱的孩子，终于尝到了幸福的滋味，但是丈夫却死于非命……如果晴美就这样死去，实在对她太不公平了！”

“我很明白你的心情，”片山点点头，“如果她还活着，我就会得到消息。不过，请你不要过于期望。”

“我知道。”

“哥哥，”晴美突然想起来，“正也呢？”

“对啊，我正担心呢。”

“你太不负责任了！”

“不是！在你们来之前，令子夫人先来到这里，她把正也抱出去了！”

“令子来了？”义太郎惊讶地问。

“你不知道吗？”这次轮到片山大惊，“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

“不。我曾问她要不要一起来，她说要照顾美沙子。”

“她说她把孩子交给附近的朋友看管。”

“大概改变主意了吧。”

“可是，很奇怪啊。她说要去找晴美的。她现在到哪儿去了呢？”

“我们到附近找找看吧，”晴美说，“石津先生，你也来帮忙好吗？”

“好的。”

“我们四个一起去找，”片山说，“她会不会先回家了？”

“那也应该交代一句再回去的呀。”

“说的也是。”

“令子不会也遭遇不测了吧？”

“不会的！一定是迷路了！这一带的景色从哪个方向看都差不多，很容易迷路。”

“是啊，”晴美点点头，“还有，她也许不想见到山波和片冈家的老爷子。”

“对，她曾经这样说过。她一定在外边。”片山说。

“对不起，我能不能帮忙一起找她？”义太郎说。

“当然可以。走吧。”

石津恋恋不舍地望着吃剩的寿司，最后一个离开房间。

“令子！”

“令子女士！”

一行四个人朝不同的方向呼喊。四周一片漆黑，应该不会有人在这种时候抱着孩子闲逛吧。

“令子！听见的话回答一声！”

“令子女士！”

四个人又聚集在活动室前面。

“找不到，看来多半回家了……”片山说。

“我觉得不对劲，”义太郎似乎大惑不解，“如果令子来了，应该会告诉我一声的。”

“如果她没去石津家的话……”晴美抬头望望那幢十一层的大楼，突然说不下去了。

“哥哥……你看那边……”

片山往上看去。那幢大楼里，围绕电梯三面都是房间，另一面是齐胸高的扶栏，向着外面。片山看到的正是这一边。夜色中，清楚地浮现出一个女人的身影，她从三楼的扶栏向外探出身子。

“是令子！令子！”义太郎大喊。

“她抱着正也！”晴美倒抽一口凉气。

“令子！你在那里干什么？快下来！”义太郎喊。

可是，令子完全不理不睬，也没有下来的迹象。

“她在干什么？”

“我上去看看。”晴美迈步走向建筑物。突然听到一声尖叫“不要过来”，吓得马上止步。

“令子！你怎么了？”义太郎困惑地问。

“我想死！”

“什么？”四人面面相觑。

“我要和这个孩子一起跳下去！”

“不要乱来！”义太郎大叫，“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我杀了晴美！”

片山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令子……这是真的吗？”

“是的。因为我不想让她把你抢走！”

“你说什么？”

“到了最后，你还是属于她的，一直都是如此。即使你跟我结婚，即使我生了美沙子，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也许你并不这样想，但我心里很清楚。你只是暂时离开她，将来还是会回去的。我只是你的临时避难所而已。”

义太郎呆若木鸡地听着妻子的话。令子的语气单调平淡，毫无起伏，抹杀了所有感情，但是反而更加令人觉得惊心动魄。

“晴美结婚时，我才安下心来。这样她就不会把你抢走了。可是，三浦先生一死，你就说要把她和正也接过来住。”

“那只是出于同情！”

“不！对你而言，晴美是独一无二的人。我这么爱你，而你只是同情我、可怜我罢了。”

片山低声对晴美说：“必须设法阻止她。她很可能会跳下来。”

“嗯。可是该怎么做呢？我怕过去反而刺激她……”

“但是……”

“我不愿意失去你，”令子继续说，“所以我才刺伤她。可是后来我越想越害怕，我怕万一被你知道了怎么办……”

“令子，下来吧！我们两个慢慢谈好不好？”

“不，没有必要再谈了。我要跳下去了。”

“不要！”

“我对不起小正也。可是，晴美在九泉之下一定很寂寞，我把孩子带给她吧！”

“她是认真的。”片山低语。

“真不相信她会这么做。”

“总之必须进去……”

就在这时，上面一层突然传来声嘶力竭的叫骂声。

“滚出去！你这个混账东西！”一个女人歇斯底里地大喊。

“你说什么？”一个男人回嘴。

“啊，是刚才那个醉汉！”晴美吓了一跳。

令子听到声音，下意识地往上看去。

“就是现在！”晴美用力一推片山。片山一跤跌在门口的台阶上。

“好疼。你干什么？”

“别出声。快上三楼。”

“好。”

“我也去！”石津拔腿要跑，晴美制止他。

“不行！两个人不在的话，她会发现的！”

“义太郎！”令子回过头来，“美沙子就拜托你了。”

“令子，不要！”义太郎狂喊。

令子的身子探出扶栏外，怀里的正也马上就要掉下去了。

“哥哥！快点儿！”晴美叫，片山正从二楼爬上三楼。

令子已经跨在扶栏上，裹在襁褓里的正也从她的臂弯中滑了出去。

“啊！”晴美发出恐怖的惊呼，然而奇迹发生了，正也的身体垂在栏杆外边，并没有掉下楼。

“令子！”义太郎大叫。

令子毫不迟疑，纵身一跃，从容得就像从椅子上跳下来一样。

“让开！”高大威猛的石津撞开义太郎，往前扑去，用身体接住了垂直坠落的令子。他们一同跌进树丛里，发出轰隆一声巨响。

片山冲上三楼时，已经不见片冈令子的身影。来迟了一步！

“咦，福尔摩斯！”

只见福尔摩斯的前爪搭在栏杆上，身体夹在栏杆狭窄的空隙中，它前半身探出栏杆之外，后肢垂在栏杆这边不住地挣动。片山奔上前一看，差点儿被眼前的情景吓死。

原来福尔摩斯用它的利齿死死咬住正也的襁褓，所以正也的身体吊在栏杆外面没有掉下去。片山把孩子抱上来，福尔摩斯扑通一声跌落在地上，一动不动。

“福尔摩斯，你没事吧？”

片山蹲下抚摸它的身体。福尔摩斯居然撑得住一个婴儿的重量，太神奇了。

“福尔摩斯，不要死！我马上叫救护车来！”

救护车会送猫去医院吗？片山脑海中闪过这个疑问。不管了，即使拿枪威胁，他也要把福尔摩斯送去东大医院的猫外科（如果有的话）！

“哥哥！”晴美在楼下喊他。

“来了！”片山右手抱起正也，左手抱起福尔摩斯，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梯。

3

“怎么样了？”栗原警视来到医院，一见片山就大声喊。片山慌忙起身打招呼。

“听说片冈令子招供了？”栗原问。

“嗯。不过只是说她杀了三浦晴美。”

“哦。其他案件如果深加追究的话，她肯定也会供出实情。”

“她与其他案件无关。她没有杀三浦真和片冈秀二郎的动机。”

“是吗？那真遗憾。”

“她现在仍然神志不清。”

“有生命危险吗？”

“那倒没有。当她跳下来时，被石津接住了。”

“石津是不是目黑警局的刑警？”

“是的。”

“太伟大了！就以因公殉职处理吧！”

“课长，石津还活着！”片山慌忙解释。栗原有个怪癖，总是不分三七二十一就把别人当成死人。

“他受了重伤，左手和左腿骨折，要住院两个月。幸好当时跌在树丛里。”

“太好了。孩子也没事了吧？”

“福尔摩斯救了他一命。它故意把身体挤进狭窄的缝隙里，为了不让孩子掉下去。”

“的确令人钦佩，给它一个警视总监奖吧。”

“我想它本身更喜欢鳗鱼。”

“那就买最好的送给它！”

福尔摩斯叫了一声，跑到片山脚边坐下。

“你没事啊！”片山欢呼。

后面跟着的护士微笑着说：“给它照过片子了，没有任何异常。”

“太好了，福尔摩斯！”片山一把抱起它。

“你呢？你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嘛！”栗原问。

“您的意思是希望我折断脖子才好？”片山很郁闷。

“我没这么说！”

“我老早就交了辞职信，可是……”片山开始埋怨时，福尔摩斯突然挣脱他的手，一溜烟冲出走廊。

“福尔摩斯，你去哪儿？”

片山赶上去，只见福尔摩斯追上一名正要搭电梯的男人，扑过去咬住他的大衣。

“好啦好啦，我不会逃的！”男人苦笑着回头。

“仓持先生，你怎么会来这里？”片山迎上前去。

“只是有点儿不放心，所以来看看。”

“不放心什么？你知道片冈令子跳楼自杀的事了？”

“令子跳楼自杀？不，我不知道。”

片山简要地把事情讲述一遍，仓持听了深深叹息。

“原来真是令子干的。”

“您知道？”

“我多少能看得出来……”

片山盯着仓持说：“您好像知道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仓持缓缓点点头：“好的。也该说出来了。”

“你们到底要我们来几次？”片冈义一重重地坐下。

“我从来都没听说过还可以反复守灵的，”山波也在发牢骚，“况且，晴美的遗体还没运回来吧？”

“是的。可是有必要再召集大家来一次。”片山看着棺材点点头。

天快黑了，地点依然是上次那个活动室，人也还是原来那帮人。

“先喝一杯再说，”片冈倒满一杯酒，“义太郎，你也喝一点儿吧！”

“我不喝。”义太郎把视线转向外边。

“关于一连串的事件，我有话说……”片山说。

“说吧说吧！”山波愤怒地指向义太郎，“杀我女儿的不就是这个混

蛋的老婆吗？就跟是你杀的一样！”

“请冷静，”片山说，“说到杀人，你们两家的少爷都做了！”

“什么？”山波和片冈异口同声地说，脸色大变。

“这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两个家族互相仇恨，但他们的孩子却彼此相爱，宁死也要在一起。可是，义太郎和晴美并没有死，他们侥幸活下来了。”片山飞快地瞥了一眼义太郎。“假如他们死了，也就没有后来那些痛苦了。为爱殉情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是悲剧，但是我倒觉得其实那个结局很美好。”

“我不是来听你讲莎士比亚戏剧的！”山波说。

“请你安静。”仓持说。

“可是义太郎和晴美活下来了，他们饱尝生活的艰辛，为将来而烦恼。我想即使罗密欧与朱丽叶结婚了，也不一定一帆风顺，也可能会发生争吵或婚外情。”片山看看山波和片冈，接着说：“这次一系列事件的开端，起始于片冈公三郎和山波千造的死。谜团在于他们应该是互刺而死，但是刀上却没有指纹，因此警方怀疑他们是遭人杀害的。”

“对呀。那是……”山波说。

片山打断他的话：“实际上，他们确实是互刺而死的。”

“那么指纹呢？”片冈问。

“被他们亲自擦掉了。”

“什么？”

“在互刺之前，他们先把指纹擦掉，然后用衬衣的衣摆裹着刀柄，互相刺死对方。”

“等一等，”山波说，“这不就像殉情一样吗？”

“正是如此。”

听了片山的话，大家都愣住了。

“罗密欧与朱丽叶。”晴美喃喃自语。

“是啊。讽刺的是，这两个家族又出现了另一对罗密欧与朱丽叶。而且，他们还是一对同性恋。”

“胡说八道！”

“你不要诋毁我儿子！”片冈和山波同时站起来。

“是小畑千惠子说的。”片山说。

“就是那个目击者？”

“对。她那天碰巧看到他们两个互刺而死。她捏造说他们是为了争夺自己而决斗，最后同时杀死了对方。她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才这么说的。”

“怎么会这样……”片冈嘟囔。

“这是事实。你们两家互相仇视，可是他们两个却深深相爱。他们知道你们绝不容许这种关系的存在，因此一同殉情而死。不过，他们知道一旦留下指纹，就会被认为是互刺而死。而你们两家又会以此为理由掀起一场血雨腥风，所以他们决定抹去指纹。”

“公三郎太傻了……”义太郎摇头叹息。

“那么，秀二郎是谁杀的？”片冈问。

“我想，他是心脏病发作而死的，”片山看看田所久子，“不是吗？”

“和我无关。”

“不过，用刀把水床割破的是你吧？”

“我都说和我无关了！”

“也许说谋杀不太对，因为把他泡在水里也不能保证他肯定会犯心

脏病。他大概是喝醉酒又跟女人鬼混的时候犯病死去的。然后，你把现场做成谋杀的样子。”

“为什么这样做？”晴美问。

“如果是谋杀，一定就有凶手存在。大家自然会想到杀人动机就是争夺财产。这样一来，嫌疑最大的就是……”

“剩下的兄弟！”

“不错。于是嫌疑就落到义太郎先生身上。”

“不是我做的！”田所久子还在叫唤。

“可是，晴美小姐的情况却说不过去，”片山继续，“千造已经死了。要嫁祸她并不容易。”

“为什么要嫁祸她？”

“等一等，”片山制止晴美，“这样一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掉晴美。但是万一失手被捕就糟了，因此凶手选择叫令子去杀晴美。”

“是谁叫她……”

“凶手很早之前就暗示令子说她患了重病，神经质的令子信以为真。而且，令子觉得自己没有入籍，妻子的地位并不稳固，再加上又有人以各种方式暗示她义太郎想回到晴美身边，于是她更加不安。”

“所以她去刺杀晴美？”

“是的。她是个可怜人，精神暂时不会恢复正常了。对凶手而言，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你说的凶手……到底是谁呀？”田所久子一边喝啤酒一边问。

“我知道，”晴美说，“那是一个能使令子相信那些话，同时了解晴美和义太郎之间微妙关系的人。”

“不错，”仓持医生点点头，“是我做的。”

“仓持先生，不可能，你在说谎吧？”经过长长的一段沉默后，义太郎才开口说话。

“一切都事出有因，”片山说，“我从一开始就怀疑，义太郎和晴美离家十二年，为何直到今天才突然急着寻找他们？”

“那是因为他们的儿子死了——不，在千造和公三郎互刺而死之前，两家就派人来找了。”晴美说。

“是的。因为片冈先生和山波先生突然遇到某件事，不得不急着把他们找回来，”片山说着，看着山波和片冈的脸，“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知道！”片冈慌忙移开视线。

“你不要找借口诬赖我！”山波也怒不可遏。

“警方一查就知道了，”仓持冷笑，“还是坦白招供吧。你们的情妇为你们生了孩子。讽刺的是，你们这对死敌在这件事上真是空前的一致啊！”

“胡说。”

“应该没有胡说，”片山点点头，“应该说你们都是为了情妇生的孩子着想吧。你们双方的原配早就过世了，而情妇提出希望自己的孩子继承遗产。这种情况下，失踪的义太郎和晴美就变成了最大的障碍。万一他们活着回来就麻烦了。也许镇上有人曾经在东京无意中见过他们。总之，你们听说他们可能在东京生活，于是就打发泷川和村内到东京找他们。出乎意料的是，这时发生了公三郎和千造互刺而死的事件，而且警方怀疑这是谋杀。所以焦点一下子集中在义太郎和晴美身上。但是，如果警方先找到他们两位的下落，你们觉得那时劝他们放弃财产就难了。而仓持先生抓住了你们的弱点。”

“最先找到他们的是我，”仓持说，“当然，我对片冈和山波的事也了如指掌。”

“于是仓持先生向你们提出条件，他可以告诉你们义太郎和晴美的

下落，但你们必须把一部分财产分给他。仓持先生还建议，假如他们死了，或是因谋杀被捕，那就天下太平了。你们答应了他的条件。”

“胡说八道！”片冈怒道。

“我先去找秀二郎，发现他已经死了，”仓持说，“死于心脏停搏，他这是自食其果。不过，我认为布置成谋杀的样子更有利于达到我的目的。我碰碰床垫，觉得触感十分异样，用刀一割开，水就喷出来了，我吓了一跳。这样一来，秀二郎泡在水里，就更像谋杀了。”

“然后，你又挑唆令子，成功地让她杀死晴美，对吧？”

突然，大门打开，几位刑警冲进来。

“仓持先生，还有片冈和山波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吧！”片山站起来说。

“难以置信！”晴美目送警车离开后喃喃自语，“人类真是肮脏的动物，比猫差远了。福尔摩斯，你说是不是？咦，你到哪儿去了？”

夜间的住宅区寂静无声。晴美从活动室出来的时候，福尔摩斯也跟她在在一起的。

“福尔摩斯，你在哪儿？”

这里面积很大，四周都是茂密的树丛，想找到一只猫谈何容易。晴美边走边喊，但是却不见回音，她开始焦躁起来。

“不管了！外面好冷啊！”晴美嘀咕着，打算回到活动室。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已经走出很远了，沿着坡道从相反方向走回去反而更近。于是，她开始沿着坡道往上走。

晴美觉得无法释怀。假如仓持真是凶手，他为何不逃走，也不否认？如果他说的是真事，为什么从很久之前就让她以为自己有病？一定有什么不对劲。

晴美来到活动室的后面，正想通过草地回到正门时，突然听到脚底下传来“喵”的一声。

“啊！原来是你！吓死人了！”

福尔摩斯抬头望望晴美，走到活动室后面，然后停住，回头看着晴美，好像在说“跟我来”。

“怎么了？”晴美好奇地跟着它。室内的灯光透过玻璃门照在活动室前的草地上。

福尔摩斯悄悄地窥望室内，晴美也小心地眯起眼睛朝里面看。

正面可以看到棺材和晴美的遗像。留在房间里的只有片冈义太郎一个人。仓持、片冈、山波都被带走了，泷川和村内当然不会继续待在这里，留下义太郎一人也很正常。不过，田所久子应该也在才对。

义太郎正在自斟自饮。晴美只能看到他的背影，心想他一定痛苦极了，妻子是杀人犯、被害人是旧日的恋人……他实在比罗密欧还要凄惨。

义太郎的背部在轻微颤抖，大概是在哭泣吧。

声音隐约传来，晴美不禁怀疑自己的耳朵，他居然在笑！

这并非绝望到底的苦笑，而是一种十分愉快的笑声。

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门开了，田所久子走进来。

“他们都走了？”义太郎问。

“是的。他们都被警方带走了。现在可以放心了吧？”

“嗯。要不要喝一杯？”

“好啊。”田所久子慢慢把一杯啤酒喝干，心情舒畅地叹了口气。

“不过，我真不明白，那个医生为什么会那样说？”

“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呗。当初是他把我和晴美送到东京来的。”

“就算他招供，可是警方一调查，肯定会查出许多漏洞吧。”

“即使那样，在他们查出来之前我也有足够的时间做我要做的事了。”

“你要逃跑？”

“别傻了！我好不容易才把财产搞到手，怎么会逃呢？我还要收养晴美的儿子，这样山波家的财产最后也全归我了！”

“可是仓持医生……”

“不必担心。既然他那样招供了，过后再改变口供，警方也不会信任他，而且他们没有证据，又能把我怎么样！”

“话是这样说……但我还是不放心。”

“没事，一切都交给我吧。”

义太郎把空杯子放在榻榻米上，伸手去拿另一瓶啤酒，结果他不小心碰倒瓶子，酒瓶滚了出去。义太郎扭过身体去拿。事出突然，晴美来不及缩回头，两人四目相接。

义太郎瞪大眼睛，晴美一下子弹跳起来。

“福尔摩斯，快逃！”

晴美转身奔去。玻璃门打开了，义太郎握着酒瓶冲出来，田所久子也跟着他来到外边。

晴美想过高声呼救，或者跑到派出所，但是后面追得太紧，来不及了。只能先去石津的公寓再说，进去把门锁上就安全了。

晴美和福尔摩斯冲进电梯，按下“关门”，同时按下“11”。电梯门慢吞吞地关起来。

透过电梯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义太郎的脸。原本那么善良的一张脸，现在居然如此杀气腾腾，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没关系，电梯再慢，也比爬楼梯快吧。而且楼梯的入口比较隐蔽，不会很容易找到。晴美安慰自己。

电梯上到二楼，停住了。

“怎么回事？我没按停呀！”

门开了。晴美急忙再按“关门”键，门才慢慢关上。同时她听到楼梯传来匆忙的脚步声。

来到三楼，电梯又停住了。

晴美吓了一跳，这时，她注意到电梯里贴着的“注意事项”。

“为了防止犯罪，自晚上十一时至早晨六时为止，电梯在每层均会强制停止并自动开门。”

电梯每一层都停原来是为了防止犯罪！

门关上的同时，她也看到了楼梯上的义太郎，他追上了。

“福尔摩斯，我们要一口气冲出去！”

晴美侧身躲在门边。到四楼了，义太郎已经严阵以待了！

电梯安静地停下，门又打开。晴美把心一横，一头朝迎面而来的义太郎撞过去。

出其不意的进攻有了效果，义太郎被她撞倒在地。但是，晴美也跌倒了。义太郎手上的酒瓶摔破了。

义太郎抓起锯齿状的破瓶子向晴美袭来。与此同时，福尔摩斯朝义太郎的面部扑过去。

“啊！”义太郎惨叫着踉跄后退。晴美冲下楼梯。田所久子从下面上来了。

田所久子举起酒瓶就打过来。晴美一把扣住她的手臂，朝她的腿部猛踢。

两人一同滚下两三级楼梯。田所久子扑住晴美的脖子，晴美喘息着，奋力抓她的手。

“不许动！举起手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田所久子慢慢松开手：“不要开枪啊……”

晴美也捂着脖子爬起来：“哦，你是……”站在眼前的是紧握手枪的杉田刑警。

“你没事吧？”杉田对晴美说。

“还好。谢谢你救了我。他在上面……”

福尔摩斯出现，义太郎双手捂住脸呻吟。

“你躲在什么地方啊？”晴美问。

“棺材里面呀。”

“又躲棺材里了？”

“我还是不死心！”杉田点点头。

“有空的话，请你再到我家做客，这次我一定请你吃大餐！”晴美说。

4

“你怎么样了？”晴美从病房门口探进头。

“晴美小姐！”打着石膏躺在床上的石津见到她，立刻喜出望外，笑得合不拢嘴。接着，他看到跟在晴美背后的片山和福尔摩斯，不禁露出几分失望的神情。

“快点好起来吧！”片山说。

“谢谢关心。”

石津看到晴美在为他削苹果，脸上又一次溢满幸福：“事情都了结了吧？”

“嗯，都解决了。”

“那晚在守灵会上仓持先生所说的一切，其实都是片冈义太郎做的吧？”晴美问。

“实际上，是我拜托仓持先生那样说的，这也是他本人的意愿。”片山说。

“为什么？”

“仓持先生早已猜到片冈义太郎是凶手，但是希望他能自首供出一切。因此，他才当众假装认罪。可是片冈义太郎居然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为他顶罪，什么也没说。”

“而且还差点儿害死我。”

“那是预想之外的事。”

“至少应该事先告诉我一声，”晴美耸耸肩，“仔细想想，让令子深信自己患病，并让她以为晴美要抢走自己丈夫，最容易做到这两件事的其实就是她的枕边人啊！”

“是啊。”

“结果还是为了财产吧？”

“片冈义太郎不像三浦晴美那样坚强。他是有钱人家的少爷，从小锦衣玉食，所以无法长期忍受清苦的生活，于是他开始觊觎家中财产。公三郎和千造的死是他开始付诸行动的直接动因。他认为只要计划进行顺利，不光片冈家的财产，连山波家的财产也会归他所有。”

“他是如何与田所久子勾搭上的呢？”

“义太郎知道秀二郎的住所，也许是仓持先生告诉他的，于是他去拜访秀二郎。十二年不见，秀二郎自然大吃一惊，然后两人喝酒庆祝重逢。义太郎大概从仓持先生口里得知了秀二郎酒精中毒，而且心脏不好

的事。在他来之前，秀二郎已经陪他父亲喝得七分醉了，所以他很快就醉得不省人事。接着，义太郎把他搬到床上，再把喝醉的父亲塞进衣柜里，他本来打算勒死秀二郎。但是后来想起秀二郎睡的是水床，于是改变主意，用刀把水床割破，使秀二郎淹在水里引发心脏停搏而死。当他做完一切，准备逃跑时，突然发现田所久子站在门口，将一切看在眼里。田所久子本来就对秀二郎厌倦了，于是决定跟义太郎勾结……他们俩是一路货，狼狈为奸，合作谋财害命。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令子成了绊脚石。因此久子设计谋杀令子，并且伪装成自杀的样子。”

“令子不是自杀？”晴美睁大眼睛，“可是门都锁着——对了，如果义太郎是共犯，他当然有钥匙。”

“正是如此。”

“可是片山先生，门下贴的胶带又怎么解释？”石津问。

“是这样的。首先只要在门上贴好胶带，然后来到外面，从门上的洞口插进粗铁丝，把胶带的另一边紧压在地面上贴住。”

“门上有洞口吗？”

“那种公寓的门必然有洞口，”晴美打了个响指，“是投报箱的那个入口。”

“没错。”片山点点头。福尔摩斯叫了一声。片山无奈地说：“好啦好啦，你就给我留点儿面子吧。”

“怎么？又是被福尔摩斯看穿的？女性真伟大！”晴美得意地说。

那天，片山到片冈义太郎的公寓检查，苦苦思索从外侧贴胶带的方法。当他注意到门上投报箱的入口时好像恍然大悟了。这个东西太常见了，反而不容易被人留意。

片山实验了一下，先把胶带贴在门上，接着问题出现了，报纸箱的入口在门上，而在门内侧是个小箱子，下半部分有盖子，而且盖子是向下开的。如果不把盖子打开，即使用铁丝插进去，只能伸到箱子里面。如果箱盖打开，并把铁丝前端弯曲的话，则可以伸到地面，并把胶带的

另一端贴在地上。但是，这样的话，盖子就无法关上了。会不会是片冈义太郎后来关好的呢？但是万一被仓持医生看到的话，肯定会引起怀疑，所以一定是从外面把盖子关好的。

片山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听到福尔摩斯在厨房里四处翻找。“喂，你干什么呢？”很快，福尔摩斯叼着一根细线跑过来。

“对呀！”

其实很简单，只要事先把细线系在箱盖上，再把线的另一端从投报口伸到外面。这样，用铁丝贴好胶带之后，一拉细线就可以把箱盖……不，不对。片山又试了一次，发现无法用细线把箱盖提上来。箱盖打开时几乎贴着大门，要想关上盖子的话必须从高处拉才行。

“这可怎么办呢？好不容易有点儿眉目了。”

片山抱臂沉思，福尔摩斯也在沉思，但是没有抱臂。福尔摩斯抬起头盯着大门看了一会儿，然后……

“然后怎么样？”晴美不耐烦地追问，“不要卖关子好不好？反正肯定又是福尔摩斯想到的。”

“原来门上还有另外一个洞。”片山没好气地说。

“是被虫子蛀的吗？”石津问。

“锁洞？”晴美问。

“不是。那种门的锁洞在外侧的门把手上，内侧没有锁洞。”

“那到底是什么洞？”

“是门上的猫眼……”

“对呀！如果把猫眼打破……”

“用尖锐的物品在猫眼上戳一个洞，外表也看不出来。事先准备两条绳子，全都系在箱盖上，一条绳子从投报口拉到外面，第二条绳子从猫眼的小洞拉到外面。先拉动第二条绳子，再拉动另一条就可以关上盖

子了。事后只要用力一扯，绳子就可以拉出来，不留任何痕迹。”

“田所久子都承认了吗？”

“她哑口无言。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又做过精密实验，以为绝对不会露出破绽的。我们一看穿这个诡计，她就立刻全都招供了。”

“她一个女人，倒是真敢下手！”

“令子的身体本来就很弱。田所久子对付她绰绰有余。当时，义太郎正想方设法制造不在现场证明，刚好仓持医生上门邀他出去，这就成了绝好的不在场证明。”

“可是令子得救了，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于是，义太郎有意无意地表示他想回到晴美身边……”

“对。令子本来就是神经质的人，死里逃生之后就变得更加脆弱了，终于做了傻事。”

“幸好托石津的福，令子没有自杀成功。其实，义太郎也不想正也被她弄死，因为他想收养正也，将来分山波家的财产。”

“杀死三浦真的也是片冈义太郎吗？”石津问。

“是的。如果他们两个不死，他就不能收养正也了。而且三浦真一死，更加刺激了令子对晴美的妒意。所以，这也是借令子之手杀晴美的关键一步。”

“为什么他要使用那种复杂的机关杀人？”

“首先，他冒充仓持医生叫晴美出去，打晕了她，再到店裡。片冈义太郎其实是个晕血的胆小鬼。”

“见血就晕？叫义太郎的人都这么没出息啊！”

“有什么好笑的？总之，他不愿意亲自动手。秀二郎事件也是一样，义太郎其实非常不情愿刺死或勒死弟弟，那次秀二郎自己死了，正中他下怀。这一次，他来到店里，发现三浦在打盹儿，虽然事先预备了绳子和剃刀，但他还是不想直接动手。首先，他想只用绳子勒死他，他

看到后面架子上的缝隙很宽，于是想到把绳子从那里拉过去，自己躲在架子后面拉紧绳子就可以勒死三浦真了，这样还不用目睹对方的死。但他也知道自己力气不够，也许不能勒死他。于是片冈义太郎走到架子后面想找个重物，他发现了冰箱里的大冰块，灵机一动想到了把绳子绑在冰块上，把冰块放在倾斜的冰箱上这个办法。他又怕这样弄不死三浦真，于是用店里的强力胶把带来的剃刀黏在绳子上.....最终形成了这个复杂的杀人机关。他布置好一切后，自己跑到店外去观看.....”

“好残忍的男人！”

“然后令子就去刺杀晴美了。不过，片山先生，为什么棺材是空的啊？”石津忍不住问。

“等一下，”片山站起来，打开病房门。仓持医生推着一架轮椅走了进来。

“啊，晴美小姐，你还活着啊！”

三浦晴美的脸色略显苍白，身体也更加消瘦，不过，她正抱着正也对他们微笑。

“让你们担心了。”

“这是课长和根本先生的计划，”片山苦着脸说，“先宣布晴美小姐的死讯，使凶手放下防备。居然连我都被蒙在鼓里，真是的！”

“他们怕你露出马脚呀！”晴美笑道，然后望着三浦晴美，“你.....没事了吧？”

“嗯，”三浦晴美点点头，“可惜做不成罗密欧与朱丽叶了。其实，我也发觉义太郎变了。令子一定吃了不少苦，好可怜啊。”

“令子的状况如何？”

“精神方面受到很大的打击，”仓持说，“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复原。”

“我会抚养美沙子长大成人，为了赎罪！”三浦晴美说。

“这不是你的错。”

“仓持先生.....那个人变成这个样子，而我却没能阻止他，都是我的错啊。”三浦晴美的声音颤抖，热泪盈眶。

“你要回故乡吗？”

“不！”三浦晴美断然说道，“我已经抛弃了故乡，再也不回去了。”

三浦晴美和仓持离开后，片山由衷感叹：“女人真坚强！”

晴美接着说：“女人真可怜！”

石津顿了一下，说道：“女人真了不起！”

晴美不禁笑起来。

“对了，田所久子为什么会找上哥哥？”

“那晚，片冈义太郎看到令子带着刀出门，他要把我困在家里，所以使用美人计，叫田所久子来找我。”

“结果造成反效果，”晴美点点头，“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义太郎有女性恐惧症！”

片山假装没听见，转头问石津：

“对了，我之前就想问你来着.....”

“什么事？”

“我查案的时候，你曾经一度失踪，干什么去了？”

“我知道。他以为是你刺伤晴美小姐的。”晴美说。

“我？”

“那天我什么也没说，你就问我‘她被刺伤了吗’。所以石津误以为你就是凶手，苦恼了好一阵子。”

“你也不想想，我怎么会是凶手！”

“算了。刑警就是要怀疑一切嘛！”

片山不高兴地耸耸肩，说：“好吧！看在这回你也立了大功的份上，就既往不咎了。”

“片山先生，谢谢你。”

“福尔摩斯，送他一个吻作为奖励吧。”

“这就不用了！不过，能不能让晴美小姐……”

片山面色一沉，石津慌忙噤声不言。

谢幕

“终于回家了！我好想家啊！”

石津仰望着那幢高楼，发出感慨。

“太夸张了吧！”晴美笑笑，“你没事了吗？”

“没事了。”

石津拄着拐杖来到电梯前面，晴美、片山和福尔摩斯跟在后面。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

“人逢出院精神爽啊！”

“哪有这种说法！”

大家都笑了。电梯来了，一行人陆续走进去。电梯开始缓缓上升。

“对了，有一点实在想不通，”石津说，“片冈令子怎么会从电梯里消失了呢？”

“等她恢复正常再问她吧。”片山说。

福尔摩斯突然扑向晴美。

“啊！你干什么？”晴美惊呼。

“喂，电梯要在下一层停了。”

“刚才被福尔摩斯吓得撞到了下一层按钮，现在也不能取消了。”突然，晴美拍了一下手，“对啊！我懂了！”

“懂什么？”

“原来福尔摩斯早就懂了！”

“到底怎么回事？”

“那晚令子闯进屋里，刚好晴美不在房间，于是令子先把睡着的正也塞进壁橱里。当她走出房间时，晴美回来了。见她手里有刀，晴美急忙逃进电梯，令子跟着追上，就在电梯里面打起来。不知谁的身体在扭打中碰到按钮，将所有楼层的按钮都按下了。”

“之后呢？”

“令子当然想尽快下去，可是电梯每一楼都停。”

“可是，电梯是匀速下来的……”

“对，电梯一停，她立刻按‘关门’，一停就按。你们在楼下等，觉得速度慢得惊人，这不是你们的错觉。”

“但是她……”

“她来到二楼时，听到我们的谈话声，于是按下‘关门’后就立刻出去了，躲在附近。趁我们叫救护车的时候跑掉了。”石津说。

“原来如此，这样你总该相信我的话了吧！她就是从电梯里‘消失’的。”片山松了口气。

进入屋里后，石津坐在沙发上，晴美却一直忙来忙去。

“晴美小姐，不要紧的……”

“别客气。哥哥今天不会发脾气的，对不对？”

片山扭过脸去，对上福尔摩斯的视线。

“真的？”石津高兴地说，“真希望我的骨头永远不会好。”

福尔摩斯朝片山挤挤眼。

[1]一种日式煎饼。把面粉用水调匀，加入各种自己喜爱的食材，放在铁板上煎熟。

[2]一种环状大蛋糕，需要浇上朗姆酒。

[3]莎士比亚悲剧《裘力斯·凯撒》第三幕第一场中，凯撒遇刺，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勃鲁托斯，你也在内吗？”

[4]约翰·迪克森·卡尔（1906-1977），美国著名推理小说家，举世公认的“密室推理之王”。

[5]丹下左膳：日本作家林不忘的著名剑侠小说“丹下左膳”系列中的主人公。

[6]带厨房和卫生间的两居室。

[7]将大米和糯米混合煮熟，轻捣后揉成团，再敷上一层豆沙或黄豆粉。

[8]在日语中，“咖啡”与“公费”的发音极为相似。

[9]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有多个版本，此处指的是1968年上映的那部。



[日]
赤川次郎
潘璐
译

独一无二的猫侦探
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

男生社团空降女生成员
戏中戏／谍中谍／梦中梦

猫，真的能看穿一切！

“猫这种生物在日本人和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不是有很多共通之处呢？”

—— 赤川次郎

版权信息

戏剧社

作者：（日）赤川次郎

译者：潘璐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总序](#)

[序曲](#)

[第一章 歌剧魅影](#)

[第二章 化身博士](#)

[第三章 弗兰肯斯坦](#)

[第四章 诺斯费拉图](#)

[尾声](#)

总序

三色猫探案系列：一个温情的故事世界

赤川次郎

从“三色猫探案”首次与读者见面，到今天已经有三十六个年头了。三十六年，差不多是普通猫咪寿命的两倍。

“把小猫设定为侦探”这一想法的诞生纯属偶然。拿到“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的第二年，出版社向我约稿写一部长篇推理小说。我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如何塑造新奇有趣的主人公，因为在“搞笑风推理”的大框架中，侦探的形象写来写去好像只有那么几种。

而就在这时，家里养了十五年的三色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只小猫早已成为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而且，这十几年是我家生活最为艰辛的一段时期，正是这只三色猫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当我正式出道，家里生活终于有所改善之时，三色猫就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了报答小猫多年以来的陪伴，我决定让它在我的作品中复活。于是，在《推理》中，与我家小猫形态、毛色如出一辙的“猫侦探”从此登场。

不过，那时我并未打算写成系列。没想到此书一经出版好评如潮，结果我又写出了第二部、第三部……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间这个系列已迎来了第五十部作品。原本我希望通过创作小说向我家三色猫报恩，结果它又以几十倍的恩情回馈了我。

三色猫福尔摩斯、片山兄妹、石津刑警，这些角色不仅仅是我的造物，多年来，广大读者已把他们当作家人一般亲近与喜爱。因此，我会一直把这个系列写下去。

中国出版界很早之前就引进了这套作品的若干部，不知道猫这种生物在日本人和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不是有很多共通之处呢？

无论如何，这个系列被翻译成中文，并被广泛阅读，这对于作者来

说，实在是无上的荣幸。

曾经有一名小学生读者看了“三色猫探案”系列后对我说：“原来坏人也是有故事的啊。”在我的书里，猫侦探也好，片山刑警也好，他们都不是对罪犯一味穷追猛打的那种主人公。有些人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犯下罪行，对于他们，我书中的侦探们在彻查真相的同时，也总是怀有同情之心。

也许现实世界比小说残酷许多，但我衷心期待大家在阅读“三色猫探案”系列时能够暂时忘却现实，在这个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中得到治愈和救赎。

猫侦探也是这样希望.....的吧。

序曲

“那样太过分了吧……”

女孩说。

一只毛色漆黑的猫咪悠然地趴在她的膝盖上，就像专门为了配合她的形象而量身定做的。

男人一言不发。

黑猫抬起头来，绿色的眼睛转向男人。女孩神经质般地用指尖梳理黑猫的皮毛。

“真是太过分了。”

女孩重复道。她的另一只手放在已经发黄褪色的、六叠^[1]大小的榻榻米上，手指抠着那上面的破洞。

此时，已是黄昏时分。橙色的夕阳透过脏兮兮的玻璃窗，以和缓的角度照进房间。

漫长的沉默之后，男人站起身。

“你要走了？”

女孩问。

男人迈下玄关，穿上鞋。

“等一下！”

女孩突然迅速起身，黑猫被她扔到一边。男人不情愿地抬头看了她一眼，而后打开玄关大门，打算一走了之。

“喂，等等！喂——”

女孩扑上去拦住男人，关上玄关大门。

黑猫被关在了门外。门内的声音渐大，还传来撞门声以及某种物体掉落在地的声音。

“喵喵。”

小孩子的声音。

这是公寓住户的孩子。他调皮地去揪黑猫的尾巴，黑猫最怕这个，急忙从狭窄的走廊跑去楼梯那边避难。下楼时，它与怀抱着大包袱、整栋公寓楼内体型最庞大的住户擦身而过。

这位太太讨厌猫。这一点就连黑猫也十分明白，于是从楼梯扶手的缝隙间一跃而下。

老管理员正在公寓门口打扫，他对猫也没有好脸色。当然，这是有理由的。这幢公寓本来就禁止饲养猫狗，既然他已经默许了它的存在，就不要再指望还能疼爱它了。

而黑猫不明白其中的内情。它犹豫着不敢走到外面，于是溜进楼梯底下躲藏。

过了一会儿，传来下楼梯的脚步声……然后，那人察觉到了在门口打扫的老人，脚步声戛然而止，似乎打算抽身返回。这时，恰好老人发现那人有些眼熟。

“怎么了，上次……”

老人一边打招呼一边走过去。

那人不顾一切地加快脚步走出公寓。

黑猫从楼梯下面跑出来，坐在那里，注视着空荡荡的公寓门口。

“咦，好像也不是这条路呀……”

看到路的前方变窄时，片山义太郎停下车来。

“讨厌死了，”妹妹晴美瞪着哥哥，“就这副样子还当刑警呀。”

这是她在特定时刻专门用来打击哥哥的口头禅。

“又不是我喜欢当路痴的。”

“反正都无所谓了，已经迟到半小时了。”

“这一带一年到头都在变……”

片山环顾四周。不过，他知道这个理由欠缺说服力，因为两天前他刚刚去过他要去的地点。

片山义太郎，二十九岁，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当上了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刑警。他与“神探之子”的名头相差甚远。因为继承因公殉职的父亲的遗志而成为刑警的他，每天都在后悔这个决定。倘若把这份坚持不懈“后悔”的劲头用到别处，恐怕连太平洋也能横跨过去。

从外表上看，他体型瘦高，双肩下垂，配上一张圆圆的娃娃脸，给人一种微妙的、不均衡的感觉。当然，即使如此，也不能随便拆开重新组装一遍。

在前座埋怨不休、长了一张刀子嘴的是妹妹晴美。她今年二十二岁，身材小巧，丰满，胖乎乎的脸蛋，看起来十分可爱。而对哥哥片山而言，这个妹妹有时候比小恶魔还难缠，不过他聪明地将这个想法隐藏在心底，从不表现出来。

目前，兄妹二人住在位于东中野的公寓里。母亲早已去世，所以家务一直由晴美承担。

“如果十五分钟以内不到的话，今晚哥哥就别想吃饭了。”晴美语带威胁。

看她的气势就知道，片山被妹妹欺压得有多厉害。片山家之所以“阴盛阳衰”，也不单是妹妹的缘故，另一名大模大样躺在车子后座的“女性”也是原因之一。这位有胡须、有尾巴、有毛皮的美女是只三色猫，名字叫作——

“福尔摩斯，你记不记得前天走过的那条路？”

片山回头问。

而这只高傲的三色猫连声“不”也懒得说，只是张开大口打了个哈欠而已。

“哼，脾气真坏！”

片山嘟囔了一句。

“那我们到那间公寓问问好了。”

他看看车窗外。

“随便，要去就赶快去吧！”

晴美叹气。

片山走下车，朝那个在公寓前面打扫的老人走去。那位老人刚才站在路边和别人聊天，现在回到公寓前继续扫地。片山招呼道：“对不起，请问——”

“什么事？如果是推销，我一概拒绝。”

对方连头也不抬，只是挥动着扫把扬起更多灰尘。

“不是……只是想问问路罢了。”

“最近很流行这种手法。”

“什么？”

“起初是问路，然后就说想喝杯水，接着是问要不要买橡皮筋呀？一旦拒绝，马上翻脸变成强盗。对不起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现在早就没人强卖橡皮筋了。”

“那你是卖什么的？先说想做家庭计划，然后推销成人玩具？”

片山心里冒火。

“我只想问个路好嘛！”

晴美从车上眺望片山和老人谈话的情景。

“好像要谈崩了啊，福尔摩斯。”

三色猫福尔摩斯是一只母猫，年龄不详，但它那修长结实的身体、光亮的毛色、直挺挺的胡须，都显示了它的青春活力。它的背部是黑色和茶色，腹部是白色，右前肢纯黑，左前肢纯白，也不知道这是否昭示了它不辨明黑白誓不罢休的性格。它的五官立体（这么说是因为猫族也有大饼脸），而且恰到好处地分割为茶、黑、白三色。假如三色猫国有国旗的话，一定就是由这样的颜色构成的。

“交给哥哥办的话，明天也到不了。”

晴美叹息着下了车。

福尔摩斯也跟着走到外面。

“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礼貌！”

“我只是找你问路而已，怎么了？”

“我在扫地！正忙着呢。”

“刚才你不是还在那边闲聊吗？”

“我不能说话吗？你是说老人只能闭上嘴闷头干活吗？你这是什么口气？”

“对不起。”

晴美笑眯眯地上前打招呼：“打扰您工作了。”

老人的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给人的感觉就像换了一个电视频道之后突然发现：在上一个节目里演黑帮老大的演员却在另一出家庭题材的电视剧中扮演居家好丈夫。

“你有什么事啊？来这幢公寓找人吗？”

老人眯起眼睛。

“不是。我们想去一位马场先生的家，可是迷路了。想问问您是否知道？”

“马场？哦，他家在这座楼后面，隔一条马路。”

“这样啊，那是我们看错了。真不好意思，耽误了您的时间。”

“没关系，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老人微笑时，满脸都是皱纹。

片山把嘴撇成八字，没好气地瞪着老人……

“喂，福尔摩斯，你到哪儿去啊？”

福尔摩斯旁若无人地走进了公寓楼。

“不行呀，喂！”

不过，福尔摩斯好像并非出于一时任性才跑进去似的。它望望楼梯，嗖嗖地蹿上去。

“喂！福尔摩斯！”

片山也无可奈何地跟在后头。有猫叫声传来，但不是福尔摩斯发出的。

上到二楼一看，狭窄的走廊两边并排着房门，有只黑猫蹲坐在其中一道门前，发出叫声。

“原来是发现小伙伴了呀。福尔摩斯，你可以和同伴打个招呼，但现在我们的时间很紧张。”

黑猫看着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向前奔去。片山对黑猫说：“喂，你被关在门外了吗？”

福尔摩斯发出尖叫。片山意识到，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这时，片山闻到了煤气的味道。他把脸凑近门缝，味道很大。是煤气泄漏！

但是，门上了锁。

“屋里有人在吗？”

片山用力地拍门。

“哥哥！你在干什么？”晴美跑上楼来，“真是的，讨厌死了。”

“不是说废话的时候！这家煤气泄漏了！”

“啊？”

“煤气泄漏！叫附近的人逃命！”

片山不顾一切地朝着那道门又推又拉。这种时候如果石津那家伙在就好了。那家伙很笨，但却有一身蛮力。

而晴美也习惯了突发事件。

“煤气泄漏啦！大家快逃啊！”

她一边叫，一边挨个拍打其他房门。房门接二连三地打开，有个母亲抱着孩子，脚上只穿着一只凉鞋就冲了出来。

“请快逃命！叫楼下的人也躲起来！还有，打119报案！”

晴美看看福尔摩斯和黑猫。“你们也逃吧！不然会被炸飞的！”

福尔摩斯往楼梯方向跑。黑猫稍微跑了几步，又停下，回头张望。福尔摩斯发出尖叫，仿佛在催促同伴。黑猫也跟着跑起来。两只猫冲下楼梯。晴美看到全部房门都打开了。

“二楼的跑光了！”

“混蛋！这个破门！又臭又硬！”

“那怎么办？”

“如果打破它，又怕溅出火花引起大火。”

“会爆炸吗？”

“不知道.....不过，如果里面有人就不能等了。”

“哥哥.....”

“你到下面去！”

晴美点点头。

“好吧。”

她走到楼梯口，回头对正要举脚踢门的片山大喊：“你没有什么遗言吗？”

“傻瓜！”

被晴美打乱阵脚的片山一屁股跌在地上。

晴美下到一楼。刚才那个老人担忧地抬头望着上面。

“一楼的人都逃走了吗？”晴美问。

“嗯，都跑出去了。那个年轻人呢？”

“他准备破门进去。”

“那不是很危险吗？”

“他是刑警嘛，没办法。”

老人瞪大眼睛。

“我刚才说了一些混账话.....”他喃喃自语，“没想到他是那么厉害的人。”

“一点儿也不厉害。”

上面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

“快，快逃到外面去吧。尽量跑远一点儿——”

话没说完，整幢公寓楼摇晃起来，爆炸了，猛烈的尘埃和细沙之类的东西顿时铺天盖地。晴美因冲击而摔倒。

“哥哥！”她喊着站起来，冒着滚滚浓烟冲上楼梯，“你不要死啊！”

有个黑乎乎的物体超过晴美奔去。是福尔摩斯。

二楼全是烟尘，什么都看不见。

“哥哥！”

晴美叫着：“回答我啊！”

被炸飞了吗？晴美想哭，至少要娶了老婆再死啊……

等烟尘稍微散开，晴美才发现那个房间的门不见了，外面的光线从那里照进来。原来的房门斜斜地倒在走廊上。

“哥哥！”

“喵——”传来福尔摩斯的叫声。

“福尔摩斯，我哥哥呢？”

从门的下面，有个黑色物体爬出来——正是满身尘埃的片山。

“哥哥！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嗯……还好……擦伤而已。”

片山费力地站起来：“混蛋，好不容易刚买的新西装都毁了。”

“傻瓜！在说什么呀？”

看到片山乌黑的脸，晴美扑哧一声笑出来。

“不许笑！真是无情的家伙。”其实片山自己也苦笑不已，“不知里面怎样了？”

那里面——简单地说，什么都没有。地板、墙壁、天花板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尚在，但如今三面都空了。如果不小心的话，很有可能从门口直接掉到一楼去。

“太惨了。”片山摇摇头。

“不过，幸好压力从地板和墙壁穿过去，哥哥才能获救。”

“可能是吧。”

片山像站在悬崖似的，从门端窥探下面的房间：“喂，那边……”

“啊？”

晴美也战战兢兢地窥探了一下，顿时倒抽一口凉气。

一名少女呈“大”字倒在那里，衣衫褴褛，脸上、手脚鲜血淋漓，不过能看得出是个年轻女孩。

“她会不会本来就在楼下的房间？”

“不，不是。她是倒在掉下去的榻榻米上的。她是在这个房间的。”

“难道是自杀？”

“下去看看。”

片山和晴美下去时，刚才那个老人冲上前，高兴地说：“你还活着呀！太好了！我早就觉得你有异于常人之处！”

片山苦笑道：“在消防车到之前，这里还很危险。还有，必须断掉煤气才行。”

“已经通知消防队了。”

“谢谢——福尔摩斯，你现在不是三色猫，变成灰猫啦。”

片山、晴美和福尔摩斯打开一楼那个房间的门，里面的残垣断壁堆成了小山。福尔摩斯灵巧地从那些坍塌的柱子和碗柜之间穿了进去。

“我不行。哥哥，你去看看。”

“知道——我得想想怎么走才安全。”

福尔摩斯大叫，好像发现了什么。片山钻过橱柜，跨过柱子，终于进入房间深处。

“怎么了？发现了……”

话说到一半，片山才发觉自己正面对着一具尸体——烧焦的皮肤的味道、飞溅的鲜血、惨不忍睹的伤口……

片山觉得自己的血仿佛也流到四次元去了。他最怕这种惨状。

他好不容易才连滚带爬地回来。不过，好歹重要的东西都看到了。

“怎么了？又犯贫血了吧？”

“不……不是，只是稍微扭到了腰……”

“你振作点儿啊！明明刚才还那么勇敢的！”

“那不一样……”

片山深呼吸好几次。他没晕倒已经很不错了。

“人已经死了？”

“嗯……正确地说，是被杀的。”

“你说什么？”

“脖子上有绳状物勒过的痕迹。喂，帮我打电话给栗原课长吧。这是凶杀案……”

说到这里，片山一头栽倒。由于煤气爆炸的冲击，再加上目睹尸体的刺激，他终于晕了过去。

“真拿你没办法……福尔摩斯，这里就拜托你啦。”

晴美来到走廊上，一瞬间呆立在当场。

有只黑猫坐在眼前，那双绿色的眼睛带着疑问似的盯住晴美。它像雕像般一动不动，周身流露出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肃穆之感。

第一章 歌剧魅影

1

“那可不行。”

桥本康夫说。

长昭和也似乎已经预料到他会这样说。

“等等嘛。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

“没有不过。那是大前提。‘怪奇俱乐部’成立之初不就决定了嘛。”

桥本康夫这种决断的语气与往常一样不容辩驳。

“所以我说我知道啊。”

长昭和也有点儿不高兴地说：“总之，你也听听我的意见呀。”

“不行。这根本就不是一件需要讨论的事。”桥本康夫用事情到此为止的口气说，“‘怪奇俱乐部’是男生专属的社团，不允许女生入会。那是社团开始时就确立的规矩。”

这是位于东京都目黑区的私立上志学院高中。放学后，四个男生聚在安静的教室里。

全都是高三学生。

“喂，桥本，你听我说好不好？”长昭向前探出身子，“正因为‘怪奇俱乐部’不让女孩加入，所以才不被承认是正式社团。”

“所以，那个……”

“听我讲完！”

长昭大声打断他。

桥本康夫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类型，身材瘦长，戴着银边眼镜。与他相比，长昭和也个子高大，体格魁梧，脑筋却不够灵光。而且，桥本极为巧言善辩，在这方面长昭大概只能用嗓门大压倒对方了。

“知道吗……”

说到一半，长昭结巴了一下。他一激动，连想好的台词都说不出来了：“哦，对了，下次的文化节，‘怪奇俱乐部’准备怎么做？”

“当然是照旧了。”

“那就是展出作品了？那么经费从何而来呢？啊？要怎么办呢？”

“那个……”桥本第一次表现出迟疑不决。长昭趁势追击。

“如果接受女生的话，就可以向学校申请补助金了。那样一来，不就能参加文化节了吗？”

桥本一反刚才的自信，他犹豫地开口：“钱嘛……总有办法的。如果搞一个不需要很费钱的展览……”

“用难看的字体写说明？还有，贴出豆腐块似的小照片吗？那样谁会来看呀？去年有人来，是因为有特别播放的缘故啊！可是，俱乐部的八厘米放映机坏了，银幕太脏不能用，必须换新的。你想从哪里挤出经费来？”

长昭趁势从椅子上站起来。

桥本耸耸肩。

“那么，问问他们两人的意见好了。”

他似乎认为，与其和长昭唇枪舌剑，不如转移目标。

“你们认为怎样？”

由于小个子和娃娃脸而常被误认为是新生的关谷实，与长发及肩、气质成熟的明石一郎对望一眼。

“那个……嗯……”

关谷实讲话总是吞吞吐吐的：“所谓的……规矩吧，当然也很重要。不过现实是，光靠规矩，这个俱乐部是不能维持下去的……真是很伤脑筋的……”

“为什么不能维持下去？”

桥本一追问，关谷马上畏缩起来。

“可能不能维持下去……不过……毕竟……”

“我们高三了。”

明石一郎突然说了一句不言自明的话。他的梦想是上大学后，可以自主制作电影。同时，他也擅长用出乎意料的发言吸引大家注意。不过，在其他场合，他一直是十分沉默寡言的男生。

“那又怎么样？”

“这是我们最后的文化节了。我们不想让它凄凉地结束，不是吗？”明石就像说出事先准备好的台词一般。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香烟盒，抽出仅剩的一支香烟，然后把空盒用力攥扁。

“所以要打破原则，是不是？”桥本说。

“原本我就没说不准女生加入。所谓的怪奇电影，如果没有受攻击的女性，就不能成立了嘛。”

明石话音刚落，长昭马上表示赞同：“对呀，女生也应该加入才是。”

长昭的时机似乎抓得太好了。桥本的眼睛飞快地在长昭和明石之间往返，看到两人稍微交换了一下眼神——原来他们事先说好了。

我早就觉得奇怪，桥本在内心喃喃自语，长昭从未有过如此充满自信的发言。

桥本察觉到，恐怕连关谷也早已被长昭说服了。三比一。因为事情

已成定局，所以长昭才如此强硬。

四个人成立“怪奇俱乐部”时，桥本是委员长。那是高一时的事情。大家自然而然地认定，没有比桥本更适合当这种领袖的了。他成绩优秀，老师们对他的印象也很好。

假如少了桥本，只有他们三个一起成立这个俱乐部的话，老师们肯定会说“那种恶趣味的俱乐部真讨厌”什么的。

四个人讨论问题，当意见分为二比二时，以委员长的权限，通常会采用桥本的意见。可是，现在是三比一。这时如果滥用委员长的职权的话，长昭他们恐怕会一致要求改选委员长吧。新委员长大概是长昭……

开玩笑！怎么能让这种家伙得逞？

桥本飞快地算计了一下。现在反对也没用。可是，为何长昭突然提出要让女生加入？文化节的事确实很棘手，而俱乐部如果被承认是正式的社团，就能得到资助得以维持，这些都是事实。不过，长昭迄今为止从未在意过这些，他不是那种肯为麻烦事伤脑筋的人。

长昭现在提出这件事，其中必有理由。

桥本在几秒钟的沉默里，就在思考这些。

“好吧。”桥本点点头，“也许你们说得对。”

长昭松了一口气似的微笑了。

“有女生加入的话，招收会员也一定容易得多，对吗？”他望望关谷和明石。

“可是，大原则变更了，也有必要听取全体会员的意见来裁决吧。”

“没人反对的。”

明石说：“也许桥本你没听见，其实大家都在埋怨为何不收女生呢。”

“是吗？”

桥本面无表情地说：“我都不知道呢。”

“没有人讨厌女生吧。”说着，长昭笑了。

桥本摘下眼镜，开始用手帕擦镜片。没有人知道，这是他烦躁时的习惯。

我不会原谅你们的——桥本在心中喃喃自语。对我说“你错了”的人，绝不饶恕！

桥本把眼镜重新戴上时，手有点儿颤抖，但谁也没有察觉。

“有女生想加入吗？”桥本平静地问长昭。

“有……有啊。”

“是谁？”

“竹林明。”

“竹林……有这么一个人吗？”

“高二的插班生。”

关谷说。

“咦，你认识她？”

长昭有点儿扫兴的样子。

“我在职员室的布告板上见过她的名字，但没见过她。”

“是吗？对了，她从明天起来学校上课。”

长昭得意扬扬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明石边吸烟边问。

“啊？你想知道就告诉你好了。”

“反正我不问你也会说的。”

“上星期日，她搬到我隔壁的公寓来了。”

“隔壁的公寓？那幢学生公寓？那不是大学生专用的吗？”

“听说是通过特别关系租到的。”

“她一个人住？”

“那是当然，一间屋子只有四叠半大。”

“你怎么认识她？”

“她来拜访我了。”

长昭满面得意之色。

“拜访你？”

“她听说我在上志高中上学，于是说她也会来上志……”

“然后你就谈起这个俱乐部的事了？”

“对。于是她表示一定要加入。”

桥本好不容易才压抑住把长昭骂个狗血喷头的冲动。可爱的女孩子一央求，长昭就嘿嘿嘿傻笑着接受了——为了那个女孩，他竟然企图改变俱乐部的铁则……

“这不是挺好的嘛。反正已经决定接受女生加入了。”

关谷点点头说道。

“她在外边等着。”

长昭有点儿难为情地说。

“现在？那就叫她进来吧。”

对女生很友善的关谷马上说。长昭急忙走出课室。

“那家伙是一见钟情吧。”

明石笑了。

“长昭喜欢上的，大概是那种身材壮实的女生吧。”

关谷也笑着说。不过，他似乎很在意新来的插班生，眼睛一直没离开门口方向。

“现在我们必须想想文化节的压轴戏了。”

桥本用公事公办的语调说。

“来不及了吗？”

明石问：“不是说可以弄到《化身博士》^[2]吗？”

“那个公司快倒闭了，日本方面的订单不知道能不能顾得上。”

“如果不行，就得另找别的了。”

“波里斯·卡洛夫的《科学怪人》^[3]或克里斯多弗·李的《德古拉之夜》^[4]已不能吸引观众了。因为上演过无数次了。”

“不过，还是有必要回到原点。”

桥本稍微恢复本来的语调：“罗伯特·威恩的《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5]、茂瑙的《诺斯费拉图》^[6]、巴里摩尔的《化身博士》^[7]……我们要充分发掘古典影片，必须让大家知道，‘怪奇俱乐部’绝非迎合一般大众品位的团体。”

“听说了没有？”关谷说，“有个加入俱乐部的高一学生，他的父母跑去老师那里询问‘怪奇俱乐部’是不是什么诡异的团体。”

“开什么玩笑，真是的。”

桥本苦笑……

教室的门开了，长昭探进头来。

“我把人带来了……来，进来吧。竹林明君。”

在长昭的催促之下，她走了进来。

桥本康夫下了电车，从车站沿着河边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边走边问自己。

“我鬼迷心窍了吗？”

已经快十点了。尽管有社团活动，但他很少这么晚才回家。鉴于他们在咖啡馆聊到九点，晚归也并不奇怪。

不过，他不需要为此找借口。桥本的父亲是公务员，母亲原来是教师，为人严谨古板，但他们完全信任自己的儿子。反而是妹妹信代，才读高一，正处于不稳定的微妙年龄，她本人也多少有些叛逆，因此父母对她比较严格。

无论如何，桥本康夫在上志高中三年级学生中一直保持前三名的优异成绩，即使他组织了一个有点儿怪异的社团，父母也不予深究。

上志高中本身有直升的大学，但优秀的学生通常报考国立大学。当然，桥本投考东大或一桥等著名大学也是既定的事实。他本身也有那个意愿，从预备班测验和模拟考试的成绩来看，被名校录取也是十拿九稳的。

“我回来了。”

走进玄关时，身上裹着一条浴巾的妹妹信代冷不防出现在眼前。

“回来了。好晚啊！”

“怎么这个样子就出来了！”桥本瞪了妹妹一眼。

“性感吗？”

“会感冒的，笨蛋。”

桥本脱鞋走进屋里时，从厨房传来母亲的声音。

“是康夫吗？”

“是我。”

“晚饭吃了吗？”

“嗯——这就去吃。”

被母亲一问，桥本才发觉自己没吃晚饭。

“你干什么去了，哥哥？”信代问。

“忙社团的事呀。”

桥本走进客厅，扔下书包：“文化节快到了。”

“偶尔也尝试和女朋友夜不归宿一次嘛。”

“别瞎说。赶快把衣服穿上！”

“不要！”

争执的瞬间，浴巾差点儿掉下去。信代连忙两手抱住身体，飞快地跑掉了。

无意中见到妹妹已经发育完全的胸部，桥本感觉到心跳加速。

傻瓜！妹妹的裸体，不是从小就看过了吗？

桥本带着不安的心情坐在沙发上——脑海中，妹妹赤裸的身体和竹林明的脸成为一体。竹林明裸身站在那里。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好自为之啊！

桥本甩甩头。可是他知道，他无法忘掉竹林明。从她踏入教室那一刻起，他就明白了……

“是美女啊。”

关谷实说。

“嗯……”明石一郎漠不关心地眺望窗外。

“当她走进教室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长昭的女朋友嘛，我觉得也就是相貌平平的普通人吧。但是——她真是太漂亮了！”

一向自诩为女权主义支持者的关谷，就这样把心中的震撼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

“有点儿……冷漠的感觉。她不适合当怪奇电影的女主角。如果袭击她的怪物被那种目光回望的话，可能会呆立当场吧。怎么说呢，她应该属于攻击的一方吧。说起来，《吸血鬼卡米拉》里的女吸血鬼不就是那种感觉吗？”

“你可真会形容。”

明石把长发拢上去说。

“但是，你不吃惊吗？竟然见识到这样的大美女。”

明石和关谷乘坐同一班电车。关谷会在附近的车站先下车，但他们距离不远。

“对了，我知道她为什么给人冷冰冰的感觉了。”关谷点点头，“她一身黑色服装：黑毛衣、黑裙、黑鞋——简直像丧服一样，所以才会看上去那么冷漠。一定是这样。”

明石打了个哈欠，不予评论——那种事情，艺术家型的明石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不过，她周身散发出一种如放射线般看不见的光芒，像关谷这样单纯的男孩是感应不到的。

在那里的四个人当中，只有我知道，明石想。桥本等于是个会把计算器当眼镜来戴的男生，而长昭粗枝大叶，不解风情。

至于关谷，他自以为懂得女人心理而已。只会看女人表面的关谷也无法捕捉从竹林明内心释放出来的东西。

那是等待被发掘的个性和魅力，只有天才的技巧才能把它引导出来，所以需要像我这样的天才……

而她也感觉到我的内在有某种与她相呼应的东西。在咖啡馆聊天的时候，从她时不时投向我的视线中我就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优秀的人都能发现彼此的存在……

“但是，那不是很有趣吗？”关谷说。

“什么事？”

“桥本啊。他简直为她神魂颠倒了。”

“为她？你说竹林明？”

“对呀。在咖啡馆里，你没注意到他看她的眼神吗？哦，我得下车了。再见。”

“嗯。”

赶在电车门关上的前一秒，关谷从车厢冲了出去。

电车再次出发，明石重新坐好。对呀，那家伙一直在看她——他是真心的吗？那种刚洗完衣服就要熨平的无趣男人，真的会爱上她吗？

明石微微一笑——她怎么会把那种人放在心上——没错，优秀的人只会爱上优秀的人。

不过，明石在无意识地用鞋尖轻叩地面。这是他感到不安时的习惯，他自己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都这么晚了。”

长昭和也说。

“没关系。反正只有我一个人住。”

竹林明答道。

“平时不必花那么长时间的。但你进来后，不知不觉就拖到这个时候了。其实你可以先回去的。”

“可是十分有趣呀。”竹林明说，“大家都是很好的人。”

“嗯，还好……”

长昭含糊其辞地回答，他脸上多少有点儿不满的神色。

“不过，你是最好的一个。”

竹林明的话叫长昭羞红了脸。

“怎么会……嗯……其实……”

他嘴里嘟囔着意义不明的话语。

“接受我加入，是不是很不容易？因为那是女人禁地嘛。”

“没关系的。我们讨论过了，大家觉得也应该让女生加入了。”

“到公寓了。晚安。”

“嗯。晚安。”

长昭感觉到竹林明的嘴唇轻轻地碰了他的脸一下。

长昭的母亲吓了一跳，以为儿子喝醉了。当她发现儿子身上并没有酒味时，又拿来一只体温计想看看他是不是发烧了。

2

“真的可以打搅吗？”

石津刑警问。

“从刚才起，你就一直在问同样的话。”片山不耐烦地说，“我可不是因为喜欢才招待你吃晚饭的。”

“片山先生喜不喜欢，都无所谓，只要晴美小姐喜欢就够了……”

说他没心没肺也好，直率坦白也罢，这个二十五岁的大块头刑警简直就像原始人一样。不过，在晴美这种多少有点儿世故的女性眼里，说不定会觉得他“很可爱”呢。

片山不仅是晴美的哥哥，同时也要担任起父亲的职责，他对所有追求晴美的男人都没好感。可是，石津这个男人——多少有点儿冒傻气，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人就是个傻帽。不过，他的心地十分善良，叫人无法恨他。

他是目黑警署的刑警，两人曾经一同解决了好几宗案件。而且，由于那个比哥哥更爱当侦探的晴美每次都插手进来，石津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片山家的常客。

总而言之，由于今晚晴美准备做一道新菜，提出一定要请石津也来尝尝，于是片山带他一同回家了。

从车站到片山家的道路并不宽敞，还有很多车辆来来往往。两人走了半天。

“好开心啊。”

石津那副笑逐颜开的表情倘若被警视厅的长官看到，肯定会感叹这种下属在百姓面前哪里还有威信可言。“想不到晴美小姐特地去学做菜招待我……”

其实，还不知道成品到底是不是人吃的东西呢！所以，片山才会开玩笑似的说：“干脆叫石津那家伙来试吃好了。”

当然，这些内幕石津就无从得知了。

“对了，片山先生，你现在在办什么案件？”

“就是那个高中女生谋杀案啊。”

“那个……是哪一个啊？”

“公寓煤气爆炸呀。”

“片山先生的公寓煤气爆炸了？”

“不是！我及时叫公寓楼的住户避难，还受到了表扬呢。你不知道吗？”

“还有这种事呀。”

石津一脸严肃地说。

“还上报纸了呢。”

片山有点儿不悦。

“那可真不得了啊。不过，人们都说任何传闻过了七十五天就会被大家淡忘。”

石津不知为何语气变得有同情心起来：“你未被降职到交通管理课还真幸运。”

片山火冒三丈。“我为什么要被降职？”

“因为你在公寓引起煤气爆炸、受到住户指责的事情上了报纸呀。”

片山决定在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往石津的菜里掺点儿猫粮。

石津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对了，刚才说的那个高中女生谋杀案怎么样了？”

片山寻思，世上居然有波段如此不同的人。跟石津谈话，就像用短波收音机接收长波信号一样……

“依然毫无进展啊。”

“据说那女孩怀孕了……”

“是的。她有恋人。大概是因为那个男的叫她堕胎，因此两人吵起来。男人把女人勒死，为了做成是意外死亡的样子，所以把煤气打开了。”

“太过分了。真是一桩惨剧啊！”

“可不是嘛。凶手就是披着人皮的禽兽啊。”

片山想起那女孩儿——野田惠子惨死的模样，就不由得摇摇头。

“凶手是禽兽吗？”石津吓了一跳，认真地发问，“但是，动物会开煤气的开关吗？”

幸好他们到家了，两人的对话才不至于继续驴唇不对马嘴下去。

片山兄妹的房间在二楼。他们正要从外面的楼梯上去时，遇到一个从上面下来的女孩儿，年约十六七岁，恐怕是高中生吧。

楼梯有些昏暗，看不清对方的脸。然而当片山闪身想让女孩儿先过去时，她停下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片山的脸。这女孩儿怎么回事啊？

片山正感到莫名其妙时，那女孩儿一副猛然回过神来的样子，嘟囔着“对不起”，然后就吧嗒吧嗒地走下楼梯，小跑着离开了。

“片山先生，你认识刚才的女孩儿吗？”

石津好奇地问。

“不认识。毫无印象。她好像不是住在这幢公寓的。”

片山和石津上到二楼。

“家里有客人？”

在门前，石津望望片山，里面传来说话声。

“喂，吃一点儿嘛，不然对身体不好哦。”

是晴美的声音。

“人家不想吃嘛。”

“这样下去的话，你会饿死的。我很明白你的心情，但是死了的人

是回不来的。”

“你好无情啊！没有那个人的话，我也不活了。”

“难道你不想找到凶手？”

“找到凶手的话，我要挠死他！”

“那你要好好吃饭哦。要追查凶手的话，空着肚子跑不快呀！”

片山和石津面面相觑——无论怎么想，他们听到的都是二人“对话”。可是，两边都是晴美的声音。

片山敲敲门，说：“喂，我回来了。”

“啊，回来了？”

门立刻打开：“石津先生！欢迎欢迎！”

“谢……谢谢……”石津的眼睛顿时一亮，声音也高了八度，“可是……你不是有客人吗？”

“不，我一个人呀。”

“可是，刚才你不是在说什么吗？”

片山环视屋内。房子并不大，一眼看去就知道没别人在。

“哦，你们听到了？那个是同声传译。”

“同声传译？”

“是它们两个的对话。”

晴美指了一下蹲在房间角落的黑猫，以及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正盯着黑猫面前摆放的晚餐餐盘。“福尔摩斯叫它多吃一点儿，但阿黑什么都不肯吃。”

“因此你一个人演两个角色？你很悠闲嘛。”

片山苦笑。

“哎呀，我很忙的。来，石津先生，进来吧。晚饭准备好啦。”

“好.....好的。”

石津战战兢兢地进入屋内。别看他块头大，但却有恐猫症。

“什么时候变成两只猫了？”

“是三只。”片山说，“这里还有一只经常挠人的。”

“真没礼貌！”

晴美瞪着片山。

“那只猫就是刚才谈起的那个野田惠子养的猫。”片山说明道，“它想给主人殉葬呢。”

“这只猫真了不起啊！”

石津一副深受感动的样子：“我也是这样的，万一晴美小姐有什么不测的话，我也不活了。”

“啊，好感人！”

晴美笑着快步走进厨房。

福尔摩斯用前爪把盘子推到黑猫面前，但黑猫只是微微睁开眼睛，完全不为所动。

“是不是东西不好吃？”片山问。

“不可能。”晴美拿着锅进来，“因为它的饭跟我们待会儿要吃的是同样的。”

“一样的？”

“对。阿黑如果不吃的话，哥哥，你把那盘吃了好吗？”晴美半真半

假地说。

福尔摩斯朝玄关走去，然后衔着一个白信封回来。石津慌忙把庞大的身体缩小成一团。

“咦，这是什么？”晴美用手接过信封，“哥哥，是你掉的吗？”

“不是。寄信人是谁？”

“什么也没写。连收信人也没有。”

“邮政编码也没写吗？”石津问。

“所以也就是直接放进这里来的。不会有剃刀在里面吧。”

“你有仇人吗？”晴美打开封口，“好可爱的信纸。嗯……片山义太郎先生——真好，还加了敬称。”

“别说废话，继续读。”

“你说什么……突然给你写这封信，可能吓你一跳吧。我是一个高一女生。自从之前偶尔在路上遇见你之后，我的脑海中就全是你的身影。偶尔见到你，是我唯一感到幸福的时候。我知道不能这样做，但我还是忍不住到处调查你的事。令尊是警视厅的名侦探的事，你在令尊殉职后一手带大妹妹的事，你继承令尊遗志成为搜查一科的能干刑警的事……你正如我梦想中的一模一样。不过，我才十六岁，在你眼中只不过是个小孩子吧。就这样从遥远的地方默默爱着你，我已心满意足了。给你写这样的信，其实我的内心十分煎熬，但我有事想找你商量。我走投无路了。拜托了，如果你觉得我多少有可怜之处的话，明晚七点钟，请到以下地图所示的咖啡馆来。我知道你很忙，即使你不能来，我也绝不怪你……”

三人沉默了半晌。

“石津先生……”晴美用做梦似的声音说，“我刚才读的，肯定是日语吧。”

“听起来好像是的……”

“但.....你能相信吗？”

“不能。”石津马上说。

“喂，让我看一下。”

片山从晴美手中拿过那封信迅速浏览了一遍。

“哥哥，你有头绪吗？”

“没有.....完全没有。”

“可是，她说‘走投无路’是指什么？”

石津一脸迷惑：“是不是找不到厕所了？”

“哥哥。”

晴美突然在片山面前坐下。

“什.....什么事？”

“如果你从实招来，我就原谅你。”

“从实招什么呀？”

“你不是把人家小姑娘搞怀孕了吧？”

片山瞠目结舌。“喂，你在胡说什么.....”

“可是，高中女生走投无路，又说你觉得她可怜什么的，不是只能让人想到这个可能性吗？”

“你看清楚！她说‘从遥远的地方默默爱着你’。从遥远的地方能让人怀孕吗？”

“说的也是。”

晴美仍然怀疑地看着他。

“啊，是这样呀。”

石津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啦？”

“我说，片山先生，你开玩笑开过火了吧？”

“开玩笑？”

“这是你自己写的吧？因为你一直没有女人缘，所以对我产生妒意，于是，为了显示你也有女人喜欢，所以就叫某个女孩代笔写了这封信，还故意掉在地上。手法蛮高明的嘛。”

片山闻言握紧拳头。晴美连忙说：“等等！我知道啦！真的有人在暗恋哥哥呀。一定是的。”

“信上不是这样写的吗？”

片山愤然不已。

“唉，世上居然有这样的怪人……”

晴美轻声嘟囔着。

“对了。”片山突然想起来，“刚才在楼梯擦身而过的女孩儿一直盯着我来着。石津，你记得吧？”

“嗯。不过……应该不是她吧？因为她长得很可爱呀。”

晴美拼命憋住笑意。

终于吃上晚饭了。晴美的新菜也总算平安无事地进了肚。

“好了，怎么办呀？”晴美说。

“什么事？”

“刚才那封信呀。明晚七点，你会去地图上的那间咖啡馆吗？”

“不……不行呀。”片山有点遗憾地摇摇头，“干我这行的，还不知道七点钟能不能回家呢！”

“怎么突然对工作热心起来了？”

晴美嘲笑他。

“要不然我去，怎么样？”石津说。

福尔摩斯发出叫声。它的脸转向玄关方向。

“有人在外面！”

晴美站起来。门外传来匆匆远去的脚步声。晴美冲到玄关，把门打开。往楼下奔去的是个穿深蓝色毛衣的女孩儿。

“哎，等等……喂！”

片山也探出头。

“不是刚才那个女孩儿吗？她也穿那种毛衣。”

“快追！快！”

晴美不管片山，径自奔下楼梯。片山慌忙穿上拖鞋，回头怒吼：“喂，石津！你也来！”然后朝晴美追去。

来到马路上时，女孩儿和晴美已经不见踪影了。

“喂！晴美，你在哪儿？”

片山大喊。

从前面十米左右的小巷中倏地露出晴美的脸。

“我在这儿……她不见了。”

“是不是跑到那边去了？”

“不知道。因为这里的路灯坏了，很暗。哥哥，你到那条路去看看。石津先生，对不起，麻烦你绕到公寓后面看看，好吗？”

不知何故，并非刑警的晴美变成了指挥官。

片山依她所说快步跑到那边。走了五十米左右，前面变成十字路，行人很多。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不可能找到人了。

片山放弃了。回到公寓时，晴美和石津已站在那里。

“不行吗？这边也没有找到。”

“不过，既然她爱片山先生，又为何逃跑呢？”石津说，“也许在近距离看到真人后，跑来销毁那封信也说不定。”

“随你怎么说吧。”

片山赌气地说。

他爬上楼梯。

“喂，大门没关吗？太大意了。”

福尔摩斯来到走廊，一见到片山等人就高声叫起来。

“怎么啦？饿了？”

正要走进玄关的片山赫然止住脚步。那个少女就站在眼前。她穿着深蓝色毛衣、深红色裙子，个子娇小，五官可爱，眼睛闪亮。

“噢，原来是走岔了。”晴美说。

“嗯……”

少女用压抑的低沉声音说：“你是片山……义太郎先生吗？”

“是的，你是谁？”

“我叫……桥本……信代。”

说完，少女整个人向片山倒过来，张开双臂紧紧抱住片山。片山吓得直翻白眼。

“喂！你，怎么突然……”

“果然不是普通的关系啊。”

晴美双手抱胸。

“我也这么觉得。”

石津也学她的样子，双手抱胸。

“喂，晴美！”

“我才不帮你呢，自己处理吧！”

“傻瓜！你看！”

片山把绕到少女背后的右手伸出来给晴美看。晴美倒抽一口凉气——片山的右手沾满了黏糊糊的鲜血。

3

“她是不是说她叫桥本？”

“对，好像是叫桥本信代。”

“她没带任何写有地址或电话之类的身份证件……”

片山叹息。

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怪事总是一件接一件地发生？

“很快就天亮啦。”晴美站起来。

微暗的病房中，自称桥本信代的少女一直在床上昏睡。

“什么声音？”

站在拉下的百叶窗帘旁的晴美回过头来。她听见呼哧呼哧类似坏掉了的换气装置的响声。

“是那家伙。”片山说。

石津刑警坐在病房角落的椅子上打瞌睡，发出一阵阵鼾声。

“他累了，让他睡一会儿吧。”

“这么温柔体贴，真少见。”

“你找踹啊！”

这是单人病房，因为只有这间空着。因为晴美冷静沉着，突然受伤的人得以被救护车顺利地送到这里来。在值班医生的处理下，少女尽管严重失血，但生命并无大碍，三人都松了口气。

“今天请假好了。”

晴美打着哈欠说。

“你每次遇到事情就请假，不要紧吗？”

“没关系呀，反正很闲嘛。”

“这样的工作居然可以拿和我相差无几的工资。”片山叹息道，“那你可以陪在她身边啊。我可不能随便请假。”

“好啊。不过，丢下恋人不管，可以吗？”

“她不是我的恋人！”

片山愤然强调。

“哥哥！别那么大声——”

片山慌忙闭嘴。这时，床上的少女动了动，发出唔的一声呻吟。

“你看！你太大声了。”

晴美急忙弯腰去看少女。

少女呼吸加快，眼睑轻微颤抖一下，然后睁开眼睛。

“哦，醒了……感觉怎样？你认得我吗？”

晴美温柔地和她说话。片山想，如果她能用一半的温柔对我就好了。

“你是晴美小姐吧？”

少女用意外坚定的声音说。

“嗯，是的，你叫桥本信代？”

“是的。”她点点头，“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她打量室内。

“你到我们的公寓来，被刺伤了。记不记得？”

“说起来……啊，对呀。”

“看到歹徒了吗？”

片山走近床边说。

“你是片山先生吧。”

桥本信代略带腼腆地笑笑：“那封怪信，吓你一跳吧？”

“对哥哥来说，那可是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呢。”

晴美说。

“用不着你说多余的话。”片山沉着脸，“嗯……刺伤你的是怎样的人？记得吗？”

“不记得了。路上太黑，而且那人是突然从背后偷袭的……我发觉有人站在背后，正想转身之际，就感到侧腹部一阵剧痛……”

“那你是在哪儿被刺伤的？”

“公寓旁边的小巷深处.....写了那样一封信让我羞愧难当，我又走到你家门前，而玄关处似乎有人要出来了，于是我急忙跑出来躲避。”

“然后在那里被刺伤.....如果你大喊就好了。”

“我没想到伤势那么严重，而脚步声走远了.....我知道大家在找我，我不应该躲起来的，于是我想好好解释并道歉，所以又走回你家。当时觉得腰部一带发冷，膝盖发软.....这时片山先生回来了.....我只记得这么多。”

“真是奇怪。”晴美疑惑地问，“你知道你被什么人盯上了吗？”

“不知道。”

桥本信代摇头。“请问.....时间过去多久了？”

“啊，对了！必须通知你的家人。可以告诉我家人的电话号码吗？”

“好。”

信代听话地点点头，并说出号码。

“对不起，请你跟他们说伤势并无大碍。”

“好的。”

晴美拿着记下号码的字条，走出病房。

片山干咳一声。他与女性单独相处时，经常紧张得无法正常发声，即使对方是高中女生也是如此。看来他的“女性恐惧症”真是病入膏肓了。

“嗯.....你说话，不要紧吧。”

“嗯，不要紧。”

“哦。疲倦对伤口不好，对吗？嗯，你累了的话就告诉我.....也就

是说，那个……关于你那封信，你说有事商量……莫非那件事就是你被刺伤的原因？”

信代似乎一时无法理解片山的话，呆了一阵，终于缓缓地摇摇头，自言自语似的说：“不知道……我想不会有那种事……”

“那么，可以说给我听听吗？你想商量什么？”

就在这时，嗽的一声，石津打着大哈欠醒了过来，那声音就像猛兽刚刚从午睡中清醒一样。

“喂，你打哈欠不能小点儿声吗？”

“啊，片山先生，早安。”

石津飞快地眨眨眼，好像在努力认清自己现在所处的状况。然后，他终于发现了在床上睁开眼睛的信代。

“嗨，你醒了！太好了，看来没什么大事。”

“给大家添麻烦了。”信代说，“你是……石津先生吧？”

“啊，你很清楚嘛。”

“我知道。你是片山先生妹妹的未婚夫吧？”

石津顿时涨红了脸。

“那个……还没明确……实际上……”

一个大男人——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大”男人——满脸通红、扭扭捏捏的模样，实在是够丢人的。

“片山先生，对不起。”信代说，“我想通知一个人有关我住院的事。”

“行，没问题。”

“他叫明石一郎——嗯，名字是这样写。电话是……”

片山记下来。

“我马上打给他。”他说。

“对不起。我.....有点儿累了.....想睡一会儿。”

“哦，好的。好好休息吧。石津，你当保镖，陪着她哦。”

“包在我身上！”

被信代称作晴美未婚夫的石津干劲十足地点点头。

片山走到走廊时，晴美正好回来。

“她的家人可能马上就来。信代一夜未归，他们好像担心得一夜没睡。一下子就来接电话了。”

“还有一个人。你也帮她打个电话吧。”

“可以。这是不是她男朋友啊？”

两人朝着医院门口的红色公共电话走去。

“你有十日元的硬币吗？我的用完了。电话号码是多少？”晴美一边拨号码，一边说，“她说爱上了哥哥，自己却另有男朋友。那封信的事问了没有？”

“她说累了，待会儿再问吧。”

“哦——没人接电话呀。这个时间没人接也有可能。”

尽管如此，晴美还是耐心地等着。终于，对方接起了电话。

“你好，这里是明石家.....”

一个困倦的男声从话筒那边传来。

“请问明石一郎先生在吗？”

“你是哪位？”

“我是警局的人。”

听见晴美的话，旁边的片山瞪大了眼睛。晴美却完全不予理会，接着说：“你认识桥本信代小姐吧？”

“桥本……嗯，认识。她是同学的妹妹。”

“她被刺伤了，现在在医院。”

隔了一会儿。“被刺伤了？”他好像清醒了些，“怎么回事？”

“不知道。被什么人用刀——”

“她现在伤势如何？”

“没有生命危险。”

“是吗……”

“信代小姐说要联络你的，所以——”

“谢谢你特意通知我。”

“还有——那个——喂喂？”晴美怒气冲冲地说，“挂了！这男人也太无情了吧。”

“他不来探望吗？”

“我还没说出医院名字呢。这男的是什么意思？”

晴美很生气。

“冷静点儿。这件事说起来很奇怪，为什么她会在我们的公寓附近被刺伤呢？”

“没听说有路煞出现呀。”

“那女孩儿似乎有些难言之隐。好像隐瞒了什么。”

“说的是。给哥哥写情书，已经够怪了。”

晴美极为正经地说。

“咦，是石津先生。”

石津若无其事地从走廊走过来。

“她想喝茶。到哪儿去找茶呢？”

“我来问问看。”晴美说。

“拜托了。”

“喂，石津，你不待在她身边怎么行？赶快回病房去。”

晴美走向值勤室，片山和石津走向病房。

“她和你说话了吧？”片山问。

“嗯。”

“说了什么？”

“她说她想喝茶。”

片山叹息着打开病房的门。

“——啊？”

两人当场呆住。床是空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桥本康夫勃然变色，步步向片山逼近。“我妹妹去哪儿了？”

“那.....那个，她.....”

片山吞吞吐吐地说。

“不要这样，康夫。”

父亲劝告。

“可是，爸爸——”

“是我的责任。”石津十分沮丧，“我不该离开病房。”

此时，已经是早晨了。

信代的双亲和兄长赶来医院，被告知受伤的信代又不知所踪，冲片山他们发泄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我们已经得到当地警方的协助，正在这一带搜索。一定.....”

片山正在拼命分辩时，晴美跑过来，还拉来一名护士。

“哥哥！”

“怎么了？”

“她说她看到一个好像是信代的女孩。”

“真的？”

那名年轻力壮、身材圆滚滚的护士有点儿惴惴不安的样子。

“那个.....我也不是看得很清楚.....”

“说说看。”

“嗯。当时我站在急救室入口.....嗯，我接到通知说有急症病人送来，所以在那里等候。然后，一个披着浅色外套的女孩儿从走廊走过来，脸色有些苍白，我以为是灯光微暗的关系.....”

“你没和她说话？”

“说了。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是来陪妈妈的，有东西要买，所以出去一下。她的步伐很稳定，看上去不像病人，所以我就让她过去了……”

“然后就没再见过她？”

“嗯。救护车很快到了，情形很乱的。”

“谢谢你。”

护士走后，片山为难地摇摇头。“看来是信代小姐，但是她为什么要自己走掉呢？”

“我哪知道。”康夫瞪着片山说，“你是为了逃避责任，故意叫那个护士这样说的吧！”

“康夫！不要说了！”

外表耿直的父亲责备他。他紧闭双唇，生气地把脸扭到一边去。

“非常抱歉。孩子说了无礼的话……”

“不，担心是理所当然的。要是我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妹妹失踪了，我也会把那个负责看守的家伙狠狠揍一顿。”

石津慌忙退后两三步。

“对了。”片山回归正题，“信代小姐有没有与人结怨之类的事？”

“那孩子性格开朗，不会和人争吵的。”信代的母亲说，“我实在无法想象她会有那种仇人。”

可是，没有仇敌的话，就不会被刺伤了。

“她最近有没有心事重重、闷闷不乐之类的？例如——为了男朋友什么的。”

“那是不可能的。”

母亲自信地说。

“就是说……”

“假如有那种事的话，她会和我商量。我以前是教师，无论任何事情都能理性地处理。”

晴美想，有这样的母亲，一定什么事都不想找她商量，因为商量之前，大致已猜到会有怎样的答案——晴美发觉康夫飞快地向母亲投以嘲讽的一瞥。

“那哥哥呢？”片山转向康夫，“你妹妹是否找你商量过什么？”

康夫轻轻耸耸肩。“不知道。”他说。

康夫戴着银框眼镜，一副优等生的样子，然而，他那双眼睛却让人有几分毛骨悚然，完全不知道他的脑子在盘算着什么。

耿直的父亲，曾当教师的母亲，看似理想的幸福家庭，其中却仿佛波澜暗涌，片山想。

“哥哥也这么觉得？”晴美说，“你的眼光越来越敏锐了。”

“不要笑我了。”

片山苦笑不已。

三人走出医院的大门，沐浴在晨光中。

“万分抱歉。”

石津依然垂头丧气。

“不是石津先生的错。她本人想逃的话，谁也阻止不了。”

“晴美小姐这样说，我更加难受。”

“那买块豆腐撞死吧。”片山说，“有时间在这里说这些，还不如去找计程车公司问问情况。你看怎么样？”

石津露出震惊的表情。

“她受了伤。如果跑太远，伤口会裂开。她不在这附近，一定是坐车走了。那个时间，只有计程车可坐。”

“对呀！”石津双眼发亮，“我马上去查查看！”

说着他又冲进了医院。

晴美盯着片山。“为什么不早说？”

“刚刚才想到的。”

片山老实交代。“但.....那女孩儿到底想干什么啊？先是给我写情书，然后被人行刺，现在又失踪了。”

“这三件事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好像三题落语^[8]似的。”

晴美突然啊的一声捂住嘴。“我把福尔摩斯忘了！必须给它预备早餐才行。我要回公寓一趟。”

“那就顺便给我做一份带来吧。”

“你找个地方随便吃点儿不就好了？好啦，有事就打电话给我。”

晴美快步离开，只留下片山怅然地目送妹妹的背影远去。

4

“长昭同学.....”

听到轻声的呼唤，长昭和也转过身去。

“你在这儿呀。”

长昭那张木讷的脸，立刻像被压扁的赛璐珞面具般皱成一团。那是他所能努力挤出来的最有魅力的笑容了。

“真抱歉，把你叫出来。”

竹林明从树荫背后走出来。

这里是上志学院高中的讲堂背后。午休时，几乎没有学生到这处夹在讲堂建筑物和高墙之间的狭小场所来。

“吃过午饭了吗？”竹林明问。

“嗯。买个面包，就着牛奶，五分钟就吃完了。”长昭耸耸肩膀。

“这样可不行呀，”竹林明一脸认真，“会搞坏身体的。长昭同学，你这种经常运动的人，必须好好吃午餐才行……”

“我妈妈太忙，没时间给我做便当。”

竹林明两手交叉在背后，稍微侧着脖子好像在思考着什么。她这副样子就像一幅美丽的画，长昭看呆了。

上志学院高中以上的学生可以穿便服上课，只要不是太花哨的衣服，女生随便怎么穿都行。然而，不知何故，竹林明总是一身黑。当然，她不是穿同一件衣服。有时是毛衣，有时是连衣裙，但总是清一色的黑。

正因为如此，竹林明在班里被冠以“竹林寡妇”的绰号。不过，实际上黑色非常适合她。

看呆了的长昭，没听见竹林明说的话。

“你说什么？”

“我说呀，从明天起，我也给你做一份便当吧。”

长昭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同时，他对自己的脑袋也产生了怀疑。

“可是……那样太麻烦你了。”

“没关系。一人份和两人份所花费的时间差别不大。”竹林明微笑道。

“那……多谢了。”

长昭想，如果周六、周日也有便当就好了。如果课程全部停止，换成吃便当时间就更好了。

“对了，有事拜托你，差点儿忘了。”竹林明拍拍手，“那个，有件事务必请‘怪奇俱乐部’帮个忙。”

“请我们的俱乐部帮忙？”

“嗯，拜托了。”

竹林明向长昭双手合十。

“喂，别这样——”虽然天气不热，长昭却在抹额头上的汗，“是……是什么事情？”

“其实呀，是水口同学来找我商量的。”

“水口？戏剧部的那个？”

“对。她虽是副部长，但是因为现在三年级学生实际上已经不参加活动了，所以她等于就是部长了。”

“我知道她。”长昭说。

水口聪子是个高高瘦瘦、有深度近视的少女。由于她长期戴着眼镜，所以人送外号“望远镜”。不过，她的确有表演天赋，在学园祭的舞台上，每次都是她一个人撑起一台戏。

“她说‘怪奇俱乐部’只有我一个女孩嘛，所以叫我一定要向大人物问问看……”

说到俱乐部的“大人物”，长昭也勉强算一个。

“说说看，是什么事？”

“这次的演出嘛，她希望‘怪奇俱乐部’的人参加。”

“参加？你是指表演吗？”长昭瞪大眼睛反问。

“对。这次呀——这还是秘密哦——听说是原创的剧本。作者保密。”

“是学生写的？”

“对。听说相当不错，是恐怖剧的戏仿作品。”

“戏仿作品？”

“就是用喜剧的手法重新演绎恐怖故事的模式。我没读过，所以不知道内容，水口同学说就是那种形式的。”

“那是.....不可能的。我不会演戏呀。”

“不是太难的角色。只要悄悄走近女孩身边，做出可怕的鬼脸给她看就行了。”

竹林明的手轻轻搭在长昭的手臂上。长昭感到身体好像有电流通过。

“可怕的鬼脸.....”

“换句话说，要让恐怖电影中的著名主人公登场。吸血鬼德古拉、化身博士、歌剧魅影、弗兰肯斯坦，这四个都要出场。”

“大家一起出场？”

“对。当然，戏剧部的人也可以演这些角色，可是他们都没看过那种古老的片子。”

“说的也是。”

“光凭照片只能模仿角色的穿着打扮，但是无法再现他们的动作和癖好什么的。因此她说‘怪奇俱乐部’的人一定了解得更详细，你们一定看过很多次这些电影，可以演得活灵活现.....”

“那是当然。那些电影大家都看腻了.....可是，四个人？需要那么多吗？”

“对了，你们不就是四人组吗？桥本同学、关谷同学、明石同学，还有长昭同学……”

“那是不可能的！”

长昭提高声音。

“哦，为什么？”

“他们不会同意的，不——关谷可能会答应，因为他喜欢出风头。不过，明石和桥本，特别是桥本那小子，自尊心比天高，如果听见这件事，肯定会勃然大怒。”

“所以我才来拜托你呀。想办法和桥本同学谈一谈嘛。”

“谈谈是可以……”长昭不情愿地说，“但不能保证他会答应哦。”

“那就拜托了。希望今天之内答复我。”

“今天之内？”长昭反问，“不可能！那种事你得早一点儿告诉我才行——”

“是我不好。”竹林明垂下头，“水口同学前些时候就叫我问你了，但我怕你骂我，所以一直不敢提出。”

“没办法啦。”

长昭挠挠头皮。“啊——今天桥本请假了。”

“真的？”

“嗯。他妹妹好像受伤了，所以请假。没有他就不能做决定了。”

“糟了……”

竹林明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今天放学后我必须答复她呀。她们今天好像也要开会什么的。”

“不好办啊。因为委员长是桥本……”

“我说，长昭同学……”

这句撒娇的话说了一半，竹林明两手搭在长昭的脖子上，然后，趁长昭愣神的工夫，吻上他的嘴唇。不是轻轻碰触，而是用力压过来的亲吻。

“哎，长昭。”竹林明悄声细语道，“好不好嘛？”

与其说是窃窃私语，倒不如说更像是火热的低吟。

长昭瞬间感觉一阵天旋地转，脚步也踉跄起来。长昭人高马大，当他踉跄时，活像濒死的怪兽哥斯拉。

“你没事吧？”

“没事！好，就交给我吧。”

重新站稳的长昭用力地点点头。现在就算叫他向美国总统借一百美元，他也会一口答应下来吧。不过如果叫他下次的数学考试拿一百分……这个可能要重新考虑考虑。

“那你肯帮我了？”

“对呀。今天委员长不在。也就是说，关乎紧急问题，副委员长必须代委员长做出决定！”

“这才对嘛。”

“好，你可以答复戏剧部了，说我们这边没问题！”

“好开心！太感谢了！”

竹林明高兴地蹦蹦跳跳，然后再一次在长昭脸上吻了一下。

“喂，好了好了……”长昭害羞地说，“那我马上去召集其他两个人来商量。”

说着，他轻快地飞奔而去。

目送他离开的竹林明突然恢复了严肃的表情。跟刚才向长昭撒娇时相比，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一脸成熟。

然后，她的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她利落地转身准备离开时，突然闻到一阵香烟的味道，于是她停下脚步。

白色的烟雾，像蛇一般从讲堂外侧的支柱背后蜿蜒爬出。

“是谁？”

竹林明大喊。明石一郎倏然出现，左手拢拢长发，右手将香烟放在嘴边。

“明石同学。”

竹林明一点儿也不吃惊。“刚才的登场方式，应该再配上一段主题音乐才对。”

“我看到了。”

明石笑嘻嘻地走近她。

“你偷听？”

“我只是来抽烟，无意间撞见你们在幽会。”

“好老套啊，还幽会？”

“喂，竹林君，”明石的语气完全改变，意味深长而又沉重地问，“你为什么要加入‘怪奇俱乐部’？”

他在竹林明周围慢慢踱步。

“因为喜欢呗。”

“撒谎。”

明石驳斥道：“你另有目的，对不对？不然，你怎么可能会假装爱上长昭那家伙呢？”

竹林明放声大笑。

“有什么好笑？”

“其实你在嫉妒，对不对？”

明石的脸僵住了。

“胡说！不……你说对了。”

明石向竹林明逼近，她步步后退。

“为什么要吻他？假如你想操纵长昭，没必要做到吻他的地步。只要对他微笑一下，那家伙就会像砂糖点心一样溶化掉。为什么要吻他？”

竹林明背靠着讲堂的墙壁，明石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

竹林明脸上浮起笑意，既不恐惧，也不生气。

“我要吻谁是我的自由吧！”

“不是！”明石突然爆发似的叫道，“你只能吻那些千里挑一的优秀人物！比如像我这样的！”

明石深呼吸几下，稳定情绪。

“怎样？你也吻我吧。”

“为什么？”

“今天，那家伙要召集我们，而我会反对你提出的要求。”

“他已经接受了。”

“那种人是墙头草，只要我滔滔不绝地讲一通道理，他就变成闷葫

芦了；而且，如果桥本知道这件事，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如果吻你会怎样？”

“我会站在你那边，桥本也会答应。”

明石把脸凑近竹林明。“怎样？”

竹林明像要闭起眼睛似的眼皮微颤，双唇轻启。明石的嘴唇一点点接近她那光润的朱唇。突然，竹林明迅速闪到一边溜掉了。

“为什么？”

“我讨厌烟味。”

竹林明转身就走。

“喂！我反对也无妨吗？”

明石朝她的背影大喊。

竹林明只是把脸转过来，说：“随便。”然后，就这样走开了。

明石把香烟甩在地上，他的手因愤怒而颤抖。

竹林明来到校园，没有直接回校舍，她瞥了一眼踢足球的男生，然后向女生们聚集的一角走去。

围成一圈的女生们不知在干什么，发出阵阵尖叫。

“不行呀！它会挠人的。”

“来来来……这个给你，快过来。”

“不行不行，你看，它的背弓起来了，而且还在咆哮呢。”

竹林明找到一位同班同学，问：“怎么回事？”

“那里有只黑猫，但完全不黏人。”

竹林明轻轻分开人群，走进圈内。毛色光亮的黑猫似乎相当激动，龇牙咧嘴地发出威胁的吼声。

“它是吓到了。”

竹林明说：“你们太吵，它以为你们要攻击它。”

竹林明走近黑猫。

“阿明！它会挠你哦。”同学喊。

“别吵——来，没事的。别怕。”

黑猫十分谨慎地用绿眼睛凝视竹林明。她蹲下身去，轻轻伸出右手。

突然，黑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伸出前爪。有人啊地叫出声来。

竹林明的右手手背上出现三道伤痕，鲜红的血滴落在地面上。她的手缩了一下，但立刻又若无其事地伸出来。

她用指尖轻触黑猫的眼睛之间，然后开始轻抚它的皮毛。黑猫一动不动。最后，她的手指绕到黑猫的下巴下面，温柔地来回爱抚。

黑猫就这样坐着，闭起眼睛接受她的抚摸。

“乖……已经没事了。”

竹林明低语。周围的女生们也一同静下来观看。

黑猫开始舔竹林明的手背，用它粗糙的舌头，一心一意舔舐着她流血的伤口。

“谢谢……没事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伤。”

竹林明双手抱起黑猫搂在胸前。“小家伙，你从哪里来的呀？”

“嘿，原来在这里呀。”

一个高高瘦瘦、身着西装的青年分开女生们走过来。他的娃娃脸上露出人畜无害的微笑。

“这是你的猫？”

竹林明问。

“是的，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片山说到这里就没再说下去。

后来，片山这样对晴美说：“黑衣女孩儿抱着黑猫，抚着猫头，看着我微笑。当时——是真的哦——那女孩儿的眼睛发出绿色的光芒！”

在说明片山为何跑来上志学院之前，先让我们去附近的空教室，看看委员长缺席的“怪奇俱乐部”干事会的情形。

“我喜欢这种玩意儿。”

听了长昭的说明，关谷显得兴致勃勃。

“明石，你觉得如何？”

长昭尽量若无其事地问，但他很清楚，如果明石反对就麻烦了。

“桥本会怎么想呢？”明石说。

关谷也认真起来。“对呀，毕竟要桥本一起做决定才行。”

“可是，那样就来不及了。”

长昭拼命游说两人。他不敢说已经答应人家了。

“桥本会反对哦。”

关谷说：“他肯定会勃然大怒，说这是对‘怪奇俱乐部’的侮辱。”

“可是，我觉得合作也挺好。关谷你也是这样想的吧？那么，今天只有三个人，二比一！”长昭气急败坏地努力争取。

“但我……”关谷迟疑。

“你什么？刚才明明赞成来着——”

“桥本为她加入的事很生气哦，如果再加上这样的事情……”

长昭烦躁极了。那些事情他当然心知肚明，不需要关谷特意告诉他！

“还是等明天再说吧。”关谷说。

“都说不可以……”

“这样也不错。”

明石打断他。

“什么也不错？”

长昭困惑地问。

“我是说，接受戏剧部的要求也不错。”明石面无表情地说，“这就变成三比一了，也不用等到明天了。”

长昭露出笑脸。

“好啊！那你赞成了？喂，关谷你也赞成吧？”

关谷不时地望望明石，用含糊的声音说：“既然明石都这样说了……”

“好，决定了！”

长昭拍了一下桌子，“来，你们想演什么角色？”

“我可不演弗兰肯斯坦哦。”关谷说，“最帅气的是吸血鬼吧。”

“吸血鬼由我来演。”

明石说。

5

片山飞快地躲在桌子后面。

他的反射神经少有地正常了一次，要不然肯定早已被对方发现了。

问题是如何在不让对方察觉的情况下从桌子后面转移到门口。对方慢慢走向桌子之间。

总之，这样下去的话，很快就会被发现。必须行动才行。不动是不行的。

但一动的話，就要从桌后出去。片山趴在地上，屏住呼吸沉思。

“镇定。镇定啊——应该有办法的。”

他告诉自己。

对呀，对方朝我这边走近，也就是说对方在移动着，因此我只要往死角的位置移动就行了。这样肯定是绕远，但不用被对方发现就能脱身。

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有这一条路了！

片山不顾手和裤子都会弄脏，在地上爬着往前走。稳健的脚步声接近。在对方到达放桌子的地方之前，必须爬到这排桌子的尽头，然后再从那儿绕过去。片山加快脚步——不，是加快手和膝盖的移动速度。

混蛋！为什么不能像福尔摩斯那样轻快地行动？

但在千钧一发之际，片山绕到桌子旁边，同时，知道对方也在桌子前面止步——对方看到了吗？不，如果看到了，对方肯定立刻就过来了。

可是，对方的脚步声听不见了。成功啦！

片山继续贴着房间的墙壁前进。虽然必须按照墙壁的走势绕弯弯，

但是只要沿着墙壁，肯定可以到达门边。

爬着爬着，片山的动作也轻巧起来。他一刻不停、悄无声息地移动着。干得好，他想。

到了墙角就往右拐，然后继续往前爬。但是，刚才一直都是在桌子旁边移动，就要穿过桌子前面的地帶了。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没有人到桌子这边才对……

到房门那边，必须经过四张桌子。从那里到门边，不过一两米的距离。只要飞快冲出去就得救了。

千万别被人发现啊……片山默默祈祷着，经过一张桌子、两张桌子……

突然，他用余光瞄到某个移动的物体。往旁边一看，片山立刻惊得张口结舌。

有个女人坐在那里。由于片山匍匐前进的缘故，他的视线正对上那个女人的腿部，好在腿上没有眼睛。所以说“对上”，也只是片山单方面的动作而已。

女人的腿交叠在一起，裙子被扯到膝头上面一点儿。于是，那双肉感十足的大腿直接映入片山眼帘，再加上她的双腿时而晃动，还能不时窥见那白色的内裤。

片山一阵头晕，全身动弹不得。不过，他并非起了色心。对于有女性恐惧症的片山来说，那种刺激太强了。

振作起来！还差一点点就到门口了！他告诉自己。

片山振奋精神，只要再过一张桌子就抵达目标了！

“啊！”女人惊声尖叫。接着传来某物轰然倒下的响声。下个瞬间，一杯热茶直泼在片山头上。

“哎哟！”

片山惨叫着跳起来。

“啊！”

女人紧跟着大叫：“流氓！有流氓！”

“不是！不是！是我！”片山慌忙站好。

“怎么？是阿义！你在这里呀？”

高高兴兴地走过来的是片山的姑妈儿岛光枝。片山叹息着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拭着他那被茶淋到、宛如涂多了发油的头发。因为他看到了这位姑妈，所以才慌忙躲在桌子下，就在快要逃跑成功的时候，却发生了这种事……

“你在那里干什么？”

光枝乐不可支地问。

“嗯……我在做实验，据说用茶洗头可预防秃顶，比牛奶浴更管用。”

片山说。

“那再浇一点儿如何？”

那个新冒出来的女孩儿坐在桌子旁，瞪着片山说。

“阿义你应该没这种问题吧？”

光枝把片山的话当真了。“因为那些不到三十岁就秃顶的人，不是聪明绝顶，就是忙碌无比。”

意思就是说我是傻瓜吗？片山苦笑着想，自己好像的确不怎么聪明嘛。

“喂，陪我聊两句吧。”

光枝总爱突然袭击。如果送子的是鸛鸟的话，说媒的大概就是这种啄木鸟科的女性了，因为她总是不知疲倦地到处打探消息，找这个说说，找那个说说。

不过，她每次突然造访搜查一课，都能把身为刑警的片山逮个正着，只能说这真是一种天赋了。

片山知道反抗也没用，于是死了心，和光枝一同前往地下咖啡馆。

说来不可思议的是，光枝来的时候，偏偏那个啰唆的栗原课长每次都不在。说不定这个姑妈是某个秘密情报部的顾问吧。

实际上，光枝的情报之丰富的确令人惊讶。这天也是，在进入正题前，她把所有亲戚的近况犹如全景画般一幅幅地在片山面前展开，好不容易进入正题时，片山已喝了三杯咖啡。

“那这个人怎么样？”

光枝本来正在谈论PTA^[9]中一个朋友的孩子考试的事，现在突然拿出照片摆在片山面前。片山看看照片，问：“这就是那个考生？”

“你说到哪儿去了？我找阿义商量考试的事干什么啊？”

“那么，这女孩儿怎么了？”

“那还用说，当然是问你娶回家做老婆怎么样呀。”

片山重新拿起那张照片来看。

“这是很久以前的照片吧。”

“就是最近的呀。”

“可是，看上去好年轻啊。”

“娃娃脸嘛。”

“她多大？看起来顶多十六岁吧。”

“怎么会呢？”

光枝笑了。“是十七岁啦。”

猜得八九不离十嘛。

“十七？十七岁？”

片山瞪圆了眼。“开玩笑吧！我已经快三十岁了，她才十七岁！”

“这才是缘分嘛。”

其实光枝这个人，比起“缘分”更推崇“压力”，不过，一般在见面以前还是会优先打出“缘分”的幌子。一旦开始交往以后，她就会直接或间接地不断施加压力了。

“再怎么有缘分，对方也太可怜了吧。”

“这有什么关系？只要对方同意就行了。”

“人家一定会拒绝的。”

“这可说不准。各花入各眼嘛。”

以媒婆来说，光枝的口才不算好。“而且呀，你和她是因为奇妙的缘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很重要的。”

“什么缘分？”

“阿义，目前你在承办什么案件？”

“有个叫野田惠子的女孩儿被人杀害。你知道吧，我虽没有防止煤气爆炸，但我因为及时叫公寓的住户避难而受到了表彰。”

“就是那个案件啊！”

“什么？”

“这照片上的女孩儿的表妹的朋友认识野田惠子的朋友。”

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缘分，片山想。

“还有，这女孩是上志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哦。”

片山想了一下。“哪个学校？”

“上志高中。你不知道吗？”

片山终于想起来了，被刺伤并且下落不明的桥本信代和她哥哥康夫念的正是上志高中——这照片上的女孩也在上志就读？就算是巧合也很有趣，可是，为什么光枝要特意提上志高中的名字？

“这和上志高中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呀。被杀的野田惠子，她的男友好像也是上志的学生。这不是很重要吗？”

重要在什么地方啊？片山不明白。现在要找的是野田惠子的男朋友。可是，并未听说这个人与上志高中有关。

“姑妈，你从哪儿打听出来的？”

“从她那里呀。”

“她？”

“照片上的女孩儿呀。就是说，她表妹的朋友从野田惠子的朋友那里听说她……”

“等等，等等……我听糊涂了。”

“是吗？很容易明白的。就是听说，那个野田惠子的恋人好像是上志高中的学生，所以——”

“那么，照片上的女孩儿知道那件事吗？”

“对呀。如何？想不想见见她？”

“那就见见好了。”

片山起劲地说。

“太好了。”

光枝差点没鼓掌欢呼起来。“那么，下个星期天，预约一个酒店——要不要开房？”

世上竟有如此恐怖的相亲！

“没时间了。”片山站起来，“我现在就去见她。”

光枝似乎不知如何是好。“但她今天要上课呀。”

“学生本来的样子，只有在学校里才能看见。”

片山匆忙走出咖啡馆。

“看来他很满意……”

光枝心满意足地自言自语，然后又满脸困惑地摇摇头。“但是身世介绍书和照片都没带走啊。”

片山打算直接去上志高中调查。这件案子毕竟是杀人案，好不容易才掌握到重要线索！

他干劲十足地回到搜查一课的办公室时，课长和根本刑警都不在。看来只好一个人出动了。

“片山先生。”

刚才把茶淋在片山身上的女孩儿喊住他。

片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刚才对不起——”

“算了。我没有生气。”

对方反而表现出很愉快的样子，片山松了一口气。

“只是一点儿小误会。”

“对呀。假如传进栗原课长的耳朵里，可能真的会误会哦。”

“喂，你……”

“你偷窥我的裙底风光，要陪陪我补偿一下哦。”

她半开玩笑地说，可是语气又好像很认真似的。“那么，明晚要空出来陪我才行。”

说完，她回座位上去了。

片山呆了一阵，然后振奋精神，准备外出。

他走到外面叫了一辆计程车。

“去上志高中。”

坐好后，他闭上眼睛，准备小睡一会儿。

“那个什么高中在哪儿呀？”

司机的声音让他睁开眼睛。

“你不知道？地点是，那个……”

其实片山自己也不知道。“等……等我一下。”

片山下了计程车，赶去刚才光枝和他去过的咖啡馆。说不定她还在。白痴！连地址也不问，我真是……不，我不就是这个德行嘛。

他恰好跟走出咖啡馆的光枝遇上了。

“太好了！姑妈，那个上志高中的地址——”

“我就猜到是这回事。你去找人家，但是连对方的名字和长相都不知道。”

“哦，是啊。”

“给你，这是身世介绍书和照片。学校嘛——”

把姑妈的说明记下后，片山赶紧回到计程车上。

唉，这副德行，难怪每次都被晴美和福尔摩斯取笑。在行驶的计程车上，片山开始昏昏欲睡。突然，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猛然清醒过来。他把手伸进衣袋，想想搞不好.....

看着钱包，片山脸都白了。里面只有一张一千日元的钞票！

“喂，司机，麻烦你转去东中野。”

“可是方向相反啊。”

“我有急事。”

司机不情愿地点点头。假如他知道片山没带钱，肯定会高高兴兴地掉转方向。

片山叫司机在公寓门口等一会儿。他走进屋，晴美一脸困倦地走出来。

“找到线索了吗？”

“桥本信代那边毫无消息。不过，野田惠子命案方面倒是有一点儿眉目了。说不定这两个案件之间多少还有点儿关系。喂，给我点儿钱。”

“等等，你要钱干什么？”

“先别管这个，给我一点儿钱吧。外面有计程车在等着呢。”

“不说原因的话，一分钱也不给。”

没办法，片山把儿岛光枝的话重复了一遍。

“就是说，桥本信代可能了解野田惠子命案的某些内情喽。看来事情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晴美的睡意顿时不翼而飞，两眼焕发出光彩。

“好了，快拿钱来呀。”

“等等，我马上准备好。”

“拿钱需要准备吗？”

“我和你一起去。”

“喂——”

“不带我去就不给钱！”

片山气鼓鼓地坐下。

回到计程车上时，变成二人二猫的团体。福尔摩斯和那只寄居片山家中的黑猫也跟来了。

“它终于肯吃饭了。”晴美轻抚黑猫的头，“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叫阿黑什么的不是就好了？”

无可奈何坐在前座的片山说。

“难听死了！这是猫女士，起码要叫‘Noir^[10]’什么的才对。”

“听着像是咖啡馆的名字。”

“那叫‘Nuit^[11]’好了。夜晚就是黑色的嘛，很合适，而且也像猫的名字。你觉得如何，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喵地叫了一声表示赞同。于是，福尔摩斯、Nuit、晴美和片山（不知为什么排名最后）一行，来到了午休时间的上志高中。

“你们是警方人士吗？”

校长是那种会因为操心太多而患上胃溃疡的人。“我的学生做了什么——”

“不，只是想和她谈一谈罢了。”

片山尽量轻松地说。

“你找的学生叫什么名字？”

“嗯，叫荻野邦子。”

“荻野君啊！她是优等生，长相好，气质好，歌声也不错……”

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片山摇摇头。

“总之，只要和她谈一谈就行了，如果可以见到她的话。”

“好的。”

校长心情沉重地点点头。“现在午休，不知道她在哪儿……请在此稍候。”

校长走出会客室后，片山起身，从窗口眺望校园。

现在的高中生，身材都像大人一样。高瘦的男生让高个子的片山也自叹不如，女生也发育得十分成熟……

学生们已不会在校园中追跑打闹，搞得满身泥泞了，而且学校操场本身也不再是泥土地了。

“真是不一样了……”

片山唏嘘感叹。“咦？”他看见晴美跑到校园去。

看样子有事发生了。片山走出会客室，迅速穿过走廊。

他来到校园四处张望，晴美也发现了片山，向他走过来。

“Nuit不见了！”

“什么？啊，那只黑猫呀。”

“我只是稍微没看住它……跑到哪儿去了呢？”

“福尔摩斯呢？”

“它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没回来啊。”

“没办法，它是来去无踪的‘风来坊’。那我们分头找吧。我去学校操场转转。”

“可以是可以……不过你一个人不要紧吗？”晴美问。

“为什么？”

“不会被当成变态吧。”

就这样，片山遇见了抱着黑猫的竹林明。

6

“我是荻野邦子。”

那少女一踏进会客室就鞠躬问好。屋里传来喵的一声回应。

“咦，怎么……”荻野邦子喃喃低语。

是校长叫她来的，她打开门没往里看就低头鞠躬，所以没发觉谁都不在——不对，沙发上躺着一只优雅的三色猫，犹如房间的主人一样。

“你在那里干什么？”

荻野邦子喜欢猫。她蹑手蹑脚地走近沙发，向它伸出手。小动物如果没有处于被追赶或是过度紧张的精神状态时，就能够分辨得出谁是对自己好的人。

“毛色好美啊——你是家猫吧？真漂亮。”

邦子用指尖轻抚三色猫的鼻子。猫咪闭起眼睛任由她抚摸。

“好可爱！你从哪里来？不会是校长养的猫吧？”

猫不能回答，她却忍不住和它说起话来。这是爱动物之人的特性。

“刑警先生怎么回事啊……”

三色猫倏地跳到地上，邦子随后坐下喃喃自语。

阳光从窗口照进来，会客室暖洋洋的，从屋里可以望见在校园嬉戏的学生。

“快十二点五十了。”邦子看看表，那是一块米奇腕表。十二点五十分时预备响铃，下午一点钟的课就要开始了。

不过，没关系的，邦子想。反正是“公事”，占用上课时间也无妨。

“可是好困啊。”

邦子站起来，走向窗口，茫然地望着校园——啊，大泽君，他和阿雪手牵手走着。他明明有个叫千香的女朋友了。好——揭穿他！

现在高中生的话题全都是这种东西，如果添油加醋地说：“我看到了，他们在树后接吻。”

每个人听了都会眼睛发亮，说：“啊？真的？”

其实他们内心并不相信。但是，即使知道这是添油加醋的行为，也必须“调味”才行，因为如果不加点儿料就没滋味了（这还真是意味深长的表达法）。

在成人眼中，邦子这一代的孩子令人畏惧，但当事人却不觉得怎样，主要是他们的生活太无聊了，因此要演戏，为自己的生活增添几分戏剧性。

所以，邦子也是这样，或许她会跟别人说起某人吻了自己，但其实她还没有初吻经验，听的一方也知道这是假的，却仍会惊异地感叹：

“啊，好棒呀。”换句话说，明知那是游戏，大家却乐此不疲。

邦子站在窗旁。窗口恰好在门口的对面，邦子背对房门而站。

三色猫——当然是福尔摩斯——走到房间角落坐下。人说春眠不觉晓，然而对福尔摩斯来说，一年到头都是春眠的季节。但是相对地，它的睡眠很浅。

听见门把手静静旋转的声音，福尔摩斯睁开眼睛。房门是向内侧即福尔摩斯所在的方向打开的，福尔摩斯看不见开门人的手。

房门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打开。不是正常的开门方式。

“喵。”福尔摩斯尖叫。

“怎么了？”邦子回头。她看到房门开了，然后，也看到了立在那里的东西的脸。

福尔摩斯奔跑两步，奋力跃起，身体在空中划过，扑向邦子的肩膀。邦子的身子歪向一边。

同时，银色的刀光在会客室中闪过。

“啊——”

尖刀直刺在邦子左臂上。假如她站直的话，这一刀肯定会刺中心脏。

福尔摩斯落到地上。门应声关上。

“啊.....好疼.....”

邦子感到一阵寒意窜过麻痹的左臂，鲜血从左手的指缝间往下滴落。

邦子在原地蹲下去。

“来人啊.....”她喊不出声。她试图走向门口，但头昏眼花，脚步踉跄，只能瘫坐在沙发上。剧痛从左臂一直贯穿头顶，邦子发出惨叫。

福尔摩斯奔到门边。可是，门把手是圆的，它不可能跳上去拧开它。

福尔摩斯环视室内。斜对着窗口的地方有个挂衣架，在那根粗棒周围有一些钩子似的東西。

福尔摩斯飞快地打量了一下挂衣架和窗口，似乎决定必须做点儿什么才行。它开始助跑，不顾一切地飞扑上去。挂衣架上面有个小圆板，周围安着挂帽子的钩子。福尔摩斯的前肢搭住那块圆板，悬挂在那里。

福尔摩斯的重量使挂衣架摇摇欲坠。总算爬到圆板顶上的福尔摩斯瞄准窗口的位置，一骨碌转到对面方向。它用力蹬踢圆板，一跃而下。挂衣架往反方向倾斜，没有摇晃着恢复原位，而是直接倒了下去。

挂衣架的顶端击破窗户，响起玻璃打破的声音。

“出什么事了？”

“怎么了？”

校园里好几个学生跑过来，从窗口窥望里面。

“不好！有人受伤了！”

“她流血了！”

邦子软绵绵地倒在沙发上。鲜血染红了沙发扶手。

“混蛋！”片山摇头。

“血总算止住了。”保健室的女人说，“不过，必须带她去医院才行。”

“刚刚叫了救护车。”

片山俯视着那个脸色苍白、躺在保健室的硬床上的少女。

抢先出击——凶手以为荻野邦子知道了什么，大概想杀人灭口吧！

可是，这个时机不会是巧合。片山来到学校，表示想找她谈谈。校长去叫她。她来到会客室。然后，片山出去找Nuit，屋里没人在，所以她等着。这时凶手来了……

下手真够快。可是凶手怎么知道片山会来？从片山和校长谈话到邦子被刺伤，不过十分钟而已……

总之，那件事待会儿再说。现在要关心的是荻野邦子的伤势——

“你是刑警先生？”邦子睁开眼睛。

“是的。你不要紧吧？”

“嗯。那只三色猫呢？”

“它是我的猫。”

“啊，是这样呀！它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说福尔摩斯？”

听了邦子的说明，片山点点头。“因为主人人好嘛，所以自然猫也是好猫……哎哟！”

“怎么了？”

福尔摩斯挠了一下片山的腿。

“啊，你在那儿呀。你叫福尔摩斯吗？真好玩。”

邦子微笑。

“你见到凶手的脸了吗？”

“啊？嗯……好像见到又好像没见到……”

“到底是见到还是没见到？”

“见是见到了，”邦子迟疑着说，“可那人戴着面罩呢。”

“面罩？”

“对。正确地说是面具。”

“什么样的面具？”

“是‘歌剧院幽灵’。”

“你说什么？”

“有一部古老的恐怖电影叫《歌剧魅影》，就是里面的主人公‘歌剧院幽灵’，他是戴面罩的。”

“‘歌剧院幽灵’呀。”片山也听说过这个电影。

“在骷髅头上只有眼球嵌在那里。”

“嗯，有点儿印象。那么，凶手就是戴着那个面具吗？”

“嗯。所以看不见长相。”

“衣着？”

“那人穿着斗篷。多半是‘歌剧院幽灵’的，不然就是‘吸血鬼’的斗篷。”

片山糊涂了。这个学校是鬼屋吗？

“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些面具、斗篷之类的东西呢？”

“一定是从‘怪奇俱乐部’的房间拿来的。”

“‘怪奇俱乐部’？”

“那是由喜欢另类电影或恐怖电影的人组成的兴趣小组。在那个房间里，放着各种恐怖电影里主角的面具或衣服之类的。”

“‘怪奇俱乐部’呀，那个房间没上锁吗？”

“不知道，应该会上锁吧。我不是会员，所以不知道。我想桥本同学一定知道。”

隔了一会儿，片山追问：“你说谁？”

“桥本同学。高三的，他是俱乐部的委员长。”

桥本——就是桥本信代的兄长吧。不过，他今天应该没来学校，因为他妹妹失踪了。

桥本信代是被尖刀刺伤的，荻野邦子也是——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

“喂，刑警先生。”邦子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啊？哦，对。我就是想问问你有关野田惠子的事。”

“谁？哦，遇害的那个呀——但是，你从哪儿听说我认识她的？”

片山决定不回答这个问题。他尽力避免涉及相亲、结婚之类的话题。

“听说野田惠子的恋人是上志高中的学生。是真的吗？”

“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不敢肯定，但大家都这样说。而且啊，那个人好像是‘怪奇俱乐部’的人。”

“能……能确定吗？”

“只是听说而已——不过，‘怪奇俱乐部’有十几个会员，不知道是其中的哪一个。”

“是谁告诉你的？”

“忘了。”

“忘了？不是你的朋友吗？”

“因为是在派对上谈起的嘛。好几个人叽叽喳喳地提起野田惠子的事，有人说‘我知道她的事哦’什么的，于是七嘴八舌地乱讲一通。当时就有人说：‘她是被男朋友杀害的吧？她男朋友是上志的学生。听说加入什么恐怖电影兴趣小组之类的。那种人多半会有点儿不正常。’就是这样说的。”

“嗯。当时参加派对的是些什么人？”

“不清楚。大家都随意带朋友来，有几十个人呢。而且我喝醉了——啊，说漏嘴了！”邦子吐吐舌头。

“这可不太好哦。”片山苦笑，“‘怪奇俱乐部’委员长的妹妹也在其中吧？”

“你很了解嘛。她是高一的，长得很可爱。虽然我和她没怎么说过话——我说，刑警先生，刺伤我的不会就是杀野田惠子的凶手吧？”

“还不能断定。不过，对方打扮成那个样子，可能是和‘怪奇俱乐部’有关的人也说不定。你知道有谁想袭击你吗？”

“我可没有受欢迎到被人恨的地步啊。”邦子微笑。

看着明明差点儿被杀，却似乎因此而觉得有趣的邦子，片山多少感觉到代沟的存在。不过，不管是谁，突然遭遇这种险情，大概也不会立刻涌起真实感吧。

保健室的门打开，晴美探身进来。

“哥哥，救护车来了。”

“好慢啊。好，先让他们把担架弄到这边来——”

“这就来——你不要紧吧？”晴美来到床边。

“嗯。多亏这只猫咪，我才捡回一条命。”

“你们居然在如此荒谬的情形下相亲啊。”

片山捅捅晴美，嘘了一声。

“啊？”

邦子一时间感到莫名其妙，她盯着片山的脸。“啊！儿岛阿姨说我的相亲对象是个刑警，原来是你呀！”

“嗯……哦……算是这么回事吧。”片山含糊地说，“不过，我今天是以刑警身份来的。”

“真没想到。”邦子说。

“什么没想到？”

“儿岛阿姨说，不要过分期对方的外表，我以为很糟糕呢！不过，也不算太差嘛。”

邦子被救护车送走后，晴美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片山气呼呼地说。

“对不起，因为……咦？福尔摩斯和Nuit呢？”

“又失踪了？”

两人来到走廊，恰好看见福尔摩斯走过来。

“啊，福尔摩斯，Nuit怎么啦？”晴美问。有个抱着Nuit的女生从后面走来。

“喂，你是刚才那个……”片山说。

“它跑到我们教室外面叫。”

“是吗？谢谢你。”

晴美接过Nuit。

“不能随便乱跑哦——不过，好奇怪啊。它好像很快就跟你亲近了。”

那女生微微一笑。

“可能是因为我喜欢猫吧。嗯……你们是警察吗？”

“对呀。啊，我不是。他姑且算是个刑警。”

晴美的说明总是多加一句废话。

“发生什么事了？大家都人心惶惶，说荻野同学受了重伤什么的。”

“嗯，被人用刀刺伤了。”

“好可怕。”

“她是你的朋友？”

“不。我是最近插班过来的，不太了解情况。我和她也不同班。是谁干的？”

“好像是‘歌剧院幽灵’。”

那女生有点儿生气地瞪了片山一眼。

“请不要捉弄人！”

片山连忙说明事情经过。

“那是我们俱乐部的人了？”

她很惊奇。

“你也加入了‘怪奇俱乐部’？”

“是的。”

“是吗？那么，可以带我去那个房间吗？我想看看里面。”

“好的。可是.....现在在上课.....”

“是吗？那就.....啊，刚好校长来了，就说是公务吧。”

“刑警先生，事情越来越严重了.....”

校长似乎非常震惊。片山说出情由，请校长写了一张因公务而不能上课的字条，交给那个女生。

“拿这个去向老师请假吧。”片山说。

“好。”

“你叫什么名字？”

“竹林明。”

“竹林君。拜托了。”

竹林明快步走开时，Nuit又想追上去。晴美连忙把它抱起。

“你怎么这样呀？”晴美说。

“大概是因为竹林君和野田惠子有些相像吧。”片山说。

竹林明受惊似的回过头来。

“刚才……你说什么？”

“啊？哦——野田惠子是这只黑猫以前的主人。它似乎……”

“是吗？”

竹林明已恢复平静。“没什么。”

她快步离开。晴美抚摸着Nuit的头说：“看到她吃惊的样子了吗？她一定是听说过野田惠子。”

对于愈来愈复杂的事件，片山开始心生厌烦。真凶会不会突然向警方自首啊？也许推理小说的读者读到这里会生气，可是对查案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逆转了。

“校长先生——”片山发出一声叹息，“我想向你请教一下。”

看起来凶手是不会马上自报家门的。

由于会客室的现场有当地警局的刑警和鉴证人员在，所以片山一行被请去校长室。

想起还没请教校长的姓名，于是片山重新自我介绍。那位本宫校长似乎是那种一有麻烦就独自苦恼的人。

“真是的……这种事件是建校以来第一次发生……敝校完全没有校园暴力问题，全是认真上进的好学生。实际上，这十年来，受到退学处分的一个都没有。这是敝校的优良传统，以及满腔热忱的教师们不断努力成果……”

“好了好了，请冷静些。”

片山连忙打断他，因为他好像在朗读学校简介似的。

“我猜凶手知道我要见荻野君的事，所以想杀掉她。换句话说，凶手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问题是，凶手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说出去太不光彩了。一切都是由于我领导无方……”

看来本宫校长还是不明白谈话的重点。

“我提出要见荻野君的请求，然后校长先生就从会客室出去了。你是在哪儿找到她的？”

“一开始……我去荻野君的教室找她，她不在。我问学生，他们说她好像去了三年级的教室了，于是我就去了那边。”

“她在那个教室里吗？”

“在——或者说应该说不存在吧。”

“到底在还是不在？”

“她在三年级的教室外面——我是在走廊上遇到她的。她好像去那边有事，办完事就回来了。”

“那么，你在走廊上和她谈话了，对吧？你怎么跟她说的？”

“嗯……我就说警方的人有事找你，正在会客室等着你。”

“没说为了什么事？”

“因为我不知道你要谈的内容。”

说的也是。

“你和荻野君谈话时，旁边有人在吗？”

“旁边？”

“是的。有没有人从你们身边经过，或是从窗口听见之类的……”

本宫摇摇头，说：“完全想不起来了。”

这也在预料之中。片山并不抱太大期望。因为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所以也不可能一一记住当时有谁经过身边。

“你知道是在哪个教室前面和她说话的吗？”

“这个……”

“在窗口附近吗？”

“这个……”

一言以蔽之，校长什么都没记住。

“我——也就是刑警来找荻野君的事，你告诉过其他人吗？”

“没有，绝对没有告诉任何人。”

总算得到清楚的答复了。换句话说，凶手大概是偶然听见了本宫和荻野邦子的对话，然后猜到了警察的来意，为了灭口而决心杀了她。凶手从“怪奇俱乐部”的房间拿到“歌剧院幽灵”的面具和斗篷，并袭击了在会客室的荻野邦子……

可是，尖刀呢？从哪里搞到的？这种东西不可能突然就拿到手吧？

或许从尖刀这条线索可以查明一些情况，片山想。

有人敲校长室的门，竹林明探脸进来。

“啊，来得正好。”片山站起来。

“关于这次的事件，是校方的疏忽——”

本宫校长又以解说新闻的语气开始唠叨。片山、晴美、福尔摩斯和Nuit这二人二猫的组合赶快撤离了校长室。

怪奇俱乐部的房间在二楼。去那里的途中，片山得知除了当委员长的桥本外，还有长昭、关谷、明石三名高三学生是该组织的核心人物。

四个高三学生吗？说不定杀害野田惠子的凶手就在其中.....

“这里面有面具、斗篷之类的，大家都知道吗？”片山问。

“我想是的。”竹林明点点头，“虽然只是听说，不过文化节的时候，好像每次都会展览那些面具。”

这样一来，凶手也可能不是“怪奇俱乐部”的人。不过，如果不是和“怪奇俱乐部”多少有些关联的人，也不会突然想到要戴上那种面具或斗篷吧。

“房间没上锁吗？”片山问。

“本来应该上锁的，但是因为社团最近才成立——以前只是普通兴趣小组罢了。所以，虽然应该上锁.....”

在各学科的研究室当中，只有这扇门上挂着“怪奇俱乐部”的崭新木牌。

“其他所有社团的房间全部在另一栋楼，因为那边没空房间了，所以就临时把活动室设在了这儿。”

“进去看看吧——尽量不要动里面的东西.....”

开门一看，窗上拉着厚窗帘，屋里漆黑一片。

“我来开灯。”

竹林明先进去了。过了一会儿，荧光灯亮了。

片山吓得差点儿蹦起来。就在他旁边，竖着一具骷髅骨架，好像要和片山搭话的样子。

“好厉害。”

晴美喃喃自语。房间并没有乱到像鬼屋。

实际上，倒不如说更像是博物馆之类的。房间虽小，但周围贴满了照片，可以看到“弗兰肯斯坦”“吸血鬼”“狼人”的面孔，以及许多片山不认识的怪物。

一瞬间，让人有种被鬼怪包围的错觉。

房间中央站着一个披斗篷的吸血鬼。当然不是真的吸血鬼，而是穿着吸血鬼的衣服，与常人一般高大的人偶。

“做得不错吧。”竹林明说，“听说是从商店卖场偷回来的塑料模特。”

“这么大，怎么偷回来的？”

“手、脚、脑袋不是分开的吗？好像是几个人一起干的。”

“好过分。”

片山苦笑。“那么‘歌剧院幽灵’是哪一个？”

“嗯，我想是在里面壁橱中吧……”

房间深处有窗，窗旁有个两面开的壁橱。竹林明走向那边时，福尔摩斯叫了一声，小跑着超过竹林明，在壁橱前回过头来。

“怎么了？”竹林明好奇地问。

“等一下。”

片山阻止了竹林明。“可能有人躲在里面。”

“里面？”

片山悄悄伸手去拉壁橱的门——他突然闻到一股怪味。是烟味吧？

“喂，谁在里面？”片山喊，“我开门了！”

壁橱的门突然打开。

“吵死人啦。”

一个长发的男生打着哈欠出现。“难得睡个午觉。”

“明石同学！”

竹林明大吃一惊。“你在那里面干什么？”

“抽支烟罢了。”

明石伸个大懒腰。“上完课了？”

“你是明石君吗？是怪奇俱乐部的成员之一吧。”片山说。

“对。你是谁？”

“我是警务人员。在这种地方午睡，不是很怪吗？”

“我是诗人。艺术家喜欢古怪的地方。”

“里面有‘歌剧院幽灵’的面罩和斗篷吧。”

“啊？哦，那个很碍事嘛，我把它丢在那边了。”明石指指地上，“咦，怎么不见了？”

“现在装糊涂的话，事后可有你的麻烦了。你为什么躲在那种地方？”

“怎么，故意找碴呀？”

对方之所以生气，多半是心中有鬼。片山即使经验不足，也知道这一点。

福尔摩斯扑向明石的长裤，伸爪勾住他的裤袋吊挂着。

“混蛋！你干什么？”明石闪身想甩开它。

“喂！给我看看口袋里面的东西！”

片山严厉地说。这种语气大概只对高中生管用吧。

“知道啦。”

明石耸耸肩，从裤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香烟盒。是外国烟。

“这是——”

片山嗅了一下味道。“不会是……”他看着明石的脸。

“是大麻哦。要不要来一口？”

明石满不在乎地说。

“喂，你做这种事，知不知道后果？”

明石扬声大笑。

“好，跟我走一趟吧！”

片山抓住明石的手腕。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个声音：“原来你们在这儿呀！”

“咦，是石津先生来了。”晴美回过头。

“我到处找你们。有事相告。”石津走进来，东张西望地说，“片山先生的照片怎么不挂在这里？”

“你什么意思？”片山大吼。

“没什么。”

“对了，你有什么消息要报告？”

“啊，我都忘了。我是想告诉你，那个女孩儿找到了。”

“桥本信代？”

“嗯。据说没有生命危险。”

“喂！”明石突然打岔，“桥本的妹妹怎么了？”

“啊！对了！”晴美突然想起来，“我从医院打电话给你，你居然不来探望。”

“电话？哪有什么电话啊！”

“但你不是叫明石一郎吗？我通知你信代小姐被刺伤的事，而你只说了一句‘哦，是吗’……”

“我不知道有那种电话！到底是谁刺伤她的？！”

明石相当激动地怒吼。

“怎么回事？”石津惊讶地望着大家，手不经意地挥动着，恰好碰到了立在他身边的骷髅。骷髅摇晃了一下，往他身上靠去。

“啊？”

石津倏地转向旁边，正好和骷髅打了个照面。

“噉！”

石津惨叫着挥舞双手。骷髅的头被打飞，像传球似的飞向晴美胸前。晴美条件反射地接住，又大叫一声把头骨抛了出去。

“桥本在哪儿？凶手是谁？”

“滚到一边去！混蛋！”

“喂，头盖骨——”

石津与倒向他的骷髅战斗。明石揪住晴美的胳膊责问。片山在追逐滚到地上的头骨。

“怪奇俱乐部”的房间乱作一团。

福尔摩斯和黑猫Nuit坐在角落，冷眼观望，仿佛在说：“你们这帮家伙在搞什么鬼……”

第二章 化身博士

1

“原来如此，看来搜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嘛。”

栗原课长愉快地交叠着双手，望着片山的脸。

“承您谬赞了。”

“那么，野田惠子的恋人是谁？”

“嗯，那个大概.....我想是‘怪奇俱乐部’四个高三学生中的一个.....”

“原来如此。那刺伤桥本信代的是谁？她为什么要逃离医院？”

“还不清楚，因为她什么也不说.....”

“是谁要杀荻野邦子？”

“大概.....是杀野田惠子的凶手吧.....”

“原来如此！”栗原夸张地长叹，“看来搜查有大幅进展啊。”

这家伙就会冷嘲热讽！片山很想咬他一口，有可能是被福尔摩斯的习惯影响了。

“嗯，勉强说来，有个叫明石一郎的学生可能有些古怪。”片山尽量用理性的语调说，“因为他吸大麻，所以很有可能是他杀了野田惠子。”

根本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吧，片山对自己的话默默地反驳。

“课长。”

走过来的是鉴证人员。“那支香烟的成分分析出来了.....”

“哦，辛苦啦。怎么样？是不是强烈到令人精神错乱的程度？”

“这个……如果连续吸几十年下去的话，可能会得肺癌。”

“什么？”片山问。

“那是普通的柔和七星^[12]。”

“怎么可能？因为……”

“留在他裤袋底部的叶子碎渣也检验过了，全是国内正规香烟品牌的制品。当然，以年龄来说，抽烟是早了点儿，但他也算尽了纳税人的义务吧。”

那混蛋居然戏弄我！片山气得满脸通红。

“啊，了不起！”栗原感慨万分地说，“你对他人的信任是很值得尊敬的啊。”

被人嘲笑到这个地步，片山也忍耐不住了。

“课长，让我再重申一次。很早以前我就递交过辞职信，是课长把它塞进抽屉里——”

“别胡说。我怎么会做那种事？那封辞职信明明在地下仓库里。”

这下片山说不出话了。栗原叹息。

“真是麻烦的案件。凶手的目的是什么，毫无头绪。说不定还会有另一桩命案发生……”

身为搜查一课课长，做出如此发言，若是被媒体知道，可就严重了。而且，由看起来温和敦厚的栗原认真地说出来，更显得格外可怕。

“那么，现在你准备怎么做？”

“锁定怪奇俱乐部的那四个干事，做进一步调查。他们当中，谁和野田惠子有关系，应该有人清楚才是。”片山说。

“嗯，那是常识性的线索吧。”

栗原表示兴趣寥寥。“总之，先把乱七八糟的事件理顺，因为这些事件不可能彼此毫无关系。”

这点片山也知道，如果能做到，也就不用这么费劲了。

“对了，你和那个被刺伤的女孩儿——叫什么荻野邦子的，是不是订婚了？”

“课长！是谁说的……”

“不是吗？好像是你姑妈这样说的，还问能不能申请婚假呢。”

与往常一样，片山更加厌烦好管闲事的儿岛光枝了。

片山回到座位，正准备外出时，电话响了。

“是哥哥吗？”

“是晴美呀。你在哪儿？”

“我在医院。你快来！”

“你哪里不舒服吗？”

“傻瓜，是桥本信代呀。”

“又不见了？”

“她病危了，好像很危险。”

“知道了。我马上去！”

片山撂下话筒冲出了搜查一课。

事情很不寻常。

聚集在病房前的桥本家人脸色苍白、表情僵硬，片山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性。

“哥哥。”站在远处的晴美走过来低声说。

“怎么了？”

“很危险。大概.....不行了。”

晴美眼里泪光闪烁。

片山盯着病房的门——不知为何向自己表白的少女在自己的公寓附近被刺伤，现在她快死了.....

背后传来吧嗒吧嗒的脚步声，不必回头就能猜到是谁。

“石津，走路安静点儿！”

“对不起。”

石津的表情也少有了地严肃。

“已经知道信代跑出医院的理由了。”

晴美说。

“是她说的？”

“不，医院查到的——信代好像是跑去堕胎了。”

片山一时语塞。

“就是说.....她拖着那样的身体.....”

“对呀。她被刺伤后体力已经很虚弱了。这里的医生说，她一定是跑去找那种没有行医执照的医生做了堕胎手术.....”

“岂有此理！”

“对呀。她太虚弱了……根本撑不下来啊。”

“跑出医院去做手术吗？她怕医院查出她怀孕的事吧。”

“她想自己处理，不让家人知道吧。我了解她的心情。”晴美喃喃地说。

“是我的错。”石津也抽泣起来，“假如我好好地看着她的话……”

“这些已经过去了。更重要的是——野田惠子也是怀孕时被杀的。信代有说出对方的名字吗？”

晴美摇摇头。

“不管怎么问，她都不肯说。”

这时候，不知跑去哪里的福尔摩斯走过来，用沙哑的声音叫着，朝向病房的门坐下。

房门打开，医生走出来。

“医生，怎么样？”

信代的父亲用红肿的眼睛凝视医生。

“请进来吧。”医生说，“很不幸，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

“信代！”

桥本康夫冲进病房，父母跟在后面。片山等人也静悄悄地走进病房中。只有福尔摩斯宛如雕像般一直坐着不动。

“信代！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

桥本康夫声音颤抖，顿足捶胸。信代的脸已了无生气。

“康夫，安静点儿。”父亲说。

“可是，爸爸——”

“她想说什么自然会说的。现在责备她，太可怜了。”

父亲眼看就要哭出来了。

信代的头动了一下，睁开眼睛。

“信代，大家都在这里。”

父亲握着女儿的手说。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母亲已全无教师的样子，她现在只是一个为女儿揪心的妈妈。

“抱歉……”

信代用出奇清晰的声音说。

“没事的。赶快好起来吧。”

“别忘了给花浇水。”

“你自己来做不就好了？”

信代深叹一声。

“我……累了。”她喃喃地说，“是我的错……不关别人的事……”

“不要说那种话了。”

信代的视线游移着，然后，认出了站在门边的片山。她微笑起来。

“哥哥。”晴美捅捅片山，推他上前。片山来到床边，说了一声“你好”。

他想说点儿稍微像样的话，但说不出来。

“片山先生……手……”

信代动了一下她的手。

“哥哥，握住她的手呀。”

晴美哭着说。

片山迟疑地握住信代的手。那只手已完全失去力气，仅仅是搭在片山手上而已。

“就这样……握住吧。”

“嗯，好啊。”

“好困……好……”

信代闭上眼睛。她的手突然滑落，片山赶紧用两手抓住。

“医生——”父亲回头望着医生。医生叫片山退到一边，测试她的脉搏，打开信代的眼睑用小小的灯照了照。

“病人已经过世了。”

不知哪里响起了报时的钟声，十二点了。

“好像守灵似的。”

石津说。

片山狠狠地瞪他一眼。他不认为那句话适用于真正的守灵场合。

桥本家气氛沉重阴郁。信代的遗照俯视着片山等人。照片拍得很好，看着信代那开朗的笑脸，仿佛仍会听到银铃般的笑声。

片山、晴美和石津三人并肩坐在角落里。片山和石津打着黑领带，晴美穿着黑色连衣裙。旁边是福尔摩斯，不是黑的，它还是三色的。最尽头端坐着的是Nuit。它是黑猫，与这个场合相得益彰。

前来吊唁的访客对于痛失亲人这种事似乎也不知该如何安慰似的，三言两语地哀悼一番就走了。

信代的双亲强忍着悲恸，沉默无语。而桥本康夫仿佛在极力隐藏某

种快要爆炸的东西似的，一直盯着空中，他的眼中没有眼泪。但片山看得出，他那对在膝头上握紧的拳头正轻微颤抖着。

片山的心情也很沉重。不管怎么说，信代是在拜访片山时被刺伤的。未能阻止事情发生让他心怀愧疚，未与信代好好交谈便天人永别更令他深感遗憾……

“爱上片山先生的女性好像命运都会很悲惨。”

石津像演戏念台词一样说出这句话，结果又被片山瞪了一眼。

他很想说，其实我才是最悲惨的。

“对不起……”

门口站着一名个子高大、运动员型的高中生。

“长昭君，多谢你特地前来。”

信代的父亲鞠躬。

长昭吗？“怪奇俱乐部”的四个干事之一。没错，桥本康夫是委员长，长昭是副委员长。

他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让人有些意外，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喜欢恐怖电影的都是有点儿不健康的学生吧。

长昭表情肃穆地烧了香后，又在信代的双亲面前行了一礼。

“信代好可怜啊。”他对桥本康夫说。

“嗯。”

桥本康夫简短地回答，他仍旧低着头，大概什么也不想听吧。长昭走到房间的墙边盘腿而坐。

“怎么看都不像信代的男朋友啊。”

晴美悄声说。

“嗯。是不像。不过，人不可貌相……”

片山也低声回答。

长昭看起来是被女人骗而不是骗女人的类型。不过，片山没什么自信，因为他不懂男女间微妙的相处之道……

“失礼了。”

又有一个年龄相仿的高中生在门口低头致意。

“关谷君，你也来了。”

关谷——也是那四人中的一个。他的个子当然比不上长昭，甚至比桥本还矮。他长着一张娃娃脸。不过，打扮却很时髦，头发也梳得服服帖帖的。长昭身穿深蓝色毛衣，而他则穿着灰西装，打着黑领带。

他跪坐在信代双亲面前，说了一番吊慰的话。“真的深感遗憾，请允许我上一炷香。”

他礼节周到，无懈可击。不过反过来说，也显得有些冷漠。

“以高中生来说，这样是不是太正式了？”

晴美说。

“同感。”

片山也点点头。关谷五官清秀，应该相当吸引女生。片山想，这个人似乎有调查的必要。

烧完香后，关谷在桥本康夫旁边坐下。

“信代君太不幸了——你也要振作起来。”

“谢谢。”

桥本康夫冷淡地回答。

“嗯。凶手查明了吗？”

关谷说话吞吞吐吐的，也许是因为他想问的既是刺伤信代的凶手，也是使信代怀孕的那个男人。

桥本康夫似乎也听出关谷的话外之音。

“你怎么知道？”

他问关谷。

“啊？你指……信代君的事？大家都在谈呀。”

“混蛋！你从哪儿听来的？”

桥本康夫的脸颊泛起红潮。

“流言蜚语是堵不住的。”

父亲静静地说。

“可是，爸爸——”

“没人能再伤害信代了。”

父亲转向关谷。“关谷君，关于信代交往的对象，你有头绪吗？”

“嗯……很遗憾，我完全没头绪。”

关谷摇摇头。顿了一会儿，他问桥本康夫：“明石还没来吗？”

“嗯，还没来……”

不知为何，大家突然沉默下来，气氛尴尬。在谈到信代的恋人是谁之后，马上提起没见到明石一郎的话题，不管是谁都会产生明石就是信代恋人的印象。

片山想，假如这是关谷的意图，那他可真是一个高明的心理学家。

信代怀孕的事尚未公开，却已传得满城风雨。恐怕是当事人把谣言传出去的吧？一旦流言扩散，就不知道最初说出来的是谁了。即使当事人不小心说漏嘴，也不必担心被怀疑。

片山也认识明石一郎。可是，在“怪奇俱乐部”的房间听到信代的消息时，明石大受刺激。假如那是演戏的话，未免太厉害了。

福尔摩斯突然站起来，用前爪轻轻碰了一下晴美的手。

“嗯？怎么了？”

仿佛在示意“跟我来”似的，福尔摩斯走了出去。晴美悄然起身跟了出去。

“到哪儿去呀？”

见福尔摩斯走出玄关，晴美疑惑地穿上鞋，替它打开大门。福尔摩斯快步走到马路上。

虽说是马路，但并没有宽到可让大型汽车通行的程度，尤其到了晚上这个时间更显得冷清。

“干什么呀，福尔摩斯？”

晴美走到马路上张望四周。

正要说“什么也看不见”之际，她发现了那个人影。有人靠着幽暗的篱笆而站——她对那个身影多少有点儿印象。

福尔摩斯率先走上前去。

“是你呀……”

传来明石一郎的声音。“哦，是刑警养的猫吧。”

福尔摩斯发出抗议的叫声。

“不是被人养，是我给他面子留下来的。翻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

说话的当然是晴美。

“怎么，是你……”

明石走到明亮处。

“你是来上香的吧？为什么不进去？”

“多管闲事。”

明石耸耸肩。

“你喝醉了吧？你还没成年吧？”

“不行吗？我可不怕女警哦！”

“我怕女警。因为我不是女警。”

“不是吗？”

“我是特别顾问。”

晴美擅自为自己安上这个头衔。“你不进去吗？”

“如果进去，信代会起死回生吗？”

明石的脸抽搐着笑了。“露出悲伤的表情，说点儿哀悼的话，然后跪到双脚麻木？我才不干呢。”

“你这样嘴硬有什么用啊？你酒量很好吗？”

“嗯，不输给大人哦。”

“那就去喝酒吧！”

明石瞪眼看着晴美。

“你这人真奇怪啊。”

“没错。不过，我知道你真的很伤心。”

明石突然从晴美身上移开视线。

“我和她曾经是恋人。”

“你和信代？”

“嗯。她把我这种废物诗人当天才一般尊敬。”

“你太年轻了，还没到成为废物的年龄呢.....那么，信代打掉的是你的孩子？”

“不是！”明石激动地说，“我连信代的手都没碰过！真的！我爸不信任我。他想让我和信代疏远。你从医院打来的电话，是我爸接的。他什么都没告诉我。”

“知道了。那么是谁让信代.....”

“假如我知道，我一定杀了他！”

明石恶狠狠地说。

“好像有内情的样子。”晴美说，“你是在自责吧？为什么要自责？”

明石震惊，他直直地望着晴美。

“你真的不是女警。”他嘟囔着，“女警不会用这种方式说话。”

“如果有话要说，那就说吧。”

明石把两手插进裤袋。

“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最近，我一直没理信代。脑子里全是另一个女孩儿，挥之不去。”

“另一个女孩儿是谁？”

“竹林明呀。”

“哦，她.....”

“自从她出现之后，好像事情就变得奇怪起来了。”

“变得奇怪了？”

“我们四个——就是怪奇俱乐部的，大家本来相处得很好。桥本为人古板，难以取悦；关谷人缘比较好；长昭是无可救药的单细胞生物。不过，彼此彼此嘛，我们四个的感情相当不错的。”

“然后竹林明……”

“嗯。她加入后，大家开始有了摩擦。长昭对她很着迷，连被大家取笑都不知道。桥本那种人，表面上一本正经，内心却为她痴狂。在集会时见到长昭和她表现亲昵，他就用凌厉的眼神盯着他们。关谷我不清楚，那家伙总是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然后是我。我也爱上了她，爱到不可自拔。所以，我一直把信代丢在一边，可能她原本也想和我商量的……”

晴美发现明石在哭。尽管外表一副放浪不羁的样子，但却是一个内心柔软善良的少年。

“你的心情我明白，但你不说的话，信代的父母会怎么想……去上香吧。也许这种做法很傻，但是把心意用行动表现出来也是很重要的。”

明石沉默片刻，终于微微一笑。

“我懂了。我现在就去。”

“那我们一起去进去吧。”

晴美催促道。

“我一个人进去好了。”

“好吧。那我待会儿进去。”

目送明石走进桥本家玄关后，晴美心情复杂，莫名地感到几分寂寞、几分轻松。

“走吧，福尔摩斯。”

晴美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你不走吗？”

福尔摩斯继续站在那里，回头望着后面。

晴美也转向那个方向。她从头到脚一袭黑色，所以晴美刚才并没有察觉到有人站在那儿。

竹林明站在那里。

2

“简而言之，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片山说。

有些奇怪的问题，却十分符合当时的气氛。

这里是片山家的公寓——已经是半夜一点钟了。

片山和石津仍然打着黑领带，晴美在准备夜宵，其实就是把现成的冷冻食品放进微波炉加热。福尔摩斯半睡半醒，坐在那里像发生了地震似的左摇右摆。黑猫Nuit似乎不是熬夜一族，它在房间角落的坐垫上蜷成一团睡着了，看上去像只黑皮球。

“什么怎么回事？”

晴美放下冒着蒸气的肉包碟子。石津惺忪的睡眼顿时精神起来。

“就是这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案子呀。到底是谁、为了什么而杀了谁……喂，慢点儿吃好不好？”

片山最后那句话是对石津说的。石津把热气腾腾的肉包塞进嘴里，烫得直翻白眼。他一边咀嚼一边说：“好吃……极了……晴美小姐用微波炉加热的食物，味道也与众不同。”

“怎么会呢？”

晴美笑着，她也拿了一只肉包，撕碎了分给福尔摩斯。怕烫的福尔摩斯蹲在一旁等待肉包凉下来。

“事件的源头是从野田惠子开始的。这是确定的吧？有人让她怀孕，并杀了她。这人是上志高中怪奇俱乐部四个高三学生中的一个……”

“慢着。”晴美说，“虽然说野田惠子的男朋友可能是那四人中的一个，但不一定是那个人让她怀孕并杀了她呀。”

“说的……也是。但如果是那样，他为什么不站出来表明身份呢？”

福尔摩斯喵地叫了一声，略带讽刺，它大概是想表达“动动脑子好不好”的意思。

“是啊。不过，你有没有向那四个人问过野田惠子的事？”

“还没问。”

片山用拳头敲了一下自己的头。

“那当然没人会表明身份吧。”

“唉，又要被课长笑话了。”

“这不是常有的事嘛。说不定这次可以实现你的心愿，被开除什么的。”

石津说。

“只有我一个人，退職日期被无限期拖后。不过话说回来，我想找荻野邦子问问这件事，她不是说有个戴上‘歌剧院幽灵’面具的人想杀她嘛，所以那四个人果然很可疑。”

“尽管如此，可是有点儿奇怪啊。凶手是偶然听见校长和荻野邦子说话的吧？那是分秒必争的情形哦。也就是说，我和哥哥之所以不在会客室，是因为碰巧Nuit不见了。这是偶然事件呀。如此仓促的情形下，为什么凶手要特地跑去拿那种面具和斗篷呢？”

福尔摩斯又喵了一声，这回是提醒大家注意的叫法。

“对了，还有尖刀的事。”

片山拍拍膝盖。“还没有找到出处。就算是杀人犯，也不可能随时把刀带在身上吧？”

“假如是在那个俱乐部的房间里找到的呢？”

“这样想就合理了。他赶去拿刀，然后看见了面具和斗篷……”

“刚好可以用来藏起脸。不过——”

“你想到什么了？”

“非要打扮成那样吗？这不就等于故意告诉大家凶手就是‘怪奇俱乐部’的人吗？”

“说的也是。”

“还有，即使荻野邦子知道野田惠子的男朋友是谁，也不能单凭这一点就断定对方是凶手吧。以此作为杀荻野邦子的动机，未免太弱了些。”

晴美分析。

不知道到底谁才是刑警了。

“嗯，总之，这个问题姑且不论，那么桥本信代的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

“都是我不好。”

石津又沮丧起来。

“你够了……喂！”

片山瞪大双眼，碟子里的肉包已经完全消失了。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信代事件满是谜团啊。”

晴美不理片山，继续说下去。

“我才吃了一个……”

“为什么信代要给哥哥写情书？”

“这个为什么要算作谜团？”片山心头冒火。

“哎呀呀，哥哥你自己照照镜子不就明白了吗？”

晴美故作严肃地说。石津大笑——然后察觉到片山的眼神，顿时收住笑声。

“还有信代，是谁让她怀孕，然后去杀她？这也是个谜。”

“严格来说，是杀人未遂。”片山说。

“但她最后还是死了，所以等于谋杀，如果是同一人干的话。”

“那件事完全没线索啊。”

“信代太惨了！那四个人当中，假如有人使信代怀孕并行刺她的话，我觉得那个叫关谷的最可疑。”

“不要过度依赖直觉。”

“是不能依赖男人的直觉。女人的直觉属于不同的次元哦。”

“是吗……”片山幽怨地望着空碟子，“我才吃了一个……”

“目前的疑点大概就这么多吧。”

晴美看看片山和石津。“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你越来越像课长了。”

片山叹息：“还有一个问题。”

“哦，是什么？”

“我还想再吃两个肉包。”

片山说。

晴美把剩余的肉包加热好并端上来，片山立刻将两个拿到自己的碟子里。

“这次的比上次的看起来更好吃。”

石津又若无其事地伸出手。

“那么你觉得会不会是同一个凶手？”

晴美说：“桥本信代、野田惠子……倘若是同一个人使她们怀孕并对她们下毒手的话……”

“不同的人也可以吧！”

片山的心情似乎好了些。“目前有谋杀野田惠子嫌疑的人包括桥本康夫。但信代是他妹妹——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的——”

“高中女生怀孕这种事，如今可不稀奇哦。”

说着，晴美陷入沉思。“说来也很怪，不管是信代还是野田惠子，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是谁让她们怀孕的。”

“因为她们不说呗。”

“这你就知道了。”晴美摇头，“高中女生里发生了那种事，同学间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女生对那些是很敏感的。”

“可是，查访时她们什么也没说呀。”

“那是因为可怕的刑警带着笔记本到处询问，她们当然不说了。”

“那该怎么办？”

“男扮女装怎么样？比如穿上水手校服之类的。”

“嘲笑人也要有个限度吧！”

片山瞪眼。

“如果真的没人知道，就表示那个人不是学生。”

“什么意思？”

“比如是有妻室的中年男人之类.....绝对不能暴露身份的男人。”

“唉，说来说去，凶手的范围越来越大，这不是更复杂了吗？”

“总之，先决条件是要有人潜入她们两个的学校去，从女生的谈话中问出讯息。然后——”

“可是，没有高中生女警呀。”

“但是有个好人选！”

石津拍手。

“谁？”

“晴美小姐。”

片山瞠目结舌。石津接着说：“晴美小姐扮成高中生完全不成问题。她清纯、年轻、皮肤光洁.....”

“多谢。”晴美苦笑，“不过还是太勉强了吧。”

“是吗？我倒认为晴美小姐穿水手服的样子绝对会大受欢迎。如果出写真集的话，肯定赚翻了。”

“你给我认真一点儿！我看不如由你来扮女学生好了。女摔跤手会来找你的。”

“你们两个都别讲傻话了，认真地想一想好不好？”晴美瞪着片山和

石津。福尔摩斯也叫了一声，跑到晴美身边，好像在表明与晴美意见一致。

“哥哥你就是因为总是这个德行才晋升不了的。不过，如果哥哥晋升的话，警视厅可能也快关门大吉了。”

“你还不是在讲傻话？”

真是一场毫无成果的无聊讨论。

“我倒有个好人选。”

晴美得意扬扬地说。

“如果有就早点儿说嘛。”

“应该快到了。”晴美看看时钟。

“是谁啊？已经一点多了。”

就像在等片山这句话似的，走廊传来脚步声，门铃随之响起。

“来啦来啦。一定是好人选。来啦，等一下。”

晴美喊着跑向玄关。片山和石津面面相觑。石津的手自然而然地伸向碟子上的最后一个肉包。

“我在等着你呢。”

晴美闪到一边。

“打搅啦。”

进来的是一身黑衣的竹林明。

“这么说，”片山边喝茶边说，“你是野田惠子的表姐？”

“是的。虽是远亲，但我们小时候一起住过，情同姐妹。”

竹林明在喝晴美泡的黑咖啡，看来她相当喜欢黑色的东西。

“你对于杀害野田惠子的凶手有头绪吗？”

“这我不清楚。在那件事发生之前的一年里，我在忙着准备比赛。”

“比赛？”

“阿明呀，”晴美插嘴，“在今年的学生钢琴比赛里得了高中组第二名呢。”

片山瞪大了眼。“你怎么知……”

“我听阿明说的。”

竹林明扑哧一笑，说：“片山先生兄妹，简直就像感情很好的小夫妻一样。”

石津脸色一变：“请不要乱讲！”

“人家是开玩笑罢了。”

片山连忙说，因为以前有过一次被石津误会而惨遭修理的经历。

“总之，为了准备那场比赛，我有一年多没旅行，就连假日也很少外出。和惠子也只是偶尔打电话联系，没机会碰面。”

竹林明顿了一下。“而且，我爸妈去年因为工作关系去了名古屋，我到亲戚家借宿，不能用长途电话，于是和惠子更加疏远了。”

“没有写信吗？”

“现在的女孩儿谁会写信啊？都是打电话的。大概在出事的前十天，惠子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竹林明仿佛很难过似的摇摇头。“如今想起来，当时我应该好好听她说话才是。但是……比赛就在三天后，我很烦躁。不可思议的是，到了比赛当天我反而镇定下来，大概豁出去了吧。但比赛前两三天最没自信，精神一直很紧张。”

“我明白。”石津点头，“我也是。”

“石津先生，你参加过什么比赛？”

晴美惊奇地问。

“小学的才艺表演会上，我参演了《宇宙战争》。演出前一天我一宿没睡，当天却威风凛凛地扮演了火星人的角色。”

“别理他，请继续说。”

“好的。那天惠子好像喝了一点儿酒，叫我听她说，然后就自顾自地说了起来。我只是心不在焉地敷衍她几句。讲了三十多分钟，惠子还在喋喋不休。我朝她大吼‘你有完没完’，然后就挂了电话。”

竹林明用手指慢慢转动空了的咖啡杯。

“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惠子的声音。那天比赛我得了第二名——冠军空缺，亚军有两名，大致上算是令人满意的成绩吧。后来，去老师家道谢啦、去名古屋参加家庭庆祝会啦、排练纪念演奏会啦，等等，每天忙得晕头转向，过了一周才终于平静下来，我这才想起惠子。可是，因为我那样挂断了她的电话，觉得不好意思和她联络……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发生了那件事。惠子的死使我大受打击，根本无心参加演奏会。不过，惠子的父母也劝慰我，叫我不要为这件事而错过重要的机会……于是，我全身心投入到演奏会中，也因此渐渐从那个打击中恢复过来。”

不知何时，黑猫Nuit睡醒了，它走过来把头靠在竹林明的膝头上。

“是惠子养的猫吧。”

竹林明抱起Nuit，放在腿上。“以前我去惠子的公寓玩时见过它。看来它还记得我。”

“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晴美问。

“不知道——你们叫它Nuit吗？好名字。惠子一定也喜欢。”

“那么，为什么你会进上志高中？”

“大概过了两个月，我想起惠子最后的电话。不知道是什么契机触动了，反正就是突然想起来了。但是，因为我当时心不在焉，详细内容没记住，只记得她提到男朋友是上志高中三年级学生的事，又说好像在组织‘怪奇俱乐部’什么的。因为我一度想进上志高中，而且，我很爱看恐怖电影，这一点很不淑女吧，因此我记得她提到过这些事。”

“原来如此。”

“后来我见到惠子的父母，得知她怀孕的事。我凭直觉猜测，她可能是被她的恋人杀害的——但我无法确定那人是谁，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而且，我深感惠子的死我也有责任。”

“于是你决定自己寻找凶手，是吧？”

“是的。首先我必须转校到上志高中，幸好我爸爸认识上志的理事，所以马上就安排好了。”

“你父母不反对？”

“我告诉他们我是为了学钢琴，现在的高中功课太忙了。只要我说为了学钢琴，他们就会立刻答应的。”

“但是，找凶手的事应该交给警察才是。”片山说，“外行人插手杀人事件很危险的，我见过那种实例。”

他飞快地瞟了晴美一眼。

“可是警察一直捉不到凶手，很没用啊。”晴美语带讽刺地说。

“别瞎说。”

片山沉下脸。

石津也对片山的话表示赞同。“对呀。不是‘警察’，应该换成‘片山先生’才对。”

“什么意思！”

“总之，就如刚才说的，阿明说，她会代替哥哥，在上志高中里暗中查探。这可不是我要求的，是她自己提出来的。”

“首先，我加入‘怪奇俱乐部’，从那四个高三学生的身上查起。其中谁是惠子的男朋友，也许并非决定性要素。但是我一定要追查到底。”

竹林明看看晴美。“我本来想一个人做，不告诉任何人的。但今晚，我听见了晴美小姐和明石同学的对话……觉得不妨把一切都告诉她。”

晴美得意扬扬地笑了，看样子竹林明与她颇为投缘。片山感觉自己好像又多了一个爱唠叨的妹妹。

“但是……你不是一个人住吗？万一凶手怀疑你……这是很危险的。还是不要这么做比较好。萩野邦子也是，如果那天福尔摩斯不在的话，她可能已经死了。”

“这点我也想过了。”

晴美说：“因此我认为阿明需要保镖。”

“保镖？”

“对。找个保镖和她一起生活，保护她。”

“一起生活？”

“我不行。”石津说，“我不会和晴美小姐以外的女性一起生活的——”

“没有人拜托你呀。”

晴美说。

“也是。”

“我说的是福尔摩斯啊。”

片山愣了片刻。

“福尔摩斯？可是——它会答应吗？”

“问问看好了。”

晴美对远处团成毛球的福尔摩斯说：“喂，福尔摩斯，你愿不愿意跟着阿明？”

福尔摩斯不耐烦地睁开眼打哈欠，然后起身伸个懒腰，走向竹林明，在她旁边坐下。

“就这么决定了！”晴美拍手，“这样阿明就安全了。然后轮到哥哥了。”

“我怎么了？我又不需要保镖。”

“知道。不过，荻野小姐是你的相亲对象，起码应该在相亲前好好保护她才是。”

“相亲？已经相过了。在保健室。”

“保健室的相亲不算数。”晴美笑道，“儿岛姑妈一定都等急了。”

片山叹息，看来我也要请保镖了……

3

“你们当中，如果有人知道和案件有关的事情，就快点儿说出来！”

本宫校长这样说着，然后挨个看着眼前并排而坐的四个人——桥本、长昭、关谷和明石。

片山站在一旁，内心叹息。像片山这种背负着世间苦难的男人（这是他的妄想），叹息是常有的事。

不该把事情交给校长办的，但他后悔也晚了。

通常要找人问话的时候，把人叫到校长室，而且是四个一起接受审问，这是最不明智的做法。这样做等于叫人不要把知道的讲出来。

必须回避其他人，逐个问话，否则是绝对不可能让他们开口的。

“没话说吗？”本宫校长目光炯炯地说，“如果坦白招供的话，是可以争取宽大处理的！”

他电视剧看多了吧。

“那个——校长先生。”片山忍不住了，“即使是野田惠子的男朋友，也并不表示他就是杀人犯。”

“是.....是这样啊。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隐瞒真相。如果问心无愧的话，应该没什么不敢说的。我就是基于这个信念而贯彻教育事业的。然而，校内却发生了杀人未遂事件，而且，据说杀害别校女生的凶手可能也是本校学生。我过去的心血全都付之东流了！”

本宫校长用拳头用力敲桌子——本来想敲桌子，却敲到了墨水瓶上。

女秘书们赶紧拿着抹布来擦，片山趁乱把那四个学生带去了会客室。

“校长先生常常那样吗？”

片山问。

明石揶揄地笑了。

“名誉和尊严就是他的命。”

明石在沙发上坐下。“荻野是在这里被刺伤的？”

“为什么我们要.....”

长昭愤愤不平地说，他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

“心情放轻松点儿。”

片山说着，叫他们一起坐下。“虽然校长先生很激动，但我并不想逼问你们。倘若你们当中有人认识野田惠子，可以老实告诉我吗？”

四人沉默地垂下头去，动作整齐划一，真是奇怪。四人的性格迥异，但这样看时，却都是一样的高中生。

“好吧，可能在大家面前很难启齿。”

片山放弃了。“如果以后想说的话，来找我好了。我会在学校里多待一会儿。不然，到公寓来找我也可以。打电话也行——我把电话号码写在这里。”

片山拿出四张名片，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写上去，交给他们四个人。

“开始上课了吧。你们可以走了。”

片山向他们点点头。四人不慌不忙地走出会客室。

片山在其中一张沙发上坐下——好了，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无论哪个方向都是死路一条。这个案子看似线索众多，但是沿着每条线索稍微深入探查一下，又全部落空了。

不清楚的部分太多。杀害野田惠子和行刺桥本信代的男人是同一个吗？为什么要杀荻野邦子呢？

“慢着……”

这三宗案件可能全无关联。相反地，也可能是一连串相关的事件。有必要从两个角度来考虑。

片山抱臂沉思——可是，别说抱臂，就算是倒立也不一定想到好主意。特别是现在，福尔摩斯还被“租”出去了，片山觉得自己简直就像留在家中看门的华生。

“混蛋！脑子里一片空白。”

片山嘟嘟囔囔。

荻野邦子在这里被刺伤，凶器来源不明。而且，“歌剧院幽灵”的面具和斗篷上也找不到指纹。

会使用飞刀的人并不太多。若是学生里有那种人的话.....

可是，片山很难掌握这样的情报。

没人愿意把同学送到警察面前。

片山站起来，从窗口望着外面。午休快结束了，学生们三五成群地回到校舍。

那天，荻野邦子也是这样从窗口眺望外面的，然后房门悄悄打开。

片山站在窗旁。门把手静静地旋转，房门慢慢地打开了。

“喂。”长昭说，“这样可以吗？”

回教室的途中。四人止住脚步。

“你指什么？”

桥本说。

“就是.....那位刑警说的呀。关于野田惠子.....”

“忘了它！”桥本说，“那不是我们该知道的事。”

“话是这么说.....”

“和警察扯上关系很麻烦。”

关谷淡淡地说：“你告诉他们虽然知道某些情况，但与那桩案件无关，这样说警方是不会相信的。”

“最好是保持沉默。”

桥本说：“对了，长昭，戏剧部的事是怎么搞的？”

“啊？哦——那个呀。”

长昭一惊。“本来想和你商量以后才决定的.....可是那边着急要回复.....”

“哼。”

桥本用鼻子轻哼一声。“那之后你不是也想一直瞒着我吗？戏剧部的水口跑来道谢，把我吓了一跳。”

“对不起。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所以我.....”

“算了，你接受了也没办法。不过，谁演什么角色由我决定。没怨言吧？”

“嗯，好啊。”

长昭立刻赞同。关谷和明石对望一眼。

“扮相太差的我可不干。”关谷说，“会被女生取笑的。”

“《黑湖妖谭》[\[13\]](#)里的怪物怎么样？”

“半鱼半人那个？开玩笑吧！”

“的确是玩笑。”

桥本轻笑。“那种扮相演不出来的。要演的是‘歌剧院幽灵’‘化身博士’‘弗兰肯斯坦’.....”

“吸血鬼呢？”

“克里斯托弗·李那种不行。太普通了。”

“贝拉·鲁格西也是，服装都一样。”

“还要更古老的版本。我们用《诺斯费拉图》里的扮相。”

“那个吸血鬼？”

关谷瞪大了眼。“那个真的很有冲击力啊.....不过由谁来演呢？”

“我先想想再决定。”

桥本把手插进口袋，往前走。其他三人跟在后面。

只有明石一直保持沉默。

片山完全没察觉背后有人接近。

会客室里铺着廉价地毯，隐没了脚步声。那人影站在片山背后，悄悄伸手贴住他的背部，大喊一声：“嘿！”

片山吓得跳起来。

“谁？是你呀！”

“刑警先生，冷静！”

荻野邦子咯咯大笑。“哇——吓到你了！”

“你这家伙，别随便吓人好不好？”片山靠在窗边呼哧呼哧地喘气，“我很胆小的。”

“真靠不住。我可不嫁给你了。”

片山苦笑连连。“伤口没事了？”

“其实应该吊着手臂的，但是已经没有大碍了。不过，如果被紧紧抱在怀里的话，可能会有点儿疼。”

“小丫头偏要装成熟女的样子说话。”

“喂，听儿岛阿姨说，片山先生很纯情，真的吗？”

“我现在正在执行任务。”

片山假咳。“你来得正好。我在思考你被袭击时的事。当时你站在这里吧？”

“对呀。”

从房门到桌子之间有五米距离，飞刀命中目标并不简单。

如果进来行刺的话，桌子和沙发又很碍事。凶手打开门的时候应当不知道荻野邦子面窗而立，凶手是突然决定投出飞刀的……

“你在想什么？”邦子问。

“当然是案情了。”

“但是你的表情像是肚子饿了心情不好啊。”

现在的女生玩笑开得很过分啊，片山心里腹诽着，脸上却努力挤出笑容。

“你被刀刺伤后，房门关上了吧。后来你听见凶手逃走的声音了吗？”

“当时我疼得要命，没注意。”

“好好想一想呀。”

“真不体贴。我才不要跟这么无情的人结婚呢。”

女孩子就麻烦在这里。

“要做刑警的妻子，这种事必须理解才行。”

片山讨好她。“待会儿请你吃甜点，怎么样？”

“真的？让我想想。”邦子心情大好，她坐在沙发上。“嗯……刚开始有一阵觉得不太疼。有点儿麻木似的……肯定是吓坏了。我看到‘歌剧院幽灵’的面具，房门关上……对！是那边！他往左边跑了。”

“肯定吗？”

“嗯，没错，是左边。我听见了很清晰的声音。”

“好，谢谢你——这么说来，凶手大概是经过某处，跑去归还那个面具和斗篷了。我去实地走走看好了。”

“等等。”邦子起立，“我也去。”

“你不上课吗？你听，上课铃响了。”

“今天还在病假期间嘛。”

“你特地跑来学校的？”

“对呀。名正言顺地请假休息，心情超好。这种时候就想来学校。”

那种心情片山也明白，因为他不是那种喜欢上学的优等生。

“好，那就走吧。”

有人做伴，片山也觉得更有底气了（真是没出息的刑警）。而且，对方虽是女性，但还是个孩子，所以心情也很轻松。尽管姑妈儿岛光枝撮合他们两个相亲，但对方是十六七岁的女生，实在无法把她当作相亲对象对待。

走出会客室，片山环视走廊。

学生们都回教室去了，于是他急步走过走廊。会客室位于走廊深处，再往里就只有校长室了，所以没有学生往这边走，大家都在途中拐弯，或者到会客室这里来。

“你被袭击时，已经开始上课了吧？”

“还没有——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吧。”

“那么，从对面也能看到这条走廊喽。”

“当时比现在的时间还要早一点儿吧。对了，还有许多人在校园里，走廊也没有这么空荡。”

“说起来，凶手下了危险的赌注，假如有人在走廊上的话，就会被看到了。”

“他会不会从前面的楼梯上去了？”

“这里吗？从这里能到‘怪奇俱乐部’的房间吗？”

“绕远一些而已。”

“好，上去看看。”

片山和邦子拾级而上时，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女孩走下来。

“咦，你已经好了？”她一见邦子就停住脚步。

“嗯，没事了。你今天也在读剧本吗？”

“对。有‘怪奇俱乐部’的协助，一定更好玩儿了。”

“那出话剧很有趣吧——哦，这位是警视厅的片山刑警，我的相亲对象，而且是负责侦查这次事件的人。这位是三年级的水口同学，她是戏剧天才哦。”

“什么天才……”

名叫水口的少女轻笑，但并没有难为情的样子，好像被人称作“天才”也不会放在心上。

“我叫水口聪子。”

她报上名字。“你是片山先生？”

“是的……”

片山点点头。“刚才，你提到了‘怪奇俱乐部’是吧。”

“是的。这回的演出，会有‘怪奇俱乐部’的人参加。”

“三年级学生也参加？”

“三年级的四个干事全部出演。请务必多多捧场。”

“好的。”

水口聪子侧头稍微打量了一下片山，问道：“片山先生，你有演戏的经验吗？”

“我吗？怎么可能！”

片山笑了，长得帅果然到哪里都很醒目啊。

“是吗……好可惜。你有一张很独特的脸。”

说着，水口聪子鞠躬说声“失陪”，便下楼去了。

片山愣在当场，为“独特”一词而迷惑不已。

“快走啊。”邦子连声催促着，片山这才迈步前进。

在“口”字形的校舍转了一圈，的确来到了“怪奇俱乐部”的房间。旁边几乎全是研究室。

若是大学的话，每个教授都有一间研究室。而在高中，还不能做到每个教师都有一个房间，所以是每个科目一个房间。

数学研究室、英语研究室、世界史研究室，并列成一排，光是从前面经过就已经让片山头痛了。也许这就是差等生的条件反射吧。

“研究室里有什么？”他问邦子。

“虽说是研究室，倒也不是进行特定研究的地方。里面全是书架，摆放着某一学科的资料、参考书等东西——不过，最重要的目的，是当作老师的休息室。”

“原来如此。”

“教同一科目的老师在那里交换各种情报。比如‘我们班今天考试了’‘那我也要考啦。如果不考一考的话，现在那些学生根本就不学习’之类，肯定是这样的。其实他们自己也没有多么努力学习嘛。”

自编自演，吐槽老师，那活灵活现的演技让片山不由得笑起来。

“戏剧部的房间也在这儿？”

“不，在另一栋楼。怎么了？”

“可是刚才那女孩儿……”

“哦，你说水口同学？她经常在这个走廊上排练的。”

“在走廊？”

“房间很小，可以练对白，但是无法自如活动。”

“自如活动？”

“水口同学自己也要参加演出呀。所以嘛，她要实际走动、彩排，看看在舞台上该怎样行动。”

“所以就在走廊——”

“对。虽然很窄，但也可以当作舞台来练习一番。”

“大家一起练习吗？”

“正式彩排是在讲堂里。在那之前，她一个人要把所有的角色演一遍。”

“一个人演一遍？”

“如果是短剧的话，只用三天时间，她就能把舞台提示全部背下来。”

片山很钦佩。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最怕背诵。也许她是因为喜欢才能记住，不过那也很了不起了。

“等一下。”

片山突然意识到，假如那天水口聪子也在这里排练的话，不就会看到凶手出入“怪奇俱乐部”的房间了吗？不，不管凶手有多么胆大包天，也不可能当着她的面出入那里的。

所以，那时水口聪子没排练吧？这个有必要确定一下。

“喂，你在想什么？”邦子问。

“嗯？没……没什么……”

“去窥探一下那个房间吧。我没怎么看过。”

“不行，你受了伤，而且，这里应该早就上锁了。”

“哼，好无聊。”

邦子撅起嘴巴，不死心地走到“怪奇俱乐部”的房间前面。“这不是没上锁吗？”

“没上锁？”

“是呀。你看。”

邦子打开门。“哇，里面好黑啊。”

“因为拉着窗帘吧。”

片山也探头窥看了一下。看来是拉上了幕布似的厚帘，里面确实漆黑一片。

“开灯吧。”

“嗯……”

片山战战兢兢地走进去，伸手摸索墙壁。他有恐高症，但胆小的人通常都会患上各种各样的恐惧症，所以他也不太喜欢黑暗的场所。

“找到了。”

他松了口气，按下开关——但是，灯没亮。

“好奇怪。”

邦子也走进来。当然，走廊的光线照进来，可以看到房间里的情形……突然，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邦子尖叫着跳起来。

与此同时，灯亮了。

“唉，大概接触不良吧。”片山叹息。

“接触呀……”邦子突然笑嘻嘻地朝片山凑过来，“那我们呢？”

“我们怎么了？”

“我们也是接触不良吧？”

邦子突然踮起脚亲吻片山。就在这时，房门又打开了。

“啊，你在这儿呀。”

探脸进来的是本宫校长。

“你……你好……啊，不，我在调查……”

片山慌忙把邦子推开，紧张得满脸通红。

“你在查什么？”

本宫校长好像终于明白了眼前的事态，他愤慨不已。“你居然勾引我的学生——”

“不是啦，我们已经订婚了，对吧？”

邦子用没受伤的右臂挽起片山的手臂。片山顿觉人生绝望。

4

桥本康夫打开门，从里面探出头来，竹林明微笑着朝他打招呼：“你好。”

“你来了。”

“承蒙邀请。”

“不必客套了。进来吧。”

“好的。福尔摩斯，快进去。”

福尔摩斯蹲在竹林明的脚边。

“这猫是怎么回事？”

“我一个人住嘛，觉得有些寂寞，所以决定养这只三色猫做伴。”

“保镖吗？真有意思。来，进来吧。”

屋里很安静。

“家人不在？”

“嗯，我爸回家很晚，妈妈不舒服，在姨妈家静养。”

“怎么会这样？”

“信代死了，他们很消沉。如果死的是我，他们可能会松一口气吧。”

“不要乱讲。”

“开玩笑的。我的房间在楼上，上去吧。”

家中凉飕飕的，十分冷清。竹林明和福尔摩斯一起上楼。

桥本在其中一道门前停下脚步。

“信代的房间……”他说，“还保留着原样。以后也会一直这样保持下去的。”

“真的很不幸。”

“其实她很乖，并不是那种很吵闹的女孩儿。但自从她去世以后，家里就像坟场一样安静了。”

桥本有点儿伤感地伫立了一会儿。

“这边是我的房间。”

他朝前面一道门大步走去。

“好大啊。”

这是西式房间，约有八叠大，铺着地毯，里面有书桌和床，以及镶在墙壁中的书架。所以房间中央显得格外宽敞。

“随便坐坐。我去泡咖啡。”

桥本有些慌乱地走出房间。

竹林明在地毯上伸腿而坐。

“你也坐吧。”

她笑着招呼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在房内缓步走来走去。

“我以为男孩子的房间都很脏，到处是垃圾呢。”

竹林明自言自语。

福尔摩斯在其中一个书架前驻足，然后把前爪搭在最下面一排的书本上面，把头伸进窄窄的缝隙间窥望。

“干什么呢？”

竹林明笑着说。“是不是木天蓼^[14]掉在那儿了？”

福尔摩斯回头，喵地叫了一声。

“怎么了？你找到什么了？”

竹林明懒得起身，于是就朝福尔摩斯爬过去。“在里面吗？”

那里并排摆着初中时代的旧参考书。福尔摩斯用前爪推倒了其中一

本。

“什么？你要我拿出来？”

竹林明拿下几册书。

“咦？”

有个大信封恰好被那些书挡住了。

“是什么呢……”

竹林明望了门口一下，把它拿出来，里面好像有一本薄薄的大开本书籍。

取出一看，竹林明耸耸肩，念叨了一句“好讨厌”——那是一本女性裸体写真集，也就是所谓的色情刊物。

不过，高三男生有这种书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还是放回去吧。这种东西不准看，福尔摩斯。你也是女士吧。”

福尔摩斯又叫了一声，把头伸进缝隙间闻嗅。

“不可以，福尔摩斯，不能这样偷窥别人的秘密……”

竹林明为难地说。

福尔摩斯往后退去。

“咦，那是什么？”

福尔摩斯嘴里衔着一件长方形、扁平的金属物……

“这不是……刀鞘吗？”

竹林明吓了一跳。“难道是刺伤荻野邦子的那把刀？”

走廊传来拖鞋声。竹林明连忙把刀鞘夹在裙子里面，用薄毛衣盖

住。然后把装有色情刊物的信封放回原位，再把书本摆回书架上。

房门打开了。

“请喝咖啡。”

桥本进来时，竹林明已坐回原来的位置。

“谢谢。”竹林明努力平复呼吸，不想让对方察觉到自己气息凌乱。

“这只猫看起来很聪明。”

桥本边喝咖啡边说。

“在西方，猫并不可怕吧？猫妖只是日本独有的吧。”

“但是，西方也有爱伦·坡的《黑猫》这种小说，而且在搜捕女巫的中世纪，好像也有不少猫咪惨遭迫害的记录呢。”

只要谈起这种话题，就能转移桥本的注意力了，竹林明想。

那把刀鞘是怎么回事？假如真的是凶器……

然而，为什么要把它藏在那本写真集的背后？这一点很奇怪。因为如果有人怀疑这个地方隐藏着某些秘密，在发现那本写真集之后，一定会想要搜寻更深处是否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东西吧。

“你说今天要让我看点儿好东西——是什么呀？”

“嗯，我在一年前订购的八厘米录像带《化身博士》终于寄来啦。我想和你一起看。”

“是不是约翰·巴里摩尔的《化身博士》？好棒！”竹林明真的很兴奋。

这个版本诞生于一九二〇年，那个时代的作品当然是默片。

“《化身博士》的故事，经过无声、有声电影时代，翻拍过十几次了。”

桥本说：“那我开始准备了。”

“好，我都等不及了。”

“帮我拉上窗帘好吗？我去拿放映机。”

桥本起身把咖啡杯端到一边，拿出银幕，挂在墙壁的钉子上。

“我在电视上看过斯宾塞·特雷西版本的《化身博士》。”竹林明说。

“嗯，那部也不错。不过据说一九二〇年的这部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版本。”

他们打开房间的灯，拉上窗帘。

“有四卷录像带。全部都看吗？”

“好。”竹林明说。

“关灯吧。”

房间暗下来，放映机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银幕上反射出炫目的白光。

由于是无声电影，所以配有字幕，字幕当然是英语的。不过是相当简单的英语，竹林明大致上也能看懂。

“这是主角吧。真年轻。”

主演约翰·巴里摩尔是默片时代的巨星，是皮肤白皙、五官端正的美男子。他出自明星家庭，本人自然也是气质非凡。

“男主角是美男子，当他变身成为海德时，反而更具魅力。”桥本说。

理想主义的青年医生亨利·杰基尔，由于生性严肃认真而被未婚妻的父亲取笑。未婚妻的父亲把杰基尔带去音乐厅。在那里，受到美丽舞女诱惑的杰基尔虽一时浑然忘我，但终于克制住内心的冲动，跑到外面

去了。

第一卷录像带到此结束。

“接下来是有名的变身场面。”桥本打开了手边的小灯，边换录像带边说。

他说的当然是善良的杰基尔博士服药后变身为海德的那一幕。

这部《化身博士》在惊悚电影史上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主演约翰·巴里摩尔没有使用化妆或特殊摄影效果（当时大概也没有那种先进的技术），而是单凭演技来演出变身场面。

竹林明的心怦怦直跳，她盯着银幕，心里想着那个英俊青年为什么非要变成凶恶的海德。

第二卷录像带开始了。杰基尔开始思考人的善与恶能否分离。他想到即使恶的部分被外界诱惑，善的部分也依然可以纯粹地保留下来。

然后，杰基尔制成了药物——他无法下定决心，把药物拿起又放下。这时，未来岳父的面孔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于是他终于横下心把药喝了下去。

杰基尔因剧痛而拼命挣扎。竹林明屏息盯着这个场面。

摄影机保持静止机位，捕捉到杰基尔半身的动作。既无音乐，也无特殊的摄影角度。

摄影机稍微离远，从正面拍杰基尔的痛苦。这种冷峻的拍摄手法更加提升了强烈的效果。恐怕凭当时的技术，很难从极端的角度进行摄影。可是，那幅画面却会使人全然忘掉时代的局限。

当痛苦终于平息，杰基尔——不，已经成为恶之化身的海德终于抬起头来。

他双眼睁大，笑容扭曲。那是毫无疑问的同一张脸，但却又是完全不同的人。

当然，他的容貌并没有惊人的改变。可是，竹林明却受到极大冲

击，比起其他任何丑恶的怪物，这一幕更令她觉得脊梁骨发冷。

杰基尔的脸具备了正直、善良、慈悲、知性等一切“善”的因素，但因为些许表情变化，彻底变成代表“恶”的狡诈面孔——这是最为可怕之处。

“.....太厉害了。”

竹林明情不自禁地低声感叹。

“信代她.....”

突然，桥本低语。

“什么？”

“杀死信代的家伙，平时一定有张温柔、正经的脸。不，他在刺伤信代时，一定也是一脸温柔的。”

桥本的声音颤抖。

“桥本同学——”

竹林明一直凝视桥本那张浮现在放映机白光中的面孔.....

“不是吗？”听了片山的话，竹林明很失望。

“乍一看的确很像。”

片山把竹林明带来的刀鞘摆在桌上。“可是，跟这把刀配在一起时，并不吻合。这是另一把刀的刀鞘。”

“可是，他为什么把它藏起来呢？”

晴美一边做晚饭一边说。

“也许不是藏，只是掉落在那里.....”

“真失望。”

竹林明叹息。“是吧，福尔摩斯。”

也许是因为回到了片山家，福尔摩斯十分惬意地在坐垫上蜷缩成一团。Nuit则因为“主人”回来了，客气地跑进里头的房间去了。

“福尔摩斯偶尔也有搞错的时候。对吧？”

晴美说道。“噉。”福尔摩斯好像勃然大怒似的嚎叫了一声。

“它生气了。你伤到它的自尊了吧？”片山说。

“它好像在抗议——啊，我来帮忙。”

竹林明站起身来一同端餐具。

片山注视着刀鞘，说：“慢着！”

“怎么？你不饿？”

“不是！我吃！绝对吃！”

“知道啦。别叫得那么丢脸。”

“我说的不是吃饭的事。听好，如果那把凶器是桥本的，或者是桥本知道出处。可是因为某种原因，他隐瞒了这一点。而如果有人调查他的房间，发现了那个刀鞘，自然就联想到那把凶器——可是经过查证，又会发现这是另一把刀的刀鞘！”

“我有点儿明白了。”晴美说，“这样一来，桥本的嫌疑就完全洗清了。”

“如果什么都找不到，大家会以为凶手把凶器扔掉了，或者藏在别的地方。可是一旦找到，而且知道是其他的——”

“大家就不会再怀疑桥本了。”

“心理上会有这种效果——福尔摩斯，你是不是想说这个？”

福尔摩斯不答，反而睡觉去了。这是表示肯定的意思。

“那么，果然是桥本——”竹林明说。

“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如果问起有关的事，他一定会用‘这是以前用过的刀的刀鞘，原来掉在那种地方了呀’之类的话敷衍过去。”

“桥本同学很聪明。”

竹林明说：“不过，妹妹被杀，他对凶手的憎恨可想而知。如果找到凶手，可能会动手杀了他。”

“他很爱护妹妹嘛。”

晴美望着片山，话里有话。

“真不明白。”

片山完全没察觉。“野田惠子、桥本信代、荻野邦子.....除了邦子之外，其他两个人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从那四个人嘴里问不出野田惠子的事？”

“完全不行。那个校长根本不懂人的心理。”

言下之意，好像是说自己很懂似的。“如果有人提供情况就好了。”

外面传来敲门声。晴美喊道：“哪位？”

“我叫长昭。”

那是长昭和也的声音。“关于野田惠子的事，想和片山先生谈谈。”

片山和晴美对望一眼。竹林明急忙拿起鞋子，躲进里屋。房门打开，长昭挠着头走进来.....

第三章 弗兰肯斯坦

1

为何我没有生为男儿身？

从戏剧部的房间窗口，可以望见位于上志高中旁边的健身教室。房间在二楼，越过围墙，可以俯视学员训练的场景。

一群中年妇人把丑陋的肉体塞进紧身衣或运动服内，汗流浹背，全神贯注地练习，好像在做着什么很有意义的事。

“愚蠢。”水口聪子喃喃自语。

水口聪子之所以经常在校舍走廊上排练，虽然有房间太小不能活动自如的原因，但从窗口可以看到那种不愉快的场景，也是理由之一。

讨厌的话，不看不就好了嘛。

我知道。不过，对于极端厌恶的东西，人类总会不由自主地去看。有人分析这是因为人们潜意识里希望成为那个样子，但是对聪子来说，只有单纯的反感和憎恶。

她本身十分清楚，自己厌恶女人。女人为何会如此丑陋、肥胖、衰老呢？想到这个就忍不住要从房间里冲出去。

为何我没有生为男儿身？聪子常常这样想。很久很久以前，从小学时代起她就这样想。

小学二三年级时，喜欢戏剧的堂兄带聪子去看莎士比亚的话剧。聪子每次都动也不动地出神地盯着舞台，让一起去的堂兄大为吃惊。

回到家里，聪子在家人面前，把刚才看过的印象深刻的场面，用动作和手势正确地重演一遍之后才会满足。如果特别喜欢某部话剧，她会缠着父母带她去看好几次，并且将主角的台词全部记在脑中。

可是，那种时候，聪子演的通常是“男角”——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等等。罗密欧太娘娘腔，优柔寡断，她不喜欢。她觉得朱丽叶比他勇敢得多。

然而，随着年纪渐长，在实现表演梦想的道路上，她无法回避自己的性别带来的阻碍。

无论多么努力，自己都不能演哈姆雷特或麦克白。进了初中，加入戏剧部后，得到的首个角色只是扮演一群怪叫着逃跑的女学生中的一员。

说实话，演主角的高中生连小学生都比不上，到了演出当天还记不住台词。没办法，聪子只好站在舞台的树背后帮主角念对白。

聪子觉得无聊，于是退出戏剧部，加入业余剧团，那里是真正喜欢戏剧的人聚集的地方，这让聪子兴奋不已。

可是，到哪里都是一样的。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新来的聪子，不管何种角色都比其他人演得好，于是剧团的资深女演员嫉妒她，把她赶了出去。

自此，聪子更加讨厌自己是女人这件事.....

现在，她幸福吗？大概有一半是幸福的。身为戏剧部的部长，可以包揽主演以及演出的一切事宜，所有人都认可她的卓越才华，没人反对她。

然而，不管怎么自由发挥，毕竟还是无法摆脱“女人”的局限。

明知自己的梦想是荒谬的，但聪子仍然祈望自己生为男人。

在健身教室里，胖女人们还在重复把腿举起放下、躺倒翻滚等动作。

如果想减肥的话，加入戏剧部好了，让我来训练你们。聪子微笑起来。

聪子站在房间的大穿衣镜前。镜子是便宜货，映像多少有些变形。不过用来整装倒是无所谓。

身材真难看，聪子想。瘦长而不匀称，脖子太长。相比之下，手不够大。如果手大的话，在舞台上就更引人注目了。

如果是男人的话，这些小缺陷都无关紧要。但生为女人，身体曲线或腿的长度都是大问题。你见过高大魁梧的茶花女或奥菲利娅吗？

首先，女人的外表就限制了她能演的角色。

聪子从镜子前移开视线。镜子里映出的并不是令人觉得愉悦的身影。

敲门声传来。

“请进。”聪子喊。

关谷实走了进来。

“你好。我来得太早了吧？”

“没有。辛苦你了。”聪子说。

“戏剧部的房间永远干干净净的。”

关谷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四位全都能来吗？”

“长昭请假了。明明是他提议的。他该不会病倒了吧？”

关谷笑道。

聪子的身体微微发抖。也许关谷已经察觉到了，想到这里，她顿时感到脸颊滚烫发红。聪子连忙走到窗边，继续低头俯视健身教室。

好像到了休息时间，那些妇女一边用毛巾抹汗，一边起劲地聊天。一半人就是为这个目的来上健身班的吧。

椅子咔嗒一声响，聪子宛如听见枪声似的，猛然一惊。关谷站起来了，也许会走过来和她搭讪。

聪子好不容易才压抑住激烈的心跳。究竟为何会变成这样？上台之前也从来……从来不曾如此紧张激动过。

关谷呢？他没走过来。那声音可能只是挪动一下椅子而已。是的，关谷根本没必要走到她身边温柔地和她说话。

突然，她感到关谷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聪子瑟缩一下，既冷又热的奇异感觉掠过脊背。

“你还在生气？”关谷问。

聪子沉默地摇摇头——生气？生什么气？

“太好了。”

关谷轻叹一声，露出笑脸。“我以为你从此再也不和我说话了呢。”

聪子没看他，但她随时都能想起关谷的笑脸——高二时，在打着学园祭总结会名号的派对上，牢牢吸引住聪子目光的那张笑脸。

聪子本来就认识关谷。因为同学年的关系，碰面的机会很多，也有不少交谈的机会。事实上，两个人一起当过学生干部。

所以，在那次派对之前，聪子当然也见过关谷的笑脸。然而，在那个派对的高昂气氛中，关谷的笑脸中有某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

关谷用双手抓住聪子的手臂。

“不要。”

聪子说，躲开了关谷。关谷听话地松开手，站在原地。

聪子靠着墙壁，盯着关谷。她藏在眼镜背后的双眼闪烁着黯淡、绝望的光芒。

到我这里来——到我身边来吧，快呀。

“你有喜欢的男生吗？”

关谷慢慢向聪子接近。

“没有。”

“你讨厌我？”

“不。”

“那么为什么？”

“我不是那种女人。”

聪子反抗似的说，其实她更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那是三个月前看完话剧回家的路上发生的事。关谷说有戏票，请她看。聪子有些迟疑。

她非常想看那部话剧，可是买不到票，所以基本已经放弃了。如果不是关谷，而是别人邀请的话，聪子可能也会去看的。如果关谷是邀她去看别的戏，她可能也不会去。

可是，结果聪子欣然和关谷两个人去看了那出话剧。看话剧的时候和话剧结束后，聪子几乎没意识到关谷的存在。她完全沉迷在话剧中。

回家的路上，聪子激动的心情依然没有平复。那种体验一年只有一两次。

“去公园走走吧。”

她之所以答应关谷的提议，是因为她想抓紧那种激动的感觉。

公园里到处是情侣，但聪子根本不在意。跟刚才自己在剧场中体验到的激情相比，那种东西算什么？充其量只不过是无聊、廉价的煽情游戏而已。

聪子一言不发地和关谷并肩而行，然后，走到了公园小径上树丛的暗影中。突然，聪子被关谷一把抱住，嘴唇也被他的嘴唇堵住。

当时的聪子把关谷推开，踉踉跄跄地跑了……

“你为什么讨厌男人？”

关谷停在聪子面前。

“我讨厌女人。”聪子说，“因此我讨厌自己。”

“你对任何事都想得太多了。”

关谷笑道：“轻松地享受人生不好吗？”

“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人。”

“那正是你的优点。”

“我没优点。”

意想不到的话语自然而然脱口而出。“我既不是美女，身材也不好！”

她想被赞美。没有的事！她希望他说：“你是美女哦。”

啊，为什么我要说这种傻话？就跟那些在健身教室里冒汗的笨女人一样……

“你故意用扭曲的镜子照自己。”

关谷说着，把手指贴在聪子的下颌上，轻轻抬起她的脸，把脸凑过来。聪子拼命克制住把头移开的冲动。

关谷的唇碰到她的唇，随后关谷的手臂如大蛇般紧紧缠着她的身体。胸部被压迫的感觉令她心醉神驰，就像沐浴在舞台灯光下一般，那种恍惚感，那种陶醉感，一波波从身体深处翻涌而上。

聪子的手生硬地环住关谷的后背。

这时，门外传来说话声，聪子慌忙离开关谷，冲到桌前，在椅子上坐下。

“怎么，关谷好早啊。”

明石和桥本走进来。

“长昭怎么了？”

关谷用平常的语气说。他坐在远离聪子的位子上。

“不知道。就是缺席。”

桥本耸耸肩。“有三个人就够了。是吧？”

桥本看到明石和关谷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桥本是在揶揄他们三个在他缺席的情形下答应水口聪子请求的事。

关谷苦笑一下，明石不知没听懂还是假装没听懂，他坐在椅子上说：“好了，我演什么角色？”

“首先感谢你们的合作。”

聪子说。她的内心还在激烈跳动，甚至连太阳穴都能感受到那种共鸣。但是她表面上依然保持平静。

“我不是因为喜欢才演的。”桥本说，“只是既然答应了，就不得不干了。”

“对‘怪奇俱乐部’来说，这也并非羞耻之事呀。”

聪子说。

“我知道你懂艺术，因此我觉得不妨做做看。”

桥本说。

“谢谢。”

“有些人连牵强附会的模仿和真正的表演都区分不出来，我想你是不会这样的——对了，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看到剧本呀？”

“再过些时候，还需要修改。”

“好。不过，我们对记忆力没自信哦。临时才把剧本给我们的话，台词很长可就麻烦了。”

“没问题。那一点我想过的。”

聪子已恢复平日戏剧部部长的面孔。“更重要的是，你们决定好谁演什么角色了吗？”

“我对此最关心了。”

关谷说：“可别把太怪的角色塞给我啊。”

“大致上决定了。”

桥本说。

“可以告诉我吗？”

“好的。明石，你演化身博士。”

“那是讽刺吗？”明石笑了一下，“不过，也好。”

“关谷，你是歌剧院幽灵。”

“啊？叫本帅哥演那个？”

“不愿意？”

“不……算了，真没办法。”

关谷耸耸肩。“可以把演员的名字删掉吗？”他自言自语似的补充。

“你呢？”聪子问桥本。

“我演吸血鬼，但不是克里斯多弗·李的吸血鬼，而是马科斯·夏瑞克的吸血鬼伯爵。”

“是不是《诺斯费拉图》里的那个？录像带寄到了？”

“不，还没有，不过我订购了，而且有照片可以参考。”

“上演前收到录像带就好了。”

聪子从桥本口中听说过《诺斯费拉图》的故事。那是《吸血鬼》的最初电影版，一九二二年制作的无声电影经典之一。

“那部电影为什么不用《吸血鬼》这个名字？”聪子问。

“似乎是因为导演茂瑙当时才三十三岁，太年轻，没拿到电影改编权，为了不惹上官司，他把片名和角色的名称都改了，把故事发生地从伦敦搬去不来梅。不过，结果他还是被小说的原作者布莱姆·斯托克的遗孀起诉，并输掉了官司。本来必须毁掉所有录像带，但茂瑙坚决不从。托他的福，我们现在才能看到那部片子。”

“‘诺斯费拉图’是‘吸血鬼’的意思吗？”

“也有人当作同样的意思使用，其实这个词的词意为‘不死的人’。”

“不死之身？”

“怎么说呢……也许说是‘死不了的人’更好。”

“好像明白了。”

聪子点点头。“那么，长昭君演什么呢？”

“他会演弗兰肯斯坦吧。”

明石说：“外形正好。”

“你好坏呀，说那种话。”

聪子笑道：“他会接受吗？没问题吗？”

“放心。他不敢说‘不’的。”

桥本说着又看看另外两个人。“对吧？”

“我没有异议。”

关谷说。

“我放心了。这样就可以如期上演了……”聪子摘下眼镜，用手帕边擦边说，“往后还要讨论一些细节。”

“有事就找我吧。”桥本说，“那么，我们走吧。”

他正要站起来时，外面传来敲门声。

“来了，是哪位？”聪子起身。

“警察。”

桥本等人面面相觑。聪子打开门。

“哈，你们果然在这里。”

片山看到桥本他们，叹了口气。“我问了好些人，才知道你们来这儿了。”

“你是片山先生吧？”

聪子说。

“对了，关于长昭君的事，有事转告你们几位。”

片山说。桥本等人又对望一眼。

“长昭怎么了？”

桥本问。

“他因为急性阑尾炎住院了，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那家伙也会住院？”

明石问出没义气的话。

“他叫我转告各位说他很抱歉，其他一切就拜托大家了。”

“喂，怎么办？”关谷说，“没有弗兰肯斯坦了。”

“想办法找别人吧。”

不知何故，桥本显得很着急的样子。

“走吧。”

他催促二人。

三人离开后，片山对聪子说：“我打扰你们谈话了？”

“不，已经说完了。”

“哦。其实，有点儿事想向你请教。”

片山拉过一张椅子坐下。“荻野邦子被刺伤那天，你是不是在那个‘怪奇俱乐部’的房间前面排练？”

“那天吗？嗯……”聪子想了片刻，“不，那天我改剧本，在这个房间里。”

“是吗？真遗憾。”

事情不如想象中顺利。“刚才你们提起弗兰肯斯坦，是在谈什么呀？”

“是这次的话剧。本来是由长昭君演弗兰肯斯坦的。”

“那就必须另外找人代演了。”

“是的。可是……能顺利找到人吗？那并不是大家都喜欢演的角色。”

“说的也是。”

“不过，对于真正喜欢演戏的人来说，那种角色才有意义。如果我

是男的，一定会欣然接受。”

“演弗兰肯斯坦？”

“嗯。因为那个怪物很善良，他只是不懂得控制自己的力量，总是在不经意间伤害他人，甚至杀人，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他背负着十分悲惨的命运。”

“原来如此。我只见过照片而已……”

“如果能找到可以表现出那种悲哀的人就好了。”

“那个长昭君做不到吧？”

“嗯——年纪稍大的人比较适合。能够理解那种敏感心情的成熟的人……”

聪子止住话头，目不转睛地看了片山一阵。“片山先生，你肯帮我演这个角色吗？”

片山慌忙起立。我早就猜到会搞成这种局面！真是的，这不是在开玩笑嘛！

“我……我有点儿忙……失陪了。”

他说着就去开门，结果差点儿和眼前的石津刑警撞个满怀。

“怎么？是你呀。你来干什么？”

“我在找片山先生啊。还好找到了。”

“什么事？”

“嗯，其实是……”

石津说到一半，发现聪子在场。

“去外面说好了。”

片山抓住石津的手臂。

“请等一下。”

聪子奔过来，抓住片山。

“那个，我是警察，很忙。对于你的要求……”

“这位是？”

聪子盯住的是石津。

“我是目黑警署的石津。”

他一本正经地报上名字。

“就是他！”聪子喊，“太理想了！没有人比他更适合那个角色！”

2

“这么说，那四个人全都认识野田惠子喽？”

栗原警司愁眉苦脸地说。

“那个叫长昭的学生是这样讲的。”片山说，“听说以前举行文化节时，‘怪奇俱乐部’和其他学校交流过，当时野田惠子的学校也……”

“那边也有那种低级趣味的俱乐部吗？”

“不，他们的叫作‘浪漫文学研究会’。”

“好像是传阅色情小说的组织似的。”

“课长，说那种话会被人咬的哦。”

“被女孩儿咬一口也不坏。”

栗原咧嘴一笑。他有不时地乱开玩笑的坏习惯。

“本来怪奇文学也被称作哥特式浪漫文学，代表作是安·拉德克利夫

的《奥多芙的神秘》^[15]和马修·格雷戈里·路易斯的《修道士》^[16].....”

“等等。”栗原打断他，“你是突然疯了吗？”

被这么问，正常人会回答“是”吗？片山气鼓鼓地抗议：“我才没疯呢！这是浪漫文学研究会的女学生告诉我的。”

“原来是现炒现卖呀。爱因斯坦也说过，一切知识或多或少都是从别处照搬来的。”

“真的？”

“开玩笑的。”

栗原一本正经地说：“对了，有什么线索吗？”

“那个研究会的女生都和怪奇俱乐部那四个人很熟悉。不过，没人知道后来野田惠子有没有和他们当中的某人交往。”

“或许是假装不知道吧。”栗原慢慢地说，“这才是最棘手的地方。”

“对呀。学生们都在互相包庇。桥本他们也是，他们四个说好了绝口不提认识野田惠子的事。”

“真伤脑筋。”

“牵涉学生的事件都很难办。即便同学之间感情不好，也会在面对警察时形成统一战线。”

片山想，倘若自己站在学生的立场又会如何呢？谁也不想出卖同学，把同学送到警局吧？

所以，姑且不论警察的立场，学生的那种反应说不定是很正常的。

“所以，现在需要有人积极地和学生们打成一片。哪怕延长侦查时间，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可不容易。”

“石津怎么样？”

“石津吗？他是目黑警署的……”

“我知道。”

栗原不耐烦地挥挥手。“他要演戏吧？”

“你说演弗兰肯斯坦的事？怎么想都觉得他很可怜，所以我没说。”

“刑警必须凡事忍耐。”

栗原说：“这不是好机会吗？和学生们一起彩排，有很多机会探听消息。那家伙还是一副孩子气，学生可能会消除戒心，对他敞开心扉。”

事态严重起来了。

“尽管如此，也用不着……”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以学生为对手的侦查工作很难有进展。你也找个借口混进学校去吧。若是有必要，你妹妹也进去好了，石津是她的男朋友吧？”

“啊？”

“我会和目黑警署打个招呼的。放心吧。”

说罢，栗原伸手拿起电话。

“明白了。”

石津神情悲壮、表情僵硬。“如果牺牲我一个人就可以破案的话，我万死不辞。”

“太夸张了吧？又没叫你去死。”

“说的也是……”

幸好是在咖啡馆，从刚才起，石津已经喝了七杯咖啡了。如果喝的是酒就麻烦了。

“晴美也会去为你打气哦。”

片山试图安慰他。

“不行！”石津大吼。

女服务员吓得差点儿跳起来。

“你干什么，突然大喊大叫。”

片山说：“冷静点儿。我明白你焦虑的心情……”

“你不明白的。”石津落寞地说，“假如被晴美小姐见到我那种怪物的扮相……我就不活了！”

“是吗？”

片山也很了解石津的感觉。他是个心思单纯的男人。

“那我先瞒着晴美好了。可是，怎么解释呢？彩排时，你又不能不去。”

“那个，请片山先生想点儿办法吧。这个小忙希望你能帮帮我……”

“知道，知道。总而言之，上面的命令如此。万事拜托了。”

正说着，传来晴美的声音：“你们在这儿呀。”

“你怎么来了？”

“没什么。只是和石津先生约好吃晚餐而已。”

“是吗……”

片山狠狠瞪了石津一眼。这家伙，居然瞒着我！

“你们在谈什么机密大事？”

晴美问。

“石津被委以重要任务了。”

“哦。是什么任务？”

“没……没什么大不了的。”

石津慌忙打岔：“谁都可以胜任的。真的很简单。”

“不，这件事只有你能做到。”

“片山先生，一起吃晚餐如何？我请客。”

石津边抹汗边说。晴美惊讶地在二人的脸上看来看去……

石津请客，当然不会去吃法式大餐，三个人走进一家中餐馆。

“搜查遇到瓶颈了吧？”

晴美说。

“嗯——很遗憾，是的。”

片山迟疑地说。

“有什么想法吗？”

“不……相反，我们在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作为警察真是失败啊。”

“那四个人认识野田惠子，岂不是也知道其中有人是她的男朋友了吗？”

“我可以找他们逐个询问。但是男朋友也不一定就是杀人犯呀，对不对？”

“说的也是。桥本信代这边呢？”

“动机不明，很难查下去。”

“很难想象有人恨她到要杀她的地步。”

“荻野邦子……有人以为她可能知道什么。”

“凶手一定有所误会，以为自己的事被她知道了……”

“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如果当时凶手是突然袭击她的话，手法实在太高明了。”

“那还有其他可能吗？”

“慢着。”片山沉吟，“如果凶手从一开始就准备袭击她呢？正准备下手时，刚好我们去找她。凶手只要伪装成突发事件的样子，就能蒙蔽警察的眼睛……”

“就是说，是独立的案件？”

“不能这样断言……”

“这样想也许比较合理。”

“荻野邦子也不一定像外表那样文静。”片山说。

当然，她是否文静，片山的判断多少有主观的成分。不过，现在的学生在大人面前假装优等生、给人留下乖巧的印象，是轻而易举的。

这次的事件总给人无从下手的感觉，就是因为无法掌握受害者和有关人员的真实面目。

外表认真的学生，不一定真的认真。相反，叛逆的人也可能只是装样子而已。

所以有必要深入了解。

“对呀。”

晴美同意片山的话。“荻野邦子小姐不是你的未婚妻吗？何不和她好好谈一谈？”

“别胡说，什么未婚妻！连你也受儿岛姑妈的影响了吗？”

片山沉下了脸。

石津却愉快地说：“这不是很好吗？受到那么年轻的女孩儿青睐。”

“石津，你也跟着晴美瞎起哄！关于这次的任务……”

“我知道了！不说了还不行吗？”

石津惊慌失措地挥挥手。

“你们两个究竟在搞什么鬼？”

晴美一脸狐疑。“任务，任务是什么？”

“那个嘛……没什么大不了……”

石津正支支吾吾想抵赖的时候，片山的传呼机响了。

“工作、工作！”

片山高兴地站起来。晴美赌气地睨视他的背影。

片山打电话去搜查一课。

“我是片山。”

“片山吗？你现在在哪儿？跟女人在酒店？”

是栗原找他。片山有种不祥的预感，听栗原兴奋的语气，看来是有案件发生了。

在这点上，栗原当真像猎犬一样。他一定是在电话那端一边用舌头舔着嘴唇，一边用前肢刨着地面吧。

“我正和石津他们吃饭。什么事？”

“又出现受害者了。”

“谁？”

“竹林明。她在公寓被刺伤了。”

片山咽了一口唾沫。栗原接下去说：“受了重伤，但还没死。你马上赶去现场。”

“知道……嗯……”

电话挂断了。片山放下话筒。

竹林明……这样的话——

“福尔摩斯呢？”

片山喃喃自语。

一下计程车，片山就向根本刑警那边跑去。当然，晴美和石津也一起来了。

天色已晚，附近挤满了警车和看热闹的人。

“根本先生！”

“你来啦。伤者刚刚送走了。应该能保住性命吧。”

“是吗……”

“福尔摩斯不在吗？”

晴美问。

“福尔摩斯？它在这儿？”

“嗯，在她的房间。”

“没看到。”根本摇摇头，“看来是那只猫出场的时候了。”

“什么意思？”

“房门锁着。链子锁也挂着——然而凶手连个鬼影子也见不着。”

“是密室吗？”

“你来看看吧。”

片山等人跟着根本刑警走上那幢公寓的楼梯。这是大学生专用的公寓，虽不豪华，却小巧精致。

“就是这个房间。”

房门敞开着，链子锁悬挂在门边，大概是被人用力拆下了吧。

玄关里整齐地摆着一双像是竹林明风格的黑皮鞋，鞋尖朝外并排摆放。

房间整洁干净、一尘不染，十分符合竹林明的性格。

六叠大的房间里，用布帘隔开一间小厨房。屋内有一张小桌子和两张椅子，还有书桌、梳妆台、书架，等等。

房门的正对面是窗户。窗帘拉了一半。

“奇怪。”

晴美说。

“什么事？”

“没有福尔摩斯的碟子呀。”

如果养猫的话，通常会摆放猫用的食器，把食物或牛奶倒在里面。

没有食器，意味着福尔摩斯并不住在这里。

“跑到哪儿去了呢？”

“连福尔摩斯也失踪了？怎么搞的？混蛋！”

片山嘟囔着：“根本先生，竹林明是怎样被刺伤的？”

“据发现者说，她就倒在那个电话旁边。我也没问清楚，那女孩儿都快歇斯底里了。”

“伤口在——”

“背部。偏离心脏，好像是被尖锐的物体所伤，不过可能出血并不多。”

实际上，在竹林明倒下的地方，只见到两三处血迹。

“是重伤吗？”

“我不是医生。”

根本说。受害人只是工作对象——这是根本刑警的工作哲学吧。

“我想听听发现者怎么说。”

“她大概已冷静下来了。”

被警员带来的，是一个脸色仍然苍白、好像自己才是受害者的女大学生。

“嗯，是她打电话过来的。”

“打去你的房间？”

“不，是楼下的管理员室。这里只有一楼有外线电话，每个房间的电话都会接到管理员室。”

“原来如此。你为什么会在管理员室？”

根本冷淡地问。他冷淡的作风反而能使对方冷静下来。

“管理员叔叔不在，我进去看杂志。大家都这么做。”

“你在那里接到她的电话？”

“嗯。我接听时，听到她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我是竹林明，救救我’，仅此而已，然后我再怎么喊也没回音了。”

“后来呢？”

“我猜可能出事了，于是赶到二楼，使劲敲门也没有回应。这时恰好管理员叔叔回来了，他拿锁匙打开门，可是里头挂了链子锁。没办法，只好用钳子剪断才进去。”

“那时，竹林明倒在电话旁边？”

“是的。”

“话筒保持原样？”

片山觉得奇怪。因为话筒是放回去的。如果受害人呼吸困难、濒临休克的话，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想.....是的。我记得我没碰过电话。”

“有没有发现什么古怪？”

“不知道.....”

大学女生摇摇头：“当时被吓着了.....实在想不起来了。”

“也对。总之多谢了。你可以回去啦。”

大学女生松了一口气似的走出房间。

“好了.....”根本摸摸下巴，“竹林明插手野田惠子事件，而她被刺伤了.....”

“不过，等她清醒我们就知道凶手了。”

“她也可能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根本口无遮拦地说：“问题是，凶手跑到哪儿去了？”

“门锁和链子锁……很普通的房间嘛。”

石津小心谨慎地环视室内。因为他身材高大，再怎么小心翼翼，也很有“存在感”。

“会不会有秘密通道？”

“公寓会有秘密通道？”

“不能说没有吧？”

“别胡说了。”

晴美捅捅石津：“我担心的是福尔摩斯的行踪。”

“是啊。去找找它吧。”

石津走到玄关处说。

“不要紧吗？”

“没关系的。最近我已经不会被区区猫叫声吓倒了。”

石津点点头说道。

“喵。”

福尔摩斯在他的脚边适时叫了一声。

“噉！”

石津一蹦三尺高。

“福尔摩斯！你跑到哪儿去了呀？”

晴美奔上前去。

“请问——这是你的猫吗？”

走廊上站着一个像大学生的女孩儿。

“嗯。那么，它在你那儿？”

“是的。阿明寄放在我那里的……”

“是她寄放的？”

“是的。后来就发生那件事了，好吓人……”

片山和根本面面相觑。

“你可以把当时的事告诉我吗？”

片山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川上公子。”

那女孩儿说：“当时我在房间午睡。但并没有睡熟……”

敲门声吵醒了川上公子——自己是在做梦吗？

她坐起来等了一会儿。又传来敲门声。这不是梦。

“谁呀？”

公子坐在原地喊。玄关离她并不太远。

“我是竹林明。”

“哦，怎么了？”

公子起身走向玄关。竹林明比她小几岁，但由于竹林明比较成熟，而公子略带孩子气，恰好平衡了年龄的差别。她们性情相投，有时会到

彼此的房间做客。

开门一看，竹林明抱着三色猫站在那里。

“不好意思。”竹林明说，“可以暂时把这只三色猫寄养在你这里吗？”

“好啊。你要出门吗？”

“不，有客人来。”

“这样啊。那不用寄养好几天吧？”

“两三个小时就行了。有猫在不太方便。”

三色猫轻盈地跳到地面上。

“是男朋友来了吧。”

公子故意瞪了竹林明一眼。

“也不是……”

竹林明欲言又止。公子笑了。

“算了。大家都那么干，别让管理员叔叔看见就行了。”

“那就拜托了。如果它想要吃什么，就给它牛奶好了！”

竹林明把器皿递给公子。

这是女大学生专用公寓，当然禁止男性进入。不过，由于管理员白天有其他事要忙，那段时间其实等于男性可以自由出入。

大多数的女大学生都会带男朋友回来卿卿我我。在这方面迟人一步的公子，最初也感觉很受刺激，有点儿不太开心。不过，她最近已经渐渐习惯了，在走廊上听见房内传出的某种声音也不太在意了。

可是，竹林明还是高中生，怎么连她也来这一套……

竹林明向三色猫挥挥手后就离开了，公子关门上锁。

“好了……小猫咪，她说两三个小时就接你回去。你也没男朋友吧？好无聊啊。都是单身女士，咱们聊聊天吧。”

公子跟三色猫搭话，但它走到房间角落，蜷成一团躺下睡觉去了。

“真冷淡……”

公子叹息。

“然后它就一直待到现在？”

晴美问。

“嗯。那么，这猫拜托了。”

川上公子迅速鞠个躬，走开了。

片山和晴美对望一眼。

“福尔摩斯为什么会听任她摆布？”

“好奇怪。竹林明知道福尔摩斯是来当保镖的，居然特意把它送到别人的房间去。”

“真有男生去她的房间吗？”

“即使是，也用不着赶走福尔摩斯吧！它只是一只猫嘛。”

“唉，吓死我了。”

石津出声。刚才福尔摩斯的叫声让他怕到现在。

“你看，小猫想打电话。”根本也出声了，“是不是叫猫粮外卖呀？”

福尔摩斯跳到小小的电话桌上，喵地叫了一声。

“怎么了，福尔摩斯？”

片山走过去。福尔摩斯用前爪拿起话筒（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啪的一声把话筒碰掉了。

“喂喂，你想给谁打电话呀？”片山拿起话筒贴在耳边，“咦？”

“怎么了？”

“根本听不见信号声。她是用这个打的吗？”

福尔摩斯走到房间角落，回头望着片山。

“它好像有发现。”晴美说。

“电话线在那个书架后面吧——啊！”

片山移开书本往后面一看，顿时大喊。

“怎么了？”

“电话线断了！”

根本赶过来。

“原来如此——不是断了，而是被切断的。”

很明显，电话线是被刀切断的。

“那么，打电话给管理员的……”

“是别人。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别人就听不出是谁了。”

“那也就是……凶手打的？”

晴美眉头紧皱：“不是很奇怪吗？先刺伤她，然后又求救？”

“也许凶手不想杀死她吧。”片山说，“刺伤她以后，怕她呼救，所以从别的地方打电话。”

“从哪儿？”

所有人面面相觑。也就是说，是其他房间的某个学生打的电话。

“还有，如果要求救，为什么要切断电话线？”

晴美问。

“有人刺伤了竹林明，切断电话线后逃跑了。门锁和链子锁的问题先放一边。”根本双手抱胸，“之后，又有别人看见她晕倒了，于是从自己房间打电话去管理员室，但那个人又怕扯上麻烦，于是假扮竹林明……”

“等一等。”晴美问，“那个人为什么会知道竹林明被刺伤的事？”

片山、根本、石津、晴美四个人沉默地彼此对望。

“完全搞不懂！”根本自暴自弃似的说。

3

幽灵出现。

这种话题并不稀奇，电视、杂志之类的，一年到头都在做这种骗死人不偿命的报道。

女孩子们一边尖叫一边起劲地谈论着这种事，尽管如此，她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怪力乱神，只不过是装作相信而已。

不过，如果身边人说起这种话题，听的人自然会觉得心里别扭。

“喂，阿义。”

荻野邦子叫。

“不要叫我阿义。”

片山不悦：“对着一个快三十的大男人叫‘阿义、阿义’的，像什么话！”

“哎呀，不行吗？我们可是未婚夫妻呀。”

她完全以片山的未婚妻自居。

“喂，我和你并没有——”

片山正要抗议，冷不防邦子扑过来说：“我是鬼哦！”

“你干什么？”片山慌忙仰起上身。说句没出息的话，尽管对方是高中生，但每当女性接近时，片山就会下意识地想要逃跑。

“你知道吗？”

回到原来的位子上，邦子问。

放学回家的路上，两人并肩坐在附近公园的椅子上。同校的学生陆陆续续地经过。

“再见，邦子！”

“加油哦！”

有些路过的人这样喊。加什么油？片山心里纳闷。

片山并非为见邦子而来。由于那出话剧已经开始在放学后排练，石津也哭丧着脸加入了练习，片山便以石津“监护人”的身份借机来到上志高中。

然后在校园里，他被伤势已基本复原、活蹦乱跳的邦子逮个正着，被她拉到这里来。

“知道……知道什么？”

“哪里有廉价宾馆？”

片山翻白眼时，邦子咯咯大笑，好像十分开心的样子。

我也像她这么年轻过。片山回想起遥远的青春时代——其实也并非很遥远。那时候……很不开心。被女生甩，成绩不好，做什么都被别人取

笑。为何人生如此不公平？他每天怨声载道。

跟现在比较一下……似乎也没多大变化。

“有鬼出现哦。你知道吗？”

邦子终于回到正题。

“鬼？在哪儿？”

“学校——大家都说一定是桥本信代的鬼魂回来报仇了。”

“啊——有人看到吗？”

“没有。不过呀，听说怪事接连发生呢。”

“比如？”

“比如在空房间里，花瓶掉地上摔碎了，或者玻璃窗突然裂开之类的。”

“会不会是别人的恶作剧？”

“为什么要做那种事？还有，有时还会在学校里听到嚶嚶哭泣的声音。”

“那种事我也经常听到。”

“你笑什么，都不认真听人家说。好吧，我这就告诉别人说我们去宾馆开房了。”

“慢着！”

片山慌了。因为曾被本宫校长目击二人接吻的事，片山很怕这种风言风语传到栗原课长耳中。

“刑警做出如此有伤风化的事，岂有此理！”

栗原大概会怒吼：“你给我工作到退休为止！”

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你要我怎么做？”

“我们一起去调查如何？”

邦子的双眼闪闪发亮。如果不答应的话，她又会提开房的事吧，真拿她没办法。

好吧，从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入手，一举侦破大案，这样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只不过少之又少就是了。

“好。那回学校吧。”

片山站起来。邦子也跟着站起，挽住片山的手臂。

“喂，这样子去学校不好吧。”

“那还是去酒店比较好？”

“好吧。”

片山叹息。为什么我总是被人威胁？

反正都要回学校一趟，也不知道石津那家伙排练得顺不顺利……

路上被擦肩而过的学生们指指点点地取笑着，片山满脸通红，公牛看到他的脸说不定都会朝他冲过来。

“闹鬼的事，最初是在英语视听教室发生的。”

邦子说：“这边。”

片山被她拽着，只好老实地跟着走。

那种所谓的视听教室，在片山念高中的年代还相当稀奇。教室里每张桌子都有耳机，用来学习外语。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看，那块墙壁上留下了一个四方形的白色痕迹，对吧？”

“大概挂过画吧。”

“是相框。因为老师的兴趣是摄影，他去英国时拍的照片都放大了挂在那里。他只去过一次英国，但是总挂在嘴上，真是个怪人。”

“那个相框怎么了？”

“镶在表面的玻璃碎了。”

“嗯——可能是有足球飞进来打破的，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呀。”

“不可能。事后大家都仔细查看过了，根本没有找到足球或石头之类的。”

“哦……”

片山抬头去看那个相框留下的痕迹。旁边的墙上装了一根细长的金属棒。

“那是什么？”

“是天线。”

“电视天线？”

“不是。是FM的天线。当老师讲课时，声音从衣领上佩戴的无线麦克风进入，通过那个天线送达各个座位的耳机中。”

“原来如此。那么，还是有什么东西从窗口飞进来把相框打破的吧。”

“很遗憾，窗户是关闭的。打开的只有通风用的小窗而已。”

“是吗——那一定是某种震荡……会不会是地震？”

“只有这个教室发生地震？”邦子用略带轻蔑的眼神看看片山。

“有人看到相框被打破吗？”

“没有。老师锁上门出去了。大概十分钟后，传来砰的一声巨响。老师还站在教室外面，耐心地回答学生的问题。大家被声音吓了一跳，开锁进去一看，镜框表面的玻璃已经粉碎了。”

奇妙的故事。不过，似乎与杀人事件不太相关。

“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碎掉的吧。”

片山的推理实在算不上高明。“其他还有什么东西打坏了？”

“不想说了。”邦子说。

这是好现象，片山想。只要邦子对自己失望，就不会再以未婚妻自称了——通常，男性被女生讨厌只会觉得沮丧，但片山却是例外。

“做我们这行的，对事情的看法很现实。”

片山说：“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幻想的男人。”

“是呀。”

邦子点头。“作为未婚妻的我，对于这一点很不安。”

“对吧，所以你还是应该找个更年轻、充满幻想的男人才对。”

“不。和那种人交往的时候会比较有趣，但实际生活的话又不一样了。幻想不能当饭吃。结婚对象还是像阿义这样的人好。”

片山浑身一震。

“不是跟你说不要再叫我阿义了吗？”

他急忙离开邦子，走向一排排的桌子。“这个看起来很有趣。你们用这个来听老师讲话吗？”

他拿起桌上的耳机，试着戴在头上。

“或者用来听外语录音带。”

邦子说：“你想不想听听我的爱之私语呢？”

“这是开关？有音乐听吗？”

看来他把这个当成收音机了。片山试着把音量调到最大，耳机中传来轻微的嗡嗡声。然后突然噉的一声巨响，仿佛一百只狮子在咆哮。

“啊！”

片山跳起，粗暴地把耳机扔掉。

“危险！快趴下！有妖怪！”

他一边喊一边趴倒在地。

可是——转念一想，这种地方不可能有妖怪。片山蓦地抬头，从课桌间匆匆走过来的是——

“福尔摩斯！”

片山爬起来。“是你呀？是你发出那种吓人叫声的？”

邦子扑哧一笑。

“老师的桌上有麦克风，是你把音量调到最大的……”

“这家伙，就会吓唬人！”

“阿义你呆头呆脑的样子，好可爱！好想保护你哦。”

邦子向片山一步步走来。片山已到了被人称赞可爱也不觉得开心的年纪，他连忙后退，可是夹在桌子间，没有太多后退的余地，很快就被邦子追上了。

“我的母性本能很强的，看到你这种需要保护的人就受不了。”

邦子踮起脚把嘴唇贴过来。片山企图闪到一边——却不料连人带桌

一起栽倒在地，发出轰隆隆的惊人巨响。等他好不容易爬起来时，教室的门打开了。

“出什么事了？”

来人是本宫校长。“又是你们？”

他气得吹胡子瞪眼，声音颤抖。

“你们到校长室去好好给我解释清楚！”

走进校长室后，邦子好奇地东张西望。

“啊，这就是校长室？很寒酸嘛。”

“坐下。”

本宫校长拼命摆出威严的面孔说。不过，那句话是多余的，因为片山和邦子早已双双坐下了。

“警视厅到底是怎样进行教育的？名为来查案，实为勾引女学生。真是岂有此理！”

片山也想抗议呢，这个学校是怎样教育学生的？女学生居然诱惑前来查案的刑警！

可是，这样就会变成吵架了。

“一切都是我的错。”

为什么要我道歉？心中虽不情愿，片山还是噤着嘴道歉了。

“哎呀，阿义只是在执行任务罢了。”

邦子辩护道。

“阿义？”本宫眨眨眼。

“对。为了从我这里打探情报，必须和我搞好关系嘛。所以，他才

会和我这样的小孩子在一起的——是不是，片山先生？”

不要突然改变称呼！片山点点头。“算是这样吧。”

“可是，那不是越轨了吗？”

本宫从椅子上起身，涨红着脸咄咄逼问。

“还没到越轨的地步呢。”

邦子顶嘴：“如果校长不打扰的话，我们本来进展得很顺利。”

这算是什么辩护！

“岂有此理！我要抗议到底！”

本宫校长奋勇地挥舞着拳头。这时，门打开了，校长的女秘书端茶进来。

“啊，有客人吗？”

她在校长的桌上摆了一个与主人形象完全不符的高级茶杯。

“这两个人不必了……”

本宫说着，但邦子马上打断他，说：

“请给我和阿义倒杯咖啡。”

片山打心眼里佩服现在女孩儿们的胆量。就这一点来说，她已达到警视厅的警部级别了。

女秘书离开后，本宫沉着脸说：

“今天先放你一马。”

他边说边伸手拿茶杯。

“我会把这件事记在心里的。作为一位身兼大任的人，必须有颗宽

大的心。”

如果你的心那么宽大，能不能把我家书架放不下的书装起来呀？片山想。

突然，茶杯哗啦一声碎掉了。不是裂纹慢慢扩大而破裂的那种碎法，而是一下子变成了一堆碎片。

当然，茶杯中的热茶也不可能保持原位了。依据物理学法则，它迅速在校长的桌面上扩散流泻。

“烫死我了！”

本宫跳起来。

邦子一把抓住片山的手腕，说：

“是幽灵！”

“好疼，你干什么？”

片山皱起脸。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么有力气……

不过，眼前发生的一幕确实很怪异。而且，这次是片山亲眼看到。虽然他并没有一直盯着看，但是茶杯碎裂之时，他看到了。

“啊，糟糕。”

闻风而至的女秘书冲出去拿抹布。

“我的芬泰克斯西装……”

本宫看着浇上茶水的西裤，快要哭出来了。

“是高级面料的话，拿去干洗，又会焕然一新的。”

片山安慰他。本宫的脸霍然发亮。

“说得好！芬泰克斯是英国高级布料，拿去干洗也不会变形。它的

特点是可以穿好几年。”

居然开始做起广告了。校长似乎觉得这是炫耀自己高级西装的绝好机会。

“这种料子呀——”

他正要开始说明，刚好女秘书拿着抹布和毛巾回来了，打断了他的话。

片山感到有东西在碰他的脚。

“福尔摩斯吗？你发现什么了吗？”

福尔摩斯紧跟着他们来到校长室，坐在门边打瞌睡。

“真的是幽灵哦。阿义也看到了吧？”

邦子说。

“可是，怎么可能——”

“不然你说，那个摆在桌子中央的茶杯是怎么打碎的？”

“我不知道，但……”

“瞧，果然有鬼吧。”

的确，房间里只有本宫、片山和邦子三个人，门关着，窗户也关着。只有上面的通风小窗开了一条缝而已。

秘书先用干毛巾擦拭本宫的衣服。片山看到福尔摩斯走向桌子，敏捷地一跃而上。

“喂，你干什么？”片山走过去。

福尔摩斯把前爪伸进桌面扩散的茶水里，结果弄湿了，它连忙缩回爪子，不住挥动，然后又开始小心地收集那些飞散的碎片。

“喂喂，会受伤的。你要收集这些？好，我帮你——对不起，请给我一只信封。”

片山拿来一只牛皮纸信封，小心翼翼地把碎片一块块捡起，丢进信封里。

“这么多够了吧？什么？还不够？”

福尔摩斯喵喵叫着，似乎叫他不要偷懒。

“好吧，好吧。”

为什么我要听从这“女人”的唠叨，片山悲叹不已。

这次秘书又拿来水桶，仔细地擦拭桌子。

“这样可以了，待会儿就干了。”她说。

“谢谢。你真能干。希望我们学校的女生都能像你一样。”

校长显然有所指，邦子扭过脸去吐吐舌头。

“过奖啦。”

年纪已经不小的秘书故意显出难为情的样子，她提着水桶，说声“失陪”，然后打开门。

蓦地出现在她眼前的，是双眼深陷、涂白的脸上布满可怕伤痕的弗兰肯斯坦。

秘书吓得眼珠差点儿飞出去，她低哼一声，当场晕倒在地。

水桶当然随之翻滚，里头的水洒了一地。

“怎么回事？”

那个怪物——不，石津说：“这个人是不是犯羊角风了？”

“唉，现在脸还是紧绷绷的。”

石津为了活动脸部肌肉而做出各种表情。

“不过真是让人大吃一惊，你还真有演员的潜质。”

“是吗？不过，那是因为妆化得好呀。”

“你没明白我的话吧？”

“啊？”

“没什么。”片山边开车边暗自窃笑。

从上志高中去医院的路上，石津在副驾驶座，片山的“未婚妻”邦子和福尔摩斯并排坐在后座。

片山要去医院探访竹林明。他已接到通知，也许是因为年轻，她恢复的速度出乎意料，现在已经能录口供了。

邦子则以检查手臂伤口为由，硬要跟着片山来。

“你能记住台词吗？”

片山问。

“台词？没那种东西。”

“没有台词？你不是去演戏吗？”

“对呀。”

邦子在后座嚷：“他演的是弗兰肯斯坦，只要‘啊啊呜呜’的不就行了？”

片山终于明白水口聪子起用石津的理由了。

“那么，彩排顺利吗？”

“怎么说呢。”

“真靠不住。”

“因为我一直被他们在脸上涂来抹去，还要穿上硬邦邦的奇怪戏服和不合脚的鞋子，光是这些我就被搞得晕头转向了。”

“那你做练习了吗？”

“练了。走法、脖子扭动的方法、手的举法——那个叫水口的女孩儿好严格哦，一直朝我大吼‘走得更僵硬些’‘不要胡思乱想’什么的，就像真的导演一样。”

“辛苦你了。”

单是想象已叫片山忍不住想笑，不过终于还是忍住了。“那其他三个人呢？”

“他们三个好像多少有一些台词，我没看得太仔细。”

石津用力擦脸，好像脸还在痒。“我没照镜子，我的扮相真有那么可怕吗？”

“你自己看一次就知道了。”

“可是片山先生没晕倒，应该没那么吓人吧……”

石津也开始伶牙俐齿起来了。

“很快就到医院了。”

“弗兰肯斯坦博士不在那里吧？”

石津一本正经地说：“对了，刚才校长室的幽灵作怪是怎么回事？”

片山说明情况后，石津拍拍手说：“那个一定是什么‘街头海报’现象。”

“街头海报？”

“是的。是一种神秘现象，是说在没人的房间里，东西也会到处移动、飞来飞去。”

“这跟街头海报有什么关系？”

“不好意思。”

邦子插嘴道：“你说的会不会是‘闹鬼’（poltergeist）[\[17\]](#)？”

“不是街头海报吗？”

石津吓了一跳。“听起来是那样发音的。”

“算了。”

片山说。反正石津的话十有八九靠不住。

“不过，你从哪儿听说的？”

“彩排的时候听说的。不过，我饿了。”

“别说废话！”

“对不起。好像是那个凶巴巴的导演说的。”

“那个——‘闹鬼’的事？”

“嗯。演戏时可能会用得着。”

“比如东西突然打破之类？”

“好像是要让物体浮在空中，飞来飞去。不过我是飞不起来的。”

不管使用何种念力，要让石津飞起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片山想。

“不过，这很有趣啊。学校里正好发生类似的骚动，水口聪子就马上想到那种方案。”

“真不知她是怎么想的。”

“不会是用细绳把人吊起来吧，那也太没劲了——好，我去查看。”

歌剧院幽灵、化身博士、弗兰肯斯坦，再加上“闹鬼”？真不知道那部剧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片山差点儿把车开过医院。

水口聪子独自站在舞台上，思考聚光灯的位置。

“站在这里……影子会投在门上。”

她喃喃地说着，并左右逐步移动。舞台上没有装置和背景，不过所有场面和布景都已经在她脑子里完成了。

“好，这里吧。”

她用圆珠笔在手中的剧本上做了个记号。

讲堂里一个人都没有——很多学校里，讲堂与体育馆都是合二为一的，不过这个学校不然，讲堂设计成大厅的样子，有固定的座椅。

这一点对于聪子，可以说独具优势。兼做体育馆的舞台设备有限，而且没有后台，结果只能勉强布置成非常简陋的舞台。

当然，这里也算不上完美，但她只不过是一个高中生，也不能要求太多。

“下一个场面是……”

她翻阅着剧本。

突然，讲堂的灯灭了，只留下聚光灯。观众席上一片漆黑。

“是谁？”

聪子用普通的语调问道。也许是因为天赋和后天努力的关系，她的音色十分洪亮。

“是谁关的灯？快说！”

聪子有点儿烦躁。

“是我呀。”

声音从舞台的走廊上传来。

“关谷君。”

“聚光灯很适合你啊。”

关谷的身影模模糊糊的。聪子伫立在强烈的聚光灯下。

关谷的脚步声渐渐接近。

“有事吗？”

“我是来做‘电灯泡’的。”

“啊？”

“你和舞台是情侣，对吧？”

关谷走进光轮中。

“你想说什么？”

聪子移开视线。

“一直瞪着剧本，很好玩儿吗？”

“我喜欢。”

“不过我想……你似乎在勉强自己哦。其实你被舞台以外的东西吸引着，但为了逃避而故意把自己圈在舞台上。”

“你说什么我不懂。”

聪子觉得喉头哽住。这是为什么？每次这个人在身边时就会这样。

关谷搂住聪子亲吻。一旦铺好了道路，就容易发展下去了。

“放开我！”

感觉到关谷的手缠上来时，聪子想逃，结果一时失去平衡而差点儿跌倒。关谷顺势压过来，和她一起倒在舞台上。聪子的眼镜飞了出去，灯光直刺双眼。

“不要！你……干什么？”

聪子拼命推开关谷。关谷看起来力气不大，然而他似乎深谙巧妙压制对手抵抗的诀窍。聪子一面试图躲避关谷身体的重量，一面身不由己地陷入从未经历过的感情漩涡之中，不可自拔。

一打开病房的房门，就看到竹林明在床上对他微笑。

“啊，看起来好多了。”

片山松了口气。不管怎么说，她是因为主动协助查案才被刺伤的。身为刑警，片山感觉自己也有责任。

“让大家担心了。”

她语气坚定。

福尔摩斯倏地跳到床头，喵了一声。

“哦，福尔摩斯，真对不起，把你交给别人寄养。”

“如果可以的话，想问你几个问题。”

片山把靠墙边的椅子搬来，放在床边准备坐下。

“啊，那张椅子——”

竹林明马上提醒。

但还是迟了一步。椅子的一条腿歪了，片山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四脚

朝天。

“对不起，我没早点儿提醒你。”

“不，不要紧。”

片山爬起来。“这一定是在提醒我不可大意吧。”

他笑着掏出记事本。“知道刺伤你的是谁吗？”

“不太清楚。”竹林明说。

“那么，可以从头讲讲吗？”

“我接到一个电话，听着是男人的声音，说是大学的学生课的。”

“为了什么事？”

“那幢公寓是大学生专用的。他说他接到通报说，有个高中生住进来了。”

“不是事先征得同意了吗？”

“我也这样说。然后，对方又调查了一下，问有没有居住协议。我说没有，他说没有不行，待会儿就带相关文件来。”

“真奇怪。通常应该是叫学生去，而不是大学派人来吧。”

“我也觉得很奇怪，但他说要好好看一下我居住的情形……”

“然后呢？”

“对了，他还问我有没有养宠物。我本来就算是非法入住的，如果再说我养猫的话，不知道他会说什么，于是我说没有。”

“原来如此，因此你才把福尔摩斯交给别人啊。”

“是的。如果家里摆着猫食盆之类的不就露馅了嘛，所以一起都拿给朋友了——回房后，我开始打扫。你知道，地上难免会有猫毛。”

“是啊。”

“当时我也太疏忽了，房门忘了上锁。在公寓里，不由得放松了警惕。”

“你没察觉有人进来？”

“因为.....我在用吸尘机。小型的，声音很大。当我意识到有人站在身后时，背部突然一阵剧痛，我向前扑倒在地。等爬起来时，就只听见关门声。”

“房门关起来了？”

“嗯。然后意识越来越模糊，不过我还很冷静地想到‘啊，原来我被刺伤了’，接着眼前一黑.....”

“等等，你被发现时，门上了锁，链子锁也挂着。”

“链子锁也挂着？”

竹林明瞪大眼睛。

“门可以从外面上锁。可是，链子锁怎么挂上了.....”

“凶手是从窗口出去的吧。”

“窗户也锁上了。而且，连内线电话也被细心地切断了。”

“哦。那么说，凶手又回来了一趟吧。”

“怎么回来的呢？”

总之，关于这点，即使问竹林明也问不明白。片山等于又多了一个谜团。

“如果当时福尔摩斯在的话.....”

片山试图把责任推给福尔摩斯。不知福尔摩斯是否听懂了，反正它把脸扭到了一边。

“真无情——对了，你对那个电话中的声音有印象吗？”

竹林明摇摇头。

“没印象。虽然事后想过……”

“是不是像很不自然的假声？”

“不，我想不是。就是很普通的声音。”

“普通的声音？那人的说话方式有特点吗？”

“没什么特别的。”

片山投降了。

“让你卷入这种事情，万分抱歉。以后请不要再做这种危险的事了。”

“我不要紧。”

竹林明微笑：“请等我完全复原之后再捉凶手哦。”

“这个恕难从命。”

片山笑道：“好了，如果想起什么的话，请联络我。”

“嗯。有事我会马上给你打电话的。不必担心我。”

“那怎么行。我改天再来……你有想要的东西吗？我叫晴美带来。”

“嗯……我呀……”

竹林明噤着嘴。

“啊？你说什么？”

片山问。竹林明又低声嘀咕了几句。

“我听不清楚。”

片山俯身凑近竹林明。

“我说——”

“嗯？”

冷不防，竹林明伸出双手搂住片山的头，把他用力拉过去。片山来不及躲避，与她“冲突”了。不过，只是唇与唇的“冲突”，也许应该用别的称呼才对。

恰好这时房门打开，买花回来的石津和邦子走进来。

石津眼睛瞪得溜圆，只是说了句：“啊，不好意思。”

邦子当然不肯善罢甘休。

“哎呀，你们干什么呢？”

她横眉竖目地大叫。

片山慌忙直起身子。

“没什么……我在问话……”

“离得太近了！喂！”

邦子走到竹林明面前，双手叉腰，恶狠狠地瞪着她：“你对我家阿义做了什么？”

“阿义？你说片山先生？”

竹林明愉快地说：“亲吻罢了，不至于大惊小怪吧，只是表示感谢嘛。”

“刚才那个怎么看都不是感谢的亲吻！”

“哟，你对亲吻那么清楚吗？”

“你说什么？”

邦子挽起袖子。

“喂，不要这样。”

片山连忙阻止邦子：“她受了重伤，你的手臂也带伤。”

“所以怎样？你不要插手女人的战争！”

片山束手无策。“喂，石津，你来劝阻一下呀。”

回头一看，石津正把靠墙而放的那把椅子拿过来。

“古语有云，不要轻易插手女人的吵架。”

“喂，那把椅子——”

片山说。

竹林明也发觉了。“啊，那个危险——”

“什么危险嘛！”

邦子怒气冲冲：“你想转移话题？没那么便宜！”

“这椅子怎么了？”

石津不假思索一屁股坐下——不知怎的，椅子却好端端的。

“嗯……”

片山和竹林明面面相觑。

“坐起来蛮舒服的嘛。”

石津嘿嘿一笑。“难道片山先生比我重？”

就在这时，传来一阵嘎吱嘎吱的声音，紧跟着是几秒钟不祥的沉默。突然，四只椅脚同时崩溃，就像四脚一并张开似的，椅座的部分就像电梯一般，保持水平状态直直掉下。于是，坐在上面的石津也一起掉

下去，发出惊天巨响。

看到石津抱着花束吓得眼睛直眨的滑稽样子，大家哄然大笑起来——不过，福尔摩斯例外。

我们不太清楚猫是怎样笑的，说不定它也在捧腹大笑呢。

“吓我一跳。”

石津好不容易才站起来。“要付修理费吗？”他不安地问片山。

“我不知道。总之……”

片山话没说完，房门打开，护士冲进来。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刚才这里不是发出一声巨响吗？”

“哦，是椅子坏了。本来就不太好。对不起。”

片山道歉。

微胖的年轻护士看看坏掉的椅子，在众人脸上望来望去。

“是谁坐的？”

“猫。”

石津说。

“猫？”

“嗯，那边的三色猫。”

“怎么可能？那么小的一只猫——”

“它比外表重多了。因为它一直在健身，身体非常结实。”

趁着石津随口胡诌的时候，片山早已和邦子逃出了病房。

5

下班后，晴美买了水果和杂志，去医院探望竹林明。

她接到片山的电话，叫她回家时顺路过去看看。本来，晴美对案件的热情就比对工作的热情超出百倍，当然欣然前往。

说不定凶手潜入医院去杀竹林明的时候被自己捉个正着，一想到这种场面，晴美就止不住兴奋起来。这种性格的人不去当警察，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她并非第一次到这里来。病房在三楼，要搭电梯上去。

古老的电梯行动迟缓，不比爬楼梯快多少。电梯门沉重地打开，晴美拿好水果袋向走廊走去。拐过一个弯，就可以看见竹林明的病房了。

“咦？”

晴美嘟囔了一声，停住脚步。

在竹林明的病房前，有个犹疑着不知进去还是不进去的男孩儿——不，是个高大魁梧的高中生，叫长昭的那个。

对呀，他对竹林明很着迷。

长昭因阑尾炎住院，只是暂时请假的借口。他并非想逃课，而是他把认识野田惠子的事告诉片山后，怕其他三个知道后把他当作背叛者。听到硬汉外表的长昭说出如此示弱的理由，片山无奈之下只好帮他搞到一张诊断书，让他暂时躲避风头。

虽说事先宣称只是个小手术，但现在就跑出来似乎也太快了些，晴美想。也许他听说竹林明被刺伤的消息后很担心吧。

晴美正要喊他，长昭却下定决心似的，转身走开了。难道他改变主意了？

在打开竹林明的房门前，晴美又向长昭的背影瞄了一眼。

长昭是往楼梯方向走去的，途中好像突然有人在旁边的过道上喊住他。长昭惊诧地站住。

然后他向那条过道走去，身影消失了。晴美心里有些不安。

在医院中，应该不会有危险吧。但以晴美的性格来说，她不会置之不理。她把探望竹林明的事搁后，加快脚步，走向长昭刚才走去的过道。

晴美从转角处悄悄探脸张望……那是通往其他大楼的过道，没有走廊宽敞。可是，却没有看到长昭的人影。

到哪儿去了呢？是不是去了另一座楼？晴美顺着过道向前走。

竹林明所住的大楼访客很多，但一过了通路，便突然安静下来。

某处传来说话声。

“不是的！”

是长昭的声音。晴美环视周围。

写着“紧急出口”的门附近，有个稍微凹进去的地方，似乎可以通到安全楼梯。看来声音是从那边传出的。晴美蹑手蹑脚地凑近。

门上有扇隔着铁丝网的玻璃窗，不见长昭的踪影。看样子是走到上面或下面的楼梯平台上去了。

她轻轻把门拉开一条缝，这回很清楚地听见谈话声了。

“我说不是！”

长昭说。

好像是从下面的楼梯平台传来的。晴美一点点打开那道门，侧过身体，灵巧地穿过去。

“如果是那样，为什么要撒谎请假？”

对方的声音是……晴美窥望楼下。果然是他——桥本康夫。

“那个……”

长昭语塞，沉下脸。

“我知道。你告诉警察了吧！”

长昭沉默。

桥本再问：“是不是？”

长昭耸耸肩。

“好吧，我是说了，说我们认识野田惠子。”他赌气地说，“不过——”

“果然如此。我就猜到是这么回事。”

桥本用苦涩的语调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出卖朋友。”

“等等。”

长昭反驳：“我只是说在俱乐部的交流会上认识了野田惠子，其他什么也没说。”

“那谁知道啊。”

“真的！而且……我觉得我们隐瞒认识她的事不好。警察只要一查就知道了。”

“可是他们在这之前都不知道。”

“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吧！”

长昭极力辩解：“那样反而更糟糕，所以我……”

“好吧，好吧。”

桥本打断他。“你每次都是自作主张。让竹林明入会的时候也是，答应戏剧部演出的事也是，还有这次的事也是。如果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坦白告诉我们？”

长昭最怕这样被人一条条地数落。他哑口无言，嘴巴撇成八字。

“然后每次都是我们为你的自作主张善后。你不在，弗兰肯斯坦只能让别人来演。演戏是你提议的，结果你自己开溜了，这也太自私了吧。”

“那……嗯……是我不好。”

长昭不情愿地说。

“那些都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以后怎么办？一旦你讲了出去——”

“等等，我只是说我们认识野田惠子罢了！”

“我知道。”

桥本直盯着长昭。“其他就不要再说了。”

他语气平静，却不容辩驳。

“嗯。”

高大的长昭，看起来缩小了一圈。晴美俯视着他们，心想桥本说的“其他就不要再说了”是什么意思。

正如片山所感叹的，学生之间似乎有一条不泄漏彼此秘密（即使是做了坏事）的不成文规定。回想自己的学生时代，晴美也很了解那种心情。

可是，这是杀人案，如果置之不理，可能会出现下一个牺牲者。偷听是不太光彩，但对于好奇心强的人来说，偷听别人的秘密却是很好玩的事。况且，晴美还有查案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

晴美看着两人，继续竖耳倾听。

“那个，弗兰肯斯坦……”

长昭说。

“怎么了？”

“后来由谁来演？”

“是个刑警。叫石津的那个。”

石津？晴美第一次听说，不禁大感震惊。似乎听哥哥说过石津被人拉上舞台什么的，但没想到居然是扮演弗兰肯斯坦！

想象石津扮演弗兰肯斯坦的模样，晴美差点儿笑出声来。

“我……现在回去演也可以。”

长昭战战兢兢地说。

“算了吧。而且，水口聪子非常满意那个刑警的扮相。而你应该还在住院，突然若无其事地跑出来也很奇怪。”

“是吧。”

长昭似乎松了一口气。如果他说可以回去演而桥本一口答应的话，那才会让他骑虎难下。

“你是来看她的？”

桥本问。

“你说竹林明？不……我觉得有点儿不合适，没进去。”

“别傻了。她也知道你动手术的事是胡诌的。”

“啊？为什么？”

“而且手术都会留下痕迹。夏天游泳的时候，看到你没有伤痕，不是马上就会露馅吗？”

“哦，也是。”

长昭搔搔头。

“竹林明跟那个叫片山的刑警是一伙的。”

“啊？”

长昭哑然。“怎么会……”

“是真的，没办法。”桥本冷淡地说，“所以，见见她也无所谓。只不过，既然知道了她的身份，就要管好你那张嘴。”

“她是警方的……”

长昭自言自语似的嘟囔，然后，突然恍然大悟似的问：“桥本，你来这里干什么？”

“探望她呀，还用说吗？身为‘怪奇俱乐部’的委员长，这是理所当然的吧。”

“是吗？你和她谈过了？”

“嗯，没谈什么。只是祝她早日康复而已。”

“她怎么样？”

“嗯，比想象中精神得多。”

“是吗……那就好。”

长昭点点头。“知道这个就够了，我要回去了。”

“那就一起走吧。”

晴美悄悄把头缩回来时，听见长昭说：“你的头发有点儿怪。改变发型了吗？”

“哦，这个吗？”

桥本笑了一下，然后把手伸向头部，一下把头发拿掉。

晴美惊得差点儿叫出来。桥本的头光秃秃的。

桥本好像听到有动静。

“谁在那儿？”他很紧张。

晴美打开紧急出口往前跑去。

“喂，等等！”

身后传来呱嗒呱嗒冲上楼梯的声音。晴美穿过和邻栋大楼的过道，在走廊上继续跑，到了附近的拐弯处，一名貌似很严厉的护士正站在那里。晴美慌忙止步，喘着粗气，改成慢悠悠的步行。

“跑步锻炼请到外面去！”护士说。

晴美乱跑了一会儿，竟然迷失了方向。没办法，她只好下到一楼，来到外面，再从原来的入口进入。进门时，她刚好与从里面出来的桥本不期而遇。

当然，他已戴好假发了。

“咦，是桥本君呀。”

晴美装作若无其事。“你也来看竹林明吗？”

“嗯。她是我们俱乐部的会员嘛。”

“哦。她在休息吗？”

“不，她已经醒了。”

“哦，那我去看看她——话剧彩排顺利吗？”

“我是配角，不清楚。”

“演出那天我一定会去看的。”

晴美微笑。“那么，再见。”

“失陪了。”桥本彬彬有礼地说，然后迈步。

晴美正要进去，桥本喊住她。

“对不起——”

“啊？”

“你把这个掉了。是你的吧？”

桥本拿在手里的是晴美买给竹林明的杂志。

“哎呀，是的。我都没注意。多谢。”

晴美接过杂志走进医院，再一次走向竹林明的病房，走着走着，她猛然回过神来。

难道说……这本杂志是刚才从紧急出口逃跑的途中遗失的？后来她不记得杂志是不是在包里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桥本给她设了个圈套——他可能看到了她逃跑的背影，然后看到她正向门口走来，就先把杂志藏在毛衣里，再装作是刚刚捡到的样子递给她……

我被他骗得团团转，真是高明的手段。晴美不禁摇摇头。

走进病房时，竹林明正在整理床单。

“哎呀，你不能起来呀。我来帮你弄。”

“啊，晴美小姐——对不起。我不好意思为这点儿小事叫护士。”

“伤口恶化就糟了。来，躺下——小心。”

竹林明慢慢横卧在床。晴美帮她盖上毯子。

“怕你无聊，我给你带杂志来了。还有水果……”

“谢谢你。”

“需要什么就说一声吧。”

“片山先生也这样说了。”

“咦？他来过了？”

“嗯，还有石津先生、福尔摩斯，以及片山先生的未婚妻……”

晴美有点儿不安地说：“有没有惹出乱子……”

“嗯，一点点啦。”

“果然。”

那帮家伙全到场，怎么可能不出乱子。

“我会叫他们别常来的，让你伤势恶化就不好了。”

好像他们是病菌似的。

“没有的事。你看我多精神啊。”

竹林明笑道。

“桥本君来，说了什么吗？”

晴美问。竹林明有点儿困惑的样子。

“桥本同学——他来过？”竹林明反问。

“啊？他没有来吗？”

“我没见到他呀。我一直醒着的……”

“是吗？听哥哥说他可能会来……算了，大概有事不能来了吧。”

“大家都忙嘛。还要准备演戏的事。”

“说的也是。在正式演出前，你也应该可以出院了。”

“在那之前捉到凶手就好了。”

竹林明认真地说。她一反在片山面前的活泼，此时脸上浮现出些许不安的神色。

“交给我哥绝对没问题……我是想这样说。不过，有我和福尔摩斯在，一定能把凶手捉住。”晴美坚定地说。

聊了一会儿，晴美从椅子上站起来（当然是新椅子），说：“好了，家里有三只嗷嗷待哺的家伙，我要回去喂食啦。”

“三只？”

“福尔摩斯、Nuit和我哥。”

晴美微笑着挥挥手。“我改天再来。”

“再见……”竹林明在床上目送她。

水口聪子一直站在角落看着晴美走出病房，走进电梯。直到电梯门关上后，她才现身，轻轻敲了敲门。

“请进。”

听见竹林明的声音，聪子似乎畏缩了一下，但她还是下定决心推开了门。

“水口同学，你来了。”

竹林明高兴地说。

“……抱歉，打扰你休息了……”

“怎么说这种话——来，请坐。”

竹林明有点儿担心地注视着聪子。“发生什么事了吗？”

“啊？”

聪子一惊。“没有——没事呀。”

她一口否定。她在椅子上坐下，说：“我是来找你商量剧本的事的。”

她扶扶眼镜，把已经起皱的剧本摆在床上。

“彩排如何？”

竹林明问。

“嗯，当然很顺利。”

聪子回答得太快了，让竹林明更加不安。

“发生什么事了？告诉我，你在担心什么……”

“没事，真的。只是小事而已。和演戏比起来，那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

聪子简直就像在念独白似的。竹林明拿起聪子颤抖的手。

“振作些！到底怎么了？告诉我！”

“没事，真的没事……”

聪子就像绷紧的琴弦突然断了似的，低头掩面啜泣，眼镜掉在床上。

竹林明的手轻轻搭在她的肩膀上。聪子趴在床上，压抑着声音继续哭泣……

第四章 诺斯费拉图

1

一步一步走上楼梯的影子。

尖利的长指甲，令人联想到死神的镰刀、鹰钩鼻，以及光秃秃的浑圆头颅.....

“这就是诺斯费拉图。”

操作八厘米放映机的桥本说：“你们看！那个影子的表现手法——这可是六十年前的电影啊。”

放映机的光线，风扇旋转的声音，以及某种难以形容的热气充溢整个房间。

电影史上首部吸血鬼电影《诺斯费拉图》的八厘米录像带终于寄到了，正在桥本的房间放映。

关谷和明石也出神地盯着那丝毫不显得过时的黑白画面。

“跟这部片子的吸血鬼相比，贝拉·鲁格西只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

明石说。

片中的女主角读到古代吸血鬼的书，得知消灭吸血鬼的唯一方法是主动让其吸食年轻女子纯洁的鲜血，然后把他挽留到天亮。看到城里的人接二连三地牺牲后，她决定献上自己的生命，以彻底消灭吸血鬼。

接受了邀请的吸血鬼以邪恶的姿态出现在她的卧室里。用余光瞥见他时，女主角的脸因恐惧而扭曲。然后，他的影子压在她的身上.....

吸了女主角鲜血的吸血鬼蓦然抬起脸。鸡叫了。

晨光照进室内。吸血鬼踉踉跄跄地离开床。当他走到窗前打算离去时，一道亮光贯穿他的身体。他转了一圈，身体向后仰去。

吸血鬼消失了，地面只留下一团冒着青烟的小小火焰——女主角在闻讯赶来的丈夫怀中停止了呼吸。

电影以一个长镜头结束，最后一幕是屹立在特兰西瓦尼亚^[18]的吸血鬼城堡。

出现“剧终”标志时，室内的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

打开电灯后，一时间没人开口说话。

“果然很厉害。”

关谷说：“这才叫艺术啊。”

明石点上一支烟。

“贝拉·鲁格西和克里斯托弗·李跟他一比，就像卡通片主角一样。这部《诺斯费拉图》没有照搬原来的故事吧？真是了不起的想象力。”

“结局和原著大不相同，吸血鬼最后不是被木桩钉死的。”

关谷说。

“吸血鬼是因为和女人上床而被消灭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很浪漫啊。”

“吸血鬼从来都怕美女嘛。”

关谷愉快地说。

“这样的死法，比起被人四处追逐、被木桩钉进心脏那种死法浪漫得多。”

明石很感动的样子。“这部果然是欧洲片的风格，画面的色调也总是很黯淡。”

“这样就赶得上文化节了。”

桥本说。

“不过，那个吸血鬼不容易演呀。耳朵弄尖或指甲变长都很简单，但是演员必须得剃成光头。戴头套恐怕是不行的。”

“这个不难。”

“怎么不难？”

桥本抓住头发，整个拽下来。

明石和关谷一时无语，只能愣愣地看着桥本那光秃秃的脑袋和得意扬扬的笑脸……

2

“你在那里干什么？”

水口聪子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

起初，关谷没想到她是说自己。

与弗兰肯斯坦相比，歌剧院幽灵的扮相相当轻松。而且，不像身材魁梧的石津刑警，关谷一副瘦小枯干、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当然，抱女人的力气另当别论。

现在还没轮到关谷出场，但他又必须装扮停当，在一旁等待，这让他十分疲倦。

舞台上，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布景，只摆着桌子和椅子。而关谷就坐在其中一张椅子上。

“关谷君！”

水口聪子大声喊，关谷终于抬起头来。

“嗯？什么事？”

“为什么坐在那里？那里是舞台的一部分。”

关谷困惑地站起来。

“好啦。我有点儿累，休息一下不行吗？”

“要休息的话，到舞台走廊去好了！”

“别生那么大的气嘛。”

关谷苦笑。

“这不是儿戏！请好自为之！”

聪子的声音具有不容置疑的压迫力。

关谷走向舞台的走廊时低声抱怨：“哼，真是个疯子。”

一演戏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不是儿戏？不就是一群学生瞎鼓捣吗？

关谷靠着安全出口。一盏红灯正好在他的头顶上发亮，照出他歌剧院幽灵的扮相。

由于呼吸不畅，关谷摘下面具，舒了一口气。

“那女人实在很怪异。”

他望着在舞台上满头大汗、跑来跑去的聪子喃喃自语。

也许她的确很有才干。可是，做她的恋人未免太累了。

对关谷来说，让一个表面上对异性不感兴趣的女孩儿对自己死心塌地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然而一旦到手，兴趣就立刻减半。

但是，聪子和普通女孩儿有所不同。她一站上舞台，又会变得难以接近起来。因此关谷对她还多少保留着一些兴趣.....

不过，不用着急。一旦得手，女人就跑不掉了。别看聪子现在满脑子都是话剧的事，等排练结束，她又会对我言听计从的.....

由于娃娃脸、个子矮小的缘故，关谷不会使女性产生警戒心。尽管女生中盛传他是花花公子，女朋友有好几个，但是那样反而更能引起女生的好奇心，使关谷更容易得手。

这不足为奇。比起毫无魅力的男人，女生当然认为那种受欢迎、难搞定的男人更有挑战性。

“灯光！别发呆！必须赶紧追上他——那边，风的声音！”

看着一身T恤、牛仔裤打扮，手拿剧本声嘶力竭的聪子，关谷咧嘴一笑。现在让你做你喜欢的。慢慢地，等你对我着了迷，肯定就会把戏剧抛在脑后了……

“你站那边……不，坐着好了。要有点儿紧张地坐着……挺直腰杆！从这边向那里走过去的时候发出声音……”

关谷打了个哈欠——就在这时，头顶上的红色灯泡突然爆裂。关谷条件反射地缩起脖子，双手护头。

“啊！”

他不禁大叫。碎片飞进他的衣领中，他感到阵阵刺痛。

“来人呀！快来人呀！”

关谷惨叫。

“别动……”

保健室的女医生用小镊子轻轻地把扎在关谷脖子上的玻璃碎片拔出来。

“啊——疼死了！”

“叫你别动……好了，应该已经没有了。消完毒，涂上碘酒就可以了。”

关谷叹息。

“好奇怪啊。”

片山说。他恰好在关谷引发骚动时来到学校。

“那个灯泡是突然碎掉的。混蛋！”

关谷轻轻地左右动动脖子。他光着上身坐着，因为衬衣上也粘着许多玻璃碎片。

“附近没人吗？”

“没注意。走廊一带本来就很昏暗，即使有人，可能也不会察觉……”

各处伤口消过毒、涂上碘酒后，关谷站起来。

“灯泡不可能是自然破裂的。”

关谷直接穿上运动衫。“它就像爆炸似的，砰的一声碎了。”

片山想起在校长室里本宫校长的茶杯破裂的事。那时也是这样——看来并非偶然……

回到讲堂时，彩排已告一段落，水口聪子的表情也柔和下来，正在和大家谈笑。

“啊，片山先生。”

看到片山，聪子快步走过来。“关谷君的伤势怎样？”

“没有大碍。只是受了一点儿惊吓而已。”

“我们也是。不过，好怪呀，灯泡居然粉碎了。”

“是很奇怪。对了，我们的弗兰肯斯坦演得如何？”

“太棒了。”

聪子微笑。“真的，他就像为那个角色而生似的。表情也好，动作

也好，简直就是天生的怪物！”

聪子意在夸赞石津，但片山无法确信石津听了会不会高兴。

“水口同学。”

后面传来熟悉的声音。回头一看，片山瞪大了眼——竹林明正从观众席向这边挥手。

“阿明！你已经好了？”

聪子高兴地从舞台跳下去。片山也想跟着跳，但他突然想到万一扭伤脚的话肯定会被晴美取笑，于是他改变主意，绕道从旁边的台阶走下去。

“可以出来活动了？”

片山问她。竹林明点点头。

“医生说，只要不做剧烈运动，在外边走走不要紧。伤势比想象中轻多了。”

“那就好。不过不要勉强自己呀。”

“嗯。我只是在意自己的剧本怎么样了。”

“自己的剧本？”

“嗯。”

聪子说：“其实，这出话剧是阿明的作品。”

“是你写的？”

“我和水口学姐的共同作品。”

“我写的只是细枝末节罢了。这个还是得算作阿明的作品嘛。”

“总之……我很期待看到实际上演时的样子。”

竹林明说。她的脸色有点儿苍白，除此之外，和平时并没有两样。

“咦。”

聪子抬起头来。“校长来了。”

本宫校长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哦，又见面了。”

他亲切地喊：“刑警先生，不会又有案件发生了吧？”

他好像心情不错，一会儿和片山开玩笑，一会儿不住地询问竹林明的伤势，或者夸张地赞美聪子的才华。

“我们还要继续排练。”

聪子说：“校长，正式演出时，还请您赏脸捧场。”

言下之意是你赶快走吧。

“嗯。我期待看你们的演出。”

本宫啪地拍了一下聪子的肩膀。

“校长！”

校长的秘书抱着一堆文件走来。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教工会议呀。您忘了吗？”

“糟了！”本宫搔搔头，“真是上年纪了——那么，我先走一步。”

“大家都等着呢。”

女秘书说着，拿好手中的文件，率先走向其中一个出口，打开沉重的大门。

门一开，一个光头尖耳的大怪物，瞪着眼睛，挥着长爪，站立在那里。

“啊！”

女秘书惊呼一声晕倒在地，文件被风吹得如同满天飞雪（虽然这雪片稍微大了些）。

“终于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了。”

晴美一边做晚饭一边说，她兴奋得脸上发光。

“有什么可高兴的。”

片山苦笑。谜题最终需要解答，在现实中发生的案件也必须查出真相。

“你说是不是真的闹鬼了？”

“我哪知道？你去问福尔摩斯好了。”

福尔摩斯喵了一声，仿佛在指责：“你别想偷懒。”

“不过，阿明的伤势不重，太好了。”

晴美放下心来，好像胃口也好了，她为自己盛了一大碗饭。又怕长胖又要多吃，这就是年轻的证明。

“撇开闹鬼不谈，倘若那件事的目标是袭击关谷的话……”

片山说着摇摇头：“可是，校长的茶杯也碎了。果然是有人在搞恶作剧吧？”

“调查真相不是你的工作吗？”

“嗯，也对。”

“今晚石津先生不在，怪寂寞的。”

片山瞪着她。“你真的爱上他了？”

“嘿嘿，不好说。”

晴美故弄玄虚地一笑：“对了，石津先生的弗兰肯斯坦演得如何？”

“你知道了？”

“当然啦。相爱的人心灵相通嘛。”

片山的表情很复杂，正想开口的时候，玄关传来女性的声音：“不好意思，打扰了。”

晴美走过去开门。

进来的是水口聪子。

“哦，竟然找到这里来了。”

片山请聪子进屋。“舞台布置得怎么样了？距离正式演出……”

“还有两个星期。”聪子端坐。也许因为她常在台上表演的缘故，她的坐姿十分优美，这在年轻女孩儿中很少见。

“我也很期待，到时候一定要去看。”

晴美边端出红茶边说。片山想，必须留心不让石津自杀才行。

“其实今天我是有求而来……”

听到聪子的话，片山差点儿晕倒。这回不会是叫自己演金刚吧！

“听说这里有一只绝顶聪明的猫。”

“猫？”

“嗯。我听阿明说的。这次的舞台上欠缺一个‘重点’。想必您也知道，当主人公在叙述自己内心世界的时候，舞台上空无一人，如果有一只猫在场，效果将会截然不同。”

“也就是变成对猫说话的形式了，是吧？”

晴美插嘴。

“就是这样！把独白也变成自然的对话，让观众更容易接受。”

“我懂了。”

“我想请府上的猫‘友情演出’，这才冒昧造访的。”

“是这样啊。”

片山干咳两声。“那必须问问那只猫自己的意见……”

“别瞎说！不要理我哥哥。他是个可有可无的人。”

晴美看看在里屋睡觉的福尔摩斯和Nuit。“我家有两只猫，不过，三色猫可能会比较听话。”

“我知道了。不过……以舞台效果来说，还是黑猫比较好……”

聪子站起来，走近两只猫。

“小心，黑猫可能会挠你——”

晴美刚说了一半，而聪子完全不在乎似的，把黑猫Nuit一把抱起来。

也许是从美梦中被吵醒的缘故，Nuit愤怒地挣扎。聪子放下它，转而抱起福尔摩斯，鼻尖对鼻尖地相视片刻。

“真是好猫。”

聪子放下福尔摩斯。“它好像不是普通的猫。它的眼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哦。”

“可不是嘛。”

晴美看看片山的眼睛。“比起哥哥的眼睛……”

干吗把我扯进来？片山闷闷不乐。晴美和聪子的对话继续进行。

“正式演出的三天前要举行最后一次综合彩排，到时务必请福尔摩斯小姐去一趟……”

她简直把福尔摩斯当人对待了。

“我会带它去的。”

晴美兴致勃勃地说。

“只是……在戏剧的性质上，还是黑猫的效果比较好。正式演出时，把它的毛涂黑，可以吗？”

“嗯……那要看福尔摩斯了。怎么样，福尔摩斯？”

晴美问。福尔摩斯意兴阑珊地眨了一下眼睛。

“好，没问题。它说可以了。”

“好极了。那我就安心了。”

在旁人看来，这两个人都有点儿不正常吧。片山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一般，觉得现实中的凶杀案破解无望了。

“福尔摩斯需要念台词吗？”

晴美也相当起劲。

“对了。”片山突然想起，“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如果是石津先生的片酬的话，我们的预算不太多……”

“不，那个无所谓。叫他倒贴也无妨。”

石津听了可能会晕倒。

“听说在你的剧里，会出现什么飞来飞去的？”

“.....你是说‘闹鬼’？”

“啊，是的。比如碗碟打破、腾空飞起之类的。”

“嗯，是有那种场面的。”

“也许你听说了，你们学校就发生了物品突然破裂之类的怪事。”

“除了关谷君受伤那次之外吗？我是第一次听到哦。”

聪子眨眨眼。“我是一旦开始彩排，连饭都会忘了吃的那种人。”

片山想，这话应该让石津听一听。

“其实，关于灯泡破裂使关谷君受伤的事，我怎么想也想不出原因。如果是舞台上有什么机关的话，希望你能告诉我。”

聪子一怔，她看着片山，然后笑着说：“怎么会呢？我们没有任何机关。”

“没有？”

“嗯，因为演戏和魔术不一样，没必要耍手段让美女浮在半空。我们只要做出那种效果就行了。”

“那种效果怎样制造出来？”

“就是扔出去。”

聪子干脆地说。

“扔.....用手扔出去？”

“用脚扔也行啊.....”

晴美咯咯笑起来。聪子接下去说：“就是先把舞台弄暗，然后把聚光灯集中照在主角——也就是我的身上。然后从舞台两边的走廊暗处，把碗碟朝那个地方扔过去。”

听起来很简单。可是，这样无法解开校长室的谜团。

“这不是很危险吗？”

晴美说。

“在舞台上，受点儿伤很正常的。”

“好伟大啊。”

晴美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哥哥跟你一比……”

“总之，加油吧！”

片山连忙打断她。真是坏习惯，凡事都要把哥哥贬损一番。

“那个意外把关谷君吓得半死。”

聪子微笑。

后来似乎也没有再发生怪事。但是，关谷这次只是受了轻伤，谁能保证下次没人会受重伤呢？这件事不能就此结束。

“再见，一切拜托了。”

聪子离开后，片山望着正在吃变冷的晚餐的福尔摩斯，对他说：“我觉得好像又会有事发生似的。你不这样认为吗？”

不知福尔摩斯有没有听见片山的话，它只是伸长脖子继续享用美食。

3

“辛苦大家了。”

聪子向戏剧部的伙伴们挥挥手，从舞台通道向后面的出口走去。

作品已完成了大约九成，很顺利。

话剧，光靠彩排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完美，因为彩排缺少表演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即观众。

期待观众大笑的台词，有时全无回应。相反，严肃的道白却可能引得观众哄笑，让人不知所措。观众的反应有时会扰乱演出的节奏，有时反而能激发演员的气势。这就是话剧有趣的地方。

所以，彩排无法完成的部分只能在演出当天赌一把了。与连续上演几星期的商业剧团不同，文化节时他们只有两次演出。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多少真刀实枪的演练机会，可以说形势比较严峻。

不过，如果这次演出成功的话，就会有再次上演的机会……

聪子走出讲堂，走向社团房间所在的那栋楼。校园已经暗下来，带有少许蔚蓝色的天空也迅速变成深蓝色。

校园里已无人影，校舍也只有两三个窗口亮着灯。

聪子穿着T恤和牛仔裤。舞台上到处都是尘土，只能这种打扮。

她从裤袋里掏出房间的钥匙，走进房内。开灯后，从自己的储物柜里拿出换洗衣物。

“冲个淋浴吧……”

聪子喃喃自语着，抱着衣服走出房门。那栋楼的旁边是游泳池，现在当然没有开放，但是运动部的成员常在练习后使用那里的浴室。

浴室是重新翻修的组装式建筑，整洁干净。现在里面一片漆黑，似乎没人在。聪子打开灯。

她走进更衣室，费了一番工夫才把满是汗水的T恤脱掉——流汗的感觉很舒畅，可是在彩排结束后，黏糊糊的感觉很不舒服。

所谓表演，一半是体力劳动。

她脱光衣服，把眼镜放在衣服上，小心翼翼地光脚踏在冰冷的地砖上。浴室很好，但并非总是打扫得很仔细，地面上多少有些讨厌的灰尘。

聪子急忙拧开龙头。冰冷的水倾注而下，她不由得瑟缩了一下。水流冲刷着地面，聪子不顾一切地冲进水幕之中。

在水中淋了一会儿后，那份寒冷反而激发出体内的暖意。聪子舒了一口气。

反正回家还要洗澡，不需要洗得太仔细，她用手轻轻揉搓肌肤，把皮肤表面的汗水冲掉。

“就这样吧。”

她嘟囔着关上龙头。水声突然消失，寂静笼罩着四周，她觉得水珠从自己身上滴落的声音出奇地响亮。

要赶快擦干身体……

她拉开浴室的帘子。眼睛进水了，视线很模糊，但她大致知道衣服和毛巾的位置。她伸手一摸——却什么也没摸到。

聪子揉揉眼睛，再看一遍。

衣服不见了！刚才明明是放在这儿的……

聪子慌忙环视更衣室。她虽然近视，但更衣室不大，她一眼便看清哪里都没有自己的衣服。

“奇怪……”

聪子束手无策地喃喃自语。

“找东西吗？”

门开处，关谷站在那里。

聪子慌忙冲回淋浴间，拉起塑料浴帘。

“是你偷了我的衣服！”

“只是暂时保管罢了。”

外面传来关谷的笑声。

“把我的衣服摆在那边，你给我出去！”

聪子大喊。

“怕什么？我又不是外人。”

“滚——那种事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别嘴硬了。我知道最近你忙，所以没敢打搅，不过差不多已完成了吧。待会儿陪陪我嘛。”

“不要！”

“好无情啊。我已经戴上歌剧院幽灵的面具和你合作了。你跟我合作，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关谷的声音向塑料浴帘逼近。

“不要过来！”

“那我把衣服带回家，怎么样？”

关谷的声音愉快无比。

“你要我怎样？”

“只要陪我一下就行了——我又没强迫你和我上床。”

不能相信这家伙，聪子想。可是，如果拒绝的话，他可能真会把衣服带走。他会满不在乎地做出那种事。

总之，现在必须先把衣服拿回来，其他的事之后再想好了。

“好吧。”聪子说，“我和你一起走。所以，衣服还我。我不能光着身子走出去吧！”

“好吧。你终于开始明白事理了。”

外面传来关谷把衣服抛在桌上的声音。

“你出去。”

“知道了。你快点儿。”

关谷的脚步声离去，门开了，又关上。

聪子隔着浴帘竖耳倾听——他大概出去了吧？她轻轻把浴帘拉开一条缝隙窥望，好像是走了。

聪子急忙拉开浴帘，向衣服奔过去，她拿起毛巾，迅速擦干身体。

这时门打开，关谷冲进来。

“你干什么？”

他把聪子扑倒在地上，整个人压上来。

“想逃？没那么容易——你跑不了了。”

关谷巧妙地躲开聪子的手，并钳制住。聪子拼命挣扎。

“死心吧……你明明喜欢我的……”

关谷低声轻笑。

就在这时，有个重物扑向关谷的脖颈。同时，他感到一阵剧痛窜过肩膀。

“什么东西！这家伙……”

关谷一跃而起。福尔摩斯轻巧地落在地上，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

“混蛋……”

关谷伸手摸摸脖子，手指沾到血。“是那刑警养的猫吧……畜生！”

他向前一步想用脚踹它。可是，福尔摩斯比他快得多。它往桌面一跳，接着跳到房间的屏风上，冷冷地俯视关谷。

“哼！老子记住你了！”

关谷凶相毕露，他朝趁机穿好衣服的聪子瞟了一眼，挤出一个生硬的笑容。“下次找个没干扰的地方我们再继续！”然后就飞快跑走了。

聪子无力地坐在地上，气喘吁吁。

不知何时落到地面的福尔摩斯，嘴里衔着她掉在地上的眼镜走过来。

“谢谢……”

聪子用毛巾擦擦镜片后戴上，她轻轻拍拍福尔摩斯的头。“是你救了我。你是从哪儿来的？”

福尔摩斯走向门边，回过头来，短短叫了一声，仿佛在招呼聪子跟它走。

“你要带我到哪儿去？”

聪子站起来，整好衣服，走出浴室。

外面全黑了。她模糊地看到有人从社团那栋楼走过来。

“你在那儿呀！”

“晴美小姐……你找我有事？”

“是呀。哎呀，你的头发湿了。”

晴美走近聪子，惊讶地说。

“我去冲了个澡。”

“哦，是吗？刚才我在校门那里遇到几个学生，恰好是戏剧部的人。他们告诉了我房间地点就走了。我去那里找你，只见东西不见人，

所以叫福尔摩斯去找一找.....”

聪子望了福尔摩斯一眼，想说什么，但马上又改变主意似的问：“请问——找我有什么事？”

“今晚我们要为竹林明的康复举行庆祝会，想请你一起参加。”

“啊？我可以去吗？”

聪子双眼发亮。

“当然啦。我们一起走吧。”

“好！我去房间拿一下东西。”

聪子跑开了，晴美目送她。“福尔摩斯，她的呼吸似乎有点儿凌乱。发生什么事了？”

福尔摩斯只是沉默地往前走。

“干杯！”

晴美说。

盛香槟的玻璃杯叮的一声碰在一起。

“感谢大家。”

竹林明鞠躬致意。

围桌而坐的是竹林明、聪子、晴美、石津和片山五个人。对，桌子底下，还有偷偷溜进来的福尔摩斯和Nuit。

这家酒店里的餐厅很上档次。虽然是片山自掏腰包请客，不过由于是自助餐，点再多也不需要额外的费用。

“别客气，随便吃。”

所以，片山当然可以这样说。

“你这么快就能出院，真是太好了。”

聪子说。

“伤口好像不深，外表看起来很严重，其实并无大碍。”

竹林明轻松地说。

“好像在说别人似的……以后要多小心啊。”

聪子瞪她一眼。

“是——那我也开吃了。”

“去拿食物吧。”

晴美站起来。“阿明，我帮你拿好吗？”

“不，不要紧。而且，让你知道我的‘食量’就太丢人了。”

她笑道。

“不用担心这个。”

片山指向摆满菜肴的长桌。

那里，笑容满面的石津早已在挑战如何把大量食物摆在一只盘子上了。

“我会把食物拿给你们的。”

晴美对福尔摩斯和Nuit说。

他们兴高采烈地享用美食。尽管遇到令人扫兴的杀人事件，但大家能暂时忘掉一切，一同用餐，也不失为一件好事，片山想。大家的食欲似乎也随着和乐的气氛高涨起来，不过对于石津来说，酒席气氛好坏与他的食欲基本上并没有关系。

“如果就这样解决一切多好。”

大家吃累了，休息了一会儿后，竹林明说。

“片山先生一定能破案的。”

聪子也少有地说起奉承话来。

“谁知道呢。”

晴美依然怀疑哥哥的能力。

“没问题的。”

喝了一点儿酒的石津也用力地点点头。“片山先生一定会破案的。对吧？”

“大概吧。”

当事人缺乏自信，更缺少说服力。

“你们看这样如何？”

竹林明说：“我觉得片山先生会在那出话剧上演之日破案。要不要打个赌？”

“有意思！”

聪子拍手。“来吧来吧。不过，倘若所有人都赌片山先生能破案的话，怎么办？”

“等等。”

片山苦笑。“这个有点儿问题。”

“这不挺好的嘛。”

晴美插嘴：“你们不用担心。我会赌哥哥不能破案的。”

“晴美！”

“如果不参加的话，我会以身为刑警的妹妹为耻哦——好吧，赌多少？”

“喂，赌博是犯法的！”

片山抗议。

“和杀人比，哪个严重？”

晴美反驳。

“但是……”

“你追赶杀人犯时，遇到红灯就停下吗？这跟那是一回事。”

片山觉得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他没机会发表意见。

“赌多少呢……”

竹林明歪头思考着。“一注十万日元如何？”

片山吓得差点儿跳起来。

“你别乱来！”

“我也同意。”

聪子附和。“那点儿储蓄还是有的。”

“可以接受。”

晴美从手袋里掏出记事本，飞快地记录着。

“喂，晴美，你万一……输了怎么办？”

“如果哥哥能破案的话，我出十万日元也情愿呀。”

晴美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片山无话可说。

“喂，石津，你赌哪边？”

被晴美一问，埋头苦吃的石津抬起头来。

“你们在谈什么？”

晴美说明后，石津眼睛发亮。

“可以赚到十万日元啊！”

“喂，石津你……”

片山紧握手中的刀。“你不会站在晴美那边赌我破不了案吧？”

他逼问。当然，他手里的刀是餐刀。

“啊？不……可是……我和晴美一心同体、心心相印，所以我站她那边。”

“不要趁乱胡说八道好不好！”

“哥哥，你退一边去。来，石津先生也赌十万日元，对吧？”

“是，是。”

片山无奈之下只好气呼呼地跑去拿食物。

“阿义！”

他突然被人喊住。

“姑妈！”

见到儿岛光枝，片山吓了一跳。

“我和朋友一起来的。真巧啊，在这里碰到你。”

一点儿也不巧。片山突然失去胃口，只拿了水果放在盘上。

“那女孩儿怎么样？”

“啊？哦，你说荻野邦子？不管怎么说，年纪嘛……”

“哎呀，男人不是都喜欢年轻的吗？”

“年轻也得有个限度呀。”

“你不喜欢她？”

“不是，我觉得她是个好女孩儿。”

“太好了。那么，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为什么这个姑妈如此心急？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能在吃着自助餐、手里还拿着盘子的时候决定呢？

“总之现在不能在这里决定……”

“说的也是。那我改天再给你打电话好了。”

“可是姑妈，我——”

片山正想说“我还不能做决定”时，光枝已匆匆忙忙走开了。

“混蛋！随你喜欢吧！”

“你说什么？”

有人捅捅片山的手臂。

他回头看，一个中年妇女在瞪着他。

“你还没拿完吗？”

片山这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攥着盛自助餐的公用勺子。

儿岛光枝回到位子上。跟她一起来的朋友其实就是荻野邦子的母亲。

“光枝太太，刚才和你谈话的男人是谁呀？”

“他就是给邦子介绍的那个男朋友啊。不是给你看过照片吗？”

“啊？是他呀？”

荻野悠子瞪大眼。“真是太巧了。”

“如何？我的眼光不差吧？”

“照片拍得倦容满面的，我还以为他年纪很大呢。这不是很年轻嘛，一表人才的帅小伙儿。”

荻野悠子是高度近视，必须离很近才能看清楚对方的面孔。

“你说，把邦子叫来怎么样？”

光枝压低声音。

“什么？好是好……不过来不及吧？”

“不要紧。我就是生拉硬拽也会把他留在这里的。”

“也好。不过，这里是酒店哦。万一他们谈得来，准备开房怎么办……”

“那就赶快给他们举行婚礼算了。那个阿义呀，就是过于谨慎，不从后面推一把的话，他不会有所行动的。反正早晚都要结婚的，在酒店过夜有什么关系啊？现在，这种事都司空见惯了。你不是也想让邦子早点儿结婚吗？”

“是啊。我家那个大姑子一直冷嘲热讽地说我家的姑娘没人要。所以我希望邦子能早点儿嫁人，争口气给她看。”

“那就这么定了。”

“不过，那个片山先生——是片山先生吧？他会答应吗？”

“包在我身上。他酒量不行，我会先把他灌醉的。”

可怕的阴谋正在秘密开展。当然，片山被蒙在鼓里，他不知道恐怖

的命运正等着他.....

4

“你没事吧，姑妈？”片山叹息着说。

“已经不行了.....阿义！拜托，不要回去！”

“我知道。我在这里啊。”

真是的，怎么搞的？

片山看看表。已经九点多了。

由于是自助餐，八点钟要换另外一批客人。片山等人已经吃好了——特别是石津，完全吃回了本钱——他们正要离开时，片山被儿岛光枝逮住。

“我和阿义有话要说。”

她连晴美也赶回家，然后把片山拉去酒吧。

“来，干杯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而干杯。莫名其妙的片山要了姜汁啤酒来喝，但不顾一切猛灌鸡尾酒的光枝突然觉得不舒服，片山只好把她带到酒店大堂的沙发上休息。

“对不起啊，阿义。”

“没事，我无所谓.....你没事了吧？我叫计程车送你回去。”

“不行，我一动就难受得要死。”

看着不像啊，片山默默腹诽，但他不敢说出来。

光枝痛苦地喘息道：“阿义，我要在这里休息一晚，你帮我开个房间好不好？”

“你要在这个酒店过夜？”

“是的。对不起，阿义，你陪我一起吧。”

“可是.....我有工作.....”

“你爸爸临死前总是对我说：‘光枝，义太郎是个善良的孩子，将来他一定会照顾你的。’”

“好吧好吧，我去前台问问看。”

没办法，片山只好让光枝留在沙发上，自己跑去前台。为什么我要任由女人使唤呢，而且还很少有回报.....

可不是嘛，这三年来，不知和晴美谈判了多少次，但她就是不肯给我增加零用钱。物价涨了那么多，稍微多给一点儿零用钱又怎么了？

“请问您有什么事？”

前台的负责人过来招呼他。

“有房间吗？”

片山压着一肚子火，瞪着对方说。

“请问.....是几位？”

负责人有点儿吓到了。

没办法，只好订了双人房。

“订好房间了。”

片山回来向光枝报告。“.....要不要借轮椅来？”

“不，没事。走吧。”

光枝迅速起身，大步朝电梯走去。片山无语地看着她的背影.....

“一晚多少钱？”

光枝走进房间四处打量。

“两万日元。”

“两万日元？好便宜啊！”

到底谁出这笔钱？从刚才起，片山就很在意这个问题，但又不好意思问。不过到了紧要关头，肯定还是自己掏腰包吧。一想到这里，片山的心——不，钱包就很痛……

“我洗个澡就先睡了。”

“好。”

“不好意思，阿义，你能下楼待一个小时左右再上来吗？”

“好吧。”

片山点点头。“如果觉得不舒服，就给前台打电话。我会事先叫他们通知我的。”

“谢谢你，阿义，你太细心了。”

她一叫阿义，片山就想起邦子的事，笑脸不由得微微抽搐起来。

“那我到楼下的咖啡馆去了。”

走出房间关门时，片山听见光枝自言自语：“房间要是再有一点儿情调就好了……”

姑妈不会是打算诱惑我吧？片山的脸发青。

“是的。有什么办法呢？嗯，明天我会回公寓一趟。”

给晴美打过电话后，片山在大堂里溜达了一会儿，然后走进酒店的地下咖啡馆。他坐在靠近大玻璃窗的座位上，点了咖啡。还有四十分钟，就在这里消磨时间好了。

十万日元的赌注？真是的，年轻女孩儿就喜欢这种愚蠢的游戏，而且晴美和石津已经称不上太年轻了……

“咦？”

片山喃喃自语，探出身子，扭着脖子往上看。

刚才从外面马路经过的……不是荻野邦子吗？当然，年轻女孩儿的打扮都大同小异，可能看错了吧……不过，的确很像她。

片山打个哈欠。咖啡馆里只有两三个客人，非常安静。低低回荡的音乐，微暗的灯光，营造出使人困倦的气氛。片山是个很容易受气氛影响的人。他开始打瞌睡。

头猛地垂下，片山赫然惊醒。

“唉……睡着了呀。”

片山揉揉眼睛，看看表，不禁大惊。自己竟然睡了一个小时！

姑妈已经睡了吧，回房去好了。他站起来，咖啡馆里已经没有其他客人了。

他不好意思地离开那里，往电梯走去，一路上哈欠连连。

酒店有两部电梯，其中一部正要关上门。片山瞪大了眼——在电梯门关上前，片山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是关谷。

说起来，刚才看到的女孩儿好像是邦子。奇怪，是因为他满脑子都是案件的事（这一点也很奇怪），所以才会觉得看到的每一张脸都似曾相识吗？

片山按了上行的按钮等着。他看着显示楼层的数字，刚才那部电梯也是上去的，里头好像没有其他客人……

最后，那部电梯停在十六楼——十六楼，片山的房间也在十六楼。他上衣口袋拿出房间钥匙。没错，是十六楼。

大概——不，一定是巧合。

片山有点儿在意这件事。旁边的电梯来了，他急忙钻进去。也许是因为时间太晚了吧，有个男服务员在里面操作电梯。电梯门关上，开始上升。

“去十六楼。”

片山说。

“这是直通展望台的电梯。”服务生说。

没办法，片山只好先上到展望台，再等下去的电梯。幸好电梯马上来了，这回是自动操作。电梯里没有别的客人。片山打起精神按下“16”这个按钮。

也许无须特别在意，然而，同一事件的三个相关人员都聚在同一间酒店，是巧合吗？如果不是巧合，理由何在？片山毫无头绪，正因为毫无头绪，所以心里惴惴不安。

到了十六楼，片山走出电梯，在指示板上确认房间方向后，匆匆穿过走廊。假如关谷有事找他，那么到底是为何而来？还有，他怎么会知道片山在这里？

走廊配合建筑物的形状，是和缓的弧形。片山到达能看到房间的地方时，房间的门突然打开，有人从里头冲出来——是关谷。

“喂！”

片山喊他。关谷瞪大眼睛回头看，平日那张端正柔和的脸，因怒气而涨红了。

“上当了，这个混蛋！”

关谷大吼。片山盯着他手中握住的尖刀。

关谷撒腿朝走廊狂奔。片山正要追时，突然想起儿岛姑妈。

他打开半掩的门，冲进房内。

大型落地灯倒在地上，椅子也打翻了，桌子歪倒在电视上。大概叫

了房间服务吧，三明治和咖啡撒落一地。

姑妈明明说不舒服要先睡的，这是怎么回事？叫客房服务又要多加一成的花费。不，现在不是计较这个时候.....

到处不见儿岛光枝的人影。可是，关谷为何跑来这里？然后他说“上当了”是什么意思？

“姑妈——姑妈！”

片山喊。会在衣橱吗？片山哗啦一声打开衣橱——顿时张口结舌。

里面并没有尸体，而是挂着女人的衣服。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怎么看都不是光枝的衣服。那是一条可爱的连衣裙。

“片山先生.....”

声音从背后传来，片山一惊。

“是你.....”

浴室的门打开一条缝，里面的人是荻野邦子。

“我好害怕！”

她从浴室飞扑出来，搂住片山。片山慌忙挣扎脱身，因为邦子只穿着单薄的睡袍。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是儿岛阿姨的计划，她想让我们在一起.....”

“啊？这个人真是会添乱！”

“所以，我就在这里等你。不久传来敲门声.....我以为是你，于是过去开门，结果见到关谷面目狰狞地站在那里，还拿着刀.....”

“后来呢？”

“我就冲进浴室锁住门。外面传来物品打破的声音，然后，他企图打开浴室的门，但是没打开就走了。”

“然后，刚好我就赶到了——不过，你们也太乱来了吧。”

“先别说这个，重要的是关谷他——”

“你留在这里，挂上链子锁，在我回来以前不要乱动。懂吗？”

“好。”

片山来到走廊，往关谷离开的方向奔去。可能他早跑掉了，但即使如此也要追追看。

这里是十六楼。如果不走电梯的话，只能从员工专用楼梯或外面的安全楼梯下去。

从走廊拐个弯，就能回到电梯前面。但是逃跑的人不可能优哉游哉地等电梯，所以他是从安全出口跑到外面去了……

拐个弯，片山来到安全出口前，看到一个中年妇女倒在地上。片山连忙冲上前去把她扶起来。

“我……我女儿……”

那个女人痛苦地说。

“怎么了？”

“我们正要……进这个房间的时候，有个男孩子跑来……他拿着刀。然后，他把我打倒，然后抱着我女儿从那安全出口……”

“明白了。我是刑警。你能站起来吗？”

“嗯。我没事。但我女儿——”

“请你用房间的电话通知前台，叫他们赶快派人到安全楼梯下面守着。懂吗？”

片山旋转安全出口的把手，推开那道沉重的大门。强风吹来，他脚下一晃。

一到外面，片山感到全身的血液好像都从脚下流出去了似的，简直快要晕倒了。然而，他不能一直站在这里不动。

混杂着风声，脚下传来嗒嗒的声音。那是离地十六层高、紧贴着高层建筑外侧修建的金属制安全楼梯。有恐高症的片山不敢往下看。

总之，他只能盯着自己的脚边，胆战心惊地向下走。由于各层的安全出口上面有灯照明，所以并不太暗。

不要紧。这里顶多三层楼高。才三层哦——他这样告诉自己，然后一级级地走下去。

“谁？”

突然，从下面传来声音，片山止步，他好像已经下到五六楼的地方了。在下面一道安全出口的前面，关谷左手抱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女童，右手握刀，抬头望着片山。

“是你呀。”

关谷说。他喘得很厉害。他不如长昭健硕有力，而且勉强挟持一个十岁女童，当然精疲力竭了。

“你再靠近半步，我就杀了她！”

关谷此时异常亢奋，声音也提高了。他把刀架在半昏迷的女童的喉咙上。

“好！我不动。”

片山急忙说：“不过，你逃也没用。酒店的保安在下面等着你呢。你跑不掉的。”

“住口！”

关谷喊。

“到底怎么回事？杀害野田惠子和桥本信代的是你吗？”

沉默了一会儿，关谷说：“野田惠子和我无关！”

“那么，桥本信代呢？是你让她怀孕，然后又杀了她？”

“是呀，没错。”

“她是你朋友的妹妹啊！”

“是她主动的，真的。我本来也是真心的，而她竟然.....对你这种人着了迷！”

这么说，信代的情书是真的了？或者，她是为了把关谷留在身边，故意装成被其他异性吸引的样子？

“那么，你杀她，是因为她想离开你？”

“她要打掉孩子，要我出钱。怀孕的事本来是你情我愿的。她威胁说如果不给钱就告诉她哥哥.....她当我是傻瓜啊！”

待人和气、自诩为花花公子的关谷，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而萌生了杀意。然后——大概是信代去造访片山的时候，跟踪她的关谷以为她要把自己的事告诉片山，因此刺伤信代.....

可是，信代到最后都没说出他的名字。可能是为了包庇关谷，也可能是因为她无法确信行刺她的人是关谷。

“关谷君.....”

“不要过来！”

处于绝望边缘的关谷很危险，片山想。这样下去，也会危及那个女童。

“.....你为什么来这个酒店？”

让他说话，也许能使他冷静下来，于是片山这样问他。

“我受骗了。”

“受骗是什么意思？”

“我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叫片山的刑警和她两个人在酒店里。连房间号码都告诉我了。”

“你和荻野邦子——”

“不是！我以为是她。不对，那女人说，你和水口聪子在一起！”

“水口……那么，你和她也……”

“今天，她拒绝了我。我很生气。这时，接到那个电话。而且，对手竟然也是那个叫片山的。我一气之下，打算把两个人都干掉！”

究竟是谁打电话给关谷的？而且，很明显，对方的目的是欺骗关谷。难道是想借关谷之手杀掉片山和邦子？

安全楼梯下面传来人声。

“混蛋！下面是什么人？”

“关谷君！你还年轻，住手吧！”

“过来！”

“你说什么？”

“下来呀，快！”

“放开那个女孩儿！”

“你先下来再说。快，下来吧！”

如果下去的话，他会刺死女童吧，片山想。可是，现在这情形，也容不得他说“不”。

唉，如果福尔摩斯在就好了……不过，它最近十分冷淡，就算来

了，说不定也会袖手旁观的。

“快点儿！”关谷的声音歇斯底里地提高。他靠在安全出口的门上，灯光下，他脸上的汗珠在发光。他说不定真会一冲动杀了女童。

片山慢慢走下去。下面传来冲上来的脚步声。

“不要过来！”

关谷喊。

“停在那里！”

片山也喊。“我是刑警。你们在那边等我命令！”

穿制服的保安在两层楼下的楼梯平台止步。片山来到关谷所在的地方。他会放开女童，然后刺向片山吧——他能躲开吗？

片山感觉到汗水沿着太阳穴滴落。

“好……我现在放了她……”关谷手中贴紧女童喉咙的刀慢慢移向一边。

就在那一刻，关谷头顶上照亮“安全出口”的灯突然爆裂了，和在讲堂时的那次意外一模一样。

碎片洒落而下，关谷抱头踉跄躲避。已经失去知觉的女童倒向地面。片山扶住女童的身体。

“危险！”

片山大喊。关谷摇摇晃晃地走向楼梯扶手。“会掉下去的！喂——”

关谷的身影越过栏杆，转眼就消失了。

片山把女童抱起来，大声喊：“快来人！然后派人到下面去！”

片山把女童交到保安手里，冲下楼梯，往关谷摔落的树丛奔去。

“好像还有气息。”

另一个保安说。

“叫救护车！”片山喊道，他俯下身鼓励关谷，“振作些！没事的！这里的泥土很柔软。你会得救的。”

实际上，关谷已经不行了。

惨白的灯光下，面色灰白的关谷嘴唇翕动。

“啊？你说什么？”

片山把耳朵凑过去，但仍然无法听清。关谷的左手微动，他在柔软的泥土上，用食指缓慢地写了一个“Y”字。

“‘Y’？‘Y’是什么意思？”片山大喊，而关谷已经没有回答的力气了。

“救护车到了。”

保安跑过来。可是，关谷已经去了一个连救护车也赶不上的地方了……

“一桩案件告破。”

栗原警司啜着茶，慢条斯理地说。

“难说啊。”片山摇摇头，“关谷确实承认了刺伤桥本信代的事，但野田惠子、荻野邦子和竹林明的事件，不知道是否和他有关……而且他不承认与野田惠子的案件有所牵涉……”

“谁知道啊，凶手都是这样的。一次只肯承认一项罪行。”

这一点片山也明白。不过，以当时的气氛，如果关谷和其他案件也有关的话，他应该不会否认才对。

“还有，野田惠子也是怀孕后被杀的，两件案子不是很相似吗？”

栗原说：“总之，疑凶已死，把关谷这条线索理一遍。如果出现矛盾点，再考虑其他可能性。”

“好的。”

片山说。

“就是这么回事。”

片山吃过饭，躺在榻榻米上。

“桥本君也够可怜的，自己的好朋友杀了自己的亲妹妹。”

晴美一边收拾一边说。“而且，那出话剧，等于少了一个演员。”

“是啊……他们还要演出吗？”

“好像要。不然的话，整个学校都会一直萎靡不振的。他们希望借助文化节恢复原有的活力，让过去的事件就过去吧。”

“过去？明明什么都没搞清楚呢。”

片山咋舌。“即使全部事件是关谷干的，他的动机何在？刺伤竹林明后，他是怎样跑掉的？向关谷告密说我和水口聪子在酒店的是谁？还有——对了，当时安全出口的灯为何会突然破裂？关谷临死之际写下的大写‘Y’是什么意思？”

“大写‘Y’呀……会不会是凶手名字的首字母？不过，他自己就是凶手嘛，好奇怪。他想说什么呢？”

“不知道。单凭一个大写‘Y’……”

片山叹息。“喂！福尔摩斯，你也随便说点儿什么好不好？”

他对蜷缩在房间角落的福尔摩斯喊。

福尔摩斯忽地站起来，走向厨房，用爪子碰碰垃圾桶，喵了一声。

“怎么了？垃圾怎么了？”

晴美走过去。“没什么东西呀。空袋子、报纸里的小广告、纸巾空盒、茶杯碎片，还有巧克力包装纸……”

“喂！”

片山站起来。“你说茶杯碎片？”

“对呀。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碎片装在信封里，信封放在衣柜里。”

“糟糕！我都忘了，是那校长的茶杯！”

片山慌忙把茶杯碎片从垃圾桶里掏出来。

“你呀，证物要好好保管啊。”

“一时粗心大意罢了——这东西怎么办啊？”

片山把茶杯碎片全部倒在收拾干净的桌上。晴美注视了片刻，说：“试着组合起来看看吧！”

“组合起来？开玩笑吧？”

福尔摩斯喵地大叫一声。

“连你也赞同吗？好吧，好吧。”

“我去拿万能胶来。大家一起好好干吧！”

晴美双眼发亮。片山打心眼里觉得，我真应该和妹妹对调工作。

“先从底部粘起吧。来，这片和这片放在一起……”

晴美开始干了，片山无奈也只好陪她做。中途偶尔喝杯咖啡休息一会儿，不知不觉两个人做到了天亮，粘好的茶杯除了有点儿歪之外，可以说几乎恢复原形了。

“奇怪。”晴美说，“明明没有缝隙了呀……”

片山困得睁不开眼，但他也察觉到事情古怪。桌子上，多出一块相当大的碎片。

“多余的碎片啊……福尔摩斯，我想这是解谜的关键哦。你觉得呢？”

晴美说。

福尔摩斯坐在桌子一端，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晴美笑笑：“福尔摩斯，在那里睡觉会掉下去哦。”

话音未落，就听到咕咚一声，睡着的片山从椅子上栽了下去。

5

序幕

（幕启了。舞台很暗。左边的门打开，一个貌似房产中介的男人拿着手电筒走进来。）

男人：请进。

（一个中年人，即教授，从同一道门进来。大衣、手杖、软帽——无懈可击的绅士打扮。）

教授：果然很多灰尘啊。

男人：是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这房子已空置十几年了。材料倒是很坚固（手电筒的光在屋内扫来扫去）。不过，确实有点儿阴森森的。

教授：（皱起眉头挥挥手）蜘蛛网！我最受不了这个！

男人：（不安地）嗯……撇开生意不谈，我不太推荐这里。您应该找一间更时尚的住宅……

教授：为什么？我要找的是旧房子。这间古色古香的，相当不错。

男人：是啊……

教授：（绊到什么似的）哎哟！

男人：不要紧吧？

教授：旧椅子而已——你怎么吓成这样？

男人：不，没什么……（掏出手帕擦汗）

教授：（走到舞台中央）你来照照这边。

（陈旧的壁炉浮现在手电筒光线中。）

教授：我喜欢这个！这不是真正的壁炉吗？有了壁炉才像个家啊。

男人：是啊……

教授：（慢慢环视四周）就租这里吧。我决定了。

男人：嗯……真的可以吗？

教授：你这个人很奇怪啊。明明是房地产中介，你不想把这里租出去吗？哦，你是担心改建或装修费？你大可放心，我会全部负责的。

男人：不，我不是担心那个。

教授：那是为何？

男人：（迟疑片刻之后）还是告诉您吧，我是怕万一出什么事……

教授：万一出事？

男人：是的。这间房子……据说有幽灵出没。

教授：（大笑）是因为这事呀！老房子多少都流传着这种故事。

男人：不！实际上，这里真的死过人。前任租户的太太自杀了，那位太太才十八岁，而且美丽动人……

教授：是十七岁。

男人：（吓了一跳）那么，您知道？

教授：当然了。不过，我是个教授，不会惧怕那种灵异传说的。

男人：如果是传说就好了……据说那个自杀的年轻太太的鬼魂现在还在这里飘荡。

教授：美人的鬼魂，见见也无妨。走，我们去事务所签约吧。

（教授和男人推开左边的门。）

男人：好的。请走这边。（从门出去）

（教授正要出去时，又回过头来。风声妙曼，如泣如诉……）

教授：死人之家？正是我想要的。

（教授走了出去。门关上，舞台再度变成漆黑一片。风声逐渐变大。）



片山坐在观众席的角落看看舞台，心想这个序幕真是意味深长啊。

一开始，当“教授”出场时，观众席的学生们哄然沸腾起来，因为“教授”的装扮和本宫校长一模一样。

聪子一定是故意这样做的。如果本宫校长也在看的话，肯定啼笑皆非。

文化节开幕日终于到来了。自酒店事件之后，案情侦破工作毫无进展。关谷就是凶手，大家都松了口气，劝片山不要再继续查了。

片山也很明白大家的心情。可是，如果另有真凶，就必须查明，无论那背后隐藏着怎样悲惨的真相。

“晴美跑到哪儿去了？”

片山喃喃自语。本来一起来的，可现在连个人影都找不到。好不

易才拿到相邻座位的票……

黑暗中，有人在他旁边的位置坐下。

“晴美，你上哪儿去了？”

他问。

“阿义！”

片山一震。荻野邦子嘿嘿一笑。

“你……在干什么？”

“哟，怎么了？这个座位空着嘛。”

“可是，这里是我妹妹的——”

“还有别的空位呀。”

邦子紧紧抓住片山的手腕。

“我绝不会走的。”

她宣布。

片山叹息不已。

此时，落下的幕布再次升起。

☆

第一幕

（幕启时，舞台仍然一片黑暗。左边的门打开，传来教授的说话声。）

教授：好，我来开灯。

（舞台明亮起来。宽敞的英国式客厅。除左边外，右边深处也有

门。中央正面有壁炉。墙上有书架，营造出书香气息。还有一张圆桌，圆桌周围摆放着沙发。）

教授：（走进几步）来，进来吧。

（景子战战兢兢地走进来。她好像一直凝视着虚无的空间。）

景子：好漂亮的房间！

教授：你知道？

景子：嗯。虽然眼睛看不到，但凭气氛可以感觉出来。真的……好漂亮。

（不知何故，景子的语调有几分勉强。）

教授：来，沙发在这儿。

景子：啊，等一下。（她开门出去，很快又提着装猫的笼子进来，她把笼子摆在地上，打开笼门。）来，“烟囱”，出来吧。

（黑猫慢吞吞、小心谨慎地从笼子里走出来。）

☆

“是福尔摩斯。”

片山喃喃自语。

舞台布景相当气派，完全想象不到这是学生话剧。女主角景子，当然就是水口聪子。

突然，邦子低声说：“烟囱！”她用力抓住片山的手。

“好疼！你怎么了？”

“那只猫叫‘烟囱’……我想起来了，那是野田惠子养的黑猫的名字哦。”

“真的？”片山反问。

“嗯，它的英文名‘Chimney’不是‘烟囱’的意思吗？我当时觉得名字很有趣，所以记住了。”

片山的视线回到舞台上。福尔摩斯——不，黑猫“烟囱”，躺在其中一张沙发上。

☆

教授：（边穿大衣边说）我明天不能来，后天会想办法来一趟。

景子：好的——老师。

教授：什么事？

景子：（抱紧教授）我相信老师。明知老师有太太，我也心甘情愿跟着您。为了老师，我把父母、家庭……一切都抛弃了。您不要遗弃我啊！

教授：（笑了）不要担心。虽然我有家室，但我爱的只有你一个。

景子：我相信您，老师。

教授：景子……你要早点儿适应这个房子，不然会很很不方便的。

景子：不会的！（她故作开朗地转了一个圈。）我从来不曾如此幸福过。真的。

教授：那就好，你累了吧。好好休息。

景子：好的，老师，您也要保重。

教授：（有点儿不安）保重什么？

景子：没什么，只是说说罢了。

教授：那我走了……

（教授在景子的额头吻了一下，从左边的门走了出去。在关上的门前面，景子伫立不动。从外面传来车门关闭声，然后是引擎发动声。车声渐远。景子神情一变，脸上写满不安。她穿过房间，悄然坐在沙发上。）

景子：（抚摸着黑猫）“烟囱”，你要永远留在我身边呀。

（“烟囱”叫了。）

☆

“真是高明。”

片山自言自语。

写剧本的是竹林明。竹林明知道野田惠子的黑猫的名字。可是，她曾经肯定地告诉片山说她不知道它的名字，为什么？为什么她要撒谎？

☆

景子：虽然对不起老师的一片苦心，但是这个房子真的很吓人。你没感觉到吗？我一踏入这里，全身都起鸡皮疙瘩。这是个被诅咒的地方——别笑，真有这种感觉，仿佛空气中充满厌恶和敌意似的。

（景子站起来，摸索着在屋内走来走去。来到壁炉前，她伸手轻碰壁炉的红砖，立刻畏怯地倒抽一口凉气。）

景子：如此冰冷——难道这是壁炉？简直像冰一样。连火焰也无法化解的冰冷，一直冷到骨髓里。

（景子回到沙发上，深深叹息。）

景子：虽然是老师好不容易找到的房子，但这里实在让人心中不安——可是，必须暂时忍耐一下。

（风声渐大。景子胆怯地抱着黑猫。）

景子：那是什么声音？风声？或者是……简直就像女人的哭声一样……

（舞台外面传来敲门声。景子吓得差点儿跳起来。）

景子：吓死我了——有客人来了吗？这样下去，我早晚会惊吓而死的。（再次传来敲门声）来啦！请稍等。

（景子从左边的门走出去。不久，她和一个看上去很好奇的中年主妇进来。）

景子：请进。

主妇：打扰了。你还在忙着吧。（打量室内）这里变得又整洁又漂亮。

景子：我去泡茶。

主妇：不，不用张罗了。大家都是邻居嘛。

景子：请多多指教。

主妇：装修成这样很不容易吧。花了多少钱呀？

景子：不知道……全部都是我先生安排的。

主妇：是吗？真了不起啊。（环顾室内）你先生是做哪一行的？

景子：啊？哦——他是老师。

主妇：是老师呀，难怪这里有那么多书。

景子：你认识以前住在这里的人吗？

主妇：不认识。因为这里已经空置十年了。

景子：空置那么久了？

主妇：你不知道吗？房产中介什么都没说吗？

景子：这里发生过什么事吗？请告诉我。

主妇：好吧……不过，我怕你知道得太多会害怕……

景子：不用担心，请告诉我吧。连自己住的房子的往事都不知道，心里很不安宁。

主妇：（屈服于景子不懈的追问）那好吧……其实呀，这房子有很多……东西……出没。

景子：东西？

主妇：就是幽灵。

（景子愣了一阵，然后笑了，是那种神经质的笑容。）

主妇：这可不是笑话啊！最后住在这里的太太是自杀死的，据说是精神分裂。

景子：精神分裂……

主妇：对。听说每晚都有恐怖的事发生。她先生经常出差，很少回家。然后，太太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但他只说她是因为有了身孕的关系，所以常做怪梦之类的，并没有理会她。

景子：她怀孕了？

（景子下意识地捂住腹部。主妇发觉了。）

主妇：你也有了？

景子：不，不是……那位太太是在哪儿自杀的？

主妇：听说是这个房间。那边不是有个壁炉吗？

景子：那个壁炉？

主妇：传闻说，她把头伸进那里边，用捅火棒的尖端刺进喉咙而死……你没事吧？

（景子仿佛要晕倒似的快要站不稳了。主妇伸手扶她，她逐渐恢复

平静。)

景子：不要紧，只是搬家让我很疲倦……

主妇：是呀。我也叨扰太久了，不好意思。那么，如果有事的话，随时招呼一声好了。

(她站起来，景子从左边的门送她出去。她回来时关上门。)

景子：好可怕！这房子弥漫着沉重的、令人窒息的空气——不是我的空想或心理作用啊！（她走向沙发）必须告诉老师……老师一定什么都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他不可能叫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她用手轻轻贴住腹部）我们的宝宝就要出世了，绝对不能住在这种房子里。

(“烟囱”从沙发上跳下，在景子脚边磨蹭。)

景子：啊，抱歉，忘了给你倒牛奶了。

(景子从右边的门出去，很快又拿着器皿和牛奶瓶回来。)

景子：来，现在给你倒了。（她把器皿摆在地上，倒入牛奶。）——这样就行了。喝吧。

(“烟囱”开始舔牛奶。景子拿着牛奶瓶走向右边的门时，突然，牛奶瓶啪的一声碎了。景子惊呼，呆立在当场。帷幕迅速落下。)

☆

“你看那个！”

片山呆呆地盯着舞台。

“你说牛奶瓶？”

邦子问。

“对。看到了吧？她什么也没做——”

“很遗憾。那是水口同学用手捏碎的。”

“可是牛奶瓶——”

“从一开始就在瓶子上弄出一点儿裂缝，然后用手捏碎它。我听说是这样的。”

“是这样啊。”

片山失望地叹息。

“不过，水口同学很了不起吧？”

“嗯，确实很厉害。虽然我不太懂话剧。”

“那你懂什么？”

一针见血的问题。片山不答。邦子又问：“喂，阿义，上次如果没发生关谷那件事的话，你会和我过夜吗？”

“不知道。”

片山摇摇头。

“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

邦子有点儿失望。

☆

第二幕

（帷幕升起。与上次一样的房间。晚上，壁炉里生着火。景子坐在沙发上，手指在盲文书上摸索。“烟囱”蹲在她的脚边。）

景子：（突然烦躁地摔掉书）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她叫着站起来，立刻又后悔地重新坐好。桌上摆着水果盘、茶杯、碟子等，还有其他盛菜的空餐具。）

景子：对不起，“烟囱”，吓到你了。可是，我有时真想呐喊一下，

我实在受不了了。

（景子摸索着抱起“烟囱”，放在腿上爱抚。）

景子：搬来一个礼拜了，老师一次也没来过。我知道他工作很忙……“烟囱”啊，像我这样眼睛看不见的人，凭声音却能了解一切哦。老师在电话里说“今晚我在学校加班”时，我听见背后有嘈杂的人声……那根本不是从学校打来的。而且，如果是从学校打来的，我一听声音就知道了——老师为什么要对我说谎呢？

（景子叹息着起身。）

景子：闷闷不乐也不是办法。我们吃饭吧。

（时钟响了。一、二……景子侧耳倾听，并在心里默数。）

景子：啊，十二点啦！已经半夜了。赶快吃了东西去睡吧。

（景子把Chimney放回沙发，朝桌子走去。突然，灯光闪烁着熄灭，房间暗下来。聚光灯集中照着景子。壁炉中红色的火苗在舞台上隐约浮现。）

景子：（听见“烟囱”的叫声）怎么了？（专注地感觉周围的动静）奇怪，好像有人……怎么了？谁在那里？

（传来激烈的叩门声。景子震惊地倒在沙发上。）

景子：是谁？这么大声——（传来开门声。接着门又砰地关上。）有人进来了……不，没有人。可是我能感觉到，有东西……

（突然，一个碟子飞过景子的头顶，撞在墙壁上打破了。）

景子：（缩起身体）是谁？你在干什么？

（茶杯和其他器皿接二连三地飞过来，掉在她的周围，摔成碎片。景子抱头蹲下去。）

景子：住手！救命呀！

（舞台一片漆黑，壁炉的火也熄灭了。）



片山长舒一口气。杯碟满飞天的效果的确十分震撼。桌上的器皿保持原样，用事先准备好的同类东西，向水口聪子投掷。然后有人再摸黑撤下桌上的器皿……

“说不定真会有一两只碗打中她，是不是？”

邦子压低声音说。

“是呀。她真的很专业。”

片山由衷感到敬佩。

在黑暗的舞台深处，响起福尔摩斯的叫声！那也是剧本里有的吗？片山突然有种怪异的感觉。那个叫法……

平常听惯了福尔摩斯叫声的片山意识到，这是它有事要告诉片山时的那种声音。

它是想说刚才茶杯和器皿的事吧？扔茶杯的事，以及预备同类东西的事……

“这样啊。难道说……”

片山喃喃自语。

“什么？怎么了？”邦子问。

本宫校长的茶杯，多了一块碎片。假如那是同类的别的茶杯的碎片呢？它从空中飞来……

校长室的窗户虽然关着，但通风的小窗是开着的，假如那块碎片从那里飞进来，打破茶杯的话又如何呢？都是同样的茶杯，这块碎片混在那一堆碎片里就分不清楚了。

“Y”字——不是！那不是文字，而是表示形状。

这样就明白了！由此类推，在讲堂里，关谷头顶上的灯突然破裂的理由也一样。不，那次没必要使用同样的碎片。即使在那附近掉了一粒小石子之类的，也没人会觉得奇怪。

恐怕，在那道安全楼梯上发生的事也是如此.....那个人可能跟在片山后面，下到比那里高一层的地方，然后瞄准那盏安全出口上的灯射击。“Y”字形的东西是弹弓。

与玩具弹弓不同，这是真正的弹弓，用的是铁弹珠，甚至能击落天空的飞鸟。打破一个茶杯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那是谁干的呢？

为什么要把关谷叫到那个酒店？

当时，儿岛光枝叫片山“一小时以后回来”。因为他不小心睡着了，所以关谷先到一步。换句话说，本来关谷是去片山和邦子两个人所在的房间。

也就是说.....那人所期待的，也许不是要关谷杀了片山，因为片山好歹也算是（虽然这样说让人很心酸）警视厅的一名刑警。

没人会指望刑警被一个高中生刺死吧。反过来却有可能。打电话通报说片山和水口聪子在酒店的人，是期待片山拘捕关谷。这样想比较合理。

然而，片山却睡着了，结果关谷先去了房间.....

“所以都是我的错吗？”

片山不悦地低语。那人一定是从某处看到了那场骚动。那人之所以知道片山的房间号码，是因为看到了片山订房吧。然后，当关谷被逼得走投无路、想杀片山之际，那人用弹珠打破了安全出口的灯。

那人大概无意杀关谷吧，只想让关谷被拘捕而已。

那么，那人知道刺伤桥本信代的是关谷了？关谷说，打电话的是女人。可是，这个使用弹弓的人手法极为高明，特别是从校长室的小窗把那碎片打进去的技巧更是骇人听闻！应该不会是女人吧。

到底是谁.....

“看，出来了。”

邦子捅捅陷入沉思的片山。

“啊？什么出来了？”

“瞧，那个不是石津先生吗？”

舞台被苍白的灯光照耀着。还是同一个房间，但是现在看起来却像坟场一般阴森恐怖。

话剧还在进行，聪子，不，景子正在款待客人。

客人就是那四个怪物。光头吊眼尖耳的诺斯费拉图，满头乱发、弓身驼背、眼神邪恶的海德，由石津本色出演的、呆板僵硬的弗兰肯斯坦，以及不知由谁代演的戴着面具的歌剧院幽灵。

☆

景子：（端出茶来）真是失礼了。我们才搬来不久……请坐呀。

（四人困惑地坐在沙发上。弗兰肯斯坦独自辛苦地坐在小椅子上。）

☆

石津笨手笨脚地刚一坐下，其中一条椅子腿就咔吧一声折断了。石津结结实实地栽倒在地。观众席一片哗然。

“那也是剧本中的设计吗？”

邦子问。

“不知道。”

想起石津在医院里坐坏椅子的事，片山拼命忍住笑意。

☆

景子：哎呀，不要紧吧？那椅子是从前的住户留下来的，很破旧了……

（景子礼貌地为大家倒茶。）

景子：你们以前住在这儿？真的吗？听说这间房子已经空置很久了。你们多久以前住过？

海德：（揶揄地）大概一百年前吧，夫人。

景子：一百年！不得了！（她笑了笑。）那么，各位岂不是都很老了吗？可是听声音听不出来呀。

诺斯费拉图：我们是不会老的。

景子：那太好了。可能的话，我也想长生不老。

诺斯菲拉切：（逼近景子）如果你愿意，我就给你永恒的生命，如何？

（景子慌忙后退。）

景子：嗯……我先生还没回来。其实这里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我一个人害怕得浑身发抖，幸好你们来了，我就放心了。

海德：放心？那太好了！（大笑）

（其他三个也跟着大笑。）

☆

好不容易才在沙发边缘安顿下来的石津也跟着狂笑起来。他那生硬的笑法反而更像弗兰肯斯坦了。由于他前仰后合笑得太过分，结果失去平衡，从沙发边缘摔了下去。

观众席再次沸腾。片山掩面——晴美在哪里看演出呢？她不可能看不到这一幕吧。

☆

景子：这房子有某种令人不快的地方。大家进来时觉得怎样？因为我的眼睛有缺陷……

海德：你很幸运啊，夫人。

景子：啊，这是为什么？

海德：如果你看到我们，一定会很失望的。

景子：你真会说笑……我凭声音就分辨得出邪恶或有敌意的东西。

海德：啊！是这样呀。

景子：是的。我刚到这里时，吓了一跳。好像空气很混浊……不过并不是脏的意思。我似乎感觉到……某种露骨的敌意。

海德：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调侃似的说，并望着其他三个同伴。）

景子：这房子好像有许多阴暗的历史。不过，大家到来之后，好像空气突然变得清新起来了。

海德：清新啊。

诺斯费拉图：像墓地里纳骨堂的空气吗？

景子：你说得好可怕呀。（笑）

海德：那么，我们的声音听起来是怎样的，夫人？

景子：那种事……还是不要对初次会面的客人说吧，太失礼了。

海德：不、不。我们已经把你当老朋友看待了。真的，仿佛认识很久似的。

（诺斯费拉图站起来，蹑手蹑脚地绕到沙发后面。）

景子：啊，有什么事吗？

（诺斯费拉图一震，站住。）

诺斯费拉图：不，没什么……

海德：来吧，夫人，不用顾虑，请把想法说出来吧。

景子：（迟疑半晌）那么……请各位不要生气哦。

海德：不会生气的！即使你把我们说成是化身博士或吸血鬼，我们也不会生气！

景子：怎么会呢（笑）——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这样觉得。

海德：哦？

景子：（急切地）所以我说，请别误会才好。但是，我从你们的声音中……仿佛听见某种类似悲哀的宿命之类的东西。

（海德一震。）

景子：漫长的岁月……仿佛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而且已经几百年了……

海德：请说下去。

景子：我是这样想的……人的恶意，跟所谓的宿命无关……我表达不好，我的意思是，尽管大家可能曾经作恶，可实际上却是很善良的人。

诺斯费拉图：我是很善良的。（把手伸向景子的脖子）

景子：（连忙避开）恶意，并不是过失或错误。只要是人，谁能无过？即使犯下大罪，也是可以原谅的。

海德：原来如此，那么，真正的恶意是什么？

景子：是背叛。背叛了爱与信赖。各位，其实你们都是被背叛的一群，不是吗？

（海德无言，视线从景子移开。）

景子：我也.....爱着某人，并且信任他。可是，渐渐地我不再全心全意相信他了。这是十分痛苦的事.....

海德：他是你丈夫吧？

景子：（迟疑着）我.....不是他的妻子。他有太太，只是偶尔到这里来罢了。

海德：原来如此！

景子：他有高尚的人格，十分杰出。每个人都尊敬他、爱戴他。

诺斯费拉图：这太可疑了！

景子：他也是我腹中孩子的父亲。

☆

片山恍然大悟。

水口聪子演的女主角叫“景子”。虽然字不同，读法却和野田惠子的“惠子”一样^[19]。

而且，野田惠子也怀了恋人的孩子。竹林明是不是想通过这部话剧影射表妹之死？

片山骇然。舞台突然转暗。诺斯费拉图向正在念独白的景子扑过去。

“不要！”海德喊。

.....

终于，舞台恢复了正常的照明。

景子一个人倒在地上。福尔摩斯——不，“烟囱”舔着她的脸。景子睁开眼睛。



景子：（爬起来）我这是怎么了？——做了一个噩梦，好可怕。但是，难道那是真实发生的事？怎么可能！

（景子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踢到某件物品。）

景子：啊……是坏掉的椅子。刚才在梦中，我也听到椅子坏掉的声音……这不可能是真的……

（景子开始收拾坏掉的椅子。）

景子：我要打扫一下。“烟囱”，你去找个地方躲一躲吧。



再次传来福尔摩斯的叫声——它想说什么？椅子的事？

说起来，石津要不要赔偿他弄坏的椅子啊？片山皱眉。

那天，片山先到竹林明的病房，曾经从椅子上摔下来。竹林明看见片山想坐时，曾试图出言阻止，说：“那椅子——”

竹林明为什么会知道椅子坏掉的事？听护士说的？对一个意识刚恢复不久的病人，护士会提醒她那种细节吗？

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有人先一步来探访竹林明。那位客人坐上那把椅子后跌倒，因此竹林明知道椅子坏掉的事……

若是这样，为什么竹林明要隐瞒有人先来探望她的事？这种事当然不一定非说不可，不过，在通常情况下一般都会说的吧？

台上，景子开始打扫。当然，这是现代话剧，她用的是吸尘器。

吸尘器的声音很吵，在讲堂中分外刺耳。



（景子专心地打扫着。左边的门打开，教授走进来。景子没发觉。

教授蹑手蹑脚地走近景子，一把搂住她的肩膀。）

景子：啊！（扔掉吸尘器）老师是你呀！（叹息）吓我一跳，好过分啊。

教授：抱歉抱歉。（笑着）突然就忍不住想吓吓你。

（教授抱紧景子。）

☆

说起来，竹林明也是在使用吸尘器时，没察觉有人进屋，然后被刺伤……

片山脸色一变。“对啊！”

邦子一惊，瞪着眼问：“怎么了？”

“不，没什么——没什么。”

没什么？怎么可能没什么！竹林明说她是在用吸尘器时被刺伤的。可是，在她的房里并没有找到吸尘器！

竹林明在说谎。片山真想狠命抽自己一个耳光。

☆

景子：那我现在去做饭。

教授：简单点儿就可以了。

（景子从右边的门出去。教授来到房间中央。）

教授：听说只要在这里住上几天，人就会患上精神分裂自杀，说到底只是传说罢了。（叹息）这样一来，我只好亲自动手了。

（教授盯着自己的手。）

教授：这双手习惯了翻书本，杀人却是第一次——不要让我失望

啊。

（景子端来盘子和茶杯，摆在桌上。）

景子：真的只有简单的东西了……

教授：没关系。我吃过晚饭才来的。

景子：（充满期待的语调）今晚可以留下来过夜吧？

教授：很遗憾。真的抱歉……

景子：算了。我绝不会勉强你的——糟糕，忘了咖啡……

（景子匆匆地从右边的门出去，很快又拿着咖啡壶回来。）

教授：你也一起吃吧。

景子：嗯，我只喝咖啡就好。

（教授一面留意景子的表情，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类似胶囊的东西。）

教授：我来帮你倒。

（他拿起咖啡壶，把咖啡倒入景子杯中，同时把胶囊放了进去。）

教授：来，喝吧。

☆

如果竹林明的故事是捏造出来的话，那她究竟为何要撒谎？竹林明和野田惠子是感情深厚的表姐妹。她觉得自己应对惠子之死负责，所以每天都穿着黑色衣服。即使她知道真凶身份，她也可能认为与其通知警察，不如亲手复仇来得痛快。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关键是不能让警方太快找到凶手。竹林明主动请缨，说要协助片山，其实是为了拖延侦查行动吧？

正如栗原所说，学生们“彼此包庇”——他们内部发生的事，他们要自己解决。

对他们来说，警察并不是自己人。简言之，警察不过是“外人”而已。

打电话向关谷告密的，恐怕也是竹林明吧。在酒店时，她很可能听到了儿岛光枝的话。然后，借机单独留下，监视片山订房间……

这不可能是竹林明一个人的计划。她怎么看都不像是弹弓高手。而且，校长室的茶杯事件发生在她住院之后。

应该有人受她指使并暗中采取行动——是装病住院的长昭吗？他可以自由活动，他会使用弹珠也很正常……

舞台上，景子正在畅想未来的生活。

然后，教授站起来。

☆

教授：我该走了。

景子：这么快就要走了？——好吧，我不会勉强您的。

教授：乖孩子。我会再来的。（往左边的门走去）对了，你一个人住，一定要留心门户和煤气。

景子：嗯，没关系。我会小心的。

教授：身体要紧。再小心都不为过哦。

（教授温柔地吻了景子的额头一下，穿上大衣。）

教授：不必送了。我会锁好门的。

（教授从左边的门出去了。脚步声远去。景子疲倦地坐在沙发上。）

景子：啊……怎么这么困呀。“烟囱”，我……累了。待会儿再收拾吧，我想睡一会儿……

（景子躺在沙发上睡了。“烟囱”消失在沙发背后。过了一会儿，左边的门悄悄开启。是教授。他把鞋子拿在手上，蹑手蹑脚地回来了。他走近沙发上的景子，观察良久，发现她没有醒来的迹象，教授咧嘴一笑。）

教授：不要怪我心狠手辣。让你活下去，我的处境就麻烦了——煤气中毒很痛苦吧？不过，一下子就结束了。做着美梦去死吧……

（教授从右边的门出去，很快回来。门大开着。）

教授：煤气开到最大了。永别了，景子。

（教授正要出去时，突然灯熄了，舞台一片漆黑。）

教授：什么？喂，怎么回事？

（惊慌失措的声音。）



片山用力握紧座位扶手。

是的！原来如此简单！戴歌剧院幽灵面具的男人掷刀刺伤邦子。然后，如果听脚步声的话，那人是向走廊逃去的。可是，那时是午休时间，在走廊上肯定会遇到其他学生。如果上楼去“怪奇俱乐部”的房间又太绕远。

倘若凶手故意发出脚步声，然后脱掉鞋子往反方向逃走呢？当然没人会见到凶手了。

相反方向有什么？——校长室。

是本宫校长！他让野田惠子怀孕，并杀了她！然后，当片山提出要向邦子问话时，他立刻决定杀了邦子。那把尖刀多半是“怪奇俱乐部”的用具吧。本宫知道这一点，所以会去那里拿刀，而且灵机一动把歌剧院幽灵的面具也戴上了。幸好邦子只受了轻伤，而对本宫更有利的是，邦

子并不知道太详细的内情.....

片山在黑暗的观众席中寻找本宫的身影。竹林明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肯定在怀疑本宫就是凶手，因此把女主角取名为和惠子发音相同的“景子”，并设定她怀上了“老师”的孩子。

对了，给黑猫取名叫“烟囱”，也是为了使本宫产生心理上的压迫感吧！本宫会带着怎样的心情看这出话剧呢？

☆

（灯光从舞台下方打上去。歌剧院幽灵、海德、诺斯费拉图、弗兰肯斯坦四人浮现在昏暗中。聚光灯照着教授。）

教授：（惊骇地瞪大眼）你们干什么？

诺斯费拉图：我想要你的血。

海德：老师，所谓恶有恶报.....

（四人向教授徐徐逼近。教授节节后退。）

教授：住手！救命啊！来人呀——

（四人向他扑上去。）

☆

黑猫——不，福尔摩斯突然窜到舞台中央，高声尖叫。

片山猛然一惊，同时，头顶上的高处有人大喊：“不好了！”

片山抬头一看，照明设备升腾起红色的火焰。火苗很快就蔓延到旁边垂挂的帷幕。

“着火了！”

“快跑啊！”

片山站起来用尽力气大吼：“大家冷静！不要慌！”

可是根本没用。讲堂四处充满尖叫声。学生们一起拥到出口，场面一片混乱。

“阿义！”

邦子紧紧揪着片山的手臂。

“趴下！”

片山把她推到座位下面，而他则被跨越椅子逃生的学生踢翻在地。

后来……他只好拼命护着头蹲在地上，忍受着各种推搡踩踏。

旁边充斥着惊天动地的巨响，还有人群的呼叫声——不知过了多久，这些渐渐平息下来。

片山强忍着疼痛，皱着眉爬起来。

“片山先生。”

邦子从椅子背后探脸出来，可怜兮兮地呼唤。

“片山先生！”

他听到石津的声音。石津穿着弗兰肯斯坦的戏服跑过来。

“石津！你没事吧？火情怎么样了？”

“我把那个帷幕扯下来扑灭了。你有没有受伤？”

“总算捡回一条命……”

片山甩甩头。“喂，你去帮助其他伤员吧。”

“好。不过……”

“怎么了？”

“这副打扮，不会把伤员吓晕吧？”

两人在座位间跑来跑去，把扭伤脚的学生抬出去。

“啊！”

有人惊呼。

“怎么了？”

片山向邦子奔去。

“校长先生他……”

“校长？”

片山看了一眼座位间，倒抽一口凉气。本宫头朝下倒在椅子之间，一动也不动。

他把石津叫来，合力把本宫拉出来。

“颈骨折断了。”石津说，“一定是刚才想越过椅背时，一头栽倒磕死的。”

“一名死者……”

片山看着本宫痛苦的死相喃喃自语。

一阵脚步声传来。怪物打扮的其他三人、水口聪子和竹林明都来了。长昭也跟在后面。

“本宫校长，死了。”

听了片山的话，众人沉默不语。“我希望是意外。”

“什么意思？”

石津吃惊地问。弗兰肯斯坦吃惊的样子也十分可怕。

“因为杀害野田惠子的是本宫校长。”

依然无人应声。片山在全体人员脸上缓缓打量一遍。

“你们早就知道了吧！”他厉声说，“你们想亲手裁决他，对不对？”

“等等。”竹林明挺身而出，“大家都是为我做事而已。我听惠子提过，她的恋人是这个学校的人，但我不知道是本宫校长。我是为了查明这件事而来到这里的。”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邦子被刺伤的时候。听说情况后，我猜凶手会不会就是本宫校长。我认为惠子的恋人不一定是学生……后来，我从各方面调查本宫的底细。原来本宫在别的学校也因为和学生发生问题而辞职过，因此我才敢确定。”

“我被你耍得团团转啊。”

片山苦涩地说。

“对不起——总之，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即使警方拘捕了本宫，大概也找不出任何证据吧。”

很有可能。

“是你们的问题吗？”

“我本不想欺骗片山先生的。”

“而且，你还利用了‘怪奇俱乐部’的人——”

“长昭君最帮忙了。”

“他是弹弓高手吧？”

“你怎么知道的？”

长昭瞪大眼。

“那是什么？”石津说，“是不是游戏厅里有赠品的那种玩意儿？”

“以后解释给你听好了。”

片山不耐烦地说。

“可是，后来发生了桥本信代事件——”

竹林明继续说：“我又迷惑了，本宫不会同时对好几个女生下手吧——而且，他刚杀了惠子没多久，似乎不太可能。然后，我从水口同学口中得知关谷的事……如果你连弹弓的事都知道的话，大概已经一切都猜到了吧。”

“差不多吧。”

片山点点头。“你最终准备怎么做？”

“不知道。总之，我无论如何都要让本宫受到惩罚。”

“不管怎样……起码和我商量一下——”片山打住话头，“我还想知道一件事，刺伤你的人是谁？”

竹林明耸耸肩，说：“没人。”

“没人？”

“是我自己弄的。我在打扫时，没发现不小心碰掉的菜刀，我摔了一跤，正好被朝上的刀刃刺伤了背部。”

“但你为什么——”

“我好不容易才想出用话剧逼迫本宫认罪的主意，不想被警方干扰，因此才伪造了被人行刺的戏码……我故意在打完电话后切断了电话线。幸好伤口不深，不要紧。”

“为了引开我们的注意？”

“是的。”

此时，片山蓦地发现明石一郎一直低着头，拳头握紧——原来如此。是明石做的！

明石爱上了竹林明。而竹林明只对长昭青眼有加，于是明石因爱生恨，一怒之下刺伤了她。至于藏在桥本房间书架里面的刀鞘，配套的刀多半是明石偷走的，用来刺伤竹林明的吧……可是刺伤她后，从她口中得悉事情的真相，他一定很愕然。

竹林明叫明石离开，自造密室，转移警方的注意力。

可是，现在逼问明石又能如何？竹林明本身否认了那件事的存在。

对他们来说，那是“自己世界的问题”，不容片山插手。

片山注视着眼前的少男少女，他们与自己仅有十几岁的差异，却仿佛隔着无法穿越的铜墙铁壁。

“你们可以走了。”

片山说：“以后我会再找你们个别问话的。”

竹林明微微鞠躬，转身离开，其他人也跟在她后面。

“喂，阿义。”

邦子说。

“你也走吧。”片山说。

“你生气了？”

片山苦笑。“没有。”

“太好了——我正想告诉你，我也要和他们一起走了。”

“那就好。”

“那么，再见了，阿义。”

邦子挥挥手，追随着“自己的伙伴”而去。

“片山先生，你见到晴美小姐了吗？”

石津问。

“没有。她到哪儿去了啊？”

“如果她没看到我这个样子就好了。”

“很遗憾。”

身后传来晴美的声音。两人回过头去，唯一留在现场的歌剧院幽灵摘下面具，露出了晴美的笑脸。

石津发出绝望的吼叫，落荒而逃。

尾声

片山等人来到校园——石津和福尔摩斯已经卸完妆，恢复了原来的样貌。

本来大家以为文化节会因为校长意外离世而中止，但是校方似乎决定仍然继续进行。学生们略带谨慎而又愉快地在各种模拟摊位之间穿梭走动。

“哥哥，那场火灾——”

“我知道，我也想过。只有本宫意外死亡，似乎太凑巧了。不过，那种事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啊。”

“是呀。”

晴美点头。“如果本宫真是凶手，那他也太过分了，简直就是——吸食女人鲜血的吸血鬼嘛。咦——”

竹林明抱着黑猫“烟囱”走过来。

“可以让我收养这只猫吗？”

“嗯，好啊。”

“太棒了！小家伙，你真可爱呀。”

竹林明用脸蹭蹭“烟囱”的小鼻头，向片山等人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小跑着离开了。她看起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十七岁少女。

福尔摩斯高叫一声，黑猫也回应了一声。

“它们在互相告别呢。”

片山说：“我们也回去吧。我得向课长报告一切，还要搜集证据，证明本宫确是野田惠子的情人。”

“我想再逛逛。”

晴美说。

“得了吧，这里不是我们的世界。”

片山又问：“对了。那场赌局怎么算啊？”

“赌局？哦，就是赌哥哥能不能破案的那个？”

“我已经破案了。”

“破案的是福尔摩斯嘛！所以，双方都不想付钱哦。”

目送晴美和石津手牵着手向摊位走去的背影，片山暗骂一声：“混蛋！”

“喂，福尔摩斯，我们先回家吧。”

可是，福尔摩斯也跟在晴美他们后面跑走了。

只剩下片山一个人悻悻地走向校门。

[1]叠：一张榻榻米的面积，约为1.62平方米。

[2]《化身博士》：由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850—1894）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电影有多个版本，此处版本不详。

[3]《科学怪人》：由小说《弗兰肯斯坦》改编的电影，此版本于1931年上映。

[4]《德拉古之夜》：讲述吸血鬼故事的恐怖电影，此版本于1970年上映。

[5]《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于1920年上映，是讲述催眠术题材的恐怖电影。该影片被誉为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里程碑之作，并以其怪诞的表现主义风格，成为西方恐怖片的鼻祖。

[6]《诺斯费拉图》：于1922年上映，讲述吸血鬼故事的恐怖电影。该影片戏里戏外都颇具传奇色彩。

[7]《化身博士》：此版本为1920年上映的默片。

[8]三题落语：日本单口相声的一种，表演者从观众席中取人物、物品、场所等任意三个话题进行即兴创作。

[9]全称为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指日本的家长教师协会。

[10]法语，意为黑色。

[11]法语，意为夜晚。

[12]日本知名的香烟品牌。

[13]《黑湖妖谭》，惊悚电影，于1954年上映。讲述了几位科学家深入亚马逊丛林探险，与半人半鱼的怪兽搏斗的故事。

[14]木天蓼是猕猴桃科蔓性落叶木本植物，茎、叶、果实均为猫类喜爱的食物。

[15]《奥多芙的神秘》讲述了孤女艾米丽受到监护人的虐待，被监禁在奥多芙城堡中，但最终获得了自由，并与心上人团聚。

[16]《修道士》讲述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修道院院长为了满足自己病态的欲望而将灵魂出卖给魔鬼。

[17]在日语中‘闹鬼’一词与‘街头海报’的发音类似。

[18]特兰西瓦尼亚位于罗马尼亚境内。

[19]“景子”和“惠子”在日语中都读作KEIKO。



[日]

赤川次郎

王玮
——
译

独一无二的猫侦探
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

异国城堡中的密室谜案
亲情伦理与贪婪之心的较量

猫，真的能看穿一切！

“在日本，谁不看赤川次郎的书，谁就不懂什么是现代生活。”

——《朝日周刊》

版权信息

骑士道

作者：（日）赤川次郎

译者：王玮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总序](#)

[序幕](#)

[第一章 危险的女神](#)

[第二章 死者的赌注](#)

[第三章 毒蛇的午睡](#)

[第四章 背叛的梯子](#)

[尾声](#)

总序

三色猫福尔摩斯系列：一个温情的故事世界

赤川次郎

从“三色猫探案”首次与读者见面，到今天已经有三十六个年头了。三十六年，差不多是普通猫咪寿命的两倍。

“把小猫设定为侦探”这一想法的诞生纯属偶然。拿到“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的第二年，出版社向我约稿写一部长篇推理小说。我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如何塑造新奇有趣的主人公，因为在“搞笑风推理”的大框架中，侦探的形象写来写去好像只有那么几种。

而就在这时，家里养了十五年的三色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只小猫早已成为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而且，这十几年是我家生活最为艰辛的一段时期，正是这只三色猫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当我正式出道，家里生活终于有所改善之时，三色猫就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了报答小猫多年以来的陪伴，我决定让它在我的作品中复活。于是，在《推理》中，与我家小猫形态、毛色如出一辙的“猫侦探”从此登场。

不过，那时我并未打算写成系列。没想到此书一经出版好评如潮，结果我又写出了第二部、第三部……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间这个系列已迎来了第五十部作品。原本我希望通过创作小说向我家三色猫报恩，结果它又以几十倍的恩情回馈了我。

三色猫福尔摩斯、片山兄妹、石津刑警，这些角色不仅仅是我的造物，多年来，广大读者已把他们当作家人一般亲近与喜爱。因此，我会一直把这个系列写下去。

中国出版界很早之前就引进了这套作品的若干部，不知道猫这种生物在日本人和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不是有很多共通之处呢？

无论如何，这个系列被翻译成中文，并被广泛阅读，这对于作者来

说，实在是无上的荣幸。

曾经有一名小学生读者看了“三色猫探案”系列后对我说：“原来坏人也是有故事的啊。”在我的书里，猫侦探也好，片山刑警也好，他们都不是对罪犯一味穷追猛打的那种主人公。有些人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犯下罪行，对于他们，我书中的侦探们在彻查真相的同时，也总是怀有同情之心。

也许现实世界比小说残酷许多，但我衷心期待大家在阅读“三色猫探案”系列时能够暂时忘却现实，在这个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中得到治愈和救赎。

猫侦探也是这样希望.....的吧。

序幕

“到了！”

永江智美这句话与她身处的实际情况并不怎么相符。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她只是刚刚从车上走下来而已。

但是这声雀跃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她此时的心情。

梅赛德斯奔驰轿车稳稳地停在吊桥前。不过在德国，奔驰并非什么高档轿车，仅是常见的家用车而已。护城河环绕城池四周，在罕见的三月的暖阳照射下，城堡已近在眼前。

在此只能以“近在眼前”来形容。“蹲坐”或是“稳坐”之类的拟人修辞并不恰当，而“耸立”或者“绵展于眼前”用在这里又感觉怪怪的。

城堡宛如自成一个世界，就存在于那里。连时光的流逝仿佛都被厚重的石墙阻挡。

“到啦。”

永江智美又一次嘟哝道。

“你还满意吗？”

驾车的男子微笑着问道。他的发间已经夹杂着白丝，朝气蓬勃的脸庞被太阳晒得略显黝黑，但是搭配身上那件上等材质的粗花呢外套，一眼看去，整个人散发出优雅大方的气质。

“真是太感谢了！能住在这样的城堡里是我的梦想！”

说着，智美一把抱住自己的丈夫。自从来欧洲以后，她似乎喜欢上了这种夸张的表达爱意的的方式。

“真的很不错哦，”永江英哉有些害羞地催促智美道，“好啦，快自

已进去看看吧。”

智美从外表上看就像是永江英哉的女儿。当然，她的实际年龄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小。

不过，娇小的身材，衬上天真可爱的圆脸，就算说她是十八岁也不为过。

年过四十的英哉和只有二十一岁的智美是夫妇，很多人觉得讶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真想马上就住进去。”

智美一边走向吊桥一边说道。

“那可不行，现在还没开通电源。”

“点蜡烛就行了。”

“连煤气都没有。”

“把那边的树枝收集起来当柴火不就好了。”

“你还真喜欢中世纪的传奇故事啊，”英哉笑着说道，“但是住在城堡里光线很不好。既煞风景，生活又乏味。”

“没关系，我从没想过住在这里能使用客房服务。”

“你就先忍耐一个月。我会找人来修整，让这里变得适合居住。”

“只要一个月啊，还以为要花上十年。”

智美似乎感到有些遗憾。

“时间会过得很快的。好啦，当心脚下。”

两人过了吊桥，迈步走向城门。只见粗重的黑色链条斜穿过吊桥的一端，与城堡相连。

“我在电影中经常看到，敌人来袭的时候，就会有人用那根链条把吊桥吊起来，”智美说道，“你看，护城河里还有水。”

“太危险了，你不要靠近边上啊，”英哉搂住智美制止道，“以后必须安装扶手。万一有人掉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

的确，护城河水浑浊发黑，不禁让人觉得即使是会游泳的人摔下去，也会深陷泥潭，死无葬身之地。人在水中即便游得动，护城河两岸也陡峭得让人无法爬上岸。

“但是如果装上扶手，吊桥就没办法收起来了吧？”

智美感到无趣地说道。

“链条早就已经生锈，用不了。况且，现在也不会有敌人攻打城堡，没有把吊桥升起来的必要。”

“不过……”

还不等智美说完，英哉便催促再次露出不满的智美，并率先穿过城门。

俗称为“城堡”的建筑，通常指的既可以是王亲贵族用于居住的城堡或宫殿，也可以是用于战斗的城堡。

这座被认为始建于十三世纪的古城属于后者。它建在一座小山丘上，四周还挖了一条护城河以抵御敌人的攻击。

这座城堡与豪华的装饰、雕刻及华丽的客厅无缘，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石块。但是在智美看来，比起那些向观光客开放、充满贵族趣味的半吊子城堡，还是这栋实用至上的城堡带给她更多“中世纪”的感觉。

当得知这座古城堡正以三亿日元“降价”出售时，刚刚新婚燕尔的智美便向丈夫撒娇，希望他能为她买下。于是英哉便满足了她的愿望。

说到永江英哉，他是日本屈指一指的大资本家的次子，他认为人的一生，比起工作，为兴趣而活更有意义。为数众多的公司管理和外部公关都被交由哥哥和哉负责，自己则从年轻时起便旅居欧洲各地。

英哉不知不觉已年逾四十，他已经在罗腾堡^[1]逗留了将近一个星期。罗腾堡以保存完好的中世纪街道而闻名遐迩，但是由于太过出名，即使在夏天，观光客也络绎不绝。英哉觉得没有必要赶在旺季去凑热闹，于是便在淡季的晚秋造访了这里。

艾森胡特酒店是这座城市最古老、最具历史渊源的酒店。店如其名，门前垂挂有铁制头盔。

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大酒店，但英哉中意它建筑艺术地道的欧洲风情。

前厅、楼梯口和走廊各处装饰的古老油画及雕塑都与酒店装潢浑然天成，与其说是装饰品，不如说仿佛自从这间酒店建成就存在于那儿。

某天，正逢英哉从外面散步归来，客厅里传来毫无疑问是日本人并且还是年轻女性们喧闹的声音。老实说，他对此稍许有些不高兴。

如今的年轻女子若独自一人，就过于安分老实；一旦聚到一块儿，就如“三个女人一台戏”一般叽叽喳喳。

正当英哉迈步走向那台极其老旧的电梯时，酒店前台叫住了他，亲手递给他一封信。果不其然，又是兄长的来信。

“估计又是催我快点回去的……”

英哉一面自言自语，一面走向电梯。

“你们看，这是伦勃朗的画！”

忽然，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传入英哉的耳中。

“是很有名的那个伦勃朗吗？”

“对哦，就是那个画坛巨擘。”

“这种酒店竟然会有这么高级的作品？”

“你不知道吗？这间酒店就是因为这幅画而出名的！”

“哦！”

发出惊叹声的是女子一行四人，她们提到的伦勃朗作品正是挂在电梯边上的那幅古画。

英哉不由得苦笑了起来——那幅画的确是伦勃朗的作品，只可惜是赝品。

不管酒店的历史有多悠久，都不可能会把伦勃朗的真迹装饰在电梯口啊。

然而，看到正向其余三人讲解的那个女孩子脸上得意洋洋的可爱表情，英哉又不忍心去纠正。

如果和她们一起等电梯，一旦被搭上话就麻烦了，于是英哉站在稍远一些的地方，等她们先乘电梯。

但天不遂人愿，当天晚上，英哉便和她们四人一同共进晚餐。简单来说，并非是他受到邀请，而是她们拿德语的菜单没辙，便向独自坐在桌子边上的他求助。

一开始，英哉还有些拘束，然而随着谈话的深入，他逐渐变得健谈起来。

原来她们四人都二十岁左右，是短期大学的同年级同学，也是非常投缘的好姐妹。因为其中一人今年冬天就要结婚了，于是她们决定来一趟“浪漫之路（Romantische Straße）”^[2]的旅行，以此作为甜蜜的回忆。

四人中，认出电梯口那幅画是伦勃朗作品的那个女孩智美，渐渐俘获了英哉的心。

她身为领队，朝气蓬勃，富有行动力，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其他三人中，决定要结婚的那一位流露出沉着稳重的气质，另外两人则似乎无所事事。

这间历史悠久的酒店的氛围原本和文静优雅的女性最相符，然而气质与之相反的女孩智美，却出奇自然地融入了其中。

就在众人聊天尽兴、打算各自回房的时候，英哉毛遂自荐，主动请

纓担任她们明天一整天的向导。

当天晚上，他的梦中竟然出现了智美的身影——也就是说，英哉对她一见钟情了。

次日清晨，英哉带着姑娘一行四人在罗腾堡观光游玩。然而和昨晚相比，智美似乎对他有意疏远。

难道是察觉到了自己的别有用心？英哉因此有些灰心丧气。观光途中，智美也不怎么跟他搭话。

然而她们四个当天下午就要离开这里了。

回到酒店已经是下午三点，英哉在酒店大堂和四人道别。

一个人独自回到房间后，他躺倒在床上。本打算建议她们再住上一晚，可惜自己明天也有安排。

就这样略带些遗憾地告别或许并不是坏事。英哉如此安慰自己。说到底自己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而人家年纪轻轻，才二十一岁。

她才不会把你当回事。

就在英哉如此胡思乱想之际，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打开房门，出乎他的意料，只见智美害羞地站在门外。

“我想向你道谢……”智美低着头说道，“一直想着今天是不是给您添了很多麻烦……”

“完全没有这回事。我挺开心。”

听了英哉斩钉截铁的回答，智美抬起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真的？”

“那还用说。”

智美略带迟疑地越过英哉的肩膀望向屋内。

“要进来吗？”

刚说出口，英哉就连忙补充解释道：“我的意思是，这间酒店所有房间的内部摆设都不一样，参观不同的房间可有趣了。”

“是吗？怪不得感觉我们的房间有差别。”

智美进入房间后，目光便停留在屋内的单人床上，虽然是老旧的木质床，也不宽大，做工却很考究。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英哉关上门，问道。

“啊？我们说好一个小时后在楼下的客厅会合。其他人都出去买土特产去了。”

“这样啊——你喜欢这个小镇吗？”

英哉缓步走近智美，问道。

“嗯，我很喜欢。”

英哉就站在离她连十厘米都不到的地方，智美却没有后退半步。

“那就好，”英哉说道，“你喜欢这里的什么呢？”

“具体说中意哪一点……一时半会儿还真讲不清楚。”

智美字斟句酌，不紧不慢地说道：“不是某一个地方，而是整个小镇都给人……该怎么说呢？待在这里可以令人平心静气，心灵澄澈。但是，在这些背后又有某种炽热的东西……”

“那是名为历史的事物。”

“哦？是这样么？不过如果只是因为历史悠久，应该不至于会让人心驰神往到如此地步吧？换句话说——昔日的东西不仅仅保留住了当时的‘形’，连过去的那种精神都一起留存了下来……朝气蓬勃，或者说是传奇色彩似乎依旧笼罩在这儿……”

“嗯，你说得真好。”

英哉深藏于内心深处的冲动压过了自己的理智，驱使他静静地伸出右手，抬起智美的下巴，说道：

“这里一定能成为令你难以忘怀的存在……”

“是啊，忘不了。当我第一眼见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知道自己有多喜欢……”

“来这个小镇的每个人都是这样。”

“不是啊，只有我哦……只有我……”

两人的嘴唇重叠在了一起。

“只有一天的时间是无法体会到这个城镇的美好的。”

英哉低声说道。

“嗯，我也这么认为。”

智美喘息着同意道：“想要在这里再多待一阵儿……可以的话，想要一直……”

“但是，你不是要去其他地方了吗？”

英哉搂着智美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身体说道。与此同时，智美的手战兢兢地爬上他的背脊。

“那些事，不重要了……没有比现在更美好的时刻了……”

“那么……你就在这里住下，怎么样？”

“好啊，”伴随着炽热的鼻息，智美说道，“和我想的一样！”

于是英哉决定再一次担任小镇观光导游一职，第一站就是离他们最近的——他的床。

一个小时后，另外三个女孩在客厅里集合，唯独不见智美的身影。

“智美跑到哪里去了？”

“谁知道呢？会不会迷了路？”

“怎么可能！智美这人最守时了。”

三人七嘴八舌议论了三十多分钟，其中一个女孩终于坐不住，站起身来，提议找酒店的工作人员帮忙找一下。

就在这时，另一个女孩叫道：

“快看！”

只见智美从楼梯上走下来，但她并非独自一人，而是和英哉手挽着手。

虽然她身上穿的仍是和先前一样的轻便衣服，但是据三个女孩事后描述，当时智美看上去就像身披婚纱一般美丽动人。

进入城堡内，绵延的古老内墙横亘在英哉和智美面前，经过长年的风吹雨淋，依然毫无破败迹象。

“这栋城堡的保存状况的确很不错，”英哉说道，“中介说的也不见得都是谎话。”

“不能现在就马上住进来吗？”

刚说完，智美就扑哧笑出声来。“开玩笑的，我会等一个月。”

“不用担心，我会催促他们的。”英哉轻搂着智美的肩膀说道。

“我们从哪里进去？”

“从那段阶梯爬上去。这里没有电梯，有些不方便。”

“这不是挺好嘛。”智美拾级而上，走向圆形塔楼上方敞开的大门。

“那个小窗是干什么用？”

智美止步于入口处，仰头看着大门正上方稍微有些突出的小窗，问道。

“那是通话口。即使大门紧闭，守卫也能通过它和来访者交谈。”

“不就是对讲机嘛。”

“也有其他用处哦，”英哉笑着说道，“万一遇上战斗，守卫可以从那里把滚烫的热水之类的东西浇到冲上来的敌人头上。”

“啊，对哦！我在电影里见过。”

“好啦，我们先进去吧。”

大门早已敞开。穿过昏暗的通道，中庭映入两人的眼帘。

“好像乘坐时光机回到了中世纪！”

智美说道。

放眼望去，正对面是一栋两层楼的居馆，古朴的石制烟囱安装在外侧面。右手边耸立着一座方形巨塔。从塔顶开始，防御城墙环绕了整个中庭。

“那座塔是什么？”

“那个啊，作用和日本城堡中的本丸、天守阁^[3]差不多。”

英哉回答道。

眼前的建筑足有四五层楼那么高，但要说是塔，看着又有些矮胖。

“当然会有看守在上面站岗放哨。而且即使敌人假道攻上来，也能在上面进行还击。在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可以说是最后的防御工事了。”

“那它和这里的生活区联通吗？”

“正常来说是不相通的。毕竟如果有其他入口，是不便于进行防御的。因此大多都只在塔的高处设一个入口。”

“就是塔中央开口那里？但是，人怎么才能上去呢？”

“入口处有云梯，遇到紧急情况就把梯子移开，敌人就上不去了。”

“好棒。如果夫妻之间斗嘴，岂不是可以进去那里，再把梯子收起来。”

智美微笑着说道。

“别调皮了。我带你去看看最重要的住处吧。”

说着，英哉伸手掏了下上衣口袋，咂了咂舌：“糟糕！”

“怎么啦？”

“居馆那边锁上了，他们把钥匙交由我保管，可我把它忘在车上了。我这就去取。”

“好吧。我在这里等你好了。”

“真的？你可不要到处乱跑哦。不管这里的保存情况有多良好，可毕竟都是老古董了。万一掉进洞里就危险了。”

“我知道，你放心好了。”

“那么我去去就回。”

说完，英哉便一路小跑，身影消失在门塔处。

智美站在中庭的中央，徐徐环视四周，看见庭中有一口带有遮棚的水井，与之对称的位置上还有一栋小巧的建筑。

那是一间礼拜堂，尖顶上立有十字架。

果然每座城堡里一定会有礼拜堂啊！智美被礼拜堂吸引，向前迈步走去。漆黑厚重的木门紧闭着。

她试着用力拉了拉门上的铁环，伴随着咯吱咯吱的响声，门竟意外轻松地被打开了。

只见礼拜堂内布置得非常庄严，透过小窗射入的光线映照出主位的十字架及祭坛。

主位对面的两侧顺序安放了几排坚固的木质长椅。行走其间，浓重的霉味扑鼻而来。

这里想必是数百年前的居民们早晚祷告的场所吧！如此猜想的智美虽然没有宗教信仰，可是神情不免变得庄重肃穆起来。

智美走到祭坛前，目光落在脚边，忽然皱起眉。

只见满布白色灰尘的地板上竟然有几个脚印，像是不久前留下的。

“有谁来过？”

智美低语道。

可能是出售这栋城堡的不动产业者或者其他相关人士曾进来过吧。智美的目光追寻着那道脚印，感觉有些不对劲。

足迹在祭坛尽头的墙壁前突然中断，仿佛消失遁入墙壁中。

这不可能不激起智美的好奇心！于是她走近那面墙壁。

墙上似乎曾绘有某种图案，可如今略显惨白，只有零星的污渍。

这里或许藏有暗门？智美这么认为，手在墙上各处摸来按去。

“根本不动嘛……”

就在她打算放弃要向后退去时，不小心把立在祭坛两侧的烛台碰倒了。

与此同时，墙壁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嗖地迅速向旁边滑去，一个入口赫然出现在她的眼前。

只见有谁站在那里！智美差点惊叫起来。

肉眼可以捕捉到身着黑衣的彪形大汉的身影。但是，很快，她就意识到那并非活人。

“这——难道是——”

智美战战兢兢地走向入口。

那是一间非常狭窄的小房间，没有窗户，若一下子挤进五六个人，身体就完全无法动弹。

密室的漆黑地板与礼拜堂有点落差。

“真猜对了……不过，这种地方怎么会有……”

智美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道。

眼前纹丝不动矗立在那里的是“铁处女”。

智美曾在罗腾堡的“犯罪博物馆”中见到过，“铁处女”是中世纪刑具之一。

虽然曾经听别人提起过，但亲眼看见的这一刻，还是不禁全身发抖。

如今出现在智美眼前的是一具体型比她略高一些的木制人偶。然而套在它身上的铁箍宛如斗篷般，从头颈往下一直延展到地板。

人偶正中央可以像对开的扇门那样打开，里面空洞的大小正好容纳一名接受处刑的犯人。

犯人被捆绑好后丢进“铁处女”中，随着门被关上，安装在门内上的几十把尖刀就会刺中并贯穿犯人的身体。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个杀人机器的外形模仿的似乎是圣母玛利亚，死者就像在圣女双臂的环抱中咽下最后一口气。

智美咽了下口水，迈步走进小房间。

“铁处女”如今张开双臂，仿佛急不可耐地等待牺牲者到来。

坚硬黝黑的木头表面可以看见细小的裂痕，给人以古老的印象。

话说回来，为什么礼拜堂里会有密室？而且还把古老刑具“铁处女”放在这里？

智美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接触到黝黑木头表面的指尖传来粗涩的感觉。

她又试着用手轻轻触碰了一下尖锐的刀刃。当然刀尖早已生锈，完全变钝了。

随着双眼逐渐适应这片黑暗，智美注意到刀刃上布满黑色的污垢。难道是血痕？

她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恐怕真的有人使用过这个“铁处女”。地板漆黑一片，说不定就是被死者的数十道伤口中流出的血染成的。为了不让血从密室的地板缝隙间流出去，所以特意设计了密室地板与礼拜堂地板之间的一小段落差。

这还如何让人沉浸在中世纪的浪漫情怀中啊？

智美一时间就像被冻住般呆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这时，有人从敞开的大门悄悄走进礼拜堂。

来人蹑手蹑脚，穿行于长椅间，迂回绕到敞开的暗门前。

智美作了几次深呼吸，终于平静下来，心想该从这里出去了。

如果英哉发现自己一个人跑到这种地方来，肯定会大发雷霆。

不快点收拾好就糟糕了。

“话虽如此，神圣的礼拜堂中竟然会藏有如此血腥的刑具，还真的是……”

智美一面摇头一面自言自语道。

“由它去吧。”就在她耸了耸肩准备转身之际，咚——忽然传来踩地板发出的脚步声。

还没等她转过身来，有人狠狠地推了她一把。智美的身体仿佛被“铁处女”吸入般向前倒下，撞上了“铁处女”。

不知哪里的金属器具发出吱——的声响，跌倒的智美好不容易站起身来。

出人意料的是，“铁处女”的门竟缓缓合上了。

“不要啊！”

智美尖叫起来。

铁处女紧紧搂着智美，迅速地合上了盖子。

时间推移到三年后的日本东京……

第一章 危险的女神

1

春天的脚步近了。

然而，距离“春眠不觉晓”的季节仍为时尚早。即便如此，这个下午，片山义太郎也昏昏欲睡。

这位警视厅搜查一课的能干刑警（至于是不是真的能干或许有待商榷）连哈欠都没忍住，张开大嘴，“喔——”地大吼了一声。这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片山坚信，不管缉拿多么穷凶极恶的罪犯，想睡的时候就睡才是人之常情，因此，他饱餐了一顿午饭之后回到搜查一课打哈欠，这举动实际上是在没有人情味的现代社会回归人性。

不过他的上司栗原课长可不这么想。

“片山！”

突如其来的喊声打断了片山的哈欠。

“在！”片山连忙转向课长所坐的位子，“您有何吩咐？”

“你刚才在干吗？”

“是，那个……因为现在是午休，所以就打了个哈欠……”

“也就是说不是休息的时间你绝不会打哈欠啰？很好，那我就拭目以待。”

真是的，就知道挖苦人！片山在内心暗骂，当然只能在心里这么骂骂。

“你看上去很闲嘛。”

栗原说道。

前些日子片山还在为校园杀人案四处奔走，最后竟独自一人解决并逮捕罪犯，简直罕见！对此栗原应该很清楚才对。尽管如此，他却没怎么开口好好慰劳下属一番，真有领导风范。

“呃，还好吧……”

“很忙？”

“也不算……”

不怎么擅长提出像“请让我稍微休息一下”之类的要求是片山善良的地方，但这和忠厚老实又有些不同。他已经快到三十岁这个微妙的年纪，虽然不想干活，但若去休息，心中也会感到内疚。

“那么，给我把这份资料好好看一下。”栗原说着，把一个厚信封放在桌子上。

“案件资料？”

片山问道。

“真会问，”栗原惬意地坐在椅子上，微微笑道，“你觉得我会给你国外旅游宣传册吗？”

“不会。”片山闹着情绪，说道。

“好了，那你就给我把这个仔细看完，我要去开会了。”

“遵命。”

“你现在回家也行。”

片山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您刚才说什么？”

“你可以回家去认真研究那份资料。然后明天早上十点和我们一起外

出查案，不要迟到啊。”

“遵命！”

片山突然间整个人清醒过来。可以回家看资料！不管是多么复杂的案件资料，只要不是用印度语写的，留到晚上慢慢看都来得及。

换句话说，今天可以休息一个下午了。于是片山迅速收拾好桌面，准备离开办公室。

就在这时，他撞见根本刑警正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

“啊，根本先生，您回来了。”

“片山，你怎么了？看上去精神不错啊。”

“课长让我回家看资料去，正准备回去呢。”

片山脸上不禁浮现出笑容。根本却一脸凝重地回应道：

“这样啊。我可没有你这么无忧无虑。也罢，找好下份工作后记得通知我一声。最近有时间的话，我们去喝一杯吧。”

“下个——什么？”片山问道。

“你还不知道吗？让你在家里看资料就代表要裁人了。由于预算吃紧，所以要逐步把没用的人踢出去。”

“哈……”

“好啦，打起精神来。那么有缘再见啦。”

根本拍了拍片山的肩膀以示安慰。

“承蒙您关照了。”片山低下头说道。

离开警视厅，片山便走进附近的咖啡店。因为滴酒不沾，所以他一般不会去酒馆酒吧之类的地方。

“我会怎么样呢？”

真的像根本说的那样，这是委婉劝我辞职吗？但又有些说不过去啊！片山很久以前就向栗原递过辞呈，但他将它束之高阁。

总而言之，先看看是关于什么案件的资料再说。

片山把栗原交给他的信封倒转过来，逐一抖落出其中的资料。看了上面的内容后，他简直瞠目结舌。

前往德国的招待函

古堡和森林·浪漫之路两周游

德国旅游要点

.....

不管哪一份，都是满载着彩色照片的旅游宣传册，甚至还混进了“德国蜜月指南”之类的玩意儿！

“课长是不是吃错药了？”

片山低语道。

“啊，好漂亮。”

送咖啡过来的女招待看到宣传册不禁感叹道：“好想去一次浪漫之路啊！客人，是您要去吗？是去度蜜月吗？那里可棒了！”

“我对象还没呢。”

片山苦笑着说道。

“哎呀，那你看我怎么样？”

“你？”

“对啊！度蜜月回来后我们再离婚不就行了！”

女招待一下子逼近片山。片山被她肥胖的身躯和丰满的胸脯压迫，向后仰去。

“快，快让开！开玩笑也请适可而止——”

片山刚一开口，便连同整张椅子一起摔了个四脚朝天。

“一定是课长给错信封了。”

走在公寓的楼梯上，片山嘟哝道。

的确，这是唯一合情合理的解释。想必家里的两只雌性——不对，两名女性对此也不会有异议吧。

那两人吹毛求疵的本事旗鼓相当。

轻轻一推门就开了。这也太粗心大意了吧！

“我回来了。”

片山进入屋内，吓了一跳。

房间内，衣服、内衣、毛巾之类的东西散乱得满地都是——难道遭小偷打劫啦！

“晴美！晴美！”

片山飞奔进里屋。也是一片狼藉，壁橱的抽屉被拉开，衣柜里的洋装被倾倒一空，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晴美是否平安无事？——这里笔者先打断一下，片山晴美不是片山的妻子，而是他的妹妹，虽然在别人眼里看来更像他的小姑。

“晴美！你在哪里！”

记得她说过今天不上班，应该在家才对。如果是出去买东西了，那

还好；要是凑巧撞见小偷，那就危险了。

“晴美！晴美！”

片山到处寻找妹妹的身影。他打开浴室的门，突然门口传来“哥哥”的呼喊声。

片山回头望去，只见晴美双手提着两个大纸袋站在那里。“你在干什么？”

“你没事吧？”

“你说啥？”

“家里遭小偷啦！你看这乱的。你没在家真是太好了！”

“你说这个？那都是我弄乱的。”

晴美说道。

“是你？”片山如遭当头棒喝，“但是，你为什么要——”

“做旅行的准备呗。”

“旅行？”

“嗯。哥哥的短裤好多都有窟窿，于是我就出去买了些回来。”

“要去哪里旅行？”

“不是说好了去德国吗？难道栗原先生没告诉你？”

片山呆若木鸡，凝视着手中的信封。

“我说，”晴美双手叉腰，瞪着片山说道，“没脱鞋就进到屋子里，这是怎么回事？还不快点给我把鞋子脱了放鞋柜里！”

“喵——”

另一名女士威胁似的叫道。

“课长心眼也太坏了。”

片山一边抱怨，一边把烤肉送入口中，被烫得双目圆睁，差点跳起来。

“他只是想要开你玩笑嘛。”

晴美用筷子夹起一块冒着青烟的烤肉，放到在桌子下等待的三色猫跟前。“来，福尔摩斯，不要被烫到，凉了再吃哦。”

“喵——”

像是在说着“等一下，这样太残酷了”似的，三色猫发出有些心酸的声音。这只三色猫名叫福尔摩斯，在片山家白吃白住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现在不知怎么的，反而是片山在家中没什么地位。

雌性，年龄不详，朝气蓬勃，身上毛发光亮如新。但是福尔摩斯和附近的野猫不同，不，应该说有极大的差异，那就是它的脑子非常好使。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过聪明，福尔摩斯的脸就像茶、黑、白三色冰淇淋，前肢的毛色却是少有的黑白分明。独特的相貌，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被认错。

“话说回来，总感觉毛骨悚然啊。”

“啊？你害怕什么呢？”

“那个课长竟然会提出要我去德国旅行，想必不简单，一定是大地震发生前的先兆。”

片山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显得你很小家子气。”

晴美的尖锐言语往往直戳痛处。

说着话的他俩已不在片山的公寓里。晴美已经收拾好行李，做好了旅行的所有准备，简直有明天就要出发的样子。她毫无做饭的心情，于是两人便来到附近的烤肉店解决晚餐。

“果然还是有些蹊跷。”

片山依旧不依不饶。“费用怎么算？就算我的那份可以用出差费来报销，你的那份怎么办？”

“真的什么都没和你说吗？”

说着，晴美一口饮尽杯中的啤酒。

“费用都由一个叫永江的人出。”

“永江……谁啊？”

“是名下有五六家公司的有钱人，我们是和那个人一起去德国。”

“为什么那个永江要带上我们？”

“他的弟弟好像住在德国，不过据说出了麻烦，也拜托了德国的警察进行调查，但毫无进展，于是便决定亲自前往德国，但又感觉自己会碰上危险的事——”

“这些话你是从谁那里听来的？”片山吃惊地问道。

“当然是栗原先生。”

“从课长那里？”

为什么对自己的部下什么都不说，反倒全都讲给我妹妹听？片上对此很是恼火。

“对了，哥哥，明天是不是要和那个叫永江的人见面谈谈？”

课长指的“明天外出”就是这件事吗？

“天晓得！反正我只是个行李搬运工。”

“真是的，你就不要闹别扭了！”晴美扑哧笑出声来，“虽然表面上说你们是去工作，但是却连我和福尔摩斯也一块儿带去，明明是去度假旅行哦。这也是栗原课长风格的体贴吧。”

“他会是这种人？如果有人上吊自杀，他肯定会故意把椅子踢飞！”

片山一边冷嘲热讽，一边大口吃肉。

“咦，今天你胃口不错嘛！看来肉要不够了。喂，服务员！”晴美呼唤一脸困意的女招待，“再来三人份的烤肉。”

片山睁大了眼睛：“喂，我已经快吃饱了啊。”

“没事，马上有一个超级大胃王要来了。”

“超级？”片山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喂，难道是——”

还没等他说完，店门哗啦一声被打开，石津的壮硕身躯出现在门口。片山的预感不幸被言中。

“石津，这里！”

听到晴美的呼唤声，石津立刻像宠物狗一般摇着尾巴（这当然只是比喻）屁颠屁颠跑了过来。

“真是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正好有一具尸体要处理。”

周围的客人听了齐刷刷抬起头对他行注目礼，石津却毫不介意，专注于炭火架上的烤肉所剩无几，脸上露出闷闷不乐之色。

“迟到真乃人生的悲剧。我现在觉得这话挺有道理。”

富有哲学意味的箴言在石津看到端着烤肉过来的女招待之时，立马被抛到九霄云外。

这位目黑警署的年轻刑警对晴美死心塌地，一往情深，说好听点是纯情，说难听点就是天真。

当然，这在以晴美父亲自居的片山看来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然而共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案件之后，却对他怎么也讨厌不起来，这也是事实。

“你怎么会被叫到这里来？”

但此时石津的眼中只有肉，耳朵里听到的也只有烤肉的声音，扑鼻而来的尽是烤肉的香味，他对片山的问题置若罔闻。于是晴美代他回答道：

“是我叫他来的。”

“这我知道，我是说——”

“有些事情我们先合计一下比较好，你觉得呢？”

“也对。”片山随口说完，又接着问：“要事先商量什么事情？”

“当然是这次的德国之旅。”

“喂，等一下！难道……”

片山一下子哑口无言。

“多谢款待，”石津一边嚼着烤肉，一边说道，“片山前辈，请务必把我一块儿带去，我一定会派上用场的！扛行李什么的就交给我好了！”

石津仿佛作竞选演讲一般，而片山则像是一开始就落选的候选人。

“啊，糟了！”

石津叫道。

只见一片肉掉到餐桌下。他探头看向桌底，发出“啊，好可惜”的叹息，接着与福尔摩斯打了个照面。

“哇！”

石津连忙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别看他块头大，却有恐猫症。“我不

知道你在下面……”

福尔摩斯脸上一如既往若无其事的表情，转眼就把掉下来的肉吃了个精光。

烤肉店的老板娘一边望着举止怪异的那桌客人，一边烦恼着是不是应该报警。

这是一间超现代化的办公楼。

走廊处处被打磨得光洁如新，灯火通明。大厅内部装饰整洁舒适，四下里鸦雀无声。

片山和栗原警视一起步入一楼的客厅。

与酒店的客厅有所不同，这里并没有摆沙发。

三层楼高的挑高大厅里只有一座希腊风格的雕塑静静地伫立在中央。

“好安静啊，”片山说道，“又干净，又宽敞……真想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呢。”

栗原以锐利的目光瞪向片山，问道：

“这算是对我公开表示不满？你是想说搜查一课又脏又吵？”

“没那回事。”

片山摆出一副心照不宣的神态说道。

总而言之，他是有点不吐不快。今天早上，他曾试着问栗原：

“为什么不对我说，却对我妹妹解释得那么详细？”

“与其对你讲，不如对你的妹妹讲更能贯彻我的指示。”

片山听了不禁气上心头。

现在两人为了与永江和哉会面，来到“永江第五大厦”。

“既然冠名第五，就应该还有其他大楼吧？”

片山按下电梯向上的按钮，问道。

“好像有二三十幢。若能分我一幢该有多好。”

栗原异想天开地答道。

电梯在降到底层后打开了门。

“哪一层？”

“据说社长办公室在顶层。”

“在最上面啊。”

片山一面胡思乱想遇上火灾该怎么逃命，一面按下了顶层的按钮。

突然传来一阵咚咚咚的奇怪声响。

“咦，好像有人正跑过来。”

的确是脚步声——但是这嘈杂的脚步声却与整幢大厦的寂静格格不入。

“等一下！请等我一下！”

还有呼喊声。

无奈之下，片山只好按下“开门”按钮，眼看要关上的电梯门再次被打开。

根本不必这么着急呀，又不是赶末班车！

由于地板太过于光滑，那名女性跑到电梯前时稍微放缓了脚步——似乎原本是这么打算的，但事与愿违，她控制不好速度，让人感觉就像在溜冰，嗖地滑进了电梯。片山连躲闪的念头都没来得及转，直接被女

子撞上，摔了个四脚朝天。

“对.....对不起！您没受伤吧？”

“还.....还好。”

片山挣扎道。

“我不是有意的！我真的想停下来，可是因为速度太快，地板又滑，而且平时不怎么穿高跟鞋出门，所以来不及刹住——”

“怎么都行，总之你先从我身上起开！”

片山喊道。

电梯开始向二十楼上升。

“原来你就是保镖？”

那名女性问道。

“我是警察，不是什么保镖！”

“不过，都是贴身护卫这点没错吧？初次见面，你好，我叫由谷圭子，是永江叔叔的侄女。”

“你也要去德国？”

“嗯。我是第一次去欧洲，好开心啊。”

名叫由谷圭子的女子年龄大概在二十一二岁左右，脾气温和，就是太胖。

从片山被她压住时完全无法动弹这一点就可以想象她有多重，虽然个头不算太高，只比瘦高个片山的肩膀高出一些，但是宽度却是他的两倍之多——看上去给人超重的感觉。

大楼很时尚前卫，可这电梯的上升速度却有些慢，会不会是因为与由谷圭子同乘的关系？片山不禁暗自胡思乱想起来。

“啊，好热啊！因为太胖，所以我很容易出汗。对了，德国会不会很热？”

“也许吧。”

“我是不是带上泳衣比较好？”

她似乎以为要去塔西提岛之类的地方。

片山稍许冷静了些，可还是没有完全从刚才的冲击中清醒过来。他又看了看女孩，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头——名叫由谷圭子的少女怎么看都和千金大小姐的形象相去甚远。不计较肥胖，她的发型是像金太郎^[4]那样的齐短发，没有细心护理过；滚圆的脸蛋被晒得通红，很是健壮；至于衣着则不禁让人怀疑：时至今日还会有哪家店会卖这种古旧花纹的连衣裙？并且，脚下的高跟鞋为了努力支撑主人的体重，时不时伴有异样的声音传来。

如果是晴美肯定会说，胖成那样还不如死了算了！

身为永江和哉这种有钱人的侄女，却土里土气，身上尽是便宜货。片山对此深感困惑。

电梯到达二十层打开门后，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个气派的柜台，一名脸上仿佛写着“接待”两字的美女正对着电梯门坐在柜台后面。

栗原向其告知来意，美女拿起手边的电话三言两语了一番后，立刻站起来说道：

“这边请。”

说完便向前领路。

走廊上铺有厚地毯，再也不用担心由谷圭子会滑行了。

众人被领到一间与其说是会客室不如说是沙龙的宽敞房间，里面摆着几张沙发。

有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高个子年轻人已经在房间里。

他似乎从早上起就拿着威士忌酒杯，像是对什么事情不满似的，到处瞪来看去。

“啊，绅也先生。”

由谷圭子打招呼道。

“原来是圭子啊，”名叫绅也的年轻人依旧兴致淡然的样子，问道，“你也会去？”

“嗯，叔叔决定带我去。”

“爸爸他人真好。那你要老实点哦。”

“嗯，我懂。”

由谷圭子躲到最里面的角落，安静地找了把椅子坐下来。

片山感到气氛有些不太对。这个叫绅也的年轻人似乎是永江和哉的儿子，和由谷圭子是堂兄妹关系。

可他对圭子的态度就像对待佣人一般。

片山和栗原就近落座，刚才负责接待的美女推开门，端着冷饮走了进来。

“永江先生呢？”

栗原问道。

“会议延长了十分钟。”

女子回答道。

那就没办法了。栗原和片山只好一面喝着冷饮一面等待。

这时有一只狐狸推门进入房间——当然这只是修辞手法。

女子有一对眼角上吊的小眼睛，只见她旁若无人地走向绅也。

“哎呀，原来是老妈，”绅也说道，“好难得啊，您这么早就过来了。”

妈妈？片山瞠目结舌。她看上去的确不像是永江的女儿，顶多也就三十七八岁的样子，身材苗条，身上的衣服价值不菲，穿戴讲究。与不戴项链、耳环和戒指的由谷圭子的打扮正好完全相反。

多半是继室吧？

“那些人是谁？”

妇人望向片山，故意大声问道。

“应该是旅行社那帮家伙。”

对于绅也的回答，连栗原都忍不住生气。就在他站起身准备自报家门的时候，门又一次被推开。这次，一个三十岁左右、一副精英职员模样的人走了进来。

“这不是夫人嘛——”男子走近狐狸夫人打招呼道。

“北村先生，劳烦你了。”

狐狸夫人说道。

名叫北村的男子正了正银边眼镜，走向片山等人。

“各位是警视厅的吗？”

“正是！”栗原故意大声回答道，“我是搜查一课的栗原。这位是片山刑警。”

“听说要和我们同行的是——”

“没错！虽然他是我们搜查一课的重要王牌，但既然是永江先生提出的委托，也只好借给你们用了。”

栗原把自己称作为“重要王牌”，片山听了心情很是舒畅，然而被人“借去用用”则令人有些不愉快，又不是出租汽车或是出租自行车！

但是北村脸上依旧挂着无懈可击的笑容。

“我是永江先生的秘书，敝姓北村。这回有劳你们了——”

北村说完，片山也似笑非笑地客套道：

“哪儿的话，我们才要请您多多关照。”

就算是片山这边还要带上晴美、福尔摩斯和跟班石津（究竟谁才是跟班暂且不论），也要低调。

“容我来介绍一下，”北村说道，“这位是永江社长的夫人。”

“敝姓有惠。”狐狸夫人始终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

“旁边的这位是社长的儿子，名叫绅也。”

“你好。”

绅也冷漠地盯着举在手中几乎已空的酒杯。

片山发现待在角落里在电梯里和他撞了个满怀的由谷圭子正站起身来，估计北村接下来就该介绍她吧。

然而北村看了看手表，似乎并没有这个意思。他换了个话题说道：

“看来社长也快到了。”

只见由谷圭子默默地坐回椅子。北村不会没有注意到她，就算房间再大，也不可能漏看一个人。

片山当然已经认识她，但还是对北村没有作介绍感到奇怪。由谷圭子没有发一句牢骚，脸上露出压抑着悲伤的神色。

“北村先生。”片山说道。

“嗯，什么事？您想要喝些什么？”

“不是。坐在那边的小姐和我们是一起的吧？你还是介绍一下比较

好吧？”

北村瞥了一眼由谷圭子，假惺惺地笑道：

“您说的正是。哎呀，因为刚刚眼镜没有戴正，所以我没有注意。”

于是他重新整了整银边眼镜，介绍道：

“这位是永江社长的侄女，名叫由谷圭子……”

圭子缓缓站起身，朝片山等人低头示意。再抬起头时，她的双目中似乎饱含了对片山的感谢之情。

栗原戳了戳片山的侧腹。

“怎么了？”片山问道。栗原悄声回答说：“喂，还不快点展示你的骑士道精神？”

就在片山不知所措之时，突然有人推门而入：

“哎呀，抱歉，让各位久等了。”

声音响彻整个宽敞的房间，一下子便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你们就是警视厅的各位？”

来人向栗原伸出手，说道：“我是永江和哉。”

2

“小心脚下！”

提醒声来得有些迟了。

“哇！”

片山想要避开那个东西，身体却失去了平衡，摇摇晃晃地摔向路边。

幸好站在路边的是石津。如果是晴美，岂止不会帮忙接住，甚至会马上闪身，任由片山摔倒。若是福尔摩斯，或许还会绊他一脚。

多亏有石津这道屏障，片山重新站稳，抱怨道：“可恶，怎么到处都有狗屎啊！”

“我不是事先提醒过你了吗？”

晴美一点不表示同情。

“片山先生，你哪里受伤了吗？”

由谷圭子担心地停下脚步。

“没事，随它去好了。”

“好了，快走吧。”

晴美搂着圭子的肩，冷淡地催促片山。

晴美和圭子是一对不错的组合，两人一个娇小，一个庞大。自从在成田机场结伴而行后，晴美很快就像亲姐姐一般照顾着圭子。

这里已经不是日本了。然而，他们身处的杜塞尔多夫离永江英哉的城堡还很远，虽然是德国城市却也有很多日本人居住。

“我总不能一直低着头走路吧！”

片山不满道。

“您说得没错，”笑着回答的是一位年轻的日本女子，“德国人对自己家窗户玻璃上的污渍非常神经质，甚至连素不相识的人家里的污点都会在意。但是像这样扔在路边的狗排泄物，他们似乎全然不在乎。”

“真有意思啊。”石津感叹道。

“哪里有意思了？”片山不愉快地说道。

“之前德国曾经试行过一个法案，说是由饲主来收拾狗的排泄物，

不过最终还是被否决了。”

“为什么？”

“因为本来就有专门清扫的工作人员。如果按照那个法案实行的话，他们就要失业了。”

“原来如此。”

“杜塞尔多夫这里算好的，有供宠物狗使用的公用厕所。因为这里外国人很多，所以政府已经比较注意市容了。”

“欸！但是狗能忍到进厕所再拉屎？”

“看来果然不行啊。”片山不由得笑出声来。

“我在德国住了好多年，走夜路时也会冷不丁碰上狗粪，需要绕道而行呢。”

石津不断地感叹。

抵达德国后，永江和哉和他的妻子有惠一起拜访了当地的客户。秘书北村当然也和他们同行。儿子绅也则在飞机的头等舱里喝多了，下机后在酒店内昏睡。

于是片山一行和由谷圭子决定出来散步。话虽如此，每个地方的大城市景色都差不多，特别是这里，日本企业的分社和办事处鳞次栉比，并没有让人感受到太多异国的风貌。他们甚至还发现了日本料理店。

这里的街道上同样有很多汽车——只不过它们是靠右行驶——给人一种杂乱无章的印象。当然，片山他们走过的都是特别热闹的街区。

“对了，片山前辈。”石津说道。

“怎么了？”

“这里的外国人还挺多嘛。”石津发表着废话般的感想。

“哎哟，您很清楚嘛，”负责带路的日本女性说道，“能区分清德国

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您可真内行。”

她的过度解读让石津的脸上浮现出害羞、抱歉的复杂笑容。

负责带路的日本女性叫神津麻香，在永江会社的杜塞尔多夫分社工作，目测大概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和常见的女性白领一样，她的头发扎成单马尾，虽然看上去有些老气，但衣着简洁，魅力十足。

自称名侦探的晴美，德语说得并不是很流利，更别指望连名侦探都算不上的片山和石津了——尽管两人在大学学过德语，但也仅只是记得Liebe^[5]，dankeschön^[6]之类的水平，可见他们有多靠不住。

连同永江和哉在内，包括他的妻子有惠、儿子绅也、侄女由谷圭子，甚至秘书北村，大家的德语都很一般，因此德国当地的导游之职便交由神津麻香。

对人类来说，大概没有比言语不通更令人不安的事情了！像晴美这种“不论结果，姑且放手一试”的大胆人士不在此列，如果把胆小的片山一个人丢下不管，估计他会进退维谷，好几天都迈不开脚步。

因此一群人就像幼猫追着母猫般跟在神津麻香身后。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错了，是一只猫。如果片山一行中有会德语的生物，那或许非福尔摩斯莫属。可惜了，它不会说人话，没法做翻译。

说到福尔摩斯，不得不提到行走在这个城市中的动物——尽是狗。因为基本上看不见猫的身影，所以福尔摩斯格外“引狗注意”。

每次与乍一看便知道，牵着的是带有血统保证书之大型犬的老妇人擦身而过（或者该说是狗牵着老人散步），那些狗就会以一种“这是谁啊”的可怕眼神打量福尔摩斯。而当事猫却目无中狗，优雅如闲庭信步。

“是时候回酒店了，”神津麻香看了看手表说道，“吃完午饭后，请各位小憩片刻。下午两点，我们坐车去海德堡。”

“不是去浪漫之路吗？”由谷圭子问道。

“从海德堡出发的车会带你们去那里。”

“好期待！”圭子兴奋地说道。

确实，浪漫之路毫无疑问是这次德国之旅的重头戏。然而片山却心情沉重。

到目前为止旅行中还没有发生一起危险的事情，非常和谐。从永江和哉的言行来看，他在必要的花费上毫不吝惜金钱，但是也不是奢侈浪费。这样的人不仅把片山，甚至晴美、石津和一只猫也一起邀请来德国，其中一定有隐情。而且自从抵达德国后，永江和哉就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

从他对北村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变得有些神经质，情绪焦躁。在片山眼中，他像是在害怕什么东西。

去见亲弟弟为什么会如此恐惧呢？片山对此很疑惑。

“我弟弟是个怪人，”永江曾提到过，“他遭遇了不幸之后，人变得更加奇怪了。”

只是这样就让他嗅到“危险”的气息？肯定有更加特别的什么东西被他隐瞒了。

“片山前辈——”石津低声说道。

是片山早已习惯的语音语调。

“你饿了？”

“你怎么知道？”石津大吃一惊，睁大眼睛看着片山，“自从来到德国，你的直觉一下子变得很敏锐啊！”

片山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他。

一行人走回酒店。下榻的是一间日式酒店，外观却是美式风格，虽然不是欧洲风味，但是在酒店中能用日语进行交谈，感觉很是舒心。

“那么，各位要不要马上用餐？”

刚进入酒店大堂，神津麻香便问道。

“好的！”对于石津迅雷不及掩耳的回答，众人放声大笑。

“那我们现在就去餐厅吧！如果有时间，你们可以在列车上尝尝法兰克福香肠。”

神津麻香边说边向前走去。

“看来还是本地的香肠更美味。”

“如有机会去维也纳，那里的香肠也值得一试。”

就在众人一面交谈一面结队横穿酒店大堂之时，突然传来“啊”的女性惊叫声。

片山惊讶地回身望去，只见一个旅行装束的年轻女性睁大了眼睛，仿佛见到幽灵一般，正脸色发白地望着片山一行人。

“您不舒服吗？”

神津麻香诧异地问道。

“呃……没什么……”女子终于回过神来，回答道，“看到有个人和我认识的一个人长得很像……对不起，大概是我认错了。”说完，连忙穿过大堂走向电梯。

“真是个怪人。”晴美说道。

“好了，我们去就餐吧。”

神津麻香说完，迈步走向餐厅。

“喵。”福尔摩斯轻轻地叫唤了一声。片山闻声转过身，发现刚才那女子停下脚，回首注视着自己这边——她的目光落在队伍最尾的由谷圭子身上。

“一个小时后，请大家在大堂集合。”

走出餐厅后，神津麻香叮嘱道：“不要遗忘自己的物品。”

片山在电梯前舒了一口气。

饭菜还真是多到让人吃不消。

虽说不是很难吃，可是光一人份就相当于日本餐厅的好几倍，像片山这般食欲的普通人，实在吃不下那么多。

只有石津对此欣喜万分。

“你真是老鼠掉到米缸里了。”片山乘上电梯，说道。

“没错没错。感觉有八分饱。”

石津若无其事地接受嘲讽。

“喂，晴美，不上来吗？”

片山对晴美喊道，她正和由谷圭子一起在大堂中悠闲地踱步。

“不了，我们两个要去喝杯茶。”晴美挥了挥手。

“真是一群怪人。”电梯门关上后，片山嘀咕道。

“就是。”石津表示同意。

“你也这么觉得？”

“嗯。为什么大家都剩着菜，没有吃完呢？”

“我不是指这个！你看那个由谷圭子，说她是永江的侄女，但那位绅也少爷对她的态度，怎么看都是瞧不起的样子，连北村都无视她的存在。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确实有点奇怪。可那个女孩似乎对你有意思欸！”

“别把我扯进去！”片山气鼓鼓地说道，“我只是个保镖。”

实际上由谷圭子对片山的一片心意表现得非常明显，以至于愚钝的片山都察觉到了。

由谷圭子再怎么怎么说都算不上是美女，但性格却很不错。在一行人中，她一直以来唯唯诺诺的姿态惹人怜爱。

“喂，这电梯坐了那么久怎么还没到？”片山说道。

“这是当然的，我们没按楼层键嘛。”石津回答道。

大堂深处的某间茶室内，晴美和圭子正品着咖啡。

“终于要出发了。”晴美说道。

“好棒啊！我一直梦想能在德国的森林中散步。”圭子说道。

“圭子小姐，”晴美停顿了一下说道，“我不是出于猎奇才想问的……”

“你想知道什么？”

“果然我还是很好奇，或许会有冒犯。”

“有关我的事？为什么夫人和绅也对我很冷淡？”

圭子如此单刀直入，晴美也有些紧张起来。

“没……没错。如果有什么内情，方便的话，能告诉我吗？”

“原来你这小家伙在这里。”圭子发现了晴美脚下的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仿佛对晴美的一反常态正毫不避讳地窃笑着。

“这只猫真有趣，”圭子微笑着，耸了耸肩，“其实也没什么不方便——”

“那就是说？”

“实际上我是永江和哉的私生女。”

晴美眨了下眼睛。

“我母亲是以前永江先生的秘书。”

“这样啊！之后呢……”

“母亲和永江先生变成那种关系，我出生了。但是不久她就去世了，我被托付给亲戚照顾。”

“那你父亲，永江先生呢？”

“因为没有女儿，他其实很想领养我。但是周围人对此颇有非议，结果就以侄女的名义把我过继了。”

“这件事大家都……”

“嗯，大多数人都知道。因此夫人和绅也对我很是冷淡。”

晴美钦佩能如此心平气和、轻描淡写地说出这番话的圭子。

出生于那样的环境，性情却没有变得乖僻阴暗，那份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也源于此吧。

“永江先生应该很疼你吧。”

“他平时很忙，也不能要求太多。这回是头一次一起旅行。”

“如果能承认你是他女儿的名分总归比较好吧？”

“不过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的，轻松自在。”

“为什么？”

“因为这样就不会和财产问题扯上关系了。”

“原来如此。”

如果永江承认圭子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她便拥有财产继承权，对妻子有惠和儿子绅也来说，她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但是你——”

“你大概不会相信吧？我完全没想过争财产。”

圭子笑着说道。

“有惠夫人应该不是绅也少爷的亲生母亲吧？”

“嗯，当然是后妻。我爸本没有续弦的意思，似乎是在周围人的撮合下再婚的。”

“前任妻子是？”

“好像很久前就离婚了。听说前妻搞外遇，和男人跑了。”

“欸？”

晴美听到这种话题就大感兴趣，一下子探出身来。

但圭子似乎对内情知之甚少。

“爸爸没告诉过我他前妻后来怎样了。”

“这样啊！还真是关系复杂的一家人。”

“钱多惹的祸，”圭子微笑着说道，“当然，太缺钱也不行。”

“对此我深有体会，”晴美笑着说道，“咦，哥哥，怎么了？”

只见片山和石津优哉游哉地走了过来。

“找不到钥匙了。”

“怎么会？”

“不清楚，”片山一脸匪夷所思，“我以为钥匙由石津带在身边。”

“我记得是片山前辈——”

“这可麻烦了，”晴美说道，“护照呢？如果放在房间里被人偷走，

就没法继续旅行了。”

“你不要吓我，”片山变成一副可怜样，“现在该怎么办？晴美，去前台说明一下情况吧！”

“也只好这么办了。”

“最好快点知会一下，让他们帮忙开门，”圭子说道，“我去好了。”

“哎呀，真是有劳——”

“不行！太纵容他了！”晴美打断道，“你好歹是搜查一课的刑警！振作起来！”

“我现在就递辞呈。”

“不要忘了，就因为你是刑警，才要留在这里。”

“真无情。”片山嘀嘀咕咕道。

“打扰一下……”

传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有何贵干？”片山回身望去，发现就是方才擦身而过时发出惊叫声的女子。

“这是您掉落的吗？”

女子伸手递出钥匙问道。

“啊，就是这个！得救了！”片山接过钥匙确认了房间号码，长吁一口气，“太感谢了，帮了我大忙！”

“哥哥你真是个粗心鬼，”晴美说道，“不好意思，您是在哪里找到

的？”

“就在酒店大堂。我先告辞了。”

女子行了个礼，快步离去。

“哎呀，怎么会把这玩意儿给搞丢了？”

片山和石津于是在晴美同一桌落座，石津理所当然坐在晴美边上。

片山点了杯咖啡，再一次说道：

“被好心人捡到真是太幸运了。”

“好奇怪啊。”晴美说道。

“哪里怪了？”

“刚刚那个女人说是在酒店大堂捡到的。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我们散步回来后并没有经过大堂，而是直接去了食堂。接着，哥哥你们就往电梯的方向走去。”

“对哦……我们没有横穿大堂。”

“就是啊，那么为什么钥匙会掉在那里？”

“也就是说刚才那姑娘——”片山站起来回望身后。

只见绅也无精打采地正走向这里。

“绅也，你不舒服？”圭子问道。

“还好，”绅也拉出一把椅子，在片山的邻桌落座，“啊，真是不爽！”

“怎么了？”晴美问道。

“嗯？没什么，只是这两天多喝了点，”绅也对晴美微微笑着回答道，“你难道在担心我了？好高兴啊。”

“当然了，如果你死了，旅行不就没法继续下去了？所以还请您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哦。”

“嘴上真是不饶人。”绅也笑着说道。

“话说回来，”片山说道，“正好借这机会请教一下，我们随后要去拜访的那位永江英哉的人怪在哪里？”

绅也沉思片刻后回答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总之叔父原本就有些古怪。”

“怎么个怪法？”

“叔父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并不是游手好闲那种，只是会到处旅游，欣赏名画，自己也画上两笔——该怎么说呢？对了，就像个流浪艺术家。”

“好羡慕这种生活。”晴美说道。

“我也很久没见过他了，最后一次是四五年前。”

“他一直待在那座城堡里？”

“叔父大概三年前才结婚，之后就一直住在那里。”

“是和智美小姐一起吧，”圭子补充道，“我从永江社长那里听说的。”

“新娘似乎才二十岁，太年轻了。结婚时，叔父买下了那座城堡。”

“住在城堡里好浪漫啊！”晴美说完叹了口气。

“可是飞来横祸……”绅也说道，“新娘就此殒命，城堡家庭也泡汤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对于晴美的提问，绅也耸了耸肩。

“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说自那之后叔父就变得怪怪的，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城堡里闭门不出。”

片山觉得，英哉那么年轻就过起了隐居生活，一定另有隐情。

“我曾听永江先生提起过。”圭子说道。

“关于那个时候的事情？”

“嗯，”圭子点了点头，“智美小姐是被‘铁处女’杀死的。”

“铁处女？”片山反问道。

“这么说来是被谋杀？”石津说道。

“不对，”晴美摇了摇头，“我记得‘铁处女’是可以向两边打开……”

“没错，把犯人关进去，按下某个机关，之后门就会合上。”

“人被铁处女紧紧抱住？”石津问道，“只是这样怎么会死呢？”

“被门内安装的众多尖锐利刃刺穿身体而死……”

片山听了猛咽一口口水。光是想象，对血的恐惧便油然而生！

“为什么智美小姐身上会发生这种事？”晴美问道。

“据说铁处女就安置在礼拜堂的密室中。被好奇的智美小姐发现，靠近了观察它，接着就……当然啦，那东西很老旧了，没想到它竟然还能动。”圭子静静地说完，叹了口气。

“是智美自己进入铁处女里面的？”

“嗯，她对中世纪风土人情很感兴趣，想要住在城堡里也是她提出的。”

“那还真是有点奇怪呢，”晴美说道，“如果她对中世纪那么了解，理所当然应该很清楚铁处女的危险才对吧？！”

“对啊，这很不可思议，”圭子说道，“但是，总而言之，智美小姐不幸惨死了。”

“这样子啊，那么丈夫行为反常就情有可原了。”

“不，不过——”片山试着隐藏自己话音中的颤抖，清了清喉咙说道，“他还真能在发生了那种不幸的城堡中住得下去啊！普通人光是想到要踏足其中就会受不了吧。”

“他应该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吧，”圭子说道，“因此才不想离开那片伤心之地。”

“有道理。”晴美表示赞同。

“是这样吗？”片山深感怀疑。

“到底谁正确？”石津糊涂了。

“喂，圭子，”绅也说道，“你对这些事很清楚嘛。”

“诶？呃，这个啊——”圭子突然回过神来，解释道，“女人就是喜欢问这问那嘛。”

“不过，老爸对我却什么都没讲。算了，我也不想掺和这事。”

“失陪一下，我先回下房间。”圭子说着站起身来。

“圭子小姐，钥匙！”晴美连忙叫住她。

“糟糕，我真是太冒失了。”圭子脸上泛红，接过钥匙后快步离开休息室。

“哎呀，大家都在这儿啊。”

神津麻香随后走了进来。

“圭子小姐怎么好像有些不太对劲？”晴美小声地问片山。

“对哦。”石津马上附和。

“一定是去上厕所。”

“今天天气不错，从列车上应该能一览无遗地远望莱茵河的古堡。”神津麻香说道。

“神津小姐可曾见过永江英哉？”晴美问道。

“没有，”神津摇了摇头，“我只听过些传闻，并没有亲眼见过真人，而且连社长都只是第二次见面。”

“你打算在这里找事做吗？”

“没错，我曾在维也纳学过钢琴。”

“哇，好厉害！”

“还不是半吊子？！”神津麻香害羞地笑了笑。

“你是为了学琴才来德国的？”

“嗯。好不容易来一次，马上就回国多可惜。考虑到杜塞尔多夫有许多日本公司，于是便到这里来了。”

“对，语言交流应该没问题。”

“没有那么顺利，关键是敢开口说。”麻香笑着说道。

“哟，你在这里啊。”

传来一个声音。

“社长，您回来了。”麻香连忙站起身来。

“不用紧张，放轻松。我只是稍微休息一下。应该赶得上列车的发车时间吧。”

“时间还很充裕，”麻香回答道，“夫人呢？”

“她还在买东西，北村陪着她。”

“那我也一起陪着比较好吧？”

“你的工作是我们全员的向导，不用应付我家人的心血来潮。”

永江脸上有些不快，说完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众人。

“圭子呢？”

“她回房了。”晴美回答道。

“哦。说来多亏有你，圭子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圭子小姐真是个不错的人。若不是哥哥早有婚约——”

“喂！”

片山赶忙轻推了一下妹妹。跑来欧洲，好不容易从相亲狂儿岛光枝的魔掌中逃了出来，干吗提那种事！

“挺好啊，”永江笑着说道，“可以同行度蜜月。”

“那个——”

片山连忙打断道：“很快就要前往令弟居住的城堡。如果没有任何不便，为何需要我们陪同？关于这点，您能告诉我吗？”

永江似乎有些犹豫，陷入了沉思。片山补充道：

“现在不说也没关系……”

“果然还是应该先和你们说一声。”

永江郑重其事地说道：“你们应该也或多或少听到过关于我弟弟的传闻了吧？”

“嗯，刚刚从圭子小姐那儿听说了。”

“是嘛，”永江慢慢地把两手交叉于胸前，说道，“新娘其实是被我弟弟害死的。结婚典礼是在德国举行的，只有他们两人。虽然我未能亲眼见证他们幸福结合的那一刻，但弟弟应该是真心爱着智美小姐。”

“于是这次的旅行——”

“没错。说出来可能会吓到你们：我或许会被弟弟杀死。”

3

“又起雾了。”

晴美说道。

载着一行人的面包车放慢了速度。

放眼望去尽是平缓起伏的连绵街道，笼罩在浓雾中，本来感觉就要放晴了，不知何时巴士又钻入了雾中。

路面虽然不宽阔，但铺了柏油，车子驶起来还算舒适。神津麻香找来的司机是个一眼看去带着年轻学者气息的德国人，做事一丝不苟，驾驶技术一流。

即使在浓雾中，他依旧冷静地保持着六十码的速度，雾散时提高到八十码。就算如此，车子依旧开得稳稳当当。

“今天雾好大啊。”

神津麻香自言自语道。

或许是片山的心理作用，每当眺望隐约现出浓雾深处的森林或时隐时现的住家，他总感觉心情变得郁闷。

而且，面包车一路经过的小镇上，见不着一个人影，让人不禁疑问是否真的有人居住。

虽说清静，却感受不到一丝活力。或许这只是总忙碌过头的日本人狭隘的观感吧。

司机说了些什么，片山当然是听不懂的，麻香替大家翻译道：

“从这里进入岔道后，路况会变得有点差。”

还没等她说完，面包车便嘎嗒嘎嗒地摇了起来。

道路变成曲曲折折的上坡路，车子似乎正缓缓驶入山中。

“还要开多久？”

永江有惠发出不耐烦的声音。

“这个，我也……”

麻香询问司机后予以肯定的回答：“大概还有一个多小时。”

众人发出一阵叹息。麻香继续说道：

“前面好像有个小村庄，要不要在那里休息一下？”

“可以吃东西吗？”

大家肯定能猜到这位听上去就像快要咽气的人是谁。

“准备点快餐应该没问题，或者就在那里吃午饭好了。”

抵达村子仅仅花了五分钟。就像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古朴的村子里，牛和鸡漫步在道路中央。

车子一边避让一边缓慢前进。不久，停在一间白色屋子前。

“劳烦大家现在下车，这家店和居酒屋差不多，应该能提供些吃的。”

由于车上实际人数远低于面包车的定员数，所以坐起来既宽敞又舒适。可即使如此，下车后，片山还是松了口气，忍不住伸了个大懒腰。看上去其他人也一样。

“雾散了。”由谷圭子抬头望着天空说道。

真的，突然间就云开雾散了，太阳出来了。

“看来可以安心了，”晴美说道，“福尔摩斯也是这么想的吧？”

最后下车的福尔摩斯跃过脚边的水洼，第一个走进居酒屋中。

屋内特别宽敞，布置很新，木头的香味扑鼻而来，沁人心脾。

胖嘟嘟的老板穿着围裙走出来，和麻香交谈的时候一直笑呵呵的，很是和蔼可亲。

“好像只有香肠和土豆，”麻香说道，“大家介意吗？那么，就每人来一份好了。”

店内的椅子好像是直接以原木加工而成，很有质感。众人落座后，永江社长问道：

“这里有葡萄酒吗？像这种小村庄，意外地会有不错的酒哦。”

在片山看来，永江今天表现得非常淡定。

昨天还在为将要与弟弟见面而提心吊胆，今天看上去却一下子放松了许多。不知是演技高还是想通了。

摆出一副焦虑模样的反而是有惠（虽然她平素就牢骚满腹）以及把“冷静”两字穿在身上的秘书北村。

毫无变化的是平时总摆着张臭脸的绅也和永远肚子饿的石津。对了，还有老是一副扑克牌脸的福尔摩斯。

“香肠有些吃腻了呢，”晴美说道，“但也一定是因为美味才吃得下去。”

众人除了石津都斟满了葡萄酒。片山对酒精完全没辙，只能以矿泉水代酒。

那种味道就像不含气泡的碳酸饮料一般，一点都不好喝。

“再休息一会，我们就出发吧。”麻香说道。

老板和好像老板娘的妇人（胖的程度完全不输老板）从柜台后出来，一面收拾饭后残局，一面和麻香攀谈起来。

“他们在说什么呢？”好奇心强烈的晴美问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圭子说完，举起杯子一饮而尽。

“圭子小姐很能喝嘛。”

圭子似乎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说道：“身体庞大，所以酒精能很快被稀释嘛。”

突然，大家被老板发出的惊呼吓了一跳，纷纷抬起头。

老板娘也向后退了两三步，手捂嘴巴，一副像是听人说了什么骇人听闻之事的模样。

老板对着一脸困惑的麻香以惊人的气势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片山问道。

“这个嘛——”麻香安抚下不停地聒噪的老板后解释道，“老板问我们要到哪儿去，我回答说就是前面的城堡，于是就……”

“他是对什么东西生气吗？”

“没有。”

“那么——”

“他劝我们不要去。”

“不要去？”

“不要去前面的城堡。”

片山和晴美对视了一眼。

“有什么隐情？”晴美问道。

“不知道，”麻香摇了摇头，“总之，他的意思是去那座城堡很危险。”

“很危险？”

“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他没有直接说是什么坏事，只是叫我们不要去。”

片山再次陷入抑郁的状态。但事到如今，也不能打道回府。

“这个村子的人就是因为太迷信，才会觉得有妖怪出没吧。”永江笑着说道。

“真的会有妖怪跑出来吗？”北村问道。他似乎是发自内心地感到害怕，和之前的镇静判若两人。果真是在惧怕着什么吗？片山暗忖。

“说什么傻话！”永江语带怒气，说道，“只有我弟弟一个人住在那里。好了，没工夫在这里听无聊的闲话，快点出发！”

永江站起身，众人也纷纷离开座位。

片山眼见福尔摩斯蜷成一团睡在椅子上，便戳了戳它：

“福尔摩斯，你这家伙还真是悠闲。走了。”

福尔摩斯起身伸直前肢，打了个大哈欠。然后不紧不慢地舔了舔前腿，洗了把脸，接着向着老板发出一声亲昵的喵叫，啪啦一下子跳到地板上。

老板一脸惊愕，目送福尔摩斯从容不迫地走出店门。

“人都到齐了吧？”

麻香环视了下车内，确认道。

见她点头示意没问题，司机发动了面包车。

“总感觉心情变得有些微妙。”晴美轻声嘟囔道。

“是啊。”圭子也是一脸不安。

“啊，你看。”晴美指着窗外说道。

片山望向外面，只见逐渐远离的居酒屋前，老板娘走了出来，对着面包车高举着什么东西。原来是个巨大的十字架！

就在此时，云隙消失，周遭一下子陷入黑暗中。有一瞬间，片山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仿佛误入超自然电影世界中一般。

随着车子在道路上向前行驶，周围的雾色再次变浓，无论多大胆的司机都不得不放慢速度。

雾气有时化成雨滴，敲击车窗。左右皆是浓密的树丛，一眼望不到边。

“我想回去。”有惠嘀咕道。

“够了！”永江突然大声呵斥，把片山都吓了一跳。

在众人面前怒斥自己妻子这种事，怎么想都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有惠没有因为被斥责而生气，倒像是被吓坏了。

“老公，我——”

“烦死了！”永江又一次呵斥道，“你照我说的去做就行！”

有惠似乎还打算回嘴：

“我不是一直照着你说的去做嘛！迁就你的心血来潮，陪你一块儿跑到这种鬼地方来。”

“你说你是来陪我的？”永江的脸上浮现出之前从未见过的讥讽的表情，“我看不是这样子吧？你是来陪北村的吧！”

片山看向北村。只见他瞬间面色苍白，正了正眼镜。

“你说什么？”有惠反问道，然而声音低微且颤抖。

原来是这么回事！北村和有惠有一腿。片山暗忖道。

忙碌的丈夫和年轻的娇妻。然后那个秘书.....

车中被莫名的沉闷气氛笼罩。只有一个人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份尴尬，那就是不懂日语的司机，只听他轻松地哼着小曲儿，这反而令现场气氛变得更加尴尬。

麻香清了清喉咙，说道：“马上就要抵达目的地了。”

就在这时，司机停止了哼歌，又说了些什么，甚至连片山都能听懂他说的是什麼：Schloss。德语是城堡的意思。

片山把脸贴近窗户，放眼望去。

巴士突然停了下来。

“怎.....怎么了？”有惠慌里慌张地问道。

“到了。”麻香回答说。

“我们该从哪里进去呢？”圭子问道。

众人下车后，司机以与外表不符的怪力把大家的行李从巴士后的行李箱中搬下来。

护城河张开大口，把众人与城堡分隔开。

“应该有桥吧？”麻香说道。

此时，传来一阵嘎吱嘎吱的金属声，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触摸背脊，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就是那个吧。”圭子说道。

吊桥正缓慢地降下来，发出声响的正是连接两端的锁链。

谁都没出声，静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随着咕咚一下超出想象的沉重响声，吊桥落到了这一侧，一个身影出现在拱形入口处。

片山凝神注视。在现场怪异气氛的烘托下，让人感觉更加诡异。

一个身影渐渐走近众人，是一位非常高的男子。片山也很高，但对方接近两米高，连他也不得不仰头而视。

“欢迎各位光临寒舍。”男子用日语说道。虽然是废话，但走近仔细端详，他的脸并不似怪物，而是一张纯正的日本人的脸。

无法判断他的年龄，不过两鬓已经开始发白。

“请问哪位是永江先生？”男子问道。

“我就是，”永江走上前，回答道，“舍弟在吗？”

“主人已恭候多时。”男子迅速返回门内，推出一辆手推车，把众人的行李宛如堆积木般，一件件装到手推车上。

或许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面包车开始原路返回。

“各位请进。”高大男子说完，推着手推车通过吊桥。木桥发出一阵咕咚咕咚的响声。

“现在看来石津还挺娇小可爱的。”晴美对片山低语道。

“喂喂，如果被他听见，会产生误会的。”片山苦笑着说道。

“好啦，”麻香似乎已经重振精神，朗声说道，“大家快进去吧。”

这一句话仿佛解除了一行人身上的咒语，他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吊桥。

“诸位请小心不要掉下去，桥上很危险。”

男子头也没回地提醒道。

片山一边过桥一边向下方窥视。污泥沉积成沼泽，填满了整条护城河。如果掉下去，那真会完蛋。不管什么样的游泳健将都没法在这里大展身手。

“片山先生——”听见圭子的呼唤，片山回过身，“快进来吧。”

“嗯……”

圭子忐忑不安地抓住片山的手腕，走过吊桥。

走在前头的高大男子穿过城门，把手推车送入一侧的石造建筑后，再次现身。

“过一会儿会把行李分别送至诸位的房间。”

说完，他便迈步登上通往圆塔入口的石阶。

“这栋城堡的构造有点意思，竟然是两层的。”

晴美在城堡中东张西望起来。

好奇心真旺盛啊，晴美丝毫不感到害怕。

由于石阶不够宽，众人排成一列，依次向上登高。有惠有点喘不过气，忍不住抱怨道：

“为什么没安电梯？”

然而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地向上攀行，进入城堡内。

行至中庭，众人都松了口气，停下脚步。

“这里还挺宽敞的嘛。”永江语气生硬地说道。

“那栋建筑就是给人居住的吧。”

“那座巨大的塔是什么？”圭子问道。

“那个叫主塔。”

麻香回答道：“是最后的堡垒。一旦敌人攻入城内，可以据守在那里。”

“这样啊。”

晴美走在铺满石头的中庭地面上，环视四周，说道：“感觉像是回到了中世纪。”

“诸位，这边走。”高大男子说完便向居馆走去。

片山正打算跟在他后头，发现福尔摩斯向相反方向走去。

“喂，福尔摩斯，这里，走这里。”

晴美听见了，福尔摩斯折了回来。

“怎么啦？”

“你看。”只见福尔摩斯停下脚步，正抬头望着一栋小型建筑。片山指着那建筑说道。

“就是那里啊。”晴美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

礼拜堂——正是永江英哉的妻子智美惨死的地方。

眼见晴美朝着礼拜堂走去，片山赶忙劝阻道：

“喂，快回来！”

然而晴美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

礼拜堂的大门紧闭。晴美试着用力推，却纹丝不动。

“看来进不去——福尔摩斯，我们走吧。”

晴美催促爱猫，准备离开。然而福尔摩斯依旧在门前一动不动。晴美再次转过身。

“怎么啦？”片山开口问道。最终不得不也跟了过来。

“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晴美边走边回头对片山说道。

“嗯，但是我不怎么想看。”

“我一定要见识一下。”晴美斩钉截铁地说道。

“太危险了。”

“没事。害怕危险怎么能当刑警的妹妹。”

你不惹麻烦也能充分胜任刑警妹妹的角色。片山如此想着，并没有说出口。说了估计也白说。

居馆的门敞开着。一行人鱼贯而入。昏暗、冷森森的石砌走廊横贯馆内。高大男子走在最前面带路。

没走多久，走廊尽头出现一道双开大门。男子打开门，侧身移到门旁。

“我就在此等候。”

一行人进入房内，都深吸了一口气。

室内令人意想不到的敞亮。

枝形吊灯用的是电灯，墙壁是暖色调，甚至连沙发和家具也是古色古香的，舒适实用。墙壁上的挂画是表现古代战争的巨幅作品。

“这里住起来挺舒适的嘛。”有惠说道。

没错，每个人都松了口气。先前感觉像是误入鬼屋，直到进入这间富有生活气息且舒适的房间后，大家不由得放下了心。

换句话说，之前那种无法言喻的紧张感束缚住了众人。

片山不紧不慢地巡视了整个房间——房间太大，真的得上“巡视”这个词。

墙壁上装饰有几幅肖像画，有些已严重破损。

“画上画的应该是住在这栋城堡里的人吧？”不知何时，圭子来到片

山身边。

“也许吧，”片山同意道，“即使死了，也能以这种姿态留在这里，真不错呢。”

圭子听了扑嗤笑出声来。

“怎么了？”

“没什么。我觉得如果我死后也能变成画留存下来，应该也不错。像我这么胖的女人混在里面，大家看到了一定会忍不住笑出声。”

这话听上去有些忧伤，但也显出了圭子善良的一面。至少片山是这么认为的。

“咦，那幅画——”圭子说道。

只有一副是新挂上去的画，画里是个年轻可爱的女子。

“是个日本人。这下面写的名字是——”

片山也到了——只见金属铭牌上刻着“智美”两个字。

晴美和福尔摩斯也走了过来，望着那幅画。

“这就是智美小姐……”晴美自言自语道。

不知是哪位高明的画家栩栩如生地再现了画中女子耀眼的青春，即使是现在，仿佛依旧带着微笑的嘴角、闪闪发光的眼睛以及纯色毛衣下胸部的隆起，都让人心头不由得咯噔一下，极富魅力。

“怎么啦？”石津也过来凑热闹，“这是谁？”

“不是写着嘛！智美，就是之前死去的那个女性。”

“好像是被什么处女紧紧抱住，对吗？”

石津目不转睛地盯着画像看，然后叹了口气。他的叹息不带任何感情，像是空调风。

“年纪轻轻的，好可惜啊。”

“没错。”

“这么年轻，应该还想吃更多好吃的食物吧？”

这是石津尽最大努力对故人所做的哀悼了。

“丈夫变得奇怪，情有可原，”晴美说道，“妻子是如此可爱的一个人。”

片山有些心神不宁。对身患美女恐惧症的他来说，圭子即使在身边，他的身体都不会变得僵硬；可若是换作是画中的女子，恐怕就要出现过敏反应了。然而……片山忽然察觉到一处奇怪的地方。

这幅肖像画中的黑色眼睛仿佛活着一般，散发着光芒，而片山感觉好像在哪里曾经见过……

记得好像在哪里看到过这双眼睛……

看到片山等人聚集在肖像画前，永江、有惠、北村和神津麻香也走了过来。

“这就是智美吗？”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漂亮嘛。”有惠说道。

“你是嫉妒吗？”

“喂，我为什么要嫉妒已经死去的人？”有惠有些不悦地说道。

“不管你做什么，都是徒劳的，”永江愉快地说道，“你就算再努力，也比不上这个女孩。”

有惠怒目而视自己的丈夫，永江视若无睹。

“活着就是胜利。”有惠耸了耸肩，说道。

这是真理。片山心想。不过，真的如此吗？能不能这么说：死人未

必会输。

每个人都像是被这幅画魅惑了，纹丝不动。片山无意间退后一步，目光扫到神津麻香。奇怪的是，她的手竟捂在自己眼睛上——在哭泣吗？

为什么？片山认为神津麻香身上似乎也有秘密。

就在这时，背后传来声响，像是有人跳上来。

“欢迎大驾光临在下的城堡。”

只见一个男子站在那里。

“我就是永江英哉。”

来人自我介绍道。

第二章 死者的赌注

1

“有狼？”

“是风。”

“是吗？”

片山瞬间松了一口气。

“胆子真小。”晴美笑着说道。

“真希望把你的胆子分给我一点。”

“你这个刑警真没用。”晴美走向窗边。

已是晚上，屋外狂风肆虐。

夜风一边掠过山谷，吹乱森林，一边卷起漩涡。

呼啸声听上去真的很像狼群的嚎叫。

“房间挺舒适的，”晴美说道，“床也很大，石津睡起来肯定没问题。”

片山和石津合住一间，晴美和圭子则在他们隔壁。

“带有华盖的床！我一直想睡一次这样的床。”

晴美说着，随随便便就躺倒在床上。

“对了，晴美，你怎么看？”

“你指什么？”

“那个叫永江英哉的男人。”

“他啊！”晴美一边思考一边回答道，“感觉没有多奇怪……”

“不过和哉很紧张呢。”

“英哉像是在计划着什么。”

“会是什么呢？”

“我怎么会知道？”晴美瞪着片山说道。

“我认为他肯定没发疯。”

片山交叉双手，陷入了沉思。

“好戏现在才开始吧！”

“嗯……而且，还有其他不可思议的事。”

“例如？”

“听好了，你觉得永江和哉为什么大老远跑到德国来？”

“为了见弟弟一面——”

“就为了这事，你觉得他会百忙之中抽空，还把老婆女儿一起带过来？一定有重要的事情，所以不管怎么一定要来。”

“你说得有道理。”晴美同意道。

“还有神津麻香，总感觉她不是个简单的公司职员。”

“哥哥也这么认为？嘿，真难得。”

“什么？”

“难得和我意见一致，有希望。”

“别当我是傻瓜行吗？”

晴美笑着坐起来。

这时房门被打开，石津推门而入。

“晴美小姐也住这儿？”石津双目闪闪发光，“哎呀，这座城堡还真是大，差点迷路。”

“那么，我也该回隔壁去了，”晴美一下子从床上直起身，“我不能扔下圭子妹妹一个人在房间担惊害怕……”

“我要睡刚才晴美小姐躺过的那张床。”石津就像十几岁情窦初开的少年一般。

“哎呀，要不要来我床上？”晴美说道。

石津听了瞬间涨红了脸。

“喂，晴美——”

被片山一瞪，晴美扑嗤笑出声来。

“开玩笑的。那么，晚安。”晴美抬手示意道。

石津沮丧地叹了口气。

晴美手握门把，说道：“对了，这种城堡免不了有亡灵之类的。我们要不要出去散个步？”

“你的兴趣还真古怪。”片山苦笑道。

“你看，我们难得来这种地方一次，如果一个幽灵都没遇上岂不是很有趣？现在打开房门，说不定会突然跑出来一个白色幽灵——”

说着，她打开房门，啊的尖叫一声，吓得跳了起来。

先前那名高大的男子就站在门外。

“失礼了。”

“没.....没关系，”晴美捂着胸口，说道，“你有什么事？”

“主人说想见一下诸位。”

“知道了，”片山回应道，“石津，你一起来。”

“主人希望令妹也一同前往。”男子说道。

“连我妹妹也一起？”

“嗯，而且连猫大人也务必——”

福尔摩斯从椅子上跳下来。

哎，可恶。片山暗忖，晴美和福尔摩斯的名声远播至德国了吗？

怎么可能！身为搜查一课的一员，我才不想承认！

晴美回到隔壁的房间，告诉圭子不用担心，“片山一家”便跟在男子身后，一个接一个地行走在昏暗的走廊上。

“这里，请往上走。”

说完，高大男子登上冷冰冰的石阶。

石阶狭窄到只能容纳两个人并排通行。这是为了防止敌人拥入而设计的吧。

“请走这边。”

高大男子行至上层的走廊。

高大男子，这四个字并不是他的名字。永江英哉一直称呼他“梶本”。永江英哉到底是在哪里找到如此适合在这座城堡工作的他？

梶本不仅力大无比，而且对餐桌上的礼仪也很熟练。听说那些美味的料理全出自他之手，片山吓了一跳。

粗犷的外表下，掩藏着一个细致能干的男子。

这种人为何会在城堡里工作？也算是另一个谜团啊。

“那是？”晴美突然停下脚步，问道。

“有什么问题吗？”梶本回过头来问道。

“我听到有人唱歌的声音。”

“真的吗？”

“嗯。听起来好悲伤。”

“不是你的心理作用吗？”

晴美凝神倾听。

“我真的听到了。”

“是风的声音吧，”梶本说道，“吹过山谷的时候，听起来就像口哨声。”

“是吗？”晴美依旧无法释然。

风再怎么吹，也吹不成曲子。传到晴美耳中的旋律，她记得曾经听过。那是什么曲子呢？

是爱尔兰民谣还是苏格兰的民谣呢……对了，是《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到了。”

厚重坚固的木门缓缓打开，映入众人眼帘的是一间灰色房间。

虽然客厅和寝室都经过重新装修，然而城堡往昔的风貌依旧深深地保存在这里：暴露出石质的墙壁，壁炉内的火焰熊熊燃烧着。

房间内没有类似沙发的东西，各处都铺有巨幅毛皮。房间深处摆着一张古旧的大床。这里应该是永江英哉的私人房间。

“诸位都到壁炉边上来吧。”永江英哉说道。

他身上穿着厚实的长袍，确有这栋城堡历代城主的风貌。

就像方才片山对晴美所说，众人眼前的英哉稳重安静，身上丝毫感觉不到危险、杀意、凶残之类的气息。

没有任何与哥哥和哉相似的地方。或许只有声音勉强相像。

可是，外貌上弟弟却显得年长一些。

“各位，怎么舒服就怎么坐吧。”英哉说道。

片山、晴美、石津三人便各按所好地在毛皮上落座。福尔摩斯则跑到暖炉边蜷成一团。

“我听到很多传闻，”英哉微笑着说道，“你们一定觉得，像我这样一直把自己关在城堡里的人，不会了解外面的情况了吧？其实就算不出去，收集情报也不是什么麻烦事。只要有钱，差人办就行了。况且我很有钱。”

“我们听说了令夫人的事，”晴美说道，“真是深表遗憾。”

“多劳你们费心了。”英哉说道。

“真的是运气不好呢。”

“和运气没关系。”

英哉从暖炉旁的柴火堆中捡起一根，投入火中，火炉中瞬间火星飞扬。

“什么意思？”

片山问道。

“我的妻子智美，是被人杀害的。”

一时之间，众人沉默不语。

风的呼啸声传进房间，燃烧的柴火发出啪叽啪叽的声响。除此之外，屋内鸦雀无声，凝重的沉默气氛像石墙一样迫近逼人。

木柴在火中动了一下，发出咔哒一声。片山吓了一跳，差点一跃而起。

“你怎么知道？”片山小声嘀咕道。

英哉倚靠在暖炉上，把手轻轻地放在变暖的石头上。

“我曾亲自调查过，”他深吸了口气，继续说道，“你们应该知道我妻子死时的情况吧？那座铁处女实际上有两百年的历史了。在魔女狩猎时代就浸染了不知道多少人的血。”

魔女狩猎——席卷中世纪欧洲的黑暗时代。

“不过，那个杀人机器有个很大的缺陷，”英哉说道，“你们知道吗？”

片山和晴美互相对视了一眼。

英哉继续说道：“那个铁处女的弹簧和铰链都是铁制的，一旦沾上大量血……”

“就会生锈？”晴美说道。

“正是如此，”英哉点了点头，“被称作‘血腥伯爵夫人’的巴托里·伊丽莎白，因为相信用年轻女子的血液沐浴身体可以永葆青春，所以杀死了几百名女性。她就曾经使用过铁处女，但是没过多久便厌倦了，于是铁处女由于血液生锈而无法使用了。”

片山悄悄擦了下额头上的汗。一说到有关血的话题，片山就变得很弱。

“因此，城堡里的那座铁处女，金属部分全都应该生锈了。即使从来没有沾过血，长时间放在那里，日积月累，结果也会一样。毕竟不是用不锈钢制作的。”

“那么，令夫人死的时候……”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那个铁处女。弹簧和铰链处经过悉心保养，添加过润滑油。”

“啊！”晴美惊道，“那是谁……”

“这座城堡在我买下之前，数十年来都紧闭大门，上油是买下之后干的。怎么看，都像是在我买下之后的两天里干的。”

“那么凶手一开始就打算杀死令夫人？”

“可能是要杀我，”英哉说道，“但是用铁处女狙击的目标恐怕是智美。我是个小心谨慎的人。即使看到那种东西，也不会贸然靠近。而智美却对中世纪的任何东西都感兴趣。既然看见了，会跑过去试着碰碰摸摸，也是理所应当的。”

“不过，当地的警察是否作为刑事案件调查过？”

“他们没有彻查清楚，仅仅作为不幸事故来处理，”英哉耸了耸肩，“我着手调查铁处女也是那之后的事，之前根本没想过竟然会是谋杀。”

片山清了清嗓子。

“不，不过到底是谁以令夫人为目标呢？您有头绪吗？”

“至于这个嘛，”英哉坐到毛皮坐垫上，说道，“发现智美是被人谋杀后，我也很苦恼。会有对她怀恨在心的人吗？”英哉顿了一下后继续说道：“有，因为牵涉到金钱。而且我结婚之后也想做点事，虽然打算只是帮帮哥哥的忙，但以后说不定会接管其中一家公司。应该会有人对此不爽吧？”

“原来如此。”

一转到如此具有现实性的话题，片山稍微恢复了精神。

“就算我玩心再重，但既然有了妻子，就得努力工作才行。”

片山认为这只是英哉站着说话不腰疼。换作普通人，找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之前没有吃过苦头（至少在经济上很宽裕），就突然接

管了一家公司。

恐怕连身为兄长的和哉都不会高兴吧！

“但是，即使如此——”晴美说道，“那个想要杀令夫人的某人，在那个时候一定要在欧洲啊。”

“你说得没错。”英哉点了点头。

“如果是杀人前几天才对铁处女动手脚，这种事无法拜托其他人来干，”片山说道，“只要调查一下那段时间里有谁来过欧洲，就一目了然了！假如某个和您有利害关系的人来过，那他是嫌犯的可能性就……”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干吗不早说？片山暗暗咂了咂嘴。

“为此，我花了不少时间，”英哉说道，“一直暗中派人调查。”

“调查那段时间里相关人员的不在场证明？也就是说，当时有人来过这里？”

“嗯。”

“谁？”

英哉微微垂下眼帘，脸上浮现出微笑的笑容。

“今天来到这座城堡里的那些人，那时全都来过欧洲。”

片山和晴美对视了一眼。

“您说全部？”

英哉点了点头。

“这是真的？”

“调查发现，有惠在智美死前一周追着哥哥来过这里。”

“哦。”

“如诸位所知，有惠是个虚荣又吝啬的女人，尽管腰缠万贯，但连十元都不会给别人……最近似乎又和北村有染。”

“这您也知道啊。”晴美听了吓了一跳。

“这点事儿我还是清楚的，”英哉笑着说道，“经过进一步调查，那个败家子也来过这里，就在智美死前三天。”

“他来有什么事？”

“这还不懂？那种男人来这里不外乎是为了女人，再则就是赌钱……趁着老爸也在，可以多要点钱。”

“的确。但应该不止如此吧。”

“没错，”晴美停顿了一下，说道，“由谷圭子应该没来过这里吧。”

英哉微笑着回答道：“那个姑娘不错。你们应该知道了吧？她是我哥哥的女儿。”

“她亲口告诉了我们的。”

“这样啊，还真是性格直率的好姑娘——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吧？”

“您的意思是……”

“实际上，那时，圭子她一个人来过这里。”

英哉说道。

2

梶本给众人送来了葡萄酒。不过片山只要喝了酒就没法说话，所以谢绝了他的好意。

“对了，我能提个问题吗？”晴美说道。

“但说无妨。”英哉往鲜血般的红色古董工艺品酒杯里斟满葡萄酒后，说道。

“这次前来城堡的客人是您挑选的吗？”

“是招待哦。”

“如果不来呢？”

“谁拒绝谁就会被当作凶手，因此没人敢不来。”

“凶手也很清楚这一点，他大概认为您已经知道了真相吧。”

“也许吧。”

“能如实告诉我们吗？”晴美一口喝干杯中的葡萄酒，赞叹道，“这酒真不错。您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吗？”

英哉手握酒杯，站了起来。他一边往暖炉中添加柴火，一边回答道：

“我还不知道是哪一个，只是，凶手毫无疑问就在今天留宿在这儿的一行人中。”

只见福尔摩斯抬起头看向英哉，先前它似乎一直闭着眼睛在睡觉。

只听它喵地长叫了一声。

“福尔摩斯说‘危险’。”

对于晴美的猫语翻译，英哉付之一笑，那是一个愉快的笑容。

“哎呀呀，看上去就是一只聪明伶俐的猫。”

“您没想过自己可能会被人杀害吗？”片山问道，“换句话说，您为了给凶手杀害您的机会，邀请他们过来，这样便能知道凶手到底是谁了。您是这么计划的吗？”

“谁知道呢，”英哉回答得模棱两可，“总之，如果我被杀，希望能

借助你们的力量找出凶手。”

片山无言以对。眼前的这个男人，在妻子死去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吧！

“对了，给你看个有意思的东西，”英哉说道，“请跟我来。”

众人放下手中的玻璃杯，站起身来。只有石津恋恋不舍地一口喝干杯中的酒，差点被呛到。

英哉走到房间深处，用手移开墙上的挂毯。

“哟！”晴美惊叫道。

只见眼前出现一个入口，里面是一个房间。

“我来开灯，”英哉说道，“因为这些石头墙壁，架设电线费了不少工夫，特别是因为不想走明线，所以遇到不少难题。”

开灯看清房间全貌后，片山对屋内的陈设大为吃惊。

房间很深，风格有点像博物馆，两侧摆满了五花八门的东西。

“这些都是从各处城堡中搜集到的东西，花了好几年的工夫，”英哉说道，“有剑，有盾，还有铠甲。”

一副中世纪盔甲像是一个人伫立在那里一般，说像是机器人也不为过，还能看见一把一米半长的重剑。

所有的东西都立靠在墙上。

“这把剑真大呢。”

“是用来砍头的。”

“砍头？”

“是刽子手行刑时的刑具，就是那种块头很大的强壮男子用的。”

片山条件反射地伸手摸向自己的脖子。

众人还看见一个形似捣年糕用的臼台，一把宽刃的斧头插在上面。

“这也是用来斩首的刑具，把头架在上面，斧子猛落下来。”

“咦？”晴美问道，“这个假面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正确来说并不是假面，而是包覆住整个头部的铁面具，在眼睛的部位开有两道细缝，鼻子处则是类似鸟喙一样的尖锐突起。做工非常稚拙，却更令人毛骨悚然。

“那是刽子手佩戴的面具。他们相信在斩首的那一瞬间，若和犯人四目相对，就会惹祸上身。为了避免对视才戴这个。”

“这个是——真家伙？”片山问道。

“当然了。这里陈列的物品都是曾经使用过的。”

石津把手伸向长剑，问道：“我能拿起来看看吗？”

“请便。”

于是，石津两手举起重剑，摆好架势，试着挥了几下。

“喂，危险，快停下！”片山脸色发青，说道。

“有种化身为电影主人公的感觉。”石津倒是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你收集这些东西，是有什么目的吧？”晴美问道。

“我打算用这把剑制裁凶手，”英哉说道，“智美特别喜欢中世纪。因此，复仇必须以中世纪的方式进行。”

片山凝视着英哉，说道：“这可不行，报仇这种事——”

“中世纪的法律很纯粹：杀人者偿命。切人手腕者，必偿人以手腕。这座城堡是我的时光机，进入这里的人就请自认为是来到中世纪好了……”

英哉的语气毅然决然，无可动摇。片山和晴美对视了一眼。看来，让这个男人改变决心似乎是不可能了。

“呀，这把短剑！好漂亮的装饰品，放马过来吧！看招！”

只有石津一人没有察觉到现场的诡异气氛，活像中世纪时期的骑士般挥舞着短剑。

福尔摩斯则一直蹲坐在散发着黯淡微光的盔甲前……

晴美突然坐起身。

真的听见了。

然而屏息倾听，却又只有咻咻的风声传来。是幻听吗？但是那么清晰……

昏暗的房间里，一盏长明灯发出微弱的光亮，隔壁床上传来由谷圭子平稳的呼吸声。

今天遇上的尽是些搞不明白的事。英哉说的都是真的？连圭子都在智美被杀的时候来过欧洲？

虽然晴美明白那并非不可能之事，但是这个叫英哉的男子常年住在与世隔绝的山中城堡里，变疯狂也不为怪。

英哉说的话不能全信。没错，要留个心眼才对。

然而，晴美最信赖的直觉又告诉她，英哉说的似乎都是实话。

也就是说，杀害智美的嫌犯就在一同来旅行的这群人中。这也不算不上很大的打击，令人不安的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总而言之，有什么事将会发生。这一点是可以确信的。

不祥的预感如蛛网般笼罩着整个城堡……

听见圭子安静的鼻息声，晴美再次侧过身，盖上毛毯。风势更强

了。

这次晴美确凿无疑地清楚地听见了歌声。

“没听错。”晴美起身下床，仿佛为了这个时刻而准备的牛仔裤和外套，正好放在边上。

晴美手脚麻利地换好衣服，来到走廊上。

歌声已经停止。但是不必再怀疑是心理作用了，风怎么可能清晰地唱出《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一定有人。

冷飕飕的走廊上，外面的风呼呼地刮入，吹得厚窗帘摇晃不停。

在哪个方向？不管三七二十一，晴美先迈步走出去。

走廊上的烛台真的点着蜡烛，烛光随风晃动，晴美眼角的余光捕捉到自己飞舞移动的影子，吓得她心头“扑通”一跳。

行到走廊尽头，挡在面前的是一座螺旋楼梯——往哪里走好呢？

想要查看楼梯上方，大概要走到外面去吧？

总之上去看再说。

晴美登上楼梯，身后的烛光被风吹熄。

拾级而上，便来到了室外。

映入眼帘的是从屋顶延伸出去的阳台，很狭小，站上三个人便动弹不得。从阳台扶手探身往下看，中庭景色一览无遗。

这里恰好是居馆和那座主塔的交界处。

两座建筑彼此相连，但哪儿都没有出入口。要进入主塔，只能先下去，走到屋外，然后把梯子之类的东西架至主塔正中高度附近的入口才行。

但是主塔如今完全没有人在使用的迹象。

晴美抬头看着矗立在夜空下更显黝黑的主塔。除了塔顶并排着为了与敌人战斗而凿开的窗户，再没有其他窗户。里面应该是一片漆黑的世界吧。古时候的人们在这石壁里面想些什么呢？晴美暗忖道。

忽然，晴美瞠目结舌。

只见主塔最高处，有一扇窗户内有亮光在闪烁。没错！从窗户中散发出黄色的光芒。

而且这次可以清晰地听见女性的歌声——《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晴美目不转睛地盯着窗户，发现有人影闪动。

谁在那里？

狂风从四面八方刮来，吹乱了头发。

接着，仅仅一瞬间，从窗户中能看见白色的身影闪动。

如果晴美没有看错，那是个穿着礼服的女子。应该不是她眼花吧？简直能看到舞动的黑色头发和白色礼服的下摆。

真的是错觉？

总而言之，有人在那里，肯定没错。

歌声再次乘风而来。女高音的旋律宛如水银泻地般悠扬地传来。到底是谁在歌唱？

突然，歌声停止，传来揪心的哀伤悲鸣。

那不是大声疾呼，而像是长长的叹息。晴美从没听过如此悲伤的声音。

忽然，窗内亮光熄灭。

晴美再次屏气凝神地注视巨塔，却什么也看不到了。

不知坚持了多久，晴美终于死了心，耸耸肩，迈步走下楼梯。

总之，那座塔上有个女人。是被幽禁还是隐居在那里？

首先要把手这件事告诉哥哥，然后再考虑怎么办。晴美心想。

然而就算告诉他，也肯定会被笑话是不是在做梦。

“那也正常。”晴美一边走下楼梯一边自言自语道。

被幽禁在古堡巨塔中的白衣女子——有点像编出来的故事……

走下阶梯，晴美忽然心头一惊，停下脚步。

有人挡在面前。

昏暗的照明下浮现出那张刽子手的面具。

“你是谁？”

对方一言不发。晴美发现男子正慢慢挥举起那把长剑。

“住手！”

晴美迅速跑上楼梯。重剑斩击在她方才站立的地方，传来尖锐的撞击声。

“你是谁？想要干什么？我要叫人啦！”

男人正了正面具，双手提剑，走上阶梯。重剑发出刺耳的啸声，撞到墙上，火花四溅。

“快住手！你是谁！救命啊！”

晴美边跑上楼梯边喊。男子不紧不慢，重新握住重剑追了上来。

“福尔摩斯！石津！”晴美一面拼命往上跑一面叫道，“哥哥！”

片山是最后才听见喊声的，可见她在妹妹心目中的可靠度有多低。

重剑忽然划空而来，晴美想要躲闪，却绊了一跤。剑从头顶掠过，重重地击在墙壁上，石头碎片甚至飞溅到晴美脸上。

“杀人啦！救命啊！”

晴美拼命地往上跑，跑到阳台。

她的脸上全无血气——前面已经无路可逃。

男子的脚步声一下一下传上来，面无表情的铁面具出现在阳台上。

“别杀我。”就算是晴美，如今也只能讨饶了。

出现在阳台上的男子重新握好重剑，高举过头……

就在这时，福尔摩斯的叫声刺入耳膜。

男子吃了一惊，左右环顾。因为戴着铁面具，他的视野受到阻碍。

就是现在！晴美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只见她一鼓作气，从男子身侧跑过。

“福尔摩斯，这里！”晴美飞一般跑下螺旋阶梯。

刚回到走廊正好碰到片山和石津。

“喂，发生了什么事？”两个人都穿着睡衣，“福尔摩斯那家伙一下子吵闹起来。”

“我差点——被杀掉！”

“你说什么！”石津脸色都变了。

“有个戴着面具的男人——还在楼梯上——”晴美几乎喘不过气来。

“交给我好了。”石津说完，飞奔上楼梯。

“石津先生！危险！”

石津已经听不见晴美的声音，健步如飞跑上阶梯。

“怎么了？”片山则早已吓呆。

“有个人拿着那把很长的剑！快去阻止石津！”

“好，好的，我明白了。”片山连忙追在石津后面跑了出去。晴美手捂胸口，再也跑不动了，她一边喘着气一边步履蹒跚地向楼梯走去。

不管石津多厉害，也没法空手对付利剑。

“石津，哥哥，你们没事吗？”

楼上出奇的安静。

难道被杀了？

“哥哥！”晴美叫道。

“我们在这里。”片山的脸忽然出现在晴美面前。

“石津呢？”

“在上面那个阳台上。”

“抓住了？”

“抓谁？”

“那还用说？当然是那个戴面具的男人！”

“上面一个人也没有。”

听了片山的回答，晴美哑口无言。

“这不可能！”

“那么你自己上来看看好了。”

晴美呼呼地喘着气，走到阳台上。

只是石津、片山、晴美三个人，就已经塞满了整个阳台。

“石津，真的没有其他人吗？”

晴美呆若木鸡。

“嗯。我是一口气跑到这里的……”

“但是，这里的确……”晴美环视了一下四周。

“那人是谁？”

“不清楚。能挥舞那把重剑的，应该是个男人吧。”

“但是很难从这里逃走啊！”

“我知道，”晴美说，“但是他真的就在这里！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

“你不会是做梦看见的吧？啊——我收回这句话！”被晴美抓了一下，片山连忙纠正道，“说起来，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哦，这个啊。”晴美抬头看向如今没有一丝光亮、漆黑一片的主塔，回答道：“是歌声把我带到这里的。”

片山和石津睁大双眼，对视了一下。

石津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3

片山忽然感觉到有什么动静，于是醒了过来。

第一时间浮现脑际的是自己到底睡着了没有这件事。如果没睡着也就谈不上被弄醒，这个推论很有逻辑性。

发生了晴美险些被杀的骚动后，片山觉得恐怕到早上都无法入睡了，然而石津说了句“好担心晴美小姐，睡不着啊”不到五分钟便鼾声大作。最终，片山也挨不住，也睡着了。

现在应该还没到早上吧？那么会是谁呢？

无意中抬头一看，只见由谷圭子身穿可爱的睡衣，手持烛台站在那里。

“啊，有什么事？”片山眨了几下眼睛问道。

“我，睡不着——”圭子轻声回答道。

“怎么了？”片山感到稍许不安。这个叫圭子的女子虽然没什么女性魅力，是能让自己相对来说比较安心的类型，但是眼神中却有种勾人的魔力。

“那你把晴美叫起来和她谈谈心试试？那个人很闲的，当聊天对象正合适。”

“我想睡在片山先生的床上。”

片上听了连忙跳下床。

“这……这可不行！女孩子家怎么能说这种话。”

“我不介意！”

圭子把烛台放到床头柜上，突然脱掉了睡衣。

“快停手！啊！做……做这种事，睡衣要被弄脏的！”

“片山先生！”

大块头身躯朝着片山扑来。片山使劲反抗，差点掉下床。

“快，快停下！”

片山被圭子的身体压得快要喘不过气来，拼尽全力不让自己从床上滚下去，头已经完全伸出床外，吊在半空中了。

“让……让开点啊！”

“才不要！”圭子说着把两手放到片山的脖子上。

“你.....你要干吗！”

“杀了片山先生，我也跟着殉情！”

“开什么玩笑！谁来救救我啊！福尔摩斯！石津！救命啊！”

片山扑通一声从床上摔下来，醒了过来。

“啊——原来是梦啊.....”

床上没有任何人。

心理学家会把这种状态命名为隐性女性恐惧症吧。这次旅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片山叹了一口气，坐起身来。

忽然发现眼前站着一个人，片山吓得差点一跃而起。

“打扰您休息真是万分抱歉。”

原来是梶本。

“我就说嘛.....吓了我一跳，已经是早上了？”

“马上就六点了。”

“是吧。大家都起来了吗？”

“还没有。实际上——”梶本话中略显犹豫，“主人不见了。”

“不见了？”

“嗯，哪里都找不到他。”

“好奇怪啊！四处找过吗？”

“到处都找遍了。”

“是吗？我知道了。换好衣服，马上就来。”

“麻烦您了。”

梶本离开后，片山摇醒正张大嘴酣睡中的石津。

“要吃早饭了吗？”石津边起身边问道……

两人换好衣服来到走廊上，只见晴美也到了。

“早上好。”

“什么嘛！你也起来了啊？”

“福尔摩斯把我弄醒的。发生了什么事？”

“永江英哉不见了，”片山回答道，“好了，我们走吧。”

福尔摩斯喵地叫了一声。

“这座城堡那么大，我们也没办法知道他躲在哪里啊。”晴美说道。

“主人平时去的地方非常有限。”梶本说道。

“那让我们先去卧室看下吧。”

“遵命。”

一行人来到昨晚和英哉交谈的宽敞房间。

炉火已经熄灭，室内冷飕飕的。古朴的床上有人睡过的痕迹。

“昨晚你家主人是什么时候就寝的？”片山问道。

“我十二点就去睡了。”

“那时候他还醒着吗？”

“嗯，就坐在暖炉边上。”

“英哉先生平时也是十二点还没睡吗？”

“大多都是深夜两三点才上床，”梶本回答道，“没什么事的话，第二天十一点左右起床。”

“这样啊。也就是说你家主人昨晚就寝时间和平时差不多，”片山靠近床铺，忽然想道，“对了，今天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来这里？”

“因为今天早上天气太冷，我是来生暖炉的。”

“原来如此。”

确实，这里寒冷彻骨，就算没有风吹，单单木制建筑本身的寒意也会渗到人骨子里。

“既然十一点才起床，为什么这么早就要生火呢？”晴美问道。

“主人说今天早上八点就会起床。”

“这又是为什么？”

“大概是觉得诸位不会睡到那么晚吧。”

“原来如此。”

片山试着揭开盖在床上的毛毯。福尔摩斯跑过来，咻地跳到床上。

“有什么问题？”

片山刚说完，福尔摩斯便蜷缩起来睡起觉了。

“什么嘛，喂，给我起来，这里可不是让你安心睡觉的地方。”

片山发完牢骚，福尔摩斯忽然站起身，喵地叫了一声。

“你错怪福尔摩斯了，哥哥。你看！”晴美说道，“睡过的痕迹。”

“咦？”

“其实这床没有人睡过，真正睡过不会是这样子。你稍微拉一下床单看看。”

片山拽了一下床单，只见绷紧的褶皱一下子消失了。

“咦？真奇怪呢。如果有人一直睡在这床上，褶皱应该不会这么轻易就被弄平才对。”

“确实如此。”

也就是说，出于某种目的，让人以为这床有人睡过。或者说，英哉是自己主动从众人面前消失的？

“对了，哥哥，”晴美说道，“昨晚的剑和面具——”

“对哦，要调查一下。”片山向石津点头示意道。

“好奇怪。”石津说道。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那男人又把面具放回来了而已。”

片山看着那张面无表情、令人毛骨悚然的刽子手面具说道。若是在东京，还能采到指纹，但此处没这些条件。

“我不是说面具，奇怪的是剑。”石津说道。

“剑怎么啦？”

“你们看这把剑，刀刃上有些缺口。”晴美指着墙上的大剑说道：

“有把剑失踪了。”

“真的？”

“嗯，我之前挥舞过的那把短剑不见了，长剑也少了一把。而且，好像枪也不见了。”

片山和晴美对视了一眼。如果这是真的……

“我弟弟真的不见了？”永江和哉问道。

“似乎是这样子，”片山边喝着咖啡边回答，“但城堡毕竟那么大，我也不知道他会藏在哪里。”

“他到底要搞什么？”有惠有些急不可耐。不对，她的口吻已经不只是焦急了，还有胆怯。

刚过早上九点。被乌云笼罩的阴沉天空，略带凉意。

窗外，白色雾气弥漫着。

“感觉就像是住在水槽里。”

圭子的话应该是她的真实感受。

早餐桌上，气氛有些死气沉沉。片山把永江英哉失踪的事情告诉大家，和哉只是皱了皱眉头，一言不发。

倒是绅也纠缠不休地问这问那。经过一番说明后，一时间，众人都默默地继续吃着早餐。

片山慢慢地环视四周，轮流观察此时围坐在桌子边上的众人的表情。

永江和哉的目光落在桌上，他撕着干面包。西式的咖啡面包早餐，如有需要，可以再加一份火腿煎蛋（石津不用说肯定加双份），而永江则只要咖啡面包就够了。

和哉看上去似乎不觉得弟弟的失踪是意外。或许他是为了掩盖自己心中的不安而强装冷静？

有惠无法掩饰她的胆战心惊。自从来到这里，她一直神经兮兮的，原因应该是自己和秘书北村的情事被丈夫知道，并且在所有人面前被揭露出来。不过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一般说来，像有惠这种女人，就算婚外情被人揭穿，很多时候也会毫不在乎。要么装傻，要么将错就错。因此让她变得像现在那么神经质的，应该是有其他原因。

对了，是财产。一旦离婚的话，有惠一个子儿都拿不到。

另一个问题人物北村则一如既往地挂着一张扑克牌脸。勾搭老板妻子的他应该已经预见自己的职位不保，和外表相反，他的内心一定很焦虑吧？

这些人中变化最少的大概就是绅也了，他本来就对其他事漠不关心。

绅也是那种即使对金钱和女人有兴趣也不会为此尽全力的人。虽然他对叔父的行踪不明刨根究底，但片山觉得那种关心程度也不会超过对偶像绯闻的好奇。

由谷圭子则是反应最正常的一个人。有时不安，有时又沉默寡言。以她的性格来说，这都是理所当然的。

只是不得不说，她太过于正常了。根据英哉所言，他的妻子智美死的时候，圭子曾来过欧洲。可见圭子并非表面上那样纯情的女子。

神津麻香则一脸困惑的表情，这也很自然，毕竟她和这一家子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现在坐在同一条船上，即使不乐意，也已经卷入案件当中。

她正安静地蘸着咖啡吃面包。

至于最后一个人——梶本。

只知道他是英哉雇用的，其他经历、人品之类的，一概不知。为什么会受雇于这种地方？就算报酬再丰厚，一直居住在这座城堡里，其中一定另有隐情。

“还能再要点面包吗？”

听了石津的要求，梶本说了声“知道了”，便回到厨房。

“现在该怎么办？”北村一边环视在场众人一边说道。

“我想早点回去，”有惠说道，“已经没有必要待在这里了吧？”

“说的也是，”绅也悠然自得地说道，“不过，还有很多事情要商量吧！例如叔父的打算是什么之类的。”

“当事人不在怎么谈？”有惠反驳道。

“稍安勿躁，”永江说道，“总之，英哉去了什么地方，我们一定要好好搜寻一下。这里是他的家，没理由不辞而别。而且他只是失踪了一个晚上，我们就自乱阵脚，能解决问题吗？”

“社长说的没错。”神津麻香说道，“这里或许轮不到我说话，要不我们先等一天？看看情况再说.....”

“你说得很对，区区一个公司职员，闭上你的嘴吧！”有惠教训道。

“不许对神津君这么说话！”永江毫不留情地训斥有惠，“在德国，她可是相当有用，比你可靠多了！”

有惠涨红了脸，哑口无言。

“不过，那把剑丢了，确实是个问题，”晴美说道，“说不定会遇上什么危险情况，你们觉得呢？”

“说不定是被我弟弟带走了？”

“说的也是，”片山说道，“总之，我认为姑且在城堡中找找看，希望大家都能配合一下。”

“我们报警吧，”有惠提议道，“德国也是有警察的吧？”

“那当然。”

“那打电话叫警察去找不是更好？能找到自然好，如果是已经被杀了，我们也没办法的。”

片山耸了耸肩，说道：

“很遗憾，这座城堡里没有电话。”

“那么让人跑出去报警？”

“派谁呢？”

“北村先生，你会开车吧？”

北村一脸茫然地回答说：“会啊，但是这里没有车吧？”

“有车。”传来梶本的声音。

“这里有车？”晴美问。梶本走到桌边，回答道：“有一辆老型号的小卡车……”

“能动就行！”有惠说道，“北村先生，有劳你走一趟吧。”

“呃……”北村看了一眼和哉，只见和哉耸了耸肩说道：“想去就去吧。”

北村虽然是一脸不乐意，但还是向梶本询问了警署的地址。

“沿着那条路往下走，驶到分岔路口往左拐……应该不会搞错，只有一条路。”

“是吗？请把车钥匙给我吧！”

北村无可奈何地站起身来。

所谓的卡车顶多只是个“曾经是辆车”的玩意。不过虽然看上去蹩脚，发动引擎后竟然能咔哒咔哒地动起来。

车就放在靠近城门的吊桥一侧。进入城堡的时候，因为车子正好隐于门卫楼的暗处，所以众人没有发现。

“你要好好向警察说明啊。”

永江叮嘱道。

众人结束用餐后，一起来到城门口为北村送行。北村本人一脸无精打采地嘟囔道：“我的德语水平能不能和他们沟通还不知道呢。”

“快去吧。如果没法交流，无论如何都要带一名警官过来。”和哉说道。

“是。那么，我走了——”

北村死心似的耸了耸肩，慢慢踩下油门。卡车发出像要散架般的咕隆咕隆声向前驶去。

“路上小心。”有惠说着，挥了挥手。

“小心啊！”绅也喊道，“不要在途中被吸血鬼袭击了！”

大家都笑起来。卡车缓速通过城门，驶上吊桥。

“片山前辈。”石津说道。

“怎么了？”

“我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

“还有一样东西不见了。”

“除了剑和枪之外？是什么东西？”

“是斧子。”石津说道。

卡车慢吞吞地行驶在吊桥上。突然，福尔摩斯发出一阵尖锐的喵叫。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阵吱吱嘎嘎的响声过后，卡车从吊桥上整个地消失了。每个人都张大嘴巴，注视着片刻前还有卡车行驶其上的吊桥。

率先冲出去的是晴美和福尔摩斯。片山回过神后连忙嚷道：“喂！危险！”边叫边跟在她们后面。

晴美走到护城河边，停下脚步。

只见吊桥斜斜插入浑浊的护城河中，卡车的前端正渐渐下沉入水。

“谁能救救他！”有惠叫嚷道。

“没救了，”永江说道，“与其说是水，根本就是沼泽！爬不上来了。”

“可是……”

“已经太迟了。”永江说道。

片山也爱莫能助。

卡车完全淹没至水下，挤出几个泡泡，随即破碎。

雾气随风飘来，宛如在死者脸上盖上一张白布，笼罩了整条护城河。

4

“快看。”

片山指着吊桥的遗骸。

晴美缓缓地点了点头。

“这不是一起意外。”

支撑吊桥的柱子整齐地断开了。

切口很深，还很新。

木料的断面裸露在外。

“凶手料到会有人驾车出去，”晴美刚说完，福尔摩斯便喵地叫了一声，“咦？哦，是吗，乘马车也行啊。或者大家一个一个地排成一排过桥，也有可能掉下去。”

“不管怎样，这是谋杀。唉，到底还是发生了。”

片山叹了一口气。

“怎么办？”晴美问道。

“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

“还真是不可靠。你现在姑且算是这里的警方负责人啊。”

虽然片山注意到晴美在“姑且”上加重了语气，但是出于种种缘由，他决定不多说什么。

“总之，我们先回居馆吧。起雾了。”

雾气淹没了整个护城河，又钻入城门内，宛如一个毫无声息悄悄靠近的白色怪物。

“也好。福尔摩斯，走啦！”

大风嘶吼，翻卷。山谷间的风声宛如远处狼群的嗥叫。

片山、晴美和福尔摩斯走过门楼，登上石阶，由门塔进入中庭。

“哎哟，这雾真大。”片山不禁提高了说话的音量。

“啊……”

连晴美都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整个中庭都被浓雾淹没，浓雾似乎是从城堡背后乘风飘来，已经无法用“大雾笼罩”之类简单的描述来形容了。

或许用“被放逐到白色大海中”来描述此情此景比较贴切。

“看来会迷路啊。”

没有方向感的片山说，声音中流露出胆怯之情。

“给我振作点！就算雾再大，居馆也近在眼前，可以看见黑乎乎的一团嘛。”

“是吗？我还以为是远处的山。”

“你给我装傻？好了，福尔摩斯，我们先走。”

晴美说着招人讨厌的话，向前走去。

“等等我！你就把我扔在这里？实在太无情了！你还是我妹妹吗？喂，福尔摩斯，是谁供你吃供你住的——”

“你够了！丢死人了，”晴美转过身，“福尔摩斯，这样的人还算是搜查一课的刑警吗？”

“喵。”福尔摩斯表示赞同。

“我有恐高症，还有幽闭恐惧症。”

“不要把自己的怪毛病到处宣扬好吗？”

两人一猫在雾中迈步走向居馆。

传来咻的一声口哨。

是什么东西撞到身边的铺路石上弹起来的声音。

“什么东西？”

晴美停下脚步。

咻！福尔摩斯比声音更快地扑向晴美。

“疼！”

见福尔摩斯直往自己脸上扑，晴美吓得摔了个脚朝天。又传来当的一声，有什么东西弹飞的声音。

“是箭！”片山叫道，“我们被狙击了！快进屋里去！”

晴美连忙一跃而起。

“快跑！”

居馆就在眼前，却感觉格外遥远。

第三次响起咻的声音时，片山看到有什么东西在自己眼前处掠过。不对，不是看见，是感觉到。

两人一猫抵达门边，却怎么拉都开不了门。

“可恶，被锁在外面了。”

“你是笨蛋吗？”晴美使劲捅了一下他的背，“这门是用推的！”

片山滚进屋内，福尔摩斯随后一跃而入。晴美进屋后马上关上门，几乎就在同时，又响起咚的一声。

“箭射到门上了吧，”晴美说道，“真是千钧一发！”

片山和晴美都筋疲力尽地坐在地上动弹不得。

这时，石津走了过来。

“咦？你们两个坐在这里在玩什么啊？”

“谁在玩！”

片山发出像要咬人的声音。

“其他人怎么样了？”晴美终于站了起来。

“大家都回房了。看来都受了不小的打击。”

这在情理之中，毕竟一个大活人在自己面前死去。

“我们必须商量接下来的对策。”

片山也终于站了起来。

“其他人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晴美问道。

“嗯。”

“有谁偷偷溜了出来也没人知道啰。”

“对哦，是谁拿箭射我们？”

石津莫名其妙地轮流看着两人：“你们在说什么呢？”

“算了，先休息一下好了，”晴美说道，“我想喝点葡萄酒。一口一杯。”

葡萄酒应该不能一口一杯吧？但这时候也无所谓了，片山赞同道：

“我也要，一口一杯……果汁。”

“没有果汁。”

梶本回答道。几个人瞬间安静了。

从雾中归来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后，片山和石津软磨硬泡才把所有从房间内请出来。

永江板着一张脸，沉默不语。有惠喝了不少酒，有些歇斯底里。绅也和圭子还是老样子。神津麻香不安地一个人躲在角落里。

“吊桥断了，还有通往外界的其他道路吗？”

片山问梶本。

梶本的回答是：“没有。”

一时之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瞬间，一种自己和城堡被无形的绳子拴在一起的感觉浮上每个的心头。

“胡说八道！”绅也把心中的不满毫无遮掩地发泄出来。

“就是！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出入口！”

发出高八度叫声的当然是有惠。

“很遗憾，我说的是事实。”梶本说道。

“没错，”和哉发话了，“如果从四面八方都能进来，要这城堡有何用。”

“瞧你说的什么话！”有惠极力反击道，“你想一辈子都住在这里？”

“不要小题大做。很快就会有人来。”

但是和哉的口气一点儿也不自信。

“那个.....有没有可以代替吊桥的东西？”片山说道，“像是备用纸巾之类的。”

“哥哥，你就没更像样点的说法了吗？”

“应该还有一个吧，”石津说道，“因为筷子也是两根一双的嘛！”

说完石津自个儿哈哈大笑起来。然而见没有其他人响应，他马上停了下来，抬头看天花板。

“那条护城河相当宽，”绅也说道，“根本就跳不过去。”

“那是当然，”和哉说道，“不然为什么要挖护城河？”

“总该有梯子吧？把梯子架到对面，从上面走过去。”有惠发言道。

“谁走过去？你吗？我不愿意。万一掉下去，就完蛋了。”

“这.....不是刑警的工作嘛！”

片山心头一惊。这是他最不擅长的一类工作。

“我不行，”石津抢先说道，“我太重了，梯子会被压断的。”

“大家都先冷静一下，”永江站了起来，“北村的死不是意外，对吗？”

“您说的没错，永江先生，”片山说道，“很明显，那座吊桥是有人故意弄坏的。”

“是我弟弟干的吗？”

“令弟人不见踪影，短剑、长剑和斧头也消失无踪——必须提防一下。”

“可恶，”绅也敲了敲桌子，“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能够凭自己的力量找到英哉先生.....不过，那样就必须搜遍整个城堡才行。”片山转向梶本，问道：“你家主人可能会藏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

“但是，你不是一直住在这里吗？”晴美说道。

“这座城堡里，如今投入使用的只有这栋居馆。其他地方几乎常年关闭，我从没进去过。”

“没有进去过，意思是说，就算有人在里面你也不清楚啰？”晴美说道。

“您说得没错。这是桩费时费力的事，要全都检查一遍可不容易。况且也没办法打开那些厚重的门啊.....”

“而且，即使我们找到了叔父，对方却挥剑相迎，我们可能会被他杀掉。”绅也说道。

“那就是我们的事情了，”片山说道，“石津，对不对！”

“呃，嗯！我这就去武器库把那把剑拿过来。”

“是要对砍吗？真想拍武打片？”绅也笑着说道。

“请等一下。”圭子站起身，说道。

这之前她一直沉默不语，让人差点忘记她的存在。

“叔父为什么要这么做？叔父到底要对我们做什么？”

“刑警先生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绅也说道，“他认为我们中有人杀了他的妻子。”

“但不可能是我们全体人啊。”

“你说得没错。他或许打算格杀勿论。”

“疯了！”有惠嚷道，“是了，隐居在这种地方本身，不正是他不正常的证据么？！”

“可是，就算他的行为不正常，也是因为妻子遇害。故人过世已成事实。只要查出是谁杀了智美小姐——”圭子说。

“慢着！”有惠打断道，“你说的意思是，我们之中有凶手？亏你说得出口……”

这样下去可不行，片山心想。有惠摆出随时准备打架的姿势，然而圭子也毫不示弱。

“我说错了吗？难道你觉得我们大家全被杀死比较好？”

“你说什么？你这个——”有惠手持装有葡萄酒的酒杯，倏然起身，把酒杯向圭子扔去。

有惠恐怕做梦都没想到会正正地砸中——没怎么瞄准就扔出的酒杯，如离弦之箭，不偏不倚地击中圭子的额头，玻璃碎了一地。

晴美啊地惊叫一声，只见酒杯中剩余的葡萄酒像血一般在圭子胸前扩散开来。

众人一言不发，脸色最苍白的当属掷出酒杯的有惠。

然而更让片山惊讶的是被害人圭子的反应。

被杯子击中的那一瞬间，圭子只是侧过脸，一步都不曾动过，随后便目不转睛地盯着有惠。

从她额头流出一道血痕，沿着鼻翼滴落至嘴唇，可是圭子却没有露出一丁点痛苦的表情，只是死盯着有惠，让人感到一股异样的压迫感。

“那个……”有惠如梦初醒，说道，“对不起……我……我不是有意的……”

“没关系，”圭子面无表情地说道，“不劳挂心。”

然后她便快步走出客厅。晴美回过神来，也追了上去。

“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和哉涨红了脸逼问有惠。

有惠几乎被他的气焰吓得后退一步，支支吾吾地解释道：“不是故意的。”

似乎她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快去向圭子道歉。跪地请求她原谅！”永江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

有惠脸色发白，反击道：

“不要！我是你的妻子啊，为什么要向那个女人——”

“都先冷静一下，”片山介入两人之间，说道，“圭子的事就交给我妹妹吧。更重要的是先要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办……”

“没错，”神津麻香走上前来，“现在每个人的神经都高度紧张，稍微碰到一点事就会爆发出来。我们必须冷静下来才行。”

这时，片山察觉到福尔摩斯正离开房间走到走廊上——它大概是在意由谷圭子的情况吧？

“坐着发呆也不是办法，”绅也语带轻松地说道，“总之我们先分头找找看好了，应该也不会花太多时间。”

“可是会很危险啊，”片山说道，“还是大家一起行动比较好。毕竟对方持有武器。”

“不过，既然有两个刑警，我们分成两组如何？”

片山一时语塞。虽然绅也的要求合情合理，但我一个人能对抗挥舞

巨剑的敌人吗？

“还是一起搜查好了？”

伸出援助之手的是神津麻香，她转向梶本问道：

“有钥匙吗？平时都是把钥匙放在哪里保管的……”

“那个啊——”梶本歪着头回答道。

“有什么关系，开不了门的话，就砸烂它嘛，”石津干劲很足地说道，“不过在这之前，能不能先吃些东西？”

晴美追着圭子来到走廊上。

“跑去哪儿了？”

晴美气喘吁吁地停下脚步。

明明白白第一时间追出来……笔直的走廊一眼可以望到尽头，却不见了圭子的身影。

“圭子小姐！圭子小姐，你在哪儿？”晴美呼喊道。

好奇怪啊！晴美百思不得其解，一眨眼的工夫，怎么一溜烟人就不见了？

难道回房间了？那也太快了吧！

晴美走到走廊尽头，放弃似的耸了耸肩。真是的，这座城堡里尽是一些怪事。

晴美刚一回头，发现圭子就站在她眼前，吓得她差点跳起来。

“啊，吓了我一跳！你没事吧？”

“害你担心了，真是对不起，没啥大不了的。”

圭子用手绢捂住脸。她的脸上有鲜血渗出，面色略显苍白，但神情极为平静。

“碰上那种事真倒霉。”

“我已经习惯了。”圭子说道。

“以前就遇到过这种事？”

“虽然没有直接伤到身体，但比起心灵，肌肤受到的伤痛更容易愈合啊。”

她说话的语调很冷静，这番话丝毫没有同情自己的意思，只有悲哀和恐惧。

“伤口的处理——”

晴美刚说出口，圭子便打断道：“不用了，真的没关系。谢谢你。”

“真的？”晴美也不勉强，“那么回房休息一下？”

“嗯，好的。”圭子点了点头。

她往楼梯方向走了两三步，停下转身说道：“真开心啊。”

晴美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开心？为什么？”

“因为旁观大家焦急万分想要得到帮助的样子，感觉很有趣啊。”

“但是——或许有人会被杀死啊！”

“我无所谓，”圭子说道，“不管谁被杀死，我都不会掉眼泪。”

平静的话语中蕴藏着激烈的感情，晴美不禁毛骨悚然。

“对了，话说——”晴美说道，“刚才你跑去哪里了？我一直在走廊上到处找你，可没找到。”

“我……”圭子踌躇了一下后，回答道，“站在那边的窗帘背后，因为不想被别人看见……”

“哦。那你一个人没问题吧。”

“嗯，没关系。”

圭子说完便快步离去。

脚下传来猫叫声，晴美这才发觉福尔摩斯坐在脚边。

“你怎么跟来了？”晴美说道，“但真的挺奇怪，她躲在窗帘背后做什么呢？你觉得呢？”

福尔摩斯用力眨了下眼睛。晴美弯下腰说道：“咦，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啊？别摆出独自一人暗爽的神情啊——”

不知道猫的世界是不是也有老江湖，总之福尔摩斯永远是一成不变的扑克牌脸。

“喂，晴美，”片山走过来，“待会儿大家要去礼拜堂调查一下，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也就是，你也要去？”

片山半是无奈地猜道……

5

走出居馆，片山战战兢兢地左顾右盼。

再有箭矢飞过来就躲不掉了，可似乎没有这种迹象。

雾气变稀薄了。不过室外依旧有些湿漉漉的。冷风吹过，不禁让人要打个寒战。

“好像没问题——走吧！”

片山喊道。

“你先请。”

“不用客气，你先。”

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推让声，一行人依次走出居馆。

晴美本想拔出射到门上的箭矢……

“咦？箭没了？”

“掉在你脚下，”石津捡起来，说道，“这箭没有箭头？”

“那它到底为什么射过来？”

“谁知道？我们先走吧！”片山喊道。

石津大喝一声，举起一把大锤。应该是用来破门而入的吧！

众人穿过中庭，在礼拜堂前停下脚步。站在距离入口五六米远处，战战兢兢地望向礼拜堂门口。

“好，上吗？”石津问道。

或许因为单纯，才能不被周围气氛左右，也可能和出发前迅速吃光梶本的炸鸡有关。

“好，那就把门——”

“包在我身上。”说着，石津用力举起大锤。

晴美的身体一僵。

这里就是英哉妻子丧命的地方。

石津走到礼拜堂门前大喝一声，高高举起大锤。就在此时——

“那个，”神津麻香说道，“在破门之前，何不试试能不能直接打

开？”

此言太晚，石津陡然失去平衡，摔了个四脚朝天。众人哄堂大笑。

“真是万分抱歉！”麻香涨红了脸，“说了奇怪的话。”

“不，没关系，”石津一边站起来一边说，“你说得很对……不过，不可能直接能打开。”

说完，他使用力去推那道门。很轻易地便推开了！石津滚入门内。但是这次没有一个人笑。大家都觉得真的是太对不住石津了，让他一个人打头阵。

“我们进去吧。”片山说道。

福尔摩斯抢先一步进入屋内。

屋内出乎意料地明亮，一尘不染。石津终于爬了起来，一个人嘀嘀咕咕道：

“把人当傻瓜嘛！”

“小心脚下，”晴美说道，“注意有没有脚印。”

“好像没有，英哉似乎没来过这里。”

“这地方阴森森的，”绅也说道，“上帝竟然能忍受待在这种地方。”

“就是在这里？英哉先生的夫人就是在——”麻香说道。

“八九不离十，”和哉点了点头，“那个叫什么什么的玩意儿在哪里？”

“那里，”晴美说道，“你们看，祭坛旁的墙壁有一道缝。”

“是这个吗？我这就去把它打开。”石津走过去，手放在墙壁上。

“石津先生！小心啊！”晴美忍不住喊道。

只见墙壁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慢慢开启，“铁处女”映入众人眼帘。

一时间，礼拜堂内鸦雀无声。

漆黑的木头和铁块——虽然明白它没有生命，然而它就像沉睡了几百年的魔女，随时会睁开眼睛发动攻击，令人不寒而栗。

“就是这个？”石津问道。福尔摩斯慢慢靠上前去，喵地叫了一声。

“现在是关着的，”晴美好不容易挤出一句，“不过，还是有点可怕。”

“居然在上帝的脚底下使用这种东西。”永江说道。

“好像随时会打开似的，好讨厌。”麻香摇了摇头。

“到底装了什么机关呢？”晴美说着迈步走下暗室。

“晴美小姐！小心！”石津连忙跑上前，一把抱起晴美，在远处轻轻地把她放下。

“放我下来！你在干什么啊！”晴美满脸通红地嚷道。

“对不起，但是——”

“喂，晴美，”片山说道，“你看，有脚印。”

“咦？”

晴美看向脚下。只见地板上的脚印上有污迹，那正是自己的足迹。

“这是……什么？”

“不是血吗？”麻香说道。

一瞬间，众人都沉默不语。

“不可能。”永江自言自语道。

“可能有人在里面？”晴美说道，“石津，想办法把它打开，用那把——”

“明白。片山前辈，短剑借我一下。”

“哦，给你。”片山把插在腰间的短剑递给石津。石津走近“铁处女”，把短剑插进正中央的裂缝，用力撬开。

或许是弹簧装置的作用力，铁处女以惊人的速度向两侧迅速打开。

片山立马闭上眼。万一有血淋淋的尸体之类的东西翻滚出来……自己百分之百会当场晕倒。

“什么都没有哦。”

听了晴美的话，片山才睁开眼。

“铁处女”中空无一物。

“但是……你们看……”

晴美慢慢走上前，轻轻用手触碰了下装在内侧的刀刃。

“沾有血迹，还没有干透！”

“那么是谁的……”麻香低语道。

谁都没有说话。“铁处女”仿佛一个人发出笑声一般吱吱作响。

“问题可能出在那座塔上。”晴美说道。

用餐时的气氛阴沉到不行。当然，石津是例外。除了他，其他人都没什么食欲。

“塔？”片山反问道，“哦，你是说那座主塔啊。如果躲在那里……”

“没错。虽然没有正式入口。但是一定可以进出那里。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昨晚袭击我的男子消失到哪里去了。”

“那么，你准备怎么调查？”

“把梯子架到中间的入口上。只有这样才能进去。”

“你要爬到那种地方去？”

片山光是想象就已经头晕目眩。

“我看到了女人的身影，肯定有人在里面。”

晴美一面点头一面说道。

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由谷圭子出现了。

“你没事吧？”神津麻香关心道。

“嗯，并无大碍。”圭子微笑着说道。

她额头上贴着纱布，看上去惹人怜惜。

有惠故意转开视线，对绅也说道：“绅也，给我酒。”

“这种雾天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啊？”绅也一边给有惠倒酒一边说道。

“这个地区本就多雾，”麻香说道，“跟地形和气流也有关系。”

“我讨厌雾，总感觉会有东西忽然从里面窜出来。”

说完，有惠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真的会哦。”

圭子突然的发言，令众人都吓了一跳。

“什么真的？”绅也问道。

“雾啊！我们现在就像误入雾中。不清楚前面有什么，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潜藏着。”

“不要说这种令人不安的话。”有惠皱了皱眉。

“但我说的是事实啊。”圭子心平气静地说道。语气冷漠刻板，让片山很是在意。

“你们看，他从雾里出来了。”

“谁？”晴美问道。

“死神啊。他正举起镰刀，打算砍下我们的头。”

片山认为圭子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只见她一边说一边微笑。

太危险了！她大脑里的某颗螺丝松掉了吧！

“镰刀在哪儿？”石津木讷地问道。

“我有些事想问下诸位。”片山走上前一步，说道。

这个时候应该积极地聊些案件的解决之道比较好，让模棱两可的不安持续下去是最糟糕的。

“你想问什么？”和哉看着片山问道。

“根据英哉先生所言，夫人智美遇害的时候，在场诸位都有来过德国。这是真的吗？”

片刻间，无人应答。

“胡说！”绅也说道，“那都是叔父的妄想。”

“是吗？”

“你觉得我在说谎？”

“在这里，我没办法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片山说道，“不过回到日本一查便知。所以还是说实话比较好，省得到时费工夫。”

和哉开口说道：“我的确来过这里。不过我一年中会来杜塞尔多夫好几次，只能说是巧合。”

“北村先生理所当然是跟您在一起的？”

“嗯，”永江和哉点了点头，“不过内人随后也跟了过来。至于她待了几天，我就不记得了。”

“那夫人您呢？”片山转向有惠，问道。

有惠手拿酒杯，耸了耸肩。“我不记得了。”

“照英哉先生所说，您是案件发生一周前来这儿的……”

“即便如此，也不一定是我干的啊！”

“也对。绅也先生呢？”

“我没碰到绅也。”

和哉说道：“听说他去了巴黎，但我一次都没见到。”

“我真的去了巴黎。”绅也赌气道。

“那么你呢……”片山问由谷圭子道。

圭子像是没有听见片山的问话，一个人轻快地打着拍子。

“片山先生，来跳支舞吗？”圭子原地转了一圈，问道，“在这种古城堡里跳什么舞好呢？来一支小步舞曲、快步舞曲，还是华尔兹？”

“这女人是不是疯了？”绅也说道。

圭子突然扬声笑了起来，是那种吓人一跳的尖锐的笑声。

晴美向圭子走去，冷不丁抬手扇了她一巴掌。啪的声音响彻整个餐厅。

圭子脸色发白，注视着晴美，然而脸上却无愤怒之情。

“抱歉，”晴美说道，“还好吗？”

“嗯.....对不起。”

“快吃饭吧。”

“好的。”

众人绷紧的神经舒缓下来，梶本把汤端给圭子。

“你这人还挺机灵的嘛，”晴美说道，“即使在一流酒店里工作，应该也混得下去！”

“承蒙夸奖，”梶本一脸严肃地说道，“可是我长得有些吓人。”

“没问题，”晴美说道，“你看，连我哥哥都能当警察，何况是你.....”

“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片山瞪着自己妹妹说道。

随着石津爆出哈哈大笑声，众人都扬声大笑起来。片山则生着闷气，低头猛吃自己眼前的料理。

这阵欢声笑语多少缓和些现场的压抑气氛。

然而片山的心情却有些复杂：难道我的作用就是逗人发笑？

虽然十分恼怒，片山对自己的缺点还是挺有自觉的。

圭子有着旺盛的食欲，以不输给石津的速度，风卷残云般解决着眼前的食物。

“哎，肚子还是饿啊，”圭子叹了口气，说着，“但再吃又要胖了，不吃了。”

“你会担心这个啊。”绅也挖苦道。

“我好歹也是女人。”

“没错，”神津麻香说道，“我觉得圭子小姐很有魅力。”

“谢谢你。”圭子开心地说道。

“我赞成！”石津用力点了点头，“爱好食物的人肯定不会是坏人！”

福尔摩斯也喵地叫了一声，大家立刻哗然。

“片山先生，”圭子说道，“我现在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吧。我那时来过德国。”

“为了什么事？”

“为了来这里。”

“怎么说？”

“我和英哉先生——不对，叔叔上一次相遇是很久前的事了，当时觉得他是个很棒的人。”

片山能够理解她当时的感受——很多少女都会在某一个时期觉得放荡不羁的人特别有魅力。

“但是，我没钱来欧洲……听说叔叔结婚了，怎么都想见上一面，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他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两个人住在什么地方。”

“那么，你是一个人跑来德国的？”和哉惊讶地问道。

“嗯，瞒着你们真的很对不起。”

“无所谓……钱是怎么来的？”

“是我自己打工赚的，花了半年时间，挣了七八十万日元，就是用这笔钱。”

“你只要和我说一声，我就会给你啊。”

“我不要，这是我自己的旅行。”

“懂了，”晴美说道，“你们见面了吗？”

“没有。途中耽误了点时间，又语言不通，没想到城堡是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根本找不到。”

“但你最后还是成功抵达这里了吧？”

“嗯。”

“你不是第一次来这里？”麻香大吃一惊。

“我只到达城堡外面，恰逢那天发生了可怕的案件……”

“就是智美被杀那天吧？”晴美探出身来。

“嗯。当时有警车停在城堡前，我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决定暂且折回去。当天住在附近的民宿里，次日到警局，听说了一切。我猜他应该受到很大的冲击，应该没心情见其他人。”

“于是，就没有见面。”

“嗯。身上的钱也快花完了，原先就预定了回程的机票。虽然改签其他日子也行，但心想叔叔总会回日本一次，等到那时再见好了……”

“实际上却再没有回来。”

“是啊。事后想想，当时再多等几天，能见上叔叔一面就好了！我一直是这样，永远事后追悔莫及。”

这点和我很像嘛！片山心想。不过，大多数人不都是这样活着吗？

“对不起，从一开始就撒了谎。”圭子向片山鞠了一躬。

“不必道歉，能诚实地说出来就行了。”

“诚实的人，消化功能也好。”

只要有石津在，什么事情都能和吃扯上关系。

“叔叔想要对杀害妻子的人复仇，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圭子说道，“虽然我不赞成滥杀无辜，但也不认为凶手值得原谅。如果有人杀

了我所爱的人，我也会想要亲手制裁那人。”

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英哉行踪不明，是否就代表他想要把众人赶尽杀绝？

他曾说过，自己可能会被杀害。被复仇的执念附身，挥舞宝剑，满身浴血的英哉，实在难以想象。

咖啡来了，室内的气氛稍微缓和了些。

“快，你们看！”晴美站起身，说道。

“那不是古董留声机吗？还能不能用？”

“让我瞧瞧，”和哉也离开座位，“我对这类东西很有研究——很不错啊，还能用。”

“还有唱片。”

“放放看。”

“好。”

唱针一落下，留声机便传出杂声，接着流泻出温暖人心的华尔兹旋律。

“片山先生。”圭子喊道。

“嗯？”

“我们来跳支舞吧。”

“呃，可我完全不会跳。”

“没关系。”片山被圭子猛地一拉，差点摔倒。

“你跟着我的步子走就行。”圭子心情愉快，面露微笑。为了安慰一下这个孤独的姑娘，片山决定忍耐一下——反正自己一年到头都在出洋相！

“石津，我们也来跳吧。”晴美牵起石津的手提议道。

“呃，可是我……”

“块头那么大，人却那么害羞。你不要踩到我的脚哦。”

绅也邀请了神津麻香，被无情拒绝后，便与自己的继母翩翩起舞。

福尔摩斯走到麻香脚下，喵了一声。

“怎么了，小猫？你也想跳？”麻香说着，一把抱起福尔摩斯，“那么，走啰，一、二、三——”

“福尔摩斯很能干嘛。”晴美笑道。圭子也笑出声来。

进入房间的梶本惊讶得睁大了眼。和哉见了，问道：

“我们两个要不也参与一下？”

“恕我无法奉陪。”梶本郑重其事地拒绝道。

“片山先生和我叔叔有些地方很像。”圭子边跳边说道。

“是……是吗？”

片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踩到圭子的脚。

“虽然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但温柔这一点很像。我很高兴上次你帮我说话——”

她是指上次在东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吧？

“我只是——”

“我明白的。好人的为难之处就是对任何人都很温柔。所以有时我会误把那种亲切——只是亲切哦——当成是爱。为此我哭了好多次，才明白这一点。”

恐怕她是在说英哉的事吧。圭子喜欢英哉。而英哉则只把圭子当作

是不幸的侄女温柔对待。

片山发现，不知何时两人已经跳到了走廊上，因为他之前一直注意脚下不要踩踏，所以并不知道到底在往哪里走。

“这里是？”

“是哪里没关系。”

片山自然而然地随着圭子停下舞步。

“我长得既不漂亮，又胖，脑袋还不好使。”

“才没有这回事。”

“我自己的事情我最清楚了，”圭子微笑着说道，“但是以此为耻可不行，我要如实面对镜中的自己。”

我也是如此啊，因此才不抱有幻想。对这个女子来说，我只是英哉的替代品。片山心想。

“回屋里去吧。”片山说道。

“嗯。不过等三秒。”

圭子说完，踮起脚尖，吻了片山一下——那是个有点长的吻，大概持续了四秒半。

房间内传出什么东西啪嗒倒下的声音，随之响起晴美的笑声。

“石津那家伙。”

不用多想，片山都可以想象石津的丑态。

6

“那么，他完全信以为真了？”绅也说道。

“嗯，不出我所料。”

“我还一直认为老爸看人的眼光很准呢。”绅也躺在床上吐着烟说道。

“看女人的眼光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有惠洗完澡，一面用浴巾裹住自己赤裸的身体，一面说道。

“不幸的是北村，”绅也笑了起来，“被人误会和自己老板的老婆有一腿，然后死掉了。”

“活着也是生不如死，一点都不可怜，”有惠在床边坐下，“给我一支。”

“给。火在那边。”

“但北村为什么不矢口否认呢？真是不可思议。”

“他真的对你有意思，所以才吓了一跳。”

“真的吗？或许吧。”

“他老实，不会装蒜。”

“听上去越来越可怜了。”有惠的话里听不出一丝同情。

“话说回来，老爸那边没有问题吧？”

“我看着他服下安眠药睡下，没事。”

“那就好——之后该怎么办呢？”

“什么？”

“怎么才能离开这座城堡？”

“总会有办法。”

“你还真是乐观。”

“悲观也于事无补。”

绅也不由得苦笑起来：“像你这种女人一定很长寿。”

“假如叔叔杀了老爸……”绅也自言自语般说道。

“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如果。”

有惠凑近绅也的脸，说道：“这种事，我喜欢。”

“听好，万一老爸在这里被人杀掉，你猜大家会认为谁是凶手？”

“当然是你叔叔。”

“对啊，其他人不会被怀疑。”

有惠目不转睛地看着绅也：“你难道想杀了亲生父亲？”

“你说我？怎么可能。只是，也许有人会替我们去做。”

“谁？”

“例如那个梶本。”

“你说那个仆人？”有惠瞪大了眼睛。

“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一定是犯了什么事，逃过来的。”

“或许，普通人怎么可能会隐居在这种地方。”

“所以我想和他谈谈条件，用金钱做交易。”

“不错啊。”有惠把烟屁股摁熄在烟灰缸中。

“我再好好想想。”

“嗯，但是必须趁我们被关在这里的时候抓紧。”

“问题就在这里，时间是有限的。明天，趁他一个人的时候，我试着说说看。”

“好啊。但如果他拒绝呢？”

“那就说是开玩笑，敷衍过去就行了。”绅也耸了耸肩。

“你一点儿不像你爸爸，肚子里坏点子不少。”

“别挖苦我了，”绅也下床披上睡袍，“好了，睡觉吧。”

“我也要走了。他天亮后估计就会醒了。”

有惠扔掉浴巾，穿上内衣裤，披上睡衣——已经是深夜三点了。

“你不送我吗？”

“万一被人看见怎么办？”

“我知道啦。反正就在隔壁房间，”有惠吻了一下绅也，“我只是想说说看。”

“晚安，母亲大人。”

“晚安。”

说完，有惠便关上通向走廊的房门。

微风吹拂过昏暗的走廊，真的令人毛骨悚然。有惠哆嗦了一下。

有惠朝隔壁自己和永江和哉的房间走去。

突然，走廊上的照明全部熄灭。她短促地啊了一声，风呼地吹过。

有惠用手摸索着，沿着墙边迈步前进。应该走了很久，可顶多只有五六米啊……

突然，眼前有人挡住去路，有惠屏息凝视。

“谁，是谁……”有惠的声音有些颤抖，昏暗浮现出一个黑色的人影。

来人抓住有惠的肩膀，把睡衣向后扯，从背后用衣服缠住她。

“啊——”有惠连发出声音的机会都没有，脖子就被一只手强硬地扼住，无法呼吸。一支短剑抵住她的腹部。

有惠被摁在墙上。短剑深深地插入她的身体——有惠一下子睁大了眼。

短剑撕裂了有惠的腹部和她的梦想。

有惠的身体缓缓地沿着墙壁滑向地面。风吹过走廊，弄乱了她的头发.....

“必须做点什么才行。”对于晴美的话，片山唯有叹气。

“这我也知道，但是该怎么做呢？”

“你的意思就这么撒手不管？”

“我可没这么说，不过——”

此时走廊上的有惠尸体已被移走，梶本把她搬去了空房间，但墙壁和地毯上依旧清晰地残留红黑色的血迹。

“片山前辈——”石津走了过来。

“大家怎么样？”

“总算平静下来了。”

“是吗？”片山稍微松了一口气。事到如今，歇斯底里地大吵大闹也于事无补。

“不幸中的万幸是.....”石津说道。

“是什么？”

“片山前辈看到尸体，没有一头栽倒。”

“多管闲事！”

时间回拨到早上十点。

今天依然有雾，简直就像被关在浓雾砌成的城堡里。

“喂，福尔摩斯，你有什么主意？”

片山含糊不清地问道。福尔摩斯则是一脸漠不关心，摇了摇头。

“真是无情的家伙。”

“这里就交由哥哥负责，展开搜查工作，”晴美交叉双臂，说道，“也没其他人可以负责了，无奈之举。”

“我可不怎么喜欢担这责任。”

“管你喜不喜欢！”

“知道啦。别死咬着不放。”

“谁咬你啦？”

“话说回来，这么大的流血量，犯人也被溅了一身血吧？去搜查一下所有人的房间。”

“没什么干劲嘛，”晴美耸了耸肩，“但总比什么都不干要好。”

片山一行走进客厅。和哉起身，向他们走来。

“永江先生，令夫人的事——”

片山刚开口，和哉便打断道：

“那件事已经不重要了。虽然内子死了，但我不是演员，不会哭天抢地。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生存下去？”

“我也有同感。”

片山向和哉大致说明了自己想要搜查每个人房间的意图。

没有人反对，也无抗议。这让片山产生不好的预感。

绅也喝着酒，半醉不醒。由谷圭子则脸色发白，紧闭双唇。至于神津麻香，则是公事公办，就像在上班一般，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抬头挺胸地坐着。

“既然没有意见，就麻烦诸位留在这里耐心等待。”

“石津先生留在这里好了，”晴美说道，“我和哥哥去去就来。”

“好吧。”石津一副像被人排挤似的委屈表情，无精打采地说道。

于是，片山、晴美，还有福尔摩斯，从和哉的房间开始搜查。

他们把遇害的有惠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没找到任何线索。

“没什么贵重物品嘛。”晴美说道。

“喂，我们不是来捡名牌货的好吗？”

“知道啦。但她可是永江大老板的夫人呀，用的东西应该都是名牌货才对——福尔摩斯，怎么了？”

只见福尔摩斯咻地跳上床头柜，发出一声喵叫。

“抽屉。打开看看。”片山打开抽屉后，一只正方形的天鹅绒小箱映入眼帘。

“珠宝箱！”晴美的双眼一下子变得炯炯有神。

打开盖子一看，只见项链、手链、耳环散发出闪耀的光彩。片山正要说“这些抵得上我几年的薪水——”一张口立马停住了嘴。这想法太小家子气了。

“留下这么漂亮的东西却死了，真是太遗憾了！”

晴美用指尖捏起一条镶有紫色石头的银色吊坠。

福尔摩斯见了，伸出前爪，嗖地抓了一下。

“糟糕！”

吊坠从晴美的手中掉落，发出咔嚓一声轻响。

“福尔摩斯，你这是干什么？”晴美连忙跑上去，“下次不许这样——”

“福尔摩斯也是女人，不想让你一个人独占嘛！”片山笑着说道，“怎么啦？”

“哥哥，快看，”晴美弯下身，说道，“吊坠的宝石碎掉了。”

“宝石这么容易碎？”

“当然不可能，”晴美站起身，“这是玻璃，也就是赝品。”

“赝品？其他的也是？”

“对吧，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喵的一声回答了晴美的提问。

和哉被叫了过来，听完片山的说明，仍旧面不改色。

“这样啊。”

“你清楚这事儿？”

“我有所察觉，有惠是个花钱大手大脚的女人。”

“她主要把钱用在哪里？”

“各种地方，最近她似乎迷上了赌博。”

“赌博……供令夫人自由支配的金钱大概有多少呢？”

“衣服、珠宝之类的，不管多少钱都会买给她，不过大概都被她转卖了吧！”

“您不指责她？”

“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她是这种女人。算了，钱是身外物。”

“哦……”

片山看了晴美一眼，只见她紧锁眉头。片山知道她在想什么。就算有惠品性再坏，她还是被人杀害了，身为丈夫的就不能表现得悲伤一点吗？

“永江先生。”晴美开口说道。

“什么事？”

“你为什么会和有惠小姐结婚？”

晴美的说话方式一直都是直来直去。不过，有时反而能收到奇效。和哉有些惊讶地望着晴美，轻叹了一口气，回答道：

“会被你这么问，也不是没有道理。不妨告诉你们好了，毕竟这里是与外界隔绝的另一个世界。”

永江走到床边坐下。

“我和有惠之间，并不算夫妻。”

“此话怎讲？”

“我被吓了。如果不走形式，如果不结婚，我的社会地位就会不保……”

片山和晴美互望了一眼。

“也就是说——”片山说道，“她手中握有您的把柄？”

“就是这么回事。”

“是什么……”

“杀人。”

片山悚然一惊。永江挥了挥手，解释道：“不是我杀人。”

“那是谁？”

“是我的妻子。”

片山有些不知所措，晴美率先反应过来。

“我懂了！是指你的前妻——也就是绅也的母亲吧？”

“嗯，她叫路代。你看绅也，肯定想象不到他的母亲会是一位温柔腼腆的女子。”

的确难以想象，片山心想。

“路代很顾家。当我还不是大公司老板的时候，情况还好。然而随着我开始变得繁忙、应酬增多，她最怕的社交生活也开始了。我完全没有察觉到她有多痛苦……而她表面上是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从不向我抱怨。但是……”永江摇了摇头，继续道，“如果发发牢骚，歇斯底里一下也好。偶尔诉诉苦，内心的不满也会宣泄出来。可是长时间忍着，总有一天会以令人无法想象的形式爆发。”

“您夫人是……”

“有一次派对邀请了许多重要客户。途中，路代突然不见了。虽然我很在意她去了哪儿，但是正在招待重要的客人，无法中途退席。不一会儿，一个月前开始在我家帮忙的女佣铁青着脸跑来找我。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只是颤抖着说：‘太太她……’”

片山在椅子上坐下来，耐心倾听和哉说话。和哉顿了顿，继续说道：“我太过担心内人，于是跟在女佣身后，上了二楼——只见内子在卧室里，一副精神恍惚的样子，而我的年轻秘书躺倒在地板上的血泊中。”

“那么，是令夫人？”晴美问道。

“是的，血溅了她一身，沾满鲜血的厨刀掉在地上。”

“她有没有说为什么杀人？”片山问道。

“当时已经无法进行正常交流，她只是指着倒在地上的秘书尸体，语无伦次地呢喃着：‘派对……派对……’”

“派对……”

“事情似乎是这样子的：那名秘书是派对的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和安排菜肴，那晚他为各种琐碎小事跑来忙去。然而，路代突然说自己头疼，就回到二楼去了。秘书却认为如果她不在，派对便无法顺利进行下去，于是便上楼，发现路代一个人在哭。秘书也有难处，努力劝说她设法出席派对。接着，妻子突然持刀刺向秘书。”

“也就是说她身上带着刀？”片山问道。

“大概路代准备自寻短见，可又下不了决心，正在她烦恼的时候，秘书来了——让自己痛苦的不就是派对？于是她便把对派对的所有憎恨都发泄到那名秘书身上。对他来说，真是件不幸。”

永江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不过，永江先生，这是一桩杀人案啊！没有报警？”

“没有。”

“也就是说……”

“不管最后怎样，妻子都会被送进医院。虽说是精神疾病导致她错手杀人，但是我的前途和地位或许就会因此而被葬送。于是我便把整件事隐瞒起来。”

“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片山瞪大了眼睛问道。

“首先，知道整件事的只有我和那个女佣两个人。那个女佣很是害怕，因此我威胁她不要说出去。当然，也给了她相应的报酬。”

“被害者方面呢？”

“我也很烦恼——那个秘书真的很不错。我见到他的父母时，硬下

心肠说是他们儿子意欲侵犯我的妻子才被刺死。我不想因为妻子患有精神疾病而引来世人好奇的目光。于是向他们提出对此三缄其口的要求。对方似乎受了很大的打击，最后听从了我的建议。秘书的死最后被当作意外处理，我付给他的父母一千万元抚恤金。事情就这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永江沉默了片刻。

晴美轻轻地点了点头，问道：“那名目击案件的女佣就是……有惠小姐？”

“没错，”和哉深深地吐了口气，继续说道，“我以为一切都解决了。但是我悔不该给了那女人一点钱。事件平息之后，她便露出了奸诈的真面目，开始勒索我。不是金钱上的勒索，毕竟那么干的话她会有把柄落在我手里。她打扮成上流妇人的模样，突然跑到我的公司来，大肆宣扬是我的‘朋友’。事出突然，我也无法赶她走。”

“然后她变成了你的妻子——”

“我和路代暂且离婚，把她送去瑞士的医院。来欧洲出差的时候，我偶尔会去探望她。但是要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探望并非易事。而且路代完全没有康复的迹象，于是我就渐渐不去医院探望了……”

“有惠小姐知道这事吗？”

“我想她应该找人调查过。不过坐稳了妻子的宝座之后，我对她放任自流，她想必乐得逍遥。”

片山忽然问道：“发生那件事的时候，令公子情况如何？”

“你是说绅也？他当时正在美国留学，什么都不知道。我告诉他说他母亲得了重病，没有治愈的希望。他不像他母亲，对任何事都不上心，似乎毫不在意。”

真的是这样吗？片山心想。

表面上冷淡的家伙，反而更容易产生恋母的倾向——不过片山并不是心理学家，对此推论并无自信。

“那么，路代夫人一直住在医院……”

“应该是。”永江点了点头。

“这有点尴尬啊，”片山叹了口气，说道，“你会被挖出各种罪名。”

“你说什么呢？我刚才讲的都是瞎编的！”

“哈？”片山瞪大了眼睛。

“也就是说，如果下次再问你，你绝不会承认这个编造出来的故事，对吧？”晴美说道。

“正是如此，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前妻因精神病而住进医院，秘书因意外而身亡，如此而已。”

片山脸露不快，看向晴美。晴美耸了耸肩，表示拿和哉没办法。

你当然可以袖手旁观，可是……喂，福尔摩斯，你怎么看？

只见福尔摩斯也耸了耸肩——不对，它歪了歪头。

可恶，每个人都逃避责任！片山愤怒地嘀咕道。

“那么你憎恨有惠小姐吗？”片山直言不讳道。

“我不喜欢她，”和哉歪了歪嘴，轻笑着说道，“不过事到如今，杀了那种女人对现今的我也没什么好处，找情人对我来说信手拈来，大把女人等着送上门。她不值得我去恨。”

说到这种程度，片山也无话可说。

“您的前妻一定很漂亮吧。”晴美说道。

“嗯……”和哉垂下眼帘，说道，“她唱歌很棒。住院之后，她也似乎经常唱歌，那是天籁之声啊。”

永江和哉是寂寞的。“权力者的孤独”几个字眼掠过片山脑际。

“对了，路代很喜欢一首歌，以前我去医院探望的时候她就唱过，是一首爱尔兰民歌，《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第三章 毒蛇的午睡

1

“想办法上去看看。”

晴美说道。

片山无助地抬头看着主塔。这塔到底有多高？中央的云梯入口比居馆二楼的窗户还高！

“都没有楼梯，怎么上去？”片山眉头紧锁着说道。

“就没有自动扶梯吗？”石津一脸正经地问道。

“别开玩笑！”片山瞪了他一眼。

雾气稍微散去，露出晴朗的天空，阳光射入中庭。

大家放松了心情，一起步入中庭。

“好像一群囚犯出来放风。”绅也说着，伸了个大懒腰。

“请不要说难听的话。”麻香板着脸说道。

和哉双手交叉背在身后，悠闲地散着步，似乎想要一个人独处。大概因为对片山他们提到过自己的前妻而勾起他的相思之情吧？

由谷圭子蹲在福尔摩斯面前，和她说悄悄话。

“大家都没受什么影响呢！”晴美说道。

“没错。”片山同意道。

“明明已经死了两个人，居然无人感到悲伤，也是悲哀。”

听上去怪怪的说法，却莫名地指出了真相。

北村死了。有惠死了。可似乎没有人把他们的死放在心上。

“搜查了一下房间，什么线索都没找到，很难侦破。”片山说道。

“你不要一直摆出垂头丧气的样子好吗？”

片山听了，拉长了脸。

“不是有很多线索嘛，”晴美毫不介意，继续说道，“例如，有惠为什么会在走廊上被杀害？”

“对啊，”片山同意道，“这么说来确实很奇怪。”

“对吧？这种时候一个人大半夜在走廊上晃，不寻常吧？”

“房间里面应该有厕所。”

“应该有别的什么理由吧！”

晴美仿佛名侦探般抱起双臂，说道：“还有一点可疑，就是那座塔里的人影。”

“但是若说永江和哉的前妻住在那里，这——”

“这可不是偶然。《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白衣女子的歌声……我可是亲耳听到了！”

“我相信你。可还得上去看才知道。”

“所以，一定要想个办法。”

“梯子都没有，怎么上去？”

“有梯子你也上不去。”

“你不要都说出来好吗？”

“要不不让石津试试看如何？抛根绳子上去。”

“你动作片看多了吧？会那么顺利？”

“总有办法能上去，”晴美说道，“对了！如果有人塔里，总是要吃饭的呀！”

“说的也是，”片山同意道，“那么，梶本应该知道些什么。好，严加拷问！”

“哥哥你去反而会被他吊起来吧？一定要和石津一起去。”

“那是当然。”

不如让石津一个人去问吧，我在这里“待机”比较好。片山到底还是不敢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喂，石津，走啦。”片山催促道。

“哦，晴美小姐不一起去？”

“又不是远足。”

石津依依不舍地跟在片山身后，进入居馆内。

晴美深深地吸了口气。

“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呢？”圭子走过来，问道。

“放心好了，有福尔摩斯在。”晴美说道。

不说有哥哥在，这是晴美无情的地方。

“好可怕啊！总感觉大家再也不能离开这里了……”

圭子说着，放眼眺望远方。

晴美无法完全相信圭子的柔弱外表。

她倾慕英哉，恐怕是真的。听说英哉结婚，所以千里迢迢地来到这

里。可是，这种类型的女孩子很多情况下都会钻牛角尖，难道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只要他幸福就好……”就断念死心？

难道不会由爱生恨？或许会想要杀掉智美！

而且，可能真的下手了……

至少晴美不相信圭子努力存钱后千里迢迢跑到这里，居然不见上英哉一面就回去。女人绝对做不到那样。

“哎，好想早点回家啊。”

麻香也走了过来。

“你的运气真背，”晴美说道，“好好地来工作，却被无端牵连。”

“算啦，我会要求三倍加班工资，”麻香苦笑着说道，“不过这里的水很好喝。”

“是啊，杜塞尔多夫的水就很难喝。”

晴美想到那些像泄气的汽水似的矿泉水，不禁打了个寒战。德国人还真喝得下那玩意儿。

“山里的水都很好喝，”麻香说道，“这里的水一定是从水井中汲上来的。”

“那口井？”晴美看着位于中庭正中央的古老水井，问道，“难道还能使用？”

“去看看就知道了。”麻香说完迈步走向水井。

“总感觉有些可怕，”圭子说道，“好像会有唐伞妖怪跑出来似的。”

“怎么可能？”晴美笑道。

“说的好像鬼屋似的。”麻香抓住水井边缘，探头向井内窥探。“好暗，什么都看不见。”

突然，有什么东西从井底飞出。

“啊！”麻香发出一声惊呼，身体失去平衡。

“危险！”晴美叫道。

麻香的惊呼声淹没在井中。

她随着汲水用的吊桶绳掉了下去，滑轮发出巨大的回转声。

咯噔一声，绳子停住，却没有水声传来。

晴美连忙窥视井底，只听啪嗒啪嗒的声音。晴美连忙缩回头，伴随着吱的一声，飞出两三只蝙蝠。

刚才也是这些家伙？

“麻香小姐！听得见吗？听到请回答！”晴美呼唤道。

和哉、绅也都跑了过来。

“麻香小姐！”晴美又喊了一次。

“听得见。”从井底传来麻香的回答。

“太好了！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晴美扬声问道。

“嗯，还好，只是擦破了点皮。”

“我现在就把你拉上来！等着我！”晴美对圭子说，“麻烦去把我哥哥他们叫过来吧！”

“嗯，我这就去，”圭子正要起步，“啊，他们来了。”

只见福尔摩斯打头，片山和石津随后赶来。

“喂，发生什么事情了？福尔摩斯这家伙乱吵乱跳要回来。”

“麻香小姐掉到井里去了。”

“你说什么？”

“快点过来帮忙把人拉上来。石津，拜托了！”

“包在我身上！”石津最适合这种无需动脑只需出力气的工作。虽然片山也搭了把手，但几乎全靠石津一人之力。绳子吱吱作响，带动滑轮，花了一会儿工夫，终于能看见麻香的身影。

“再加把劲！加油！”晴美喊道。

“等等！”麻香在下面嚷道，“请停一下。”

“怎么了？有什么地方卡住了？”

“不是，这里有个横洞。”麻香说道。

“横洞？”

“嗯，还是很大一个横洞，好像可以钻进去人。”

晴美和片山互望了一眼。

“说不定是通向哪里的暗道。”

“不过，当务之急是快点把她拉上来。”

“等一下！万一从那里能通到城外呢？这种古堡即便有暗道也很正常啊。”

“那你打算怎么办？”

片山叹了口气。他大概已经知道晴美接下来会说什么。

“我也下去看看。”

果然不出片山所料。

“不行，还不知道会遇上什么危险。让你一个人去？想都别想！”片山提高音量，以示身为兄长的尊严。可惜声调太高，反而削弱了威严。

“哎哟！”晴美一点都没有要擅自行动的样子，“谁说要一个人去？当然是和哥哥两个人了！”

“和我？”

“当然！哥哥是这里的负责人嘛。”

片山一时语塞，无法反驳。但是要下到那个黑黝黝的洞穴中，光是想象，就有种刺痒的感觉从片山的脚尖慢慢地爬上来。

“准备好了吗？那么——”晴美向井中喊道，“麻香小姐！我和我哥会下去调查，你先上来吧。”

“我也要一起去！”麻香回答道。

好奇心还真重。片山心想。

“我在横洞那里等着。你俩下来吧。”

“懂了！我们马上就来，”晴美对石津说道，“这里就拜托你了。”

“我不能一起去吗？”石津依依不舍地问道。

“不行。你下去了，谁拉我们上来？”

片山把对专制妹妹的不满全都发泄到石津身上。

“好吧。麻香小姐似乎已经先进入横洞了。我要把桶拉上来了。咦，福尔摩斯？”

只见福尔摩斯倏地跳上晴美的肩膀。

“你也要去？太好了！我一下子就有信心了。”

空桶拉上来了。晴美抓住绳子，把腿伸入其中。

“好了，放我下去吧。”

“万事小心，”石津可怜巴巴地说道，“早点回来啊。”

就像被留下看家的小学生。

晴美和福尔摩斯一起慢慢地下到古井中。

阴湿的空气加上呛人的气味扑鼻而来，大概是青苔之类吧。

下降了七八米后，传来麻香的声音：

“就是这里。”

“石津！停下！”晴美叫道。

晴美把脚伸到横洞边缘，轻轻松松地跨了进去。福尔摩斯踩了一下水桶，轻盈地跃了过去。

“啊，这里——”晴美瞠目结舌看着眼前的一切。

通道大约有一米半高，稍微低一低头便能轻松进入。更令人吃惊的是，通道中有亮光。

“很奇怪，对吧？我也吃了一惊，这里竟然会有亮光。”麻香说道。

“这不是灯泡嘛——也就是说，这条通道一直有人在使用。”

“但这到底通向哪里？”

“我们就是为此而来的嘛。”麻香扑哧笑出声来。

“怎么啦？”

“没什么。只是没想到，晴美小姐果然喜欢冒险。”

“还不是因为我哥靠不住？要是我不帮忙，他肯定会被炒鱿鱼，老婆也娶不到，一辈子邋邋遢遢地过着单身生活。以后我结婚了，如果对方是有钱人还好，否则，哥哥很快就会露宿街头，不知道在哪儿的下水道……”

“听上去好凄惨啊。”麻香憋住笑意说道。

“就是，没有我就没有哥哥。可惜他总搞不清楚这一点。”

福尔摩斯听了喵了一声。

“啊，不好意思，差点把你忘了。”

“开心就好，”麻香说道，“我不讨厌冒险。不过，当然是待在稍微安全一些的地方比较好。”

“啊，我哥下来了。喂，这里！”

“等等！我的脚在抖……”

“真是的，振作点！”

“就算你这么说，我也有恐高症啊！”

“这里是地下，很低。”

“这种狡辩……”

“好了，快把脚伸过来。对，就这样，飞过来。”

“我又不是鸟！怎么会飞！”片山嘴里抱怨着，勉强滚入横洞内。

“片山前辈！有没有摔倒？”石津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没问题，安全着呢。”晴美回答道。

“是吗？只要晴美小姐平安无事就行……”

“你这家伙难道巴不得我摔死！”片山生气地说道，“咦，怎么那么亮？”

“我们出发吧。前面会通向哪里呢？”

“会不会是东京站的地下街？”

“怎么可能！”

福尔摩斯喵地叫了一声，迈步向前走去。其他三人连忙紧随其后。怎么看，都不像是赶工挖出来的通道，四周是由石头砌成的墙壁。渗出的地下水在多处形成水洼，地面湿漉漉的，但不妨碍众人行进。

“会通到哪里？”

“知道就不用费这种事了。”

“话虽这么说，但是这条路绕来绕去的，猜不出会通到哪里。”

对方向感奇差的片山来说，笔直的路他都找不着头绪，这种弯弯曲曲的通道走起来反而轻松。

“有楼梯。”晴美说道。

石头阶梯呈螺旋状向上延伸。晴美抬头望去。

“看来延伸到很高的地方。总之，先上去看看……好像还亮着灯。”

“稍微休息一会儿吧。”片山吸了口气。

“你说什么？”

“我知道了，我走还不行？”片山仿佛被人催逼似的，率先向上走去。

“这一带有些暗啊。”

“没办法，又不是酒店的楼梯。”

“再上去点儿，又有亮光了。”片山加快了脚步。

福尔摩斯突然喵地叫了一声，一口咬在片山的脚上。

“好痛！喂，你想干吗？”片山摔了个屁股着地，“你和我有仇吗？”

“有点奇怪。谁有手电筒？”

“我有一支笔形手电筒。”

“借我一用。别偷懒，快点亮。”

微弱的光芒照亮了前方黑暗的阶梯。

“快看！”晴美说道。

只见片山前方两三米处，楼梯消失了！再向前一米左右，又有楼梯向前延伸。

“是陷阱吧？下面深不见底啊！”片山吓得脸都发白了。

“我差点就……”

“你们看，上方有根棒子，抓着那个就能荡到对面去！建造者故意把这里弄暗，不知道的人肯定会掉下去。”

片山拭去脸上的冷汗。

“福尔摩斯，回到日本……我给你买十片竹荚鱼干。”

“对救命恩猫那么吝啬。”

不过，福尔摩斯似乎并不期待谢礼，它轻盈地向对面跃去，发出一声喵叫，仿佛在说你们快过来。

三人一猫又向上爬了一段阶梯，一扇厚重的木门映入众人眼帘。

“如果这扇门打不开怎么办？”片山说道。

“说这话之前，你好歹也推一下看看吧。”

“好吧。”

说完，片山铆足了劲用力推门，只见大门很轻松便被打开。片山差点向前栽倒。

“这是哪里？”片山吃惊地问道。

“房间呗。”晴美紧随其后。

是一间明朗舒适的房间。室内相当宽敞，沙发床、桌子和照明灯一应俱全，枝形吊灯明晃晃地发出亮光。

“有人住在这里？”麻香东张西望地环视室内。

“但是这里究竟是哪呢？”晴美双手叉腰，环视室内的布置，“瞧，房间是圆形的。”

“嗯，还挺大。”

“莫非——”晴美皱了皱眉，突然拍了下手，“这里是在那座主塔中！一定是这样，没错！”

“可能吧。”

“那里有架梯子，过去看看。”

晴美来到架设有笔直梯子的地方，那里的地板和天花板各开了两米见方的大洞，梯子上下连通。

洞口处很暗，从洞口向下望去，能看见冰冷的石地板。

“下面好像有光透进来。”

“你下去看看吧。”晴美说道。

女人真会使唤人！

即便如此，只是向下爬一层楼左右的深度，应该不会花上太多力气。恐高的片山一鼓作气爬了下去。

“怎么样？”晴美探头喊道。

“下面是个狭窄的房间。什么都没有。啊，有一个出入口……哇！”

“怎.....怎么了？”

“是外面！”

“咦？”

“出入口的外面是外面。”

“你这不是废话吗？”晴美怒吼道。

“从这里可以俯瞰中庭，果然是那座主塔的出入口。”

“和我想的一样嘛！看得到石津他们吗？试着挥挥手？”

“开玩笑！你知道这里离地面有多高吗？”

“你太夸张了。快上来吧。”

“等等，我刚才看了一眼下面，脚抖个不停.....”

“真没用！”

片山使出吃奶的劲儿爬上梯子。

“再向上爬看看。”

“你去吧，我累得不行了。”

“你真靠不住！”晴美倏地抓住梯子，“我先上去了。麻香小姐，就麻烦你照顾我哥哥了。需要的话，暴打他一顿好了。”

“嗯嗯，交给我好了。”麻香微笑着答应道。

“真是的，这么大的人，还这么没出息。”

晴美灵巧地爬上梯子。

黑暗中可以看见白色的东西。那是什么？

是白色的，有些地方又是红的，还有些部分是黑的.....

红色的部分是竖条纹，黑色的部分则毛茸茸的.....像是人类的毛发.....

随着眼睛逐渐习惯黑暗，晴美终于看清眼前之物。

是人的脸——梶本脸上的血痕。

晴美从梯子上下来。

“你怎么也在发抖？”片山说道，“果然血缘是无法改变的啊！”

“血.....”

“所以，我就说了，血缘嘛。”

“不是.....是真的血.....”

直到这时，晴美才发现自己手上沾到些黏黏糊糊的东西——是血。

“喂，你受伤了？”片山担心地问道。

“应该已经死了，头破血流。”

“你的脑袋坏掉了？”片山更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2

“肯定有人住在这里。”片山说道。

“真伤脑筋，”被叫来的石津说道，“以后谁来准备晚饭呢？”

“比这更重要的是，谁杀了梶本？”

“难道不是之前那个白衣女子？”

“有这可能。”

“也就是永江和哉的前妻？”

“前提是她住在这里.....”

“她精神病发作，杀了梶本？”

“为什么这么想？”

“那么危险的人待在这里，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应该多上几把锁，采取措施才对！”

“是啊，不过……”晴美少见地噘起嘴不语。竟然被片山反驳得无话可说！

这里是停放着梶本尸体的楼上房间。

虽然不像楼下的房间那样经过装修，但似乎也是作为卧室使用，摆放着舒适的大床和宽大衣橱。

“如果没有尸体，一定会是间舒适的卧室。”晴美说道。

“石津，过来搭把手，查一下衣橱。”

“好，翻箱倒柜吗？”

“不要说得那么难听。”

“等等，让我来吧。女人的衣橱还是交给女人搜比较好。”

晴美依次打开衣橱的各个抽屉。

“内裤……睡袍……衬衣……”晴美迅速扫了一眼后，耸了耸肩，说道，“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总而言之，这里有女人住过。”

“这一点我们也知道。”

“咦，福尔摩斯，怎么啦？”晴美说道。

只见福尔摩斯轻轻跃起，一头栽入衣橱的抽屉中。

“喂喂，它在搞什么玩意儿？”片山笑着说道，“你又不用穿内衣。”

福尔摩斯把头伸进堆积起来的内衣裤中，又倏地抬起头。内裤从衣

橱中飞出来，散了一地。

“你这是做什么？”晴美睁大了眼睛，“你想廉价出售内衣裤？”

福尔摩斯不予以回应，这次是叼起一件放下，再叼起另外一件扔掉，不一会儿，地板上便形成了一座内衣裤小山。

福尔摩斯不理呆若木鸡袖手旁观的片山等人，只是一个劲地叼起内衣裤，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里里外外仔细检查，然后把“调查”过的内衣裤随“爪”一扔。

“哥哥，福尔摩斯难道想做内衣裤批发商？”晴美说道。

福尔摩斯喵地叫了一声，然后用爪子戳了戳其中一件衬衣。

“这件衬衣怎么了？”晴美把它捡起，摊开来检查，发现似乎没有血迹。

“看来没有可疑之处嘛。”片山感到有些疑惑。

“片山前辈交过女朋友吗？”石津问道。

“何出此言？”

“若能断定内衣裤没有可疑之处，表示你知道可疑的内衣裤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

“不要显摆你不擅长的推理好吗？把你的脑子用在该用的地方！”

“对不起，”石津笑嘻嘻地拾起一条内裤，说道，“这是促销商品吧？只要980日元。”

“比你的贵吧，”片山说道，“总之，当务之急是再探查一下这座塔——”

“慢着！”晴美说道，“石津，你刚刚说什么？”

“咦？这条内裤只要980日元……我说错话了吗？”

“你怎么知道价格？”

石津诚惶诚恐地回答道：“呃……这不是贴有价格标签嘛。”

“给我看。”

晴美接过那条内裤。虽然标签已经半脱落，但还是留下了半边，可以清晰地看见“980日元”的字样。

“有什么问题吗？”石津一头雾水，“难道原价是9800日元？应该不会那么贵吧——”

“你们觉得是怎么回事？这条内裤是在日本买的！”

“这话听上去好奇怪。”

“而且标签尚未完全脱落，一定是在没被留意到的情况下就被扔进洗衣机的。”

“为了看上去像是被用过的？”

“为了隐瞒它是新买的。”

“不是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这条内裤实际上并没有人穿过……”

片山叹了口气。这都是什么跟什么？

为什么我总是遇到这种没头没脑的事情？

主塔有三层楼高。

只有下两层是装修过的房间，最上层只是普通的空间，必须通过架设在四方形大洞中的梯子上下各处。

“盖楼梯不是会方便许多！”

片山爬到最上层，擦了擦脸上的汗。

“一定没有预算了。”

“不是这样。如果有敌人攻过来，只要塔中的人把梯子收上去，用石头把洞口堵住，就能守住。所以才会建成现在这样。”神津麻香说明道。

此时片山一行人正位于主塔的最顶部。塔顶四周是一圈窗户，从窗口这里可以把来时的山道、中庭以及城堡全景尽收眼底。

“通过这些窗户可以攻击从山道上来的敌人。”麻香说道。

“原来如此……喂，福尔摩斯，你在干吗？”

福尔摩斯此刻正坐在石津的肩膀上跟上来。

对于怕猫的石津来说，这根本就是灾难。万一福尔摩斯摔下去，估计晴美一辈子都不会再和他说话，因此他拼命忍受住这种“煎熬”。

福尔摩斯咚的一声跃至地板，石津则几乎奄奄一息。

福尔摩斯被晴美一把抱起，享受着窗外的景致。过了一会儿，不知它是否因为看腻味了，坐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地闭目深思。

“一定是在缅怀往昔。”晴美解释道。

不对，不是这样，片山心想——福尔摩斯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那是福尔摩斯在进行推理时常有的表情……

“我看见白衣女子时她就在这扇窗附近，”晴美说道，“喏，向下可以看见居馆那边的阳台吧。”

“也就是说，你看到那个白衣女子特地跑到窗边唱歌？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只是唱歌的话，在楼下的房间唱不就好了。”

“也是。”晴美同意。

“连中庭都能看得很清楚嘛！”石津莫名地感到激动。

浓雾依旧包裹着城堡，有时看上去像墙壁，有时又像白色的帷幕，仿佛这出杀人剧结束之前都不会升起的帷幕。

怎么会跑到这种奇怪的地方来？

“难以想象那个白衣女子费劲爬梯子的身姿啊！”晴美自言自语道。

“晴美，先理一下头绪吧。”片山说道。

“整理案件的要点？赞成！”晴美的眼神立刻变得炯炯有神。

“希望你把这份干劲用在整理房间上就好了。”

“这是说笑的场合吗？房间不整理会死人吗？当然是梳理案件比较重要！”

片山完全无法反驳——反正这里也不是日本的公寓。

“需要我回避吗？”麻香问道。

“没关系吗？”

“嗯，没问题。”麻香并没有不悦的样子，微笑了一下，爬下梯子。

“晴美，没必要叫她下去……”

“知道得太多的话，她的处境反而会变得危险，”晴美斩钉截铁地说道，“开始吧，石津也过来。”

“来了来了。”石津的矫健身手像极了斑点狗。

被岁月磨平的古老木地板，由石头砌成的墙壁，一切都是灰色的，因经年累月而蒙上了一层尘埃。

屋内发生的事情仿佛被四周的石墙牢固地封印。

这里真的发生过战争吗？片山心想。剑雨倾泻至敌人头顶，剑盾交

接——自己如今就站在建造于那个年代的地板上，真是不可思议。

或许我们现在也在战斗着。

男人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挥舞着宝剑，无法忘怀为守护柔弱美少女而战的梦想。

片山想象自己穿上盔甲，单手握剑，英姿飒爽的模样。

感觉就像坐上时光机，误入中世纪欧洲——如果没有发生杀人案的话。

片山不由得苦笑起来。也许杀人、阴谋才与现在的世界相配。

说来奇怪，片山虽然一直对血腥的杀人案兴趣索然，但在心中一角，又有些乐在其中。

幽禁在高塔的白衣美女，笼罩着怪异气氛的管家，隐蔽的通道，乘风而来的歌声……

这才是货真价实的中世纪世界！

“哥哥，你在发什么呆啊！”

晴美的声音像尖针一样刺破了片山幻想的泡泡。

“你又在想什么无聊的事情？”

“他刚才的表情看上去像是在思考吃的，”石津插嘴道，“面部僵硬的时候是在‘想这个拉面真好吃吧’？吐舌头表示肚子饿了……”

“那是在说你自己吧？”片山反唇相讥，“算了，总之，都是些不明不白的事。”

“不要妄下结论啊。”

“三年前，永江智美死了，然后永江英哉坚信那是一桩杀人案。”

“但那也只是英哉本人的一面之词，不能全信。”

“你说得也有道理。但是这一连串的案件——北村、有惠、梶本被杀的案件，很明显是英哉的意志在作祟。”

“是吗？”

“嗯，”片山说道，“能把我们关在这里的，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办得到。”

“嗯，对吊桥动手脚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也就是说，英哉一开始就打算把我们孤立在这里？”晴美盘起胳膊，歪着脑袋，“但事实又是如何呢？”

“什么意思？”

“那样不是太单纯了吗？也就是说，如果英哉所说的话属实，他为了报杀妻之仇，打算杀光所有相关的人……”

“这有什么不对？”

“太简单了。”

“你就是想得太复杂。”

“才没有呢！不过，英哉看上去还没疯狂到会在不知道谁是凶手的情况下就计划杀光所有人。”

“呃……说的也是。”

“而且如果他一开始就打算赶尽杀绝的话，会那么悠闲自在吗？时间拖得越长，会有其他人来到城堡，或是有人从这里逃出去，这些可能性就越高，不是吗？”

“对哦！英哉对这座城堡了如指掌，真有心赶尽杀绝，很简单就能……”

“把我们都杀掉，然而他并没有那么做……”

“所以凶手并不是英哉？那么他现在身处何处？”

“问题就在这里。”

“问题就在这里。”

石津觉得自己也必须说点什么，以示参与了讨论。

“英哉消失去了哪里？或者他被人带走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不要学我说话！你的意思是，英哉被人干掉了？”

“哥哥你也听他说过吧？如果他被杀，希望我们为他找出凶手。”

“嗯，不过我认为那只是障眼法。”

“或许事实就是如此。杀死智美的凶手明显有着充分的觉悟——杀人或是被杀的心理准备。”

“你的意思是，那个凶手先下手为强了？”

“如果英哉被凶手干掉了，然后扔进像是刚才隐藏在阶梯处的陷阱或护城河的泥浆里，就肯定找不到人啊。”

“可是凶手为什么要继续杀人呢？”片山说道，“对了！如果凶手原本就打算杀了北村和有惠……”

“没错，正是最佳时机！大家都以为是英哉下的手。所以我才担心英哉的安危。”

“稍等，那么梶本的被杀呢？之前的白衣女子又是怎么回事？”

“不要一次性提那么多问题好吗？首先，北村的死可能只是偶然，那个时候也可能不是他被派去找警察。”

“也有可能是别的人连桥一起掉下去，对吧？”

“嗯。因此，凶手怀着明确杀意下手的只有有惠一人。”

“有惠……好像很多人都对她怀恨在心。”

“首先，和哉就有充分的动机。虽然和哉本人声称事到如今已没有杀意，但当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不会受到怀疑，或许就下得了手。”

“有道理。”

“至于绅也，他或许知道有惠如何坐上和哉妻子的位子。”

“难以想象他会不替自己母亲打抱不平。”

“可不是！而且因为有惠以后可能会继承和哉死后的全部遗产，对绅也来说，她毫无疑问是个巨大障碍。”

这时，福尔摩斯“喵”了一声。

“有什么意见吗？”片山弯下身子问道。

福尔摩斯伸出前爪，在地板上移动。

“它在写什么？英文字母A？”

“看上去不像，”晴美疑惑道，“没有猫语翻译机吗？”

石津诚惶诚恐地探头张望，说道：“莫非是……”

“你又要说是吃的了？”

“嗯……不过……它是不是想吃饭团？”

福尔摩斯喵了一声，像是在说小伙儿，干得不错。

“咦？真的是饭团？”晴美睁大了眼睛，“我还猜是什么呢。咦？不对？”

“饭团……三角形。”晴美啪地打了个响指。

“对了！是三角形！”石津也想打个响指，却只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三角形是指什么？”

“三角关系——永江、有惠和绅也。”

“怎么可能？”片山哑口无言，“绅也和有惠是母子关系啊！”

“但并非亲生的，没什么不可思议。”

“可是……”片山不愿想象。

“有惠为什么会被人在走廊上杀害，这下也有答案了。那时她正要去绅也的房间？不对，应该是在回来的路上。”

“原来如此，”片山交叉双手，“永江夫妇的房间正好在绅也隔壁。”

“因此有惠才会一个人来到走廊，想不到回房间的时候被人杀害。”

“记得有惠是在自己房间和绅也房间之间的走廊上被杀的。”

“如此一来，一个谜就解开了。”

“才解开一个而已，况且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

“我们试着逼问绅也看看吧！或许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好，就这么办吧。”片山松了一口气，为决定了接下来该怎么做而感到安心。

“不过绅也未必就是凶手，不能把圭子小姐排除在嫌疑人之外。”

“嗯，这点我知道。”

“有惠把玻璃杯扔中圭子的时候，她的模样有些可怕。”

“像她那种个性，平时一直忍着，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一下子爆发出来。”片山说道。

“但是，梶本为什么会被杀死？”

“这就不清楚了。不过梶本这个人本身就来历不明。”

“是啊。我觉得他不同寻常，名字也很可疑——如果是在日本，就很容易查明他的身份。”

“对啊。”

“你们检查过他的房间了吗？”石津问道。

在片山和晴美的同时注视下，石津有些忐忑不安。

“对不起，我只是随口说说——”

“我们太大意了！”片山敲了一下自己脑袋，“梶本的房间！不能让人破坏了现场——快走快走！”

“石津，你怎么不早说？”

“对不起。”石津莫名其妙地小声道歉。

虽说要赶快行动，但必须从主塔穿过通往水井的通道，才能回到地面，这不是说快就能快的。

片山一行先回到梶本被杀的二楼房间。

“累死了，能不能先休息一会儿？”

“你说什么！”晴美呵斥道。

“知道了。”片山不情不愿地说道。

“咦，麻香小姐跑哪里去了？”

“她不在这里，难道在下面？”

“麻香小姐！麻香小姐！”晴美对着下面的房间喊道，“奇怪，好像也不在。”

“难道已经回中庭去了？”

“有可能……”

片山有种不好的预感，难道又有人遇害了……

这时，福尔摩斯突然冲着上方叫了一声。

“晴美小姐——”只见从天花板的洞口探出麻香的脑袋。

“咦，你刚才跑到哪里去了？”

“我找到一条捷径。”麻香满脸得意地笑着说道。

3

“我偶然发现的，你们瞧——”

麻香说着，把手放至墙壁上形成的凹陷处。

那里看上去就像是随着时间推移，墙壁自然而然发生的脱落。然而麻香的手一放上去，伴随着“吱——”的微弱声响，石头墙壁赫然张开大口，一扇门那么大的口子出现在众人眼前。

“呃，这个是——”片山看得目瞪口呆。

“是不是好像消失了？仔细观察，发现只有这个地方的墙壁变薄了，能够滑入两边厚壁的凹槽中。”麻香说道。

“这个机关好厉害。”

“是不是自动门？”石津说道，“难道是靠我的体重打开的？”

“我只知道肯定不是靠你脑袋的重量，”片山说道，“说来，这里好像是楼梯的中段啊。”

“那里！”晴美点了点头，“就是我被面具男追着跑的楼梯。”

“原来如此，那个男的就是这样消失的啊！也就是说，居馆和主塔

之间通过这个秘密通道连通。”

“这个隐形门机关肯定是最近才造的，”麻香说道，“如果以前就有，万一被发现，敌人就可以从这里攻进来。”

“也就说，这是永江英哉造的？”

“没错，”晴美说道，“这么一来，我们就不用爬古井出去了。”

“得救了！”片山说道，“那么我们下楼吧。”

“咦，那是？”麻香说道。

螺旋楼梯的下方传来女性的尖叫声。

“住手！你干什么？”

“是圭子小姐，”晴美说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走！”在片山喊出声之前，石津正准备向前冲出去，然而福尔摩斯从他脚下突然穿过，他“哇”了一声停下脚步。

片山因此撞上了他的背。

“不要突然停下来啊！”

“对……对不起。”

“快点走。”晴美用力捶打片山的背部。

众人跑下楼梯的时候，胜负已经揭晓。

只见圭子气喘吁吁，一屁股坐在楼梯口，头发乱成一团。福尔摩斯正舔着她的手背。

“没事吗？”晴美奔上前去。

“嗯，还好……幸亏福尔摩斯及时赶来救我。”

“发生什么事了？”

“绅也他……”

“绅也？”

“不知道怎么了，他突然冲上来袭击我……”

“他在哪里？”

“福尔摩斯赶来，叫了一声，他就吓得跑掉了。”

“真令人吃惊。”片山摇了摇头。尽管不是一个母亲，但毕竟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妹啊。

“估计回房间了吧。”片山说道。

“我想也是。”

“岂有此理！不整治他一下吗？”石津说道，“不给他吃晚饭是最好的惩罚。”

石津的想法总是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

“又不是惩罚小孩子，”片山说道，“反正有事要问他，那就先去绅也的房间吧。”

“请问……”圭子一脸不可思议，“片山先生你们刚才是从哪里过来的？”

“破墙而出，”晴美说道，“就像壁虱一样。”

“就不能正经些吗？”片山皱了皱眉，对圭子说，“你还是快点回房去吧。”

“嗯。”圭子听话地点了点头，快步离开。

晴美也这么听话就好了。片山心想。

“不能动粗，”片山说道，“太过激的话，他那种人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石津，你去敲门。”

“那么，门一开就揍他一拳？”

“不行，不能那样！”

“那么，我就面带微笑地去了。”

石津咚咚地敲了敲门。“打扰了，有些事想……”

门倏地打开。石津用力握紧了拳头。

“哟，我正想去找你们呢！”走出房间的绅也出奇的亲切。片山等人面面相觑。

如果他接着说出“其实我就是所有案件的凶手，现在正打算去自首，哈哈”那可就皆大欢喜了！可现实不会如此美满。

“多亏了小猫救了我一命，真是太感谢了！”绅也开口道。

“哎呀，您客气了。”石津低头致意。

片山戳了戳他，说道：“绅也先生，可以向我们说明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哎呀，我吓了一跳。圭子那家伙犯了什么病？突然朝我扑过来……”

“圭子小姐袭击你？”

“对啊。于是我便把她推开，大喊了一声：‘你干什么呢！’然后托小猫的福，我才得以成功逃走。哎，歇斯底里的女人真可怕！”

这是怎么回事？片山和晴美对望了一眼……

“你说我袭击圭子？”绅也听了片山的话，瞪大了眼睛，笑着说道，“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也就是说，事实是反过来的？”

“当然啊。我的品位还没差到会去找那种女人。”

片山听了，怒上心头。

“你打算装傻充愣，蒙混过关？”

“装傻的是圭子吧！”

“和自己的继母都有一腿，谈不上品位有多好吧！”

绅也瞬间笑意全无，似乎他还没打算装糊涂到那种程度。

“那个……”

“有惠是从你的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途中被杀的，没错吧？”

半晌，绅也耸了耸肩。

“可能是。”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没什么！我和她没有血缘关系。”

绅也又变回了轻浮的语气。

“但是也不正常。”晴美说道。

“反正这个家的人全都不正常！也不怕告诉你，我老妈杀过人。”

“这个……”

就在片山想要说“知道了”的时候，被晴美狠狠地踹了一脚。

“你说什么？说详细些，我们一定洗耳恭听。”

“行啊。不过你们不准逮捕我老妈好去邀功哦。”

绅也已恢复到了平时的腔调。

不过他的话与和哉的话一致。

“这些话你是从哪儿听来的？”晴美问道。

“老爸每次去欧洲，都会去一下瑞士。我从没听他本人说过，不过曾听北村秘书提起。奇怪为什么会去哪里，于是我便试着调查了一下……我听说老妈因病住院，但意识还没有恢复，也不能见客，结果查到她在瑞士——老妈入院和老爸秘书突然死亡时间正好吻合。于是我大体上察觉是怎么一回事了。”

“那有惠对那时的事……”

“她应该知道，所以咬住老爸不放。虽然她从没提过，但怎么想也只有这种可能，她又不是爸爸喜欢的类型。”

“有惠被杀前在你的房间里？”

“嗯，后来她就回隔壁房间去了，没想到竟会遭遇不测。”

“你什么声音都没听到？惨叫或是其他声音？”

“没有。”绅也摇了摇头。

“你看起来不怎么难过啊？”

绅也苦笑了一下：“如果反过来是我被杀，她也不会为我流一滴眼泪。”

真是讨厌的男人。但是，不能在这时候翻脸教训他。

“大家知道你和有惠的关系吗？”片山问道。

“应该不知道，我们很小心。”

在这方面，他毫无疑问是个思虑周全的人。

“但是和哉先生呢？他和有惠不是一个房间吗？”晴美问道。

“但是老爸吃了安眠药就睡着了，自己老婆偷偷跑出去也弄不醒他。”

“吃了安眠药？”片山反问道，“谁说的？”

“有惠啊！她亲眼看着他吃下药才过来的。”

果然，似乎算计周全，但还是会失算。亲眼看他服下药，但那若只是维生素呢？装睡是很简单的。

“谁有动机杀有惠？”

“很多人都有，连老爸都把她视为眼中钉。最近老爸有了其他的女人，她便成了障碍。虽然老爸不爱她，但她霸占着妻子的头衔。”

“你呢？”

“我？我为什么要.....”

“分财产啊！”

“原来如此，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很遗憾，不是我杀的。若真是我，我会在她继承财产之后再下手。”

真是个让人火大的男人，片山心想。但也没法断言他说的都是谎话。

片山等人不甘心地离开了绅也的房间。

“你们怎么看？”片山说道，“这和圭子说的有出入。”

“嗯，虽然那个男人不能相信，但是他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别人听得见的公开场合袭击圭子吗？”

“到底谁说的才是真话？”

“不过，圭子似乎没有袭击绅也的理由。”

“福尔摩斯，你怎么看？”片山搭话道。可福尔摩斯一副完全不予理

会的样子，快步向前走去。片山耸了耸肩。

“总之，我们先去梶本的房间。”

众人迈步向前走去。

“对了，梶本的房间在哪里？”

“我不知道啊，哥哥也不清楚？”

“不晓得。喂，石津——”

一想到问了也是白问，片山便缄口不语。

“你应该调查清楚啊，”晴美瞪着片山，说道，“哥哥，你是负责人啊！”

“怎么都是我的错？”

片山苦着一张脸交叉着双手——自己确实从没问过梶本的房间是哪一间。

福尔摩斯看着进退维谷的三人，喵地叫了一声，向前走去。

“福尔摩斯似乎知道在哪里。”

“是吗？不愧是福尔摩斯。”

好像传来福尔摩斯的叹气声——难道是晴美的错觉？

只见福尔摩斯穿过食堂，走进厨房。

“原来如此，是在这里面？”

“哇，好多锅子。”晴美望着挂在墙上的大小锅子惊叹道。

“片山前辈，”石津发出可怜的声音，“以后谁来做饭？”

“总有解决办法的，”晴美安慰道，“万一没人做，还有面包火腿加

白开水。”

对石津来说，这些话似乎起不到安慰作用。

“是这里么？”梶本的房间位于厨房深处。

虽说是房间，但屋内的摆设仅有床铺和简单的衣柜。

狭小的空间一目了然。

“这不对劲啊，”晴美摇了摇头，“不是应该有档案之类的私人物品才对吗？”

“没看见。”

“可能是被谁拿走了。”

“也许。橱架上积有一层薄薄的灰，如果有人搜寻过东西，一定会留下痕迹。”

福尔摩斯在屋内转来转去，沿着四周墙壁，鼻子贴地慢慢走着。

“福尔摩斯，鼻子要擦破啦。”晴美说道。

福尔摩斯停在唯一可称之为家具的古旧衣柜前，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只听她叫了一声，似乎想要把鼻子探进墙壁和衣柜之间的缝隙里，回头又叫了一声。

“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来，石津，把这个衣柜往前抬。”

“抬这玩意儿？”石津罕见地面露难色，“这个很重啊。”

“加把劲，抬出来一点点就行。”

“可是，要抬动这东西，我需要能量。”

“我明白了，”晴美说道，“等会儿我来做饭。”

“真的！”石津两眼放光，“好，我来！把这个衣柜移出来点就行了

吧？要不要看我表演一下特技？”

“好现实的家伙！总之，向前移动一点就行。”

“我明白了。”石津双手手指发出咯咯的脆响，就像大相扑一般，“嘿”的一声抱住衣柜。

衣柜嘎哒嘎哒地摇晃。

“危险！”晴美喊道。

只见衣柜并没有向前移动，正确来说是上半部分向外倾斜，整个衣柜眼看就要压倒石津。

“哇！”石津以惊人的速度地向旁边闪去。

衣柜向前倒下。随着一声沉重的闷响，衣柜整个“趴”在地上。

屋内扬起一片稀薄的灰尘。

“吓死我了。”石津眨了眨眼睛，站起身来。

“好危险啊。这个衣柜实在太重了，连石津都有可能因为它受伤。”

“这是什么人的阴谋吧？”

“对你耍阴谋能有什么好处？喂，你们快看后面的墙壁。”片山说道。

隐藏于衣柜背后墙壁上的石头，有几块很明显和周围的石头之间有裂缝。

“这块石头好像可以取出来。”

说着，晴美用两手去拽，只见砖块大小的石头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一点点地被拉了出来。

“换我来。”石津重振精神，一口气抽出了石块。

墙壁上开了个大洞。

“好像有东西在里面。”

就在晴美打算把手伸进去之时，福尔摩斯突然尖叫起来，接着噌地飞跃至空中，向晴美脸上扑去。

晴美吓得惊叫，摔了个四脚朝天。

“喂！没事吧？”

“嗯，还好。福尔摩斯，怎么啦？”

“洞穴中一定有古怪。”

“好险。”

“喂，石津，你去厨房拿根棒子伸进去看看。”

“明白。”

石津很快手拿一根擀面包用的棒子回来。

“小心一点，伸进去看看——头低下来。”

石津弯下腰，慢慢地把棒子送入洞内。在众人的注视下，突然响起啪嗒的弹射声，一把银色利刃从洞中飞出口。

刀刃射入地面，轻微地颤动。

“这是弹簧机关。”

“如果我把手伸进洞里，还探头张望……”

那把利刃就会贯穿脑袋——晴美脸色铁青地瘫坐在地。

4

当天的晚餐桌上毫无生气。

梶本已死，无人做饭。于是晴美、圭子和神津麻香三人在不习惯操作的厨房里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了火腿香肠晚餐。

不过，对石津来说，只要是晴美做的，就很满足。

“香肠怎么可以这么好吃？”

连晴美听了如此称赞都不由得脸红了起来。

由谷圭子和绅也由于先前发生的“袭击事件”，两个人一言不发。

身为局外人的麻香也缄口不语，默默地吃着晚餐。只有石津一个人连呼好吃。

“有些冷清呢。”

结束用餐后，绅也说道。

“你是什么意思？对饭菜不满吗？”圭子讥讽道。

“不是。北村、老妈和梶本都不在了，感觉有点……”

“那也没办法，”和哉说道，“事到如今，只能想办法离开这座城堡。”

“是啊，那两位刑警，快想点办法！”

片山挠了挠头，说道：“我很理解你们此刻的心情，我们也想竭尽所能。但是正如大家所见，护城河那么宽，又没有足够长可以当桥用的木板。”

“想方设法不正是你们刑警的义务？”

“话虽如此……”片山的确已经尽其所能。

但被人抱怨还是感到有些意外。

“我想不久就会有人从下面的小镇上过来。”

“食物存储很充足啊，”晴美说道，“应该没有补充的必要。”

“这一定是故意的。”绅也说道。

“谁？”圭子问道。

“那还用说，当然是叔叔。还能有谁？”

“如果叔叔是凶手，那么他为什么要杀梶本？”

“这很好理解。梶本那家伙最初是叔叔的帮凶，但没过多久就害怕了，打算收手不干，便被杀了。这样能说通。”

“牵强附会，”圭子反驳道，“那只是你的妄自推测。”

“哼，”绅也嗤之以鼻，“下一个倒霉的可能就是你。快点想好遗言吧。”

“不烦您劳心。很遗憾，我没什么东西好留下的，乐得轻松。”

“是吗？好歹生个孩子再死吧。”

“我可不想为狗生小孩。”

“总之——”麻香连忙打圆场道，“这座城堡那么大，而且到处有密室和隐藏的楼梯。无论调查多久，都查不完吧。”

“你的意思是？”绅也问道。

“所以大家都长个心眼，早点回房睡觉去吧。”

“虽然消极，却也是无奈之举。”晴美说道。

“万一叔叔不是凶手呢？”圭子说道。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凶手就在我们之中。”

众人沉默了片刻。

片山觉得现在的气氛令人感到安心。

沉默也有各种各样的沉默——剑拔弩张的沉默，散漫慵懒的沉默，不知所措的沉默。

和哉、绅也还有麻香，恐怕都曾考虑过圭子所说的话吧？

“我倒是觉得这样反而比较轻松。”和哉说道。

“老爸！如果是那样，我和圭子岂不是……”

“也有可能是我干的。”和哉极其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怎么可能……”圭子想要露出笑容，却挤得非常生硬。

“你们好好想想，”和哉继续说道，“死掉的都是谁？我的妻子和她的情夫。最有可能是凶手的，不就是做丈夫的吗？”

“不要说傻话。”圭子生气地说道。

“没错，”麻香附和道，“大家的脑袋现在越来越混乱了，连那个叫梶本的人也被杀了。”

“那是个不可思议的男人啊。”永江点了点头。

“虽然我们搜查了他的房间，却一无所获。”片山说道。

“不是有奇怪的东西跑出来吗？”晴美补充道。那个射出刀子的机关，刀子好像是从“武器库”里取出来的。

片山向众人说明了情况：“那里的所有武器暂且全都搬到我和石津刑警的房间去了——虽然反应迟钝些。”

“机关是梶本做的？”麻香问道。

“恐怕不是。我猜那个洞里藏有能证明梶本身份的东西，有人偷走后，做了个机关代替它放在那里。”

“梶本……”

绅也自言自语道：“我刚刚好像想起了什么。”

“想必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吧。”圭子挖苦道。

“你给我闭嘴。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感觉似曾相识，现在终于想起来了，是在《巴黎圣母院》里。”

“在电影里见过啊！”

“你们还记得那个驼背男人的名字吗？就是梶本。”

“对啊！”和哉点了点头，“原来如此。”

“他到底是什么人。”绅也说道。

当然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哎，吃太多了。”

晚餐后，圭子叹了口气，说道。

“想必很是美味，毕竟是自己亲手做的饭。”绅也取笑道。

“对呀，我不像你，一直出入高级餐厅。”圭子反唇相讥。

“想要喝点什么？喂，拿酒来。”

“您请便。”晴美冷冷地说道。

片山拿酒没辙。他一个人坐在客厅角落的椅子上，看着绅也拿着酒走过来。

“来，大家一起喝！”绅也拿了好几个杯子摆在桌上，依次向杯中斟酒。

“绅也，你在干吗？”和哉惊讶地问道。

“这还不懂？当然是喝醉了好去睡觉！这样不就安全了？”

“安全？”

“刚才不是说我们之中有凶手吗？如果每个人都喝醉的话，凶手不也就醉倒了？”

理论上的确成立。

“所以就能安心？”

“对啊！连凶手都醉得七荤八素，或是连醉两天不省人事，就不会想再去杀人了吧？”

确实很像绅也的风格。片山不由得苦笑起来。绅也忙着把酒杯分给众人。

“喝起来！一滴酒都别剩，干了！”

圭子刚接过杯子便一口气喝光，若无其事地说道：“这点酒可灌不醉我。”

晴美无可奈何地慢慢喝起来。麻香踌躇地把杯子靠近唇边。石津大概觉得没有拒绝的理由，轻松地一饮而尽。

片山见绅也拿着杯子过来，脸都白了。

“来，轮到刑警先生了。”

“呃，我就算了，”片山连忙躲避，“我一点都不能喝酒。”

“不行，没有人可以例外。”

“我连吃白兰地夹心蛋糕都会醉。”

“那么，如果再发生杀人事件，你就是凶手哦。”

片山听了瞠目结舌——这太乱来了！

“那就只喝一杯！不会要你的命，干了！”

酒杯被推至眼前，片山自暴自弃了。不就是酒吗？葡萄酒就像葡萄果汁加了点酒精。

“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吧！”

“你说的没错。”

“那必须喝！”

虽然片山觉得这是强词夺理，不过不喝似乎不行。

我懂了，反正就喝这么一点。

片山手拿酒杯，偷瞄了一眼福尔摩斯。只见她正以嘲弄的眼神望着自己。

对啊，你不喝不是太狡猾了吗？

猫就能例外？哪有这回事！

连我都不认同，不过……

“来，刑警先生！”

被绅也猛地拍了一下背，片山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他就知道了。

世界好像突然变得明亮起来。因为看见血就会晕倒，所以一直认为自己害怕红色，然而眼前鲜红一片，像是置身廉价酒店。

同时也不由得变得大胆起来。箭也好，枪也罢，都冲我来啊！课长算什么！杀人案算什么！

身体变轻了，像在天空中翱翔。咦，难道我变成超人了？又或者是天使？

片山不知何时坐上了旋转木马，外面的世界慢慢向后流逝。旋转木马一下子又变成了过山车，以为爬到了最高处，又一下子向下俯冲，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回旋！

接着，片山从游乐场一下子被抛入黑暗中。

怎么回事？刚刚坐过山车的时候忘记系安全带了？

若是那样，应该受重伤才对，但是身上却毫无痛感……

不对，好像哪里还是被敲了一下，头痛欲裂。一定是脑袋开花了，不然不会这么痛。

但是，头裂开时还会感觉得到疼痛吗？

这真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

“哥哥！”

听起来像是晴美的声音。能听到声音就说明自己还活在世界上。不对，死了是否就真的听不见声音了？我没死过，也不知道。

换句话说，我可能已经死掉了。那么课长会出多少奠仪金？照他吝啬的性格，大概只舍得出五千日元吧。

“哥哥！”在猛烈的摇晃下，片山终于醒转过来。

“咦？怎么啦？过山车呢？”

“你在说什么呢？”

“收了多少奠仪金？”

“你还没睡够！”

“好痛！不要打我啊。”

“我没打你。”

“那是怎么回事？”

“已经是半夜了。”

片山终于能看清四周的状况。

“这是哪里？”

“主塔啊。”

“主塔？”

片山眨了眨眼。说起来，这里好像是连通古井密道的那个房间。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也说不清楚。你喝一杯就倒下了，后来大家尽情畅饮，大吵大闹起来。”

“大吵大闹？”

“没错！大家提出想要参观下这座塔，哥哥你竟然回答说，包在我身上！”

“我说了那种话？”

“嗯。”

片山叹了一口气。

“所以，现在大家……”晴美默默地指了指上面，只听传来一阵吵闹的声浪。

“在干什么？”

“在主塔的楼顶开临时舞会。”

“真糟糕。”

“亏你还有脸那么说！看到哥哥你那副样子，真是吓死我了。”

“我也是被逼无奈。”

“什么被逼无奈？如果我喝醉了，万一出现不可控制的状况就伤脑筋了——你这么拒绝绅，不喝酒就好了！”

“你替我那么说不就好了？”

“我没想到你真会喝下去啊。”

“但是，那种场合下……”

“算了算了，还好至今平安无事……”

“我差点就被杀了啊！绅也那家伙，我要以杀人未遂罪逮捕他。”

“别蛮不讲理，是喝酒的人自己不好。”

“但是……”就在片山纠结不清的时候，由谷圭子从梯子上走了下来。

“咦，你终于清醒啦。”

“圭子小姐，大家怎样了？”

“都在上面玩。片山先生还好吗？”

“唉，已经不行了。”

“振作一点，”圭子笑着走过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不能喝的人。”

“大开眼界了吧？”

“幸好片山先生保住了性命。”

“托你的福。”片山看着圭子，觉得她有些胖。虽说她原本就有些胖，但现在感觉更胖——对了，可能是因为她摘下了腰带，连衣裙蓬松

松地展开的关系吧！

注意到片山的视线，圭子两手提起裙摆，说道：“怎么？看上去是不是有些胖？不过没关系。与其勉强把腰腹收紧让自己难受，不如自在点。”

或许借了酒劲，此时的圭子看上去出奇地开朗。

“片山先生。”

“什么事？”

“我们上去吧。”

“不行，我的头……”

“上塔顶吹吹风可以清醒大脑。”

“但是我对高的地方……”

“好了，快点上去！”

被圭子拽着手，片山摇摇晃晃地向梯子走去。他举目环顾四周，头痛起来。

虽然片山大声喊着“放开我”，却没有力气反抗。

“爬上去，我从后面推你一把。”

“行了行了，知道了，这就上去。”

片山听了连忙说道。

尽管如此，拖着宿醉的身体攀登五层楼高的楼梯至主塔顶端，并非一件容易事。

片山莫名其妙地抵达了目的地。

“嗨，片山前辈，你活过来了？”石津走了过来。

片山累趴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这里是……天国吗？”

“和酒馆不同，”石津似乎也醉得不轻，“这里是为了加深感情而开的派对。”

“咦？”

片山环视了一下周围，“这里不是最上层的瞭望台？”

“是瞭望台再下去一层，大伙儿刚刚都下来了。”

“派对结束了？”

“嗯，片山前辈，再来一杯？”

“你想杀了我，然后和晴美结婚吧？想都别想！”

晴美探出脑袋：“你说什么傻话呢。大家也该回房休息了。”

“刚让我上来，现在又叫我下去？”片山喊道。

“喵——”

头上传来福尔摩斯的叫声。抬头望去，只见它正伏在梯子上。

“我这就过去！”晴美大声喊道，向上爬去。片山也跌跌撞撞地站起身来。

“你要去哪里？”石津问他。

“上面啊。我好不容易上来，怎么能立刻下去！不如上去。”

虽然是歪理，但片山本来就跟人不一样。

“咦，片山先生，你已经到那儿啦。”

从下方楼梯忽然探出圭子的脑袋。

“你好慢啊。”

“我在途中休息了一会儿，人胖没办法。下去容易上去难。”

“你还打算向上爬吗？”

“嗯，您先请。”

片山带着必胜的信念沿着梯子向上爬去。上面有些昏暗，毕竟没有电灯。

但不知是谁拿来了烛台，到处都有，烛光迎风摇曳。

“片山先生，”麻香也在，“你还好吗？”

“还行。”

“小心点，不要踩到空的酒瓶摔倒。”

“怎么又喝了那么多……”

“大概是趁着酒兴吧！”

“酒兴？”

“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是时候撤退了。”

片山环视了一下四周——风从窗外吹入，令人不禁打了个哆嗦。

和哉和绅也似乎正坐在床边醒酒。

“哎呀，刑警先生，酒的滋味怎么样？”绅也笑着说道。

“已经不记得是什么味儿了。”片山苦笑道。

“以前的家伙体力一定不错，”绅也说道，“一年到头在这座塔里爬上爬下的，换作是我，早就累死了。”

“而且有没有电梯。”说这话的是圭子。

“你也上来了。还好吗？”

“我什么时候需要你来担心？”

“我关心的是梯子。”

“你说什么呢？”圭子揪住绅也的胸口。

毕竟圭子比较有力气，绅也只是个柔弱的大少爷。

“喂，放手，放手啊！”绅也的声音宛如供氧不足的金鱼发出的噗噗声。

“快道歉。”圭子把绅也咚的一声搥到墙壁上。

“圭子小姐，停手吧。”

听了麻香的劝阻，圭子才放开手，得意洋洋地说道：“像乌贼鱼一样张牙舞爪也没关系哦。”

“你这个怪物！”绅也语带恶毒。

或许是因为摄入酒精的关系，绅也似乎并没有真的生气。

“有种回到中世纪的感觉。”和哉走到片山身边，说道。

“和哉先生，您还真是冷静呢。”

“才没有这回事，我的内心正害怕得发抖呢。不知何时，恐怕就会有箭矢飞过来。”

“这倒不至于。”

“悲伤之事莫过于此，”和哉点了点头，“所谓的实业家，受过遇事面不改色的训练。无论何时，如果表现出很焦虑，马上就会被人放弃。不管公司运营状况有多糟糕，都必须泰然处之。”

“是吗？”片山说道。

“说实话，这样子被关在城堡里，性命受到威胁，妻子也被杀了，我所考虑的却仍尽是工作——今天有哪场会议要开，明天是哪个项目的结算日。”

“实业家也并非都是快乐的。”

“从旁人眼中看确是如此。”和哉说道。

“弟弟把所有工作都扔给你，一个人在外游山玩水，你怎么想？”

和哉的神情有些怪异，从片山脸上移开视线。

“他只要开心去玩就好了。”

和哉站在其中一扇长窗前，眺望着外面的夜色。

“这无法让人全盘相信啊。”片山试探着说道。

“弟弟一个人无所事事的那段时间，我真是这么想的。”

“怎么说？”

和哉慢慢面向片山，蜡烛的微光照亮了他的脸。

“我实话告诉你吧，”和哉说道，“当他告诉我他要结婚的时候，我生气了。结婚本身我是非常赞成的，我不希望他一直过着放荡不羁的艺术家生活。”

“原来如此。”

“我生气的是，他借着结婚的契机，提出要开公司，让我交给他一两间公司管理，”永江摇了摇头，“企业这种东西，你放在那里不管，是不会自动替你赚钱的。遇上危机，必须拼命地到处奔波，有时要赌上破产的可能拼死一搏。为了公司，有时必须把情同手足的老员工裁掉……英哉他完全不懂这些。他就是要玩一场游戏，像小孩子要玩具一般叫我给他几间公司。”

片山很能理解和哉此刻的心情。

“这些话您对弟弟说过吗？”

“本打算说的。但还没来得及说，就发生了……”和哉的声音变得低沉。

“是指智美小姐意外身亡吧？”

“嗯，英哉自那之后完全没有心情经营公司了。”

也就是说，和哉有杀害智美的动机，片山心想。

不管怎么生气，都不可能杀了自己的弟弟。然而知道英哉着迷于智美，如果她死了，说不定弟弟就能恢复原本的生活方式……

当然，和哉并没有义务把公司交给英哉。直接拒绝便可以，不至于要杀人。

然而，如果英哉手上握有哥哥什么把柄呢？

对了，例如哥哥前妻的秘密。经常在欧洲逗留的英哉，或许有机会知道哥哥的前妻住进瑞士医院的事情。

如果哥哥不给自己公司的话，就把这个秘密公之于众——这可以构成充分的杀人动机。

当然这只是推测，并没有任何证据。

“我很羡慕我弟弟，”和哉说道，“我也很憧憬那种生活，不对……”

他摇了摇头，继续说道：

“可以说，现在依旧很向往。可是我身上有着责任。”

或许比起英哉，眼前的这位哥哥更加浪漫，片山心想。

这时，轰隆一声巨响震动了塔顶。

“打雷了，”麻香说道，“看来要下雨。”

话还没有说完，风势加强。烛光逐一熄灭。

“我们快下去，”片山说道，“石津，把楼下的照明拿到楼梯口来。”

不一会儿，下起雨来。雨滴乘着风从瞭望窗侧面扫进来。

“真糟糕，”和哉缩起脖子，“大家快下去！”

圭子和麻香先下了梯子，接着是晴美，然后是和哉。

片山一把抱起福尔摩斯，对绅也喊道：“还不下去！”

“这种感觉不是挺好？很有古城堡的氛围。”

“会感冒的。”片山说完便爬下梯子。

众人等在下面一层房间。因为风吹不进来，烛火仍然派得上用场。

“有人淋湿没？”

“不要紧。圭子小姐，你呢？”

“淋湿了一点点，没事。”

不知是否有哪棵树遭到了雷击，传来一阵尖锐的电击声。

“绅也呢？”和哉问道。

“在上面。”

“还在上面？那家伙是白痴吗？”

“我上去把他拖下来。”圭子说着走向梯子。

“你也会淋湿的。”片山朝着圭子的背影喊道。

圭子走到梯子前，停下脚步，看着上方，喊道：

“他好像下来了！再迟钝的人也……”

绅也像是要摔下来般，一节一节地向下滑。

突然，圭子轻呼一声，向后退了两三步。

“怎么了？”片山越过圭子的肩膀探头看去，不禁愕然。

只见绅也从梯子滑下来，面向众人站着，双眼圆睁。

他的胸口深深地插着一支箭。

每个人都像被冻住了，纹丝不动。动的只有绅也本人。

只见他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两三步，最后抱住圭子，倒在她的怀中。如果抱住的是片山，估计他要晕倒了。

圭子发出一声悲鸣。

片山亲眼看见绅也临死前的痛苦，他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向前伸出的那只颤抖的手最终还是垂了下来。

圭子一面发出悲鸣一面脚步踉跄地瘫坐在地。绅也像是要盖在她身上一概倒下。

片山终于回过神来，和石津一起跑过去。

“不要过来！去那边！”圭子挥动双手，大叫着。石津好不容易把绅也的尸体移到旁边。

片山用力咽了咽口水。箭完全贯穿了绅也的身体。

雷鸣再次震动了塔顶。不过，暴风雨似乎逐渐远去。

随着暴风雨的平息，圭子尖锐的哭泣声刺痛着片山的耳膜。

第四章 背叛的梯子

1

令人讽刺的是，迎来了一个晴天。

“是这扇窗户吧？”片山挥了挥拳头。

“我知道。”晴美说道。

“就是这扇窗户——箭贯穿了胸膛，是怎么做到的？神乎其技啊。”

“现实就是如此，只能承认。”

“是啊……”片山从主塔的瞭望窗向外望去——可以俯视居馆的屋顶、中庭和城外的山道。

然而，凶手是从哪里瞄准绅也放箭的？

“是从那边阳台上吧，”晴美说道，“只有这种可能。”

那是晴美被面具人逼至死角的阳台。

“确实如此，但也并不容易，除非是射箭高手。”

向下望去，能看见石津的身影出现在阳台上。

“片山前辈！看得见吗？”

“嗯，我在这里。”

“跑到这里，肚子都要饿死了。”

晴美不禁笑出声来：“石津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幸福的家伙啊。”片山不由得苦笑起来。

“不过，片山前辈！”石津大声喊道，“从这里狙击有个问题！那边的窗户太小，从这里看不到里面！”

说的没错。片山表示同意。若有那么大的窗户让你从下面狙击，城堡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了。

“现在怎么办？英哉会是神射手吗？”

“我怎么会知道？”晴美耸了耸肩，“福尔摩斯，你怎么看？”

只见福尔摩斯在房间里悠闲地踱步。

“可恶！”片山气得一屁股坐倒在地，“为什么我总是遇上这种怪案子？”

“对我发脾气有什么用？”

“在那样的暴风雨中，从下面的阳台瞄准站在塔里的人射箭，你认为会射中吗？”

“偶尔也会吧。”晴美说道。

“又不是买彩票！”

“也对。就算射中，也应该不会贯穿胸膛。”

“对吧？那么，只能认为凶手是在近距离射杀绅也。”

“凶手会不会是从空中飞来的？”

片山向窗外远眺——还真有可能。

不然没法解释箭怎会射穿绅也。

“等一下。”晴美交叉双臂，说道，“箭，未必一定要用弓才射得出。”

“这我知道。用手拿着，像短剑一样向人刺去也行。不过这样一来凶手一定是站在被害人的身边。”

“嗯，”晴美沉思苦想起来，“当时留在这里的只有绅也一个人……有没有搞错？”

“嗯，肯定不会错。”

“那么，在黑暗中，会不会有人在绅也爬下楼梯的时候刺杀了他？”

“不可能。在绅也之前下去的人就是我。那时我还跟他搭话，他也回应了我。”

“没有什么异样？”

“完全没有。”

“这样啊……”

片山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啊，最好一觉醒来，发现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

“身为刑警，不要说这种丢脸的话，好吗？”

“说说而已。他会不会是自杀？”

“这也是一种可能，但理由呢？”

“谁知道。”

这个刑警真过分。

“就算是自杀的，人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刺穿自己的身体？天方夜谭！”

片山打量了一下房间。

“对了，晴美。”

“什么？”

“说不定有什么机关。”

晴美听了拍了一下手。

“对啊！就像那个短剑机关一样，利用弹簧把箭射出来。”

“没错！这里肯定藏有什么机关。”

“只有这个可能，绅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碰了机关！”

晴美的双眼变得炯炯有神。

“我们快点调查下每个角落吧。”晴美瞬间干劲十足。

“稍等。”

“怎么了？”

“机关未必只有一个，或许其他地方也有。”

“也就是说……”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突然……”

“咻的——”

两人互望了一眼后，急忙走向窗边。

“喂，石津！快点上来。”

“石津先生，拜托了，请来这里！”

阳台上的石津微笑着挥手示意。

“穿……穿上这个？”石津眨了眨眼睛，问道。

“没错。穿上这个，就算有箭飞过来，有短剑掉下来，也没问题。”

“应该挡不住大炮的子弹吧。”晴美插嘴道。

“这种地方会有大炮？”片山瞪了她一眼。

石津心不甘情不愿地注视着眼前的“人物”。

那不是人，而是一副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中世纪铠甲。

“连手和脚也全都保护好了。”

“没错，放一百个心好了。”片山保证道。

“为什么片山前辈不穿上？”

面对石津很有道理的质问，片山突然有点心虚，幸好晴美及时解围：“如此需要勇气的任务，当然只有石津你能完成，哥哥他太胆小了。”

片山装作没听见。不管别人怎么说，总比去死好！

“我懂了，”石津悲壮地点了点头，“既然晴美小姐这么说了，就算丢了这条命……”

“快点把盔甲穿起来。啊，等一下，如果穿着这个，就爬不上梯子了。只好先把盔甲抬上去，再穿起来。都过来帮忙。”

于是，三个人把盔甲部件一个个搬到主塔最上层的房间，然后，片山和晴美合力替石津穿上。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好像是量身定做一般合身，是不是，晴美？”

“真的，太合适了。”

“真的吗？”石津的性格天生就容易上当，此刻也默默地笑了起来，“要不在腰间挂把剑？”

“那样动起来就太吃力了，还是算了。听好了，这个房间的某处一定藏有机关。给我一块块石头、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地认真搜查。”

“包在我身上。”

“不过，要注意安全。”晴美说道。

“如果有什么发现，我会马上通知你们。”

“我们就在下面等着。”

“明白了，不用担心。”

石津对这身装扮似乎并不讨厌，用力挥动手腕，金属接缝处随之发出稀里哗啦的声音。

片山和晴美回到下一层房间，福尔摩斯已经坐在那里等候。

地板上，昨天的血迹已经变干发黑。

“如果能有什么发现就好了。”晴美说道。

“是啊。”片山点了点头——忽听头顶传来稀里哗啦的巨响，看来是石津跌倒了。

“或许还是不要有所期待比较好。”片山说道。

之后，又接二连三响起石津的脚步声，咚咚地撞击柱子的声音和踢墙壁的声音。

“这下只剩三个人了，”晴美说道，“和哉、圭子和麻香。”

“嗯，我知道。”片山阴沉着脸，点了点头。

“被人叫来当保镖，却一点用场没派上。”

“别说这种让人良心不安的话。”

“哟，果然良心不安了？”晴美自然而然地吐出挖苦之言。

“不过，这样看来，凶手果然是英哉啊。”

“没错。假如真是有机关，除了他，没人能做好如此精心的准备……”

“但是他人在哪里？毫无头绪啊。”片山叹了口气。

“看来只能想办法从这里出去，”晴美说道，“对了，今天天气不错。”

“然后呢？难道要去远足？”

“烟啊！如果我们在中庭烧点什么，应该不会造成火灾。被人看见升起的烟，说不定就会过来救我们了！”

“会这么顺利吗？这里基本上用的都是暖炉。有点烟飘出来别人也不会觉得不可思议吧？而且，从山下能看见这座城堡吗？”

“你说的也有道理……”晴美不悦地抱起双臂，“那你想想其他的办法！”

“所以说，我不是在想了嘛。喂，福尔摩斯，你有什么主意？”

福尔摩斯摆出一张什么都不想说的扑克牌脸，一直坐在原地。

头顶持续传来石津咔锵咔锵的脚步声。就算被他找到了杀害绅也的机关，也无法逮捕凶手。

离本案的完结遥遥无期。

“咦？”晴美说道，“好像有谁上来了。”

梯子发出吱吱的声响。

“估计是和哉。刚才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是吗，不过——”话刚说到一半，晴美脸色大变。

只见从架着梯子的洞口突然伸出一把散发着银色光芒的短剑。

“哥哥！”

“晴美，踢走它！”

“你说什么呢，你难道不是男人？”

两人慌忙向后退去，然而福尔摩斯却打了个大哈欠。

“片山先生，你们在这里啊。”单手持剑爬上来的是由谷圭子。

晴美舒了一口气，说道：“是圭子小姐啊！吓死我了。”

“你怎么拿着那把剑？”

“这是从片山先生的房间里借来的。刚才我在中庭晒太阳，一抬头便看见塔顶上有个穿着铠甲的怪物在那儿走来走去。”

“那是石津。”

“咦？”圭子眨巴了一下眼睛。

于是晴美便向她说明事情的原委。

“什么啊！”圭子松了一口气，松开了拿着剑的手。

长剑发出叮的一声，掉落至地上。片山吓得跳起来。

“我差点以为又有怪物跑出来了。”圭子扑通瘫坐在地上，察觉到屁股底下的血迹，又哇的一声跳了起来。

“不要紧吧？”晴美问道。

“嗯，现在好多了。昨晚做噩梦，被吓醒好多次。”

“永江先生怎么样？”晴美问道。

“他似乎还没从房间里出来。看来受了很大的刺激。”

“是嘛！”

“我也……”圭子慢慢把视线移向天花板。

“虽然我很讨厌那个人，可一旦他被人杀死，还是会感觉悲伤。这

就是血浓于水的缘故吧。”

“也许。”

又响起石津咔锵咔锵的脚步声。

真是个很糟糕的夜晚，片山心想。

昨晚，虽然暴风雨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大家上到塔顶查看时，地面还是被吹进来的雨水打湿。众人借着微弱的烛光环视四周，不过当然不见凶手的身影。于是，正式的搜查只能延到翌日。绅也的尸体被盖上一件外套，继续摆在原处。圭子在石津的搀扶下爬下楼梯。对石津来说，那似乎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众人回房后恐怕一宿都无法合眼吧！不过，石津倒是打着呼噜，一觉睡到大天亮。

今早，石津和片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绅也的尸体搬回他的房间。

这次和梶本那次不一样，片山感到了沉重的负担。

“我或许就是下一个被害者。”圭子说道。

“打起精神！有我们在呢。”晴美似乎也有些底气不足。

“石津，下来。”片山说道。

随着咔锵咔锵的声音，一双机器人似的脚出现在众人面前。

“石津，情况如何？”晴美问道。

石津没有作答，他走下梯子，站稳脚步，又踉跄地向前走了两三步，发出犹如五金店里柜子倒下的声音，一头向下栽去。

“振作一点，”晴美跑上前去，“你怎么了？受伤没？”

石津抬起头，气喘吁吁地说道：“肚子饿得快要死了。”

“虽然他平时品行不端，但毕竟是我的儿子，”和哉掩饰着内心的悲伤，平静地说道，“还想着说不定哪天就转性了，可以继承我的事业……”

“真的很抱歉，”片山只能道歉，“我没能帮上忙。”

“没有的事。就算是刑警，在那种情况下也无能为力。”和哉沉稳地说道。

人沉浸在悲痛中的时候，可能会变得宽容。想到这里，片山的心情益发沉重。

午餐桌上，除了石津，其他的人完全没有心情进食。

“我们让石津刑警调查了塔顶，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机关。虽然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只能认为绅也是被人从外面射来的箭击中。”

“也就是说，是我弟弟干的？”

“英哉先生是神射手？”

“不是。他是个艺术家，基本和运动无缘。”

假使英哉用了三年时间磨炼射箭技术，能否达到百步穿杨的水平呢？

“倘若把弓用什么东西固定好，瞄准那个窗口，或许可以办到。”麻香说道。

“是啊。不过，在风雨中，我觉得没法不偏不倚地击中目标，”晴美自言自语道，“但实际上只有这一种可能……”

“找到英哉，一切就真相大白了，”和哉说道，“但是，我还是无法相信。英哉为什么要杀绅也？难道是他杀了智美？我已经搞不清楚了。”

我也是一样啊。片山心里嘀咕道。但是作为现场负责人，这话可不能说出口。

“不过，大概英哉的性格已经完全变了。”和哉继续说。

“何出此言？”

“妻子被杀，他想要复仇，并非不能理解。不管多么温顺老实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但如果性格不是从骨子里发生改变，不会把人一个个杀掉……真的，完全不像英哉的作风。”

“也就是说，如果是令弟，会更加直接……”

“是的。但是，现阶段只有我弟弟可能是凶手……”和哉打住话头，稍微吃了些东西便离开座位。“那么各位，失陪一下，我先回房。”

见和哉走出房间，圭子也要起身，却又坐了下来。

“总感觉永江先生一下子没了精神。”

“没办法，遇上这种事，”麻香点了点头，“石津先生还要再吃点什么？真抱歉，全都是一样的东西。”

“没关系。劳动过后吃起来最香了。那么，再来一碗。”

“是上次一半左右的饭量？”

“不，一样就行。”石津说道。

“屋顶！”晴美突然叫道。

“对，对不起，”石津唯唯诺诺地说道，“我不吃这么多了。”

“咦，为什么？”

“你不是说不行？”

“我说的是屋顶。主塔最高处的那个屋顶。”

“哦，原来是这样啊。太好了，如果被晴美小姐嫌弃……”

“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片山说道，“对了，晴美，屋顶是什么意思

思？”

“主塔的屋顶！如果从那里探身进去，就能瞄准窗户射箭了。虽然是呈倒吊的姿势，但也并非办不到，是吧？而且目标就在眼前，箭矢贯穿胸膛也合情合理。”

“唔，原来如此，”片山陷入了沉思，“可是在那样的暴风雨中，从屋顶的外檐倒垂下来，凶手是不是不要命了？”

“先把身体绑住，并非完全不可能吧？”

“那我们去确认看看，不过，我……”

“我知道。这种事情不会拜托有恐高症的人。石津，吃完饭后，能帮我一个忙吗？”

“呃，当然行……”石津挤出僵硬的笑容，做出欣喜的表情。

“这肯定行不通。”石津从窗外缩回头，说道。

“为什么？”晴美皱了皱眉。

“从这扇窗到屋顶的外檐大概有两米远，就算身子再长，也伸不进来。”

“什么嘛！亏我还认为这个设想很靠谱。”晴美立马消沉下来。

“对不起，”石津似乎认为错在自己，“要不，把窗口抬高一点？”

“好了，别说这种无济于事的话。”

晴美交叉双臂，在瞭望台上踱来踱去。

一定有什么办法！

“喂！”突然从楼下传来片山的招呼声。

“我们这就过去。”

晴美和石津回到与居馆出入口相连的房间，片山和福尔摩斯正等在那儿。

“我的想法行不通，屋顶的外檐太高了。”

“是嘛，我从中庭看过去，就感觉挺高。而且屋顶的坡度又陡，没办法匍匐爬行。”

“我的点子被彻底驳回了。福尔摩斯，你不说些什么吗？”

“喵——”

“真是的。你在干什么？”

只见福尔摩斯从梯子洞口向下张望。

“下面有什么东西？”晴美走上前去，“想要下去看看？抓好我的肩膀，不要把爪子给露出来哦。”

一人一猫爬下梯子。最下层的房间是地道的出口，没有其他出路。

福尔摩斯来到最下层的房间，嗖的一声跳到地上，在附近闻来嗅去。

“你终于有干劲啦，最近感觉有点散漫哦。”福尔摩斯像是在说“要你管！”喵地叫了一声。

“知道啦，我不再多嘴了。”晴美耸了耸肩。福尔摩斯相当执拗地在梯子附近闻来闻去。虽然晴美的鼻子和普通人一样，但她也没有闲着，四处张望，发现只是个空无一物的房间，便没了干劲，伸了个懒腰。

“福尔摩斯，怎么啦，有什么奇怪的吗？”

只见三色猫慢慢转向晴美——嗯？晴美心弦一动。

那副得意洋洋的表情代表着福尔摩斯有了发现。

当然其他人是分辨不出来的，只有晴美和片山能看出来。

“找到什么了？”

晴美蹲下身问道。福尔摩斯喵了一声，好像在说让我上去。

“告诉我又不会少块肉。小气鬼！”晴美嘴里一边抱怨，一边让福尔摩斯跳上肩膀，回到片山和石津等待的房间。

“怎么样？”片山问道。

“福尔摩斯似乎有所发现，但它不肯告诉我。”

“它大概是在示威，希望能改善猫食。”

“我睁大眼睛看过，可惜毫无发现。”

“看福尔摩斯的表情，好像在说‘你不明白关我什么事’。”

“真是的，最近变得好冷淡……”晴美说到一半，打住了话头。

歌声透过与居馆相连的出入口飘来。

“你们听。”晴美说道。

“这曲子好像在哪里听到过。”片山说道。

“不是有首歌叫《庭中千草》嘛，那就是永江前妻最喜欢的《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日文版啊！”晴美冲了出去，“快走！”

2

片山一行直到冲入客厅才停下奔跑的脚步。

和哉、圭子和麻香三人惊讶地望着他们。

“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发生什么事啦？”麻香问道。

“没什么……这首……”晴美气喘吁吁地说道，“我只是有点在意这个曲子。”

“这个啊，就是《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啊。”永江说道。

“我知道。那张唱片是？”

“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我想起之前在这里一起跳过舞，就过来看看。想不到这张唱片就放在这里。”

“原来是这样子。我听到这歌声吓了一跳。万分抱歉，打扰了你们的雅兴。”

“不必介意。要不一起听？介意我再放一次吗？”

“嗯，您请便，”晴美微笑着说道，“我也想喝一杯葡萄酒。”

片山等人分别找位子坐下。

唱针再次落下，房间里响起悠扬的女声。

“这个声音……”晴美低语道。

“嗯？”和哉转过头来。

“和哉先生，您每次就寝后，会不会因为一点儿声响就醒过来？”

“嗯，我有些神经质，特别是旅行的时候。所以我会吃安眠药。”

“所以您才没有注意到这首歌。”

“此话怎讲？”和哉一脸诧异地问道。

“从那座塔里，曾有歌声传出。然后我在那段楼梯……”

“差点被处以死刑，”石津插嘴说道，“不过我们听到福尔摩斯的叫声，一起赶了过去，那个面具男却已经消失无踪了。”

“你的说明谁听得明白？”片山打断道。

听了晴美的解释，永江点了点头：“还发生过那种事啊！”

“您没有察觉到一点动静？”

“嗯，毫无知觉。那歌声和这张唱片里的一样吗？”

“我想没错。”

“可是，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和哉摇了摇头，“路代不可能在这里啊。”

“恐怕是为了引您出来吧，”片山说道，“大概这是凶手设的圈套，只有您知道这首歌代表的意义。”

“说的也是。也就是说……凶手的第一个目标是我？”

“很有可能。”

和哉站起身，停下唱针：“多亏了安眠药，捡了一条命回来。”

“取而代之的是晴美小姐差点遭遇不测，”圭子说道，“可是，为什么要杀晴美小姐？”

“对方本来可能打算等和哉先生来，见我不明就里地过来，打了个照面，不能放我回去……”

“刽子手面具真是恶趣味。”麻香皱了皱眉。

“那是英哉吗？”和哉问道。

“不清楚，他戴着面具。不过我觉得应该不是。”

“你的意思是？”

“英哉先生的力气应该不算大吧？当然，或许他比看上去强壮。”

“就我所知，他没什么力气。”

“对吧？难以想象他能那样挥舞重剑。”

“那么另有其人？”

“没错，感觉像是梶本或其他什么人。”晴美说道。

“刽子手……”圭子自言自语道，“真是份讨人厌的工作。”

“刽子手是个特殊的职业，”麻香说道，“但其中也有受人尊敬的高尚之人。”

“虽然在现代人看来，砍头是件很残酷的事，不过在以前却是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和哉说道。

片山闭上眼睛——光是想象，似乎就会引发贫血。

咚！突然响起微弱的太鼓声。

“哎呀，似乎暴风雨又要来了。”圭子抬起头。

“怎么会？明明天气那么好。”晴美说道。

又响起一声惊雷，吞没了晴美的说话声。

“又是暴风雨吗？”和哉嘟哝道，“希望今天晚上，所有事情能有个了结。”

问题是，会迎来怎样的结局？片山心想。

晴美怎么都无法入睡。

圭子似乎在辗转反侧，过了不久，终于发出静静的呼吸声。

换作普通女性，这种时候大概确实无法安然入睡，可是晴美并非因为恐惧而睡不着。

是她的第六感在作祟。

今晚大概会发生些什么。

一念及此，晴美就更加睡不着了。没有生在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时代，该说是她的遗憾吗？不然的话，她一定能取代华生医生担任大侦探

的助手。

听到传来咯噔一声，晴美马上跳了起来。

虽说是极原始的做法，可她还是在每个人的房门上缠了线，拉到自己的房里，缠到一个烛台上，一旦有人开门，烛台便会倒下。

就算是旅行的时候，晴美也会随身带着针线。不过它们本来的用途却很少被使用到。

有谁离开了房间。

晴美下床走到门边把耳朵贴在门上，可以听见沙沙沙的滑步声。

似乎有人经过门前，向走廊深处走去。

吱吱嘎嘎的响声听得晴美心惊胆战。

小心翼翼地开了一道缝，晴美把脸探出去，窥视走廊的情况。

只见是神津麻香，她身穿西裤和黑色毛衣。

晴美看到她手中的发光物体——是一把匕首！

麻香就是凶手？不可能！可是她本身就是个来历不明的女子。

晴美来到走廊上。身穿睡衣出来虽然有损淑女形象，却没时间换衣服了。

麻香往走廊深处的楼梯走去。那正是晴美先前被刽子手袭击的地方。

晴美稍稍加快脚步，来到螺旋阶梯下方向上望去，听见哒哒哒的脚步声。

她难道打算去主塔？

晴美也拾级而上。

只见通向主塔的入口敞开着，墙上的烛台上的烛光迎风飘动。

晴美来到梯口，头顶正上方的木梯传来吱吱吱的响声。

连晴美都有些害怕。不过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晴美绝不会认输。

都到这里了，怎么能打退堂鼓？

晴美也爬上梯子。

一楼、二楼、三楼，手臂开始酸麻。这是到哪儿了？

晴美探头望去，已经来到主塔的最顶层。

暴风雨已过，只有呼啸的风声。月光从窗户射入，在地面上描绘出一道白色的光带，万分明亮。

晴美环视了一下四周，却不见麻香的身影。

好奇怪，她去哪儿了？

晴美站在湿漉漉的地板上，缓缓扫视了一下瞭望台。

应该没有跟丢。麻香究竟跑去哪儿了？

难道这座塔里还有其他秘密通道？

从梯口传来的声响吓得晴美差点跳起来。

战战兢兢地凑前一看，她双眼瞪大。梯子没了！

“糟了！”晴美脱口而出，却为时已晚。

麻香一定是躲在下面的阴暗处，等她走过去。晴美定睛一看，只见下方深处有个人影正在梯子上往下爬。

“喂，给我等一下！”晴美大声叫道，“快把梯子放上来，让我下去！”

不可能有人回答。

当然可以抓住洞口边缘荡悬在半空中，跳到下一层去。不过万一有个闪失，就直接没命了。

晴美跌坐在地，哇地大哭起来。

她忘记地板已被吹进屋内的雨水打湿。真是悲剧，睡衣裤全都变得湿漉漉的……

这模样可没法见人。

没办法，只得在这儿等，说不定会有人来。

如果没人来，也只好碰运气，向下纵身一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晴美不由得苦笑。

麻香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她知道晴美跟在后面，于是故意把她丢在这里不管……

“也就是说……”麻香把晴美留在此处，是打算对付其他人——圭子！

“不能让她得逞。”晴美走到窗边，声嘶力竭地喊道：“福尔摩斯！石津！哥哥！快点起来！圭子小姐有危险！”

可是风势渐猛，他们能听到晴美的声音吗？

“福尔摩斯，快起来！哥哥，拜托你了！”

只能用凄惨形容的声音，最终能传到福尔摩斯的耳中吗？

有声响！晴美回身望去，梯子的前端突然出现在视野中。有人把梯子架了上来。

“石津？哥哥？”晴美一边询问，一边赶忙爬下梯子。

“多谢！得救了！”

回到下一层房间，晴美回头一看。

烛台的火光映照出钢铁的面孔。

晴美呆若木鸡。站在眼前的正是那个刽子手！

在晴美挪动脚步之前，对方的拳头已击中她的腹部。

“啊……”晴美发出低沉的呻吟声，身体扭曲。

眼前发黑。不对，周围原本就很黑，说变黑才奇怪。

接着她昏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失去意识前，晴美依稀意识到自己的屁股湿了，好难过。

站着睡觉的特技，偶尔会出现在上班高峰时段的上班族身上，而晴美必须躺着才能睡着。

也就是说，像这样站着睡醒——正确说来应该叫恢复意识，是自然的反应。

晴美晃了晃脑袋。啊，肚子好痛。

难道吃坏了肚子？而且身体有被束缚感。

感觉像是在一张硬邦邦的床上，但我是站着的，所以这不是一张床。因此……

晴美终于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正被绑缚着，两手两脚都被紧紧地捆住，呈站立姿势。好讨厌，这究竟是哪？

因为依靠着什么的缘故，人并没有倒下。可是……

美女陷入险境的时候，都会有骑士来英雄救美吗？哥哥和石津都没有那种气概。

这里是哪里？周围出奇地阴暗。

晴美的双眼逐渐习惯了黑暗。可以看见并排摆放的椅子，彩色玻璃窗有月光射入。

好像是教会——教会？那岂不是在礼拜堂里！

恍然大悟的一瞬间，晴美终于意识到自己站在什么地方。

全身感觉凉飕飕的——自己正身处于铁处女中啊！

杀人机器向左右敞开着，如果现在关上……那就完了！

晴美想要出声，这才发觉自己的嘴巴被堵住了。她想挣脱开，却发现两手被捆在铁处女的某处。

突然，眼前有人影晃过。来人身着长袍，脸上戴着那副面具。

“看来已经放弃抵抗了。”面具下传来含糊不清的说话声。

这是谁的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晴美绞尽脑汁思考着，应该不是英哉的声音。

“真是个好勇无谋的大小姐，”面具下的声音说道，“我也不想做这种事，但是你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太碍事，那就没办法了。我可是好好警告过你的。最开始用的是没有箭头的箭矢，还故意射偏。”

这个声音！这种说话方式……莫非？

风在呼啸着。对方低声笑了起来。

“似乎你知道我是谁了。算了，反正你也快要死了，就当作是饯别礼，让你好好告别吧。”

男子不紧不慢地除下面具，一张冰冷的脸庞出现在月光下。

是北村秘书。

“好痛啊！”片山差点跳起来。冷不防被咬了一口，当然会痛。

“啊，好痛啊！福尔摩斯！你在干什么！”片山从床上坐起身。

福尔摩斯走到门边，喵了一声。片山打开灯，甩了甩头。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我懂了。喂，石津！快起来——”

“遵、遵命。”石津立马跳起来。

“似乎有事发生！快来！”

片山穿着睡衣，脚踩拖鞋，打开房门。风轻轻吹过昏暗的走廊。

突然，圭子出现在眼前。

“啊，片山先生！”

“发生了什么事？”

“我刚刚醒过来，发现晴美姐不在身边。”

“那家伙又……”

为什么危险的事情都不来找我总去找她？有那样的妹妹，我一辈子都得单身吧！片山心想。

算了，那些不重要——

“福尔摩斯今晚睡在我这里。晴美那家伙跑去哪儿了呢？”

“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她跑出去。”圭子心怀内疚地说道。

“不用在意。那家伙一个人什么都敢做，这才叫人为难。”

“片山前辈！”石津气势汹汹地说道，“现在是说这种话的时候吗！晴美小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该怎么办！”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福尔摩斯，你有什么头绪？”

福尔摩斯向走廊深处跑去。片山众人连忙尾随其后。

“你应该很吃惊吧，”北村说道，“我明明应该和小卡车一起沉入护城河了。实际上确实如此。不过呢，这座城堡里到处都有机关。”

晴美拼命地扭动身子。

“你还是不要动比较好，”北村说道，“这个铁处女经过细心保养，一点点的震动都有可能让它合上哦。”

晴美马上停止了挣扎。

“这样才对，乖乖地待在那里。我最喜欢那种从不说多余的话、不该知道的事情也不会到处打听的女人。”

我才不想知道你的兴趣爱好。晴美在心中默默反驳。

“让那座吊桥坠落也是我干的。所以对我来说获救，易如反掌，”北村继续说道，“卡车即使一头栽进护城河，也不会马上沉下去。实际上，在护城河靠近城堡一侧的陡峭石墙上，有个凹陷处，是梶本告诉我的。那里有块巨大的石头向外突出，下面有条缝隙，可以容纳一个人勉强匍匐前进。就算卡车掉进护城河中，我想大家也不会马上有所行动。于是在掉下去的同时，我爬出车外，爬到石墙上。别看我是上班族，我的身手可敏捷了。”

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傻站在原地有一会儿。

“而且，梶本事先从上面放了一根绳子下来。我先躲在凹陷处，之后再由梶本把我拉上去。”

北村拿起短剑，慢慢地伸向晴美。剑刃抵至睡衣的胸口，晴美不由得浑身哆嗦起来。

“哎呀，真是可惜。真想一亲芳泽再让你死。”

冰冷的利刃从睡衣的接缝处钻入，碰到晴美的胸口——好疼啊，这个色狼！

“可惜已经没有时间了，”北村说道，“秘书这职业一点都不公平。

一天到晚被人抱怨，却没有机会出人头地。我没说错吧？幸好待遇不错。不过没办法享受人生，也没什么外快……”

北村说着，收回了短剑。

“请你不要误解。我并不是杀人狂，只是遵从某个人的计划，奉命行事罢了。”

某个人？是谁？

“虽然我也想告诉你，但还有其他很多事要办，”北村叹了口气，“别这样看我，我可是很忙的。”

一个莫名其妙同情自己的人。

“你还真是可怜，不过死在这个铁处女下总比其他古怪的死法轻松得多，毕竟一眨眼就结束了。”

说什么风凉话！死的又不是你！

“该道别了，”北村说道，“梶本中途想要收手，真令人困扰啊，杀那个男人可真费劲。我先用金钱诱惑让他放松警惕，终于把他干掉了——果然，像我这种精英，不适合杀人。”

你还真敢说！

“使用这个机器，就不用我直接下杀手了，轻松愉快。这才是文明的杀人方法，符合我社会精英的身份。”

北村缓缓地戴上面具。风势稍有加强，呼啸声席卷礼拜堂。

“一戴上这个，就会变得无情。真是奇妙的玩意儿，”北村口齿不清地说道，“那么，愿你安息。”

开什么玩笑！我还这么年轻，怎能不明不白地死掉！

晴美拼命地扭动身子——忽然传来吱吱嘎嘎的响声。

她不禁打了个寒战。动了！铁处女正在慢慢合上。

北村低声笑了起来：“它只要一启动，便没法停下来。红颜薄命，你就放弃吧。”

晴美全身冷汗直冒——就这样要死了？哥哥，快来救我！否则我死后也不放过你！

“怎么运转起来有些不灵活？”北村说道，“那个叫英哉的男人也死在这里。可能是那时候的血粘在上面了。”

他用剑尖敲了下铁处女的铰链，发出叮的一声。

“这样就行了，那么我失陪了。”

北村说完便走开。

晴美拼命扭动手腕。

或许这个举动刺激了铁处女，刑具从左右两侧开始闭合。

哎，完蛋了！晴美闭上了眼睛。

伴随着咣当一声响，铁处女合上了。声音回荡在礼拜堂中。

3

“喂，晴美到底在哪里啊！”片山一边紧跟在福尔摩斯身后一边说道。

被牵着鼻子到处跑，一行人最后来到中庭。

福尔摩斯生气地大叫了一声。

“它在生气，说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还发什么牢骚。”石津说道。

“不要乱翻译。晴美究竟去哪儿了？”

片山有些筋疲力尽。虽然，可爱的妹妹身处险境，不能说这种丧气话，但实际上的确很累人。

“福尔摩斯小姐一定也在尽全力寻找。”石津说道。

“晴美那家伙真是的，到底上哪里去了？”片山气喘吁吁。

圭子听从片山的指示，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

“真是个糟糕的夜晚。”石津说道。

就在这时，耀眼的镁光灯般的光亮照亮了中庭，忽然，一道闪电划过天空。

“福尔摩斯往礼拜堂去了。”石津说道。

“晴美会跑去那种地方？”

片山加快了步伐。福尔摩斯走到礼拜堂门前，突然停下脚步，低着头，像是盯准了什么东西，逐渐向后退去。

“里面有什么东西？打开看看。”

片山打开礼拜堂的大门。

一瞬间，连惊讶的机会都没有，刽子手面具映入他的眼帘。片山吓得跌倒在地。

“片山前辈！”石津跑过来。穿长袍的面具男趁机冲出中庭。

“笨蛋，不要管我，快追上那家伙！”片山怒吼道。

“不是应该先找到晴美小姐？”

片山赞同石津。这家伙偶尔也会给出正确的意见。

福尔摩斯走入礼拜堂。

“在这里头？”

“好像是。她去后头了。”

两人面面相觑。

“难道……”

“晴美在那个铁女佣里面……”

片山已经无心去订正石津的用字错误了。

两人的脚步声大到像是要把耶稣吵醒一般，奔向铁处女。

“晴美小姐！在吗？”

假如真在里面，她是没办法回答的。片山的脸都青了。

“快把它撬开——你有刀吗？”

“交给我好了。”

石津把手指伸入铁处女的接缝处，用尽全身力气向外扳——恐怕石津这辈子从没使出过如此大的力气。

只听他发出狮吼般的咆哮，满脸通红，拼命使劲的手直打哆嗦。

突然，伴随着金属被破坏的声音，铁处女的一侧啪地被打开了。石津被弹飞，摔了两三个跟头。

片山本能地把眼睛闭上。满身浴血的晴美尸体……

待他睁开眼睛，只见铁处女内空空如也。

片山当场软瘫，坐倒在地。

“片山前辈！”

“还好，晴美没在里面。”

“太好了！”

石津靠在墙上，放心地舒了口气。

一时之间，两个人都一言不发。

“片山前辈。”

“怎么了？”

“万一晴美小姐……”

“够了，”片山说道，“她怎么可能会死。什么铁处女，她肯定会把那玩意儿打个稀巴烂。”

“说得没错。晴美小姐不会死！”石津斩钉截铁地说道。

“好了，事情还没完。”片山站了起来。“既然福尔摩斯带我们来这儿，说明晴美一定来过。”

“没错。”

“刚才跑掉的那个刽子手面具男！我们去逮住他！”

“他可是拿着剑的！”

“是吗？好了，我们回房间武装起来！”

“我们也要？”

“对啊，这样，今晚所有的事情都能有个了结。”

对平时做任何事都抱持无所谓态度的片山来说，这是少见的决断。

晴美行踪不明，催逼着片山快点找到凶手。

“我明白了！”石津也干劲十足地冲了出去。

中庭的风势越发猛烈，雷鸣仿佛要撼动整座城堡，然而向着居馆冲去的片山、福尔摩斯和石津却毫不退缩。

“神津麻香不在？”片山问道。

“嗯，她不在房间。”

“好奇怪。”片山自言自语道。

“难道那个女孩有点古怪？”和哉说道，“令人难以置信啊。”

“会是她吗？”片山说道。

深更半夜的，大家都聚集在客厅。片山和石津先把和哉叫醒，请他和圭子两人在这里等。

接着去叫麻香的时候，发现她不在房内。

“关于神津麻香的背景，您并不是很清楚吧？”片山问道。

“的确如此。她是德国分社雇用的员工，因此并没有仔细地调查她的身世背景。不过她工作很卖力，应该不是那种心怀鬼胎的姑娘。”

“总要调查了才知道，”片山说道，“总之，现在就请你们两位暂时待在同一个房间，行吗？”

“去我的房间好了。”和哉搂住圭子的肩膀说道。

“没问题。上好锁，千万别随便开门。”

“我懂了。”

“除了我和石津刑警之外，其他人喊开门都别开。还有——”片山说着，把一支稍长的短剑递给和哉，“这把剑给你，万一出状况，也许能派上用场。”

“我能用吗？”和哉战战兢兢地接过去。

“这把剑似乎比较适合我，”圭子接过短剑，摆了个姿势，“嘿！”

“不错不错。”和哉微笑着说道，“那么我们回房间去吧。”

说完，他便搂着圭子的肩膀，离开了客厅。

等这一切结束，和哉一定会正式让圭子以女儿的身份入籍吧？片山心想。

大概他之前就有此计划，不过碍于有惠和绅也，不能这么做。如今已无后顾之忧。

“片山前辈，我们也走吧。”石津说道。

“好。咦，福尔摩斯呢？”

“似乎不在这儿。”石津环视了一下四周说道。

两人回到走廊，只见福尔摩斯正从一个房间里跑出来。当然，房门是敞开着的。

“那不是晴美和圭子的房间吗？喂，福尔摩斯，怎么了？”

只见福尔摩斯走过来，把嘴里叼的东西丢在地上。片山拾起来一看：“这是什么东西？”

那是用刀削下的细小木皮。

“这东西有什么问题？”

对片山的问题，福尔摩斯并没做回答。

片山耸了耸肩，把木皮收入口袋。

两个人此时已换掉睡衣，手中握剑。

片山拿的是细长刀身的轻剑，还有一块三角形盾牌。

而石津就厉害了许多，他右手持长剑，左手持枪，腰带上还插了把小手斧。

“你不嫌重吗？”

“没事。”

“你可别伤到了自己，”片山说完，又加了一句，“还有，别误伤到我。”

“从哪里开始找起呢？”

“刚才的铁假面是向防御回廊方向跑去，先从那里开始。”

两人走向居馆的出口。

片山对麻香不见踪影很是在意。不过，更难以想象的是她就是面具男——那么，她现在究竟身在何处？

一打开居馆的大门，风迎面吹来，片山不由得眯起眼睛。

“这风大得受不了啊，”石津说道，“不过总好过下雨。”

“你可别这么说。”片山大声说道，否则石津听不见。

“为什么？”

“风势太强，箭的命中率就会下降，我们就不用担心被射中了。”

“原来如此！片山前辈想得真周到！”

“不要拍我马屁！”片山拍了拍石津的肩膀，“我们走吧。”

说完，两人向防御回廊走去。

防御回廊是沿着城墙而建、带有枪眼窗的回廊，总的来说，是一条有窗户和屋顶的走廊。

“石津，手电。”片山说道。

“给。”

石津掏出一把大号手电筒——虽说从窗口也有微弱的光射入，但回廊仍十分黑暗——光圈划过地板，向走廊深处延伸。

“似乎不在这里。”石津的声音在回廊上回荡。

“光照不到深处，我们去看看。”片山握紧了剑。

手持剑盾紧追在敌人身后，仿佛身处骑士时代一般。片山心想。

稍有不同的是，如果输了真的会死。真难以想象这就是自己所处的现实。

两人在回廊上慢慢前进。

“到头了。”

“嗯，不在这里。另一头也有一段回廊，再去那里调查一下吧。”

“好的。”

两人走到城墙转角处，是另一段的起点，和他们走过的回廊一模一样，以九十度角向前延伸。

福尔摩斯率先走出回廊，说起来只有它没有全副武装。

爪子和牙齿是它天生的武器。

片山正想跟出去，只听福尔摩斯叫了一声。

“别跟出去！”片山说道。

一支箭嗖的破风而来，掠过片山的眼前，钉在回廊的柱子上。

“片山前辈，你不是说不会被狙击嘛。”

“多嘴！”片山探出脑袋，只见面具男正向前跑去。

“快追！”片山喊道。

两人冲出回廊。

“快看，是云梯！”不知道何时，有人从中庭架了副巨大的云梯至主塔中央入口。面具男正飞快地向上爬去。

“这家伙想逃！”石津猛地向前冲去，扶住云梯，扔掉长剑和盾牌往上爬。

“喂，石津——”片山嚷道，“快下来，危险！”

然而石津已经听不进去，一个劲地向上爬去。

“石津，给我下来！”

“喵！”

福尔摩斯也叫了起来，可石津已经爬了一半。云梯因他体重的压迫不断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片山屏息凝视——面具男会先一步爬上主塔，那么从后面追上来的石津处境就不妙了。

那人说不定会推开云梯。不管怎么样，若从那种高度摔下来，石津必死无疑。

云梯被风吹得直摇晃——快点啊！

现在唯一的机会是在对方没有摆好架势之前，石津就爬完了。

但是，不管石津怎么努力爬都来不及了！对方也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面具男抵达主塔入口，而石津才爬了三分之二。

片山束手无策。如果手边有枪，就算射不中人，也多少能威慑对方……

面具男消失片刻后再次出现——他手中拿了一支长枪。

石津抬头望去，停下了爬梯的脚步。他似乎终于认清自己所处的状况。

“可恶！”片山握紧了拳头，“石津，快下来！”

只好听天由命吧。可是石津，却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行动——他继续向上爬去。

“那家伙疯了吗！”

面具男横枪而立，石津继续往上爬。

“快停下来！”

眼看石津就要进入面具男的长枪射击范围。

面具男突然收枪。石津右手放开云梯，抡起别在腰间的手斧。片山屏息仰望。

在面具男的长枪举起之前，石津的手斧早先一步飞舞着袭去。

真是奇迹！男人手中的长枪被击落！

“石津，干得好！”片山欣喜得跳了起来，“上啊！干掉他！”

此时就像是在收看电视里播放的动作片。

石津继续向上爬去。但是，对手也没有坐以待毙，他的手搭在云梯上，整个身体压在上面，梯子因此而大幅度晃动，石津一脚踏空。

“危险！”片山叫道。

石津已身处险境，他已经悬挂在云梯上。

“加油！抓牢了！”片山嚷道。

梯子一旦被推开就完了。不过石津的体重压在那里，梯子不会那么轻易被推开。

片山决定跑回居馆。虽然可能赶不上，但只剩下从那里抄近道进入主塔这一个办法。

就在这时，福尔摩斯尖叫了一声。

一个人影扑向面具男，两人激烈地扭打在一起。

“那是——”片山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幕。

是神津麻香！

片山全力跑向居馆的入口，福尔摩斯紧随其后。

加油！我现在就过去！

片山登上螺旋阶梯，进入主塔时，石津正好从下面爬上来。

“石津，没事吧！”

“片山前辈！”

两人虽然没有相拥而泣，却不自觉地紧握对方的双手——令人感动的一瞬。

“那家伙刚刚逃到上面去了。”石津说道。

“干得好，他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对了，神津麻香呢？”

“没事啦，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多亏她拼命拖住那家伙，我才能爬上来。”

“真的？总之先抓住那个男的再说！”

“盾借我一下，万一上面有什么东西掉下来。”石津左手持片山的盾，右手重新握紧长枪，“这是那家伙留下的。”

“走吧！”片山说道。

石津爬上梯子，片山紧跟其后，福尔摩斯则紧紧抓住片山的肩膀。

“那家伙呢？”

“在最上面，大概在最高层。”

“你看见他的脸了？”

“没有，他的面具戴得很严实。”

突然，头顶传来金属相碰的声音，石津喊道：“片山前辈！危险，面具掉下来了！”

片山抓牢梯子，石津朝上高举的盾牌上被撞击得火花四溅，面具咣咣噹噹地向下掉去。

“好，我们上去吧。”

石津开始攀爬梯子。片山手持短剑紧紧跟随。

忽然，片山灵光一闪。

“原来是这样。”

晴美说过，福尔摩斯曾在主塔底层嗅来嗅去。如今，片山终于明白其中深意。

石津一马当先冲在前面，片山和福尔摩斯随后一步步往上爬——片山自己也无法相信，严重的恐高症似乎消失了，难道是手中拿着剑给了自己勇气？

或许吧，片山心想。因为自己很单纯嘛！果然自己的情况自己最清楚。

“到达一楼了。”石津说道。

“上面就是塔顶？”

“没错。”

“小心点。”

“嗯。”两人一猫，一级一级，小心翼翼地攀爬着楼梯。对方应该不会微笑相迎，呵呵！石津神色紧张地从通向瞭望台的洞口探头向外张望。

福尔摩斯从片山的肩膀上用力一跃，前肢轻轻地点到石津的肩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纵身一跃，跳出洞口。

持剑男子北村瞠目结舌。福尔摩斯向他的脸上扑去。

“啊！”北村吓了一跳，栽倒在地。

“喂，石津，快上！”片山大声喊道。

“遵命！”石津爬上瞭望台的一刻，北村正准备起身。

“畜生，你这纠缠不休的家伙！”北村重新握紧手中的剑。

“咦？”石津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北村。

“怎么了？”片山也爬到了塔顶，“啊，北村——”

“看我把你们两个砍翻在地。”北村挥舞着剑冲过来。剑盾相交，迸出火花。

“去死吧，去死吧！”北村双眼充血，手中的剑呼呼地挥舞着，破风刺来。

石津和片山都被他凌厉的气势所压制，只有招架之力。

“快点投降吧！”片山喊道。

“那才是我要说的话。和你妹妹一起上路吧！”

“你说什么？”片山脸色发青，“你刚刚说什么？！”

“你妹妹呀！那个爱管闲事的女人，现在已经被捅成马蜂窝啦！你就和她相亲相爱地一起下地狱吧！”

他不应该说这些话，这是北村的失误。石津一听这话，脸色瞬间发白。

“你杀了晴美小姐？骗人！”

“我才没骗你！”

“你说谎！”石津猛然转守为攻。不对，不只是攻击，而是一个人发动的总攻击。

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手持的武器是剑还是枪，挥舞、敲击、突刺，招式层出不穷。

“嘎！”石津发出一声连老虎听了都会掉头逃走的怒吼，乱刺乱撞。

“你这混蛋！快说你是骗人的！晴美小姐被你杀掉……都是假的，假的！”

石津砍断了北村的剑，叮的一声，一半断剑刺入天花板。

“这怪物！”北村边喊边向外逃去。

“别跑！”石津追上去。北村头也不回，把手中断剑向后方掷去。石津为了闪躲摔了一跤。

北村手抓住窗户边缘，探出身。片山手持短剑追上去。

“别跑！”

“我不会束手就擒的！”

北村大喝一声，从窗口一跃而下——片山向下俯瞰。

只见北村四肢摊开，倒在中庭的石板上。雷电交加，映照出他发白的身影。

北村已经一动不动——这种高度跳下去，不可能还活着。

“片山前辈——”石津踉踉跄跄地走过来，他浑身是汗。

“嗯。”

“晴美小姐……真的死了？”

“哎……我也不知道。”片山一片茫然。晴美怎么会就这么死了？

不过，她也是血肉之躯，不可能死不了，但是……

“万一……万一……是真的话……”石津站在片山身旁，扑通一声坐倒在地。

“我觉得她应该不会死。”

“是嘛。不可能的。晴美小姐……晴美小姐……”石津哽咽了。

只听见两人剧烈的喘息声。风势似乎稍稍缓和。

片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好了，我们去找晴美。”

“嗯。”石津站起身，扔掉手中的长枪。

“如果晴美小姐……”

“嗯？”

“有个三长两短，我也跟着她去，”石津抽泣道，“不要阻止我。”

“嗯。”片山无声地点了点头。

他不好意思说“我也是”。

这时，福尔摩斯喵地叫了一声。

“什么，你也担心？”

福尔摩斯完全没有担心的样子，反而有些嘲弄。可是石津并不能分辨其中的微妙区别。

“福尔摩斯小姐也在担心，对吧，我懂。”

石津该是有多伤心，连自己有恐猫症都忘了，突然一把抱起福尔摩

斯。福尔摩斯被他抱得直翻白眼，拼命挣扎，叫声也像是被人箍住脖子似的……

“你们在干什么呢！”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哥哥！石津！”

从主塔下方传来的声音在中庭回荡。

“是晴美！”石津丢开福尔摩斯，三色猫翻了个跟头，掉到地上。

“你给我轻手轻脚些！”像是如此这般抱怨，福尔摩斯叫了一声。

片山和石津一同跑到窗前。

“晴美！”

“晴美小姐！”

瞬间成了蹩脚的二重唱。

“怎么了？北村死了？！”

还没回答晴美的疑问，石津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爬下梯子。

片山也想紧随其后，福尔摩斯的叫声提醒了他。

“啊，对了，差点把你忘了。”

片山让福尔摩斯坐在自己的肩膀上，爬下梯子。

如果奥林匹克运动会增设往下爬梯子的项目，石津一定能入围决赛。

片山先回到主塔通往居馆的入口，绕道来到中庭。石津则是从云梯上直接爬下来，一会儿便回到了中庭。

“石津……够了……快住手！”晴美被石津一把抱起转着圈，脸都红了。

“啊，果然还活着。”赶来的片山说道，被晴美狠狠地瞪了一眼。

“我差点被杀了！都没人来救我！”

“别这么说……对了，原来北村还活着啊。”

“我被他抓住，关进了铁处女。”

“啊？”片山瞪大了眼睛，“那你还能得救？”

“当时我已经快要死心了。”晴美说道，“然而那个机械关上的同时，地板上突然裂开了个洞，我掉了下去。”

“你说什么？”

“下面是个空无一物的房间，有点像牢房。”

“那种地方会有房间？”

“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人。”

晴美说完，转过身去。

片山这才发现，还有一个人站在旁边。之前因为周围昏暗而没有注意到。

石津把手电筒转向那一侧，啊地惊呼一声。

“吓着各位了。”永江英哉鞠了一躬，说道。

远处传来太鼓般的雷鸣声。

4

“叔叔，你还活着啊！”

圭子飞扑过去抱住英哉。

“让你们担心了，”英哉说道，“叙旧的话等一下再说。我现在快要饿死了。”

“来，给你。”晴美拿出面包和葡萄酒，英哉一会儿工夫便消灭干净。

客厅里弥漫着一种快要到头的解放感——所有的事情似乎都结束了，但又好像还有些什么藕断丝连.....

“难以置信，竟然是北村干的。”和哉把身体埋入沙发中，摇了摇头。

“究竟是怎么回事？”片山问道。

“请稍等，再让我喝一杯.....啊，谢谢。”英哉舒了口气后，说道：“哎哟，终于活过来了.....梶本的背叛是我的失误。”

“那个男人是？”

“他之前是警官。”

“警官？”

片山瞪大了眼睛。

“他后来任职于日本一家保安公司，偶尔回来德国研修，被我相中了——因为看上去很适合这座城堡。”

“为什么取梶本这个名字呢？”

“是取自《巴黎圣母院》。他本名叫作小林，我雇他是要他做我的保镖，没想到那么容易就被北村收买了。”

“也就是说，梶本出卖了你？”

“他给我下了药——当我醒来，发现自己身在铁处女中，北村正站在我面前。”

“北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我也不是很清楚，”英哉摇了摇头，“我觉得北村似乎受人指使。”

“他什么都没说？”

“嗯。而且当时我的意识也不是很清醒。”

“北村打算杀死你，藏起尸体，把所有罪行都嫁祸到你身上？”

“恐怕就是这样。反正我被杀了——可以那么说——但其实掉进了铁处女下面的洞里，一直无法出去。”

“那个洞是怎么回事？”晴美说道。

“毕竟是在教堂里。看上去像是在处刑，实则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灵魂，所以才如此布置吧。可我差点饿死。”

片山点头同意。

“也就说，北村在那之后对吊桥做了手脚，待卡车沉入护城河内，自己巧妙地隐藏起来。然后杀了有惠，接着是绅也……”

“梶本被杀，据说是因为他想收手，”晴美说道，“果然，人不管收了多少钱，还是害怕杀人。”

“这是肯定的，”片山点了点头，“梶本也是大意了。如果认真对待，不可能被北村干掉。”

晴美摇了摇头，说道：“但仍有没搞清楚的事。北村受谁指使？他如何杀死绅也的……”

“对啊，杀死有惠的或许是梶本？不过绅也被杀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啊！”和哉说道。

“哥哥。”英哉说道。

“怎么了？”

“你不对我发火吗？”

“为什么？”

“如果我没有邀请你们来，有惠和绅也就不会死了。”

和哉沉思了一会儿后，说道：“真会如此吗？不说绅也，我或许也会亲手杀了有惠那家伙。”

“爸爸！”圭子满脸惊讶。

“我是认真的。我受不了有惠。而且她还和绅也有一腿。”

片山和晴美对视了一眼。

“您知道这事？”

“当然了，”和哉微笑着回答道，“杀人犯徘徊在四周，你想我还会吃安眠药吗？”

“那么令夫人悄悄跑去绅也房间的事，您是知道的？”

“嗯。我连他们说的话都听得一清二楚。”

“连谈话都……”

“这种古堡的墙壁虽然很厚，但透过浴室的排气孔能听见说话声。”

“原来如此。”

“两个人说了些什么，您都听到了？”英哉微微皱起了眉头。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绅也打算用钱贿赂梶本，让他来杀我。”

“不会吧。”圭子说道。

“真的。”

“他说不定只是开玩笑……”

“不，绅也因为他母亲的事而恨我，恐怕这次是认真的。”

“他有恋母情结？”片山说道。

“你说对了——唉，不是没道理。在他母亲的事情上，我的确有错。但不能因此就想杀自己的亲生父亲啊。”

片山看向英哉：“那首《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那是为哥哥买的唱片。我知道嫂子的事，因为我就住在德国，唉！真是太不幸了。”

“北村也知道这事，”晴美说道，“是他在主塔上放这张唱片，想要引永江先生上钩……”

“其实我听到了。”和哉说道。

“但当时以为是我听错了——或许是幻听。”

“不过，为什么要把永江先生引出去呢？”片山感到疑惑不解。

福尔摩斯不耐烦地叫了一声。

像是在说，这么简单的原因你都不明白？

“啊，原来是这样！”晴美说道，“他的目标不是永江先生，他是为了杀害有惠小姐，才想要把永江先生引出去！”

“原来如此，事与愿违啊。”

“接着，他把我误认成有惠小姐，于是便戴上面具。当发现认错了人，就将错就错，不打算让我活着回去……”和哉听了默默地摇了摇头。

“我看走眼了。想不到北村那家伙会……”

“谁都有疯狂的时候，”英哉说道，“对了，哥哥。”

“什么事？”

“关于哥哥公司的事……”

“知道了。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现在绅也不在了，希望你能过来帮我的忙。”

“就让我来帮你好了，”英哉点了点头，“只是我是以普通职员的身份。”

“你说什么？”永江反问道。

“我是一个毫无工作经验的人。突然之间当上社长，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但是……”

“当然，即使我从普通职员做起，也会遇上各种棘手的事情。因此，可以让我在这里帮忙吗？我精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也多少会一点。应该能派得上用场。”

“啊，”石津目瞪口呆，“我连日语都不是很好。”

“老实说，这倒让我松了口气，”和哉说道，“其实我来这儿就是想告诉你，我不能把公司整个交给你。”

“所以才整天提心吊胆？我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啊！”

“好，就如你所愿——那么，我们来干一杯！”

虽然事情还未完全解决，不过众人已先将酒杯斟满。

“哥哥，”晴美用手肘戳了戳片山，“装装样子，不许真喝。”

“知道了。”片山也不想醉第二次了。

“来，干杯！”和哉说道。

酒杯相碰发出叮的一声。福尔摩斯也在下方叫唤了一声。

“我有件事想请教。”晴美对英哉问道。

“什么事？”

“令夫人，智美小姐，当时，铁处女的底部机关为什么没有启动呢？”

“启动了。”

晴美愣了一下。

“那么，智美小姐她——”

“稍有怠慢，”英哉说道，“我来重新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妻子——智美。”

只见他搂着神津麻香的肩膀，笑着说道。

“我很吃惊，竟然会有人想要加害智美。”英哉说道。

“我也是。”神津麻香，不对，智美说道。

“经历那次恐怖事件之后，她因神经官能症住院治疗了好几个月。”

“为何变成了死讯？”

“不知不觉地，就在这附近的乡村小镇中流传开来了，”英哉说道，“我担心智美的病情，无暇去理会。等事情平息后，发现智美的死讯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而我一定要逮住凶手，就此将错就错，反而利于行动。甚至故意把肖像画画成另一个人。是不是煞费苦心？不过，智美偶尔会回来住，那时我就让梶本休假。就如你们所见到的，我在主塔里为她特设了一个房间。”

“于是，智美小姐更名改姓……”

“我让她进入哥哥在这里的公司分部工作。哥哥没有见过智美，所以不用担心会被识破。”

“哎，真是败给你了。”和哉苦笑道。

“我觉得包括哥哥在内，大家都有杀人动机。一来她能监视众人的行动，二来也能乘机调查当时大家的不在场证明。智美的确做得很

好。”

“虽然心里有点难受，”智美说道，“但是每次想起铁处女逐渐关上时的恐惧感，我就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找出凶手。”

“我能理解。”晴美表示同意。

“你真的好坚强，”英哉说道，“我事先知道有那个机关，所以不怕。”

“我天性乐观嘛。”智美说道。

“但是之前我们调查过那里，”石津说道，“那时发现确实有血粘在上面。”

“是我弄上去的。”智美说道。

“你？”

“因为英哉失踪了，我很担心。但是这座城堡太大，要避人耳目地寻找一个人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我又是局外人。”

“没错。”

“我思考了一下。如果凶手和想要杀我的是同一个人，或许会再次用到铁处女。于是我就去跑去查看。”

“什么，原来你猜到了？”

“我发现铁处女被人使用过，但没法确定你是不是就在下面。我猜大家一定会过来这里调查。如果凶手就在我们中间，也许会发现你还活着。那么，他就可能会注意到底部的机关。于是我便连忙赶到厨房，从储藏室里取出凝固的血块，解冻弄稀，涂抹在铁处女上。”

“脑子转得真快。”晴美深感佩服地说道。

“事后北村发现里面空无一物，肯定急死了，”英哉说道，“我的尸体竟然消失了。”

“但不管怎么说，智美小姐救了我们，”晴美说道，“哥哥，快道谢。”

“不用客气，”智美耸了耸肩，“因为我把晴美小姐留在了主塔上，她才被北村抓住，万一有什么意外，都是我的责任。”

“你当时是准备去找你先生吧？”

“没错。但是你尾随在我身后，有些不方便……真是对不起。”

“算了，没事。我可是不死之身！”

“才得救就开始夸口。”片山苦笑。

“我说的是事实。”

“不过，片山前辈，”石津说道，“北村究竟是怎么杀死绅也的？他难道是神射手？”

“这个嘛……”片山说道。

一时间，室内鸦雀无声。

最后的疑问题就是：北村背后的黑手是谁？还有，绅也是怎么被杀死的？这些不弄清楚，案件不算完结。

“我想，有惠多半是被梶本所杀，”片山说道，“可是，梶本选择退出后要杀绅也变得困难许多。北村到处走动很显眼。而且绅也年纪轻轻，人又机灵，必须有相当的技巧才能制服他。老实说……”片山顿了顿，继续说道：“如果凶手不用那么深思熟虑后的方法杀死绅也，大概就可以把罪行嫁祸到北村身上。但是凶手采取了乍看之下不可能实施的犯罪方式，所以，只有可能是那个人所为。”

“哪个人？”

“我已经知道为什么会采取那种杀人方法。”片山无视晴美的疑惑，自顾自地说下去。晴美鼓起腮帮表示不满。

“凶手不在我们中间——凶手有必要给大家强化这种‘英哉先生是凶

手’的印象。不过，这正是凶手犯下的致命错误。”

片山从口袋里取出个什么东西，放在桌上。

“这是什么？”晴美伸手去取，“像是用刀削后剩下的木皮。”

“嗯。这是福尔摩斯在主塔梯子的最底层发现的。”

“什么也没有啊。”

“是的，什么都没有，”片山说道，“不过，不可能什么都没有。你们明白了吗？绅也的胸膛被箭贯穿，他爬下梯子的时候，理所应当，背后的伤口会有鲜血流出。我们发现他的时候，却没有一滴血落在地面上，这可能吗？”

“啊，对啊，”晴美点了点头，“当时的确没有留下血迹。”

“嗯。不管是被箭射中，还是被刺中，或许还有体力能从梯子上爬下来，却不可能一滴血都不落在地面上！”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和哉问道。

“也就说，绅也并没有被箭射中。”

“但是……”

“绅也是那之后被人刺死的，”片山说道，“被那个假装拥抱绅也尸体的人。”

“圭子小姐。”晴美说道。众人发现不知何时，室内已经看不见圭子的身影。

“箭不止能用来射，”片山继续说道，“还能刺人。”

“但是，那个时候……”

“我推测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那时大家都喝醉了，圭子小姐向绅也提议，不如吓唬一下大家。绅也并不讨厌捉弄别人，就欣然答应，于是两人便私下拟好剧情。”

片山把事先准备好的箭拿出来。“首先把箭折成两半。”说着他用双手使劲去扳，可怎么扳都扳不断。

“断啊……你给我断啊……”

“让我来。”石津看不下去，伸手要箭。

“拜托你了，”片山气喘吁吁地说道，“麻烦你从羽根向前三分之一处开始折。”

石津轻松地把箭折成了两段。

“好了，把箭羽这段像这样——”说着，片山把箭抵在胸口，“然后用什么东西固定住，之后涂上预先准备好的番茄酱或红墨水。在昏暗的塔楼中，谁都分辨不出是真的血迹还是做假。”

“这都是绅也自己所为？”

“所以他才故意留在塔顶，直到最后才下来。”

“但是，绅也为什么要这么做？”

“圭子等在下面。她注意到绅也快要下来，就说，‘让我去叫他。’然后便往梯子走去。也就是说……”片山顿了顿，接着继续说道，“她背对着我们，把剩下的三分之二断箭藏在衣服下面。你们还记得那天她把腰带解下了吧？为了便于藏起那支断箭。”

“原来如此。”

“绅也面向我们，装模作样地爬下梯子。圭子小姐则背对我们。”

“当时大家都惊呆了。”

“圭子小姐猜到我们会被吓得愣住，而绅也照原先说好的那样抱住她。于是圭子小姐一边发出尖叫，一边把握有断箭的手绕到绅也的背后。当然……”片山指着断箭，说道，“箭尾是刺不死人的。因此，她把断箭前部用刀削尖。”

“这就是那时削下的木片。”

“她把尖锐的那端用力刺进绅也的后背——凭圭子的力气，这并不太难。”

“那个时候，绅也好像很痛苦。”

“当然了，因为他正被刺中。”

“怎么会这样……”和哉摇了摇头。

“让外表看上去像是被一支箭贯穿胸膛——这就是真相。”

“但是……”晴美说道，“后来你们不是检查过尸体吗？”

“没错，”石津说道，“我从尸体身上拔出了那支箭。”

“那是另外一支箭。”

“另外一支？”

“尸体当晚被晾在案发现场。圭子小姐半夜起来，带着新的箭矢，去了尸体那里。她把粘在胸口的箭拔掉，用力将从背部刺下去贯穿胸膛的箭再拔出。随后刺入新的箭——所有工作到此结束。”

一时间，室内鸦雀无声。

“我……”英哉说道，“我无法认同。为什么圭子……如此说来，想要杀智美的也是……”

“也是圭子小姐。因为她爱着你，当知道你选择了别的女性，便追到这里。”

“但她并没有认出我。”智美说道。

“她为了不出现在叔叔面前，大概只在远处看见过你。所以就算见到你，也无法认出来。”

“那么，那时用力撞我的也是……”智美叹了口气，“我一直觉得她有点古怪。”

“你是说她之前来过这座城堡时的事？”晴美说道。

“她不是说看到警车？实际上根本没有那回事！所以我想她究竟在说什么……没想到……”

“那孩子为什么要杀了有惠和绅也？”和哉问道，“我想不通有什么理由。”

片山环视了一下客厅的众人。

“这大概只有她本人知道。看到英哉先生不打算回国，在这里定居，多半是死心了。于是她仅有的希望就是成为您的女儿了吧。”

“我的女儿……”

“只要有惠和绅也还活在世上，那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圭子小姐接近北村先生，或许反过来也说不定。只要有惠和绅也死了，圭子小姐就能正式成为永江先生的女儿。那么北村只要抓住她的心，将来继承永江先生的事业就不是梦。”

“太愚蠢了！”

和哉把酒杯摔到地上，“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哥哥……”英哉说道。

“计划这一系列阴谋的到底是北村还是圭子小姐，就不得而知了，”片山说道，“总之，这次旅行在他们两人看来是绝好机会。同时也能把杀人罪行都嫁祸给英哉先生。恐怕北村上次来的时候，就做好了准备。”

和哉失声痛哭。

“今天天气真不错呢。”圭子说道。

黎明时分，静谧的森林上空漂浮着薄如细纱的雾霭。

圭子站在城墙上，下方是数十米高的陡峭墙，再往下是深不见底的

护城河。

“所有发生的一切就好像做梦一样，”圭子说道，“却又不是梦。我杀了绅也，让北村依我的指示行动。”

福尔摩斯坐在中庭的石板道上。圭子的搭话对象正是这只三色猫。

“你是只很聪明的猫，能听懂我在说什么，也明白我的感受，对吧？”

福尔摩斯默不作声。

“对啊，我不需要安慰。就算我死了，也没人为我伤心，这个世界没有损失，”圭子呵呵笑了一声，“对了，为什么是‘红颜薄命’，而不是‘丑女薄命’呢？上天也是偏心。”

风吹乱了圭子的头发。

“反正我的人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这样结束，还好一点，不是吗？从德意志的古城堡纵身一跃，怎么看都像是为美女设的剧情啊！”圭子深吸了一口气，“我也算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把爸爸从有惠那个贱女人手里解放出来。他应该好好谢谢我呢！好了，我走了。”

圭子伸脚迈向城墙的枪眼窗。

“猫猫，再见……片山先生真是个不错的人呢。”圭子说道。

“圭子，慢着！”传来一个声音。

圭子猛一回头，只见和哉正拼命地向她跑来。

“爸爸，你不要过来！”圭子叫道。

“快下来！你是要杀了我吗！”和哉停下脚步，叫道，“你……你死了，我要为谁而工作啊！”

圭子的眼眶溢出泪水。

福尔摩斯慢慢走到圭子的脚下，短促地“喵”了一声。圭子俯视着

她，破涕为笑。

她从城墙上下来，向父亲缓缓走去。

尾声

“承蒙你们照顾了。”智美说道。

客厅里洋溢着平和的气氛。圭子与和哉应该正在房间里交谈，大概是第一次以父女的身份在对话。

“不客气，”晴美说道，“话说回来，在杜塞尔多夫的宾馆里，是不是遇上了认识你的人？”

“嗯，是以前的朋友。她看见我惊讶得差点叫出声，我及时向她使了个眼色，顺利地蒙混了过去。”

“啊，就是那时候捡到我房间钥匙的人吧？”片山点了点头。

“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借故向柜台要了你的钥匙溜进去调查了一下。事后她向我道歉了。”

“还真是鲁莽。”片山苦笑道。

“不过智美却很靠谱，”英哉端着酒杯，说道，“她连内裤都是托公司的人去买日本的特价货。”

“老公，快别说了。”智美羞红了脸。

“哦，是主塔的那间卧室啊，”晴美说道，“但为什么看上去像是被用过的呢？”

“并没有用过，我习惯买回来新衣服后先洗一下。”

“什么啊，”晴美笑道，“知道真相后感觉没什么大不了嘛。”

“片山先生，你们接下来准备去哪里？”

“我们想去维也纳逛逛。”

“啊！那让我做你们的向导吧！”智美说道。

“可是必须先想办法离开这座城堡，”片山环视了一下客厅，说道，“哪里都没有出口啊！”

“对了。”英哉说道。

说着，他走到橱柜边上，取出钥匙，打开柜门。

“请使用电话。”

只见一台崭新的电话机端端正正地摆在柜中。

[1]德国巴伐利亚小镇。

[2]浪漫之路是旅游公司在1950年代创造的一个名词，用来描述德国南部从维尔茨堡到菲森的旅游路线，全长约350公里，沿途文化景观丰富多彩。

[3]本丸和天守阁都是日本建筑用语，本丸有主城、最后之城的意思。天守阁是城堡的中心建筑，有坚固的防御设施。

[4]金太郎：一日本模仿女子组合AKB48的搞笑艺人。

[5]德语，爱。

[6]德语，谢谢。

[7]中世纪晚期，基督教猎杀近10万‘巫师’，其中近80%为女性。猎杀持续近300年，为女巫猎杀的爆发期。



[日]

赤川次郎

成洁
——
译

独一无二的猫侦探
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

顶着别人的身份就能为所欲为？
揭露富豪阶层的畸形游戏

猫，真的能看穿一切！

“三色猫福、片山兄妹……不仅仅是我的造物，多年来，读者已把他们当作家人般亲近。”

—— 赤川次郎

版权信息

冒牌屋

作者：（日）赤川次郎

译者：成洁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总序](#)

[序曲](#)

[第一章 骚乱之夜](#)

[第二章 迷路的收获](#)

[第三章 晴美，模特儿！](#)

[第四章 双重身份](#)

总序

三色猫探案系列：一个温情的故事世界

赤川次郎

从“三色猫探案”首次与读者见面，到今天已经有三十六个年头了。三十六年，差不多是普通猫咪寿命的两倍。

“把小猫设定为侦探”这一想法的诞生纯属偶然。拿到“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的第二年，出版社向我约稿写一部长篇推理小说。我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如何塑造新奇有趣的主人公，因为在“搞笑风推理”的大框架中，侦探的形象写来写去好像只有那么几种。

而就在这时，家里养了十五年的三色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只小猫早已成为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而且，这十几年是我家生活最为艰辛的一段时期，正是这只三色猫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当我正式出道，家里生活终于有所改善之时，三色猫就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了报答小猫多年以来的陪伴，我决定让它在我的作品中复活。于是，在《推理》中，与我家小猫形态、毛色如出一辙的“猫侦探”从此登场。

不过，那时我并未打算写成系列。没想到此书一经出版好评如潮，结果我又写出了第二部、第三部……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间这个系列已迎来了第五十部作品。原本我希望通过创作小说向我家三色猫报恩，结果它又以几十倍的恩情回馈了我。

三色猫福尔摩斯、片山兄妹、石津刑警，这些角色不仅仅是我的造物，多年来，广大读者已把他们当作家人一般亲近与喜爱。因此，我会一直把这个系列写下去。

中国出版界很早之前就引进了这套作品的若干部，不知道猫这种生物在日本人和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不是有很多共通之处呢？

无论如何，这个系列被翻译成中文，并被广泛阅读，这对于作者来

说，实在是无上的荣幸。

曾经有一名小学生读者看了“三色猫探案”系列后对我说：“原来坏人也是有故事的啊。”在我的书里，猫侦探也好，片山刑警也好，他们都不是对罪犯一味穷追猛打的那种主人公。有些人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犯下罪行，对于他们，我书中的侦探们在彻查真相的同时，也总是怀有同情之心。

也许现实世界比小说残酷许多，但我衷心期待大家在阅读“三色猫探案”系列时能够暂时忘却现实，在这个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中得到治愈和救赎。

猫侦探也是这样希望.....的吧。

序曲

“没人明白啊！”

这是每当夜深人静疲劳侵袭时，山崎芳子必定会发出的一句牢骚。

说起发牢骚的缘由，一半是为了让人听见，另一半则只是为了把牢骚说出来，所以听到牢骚的人，并不会皱起眉不高兴，更不会放在心上。

何况山崎芳子的牢骚并不是针对和她一起工作的护士们。她所谓的“没人”指的是自己的家人和亲戚等。

像这样一年到头反反复复的上夜班，身体被搞垮的同事着实不在少数。对于这些，其实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大家一见到护士就会说：‘啊，护士啊，一定挣不少钱吧！’要真有那么容易，你倒是来做做看啊！”

“说的是啊。”

接话的是位性格温顺的同事，佐佐木圭子。

“来干三天——不用，一天就够了。你以为值夜班就是倒过来睡睡觉啊？根本不明白我们有多辛苦！”

“行了行了，903号房叫我了。唉，又是那位大叔，上次抱怨太热，这回又嫌太冷，说什么‘你们是不想让我活了啊？’要真有那心，谁还管你啊。”

看着快步冲向走廊的佐佐木圭子，山崎芳子打了个哈欠。

深夜两点——在医院这种地方，昼与夜的概念既有不同也有重叠，很是诡异。对于刚入院的患者，最令他们困扰的，便是这里的作息时间区别于日常生活。

然而在山崎芳子看来，患者每日的作息至少还有规律可循，倒是这里的护士们，隔三差五轮一回夜班，体内的生物钟长期处于紊乱状态，这样一来，身体不出异样反倒奇怪。

说起来，山崎芳子也干了六年护士。即便是再强壮的身体，也到出状况的时候了……

循着一阵拖鞋声望去，山崎芳子瞧见值班医生正进来。

“护士，”医生的声音里透着倦意，“发生了交通事故。救护车正往这里赶，估计五分钟后到。”

“知道了，医生。”

还没等大脑做出思考，山崎芳子的手脚就已经在经验的指挥下开始行动了。

十分钟后，救护车到了。

“这里，这里！”

车上的急救队员向医生举手示意道：“人已经不行了，呼吸快没了。”

“被车撞的？”

“看样子是的，一个人在大街上晃悠，可能是喝醉了吧。肇事车已经溜了……”

“哦，是这样啊。”

“你看他还这么年轻——顶多三十五六。身上也没有身份证件，真叫人头疼啊……”

“会不会是流浪汉？”

“看打扮倒不像。”

说话间，山崎芳子瞧见了从救护车上抬下来的男子——那脸色，确

实可以说没有希望。

身上没有身份证件.....

“应该是伤到五脏六腑了，”医生说，“总之先送去开刀吧，快进手术室！”

三十五六岁——一个不该死亡的年纪。

是的。或许正巧合适。

“喂——”

“谁啊？这种时候打电话来。”

电话那头显得不怎么愉快。

“我是山崎芳子。不好意思，这么晚打给你.....”

“哦！是你啊！哎呀呀，没想到没想到.....有事吗？”

“是这样，今天夜里有个男的被车撞了，身份不清楚。”

“哦？”

对方的声音一下子紧张起来。

“大概三十五六岁的样子，很普通的上班族。应该是在住家附近被撞的吧。”

“是嘛，那照你看？”

“我认为正好符合你的要求。”

“好！”

电话那头似乎完全清醒了。“我去调查调查。事发地点在哪儿？”

“呃，只是……”

“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不妥？”

山崎芳子留意了一下周围，压低声音说：“只是，人还没有死。”随即又连忙补充道：“不过，肯定是挨不到早晨。即便是现在恐怕都……”

“行了，我知道了，”对方急忙打断了她，“我先去调查看看，毕竟越早行动越好。”

“说的也是，”山崎芳子松了口气，“那我把地址告诉你。”

“你说吧，纸笔我都准备好了。”

山崎芳子只说了一遍，对方没有叫她重复。

“行，我记下了。谢谢你来通知我。”

“不用谢。”

“等那男人死了，你再联系我。”

“好。”

还没等她把“好”字说完，对方就已经挂断了电话。“真是个急性子。”山崎芳子边嘟囔边把听筒放了回去。

“呀……我怎么睡着了。”

梅原伸子迷迷糊糊地嘟囔道。

此刻的她仍处于半睡眠状态——本来是陪着女儿荣子睡觉的，没承想自己竟睡着了。

梅原伸子缓缓坐起身。因为有些贫血，她不能够一下子坐起来，就连这样缓慢的起身都会令她有些晕眩。

她望向窗户，心里一惊，窗帘背后，天已经亮了。

“哎呀……”

她站起来朝窗户走去——由于住的是间狭小的公寓房，说穿了也就两三步的距离。

稍稍拉开窗帘一看，外头早已是明晃晃的。

“都早上了……唉，真是。”

伸子边自言自语边走向隔壁十平方米的房间。当她看见被子里空无一人时，不禁感到奇怪：

“老公——老公？”

她看看厨房，没有人。

“他上哪儿去了？”伸子又找了找逼仄狭窄的厕所、浴室，最后不得不断定丈夫真的不在家。

说起来，玄关那儿也没见着他的凉鞋。

“那个家伙，又来了！”

这回伸子来气了，可能是几番找寻后整个人终于清醒过来的缘故。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丈夫深夜外出，醉酒不归，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回来，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三次了，今天恐怕又要重演。

“这一回绝不让你进家门！”正在气头上的伸子愤愤地想。

丈夫名叫梅原重行，今年刚刚三十五岁，和三十一岁的伸子相比，两人的岁数差得并不多，可楼里的邻居却常问她：

“你家先生大你好多吧？”

原来，梅原喜好深夜饮酒，曾几度喝坏身体，单从外表看，怎么都像四十五六的模样。

由于饮酒过度，他平时脸色欠佳，皮肤没有光泽，干巴巴的，胃也一直不好，常拿妻子撒气，所以伸子对酒恨之入骨。

本来嘛，不对的并非酒，而是喝酒的人，所以伸子对自己的丈夫亦心怀不满，无奈娘家在北海道，与兄嫂又处得不好，有家难回，只得委屈地留在这里继续凑合。

生气也没有办法呀。

伸子边揉捏着酸疼的脖子，边去烧开水。不喝一杯浓茶振奋振奋精神，连做早饭都提不起劲儿来。

只是——早饭做完后，丈夫会回来吃吗？

通常情况下，非要等到中午，丈夫才会板着一张脸出现。这时候倘若稍稍埋怨两句，便会立即遭到丈夫的咆哮。尽管他也明白错的是自己，但就是管不住这爆竹般的脾气。

梅原也曾尝试过戒酒，那是在女儿荣子刚出生的时候。可惜只坚持了一个星期就撑不下去了。

他原本在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上班，后来因为酒后失态和一点就爆的脾气，两度更换了工作。当然，收入也跟着缩了水。

再过两年，荣子就要上学了。伸子想搬去好点儿的地方住，但苦于没有积蓄。以现在的状态来看，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

煮开了水，抿一口浓茶。“要是他能赶在上班前回来就好了。”伸子想。否则一过九点，自己又得打电话去办公室请假，现在连编借口都成为一件苦差事……

正在这时，玄关的门铃响了。

回来了！伸子应声而起。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此刻的她已忘了生气。

“你回来了——”打开门，面前站着一位素昧平生的男人。伸子不由得愣住了。

虽说是早上，但也才八点钟光景，这种时候来的会是谁呢？

“冒昧打扰了，”男人开口道，“您是梅原太太吧？”

“是的。那个……他现在不在家。”

“我知道。”

门外这位身着名贵西装的男人大约三十五六岁——与梅原的岁数相仿，但看上去年轻多了。

“我来找您是有些话要说，关于您的丈夫，”男人顿了顿，“能进去吗？”

伸子听他这么一说，不好拒绝，便请他进了屋，慌手慌脚又是搬椅子又是泡茶。

“您别张罗了，”男人平静地说道，“您也坐吧。”

于是伸子在离他不远处坐下了——这男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不安的情绪浮上她的心头。

“该不会是来要高利贷的吧？”她脑海里猛地闪出这么个念头。听说最近地痞流氓穿得都很气派。“难道丈夫真向人借了钱？万一他把家里的东西搬走可怎么办？”

只见那男人丝毫没有察觉到伸子的胡思乱想，他边喝茶，边打量着房间——“他果真是在估算家具的价钱！”伸子的内心愈发不安，“但只有这些破烂货，值不了几个钱啊。”

难不成——他想用我来偿还？太可怕了！

“突然到访让您受惊了，”男人放下茶杯说道，“实不相瞒，您丈夫昨晚遇到起车祸。”

“车祸……”

男人的话让伸子一下子措手不及。

“他被车撞了。之前像是喝了不少酒。”

男人的表述让人摸不着要领。

“那么，然后——去医院了吗？”

“救护车送去的。但是刚刚去世了。”男人毫无忌讳地说道。

“去世了……”

“请您节哀。”

但他的脸上丝毫没有同情。而伸子竟然对这陌生男人的话深信不疑。

“怎……怎么会这样……快，快……医院在哪儿？”

男人没有作答，反倒又喝起茶来。“您也不容易啊。”

“啊？”

“日子过得不轻松吧？现在经济不景气。”

“呃……那倒是……”

“您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儿，快上学了。”

“那往后就更吃力了，单教育费就够您受的。”

这会儿，伸子才反应过来：“冒昧问一句，请问您是——”

“我有事相求，所以才登门拜访的。”

“可我老公已经死了，还能有什么事？”

“您的丈夫已经去世了，这千真万确。就算您赶到那里，他也不会活过来。所以不妨听我把话说完。”

“可我总得通知家里人料理后事吧。”

“不，不忙。我来就是想请您装作不知道您丈夫去世的事。”

伸子惊讶地瞪圆了眼睛：“你的意思是……”

“您的丈夫——叫梅原重行，对吧？您就当梅原先生某日突然失踪了，从此没了音讯。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每年起码有上千人人间蒸发。”

“人间蒸发……”

“您丈夫去世的时候，身上没有一件能表明身份的东西，”男人继续说道，“我也是几经周折才摸到这里。而在医院里，您丈夫依然身份不明。”

“然后呢？你要我怎么做？”

“我是想，就维持这‘身份不明’的状态。至于您，权当他离家出走了。”

伸子听得一头雾水，想生气都生不了。“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这样吧，”男人点点头，“我们换一种说法。请把您的丈夫卖给我。”

“你要我老公的尸体？”在伸子看来，这男人就如同弗兰肯斯坦博士的亲戚一般。

“不，不，您误会了，”男人微笑道，“我是指您丈夫的姓名和过去全部的经历。”

伸子仍没有明白，话语中透露出几分胆怯。“那之后你打算做什么？”

“您只管卖给我就行了。我可以保证，不会给您添任何麻烦。”

伸子咳嗽了几声：“你是要我作为家属不去医院认领我丈夫？”

“正是！梅原太太，您可太聪明了！”

伸子依旧如坠云雾中。

“可这样一来，岂不就拿不到我老公的保险金了？这叫我娘儿俩怎么活？”

“所以我说，卖给我，”男人说道，“我会付钱给您。”

伸子犹豫了——得知丈夫死讯的瞬间，她没有特别悲伤。对于丈夫的爱，或许日后会令她流下思念的泪水，但绝非哭天抢地的痛。

丈夫虽然死了，但伸子和荣子还活着。两者相较，自然应当生者优先。

何况丈夫的人寿保险早已因停付保险费而失效，倘若这个男人真能拿出一笔像样的钱……

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伸子完全没有头绪，不过既然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给自己添麻烦……至少目前看来，他还是挺绅士的。

“嗯……”伸子开口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那您同意吗？”

伸子缓缓地点了点头：“虽然有些对不住我老公，但为了女儿，不能没有钱。”

“那是当然。”

“你打算出多少——”

“现在银行还没有营业，等开门后我便取现金来。三千万，您看如何？”

伸子愣了好一会儿才听见——不，是听懂男人的话。

“三千……万！”

“怎么样？”

只见伸子瞪大了眼睛，猛一点头。“成交！”

男人扬起了嘴角。

这时，从里屋传来荣子的叫声。看见伸子仍恍惚地待在原地，一动不动，男人忍不住提醒：

“您不去看看吗？”

伸子这才回过神，慌忙向里屋飞奔而去。

第一章 骚乱之夜

1

“夜晚真安静哪！”一个男人打破沉默。

如此没话找话般的感慨还是不说为妙。此刻，庭院四周的确寂静得仿佛能听见树梢之间的窃窃私语，但此情此景，身处其中的这对男女还是心照不宣的好。

罢了罢了，这么挑他毛病，男人也怪可怜的，叫人心生同情。

“是挺安静的。”女人傻乎乎地回应道。

“周围真黑呀！”男人又说道。

“因为是晚上嘛。”这回女人的语气里添了几分同情。

两人正漫步的庭院里矗立着被修剪成几何形状的灌木丛，竟有真人般高，宛如巨型迷宫向左右蜿蜒着，圈住了位于中央的圆形喷水池。庭院之大，足以容纳大人玩捉迷藏。

“德国的夜晚也很黑啊！”

男人这话令女人分不清他究竟是开玩笑还是认真，于是她抬头看看男人的脸。一副玩笑的表情。

“可你看……”突然男人大声说道，“月亮竟然离我们这么近！”声音如同立体声的音量钮突然坏了似的失去控制。

“别这么大声，石津，”片山晴美阻拦道，“还有，那不是月亮，是水银灯。”所以看起来近嘛。

“啊，原来是这样，呵呵！我说呢，怎么看上去像是有三四个月亮似的。”

石津是东京目黑警署的刑警。个子虽高大，但胆子很小（尤其在晴美面前），脾气温顺，四肢发达，还有“妻管严”的各种典型特征。

这位石津先生现在之所以这么紧张，全因和心仪的对象——片山晴美小姐两人单独相处的缘故。加上时间已过深夜十一点，地点又是在异国的庭院里，周围供人休憩的长椅上没有东京公园里那些挤成一团卿卿我我的情侣，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笼罩着浪漫的氛围。

“啊，终于到了！”石津吁了一口气道。

两人终于来到了位于庭院中央的喷水池旁——其实从一开始，即石津踏入庭院后不久便迷了路，一路上忐忑不安，担心能不能找到。

“可惜没有水。”晴美望着水池——水池直径大约有五米——中央沐浴在银白色灯光下沉思的维纳斯雕像说道。

“说的正是，太不像话了！走，去找经理抗议！”

“别闹了，我就随口一说，又没想怎样。大概只是现在缺水吧。”晴美慌忙阻拦道。

这个石津，凡是晴美说的，什么都当真。

“我们坐一会儿吧。”晴美提议，随后在路边的石板凳上坐下。

“啊，小心脏，晴美小姐。不如拿我的手帕垫一垫。”

“恐怕你的——没事，我没那么讲究，又没穿晚礼服。”

晴美原本想说“恐怕你的手帕更脏吧”，话到嘴边又改口。这姑娘，生性倔强，看事物的角度有些拧巴，难怪哥哥片山义太郎常数落她：“你要是再不乖一点，就嫁不出去了！”但晴美现在并不急着嫁人，于是在心里反驳：“这样反倒好。”

所以不难想象，这次的德国之行并非她与石津二人的婚前旅行，而是加上片山义太郎以及一只三色猫的四人组合。

“德国这地方，人真少啊。”石津这一次好不容易发出一句像样的感叹。

“是日本人太多了吧？挤得连气都透不过来。”

“那我们索性在德国定居，怎样？”

“不会吧？”晴美扑哧一声笑了，“石津，你会讲德语吗？”

“这……这个……”石津一下子结巴了，“要是你肯留下来，德语也好，蒙古语也好，我都愿意学。”

“那我可全靠你喽？”晴美用略带嘲弄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真的吗？”石津兴奋得猛一挺胸膛——真是个天真、单纯的人。

“行啦，别挺了，小心从后头翻下去。”晴美无奈地笑道。随后她望向来的方向——古宅。

“对了，你说我哥正在做什么？”

“估计趁着晚上开溜了吧。”

“开溜？从酒店溜出来能去哪儿？语言又不通。”

“那么大概还在酒店里一个人憋着。”

“我就知道！在外国他连一个人走走的胆量都没有。”可怜的哥哥，完全被鄙视了。

古宅酒店——是一座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公馆改建而成的具备现代设施的古朴酒店，在想要赏玩欧洲风情的外国游客，特别是日本年轻女性之中颇受欢迎。

公馆最初建造时并非作为酒店用，所以区别于美式高层酒店，里面的房间数量少。但布置得精巧雅致，别有一番贵族气息。

一行人刚到这里时，晴美惊喜得连连拍手叫好；石津嘛，只要晴美在身边，即使去住爱斯基摩人的帐篷也会满意；还有三色猫福尔摩斯也高兴得直拍爪——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也没发出不满的叫声。

“不要！坚决不要！”

唯一反对的就是片山义太郎。

“我理解哥哥的心情，”晴美笑咪咪地说，“因为受够了‘宅子’吧？”

就在他们来古宅酒店的路上，途经另一座老宅，片山曾在那里被卷入一起杀人案，吃了大苦头，所以片山才信誓旦旦地说再也不要住宅子了。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刑警，片山平时就与杀人案有缘分。这一次难得有机会离开日本，大老远地跑来德国，倘若再碰上杀人案件，一路的辛苦就白费了。

所以，虽然与杀人案件“缘分深厚”，但片山可不想因这“孽缘”毁了这趟德国之旅，糟蹋在与杀人犯的周旋中。

“又不是每栋宅子都会发生杀人事件。”石津一本正经地说。

“是呀，名字叫‘古宅’，但毕竟是酒店，又没有与世隔绝，即便发生了什么，请德国警察来不就好了。”

“你说德国警察的工资也像日本警察那么低吗？”石津这回绕到了现实问题上。

“谁知道呢。不过我同男生交往的时候，从不看重他的工资。”

“真……真的吗？”顿时，石津的眼里闪出了光芒。

“当然，一分钱没有肯定不行，但工资低有工资低的过法嘛。”

“说得太好了！工资高低和人品好坏完全没关系！”

“石津，别这么大声……”

“不好意思，太激动了，没控制住……但刚才听了晴美小姐的一番话，我觉得这趟德国之行太值了！”

晴美莞尔一笑——虽然目前晴美并没有结婚的打算，但对石津倒不反感。她知道石津喜欢自己，人品也好，尽管有时太好了反而显得傻乎乎的，但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晴美毕竟是女孩子，和暴力的杀人案件相比，自然憧憬爱情——虽然偶尔情况也会相反——此刻的她，在异国庭院宁静气氛的感染下，竟被石津饱含真情的——哦不，应该是掏心掏肺的言行打动了。若换作平时，相互间的玩笑和捉弄才是晴美表达亲昵的方式，但现在，她忽然想尝试更普通的做法。

“石津——”

谁料她刚一开口，石津便说：

“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道歉？”晴美心里咯噔了一下。

“没什么……我是怕刚才又冒犯了你。”

这话连晴美听了都为之一怔：莫非我是一直这么训石津的？这样下去，哪里还能成情侣？分明就是学校的老师嘛！我可不想这样，我也有女人温柔的一面。

“不是，”晴美小心地用温和的语气说道，“我想说，如果你想亲我的话，我不介意……”

石津顿时如置身零下几十度的冰窖般浑身僵硬。“晴美小姐，这……这……”

“我是认真的，但如果你没这想法的话——”

“有！有！我这里要多少有多少！”

“那……”晴美笑着闭上了眼睛，轻轻仰起头，双唇微启。

只见石津紧张得宛如在颠簸不平的路上骑摩托，全身上下不住地颤抖。他伸手搂住晴美的腰，缓缓地将脸贴上去——咦？等等！接吻的话只要嘴对嘴不就行了吗？而不需要对鼻子、耳朵、眼睛、肚脐什么的？嗯，应该错不了。

那嘴巴降落的路线呢？会不会跑偏了落在别处？

于是石津怀着发射宇宙火箭般谨小慎微的态度让自己的嘴唇一点一点地接近晴美的……眼看就要迎来相遇的时刻了——

“啊——！”

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击碎了四周的静寂。

晴美啪地睁开眼，四处张望：“怎么回事？”

“叫声而已。”石津似乎达不到晴美那电视频道般的切换速度，行动语言仍带着僵硬。

“是呼救声！应该就在附近。”

“嗯，”石津点点头，但仍依依不舍，“可是没有晴美小姐离得近。”

“嘘——有脚步声。”

可惜四周与人等高的灌木丛把喷水池围得严严实实，根本分辨不出声音的确切位置。但在这堵“墙”对面，的确有哒哒哒的跑动声传来。

“大概是冲着酒店奔去了。”晴美站起身，朝声音消逝的方向眺望。

那就是发出呼救的人吗？但在晴美听来脚步声像是男人的，虽然她也不是非常肯定。

倘若她的感觉正确，那么呼救的女人呢？她又在哪儿？

忽然，石津在晴美背后冷不丁哇的一声大叫，这回轮到晴美“啊——”地跳起来，

“你干什么呀？石津！”

但当她转过身，就全都明白了。

只见银白色的水银灯下，照出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子，露肩、低胸，本该是礼服打扮——但眼前的长裙已面目全非，一条条一块块，破损得不成样子。

这女子应该是日本人。晴美记得在酒店大堂见过她，当时她穿着整齐干练的套装，梳一头柔顺的大波浪。

而现在，难怪石津见了会大叫起来——抛开蓬乱的头发不说，裸露的手臂和肩膀上到处是被利物割开的伤口，仔细看裙子破损处，还沾着星星点点的血迹。

石津和晴美都被这情景惊呆了——眼看着那女子向前摇晃了两三步，一头栽倒在地上。

“你没事吧？”晴美急忙跑上前去，“石津，快，快来帮忙！”

“嗯，”石津慌慌张张地抱起女子，方寸大乱，“怎……怎么办？要不要扔池子里去？”

“瞎说什么呢！送回酒店，快！”晴美大声呵斥道。唉，一不小心又暴露了平常的样子……

“我不是说过了嘛，送往其他酒店！”片山义太郎虽然料到妹妹定会回击，但仍把话说了出来。

果然，晴美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她都昏过去了，你还好意思说这种话！”

“喵——呜！”

发出这声音的，自然不是石津，而是在女子昏睡的沙发旁盘坐的福尔摩斯。

“怎么，连你也要帮晴美？”片山不乐意地抱起胳膊。

这里是酒店的休息室——是间宽敞的客厅，内有大理石壁炉、真皮老式沙发、精致的家具，配以古朴的油画及吊灯，营造出美术馆般的典雅气息。

若是一般的酒店，既已有了大堂，这样的房间便会作宴会厅或派别的用处了，而这座古宅由于地处偏僻，集会少之又少，于是客人们渐渐把这里当成了看书、闲聊的地方。

所以石津和晴美把那女子抬来了这里。

“她怎么样了？”

推门进来的是这家酒店的经理，贞子·格林。身为日本人的她嫁了一个德国丈夫，管理这家酒店倒再合适不过。当初安排片山他们旅行的人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她既会说日语，又是女性，有什么事商量起来也方便。

今年四十七八岁的贞子·格林，干起活来却如同年轻人般手脚麻利，她时常穿梭于酒店，熟练地调度德国服务员。晴美每次见了都会由衷地赞叹“好美啊”！因为她总是一身简约又便于活动的西装，加上细长的体型，给人一种不论什么事都能当即妥善处理的印象，但又不会令人觉得冷峻严肃，难以接近。客人一遇到难事就会找她来帮忙，或许便是对她最好的褒奖。

“好像只是昏过去了，”晴美试了试女子的额头，“没有发烧。表面看来只是些皮外伤。”

“我已经叫了医生，”贞子·格林朝沙发欠欠身，“他们离这儿不远，应该很快便到……”

由于贞子的出现，晴美安心多了。她走向哥哥：

“刚才你上哪儿了？”

“怎么啦？”

“要是你在，说不定坏人已经被抓住了。”

“你要知道，咱们千里迢迢来德国，不是为了抓坏人。”

“你的意思是，即使有女生在眼前遇害，你也撒手不管吗？”

晴美在这种时候——哦不，即使平常看，也并非一个讲道理的人，她擅长用一堆歪理来刁难哥哥。片山心里清楚，这时与妹妹争辩是行不通的，于是他耸耸肩。

“那么刚才你在休息室吗？”晴美追问。

“算是吧，中间回了趟房间，太无聊又下来了。”

瘦高个、溜肩膀的片山长着一张娃娃脸，倒也不难看。面对下榻酒店里的日本年轻女孩们，单身的片山多少打过小算盘，也尝试邀请对方去酒店的吧台，但从来没有得手过。

一方面是片山压根儿碰不得酒，而如今的女孩子个个能喝得很，片山拿苹果汁相陪，自然不受待见。

另一方面，片山在工作时虽能与女性侃侃而谈，但到了私底下，那些夸赞对方“漂亮”“可爱”的甜言蜜语足以憋得他满面通红、舌头打结、直冒冷汗……他并不是厌恶女性，而是实在太过紧张。所以在异国他乡邂逅一段罗曼蒂克的恋情对片山来讲比处理一起杀人案还困难。

“在我们把她抬进来之前，可曾见到什么人跑进来？”晴美问，因为这间休息室的阳台连着一段石阶，直通外面的庭院。

“没注意，”片山摇摇头，“好像一直有人进进出出……实际上我刚才在沙发上睡着了，呵呵！”

“真是的，一点儿用也没有！”晴美失望地埋怨，又朝昏迷的女子走去。

片山悻悻地在沙发另一头坐下。不经意间，福尔摩斯蹲坐在了他跟前，昂着头，用“对你无话可说”般的眼神瞅着他。

“怎么，连你也看不起我？我当时哪能知道庭院里会发生事故！”

福尔摩斯不为所动，忽然两眼一闭，“啊——”打了个大哈欠。

“这事儿可真够呛的。”

这时，石津进来了，注意到福尔摩斯后一愣：“哟，你也在啊。”

只见福尔摩斯轻盈地跳到片山身旁，盘成一个圆乎乎的毛球，嵌在了片山的腰窝里。

石津稍稍松了一口气，在对面坐下。别看他个子高大，却一见猫就发怵。

“依你看，是怎么回事？”石津问。

片山一脸茫然地耸耸肩。“大概和恋人吵架了吧。”

“那也吵得忒厉害了，跟双人摔跤似的。”

“你指那条被扯破的裙子？”

“只可惜啊，当时就差了一点点。”石津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不无惋惜地感叹道。

“什么‘一点点’？”

“就是和晴美小姐接……”话到一半，石津猛地止住了，一咽唾沫，“接……接……接力爬树啊，还差一点就到树顶了！”

片山听得直眨眼，完全搞不懂这家伙在说什么。

正在这时，沙发那头传来一声呻吟，昏迷的女子醒了。

“你醒啦，感觉怎么样？”晴美见状立即关切地问。

女子睁开眼，疑惑地看看晴美，又看看贞子。

“您是山边美知子小姐吧？”贞子说，“已经没事了，您不用怕。”

贞子居然能准确地记住客人的名字！

“我……”年轻女子沙哑地呢喃道。

“医生就快来了。”贞子沉稳、镇定的声音总能让人感到安慰。

“我……为什么……好痛！”刚一动弹，那名叫山边美知子的女子便疼得连连皱眉。

“别动，就躺着吧。是不是其他部位还有伤？”晴美问。虽然目所能及的伤应该并无大碍，但她担心会不会还有别的。

紧闭的双唇、俊俏的面庞——山边美知子看起来顶多二十二三岁的

模样。在庭院里初见她时，由于穿着礼服的关系，给人感觉成熟些。

山边美知子没有理会晴美的问话，像在找寻什么东西似的扭转着脖子，左右巡视。突然，她脸色大变，身体蜷缩成一团，两手捂紧了嘴巴。

“你怎么啦？”晴美问，“没事吧？这是怎么了？”

“啊，我——啊！”一声仿佛喉咙撕裂般的尖叫从她指缝间迸出。她一把抓住贞子的手臂。“回房间——回房间，快！”

“回房间？可医生马上就……”贞子迟疑了，“你冷静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洗澡——”

“啊？”

“我要洗澡！现在就要，快带我去！”美知子厉声喊道。

几秒钟的停顿后，贞子俨然恢复了专业的表情：

“我知道了。我的房间就在隔壁，请去我那儿吧。”说着，她扶起山边美知子走出了休息室。

晴美站在原地，目送二人离开。恍惚间，他听到脚下喵呜一声，这才回过神来。

“福尔摩斯……真是可怜人。”晴美蹲下身，抚摸着福尔摩斯的脊背说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片山靠过来，一脸的莫名其妙，“好端端地突然说什么要洗澡……”

石津也走了过来：“是不是长了虱子？”

“你们两个，一点儿都不了解女人！”晴美一把抱过福尔摩斯，起身斥责道。

“喂，你又怎么啦？别生气嘛，说说是怎么回事。”

晴美抱着福尔摩斯，缓步走向连接阳台的法式落地窗，透过窗玻璃反射出的白色影像眺望着漆黑的庭院。

“她被人侵犯了。”晴美淡淡地说。

“这我知道——”片山突然反应过来，欲言又止，“哦，原来她要洗澡是因为……”

“她被男人侵犯了——可怜啊，苏醒后不久又想起了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不顾一切地想要把记忆洗刷掉……”

片山点点头：“是啊，太过分了。”

石津这才恍然大悟：“可恶的家伙！”只见他气得满脸通红，“一定要宰了他！”

“现在的问题是，她当时有没有看清那男人的长相？”晴美分析道。

“要是没看见就难办了，”话音刚落，片山猛地想起一件事，“对了，她现在洗了澡，那么犯人留下的证据不就……”

“这一点我刚才也想到了。”

“那你干吗不阻止她？”

“因为考虑到她的感受，让她就那副样子配合调查，我说不出口。”

“是啊……”

片山表示同意。然而万一她没看清犯人的长相，对方又誓死抵赖，没有确凿的证据，想实施抓捕可不是一件易事。

啊，对了！片山脑筋一转——这里又不是东京。

嗨！那我还瞎操什么心？反正在这酒店也就停留三两天的工夫。

尽管有些不近人情，但这么一想，片山心里着实松了一口气——我

可不想再卷入什么奇怪的案件了。

“我记得那个山边美知子来的时候，还有其他几名同伴，”晴美说，“不知道她们几个在哪儿，得去通知她们……”

“你就别多管闲事了，”片山皱起眉头，“虽然我也很同情她的遭遇，但你别忘了我们来这儿只是旅行。”

“我知道，”晴美噘着嘴白了哥哥一眼，“看吧，福尔摩斯，就是因为他这么冷漠，才没有女孩子喜欢。”说着便搂着福尔摩斯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片山无奈地叹口气，转身望向窗外。

大约十分钟后，山边美知子回来了，身后跟着贞子。只见她披着贞子的长袍，脸色比刚才好多了。

“你没事了吧？”晴美起身相迎道。

“嗯……不好意思，让你们担心了。”山边美知子冲晴美不好意思地鞠了一躬。

“别客气。来，来，这儿坐——之前发生的事，其实我们也猜到了几分……你还记得对方的长相吗？”

山边美知子坐下后，叹了口气。“当时光线太暗，而且我又怕得要命……”

“明白了，”晴美点点头，“放心吧，和我一起来的人是刑警。”

“刑警？”山边美知子吃惊地抬起头。

“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他们一个是我哥，另一个是我男朋友，我们来旅行，碰巧路过这儿。所以如果你有什么线索，不妨……”

“喂，晴美！”片山快步上来插嘴道，“剩下的事还是交给这里的警察吧。”

“你吵死了！”晴美扭头狠狠地瞪了哥哥一眼，“喏，这家伙就是我

哥。你别看他这副德性，他还真是个警察。”这表达可够别扭的！

这时，晴美发现山边美知子忽然双目圆睁，直勾勾地盯着什么。顺着她的目光，晴美怎么看都觉得她像是在盯着片山。对面的片山则一脸无辜地眨巴着眼睛。于是晴美顿了顿，继续说道：

“嗯——我哥叫片山义太郎，是东京警视厅搜查一课的……”

“是他……”山边美知子突然颤抖地说道。

“啊？”

“就是他！”

“他怎么了？”

“是他，他袭击了我！”说着，山边美知子毫不犹豫地伸手一指——指尖前方直挺挺地站着的，是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片山……

2

“石津——”晴美撒娇道。

“怎么啦？”

“咱们还是算了吧，”晴美垂头叹了口气，“有这么一个哥哥，怎么配得上像你这样的刑警呢？”

“别，别这么说，”跪坐在地上的石津赶忙膝行到晴美跟前，“哥哥是哥哥，晴美是晴美！哪怕片山是杀人犯也好、强奸犯也好、偷盗也好、逃票也好……”

“真的吗？”晴美高兴地回应道，“不过在此之前……”

“怎么？”

“还是先把哥哥干掉吧。”

石津十分配合地扭头望向片山。

“你们俩闹够了没有？”片山鼓着嘴，面露不悦，“现在可不是说相声的时候。”

“你肯定真没干？”

“难道你连哥哥都信不过？”

“我是相信哥哥的，”晴美说，“但我不信男人。”

“真是的，跟你说也是白搭！”

这是在酒店的房间。片山和石津二人同住一室。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因为古宅酒店的房间数量实在有限。不过房间内部倒是宽敞得很，床也很大，即便像石津这样的大块头也能睡得很舒展。

现在，加上晴美和福尔摩斯，所有人都到齐了。

“不过话说回来，”晴美又叹了口气，“警视厅的刑警强暴一个弱女子，说出去可真丢人。要是传到栗原的耳朵里……”

“我都说了那不是我干的！”

“你就别在这儿飞唾沫了，”晴美皱起眉头，“就算不是你干的，你也得有证据啊。”

“举证的责任在她那里好不好！再说，如果她真觉得是我，干吗不报警啊？”

“人家是女孩子嘛，”晴美抚摸着福尔摩斯的脑袋，“对吧，福尔摩斯？这里又是外国，去警局接受调查该有多害怕呀！”

“可这……这……”片山一时语塞——真想不通，平时一贯内敛羞涩的我竟然无故摊上了强暴女子的罪名。往后拿什么脸见人啊……

“假如不是片山干的……”石津刚一开口，便遭到片山的怒视，于是连忙补充道，“事实上也不是你干的，呵呵。为什么那个山边美知子会一口咬定是你呢？”

“我想到了几种可能，”晴美兴致勃勃地说，“一种是犯人长得和哥

哥极其相似，当时周围又黑，所以才弄错了。不过嘛——”她调皮地打量着哥哥，“能和哥哥长得像的人，应该不多。”

“你什么意思？”

“没意思，别瞎猜，”晴美笑嘻嘻地否认道，“另一种嘛，假如她知道另有其人，但仍然指认是你——这背后一定有原因。”

“那还用说。”

“等等，她该不会是想通过这件事让我们几个滞留下来吧？”

“对呀，会不会有什么企图？”

“你得了吧，对你有企图，一分钱的好处都不会有，”说到这里，晴美话锋一转，“如此看来，要么是认错了人，要么就真是你干的。”

“尽说风凉话！”片山闷闷不乐地一头倒在床上。

时间已接近零点。

虽然山边美知子当场指出犯人是片山，但事后拒不向警方报案，这令身为经理的贞子苦恼不已。权衡再三，大家决定今晚先回房休息，明天再细细讨论解决办法。

不过从贞子投向片山的目光看，她对山边美知子的话深信不疑，甚至还当面表态：“如果在这事儿了结前您退房，会让我们很难办的。”

所以片山此刻的处境不可谓不尴尬。

“算了算了，横竖今晚都不会有结论，”晴美站起身，“走，福尔摩斯，咱们睡觉去。”

福尔摩斯应声迈开步子，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

“没良心的家伙！”片山嘟囔道，“你忘了是谁拿薪水给你买粮食吃吗？”

说来也奇怪，若换作平时，福尔摩斯或多或少总会给晴美他们带来

些启发性的帮助，可这一次，它却完全没动静。晴美觉得，福尔摩斯可能知道些什么。这是一种不好的预感：之后还会有事发生。但会是什么呢？晴美也说不清楚……

只见福尔摩斯走了没几步，突然冲着房门喵呜了一声——屋外有人！

晴美立即悄悄挪到门缝边，竖起耳朵——因为是古宅，门上没安猫眼——随即又朝石津招手，示意他过来。

“来了来了，什么事？”

石津噤里啪啦的脚步声遭到了晴美呵斥的目光，吓得他不由得停住脚步。

晴美轻手轻脚地解开门锁，默数一、二、三后，猛地拉开房门。

“喵嗷——呜！”福尔摩斯欢快地叫了一声——是的，猫咪的叫声也有喜悦和悲伤之分。

然而整间屋子里，见到屋外的不速之客后依旧能保持镇定的，恐怕只有福尔摩斯，连一向大大咧咧的石津都“啊”的一声惊呆了。再看片山，虽不至于整个人哆哆嗦嗦脸色铁青，但也足足愣了一分钟才从嘴里挤出两个字：

“课长！”

是的，眼前站着的正是警视厅搜查一课课长，栗原警视。

“你们让我好找呀，”栗原若无其事地踱进屋，“来这家酒店太不容易了。刚才我在出租车上明明用德语说清了目的地，可那个司机根本听不懂。只怪自己碰上个不懂德语的司机啊。”

难道在德国还有不懂德语的司机？

“课长！你，你怎么来了？”晴美还没完全从惊讶中回过神来。

“嗯，有点急事儿。本想发电报，可又担心你们收不到，所以没打招呼就来了。”说着，栗原向屋内四周望了望，孩子气地比较起来。“这

房间虽然挺不错，不过我屋里多了些花，窗子也有两扇呢。”

“您是一个人来的？”片山问。

“嗯，我对老婆假装说是去亚马孙内陆，要是让她知道来德国，非得死缠烂打跟来不可。”栗原说罢，顺势靠在了床上。“床垫好像还是你们的好啊。”

“和这些小事比起来……”

“你们几个都住这房间？”

“没，没，我和福尔摩斯住隔壁，”晴美急忙撇清，“对了，课长，你见过这里的经理吗？”

“见了，女经理，一看就是个聪明人。”

“那她没跟你说什么吧？”

“说什么？”

“喂，晴美，”片山慌了，“课长一路旅途劳顿，你别一直说个没完。”

“对哦，我疏忽……”

“嗨，不碍事，在飞机上我睡够了，”栗原看起来的确精神不错，“我看楼下的酒吧还开着，要不咱们大伙儿喝一杯？”

“这……”

见片山面露难色，栗原不禁笑道：“你当我是来这儿玩的？”

“您刚才说有急事……那是——”

“是为了工作，和这家酒店有关。”

“和这家酒店？”晴美重复道。

“是的，想找你们帮个忙。”

片山和晴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猜不透栗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片山，这可如何是好？”一旁的石津开口道，“那件事情还没解决呢……”

“能不能都闭嘴！”

“什么‘那件事’？”

“啊，没事儿，课长，他们就随口一说——要不赶紧去酒吧喝杯大麦茶什么的？”

“德国的酒吧里有大麦茶？”晴美嘀咕着开了门。

孰料此时门外正站着一个人——山边美知子。只见她穿着一条得体的连衣裙，仿佛刚刚入住酒店，手里还提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

“晚上好！”山边美知子点头招呼道，“这里是片山义太郎的房间吧？”

“嗯，你怎么……”

“那打扰了。”

在众人的注视下，山边美知子竟旁若无人地走进房间，把行李箱往地上一放：“这房间比我那儿宽敞多了。对了，片山是一个人住吗？”

“不，和我一起。”石津答道。

“哦，那麻烦你换间房，行吗？”

“好的。”石津竟然顺从地答应了，还收拾起了行李。片山看不下去了：

“等……等一下！——喂，你到底来干吗？”

“哎呀呀，事到如今我只能这样了！”

“只能这样？……”

山边美知子点点头：“既然咱们俩的关系已经到了那种地步，我认为你有照顾我的义务。”

“可这……这……”当着栗原的面，片山极力试图搪塞过去，“明天，等明天咱们再细细商量，好不好？”

“不行，”山边美知子斩钉截铁地拒绝道，“从今晚起，我就是你的妻子！”

一句话令片山惊愕得脸色刷白，不明缘由的栗原则整个愣住。

望着房间里的一群人，福尔摩斯长长地打了个哈欠……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可真要恭喜你们了，”栗原手持酒杯说道，“来，来，为片山和美知子的美好未来干杯！”

大伙儿无不露出僵硬的笑容举起玻璃杯。唯独山边美知子宛如新婚娇妻般洋溢着羞怯、幸福的微笑。

“我说片山，我可没少为你这家伙操心啊，”来到酒吧，栗原即刻恢复了好心情，“你说你是不是差点儿就光棍一辈子了？身边这个姑娘再不好好珍惜的话，到四十岁还得单身，能每天夜里陪你的，只有老鼠啊、蟑螂啊之类。”酒刚下肚，栗原便无所顾忌地敞开说话。

由于片山生怕“强暴”一事被栗原知道，无奈之下，只好将山边美知子介绍成自己在旅行时一见钟情的恋人。

“接下来怎么打算？生孩子吗？”栗原一脸坏笑地问。片山连忙扯开话题：

“课长，您刚才说有工作上的事？”

“哦，对，对，差点忘了。”

真是个不靠谱的上司。

“你先回房间吧。”片山对山边美知子说。

一群人所在的酒吧位于酒店的地下仓库内。片山叫了果汁，福尔摩斯则要了牛奶，乖乖地在一旁舔着。

“我不能听吗？”山边美知子反问道。

“这是工作上的事。”

“无所谓，”美知子一摇头，“只是你们再点饮料的时候就没人帮忙喽。”

片山和晴美对视了片刻——是啊，美知子的德语十分流利，刚才的点单全是由她来翻译的。

“唉，不碍事，不碍事，就让她坐着嘛，”栗原打圆场道，“都快成片山太太了，坐着无妨。”

“哦……”片山不情愿地瞥了美知子一眼。

这个女人——片山心想——究竟是什么来头？

通常情况下，一个女孩家哪会主动跑来找强暴自己的男人，还非要当他老婆？而且片山与她萍水相逢，指认片山是强奸犯实在荒唐。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她为何要做此假证？又为何要找上门来？

这些举动与刚从昏迷中醒来时哭闹着要洗澡的她相比，简直判若两人。现在的美知子镇定大方，丝毫没有心虚的迹象，理好头发、收拾干净后更是出落得漂亮，只是她的好胜、她的固执、她对栗原说话的强烈好奇心……

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不用想了，不就是晴美嘛！

别开玩笑！片山猛一摇头——要是老婆和晴美一个脾气，我还结婚干吗！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老婆得自己选！

“哥——”晴美从旁戳戳片山，“一个人在那儿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啊，没什么。对了课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这样，”栗原将酒杯置于桌上，说道，“我收到消息，这家酒店里有‘幽灵’。”

“幽.....幽灵？”石津一愣，“你是指那种没有脚、嘴里喊着‘我冤枉啊’登场的幽灵？”

“以前的幽灵或许如此，”栗原乐了，“但现在的幽灵全是冲着钱来的。”

“一点儿也不浪漫。”晴美嘟嘴道。

“是啊，石津口中的幽灵可比现在的幽灵有趣多了。”

再怎么有趣，我一个也不想碰上——片山心想。

“课长，您说明白些，别绕弯子了。”

“哎哟，抱歉抱歉，”不过栗原的表情里丝毫没有歉意，依旧一脸坏笑，“最近啊，我一直在收音机里听円朝台播的奇闻逸事，听完了再睡觉，都成习惯了。这不，到点了。不好意思啊，吊大家胃口，剩下的我们明晚再聊。”

“别，别，您还是现在说了吧。”

“哈哈，好吧好吧。事情的起因大概要追溯到两周前，”栗原总算进入了正题，“有一个男人死了。”

“凶手呢？”晴美问。

“我可没说他是被人杀害的。”

“可.....”

“他死于一起意外，”栗原继续道，“从旅馆出来的时候被车撞了。旅馆嘛，就是那种情人旅店。当然了，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个女人。”

“那女人也死了吗？”

“没有。当时男人从停车场开车出来，女人站在旅馆门前等他。然后男人停下车，从车上下来，大概是为了帮女人开门吧，这时碰巧有辆卡车经过，于是男人就在女人眼前被车撞死了。”

“真惨哪！”晴美说道，“但也不能排除故意杀人的可能性。”

片山皱皱眉：“你这家伙，什么事都爱往杀人事件上扯，这个习惯可不好。”

“我哪有！那你说这案子怎么会和搜查一课有关系？”

“行啦行啦，”栗原制止道，“你说的很有道理。”

“你看吧！”晴美说。

“事后，卡车司机立即报了警，经调查没发现任何问题，只是一起单纯的事故。”

“听到没有？”片山说。

“那个女人因为不想有太多牵连，事发后就没了影儿——事情发展到这里，一切都还算正常吧？”

“您这话的意思是？”

“男人的身份很快查明了，叫梅原重行，无业，却经常开着高级轿车。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起事故经报纸刊登后没多久，警察局接到一通奇怪的匿名电话，说死者另有其人。”

“怎么回事？”

“大意是说死者应该叫楠本政夫，在某家公司里担任要职。”

“楠本政夫……”

“于是警方再度展开调查，的确是有一个名叫楠本的男人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便不明去向，家人已要求警方协助寻找下落。”

“那么遗体确认呢？”

“也是一致的。当楠本政夫的太太见到梅原重行的遗体时，立马斩钉截铁地说这肯定是她丈夫。”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晴美问。

片山低头想了想，忽然眼前一亮：“因为他有双重身份！”

“是的，他不仅冒用他人的姓名，更盗取了他人的全部经历背景，塑造了另一个自己。”

“为什么要这样做？”

“人嘛，谁没有些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栗原解释道，“但对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来说，有些事很难随心所欲，更别提那些不太正经的爱好了。”

“所以就假借别人的身份……”

“是的——对此我早有耳闻，只是一来没有具体的犯罪行为，二来其中当权者居多，所以没有人真正深入调查过。”

“我也听过些传闻，”片山说，“好像还有个团体。”

栗原点点头：“越是有钱人，越是有怪癖。他们集中起来，建立了一个俱乐部。”

“俱乐部？”

“起名为‘幽灵俱乐部’，意在每个人都以非自我的身份入会。我听说会员里头多是金融界的大腕儿，而且每次集会都在这家酒店。”

“这家酒店……”片山重复道，“课长，您到底为何来这儿？”

这时，晴美忽然注意到福尔摩斯不见了。

刚才还对着牛奶一个劲儿地喝呢——准确地说是一个劲儿地舔——怎么这会儿工夫就没影了？溜走了吗？

真叫人担心。若按平时，福尔摩斯是最爱听栗原说话的呀！这会儿

跑哪儿去了呢？

晴美轻轻起身。尽管十分想听栗原把话说完，但事后问片山也行。

从酒吧出来，大堂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周围灯火通明，反倒衬出些许寂寥。晴美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福尔摩斯——”她试着喊了一句，却又渐渐把声音缩了回去，“福尔摩斯——你在哪儿？”

真是的，我放下那么精彩的故事不听跑出来，若你只是上个厕所什么的，我可不饶你！晴美正一个人生闷气，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

福尔摩斯——显然不是，是人的脚步声，而且非常急促。

晴美一回头，只见一个身披睡袍的女人沿走廊跑来。

“荣子！荣子！”女人边扫视大堂边喊道。

3

女人见到晴美，先是一愣，紧接着立刻拉下脸快步贴上来，一把抓住晴美的胳膊。

“你干什么？”晴美被这股气势吓住了，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你把我的孩子——荣子，弄哪儿去了！”

“什么？”

“孩子在哪儿？你要对一个孩子做什么！”

这个女人，外表看四十岁上下，能住这样的酒店，经济条件应该不差，但眉宇间却笼罩着不幸的阴影。

“你认错人了吧？”晴美定了定神，“我是来找猫的。”

“猫？”

“是的。您的孩子不见了？”

“嗯……”

女人犹犹豫豫地答道，又用强作镇定的眼神看了看晴美，忽然犹如全身失去支撑一般塌下肩膀，松开了手：

“对不起……对不起……”

她失魂落魄地喃喃自语，腿一软，打了个踉跄。

“小心！”晴美连忙伸手去扶。

这时，石津跑了过来。

“晴美，你怎么了？她欺负你吗？”

真不知这家伙是打哪儿看出来的——晴美心想——算了，现在这节骨眼上，多一个石津总比没有强。

“说什么呢？这人的孩子丢了，你快帮她找找。”

“行，没问题，”石津说着掏出记事簿，“孩子走失的时候穿什么衣服？”还备好了笔候着。

“不用搞这些，就这一会儿工夫，孩子应该走不远。”

“说的也是。”

“这样，您先去那边的沙发上休息。”

“不，我也要找。”

“好吧，那我们一起找，人多力量大嘛。”晴美鼓劲儿道。

女人也稍稍来了精神，感谢道：“谢谢！我叫梅原伸子，刚才睁开眼睛，发现女儿荣子不见了……她是不会自己随便开门跑出去的。”

“孩子多大了？”

“七岁，身上穿的大概是粉色睡衣。”

“知道了。石津，你沿着走廊往里找，我去休息室那边看看。”

“好的。”石津快步走去。

“你呢，我想了想，还是回房间等着吧。”晴美说。

“可我……”梅原伸子似乎心有不甘。

“万一中途荣子自己回来了呢——房间里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就我和女儿两个人。”

“那么你还是回去吧。几号房？”

“一楼的——从这儿往里走，106。”

“好，要是荣子回来了，你也待在屋里别动。等我们找完一遍，会去你那儿集合。”

“那你们……”

“行了行了，赶紧回去吧。就你现在这身衣服，也不适合到处跑呀！”

梅原伸子低下头：“那就谢谢你们了，我等你们消息。”

“行，别客气。”

晴美这姑娘，既任性又好管闲事。天生的，没办法。

晴美来到休息室。因为搜寻对象是个小孩子，所以她连沙发背后都没放过。

梅原、梅原荣子……等等，梅原？好像在哪儿听过，是在哪儿呢？

“我想起来了！”晴美不禁失声嚷道。

这不就是刚才“幽灵俱乐部”的故事里死于车祸的男人吗？后来查明他叫楠本什么的，但起初大家都以为他叫梅原。

两个人都姓“梅原”，又同住这家酒店——会是巧合吗？

绝对不可能！晴美爱轻易下结论的老毛病又犯了。

先不说别的，那个名叫梅原伸子的女人发现孩子不见后，并没有联络酒店方面，反而一把抓住晴美，责问她把女儿藏到哪儿去了，可见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有人会对孩子图谋不轨。这背后一定还有故事。

晴美意识到自己正一点一点卷入事件的漩涡中。若换作片山，或许会唉声叹气，但晴美却瞬间斗志满满。

接下来该怎么办？不管了，先找孩子，孩子！

那个叫荣子的孩子到底跑到哪儿去了呢？

“晴美——”石津气喘吁吁地回来了。

“怎么样，找到没？”

“没有，我连厕所都找了。”

“这里也没有——啊，快看！”

只见休息室通往阳台的法式落地窗帘下开了条缝，从底下探出一个褐、黑、白三色的小脑袋朝屋里张望。

“福尔摩斯！你跑哪儿去了？”

“喵——呜！”福尔摩斯回应道，原地转身弹跳一下后，又昂着头喵喵叫起来。

“它好像有什么事情，石津。”

“该不会是找到条小鱼高兴的吧？”

话音刚落，福尔摩斯便冲石津猛一龇牙，发出威吓声。石津见状，

连声道歉：“开玩笑，开玩笑的。”

“去庭院看看，走！”

出了阳台，福尔摩斯沿两侧如裙摆般铺开的楼梯哒哒哒地一路小跑，下楼后一个刹车，催促般地喵了一声。

“快追！”晴美跟着冲了出去。石津则手忙脚乱地落在最后。

只见福尔摩斯以箭一般的速度窜过灌木丛中的小径，遇到左右拐弯时，前爪绷直，后爪使劲儿一蹬，伴随着飞起的小石块，柔韧的身体如弹簧般划出一道弧线完成方向转换，继续全力飞奔。

而追在后面的人呢，自然是不会这些的，脚步声噼里啪啦动静很大，还不时喊着“等等我”，呼呼喘着粗气——能不掉队已经不错了。

至于路过哪里、去往何方，晴美已完全没了方向，只一味跟着福尔摩斯。

跑着跑着，一不留神，福尔摩斯从晴美的视线里消失了。

“福尔摩斯！”

揣着些许不安又拐过一个转角，意外地来到了刚才与石津二人小憩的地方——庭院的中央，喷水池。

银白色的水银灯下，不仅有中央的大理石雕塑，还有——

晴美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只见水池里一个白色物体——不，是一个女孩子，一个穿睡衣的女孩子浮在水面上。

“石津！快过来——”

没等晴美说完，匆忙赶到的石津已经目睹了一切，

“糟了！”

他片刻不停，大步上前，踩着水池边缘嘿的一声临空一跃——但这毕竟不是游泳池，水深不过一米，于是石津的登场掀起了响亮的水声与

绚丽的水花，池子里的水更是哗地溢了出来。

“喵嗷——”

被池水浇个正着的福尔摩斯怪叫一声躲开了。

石津托起女孩子，狼狈地出来了。

“快让她躺这里，还有呼吸吗？”

往石板凳上放下孩子后，石津解开孩子的粉色睡衣，贴着胸膛仔细听了听：

“还好，还有呼吸，只是灌了几口水。”

“那赶紧把她送回去吧。福尔摩斯，还是你带路！”

福尔摩斯怏怏不乐地“喵——”了一声，像是在抱怨——但仅靠石津一人，万一迷了路，岂不坏事？

“真拿你没办法，跟紧上！”福尔摩斯叮嘱般扭头看了看石津，又朝酒店方向跑去。石津则怀抱着孩子紧随其后。

正当晴美准备起步的时候，却停住了脚步，仿佛受到莫名的牵制。

她回头查看——雕塑、水池，没有任何异样，只有水池中的水仍因石津的鲁莽泛着小小的涟漪。

正当这时，地上的砂石突然发出沙沙的响声，把全神贯注的晴美吓了一大跳。

有人！

“石津——”晴美试图求援，可这会儿石津早就走远了。

只留下晴美一个人站在喷水池前。

沙沙——又一记声响，有人躲在灌木丛后！

是谁？晴美屏息凝神聆听对方的动静，脑中联想起那个浮在水里的孩子——这不是一起意外！水池的边缘那么高，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自己跌进去？一定是有人把她扔进池子里的。为了确保孩子溺水身亡，这段时间里那人一定不会走远，只是见到我们来了才慌慌张张地躲了起来。

竟然对这么小的孩子下如此毒手，绝不能饶恕！

晴美越想越生气，怒火中烧。她这火爆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旦上头，就什么危险都看不见了。

于是，晴美向发出声响的地方蹑手蹑脚地靠了过去。

尽管她留神克制着脚步声，但既然自己能听见对方的动静，对方照理也能听见自己的才是。不过自信的晴美不断说服自己，“这点声音听不见”，就这样来到了灌木丛旁。

这里的灌木丛，与日式庭院里那种疏朗通透的灌木不同，这里枝繁叶茂，足有三十厘米宽，再加上两米多的高度，倘若没有超能力，是绝对看不到对面的。

于是晴美紧贴着灌木，静候对方的下一步行动，要是你敢逃跑，就正好被我逮个正着——她压根儿没想过对方要是不打算跑呢？

沙沙沙——这回声音是从灌木丛中发出的。“咦，怎么回事？”晴美大气不敢出，“难道他还想从里面钻出来不成？”

突然，从距离晴美五六厘米的灌木丛里猛地闪出一件银色的利物，是一把刀！尖锐的刀刃有二十厘米长，直指晴美而来。晴美吓得哇的一声大叫，当场仰翻在地，

“杀……杀人了——”

对自诩名侦探的晴美来说，这个场面实在不光彩，但毕竟保命要紧。无奈石津这会儿刚刚抱着孩子赶回酒店，而福尔摩斯即便耳朵再灵，相隔这么远，恐怕也听不见。

如果那个手持利刀的人当真要夺去晴美的性命，晴美恐怕在劫难逃——然而幸运的是，他并无此打算，在把晴美吓得人仰马翻之后，只听

见沙沙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最终消失了。

“啊……得救了！”晴美坐在地上，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大家都把我丢下了……”这还真怨不得别人。

就这样坐了一会儿，晴美站起身，掸掸沾上的尘土，向酒店走去。也不知道石津跟着福尔摩斯到了没有——她边走心里边琢磨：那个被救的孩子顶多六七岁的样子，究竟是谁要置她于死地？

若排除自己不慎落水的假设，最大的可能是被人扔进池子里的。

还有她的母亲——好像叫梅原伸子来着——一见面就冲我吼：“你要对一个孩子做什么！”想必真的有人企图加害女孩。

把一个只有六七岁的小孩子扔进水里不管不顾……这是人干出来的事儿吗！

想着想着，晴美不由得火冒三丈——酒店还没到，火气已不小了，真是个暴脾气。

“喂，我说你刚才上哪儿去了？”刚走进休息室，正巧迎面碰见片山，“一转身你就没了影儿，担心死我了，要是出门散步，至少也得……”

片山察觉到晴美的情绪不太对劲：“你怎么啦？该不会是被石津那家伙……”

嘿，他都想哪儿去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是孩子差点遇害了！”晴美气冲冲地说道，但片山不知所云。“孩子？谁的孩子？不会是你的吧？”倘若这时候开这种不靠谱的玩笑，一定逃不过晴美的怒骂。

“晴美！你回来了。”石津全身湿漉漉地走了进来。

“哟，你又是怎么回事？游泳去了？”

晴美顾不上理会片山，焦急地问：“孩子怎样？”

“催她吐了几口水，现在好多了，人也恢复了意识。”

“那就好。”晴美放心地抚了抚胸口。这时，门口出现了孩子的母亲梅原伸子，怀抱刚醒不久的孩子前来致谢：

“谢谢你们！幸亏有你们，荣子才捡回条性命……”

“别这么说，要谢的话就去谢福尔摩斯吧，是它给我们捎的信儿带的路。”

听见声音，福尔摩斯仰着头轻快地走过来，仿佛在问：“是你叫我吗？”刚才因为石津的莽撞溅了她一身水，像是才抖落干净。

“啊，真不好意思，”梅原伸子红着脸低下头，“请问福尔摩斯先生是哪一位？”

“噫，你误会了。它是一只猫，喏！”说着，晴美伸手指了指福尔摩斯。

梅原伸子惊讶得睁圆了眼睛，随后放下怀里的孩子说：“还是得谢谢她。”接着，她一丝不苟、端端正正地跪坐在福尔摩斯面前：“真的非常感谢！”向着福尔摩斯深深地磕了个头。

福尔摩斯见状，不好意思地扭过脸，咳嗽了两声——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只见它昂头望着天花板，一副毫不知情的淡定状。

只有片山一人摸不清状况，直愣愣地在一旁看着这情景……

4

天渐渐地亮了。

东方的鱼肚白让折腾了一宿的庭院逐步摆脱了黑暗的控制。

“怎么回事？”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的是日本话。

“差点就一命呜呼了，懂不懂啊你！”

“我只是……”

女人企图争辩的声音，但实在太细小了。

“我都说过几遍了，盯紧喽——”

声音不是从庭院里发出的，而是飘进院子里来的。从一扇微启的窗户里，不时摇曳出窗帘一角，但望不见屋内，声音也听得不真切。

“你的意思是全怪我吗？”

女人急了，嗓门也大了。

“我可没这么说，但——”

男人的声音戛然而止，似乎注意到了开着的窗户。

眶当一声，窗关上了。庭院又恢复了寂静。

这时，从灌木丛背后，贞子探出头来。

“是哪扇窗来着……”她轻声嘀咕道。

可惜，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根本无从判断。

昨夜贞子几乎没合眼。发生了那么多事，身为经理的她怎能睡得着呢？好在她平时睡得也不多，四五个小时足矣，白天也不会感觉困乏。因为起得早，在办公室里无事可做，所以这个时间她习惯出来庭院走走。

早晨的空气是宜人的。气温虽比日本低，体感有些凉，但由于气候干燥，不至于让人觉得冷。

贞子喜欢这晨间的漫步。

说起酒店的生意，大都是等客人找上门来。不是贞子工作不努力，而是酒店的经营方针向来不主张刻意招揽客人，所以难免显得低调。

但即便再周到的服务，同一个客人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入住。

不过他会向熟人推荐“那家酒店挺不错”，然后熟人又向自己的熟人推荐.....便是依靠这样的点滴积累、口碑相传，这家没有加盟连锁的小酒店才活到了今天。

这些年来，酒店好歹攒了些声誉。贞子，一个四十八岁的女人整天里里外外忙活个不停，图的也就这声誉了。

然而昨晚发生的事件无疑让贞子的干劲遭受了打击。

一名女性无辜受害，一个孩子被扔进水池.....哪一件都令人不齿。

身为一家酒店的经理，贞子平日里没少见过那些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面孔，尤其是男女之间，那些面孔看似相仿，实则各有不同。

灌木丛的对面响起了脚步声。

“咦，会是谁呢.....”贞子心想，向拐角处探头张望，原来是片山晴美。

“早！”

“您起得可真早。”

两人露出“彼此彼此”的表情，相视一笑。

“出来散散步？”贞子问。

“是的，贞子小姐——我可以这么称呼您吗？”

“当然。”

两人一同迈开了步子。

“看你脸色，昨晚大概没睡好吧？”贞子问。

“是呀，我一碰上这种不明真相的事就会兴奋得睡不着。”

“是吗？”

“我哥常说我不让人省心，”晴美笑道，“不过这一次他自己倒成了事件的当事人。”

“昨晚有些话是我说得过火了，你哥哥是好人。我干这份工作久了，多少有些看人的眼力，他是不会干出那种事来的。”

“如果被听见，肯定高兴坏了。”

“不过她为什么——我是说山边美知子——偏偏一口咬定你哥哥呢？夜里竟然还搬去他的房间……”

“说的是呀，”晴美点点头，“但哥哥肯定没动她一根汗毛。他就是这样的人。”

“嗯，非常正直的人。”

“是他没那个胆！”晴美玩笑地总结道，“想必山边美知子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什么意思？”

“她觉得投靠这个人准没错，才硬说是哥哥干的。”

“我还是不太明白……”贞子疑惑地看着晴美。

“你想啊，假如袭击她的是她无论如何都不能供出来的人，比如有把柄捏在对方手里，该怎么办？说不定那个人就住在酒店里，她可能会遭袭，甚至被杀了都……”

“被杀？”贞子吃惊地瞪大眼睛。

“对方也怕山边美知子说出去弄得不好收场是不是？所以为了保全自己，杀她灭口也不是没有可能。”

贞子似乎明白了，朋友似的调侃道：“你呀！想得还真全面。”

“因为我见多了杀人案件。”

“我真吓了一跳，这么说来，她指认你哥哥是为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把哥哥和石津的警察身份介绍给她了，她想借此来保护自己也不是为怪。”

“原来是这么回事，”贞子点点头，“那她主动找上门也是为了求得你哥哥的保护？”

“这是最说得通的解释，”晴美说，“你要知道，我哥那人，在异性面前完全放不开，一年到头尽被人甩，看到女人就发怵。而且身为一名警察，竟然晕血，一见到血，自己先倒下去了……唉，总而言之，除非另有所图，否则绝对不会有人看上他。”

贞子扑哧一声笑起来：“你们这对兄妹可真有意思。哎呀，你看我，怎么能这样和客人说话！”

“没关系，这样才显得亲近嘛，反正这几天我们也走不了，还要处在一起……”

“对了，昨晚的那位栗原先生，听说是你哥哥的上司？”

“是的，他既可敬又可畏，和哥哥是绝配。”

看来一大早窝在酒店里打喷嚏的人还挺多。

“还有那个叫荣子的孩子被扔进水池的事，”贞子叹了口气继续道，“竟然对一个孩子下如此毒手，真难以置信。”

“冒昧问一句，你有孩子吗？”

“没有，”贞子笑笑，“但我可喜欢孩子了，所以对伤害孩子的行为更不能容忍。”

“我同意，”晴美点了点头，“所以，孩子的母亲不让我们报警，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能理解她身在国外不愿和警方来往的心情，只不过孩子都差点没命了，这也太……”

说到这儿，贞子突然明白了似的：“你的意思是这两件事背后有关联？”

“这只是一种感觉，但我敢打赌，肯定有关系，”晴美字字铿锵，“说不定往后还会有案子发生……”

“你呀，真叫人悲观。”贞子苦笑道。

两人不知不觉走到了庭院的中央——喷水池。

“干酒店经理这一行，会遇上各色各样的人，”贞子说，“但你们几个绝对算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

“这一点我不否认，”晴美哈哈一笑，“啊，天已经全亮了。”

贞子抬头望望泛出蓝色的天空。“来我屋里喝杯咖啡怎么样？”

“好呀。”晴美倒不客气。

“走，一起回去。”

贞子不愧是贞子，迷宫般的庭院走起来熟门熟路。

快走到酒店时，贞子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了！”说着停下了脚步。

“怎么啦？”

“刚才我在这里听到一些话。”

“什么话？”

“嗯，是从一扇开着的窗户里传来的，但不知是哪一扇……”

话还没说完，只听见酒店里传出啪、啪的爆炸声。两人惊呆了，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刚才那是——”

“是枪声！”

晴美喊道，冲向了通往休息室的楼梯。

让我们调整下时间，回到天空开始发白的那一刻.....

片山从睡梦中睁开眼——压根没睡几小时的他居然醒得这么早，可见每一分钟都睡出了质量。这既说明他身体健康，也是他没有烦恼和压力的表现，在受人冤枉时都竟然能不往心里去，傻乎乎地睡这么死，真是何等幸福的人啊。

片山躺在床上，深深叹了口气，嘟囔道：“连做梦都不太平.....”

自从经历了老宅杀人案件后，片山不论走到哪里，“杀人案件”总是如影随形。就说这场既真实又复杂的梦吧——先是被一个年轻女人指认强奸，而后莫名地多了个“上门老婆”；刚从栗原课长那儿得知“幽灵俱乐部”这个如小说般神秘的名字，又传来孩子被扔进水池的消息.....

倘若是梦，至少也来点叫人舒心的梦吧——就这样迷迷糊糊地想着，突然，床上有东西动了一下。

“咦？”

像是有人翻了个身——但，是谁？

肯定不是石津。虽与石津同住一屋，但绝没有同睡一张床。若和那个大块头睡一起，早就被一脚踹下去了。

福尔摩斯？也不像，除非它一夜间变成狮子般大小.....

片山不安地扭扭身子。无意间，手碰到了什么东西。

不是福尔摩斯！因为福尔摩斯应该是毛茸茸的，可手碰到的却是滑溜溜的，像人的皮肤。

皮肤——皮肤？——皮肤！

片山试着移动手的位置，可不管摸到哪里都是皮肤，丝毫没有衣服遮挡。

终于，片山彻底清醒过来——即便是不清醒的大脑，经过这种刺激也清醒了。

女人！是女人！而且——还光着身子！

“哇！”

片山不禁大叫一声，从床上跳了起来。

这既不是幻觉也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啪的一声，床头的灯亮了。

“你怎么啦？”

躺在床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山边美知子。

“你，你——”

片山一把抓过毛毯，慌忙去遮挡美知子的上身。

“你躺在这里做什么？”

“哈哈，真有意思，”美知子笑道，“你别忘了，我们是夫妻。夫妻不应该睡在一起吗？”

“谁跟你是夫妻啊！”

“昨晚上你自己跟栗原说的。”

“那是——你别扯开话题！”

“你看，我们都这样睡了一夜，和夫妻有什么区别？”

“睡了一夜……我对你什么都没做！”片山说完，又心虚地问了句，“对吧？”

“什么叫‘什么都没做’？”美知子瞪大眼睛噘嘴道，“明明是你老缠着人家……你不记得啦？”

这回轮到片山睁大眼睛：“我，我真的这么做了？”

“骗你干吗，否则我怎么会没穿衣服？”

的确，美知子说得挺有道理，可是.....

“不对不对——我完全没有印象。”

“那是你半夜睡得稀里糊涂的时候！那样对人家，真坏。”

片山听后，竟一屁股瘫坐在床上。

“怎么啦？”美知子见状，不知所措地问。

“对不起！”片山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

“讨厌，好端端的道什么歉啊！”美知子笑道，笑容有些尴尬。

“如果我真干了那样的事，请你原谅。我并不爱你。”

“这我知道，”美知子的语气不免失落，“我又没说要你负责。我只是觉得，若是和你，我心甘情愿。”

“不，我会对你负责的。只是我不该和自己不爱的女人睡，是我对不起你！”

美知子欠身坐起，身上的毛毯顺势滑落，露出了光滑的肩膀。

“你.....真是个老实人。”

“我很没用，”片山老实地答道，“连妹妹都一直这么说。”

“哪里！”美知子重新倚在枕头上，“你是个难得的好人。”

这句话既像对片山也像对她自己说。

过了一会儿，美知子开口道：“对不起，这两天给你添麻烦了。”

“你是有什么苦衷吧？”

“嗯.....”美知子将视线移向别处，“但现在还不能说。”

“好吧。”

“所以，你还得装做那个侵犯我的人。”

片山无奈地叹了口气：“我算是输给你了，等哪天方便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

“嗯！”美知子顽皮地笑道，“要不要我一直赖着不走，最后真的变成你太太呀？”

“懒得理你！”片山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我觉得困了。”

“睡吧，要是嫌我碍事，我可以去地上睡。”

“不用不用，只是.....你能不能先把衣服穿上？”

“知道啦。”美知子笑盈盈地起身，片山赶忙扭过头。

正在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会是谁呢？片山心里琢磨着从床上起来。

“哪位？”他边问边朝房门走去。

没有应答，但随即又是笃笃的敲门声.....

“谁啊.....”

门上没装猫眼，所以片山只能解开门锁。

“等等！”身后，美知子突然惊恐地叫起来，“危险！”

但为时已晚，此刻，片山已经把门打开了。

啪！啪！两声爆炸响彻了酒店。虽然不至于吵醒整栋酒店的客人，但附近四五间房里的客人肯定没法继续睡了.....

第二章 迷路的收获

1

酒店打了个哈欠。

当然了，建筑物是不会打哈欠的，而是酒店的房客们在一片哈欠声中迎来了早晨。

“早……”

晴美向步入餐厅的栗原招呼道。“……”的部分应该完整地连成一句“早上好”，可惜被一个哈欠无情地盖过了。

“哟，早……啊。”

看来栗原也是半斤对八两。

“早上好！”

如此清爽的问候出自迎面走来的贞子·格林。“您要和片山他们一起用餐吗？”

栗原迟疑了一会儿道：“哦，我还是一个人坐吧，谁让我晚到了呢。”

“这边请。”

酒店的餐厅面积不大，但透过窗户能望见葱郁的树林，加之用餐的人不多，空间倒也绰绰有余。

看着栗原在一旁的餐桌坐下，“死里逃生”的片山松了口气。

“太好了，这样咱们就能自在地吃饭了。”

“会被听到的。”晴美提醒道。

“没事儿，课长这人，一旦吃上饭就什么都顾不得了。”

“嘿嘿，我也是。”石津得意地说道——至于得意的内容是什么似乎并不重要，总之在石津眼里，能和搜查一课的课长一致，就是值得骄傲的。

“话说昨晚够折腾的。”

“今天早晨也是。”片山说着打了个哈欠。

“哎哟哟，你和美知子就这么缠绵？”晴美打趣道。片山一下没忍住，将一口热咖啡吞了下去，烫得直眨眼。

“我倒睡得挺好。”石津又得意地说。

“那么大的声音都没吵醒你，可真行。”

“是吗？但我看其他客人也都睡得好好的。”

“可你住我隔壁！”片山大声顶了一句。

“哥，你冷静点。”晴美劝道。

“大清早地碰上那样的事，能冷静吗？”

“你看你，又不是真遭人暗算……”

“谁说不是？那就是暗算、袭击！”片山犟嘴道。

“哪有人会用节日爆竹搞袭击？”

“你不懂，要是遇上心脏不好的，说不定就挂了。”

“我挺想看看片山先生吓得腿脚发软瘫在地上的情形。”

“谁腿脚发软瘫在地上了！我那是受了惊吓，稍微坐了一会儿而已。”

“哥，我说你就不能小点声？别人都在吃饭呢！”晴美责备道。

片山一脸的不高兴，嘴里仍不停地嘟囔着：“瘫在地上和稍微坐坐，本来就不一样嘛……”

坐在这张桌子旁的，是片山、晴美和石津三人。

“对了，美知子小姐呢？”晴美问，“哥，快去把她叫来？”

“随她，爱来不来。”

“也没见着福尔摩斯，该不会还在睡懒觉吧？”石津话音刚落，便听见脚下喵呜一声，吓得他哇地叫起来。

“早，早上好！”

福尔摩斯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桌底下，团得好好的。

“哟，你醒啦。”贞子笑咪咪地走过来，“该给你吃早饭了。来，咱们上那边。”

于是福尔摩斯翘起尾巴，悠然地跟在贞子后面……

同时，餐厅里进来了一群年轻女孩。“一群”这个词可能有些夸张，准确地说是以山边美知子为首的四名女孩排成一行走了进来，她们艳丽的装束顿时吸引了每个人的目光。

“哥，快看！”晴美戳戳片山。

“看什么？”片山正专心致志地和一片硬面包搏斗着。听见这话抬起头，正巧看见那四个女孩冲自己走来，立刻条件反射般要从座位上站起来——面对这类活泼女孩他心里本来就发怵，更何况几个小时前刚刚被另外三个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没错——当时打开门后响起的爆炸声，正是那三个和美知子结伴同行的姑娘拉响的节日爆竹声。

“片山，别怕呀。”美知子笑着打趣道。屁股刚刚离开座位的片山听后，连忙说“我只是想坐坐好”以挽回些面子。

“她们是来向你道歉的，我也要向你道歉。之前吓着你了真是不好

意思。”

“对不起！”那三人犹如合唱一般整齐说道。

“没事没事……反正我也没什么，都过去了。”

晴美见状，冲石津眨眨眼，起身说道：“石津，咱们上别处去吧。这里留给他们几个说说话。”

“说的是。”

遇到这种情形，石津向来很快就赞同。

于是，两人撇下片山，迅速离开了座位。桌上只留下一脸愕然的片山和四个女孩……

“这画面太不和谐了。”在不远处重新坐下的晴美看着，摇了摇头。

“之前，我们几个商量着要好好教训你一顿。”

说话的是一个圆滚滚的女孩，看着像那种一边说：“明明想吃的东西都已经忍住不吃了，怎么还瘦不下去？”一边抓起肉馒头往嘴里塞的类型。

“这位叫大崎幸子，”美知子介绍道，“是我的老朋友。”

“咱们美知子可不能叫人白白欺负了，”大崎幸子说着瞥了美知子一眼，“谁知道后来听美知子说，她喜欢上你了……真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片山没好气地说：“所以你们就用节日爆竹闹了这么一出？”

“本来是想趁你睡着的时候来个出其不意——没想到竟然进展得那么顺利！片山，看不出你这人还挺机灵的。”大崎幸子故意说反话夸赞道。

“嗯，别人也常这么说。”片山竟傻呵呵地跟着得意起来。

“我当时是反对来着。”

这位姑娘是与大崎幸子形成鲜明对比的瘦长型身材，目测约有一米七，当然了，纤细的身材在视觉上也显高。

“她叫棚山由纪。”美知子说。

“顶棚的棚，山川的山。我就不同意那么做。”

“瞎说！”大崎幸子插进来说道，“计划的时候那么说，实际干起来最来劲的还不是你！”

“总之我反对过，”棚山由纪重复道，“不要用节日爆竹，用气球，啪地扎破了那样的。”

原来，她是从经济的角度提出过反对。

这时，一名酒店工作人员慌慌张张地进入餐厅，引起了片山的注意。

只见他连走带跑来到贞子身旁，随后贞子说了他几句，可能是要他在客人面前注意仪态之类的。

但当贞子听了他的话后，表情瞬间严肃起来，立刻同他一起离开了餐厅。当然，这次两人都没有跑。

“你也赞成，对吧？”

听到美知子的声音，片山将视线转了回来。

被问到的是桌上最后一位姑娘。她看上去有些特别，在四人中比较低调，却是最漂亮的。虽说美知子的模样也算乖巧可爱，但若论“美人”，一定要数这位姑娘。可她却给人一种捉摸不定的印象，像是一直处于木无表情的发呆状，所以很容易被忽略。

“我叫衣笠裕子。”姑娘朝片山颌首示意，却不爽快，仿佛不确定对方的方位一般。

“我既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衣笠裕子说，“我只是按大家的意思做罢了。”

“裕子总是这样。”大崎幸子说，言语间透着亲密。

“总而言之，你们几个以后别再闹了，吵着别人多不好。”片山皱着眉头说道。

“我们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动静。”高个子的棚山由纪说。

“因为昨晚发生了很多事，”美知子解释道，“所以很容易被误以为是枪声。”

“这些我们又不知道。”大崎幸子仍然不依不饶。

“行了行了，”片山打了个哈欠，“我只求今晚能好好睡一觉。”

“这你得去同美知子商量。”大崎幸子打趣道。

这时，过来一位餐厅服务员请大伙儿点单，于是大伙儿纷纷要了德文菜单翻看起来，剩下片山在一旁干坐。其实，即便菜单上写的全是日文，片山也未必能完全理解。自从上次在高级法式餐厅里连点三道前菜，闹了笑话，片山便对点菜这类事情失去了信心。

反正刚才也吃过了，还是早点走吧——心里正这么想着，忽然他注意到衣笠裕子要了菜单却没有打开，忍不住好奇地问：

“你不点吗？”

“点啊。”衣笠裕子落落大方地回答。

“那你怎么不看菜单？”

“因为看了也没用，”面对一脸疑惑的片山，棚山由纪插嘴道，“难道你没发现吗？裕子的眼睛——”

“好啦，没关系的。”衣笠裕子按下了棚山由纪的手。

片山这才恍然大悟——回想起来，刚才衣笠裕子进餐厅的时候，一只手确实搭在美知子的胳膊上。

“不好意思，我一直没注意到。”

“这也不能怪你，”美知子安慰道，“谁让我们裕子敏锐得跟正常人一样。”

“所以你觉察不到才是我的荣幸。”裕子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原来，片山之所以觉得裕子特别，是因为她从来不直视片山的眼睛……

“我们几个刚才一直在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棚山由纪说。

“就是，明明说好四个人一起旅行，现在倒好，突然少了一个，”大崎幸子接话道，“啊，饭来了。来，来，填饱肚子要紧。”

这间欧式风格的餐厅，早餐基本以面包和咖啡为主，所以上得很快。而石津那边还特别配了火腿和鸡蛋。考虑到酒店以来自美国及日本的客人居多，这样的搭配并不少见。

“片山，你怎么打算？”棚山由纪咬了口面包问，“对了，我是不是该叫你‘美知子的老公’呀？”

“我应该会继续留在酒店，还有工作没做完。”

“真的假的？是干刑警的工作？还是打零工当个服务生什么的？”

“这个不错！你们想象下他穿制服的样子，很合适，有没有？”

都在瞎扯些什么——片山心里苦笑道。

但面对四个年轻姑娘叽叽喳喳的轮番进攻，片山依旧能处之泰然，可见他那遇到异性就发怵的毛病是好了不少。

“我也要一起留下来，”美知子发话了，“你们继续去旅行吧。”

“这怎么行！”大崎幸子说，“说好了要大家一起走的。这样吧，反正这趟旅行也不着急，我们就等片山——不是，你老公的工作结束后再一起动身。”

随便你们——片山心里有些不痛快。

不过话说回来，这四个姑娘究竟是什么来头？

一群人竟能如此悠闲地在欧洲旅行，想必荷包里有不少钱。但从美知子对袭击一事欲言又止的态度看，背后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所以，虽然几个人乍看之下像女大学生或刚参加工作的办公室白领，但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可这样一来，我们几个不就成了电灯泡？”棚山由纪说，“对美知子和片山来说，现在可是蜜月呢。”

“切，什么蜜月，很快就离婚了。”片山一脸的不悦。

“我倒不这么看。”

说话的是衣笠裕子，只见她熟练地伸手端起咖啡杯，不注意的话还真察觉不出她眼睛的异样。

“我觉得片山先生人不错，美知子算是找对了人。”

被衣笠裕子这么一褒奖，片山不知为何心头一紧，愧疚万分。

“可是我……”

他刚一开口，只见贞子匆匆忙忙地回到餐厅，直冲他走来。

“对不起，打扰一下，”贞子礼貌地说，“片山先生，我有事找您。”

“好的。”片山如释重负般站起身，跟着贞子走出了餐厅。

“是这样，我们遇到了一件麻烦事。”贞子停下脚步说道。

“什么事？”片山问。这时，晴美和石津，还有福尔摩斯也跟了出来。

“怎么啦？”晴美问贞子，“看你慌里慌张的样子。”

“哎呀呀，我还特意留神别惊动了客人呢，”贞子显得有些不安，“我刚才看上去很慌张吗？”

“没有，你别介意。是这家伙，碰上这种事儿，鼻子就特别灵。”片山宽慰道。

“什么话嘛，我又不是狗。”晴美瞪了他一眼。话音刚落，福尔摩斯在底下不服气地喵了一声。

“抱歉抱歉，我应该说‘我又不是猫’，对吧？我改正，我改正。”

“你刚才说遇上了什么事？”片山转回正题。

“你们跟我来，”说着，贞子迈开了步子，“还记得昨晚有个女孩被扔进喷水池吗？”

“嗯，好像是叫梅原什么的。”

“对，她妈妈不见了。”

“不见了？”片山皱紧眉头，“那孩子呢？”

“是这样，客房部的人先听到了孩子的哭声，于是前去敲门，但无人应答，孩子还是在屋里一个劲儿地哭。然后他跑来问我怎么办，我们便拿了万能钥匙开门进去。”

“如何？”

“孩子倒没事，可能是哭累了，缩在角落里抽抽搭搭的.....但她妈妈却不见了。”

“真是奇怪，”晴美说，“孩子刚刚遭遇不测，怎么能不管不顾？”

“事情没这么简单，”贞子说，“你们来看。”

说话间，一群人刚巧走到了梅原伸子的房间。贞子熟练地打开房门。“房间我们没动过，一直保持原状，”她边推门边说道，“孩子现在由休息室的人照看着。”

片山走进房间，大致扫了一眼。除去一些杂乱堆放的物品，没什么特别之处。

“在浴室里。”贞子朝屋内指了指。

于是片山顺着方向走过去，推开浴室的门。

瞬间，他整个人僵住了！

“喵——呜！”

福尔摩斯叫了起来——因为它嗅到了气味，是血的气味！

“啊！”

身后的晴美见到这一幕，也不禁失声叫道。

只见浴室的地板上，是一大摊血迹。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晴美惊恐地问，“这么多血……可不是小事啊！”

“哎呀呀，不得了，不得了！”石津也凑了上来，摇头说道，“再厉害的鼻血，也不会流这么多呀！”

“从出血情况看，没准命都没了，”晴美焦急地说，“快去通知栗原，还有这里的警察，你说对吧，哥哥？哥哥？”

只见片山两眼一闭，当场仰面晕了过去——原来，虽说他那见到女人就发怵的毛病是好了一点，但见了血就犯晕的顽疾还在。倘若事前就知道有一大摊血或许还好，但突然袭击就经不住。

“他这是怎么了？”贞子也吓了一跳，关心地问。

“他没事，”晴美尴尬地笑道，“你只是通知错了人。”

2

一辆奔驰停在了酒店门外。

车里下来一个男人——日本人，四十来岁。哦不，从略带花白的头发看，应该再上些岁数。

只见他身着上等夹克搭配西裤，一条素雅的领带彰显出不凡品位。

男人将外套搭在左臂，右手提起箱子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抬头看看酒店。

似乎很是满意——男人微微一笑。

走进大堂，刚巧碰上贞子迎面走出来。

“哟，还没顾得去门外接您呢，真是抱歉，”贞子说着一手迅速翻起登记簿，“嗯……您是松井先生吧？”

“是的。”男人将手中的箱子搁在地上。

“请您在这张卡片上签字。”贞子将住宿卡递了过去。

男人接过卡片，边写边称赞道：“你们酒店真不错。”

“谢谢，您满意就好。”贞子客气地笑道。

“我喜欢这里的感觉。这房子，现在花多少钱也造不出来。”

“瞧您夸的。我现在带您去房间，您的行李……”

“噢，只有这些，”这个名叫松井的男人又提起箱子，“我自己拿吧，没关系。”

“好的，这边请——”

贞子手握房门钥匙在前面带路，松井则跟在后面。

现在正值下午两点，整栋酒店里静悄悄的。因为退房的客人已经离开，而新入住的客人全都还没来。

两人走在空荡荡的走廊上。“刚才来的时候，我看到一辆警车从酒店离开，”松井说，“是发生了什么案件吗？”

“哪有——”贞子不知如何回答，“是一个客人，不小心受了点伤……”

但仔细想想，若只是受了伤又怎会惊动警车呢？

贞子把话说出去后，心想：“糟了！”

“是嘛。”松井没再说什么，也不知他是否注意到其中的破绽。

走着走着，突然从走廊转角处窜出来一只花猫，把两个人都吓了一跳。

“原来是福尔摩斯呀，”贞子微笑道，“你别吓唬我们。”

“是酒店养的猫吗？”松井问。

“不，是客人的，”贞子解释道，“来，这边请。”

“你给我站住！”

这回是孩子的声音，只见梅原伸子的女儿荣子从转角跑出来。

“哎哟，这是在干吗？”

“阿姨，你有没有看见一只猫咪跑过来？”

“刚才看见了，怎么了？”

“我们在玩捉迷藏。”

“哦，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不要嘛，告诉我吧。”

“好，好，它朝那边去了。”

“谢谢阿姨。”

荣子说完，又急着去追福尔摩斯。

“您的房间在……”贞子突然停下了，因为她发现松井一直愣在原地，没有跟上来。

“您怎么啦？”

听到贞子的问题，目送荣子离去的松井这才回过神来：

“哦，不好意思，”他有些尴尬，“我刚才在想，孩子真是世间美好的存在。”

“可不是嘛。”贞子点头赞同。

“她是你的孩子？”

“哦，不是，”贞子笑道，“也是客人的。”

“这样啊——失礼，失礼。”

“没关系。您的房间到了，里面请。”

说着，贞子打开了门。

“警车居然是绿色的，真有意思。”晴美说。

“哪儿有意思了？”片山阴沉着脸没好气地说。

两人正在晴美的房里聊天——确切地说，是晴美和福尔摩斯的房间。

“我说哥哥，你就别害臊了，不就是晕血昏了过去嘛！”

“去！不用你管。”

“不过说真的，”晴美趴在床上，一咕噜翻身坐起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现在连尸体都没找到，根本无从调查。”

“但是凭我们几个还是有办法的，对吧？”

“切！这里又不归我管。”

“但是和咱们有关系，不是吗？我觉得那个叫梅原伸子的人，肯定是已过世的梅原重行的太太。”

“但你别忘了，死者实际另有其人，是一个叫楠本政夫的……”

“他只是冒用了梅原重行的名字，这本身不就说明，梅原重行已经死了？”

“那可不一定，也可能是人间蒸发、下落不明什么的。”

“即便如此，那和死了有什么差别？”

“生与死当然有很大差别。”

“你那是从医学的角度。倘若一个人完全不想以自己的身份进入社会，那么对他的周围来说，就和死人没有区别。”

“好吧，或许你说得有道理，”片山耸耸肩，“反正不管怎样，这事儿和我没关系。”

“才不是！”晴美越说越来劲儿，“就说美知子她们几个……”

“那四个人的确来路不明，”片山表示赞同，“但没有证据证明她们和梅原伸子的事件有关。”

“也没有证据说她们就无关，”晴美以她特有的逻辑反驳道，“你不觉得这两天酒店里发生了太多离奇事件，彼此之间应该有关联才对吗？”

“你呀，什么事都能被你联系到一起。”

“这叫什么话？”晴美瞪了片山一眼，“对了，昨晚，栗原后来又说了什么？”当时晴美正忙着寻找荣子的下落，没听到栗原的后半段话。

“对哦，你那会儿偷懒去了。”

“哪有！再说，这又不是在学校上课！”

“他说，对于幽灵俱乐部里的成员——”

片山正说着，忽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谁啊？——来了，”晴美起身走去，隔着门问，“哪位？”

“嗯——我是衣笠裕子，”门外一个细小的声音说，“请问，片山先生在吗？”

晴美拉开门，只见衣笠裕子一个人站在门外。

“哎呀，你怎么一个人跑来了？”晴美有些惊讶。

“没事，凡是我去过一次的地方，我大致都能记得路。”裕子微笑道。

“真了不起！要是能分一点认路能力给我那路盲哥哥就好了。”

片山皱着眉不乐意地站起来：“喂，你别总宣传我的缺点！”

“可你又没有优点，我也没办法。”晴美毫不退让。

“我能借片山先生讲几句话吗？”裕子问。

“当然。免费的，拿去吧。”晴美简直把片山视作雨伞之类的。

片山来到走廊：“你找我什么事？”

“这里讲话不方便……”裕子说着，顺势挽起片山的胳膊。片山的身体突然一僵。

“怎么了，不舒服？”

“不，不——只要一碰到女性，我就会下意识地想要逃走……我们去哪儿？”

“去庭院吧。”

“酒店外的庭院？”

“对，估计现在那里没什么人。”

于是，片山搀扶着裕子朝庭院走去。

酒店里静悄悄的——

“她们几个呢？”片山问。

“可能去酒店后院打网球了，”裕子说，随后又顽皮地添了一句，“包括你的太太。”

片山心里暗暗叫苦。

路过休息室时，一个素不相识的日本男人正坐在沙发上翻看杂志，一副知识分子的打扮，读的也是德文杂志。

见片山二人走来，男人抬起头打招呼道：“你们好！我是今天刚到店的客人。”

“你好！”片山礼貌性地点点头，作为回礼。

“这儿的庭院挺不错。啊，对了，我叫松井。”

“我叫片山。”

“回头我也出去散个步，到庭院走一走，希望不会迷路。”松井笑着说道。

片山和裕子来到庭院。

“你刚才怎么了？”片山问。

“啊？干吗突然这么问？”裕子把脸转向片山。

“没什么，刚才听到休息室里那个叫松井的男人的声音时，我感觉你挽着我的手突然一紧。从酒店出来后，又渐渐地松开了。所以想问问，你们是不是认识？”

“片山先生，你真是心细，”裕子半开玩笑地说，“我总算明白美知子为什么会看上你了。”

虽说片山不怎么懂女人，但从裕子的玩笑里，也能听出她的躲闪和遮掩。

“因为我的眼睛看不见，所以一遇上不认识的人，就会不自觉地紧张起来。”停顿几秒后，裕子解释道——说得真好！

“对了，”裕子忽然停下脚步，“不如我们去网球场转转吧，她们应该还在场上。”

“你刚才不是有话要说？”

“没关系，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确认什么？”

裕子没有理会，转身沿来路返回。片山只得无奈地耸耸肩，跟着一同往回走。

两人快走出灌木丛时，伴随着一阵哒哒哒的脚步声，迎面跑来了大崎幸子。

“是幸子吗？什么事这么急？”裕子竟能从脚步声听出来人是谁。

“我说，刚.....刚才，美知子来过没？”只见身材圆润的幸子身上紧紧裹着一套网球衫，一路跑来的她还在呼呼地喘着粗气。

“美知子？没有啊.....对吧，片山？”

“嗯，没见着。”

“你们没在一起打网球吗？”

“刚才是在一起，”幸子点头说道，“但场地只有一块，所以先由我和由纪上场，美知子一个人，便朝这里来了。”

“她没说去哪儿？”

“没，我们在打比赛，所以没问她。等一局结束，轮到由纪和美知子上场时，才发现她没有回来。”

“真奇怪，”裕子不安地说，“昨晚刚发生那样的事，现在她一个人跑去哪儿了呢？”

“说的正是，由纪也担心得很。”

片山不由得叹了口气——想想自己可真够倒霉：先是被莫名其妙地安上了强暴妇女的罪名，随后硬是来个老婆送上门，再是被节日爆竹吓到半死，接着又晕血晕了过去……现在又来了位下落不明的。片山真想大吼一声：“到底有完没完！”

“会不会她自己先回房了？”

片山刚一说完，幸子就把头摇成了拨浪鼓：

“不可能，如果回去，总会和我们说一声。唉，真叫人担心，大伙还是分头找找吧。”

“可是……”片山还没来得及说下去就招来了幸子的怒斥：

“你老婆行踪不明，你就这么淡定吗？！”

“行，行，我找还不行？”

这时，棚山由纪也走来了。

“由纪，美知子回去了吗？”

“没有，这里也没有吗？”

“没有。”

“怎么办……”由纪皱紧眉头，“我刚才从球场绕到酒店正门，碰巧遇到贞子，她也说没见过美知子。”

“她到底跑哪儿去了？”

“还有一件事，”由纪说，“后来我又回到球场，发现美知子的球拍不见了。”

“球拍？”片山乐了，“你们看吧，果然是回房间去了。”

“那你现在就给我回房间看看！”幸子大声吼道。

“知道啦，回去看，回去看总行了吧。”片山自讨没趣，一个人悻悻地朝酒店走去。

然而，以往都是从休息室的门进出酒店，这次换了庭院入口，片山有些分不清方向。

“嗯……我记得出来的时候是往右拐，所以现在应该往左走——哦，不对，刚才好像已经拐过了，等等，刚才是向左还是向右来着？”

就这样，片山渐渐迷失了方向。

这座酒店原本就是由一座古老建筑改建而成，内部结构自然复杂，有时连一楼二楼都未必能分得清清楚楚，有时楼梯走到一半迎面却出现一扇门挡住去路，走廊上上下下串起不同楼层，所以片山自己连身处几楼都弄不明白。

“啊，累死我了。”

片山长叹一口气，停住了脚步。倒不是走得有多累，而是要费劲琢磨是怎么走。

怎么搞的——他心想——又不是很大的酒店，怎么走了这么久都找不到路？真是奇怪。

“要是有个指路牌就好了。”

片山不自责自己方向感差，而是先抱怨酒店。不过说来也是，一般酒店里都会标明这里是出口、那里是餐厅之类的。

片山只得继续往前走。经过一个拐角后，又是不通。可是那里有扇门引起了他的注意。

门上没有房间号，可以推断这里应该不是客房，而是供酒店服务员休息的地方。“难怪此地没有指路牌啊。”片山心想。

但即便想通了这一点，也无助于回到他的房间。正当片山直挺挺地立在门外，思考该如何是好时，门突然开了——一个男人出现了。

这个男人目测大约四十五六岁，或者更年长些，微胖，身上的西服及搭配的领带十分得体，像是位商务人士。

男人看了看片山：“你来得太晚了！”他说道，“叫我们好等啊！快进来。”

片山被说得一头雾水，使劲儿回忆都记不起自己曾经见过他。

“再不进来就被人看见了，快点！”男人催促道。于是片山只好走进去。

“在里屋。”说着，男人先行一步，给片山带路。

这房间果然不是普通客房，而像是私人宅子，一进门便是一间宽敞舒适的客厅。

男人所说的里屋，应该是客厅正中的那扇门里面。

“终于到齐了，进来吧。”男人说道。

此刻，片山进退两难，有苦说不出，只得硬着头皮推门走进去。

3

“就是他？”

片山刚一进门，一个怀疑的声音就冲他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

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或许原本是作为衣帽间，片山心想。和外面装饰得舒适明亮的客厅相比，这里空徒四壁，十分煞风景。

只见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圆桌，四周摆了五把椅子，椅子上坐着另外两个男人。

刚才说话的是其中一个高高瘦瘦、皱着眉头、一脸不高兴的男人的，一看便知是那种喋喋不休、不停地抱怨的类型。片山以他刑警的眼力还

发现，那个男人穿的西装是英国制造的高级货。

“他怎么这么年轻啊！”瘦高个儿男人继续道，“这不对呀，不会是搞错了吧？而且你们看，他身上穿的，啧啧，都是便宜货。”

“不用你操心！”片山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反正是对方认错了人，错不在自己，所以片山说话时底气十足。

正在这时，坐在另一张椅子上的男人站了起来。片山一看，不觉得倒吸一口冷气：这不正是刚才在休息室偶遇的松井吗？

“没有，怎么会搞错呢？就是他本人！”松井说着，朝片山大步走来，不由分说，一把握住了他的手，“我认得他，以前在某个派对上见过。你别看他年轻，那是娃娃脸，实际少说也有三十五六岁了。”

开玩笑！片山心想，但他选择默不作声，因为他从松井握手的力度中觉察到了某种讯息。

“来来来，这边坐。”领片山进门的微胖男子松了口气说道。

于是，片山在松井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他心里不禁琢磨：这伙人究竟是要干什么？四个人是要打麻将吗？但从没见过圆形麻将桌……正这么想着，那个说片山穿一身便宜货（实际上的确是便宜货）的瘦高个儿发话了：

“人总算齐了，”男人歪着脸冲片山笑笑，作为道歉，“刚才说的那些，你别往心里去，是我疑心太重。”

片山也冲他笑笑，表示接受。

其实此时片山大可以说一句“是我迷路走错了地方”随后扭头离开。尽管这想法掠过他的脑海，但松井的一番阻拦使得他再也开不了口。现在再说离开，岂不辜负了松井的好意？

那样的事，片山做不出来。

“来做个自我介绍吧，”瘦高个儿说，“我叫山边。”

片山暗暗惊奇，山边？难道和山边美知子有关？或者，仅仅是巧

合？

“我叫大崎。”那个为片山带路的微胖男人接着说。

大崎……大崎幸子！看来不是巧合。片山心想。

松井在四人中显得最淡定自如、不慌不忙：“我叫棚山。”

棚山由纪！果真如此！

轮到片山：“呃……那个……”

见片山一时停顿，旁边的松井连忙插进来道。“你嘛，当然就是衣笠君啦。”

衣笠裕子——四个姑娘的姓氏竟然全凑齐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虽然，片山的好奇心和晴美相比不显得多，但如此诡异的组合，其目的何在？这些男人又是谁？片山也想弄清楚。

“我是衣笠。”片山故作镇定地说。

“时间不多了，”自称山边的瘦高个儿说，“驾车回去还要三十分钟呢。”

回去？如此看来这个男人不住酒店？

“我也是。”名叫大崎的微胖男子接话道——在胖这点上，他倒是和大崎幸子挺相像，“店里不能长时间没人照看。”

店？这个大崎在附近开了片店吗？

“棚山，你住酒店，有的是时间，”山边说，“到底碰没碰上那样的客人？”

“现在还不好说，”棚山——不，是松井——摇头说道，“我也是今天刚到，还没摸清住了哪些客人。”

“你怎么一点儿也不急！”大崎说，“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儿！”

“心急岂不正中对方下怀？”松井悠悠地辩解道，“再说，我又不能直接让酒店把客人名单拿过来查看，何况我们对他的情况也不甚了解……”

“衣笠，”山边没等松井说完就把头转向片山，惊得他一哆嗦：

“怎……怎么？”

“你好歹也在这里住了几天，有没有见过那样的客人？”

那样的客人，可惜片山不知道“那样”指哪样，所以无从回答，但倘若摆出一张毫不知情的脸又容易招来怀疑，于是他耸了耸肩膀：“暂时还没见到。”片山竭力演着。

“哦，如此看来，那个家伙还没到。”山边信服地点头说道。

此刻，片山恨不得把这精彩表演的成果展示给晴美和福尔摩斯看看——哥哥我也不是一无是处啊！

“不过嘛，”松井微微一笑，“我倒是觉得不能太相信衣笠的话，他正在度蜜月，眼睛里除了新婚妻子，哪里还有别人？”

蜜月？这回又轮到片山瞪圆眼睛。

“这个我们也知道，”山边听完后松了口气，露出笑容，“衣笠，哪怕是为了不让自己老婆当寡妇，你也要多留心啊。”

“那是自然。”片山点点头，直愣愣地答道。在这方面，片山还是很老实的。

“今晚吃饭的时候我会注意的，”松井说，“这家酒店供应三餐的餐厅只有一间。所以除非他叫客房服务，否则必定上那儿吃饭去。”

“有道理！只要他人在酒店，就一定会在餐厅现身。”大崎抚着下颚赞同道。

“我打算多花点时间吃饭，这样就能尽可能多地观察客人，”松井严肃地说，“反正住酒店的客人也不怎么多。”

“行，那就全靠你了。”山边说完又添了句：“衣笠，你也一起帮帮他。”

“没问题！”片山信誓旦旦地说。

“依你们看……他真的会来吗？”大崎的声音里透着不安。

“那可不好说，”山边接话道，“但凡事谨慎总没错。”

“说得对！”松井点点头，“若是在日本，咱们还算安全，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可是到了这里……就算爆颗炸弹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即使是在机场附近遭到枪杀，也不过被当成国际纷争来处理，哪怕找不出犯人，也不会太在意。”

枪杀！听到这两个字时，片山心里扑通一下。原来这帮人是在担心遭人毒手啊，可是为什么？明明知道有人要加害自己，却丝毫没有向警方求助的意思。

“我倒没把这件事儿太当真，”大崎又说道，“不管怎么说，对方毕竟是日本人，又不是黑手党，哪会那么容易得手？”

“当然，大家都是这么希望，”山边说，“但万一消息是真的呢？关系到我们几个的性命啊！”

听到这里，片山渐渐悟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眼前这几位正是课长口中的“幽灵俱乐部”的成员。有人将在这间酒店对他们痛下杀手——搜查一课收到的“消息”大概就是指这个。能让课长千里迢迢专程赶来，这消息十有八九是真的。

“早知今日，”大崎抱怨道，“当初就不该出手。”他虽然嘴上说不当真，但在座的四位中，最害怕的就属他。

“事到如今，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山边冷冷地说道，“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改变，向谁求救都无济于事。我们几个的秘密只有烂在自己的肚子里。”

四人陷入了沉默。

“威胁还不止这一桩，”首先发话的是松井，“即便现在没人要我们

的命，一旦山边的秘密泄露出去，对他来说，即使不受问责，也和被人掐住了喉咙没有差别。”

“说得对！”山边点点头。

“我又何尝不是？”大崎十指交叉着说道，“我的店铺靠的是信誉，所以政府机关里的大人物才愿意来吃饭。要是信誉扫地，就一切都完了。”

吃饭？由此看来他经营的应该是饭店一类的生意——片山心想——那山边又是什么人？从打扮上看，像是高级白领……

“总而言之，在座的四位都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生死同命，”松井说道，“当然，我们一定会朝着‘生’的方向努力，所以，必要时只得不择手段！”

“呵，正有此意，”山边点头道，“所以你们看——”

说着，他将右手插入了外套。当一把漆黑冰冷的手枪握在他手里出现时，片山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随身都带着这玩意儿。”

“你看你，借着职务之便，把枪都搞到手了。咱们可办不到啊。”大崎微微皱眉道。

“这种枪派不上大用场，”山边收起枪，说道，“我也就放在身边图个安心。”

“是啊，得尽快想出对策。”松井说。

“我也来帮忙想想。”片山觉得自己不能光坐着不说话，于是瞅了个机会生硬地接了一句——不过，山边随身带枪，又是“借着职务之便”，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句话，凡事小心为上。”说完，山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

不知这是不是集会结束的暗号，其他人也跟着站了起来。

从这间好似衣帽间的狭小屋子里走出来，松井说：

“回去的时候当心点，别被人看到。”

“放心吧，这根弦一直绷着呢，”山边微笑道，“大崎，你怎么回去？”

“我开车，不过不是我自己的，是从常去的修车厂里借的……”

片山最后从房间出来，回头望了一眼——刚才发生的种种本就留下了太多疑问，不过一回首又让他愕然发现，那张圆桌子周围竟然放了五把椅子！

四个人竟有五把椅子！是碰巧多出来的，还是那把空椅上本该坐着什么人？

来到走廊上，山边对松井说：“如果有什么消息，立刻通知我们。”随后和大崎一起离开。

片山与松井默默地立在门外，直到他俩的背影消失……

“我们也走吧。”松井说。

“好。”片山迈开步子，方向与山边他们相反。一想到终于能够回去，片山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哦，不，现在还没到放松的时候！山边、大崎以及那位自称棚山的松井……究竟是什么事使他们成了目标？

“山边”也好、“大崎”和“棚山”也好，还有那个“衣笠”，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不是真名，应该是作为“幽灵俱乐部”的成员使用的称呼吧？换言之，这些名字全都是冒用他人的，他们各自另有真实的姓名以及一个真实的身份。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竟然有人要取他们的性命，至少他们几个是这么认为的。这一点，与栗原的话倒是相符，但背后的缘由就叫人琢磨不透。虽说“幽灵俱乐部”会冒用不知去向、杳无音信的人的姓名，但即便有罪，也罪不至死，如果名字的主人出现了，大不了更换其他人的。总之，犯不着把冒用者全杀了呀。

对了，还有那四个姑娘和这些男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山边美知子、大崎幸子、棚山由纪、衣笠裕子。她们几个的姓氏居然和这些男人一模一样，这又意味着什么？不过话说回来，她们报出的名字也未必就是真实的……

正走着，松井突然停了下来，片山赶忙收住脚步。

“你刚才为什么去那个房间？”松井的语调十分平静，但目光很是锐利。

“因为迷路了，”片山老实答道，“我是路盲。”

“原来如此，”松井无奈地笑道，“虽然不知道你这家伙说的是真是假……”

“当然是真的。”

“好吧，就算是真的——”松井稍作停顿，“如果当时我不说认得你，你觉得结果会怎样？”

“这……”

“你觉得自己还能活着从那个房间里出来吗？”

“不至于吧——”片山咧开嘴，尴尬地一笑，随后严肃地问，“当真？”

“忘了它吧，”松井说，“在那间屋子里见到的人、听到的话，全都忘了吧。我不会害你。”

片山想了一想，又问：“为什么你会说认得我？”

“为什么？是啊，为什么呢？”松井笑道，“你就当我不忍看到你太太成为寡妇吧。从这儿笔直向前就走到酒店大堂，我们就此别过。”

说完，松井拐向右侧的走廊，很快消失了身影。

片山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我刚才经历的都是什么呀！它们全部

是真实的吗？怎么像做了一场梦……

正发着呆，突然听到脚下喵呜一声，只见福尔摩斯正仰头看着自己。

4

“啊！受不了，受不了！简直无语了！”晴美说——都“无语”了还说个没完。

“你要是走在大街上迷路了我还能理解，可酒店这么点儿地方都能迷路……太丢人了，我都没脸嫁出去了！”

“这跟你嫁人有关系吗？”片山说。

“说得对！根本没关系，”石津也急着说道，“片山是路盲，这和晴美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的其他缺点也和晴美小姐……”

“喂，喂！”片山捅了捅石津，“什么叫‘其他缺点’？”

“嗯，我是说——假如有的话。”

“你就别装了。”晴美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晚餐席上——在座的有片山、晴美、石津，还有美知子……

说话间，片山将整个餐厅扫视了一遍——本以为松井会躲在某个角落里观察客人，却不知为什么没见到他。

“来，福尔摩斯，吃条小鱼。”说着，晴美将手伸向桌下。

哦，对，对，福尔摩斯也在这儿就餐。

“是我没跟大伙儿打招呼就离开了，是我不对，”美知子说，“你们就别取笑片山了。”

“就……就是，”没料到美知子会站出来替自己解围，片山激动得有点口吃，“不过你一个人跑哪儿去了？”

“去了贞子的房间。”

“格林小姐？”

“嗯，打完网球后，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本想回房间休息，正巧路过贞子的房间，见她房门开着，没打招呼就进去了……”

“这样啊，那格林小姐也不知道？”

“嗯，没跟她说。”

“那你的网球拍怎么不见了？”

“可能是谁当做遗失物品拿走了吧。”

“哦，”片山低头扒了口饭，又朝周围的桌子看看，“今晚怎么没见你的同伴？”

“她们说晚上去外面吃。”美知子说。

“哦，去外面。”

片山悄悄留了个心眼：今晚，大崎幸子、棚山由纪和衣笠裕子三人没有出现，松井也没有出现。会是巧合吗？

片山还没把那间小屋里发生的事情告诉晴美，因为他一直在犹豫该不该让美知子知道。

“说起来，”片山突然想到了什么，“今晚也没见课长啊。他肯定不会去外头，因为语言不通。”

“啊，我忘记说了，”晴美开口道，“栗原他下午急着回去了。”

“回去了？”片山瞪圆了眼睛，“完全没听他提过！”

“是临时有事。”

“什么事这么着急？”

“好像是接了通电话，国际电话。”

“这么说来，东京出大事了？”

“嗯，还真是大事，”晴美点点头，“是他太太打来的。”

“课长的太太？”

“那当然，要是别人的太太还了得！”

“你别闹……到底出了什么事？”

“是这样，栗原此次的德国之行是瞒着他太太来的，后来不知怎么穿帮了，把他太太气得不行，这才急忙赶着飞回去。”

“什么呀！就这事儿？”片山苦笑道，“课长也是妻管严嘛。”

“那不是你们搜查一课的传统嘛，”晴美说着转向美知子，“对吧，美知子？”

“一边去！”片山皱起眉头。

课长也真是，回去也不招呼一声——不过谁让片山自己迷了路，怪不得别人。

片山现在被推向了两难的处境：那间小屋子里发生的谈话，很明显和栗原此行的动机有关。片山本打算告诉栗原，同他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栗原知道了，至少可以出面与当地警方交涉。然而这么重要的栗原居然回去了……留下片山一个人有些力不从心，因为他不仅语言不通，而且和堂堂的搜查一课课长相比，他一介普通警员的说话分量，显然轻多了。

于是，一贯以“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为座右铭的片山渐渐萌生了两眼一闭不管不顾的念头，可身边偏偏有一个能洞悉他心思的妹妹。

“我说哥，你怎么了？”趁美知子离开座位，晴美凑过来悄声问道。

“没……没怎么啊。”片山下意识地往后躲闪。

“还说没有！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们？”

“我？”

“对啊，刚才你一直望着天花板发呆，别人说话的时候你一动不动地张着嘴，眼珠子都不转一下。”

“对，对，就跟得了狂犬病的狗一样。”石津插进来说道。

“快交代！迷路的时候做了什么？”

“就是，赶快交代！”石津越起哄越来劲儿。

“关你什么事！”片山狠狠地瞪了石津一眼，“这里不方便，万一被美知子听见了……”

“美知子？她又不在。”

“我知道……总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片山摇摇头。

“说不清楚才更要说清楚。”晴美胡搅蛮缠的劲头又来了。

“好吧……其实我是误打误撞进了一间小屋子。”

“屋子？谁的屋子？”

“不知道，看着像是衣帽间，不过这不重要。房间里三个男人，还有一把多出来的椅子。”

“一把椅子……”

“他们的姓都一样。”

“是亲戚或者兄弟吗？”

“不，我是说他们的姓和那四个女孩子一样，在那里，我叫衣笠。”

“哥哥你——”

“其中两个人是从酒店外面来的，另一个名叫松井，还有一个是谁来着的——啊，就是我。酒店外来的两人中，有一个随身带着枪，所有人都像是‘幽灵’的成员。”

不管晴美多么聪明，也对这番描述无法理解。

就在她忽闪着眼睛仔细琢磨的时候，美知子回来了。

“片山。”

“是！”身为丈夫，这应答太不相称了。

“刚才幸子她们来电话，说找到一家非常不错的餐厅，环境氛围都很好，而且就在附近，问我们要不要去。走嘛，我们去瞧瞧吧。”

“去哪儿？”

“去那家餐厅啊！老是待在酒店不出去，闷不闷啊？”

“这有什么闷的！”

“哥，你就陪她去吧。”晴美帮腔道。

“对了对了，你们也一起来吧。那里还能跳舞，很有意思。”

“好呀，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你说呢，石津？”

“我肯定，哪儿都无所谓。”说完，石津稍稍犹豫了一下。又说道：“只是，吃饭的话，现在只能塞下一人份了。”

喵呜！

桌下，福尔摩斯也在宣告它的存在。

“他们来了！”

片山一行人刚踏进美知子介绍的餐厅，就被眼尖的大崎幸子注意到了，几个姑娘连忙向他们跑过来。

“幸子，你们坐哪儿？”

“在那边靠里面的位置。对了，如果沿这里的楼梯下去……”

是的，地下似乎还有一层，不时有轻微的音乐声传上来。

“楼下就是舞池了，可以跳舞哦，不过只能跳慢舞，迪斯科这种劲爆的恐怕就不行。”幸子一边介绍，一边将他们带到了餐厅一角。

只见棚山由纪和衣笠裕子正坐在一张圆桌前。桌上点着蜡烛，背后原本白色的墙壁泛出岁月的颜色。店里座无虚席，但少有日本人。

“这里的生意不错嘛，”晴美说，“我来点儿红酒吧。”

“我要果汁。”片山小声说道。

“能不吃饭光坐着吗？”美知子问。

“我们几个吃了，应该没事儿。”由纪说着，吸了一口烟。

幸子和由纪二人看着像喝了不少酒。

“我说美知子，快去和你老公跳支舞。”幸子说。

“行啊，等我先干了这杯！”

“不行不行！”片山急忙推辞，“跳舞我不行。”

“没关系，这种舞好似走路一般，别踩到脚就行。”

“可……可是……”片山说到一半突然停下了，因为他看见一个男人走进了店里。

他的身材不高，微微发福，表情闷闷不乐……尽管店内灯光昏暗，片山也能一眼认出来：这不正是方才在小屋子里的“大崎”吗？

只见大崎径直穿过餐厅中央，从店内的一扇门中消失了。

“那个人，大概就是这儿的店主。”由纪说。

“这家餐厅的吗？”

“因为我听别人说，这家店是一个日本人开的。”

对呀，之前在小房间里他也这么说过。片山点了点头。

只是现在走入店内的大崎十分慌张。如果说在小屋子里他只是个“看起来”最害怕的人，那么现在他的恐惧和焦虑毫无掩饰，一目了然。

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几个怎么会想到来这家店？”片山问。

幸子和由纪相互看了看：“不为什么，出来前我们问贞子，哪儿有可以稍作休憩的店，她便推荐了这里，说这儿离酒店最近，又是日本人开的，还有舞池什么的。”

“这样啊……那你们和这儿的店主打过招呼了吗？”

“开玩笑，我们才没那么厉害，”由纪耸耸肩膀，“听说来这儿的日本人个个都很有来头，厉害着呢！店里还有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包间。”

“什么叫很有来头？”

“比如某某公司的董事长之类。这儿的店主，面子可大了。”

对了，那个自称山边，随身带枪的男人看起来也不像一般公司里的普通职员，大崎还说他“借职务之便”怎样怎样的——不知道这几个姑娘出现在这里会不会是巧合？哦，对了，她们四人会同时住在古宅酒店本身就耐人寻味，要是能查出她们的来路就好了。若是在东京，定不是什么难事，可在这异国他乡……片山心想。

“走，跳舞去！”由纪站起来催促道。

“我真的不行。”固执的片山连连摇头。也是，好端端的何必让自己出丑呢？

“我也算了吧。”石津说。一看他就是那种和跳舞无缘的鲁莽男子。

“真差劲！”幸子叹口气道，“都到了国外就放开嘛，算了算了。”

“去试试嘛，跳得不好也没关系，关键是心意，”美知子说，“去吧，老公。”

片山见状，慌忙向后躲闪。

这时，忽然伸来一只手悄悄地挽住了片山的胳膊。福尔摩斯？当然不可能，是衣笠裕子。

“片山，和我跳支舞吧，”裕子说，“你看我这副身材，肯定跳得不好。我们两个就当去舞池散散步，好不好？”

晴美听了，立刻瞪着片山说道：“人家都已经这么说了，你要是还拒绝，我就和你断绝兄妹关系！”

“干吗呀这都是……我跳，我跳。”

我还想和你断绝兄妹关系呢——片山心想。不过这话只能心里想想，若说出口，定会招来腥风血雨。

“我们走吧！”片山心一横站起来说道。

“两位走好！”幸子兴奋得拍起手来。在她的带动下，店里的其他客人也都跟着鼓掌，不一会儿，整个店里的人都一边拍手一边将视线聚焦在片山和裕子身上。

“这……这……不是开玩笑吧……”片山一脸尴尬窘迫，裕子则在一旁忍不住窃笑：“看来我们都要小心一点，起码别当着大家的面摔了。”

可怜的片山真把这句话听进去了。

下到舞池时，刚巧一首曲子结束。

“哈哈，真不凑巧，看来我们只好上去喽。”还没等片山高兴完，下一首曲子紧接着开始了。

万念俱灰的片山只好一手拉起裕子的手，一手搭在她的后腰迈开舞步……

“呵，还真跳了……”晴美他们也走下来看热闹，“啊，绊到了绊到了！啊，左右反了——哎呀，撞到别人了！唉，简直没法看！”

“跳得太差劲了，哈哈！”石津笑得比谁都欢，就连福尔摩斯也喵喵地叫着，倒在地上来回打滚。

幸好，这些嬉笑声都没传进片山的耳朵里。此刻，片山正专注于如何不踩到裕子的脚。他想来想去，最终竟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只要我不把脚抬起来，不就踩不到了？于是，片山不管怎么动，双脚始终不离地面，他一边发出吱吱的鞋底的摩擦声一边跳着舞——哦不，是扭动着身体。

如此姿势，不一会儿，片山的额头上就冒出了汗珠。

“走，我们也去跳支舞。”幸子说着，挽起了石津的手臂。

“不，不行不行，我真的不行！”石津顿时面色如土。

“没事儿，来吧来吧。”

在幸子的拉扯拖拽下，石津最终投降了。

“怎么就剩下我一个？”棚山由纪噘嘴道，“我也要 and 片山跳。行吗，美知子？”

“去吧，不用客气。”

于是，由纪在舞池中左拐右绕，来到了片山身边。

“裕子，换我吧。”她拍拍裕子的肩膀。

“好。”

“喂喂，还是换我吧？”片山着急地说。可惜无人理睬。

之后，裕子凭借出色的本能一个人摸到了晴美和美知子所在的楼梯。

“他没踩到你的脚吧？”晴美一见裕子劈头就问。

这时，随着扑通一声——“哎哟哟！”原来是石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这下地板可干净了。”晴美笑着说。

然而，几分钟后——

突然，灯全灭了。

“咦，是停电吗？”晴美小声嘟囔。因为舞池在地面以下，所以一片漆黑。

“应该很快会亮灯吧。”美知子说。但和预想的相反，灯迟迟没有亮。

渐渐地，周围开始嘈杂起来。

“真是的，怎么搞的啊？”美知子凑过来握住晴美的手，“不好意思，我有点怕黑。”

“现在当真是漆黑一片？”裕子不慌不忙地问。

“对呀，裕子，不过停不停电对你来说没差别吧？”

“才不是呢，”裕子说，“看得见的时候，大家都会主动为我让路，所以现在我也很危险。”

原来如此——晴美心想。

这时，脚下的福尔摩斯突然发出了尖锐的叫声。

“这叫声好奇怪，你怎么啦？”晴美蹲下身问。福尔摩斯刚才的叫声的确不同寻常。

“可能出什么事了，我们快上去。”

正在这时——

“着火啦！”

头顶传来一声惊慌的呼叫。人群顿时炸开了锅。

“救命啊！”

“出口在哪儿？”

“别推呀！”

叫喊声此起彼伏。

片山急了。自己好歹是一名警察，若发生踩踏，岂不太丢脸？

“石津！”片山大声喊道。

“在这儿呢！”幸好，石津的声音听起来离得并不远。

“你！想办法让大家安静下来，快！”

“是！大家不要慌！静一静！静一静！”石津使出吃奶的劲儿奋力高呼。几秒过后，仿佛潮水退去，地下舞池渐渐恢复了安静。

片山松了口气。倘若迟一步，恐怕石津再大声也控制不住局面。

“大家不要惊慌！火不会很快烧过来，”片山喊道，“大家按秩序上楼梯，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出去！”

“这儿有手电——”石津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电筒，打开后举在手里晃了晃。

“石津，给我！”晴美叫道，“我来给大家照楼梯。”

“还是我来吧，你先上去！”

尽管人群又开始嘈杂，但大家的情绪缓和多了。

“上面好像乱作了一团，”晴美说，“我记得上楼后左拐就是大门。我去那儿指挥。”

“行啊，下面就交给我吧。”

说着，石津走到了楼梯下方：“现在，大家听我指挥！往这里集中，迅速、有序地上楼！”

于是，人群开始缓缓流动。

“这还差不多。”片山心想。

“刚才喊那么大声的是什么人？”一个声音经过片山身旁。

“肯定是旅行社的导游。”另一个声音答道。

出了餐厅大门，片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说什么着火了……哪儿有火呀！”晴美抱怨道。

的确，别说火苗，连一缕烟都没冒出来。

“确实有些奇怪，”片山越想越不对劲，“喂，石津！”

“在！”

“你去找店里的人来问问。”

“遵命！德国人行吗？”

“找日本人！”

石津费了一番周折，好不容易找来一名厨师。

“我不知道，”厨师一脸迷茫，“好好的突然停电了，然后就听见有人喊着火了……不过肯定不是厨房。”

片山四下望望，却没见到他——大崎。

“你们老板去哪儿了？”

“你说大崎？不知道，刚才就一直没见他……”

“他的房间在哪儿？”

“从收银台后面的门进去，有一条走廊，走到底就——”

“好，谢谢。”片山说。

“怎么了，哥？”

“我有点不放心，那个店主不见了。”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晴美说。

片山又叫来了石津。

“要去店里吗？”不明缘由的石津问，“藏了什么好吃的？”

“说不定真有。你就一起来吧。”

“没问题。”

三个人，一把手电筒，这点光反而令人感觉更阴森恐怖。一行人不免加快了步伐。

“应该是这里没错。通过了一条走廊，走到底。”

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顿时，一阵风扑面而来。

“窗户开着吗？”晴美问。拿手电筒过来一照——窗户果然开着，窗帘有节奏地随风鼓动着。

“那儿有个人！”晴美惊呼。

只见窗前摆着一张大写字桌，一个男人伏在案上，周围全是血。男人的手里攥着一把枪。

片山对眼前这一幕多少有些心理准备，所以显得十分镇定。

“他就是这儿的店主？”晴美问。

片山走过去，仔细看了看那男人的脸：

“是的，没错。”

“哥哥——你认得他？”

“不……我只知道他的一个名字。”

5

“您的国际长途。”

听到这句话依然保持镇定的日本人能有几个？

片山正在酒店餐厅里用早餐，吃到一半时，服务员拿着电话冲了过来。

“找……找我的？”片山满腹狐疑地确认道。说不定是打给同席的美知子或晴美或石津……或福尔摩斯也不一定呀。

“是找片山先生的。”服务员不由分说地将电话塞给片山后，转身离开。

“国……国际长途吗？唉，现在世界变得好小喽。”片山尴尬地笑着说。

“哥，你快接吧。”

“嗯嗯，马上——只是——我要先开开嗓子。”

“别磨蹭了，又不是让你去唱歌剧，开什么嗓子呀。”

“说得也对。那我接了哦，准备好了吗？”片山为自己打气，道，“哈……哈啰！”

美知子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喂，片山吗？”电话另一头传来了栗原熟悉的声音。

“是课长啊！啊，太好了！”片山顿时备感轻松——听到上司的声音居然能觉得放松，真是稀罕事儿。

“小子，干得不错嘛。”栗原听起来心情不错，这令片山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对课长为何要夸赞自己完全没有头绪。

“课长，您是在嘲笑我吗？”

晴美听后皱皱眉头，小声对美知子说：

“他老是这样子，就喜欢曲解别人的意思。”

“这叫没自信。”美知子点头道。

“对，对！还是美知子了解他。”

两个女人的对话幸好没有传到片山的耳朵里。

“笨蛋！我真是在夸你！”栗原在电话那头大声吼道，“你不是在一家日本人开的餐厅里成功地阻止了混乱吗？所以日本驻德大使馆特意要来表示感谢。”

“哦，就这事儿啊，那多亏了石津的大嗓门。”

“不管怎么说，你这次干得漂亮！我也感到骄傲。”

“啊，对了……”

“今天你都在酒店吧？”

“怎么啦？”

“给我待在酒店里！”

“可以是可以，但总得有什么原因吧？”

“平田大使要亲自来见你，给你送感谢信。”

“平田大使？我不认得这个人……”

“他是驻德国的日本大使，你当然不会认得。”

“原来是这么回事。”

“总之，他今天会去你那儿，你就待在酒店里，哪儿也别去。”

“好……对了，课长——”片山刚要开口，

“行了行了，说久了浪费钱呢，你得为课里的经费考虑考虑，我挂了。”

“课长，不是——课长？”

电话挂断了——该死！有关“幽灵俱乐部”的情况还没来得及说呢！唉，算了，反正山边美知子也在，不方便说。

“什么事呀，哥？”晴美连忙凑上去，“我听到你们说弘法大师这个那个的？”

“弘法大师？不是，是大使馆的大使。”

“大使怎么了？”

听完片山一番解释，晴美笑得前俯后仰。

“有这么好笑？”

“不是，我觉得这大使还真是闲得没事干，你想想，才那么点事儿，至于吗？”

“说的也是——但从客观上看，没准儿真的很了不起呢！”

“是，是，”石津一脸认真地说，“说不定还能得诺贝尔奖。”

“你还说！总之今天都别想出酒店。”

“要是大使顺便请吃个饭就好了。”石津咽了下口水说道。

此刻，福尔摩斯正在片山桌下悠闲地喝着早餐的牛奶——不，是用舌头舔着。忽然，它把头一抬，撒腿就跑。

“咦，福尔摩斯怎么了？”

原因很快就揭晓。原来是梅原伸子的女儿荣子进餐厅来找它。见到从餐桌底下窜出的福尔摩斯，荣子大叫：“在这里！站住！”一边跟着哒哒地跑了起来。

福尔摩斯见状，慌忙调头朝餐厅外跑，于是荣子嘴里边喊着：“你给我站住！”边跟着往外跑，惹得晴美咯咯直笑：“这孩子，连福尔摩斯都怕了她。”

这时，片山见贞子·格林朝自己走来，忙问：“有事找我？”

“是有客人找您。”贞子微笑着说。

“客……客人？”片山一听，顿时又紧张起来，“他会说日语吗？”

“应该没问题吧，”贞子乐了，“是日本的大使。”

“是本人吗？这么说来，哥你刚才的话都是真的？”晴美惊讶得瞪圆了眼睛。

“喂，连我说的话你都不信？”片山板着脸站起来，“喂，石津，走了！”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晴美吵着也站了起来。

“我去休息室等你们。”美知子乖巧地说。

“嗯，好。”片山心里默默地松一口气，总算有机会和晴美单独说话了。

从餐厅出来时，刚巧遇到松井正往里走，片山差点和他撞上。

“不好意思。”松井头也不抬，继续向前走。

不知道那家饭店店主死了的消息，松井听没听说——片山心想。

尽管发现尸体的是片山，但当地警方不会料到他们之间有这样特殊的关系，听完整个发现的过程，当地警方似乎是打算当自杀来处理。

可是，那真的是自杀吗？片山十分怀疑。

那个男人是被手枪击穿头部。记得在小屋子里，当山边掏出手枪时，那个自称大崎的男人说他“借着职务之便，把枪都搞到手了”，由此可以推断他当时是没有枪的。不过为了防身，身边总得备点什么，所以事后又想办法弄来一把也说不定。但退一步讲，手枪是那么容易就能弄到手的吗……

“从这里进去就是了，请！”贞子说着推开一扇门。

“您好！”门内站着一名身穿西服的年轻男子，身材好似模特儿，对着片山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请问您是片山义太郎先生吗？”

“正是。这位是石津警员，还有我妹妹晴美。”

“我叫松永，是平田大使的秘书，”年轻男子自我介绍道，“大使说他一定要当面向您表示感谢。”

“不敢当。”

“请随我来。”松永将一行人领进了内侧的房间。

“大使，片山义太郎刑警到了。”松永说。

“哎呀呀，这回多亏了……”两人见面的瞬间，事先准备好的说辞，双方突然全忘了。片山惊讶得睁圆了眼睛：

“你……你是……”

“这……这……”平田大使愣得说不出话来。

一旁的石津和晴美还有那个叫松永的秘书，都莫名其妙地眨巴着眼睛看着他俩。

没错，知道眼前混乱原因的只有片山一个——因为站在面前的这位大使，正是那小屋子里自称山边的人！

“呀，你看你，”还是平田大使率先打破了僵局，“危急关头表现得如此出众，同为日本人，我为你感到骄傲啊！”

“哪里哪里。”

其实此刻片山心里十分犹豫：这位平田大使肯定是山边，现在正是逼问他和大崎关系的好机会。但倘若真的问起，他定会想方设法回避甚至否认一切，毕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讲话不太方便。

想来想去，片山还是决定先配合平田，另找机会再说。

“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片山端出了老掉牙的谦辞。

“瞧你说的，一般人可都做不到像你这样镇定。”

“大使过奖了。”

“你太客气了。我知道，在刑警里头，你算是很能替别人着想的。”平田似乎话里有话——在这儿你就别提不该提的事了。

“是嘛，大使真是位体贴明察的性情中人哪。”片山接话道——虽然在这儿不问，但回头还是得好好说说。

“你这么说我就不好意思了。想必你也很忙，和我一样。”——我很忙，抽不出时间。

“可您总得吃过午饭再走吧？”——再忙也要吃饭，不会没机会。

“说起吃饭，今天中午我们要去离这儿两公里外的大鹿亭。”——要不一起去那边吧。

“好地方！那么我们几个就一块儿跟着大使去见识见识。”——行，一起去。

“也好，”平田又说道，“我也借此机会聊表谢意。”

这一来一去的对话，听得晴美一头雾水。石津倒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做了一番理解：先是片山介绍了自己，然后平田提出要表示感谢。于是他搔着头不好意思地说：

“实在是莫大的荣幸啊。请客吃饭最好。”

平田一下愣住了，扭头望向片山。

片山忍住笑，帮忙打圆场道：“石津警员是说，我们都很感谢并且期待您今天中午请大家去大鹿亭用餐。”

“哦，哦，那个啊——”

平田调整了情绪，又摆出大使的威严：

“一会儿午饭前我派人来接你们。”

“这种事你居然一直瞒着我！”

果不其然，当晴美得知小屋子的事后，气得暴跳如雷。

“行了行了，”片山叹口气道，“不是我有意瞒你，我都说了好几遍了，是没有机会。山边美知子一直在旁边，你让我怎么说啊？”

能被气成像晴美这样的女人，大都是因为丈夫私藏奖金作了私房钱。只是因为隐瞒一条杀人事件的线索就被气得双脚直跳的，恐怕只有晴美了。

片山他们待平田大使和秘书松永走后继续留在房间里，因为若返回休息室，恐怕又得碰上美知子。

“照你这么说，那位叫平田的大使也是幽灵俱乐部的成员喽？”

“是的，在那里他自称山边。”

“这事儿越来越扑朔迷离了，被杀害的饭店店主叫大崎……”

“住在咱们酒店的那个松井，在俱乐部里叫棚山。”

“他们和那四个女孩儿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还想问呢！”片山说。

“嘘——！门外有声音。”

“有人偷听？混蛋！”

石津愤然起身，一把拉开门：“没人啊。”只听见脚下温柔的喵呜一声——呵，这下全到齐了。

福尔摩斯像表示“来晚了，不好意思”似的低着头快步走进来，朝晴美的双膝纵身一跃，轻巧地坐了上去。

“好重——腿会麻的。”晴美抱怨道。福尔摩斯却一脸无辜地看着她。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晴美说，“为什么有人要杀死俱乐部的成员呢？”

“我也不明白。”

“这和消失的梅原伸子有关吗？”

“不知道。”

“你还真是一问三不知，好意思称自己警察吗？”

“这是什么话！现在是在德国，又不是在日本。”

“话虽如此……你说是吧？石津！”

“就是就是。”

“别跟着瞎起哄！”

“对不起！”

“事情的源头应该从哥哥强奸那件事算起。”

“那不是我，那是污蔑！而且所有的一切应该是从梅原重行被车撞死开始的。”

“但死去的那个人其实叫楠本政夫。那么真正的梅原重行去哪儿了？”晴美说，“十有八九也死了吧？”

“这得去问梅原伸子，”片山说，“如果她还活着。”

“不管她是死是活，她把丈夫的身份整个儿卖给了楠本，肯定没错的。”

“话说回来，她怎么不见了？”

“被人杀了？”

“从那么大一摊血迹来看——”石津停顿了下，“哦，片山晕过去了，可能没看到.....”

“我看得不能更清楚了！”片山跳脚道。

“喵呜！”这时，福尔摩斯突然叫了一声。

“你怎么啦？”

“我是说那摊血.....喂？福尔摩斯——喂！”

说话间，只见福尔摩斯一跃跳上桌子，碰翻了桌上的水杯。水洒了一地。

“哎呀！福尔摩斯你.....”晴美慌忙拿起手帕擦拭飞溅在裙子上的水珠。

“福尔摩斯身上沾到水了。”石津说。只见地毯上印着一串湿漉漉的小脚印。

“啊——我懂了！”片山看着脚印，若有所思地说。

“你一个人嘀嘀咕咕地说什么呢？”

“我在说她——梅原伸子。浴室里的那摊血，可能不是她的。”

“何以见得？”

“就凭那么大一摊血。你们想想，如果她是被人杀害的，那么当凶手企图将尸体移出浴室的时候，一定会在房间里留下血迹。”

“对呀！福尔摩斯，所以你才故意把水杯打翻的吧？”

“直接说不就行了嘛。”石津冲着福尔摩斯笑咪咪地说。

“所以哥哥你认为她是自己躲了起来？”

“这种假设最能说得通。不过那是否梅原伸子自己的主意，就另当别论了。”

“但是为什么？还撇下一个孩子？”

“嗯，荣子她两天前差点被人淹死。”

“就是，不是应该更不舍得离开了吗？”

“但她还是失踪了——背后的原因一定很重要。”

“还有，那个将孩子投入水池的坏人到现在也没线索。”

“哪有那么容易，何况那孩子说她完全不知道是谁干的。希望这别是对她母亲发出的警告，否则就复杂了。”

“嗯，事情肯定不简单。”

“还有那四个人……”

“那时的美知子误以为哥哥能靠得住，所以才指认你是犯人。”

“怎么能说是误以为？”片山抗辩道。

“那就是高估。”

“还不是一个意思！别闹了，首先我们得搞清楚那四个人来到这家酒店的动机。”

“还有她们的姓氏，为何会与平田大使他们冒用的一致……”

“是啊，等中午问过大使，多少能有些眉目。”

“另外，那家饭店的店主为什么会死？”

“知道被人盯上之后，四个人中最害怕的就是他。当然也不排除自杀，只是他应该没有枪。”

“而且当时她们四个也在。”

“嗯，应该不是巧合。”

“难道是她们下的手？不可能啊，发生骚乱那点儿工夫根本来不及动手，何况当时一片漆黑。”

“是啊，要在黑暗中摸进房间，瞄准店主的头部射入子弹，再把手枪塞进他手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唉，真想不到，”晴美摇摇头，“堂堂大使居然是‘幽灵俱乐部’的成员……”

“越是有身份的人，一有风吹草动越容易被别人知道。所以他们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心情也不是不能理解。”

“话虽如此——可一旦被揭发，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

“嗯，尤其像大使这样的……”

“对了，那个松井是什么来头？”一直在旁默不作声的石津突然插话了。

“也是个谜，”片山耸耸肩，“从大使和店主的情况推测，弄不好这个‘松井’也不是他的真名呢。”

“让他拿护照来看看不就行了？”

“咱们在这儿可没这权力。”片山摇摇头。

“没权力，没权力，光说这个有什么用！”

“可……”

“换了我，就偷偷潜入那家伙的房里去！”

“你别乱来！”

“我开玩笑的，哈哈。”不过晴美的眼神并不像是在开玩笑。

“还有件事一直在我心里，”片山说，“当时在小屋子里，我自称衣笠，那么原本应该还有个‘衣笠’才对。他是谁？为什么没有来……”

“没准已经遇害了……”

“烦人啊——要是在日本就好办多了。”

片山长吁一口气，忽然想起了另一件事。

“还有还有——”

“怎么，你还有事瞒着我？”

“这口气，怎么听着像当老婆的一样。”

“别打岔，快说正事。”

“那小房间里多了一把椅子。”

“一把椅子？”

“是的。当然了，也可以认为是偶然放在房间里备用的。”

“但也有可能是俱乐部里另一名成员的……”

“完全听不懂！”石津连连摇头。

“总之一切等问过平田之后再说吧。”片山起身说道。

“午饭的时候顺便问他。”石津说。

“不，是问他话的时候顺便吃午饭。”片山纠正道。

第三章 晴美，模特儿！

1

“一切得从现场开始。”晴美嘀咕着，扫了一眼房间。

这里是一楼的106号房，梅原伸子住过的地方。

没错，梅原伸子便是从这里失踪的，只留下一大摊血迹。房间现在空锁着，无人使用。她的女儿荣子则由贞子·格林帮忙照看。

当地的警察前来调查过，但苦于找不到尸体，无法定性为杀人案件。不过现场——也就是浴室倒被保护得很好，没遭受破坏。

晴美慢悠悠地在房间中央来回踱步：

“当前最重要的是理清‘幽灵俱乐部’和梅原伸子之间的关系，还有她失踪的原因，以及她的失踪是否与‘幽灵俱乐部’有关。”

“嗯，有道理！”晴美心中的“倾听者”赞同道。

别误会，现在房间里只有晴美一人。一直以名侦探自称的她——哦不，“自称”倒没有，顶多是“自认为”——正假想着自己在众人面前解开谜团的场面呢。只可惜到目前为止，谜团的答案还没有找到。

所以，在中午去见平田大使之前，晴美趁闲暇一个人来到这里。

“嗯……”她将食指按在微微噘起的嘴唇上，陷入了思考，“这案件太诡异了。不，等等，我们连事情本身算不算案件都还没弄清。”

是的，包括山边美知子遭人强暴一事。

晴美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庭院里第一眼见到她的样子。如果那是假装的，那美知子的演技堪称一流，因为皮肤上的伤和撕破的裙子都难以造假，甚至她醒来后闹着要洗澡的神态，怎么看都像是真的。

所以，美知子一定是被某个人强暴了。那个人是谁？

假如强暴发生在庭院里，美知子和那个人没准儿正好同行，比如散步之类。因为庭院那么大，那么绕，一个人走太孤单，如果是白天，还算勉强，夜晚就.....

如此一来，美知子很可能认识袭击她的人。可奇怪的是，自从她找上片山之后，像个没事人儿一样。如果那人也住酒店或附近，不是应该更小心地提防才是吗？

接着便是梅原荣子。她被投入庭院水池一案，至今仍是谜。

虽然荣子称不记得犯人的模样，但一个小孩子为何会独自去那里？犯人若真要杀她，又为何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晴美走到窗边。从这里能望见庭院——不过，由于高大的灌木遮挡，看不到喷水池.....

“应该找那孩子来问个明白。”晴美心想。

还有她母亲失踪一案，那些血是怎么回事？她又去了哪里？.....乍一看好似命案的现场，实则不然。好比丧命的饭店店主，乍看像自杀，但另有隐情.....

这一连串的案件，摸不清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也看不透背后的真实面目。

“要是能找到共同点就好了。”晴美自言自语道。

正在这时，房门处有窸窣的动静传来。晴美吃了一惊，扭头望去，只见门把手正微微转动着——如果光明正大，哪会有人这么开门？

晴美本能地想躲起来。其实，她的身体早在接到大脑指令前就已经开始了行动。这一点，她和想老半天才付之行动且唉声叹气的哥哥片山有着天壤之别。

她选择了墙角的沙发后。由于房间内摆放的欧式家具个个古朴高大，躲藏起来对于娇小的晴美来说并不算难事。随后，她屏住了呼吸。

有人进来了！紧接着是悄悄的关门声。

这事儿果然蹊跷，会轻手轻脚溜进这房间来的——当然没有人会敲锣打鼓地溜进来——肯定是和案件有关的人。

脚步声——完全听不到，估计是被厚厚的地毯吸掉了。

会是谁呢？晴美不由得紧张起来。

这家酒店本是由一栋古宅改建，不论地板和墙壁使用的材料，全都非常结实，倘若在关上门的房里遇害，恐怕没人能听得到呼救声。虽说晴美的个性喜欢冒险，却不是冒生命危险。既然已经身处险境，不如放手一搏，或许更有希望！

正当晴美全神贯注地留意周围动静的时候——突然，屁股上猛地被人拍了一巴掌。

“抓到了！”

“啊——”

晴美被这突如其来的巴掌吓得大叫一声，跳了起来。

“什么，原来是姐姐啊。”眼前站着的不是别人，正是荣子。

“你呀，真吓死我了！”晴美按着胸口喘气道，“荣子，你上这儿来干吗？”

“嘘——”荣子做了个安静的手势，“我还当是猫咪呢，你怎么躲在这种地方？”

“你以为我是福尔摩斯？”晴美乐了，眨着眼睛问道，“那是福尔摩斯可爱还是姐姐可爱？”

“不知道，不过屁股拍上去的感觉是一样的！”荣子的话真叫人哭笑不得。

“对了，荣子，姐姐正好有话要问你——”

“现在不行，我正和猫咪玩捉迷藏呢。”

“是嘛，不过姐姐呢，和那只猫咪好得很，不要紧。”

“那你会把我在这里的事告诉它吗？”荣子紧张不安地看着晴美的眼睛。

“绝对不会！来，我们拉勾。”

“真的吗？”荣子依旧半信半疑，“可是大人的话最不能相信。”

这下，晴美没话说了。

“你先等我一下。”荣子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朝房门跑去，稍稍拉开一条缝，又跑了回来。

“现在好了。”

“干吗要把门打开？”

“因为假如猫咪知道我躲在这里，但它不会自己开门，这样就不公平了。所以我要先帮它把门打开。”

“哦，原来我们荣子这么懂事啊。”

“我才不像大人那么坏！”

晴美咳嗽了两声：“大人有那么坏吗？”

“嗯，爸爸就是，每次都说‘很快就能见面了’，但一直不来。”

“爸爸……”这孩子的爸爸？是谁？

“荣子，”晴美尽量保持着若无其事的语气问，“你爸爸是谁？”

“不行不行！”荣子双手捂住嘴巴，“这个对谁也不能说。”

“但是——告诉姐姐又没有关系，咱们不是朋友嘛！”晴美努力保持着“亲切”的微笑。

“不行！”荣子丝毫没松口，“朋友也是要认识很长时间的那种。”

“真没劲。”晴美假装不高兴地皱起眉头。

“嘘——”荣子又朝房门瞟了一眼，“小点声，否则会被路过的人听见。”

“哦，对不起。”晴美竟然被荣子牵着鼻子走——这可不能让哥哥知道，晴美心想。

“我们躲进衣橱里说吧。”荣子提议。

“衣橱？”晴美有些纳闷。

“对，你瞧——就是那个大的。”

顺着荣子指的方向，只见一个几乎顶到天花板的老式衣橱结结实实地盘踞在地上，一副谁也奈何不了的样子。

“可……这个——进去会不会挤了点？”

“才不会。”荣子说着快步上去，一使劲儿拉开了橱门。

里头挂着的都是梅原伸子的东西，譬如外套、西服之类，再装下个晴美应该不是问题……

“快进来呀。”荣子向晴美招手道。

没办法，为了从荣子口中问出话，晴美只得钻进衣橱，屈着膝盖坐下来。

“把门关上。”

“好，好。”

晴美从里面拉上门。这下可真是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中，晴美隐约记起自己小时候为了躲开父母藏进衣橱里的事。

“荣子，这里这么黑，你不害怕吗？”晴美压低声音问。似乎人一到

了暗处，就很难放开嗓子大声说话。

“没关系，我最喜欢暗的地方。”

“是嘛。”这孩子真怪——晴美心想——一般的孩子不都怕黑吗？看来她可能不好对付。

“荣子，你和妈妈怎么来德国了？”晴美又问。

“坐飞机来的。”

“嗯……不是这个，姐姐问的是，你们来见谁？去了哪里？”

“不知道，你问妈妈吧。”

“可你妈妈不是不见了吗？”

“找一找嘛，姐姐的男朋友不是警察叔叔吗？”

“男朋友？哦，那个只是一般的朋友。”晴美强调说。

“我妈妈说那就是男朋友，都一样。”

这家人都是怎么教育孩子的？晴美没办法，只得转移话题。

“对了，荣子，你还记得自己掉进水池的事吗？”

“记得，可冷了。”

“那个时候，姐姐和那只猫咪都来救过你呢。”

“嗯，这我知道。”

“所以，你能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告诉姐姐吗？你为什么会去那水池附近？”

荣子似乎有些犹豫，沉默了一会儿，在黑暗中开口道：

“我是不是有义务要说啊？”

“义务？啊，义务，嗯，也可以这么说，别人救了你，你当然应该表示感谢，对不对？”

“嗯……”

“来，快告诉姐姐，那个时候，你是从一开始就在喷水池边，还是有人带你过去的？”

一阵沉默后，荣子迟疑地说：

“我们在玩捉迷藏。”

“捉迷藏？和谁？”

“嗯，是——”

在这关键时刻，房间的门突然被打开了。

“有人来了！”荣子低声说。

是的——应该不是福尔摩斯，因为如果是福尔摩斯要进来，根本不需要把门开得很大。

“姐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说着，荣子悄悄爬过来，贴在晴美的耳朵边，“妈妈也躲在这里呢。”

“这里？”

“这个衣橱里。”

“不会吧？”晴美尽可能克制着不发出声音，“为什么？”

“不知道，不过晚上的时候，妈妈以为荣子睡着了，就会一个人躲进来。”

躲进衣橱里？晴美不敢相信。虽说这个衣橱很宽敞，可真要容下个大人还是捉襟见肘，更何况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躲进这里来？

随着一声关门声，进来房间的人离开后，晴美松了一口气。大概是

酒店服务员见房门开着便进来瞧瞧吧。

“荣子，咱们出来吧？姐姐蹲得腰都酸了。”

“因为你年纪大了？”荣子还真是一语戳中要害。

“没有——姐姐还年轻，只是在这里……”

晴美一边解释，一边伸手去推衣橱的门。可能由于蹲久了，身体一下失去平衡，反而向后仰翻过去。

“哎哟哟……”

其实向后跌倒也没什么，反正是在衣橱里，大不了撞上后面的底板……但不知发生了什么，晴美的背脊刚一碰到底板，底板突然不见了！失去支撑的晴美顿时跌了个四脚朝天。

“啊——”

更要命的是，底板的后头竟然是一级级台阶。于是晴美顺势沿着台阶轱辘轱辘滚落下去……

随着耳边沉闷的咚的一声，翻滚终于停止……周围一片漆黑。“啊，还没去吃平田大使的午饭，天怎么就黑了？”晴美迷迷糊糊地想着。

2

晴美昏了过去。

“啊，好痛……”

不知过了多久，晴美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呻吟声，慢慢睁开眼睛。

整个身体犹如散了骨头，疼痛不已。好在坐起来一检查，手呀脚呀全都在，一个不缺。

究竟发生了什么？晴美一时弄不明白，只记得是从某处滚落下来，滚过一望无际的黑暗。

“不会掉进地狱了吧……”晴美呆坐着，自言自语道。

渐渐地，丢失的记忆慢慢拼凑起来。晴美的脑海里浮现出衣橱的形象——明明是躲在衣橱里，怎么就……

“对了！”荣子说过的话突然闪电般在晴美耳边回响：“妈妈也躲在衣橱里……”

这个看似普通的衣橱，实则与墙壁后开辟的密道相通。而晴美不知怎么就触发了暗门的机关，于是便顺着台阶跌落至此……

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晴美定定神，观察起周围来。

当眼睛习惯了黑暗，晴美渐渐看清自己滚下的台阶其实并没有很高，刚才翻滚时那种深不见底的感觉，只是恐惧和疼痛带来的错觉。

台阶上方，连接衣橱的门早已关闭，周围一片漆黑。

荣子应该还留在衣橱里——她会去找哥哥和石津来帮忙吗？还是别抱太大希望了，现在的孩子都冷漠得很……

晴美支撑着慢慢站起来。似乎没有骨折，浑身上下也没受伤。

这下能更好地看清这条密道了。这家酒店因为是由年代久远的古宅改建而来，过去的贵族们为防范万一而精心设计了秘密通道，在当时实属平常。但令人咋舌的是，这条诞生于古老年代的密道居然沿用到今天！只见周围的墙壁上安装了隔板，脚下的地板包括台阶也都铺着厚厚的地毯。刚才滚下来没受伤，就是因为地毯缓冲的缘故吧。

密道在前方拐了一个弯。晴美能在黑暗中看见台阶和地毯，全是依靠转弯处依稀透进来的光，正是这些萤火般的光亮点燃了晴美向前探索的好奇心。

一般说来，沿台阶穿过衣橱回到梅原伸子的房间叫上哥哥或石津，再一起向密道进发，才是多数人会采取的办法，晴美却偏偏喜欢“不一般”的办法，此刻的她犹如鼻子前悬着胡萝卜的兔子，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往前冲。

“反正若想离开随时都能出去，而且这么秘密的地方，鲜有人知，

不会有什么危险吧……”晴美一边自言自语——确切地说是自我打气——一边慢慢地朝光亮走去。

转过了弯，前方的路更长了。那些光亮来自两侧墙壁上安装的间隔灯，虽说是款式古典的角灯设计，但发光的却是灯泡。原来这密道里还通着电路啊！

密道很长，弯弯曲曲的。一开始时还能辨认出是向庭院方向延伸，经过几番左拐右绕后，晴美便如坠五里云雾了。不过由于没有分岔口，所以多少还能分辨清路线……

有门！在密道的一侧，晴美忽然看见三扇并排的门。

这里并非密道尽头，前方还有路，不过晴美决定先在一扇门前驻足，一探究竟。

门内很安静，完全听不到声音。晴美尝试着开门，但似乎上了锁。她又试了试另外两扇门，也都如此，只得无奈地耸耸肩。

这几扇门背后，不像是地下仓库，因为那些门看起来结实气派，把手上的雕花也十分精致，应该是供某种特殊用途而设计。

没办法，晴美只得继续朝前走……

又拐过几个弯，去路被一幅巨大的红色天鹅绒帘子挡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已经走到这里的晴美，自然不会回头。

她轻轻掀起帘子一角，侧身窥探——原来是一间屋子。于是晴美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房间格外地宽敞，整体布局好似酒店的休息室，但其中的陈列摆设则要奢华多了，看得晴美一时傻了眼。

只见房间正中是一组白色真皮沙发围着一张黑色大理石茶几，底下铺着一张完整的虎皮作地毯。沙发一旁的立柜饰有繁复精美的雕刻，堪称工艺品。天花板则比密道挑高许多，中央向上拱起形成圆弧状的穹顶，穹顶垂下一只华丽的水晶吊灯，散发着绚丽夺目的光芒。

墙壁上，几幅巨大的油画吸引了晴美的注意。尽管晴美不谙艺术品鉴赏，但也略知一二。挂着的这些大都不是真迹，而是名画的赝品，否则像雷诺阿和莫奈那样的作品得值多少钱啊！不过即便是赝品，如此高超的技法和仿真度也应该价格不菲……

晴美站在这空荡荡的大屋中央，原地转了个圈，这究竟是哪？她突然感到难以言状的不安。

在天鹅绒门帘入口处的正对面，还有一扇门。但晴美似乎失去了开门继续前进的兴趣。还是尽早原路返回告诉哥哥他们吧，她心想。虽然还没弄清这里的密道和地下室与发生的一系列案件之间的联系，但梅原伸子应该知道密道的存在，而且极有可能躲进了这里，只是动机不明。

“总之，先回去再说。”

晴美有些不好意思。一路上跌跌撞撞的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怎么说走就走？——她听见心里的另一个声音在嘲笑自己。

正当她抬起腿要向天鹅绒门帘入口迈步的时候，突然，身后的门被打开了。

“抱歉抱歉，”门里走出来一个男人，“让你久等了。”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晴美吓得差点栽跟头。若事先能有窸窣的脚步声或笃笃的敲门声提示或许还好，冷不丁地冒出个人来，难怪晴美反应大。

晴美不曾见过这个男人——等等，看着似乎又有些眼熟。他的穿着打扮十分土气，西装和西裤的尺寸都不合身，而且还是深灰的，就是过去日本上班族被戏称为“灰老鼠”的那种颜色，即便是在机关上班的中年大叔，现在也不会穿这种西装了——晴美心想。

他的年纪大约四五十岁，头发蓄得很长，抹着锃亮的发蜡，三七分的发际线非常清晰。眼镜则是圆形波点款，系着的那条领带怎么看都像利用风吕敷^{[\[1\]](#)}改的，十分滑稽。

总而言之，“土气”一词描绘的形象，就是眼前这位了。

不过，他那张脸确实在哪儿见过。是谁呢？

“是不是等累了，准备回去？别这么扫兴，快过来坐。”正当晴美专注于观察的时候，男人突然说话了。

“嗯……”

“来，到这儿来。”

男人往其中一张沙发上一坐，伸手示意晴美到身边来。

晴美犹豫了——该不该现在就走？但这个男人看上去并不危险，身板也不强壮，似乎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威胁。

“怎么，生气啦？”男人似笑非笑地说，“冷静点，啊，回头我会补偿你的。”

“那——好吧！”晴美把两手往身后一背，顺着男人的话，摆出一副撒娇的表情，向沙发走去。

“这就对了嘛，乖——女孩子就是要乖。”男人的话透着疼人的温柔。

他是谁？在沙发上坐下后，晴美再次对着男人端详了一番——肯定在哪儿见过，但应该不是身边的朋友或酒店的住客，否则自己不会记不起来。这种似识非识的感受，应该是在别的场合见过。

说来也奇怪，这个男人明明不认得晴美，说话的语气却总带着很熟络的语调。

“你——几岁了？”男人问。

“我吗？二十——”晴美一咬牙，去掉个零头，“二十岁。”

“二十岁啊——”男人显得有些失望，“说好了要十几岁的。”

“这又不能怪我，”晴美一听，不乐意地噘起了嘴，“算了，我还是

回去吧。”

“别，别，没事儿！”男人似乎急了，一把抓住晴美的手臂。晴美被这突如其来的挽留吓了一跳：

“快松手！”

“弄疼你了吗？对不起，对不起。”男人顺势拉过晴美的手，在她手背上吻了一下。看不出这个土气的男人还挺会装模作样的。

“没事儿，真没事儿，你很可爱，而且非常好——是我目前见过的小姐中最好的！年纪大上一两岁真没关系。”

“谢谢……”晴美嘴上虽然应付着，心里却打起了鼓：从他的语气措辞尤其是刚才那句“目前见过的小姐中——”来看，他应该是把自己当成在这里等他的小姐了！

如此想来，这该是一种买春交易，而这里正是高级的买春场所。

这个结论令晴美简直不敢相信，原来在这间酒店的地下竟然存在这样的地方……

这些事情，身为酒店经理的贞子·格林不可能不知道！而她竟然借酒店的名义，背地里干如此勾当！

“你——是大学生？”男人又问。

晴美本想回答自己已经工作，转念一想，这种男人肯定对“女大学生”、“女高中生”没什么抵抗力，遂改口道：“嗯，今年大二。”

“哦，是嘛，果然！”男人很是高兴，连连点头，“怪不得小手这么柔软，哪里像干过粗活累活的手啊。还有这眼睛——”说着，男人突然把脸凑到晴美鼻子前，慌得晴美赶忙躲闪：

“眼……眼睛怎么了？是进沙子了吗？”

“没有，相当清澈。只有未受尘世污染的清纯少女才会拥有如此清澈的眼眸。”

这男人真傻——晴美心想——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现在的女大学生，不是说所有人，有的还是挺厉害的。不过你不同！”

这回男人侧转身子，盯着晴美的身体上下打量。

“别……别这么看我，怪不好意思的。”晴美被男人看得浑身不自在。

“你的身材真不错。”男人笑着说。

“哪有。”

“你看这线条，既透着少女的清纯，又具有女人的丰盈。”

男人的话仿佛出自过气诗人之口，但过于肉麻，叫人受不了。晴美心想。从这情形看，再敷衍一阵子便可抽身离开，只是在离开之前最好能再套出些什么。

“我说，”晴美发出撒娇般的声音，“你一直来这儿吗？”

“‘一直’是不可能的，一来我没有时间，二来这里也不便宜。”

“很贵吗？”

“嗯，”男人点点头，“你应该挣不少吧？”

“还行，不过很快就花完了……钱这个东西，总是不嫌多的。”

“哈哈，说得好，”男人笑了，“怎么样，喝点什么？”

“嗯，我想想。”晴美松了口气，如此一来，便争取了不少时间。

“想好了吗？威士忌？”

“行啊，随便吧。不过我不是很能喝。”

“没关系，醉了也无妨。”男人微笑着起身走向立柜，取出两只玻璃

杯，注入威士忌。

看来他对整个房间的布局和物品摆放都了如指掌。

只是这大晌午的……他究竟是什么人？晴美又琢磨起来。

从日本来的游客吗？可若是日本游客，何必费这么大劲儿跑这里来找女大学生？所以更可能是被公司派来的职员，长期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便想找个日本姑娘，这种心情不是不能理解。不过“理解”归“理解”，不代表“值得原谅”，晴美最讨厌这种男人了。但自己为何偏偏对这张脸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晴美说不清楚。

“来，我们干一杯。”男人将酒杯递给晴美。

“为什么而干杯？”晴美问。

“这还用问吗？”

“为清纯的少女？”

“没错！”

男人笑了。晴美也跟着笑了。两只酒杯呼地碰在了一起。

“要一口气喝光哦。对，对，你还挺能喝的嘛。”

“啊！喝得太猛了，”晴美夸张地喘了口气，“糟了，一会儿会头晕吧？”

其实晴美的酒量好得很。这点度数的酒，根本不在她眼里。

“没关系，喝红了眼的女孩子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男人笑着，缓缓放下手中的酒杯。

“走，我们去房间。”男人向晴美伸出手。

房间？什么房间？晴美忽然想起了密道里那三扇上了锁的门。

看来这间屋子只是用来安排会面，打量好了再转移至那三扇门里。

这买卖做得还挺大嘛！待我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后，看我怎么揭发你！晴美愤愤地想。

没想到这个地下组织竟然颇具规模——想到这里，晴美突然灵光一现，“幽灵俱乐部”！

对呀，说不定这才是“幽灵俱乐部”的真实面目。会员之所以在这家酒店集会，没准就是冲着……

“快，走吧。”男人伸手来拉晴美。

“不，我……”话还没说完，晴美突然感到一阵晕眩。

“你怎么了？”

“奇怪……我的头怎么突然这么晕——”

这不可能！即便是再烈的酒……不，等等，这不是醉酒的头晕，而是……药！刚才的酒杯里……

“腿好沉……你！在酒里放了……”

晴美站起来，可刚刚踉跄走了两三步，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她试着甩甩头，但头晕得更厉害，周围的沙发、油画全都骨碌碌地打起了转，仿佛置身旋转木马上。

晴美挣扎着想再站起来——但事与愿违，最终咚地一头栽倒在虎皮地毯上。

渐渐地，眼前的一切模糊了。

朦胧中，晴美突然记起似乎在某本杂志的卷首页里见过这男人的笑容。

3

“真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家伙！”片山叹口气道。

“怎么办？”石津一副坐立不安、愁眉苦脸的模样。

两个人站在酒店的大堂里，而门外平田大使派来的专车正等着。

贞子·格林向他们快步走来：“没有，没有，哪儿都找不到。”

“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哪儿的话，这点小事……您觉得她会上哪儿去呢？”贞子担心地问。

“她整天来无影去无踪，谁知道呢？”片山瞥了眼门外的车，“一直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石津。”

“欸？”

“我们先走，让晴美自己去吧。”

“可是……”

“您就放心地去吧，”贞子说，“回头我再找找，找到了就带她过去。”

“那麻烦您了。”片山说着，一把拽过依依不舍的石津出了大门。

司机早就打开了后座车门恭敬地候着了。片山他们上车后，看见副驾驶座上坐着秘书松永。

“您来了啊——咦，令妹呢？”

“她可能会晚一点，我们先去吧。”片山说。

“也好。”

汽车发动了。石津一开始还不死心，不住地回头望着酒店。直到酒店消失在视野中，才彻底放弃，回过头来问片山：

“咱们中午吃什么？”

话题转换之快，着实令人招架不住……

“大鹿亭”位于幽静的树林里。虽不是像酒店那般的古宅，但看得出也是由过去的公馆改建而来。

“请随我来。”

下车后，秘书松永先行一步为片山他们带路。饭店里，一个相熟的大块头德国佬热情地招呼松永，看样子像店老板，他和松永之间自然用德语对话，片山和石津一个字也没听懂。

“店里已经备好了房间，”松永向片山解释，“不过大使现在还没到。”

“哦。”

“因为今天不巧有个接待，”松永一边带路一边说道，“从那里抽身过来，可能需要些时间。”

“大使那么忙，真是不好意思。”片山吃人的嘴短，听松永这么一说便连忙道歉，其实说“不好意思”的难道不应该是尚未现身的平田吗？

“您别客气，”松永说着推开了门，“来，里面请。说起大使这工作，有一半是参加各类派对酒会，他本人也厌倦了。你们想啊，不论多好吃的东西，一天之内吃上个五六顿，换了谁都受不了啊。”

“是吗……”一天吃五六顿饭的石津一脸诧异。

“这工作也挺劳心劳力的。”片山在桌前坐下，说道。

包房位于饭店的一角，窗户很宽敞，视野开阔，能看见店门外停着的接泊车。饭店被一片茂密的树林环绕着，雀声清脆，很有意境。

“确实算不上是轻松的工作。”松永拉开椅子坐下，向身后进来的店老板叫了饮料。

“我要果汁。”片山小声说道。虽然苹果汁味道不差，但一年到头总喝这个也腻了吧！可怜片山苦于喝不了别的饮料，没有选择。

“平田大使这人，总的说来不爱社交。”坐下之后，松永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

“这样啊，那岂不是更加辛苦？”

“谁说不是呢，他经常喝到呕吐，我看着都心疼……要不是能偶尔出来歇口气，放松放松，肯定扛不下来。”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歇口气”上——片山心想——没准儿这就是他和“幽灵俱乐部”的连接点。

“平田大使一般都怎么放松呢？”片山试着问。

“这我就不清楚了，”松永摇摇头，“其实，我也帮大使干了不少私事，但他时不时地会有一天——哦，完完整整的一天倒不常见，顶多半天吧——会空出来，然后一个人上外头转转，我也不方便过问。”

“哦，是这样。”片山点头道。

松永抬手看了看时间：“大使差不多快到了，要不咱们先开始？”

“那样太失礼了，还是再等等吧。”片山客气地说。石津听后，一脸的失望……

“啊，说曹操曹操就到！”一直望着窗外的松永突然眼前一亮。

片山应声望去，只见饭店大门外驶来一辆车，平田从车上下来，对驾驶员嘱咐了几句，便朝大门走去。车子缓缓驶离——正当这时，突然听见砰的一声，平田一头向前栽倒在地。

片山不禁“啊”地失声叫起来：“枪击！”

“糟糕！”松永顿时面色铁青。

二人飞也似的冲出房间——勉强跑在前面的片山总算是保住了警察的形象。石津则跟在二人身后。

经过走廊时，碰巧店老板正端着盛满饮料的托盘走来，毫无防备地面对冷不丁直冲而来的片山他们躲闪不及，手中的饮料掀翻在地。

“大使！”一脚刚跨出大门的松永喊了起来，“坚持住！”

只见平田浑身上下竟然一滴血也没流，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掸掸衣服上的尘土：“呵呵，是你们啊。我来晚了，真不好意思。”

“大使您……”松永惊呆了，“您没事吧？身上的伤怎么……”

“伤？什么伤？”平田不知所云地问。

“刚才我们听见枪声……”

“枪声！”平田一惊，“我怎么没听到？”

“那您干吗倒在地上？”片山说，“我们都以为您中枪了……”

“哦，那是一不小心被石头绊了，”平田说，“对了，说起来刚才汽车有砰的回火声。”

“搞了半天原来是回火，”片山尴尬地笑道，“我还当是枪声。”

“哈哈，让你们担心了。”平田也笑了。

石津却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他在心疼刚才走廊上店老板洒了的饮料。

“你们先进去吧，我去找这儿的老板帮忙把衣服整理下。”平田说着，向店里走去。

“唉，虚惊一场，”石津开口道，“更饿了。”

片山一行刚要转身往里走，忽然听见身后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大概是晴美来了？”石津有些激动地说。

只见一辆二人座的小轿车停在了大门外，贞子·格林摇下窗户，探出头来。

“片山——”待片山走近后，贞子说道，“晴美小姐仍然没出现。”

“是吗？这个家伙，干吗去了？”

“不过，我带了另一个人来……”

“一个人？”

“应该是一只……”贞子微笑道。

只见福尔摩斯从车窗里腾地一跃而出，欢快地跑到片山跟前蹲坐下来，仰起头可爱地喵了一声。

“喂，喂，不是我不肯带你来，是你自己没去大堂集合，不怪我哦。”片山辩解道。

“喵——呜！”

“知道啦，知道啦，走，我们一起进去。”片山叹口气道。

“那我也回去了，我再四处找找你妹妹。”贞子说着发动了汽车。

“谢谢了，慢走——”

片山目送贞子驾驶的小轿车远去，心里却在想：“特意大老远地跑一趟就为送福尔摩斯？她可真够热心肠的……”

“味道如何？”平田亲切地问。

“好吃极了！”石津立即答道。

“没想到鹿肉的口感这么嫩。”片山补充道。

此刻，正餐的鹿肉差不多用完了，饭桌上显得有些沉默。或许这沉默正预示着正题的开始。

“松永。”平田说。

“什么事？”

“不好意思，你出去等我一下。”

“好的，”松永问也不问，即刻起身，“那我去外面喝茶，有事您叫

我。”随后恭敬地鞠一躬便离开了。

现在，包间里只剩下平田、片山和石津，还有分到一小碟鹿肉的福尔摩斯。

“这里甜点的分量也足得很，”平田客气地说，“要不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再吃？”

“我们是不是该谈谈……”

“我知道。”

“你是‘幽灵俱乐部’的……”

“嘘——”片山每次一开口就被平田打断，“稍等一下。”

也不知平田在想些什么，只见他站起身，竟踩到椅子上，仔细地检查起垂在餐桌上方的吊灯。

片山和石津面面相觑。检查完毕，平田从椅子上下来，又钻进了桌子底下。

“您是在找东西吗？”石津忍不住问。

“嗯，嗯。”平田将包间里的椅子、烟灰缸等物件挨个儿翻了个遍。

“在找什么呢？”片山问。

“窃听器。”

“窃听器？在这包间里？”

“说不准，反正我的生活总是和间谍斗智斗勇。”

“间谍……”

“没错。所以不论走到哪里，都得防着点……不瞒你说，这家饭店的老板也是一名间谍。”

片山惊愕地睁圆了眼睛：“这……您既然知道竟然还——”

“没关系，我也不能连饭也不吃了。何况这家店的菜确实好吃，我舍不得因此苦了自己的胃呀。”平田说着，走近窗边检查起来。

“真没想到……”

“是嘛！他安排我们坐这间包房，肯定事先已有所准备。当然了，对方也料到我一定会猜到他的这些伎俩。这种事情很平常。”

“哦……”

“这就好比一种游戏。我一直觉得啊，错不在间谍，错在没能识破间谍的人身上。”

“这倒挺新鲜……那您找到了吗？”

“没有——奇怪啊，”平田挠挠头，“应该会藏在某个地方……”

这时，福尔摩斯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当然是用四条腿），踱着猫步轻巧地向包间一角的花瓶走过去，喵了一声。

“难道是那只花瓶？”片山猜道。

“不可能，我已经检查过了。”

只见福尔摩斯稍稍弓起背，随后腾地跳起来落在瓶肩与墙壁的狭窄夹缝里，伸长脖子，用鼻尖使劲儿嗅花。

“是花里有什么蹊跷吗？”

平田好奇地走过去。只见福尔摩斯突然叼起其中的一枝花，将它从花瓶里拔了出来。

“噢！这……这个是……”平田惊奇得语无伦次。

“怎么了？”

“是这枝花！这花是假的，它本身就是个窃听器！啧啧，做得可真

像啊……”

“不会吧！”石津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哎呀呀，你可帮了我的大忙！这只猫真了不起！”平田抚摸着福尔摩斯的脑袋赞叹道，“这枝花就留给你做纪念。”

“这年头，什么都可能是假的啊！”片山不禁感慨道。这时，石津忽然轻轻地戳了戳他——

“你干吗？”

“刚才咱们吃的鹿肉……”

“怎么？”

“那可是真材实料，造不了假。”

平田回到饭桌旁：“刚才多有失礼。因为那事儿很敏感，万一被间谍抓到了小辫子就难办了。”

“我能理解。现在方便了吗？”片山再次提起话题。

“对了，那次的集会，你怎么……”

“哦，我只是不小心迷了路，误打误撞。”

平田微笑着点点头：“我说呢，你作为会员，稍稍年轻了些。”

“其实‘幽灵俱乐部’这件事儿，警方多少也知道些，俱乐部成立的目的是为了玩儿吧？”

“本来就是，”平田赞同地点头道，“那些上流阶层的人——比如官居高位的公务员、有钱又有声望的名人等，这些人很难放开手脚毫无顾忌地玩。若换作一般的有钱人，即便去夜店左拥右抱，受影响的顶多是他个人，但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的名人，因为不论走到哪里大家都认得——或者虽然没那么有名气，可一旦事情败露就会影响很大的人。”

“比如像您这样的身份？”

“是的，”平田点点头，“关于这一点，大众往往很难理解，但是别忘了，志向再高的政治家也是人，是人就免不了需要喘息的空间，比如尽情地醉一场、偶尔找女孩子之类。但是万一被人知道了.....所以为了防范这个‘万一’，只得都舍弃。”

“喝酒应该不至于吧？”

“要是醉了呢？说不定把平日里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地全说出来。”平田摇着头说。“若是普通上班族那些嚼上司舌头的话倒也无妨，但.....”平田两手一摊，“身为一国大使，醉酒后万一流漏出对某国元首的不满，事后再推说当时喝醉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说不定还会引发国际矛盾。”

“说的有道理。”

“正因为如此，所以连喝酒都不能随心所欲，更别提找女孩子。”

听到这里，片山才多少明白了大使的意思——像他这种既喝不了酒又对女性发怵的人，自然理解力差些。

“不仅酒和女人，赌博也是，”平田继续道，“我认识一个外交官，他时不时会托相熟的化妆师把自己装扮成阿拉伯的王族模样，只是为了去赌场尽情玩一把。”

“是嘛.....”

“除此之外，还有更悲剧的。我听说某著名舞蹈流派的一位代表舞蹈家最后竟然得了精神病。”

“怎么会？”

“因为玩不了小钢珠啊^[2]！”

片山简直不敢相信：“就是那种砰的弹一下然后哗啦哗啦的小钢珠吗？”

“正是。据说她从学生时代起就非常痴迷小钢珠，继承了那个流派之后也常常驱车去离家很远的地方偷着玩。”

“那怎么会？”

“因为被电视台拍到了，丢尽了脸面，之后不论去哪家店都会被人认出来，而且该流派也不希望她继续这种不体面的爱好，于是她一直默默地忍着，最后就不正常了。”

“‘幽灵俱乐部’就是为这类人成立的吧？”

“是的，”平田点头道，“不过，我虽是会员，对俱乐部本身却知之甚少。”

“怎么说？”

“一开始我是从别人那儿得知有这个俱乐部，然后碰巧认识了那里的会员，在他的介绍下入了会。据我所知，这个所谓的俱乐部既不设总部，也不发行会刊，里头的人都各自以会员的身份与俱乐部保持联系。”平田说道，“所以？”

“嗯？”

“所以还请你手下留情——诸如怎么联络的、向谁联络之类，就别再一一追问了。”

片山一想，也是，揪着“幽灵俱乐部”刨根问底并非此次调查的目的。栗原也说过，阻止针对俱乐部成员的谋杀才是正题。

“好的，”片山点点头，“不过听了您刚才的介绍，我觉得这个俱乐部似乎没什么大问题。”

“事实也是如此，”平田笑道，“我再补充一点——你可能已经知道了，要成为俱乐部的会员，是不能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的。”

“必须借用别人的名字，对吧？”

“不仅是名字，还包括那个人的过去、经历……总而言之，是完完全全以另一个人的状态入会。”

“那个被借用的人，是自己找的吗？”

“是的，所以非常困难，你想，愿意将自己的一切信息拱手出让的人，怎么可能很容易就找到？”

“这么做——是为了不被人认出来吗？”

“有这方面的原因。比如你弄到了画家的名字和经历，你就得处处表现得像一名画家；要是演员，就得处处展现出演员的风格。”

“我怎么听着像小孩子过家家啊？”

“是像小孩子的游戏，但大人们却很认真地在玩。”

“如果是这样——”石津插进来道，“为什么不能自己瞎编一个名字呢？”

“怎么说呢，坚持用真实人物的身份是俱乐部的底线，因为能找到身份这事儿本身既花时间又花钱，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换言之，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成为会员。”

“嗯——”片山赞同地点点头，“那你又是如何落到被人盯上的境地的？”

一直对答如流的平田突然面露难色：“这个……其实不能怪我。”

“怎么回事？”

“唉……我花钱买了一个病死的人的身份，真的一点儿也不便宜，我还费了半天劲儿说服他的家属对外称他失踪，没想到……”

“怎么？”

“那个本应是病死的人其实并非是病死。”

“不是病死的，难道……”

“是被人杀死的。”平田压低声音说。

头好痛。

晴美蒙眬地睁开眼睛，头疼得仿佛稍有刺激便会裂开。

啊……我这是怎么了？

她首先想到了宿醉，在她以往的经历中，这类头疼多半是由于急性酒精中毒，除了宿醉还能是什么？

奇怪，我昨晚喝了很多？

昨晚……

我在哪儿？

晴美心里一惊，视野一下子清晰了——因为仰面躺着，映入眼帘的自然天花板。

怎么天花板和东中野的自家公寓不一样……哦，因为我来了德国，这里是德国的酒店，叫古宅酒店。

还有——地下道，一间超豪华的休息室……

晴美一点一点地回忆起来了：对了！之前我正和一个土气的职员打扮的大叔喝酒，那酒里下了药！

“这个畜生、混蛋！我饶不了你！”晴美一边心里暗暗叫骂，一边坐起来。

“啊——好痛……”撕裂般的头痛让晴美不禁呻吟，但同时也唤醒了她的大部分意识。

这里不是休息室，大概是密道里某间上了锁的屋子吧——晴美心想。四周没有窗，照明倒很充足，房间给人的感觉和那个休息室很像，也是奢华艳丽的宫廷风格。

那个男人呢？晴美左右搜索，却毫无结果。

身上怎么有点冷——忽感一阵寒意的晴美下意识地低下头，这才发

现自己竟然一丝不挂！

足足五秒钟后，晴美哇地大叫一声，从躺着的沙发床上蹦起来：“这……这……太无理了！竟然让一个姑娘——裸体躺着！混蛋！万一……万一感冒了怎么办！”

晴美面对看不见的“敌人”又叫又骂，脸上一阵青一阵红，一边发疯似的在房里到处寻找自己的衣服，可惜连一条内裤都没找到。

“怎……怎么办……”晴美焦急万分。再好强的她，除非面对的是生命危险，否则赤身裸体，无论如何也无法全力投入战斗。

稍稍冷静下来后，晴美开始考虑衣服的替代品，只见屋子里有沙发床和衣橱，还有一副画架，不过背对着自己，看不见画上的内容。

“没办法，先凑合着用吧。好歹强过裸体。”

于是晴美走向沙发床——由于惊吓，头痛反倒好了不少——一使劲儿将沙发床上的罩布扯了下来，一圈圈缠绕在身上，好似印度民族服装。

身体总算遮起来了。了却这桩事后，晴美开始静心思考事情的经过：

首先，身体应该没受到伤害，否则自己不会到现在都没察觉。这么想来，那个男人应该只是让我裸体躺在这里，自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真是个怪人，搞不懂他在想些什么！

这时，晴美忽然瞄到了画架，画架前摆着把高脚凳，边上还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散乱地放着各种粗的细的画笔和调色盘。

像是刚刚有人用过的样子。晴美心想，这画的会是什么呢？

于是晴美好奇地绕到画布的正面——

“啊！”

一见到画，晴美立刻叫出了声——只见画上画的正是晴美！还是躺在沙发床上酣睡的裸体……

“竟然画的是我。”晴美小声嘟囔道。

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裸体画，一般人的心情多少会变得复杂，可能是害羞，也可能是尴尬，但——

“我真的有这么胖吗？”晴美的关注点总是与众不同。

撇开这一点——眼前的这幅画真是那位不起眼的大叔画的吗？

晴美并不精通美术，公寓里的画也尽是银行送来的挂历或电影海报，但画布上的这幅，即便是晴美也能看出，是具有相当功力的，不是什么从美术学院刚毕业的人就能信手画出来的。

画作色泽饱满，颜料上得厚重，衔接处过渡自然，没有出现细线勾勒——说不清是现代派艺术还是印象派，总之在光与影的交错中，白皙的肌肤从画里透了出来。

晴美盯着画欣赏了许久，好不容易才将视线从画上挪开。

“不知道他画了多久。”

肯定不会是画了一两天，自己昏迷的时间顶多个把小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画出这样的作品，真了不起！当然了，在晴美的裸体周围，还有墙壁、衣橱等充当背景的物件，这些就相对简单了，有的甚至用褐色颜料一抹就算完事。

“可惜不方便给石津看。”晴美啧啧叹息道。

画的事儿先搁一边，当务之急还是想想该怎么出去吧！晴美转念一想，记得出了房间应该就是密道，然后就一直通向梅原伸子的房间……对了，难道那个男人也是这么出入的？他人呢？难不成画到一半走掉了？

其实仔细想想，这事儿也挺蹊跷，费了半天劲给晴美下药、脱去衣服，就为了画一张裸体画……若是这样，雇个模特儿岂不更方便？何必特意跑这儿费这番周折？

可是那个男人怎么看也不像画家，会不会他只负责前期准备，作画的另有其人呢？

“啊！一团糍糊，完全搞不明白！”晴美挠着头抱怨道。

一直这么杵着胡思乱想也不是办法，得赶紧出去……但身上裹着罩布，有些寸步难行。

“我的衣服呢？”晴美咳嗽一声，在房间里展开新一轮搜索。

说是搜索，其实房间也不大。晴美拉开衣橱瞄了一眼，里头空空如也，啥也没有。

沙发床边还有一扇门，里面应该是室内卫生间。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晴美拉开了门——

是卫生间没错，但眼前的情景令晴美完全忘记了找衣服——因为那个男人竟然在卫生间里！

只见他坐在冰凉的瓷砖地板上，身上还是那套土气的西装，但白衬衫上端的扣子全解开，领带也脱了扔在一边。他的头无力地垂在胸前，看样子像是睡着了。怎么能选在这种地方睡觉？

于是，晴美小心翼翼地靠过去蹲下身，歪着头想看清男人的面容。正在这时，男人突然动了。晴美吓了一跳，赶忙站起来，但——男人似乎不是在意识的支配下动的而是由于重力——只见他竟然慢悠悠地侧身倒了下去。

他死了！晴美预感到。再一看他的脸，晴美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只见他的眼镜一只腿挂在耳朵上，另一只腿耷拉着，突然，咚的一声掉到了地上。

“我真的在哪儿见过他，他到底是谁？又怎么会在这地方……是心脏不好吗？瞧这脸色差的……”

各种猜测瞬间冒了出来，这时，晴美突然注意到男人背部的西装上有一摊黑褐色的污渍。是血！

“他是被人杀害的……”晴美惊愕地咽下口水，“谁干的？”

出了卫生间，晴美越发急切地想离开这里，一刻也不能耽搁。尽管身上的打扮不适宜出入酒店，但现在顾不得了。晴美将围着的罩布裹

紧，迈着小碎步走向房门，刚要拉开，突然发现安全链还拴着，晴美慌忙解下一拉门——门外竟然还有一道门。

其实这种双重门在欧洲建筑中并不罕见，两道门一般相距三四十厘米左右。

于是晴美再伸手去拉第二道，门没锁，晴美顺利地出来了。

门外是走廊，但并非地下密道，而是敞亮的酒店客房区。

只见前方有一扇客房门正开着，一名身穿制服的女服务员刚巧从门里出来，见了晴美，神情一愣，停下了手中的活儿，估计是被只裹着一条罩布就窜进走廊的晴美吓到了。

“Gu,Gutentag！^[3]”

晴美忙用生硬的德语打了招呼，微微一笑，随即就光着脚在走廊上跑起来。望着她衣衫不整的背影，德国女服务员摇摇头叹了口气……

幸好之后晴美谁也没遇到，一路顺利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房门没有上锁——像这种老式酒店的门一般都没装自动锁。进了房间，晴美立即锁上门，拉下窗帘——终于安心了。

“唉，这都算什么事儿啊！”晴美不禁感慨。

她仰头望望墙上的挂钟，四点刚过——还挺早。

“哥哥他们……哦，被平田大使请去吃饭了。”

说不定走之前都担心坏了，里里外外把酒店翻了个遍。我应该去找他们！不过现在这副打扮怎么出得了门呢？于是晴美硬着头皮走向卫生间——这回里头总算不见血啊尸体啊之类的——冲了澡，换上自己的衣服。

“哥哥他们应该回来了，先去大堂问问。”有了行动目标，晴美便朝房门走去，打开门锁，刚要开门，突然怔住了——

因为她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刚才那屋里的安全链是拴着的！那间

屋子既没有窗也没有其他的门，只有晴美和那男人……

“不是开玩笑吧！”晴美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换言之，那名杀害男人的凶手应该还没有离开，这么说来，最有嫌疑的人不就是晴美吗！

“这……这……怎么会……”

理论上，在药物作用下的昏睡期间，晴美肯定杀不了人，何况尸体周围也没见到凶器，但从客观环境上一分析，晴美的确嫌疑最大！

忧心忡忡的晴美神思恍惚地拉开门，刚巧遇上路过门口的片山。

“原来你在这里啊！晴美，中午的时候你跑哪儿去了？”

晴美先是一愣，随后压抑的种种委屈、焦虑、紧张、疑惑一齐涌上心头，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哥哥……”

“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你倒好，一直在房间里吗？我明明来叫过你。”

“没，那会儿我在别的地方。”晴美说。

“是嘛，你不知道，大使请客的料理可好吃了。”片山故意咂着嘴说道。

“现在不是谈吃的时候！”晴美瞪了片山一眼。

“好端端的生什么气啊？”

“算了！”

正发着脾气，石津走了过来：

“哟，晴美！你终于出现了！”听起来心情不错。

“不好意思，让你担心了。”

“嗨，那不算什么。我跟你说，今天的午餐真是美味极了！我见你没来，心想你那份要是浪费了对不起大使，所以我就勉强把你的也吃了。只可惜最后那道甜品，实在是——”

“够了！”

气不打一处来的晴美没等石津说完，扭头就走。

“她这是怎么了？”石津莫名地问。

“谁知道！”片山耸耸肩，“女人的脾气来得快去得快，随她去。”

休息室里一个人也没有。

晴美独自找了张沙发坐下，叹了口气：

“这帮男人真是……”

越过一侧的窗户可以望见灌木葱郁的庭院，不时有酒店的客人散步至此。这般悠闲自在的景象晴美看得出了神，越发感到此前发生的一切恍如梦境：暗门、密道、谜一般的休息室、下了药的威士忌……裸体画、死尸，最后还来了个密室谋杀！一切遭遇是那么离奇，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尸体是真实的，画也千真万确。

“怎么办？”一贯做事有主张的片山晴美犯了愁。

这时，脚下忽然传来喵的一声，低头一看，福尔摩斯正昂着头瞪大眼睛看着自己。

“福尔摩斯——”晴美伸手摸摸她的脑袋，“你是不是也想说那儿的饭很好吃？我知道，大家只惦记好吃的，谁也不关心我。”

“喵——”福尔摩斯又叫，仿佛在笑话晴美：“傻瓜，说什么呢！”

“你说我该怎么办？卫生间里躺着的尸体迟早会被人发现，与其这样……”

突然，晴美想到了什么，顿时整个人愣住了——画！那幅画！明眼

人一看便知画上的人是我！

“糟了，只要见到那幅画，就会怀疑我是凶手……”

“什么凶手？”碰巧这时，片山走进了休息室，“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被片山这么一问，晴美忍不住吐苦水：“就在你们跟着大使好吃好喝的时候，我在衣橱背后的密道里受苦受难呢！”

“噢？说来听听。”

“地道里有一间秘密的屋子，我在那里喝下掺过药的威士忌后，便不省人事了。”

“哦。”

“睁开眼睛，我发现自己竟然一丝不挂地躺在沙发床上，卫生间里还有一具男人的尸体。”

“然后就一下子被吓醒了，哈哈！”片山没把晴美的话当真。

“要是那样倒好了，”晴美嘟着嘴站起来，“你跟我来！”不由分说就往外跑。

片山和福尔摩斯连忙追出去：“喂——你要去哪儿？”

“带你去看尸体。”

“什么？”片山一愣，“当真？”

“不好意思，是真的。”

“那……裸体的事儿也是真的？”片山顿时脸色大变。

“当然！不过你放心，我没事。”

“可你怎么会——”

“去了就知道了，”晴美逐渐恢复了平静，“对了，平田大使说了什么？”

“这事不急！我说，你确定没事？”

“我！没！事！有事的是那男人。”

“你说尸体？”

“嗯。”

“不会又是杀人案吧？”

“不是‘不会’，是‘肯定’。”

“唉，”片山抬起头，一声长叹，“我真的受够了！”

“能杀害那男人的，只可能是一个人。”

“你知道凶手是谁？”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

“是谁？”

“从现场的种种情况判断——”晴美顿了顿，“我就是凶手。”

片山愕然，说不出话来。

“就是这儿。”晴美走到门前停下来。门没有上锁。

“这个是.....双重门？”

“可能因为房间里没有窗，冷得很，所以才设了两道门。”晴美说着推门走了进去。

沙发床、画架，一切如旧。

“去卫生间看看。”

“不会又是——血，这么一大摊……”片山不安地比画着。

“没那么夸张，你放心，”晴美拉开门，“你看吧。”

卫生间的地上干净得很，血，连同尸体都不见了！

“咦？怎么会这样？”晴美惊讶地叫起来。

“喂，哪来的什么尸体啊？”

“刚才明明在这儿！背部还受伤流血……你上这儿来。”说着，晴美一把拉过片山来到画布前。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画中的模特儿是我……”还没说完，晴美突然张口结舌愣住。

片山凑近一看，疑惑地问：“这幅水果静物画里哪儿有你？”

第四章 双重身份

1

雨，一直下。

出门旅行，没有比被雨天困住更无趣。

片山呆呆地坐在休息室里，凝望着雨中的庭院。除他之外，休息室里一个人也没有，没有脚步声，也没有说话声，一切都静悄悄的。

几点了？该是下午了吧，吃过午饭没多久。若换作石津，他的“肚皮生物钟”一定能精确地计算出距离晚餐还剩几个小时，可惜片山没有那么实用的技能。在这个倦懒的午后，睡意一波接着一波袭来，连抬手看时间的气力都没有。

晴美称头痛，早早地回房间休息。而石津，片山向来对他的行踪不感兴趣。

福尔摩斯这会儿应该和荣子玩得正欢，这几天她总是和荣子形影不离，好似守护神。

还有那四个年轻姑娘，这种程度的雨根本关不住她们，说要上哪儿转转便兴高采烈地出去了。

于是，只剩片山一个人倚靠在休息室的沙发上呆坐。

我得在这儿住到什么时候啊？片山叹了口气心想。其实若真决心要走，也不是走不了，就按照最初计划的去奥地利观赏维也纳的美景怎么了！栗原若生气就让他生气吧，我是在休假啊！只可惜这番冠冕堂皇的说辞终究只能烂在肚子里。

要说那些有钱人也真能折腾。或许有钱人有有钱人的苦，但出手买他人的过去，还大把大把地砸钱说是游戏，也太离奇了。到最后连自家性命都被人盯上——他们是自作自受，可怜身为刑警却不能坐视不理……

“整件事情最奇怪的就是……”

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吓得片山不禁哇的一声叫了起来。

“有你这样的人吗？就这么怕你妹妹？”只见晴美噘着嘴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片山揉着胸口说道，“突然出现，对我的心脏多不好！”

“难不成你还要我演奏着进行曲出现？”

“瞧你说的……头还疼吗？”

“我让石津亲了一下，就好啦。”

“哦——”片山先是点头，随即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那家伙现在在哪儿？”

“开玩笑，别紧张。他现在估计正躲在哪儿吃好吃的吧。”

“你就爱拿你哥哥寻开心。”

“谁让你都不来看你妹妹？”晴美乐呵呵地说道。

“看来你恢复得挺好。”

“还行吧——为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会被人盯上？”

“你的话题也转换得太突然了！”

“快说说，平田大使都跟你们透露了什么？”

“嗯，是这样，”片山叹了口气道，“不过我事先声明，以下内容只是平田大使的原话，是不是真的就不得而知。”

“所以才需要你们警察来鉴别嘛！”

“据平田大使讲，他就是从一名会员那儿——就是楠本政夫那儿，

买了梅原伸子的丈夫梅原重行身份的人。”

“遇上车祸死了的那个？”

“正是。楠本告诉他，若要找合适的人选，可以通过医院想办法。”

“哦，因为像车祸之类……”

“不仅是车祸，偶尔也会有身份不明的病人遭遇意外被抬进来。要是这类病人不幸死了，医院方面便会通知他们。”

“可是连姓甚名谁都不知道，怎么获得他的身份和过去啊？”

“花点心思挖掘一番，多少能知道些。何况他们找的那个护士一看到有可能成为身份辨识的物件时，会偷偷藏起来。”

“这……这不是故意让病人身份不明吗？”

“听说她从楠本那儿捞了不少钱，估计是尝到甜头了吧，见了楠本介绍来的平田也信誓旦旦地拍胸脯称包在她身上。”

“后来找到了？”

“是一个叫山边的男人，据那个护士介绍，山边是在一场地下舞厅的火灾中被烧死的，因为在现场发现了半张存折，勉强能读出一部分，这才知道他的身份。于是平田跟着这条线索找到了山边的家人。”

“然后双方就谈妥了……”

“是的，付了钱，将山边的一切买过来。”

“可平田何必搞得这么麻烦去商量？直接用山边的名字不就完了嘛。”

“万一家属知道了把事情闹大怎么办？那就不好收场了。”

“也对。”

“总之，谈妥付完钱，平田就以山边的名义加入了‘幽灵俱乐部’。然

而让人意想不到的的是.....”片山说着摇了摇头，“一年后的某一天，那个护士突然提出要见平田。”

“为什么？”

“平田也很苦恼，因为他已经被派驻德国，可那个护士执意要见他，于是他只得自己掏钱请她飞了过来。”

“然后呢？”

“护士向平田坦白了一切：原来那个叫山边的男人并没有被烧死，送来医院时只是情况危急，看着快不行了。她当时心想反正早晚会死，便提前通知了平田。谁料到他最后竟然挺了过来，于是她慌了。”

“因为那时已经收下了平田的钱？”

“是的。护士情急之下，偷偷给了他一针.....”

“把他杀了？太过分了！”晴美瞪圆了眼睛。

“后来医院方面将这件事认定为医疗事故，辞退了她。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但一年后，护士家里突然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我知道你杀了人’。”

“是谁寄来的？”

“应该不难查到，”片山说，“那个人要求见面，她便去了。虽然两人素未谋面，但她心里有鬼，被对方吓唬了几次，就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招了。”

“也提到了平田大使？”

“是的。对方听后情绪激动，说绝不会放过如此荒唐之人，还扬言血债血偿。”

“原来是这么回事！不过站在被害人的角度来看倒也合情合理，竟然因为有钱人的游戏而白白送命。”

“所以当平田得知整件事后坐立不安。”

“自作自受！”晴美毫不客气地说道，“对了，除了平田，其他人也被盯上了？”

“嗯。”

“那也就是说——除了山边，还有其他人因此而遇害？”

“或许真是这样，”片山点点头，“不久，平田就收到了恐吓信。”

“谁寄的？”

“应该不难查到。”

“你总是这句话！”

“不止平田，还有吉川，也就是自称大崎的那个饭店店主，也收到了。”

“哦，然后就有了小屋子里的集会？”

“是的，平田和饭店店主是被叫去参加集会的。他俩原本认识，彼此都知道对方是俱乐部的人。”

“那么松井呢？”

“不清楚，平田说他是在集会上第一次见到松井。”

“然后哥哥就.....等等！那么集会又是谁召开的？”晴美突然想到。

“据平田介绍，为了方便在德国‘幽灵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联系，有一个类似俱乐部代表的角色存在。平田先是向他表达了想召开集会的意愿，让他帮忙组织找人，随后便收到了集会通知。”

“那个代表又是谁？”

“平田说他也不清楚，每次都是对方主动来联系他。”

“真的假的？”晴美将信将疑，“我觉得那家伙的话不能全信。”

“你们是在说我吗？”

片山应声望去，只见石津正朝他们走来，“原来是你呀，怎么，已经到吃饭时间了？”

“片山先生，”石津故作正经地说，“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好像我总惦记着吃似的。”

“难道不是吗？”

“哥哥，快别闹了，”晴美笑道，“石津，你找我们有事吗？”

“刚才有客人来找片山。”

“客人？谁啊？”

“还是个女人哦，”石津一脸的坏笑，“该不会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老婆吧？”他算是报仇了。

“你没问她名字？”

“没有，我让她进房间等。”

“是酒店的客人？”

“不知道，总之我没见过，”石津说完又催促，“你还是快回去看看吧！”

这小子，就等着我离开，好往晴美身边坐——于是片山缓缓站起来：“也好，那我走了，你也一块儿过来！”说完便快步走出休息室。

石津无奈地长叹一口气：“片山，你越来越像栗原了。”

“站住！”一个清脆的童声从走廊由远及近地传来。片山看到迎面跑来的荣子和福尔摩斯，不禁停下脚步。

“你俩在玩什么呢？”

“猫咪在扮演狮子。”

“哦？那你呢？”

“我是泰山！”荣子说着又啊呜啊呜地叫起来，随后甩开肩膀追赶福尔摩斯去了。

“这孩子……”片山笑道，“估计福尔摩斯这两天掉了不少肉。”

“片山，要不你也去试试？”石津不放过任何开片山玩笑的机会。

走着走着，已经能看到片山的房间。

“快，就到了。”石津催促道。刚加快步伐，房门突然打开了。

是片山房间的门，从里面出来的是——

“什么呀，这不是衣笠裕子嘛！”片山说，“你刚才说的女人就是她？”

“不是，怎么会呢？”

大概因为听到了片山和石津的声音，裕子转过头：“片山？是片山先生吧？”

“出什么事了？”片山见裕子神情紧张，心里一惊。

“里面的人——不会是美知子吧？”

“你的手怎么了？”只见裕子的双手沾满了黏稠的红褐色液体。

“有个人倒在地上！我被绊了一跤，想把她扶起来，却摸到滑溜溜、黏乎乎的……”

“我知道了，你站在这儿别动！”片山说着冲向房间。

只见地上躺着一个陌生的女人，腹部都是血。

“石津！快用房间电话通知前台！”片山见状大声吼道。

“是！”石津立即朝电话扑去，“可是，片山——”

“怎么了？”

“要是前台讲德语，你能替我接电话吗？”

“你给我赶紧的！”片山气不打一处来。

但再怎么催促石津也为时已晚，地上的女人已经完全断气。

“怎么会这样，该死！”片山愤愤地说。

“她.....还好吧？”衣笠裕子走进来关心地问。

“她死了。”

听了片山的话，裕子一个踉跄倚在门上。

“你没事吧？”

“莫非是.....美知子？”

“不，是个陌生女人，我从没见过她。”

片山的话令裕子松了一口气。

“说来你怎么会在这儿？不是应该和她们一起在外面玩嘛。”

“原本是的，但后来雨实在太大，大家便打了退堂鼓，半小时前刚回到酒店，各自进房间洗了热水澡，换了衣服。”

“可你又为何会来这里？”

“分开前，大家说好一会儿在楼下的餐厅集合——但美知子迟迟没有出现，我想她可能还在房间里，便上来叫她。”

“哦，不过现在这情况，你最好还是回房间待着。”

“可幸子和由纪还在楼下.....”

“没事，我去通知她们。还是你想和她们待在一起？”

“嗯，一个人闷在房间里怪害怕的。”

“我明白了。石津，你送衣笠小姐下去，我留在这儿。”

“好嘞。”石津刚和前台通过话，对方说的竟然是日语，他激动得挂了电话还没从兴奋中走出来。

“那个……方便的话，我能不能先洗个手？”裕子小心翼翼地问。

对呀！裕子的双手还沾着血污呢！

“当然，你就去里边的卫生间吧。”片山说。

“不好意思。”裕子抱歉地笑笑，随后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竟然准确地绕开尸体走了过去。

“喂，石津，别愣着呀，去帮她把门打开，瞧她手上的血！”

“哦。”石津应声走过去，先裕子一步推开了浴室的门。

“我帮你开水龙头。”说着，石津咻地一把拉开浴缸上的防水帘——只见美知子正赤条条地躺在里面！

两人震惊地对视一秒后——

“啊！”美知子一声尖叫，又慌忙把帘子拉上。

“对……对不起！”满脸通红的石津飞也似的逃出卫生间，惊慌中和正要进来的裕子撞个正着。

“啊——”

裕子冷不丁被人撞倒在地，惊魂未定的她不禁喊道：

“什么人？救命啊——”

“别，别，是我……”石津连忙弯下腰去扶她，“冷静点。”

该冷静的是你吧！看着乱作一团的卫生间，片山无奈地摇摇头。

2

“你看看你，我一不在就出事了！真不让我省心。”此刻，若将福尔摩斯的表情翻译成人类的语言，应该就是这么说吧。

“警察就快到了，”贞子·格林疲惫地说，“这些糟心事儿什么时候才到头啊……”

“我明白你的心情。”晴美点头认同。

“杀人案件若是传开，肯定会影响酒店的生意。”一贯强势的贞子竟也流露出了担忧。

“你放心吧，”晴美安慰道，“这种新闻很快会被淡忘，何况这儿的客源大都来自日本，发生在德国的案件不会在日本大面积报道的，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

贞子终于笑了：“听了你的话，我似乎觉得不要紧了。”

“这是晴美的特长！”片山打趣道，“对了，被害女性是酒店的客人？”她看起来三十出头，不算特别年轻。穿着比较朴素，也没戴昂贵的配饰。

“她刚办好入住手续。”贞子说。

“行李呢？在她房间里？”

“是的，刚送到她房间。”

片山再度弯腰把尸体查看了一番，福尔摩斯喵地叫了起来。

“但我觉得……”

“喵——”

“这么说可能有点……”

“喵呜！”听声音福尔摩斯是不耐烦了。

多年的经验告诉片山，单从眼前的尸体入手，确实难有进展。好吧——于是他叹口气，对贞子说：

“让我看看她的行李。”

“可是……一会儿警察来了……”

“我知道，但想想，这儿的警察不了解整件事情的经过，说不定会当成一般的入室抢劫案处理。而我好歹是名刑警，肩上扛着保护酒店其他客人的责任。”

这番义正词严惹得一旁的晴美手按肚子拼命忍住笑，福尔摩斯则哈欠连连。石津也使劲儿按着肚子，可他只是为了不让饿扁的肚子叫出声来。

只有贞子似乎真的被打动了：“我明白了，那就趁警察没来之前赶紧。”说完，快步走出了房间。

于是一群人以片山为首走出来。走了没几步，片山忽然想到了什么，回头对走在最后的石津说：“你还是守在尸体旁边吧。”

“死者叫什么名字？”晴美问。

“田中和子，她在房卡上是这么写的。”

“田中……听起来不像真名啊。”

“可能是伪造的，”贞子点点头，“来这儿的客人各有各的故事，作为酒店，我们不方便问这问那。”

哦，如此说来，那几个姑娘用的也未必是真名吧——片山心想。

“就是这儿了。”贞子走到一扇房门前停下来，用万能钥匙打开门。

片山率先走了进去。看起来田中和子的确刚入住不久，行李还堆在门口没有打开。

“护照应该在手提箱里，”片山自言自语道，“可惜上了锁……钥匙估计还在她身上吧……”

这时，只见福尔摩斯步履轻快地来到片山脚下，嘴里叼着一只钥匙包！晴美见状，啪地打了个响指：

“不愧是福尔摩斯，这洞察力！某人差远了！”

片山撇撇嘴，弯腰取下钥匙包：

“哪一把呢……大概是这把小的。”

随着咔嚓一声，锁开了。不消多会儿，片山就从手提箱里把护照翻了出来。

“是这个！她叫山崎芳子。”

“山崎芳子？怎么听着有点耳熟？”片山歪着头想了一会儿，突然叫起来，“对了！不正是平田大使提到的那名护士的名字嘛！”

“那么这个人……”

“这下不好办了。”片山摇摇头。

“怎么说？”

“她在此地遇害，正说明那个心怀不轨的人已经知道她要来见大使？”

“那么大使的处境岂不危险？”

“你们是说大使他……”贞子一脸疑惑地问。

“啊，没什么，我们随便说说。”糟糕！片山心想，我怎么能贞子面前透露这些隐情呢！

“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贞子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立刻说道。

“我们走吧，警察应该快到了。”

出了房间，刚巧在走廊上遇到迎面而来的松井。他见这么多人聚在门外，好奇地问：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出什么事了？”

“有人被杀了。”晴美冷冷地说。

“杀人！在这家酒店里？”

“是的，”贞子点点头，“给您添麻烦了，不好意思。”

“嗨，这又不是你的错儿，道什么歉啊！发生这样的事，你也够受的吧？”松井摇摇头，反倒宽慰起贞子来。

“你们聊吧，我先走一步。”说完，贞子便快步离开了。

片山将钥匙包装进口袋里，正准备离开——

“片山！”突然被松井叫住了。

“什么事？”

松井上前几步，一把抓住转过身来的片山的手臂，压低声音说道：

“你要当心啊！”

“啊？”

“当心你太太，保护好她。”

“什么意思？”

松井似乎来不及多作解释，说完就走……

“他跟你说什么呢？”晴美凑过来问道。

“没什么，这个男人也够神秘的，”片山若有所思地低下头，“当心你太太。”山边美知子会有麻烦吗？

一股强烈的不安瞬间涌上片山心头，他模糊地预感到，这一切即将结束，但此刻又仿佛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事情将会向何处发展？哪里是突破口？一时间似乎难以看透。但他朦胧地预感到……

“片山！”突然片山听到石津在叫自己。

“餐厅已经开始供应晚饭了！”

所有的预感顿时坍塌……

“人家睡着了嘛，”美知子无辜地耸耸肩膀，“是真的，不骗你。”

入夜后，雨下得更厉害。

透过餐厅玻璃，能清晰地望见点缀着银白色路灯的庭院，只是今晚在雨幕下，多了一道银白的光晕……

餐厅里，一名新来的服务生不时地发出刀叉碰到杯碟令人不悦的声响。

片山和美知子两人隔着餐桌相对而坐。

晴美则和幸子、由纪、裕子三人坐在另一张桌上。大概是受杀人案的影响，今晚的餐厅格外安静，大家说话时都不自觉地压低声音。

“哇，这肉真香！”只有一个人例外，就不用提他的名字了吧！

“淋雨散步回来便觉得累了，”美知子解释道，“泡进浴缸后整个人舒服极了，泡着泡着就打起了瞌睡。”说着，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你知道吗，我竟然咕嘟咕嘟地沉了下去，被水呛醒了，没淹死算幸运呢！”

片山看着眼前的美知子，分不清她话中的真假——退一步说，这四个姑娘到底是何许人也？即便是再贪玩的人，也不至于顶着别人的名字跑来德国玩吧。但看着美知子如此天真烂漫的笑脸，片山实在不觉得她在撒谎。虽然他自知看不透女人的外表和内心，但也不愿因此而轻易怀疑。

世上既不存在只说真话的人，也不存在只说假话的人。

想到这儿，突然从晴美那边传来一句“太天真了吧”！讽刺的语调令片山不禁莞尔。

“片山——”美知子有些不安地问，“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你觉得是我把那女人杀了？”

片山摇摇头：“没有，你别乱想。”

“是吗？”美知子垂下双眼，“可是为什么我觉得你今晚比平时闷，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有吗？”

“有啊，”美知子似乎还是不放心的，揉搓着纸巾又说道，“还是因为和我在一起……觉得拘束？”

“我可没那么说。”

“你说实话，和我在一起有没有觉得累？”

“我只要和女人在一起都会觉得累，”片山还真说了实话，“特别是和不肯说真话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美知子面露哀色：“果然，你还是怀疑我，对吧。”

片山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若换作善于交际的男人，可能会先用甜言蜜语轮番轰炸，再静候对方说漏嘴的那一刻。而片山自然是懂这些的。

“我明白了，我现在就从你房间搬出去。这几天给你添麻烦了。”

片山瞥见美知子眼角的泪光，心里一惊。只见美知子刷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转身哒哒哒地走出了餐厅。

片山端起桌上的碳酸水喝了一口——苦的。

我竟然把她弄哭了！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松井的忠告：当心你太太，保护好她……

美知子回了房间——由于那里是山崎芳子的凶案现场，所以原本计划晚餐后一起换去别处，但若现在美知子赌气一个人先搬了过去，万一遇到坏人……

想到这儿，片山连忙站起身，急匆匆地出了餐厅。

“他这是怎么了？”见片山走得如此匆忙，晴美不禁问，“刚才美知子也离开了吧？”

“肯定是去上厕所，不用操心，”石津头也不抬地答道，“对了晴美，来杯咖啡怎么样？”

“嗯……行啊。”

于是石津在座位上夸张地挥起手臂想吸引服务生的注意。晴美看看他，无趣地翻开了叠放在餐桌上的报纸。

报纸是德文的，因为看不懂，晴美也没再展开。但为了避免尴尬，她仍然扫了一眼上面的标题和图片，一边发出“哦——这样啊——嗯”的声音。

这时，福尔摩斯慢悠悠地靠了过来，跳上了晴美的膝盖。

“哎哟，好重——”

站稳后，福尔摩斯把头凑向了报纸。

“怎么，你认得德文？”

只见福尔摩斯伸出一只前爪，对着报纸上的一张照片又是挠又是抓。

“这张照片怎么了？”

晴美仔细一看，照片上印着一个男人的头像，中年模样，蓄着艺术家风格的长发。

这个人——晴美皱起眉头——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是在哪儿呢？晴美猛然间回忆起此前也有过类似的感受：这个男人似乎在哪儿见过.....

“原来是他！”晴美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什么？你说要喝苏打？”

晴美顾不得理会石津，抓起报纸塞到幸子面前：“不好意思打扰你吃饭了，能帮我翻译下这条新闻吗？”

“哪条啊？”大崎幸子瞄了一眼，“哦，笹田良造遇害的事啊，刚才我们还在讨论呢。”

“笹田良造？”

“他是个画家。嗯，和在日本相比，他在欧洲更出名。”

晴美点点头：“对对，我想起来了，他和日本画坛闹翻后便去了欧洲。”

“是的，”棚山由纪说，“他擅长抽象画，贬低写实主义是对艺术的背叛。”

“谢谢你们！”晴美微笑道。

“什么事啊？”石津眨着眼睛问。

“没，没什么。”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那个在地下休息室里遇到的其貌不扬的中年大叔。虽然他在着装打扮上仿佛换了个人似的，但肯定是笹田良造，错不了！

只是他为何会出现在那儿.....

“是写实画！”那幅晴美的裸体画正是写实风格，换言之，尽管他表面批判写实主义，但内心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拥护者。当他偶尔手实在痒

痒想作画的时候，便通过“幽灵俱乐部”找来日本姑娘，躲进地下室里偷偷摸摸地画。

当时他的那个造型，大概是为了不让模特儿识破他就是笹田良造，而笹田这个“借来”的身份，也十有八九只是个普通上班族。至于下药迷昏对方，应该是不让人看见自己作画的过程吧……

但是，他为什么会遇害呢？

该不会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从晴美的头脑里冒了出来。

如果说山边是平田大使、大崎是死了的饭店店主吉川、棚山是松井的话，那么剩下的衣笠——也就是片山误打误撞混入其中的角色，原本该是属于笹田良造的吧……照这么推测，这个笹田也极有可能先害死了一个名叫衣笠的男人，才把成为会员所需的身份弄到了手。

“嗯，没准真是如此。”晴美想得出神，不禁喃喃自语。这时，服务生送来一杯奶油苏打，摆在晴美面前。

“你尝尝味道怎么样？”石津小心翼翼地问。

“这……我什么时候点了这玩意儿？”

“啊？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没事儿，其实喝什么都无所谓。”说着，晴美吃起苏打上的奶油来。吃着吃着，她忽然觉得周围怎么这么安静，抬头一看，对面幸子、由纪和裕子的座位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空了。

晴美想了想，也站起来：“石津，跟我来。”

“什么事？”

“来了你就知道了。”

“行啊，那我们去哪儿？阿拉斯加还是南极？”

“是神秘的地下室！”

片山推开门，不由得愣住了。

屋子里一片漆黑，一瞬间，他还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刚才在新换的房间里没见到美知子，于是他又折回了原来的地方。

“把门关上吧。”是美知子的声音。

“原来你在啊，我还担心你出事呢。”片山说着打开了灯。

只见美知子斜靠在床头，松软的毛毯遮不住光洁的肩膀。

片山见状不禁咕嘟咽下了口水——因为从地上散落的衣服看，毛毯下的美知子该是光着身子，当然如果她怕冷穿了毛裤或裹着围腰就另当别论了。

“嗯，我说，刚才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快把衣服穿上吧。”

“我没生气呀，”美知子轻轻地笑了，“你这个人还真是特别，要说脱衣服我还能理解，让我穿衣服，会这么说的恐怕只有你了吧。”

“没办法，”片山耸耸肩，“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不管我怎么装都不受欢迎。”

“说的还真是实话呢。”

“嗯。”

“我倒觉得那正是你的优点，”美知子坐起身，伸出手，“来，过来。”

“要我帮忙拿衣服吗？”

“别管了，快过来。”

片山没办法，只得走到床边坐下。

“你.....想知道真相吧？”

“你说什么？”

“就是袭击我的人，想知道是谁吗？”

“你说吧。”

“行啊……不过在此之前，先要和我睡上一觉。”

“这，这交换条件……”

“你听我说，”美知子拉过片山的手，紧紧握住，“之前我是另有目的才故意接近你的，但现在不同，现在我是真的喜欢你。”

“像我这样的男人到底哪里好？”

“什么都别说了。”

美知子突然扑上来一把抱住片山，不由分说地吻了下去。片山虽不至于两眼翻白、呼吸困难，但在这番攻势下不由得一头倒在了床上。

话说两个紧紧相拥的人接下来该是进入浪漫的爱情场景了，但片山不愧为片山，由于倒在床上的势头过猛，竟然顺势从床的另一头翻了下去，还拉扯着美知子一块儿滚到了地上。

“哇——”

“哎哟！”

不过片刻之后，两人都笑了。

“唉，你看我……”片山从地上爬起来，“我都说了，这种场面不适合我。”

“还真是，”美知子赤裸着站起来，将毛毯裹在身上，“不过结婚应该挺适合的。”

“你就别吓唬我了，”这时，片山的视线碰巧落在墙壁的油画上，“是不是刚才摔得太厉害，连画都歪了。”说着便走过去，将画扶正。

“这下行了吧。”谁料刚一松开手，画竟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怎么搞的！”片山又急忙弯腰去捡，一不小心触到了画的表面。片山顿时一惊，原来手指竟沾到了画上的颜料。

“颜料没干……怎么会这样？”

“片山——”美知子的语气似乎有话要说。

“莫非……”

“喵呜！”这时，片山的脚下突然传来福尔摩斯的叫声。

“喂，你怎么会——”看来是刚才进来后没把门关严。

只见福尔摩斯走到画前，对着尚未干透的颜料部位伸出爪子就刨，不一会儿爪子就被染得五颜六色，但与此同时一把薄薄的刀刃也从颜料底下现了形。

“这，这……”片山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扭头看向美知子，“莫非你知道这幅油画的事？”

美知子低下了头。

“难道是你联合衣笠裕子杀害了山崎芳子，正要离开时不巧碰上我和石津。为了隐藏凶器，你便将刀刃涂埋在画里，而为了掩盖手指沾到的颜料，你又灵机一动跳入浴缸。反正衣笠裕子遭受怀疑的可能性极小，当务之急是设法洗脱你的嫌疑。”

美知子摇摇头：“你说的不对。”

“那真相又是什么？”

“把刀刃藏在画中的，确实是我和裕子。但人不是我们杀的，我们只是担心因为一把刀刃暴露了凶手，实在太冤了……”

“这算什么话？”

“是那个女人，她死有余辜。”

“你认识山崎芳子？”

“是的。”美知子点点头。

片山凝视着手中沾满颜料的刀刃，又看看美知子：“你……不是，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山边美知子。”

“应该不是吧，你们四个的姓，和‘幽灵俱乐部’几个成员完全一致，这世上哪儿会有如此巧合的事？”

“但我真没骗你。”美知子说。

“我的想法是——能解释这种巧合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俱乐部安排与会员使用的姓氏相同的女子来接待他，对吗？”片山稍作停顿后继续说道，“也就是说，在日本的时候你们已经答应接待那几名会员，来到德国之后便使用事先安排好的名字，这样一来，当会员在酒店里遇到与自己相同姓氏的女子时，便能心照不宣地知道她就是接待自己的人。所以你们四个人的姓才会与他们的相同。”片山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差点接不上气儿来。

只见美知子一动不动，默默地盯着片山，许久才解下裹在身上的毛毯，捡起地上的衣服穿了起来。而片山也一动不动地看着美知子，等待她的回答。

当美知子整齐地穿完所有衣服后，站到片山面前，说道：“你说得没错。”

“是嘛。”

“只不过我的情况不同。”

“哪里不一样？”片山反问。

“我，真的是山边美知子。”

片山死死地盯着她：“是嘛……原来是这样。”

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正在这时，走廊里突然响起一声尖叫，紧接着便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房门砰的一声被推开，只见大崎幸子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门外：

“美知子！不，不得了了！”

“发生了什么事？”

“裕子，裕子她中枪了！”

“你说什么？”片山来不及放下手中的刀刃，“在哪儿？”

“休息室！”

说时迟那时快，福尔摩斯犹如离弦的箭一般冲了出去，片山紧随其后，沿着走廊一路飞奔而下。

“真没想到！”石津惊讶得眼睛都圆了。

“我说什么来着，没骗你吧？”

听晴美这么一说，石津不高兴了：

“我可从来没见过你骗我。”

“行了，我知道。接下来你就权当跟我去探险吧。”

随后，晴美和石津钻过106号房里的衣橱，经由狭长的地下密道，来到此前晴美与画家笹田良造见面的房间。

“这儿是干吗的？”石津问。

“这里应该是‘幽灵俱乐部’成员和接待自己的女子见面的地方，”晴美说，“我估计他们有个固定的时间，等一方到了的时候，另一方已经等在那里了——若是冲着情爱来的，接着便会转移至刚才路过的三间屋子中的某间，若是有其他目的，应该会再去到别处……”

“你指吃饭吗？”

“有很多，比如……给女子画裸体画之类。”

“画画吗？这个我倒不擅长。”石津自顾自地说起来。

“你是否擅长无所谓……”晴美叹了口气，“女孩子们十有八九是通过刚才的密道进到这里，而会员则是从那边的门出入。”说着，晴美伸手指指另一侧紧闭的门。“我们去看看那门后又通往哪里吧？”

“行啊，”石津点点头，试着转了转门把手，“这门……好像锁上了。”

“是嘛，能强行打开吗？”

石津嘴角一扬：“就瞧我的吧，看我不把它砸得稀巴烂！”

“不用这么大力气。”

只见石津后退几步，憋足一口气，突然哇的大叫一声便朝门撞了过去。石津这身板，果然不是徒有其表，门居然一下子就开了。

“太厉害了！”晴美不禁拍手称赞。

“又是条走道。”石津掸掸衣服上的尘土说。

“我们快去看看吧。”等不及的晴美率先走出门去——这回，没走几步就到了楼梯口。

“上去后不知道会去哪里。”

“现在也只有试试看了。”晴美说。

“我先走吧。”石津拉住晴美，先她一步上了楼梯。差不多走了一层楼的高度后，展现在面前的又是一条走道……

“看情形就快到了。”石津说。走道里，迎面吹来的风夹杂着阴冷和潮气，耳边还能清晰地听到哗哗的雨声。

“我们没有伞，怎么办？”

“瞧你说的，我们来是为了案件调查，这点事儿难道还克服不了？”晴美一副为了案子什么都不在乎的表情。

“那走吧……”石津继续沿昏暗的走道向前行。

“这儿有个出口！”

“能打开吗？”

“这好像不是门，而是一面墙——你看，还能动。”石津说着，铆足力气使劲一推，墙面竟绕着中心的立轴轰隆隆地转动起来。

“啊！”晴美惊呼，“这儿，这儿不是庭院吗？”

是的，旋转墙壁连接的正是酒店庭院。

晴美伸手摸了摸：“石津你看，墙壁外侧装饰着好多灌木枝叶，把这个出口完全掩盖了，难怪我们一直没发现。”

这里又是位于庭院的哪个角落？晴美冒雨探出头去，左右张望了一番——应该是在正对酒店的另一端。如此看来，那些个地下房间、密道全都是在庭院的地下，估计是依古宅原有的建筑结构又经重新修整装饰，新设计了这个隐蔽的出入口。

“俱乐部的会员应该就是从这里进出的吧。”晴美说。

“接下来怎么办？要出去看看吗？”

“可不这就是庭院嘛……淋一身雨只会感冒而已。”

晴美话音刚落，雨幕里突然传来说话声：

“是这里！”

“不对，是从这里转弯的！”

两个女人的声音。——应该是大崎幸子和棚山由纪，晴美心想。

“右边！”

“左边！”

“到底是哪里啊？”

咦，这不是哥哥的声音吗？

正在这时，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晴美面前。晴美吓了一跳，那个男人似乎也吃了一惊，一时怔住不动了。由于背着光线，根本看不清他的脸。

“晴美，危险！”

石津喊叫着，一个箭步冲上来，用身体挡住了晴美。因为借着银白色的路灯，他看见男人手里握着杆枪。

喊叫声也被片山听见了：“石津！抓住他！就是这家伙朝裕子开的枪！”

“什么？！怎么会这样？”晴美惊叫道。

“你这个畜生！”石津怒吼着，不顾一切冲入雨中，却不料脚底一滑，啪叽一下栽倒在地上。

不过幸好石津跌了一跤，因为就在那瞬间，男人扣响了扳机。如不是他笨手笨脚，肯定逃不过这一枪了。

危急关头，福尔摩斯出现了。猫本是怕水的，但由于人类实在不靠谱，它只得亲自出马了。

只见福尔摩斯团紧身子，后腿用力一蹬，柔韧的身体在空中拉成一道弧线，伸出的利爪对着男人的脸便是一顿猛抓。

“啊——”

男人痛苦地嘶吼着，捂着脸摇摇晃晃后退了几步，手中的枪也掉在了地上。

“疼死我了！”

这时，片山刚巧赶到，紧接着是幸子和由纪。男人一时没了方向，慌乱中一回头——正好被一束灯光射在脸上。

“你居然是——”晴美愕然。

灯光照亮的不是别人，正是平田大使的秘书，松永。

“你，你竟然将裕子……”幸子气愤得连声音都颤抖了。

“看我不杀了你！”由纪叫嚷着，眼看要冲上去。

“都给我住手！”片山大声呵斥道，“我会让他好好付出代价的。石津，把他带过来。”

“是！”石津边揉着跌倒时撞疼的额头，边朝精疲力竭失去抵抗能力的松永走去。

此时，枪声再度响起。原来是有人趁大伙儿不注意，偷偷捡拾了松永掉落的手枪——只见松永手捂胸口，还没来得及呻吟，就倒在了雨中。

“现在好了，”贞子·格林说道，“片山，逮捕我吧。”接着，她便把手枪扔在了众人面前。

“雨停了。”美知子说。

又是一个崭新的早晨。酒店的休息室分外安静。这并非因为休息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事实上，除去片山他们几个，美知子、幸子、由纪三人都在，还有贞子，坐在稍稍离开他们的位子上。只是大伙儿都没有开口说话，在一片静默中等待着。

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松井。

“刚才医生从手术室里出来了，”松井对大伙儿说，“衣笠裕子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啊，太好了！”“终于放心了！”顿时，各种感叹声欢笑声充满了休息室。

“之前，是我一直误会你们了，”松井对片山说，“我在这间休息室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和衣笠裕子走在一起，所以我一直以为她是你太太。”

“这么说，你让我当心的是衣笠裕子喽？”片山反问道，“可你又为什么……”话到一半，片山想了想，又改口道，“事到如今，我们是非通知警察不可，不过在此之前，还是先把整件事情的经过理一理。贞子，这家酒店应该是‘幽灵俱乐部’在德国的支部没错吧？”

贞子点点头：“是的，已经好多年了。”

“因为你丈夫也是会员？”

“不，因为像这样的酒店不引人注目，很受日本客人的欢迎，而且酒店本身也不大，用来作支部再合适不过。”

原来，那小屋里“多出的一把椅子”，是为贞子准备的。

“于是你便对原有的地下通道进行了改造，还新设了房间对不对？”

“是的，每当我得知俱乐部从日本介绍来的姑娘的名字后，便去联络和她姓氏相同的会员，但来的姑娘是什么身份、特点就不清楚了，会员们的要求也都是直接向总部提出的。”

“可能我说得不太好听——这似乎和卖淫……”

“您说得没错，”贞子承认道，“要是我说压根儿不知道这事，那肯定是在骗您，但自从做了这买卖，很多一流的客人都成了酒店的老主顾，而且干了一段时间后，也由不得我不干了。于是我只好经常宽慰自己，那些身兼重任的人也是需要放松放松的……”

片山接着又转向美知子她们：“下面轮到你们四个了。”

“我来说吧。”美知子主动开口道，“我就是山边美知子，如假包换的。”

“你得知父亲在一场地下舞厅的火灾中……哦不，你应该只听说他下落不明吧？”

“是的。其实我父亲和母亲相处得并不好，但我很爱父亲。母亲并不是我的生母，而是后妈。听父亲说，生母在我很小的时候离开了家，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那平田根据山崎芳子提供的消息，从你母亲那儿买了山边的身份这事儿，当时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没错，否则我一定不会答应的——但看到父亲失踪后不久，母亲突然变得阔绰起来，我也曾觉得奇怪。之后母亲遭遇事故，也走了。临死之际，大概是受到良心的责备，便向我说明了一切。”

“也包括平田的事？”

“不，其实母亲并不清楚对方是什么人。她是在得知火灾的消息后前往医院辨认遗体，那时遇到了山崎芳子。所以，她只对我提了山崎芳子的事。”

“然后你对她进行了调查？”

“嗯。我打听了不少人，他们都说父亲是因为山崎芳子的过失而死的。我当时就想，可怜的父亲会不会是被这女人杀害的。”

“所以你约山崎芳子出来，逼她坦白？”

“没错，平田的名字也是那时候从她嘴里说出来的。她说平田托她帮忙找个人，还说事情很急，不管用什么方法……”

“嗯，是有可能，”片山点点头，“我记得他说过，随便山崎芳子怎么做，他不想过问。”

“平田为了往上爬，急需拉拢一个说话有分量的人，而这个人恰巧是‘幽灵俱乐部’的会员，所以他才不顾一切地想把自己也弄进俱乐部去。”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来这儿应该是为了平田吧？”

“那次和山崎芳子见面，她还说了几个和她干同样勾当的人的名字。我又设法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一些俱乐部的事。在大致了解俱乐部的组织、特点后我就想，如果以山边女儿的真实身份去肯定是行不通的，瞎编个假名也未必见得着平田，倒不如索性借用俱乐部招募的‘山边’的名义，一来不会遭人怀疑，二来又能顺利接近平田。”

“于是，你便和另外三人一起来到了这里。但在那间本应见到平田的地下休息室里，出现的却是松永。”

“正是，没过多久我便看出来者并非平田，但又不便说穿，正想着如何全身而退时，他突然朝我扑了过来……”

“之后你就从那个隐蔽的出口逃进了庭院，又恰巧遇到了我们。”晴美说。

“当时的场景太混乱……我一时也被吓蒙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美知子继续说道，“一方面我需要保守整个秘密，不能透露事情的缘由经过，另一方面对方也对我产生了怀疑，可能随时会威胁到我的安全。情急之下，当我得知片山是警察后，为了让他在身边时刻保护我，才毫不犹豫地说是袭击我的人……真的很对不起！”

“没关系。”片山微笑道。

“我见这姑娘的遭遇如此可怜，深深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贞子说，“为了洗涤罪过，我一直希望能替她报这个仇……”

“所以你朝松永开了枪……那为什么要杀那个画家呢？”晴美问。

“笹田良造并不是贞子杀的，”美知子说，“笹田在俱乐部的名字叫衣笠——我们的衣笠裕子也是货真价实的哦。”

“这么说来她和你——”

“是的，我俩同病相怜。笹田为获得入会资格，杀害了裕子的父亲。当裕子得知真相后，便决定来这里杀了笹田。可是没想到，那天却被晴美抢先一步见到了笹田，于是裕子就悄悄地跟在了你们身后。”

“接着趁笹田画完画儿走出房间的时候，便动手杀了他？”

“虽然裕子的眼睛看不见，但也不是办不到，”美知子说，“尤其是在笹田毫无防备的那一刻。”

晴美抱着胳膊想了想：“可我还是不明白，当时门上的安全链是拴着的，屋内除了我以外没有别人……”

“喵——”这时，从房门处传来福尔摩斯的叫声，低头看去，只见福尔摩斯钻过虚掩的门缝露出半个脑袋，正顽皮地看着晴美。晴美忽受启发，啪地一打响指：

“我懂了！是双重门！当时有人躲在两扇门之间吧？”

“是我，”贞子说道，“我见裕子从房间出来，便闪身进去了，看到地上躺着的笹田也就猜到了一二。裕子留下的利刃，由于那个时间走廊里很快会有人来打扫，不方便带出去，一直握在手里又容易沾染血迹，于是我便想出将它藏入画里的办法。谁知一切刚收拾妥当，你迷迷糊糊地似乎要醒了，我这才慌慌忙忙躲进双重门的间隙里……”

“是不是后来趁我去卫生间的时候，你又回到房间里，挂上安全链，再藏进衣橱……”

“因为我见你先前已经检查了一遍，心想应该不会再查第二遍了
吧。”

“原来是这么回事，”晴美点头笑道，“终于弄明白不是我干的，太好了！”

联想起贞子杀害山崎芳子后，美知子和裕子合力将凶器涂埋进画里的事，恐怕这正是对贞子在地下室里袒护裕子的回礼吧——片山心想。

“之后我便把笹田的尸体运了出来，”贞子又说道，“还把画架上的画给换了。啊，说到画……”随后，贞子从身后的书架中取出一个用纸包住的四方方的物件，“这就是晴美小姐的画了，凶器依然藏在里面……”

“就交给我来保管吧。”片山连忙主动接过了画——这幅晴美的裸体画可不能让石津看见了。

“那个松永最后为何要朝裕子开枪呢？”晴美不解地问。

“可能是他知道了裕子的来历吧，他在大使馆工作，若要调查并非难事。如此一来笹田的死，他也就猜到凶手是谁了。”

“你说这会是平田指使的吗？”

“不见得，松永身为平田的秘书，平日里假借平田的名义没少肆意利用俱乐部，对俱乐部的事也知道得不少。”

片山说着，转向一旁的松井：“话说松井，你和这整件事情又有什么联系呢？”

松井刚要开口，休息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梅原荣子走了进来，随后一路跑向松井，嘴里还喊着“爸爸！现在没事了吧？”

“嗯，乖，都结束了。”松井慈爱地将荣子搂进怀里。晴美惊呆了：

“松井，你原来是……”

“我叫梅原重行，”松井不紧不慢地说道，“这位是我的妻子伸子。”

只见门外站着餐厅里那名笨手笨脚的服务生，正冲着大伙微笑——她正是失踪多日的梅原伸子。

“真的，我完全没看出来！”晴美感叹地摇起头来。

“我有幸没遭人毒手，捡回了一条命，”松井——哦不，是梅原说道，“经历过这件事情后，我便下决心重新做人，于是改了名叫松井，后来倒还混出些名堂。”

“可伸子为什么要躲起来呢？”晴美问。

“因为荣子的那次遭遇，”伸子说道，“当时，荣子在庭院的那个隐蔽口附近玩耍，恰巧看见松永追着衣衫不整的美知子从里面出来。谁料没过多久，做贼心虚的松永又折了回来，还差点把荣子淹死了。”

“难怪福尔摩斯像贴身护卫一样整天跟着荣子，原来是这个道理。”

“我和丈夫原本约好在这里汇合，那一晚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小心

为上，万一被人知道我和他的关系就麻烦了。结果这番对话被门外路过的贞子听到了，她表示愿为我的‘失踪’助一臂之力。之后，她亲自从厨房拿来兔子血伪装卫生间地上的血迹，又安排丈夫以松井的身份重新登记入住，而我则化妆成了服务生——这套行头应该很难被人怀疑吧。”

“那梅原，你也是俱乐部的会员吗？”

“我是以棚山的名字入的会。那些人，若只是玩玩也就罢了，居然还为此杀人，决不能容忍！我加入俱乐部就是想看看类似的悲剧还有多少。”

“给平田发恐吓信的应该也是你吧？”晴美问。

“是的，但我并不想杀他。像平田那种身份的人，一旦丑事被人揭露他就完了。将这里可能有案子的消息向警察局通风报信的也是我。”梅原说道。

“那饭店店主吉川的死是自杀咯？”

“那个男人，胆儿实在太小。笹田就更别提了，连集会都没敢来参加。”

“是嘛，”片山长叹一口气，“照这么看，大使的位子恐怕要换人了。”

待梅原一家和美知子四人离开后，休息室里只剩下片山他们和贞子。

一阵沉默后，片山开口道：

“贞子——”

“嗯？”

“你能跟我讲实话吗？就算你射杀松永是为了报仇，那山崎芳子呢？你又为何会对她下手？”

贞子浅浅一笑：“因为.....叫山边这个名字的人真的不多。因为我没想到，他就是过去和我一起生活的那个山边。”

“这么说……”晴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当美知子说她要洗澡的时候、当她在房间里冲洗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孩子正是我的女儿。”

“那山崎芳子就等于杀了你女儿的父亲。”

“是的，所以为了女儿，我也要杀了那个女人，”贞子转头看向片山，“还希望你能对美知子保密。”

片山和晴美相互对望了一眼：“不是我说，哥哥见异性就发怵的毛病还没好呢，你就放心吧。”

“说的是啊，哈哈！”石津竟一个人放声笑起来。见其他人没跟着一起笑，又戛然收住了。

这场景，终于把片山和晴美逗乐了，连福尔摩斯也欢快地喵喵叫起来。

“你是为再也不用做荣子的贴身护卫而高兴吧？”晴美说，“可是这儿还有个小孩子需要你照顾呢。”

“喂喂，你说谁呢！”片山假装生起气来。

“咦，我可没说是哥哥你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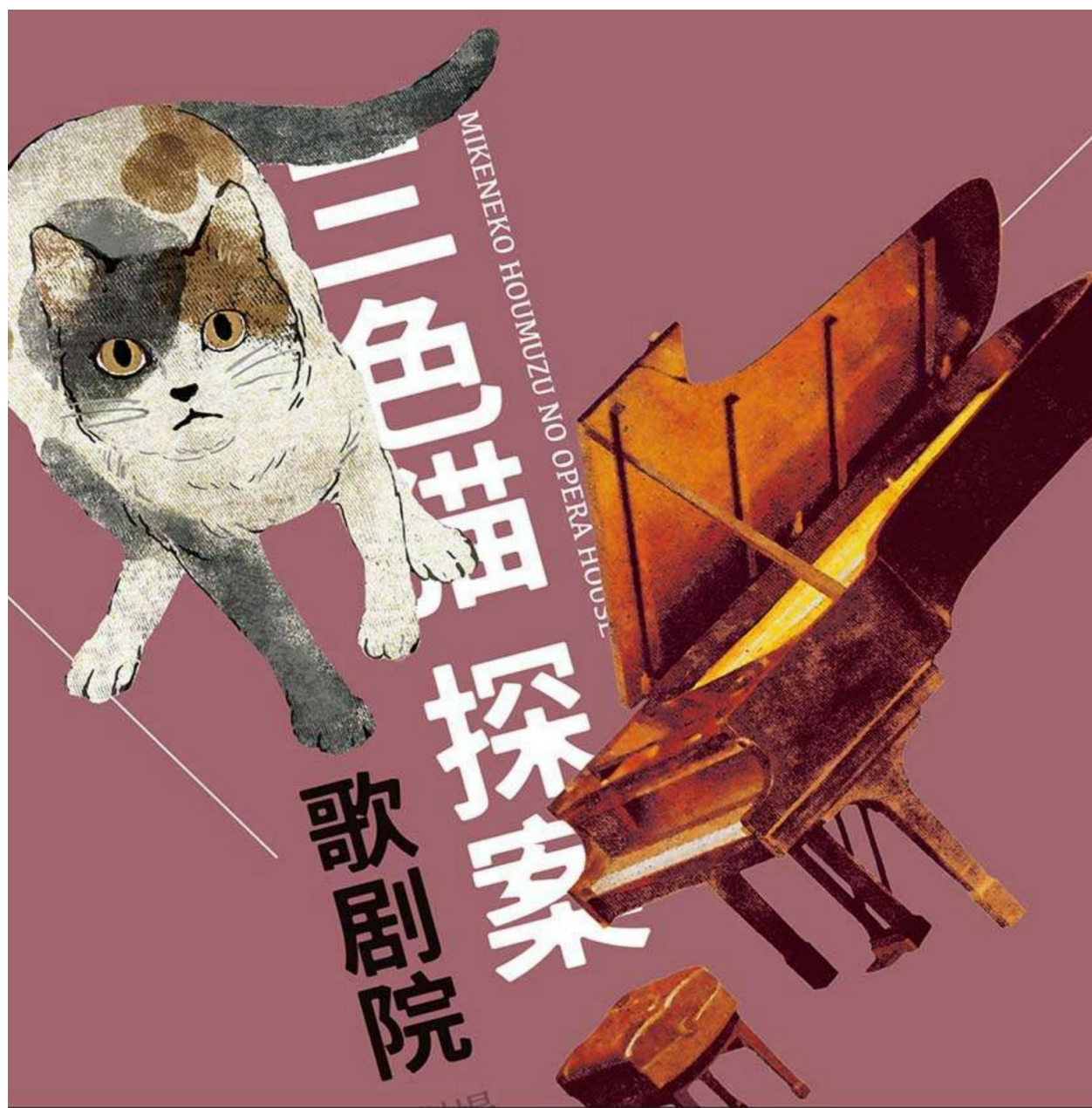
“行啊——那这幅画儿我可给石津看了啊。”片山得意地晃了晃手边的油画——谁料画上遮盖的画布竟顺势掉落下来。

当石津见了这幅画后会是怎样的表情？接下来的事就交给读者自己想象吧……

[1] 又称包袱皮，室町时代被称为风吕敷，即洗澡时将脱下的衣服放在展开的布上包起来，后指日本传统的搬运或收纳物品的包袱布。

[2] 变相赌博游戏，玩家购买大批小钢珠，投入弹珠机中，一部分钢珠跳入特定的小闸，机器将弹出更多钢珠，可兑换代币。

[3] 意为“你好”。



[日]

赤川次郎

袁斌
——
译

独一无二的猫侦探
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

千万奖金引发冒名参赛
金钱怪兽助攻爱的复仇

猫，真的能看穿一切！

“原本我希望通过写小说向我家的三色猫报恩，结果它又以几十倍的恩情回馈了我。”

—— 赤川次郎

版权信息

歌剧院

作者：（日）赤川次郎

译者：袁斌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总序](#)

[序曲 东京](#)

[第一幕 啊，一定是他](#)

[第二幕 暴风雨](#)

[第三幕 冰冷的手](#)

[第四幕 今夜的祈祷.....](#)

[终章](#)

总序

三色猫探案系列：一个温情的故事世界

赤川次郎

从“三色猫探案”首次与读者见面，到今天已经有三十六个年头了。三十六年，差不多是普通猫咪寿命的两倍。

“把小猫设定为侦探”这一想法的诞生纯属偶然。拿到“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的第二年，出版社向我约稿写一部长篇推理小说。我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如何塑造新奇有趣的主人公，因为在“搞笑风推理”的大框架中，侦探的形象写来写去好像只有那么几种。

而就在这时，家里养了十五年的三色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只小猫早已成为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而且，这十几年是我家生活最为艰辛的一段时期，正是这只三色猫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当我正式出道，家里生活终于有所改善之时，三色猫就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了报答小猫多年以来的陪伴，我决定让它在我的作品中复活。于是，在《推理》中，与我家小猫形态、毛色如出一辙的“猫侦探”从此登场。

不过，那时我并未打算写成系列。没想到此书一经出版好评如潮，结果我又写出了第二部、第三部……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间这个系列已迎来了第五十部作品。原本我希望通过创作小说向我家三色猫报恩，结果它又以几十倍的恩情回馈了我。

三色猫福尔摩斯、片山兄妹、石津刑警，这些角色不仅仅是我的造物，多年来，广大读者已把他们当作家人一般亲近与喜爱。因此，我会一直把这个系列写下去。

中国出版界很早之前就引进了这套作品的若干部，不知道猫这种生物在日本人和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不是有很多共通之处呢？

无论如何，这个系列被翻译成中文，并被广泛阅读，这对于作者来

说，实在是无上的荣幸。

曾经有一名小学生读者看了“三色猫探案”系列后对我说：“原来坏人也是有故事的啊。”在我的书里，猫侦探也好，片山刑警也好，他们都不是对罪犯一味穷追猛打的那种主人公。有些人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犯下罪行，对于他们，我书中的侦探们在彻查真相的同时，也总是怀有同情之心。

也许现实世界比小说残酷许多，但我衷心期待大家在阅读“三色猫探案”系列时能够暂时忘却现实，在这个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中得到治愈和救赎。

猫侦探也是这样希望.....的吧。

序曲 东京

还有一名选手。

所有人都坚信，月崎弥生肯定会获得第一名。倒数第二名演奏者离开钢琴前的时候，大厅中响起了松了口气般的叹气声，打破了周围的寂静。

大赛就像是已经结束了一样——不光是那些自掏腰包跑来聆听的听众，就连坐在最前排的评委们，表情也分明表露出这样的想法。

七名评委中，有人甚至在评分表上涂鸦。评分表的十二栏里，分别以ABC的等级来划分排名，同时，还细分了B+和A-之类的次等级。

眼下，评分表里只剩下最后一栏没有填写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每栏的分数大部分填的是B或者C，唯有月崎弥生被判定了A。借助作者的特权，我偷偷地看了看七名评委手里的评分表。A-三人，B+两人，A一人，还有A+一人。这，就是七名评委给予月崎弥生的评价。

而那个唯一给出A+这一最高评分的人，便是在如今的日本钢琴界兴起了一大流派、已年逾七旬的安西兼子。在那些身材肥胖、百无聊赖地跷着二郎腿的评委当中，唯有安西兼子脊背笔直，一动不动地坐着。她那满头银发、纤瘦端正的容姿，在众人中格外显眼。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十二号选手。”

机械般冰冷的播音响彻了整个大厅，其他评委们也一脸无奈地坐正了身子。

“这里的椅子，坐久了让人感觉屁股疼……”

甚至有人说出了这样的话。

接连聆听十二名选手的演奏，无疑是个重体力活。而每一名选手演奏的曲目，都说不上短小。而且，因为考虑到若中途休息，众人彼此聊起感想或许会对评判产生影响，所以在这场正式比赛中，评委们一直没

有休息过。

“下一名选手的演奏最好能短一些……”七八名选手演奏完毕后，众人开始低声抱怨起来。

比赛的过程确实存在很多不近人情的地方。出资赞助这次比赛的大型广告代理商，也是在短短三个月之前才决定要举办这场比赛的。出于这样的原因，承办比赛的工作人员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因为主要的比赛大厅两年前就把时间都排满了，所以光是确保大赛赛场这一项工作，就让人颇费了一番工夫。此外，如果不在评委当中加入一两名国际知名的钢琴师，也必然会对比赛的“级别”产生影响。

还有——说起来，其实也是大赛整个准备工作中最大的问题——该如何尽量提高那些参赛的年轻钢琴师的平均水准呢？

要是比赛的优胜者赛后没能暴红，那么这样的比赛也就坚持不了多久。既然已经在名称中写上了“第一届”的字样，那么之后至少还得办上十次，这比赛才算是能够保住颜面。这样的想法，正是比赛赞助方社长的想法。

总而言之，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少不了“金钱的力量”。尽管先前并未公开声明，但据说支付给这些钢琴师、评论家和音乐教育相关人士的谢礼，就已经高达数百万。

比赛的奖金是一千万日元。还有管弦乐团的客串演出、维也纳的独奏音乐会……因为比赛还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庆典，因此，需要所有相关企业——包括旅行社、航空公司的协助。

比赛筹委会的五个人里，至少有三个人在比赛正式开始前因过度劳累而倒下，而多亏了筹委会的辛勤劳作，眼下赛场大厅里不但座无虚席，连媒体的采访转播也显得相当热情。

此外，在关键的“内容”方面，筹委会也动员现役音乐相关人士，让他们的徒弟报名参加了这场比赛。如此一来，估计能够避免落得“粗而快”的评价。比赛终于召集到一群具有实力的年轻人来参赛了。

但是，因为时间太过紧张，比赛没能进行预选。筹委会根本就没有

时间再去进行全国范围的海选了。

因此，海选只能以录音带的形式来筛选。日本各地都寄送来了录有演奏曲目的录音盒带，最后评选出了参加决赛的这十二名选手。

“那么，有请十二号选手柳美知子小姐……”

比赛结果早已揭晓。众人之所以如此认定，并非毫无理由。

在先前上场演奏的十一个人里，即便不去考虑“安西兼子的爱徒”这一因素，月崎弥生位居榜首也是毋庸置疑了——月崎弥生，二十一岁。此刻，弥生本人正坐在观众席上，心中的兴奋与激动令她全身燥热。

自己的评分排在所有人的前面，弥生有这样的自信。而且，评委当中还有自己的恩师安西老师。没问题，第一名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为了迎接这一天，弥生专门跑去定做了一身深红色的晚礼服。虽然谈不上华美，但已经足够抢眼。虽说其他的参赛者们——男选手姑且不论，女选手们也全都竭尽所能，穿上了自己最奢华的衣装，但是能在胸口上别上一枚钻石胸针的，估计就只有弥生一个人了。

弥生的父亲是S电机工业的社长。包括S系列公司在内，她的父亲堪称是统领着数十家公司的“独裁社长”。而弥生，正是他的独生女儿。为了能让女儿作为钢琴师享誉世界，出资支援女儿实现梦想的第一步——赢得这场比赛，弥生的父亲自然不会表现出半点儿吝啬。

如果先前不是因为弥生真的生了气而出面制止，说不定父亲早就私下给这些评委塞钱了。

“就算不这么做，我也能赢得比赛。”

弥生坚定地对父亲这么说道。

正如先前我所说的那样，我马上就要赢得比赛了！——如同燃烧黑暗之火的黑色眸子让人稍稍感觉有些冷艳，漂亮的弥生此刻脸上燥热地泛起了红晕。

或许因为太过紧张，先前弥生一直担心的两名劲敌在演奏时全都失

误百出。其余的八个人则根本不足为惧。眼下，只剩下最后一名参赛者……

其实，参赛前，安西兼子也曾告诉过弥生——海选之后留下的所有参赛者几乎全是东京人，因为这样感觉有些难堪，所以主办方决定在决赛中加入两个来自其他地方的选手。

而其中一人，就是眼下这名来自九州的柳美知子了。虽然演奏得并不算太差，但从录音上听来，似乎因为用录音机录下的，所以效果糟糕，而且弹奏用的钢琴也不是太好。

从资料上来看，柳美知子现年二十二岁，目前在保育园里做保育员。此人之前从未参加过任何比赛，评委中几乎没有人认识她。

“嗯，这人大概也就是来混个参赛经历吧。”

海选时遇到的评论家当时曾笑着这么说过……

所以说，即便在这时候认定月崎弥生将获得第一，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舞台上亮起了明亮的照明灯。舞台中央是一架散发着黑色光泽的施坦威演奏钢琴。会场中稍稍有些嘈杂，众人都在等待着最后一名参赛者的登场。

有人脚步慌乱地从舞台的一侧走了上来。掌声仿佛在即将响起的时候突然间消失了，一种让人困惑的气氛彻底扰乱了整个会场。

这是怎么回事——大厅里的众人面面相觑，有人甚至直接低声说出了这样的话来。舞台正对面的评委席上一阵哑然，评委们似乎都已经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此刻站在台上的，无疑是一名女子。只不过从服装上来看，却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

正如先前所描述的那样，所有参加比赛的女选手都一身华服（也有部分选手的衣着只能用“古怪”来形容），但唯有这位十二号女选手的衣着感觉就像是刚从家里的厨房走出来，唯一的不同只是她似乎已经摘下了围裙。她下身是一条裙子，上身则是一件羊毛衫。

而且，一眼看上去，衣服已经很旧，甚至有些褪色。但是，即便没有褪色，这样的衣着对于一位二十二岁的女子来说，似乎也有些太过朴素。颜色和设计两方面给人的感觉似乎都更适合五十岁左右的女性。

但是，如果只是这样，那么众人大概也只会苦笑一下，彼此对视一番罢了。事实上，众人的反应却并不止于此。那名女子——柳美知子的脸上，还戴着一只偌大的面罩。

这样的衣着搭配，确实太过不协调。说起那面罩，不是普通人在感冒时戴的那种遮盖口鼻以下部位的口罩，而是那种在电影《怪侠佐罗》里出现的宽度较宽、仅仅在眼睛的部分开个小孔的那种面罩。

如果像其他的参赛者一样穿一身晚礼服，再戴上面罩，虽然多少有些奇怪，但至少还是能够穿着去出席化装舞会之类的场合。而现在这名女选手却是上身羊毛衫下身裙子的普通装扮，再戴上面罩的话，给人的感觉就相当不协调。

但柳美知子完全无视场内的气氛，径自走到钢琴前，向着观众们深深地鞠一躬，之后便面朝钢琴坐下来。

“等等！等一下。”

开口说话的是评委当中的一人。那位评委名叫吉永和树，身材肥胖，让人感觉他甚至懒得站起。

此人虽然也是一名评论家，却是一位很少会在音乐会上露面的稀客。

“你这身衣装是怎么回事？”吉永指着柳美知子说道，“你是不是准备去参加化装大赛，结果却走错地方了？”

听到对方的责问，柳美知子缩了缩身子，愣在当场。

“这可是神圣的音乐大赛！我……我绝对不会容许你穿着这种莫名其妙的衣装参赛！”

吼过这么一嗓子之后，吉永开始大口喘起粗气。

其他的评委们全都面带犹豫地彼此对视了一番——唯一例外的，就是依旧一动不动地挺直脊背端正坐着的安西兼子。

尴尬的沉默中，柳美知子向着观众席迈进了一步。

“抱歉，吓到众位了，”柳美知子低下了头，“只不过……我是出于某些原因，才不能让众位看到我的长相。我这样做绝不是为了在比赛中作弊。我说的是真话。只不过……如果让人知道我参加了这场比赛，或许我就会丢掉我现在的工作……”

虽然声音不大，语调却斩钉截铁。

“我可不管你有什么原因！”吉永坐在椅子上反唇相讥，“真是让人感觉不快。赶紧把你那面罩摘掉吧。”

柳美知子低下了头。之后，她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如果不摘面罩就不让参加比赛，那么我宁可弃权。”

会场突然变得嘈杂起来。这时候，安西兼子开口了。她用教师般张弛有度的洪亮嗓音说道：“就让她戴着面罩比赛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他的评委全都扭头看着安西兼子。

“说到底，我们评分判断的基准是演奏。说得极端一些，大家闭上眼睛听演奏就可以了。如果这名选手是出于某种原因才必须遮住脸，那么我们也没有道理不让她参赛。”

“可是……”吉永一脸不大情愿的表情，但立刻耸了耸肩，“嗯，既然安西老师这么说了，那么我就不说什么了。”

对吉永来说，安西这种整天只把精力投入到音乐中的女性是他最怕相处的类型。

既然吉永做出了让步，其他的评委也就没再提出太多的异议。安西兼子冲着坐在钢琴前的柳美知子轻轻地点了点头，说道：“请开始吧。”

“谢谢。”

柳美知子再次低头，之后便扭头朝向钢琴。

先前吉永之所以没有忤逆安西兼子，其中的一大原因，是认定柳美知子的演奏肯定不会太好，所以无论她是否参赛，比赛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柳美知子面对着钢琴的键盘，把两手放在膝盖上，挺直脊背，轻声叹了口气。之后，她轻轻地抬起双手，把手指搭到了琴键上——最初的乐音，就在她那纤细柔软的指尖上浮响了起来……

林看了看表。他已经超过十次看表了。

“奇怪啊……”林喃喃道。

她居然会迟到？如果只是五分钟十分钟，那么原因大概也就是电车晚点或者交通堵塞之类的，但是她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这情况不对啊。

林在店里环视了一圈。这里也并非那种她来了自己会看漏掉的大型咖啡厅。而且，先前两人一直都是在这家咖啡厅里约定见面的。所以对方绝不可能走错而到其他的店里去等。

又等了三十分钟之后，林的心中开始焦躁起来。难道是遇上了什么事故？不安的心情，渐渐在他的心中膨胀开来。

这也难怪，她——水科礼子，先前从来没有约会迟到过。相反，总迟到的人反而是林。

每一次，林都会气喘吁吁地赶到约定的地方。

“抱歉抱歉！刚要出门，却让课长给揪住了——”

之后，林就会一边挠头，一边在水科礼子的对面坐下。

但是，礼子从来不会生气。她总是微微一笑。

“没事的，我也稍微迟到了两分钟。”

林心里很清楚，其实那是不可能的事。礼子说这话，只是在帮自己圆场罢了。

而眼下，礼子却已经迟到一个多小时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林自然会担心她是不是遇上什么事了。

林下意识地掏出香烟，点上了火。虽然林是不会在礼子面前抽烟的，但眼下，为了让自己心中不断膨胀的不安感沉寂下来，抽烟已经成为必要之举。

如果——如果礼子真的遇上了什么事故……尽管心里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去想这些事，但林的思维还是忍不住飘向不好的一面。

“怎么可能会发生那种事嘛！”

林终于忍不住念叨起来。或许是听到了林的说话声，邻桌的中年妇女一脸讶异地扭过头来看了看林。

话说回来，我到底是怎么了？林在烟灰缸里摁熄刚吸了两三口的香烟——我怎么会这么在意她？

水科礼子——她不就是个寻常的女事务员吗？甚至都配不上“职场女性”这种时髦称呼。说到底，就只是个“女事务员”罢了。

没错——她就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

她的长相算不上漂亮，但是，她的身上却总有一种能吸引他人的力量。不论什么时候，她都会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安静地坐着。她的性格有些内向腼腆，面对他人时，很少会主动开口说话。

总而言之，她并非那种能够让人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的姑娘。但是——林就是看上了水科礼子。

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估计连林自己也说不清楚其中的原因。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爱情吧。

我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林缓缓地摇了摇头。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

咖啡厅的门被人推开了。水科礼子就像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跑来一样，大口喘着粗气，站到了林的面前。看到礼子的一瞬间，林终于明

白自己心里究竟有多么爱她。

“对不起！”礼子满头大汗地说着，在座位上坐了下来。尽管已经是春天，但夜里也还是会让人感觉到一丝凉意。

“我担心死了。我还以为你遇上了什么事故……”话刚说了一半，林便不再往下说了。看到她平安无事，林就不想再抱怨什么了。

“真是抱歉。”

看到礼子这样低头致歉，林反而感觉就像是自己欺负了她一样。

“没事的——来点什么？”林开口说道。

“我一路跑来的，热死了。我想来点冰的东西。”

礼子向端着水走来的服务生问道：“有冰咖啡吗？”

“我们这里还没有开始供应冰咖啡……”

“是吗？那就来杯热咖啡吧，加些砂糖，然后再往里边多放些冰块。”

“啊？”服务生呆呆地看着礼子。

“真够搞笑呢，刚才那服务生的表情。”离开咖啡厅，并肩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林笑着说道。礼子也笑了笑。

“偶尔逗一逗别人，感觉挺有意思呢。”

夜晚的路上一片寂静。风轻轻地从大街上吹过。

“你冷吗？刚才你出了一身汗。”

“没事的，感觉挺舒服的。”

“你遇上什么事了吧？”

礼子停下脚步，两眼盯着林的脸：“为什么这么问？”

“怎么说呢？感觉你似乎和平常不大一样，比平常要浮躁一些。”

“是吗？也许吧。”

礼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林——她的目光让人感觉有些神秘，礼子从没有这样子盯着林看过。

“发生了什么事？”林问道。

礼子没有回答，她主动亲吻了林……

一阵风从两人身旁吹过。

礼子放手之后，林重重地呼了口气。

“我说——”

“我要到欧洲去了。”礼子说道。

“欧洲？”

“对。”

“你去欧洲——有什么事吗？”

“我要去欧洲度蜜月。”

第一幕 啊，一定是他

1

“片山先生！”

一阵兴奋的叫声传来。一个年轻姑娘以恨不得要超过声波速度的迅猛势头一路飞奔而来，抱住片山，热情地亲吻起来。

这样的序幕总会让人感觉有些奇怪。话虽如此，但这里所说的“片山”并非别人，正是警视厅搜查一课里的那个没有半点人气的男子——片山义太郎。

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周围一脸无奈地看着那姑娘亲吻片山的人——片山的妹妹晴美、“自称恋人”兼行李搬运工石津刑警，还有一行人中最大的明星三色猫福尔摩斯——的表情，立刻就会领悟。

当然，最为吃惊的还是片山本人。身处日本的时候，这样的事很少会发生。不过现在他们是在距离日本万里之遥的音乐之都——奥地利（石津误以为此地是澳大利亚，还问了翻译一句“哪里能看到袋鼠和考拉？”）的维也纳。

在德国解决了城堡里发生的杀人事件之后，几人便顺道到维也纳来了。当然了，他们此行是坐飞机来的。

下了飞机之后，一行人商定先到宾馆落脚。而刚才的一幕，就发生在他们刚刚抵达维也纳最为高档的宾馆之一——帝国酒店的时候。

看到玄关两侧并排站着一群手持机关枪的士兵，石津向前来迎接的航空公司的人问道。

“这地方真的是宾馆？”

“这里经常会有国外的要人住宿。遇上那种情况的话，宾馆外必定会有这样的士兵站岗。估计今天也会有什么要人来住宿吧。”航空公司的人解释道。

而一行人刚走进那处让人感觉到厚重的历史感、如宫殿般古香古色的大厅，“片山先生”的叫声就响起了。

“石津……”晴美两眼盯着这一出由片山主演的爱情闹剧，开口说道。

“什么？”石津的目光也集中到片山身上。

“要是我哥他晕倒了，就拜托你了。”

“明白。”

“要是有什么难办的问题，就发个航空件，把他给送回去吧。”

先前一直在亲吻片山的姑娘终于放开了片山。

“是我啊！”

“啊，你是？”虽然条件反射般地回了一句，但之后片山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这人是谁来着？嗯，这女子先前倒也确实见过，但感觉她的模样似乎有些改变。话虽如此，如果只是在电车上碰巧坐到了彼此相邻的座位这种关系，估计她也不会这样亲热地跟自己打招呼吧……

“啊？你忘记我是谁了啊？”那姑娘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在强忍着笑意。

等一下。片山心想——眼前这姑娘感觉出身还不错，长得也挺漂亮，虽然发型变得成熟了许多，但她的眼睛中却有一种恶作剧般的神气。

对，就是那种音乐家之类的人身上常有的就像是天真无邪的哲学家一样的独特氛围。

“呃，真理！你不是樱井真理吗？”晴美抢先回想起来，冲到了两人的身旁。

“好久不见了，”樱井真理轻轻地点了点头，“晴美都记得我，可你

却.....”说着，她一脸怨恨地瞪了片山一眼。

“我记得啊！我正准备说呢，结果却让她先说出来了。”

“别理我哥了，”晴美搂住真理的肩头，“不过话说回来，你可真是让人有些认不出来了啊？似乎成熟了不少呢。”

“只是外表上变了吧，”樱井真理笑着舒了口气，“不过话说回来，片山你们几乎都没什么变化呢。真开心！”

尽管如此，片山却一脸艰涩的表情。好不容易浮上嘴边的笑容，也让他的表情弄得复杂僵硬了起来。

樱井真理——片山是在那起和小提琴比赛相关的杀人事件里和这姑娘相遇的。

真理原本已经打算弃权不再参加，而之后让真理下定决心参赛的人就是片山。最后，真理漂亮地赢得了那场比赛。

难道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在维也纳旅行演奏吗？片山点了点头。

话说回来.....难怪先前片山没能一眼认出她来，因为此时出现在片山面前的人，虽然确实是樱井真理，但感觉却又不大像。先前那个整天战战兢兢、喜欢从狭窄的门缝中窥视自己未来的内向少女，如今早已彻底消失不见了。

此刻出现在片山他们眼前的，完全是一个对自己的未来充满自信、朝着自己的目标一路向前的音乐家。

“你好，石津，”真理紧紧地握住了一脸恐惧、全身僵直的石津的手，“真令人怀念呢。”

“嗯，你好！”石津依旧没缓过劲来，低头说道，“下次再让我陪你一起跑马拉松吧。”

“你要是忘了，我会感到头痛哦。”

就像想要附和这样的意思一样，几人的脚边突然传来了一声猫叫。

“福尔摩斯！这么大老远的，你也来了啊？”

真理抱起福尔摩斯，用脸颊蹭了蹭福尔摩斯。虽然都是“女”的，福尔摩斯却一脸不大感兴趣的表情。

“那个……”负责翻译工作的男子战战兢兢地说道，“诸位似乎都还没有登记呢……”

“啊，抱歉，”真理放下福尔摩斯，“打搅你们了。”

“没事，真理。我们这边马上就好，之后我们找个地方喝茶吧，好吗？”

真理似乎并不打算拒绝晴美的提议。

在宾馆的餐厅里稍事休息，片山等人便在宾馆里四处张望起来。

“哥，”晴美捅了捅片山，“这样也太丢人啦，你就别再一脸好奇地四处张望了。”

“没事的，不必在意。”真理愉快地说道。

一名身材肥胖、脸颊赤红的服务生走了过来。

“呃……难得到维也纳来一趟，不如来杯维也纳咖啡吧？”片山说道。

“其实只要是维也纳的咖啡，都可以叫维也纳咖啡。”先前仔细读过导游手册的晴美说道。

“我来吧。你们要些什么？”

真理听过众人点的东西之后，向服务生转述了一遍。片山松了口气，如果换作是他一个人，估计连杯水也点不了。

“呵，真够溜的啊？”石津对真理的德语钦佩不已，“念大学的时候，我倒也学过一点德语，但维也纳语……”

“我说，真理，”晴美突然开口说道，“你一直都待在这边？”

“是的。我在这边遇到了一位不错的老师。而且，我也不希望自己整天待在父母身边。”

“那，你妈妈就没跟你说过，她觉得很寂寞吗？”

“上个月她才到维也纳来过一趟。或许她来之前还希望我一见到她就抱住她哭诉说我想回去，但和我一起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放弃了。”

真理呵呵一笑。

“你真的变成熟不少呢。”

“是吗？我倒是感觉自己脸皮变厚，挺头痛的呢。”

咖啡上来了。

咖啡的口感和在日本也能喝到的那种清淡口味不大相同，给人很浓稠的感觉。因为福尔摩斯不能喝咖啡，它便老实地待在了晴美的膝盖上。

“真不愧是音乐之都呢，”晴美看了看四周的墙壁，“墙上贴的是乐谱吧？”

“瓦格纳曾经在这里创作过，”真理说道，“那边装饰的，就是瓦格纳亲笔写下的乐谱。”

“哦？”片山也不由得感叹了起来。瓦格纳啊？罗伯特·瓦格纳？嗯？不对吧？

“话说回来，真理。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到这里来呢？”晴美问道。

说的也是。片山意识到了这问题。

“灵感——开玩笑。其实这事我是听领事馆的人说的。当时那边的人跟我说，会有警视厅的人过来，让我找你们商量一下。我又问来的是谁，他们就告诉我说来的人叫片山义太郎……你都不知道当时我有多

吃惊呢。”

“是这么回事啊？”晴美点了点头，问道，“话说，你有什么事要和我们商量啊？”

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了片山的心头——喂，别问了，难得到维也纳来一趟，要是再和什么怪事扯上关系，那就得不偿失了。

“我身边有人失踪了，”真理说道，“说来也奇怪。这里本来应该没人知道……”

“你快说。”晴美的眼睛里立刻闪现出光芒。

先前在城堡里发生命案的时候，你自己不是好几次险些被人杀了吗？怎么一点儿记性都没有？真是的！片山和石津彼此对视了一眼。

随后他的目光又和一名坐在远处的男子的目光撞到了一起。

那男子是个日本人，还很年轻——年纪大概二十六七岁的样子。

男子独自一人坐在桌旁。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和这样的场合很不协调，身上虽然穿着一套很普通的西服，却似乎并非普通的商务人士。

当然了，男子的模样更不像音乐家。

而且，令人感觉奇怪的是——和片山的目光撞到一起之后，男子似乎吃了一惊，赶忙挪开了视线。看样子，他似乎从刚才起就一直盯着片山等人。

这人是谁？怎么感觉鬼鬼祟祟的？片山心中想道。男子给人的感觉与这种超一流宾馆格格不入，而他本人看起来似乎也不自在。

另外——虽然有些模糊了，但片山总觉得自己先前曾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他。到底是在哪儿见过这人呢？完全想不起来。

但是，身为刑警，一旦看到记忆模糊的面孔，第一件事就是查看通缉犯的照片和海报。男子一副穷酸相，眼神之中似乎也没有什么善意。他就那样一脸不快地沉默着。

这人到底是谁？片山一边思考着这问题，一边把注意力转回到樱井真理讲述的事情上……

走进冈田太太的房间后，真理就像往常一样。“你好，太太，”她用英语打了一声招呼，“我稍微来晚了一些，抱歉。”

在钢琴前站起身来的，是一位银丝如雪的老太太。虽然老太太说的是英语，实际上她却是个奥地利人。真理听说她已经年近七旬了，但腰背却依旧笔直，姿势和动作之严谨，完全让人察觉不出她的年龄。

来到维也纳遇到这位老师之后，真理放弃了回日本的想法，决定在这里暂居下来。严厉地教导着真理学习这种在日本根本没法找到的源于生活本身的音乐节奏的，正是这位老妇人。刚开始时拿小提琴如同小学生一般生涩的真理，如今已经对这位老妇人抱有一种近乎面对母亲的感情。

冈田太太虽然和真理保持着一种师徒之间的礼节，但因为她那出生于日本的丈夫早她一步离世，如今她膝下无子、茕茕孑立，所以她对真理也像是对待自己的女儿或孙女一样。

“玛丽，怎么样？你有没有给你母亲写信？”冈田太太轻轻地亲吻了一下真理的脸颊，开口问道。

她一直用一种带有外国腔调的口音，把真理叫作“玛丽”^[1]。

“昨晚我倒是写好了一封，但还没有寄出去。”真理照实回答。

“那你早点把信寄出去吧，别让你母亲担心你。”

“好的。明天我一定会寄出去。”

“那就好。”

看到真理伸手准备打开装小提琴的盒子，冈田太太赶忙阻止道：“啊，你稍等一下。”

“怎么？”

“我有个请求。”

“您说。”

“你到机场去一趟吧。”

“去机场……现在吗？”真理吃惊地问道。

“其实，刚才有人从日本打来了电话——”

“从日本？”

“是安西打来的。安西兼子，你应该知道吧？”

“嗯，当然，我听过她的名字。”

“是啊。因为她是弹钢琴的——其实，先前在与安西相关的一场音乐大赛上获得冠军的孩子，今天似乎会到这边来。我本来应该去迎接一下，但是碰巧我的代理人病倒了，我得去一趟。就是这么回事。”

“我代您去迎接一下，是吧？我明白了。”

“抱歉，不好意思——你的车呢？”

“嗯，在停车场。”

“那就拜托你了。”

“您知道是几点的飞机吗？”

冈田太太拿起钢琴上的便条，递给了真理。

“Michiko Yanagi，应该叫柳美知子吧。那么，我该把她带到哪儿去呢？”

“这个嘛，你就先把她带到这里来吧。你回来之前，我会安排好她的住宿的。”

“我知道了，”真理看了看表，“现在就出门的话，应该来得及。”

“那就拜托了。”冈田太太轻轻地拍了拍真理的肩。

维也纳机场在距离市区十八公里的地方。驾车前往的话，大概只需要花费二三十分钟的时间。

真理驾车而去，她的驾照是在奥地利拿的。然而，在日本的时候，她的母亲却不断地说：“要是出了什么交通事故，那可怎么办？”

所以，在日本的时候，考驾照这种事，真理根本想都没想过。

真理的母亲曾经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小提琴家，但后来因为在交通事故中伤到了手臂，最后不得不放弃。站在母亲的立场上，这样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虽然这样的想法似乎很幼稚，而真理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每次驾车飞驰在公路上的时候，她都会真实地感觉自己脱离了父母的庇护，飞向了自由的天空。

真理很清楚，如果发生了什么事，那将会是致命的。所以，她开车的时候很小心。

天气晴朗，心情愉快。在维也纳，很多时候冷飕飕的，而天空也总是阴沉沉的，但今天却是罕见的暖和天气。

前往机场的途中，真理路过了一处面积很大的中央墓地——贝多芬、舒伯特、巴赫等音乐巨匠就长眠在这片墓地里。说起来，这里感觉就像是音乐的故乡。

但是——虽然不时也会被那些到维也纳来游玩的朋友们取笑，但真理一次都没有来过这片墓地。尽管电影《黑狱亡魂》最后一幕的林间小路就是在这里取景的，但每次一想到反正自己就住在这里，随时都可以来，反而一直都没有来过。

今天，真理也是驾车从墓地旁经过，向机场赶去。时间自然是很充裕的。

飞机降落前二十分钟，真理就已经抵达机场了——维也纳机场虽然也是国际机场，但因城市本身很小，机场并不是很大。机场的周边一片安静，绿色点缀其中。

航班在预定时间里准点着陆。

“是柳美知子吧？”真理嘴里默念着。

过了一阵子，乘客们纷纷走出了机场大门——其中的日本旅客很多。

真理本打算大喊一声的，但她又犹豫了。这让她感觉有些困惑。别说长相，真理甚至连对方的年纪也不清楚。

话说回来，既然对方是音乐大赛的冠军，想必年纪应该不会很大，而且，既然是搞音乐的，也会有些气场之类的吧。估计应该是能认出来的吧。真理心中暗自想道。

但眼下从大门里走出来的全都是从日本来的团体游客，几乎看不到单独前来的样子。依照冈田太太的说法，对方应该是独自前来才对。

“大家请走这边！”和旅行团一同前来的导游用干涩的声音说道。

这工作也真够辛苦的啊。看到这一幕，真理不由得微微一笑。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发生了一些恐怖事件和绑架事件，感觉似乎不大太平。虽然奥地利境内的情况还算安稳，但机场这里仍能看到一些手持轻机关枪站岗的士兵。

“啊——”肯定是那个女的，真理心想。

对方一身干练的西服，脚步匆匆，年纪大概和真理差不多，但因为着装的缘故，感觉看起来要比真理稍微大几岁。对方身上散发着一股与在大赛中脱颖而出之人完全相符的坚毅气质，还有——对方长相之美，就连身为女子的真理也不由得吃了一惊。

真理迈步走向用带子拖着行李箱前进的那名女子。

“打搅一下——”真理开口说道。

“嗯？”

“先前，安西兼子老师联系了我们……”

那姑娘稍稍皱起了眉头。

“安西老师？”

“你是柳美知子小姐吧？”

听到这名字之后，那姑娘的脸上突然泛起了红晕。

“不，我是月崎弥生。”

“啊？那可真是抱歉了，”真理赶忙道歉，“因为你是一个人来的，所以我就——真是抱歉了。”

“没事，”月崎弥生说道，“莫非你就是拉小提琴的樱井真理小姐？”

真理吃了一惊，反问道：“是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在日本音乐界可是个名人啊。”对方出人意料地展现出温和的笑容，说道。

“啊，我自己都不知道呢，”真理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月崎弥生小姐？我记得念初中的时候，你拿过钢琴比赛第一名呢……当时我拿的是小提琴第二名。”

“是啊，”说着，月崎弥生变回了一脸严肃的表情，“你是在等柳美知子小姐吗？”

“是的。先前安西老师给我的老师打了个电话……你认识柳美知子小姐吗？”

弥生从架在肩上的挎包的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剪下的报纸，默默地递给了真理。

报道里说的是比赛的结果，上边写着“第一名·柳美知子，第二名·月崎弥生”。

“那，你们是一起过来的？”

“她也是同一趟航班吗？”

“据说是这样的。”

“是吗……”弥生想了一下，之后又露出一副突然回过神来的样子，“还有朋友在等我呢，我先走了。”

说完，弥生低着头走开了。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真理感觉有些困惑。目送着弥生离开之后，真理又开始寻找起了柳美知子。

但是，从飞机上下来的客人几乎已经走光了。日本人都比较性急，一般都会抢先下飞机。而那些跟在日本人之后悠然走下飞机的，大多都是些法国或者英国的老夫妻。

奇怪了……难道不是这班航班？真理心想。

要不还是给冈田太太打个电话吧？真理在大厅里环视了一圈。这时候，一名女子出现在了她的视野当中。

那女子与月崎弥生的衣着形成了鲜明对比，只是一身朴素的连衣裙。要说是朴素，还比较好听，那女子身上的衣装，应该说既土气又寒酸。女子身旁的行李箱上也到处都是伤痕，感觉已经很旧了。

应该不会是她吧？真理心想。不管怎么看，那女子都不像个音乐家。

女子还在不断地四处张望，一脸难堪的表情，大概是本来约好来接机的人没来。

但周围没有其他年轻的女子了，还是过去问一声吧。真理心里之所以会这么想，大概是因为对那女子心怀同情。

“抱歉，请问……”

听到真理和自己打招呼，那女子突然一愣，仿佛随时都会逃走。

“什么？”

“你是——柳美知子小姐吗？”

那女子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担忧。

“是我！”

看样子先前她一直都很紧张。

“啊，对不起。其实——”

听完真理的讲述，柳美知子终于放松了下来。“我还在想，要是没人来接我的话，那可怎么办呢.....我在这里语言也不通，也不知道自己该上哪儿去才好呢。”柳美知子仿佛随时都要哭出来一样。

“抱歉，刚才我没看到你。那么，我们先到冈田太太那边去吧，”真理微笑着说，“你的行李只有这些吗？”

“嗯——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带些什么过来才好，”说着，柳美知子一脸羞涩地拿起了那只破旧的行李箱，“这是我借来的。因为我没有带锁的行李箱。”

“你不是还要在这边开演奏会的吗？”真理边走边问。

“是的，据说是比赛的奖励。”

“那，你有没有准备礼服和鞋子之类的？”

因为那箱子里估计是放不下这类东西的，所以真理才故意这样问了一句。

“这些事——我完全没考虑过呢，”柳美知子突然愣在了原地，“我该怎么做好呢？”

“总会有办法的，在这里准备就行，”真理为她打气道，“这里也有不少日本人。要是你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借给你。”

“连这些事也请你帮忙的话.....”柳美知子似乎有些难为情。

“总而言之，现在我们还是先到冈田太太那里去吧。”

“那个，不好意思。”

“什么？”

“请问，洗手间在哪儿呢？”

真理强忍住笑，告诉对方洗手间的位置：“我来替你看着行李箱，你放心去吧。”

“好的，真不好意思。”

柳美知子脚步匆匆地走开了。

感觉挺没自信呢。

真理摇了摇头。她这副样子，真难得还能在大赛里获得第一名。

估计这也是她第一次出国吧。话说回来，就连来个机场也紧张成这样的人，要是让她在维也纳开演奏会的话……

估计她得晕倒在台上吧？

真理站在原地，等待着柳美知子回来。

“直到最后，柳美知子都没有回来。”真理说道。

“啊？”晴美已经喝干了第二杯咖啡。

这么浓，也亏她能喝得下去。片山不由得叹了口气。

一口气喝上两杯，就别想再睡觉了。

虽然片山也一直在聆听真理的讲述，但至少他这趟并非作为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刑警而来。

“大概是迷路了吧？”石津少见地放下了食物，插嘴说了句合理的话。

“我已经找了好几次，”真理点头道，“之后我还跟机场的保安说了这事，让他们帮忙找了一遍。然后又在机场广播里用日语播报了一遍寻人启事……到头来，我们还是没能找到柳美知子。”真理摊开了双手。

“这简直就是神隐嘛，”石津又说了一句老旧的话，“不会是到四次元世界去了吧？”

“我倒真希望是这样呢。”真理端起咖啡杯，说道。

“行李箱里有什么线索没有？”看到晴美探出身去，片山不由得叹了口气。

“什么线索也没有——她的护照什么的，大概是塞在挎在肩上的那只包里。”

“那你报警了没有呢？”

“我回到冈田太太那里之后，冈田太太说这事最好去跟领事馆联系一下——但说来也有些奇怪。”

“怎么个奇怪法儿？”

“领事馆的人帮我查了一下，结果却说他们并没有接到一个叫柳美知子的人在奥地利入境的消息。”

“什么？”晴美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这么说来，她用的是假名字？”

“我是一点儿都搞不懂了，”真理耸了耸肩，“总而言之，之前我也没看到过柳美知子的照片，也不知道那人是不是真的就是她。”

有人站到了片山的身后。片山扭头一看，才发现自己身后站着的正是那个刚才片山觉得有些可疑的日本年轻人。

“冒昧问一句——”男子开口说道，“刚才你们谈论的女子，是不是就是这个人？”

说着，男子往桌上放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男子本人搂着一名女子的肩膀，只是一张很普通的纪念照。

“就是她！”看过照片之后，真理说道，“这人就是那个在机场消失了的柳美知子！”

冰冷的雨点，仿佛要把人的身体冻僵。

本想换个不会淋到雨的地方，但这样一来就再也无法监视到关键的后门了。本来周围的光线就很暗，而后门的照明只有一盏黯淡的长明灯，好不容易才能勉强看清。

“哥他可真够慢的啊。”莉莎喃喃念道。

换作往常，只要有十五分钟时间就能撬开保险柜。今晚都已经过了三十分钟，还不见人出来。

就算穿了紧身的夹克衫，雨水还是会顺着衣领往下流。莉莎身子一颤，缩了缩脖子，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有叫出声来。

这世上就没有什么能够轻轻松松赚大钱的事，所以也没办法。莉莎心想。没错，这家店里估计也没放太多的钱，但两三个月的饭钱应该还是有的吧。除此之外，应该也会有些余钱去买印度大麻。

雨也差不多该停了吧——就在莉莎抬头仰望漆黑天空的时候。砰！一个响亮的声音响彻了四周。

莉莎觉得全身无法动弹——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应该不会是枪声吧……

莉莎知道哥哥马库斯身上是带着手枪的。但是，她从来没有看过他真的开枪。

那枪其实就是一把二手货，莉莎甚至怀疑它是否真的能够射出子弹来。哥哥随身带着那枪，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万一……要是刚才就真的是“万一”呢？

怎么会？这不可能！哥！

莉莎拔脚准备往那家店的后门冲去。突然，一阵撞击声传来，随后响起的是玻璃碎裂的声音。

毫无疑问，那声音就是从店里传来的。肯定是发生什么事了，而且还是不得了的大事。

突然间，后门开了。一个巨大的人影滚了出来。

“约翰！”莉莎大叫一声，拔腿冲了过去。

“别过来！”约翰站起身来，向着莉莎冲来，“快跑！”

“约翰，我哥呢？”

“快！”

被约翰用他那粗壮的手臂半簇拥着，莉莎也跑了起来。

“快跑！快跑！”

是约翰的声音。耳边是急促的呼吸和脚步声。

此刻，莉莎也在拼命地往前跑。她和约翰一起穿过昏暗狭窄的小巷。除了自己和约翰的脚步声之外，莉莎还听到了一阵紧追不舍的沉重的成年人的脚步声。

有人在追赶我们！我们必须甩掉他们！

对莉莎他们来说，昏暗僻静的小巷正是熟知的世界。

在约翰的催促下，两人忽左忽右，不断地奔逃着。不知何时，紧追不舍的脚步声听不到了。

约翰的脚步放缓下来。

“大概没事了吧。”约翰不住地喘息着，长距离的奔跑给他那巨大的身躯带来的负担可不小。约翰彻底累坏了，他一屁股坐到了满是雨水的地上。

莉莎体型纤瘦，原本就身手敏捷。虽然她也感觉自己的心脏仿佛随时会跳出来，但还没到连站也站不住的地步。

莉莎蹲下身去，向着依旧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的约翰问道。

“约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有警察……”刚说了这么几个字，约翰再次喘息起来。

“是吗？”这一点莉莎大致也猜到了，所以她并没有表现得很吃惊，“我哥……被他们抓住了？”

约翰又继续喘了一阵，之后他抬起了头——虽然他长着一头金发，留着胡子，但实际只有二十一岁。

“约翰……他开枪了。”

“开枪了？”

“冲着警察……”

莉莎脸色铁青。

“我哥他冲着警察开枪了？”莉莎的声音有些发颤。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那些警察是突然站到我们面前的，”约翰摇了摇头，“当时我们都慌了。只是为了吓唬他们一下，马库斯举起了枪。”

“但后来他还是开枪了，是吧？”

“对……真够倒霉的！”

莉莎靠在一旁的围墙上——怎么会这样！哥他居然冲着警察开枪了！

“那，警察死了没？”过了一阵，莉莎开口问道。

“不清楚。不过我看见有人捂着肚子蹲下去了。当时有两个警察，另一个则动手打了马库斯。”

“打了我哥？”

“我看到马库斯倒下之后，我就逃走了……”约翰抬头看着莉莎，“对不起，莉莎……我也很怕啊——”

“没事的，你这么做也是理所当然的，”莉莎拼命忍住泪水，“幸好你没被抓住……”

约翰哭了起来，他大概在为独自一人逃走感到难为情。

莉莎把手搭到了约翰的肩上。

必须去救哥哥……莉莎心想。

那警察死了还是没死，这一点将会使整件事的状况变得完全不同。但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和一个虽然身材高大但年纪却也不过只有二十一岁的约翰，真的能够救哥哥吗？

“莉莎……怎么办？”约翰带着哭腔说。

“一起想想办法吧，”莉莎用手搂住了约翰的脖颈，“除了你，我也没人可依靠了……”

冰冷的雨依旧下个不停。

“哥……”莉莎喃喃地念叨着，甚至连莉莎自己也不清楚，她的这声呼唤有没有发出声音来。

“你不觉得这事有些蹊跷吗？”晴美说道。

“不觉得！”片山冥顽不化地摇了摇头。

“真是的！你这人就是个老顽固！”晴美扭头看着石津，“石津，你也觉得这事有些蹊跷吧？”

“那当然。”不管什么事，石津都不会忤逆晴美说的话，所以这种时候石津的发言，几乎可以说毫无意义。而且，眼下三人正在进餐——所以更不能把石津说的话当真。

“确实挺蹊跷的，”石津拼命撕扯着硬邦邦的面包，“这里的人平常

吃得那么多，也真亏他们能够满足于这样的早餐呢。”

晴美叹了口气。尽管如此，她似乎仍保持着常人一样的食欲，并且把那个赤红脸颊的服务生叫到身旁，点了一杯咖啡。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片山强调道，“柳美知子和水科礼子就是同一个人。出于某种原因，水科礼子并不想用自己的真名参加比赛，所以她就使用了‘柳美知子’这样一个假名。”

“这些事，我也知道。”晴美说道。

“喵。”福尔摩斯叫了一声。

它美滋滋地舔完了那碗凉牛奶，脸上一副“再来一碗”的表情。还不等晴美开口，旁边那个喜欢猫的少女服务生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走过来给福尔摩斯的食盘倒上了牛奶。

福尔摩斯咕噜噜地低鸣着，开始用它的舌头灵巧地舔起来。在这种时候，猫的体型就跟赛跑起跑时一样。

或许是赛跑者模仿它们的样子吧。

“钢琴师用个艺名什么的，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吧？”片山往嘴里塞了一块面包。

“这我知道。但是，她为什么要跟自己的恋人撒谎，说要和别的男人去度蜜月？”

“她本来就想分手。”

“既然如此，那直说不就好了吗？”

“要是你觉得每个女人都跟你这种假小子一样，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晴美一脸想要伸手揪住片山衣领——不，应该说是直接想要扑上去撕咬一般的表情说道。

“也就是说，这世上不光只有那些不管什么话都能直截了当地说出口的女人。”

“我什么时候不管什么话都直截了当地说出口了？”晴美直截了当地说道。

但总而言之，早餐时间还是勉强在平安无事中度过了——三个人和一只猫走进宽敞的大厅里，准备休息一下。

换作是在东京的宾馆里，即便大厅里也是人满为患，找不到地方落座根本一点儿都不新鲜。但在这里，大厅却是在前台后边，所以和宾馆无关的人员是无法进入的。与其说是大厅，倒不如说是豪华的沙龙。

像片山这种天生拘谨的人，待在这样的地方，心里反而感觉有些不踏实。

“就算像你说的那样，水科礼子是想和那个姓林的男人分手，”晴美突然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了起来，“那她为何又要在维也纳机场偷偷溜走呢？”

“嗯……”

关于这一点，片山也感觉有些奇怪。

水科礼子确实已经来到奥地利了，但之后她便立刻消失了。

“话说回来，这事也不是我们能处理的吧？查明有日本旅客失踪的情况之后，这里的警察就会协助寻找的。”

“可是……”晴美一脸不服气地嘟起了嘴。

“总而言之——”片山叮嘱了一句，“我可不想再去掺和那些莫名其妙的案件了，我们这次是到维也纳来度假的。”

“你每次都这样，一有事就想办法闪人！”即便是晴美，也只能表现出一脸的不快，因为眼下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事一定和犯罪有关，所以她无法开口反驳哥哥。

“已经十点了啊，”片山看了看表，“我去看看樱井来了没有。”

“我陪你一起去吧，”石津站起身来，“幸亏先填饱肚子，毕竟中午是没饭吃的。”

光是听到这话，片山就感觉心里边一阵烦闷。

“哼，”目送着片山等人离开大厅之后，晴美说道，“日本男人怎么都这样！一点儿不关心其他人的事情。是吧，福尔摩斯？”

听到晴美的话，蜷在高档沙发上的福尔摩斯微微睁开眼睛，喵地轻轻叫唤一声，之后便又打了个大哈欠，接着睡去。

“福尔摩斯，怎么连你也这样啊！”晴美说出了一句就像是被布鲁图出卖了的恺撒一样的台词，“维也纳这里真够奇怪的，你不觉得吗？街上的建筑物感觉都很古旧呢。”

没错，先前樱井真理突然抱住片山亲吻的事，感觉也挺奇怪的，想来应该也是这地方搞的鬼吧……

“倒也难怪。或许因为这地方到处都破破旧旧的，所以才会连我哥都看起来挺不错的吧。”

晴美赞同了自己的想法。

今天樱井真理也暂停了课程，准备带片山他们到镇上去逛逛。晴美心里也挺期待的，同时……没错，虽然晴美自己不愿承认，但实际上她的心里还是有些醋意的。

对妹妹而言，长兄如父，那么对哥哥来说，是不是可以说长妹如母呢——没我在身边，哥他什么事都做不了。这样一想，心中倒也有一种快感。

要是哥哥也能像个正常人一样，能在女性当中颇受欢迎的话……站在晴美的角度上，会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但是——作为前途有望的小提琴家，真理眼下还在修学当中。即便她对哥哥心怀好感，估计也不会想到结婚这一步吧。如此一来，回到日本之后，也依旧是兄妹两人（外加一只猫）一同生活的日子。

“要是永远这样，感觉倒有些不方便呢……”晴美喃喃道。

有人走进大厅里来了。莫非是哥他们来了？晴美扭头一看。

“啊，你好——”开口向晴美打招呼的，正是昨天拿水科礼子的照片给片山等人看过的林。

先前不光片山感觉自己曾经见过林，林也感觉对片山有些印象。话虽如此，倒也不是说林有什么前科，而是因为两人是大学里的前辈和后辈。

“哎呀，林先生，”晴美微微一笑，问道，“睡得还好吧？”“嗯，昨晚睡得挺香的，”林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毕竟我还不曾住过这么高级的宾馆，第一天晚上根本没睡着。”

看样子，他似乎有精神开玩笑。

“太好了，”晴美说道，“昨天你眼睛里有血丝，还有些担心你会不会有事呢。”

“谢谢关心……”林一脸羞涩地挠了挠头，“毕竟我是以礼子的便条为线索一路追到这里来的。总而言之，得知她确实到了维也纳，我也稍微打起些精神来了。”

“你还真是挺了不起的呢，”晴美摇了摇头，“不管再怎么喜欢一个女孩，能做到就算被开除也无所谓，硬请了半个月的假，然后取出银行存款飞到这里来——这样的事，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出来的。”

“因为我觉得这绝非小事，”林说道，“她突然辞职，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所以我觉得她一定是遇到什么大事了——但是，听了昨天的那人——樱井小姐说的话之后，我弄明白了。”

“话说回来，为什么水科礼子要使用柳美知子的假名，为什么要在维也纳机场溜走——这些事现在依旧没有弄清啊。”

“说的也是。但这样子起码要比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到这里来、只能看着手上的钱日渐变少、傻傻地瞎等要好得多啊。”

看样子，这是林的真心话。

晴美发现福尔摩斯似乎轻轻地抬起了头——怎么回事？

晴美扭头一看，只见远处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子。晴美吃了一惊。

那女的什么时候坐到那里去的？晴美他们进来的时候，这大厅里一个人都没有。

当然了，虽然地上铺着地毯，听不到脚步声也正常，但就算如此.....

晴美一直觉得，那女的似乎是在倾听自己和林之间的谈话。当然，这只是晴美的直觉。

“抱歉，我来晚了。”樱井真理喘着粗气走进了大厅里。

“真理。我哥他们——”

“嗯，我遇到他们了。现在他们就在外边等着呢。”

“啊，居然让你来叫我，真没礼貌！”

“不是，是我自己跑进来的.....我们走吧。”

“好。”晴美站起身来，福尔摩斯也跳到地上，伸了个懒腰，然后又打呵欠，用后肢搔扒耳朵。

“林先生，”晴美说道，“要是不介意的话，不如一起去市内绕一圈吧？”

“可是——”林有些犹豫。

“就算你一直守在宾馆里，也找不到礼子小姐。出去走走的话，说不定还能换换心情呢。”

林稍微犹豫了一阵，然后微微一笑。

“说的也是，要是不会给你们造成麻烦的话——”

“没关系的，反正就是坐电车绕一圈而已，多一个人也没什么麻烦。”真理开朗地说道。

“那，我就去准备一下了。”

林走出了大厅，真理目送他走远。突然间，真理惊叫了一声：“哎呀，月崎弥生小姐！”

晴美一惊——是吗，那姑娘就是月崎弥生啊？果真如此，就难怪她会对晴美他们的谈话感兴趣了。

“是樱井真理小姐吧？上次在机场——”月崎弥生站起身来，微微一笑。

“你也住在这里？”

“是的。每次到维也纳来，我都会住这里。”

都会住这里吗——晴美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您应该也听说了吧，柳美知子小姐不见了。”

“听说了，”弥生点了点头，“第一名的演奏会，下周就要举行了吧？到底怎么回事呢？”

“安西老师也挺担心这事的，说是准备到这边来一趟。”

弥生似乎有些吃惊，睁大了眼睛。

“安西老师要到维也纳来？”

“是的。昨天她打电话联系了冈田太太。”

“是吗……那她什么时候过来？”

“估计明天会到。我已经帮她在这里预定好房间了。”

“是吗？”弥生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这时候，林回到大厅里，和晴美等人一起离开了宾馆。

月崎弥生独自留在了大厅里。坐在长椅上，弥生陷入了沉思。她的

脸上，露出了严肃的表情……

宾馆前台的男子拿着一张留言条，走进了大厅里。

“Herr Hayashi（德语：林先生）。”前台的男子高声喊了一句。

“我是林的同伴，”弥生说道，“林现在出门去了。”

“那就请您转告他一下——”

“好的。”

弥生接过了留言条。留言条上是用德语写的潦草字迹，上边写着：“今晚，国立歌剧院，包厢一楼左侧三号。Reiko（礼子）。 ”

国立歌剧院——维也纳的国立歌剧院就在距帝国酒店步行几分钟的地方。

弥生折起留言条塞进包里，站起身来。她本打算走出大厅，但她突然又停下了脚步。

大厅的入口处蹲着一只三色猫，而那只猫一直在盯着弥生看。

“福尔摩斯！你在干吗？”

宾馆的前台处传来了一声叫唤。

三色猫背转过身，脚步轻盈地离开了。

3

“地下墓地？”晴美问道。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座圣斯德望主教座堂的大部分在轰炸中损毁了，之后，偶然发现了埋藏在地下的墓地。”樱井真理解释道。

“那还真得去看看呢！是吧，哥？”

“嗯……”

片山已经走了很久，脚早就走酸了——在观光和购物的时候，女人真的是永远都不会感到累呢。

“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石津问道。

“要说墓地里有什么有趣的，”真理微微一笑，“那当然是堆积如山的白骨啦。”

“白……骨？”片山睁圆了眼睛。

“对，似乎是先前黑死病流行时的牺牲者。在空旷的场所里远远望去的话……倒也挺壮观的呢。”

“好想去看看！”晴美兴奋不已。

“你还真是有够恶趣味的啊。”片山说道。

“什么嘛。哥你要不愿去的话，那就找个地方坐会儿吧。我们去看看就来。”

“我会的。”片山直率地点了点头。

“十五分钟就回来，”真理看了看表，“石津先生和林先生怎么办呢？”

“晴美去的话，我当然也要去！”

石津直立不动，感觉像是准备向人敬礼。

“那我也一起去吧。”林说道。

“喵。”

“啊，福尔摩斯你也要去？那，哥你就一个人等我们吧。”

“就我一个？”片山心里有些害怕，要是外国人和自己搭话，那可怎么办？

“要是害怕，那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去吧？”

听晴美说得这么直接，片山的倔脾气也犯了。

“谁害怕了？周围不是还有这么多的游客吗？”

“那你就等我们一会儿吧。”

“嗯。你们去吧。”

“你可别迷路了。”

看着众人在真理的带领下向地下墓地入口走去，片山不由得嘟哝了一句：“都是些好事之徒！”

走在这壮观的教堂里，抬头仰望那令人眼前发晕的高高的天花板，这样宏伟的石造建筑到底是什么时候、怎样建造起来的呢？一想到这些，片山不由得对“历史”这东西有了一种敬畏。片山的这种感受性——虽然这一点一直都被晴美看不起——似乎要比常人丰富。

心思飘到那些生活在遥远过去的人们身上之后，就会感觉“现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周围的旅客被分成几个小团体，在圣堂里四处漫步。

导游解说词的四分之三是用日语来解说的。

闭上眼睛，侧耳聆听，感觉就像是在日本。

“啊，有人在举行婚礼！”

“啊？哪里？哪里？”

“你看，那边！”

“呀！去看看吧！”

七八个女大学生一边吵闹，一边向着祭坛而去。果然，祭坛的前方确实有人在举办婚礼。

在这么嘈杂不堪的地方，也亏得他们还能举办婚礼呢。片山不由得感慨了一下。不光如此，那些日本游客还在周围不住地吵嚷，拿出相机来不断拍照。

片山苦笑了一下。因为周围实在没什么其他可看的，所以也就只能放眼眺望一下婚礼的模样了。

纱裙颇长的婚纱——这样的婚纱，倒也挺适合这座向着天空伸展的教堂呢。片山心想。

结婚啊.....

虽然晴美总喜欢拿这事来开涮，但片山自己并非完全不想结婚。但是，凡事都得讲究时机，想结婚的时候，身边总是没有合适的女性，而片山喜欢的女性，又偏偏喜欢上了其他的男子——这样一来，确实很难找到机会结婚。

而在此之前，片山还得先把自己的“女性恐惧症”根治掉才行。

“别担心，我也得先看看女的是不是合适才行啊。”片山嘟哝道。

果然，自己不能总待在公寓里任由妹妹和福尔摩斯两个女的欺负，否则，心里就会根深蒂固地留下对女性的警戒心——当然了，这一切只是片山自己的“心理分析”。

话说回来，首当其冲的问题还在晴美，必须让那家伙先结婚.....

长兄如父。这一点片山承认。虽然一天到头地吵架，但片山也盼着晴美能早日顺利嫁人成家。而对象.....难道是石津不成？

嗯，石津这家伙倒也不坏。虽然不坏.....虽然晴美成天都表现得很开朗，但其实她有着一段辛酸的恋情往事，有时她也会表现得很脆弱。

的确，虽然她有着不管片山囊中再怎样羞涩也打死不给片山零用钱的一面——对了，旅行结束回去之后一定要跟晴美好好谈谈，商量商量加发一些零用钱的问题。

“不过那家伙很难搞定啊.....”

不知何时，晴美心中惦记的对象已经从哥哥变成了钱包。

片山感觉到自己身边似乎站着一名女子，但他并不是很在意。

就在这时，片山突然听到了一阵啜泣声。片山扭头一看，只见一名年轻女子——还是个日本人——正掩面哭泣，她的肩膀在不断地抽动着。

那副模样，感觉就像是原本不想哭，却无论如何也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

大概是因为看到别人的婚礼后心中感触良多，才会忍不住哭了出来吧。但是，那种哭泣的方式又有点不大一样。

戳中片山的软肋——不，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待的话，或许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优点。本来片山完全可以放任对方不管，但最后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怎么了？”

那女子一愣，抬起了头，却仍用手半遮住满是泪水的脸。

“不……没什么……”

女子嘴里喃喃念叨了一句，便匆匆地离开了。

这女的可真是奇怪——片山目送着对方走远，耸耸肩膀，把目光挪了回来……先前那几个吵闹不休的女大学生正并肩站着，瞪视着片山。

片山吃了一惊。

“你……你们有什么事吗？”

“真够过分的！”一名女大学生说道。

“过分？怎么回事？”

“她哭着跑掉，你就这么放任不管？”

“就是！日本的男人全都这副德行，所以才让人看不起！”

“简直粗暴！”

听到女大学生们这番接连不断的责难，片山更吃惊了。

“等等……等一下。”

“肯定是你家里明明有妻子，却还带她出来，想来个不伦之旅！”

“不伦？”

“不然的话，看见别人结婚，她哭什么？”

“就是。想玩弄感情？没那么便宜的事！”

“赶紧追上去跟她道歉啊！”

“喂，等一下啊，我——”

“你要再啰唆个没完，当心我们现在就把你扒个全裸！”

片山睁圆了眼睛：“等一下……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不能在这种地方被人给扒全裸啊。为了逃离眼前这群误会的孩子，片山拔腿追向那个哭泣的女子。

“开什么玩笑，真是的！”片山放缓了脚步，嘴里嘟哝着。

我这样无辜的人，为什么要受这番窝囊气啊？

就在片山心中感觉万分不爽的时候，刚才的女子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

她已经停止了哭泣，正抬头仰望着古老的传教坛。

片山扭头往身后一看——妈呀！那群女大学生还在身后盯着他呢！

没办法。

“那个……”片山开口说道。

“什么？”女子转过头来。嗯？片山心里突然萌生了一种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女子的感觉。虽然刚才她在哭的时候，片山看到了她的模样，但因为当时她用手捂着脸，所以才完全没有感觉到。

“啊，刚才……真是对不起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片山说道，“不好意思，能让我牵一下你的手吗？”

“呃，可是——”听片山讲述过情况之后，女子笑了，“啊，还有这样的事，真是抱歉，给您添麻烦了。”

“没事。”

“这样就行了吧？”女子拉住片山的胳膊，亲昵地靠了过来。片山脸色铁青。

不管怎么做，似乎都是没辙。

“啊，终于走了。”片山舒了口气，擦了擦额头。

“要是让你的同伴看到我，他估计会生气吧？”

女子正色道：“不，不会。只不过……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啊，不是——我的同伴都去参观地下的墓地了。”

“哦，是吗？我本来也挺想去看看，但一个人去有些害怕。”

“我的那些同伴全都是怪人。”片山边叹气边说。

“你们住在哪家宾馆？”

“帝国酒店。”

“真棒！那是最好的宾馆吧？我也想去那里吃顿饭呢，”女子微笑着说道，“那，我就先告辞了。”

女子冲着片山行了个礼，便转身走开。

片山迈开脚步，向先前和晴美他们分开的地方走去。

一名少女和他擦肩而过——是日本人吗？黑眼睛，黑头发。但是，从脸型来看，感觉又像是外国人，说不定是混血儿呢。片山心中想着。

那少女突然停下脚步，扭过头来。

“帝国酒店啊……有钱人啊，”少女用日语喃喃道，“说不定正合适呢……”

之后，少女便开始跟踪片山。

回到原先的地方，婚礼已经结束。片山在长椅上坐下，等待晴美等人的归来。

过了五分钟，周围响起晴美他们吵闹不休的声音。

“喂，我在这里。”片山抬起了手。

“啊，找到了。你没哭吧？”

听了晴美的话，片山露出一脸生气的表情。

“哭的人可不是我。”

“什么？”

“不，没什么——有意思吗？”

“喵——”福尔摩斯点了点头。

“里边确实挺有意思的。”说话的是林。

片山突然触电般从长椅上跳了起来。

“对了！”

“你.....你干吗啊？哥，”晴美睁圆了眼睛，“你没事吧？”

“刚才那女人——就是那个人啊！”

“女人？”

“刚才我还和她说话呢.....就是那个女人.....先前林给我们看的那张照片上的.....”

“水科礼子？真的吗？”

“她到这里来了？”林睁大了眼睛，“她现在在哪儿？”

“啊——”片山正准备开口，但回头看看空荡荡的教堂，才发现那女人已经完全不见了踪影。片山愣住了.....

“笨蛋。”

“可是.....”

“笨蛋。”

“不，我.....”

“笨蛋。”

“别这么说啊，我是不经意间.....”

“喵。”

“连你也怪我？”片山只能把火撒到福尔摩斯身上。

“你够了。”晴美瞪着片山，又重重地骂了一句“笨蛋”。

不管晴美说什么，片山都无法反驳。先前大家已经谈论了那么多有关水科礼子的事，结果当礼子本人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居然没发现。

回国之后，就辞掉刑警的工作吧。片山真心这么想。

“但是，知道她人在维也纳，我也松了口气，”林说道，“因为她行踪不明，我整天提心吊胆，担心她会不会被绑架了。”

“啊，这蛋糕的味道真不错，”石津插嘴说道，“而且还很大！”

欧洲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很爱吃甜食。

在维也纳，以发明了萨赫蛋糕的萨赫酒店为首，有许多可以吃到蛋糕的店。其中，这家德美尔是颇具历史的老店。

“这家店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真理说道，“你看，正面的玻璃窗上不是有双头鹫的标志吗？那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纹章，也就是说，这里的蛋糕是专供王室的。”

镶嵌着许多镜子的内部装潢，一眼看去就很古朴。但是，店面却并不是很大，同时又摆放了许多蛋糕和供客人们就座的台子，所以显得相当狭小。

片山喝了口咖啡，也要了一份蛋糕。但因为这东西实在太甜，再加上分量又很足，所以片山有些应付不过来。

“不过，”晴美说道，“照哥你这么说，礼子小姐似乎既没被人监禁也没被人追赶，既然如此，她干吗要躲起来？”

“确实有些奇怪，”真理点头道，“冈田太太也挺担心的。不管有什么问题，都应该联系我们一下。”

没错——而且，看到婚礼，她为何要哭泣？片山很在意这一点。

但是片山也不想和这事扯上关系了。不管其中有什么原因，既然已经查明水科礼子平安无事，就足够了。况且又没有发生什么命案。

到目前为止，片山的想法并没有错。

“现在离晚餐时间还有一阵子，”真理说道，“要不再到其他地方逛逛吧？还是你们打算先回宾馆？”

“我回宾馆看看，”林说道，“说不定她联系过我。”

“她应该不知道你到这里来吧？”

听晴美这么一问，林突然有些慌：“是的。不过，我只是说万一。”

咦？片山感觉有些奇怪。他一直把林当成是个不远万里追着恋人跑到欧洲来的男子。

如果水科礼子当时确实在留言条上写下那家宾馆的名字，林真的会为了见她而跑到维也纳来吗？

“既然如此，那大家还是先回宾馆去吧，”晴美得出了结论，“话说回来，真理，你这样整天陪着我们瞎转，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吗？”

“不会。我可没办法丢下你们不管。今晚吃过晚饭，我们去看场歌剧吧？”真理说道。

“歌剧嘛……”石津略显犹豫地说道。

“对，歌剧。”真理重复了一遍。

“所谓的歌剧，不会是歌舞伎表演《劝进帐》之类的吧？”

“那是歌舞伎啦，”晴美捅了捅石津，“好啊！我早就想到现场看看歌剧了呢！”

“我头一次听说你喜欢歌剧，”片山说道，“你可别看着看着睡着了。”

“真没礼貌！我也曾在学艺会上演过《卡门》哦。”

“晴美小姐的卡门啊，想必一定挺精彩的吧？”光是想象一番，石津就已经神魂颠倒了。

“不好意思，我要彻底粉碎你的想象。晴美当时扮演的是斗牛场上的牛。”

“你何必非说出来不可！”晴美使劲儿瞪了片山一眼。

“你还揍翻了斗牛士，差点搞得歌剧没法继续演下去。当时我在旁

边看着，真叫一个着急啊。”

“那是因为斗牛士太没用了。”真理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别担心，今晚演的不是《卡门》。”

“那今晚演的是什么呢？”晴美问道。

“是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第二幕 暴风雨

1

黑暗空间的底层，从孤零零地悬浮着的乐池中散发出的强力合奏，正渐渐地把歌剧院座席上的观众们一步步地拽向“歌剧”的世界中去。

罗西尼独特的轻快旋律，弦乐器舒缓柔和的乐音，不断上涌、弹跳般地渐强……

这曲子，先前似乎在哪里听过啊？甚至连片山心里都产生这样的感觉。大概是念小学的时候，在学校带着去听的“家庭音乐会”之类的场合里，曾经有人演奏过吧。

然而，昏暗的观众席和厚重的装饰等酝酿出的那种独特氛围，让片山也不由得神往。

原来如此——嗯，所谓的歌剧，本来应该就是这样边看边听的啊。虽然感觉似乎稍稍有些过长，但像现在这样现场观看，或许也能专心看上一阵子呢。

在真理的安排下，片山等人坐进了包厢里——就是在欧洲电影里看到的盛装出游的贵族千金们戴着镶嵌着钻石的项链俯视着台下英俊绅士们的那种单独包厢。片山等人所在的包厢是从二楼左起的第五个。但是，如果按照日式的算法，这地方应该可以算作是三楼。

一个包厢里可容纳六个人——片山他们所在的包厢里，加上真理和林，人数也刚好是六，所以整个包厢基本上算是被他们给包下来。当然，这数目也包括了福尔摩斯。

最前排坐的是晴美、真理和福尔摩斯三位女士，第二排坐的是石津和林，最后一排就只有片山一个人——这难道是预示我要孤独一生？片山心中想道。

进包厢的时候，晴美曾经叮嘱过片山。

“你可别因为坐的是最后一排，就打瞌睡错过精彩表演哦。”

哎呀呀——但话说回来，包厢倒也确实挺方便的。每个包厢都有一个面朝走廊的出入口，所以和下边大厅里的座席不同，中途也能离席再回来。

来到这里之后，众人终于有了一种置身“音乐之都”的感觉。

眼下似乎不会发生什么案件——即便柳美知子下落不明，恐怕也是因为那个真名水科礼子的女子的个人原因。而且，耳边聆听着这样优美的音乐，大概不会有人想要杀人的吧。

但话说回来，那件事确实让人感觉挺吃惊。

片山苦笑了一下。

晚上七点半左右，真理带着众人来到了这座歌剧院。八点开演，临近半夜才会结束。来到歌剧院的入口处，看到周围那些穿着晚礼服的女子和穿燕尾服的男子，众人的目光不由得被吸引住了。

还有——

“简直不像话！”

即便听到有人说日语，也不足为奇。

毕竟，观众的装扮千差万别，除了那些身着晚礼服和燕尾服的绅士淑女之外，也有不少身穿便服和牛仔裤的观众。包厢的票价自然是最贵的，但与日本不同的是，这里还有一些为学生和年轻人准备的站票。站票的价格如果换作日元，大概只需要两三百日元。

走进歌剧院后，晴美开心地叫了一声：

“哈，有意思！”

站票席有的在大厅的深处，有的在大厅的侧面，或者是扶手边，在那些站票席上，并排竖着许多金属杆。

年轻人可以靠在那些金属杆上，远远地眺望着舞台正面。而在幕间休息、需要离开大厅的时候，他们会把毛衣或者衬衫之类的东西拴在自己位置的扶手上。

的确，这样的价格，确实能吸引不少年轻人来观看歌剧。

这些姑且不论——

“简直不像话！”

刚听到这句日语的时候，片山并不是太在意。

先前片山就在观众中看到了不少日本人的身影。难得到音乐之都来一趟，那些在日本除了K歌基本跟音乐无缘的工薪族和整日只知道追星的少女们，也都跑来听歌剧了。

“怎么回事？”真理似乎有些在意刚才听到的叫声，停下了脚步。

“大概是吵嘴之类的吧。”晴美扭头看了一眼，但周围的人群挡住了她的视线，无法看到刚才开口说话的人。

就在这时——

“别以为是日本人就小看人！”

“就算用日语叫嚷，对方也听不懂吧！”真理苦笑了一下，“我去看看情况。”

说完，真理便向着衣帽间走去。

“哥，刚才那声音，你有没有觉得曾经在哪里听过？”晴美说道。

“是吗？好像是。不过，应该不会吧……”但片山有点担心，他拨开人群，走了过去。

“哦，我知道了，”真理说道，“这票是包厢票，包厢里是有衣帽架的，所以您就不能寄存在衣帽间了。”

“这么回事啊——啊，抱歉，英语勉强还能听懂，德语真是一点儿

都不懂啊。”

亏他说得出这种话。片山站在远处呆呆地望着两人，真理似乎也发现了片山的异样。

“那个——您是栗原先生吧？”

“嗯？你怎么知道？”说着，栗原睁圆了眼睛。

“课长！”片山叫道。

“怎么，是片山啊？又见面了啊？”看到片山，警视厅搜查一课课长栗原警视微微一笑。

“又见面了——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您回日本了呢，”说完，片山赶忙介绍道，“啊，这位是樱井真理小姐——就是上次与‘斯塔维兹小提琴音乐大赛’相关的那起杀人案中……”

“对！我想起来了，”栗原警视突然露出一脸与他的身份完全不相符的孩童般的表情，“就是好奇心强，而且喜欢上片山的那姑娘吧？”

“也用不着这么说话吧？”片山一脸羞涩地说道。

这时候，晴美、石津、福尔摩斯都过来了。几人吵吵嚷嚷聊个不停，感觉就如同是在开同学会。

“嗯，我确实回了一趟日本，”栗原一边走上两排竖着大理石柱的宽阔楼梯，一边说道，“回去一看，又轮到休假了。感觉就像是老天爷在同情我，让我休息一样。”

“真是少见呢。”

“回国之后，因为时差关系，我有两三天上班时一直呆呆的，结果这事被上头看到，担心我神经衰弱。”

“课长您神经衰弱？”

“不可以吗？”

“不，不。”

片山赶忙摇头。

“所以呢，上头似乎觉得让我再回德国有些可怜，我还什么都没说，总监就亲自来问我，要不就休个假吧。”

“这也是您平日里的工作而得到的奖赏啊。”

听到晴美的吹捧，栗原心情更好了。

“嗯。这也算是老天爷开眼了吧。”

“喵。”福尔摩斯的叫声不知是赞同还是揶揄。

“但是，课长，您的太太没和您一起来吗？”晴美问道。

“很遗憾——”栗原叹了口气。

“有什么不方便吗？”

“当然一起来了。”

所有人都在拼命忍住笑，栗原抬眼远眺着宫殿般的歌剧院，

“其实她今晚应该会来的。毕竟，我可是咬牙狠心买了包厢票啊。说不定过会儿就到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真理问道。

“听她说，吃过晚饭之后，似乎有点不大舒服。”

“不过，即便是在演出中途，包厢席也是允许观众出入的。”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反正离宾馆也挺近的，她应该不会迷路。”

不知为何，片山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课长，您住在哪家宾馆？”

“当然是帝国酒店了，因为先前听你们说过要去那地方住。”

对片山来说，他并不是很在意和栗原住在同一家宾馆，反正他也没跟自己住同一个房间。

只不过，这样一来，先前案件中的人员也就全都到齐了，说不定又要发生什么案件。这让片山心里感觉有些不安。

但不管怎么说，也不至于在这种地方——都已经到维也纳来了，想必应该不会再遇到那种杀人案了吧。难道……

漫长的合奏结束，第一幕的大幕落下，大厅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歌手们接连不断地从幕后走上台来，回应着众人的掌声。

“真的好棒啊！”晴美一脸如痴如醉的表情。

“你喜欢的话，我很开心，”真理微笑着扭过头去，“片山先生，你觉得怎么样啊？”

“嗯，确实挺不错的。”片山也在不停地鼓掌，尽管上演的剧目很有名，但片山却不是很熟，故事梗概也只是大概了解，说实话，有时让人感觉有些犯困。尽管如此，每首曲子的美妙，还有声线的光辉，不禁让人感觉钦佩。片山也终于明白，所谓唱歌，并非只有那种感觉像是要把麦克风啃掉的唱法。

“大家都没睡吗？真是难得！”

“能在身旁看着晴美你，就不会想睡了。”石津也难得说了句中听的话。

“承蒙款待，”真理笑了笑，“现在是休息时间，不如到门厅那边走吧？”

一群“土包子”在真理的带领下走出了包厢。

“这里有卖一些类似小三明治一样的东西，味道很不错哦。”

听到真理的话，石津立刻两眼放光，而片山却一点食欲都没有。

门厅不止一处，装饰着不少著名作曲家的肖像画，而且宽敞。虽然里边的大厅呈现出了一种从外边根本想象不出的小巧雅致，但门厅这里如此宽敞，还是意外。

“快看！”

晴美叫嚷起来。众人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前方站着一位身穿一身钴蓝色晚礼服的美女。

“厉害！”连石津也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穿上那样的衣服，日本人确实没法儿比，”晴美叹息着说，“快看那项链！是真正的钻石啊。”

“值多少？”

“哥你就知道钱——知道不？你就是因为这一点才惹人厌。真理，我们走吧，别理这家伙了。”

片山被众人撇下，只得独自一人在门厅里四处瞎晃。不，或许是出于同情吧，有一名“女性”留了下来。那“女性”不是别人，正是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你懂歌剧吗？”

福尔摩斯花腔女高音似的叫了一声——当然了，只是在说笑罢了。

“喵。”其实它只是普普通通地叫了一声。

“哎？”或许是因为听到福尔摩斯的叫声的缘故，一名女子停下了脚步。

片山不由得一愣。从对方的长相来看，片山感觉似曾相识，帝国酒店的住客到这里来看歌剧，算不得什么新鲜事。

“请恕我冒昧，”那姑娘开口说道，“我叫月崎弥生。这只猫是您的？”

“嗯，是的。”片山点头道。

“那您应该是和樱井真理小姐一起的吧？”

“对，眼下他们到门厅那边去了……对了，你是那位钢琴师吧？”

“原来您已经听真理小姐说过了？”月崎弥生微微一笑，“我就是只拿了第二名的那个没用的钢琴师。”

“第二名也很不错啊。”

“哪里。您是不会明白我的心情的，”月崎弥生摇了摇头，“音乐大赛里，要是拿不到第一名，就什么意义都没有。排名上，只有‘第一’和‘非第一’这两种。”

提起音乐比赛，先前真理那桩案子中，片山吃了不少苦呢。虽然既不会弹钢琴也不会拉小提琴，片山却很理解对方此时的心情。

“要不，请我喝点什么吧？”月崎弥生给人的感觉就像这么做完全理所当然。

“行啊。你要喝什么呢？”

“可乐就行。”说完，弥生笑了笑。

福尔摩斯似乎并不打算跟着两人离开。它一边留意着不被人群踢到，一边向着角落穿行而去。

“啊，这地方居然会有猫呢，”一名女子说道，“是只三色猫呢。这可是日本猫哦。”

女子蹲下身，轻轻地摸了摸福尔摩斯的毛。

“真可爱……”

不管怎么看，女子应该都是买站票的那类人，身穿牛仔裤。她抬头看了看身旁的大块头。

“约翰，怎么办呢？”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莉莎，”约翰摇了摇头，“我们必须把马库斯

救出来。”

“是啊。没钱可不行。”莉莎站起身，换上了一脸严肃的表情，“要不就干脆选那个女的吧？”

“行。只要能弄到钱，没什么不行。”约翰拍了拍运动衫的衣兜。

“嘘！要是被对方看到的话……”

“没事，这地方这么多人。”

眼下，门厅可谓是人头攒动。

“怎么动手呢？我们总不能就在人群中动手吧。”莉莎说道。

“目标不是已经确定了吗？”

“对。我已经在留意，是个男的，感觉有些傻愣愣的，应该不难对付。”

“你确定是在包厢席？”

“嗯。不过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包厢，毕竟那里有一排包厢。”

“找找看吧。这可是第一次幕间，人肯定到门厅去了。”

“说的也是，”莉莎点了点头，“住在帝国酒店，看歌剧买包厢票。钱肯定不少。”

“是啊！莉莎？”

“什么？”

“还是我一个人动手吧。”

莉莎微微一笑：“好了，没事啦。”

“可是……这可不是小事啊。要是让人逮住了的话——”

“我也知道绑架是很严重的犯罪。”

“所以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约翰，”莉莎打断了对方的话，“别担心，都是为了我哥。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

约翰点了点头：“好吧，虽然我心里还是不大愿意让你这么做。”

“他可是我哥啊。我做不出让你只身犯险而我却袖手旁观这种事。”

“可是，先前也是因为我一个人自己逃走了——”

“那件事你就别再提了，”莉莎抓住了约翰的胳膊，“现在我们尽可能地把能做的事做好就行了。”

“好吧！那家伙在哪儿呢？”

“身为日本人，对方的身高不算矮。溜肩，娃娃脸。一眼就能认出来。”

“好，出发吧。”

莉莎和约翰同时迈出了脚步，突然间，她停下脚来回头看了看——一只三色猫坐在原地，两眼盯着莉莎。

“嗯，这东西味道挺不错的！”

比起歌剧来，石津似乎对眼前的三明治更有兴趣。

“真理，抱歉啊，让你又浪费了整整一天时间。”晴美说道。

“不，先前得到你们那么多的关照，这么点小事，完全是理所当然的，”真理手里端着咖啡，说道，“我真心感谢片山先生。如果当时——要是没有片山先生，说不定现在我已经彻底放弃小提琴了呢。”

感谢啊——晴美心中暗自想着：这样的“感谢”，是不是很容易变成“爱恋”啊？

“明天我带你们到美泉宫和美景宫去看看。”真理说道。

“没事，我们会自己逛逛的。”

“还是让我陪你们去吧。说实话，我还没有进过美泉宫呢。”

“啊——”

两人笑了起来。

“啊，都在呢。”有人说道。

“弥生小姐？”真理似乎吃了一惊，“你也来了啊？”

片山一脸复杂的表情，站在几人身旁。

“哥，福尔摩斯呢？”

“不知道。估计上哪儿瞎晃去了吧。”

“真够悠闲的。不过它可比哥你靠得住。”

“啊，真是不错呢。”林也回来了。

“哎，你也来了啊？”弥生一脸意外地说道，“有没有找到你的情人啊？”

“还在找。不过说不定她会到这里来。”

“是吗——说的也是。但凡音乐爱好者，大概都不会放过今晚的职业演出的。”

“但现在人这么多，想要找上一圈也不容易啊，”弥生稍微思考了一下，“我不知道柳美知子小姐到底长什么样儿，你手上应该有她的照片吧？”

“就是这张——她叫水科礼子。”

“水科礼子小姐……好的，我也会帮忙找一下。”弥生盯着照片看了

一阵。之后，她突然压低嗓门对林说道：“下次幕间休息的时候，你到我所在的包厢来一下吧。”

“你所在的包厢？”

“对。就是一楼左侧第三个包厢，我有些话想跟你说一下——那么，片山先生，多谢款待了。”

说完，弥生飞快地迈出了脚步。

只有片山听到了弥生邀请林去包厢的那番话。她到底有什么事呢？片山心里不由得犯起了嘀咕。

弥生险些和两名老妇人撞到一起。

“抱歉——”话音刚落，弥生立刻惊叫起来，“老师？”

“啊，弥生小姐，”老妇人睁大了眼睛，“你什么时候到维也纳来的？”

“失陪了。”弥生低头致意，立刻走掉。她的语调中明显带着一丝敌意。

“太太——”真理似乎也吃了一惊，用英语说道，“您也来了啊？”

“哎呀，玛丽，你也在啊？”

“嗯。那个——这两位是片山先生和片山先生的妹妹——片山先生，这位就是我在维也纳的老师冈田太太。”

那位颇具风度的老妇人冲着片山等人稍微致意之后，便立刻扭头看着刚才被弥生叫“老师”的另一位老妇人。

不等冈田太太介绍，真理便直接开口说道。

“您是安西兼子老师吧？给您预约的房间是从明天开始入住的。”

“啊，真是抱歉了，因为突然买到了更早的航班——不过别担心，房间我已经订好了。”

眼前的这两位老妇人，给人正好一对的印象。

虽然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奥地利人，但全身心投入到音乐中的漫长岁月，已经把两名老妇人打造出了相同的气质。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两人都已是银发如雪。

从年龄上来看，两人的脊背仍显笔直，简直难以置信。相较之下，安西兼子更显得严厉，确实有一种“教师范儿”。

“安西老师，”真理说道，“有关柳美知子小姐的事——”

“据说那名字根本就不是她的真名。听冈田太太说起这事来的时候，我大吃了一惊。”

“听人说，她出场比赛的时候，脸上戴着面罩……”

“没错。当时还有评委说，这样打扮的人是不能参加比赛的。但我觉得还是让她试一下比较好。”

“她为什么要戴面罩呢？”

“不清楚。”安西兼子摇了摇头。

“她的真名似乎是水科礼子。这位林先生是她的未婚夫。”“不，我只是个被她甩掉的情人罢了，”林一脸严肃地纠正道，“其实，今天有人看到她了。”

“有人看到她了？在哪儿？”

“看到她的人就是我……”片山插嘴说道，“中午的时候，我在圣斯德望主教座堂里见到过她。”

“是吗？那这么说来，她也在维也纳。”

“没错。”

“那就太好了，”安西兼子突然扭头看着片山，“第一名的纪念演奏会无法取消。赞助方好不容易才答应举办，如果我们这边说取消，那么

下次就不会再有人赞助我们举办了。”

安西兼子说话的语调怪里怪气——那种感觉像是在自言自语。

然后，安西兼子猛然醒悟过来一样：“哎呀，第二幕大概已经开始了吧？我们还是回包厢去吧。”她催促着冈田太太说道。

“开场之前会有通知的，放心好了。”冈田太太用稍显生涩的日语说道。

“可是，我还是先去仔细看看介绍手册吧，毕竟我对歌剧还不是很熟悉。”安西兼子率先迈出了脚步。

冈田太太稍稍犹豫了一下，说道：“那就过会儿见了，玛丽。”

冲真理点了点头，冈田太太也紧追着安西兼子离开。

“感觉有些怪怪的呢。”片山说出了晴美平日的口头禅。

“怎么个怪法儿啊？”石津咬住了他的第三个三明治——那三明治很小，感觉倒也还说不上咬，就只能说是扔进嘴里。

“她不是因为找不到柳美知子有些担心才飞到维也纳来的吗？来了之后，却又悠闲地跑来看歌剧。”

“是吧？是有些奇怪吧？”晴美得意地捅了捅哥哥。

“你得意个什么劲儿啊？”

就在这时，铃声响了起来。

“啊，似乎真的要开演了啊。”真理说道。

几人三三两两地回到了包厢。

“所有的包厢构造都一样的话，似乎很容易弄混呢。”片山说道。

“你可别稀里糊涂地冲到别的包厢里去了，”晴美瞪了片山一眼，“不过，要是你进错包厢，结果发现里边正在上演精彩的男女情爱

戏的话，你可记得一定要来叫我。”

凑热闹的本性能够发挥到这种地步，也算是小有成就了。

“福尔摩斯到底上哪儿去了啊？”片山四处张望了一番。

“喵——”仿佛是在回答片山一样，脚边传来了一声猫叫。

“啊，这猫真是够聪明呢，”真理笑道，“还跑到我们所在的包厢门口来等着我们呢。”

旁边一位开心地面对福尔摩斯说话的老者站起身来。

老者穿着制服，负责为附近几间包厢的观众带路。

老者没有左手，似乎已经很老了。

“他也兜售宣传册，借此赚些小钱。”真理解释道。

或许是因为买下宣传册时多给了些小费的缘故，老者笑容可掬地和真理交谈了几句。

“他是在夸奖这猫挺聪明的。”

“肯定是福尔摩斯自己找到这里来的。”片山笑着说道。

众人走进了包厢。场内的灯光已经变暗，包厢席里的光线也变得黯淡起来。

如果不让眼睛稍微适应一下环境，随时都可能撞到左手边的衣帽架。说起来，包厢里的衣帽架并不像日本那种放置在玄关口的小型衣帽架，而是牢牢地安装在墙上，而且很大，碰到头的话，应该挺痛的。

“啊，抱歉。”

石津不留神碰到了晴美的外套，赶忙道歉。

“那老头儿大概是在战争中失去左手的吧？”真理说道。

“嗯，的确，从年纪上来看，战争期间，他应该恰巧是服兵役的年纪。”

“欧洲这边，因为建筑物都很古旧，所以战争留下的伤痕至今历历在目。”

“在日本的话，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呢，”晴美点头道，“其实我是在战后出生的。”

“说的就像我不是战后出生的一样。”片山强调道。

掌声响起，指挥走进了乐池中。

第二幕终于开场了。

2

匆忙的脚步声响起。

大厅中传出的微弱乐声回响在空无一人的门厅里，像是远山的回声。

歌剧上演时，门厅里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影。

一名女子气喘吁吁地奔走着。

走下楼梯，绕过大理石粗壮的柱子，女子骤然停下了脚步——那里似乎有人站立着。

女子缓缓回头，是月崎弥生。

“啊——安西老师，”弥生一脸惊异地说道，“您这么急匆匆是要上哪儿去啊？”

“弥生……”安西兼子像是在努力压制着胸口的痛苦，不断地深呼吸。

“嗯，这么说来，”弥生说道，“安西老师您也是要到三号包厢去见柳美知子？”

“弥生……”安西兼子两眼直视着弥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柳美知子啊。”弥生挑战般地微微笑着。

“这么说……柳美知子就在三号包厢里？”

“现在已经不在了，”弥生摇了摇头，“我刚才进去看过的，里边空无一人。那包厢大概是被人包下来了吧。”

安西兼子怔怔地盯着弥生看了好一阵。不久，她像是彻底泄了气，无力地靠在了柱子上。

“坐下吧。”弥生催促道，她的口气也已经缓和了几分。

挂在墙上的尼古拉肖像画——并非那位俄国的沙皇，而是那位创立了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作曲家奥托·尼古拉——下方，放着一张古旧的沙发。弥生和安西兼子并排坐在了沙发上。

“真是够辛苦的，”弥生看着一直紧闭着双眼的安西兼子，说道，“都一把年纪了，还大老远飞到维也纳来，抵达的当晚就跑来看歌剧，您简直就是胡来。”

“反正也没剩多久了。”安西兼子的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笑容。

“老师您可是会长命百岁的哦——一旦坐上了权力的宝座，人是会变得长寿的。”

“权力？”兼子苦笑了一下，“什么权力？我顶多也就是被几百个徒弟称作老师罢了。”

“但是啊，老师，对音乐家来说，只有那个世界才是属于自己的世界。世间绝大部分人都对那场比赛毫无兴趣。但是对我来说，那场比赛却很不一样。”

“我知道，”兼子叹了口气，“我也觉得有些对不起你。”

“那可真是感谢您了。”弥生讽刺地说道。

“弥生，”兼子扭头看着弥生，“你为什么到维也纳来？”

“因为我心情很糟。”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不是仅此而已还能怎样呢？”弥生靠到了沙发背上，抬头仰望着高高的天花板，“这是什么咏叹调啊？”

“果然，你也——”

“当然。因为我想看看柳美知子——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她直接从我手里抢走了第一名。我就想看看她没戴面罩的长相。”

“但是，你可以在她举办纪念演奏会的时候来啊。”

弥生似乎吃了一惊，她扭头看着兼子：“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反正待在日本也没什么有意思的事。即便去见朋友，对方也只会说‘真是遗憾’之类的话，说的时候还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我可受不了这种窝囊气。”

“那是你……”

“我可没闹脾气。我知道就没人把我当好人，因为我是安西老师的爱徒……即便拿了第一，最后也会被人这么说。”

“这是个讲究实力的世界。那些风凉话，你就当耳边风吧。”

“我知道，但我心里的懊丧无法排解，”弥生稍稍顿了顿，“因为从一开始学《拜尔钢琴教程》时就一直跟着安西老师您，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

“那是因为我和你父亲是旧识。”

“但其他人却都不知道这事。那孩子很受安西老师的眷顾——自小开始，人们就一直这么说我。”

“事实上，你确实是个与众不同的优秀学徒。”

“我自己也曾这么认为——这种想法，一直保持到我参加那次大赛之前。”

兼子摇了摇头：“没办法的啊。你应该也听到了吧？柳美知子的钢琴确实比你弹得好啊。”

“那就干脆别让她弹，”弥生说道，“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认可她那种做法。”

“我也没想到她竟然会弹得那么好。先前用录音带审查的时候，根本就无法听出来……”

弥生两眼盯着正面的柱子：“其实我早就知道。”

“知道什么？”

“评委们的票数不相上下。柳美知子虽然弹得不错，但仍有人觉得，她那模样出场根本就是对音乐的失礼。”

“你从哪儿听说的？”

“当时我和柳美知子的票数各占一半，而最后决定胜负归属的一票，就是老师您投下的。”

安西兼子阴沉着脸，说道：“是吉永跟你说的吧？居然把审查的结果说出去！”

弥生微微一笑：“吉永和我爸爸的关系很好的。”

“是啊。”

“我说，老师。”

“什么？”

“要是她——柳美知子一直没有出现，那该怎么办呢？”

兼子摇了摇头：“那就没办法了。应该只能取消吧！”

“真的这么做吗？这场比赛不是花了不少钱吗？”

“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那就让我来做第一名。”

“弥生——”

“柳美知子在报名参赛时就有问题，这导致她失去了参赛资格。如此一来，第一名就是我的。我也能在维也纳人面前展现出毫不丢人的演奏。”

“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是吗？”弥生两眼盯着安西兼子，“这点小事，您又何必拒绝我，老师？”

尽管弥生的措辞很有礼貌，但语调中暗藏着一种威逼。

真了不得，竟然敢威逼自己的老师。

片山暗自嘟哝了一句。

片山躲在楼梯半道的柱子背后，半带俯视地看着下边的月崎弥生和安西兼子。

虽然片山不大喜欢站着偷听他人谈话，但因为现在他半蹲着，所以只能算是“蹲听”吧。

如果片山是凭借自己的推理到这里来的，那么众人或许不得不承认他有所成长。但令人遗憾的是，此时福尔摩斯也蜷缩在片山的脚边。

——歌剧演到第二幕，众人对音乐的有限兴趣化为了倦意，片山不由得打起了盹。就在这时，片山感觉有人轻轻地捅了捅自己。

是福尔摩斯。片山猛然一看，发现林已经不在座位上。

坐在林旁边的石津已经彻底睡着，即便把他叫醒，问他林什么时候离开、离开之后上哪儿去了这些问题，估计也是白费心机。

片山尽可能地不打搅仍沉浸在音乐中的真理和晴美，悄悄地离开了包厢。到处都找不到林——当然不排除林其实只是离席如厕的可能性，但……

这时候，福尔摩斯喵地叫了一声，片山回想起来刚才幕间休息的时候，月崎弥生曾经邀约过片山，让片山到她所在的包厢去一趟。

因此片山觉得还是去看一下比较好，于是就来到了这里，结果却听到了弥生和安西兼子之间的这番对话。

但从现在的情形来看，柳美知子应该是同时邀约了弥生和安西兼子两人到包厢去。为什么她们俩都没说出这事呢？弥生把林叫到了三号包厢去。但是，弥生自己的座位应该不在三号包厢里才对。

实在是让人感觉有些蹊跷——弥生和安西兼子刚才的那番对话，也实在不像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

虽然片山能理解弥生的不满，但在面对弥生的时候，安西兼子表现得太过弱势了。

奇怪了……片山总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弥生的那种语调……

说不定，弥生手里捏着安西兼子的什么把柄。

这一点姑且不论——话说林到底跑哪儿去了？

片山一直保持着半蹲的姿势，他终于感觉有些疲累，往后稍稍退了一些。

“有人。”

弥生似乎觉察到了片山的动作。片山不由得一愣。果然，音乐家的耳朵确实够灵。

“是林先生吗？”

就在片山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福尔摩斯心领神会，缓步往前走了几步，喵地叫了一声。

“啊，是猫吗？”安西兼子柔声说道，“居然会跑到这种地方来，真够少见的。”

“那个，这猫是一个叫片山的人养的，”弥生冲着福尔摩斯说

道，“来，来——你看起来挺聪明的，比你的主人聪明多了。”

听到这话，片山本想冲出去抗议一番，最后还是强忍住了内心的冲动。趁着福尔摩斯分散弥生注意力的当口儿，片山轻轻往后挪动，上了楼梯。

“哎呀呀。”总算没事了。片山站起身来舒了口气。

说不定林已经回到先前的包厢里去了，要不回去看看吧。

就在片山准备迈步离开的时候，“那个——”突然，有人用日语叫住了他。

当然了，如果对方说的是英语或者德语，片山估计是分不清对方是不是在叫自己的。

“啊？”片山回过头去，“叫我吗？”

“对。”

是个女孩子……嗯？这女孩好像在哪儿见过啊？片山心中暗忖道。

真是的，自己的记忆力怎么会衰退成这副德行？明明没那么老。

那是一个身穿牛仔裤、年纪约莫十六七岁的女孩。从女孩的脸型来看，一眼就能看出她有一部分日本血统。

“抱歉，我的同伴有点不舒服——能请您来帮个忙吗？”女孩的日语说得很好。

“嗯，行啊。”

只要有人开口恳求，片山就无法拒绝别人，除了相亲的时候。

“抱歉，我的同伴在下边。”少女率先迈步走了下去，楼梯并非刚才片山爬上来的那道。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片山问道。

“是吗？这里是观光胜地，说不定曾经……”

“说的也是。你住在这里吗？”

“你是问我是不是住在维也纳？是啊。”

“你的日语说得挺不错呢。”

“因为我爸是日本人。”

“原来如此。既然这样，那你到日本去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是吗？”少女一脸羞涩地说，“啊，就在这边。”

站席外的门厅长椅上，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不，虽然看起来应该很年轻，但因为身材健硕，感觉挺成熟的。

“他是我朋友，”少女说道，“看了一阵歌剧，他就说感觉有些不舒服。”

看个歌剧也会这样？片山心想，顶多只是觉得有些犯困才对啊！

“那……扶好我。”片山刚刚朝那男子蹲下身躯，立刻感觉有什么硬邦邦的东西顶住了自己的肚子。

“嗯？”

“别吵。”少女的态度突然一变，沉着嗓子说道。

“这可是真家伙哦。”

“你说什么？”

“安静点儿！还想要命的话，就乖乖照我说的去做。”

片山不由得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可是……”

“闭嘴！和我们一起到外边去。”

这是真的吗？片山心想。

果然是歌剧中毒了……

“我说，你们这是要闹哪样啊？”

片山的缺点之一就是每次遇到紧急关头的时候，他的思维都会慢一拍。

或许这是他那种容易相信人的性格造成的。

“我们是来真的！你要是再多话就杀了你。”

少女的声音中透着一丝杀意。不管再怎么迟钝，片山这时候也知道
自己只能照着对方说的去做。

“到出口去……动作轻点儿。”

被男子用枪顶着侧腹，即便想轻点儿也没法做到。

福尔摩斯那家伙，这时候它应该伴随着主旋律登场啊？片山心想。
但令人遗憾的是，福尔摩斯和片山之间没有任何心灵感应。

话说回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客观来看应该就是一场绑架，但是所谓绑架，应该存在某种目的才
对。如此说来……

片山扪心自问，自己是这么重要的人吗？当然了，对妹妹和福尔摩
斯来说，自己应该还是很重要的吧，片山坚信。

但自己并不是对其他人重要的人啊？

“我说，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叫片山……”

“你要再啰唆，我真要开枪了。”

片山暗自叹了口气。三人来到通向出口的大楼梯前。

为什么躺着也中枪的人每次都是我？老天爷，拜托能不能别总这么眷顾我？

照这样下去，事态迟早会发展到“片山的身影消失在维也纳的夜色中”那一步不可。虽然听起来似乎挺浪漫，但消失的本人却一点都浪漫不起来。

片山一步走下楼梯，和身后的魁梧男子稍稍错开了一步距离，藏在运动衫下的手枪，一瞬间显露了出来。

就在这时，一个男子的声音响起，三人停下脚步。片山发现先前那个站在包厢门口的独臂老者就站在三人面前。

歌剧上演的时候，老者没什么事做，估计此时他只是在周围闲晃。老者身材矮小，制服的颜色又很朴素，所以三个人完全没有留意到。

听到叫声，男子一愣，手枪彻底暴露出来。老者满面通红，向三人冲过来。

“危险！”片山忍不住出声提醒。

但是，独臂老者却出乎意料地身手敏捷，用仅有的右臂打掉了男子手里的枪。

片山见状不由得大吃一惊。这老者大概练过空手道吧？

不管怎么说，对方也是个年轻有力、身材魁梧的男子。男子猛吼一声，把老者推到一旁。

“喂，住手！”片山虽然叫了一声，但为时已晚。

老者顺着楼梯滚了下去，但这一推也让男子全身的平衡彻底失去。

“约翰！”少女惊叫了一声。

男子紧跟着老者一同滚下了楼梯。

楼下的保安大吃一惊，全都赶过来。立刻，三四名保安来到了两人的身旁。

片山回想起那支掉落的手枪，赶忙回头看，却发现有人已经用枪口顶住了自己的脑袋——少女双手握枪，枪口正指着片山。

“放弃吧，”片山说道，“你们已经出不去了！”

少女的身子不住地颤抖。看样子，这场意外让她吃惊不小。

“回去！到里边去！快点儿！”

“知道了，我知道了。”片山赶忙朝里走去。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迁怒的人更危险，说不定她会什么都不想就扣下扳机。

不，即便她不想这么做，她那颤抖的手说不定什么时候会不留神扣到扳机。就算开枪者并不打算要人命，子弹也不会体谅开枪者的心情。

“给我老实点儿！你要敢耍小心眼，我就真的开枪。”

“你要让我去哪儿？”片山问道。

“烦死了！总之你给我快走！”少女的情绪很激动。现在只能乖乖地听命于她。

两人走上楼梯，向着先前的包厢走去——这种时候，应该会遇到其他人吧。

估计现在就连少女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且，感觉她对这个剧场也不是很熟悉，只是一味地往楼上走去。

就在这时，真理出现了：“我还在想你上哪儿去了，到处找你……”

“别过来！”片山出声制止了真理。

“别动！”少女歇斯底里地叫了一声，用手枪指了指片山，“你敢过来的话，我就一枪打死他！不许动！”

真理一脸愕然地愣在了原地。

“照我说的去做，”片山说道，“回去找晴美他们……”

“你要敢动，我就开枪了！”少女突然一愣——楼梯下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到那边去！”少女指了指包厢席房门并排的方向，“我叫你到那边去！”

“我知道了。”片山顺从地迈开了脚步。

“找个空包厢，进里边去！”

“你也别强人所难啊，我怎么知道哪间包厢是空的。”

“那就去找！”

左侧的三号——对啊，那包厢就是刚才安西兼子和月崎弥生对话时提到的地方。如此说来，现在三号包厢里应该空无一人吧。

“这间应该是空的。”

片山站在三号包厢的门口说道。

“那你就进去！”

真理追了上来：“片山先生——”

“你要再敢过来，我就开枪打死他！”少女的脸上泛着油汗的光芒，“待在那里别动——听到没有？”

“我知道了，”真理虽然脸色铁青，但她的语调依旧很镇定，“我该怎么做呢？”

“拿钱来。”

“钱？”

“把你们身上带的钱全拿出来！听懂没有？要是不想让这家伙死掉的话……”

“知道了，知道了，”真理点头道，“在三号包厢里是吧？我去拿钱来，你可别杀他。”

“快点儿！”

真理看了看片山。片山冲着真理点了点头。

真理立刻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开。

“进去。”少女说道。

片山打开了三号包厢的门。

此时，舞台上正在上演歌剧的第二幕。走进包厢之后，片山扭头看着少女。

“你要是敢乱来，我就开枪。”少女背着手关上了门。

“我知道。声音小点儿。”片山说道。

“你说什么？”

“现在观众们都在听音乐呢。要是吵吵个不停，你自己也逃不掉的。”片山低声说道。

“好。总而言之，那女的没拿钱来，我是不会离开的。”

片山发现，少女的眼睛稍微瞥了下旁边。

尽管如此，要是突然扑过去也太过危险——片山顺着她的目光看去。一看之下，片山不由得心想：糟糕。

片山原本以为这间包厢是空的，但没想到里边竟然还坐着一名观众。不知为何，那人坐在包厢的最深处。

大概是睡着了的缘故吧，那名观众的身子有些倾斜。

片山本来是不愿意把其他的观众卷入其中的……

“咦？那观众……”

“在睡觉？”少女低声说道。

“似乎是呢。”片山轻轻地凑了过去——果然啊。

是林。月崎弥生和安西兼子约好在这里和柳美知子——也就是水科礼子见面。然后，林也来了。

但他为什么会睡着呢？

片山再凑近些，窥视了一下林的脸。之后，片山睁大了眼睛。莫非……

“怎么了啊？”少女问道。

片山稍稍离开椅子两步，说道：“他……已经死了。”

“你说什么？”少女稍稍顿了顿，反问道，“怎么回事啊？”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即便被人用枪顶在背上，即便眼前出现了尸体，片山都没有感觉到恐惧。

虽然不知道是否能在心理学上说通，但人世间的事，有时候也确实会出现负负得正的现象。

“死了？”少女睁大了眼睛，“真的？”

“彻底瘫软，一动不动……”

片山依旧在寻思着林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这人是谁？”少女问道。

“是个日本人，和我们住同一家宾馆，但也算不上同伴。”

片山的目光突然停留在了衣帽架上。因为包厢里很暗，如果刚从门厅进到包厢里，虽然座位一侧是明亮的，但一时之间，入口附近很难看清。

那件外套，不是林的。

那是一件女式的毛皮长外套。外套看上去感觉柔软豪华，且长得就像是要耷拉到地上去。

少女也看了看那件外套，说道：“这外套挺不错的啊，感觉应该挺贵的吧。”

“我说，”片山说道，“你们真的是为了钱，才来绑架我的吗？”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

“不，我知道你们是认真的。但是.....”就在片山的话刚说到一半的时候，林突然呻吟了一声，重重地舒了口气。

片山当场愣住.....

“原来是睡着了啊.....”他喃喃道。

3

“真是的，到底跑哪儿去了！”晴美叹息着说道。

晴美并非歌剧通。别说歌剧，就连她听过的古典音乐，都是从电视广告上听来的.....

“这不是《波莱罗》吗？”

她对音乐的理解，也就只是这样的程度。

但是，在这样的剧场里，在这样的包厢里，和在四叠半的公寓里听到的录音机喇叭里传出的音乐感觉完全不同。

要是感觉对音乐有点厌倦，观众们完全可以看看舞台上的装饰，看管弦乐团，又或者看其他的包厢。光是那些装饰，就已经让人百看不厌了。

但是，不知何时，林、片山和福尔摩斯三人的身影从这间包厢里消失了。

真理似乎也有些在意：“说不定是在哪儿迷路，正不知所措呢。我去找找看吧。”

她低声跟晴美说了一句，之后便离开了包厢。

晴美继续盯着舞台看了一阵，但这种事，一旦开始担心，就再也无法安心。

对。如果只是片山一个人，那么即便迷路了也无所谓，可眼下却连福尔摩斯也没有回包厢，这一点实在让人放心不下。当然了，在这种地方，应该也不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眼下这里却聚齐了月崎弥生、安西兼子、林，还有冈田太太……这些和柳美知子有关的人，全都聚集到了这里。说句实话，无法保证真的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不管今晚的歌剧如何精彩，这些人一起出现在这里。这样的事，难道真的只是巧合？

一旦有了这种猜测，就会开始怀疑事情背后必定有什么隐情。这是晴美个人的一种恶习。

晴美感觉坐立不安，也离开了包厢。包厢里最后只剩下正呼呼大睡的石津，沉浸在这高级的歌剧催眠曲中，酣睡不醒。

晴美向着楼梯走去。

“喵——”只听福尔摩斯叫了一声。

“哎，怎么了？你到底上哪儿去了啊？”

福尔摩斯悠闲地迈步走过来。晴美蹲下身去，轻轻地抚摸了一下福尔摩斯的额头。

“我哥他们上哪儿去了？你看到没？”

福尔摩斯喵地叫了一声，便把头扭向一旁，似乎在说：“我又不是专门为你照看他的。”

“话虽这么说……”晴美依然自说自话。

“啊，你跑这里来了啊？”身后传来说话声。晴美扭头一看，只见月崎弥生正冲着自己走来。

“啊，你也在找福尔摩斯啊？”

“它叫‘福尔摩斯’吗？真是只有意思的猫，”弥生微笑道，“总感觉有些怪怪的呢，就像是人心都被这猫彻底看穿了一样。”

“这猫是挺特别的，”晴美轻轻地抱起了福尔摩斯，“话说回来，你有没有看到我哥？”

“你哥？没看到啊，”弥生摇了摇头，“刚才幕间休息的时候还见过他。”

“他在演奏的中途离开了，之后再也没有回包厢，”晴美说道，“也不知是上哪儿去了。”

“他是不是不大喜欢歌剧？”弥生问道。

“他那人什么都不喜欢，”晴美轻描淡写地说道，“尤其是女性和尸体。”

“尸体？”弥生皱起了眉头，“此话怎讲？莫非他是为人办丧事的？”

“不是，”晴美笑了笑，“我哥是刑警。”

“刑警……难道是巡警？”弥生睁圆了眼睛，“咦？真看不出来。”

“他自己也知道他看起来不像警察。”

晴美突然感觉福尔摩斯在自己怀中挣扎。

“怎么了？”她把福尔摩斯放到了地上。就在这时，真理脚步匆匆地冲上了楼梯。

“怎么了？莫非是我哥他误闯了其他的包厢？”

真理不住地喘着粗气：“有个女的……”

“有个女的？”

“把片山先生拽进了包厢……”

“我哥？”

“那女的用手枪指着他，还让我拿钱去赎片山先生。”

“手枪？”晴美眨了眨眼。看样子，似乎有些棘手呢。

“我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真理摇了摇头，“只不过，那女孩似乎是个混血儿，穿着牛仔裤，看起来挺年轻，估计年纪也就十六七岁吧。总而言之，那女孩用手枪指着片山先生，让我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又说如果我们不照办，片山先生就没命了……”

“我哥他怎么这样啊！”

晴美根本不顾片山的安危，反而自顾自地发起了火。马上就要奔三的人了，而且还是堂堂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刑警，居然会让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绑架！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这样子让我怎么安心嫁人！”

晴美的怒火让人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话说回来，要是片山先生有个三长两短……”相较之下，反而是真理更担心片山的安危。

“没事，他死不了！这一点一直让人感觉遗憾。”晴美小声地补充了一句。

“怎么办呢？要不我们报警吧？片山先生万一……”真理的话刚说到一半。

“片山他怎么了？”几人身后突然传来了说话声。

“啊，栗原先生。”

栗原打着呵欠，悠闲地走了过来。

“嗯，歌剧这东西虽然不错，但一直这么看，倒也挺累人的。坐在包厢里有点犯困，所以我就跑出来散个步……发生什么事了？”

“我哥似乎让人绑架了。”

“哦？那倒挺可怜的，”栗原丝毫不以为意，“这么说，罪犯是福尔摩斯发现的吧？”

真理一脸哭相地说：“怎么会这样！你们在这里悠闲说话的时候，片山先生随时会被人给杀掉啊！”

“喂，怎么，这事是真的？”栗原睁圆了眼睛。听完真理的描述，栗原脸上泛起了红晕。他目光闪烁，立刻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好！赌上日本警察的名声，安全救出片山！”栗原握紧了双拳，“出发！”

但刚走出两步去，他又回头说道：“片山现在人在哪里？”

“下边一楼的三号包厢里。”真理说道。

“你说什么？”听到这话，呆呆地看着众人的弥生突然叫出声来。

“弥生小姐。你知道那包厢在哪儿？”

“不。只不过，那包厢离我所在的包厢挺近的。”听到晴美的询问，弥生连忙解释道。

“话说回来，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既然目的是要钱，怎么会选择片山做目标？”栗原不解地说道，“但是，既然他被人监禁起来就必须得想想办法。”

“总而言之，要是不带些钱过去……”真理说道，“但是，这么着急，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啊？”

“要是能回趟宾馆，我倒还能拿出一些来，”晴美说道，“只不过，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旅行支票。”

“呀——”这声音并非惨叫，而是福尔摩斯在几人脚边发出的焦躁不安的叫声。

“嗯，也对，”晴美一怔，“也不一定非要拿真钱出来。”

“对啊，”栗原点头，“我们就用在日本遇到类似案件时的办法去处理就好了。喂，那大块头呢？”

“您是说石津？他在包厢里睡觉呢。”

“去把他叫醒吧。不管怎么说，他也还是有一身蛮力的。”

晴美急匆匆地回到包厢里，摇醒了正在不断打呼的石津。

“嗯？歌剧结束了吗？”石津摇了摇头，站起身叫了一声。

“棒极了——”

晴美的脸色变得铁青。但幸运的是，此时第二幕的间奏曲恰巧结束，观众席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指挥向着包厢里那名率先站起身来的日本人微微一笑，点头致意。

晴美连忙把石津拽出了包厢……

“结束了？”少女问道。

“不清楚啊……”片山扭头看了看林。他本以为观众们的掌声会吵醒林，但林丝毫没有要醒来的迹象。

掌声经久不息，少女一脸不安。

歌剧结束之后，估计会有人进入这包厢里吧？至少，那件毛皮外套的主人应该会回来。

同时面对两三个人的时候，少女是无法冷静地应对的，因为她还不

习惯这样的事态，片山心想。

“我说……”

听到片山开口说话，少女一愣。

“别动！”她用双手握紧了手枪。

少女已经全身是汗。片山心中不但没有觉得害怕，反而同情起眼前的这名少女。

“没事，我不动，”片山坐到地上，背脊靠在隔开相邻包厢的墙上，“歌剧似乎还在继续啊！”

音乐响起。

“这歌剧到底有几幕？”少女问道。

“不知道啊。”片山摇头道。

“你不是因为喜欢歌剧才到这里来的吗？”

“这是我头一次听，也是我头一次看歌剧，”片山实话实说，“你真的是为了钱才绑架我？”

“这事用不着你管。”

“是吗？”片山终于回想起来，“对了，先前我在圣斯德望主教座堂里见到过你，怪不得总觉得眼熟。”

“没错。当时你跟我说你住在帝国酒店，所以我想你应该挺有钱。”

“真是抱歉了，”片山摇头道，“你失算了。”

“你说什么？”

“那是因为有人请我帮忙办事，就把那酒店的费用当成谢礼，所以我才会住到那里去。让我自己掏钱的话，我是住不起那酒店的。我只是个穷酸警察罢了。”

少女突然睁大了眼睛。“警察？”

“对。我是刑警。”

“是吗？”少女瞪着片山说道，“你这话算是说对了。”

“怎么？”

“我生平最讨厌的人就是警察。”少女的话语当中，蕴藏着深深的恨意。

“是吗？你是住在维也纳吧？我是日本的……”

“不管哪里的警察，全都一样。”

“这么说来，维也纳的警察的薪水应该和日本警察一样少吧？”片山沉稳地说道，“我说，我不会害你，你还是把那手枪扔掉吧。”

“痴心妄想。”

“你逃不掉的。你的同伴已经被抓住了。眼下，警察大概正在到处搜寻你。就算你能从我这里捞到些钱，之后你怎么离开这里呢？”

“用不着你管。”

“你现在大概只有十六七岁吧？”

“十七。”

“挺年轻的，虽然我不知道你弄钱来想做什么，但就这样把大好的青春浪费掉的话……”

“已经晚了，”少女扭曲着脸笑道，“太晚了。”

“太晚？”片山盯着少女说道，“你叫什么名字？”

“莉莎。”少女说道。

“莉莎啊……你爸是日本人？”

“对。但现在我也不管什么日本人奥地利人，反正我只是个不良少女。”

“不良少女……刚才和你一起的那大块头是你男朋友？”

“你说约翰？不是。他是个好人，他是我哥唯一的朋友。”

“你还有个哥哥？”

“够了。别再废话了。”

这时候，房门突然被人敲响。少女一愣。

“你给我老实待着！”

“知道了。”

片山坐在地上，点了点头。

少女轻轻地挪到房门旁。敲门声再次响起。

“谁？”少女隔着房门问道。

“我叫片山晴美，就是里边那个片山的妹妹。我把能筹到的钱全都带来了。”

晴美那家伙……她到底想干什么？

片山知道晴美是无法筹集到什么大钱的。

“有多少？”莉莎问道。

“我也不清楚。毕竟这些钱都是临时筹集到的，而且袋子里还装了些宝石和值钱的东西。”

宝石？片山吃了一惊。那家伙把宝石拿出来了？

“你稍微打开一点房门，把东西塞进来，”莉莎说道，“只开一条细缝，听到没有？”

“我知道了。”

“你们要是敢胡来，我就一枪打死这人。”

“我们什么都不会做，你可别杀我哥。求你了。”晴美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哭腔。片山的心里稍稍有些感动——好家伙，果然是我妹妹！

“好了，把袋子塞进来。”莉莎从房门旁退开一步。房门打开了一条细缝，从外边塞进一只布袋。那只布袋鼓鼓囊囊的，感觉挺沉。

里边到底装了什么？要是立刻就能被对方看出问题来的话，反而更危险。

“关门。”莉莎说完之后，房门便关上了。

莉莎小心翼翼地走近布袋，伸手把布袋拽到自己跟前。

莉莎用双手打开了布袋——就在这时，“喵！”福尔摩斯突然从布袋里跳了出来。

“呀！”莉莎惊得往后倒去，而那支手枪也从她手里弹飞，滑到了座位下。

与此同时，房门突然打开，石津从门口冲了进来。但是，因为包厢里光线昏暗，所以石津没能立刻看清莉莎。他一个箭步冲进包厢，之后便停下了脚步。

莉莎站起身来向外边冲去。

“站住！”是栗原的声音。

“不好。”石津也终于明白了此刻的状况。他赶忙回过身向着莉莎的背影追去。片山也站起身来，紧跟着石津冲出了包厢。

莉莎甩开栗原沿着楼梯冲了下去。

“哇——”栗原被莉莎突然撞开，重重地摔了一跤，“别让她跑了。”

石津紧紧追在莉莎的身后。

“晴美！”片山本打算一把抱住妹妹，但晴美却冷漠地瞪着哥哥。

“搞什么啊，居然被这么个小姐给要挟了！真够丢人的！”

“可是——”

“你还不快追！”

晴美就像是随时可能一脚踹上来。

“我知道了。喂，福尔摩斯，走吧。”

福尔摩斯轻盈的脚步和片山沉重的脚步在楼梯上响起。片山突然想起了什么。

“喂，晴美！林还在包厢里呢！你去把他叫醒吧！”

“林？”晴美看着片山和福尔摩斯冲下楼梯，喃喃道，“林怎么会跑到那里去的？”

就在这时，真理冲了过来。

“没事。行动顺利。”

“太好了！”

比起片山的亲妹妹，真理反而更为片山担心。

“刚才那姑娘感觉只是个小孩啊？”栗原站起身来，拍着屁股说道，“维也纳真是不大太平啊。”

敞开着的三号包厢的门内传来管弦乐的强大声浪。紧接着，“棒极了——”的声音和掌声响彻全场。

“看样子，歌剧似乎已经结束了呢。”真理说道。

“啊，林还在里边，”晴美探头往包厢里看了看，“林先生？”

包厢里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座位上也全都空着。

“什么嘛，根本就没人嘛，”晴美喃喃道，“哥他不会睡糊涂了吧？”

以防万一，晴美还是走进包厢里看了看。突然，她感觉自己的脚似乎踢到了什么东西。

晴美低头一看，是一把手枪——是那女孩落下的。

真够乱的呢……晴美蹲下身去，捡起了那把手枪。

突然间，她皱起了眉头——这枪上散发着火药的气味。只要把枪口凑近鼻子，就能闻到很浓的火药味。晴美轻轻用指尖碰了碰枪口，吃了一惊。

“好烫！”

有人开过枪！但是是谁开的枪？什么时候开的枪？

就在这时，真理走进了包厢里。

“晴美小姐，这是……”

“枪掉在地上。似乎有人刚刚开过枪。”

“可我没听到枪声啊，”真理说道，“好奇怪。观众席那边似乎也吵吵嚷嚷的。”

“怎么了？”栗原也走了进来。

“下边的情形似乎有些不大对劲。”

真理走到包厢的扶手旁看着下边的观众席。

“啊，快看那边！”真理突然高声叫道。

下边传来了惨叫声。晴美睁大了眼睛——大概有人摔下去了，只见一个男子正头下脚上地倒在观众席上。

“莫非……”真理说道，“不会就是林吧？从这里摔了下去？”

“死了？”栗原也凑到扶手边，和两人并肩往下望去。

“那手枪是……”栗原看着晴美说道。

“是掉落在这里的。但是……”晴美终于明白了，说不定，林是被人用手枪打中之后才摔下去的。

“呀！”晴美连忙丢开了那把手枪。

或许这是一把很容易走火的枪。手枪掉到地上，砰的一声射出了子弹。

“哇！”栗原跳了起来。

虽然子弹没有打中任何人，但下边也已乱作一团。

惨叫声响起的同时，观众们纷纷向出口蜂拥而去——历史悠久的维也纳国立歌剧院里，出现了巨大的混乱……

第三幕 冰冷的手

1

“好了！”石津威风地说道，“总之还是先吃吧！常言道，心宽之人自有福。”

在这种时候说这样的话，虽然有些不大恰当，但眼下并不是纠结这些问题的时候。总而言之，眼前能有这样一个精神百倍的人在，真是再好不过。

当然了，依旧精神百倍的人，就是石津——不论处在什么时候，只要眼前有吃的，他都能打起精神来。

“喵——”

另一个和平日无异的，就是福尔摩斯。

除了这两个之外，其他的人都.....

当然了，这里所说的“其他人”，就是片山、晴美、栗原警视和樱井真理四人。他们全都一脸疲惫不堪的模样，即便想要打起精神来，也像是连备用的精神头儿都彻底耗尽了。

这里是维也纳市内最为古老的餐厅之一，名叫Griechen Beisl，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了，实在了不得。

虽然餐馆本身也曾进行过几次重修，但据说门口的柱子依旧是开业时的那一根。石津捶了一下拳头，睁圆眼睛说道：

“感觉就跟石柱一样硬呢。”

餐馆本身给人一种平民化的感觉，并没有那种宽敞豪华的氛围，供应的都是德式家常菜，店里的构造也像是破旧的平民家。

歌剧院里的骚动，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天。

“实在抱歉。”真理低头致歉道。

“真理你不需要道歉。”晴美说道。

“不，要不是我带大伙儿到歌剧院去——”

“你想得太多啦，”片山勉强微笑了一下，“谁都不知道歌剧院里会发生那种事的。”

“就是，”栗原点头道，“而且，这边的警察也大致了解了情况，这事应该安心才对。”

“也怪我疏忽了，”晴美也少见地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当时我居然会把那手枪捡起来……我应该考虑上边会沾上指纹。”

维也纳警方也因为指纹的事，向晴美进行了调查取证。

林当时坐在座位上，手枪子弹穿过了座位的靠背，直接射到了林的体内。林往前倒下的时候，翻过了包厢的扶手，摔到了包厢下边的观众席上。

晴美身边有东京警视厅的课长陪同，维也纳警方调查取证时也较为慎重。依照栗原的建议，维也纳警方也对晴美的手进行了硝烟反应检查。发现晴美手上并没有反应，所以维也纳警方相信了晴美说她只是捡起手枪的说法。

“在这里整天懊丧个不休，也不是个办法。”栗原用开朗的声音说道。

“但是这样一来……”真理低着头说，“案件解决之前，你们就不能离开维也纳了。”

“反正我们也是为了放松才来这里的。是吧，哥？”

“嗯——嗯——说的是。”因为被晴美用手肘捅了一下，片山的身子倒向另一侧，撞到了真理的身上。

“我倒无所谓，待到啥时都行，”石津喝了一口葡萄酒，“因为这里的東西这么美味！”

真理微笑着擦了擦眼泪：“大家……谢谢你们……”

“哥。”晴美再次捅了捅片山。

“干吗？会痛的啊。”

“这种时候，亲吻真理就是你的任务。”

“亲吻？”片山睁圆了眼睛，“可……可是——这会给人家真理造成麻烦啊！”

“没这回事，是吧？”

真理红着脸低下了头。

“可是……当着众人这么做有伤风化……”

“这里可不是日本。要真这么说，警察还不得在机场和车站到处抓人？”

“是……是吗……不错，为了日本和奥地利的友好。”就连片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了。

“没事的，不必勉强，”真理轻轻地碰了一下片山的胳膊，“我很清楚片山先生的性格。”

听到这话，片山心头不由得一紧，要不现在就……就死一次吧！

片山扭头朝向真理，轻轻地亲了一下。那动作就像是风——疾风一般迅捷。

“看样子，你的女性恐惧症好了不少啊？……好了！放开肚皮吃吧，”栗原看了看菜单，“这上边没写日语啊？”

“那当然，”片山笑着冲真理说道，“还得请你来给大伙儿解释一下才行。”

“好！包在我身上！”真理面带红晕地翻开了菜单……一些小事往往能够迅速扭转原本尴尬的气氛。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众人争执了一番之后，觉得既然来到了维也纳，那么还是得尝尝维也纳炸牛排。

“总算是点好了。”

听到石津松了口气般的话语，众人全都笑了起来。

“真理，”晴美两眼看着身后的墙壁道，“这些签名是怎么回事？”

片山等人所在的是店内深处的包间，从座位后边的墙壁到圆形天花板上，写着数以千计的签名。

“是来过这家店的人留下的签名。因为这家店历史悠久，所以很多作曲家都来过这里……你看，那里不就是海顿的签名吗？还有贝多芬的。虽然现在字迹已经有些模糊，难以看清了。”

“安西兼子有女儿吗？”

“哥，你干吗突然问这个？”晴美说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真理偏着头说道，“但是，冈田太太先前曾经说过，安西老师一直单身，把一辈子的时间和心血都投入到了音乐上。”

“是吗？只身一人啊……”

片山发现福尔摩斯一直盯着墙上的一处签名看，发现片山正在看自己之后，福尔摩斯轻轻闭上了双眼。

嗯，确实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华生。福尔摩斯就是这样一副表情。

如果月崎弥生本来应该叫“安西弥生”——也就是说，她其实是安西兼子的女儿，情况又会如何？

自己在歌剧院的门厅里听到的那番安西兼子和弥生之间的对话，太不像是师徒之间的对话，就像是兼子有什么把柄落到弥生的手里。

如果她们其实是母女关系，那么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弥生从一开始学琴就师从安西兼子，成为兼子的爱徒，让其他人感到嫉妒眼红，这一点也就能够解释清楚了。

而在那场关键比赛中，身为母亲的兼子居然把决定胜负的一票投给了柳美知子，也就难怪弥生会对母亲怀恨在心。

“呀，真不错啊。”石津开心地叫出声来。

服务生端来的是一份比普通日本餐馆供应分量多一倍且有相当厚度的牛排。

众人暂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食物上，再没有人说话。

“第一名！”晴美最先吃光了牛排。

“你这么饿啊？”片山说道。

“我一整天都没吃东西，突然感觉肚子饿了。”

“让人说你什么好。”片山苦笑了一下。

这时候，服务生端着铁盘走来，在晴美的餐盘上放了一块和先前那块大小一样的肉排。

看到晴美不住地眨眼。“这里的规矩是每人两块。”真理说道。

片山原本连一块都搞不定，真理的话让他更吃不下了……

“话说回来，为什么林会被人杀掉？”

吃过饭，众人都在啜饮着咖啡。晴美开口问道：“还有，他为什么要到那间包厢里去？”

“这个……”片山说道，“大概是因为柳美知子会到那间包厢里去。”

“哥！这是怎么回事啊？”晴美突然探出身来。

片山当着众人的面道出了他在绑架案发生前听到的安西兼子和月崎弥生之间的对话。晴美两眼放光：“厉害！我是说福尔摩斯。”

“我知道。”片山不满地说道。

“难怪听到那间包厢的房号之后，弥生吃了一惊呢，”真理点头道，“那，柳美知子到底有没有去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只能去问月崎弥生吧。”

“她会不会说实话呢？”

“话说回来，林既然是到那包厢里去见柳美知子，那他为什么会睡着了？”真理说道。

“问题就在这里，”片山叹了口气，“林为什么会睡着？之后又为什么会被人杀掉？”

“子弹是从座位靠背后边射入的，”栗原恢复了往常的模样，“虽然可能消了音，但.....”

“但即便如此，枪声还是响起了，”真理说道，“我们之所以都没听到，大概是因为管弦乐团奏响了强音，或者其后满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哥。”晴美郑重地叫了一声。

“干吗？我可不想再接受审问。”片山皱着眉头说道。

“当时我不是把福尔摩斯装进袋子，塞到了那间包厢里去吗？你能肯定当时林还没死吗？”

“嗯，这一点我能肯定。”

“如此说来，福尔摩斯从袋子里跳出，石津也冲进了包厢里。”

“但我当时稍微冲过了头。”石津补充道。

“趁着这机会，那个叫莉莎的女孩冲上了走廊.....”栗原接过话柄，“我本想抓住她，她却拼命挣扎，甩开我逃走了。我怎么会犯这种错！果然还是不能离开犯罪现场太久。正如平日里所说的——”

“下次再讨论这事，”晴美赶忙说道，“之后石津和哥就去追那个叫莉莎的女孩了。临走的时候，哥你还叫了一声，告诉我林在包厢里。然后，真理就赶来了……”

“这时候，歌剧结束，场内响起了掌声。”

“之后我们两人就进了包厢……当时林已经被子弹打中，摔到下边去了，而手枪就掉落在地上。”

“那么，林到底是什么时候被人打中的？”

听过片山的话，晴美和真理彼此对视了一眼。

“这个……当时我和栗原在走廊上，真理也是这时候赶来的。”

“就算那一枪是在掌声和喝彩声响起的时候开的……那么凶手又上哪儿去了呢？”真理睁圆了眼睛，“当时包厢里没人出来过啊？”

“这不可能，”片山说道，“肯定掩人耳目地逃走了。肯定是。”

“这么说来，包厢的出入口附近确实挺昏暗的。但无论如何，要是有人出来，也应该能看出来啊！”

“是啊，”真理也点了点头，“我和晴美小姐进包厢的时候，里边已经没人了。”

“你是说，凶手彻底消失了？”

“房门对面是扶手，下边则是观众席，”晴美纳闷地偏起了头，“总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会不会是跑到隔壁的包厢里去了？”片山说道，“扶手是连通的。想要绕过包厢之间的隔板，并非完全不可能。”

“要是隔壁的包厢里也有观众，那还不闹将起来？”真理补充道，“但这样一来，凶手真的彻底消失了？”

“怎么可能，”片山摇头道，“喂，你的意见呢？”

说着，他低头看了看福尔摩斯。

“当时福尔摩斯也去追那个叫莉莎的女孩了。”

“唔……”栗原摸着下巴说道，“当时我也在走廊上。先是她们两人进包厢，之后我也进去了。这段时间，没有人从包厢里出去过，包厢里也没有其他人。”

片山叹了口气——哎呀呀，难得到维也纳来一趟，结果却又遇到这种奇怪的命案！

拜托，适可而止吧！片山在心中痛苦地高叫着。

2

屋外气候凉爽。

脚步声响彻石头建成的居民家中。

“感觉真不错呢，这种用石头铺成的路。”晴美一边回头看着身后，一边说道。

的确，脚步声确实回响在耳边，而这声音也给人一种身在欧洲的感觉。

“我想起《黑狱亡魂》来了。”栗原说出了和他所出生的年代完全相符的感想。

“要是车子压到这种石头铺成的路上，可就麻烦了，”真理说道，“整个车都会不停地颠簸……说不定还会搞得车上的人晕车。”

“为什么要用石头来铺？”

“据说用石头来铺路才是最结实、最耐久的。原因挺现实吧？”

嘟嘟嘟，一阵摩托车的引擎声响起——五六辆摩托车猛冲过夜晚的街镇。

“不管哪里的年轻人，都是一样啊。”晴美说道。

“那女孩叫什么来着？”栗原说道，“听说只有十七岁？”

“跑得还真够快的，那家伙。”石津一脸懊丧地说道。

在一场混乱中，石津没能抓住莉莎。

“但听说她也挺可怜的，”晴美看着哥哥的脸说道，“是吧，哥？”

“嗯，是啊。”

莉莎那女孩似乎是一个常驻德国的日本商社职员和他所寄宿的那户人家的寡妇生下的孩子。那个商社职员在日本也有家室，而那个寡妇似乎是明知这些情况还和商社职员发生了关系。

回到日本之后，商社职员得知对方怀上了自己的孩子，但寡妇却瞒着商社职员生下了莉莎。为了抚养自己和前夫生下的儿子马库斯，还有莉莎，寡妇来到维也纳工作，却被日本人驾驶的租用车撞死——因为不习惯在奥地利开车，所以那个日本人开车时一直行驶在最左道上。

“她为什么要那样做？”仍不大清楚情况的真理开口问道。

片山把从警方口中打听到的情况复述了一遍。

“她哥哥马库斯到杂货店里行窃的时候，被警察给发现。当时她哥哥带着一把老式的手枪，虽然只是想要吓唬一下警察，但最终却扣下了扳机……”

“杀了人？”

“没有。但是警察受了重伤，马库斯也被抓住了——他对莉莎来说是世上唯一的亲人，所以莉莎希望能让他受的刑罚减轻一些。”

“这也在情理之中。”

“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去找个好律师才行，但那却要花很多钱……”

“所以她才会做出那种事来？”

“结果起到了反作用，”栗原说道，“这样一来，反而让他人对她哥

哥更有恶感。”

“就算手里有钱，也未必能请到好律师，”晴美摇头道，“这一点还真够小孩子气啊。”

“结果现在她连同伴也被警方给抓住，彻底束手无策，”片山说道，“怪可怜的……”

“目前警方似乎怀疑是那女孩开枪打死了林。”

听到栗原的话，晴美吃了一惊。

“怎么会？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手枪上却留下了那女孩的指纹。”

“但这真的不可能。”

“话说回来，她甚至连杀害林的动机都没有，”片山也点了点头，“说起来，那女孩也只是偶然闯进那间包厢的。”

栗原耸了耸肩：“案件已经全权交给这边的警察去办了。这事可不是我们该插嘴的。”

站在片山的立场上，虽然他不大想插手这些与自己无关的事，但既然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他无法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而且，每次回想起当时莉莎在包厢里两手紧握着手枪、额头上满是汗水的模样，即便遭到了她的绑架，片山也无法对她的行为感到生气……

“话说回来……”晴美说道，“林为什么会被人杀掉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

凶手是怎样开枪，然后又怎样消失的，这些当然都是问题，但首先必须弄清的，是林被人杀掉的原因。

难道说林到维也纳来其实另有目的？

“话说，林他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晴美说道，“如果只是因为追寻恋人来到维也纳，然后就被别人杀了，似乎不合情理。”

“先前你不是还挺感动的吗？”

“现在情况不同了，”晴美毫不在意地说道，“还有，先前安西兼子和月崎弥生是不是一直在那包厢里等，之后她们是否见到过柳美知子，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

片山突然感觉有些奇怪——福尔摩斯怎么不见了？

刚才它还和众人走在一起，那家伙应该不会迷路吧？

回头一看，只见福尔摩斯就在身后十米左右的地方坐着。

那家伙在干吗呢？

片山独自走了过去。

“喂，福尔摩斯，怎么了啊？”他冲着福尔摩斯问了一句，“吃多了走不动了？”

“喵。”我又不是人。福尔摩斯的叫声似乎是在表述这样的意思。

“走吧，不然可是会被落下的哦。”片山指着其他人的背影说道。

福尔摩斯把头扭向一旁。片山追随着福尔摩斯的视线，向一旁的建筑物看去……

只见莉莎就站在那里。

莉莎的目光里充满了恐惧。她的表情既没有敌意，也没有反抗，有的只是疲累和恐惧。

想来一整天时间里，她一直在四处躲避警察的追捕吧。

估计也没好好吃东西。

虽然片山搞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跟着自己，但片山不大想把这女孩交

到警方的手上.....

“哥！怎么了？”晴美叫了一声，“你要再磨磨蹭蹭的，我们要丢下你不管了。”

片山本来一直盯着莉莎，听到晴美的叫声，他扭过头去：“嗯，这就来，”片山先是举了下手，“福尔摩斯，咱们走吧。”之后又催促了一句，向前迈出了脚步。

回到帝国酒店，两名男子走向片山等人。片山似乎曾见过他们，是刑警。

“我不会被逮捕吧？”晴美一脸不情愿的表情，“要真是来抓我的，那哥你就代替我让他们给抓走吧。”

“罪犯还能替抓啊？”

刑警中的一人冲着栗原开了口。因为对方说的是德语，栗原听不懂德语，所以由真理过去帮忙做翻译。

“他们说，因为听说被害人林先前就住在这家宾馆，所以想调查一下被害者的行李。但因为他们不懂日语，所以希望我们能够陪他们一起去调查.....”

“哦，小事一桩啊，”栗原松了口气般地点点头，“OK，OK。你们也一起过来吧，毕竟我对那个叫林的家伙不大了解啊.....麻烦你跟他们说一下，这些人都是我的部下，希望能同行。”

听过真理的翻译，两名刑警露出了奇怪的表情，之后真理又笑着对两名刑警说了些什么。

“怎么了？”

“他们说，这猫也是部下？之后我就告诉他们，日本是个神秘的国度。”

“喵——”福尔摩斯同意真理的说法。

就这样，连同真理和福尔摩斯，众人前往林的房间。

片山和福尔摩斯走在最后。

“我说，那样真的好吗？”他喃喃道。

嗯，罢了。反正即便是在日本，自己的行为也完全不像个刑警。在这样的异国他乡，也没办法提高自己的刑侦能力……

“哥，你嘟嘟囔囔地念叨什么呢？”晴美回头说道。

“没，我自说自话呢。是吧，福尔摩斯？”

“喵——”福尔摩斯难得地同情了片山一次，配合了他的辩解。

“就是这间房间吧。”真理停下了脚步。

刑警掏出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片山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当时没找到这间房的钥匙呢？”

“这么一说，倒也是呢，”栗原点头道，“房门钥匙本应该在林的身上……”

房门打开——所有人大吃了一惊。

这种惊讶已经彻底超越了国境。不论是两名维也纳刑警还是片山等人，看到房间内的景象之后，全都哇的一声惊叫起来。

片山心想，原来德语里的“哇”也是表示惊讶语气啊，又学会了一点。

这且先搁下不管——

房门打开，众人纷纷走进屋里打开了灯。

“真是的，你到底上哪儿去了啊？”

屋里传出了女子的声音。

众人中恐怕只有福尔摩斯没有表现出惊讶之情。

女子从床上爬了起来，她身上只穿着一件女式睡衣，而且非常纤薄，能够透过衣料看到身体。

看到来人，女子也大吃了一惊，其惊讶的程度与片山等人相当。

“呀！”女子惊呼一声，跳起来，“饶了我吧！别杀我！你们要什么我都会给！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你们放过我吧！”女子全身颤抖地说着。

看样子，女子是把大家当成强盗团伙了。

“嗯哼。”栗原干咳了一声。

“我说……”说着，栗原往前走了一步。

“你就是头儿吗？你们想怎么样都行。但你们可别杀我啊，求你们了！”刚说完，女子便动手脱起身上的睡衣。

片山不由得扭过头去。栗原赶忙叫道：“喂！你住手！你误会了！快把衣服穿好！”说完，栗原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拽住睡衣，想让女子重新穿好衣服——他的本意是想这样吧，但这一连串的动作却起了反作用，睡衣哗的一下从女子身上滑落下来，女子浑身赤裸……

“求你们了……别杀我……”说完，女子便倒在床上彻底晕了过去。

“这到底搞什么啊？”晴美呆呆地问道。

两名维也纳刑警彼此对视了一下，一边摇头，一边低声地嘀咕着些什么。

“他们在说什么？”片山向真理问道。

“说‘日本人果然让人搞不懂’之类的。”

“深有同感。”片山说道。

等那女子醒来——

“这么说，你是和林一起的？”

“嗯……”

“你们是在哪里认识的？”

“嗯嗯……”

栗原笑着说：“你省省吧。现在你不管问什么，都是白搭啊。”

那女子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停地胡吃海塞着。

“好厉害。”

连石津看了都不由得如此感叹，足见女子是有多么狼吞虎咽。

幸好帝国酒店的餐厅是一直营业到晚上十二点的。片山心想。

“啊！终于活过来了！”

迅速扫光了连片山都吃不完的饭食，又往肚子里塞了三只面包之后，女子的脸上终于露出满足的表情。

“没事了吧？”晴美问道。

“嗯。再来点蛋糕和咖啡就行了。”

女子终于平静下来。

“话说回来，刚才你们真是吓坏我了，”女子笑道，“我还以为自己这次真的是没命了。”

“应该是我们担心自己有没有性命之忧吧，”栗原苦笑了一下，“好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吗？我叫伏见恭子。”

“你和林是什么关系？”片山问道。

“性伴侣——开玩笑，”女子吃吃一笑，“嗯，不过也差不多就是这种关系，你们应该知道吧？”

“恋人？”

“要说是恋人，那也是碰上的。”

“什么意思？”

“我们是在到维也纳来的飞机上认识的。”

“照这么说——你们并非一起过来的啊？”

“只是飞机上碰巧坐到了对方的邻座。”那个名叫伏见恭子的女子说道。

从模样上来看，女子大概二十二三岁的样子，脸型圆润，长相倒也可爱。

“因为当时我独自一人，所以和他聊着聊着，感觉彼此挺投缘的。”

“你是一个人到维也纳来的？”

“这边本来应该有朋友来接我，带我到市内逛逛。但是等到了之后，我发现根本没人来接我。正好林跟我说过，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就给他打电话。”

“你的朋友呢？”

“真够没礼貌的啊！”伏见恭子一脸不快地说道，“后来我跑到她住的公寓一打听，才知道她不久前跟男朋友出去旅行了，竟然把我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之后，你就和林一起.....”

“是啊，毕竟我身上连住宾馆的钱都没带，因为之前我是准备到朋友那里去住的，之后我就央求林让我跟他一起住下。”

“嗯.....那么，你们后来怎么会变成那种关系的？”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这么说也行。”晴美一脸明了的表情，点了点头。

“你还不知道林被人杀害？”

“不知道，”伏见恭子摇了摇头，“我一点儿都不懂德语。”

“然后，你就在房间里饿着肚子，等待着他回来？”片山问道。

“说来有些丢人，昨晚我都饿哭好几回了。”说到这里，伏见恭子的话再次被打断。服务生端来了蛋糕。

“Danke Schön。”^[2]伏见恭子说，“这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德语。”

晴美和片山彼此对视了一眼。

“既然如此，先前林说他到维也纳来是找恋人，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看样子，他此行应该另有目的。”片山说道。

就算住在同一间房间里，但如果林到维也纳来的目的是寻找水科礼子，那么他应该是不会和在旅途中遇到的女子睡到一块儿的。

眼看伏见恭子又扫平了蛋糕，片山开口问道：“林有没有说过他到维也纳来的目的？”

伏见恭子耸了耸肩：“没有，我也没问。但感觉他似乎是来这里找人的。”

“找谁？”

“不清楚。”伏见恭子再次耸肩。

既然如此，那就没办法了——片山叹了口气。

又增加了一件让人搞不明白的事。

“你打算怎么办呢？”

听到晴美的问题，伏见恭子露出仿佛刚刚想到这问题般的神情：“对啊！先前我都没想过呢，因为肚子实在太饿了。”

“你的朋友呢？”

“不行，她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回来。”

“那你只能回日本去了。”栗原说道。

“不要！我还没有看过美泉宫呢。林还答应过我，等事情办好之后会带我到处走走看看。”

“办事？办什么事？”晴美问道。

“大概是找人吧。我也不大清楚。”

办事？如果说，林其实是受人所托才四处寻找柳美知子——水科礼子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呢？如果撇开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单纯以这种逻辑来思考的话……

“这人是谁啊？”伏见恭子看着栗原问道。

“这位是栗原警视，警视厅搜查一课的课长。”

“哇！威风！”

“是……是吗？”栗原赶忙正色道。

“我可是喜欢大叔的哦，栗山先生。”

“是栗原。”

“好吧，栗原先生。回日本去之前，你会照顾我吧？”

“我说你……”栗原瞪起了眼睛。

“不行的，栗原先生是和他太太一起来的。”

“什么嘛。”伏见恭子一脸不满地嘟起了嘴，“那这位呢？”

说着，她用手指了指片山。

“什么‘这位呢’，”片山一脸艰涩的表情，“我也不行。”

“你也是和太太一起来的？嗯，看你的样子，似乎确实挺惧内。”伏见恭子一脸同情地说道。

3

“Nein！Nein！[\[3\]](#)”

怒吼声打断了管弦乐的演奏。

月崎弥生冲着指挥喋喋不休地叫嚷着。

当然，片山是不会明白她到底都说了些什么的，因为弥生说的并非日语。

片山等人坐在空荡荡的大厅的观众席上。除片山、晴美、真理、石津之外，还有福尔摩斯。

出于太太的提议，栗原今天陪她到美景宫去了。据说他太太是克里姆特的粉丝，所以就到这里美景宫的美术馆去参观了。

虽然栗原自己也曾握过画笔，但当他初听到克里姆特时，却问了一句：

“意思是掺了奶油的咖啡吗？[\[4\]](#)”

从这样一句话里，完全能想见栗原作画的技术到底如何。

但是，出于那种很容易受刺激的性格，片山一直在担心，等回到日本之后，说不定课长又会拿些莫名其妙（作画者本人大概也不明白）的画来给自己看……

“似乎是在争执些什么啊？”晴美说道。

舞台上坐着维也纳当地的管弦乐团，正在忙着排练钢琴协奏曲。

但是，即便是片山这样的外行，也能看出排练似乎并不顺利。刚刚弹了一会儿，德国的乐团指挥便和弹奏钢琴的弥生发生了争执。

“这里的人都挺顽固的，”真理微笑道，“因为他们坚信只有他们诠释的莫扎特才是最权威、最真实的，自然不会认同日本人提出的不同说法。”

“哦，莫扎特啊？”石津点了点头，“是第九号吗？”

“不，是十九号。干吗这么问呢？”

“呃，因为从刚才起，他们两边一直在互相说‘Nein’。”

“德语里的‘Nein’，意思大致相当于英语里的‘No’。”真理微微一笑，说道，“虽然这指挥也挺顽固，但弥生她也很厉害，正常人一般不会如此坚持己见。”

台上那名年过六旬的指挥正满脸通红地怒喝着，但是，弥生也展现出了寸步不让的态度。

虽然听不懂说些什么，但片山在旁边看着，不由得有些担忧。台上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双方随时都会动手打起来一样。

但仔细一看，却也能发现管弦乐团的成员们全都面带笑容，远远地看着指挥和那个跟他孙女一样年纪的弥生不断地争执。

“没事吧？”晴美担心地问。

“没事，”真理点了点头，“这种事根本就是家常便饭，指挥自己像是在挑刺儿一样。”

“哦？”

正如真理所说的那样，两人的争执又持续了五六分钟，随后指挥便摊手做了个“我没辙了”的动作，再次开始了排练。

“看样子，弥生最后争赢了啊，”真理一脸感慨万千的模样，“只有

她这样的人才适合成为职业音乐家啊。”

“的确，”石津点头说道，“到底跟之前的演奏有什么不同？”

“节奏的设定不同。现在感觉变得年轻一些，速度也变快了，换作维也纳的方式的话，感觉应该要更舒缓一些。”

“哦……”

“别假装自己听懂了。”片山强忍着笑意说道。

“但话说回来，本来今天应该是由柳美知子来弹奏吧？”晴美说道。

“对，也不知道她到底跑哪儿去了。”真理阴沉着脸说道。

几人身旁的通道上响起了脚步声，回头一看，是安西兼子和冈田太太来了。

“太太……”

真理本打算站起身来，结果冈田太太抬起手制止了她。

两名老妇人在靠近舞台的座位上坐下身，聆听起了疾风般飞旋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

弹奏结束之后，弥生重重地舒了口气。听到乐曲结束，片山等人也鼓起了掌。“喵——”这一声叫唤，大概就相当于福尔摩斯的“棒极了”吧。

舞台上管弦乐队的人全都笑了起来。

“啊，你们是来听我彩排的吗？”弥生一脸欣喜地冲着众人挥了挥手。

刚才还在怒吼的指挥也一脸欣喜地抱住弥生，亲吻了一下她的脸颊。看样子，指挥似乎也很中意她的演奏。

弥生走下舞台，向着片山等人走来。

“感觉如何？”

“真的很棒。”真理说道。

“谢谢。就算你这是在恭维我，我也觉得很开心。”

“这是我的实话……对了，安西老师在那边呢。”

真理告诉弥生两名老妇人也来了的消息。

“我知道。她们进门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弥生的语调听起来有些冷淡，“那桩杀人案，现在调查进展如何？”

“这事不是由我来负责调查的。”片山说道。

“没找到柳美知子？”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线索。”

“是吗？站在我的角度上，她倒是彻底消失更好，”弥生笑道，“这是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机会，岂能拱手让人？”

弥生或许是在故作平静，激动的内心让她的语速变得比往常快了一些。

“我想问你点事，”晴美说道，“你有时间吗？”

“嗯，等中午说吧，你等我。我先去冲个澡，现在已经是满身大汗。”

这是实话。弹奏完毕，弥生的脸上已经渗出汗水。

“弥生。”安西兼子来到几人身旁，开口说道。

“老师，怎么了啊？”弥生用一种挑衅般的目光看着安西兼子，开口说道。

“嗯，弹得很棒。正式上场的时候，也要弹出这样的感觉来。”

“嗯。”弥生转身欲走，但她又补充了一句：“如果到时候真的是我出场的话。”

弥生走远之后，安西兼子叹了口气。

“安西老师。”听到真理叫自己，安西兼子猛然回过神来。

“嗯？啊，真理小姐。”

“现在是不是已经决定让弥生小姐正式上场了？”

“嗯……距离正式演出只有两天，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安西兼子摇了摇头。

“那么，要是在这两天时间里找到了柳美知子呢？”晴美问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便她在大赛里获得了第一名，但要是参与彩排……”

“那么，就顺次把弥生小姐提到第一名的位置？”

“大概只能这样。”安西兼子的语调听起来无比疲惫。

“偶尔吃点这样的东西，感觉也挺不错。”弥生说道。

他们坐在东京常见的汉堡包店里。

“但味道似乎有些不同。”石津分享他个人身为吃货的见解。

“你要问我什么？”弥生一边嚼着汉堡包，一边说道。

“有关林被杀时的事，”片山说道，“当时你应该就在那间包厢的门口吧？”

“哎？”弥生吃了一惊，两眼看着片山，“啊，果然！当时不光是那只猫，你也在场吧？”

“没错。”片山略带歉意地说道。

“我就感觉周围似乎有人呢。”弥生一边说，一边咬了一口汉堡包。

“你怎么知道柳美知子会到那里去？”

“有留言。”

“留言？”

“对，那留言留给帝国酒店，只不过，对方想要告知的人是林。”

“然后你就……”

“当时我跟服务员说我是他的同伴，收了那留言。”

“留言上怎么说的？”

“上边说，对方当晚会在那间包厢里等他，署名则是‘Reiko’。”

“是水科礼子吧？”晴美说道，“那，你有没有跟林说过这事呢？”

“没有。”

“为什么？”

“我想和对方单独聊聊，”弥生耸了耸肩，“仅此而已。这也理所当然吧？对方可是曾经打败过我的假面钢琴师啊。”

“我想起来了，”看到汉堡包，片山回想起来，“在歌剧院里，你不是还邀约过林，让他到那间包厢里去一趟吗？”

“对！后来一想，我还是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林毕竟是为了找她才跟着到维也纳来的……”

“真的吗？”

“你不相信？”弥生扑哧一笑，“嗯，实际上，我其实是想，只是我一个人出面的话，估计对方不会改变心意。但是如果她先前的恋人也来了，估计她心里会犹豫。”

“改变心意？”

“我想让她不要出席这次的音乐会，”弥生满不在乎地点了点头，“这是不容错过的机会啊。无论如何，我都希望抓住这机会。”

“嗯……”眼见弥生竟然如此坚持，晴美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但是，为什么安西老师会出现在那里？”

“这一点我也不大清楚，”弥生摇了摇头，“你们还是直接去问她自己吧。”

“我知道了，”片山喝了一口咖啡，“那么，柳美知子最后到底去没去呢？”

隔了片刻，弥生才回答了片山的问题，她似乎是在思考该如何回答。

“没去。”弥生说道。

“真的？”片山有些怀疑，“林却去了。”

“我也不知道林什么时候去的。因为之后我就离开那里了。”

说来也是。在片山被人用枪顶着去那间包厢的时候，弥生和安西兼子都已经不在那里。

“照这么说，你待在那里的时候，林和柳美知子都没有去过那包厢？”

“没错。”

“既然如此，那你为何要离开？”

弥生有些语塞，但是她的脸上却依旧平静。

“安西老师觉得有些不舒服，所以我送她回去。”弥生说道。

原来如此，这借口还挺不错的。但是，只要找安西兼子询问一下，

就知道是真是假了。

“你们如果觉得我在撒谎就直接去问安西老师好了。”弥生说道。

难道两人已经商量好了？又或者，她打算随后立刻跟安西兼子对口供？

“但感觉有点奇怪，”弥生说道，“刚才你不是说过这案件不是你负责调查吗？那你干吗这么揪着我问个不休？”

“这个嘛……”片山也有些语塞了。

“好啦，”弥生笑道，“我也不太在意这些。”

片山本想再问一句“安西兼子是不是你母亲”，但最后他忍住了没问。这种事情，最好还是去问安西兼子吧。

“福尔摩斯呢？”晴美说道。

不知何时，福尔摩斯已经消失了踪影。

“哎？”石津说道，“先前放在这里的汉堡包……”

“是你自己吃掉的吧？你大概自己没留意。”片山说道。

但是这一次片山没有说对。

晴美扭头看了看店门外，福尔摩斯的尾巴闪现了一下。看样子，福尔摩斯是自己单独跑出去的。

晴美站起身，横穿过店内走了出去。福尔摩斯脚步匆匆地向前走着。它到底要上哪儿去？

而且，福尔摩斯的嘴里还叼着一只连同袋子一起的汉堡包！

“这家伙，不会是揽上快递的业务了吧？”

晴美喃喃道。

无论如何，晴美一路追着福尔摩斯而去。

突然间，福尔摩斯轻盈地走进了建筑物的背阴处。晴美也在拐角处停下脚步，探头张望了一下。

是那个名叫莉莎的少女。

莉莎蜷身蹲在阴暗的角落里。福尔摩斯走到莉莎的身旁，用前爪轻轻地捅了捅莉莎的脚。

莉莎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胆怯地缩起了身子——看到这一幕，晴美心头不由得一痛。

不管做过什么，她都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

“你……”莉莎看了看福尔摩斯，露出一脸困惑的表情。福尔摩斯把那只装着汉堡包的袋子推给了莉莎。

“这是……给我的？”

“喵。”

“可……为什么……”

莉莎的声音有些颤抖。之后，她撕破袋子，拿出汉堡包，开始贪婪地嚼了起来。

估计她没怎么吃东西吧，一直在这小小的街镇上过着四处逃窜的生活。

很快，莉莎便吃掉了那只汉堡包。

“谢谢你！”莉莎含泪冲着福尔摩斯说道。

“喵——”福尔摩斯的叫声既像是在安慰，又像是明白了什么一样，既温柔又明确。

莉莎哇哇大哭着，抱起福尔摩斯，用脸蹭了蹭它的毛。

看到这一幕，晴美也不由得两眼含泪了。

虽然晴美一直看不起哥哥，但或许是因为血缘的关系，晴美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容易被他人打动的人。

晴美转过街角，向莉莎走去。

莉莎吃了一惊，想要站起身来。

“别跑。”晴美说道。

第四幕 今夜的祈祷.....

1

独自待在国外的宾馆中时，电话铃响了。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而对于片山这样一点儿都不懂外语的人来说，这种感觉更甚。

不会是打错了吧？嗯，肯定是打错了。

过会儿就会安静下来的。但事与愿违，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

片山独自在房间的床上翻了个身。快三点了吧？

晴美他们跟着真理参观贝多芬故居去了。本来片山也可以一起去的，但因为他感觉有些疲倦，就独自留在了宾馆里。

“上了年纪的缘故吧？”对于片山的决定，晴美只是这样冷嘲热讽了一句。

“你就放心地把晴美交给我吧。”石津微笑着自告奋勇地说。而福尔摩斯只是喵地叫了一声.....这一点倒是和往常没什么区别。

不管别人怎么说，片山都很想好好地睡上一觉。经历了这场让他感觉不大习惯的欧洲之旅，他已是疲惫不堪。

“我已经厌倦杀人。”

片山在床上喃喃道——这话要是让其他人听到，估计会大吃一惊吧。

当然，片山自己并不会动手去杀人。他感到厌倦的，是遇到杀人案这种事。

但是，片山本来也想好好睡上一觉，但最终躺下身去却始终无法入

眠。这种感觉很让人生厌。

而听到电话的铃声，片山心中的烦躁情绪变得更甚了。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无奈之下，片山只好爬起身来。

要是接起电话来，对方就开始一个劲儿地说德语，那可怎么办啊？

“How are you（你好）？”说英语吗？嗯，罢了，眼下这电话，不接也不行了。

片山轻轻地拿起了话筒，什么也没说，静静地等着对方开口。

“喂？”是女性的声音，说的是日语！

片山松了口气，即便这电话打错了，片山也会向对方表示一下谢意。

但是，对方并没有打错电话。那女子说道：“请问片山义太郎先生在吗？”

这谁啊？片山总觉得这声音似乎在哪儿听过。

片山不愧是一名刑警，但凡听过一遍的嗓音，他都有记忆。但，正是因为他无法想起这是谁的声音，所以才无法成为一流的刑警。

“那个……我就是，”片山说道，“请问你是哪位？”

“我……那个……”女子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犹豫，“先前我曾经在圣斯德望主教座堂和您见过面。”

片山突然一愣。对了！这声音是那时候的……

“怎么回事呢？柳美知子小姐——不，应该叫您水科礼子小姐吧？又或者，自称柳美知子的水科礼子小姐？”片山的话越说越复杂了。

“嗯……”对方暧昧不明地回答了一句，“其实，我有些事想找机会和您说一说。”

“找我聊聊？”

“是的，您现在是否有时间见个面？”

“现在啊？”片山倒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约会，“那，在哪儿见？”

“我不想被其他人听到我们之间的谈话。”

“行！”

“要不，就到皇家墓穴教堂的地下见吧？您觉得呢？”

“皇家……”

“就在诺伊尔广场对面。您只要问宾馆的人，他们就会告诉您的。”

“皇家……什么来着？”

片山赶忙准备好了纸笔。

“皇家墓穴。”

“皇家……墓穴。那地方的地下？”

“对，那地方很少有人去。那么，三十分钟后，我在那里等您。”

“哦，是吗？”片山之所以会说这么一句“哦，是吗”，是因为他听说德语里边的“哦，是吗”的发音和日语一样。

放下电话听筒之后，片山开始思索。

柳美知子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片山一脸无奈地说道。

他并不是因为单独留在房间里感觉害怕才这么说的。他只是觉得，如果和真理一起去，那么或许柳美知子会做出一些不同的反应。

但是，三十分钟内，估计晴美他们是没法回来的。所谓的贝多芬故

居不止一处（因为贝多芬生前总是在不断地搬家），光是到那几处地方去走一圈，估计也需要花费上半天时间。

“没办法，只能我一个人去了。”片山伸了个懒腰。

这时候，片山反而感觉有些倦意。

真是的，我这节奏还真是与众不同啊。片山心想。

做好出门的准备，带上纸笔之后，片山离开了房间。

“皇家墓穴教堂，”片山看着手里的留言条，坐着电梯下到一楼，“只要问宾馆的人，他们就立刻会知道……”

嗯？片山突然惊觉：宾馆的人不懂日语啊！

如此一来，即便给他们看手里这张日语写下的留言条，他们也看不懂吧。但是，德语的“皇家墓穴教堂”又该怎么说呢？是不是一听发音，对方就能明白呢？[\[5\]](#)

片山惴惴不安地向着前台走去。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他的心里就会有种转身想要逃跑的冲动。

片山来到前台，首先担心自己该怎么和对方打招呼。就在这个时候，“哎呀，刑警先生。”有人用日语叫了片山一声。

“啊，您好。”看到安西兼子，片山连忙打了一声招呼。

“你一个人？”兼子问道。

“对。其他人都参观贝多芬故居去了。”

“啊，是这么回事啊，”兼子微微一笑，“我整年都待在维也纳，但至今也没去过呢。”

“也是呢，”片山配合着兼子的话语，“那个……不好意思。”

“什么事？”

“那个……请问到皇家墓穴教堂去该怎么走？能劳您帮忙问一问前台吗？”

兼子微微一笑。“嗯，我记得那地方似乎就是放置玛利亚·特蕾西亚的棺柩的地方呢。”

棺柩？真够不吉利的。片山心想。

兼子找前台问了几句，之后又把对方说的话翻译成日语，写在了留言条上。要是这样子还能迷路，那么片山就太对不住人了。

“我想你应该明白了吧。据说那地方就算是走路过去，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真是抱歉，给您添麻烦了。”片山低头表示了一下谢意。突然间，他留意到了兼子搭在手臂上的毛皮外套。

对了！虽然先前因为发生了骚动，一时间忘记了，但这外套，莫非就是那天晚上挂在三号包厢里的毛皮长外套？

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这外套应该不会是林带进去的，当时包厢里也再没别人了啊？如此说来……

“这外套有什么问题吗？”安西兼子问道。

“不，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外套看起来挺不错。”

说这种还不太习惯的、吹捧他人的话语时，片山总感觉自己的舌头就像是打了结一样。其实，他根本就分不出到底什么毛皮好、什么毛皮不好。

“啊，承蒙夸奖，”兼子开心地说道，“这外套其实是冈田太太的。这里晚上不是感觉挺冷吗？”

原来这是冈田太太的外套啊。到头来，片山也还是无法确定，这外套就是当时挂在三号包厢里的那件。

反正毛皮外套大多都是黑的，件件都挺像的（站在片山这种连一件也没有的人的角度上来看，感觉似乎是这样），而且，因为当时光线有

些昏暗，片山甚至不大确定那外套的颜色。

向安西兼子表示过谢意之后，片山离开了宾馆。

皇家墓穴教堂并不像圣斯德望主教座堂那样瑰丽壮观。这座教堂完全没有那种高耸入云的感觉，相反，它却有着一种小巧玲珑的精致感。

要是没人说起有关它的事迹，说不定路过的时候，众人根本连拍照留念的想法都不会有。

要进到这里边去啊？

片山走进教堂的大门。穿过一条细长的走廊之后，一名身材肥胖的大叔微笑着走了过来。

付过门票钱，片山走进了教堂里——刚才约定的地点是在地下吧。

先前参观过的圣斯德望主教座堂也好，这座皇家墓穴教堂也好，感觉这里的人似乎总喜欢在地下摆放上各种东西。

走到一半，前方出现了一道通往地下的楼梯。这时候，两名看似美国人的少女刚刚参观完地下，正沿着楼梯往上走来。

和片山擦肩而过的时候，两名少女稍稍瞥了片山一眼，彼此低声讨论了两句。

“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感觉两名少女似乎是在讨论这样的问题。

在片山看来，他是无法一眼分辨出对方到底是德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的。或许对方也一样。在美国人眼里，估计东亚人都长得一个模样吧。

罢了，片山顺着楼梯往下走去……

突然间，片山感觉森森寒气扑面而来，是因为这地方地处地下吗？

通道的两侧放置着许多拉有金属网的架子，架子上摆放着无数巨大的金属罐——片山也曾在其他地方听过真理对此的解释。

这些罐子里装着历代皇帝和皇家之人的心脏。

这种为了吊唁死者而把死者的心脏从躯体里挖出来另外摆放供奉的想法，让身为日本人的片山很难理解。

虽然这里确实像柳美知子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一个人也没有，但柳美知子本人又到哪儿去了呢？

走到最深处，片山的视野突然变得开阔起来。

一瞬间，片山愣住了——眼前的光景，就像是经常会在那些吸血鬼电影里出现的纳骨堂一样。

两侧整齐地摆放着无数黑色棺柩，片山走在棺柩夹成的通道上，周围昏暗冰冷，让人感到有些心里发毛。

那些吸血鬼似乎都是出没于这种光线昏暗的地方啊……

别傻了！片山摇了摇头。

这里可是有名的观光胜地，怎么可能会有吸血鬼跑出来？

没错。我只是个游客罢了。冷静下来，其实这些棺柩不就只是些箱子吗？

嗯，要说它们真的和箱子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区别大概也就在于里边装的是尸体吧……从这一点上来说，区别倒也挺大的。

但是，片山一边看着两侧的棺柩，一边心里琢磨。真没想到，人死之后，竟然存在这么大的差别啊。

其中的一些棺柩没有半点装饰，看上去就像是些箱子一样；而另一些棺柩上却雕刻着精美奢华的浮雕。从外观上也能看出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

那座有名的玛利亚·特蕾西亚——就是身为玛丽·安托瓦内特之母的女帝——的棺柩巨大得让人瞠目结舌。

不，那棺柩本身根本不是棺柩的形状。准确来说，感觉就像是一座

巨大的纪念碑，而特蕾西亚的尸体就放在里边。

从棺柩的模样上，完全可以想见其生前极盛的权势。

片山环视了一下周围。

看样子，地下墓室就到这里。既然如此，那么柳美知子应该还没有到吧。

虽然片山不大希望在这样的地方等待对方，但眼下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那人想必应该跟在片山身后，一起在棺柩的周围绕了一圈吧。听到微微的脚步声，片山以为是柳美知子来了，扭头向身后看去。

就在这时，一件重物重重地击打到了片山的后脑上。

片山感觉眼前有些发黑。相较于疼痛感，他感受到更多的是眩晕。片山晕了过去，倒在冰冷的地板上。

“振作点……喂，你振作点啊！”一个女子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嗯？片山感觉自己就像是做梦一样。

他只记得自己先前被人给打晕了过去。但是，片山感觉，自己的身下似乎颇为柔软。

嗯？这地板怎么会软绵绵的？而且，似乎还有些温热。

“你醒了？”

片山看了看女子的脸——这谁啊？

片山连眨了两三次眼。

“太好了！”女子说道，“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直到这时片山才发现，一个身穿连衣裙的可爱姑娘正坐在冰冷的地板上，而自己的头，就枕在那姑娘的膝盖上。

“啊……谢谢……”片山稍稍抬起头来，“啊！好痛……”

“你现在还不能动！”

“不，我已经没事了，”片山坐起身，舒了口气，再次审视了一下少女的脸，“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少女呵呵一笑，问道。

“你难道忘了？”

听到对方的声音，片山终于回想了起来。

“你是莉莎吧？”

“嗯。”

莉莎……今天的她，感觉完全变了个人似的。

她不但身上穿着一身漂亮的连衣裙，发型也变了。在她的身上已经完全找不到先前那个用枪顶着片山的女劫匪的影子了。

“吓我一跳！”片山老实说道。

“怎么？你觉得很奇怪吗？”莉莎一脸羞赧地说。

“也不是了，”片山说道，“这衣服、发型，感觉和你很配啊。”

“真的？”莉莎脸颊绯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啊——现在似乎也没时间说这些了。好痛。”

片山拼命忍着头痛，站起身来。

“你还是再休息会儿吧——”

“不，我已经没事了。”

在玛利亚·特蕾西亚的棺柩前，片山的脑袋被人狠狠地打了一下。

“是谁把你打晕的？”莉莎问道。

“不知道。那人是突然从我身后给我来了一下的，”片山看了看周围，“我晕过去多久了？”

“大概只有一小会儿。”

“你.....莫非一直都在跟踪我？”

“嗯，真是抱歉。”

“这倒没什么。话说，刚才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出去？”

“没看到——听说你离开宾馆，我就一路追来了。”

“也就是说，你也没有看到我进这里？”

“没看到。估计我比你晚来了十分钟左右吧。”

“然后，你就发现我晕倒了？”

“对。当时我大吃一惊，就跑过来了。”

十分钟？片山舒了口气。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和一名女性见面，”片山说道，“说不定她现在就在附近。”

“我帮你去找吧——对方是个怎样的人呢？”

“年轻女子。”

“日本人？”

“嗯。”

“恋人？”

“嗯。啊啊，不是！”片山先是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一句，但又赶忙否

认。

“开玩笑的，”莉莎笑了笑，站起身来，“那么，我去找找看吧。”

“我也去找，”片山摸着自己的脑袋说道，“两个人分散开来挺危险的，还是一起行动吧。要是刚才打了我的那人还在附近……”

“没事。我会小心的。”莉莎说道。

这句话里，还残留着当时莉莎的语调。

“但你要是遇上什么三长两短，那可就麻烦了啊。”

“哎，谁会对我这样的人……”莉莎笑道，“就算我被人杀了，也不会有人为我哭泣。”

“别这么说。你不是还有个哥哥吗？”莉莎的脸沉了下来。话刚出口，片山就感觉有些后悔了。

“我哥是我哥，我是我，”莉莎就像是在告诫自己一样，“我已经竭尽全力了。”

尽管莉莎的话说得斩钉截铁，但隐隐之间还是透着一种悲伤的感觉。

“我说，片山先生。”莉莎说道。

“什么？”片山压低嗓门说道。

“你会把我交给警方吗？”

片山稍微顿了顿。

“不会！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我希望你能去自首。说到底，来到这里之后，我的身份就不再是刑警了。”

“真开心。”莉莎小声说道。

虽然声音很小，不，应该说正是因为说得很小声，所以莉莎的话听

起来才会让人感觉很真实。

“哎！”片山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听你妹妹说的。”

“晴美？”

“这身衣服也是晴美小姐给我买的。”

那家伙……

“啊——”片山的脚下突然绊了一下，“这是什么？感觉似乎是只包。”

两人脚下一处昏暗的地方，静静地躺着一只女用的手提包。

“谁的包啊？”

“看看吧！”

两人把包拿到了明亮的地方，打开包，看了看包里：“这里边还装着护照呢。”

“这么重要的东西——”

“嗯。感觉应该不是不留神弄丢的。”

打开护照一看，片山睁大了眼睛。

是水科礼子！上边贴的照片是她本人。

“你到这里来是想和她见面的吧？”莉莎问道。

“嗯。看样子，这东西真不是不留神弄丢的。估计她现在……”

“被人掳走了？”

“似乎是啊。”

片山感觉心情沉重。当然了，虽然片山也很担心水科礼子的安危，但更令他感到担心的还是之后晴美到底会怎样说自己……

2

“你到底干吗去了？”

面对依旧头痛的片山，晴美温柔地说出了自己的安慰之辞。

“这个嘛，我也——”

“你不是刑警吗？居然会眼睁睁地看着女性在你面前被绑走！你甭当刑警了。”

片山也火了，顶嘴道：

“我早就跟他们说过让他们辞退我！是课长总不愿意，你怎么不去问他啊？”

“喵——”不知道福尔摩斯的叫声到底是在赞同还是在取笑。

晴美的房间里。

尽管这是一场片山、晴美和福尔摩斯之间的“三巨头会晤”，内容却感觉有些不大充实。

“你还不是一样？居然瞒着我在这里收留了那孩子。”

“怎么，不可以啊？”

“我没说不可以——”

“当时那孩子饿得全身发颤。我帮助她有什么不对的吗？原来哥你是这种冷酷无情、铁石心肠、十恶不赦的人？”

“你何必把话说到这份儿上？”片山彻底放弃了抵抗，他叹了口气，“我知道啦——嗯，我也觉得那孩子其实并不坏。”

“就是！怨罪别怨人啊！”

“喵——”福尔摩斯愉快地叫了一声。

“但话说回来，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晴美突然改变了话题。

这恐怕也可以算是晴美的拿手本事之一吧。

“什么怎么回事？”

“水科礼子被人绑走的事啊。这还用问吗？白痴！”

接受过晴美的如此严苛的训练，感觉以后不管娶个怎样的老婆，片山应该都能够挺住。

“她到底是作为水科礼子还是作为柳美知子被人绑走的……这一点可是问题的关键。”晴美说道。

“这不都一样吗？”

“蠢货。”

“喵——”

片山已经彻底没力气再反抗了：“对方为什么要绑架她呢？”

“我还想问呢，”晴美耸了耸肩，“但事实上，她确实被人绑走了。”

“嗯……”片山沉思了片刻，“对了，那场音乐会，明天就要开始了。”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

“也就是说，为了不让柳美知子登台演奏……”

“对。这是眼下我们能想到的唯一的理由。但话说回来，为了一场音乐会，真值得这样做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罪犯就是月崎弥生。”

“嗯……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其他的可能了。”

晴美抱起了双臂：“但是，绑架的理由姑且不论，要是绑匪和杀害林的凶手是同一个人，那么既然都已经动手杀过人了，绑架什么的，也就更容易了。”

“说得没错。”片山点头道。

话虽如此，一个二十一岁的小姑娘真的能够做得出这种事来？站在片山的角度上说，这样的结论实在难以苟同。

“还有，杀害林的人不是月崎弥生。当时她根本就不在场，所以根本就不可能。”

“这我知道。既然如此，那么罪犯应该另有其人。”晴美的假设的一大特征是：会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地改变主意。

“总而言之，凶手在杀害林之后是怎样离开的？如果不弄清这一点，也就没办法查明凶手是谁。”片山喃喃道。

“福尔摩斯，你有什么建议吗？”

听到晴美的询问，福尔摩斯露出一脸讽刺的目光，喵地叫了一声，扭头向着房门方向看去。

“哎？”两人刚一转头，就听房门咚咚地被人敲响了。

“片山！晴美！吃晚饭了！”石津的声音彻底穿透了双层房门，传到了屋里。

“栗原呢？”

听到晴美的问话，真理一边摊开菜单，一边说道。

“还在陪他太太。到美术馆去绕了一圈之后，今晚又要去听音乐会了。”

“那就没问题了。”真理冲着莉莎点了点头。

“抱歉，给你们添麻烦了。”莉莎低下了头。

“没事。吃饭的时候还是大家一起更热闹些。”真理说道。

众人都认识莉莎。但是却没人敢把这事告诉栗原。

这是帝国酒店餐厅里的晚餐。虽然柳美知子的事确实让人感觉有些担心，但因为这事而饿着肚子是无济于事的。

依照惯例，等真理帮忙翻译，点过菜之后。“终于，明天就要开始了啊。”真理突然改变了语调。

“事情的前后经过，我已经听说了，”莉莎插嘴道，“都怪我闹出了那种事，所以才变成现在这样。”

“没事啦，”晴美打断了莉莎的话，“你总这么不停地道歉，感觉好累。”

“嗯。”

她为什么永远不会这样为我着想呢？片山心中想道。

“音乐会几点开始？”片山问道。

“晚上七点，”真理回答道，“要是在那之前柳美知子还没有回来的话……”

“那么，月崎弥生就要上场弹奏了，是吧？”

“但我觉得，弥生她应该不会因为这种事而绑架他人。”

“我也有同感，”石津说道，“如果她真是这样的坏人，那她的钢琴也弹得太好了。”

虽然这样说感觉有些不合情理，但众人并非完全不能理解。

“那个……”莉莎说道，“我可以问一句吗？”

“什么？”真理回头说道。

“那个名叫月崎弥生的人，一直都住在维也纳吗？”

“不是。只不过她先前似乎来过许多次——干吗问这个？”

“那她就不可能绑架。绑架这种事并非你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的确如此，”片山点头道，“如果只有她一个弱女子，确实不大可能。”

“即便她要找人来做这件事……”晴美说道，“那么她找的人必须是个一直待在维也纳的人才行。”

“要不，我去调查一下吧。”莉莎说道。

“这行吗？”听到晴美这么问，莉莎微微笑了笑：“只要我去问一下那些不良团伙的同伴，大致应该会有些消息的。”

“挺厉害的，”石津一脸感叹地说道，“能不能顺便帮忙打听一下目黑那件案子的消息呢？”

“别扯了，”片山苦笑了一下，“话说回来，你真能弄到些相关的消息吗？”

“嗯，应该可以。”莉莎点头道。

“这事会不会让你遭遇到什么危险？”

“不会，没事。我又没有背叛谁出卖谁。”

“可是……”

片山有些犹豫，莉莎跟这起案件没有任何关系的。

而且，片山本人也没有任何权限。要是莉莎遇上什么三长两短，片山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的。

“让我去吧，”莉莎说道，“因为警方在这方面基本没有什么途径，所以即便想要弄到些什么情报，也需要花上一些时间的。要是明天之前不能找到柳美知子，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吧？”

“这么说也是……”无奈之下，片山也说道，“好吧。那你就去试试

看吧。”

“好的。”

“但是，千万别冒险。”晴美说道。

“嗯，没事的，”莉莎爽朗地说道，“吃完饭我就立刻出门。”

“那就麻烦你了……”晴美说道。

“别这么说。先前是晴美小姐你救了我的啊，还有福尔摩斯。”

“喵——”福尔摩斯得意地叫了一声。

饭菜端上桌来，众人低头专心吃了一阵。

“啊，大伙儿都到齐了啊。”众人耳边响起了说话声。

回头一看，众人发现说话的正是待在林房间里的伏见恭子。

“你还在这家宾馆里？”

晴美问道。

“嗯，我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人。回见了。”

伏见恭子和一个看似美国人的旅行者手挽着手。

看着两人走远，晴美摇了摇头：“受不了。真是了不得呢。”

而福尔摩斯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伏见恭子的身上……

“当时林是怎么被人打中的呢？”石津突然开口说道。

“干吗突然提这事？”

“也没什么……看到那女的，我突然想起这事。”

“这确实是个谜啊。”

真理偏起脑袋思考了起来：“当时凶手甚至都没有时间逃走。”片山说道：“说起来，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有关毛皮外套的消息？”

“毛皮外套？”晴美皱起了眉头，“这个，我倒是挺想要一件……你买给我吧！”

“我不是这意思！”片山赶忙说道。

听了片山的话，晴美和真理彼此对视了一眼。

“没注意到——或许有吧。”

“就算有，估计也让警方拿走了吧，”真理说道，“要不干脆直接问他们一下吧？”

“嗯，这事就拜托课长去打听一下。”

“不管怎么想，凶手都无路可逃啊！”石津说道。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伤脑筋。”

“那么，林会不会是自杀的呢？”听过石津的意见之后，片山愣愣。

“自杀啊？这样一来的话，凶手确实没有消失的必要。”

“可是，哪有人会那样子开枪自杀？”

“也并非完全做不到啊！”

片山把自己的双手绕到了椅背后边：“就像这样，把手枪贴到椅背后边，再用拇指扣动扳机的话……”

“然后，手枪就会落到地上，”晴美点了点头，“石津，你偶尔也还是会提出些不错的意见来嘛！”

“是……是吗？”石津满脸通红，有些难为情。

“只不过，问题却在于，他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自杀呢？”真理说

道。

“没错。林他有什么理由要自杀呢？”

“话说，这事会不会跟林与柳美知子——水科礼子之间的关系有联系呢？”

“嗯。说起来，这案件的动机确实让人有些搞不懂。”片山喃喃说了一句，摇了摇头。

突然间，片山和福尔摩斯对视了一眼。福尔摩斯低头看了看地面。

“下边有什么东西吗？”片山探头看了看桌下。

“干什么啊，你这色魔！”

“白痴，谁看你的腿啊.....啊，刀子掉了。这是谁弄的？”

“那是因为福尔摩斯一直待在下边，所以才能看到啊。”

等等.....桌子下边？

不对劲啊。片山心里感觉有些纳闷。

“哥，怎么了啊？”

“没什么.....当时.....”片山思考了一阵，“对了，那把手枪.....”

“啊？”

“莉莎，当时那把枪从你的手里飞了出去，之后就滑到座位下边去了，是吧？”

“是的。我记得是这样的，”莉莎点了点头，“当时福尔摩斯突然从袋子里跳了出来，我还大吃了一惊呢。”

“即便林当时醒着，他也背对着我们，所以他应该没法看到手枪掉到哪里去了。”

“当时有没有什么声音？”

“应该没有。包厢里的地毯挺厚的。”

“那……那枪到底是谁捡起的呢？”

一切又重新回到了原点。

晴美一脸不耐烦的表情。

“凶手大概是哥你自己吧？”

“……”

栗原一脸疲惫不堪的表情和太太一道走上了帝国酒店的楼梯。

不管怎么说，参观美术馆都是一件挺累人的事。

尽管帝国酒店的楼梯也很优美，但此时的栗原却已经没有心情去留意这些了。

“哎呀，老公——”栗原太太说道。

“嗯？”

“那不是片山吗？”

栗原顺着太太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大理石柱子背后，一对男女正紧紧拥抱在一起……

“怎么可能？”栗原笑道，“那如果真是片山，估计他早就晕过去了。”

“是吗？感觉真的挺像呢。”栗原太太不解地说道。

“确实挺像啊。”

仔细一看，栗原也感觉那男子似乎挺像片山。

走上楼梯之后，栗原开始惊讶得连连眨眼。

“真是片山啊！”

“啊，课长！”

片山怀里抱着女子：“我们这可是情浓之时，能拜托你别来当灯泡吗？”

“嗯……是吗？嗯。”

栗原挽起太太的手向着房间走去。

“看吧，确实是片山吧？”栗原太太说道，“你怎么了？”

“不……没什么，”栗原热泪盈眶，“那家伙算是有点男人样儿了……”

“这样一来，那家伙不必打一辈子光棍了……”

栗原太太怔怔地看着抽泣不已的栗原……

等栗原夫妇走远，片山终于松了口气。“没事了，”片山说道，“哎呀呀，真是吓了我一身冷汗呢。”

莉莎抬起头来，问道：“他们走了？”

“嗯，走了。”

“真是遗憾啊。”

“啊？”

片山一愣，莉莎离开了片山的臂弯。

此时的莉莎已经换回了先前她那身牛仔裤的打扮。

“那么，我就出发了。”莉莎说道。

“当心点儿啊。”

“嗯。我不会有事的，”莉莎点头道，“音乐会明天七点开始吧？在那之前，我会设法联系你的。”

“拜托了。”

片山自然地向莉莎伸出了手。莉莎她真是只有十七岁的孩子吗？

莉莎本打算拉住片山的手，但她却犹豫了一下，突然两眼放光地看着片山。

莉莎敏捷地凑到片山身旁亲吻了片山。之后，她深情地看了片山一眼，转过身去，顺着楼梯飞快地下楼去了。

片山怔怔地望着莉莎的背影，呆愣在原地……

3

“早……”晴美说道。

“早上好。”石津也和往常不大一样，感觉没什么精神。就连吃早餐时也这样，是有些不大对劲。

片山也很少开口说话。

众人都很担心莉莎的情况——回头想想，感觉还是不大应该让她去做那样的事。

不管怎么说，她都只是个十七岁的女孩。

而且，站在其他人的角度上来看，这事似乎也是片山放跑了莉莎，而作为代价，又让莉莎去调查此事。

不过，他人的看法倒不必太在意，这么一说，似乎也是……

看到石津甚至没心思去翻看菜单只顾着叹气的模样，片山心里想：看样子这家伙似乎也在担心啊！

“早上好，”真理走进了餐厅里，“抱歉，我来晚了。”

“啊，太好了，”石津一脸如释重负的模样，“这下能点菜了吧！”

而福尔摩斯也和往常一样，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今天就是最后期限了。”点过菜之后，真理开口说道。

“是啊，”晴美点头道，“话说警方那边有没有查到什么有关柳美知子的消息？”

“我找警方问过，他们那边似乎没有查到什么线索。”

“你找警方问过？”

“是冈田太太让我问的——她似乎挺担心这事。”

“音乐会能不能延期举行？”

“这恐怕不大可能，”真理摇头道，“管弦乐团也有他们的日程安排，音乐厅的预约已经是排到几年后了。要是今晚不能举行，那可就得等到几年之后才行了。”

“可现在比赛的第一名行踪不明啊！”晴美说道。

“第一名就在这里。”

众人身后传来了说话声。

月崎弥生面带微笑地走了过来。

“早上好，刑警先生。”

“早上好。”

看到弥生坐到了自己所在的桌旁，片山问道。

“紧张吗？”

“当然，”弥生轻描淡写地说道，“如果不紧张，根本没法演奏好。”

弥生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个面包。

“离晚上的音乐会还有一点时间。要是现在就紧张得全身发抖，那今后就别想再当什么职业音乐家了。”

“柳美知子似乎被人绑架了。”听到真理的话之后，弥生点了点头。

“我已经听说了。真是可怜。看样子，最近一段时间，维也纳这边也不大太平呢。”

“可是，为什么她……”

“大概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日本人挺有钱吧。”

弥生露出一脸恶作剧般的笑容，看着片山说道。

这种比往常更话多的感觉，或许正是她内心紧张情绪造成的。

片山彻底搞明白了。

所谓的音乐家，不管每天的练习多么辛苦，最后也只能在听众面前展现几十分钟的时间。而要是在这几十分钟时间里无法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那么之后是无法用一句“往常其实要比今天弹得好”这种话语来替自己开脱的。

为了能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所需要的精力也是外行们无法想象的。

弥生笑了笑，说道：“你们大概都觉得是我绑架了柳美知子吧？遗憾的是，我既不是黑手党也不是黑社会，所以我根本做不到的。”

“我们没这么想。”晴美说道。

“是吗？那就怪了。我看大伙儿似乎都在怀疑我呢。”

“但是，”片山说道，“就算你不这么做，也是能够胜过她的。”

“对。只要能重来一次，”弥生立刻回答道，“只不过，音乐比赛这种事是无法重新来过的。”

“我倒不觉得这事是你干的。”真理说道，“一个真心热爱音乐的人是做不出这种事情来的。”

“谢谢。”弥生笑了笑。

“今晚可要加油哦。”真理点头道。

片山感觉自己似乎也开始明白真理的感受了。说到底，真理也是被卷入音乐大赛杀人案中的无辜者。

在音乐的世界中，空话、漂亮话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正因为如此，真理才会相信弥生。

“我可以问一句吗？”片山说道。

“请问吧。”弥生啜了一口咖啡，说道。

片山犹豫了一下，最后他还是横下心开了口。

“安西兼子不会就是你母亲吧？”

“我母亲？你说什么？”弥生一脸惊讶地看着片山的脸。

“没什么。我只是随口一问。”片山连忙说道。

“哥，这种事怎么可能！你想想她们两人的年龄！”

“嗯，这么说也是。”

安西兼子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而弥生只有二十一岁——这样的年龄差，感觉反而更像是祖孙。

“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弥生问道。

“嗯，其实……”片山说起了先前在餐馆看到的签名。

“这事倒是挺有趣的呢，”弥生说道，“但遗憾的是，这事和我似乎没什么关系。”

“是吗？”片山稍稍感觉有些失望，他确实应该再仔细考虑一下年龄的问题。

“啊，弥生。”

说曹操曹操到。安西兼子本人也和冈田太太一起出现了。

“早上好。”弥生微笑着说道。

“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

“是吗？那么，下午三点，你先到音乐厅去吧。正式演奏之前，还要预先彩排一番才行。”

“好的。”弥生重重地点了点头。之后，她又故意瞎闹般地补充了一句“妈妈”。

“你叫我什么？”兼子一愣，反问道。

这时候，服务生走到了几人的身旁。

“片山先生……”^[6]

“我来吧……片山先生，似乎有您的电话啊。”

真理帮忙看了一下。

片山噌地站起身来，感觉就像是在说“谢谢”一样。

片山拿起电话亭里的电话听筒，里边传出了莉莎的声音。

“喂，片山先生？”

“哦，是你啊！没事吧？”

“柳美知子小姐似乎没什么事。”

“我是在问你有没有事，”片山说道，“罢了。查到些什么情况？”

“嗯。怎么样？快吧？”莉莎得意扬扬地说道。

“确实挺厉害的。”

“不过我也只是听我那些同伴说的，你千万别跟警方说啊。”

“我知道了。情况怎样？”

“你听好，”莉莎稍稍压低了嗓门，“今天下午三点，你到普拉特来一趟。”

“普拉特？哦，你是说那处游乐场？”

与其说是游乐场，那里更像是一处面积很大的公园。

“对。我在那里等你。”

“有没有什么标志性建筑？”

“你知道那座大摩天轮吧？”

“嗯，就是曾经在《黑狱亡魂》里出现过的那座……”

“对。就在那座摩天轮下边如何？感觉就跟电影里一样。”

“不错。那就三点见！”

“好。你记得要一个人来哦。”

“我知道了。”

“片山先生……”莉莎的话说到一半，又犹豫起来。

“怎么？”

莉莎稍稍顿了顿：“不，没什么。那就过会儿见。”说完，莉莎便挂

断了电话。

片山走出电话亭，只见晴美出于担心也跟着来到了电话亭外。

“莉莎打来的？”

“嗯。她似乎查到些什么消息。”

“啊，这么说来……”

“她约我三点到普拉特去见面。”

“三点？”

“而且还跟我说，让我单独过去。”

“哥你一个人去？”

“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片山的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不管怎么说，片山只能去走一遭。白天到普拉特去，周围应该挺多人，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去听音乐会吧，”晴美说道，“要是有什么问题，记得联系我们。”

“好，”片山点头道，“下午三点，大摩天轮下。”

“嗯？感觉就跟《黑狱亡魂》似的。”

齐特尔琴的乐音，男人之间的友情——不管怎么说，那部电影最终是以悲剧收场的。

两点半稍过，晴美等人来到了音乐厅。片山已经独自一人到普拉特去了，但愿他别迷路。

刚走进音乐厅，就听咣的一声，周围响起了沉重的钢琴声。

弥生正独自一人弹奏着钢琴。

今晚演出的曲目并非莫扎特，此时的她正忘我地弹奏着其他曲子。

“好厉害，”真理喃喃道，“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什么出什么事了？”晴美扭头问道。

“不大清楚……不过她似乎想要彻底忘记些什么。”真理说道。

没错。在晴美听来，钢琴的演奏也是同样的感觉。

只不过，从琴音来听，弥生似乎并非为了忘记今夜的紧张……

“哎，福尔摩斯呢？”晴美回头看了看，“石津，你看到福尔摩斯了吗？”

“不知道。先前我倒是在门厅看到过它。”

“大概是被我们落在门厅里了。福尔摩斯应该无法推开那扇厚重的房门。”

“我去看看吧。”

“没事，我去吧。”晴美独自站起身来，离开大厅走到了门厅里。

此时门厅没有人影，也没有福尔摩斯的身影。

“福尔摩斯，你上哪儿去了？”

晴美在门厅里四处游走，沿着厚重的地毯走去，只见前方的沙发上放着一件长长的毛皮外套。

毛皮外套……说起来，哥先前似乎曾经提到过有关毛皮外套的事。

晴美突然回想起来。

哥先前说过，当时三号包厢里挂着一件毛皮外套。应该就是这样的
一件外套吧.....

但是，这外套应该不是当时那件才对。如果那件外套当时留在了包
厢里，应该是会被警方收走的。

晴美扭头看着那件外套，一路向前走去——就在她即将走到外套旁
的时候，那外套突然动了一下。

“呀！”

毛皮自己动了！晴美吓得跳了起来——毛皮下边露出了毛皮——福
尔摩斯从里边钻出头来。

“喵——”福尔摩斯叫了一声。

“福尔摩斯！你真是的！”晴美摸着胸膛说道，“吓死我了！你要是
把我吓休克了怎么办？”

要是这时候片山也在，估计他会大笑晴美一番吧。

“喵。”福尔摩斯坐到沙发上，叫了一声。

“哎，怎么回事？”

福尔摩斯两眼放光地看着晴美，晴美则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件外套。

对啊，这外套如果真是当时那件.....晴美拿起那件外套看了看。是
一件稍长的厚外套——要是把它挂到衣帽架上去，估计下摆会耷拉到地
面吧。

那衣帽架是个很大很旧的架子，周围还很昏暗。

“等一下，福尔摩斯.....要是当时就像刚才福尔摩斯那样.....”

那外套并非随处可见的便宜货，不但厚实，还很蓬松。

也就是说，即便外套稍稍鼓起，从外边也无法看出来。

“对啊！”凶手当时肯定就藏在外套里啊。

当时，凶手准备动手杀害林的时候，包厢门外传来了片山和莉莎的说话声。凶手当时心里一急，干脆直接钻进了那件外套里，把身子贴到了墙上。

片山和莉莎根本没有留意外套里面。

莉莎逃离包厢，石津和片山紧追而去之后，因为凶手先前已经看到手枪滑落到座位底下的一幕，所以凶手便立刻捡起那枪，开枪打死了林。然后，凶手把手枪扔下，躲回外套里。

这时候，晴美和真理进了包厢。林摔到下边的普通观众席上，引起了一场大骚动。所以当时晴美、真理和栗原全都呆住了。

趁着这工夫，凶手披起外套，悠然地走出了包厢。

之后歌剧院里就乱作一团.....现在回想那件外套当时是否还在包厢里，晴美的记忆已经彻底模糊。

“肯定就是这样。只有这种可能。”

但是，如此一来，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呢？

要是身材肥胖一些，是没法躲到外套里边去的。

如果眼前这外套就是当时的那件，那么它到底是谁的？

晴美突然感觉自己身后有人，扭头向后望去。只见身后站着的人，正是安西兼子。

“安西女士.....”

“你已经发现了啊？”安西兼子说道。

整个门厅寂静无声。

“片山先生！”

片山听到叫声扭头一看，只见莉莎正坐在长椅上冲着自己挥手。

“抱歉，我来晚了。”片山向着莉莎跑过去。

和莉莎并肩坐在长椅上的就是柳美知子——水科礼子。但此刻她就像是睡着了一样，无力地靠在莉莎的身上。

“她怎么了？”

“药。”莉莎说道。

片山迅速地查看了一下周围，是那种常见的游乐场里的光景。很多人在旁边走来走去。

“药？”

“对，给她打了一针。过上两三个钟头，她大概就能复原了。”

“不会有问题吧？”片山轻轻地摇了摇水科礼子，看样子她似乎还有些意识。

“赶紧把她带回去吧，”莉莎说道，“让她在宾馆里泡个澡，这样一来，药效消退得会快些。”

“好的，我想办法把她带回去，”片山叹了口气，“那你呢？”

“我暂时还不走。”

“为什么？”

莉莎没有回答。

片山有些在意。

“真亏你能把她给带到这里来。”

“我认识下手的人。”

“你就这样把她带出来，不会有事吧？”

“嗯，我已经跟他们谈好了。”莉莎点头道。

“是吗？那就好。”

“你快走吧。这样子挺招人注意的。”莉莎催促道。

“嗯。那你过会儿也过来吧。”

“嗯。”

“今晚我们会在宾馆里等你，”片山说道，“我会让课长跟警方说说，就说是你救出她来的。这样一来，或许你和你哥的处罚都能稍微减轻一些。”

莉莎微微一笑：“谢谢。片山先生，你可真是个好人啊。”“嗯，没多少时间了，我先走了。”

片山架住水科礼子，站起身来。要是不注意，感觉水科礼子就像是喝醉酒了一样。

莉莎站起身来叫了一声：“片山先生。”

“嗯？”

“你当心点儿，”莉莎说道，“再见了！”

说完，莉莎便飞奔起来，消失在纷至沓来的人群中。

或许，她再也不会回来了。片山心中突然有了这样一种想法。

“唔——”水科礼子沉吟了一声。

“好了，你振作点啊！”

片山撑起水科礼子的身子，往前迈出了脚步。

尽管是个女子，却因为全身上下没有半点力气，感觉很沉重。

早知如此，就把石津那家伙也叫来了。

“弥生是我的外孙女。”安西兼子说道。

“外孙女……”晴美怔怔地盯着安西兼子。

门厅里一片寂静，看不到任何人影。

弥生在大厅里弹奏的钢琴声，微微地传了过来。

“弥生的母亲，其实是我的女儿。年轻的时候，因为年轻气盛，我曾到维也纳闯荡过一番，而当时我和某个音乐家生下的孩子，就是弥生的母亲。但是因为对方有家有室，所以我只能抱着那孩子偷偷地回到了日本。”

“那么，现在那孩子怎么样了？”

“我把那孩子送给了其他人收养，后来那孩子又和月崎结了婚。弥生出生之后，我就开始教她弹琴。”

“原来是这样啊。”

“而那家餐厅墙上的签名，则是我和女儿返回日本之前留下的。”

“但是，那签名上写的却是Yayoi啊？”[\[7\]](#)

“我女儿的名字也叫弥生，”兼子说道，“生孩子的时候，我女儿死了。所以，我给她的女儿也起了同样的名字。”

“原来是这样啊……”

“之后，月崎再次娶妻，而现在的弥生就把月崎的后妻当成了真正的母亲。”

晴美两眼盯着兼子直看：“但是，您为什么要让柳美知子成为第一名呢？”

“这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柳美知子更加优秀，”兼子斩钉截铁地说道，“但弥生自己却不愿承认。或许她还在为我当时投给柳美知子的

那一票不原谅我吧。当时我们争得很激烈。弥生甚至还说过要从我门下离开，去跟从其他老师。情急之下，我终于忍不住说出我就是她外婆的事实。”

“那么，弥生她说了什么？”

“她受了刺激，之后便启程来到了维也纳……其实她也不是想要拿柳美知子怎么样。”

“既然如此，那么安西老师为什么要杀害林？”晴美问道。

“那是因为事出突然，”兼子说道，“听弥生说起柳美知子会到那间包厢去的消息，我一直等候着柳美知子。但是，柳美知子却始终没来……或许是她看到我之后，就立刻转身离去了。”

“毕竟，安西老师您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啊。”

“当时，我本来准备在包厢里等她。但后来我感觉有些冷，所以就把毛皮外套拿来了。走进包厢之后，我发现那男的已经在里边了。”

“他当时睡着了吗？”

“对！弥生进去看情况的时候，估计他也在里边。但因为他躲在椅背后边，所以弥生没看到。大概是这样吧。弥生的眼睛不大好，”兼子说道，“因为先前我就听弥生说过，到时候柳美知子的恋人或许也会来，所以我想，那男的应该就是弥生说的恋人了。当时我想把他叫醒，问他些情况……因为我本想让他和柳美知子说说，让柳美知子把冠军的名额让给弥生。虽然这话听起来挺矛盾。”

兼子一直在外婆心与教师心之间摇摆。

“但是，就在我犹豫到底要不要把他给叫醒的时候，片山先生和那女孩子就——”

“然后，情急之下，您就躲起来了？”

“对。因为那件外套是冈田太太的，所以有些长。要是正常地穿上，下摆会耷拉到地上去。”

“您是把那件衣服挂到衣帽架上，然后再躲到里边去的吧？”

“正如你所见，我是身材瘦小的类型，而且，当时包厢里的光线也有些昏暗……因为我瞥见那女孩手里拿着枪，所以我想是没法出去的。”

“然后，你就看到莉莎手里的枪掉到了地上？”

“对。我看到那枪滑到座位底下去，之后那间包厢就彻底空了，只剩下我和依旧熟睡的林两个人，”兼子缓缓地摇了摇头，“真不知道我会做出那种事来。”

“您不会是在想，如果林死了，那么柳美知子就没心思开什么音乐会了吧？”

“大概吧，或许当时我就是那么想的，”兼子喃喃道，“其实这一点就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不知何时，我已经握起了那把枪，然后瞄准了林的后背……虽然我自己没有特别在意，但管弦乐团的声音彻底掩盖住了枪声。”

“然后，您扔下了那支枪，藏身到了外套里，是吧？”

“你们进包厢后，想必也看到林摔到台下引发骚动的一幕吧？我就是在那时候下定决心逃离包厢的。”

晴美点了点头。

“那么，绑架柳美知子的也是您？”

“你哥哥曾经央求过我，让我帮他向宾馆的人打听那个教会的位置。所以我就猜想他或许是想去看柳美知子，之后我就抢先一步，到教会里去等他们。”

“但您又是怎么把她给——”

“光凭我的力量，确实很难做到，”兼子点了点头，“就在我准备进入皇家墓穴教堂的时候，有人险些撞到了我——那是个不良少年，平日里以游客为对象进行扒窃。当时，我叫住了那孩子……”

“您跟他说，让他代替您绑架柳美知子？”

“我掏钱给他看，之后他就立刻召来了一帮同伙。我当时跟他们说，如果看到日本女子进入教会，就把那女的带到别处去，监禁起来。但我又叮嘱他们，让他们不要伤害那女子。总而言之，只需要监禁到这场音乐会结束。当时我心里只有这样的想法。”

“安西女士……”

“我知道，”兼子点头道，“我先犯下了杀人罪，又犯下了绑架罪。我会去自首的。但是，还请你稍等一下，至少等这场音乐会结束。”

“那，柳美知子小姐在哪儿呢？”晴美问道。

“我不知道。等到明天，那帮男孩就会联系我。”

“请您仔细想想吧，”晴美说道，“音乐会其实也没什么太重要的。但是，那些少年真的会像您叮嘱的那样把柳美知子平安无事地送回来吗？就算您说了叫他们别伤害柳美知子，他们真的会照您说的那样做吗？要是她被人杀了，那可怎么办？”

“这个……”

“这事要是让人知道了，弥生小姐的职业生涯又会如何？即便弥生小姐本人对此毫不知情……”

晴美的话还没说完。“我知道。”身边响起了说话声。

兼子吃了一惊，抬起头。

弥生就站在两人的身旁。

“弥生……我还以为你在音乐厅里呢。”

“你可真够傻的，”弥生说道，“你要是自首了，那我的成功不就彻底泡汤了吗？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干脆把她也杀了吧！”

晴美一怔。弥生见状，笑了起来。

伴随着弥生高亢的笑声，钢琴声传入了门厅。

“弥生……这钢琴声是……”

“你可真够傻的，”弥生说道，“你到底绑架了谁？现在弹琴的人就是柳美知子。”

“你说什么？”兼子睁大了眼睛。

“没错！她出现了！我是第二名！怎么样？杀人犯罪，这一切全都白费了。”

兼子一个踉跄跌坐到了沙发上。

“啊……原谅我吧……弥生……”兼子的声音就像是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

“住手吧！快住手啊！”弥生静静地走到兼子身旁，轻轻地搂住了她的肩头，“为了我……你又何必这样呢？”

兼子不住地啜泣，而弥生则紧紧地抱住了外婆。

晴美和福尔摩斯站在一旁，久久地注视着眼前的光景……

“你没事吧？感觉怎么样？”片山对刚从浴室里出来的水科礼子问道。

“我没事……”水科礼子披着毛巾质地的浴袍，甩动了一下潮湿的头发，“只是感觉脚下还有些发晃。”

“我给你煮了些咖啡来，”片山往杯子里倒上了咖啡，“喝吧！马上就要到五点了，音乐会就要开始了。”

礼子慢吞吞地喝着咖啡，低头致谢道：“真是抱歉。”

“不必。要谢还是谢莉莎吧，”片山说道，“我只是个没用的刑警罢了。”

“不是的。”礼子摇了摇头。

“什么意思？”

“我.....我不是柳美知子。”

“你说什么？”听见礼子的话，片山顿时哑然，“可你的确.....”

“是有人恳求我这样做的，那个人就是柳美知子。我和她自小认识。但是，我只是一个寻常的职业女性。而她虽然出身贫寒，但她的生活目的却是要靠钢琴来扬名立万。”

“那你为什么要做她的替身？”

“她获得冠军之后，很多人都在查探打听她的真实面目到底如何。如果不是某位特定老师的弟子就无法赢得大赛，她对这样的现实抱有很强烈的反感情绪，以她的背景实在是无法获胜的。所以她在比赛时戴上面具，向这种现实发起了挑战。”

“原来如此。”片山能理解这样的心情。

“但是，她也想过这事必然会有人出头干预。光是她没有用真实姓名报名参赛这一点，就有可能成为取消她参赛资格的理由——因此，她采取了在音乐会开始之前不公开露面的方法。”

“也就是说，她是故意躲起来的？”

“没错。既然她本人没有出现，那么就无从取消她的参赛资格。等到音乐会举办的当天再突然出现在维也纳，日本乐坛就无法在她的职业生涯中设坎为难。”

“那么，你又为何会到维也纳来？”

“她必须放出假消息，让众人都以为钢琴师柳美知子已经到维也纳了。”

“那就是说，你是自己离开机场的？”

“是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林居然也会跑到维也纳来。”礼子摇了摇

头。

“那么，你是怎么看待林这个人的？”

“我确实挺喜欢他的，但没有和他结婚的打算，甚至还有想要分手的念头。”

“为什么？”

“他是那种花花公子类型的人。除了我之外，他还有其他的情人。但一旦要分手，他又会感觉很可惜。”

“正因为如此，你才会在看到他人的婚礼时哭泣的吧？”

“是的……先前我还以为他是一路追着我到这里来的，心里挺高兴，结果……”

“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对，”礼子摇了摇头，“他其实是跟着她来的。”

“她……难道是柳美知子？”

“不知何时，他已经和她成了一对恋人。但是，站在她的立场上，或许是因为独自到维也纳来太显眼，所以故意把他带来……”

“这么说，柳美知子就是……”片山问道。

他似乎明白了一切。

“音乐大赛第一名，柳美知子。”

日语和德语的播音在大厅里不断地回响着。

一名身着鲜红长晚礼服的女性英姿飒爽地出现在了舞台上。

鼓掌声响起——片山就站在门旁。

那女性丝毫不为所动，向众人大方地行了一礼，之后便走向了钢琴。今天的她，已经彻底脱下了面罩。

伏见恭子——就是先前出现在林的房间里的那个女子。

还没等管弦乐团开始演奏，片山已经走进了门厅。

月崎弥生手里握着钢琴曲谱，脚步匆匆地走了过来。看到片山，她停下了脚步。

弥生两眼盯着片山说道：“你现在心里一定觉得很痛快吧？”

“怎么可能？”片山摇头道，“相反，我感觉有些悲伤。”

“是吗？”弥生的脸上露出柔和的表情，“我也是。”

“安西女士呢？”

“刚才她已经和你的那位课长一起到警察局去了。”

“是吗？”片山点头道。

“血缘什么的，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弥生笑道，“结果，她却为我杀了人。”

弥生的笑声中带着一丝悲凉。

“但是，说起来倒也有件好事。”弥生说道。

“什么事？”

“我终于得知我的外婆还活着了，”说罢，弥生爽朗地一笑，“要不去喝一杯？”

“我酒精过敏。”

“真是个冷淡的人啊。”

就在这时，真理走了过来。

“片山先生。”

“莉莎呢？”

“她似乎还没回宾馆。”真理摇了摇头。

“是吗？”

“晴美他们还在外边等着呢。弥生小姐，一起吃个晚饭吧？”

“不会妨碍到你们吧？”

“不会的。”

“喵——”

福尔摩斯来到片山身边。

“既然如此，那就放开肚皮大吃一顿吧！”弥生开心地高声说道。

片山说道：“那么，我们就出发吧。”

离开大厅，与晴美、石津汇合之后，几人漫步在夜晚的维也纳大街上。

“真够冷的呢。”片山缩了缩脖子。

福尔摩斯突然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

远处的街灯下，莉莎目送着大家。

看到福尔摩斯转头看向自己，莉莎挥了挥手。

福尔摩斯默默地翘起尾巴，一路小跑地追赶着片山他们而去。

“再见了，片山先生。”莉莎喃喃念着，缓缓迈出了脚步。

走了一阵，莉莎突然发现有人挡在自己的前方。她停下脚步。

四名少年团团围住了莉莎。

莉莎并没有表现出半点畏惧——她早已知道会这样。

因为，是她擅自把柳美知子带走的。她欺骗了这帮少年，说希望能够加入到他们当中。

如果不那样做，她就无法在半天时间里把那女子找回来。

莉莎并不后悔——那些人和那只三色猫——这一切，对莉莎而言，都是让她感到温馨的、独一无二的一段人生。

即便刀子挥舞到了眼前，莉莎也丝毫不惧。

莉莎的身子无力地倒在了路上，四名少年四散而逃。

朦胧的意识中，莉莎仿佛听到了那只猫的叫声。

终章

“下次再来玩啊。”真理说道。

这是帝国酒店的大厅。片山等人的行李早已堆放到了前往机场的巴士上。

“喂，石津呢？”片山从前台走了过来。

“大概还在忙着吃吧，”晴美说道，“就让他吃吧。”

“要是没赶上飞机的话可怎么办啊？”片山一脸不快的表情，“你要是和他结婚，以后还不得天天迟到？”

“你为什么拿我撒气？”

“喵——”福尔摩斯叫了一声。

“我去把他给拽来！”片山向着餐厅走去。

“天气可真好啊，”真理看着艳阳高照的屋外，“空中的旅行，想来应该也会挺舒适的。”

“真理，你还不打算回日本吗？”

“我也不清楚.....”真理低头说道，“我现在的能力还有所欠缺，而且不知道自己究竟还有多少潜力可挖。我打算继续在这边努力一段时间。”

“也是。你还年轻，加把劲吧。”晴美把手搭到了真理的肩上。

“有时我也会有种想回日本去看看的想法。到时候，我们抽空见个面吧。”

“那当然！就算是我哥，也一定会丢下杀人案去见你的。”

“未必啊，”真理笑道，“我这样的人，很容易被人忘掉。”

“没这回事，”晴美摇了摇头，“你知道我哥他刚才为什么会那样焦躁不安？是因为 he 知道自己差不多要跟真理你说再见了。”

“怎么可能……别逗我了，过分啊。”真理看到晴美的双眼中充满了悲伤。

“我骗过你吗？”

“可是……”

“真理，你的第一恋人是音乐，第二恋人是我哥，这不是挺好吗？”

“我……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就这样跟着片山先生走。但是，如此一来，迟早有一天，我会为我当初放弃小提琴而后悔的……”

“没事，我哥他其实也很清楚。”晴美难得地夸奖了一次片山。

“等到我回日本，想必片山先生已经找到他喜欢的人了。”

“你就放一万个心吧！我哥他不是那种招人喜欢的人。”

一会儿抬高，一会儿贬低，晴美也挺忙活的。

片山叹气连连地回到了两人身旁。

“石津他怎么样了？”

“他说要是不让他再多吃一块火腿，他会死。”

晴美忍不住笑了起来：“真理，你应该有话想和我哥说吧？我就先到外边去回避一下啦。”

“晴美小姐，那个……”

晴美无视真理的挽留，自顾自迈步走出了宾馆的玄关。

天气确实很晴朗，给人清爽的感觉。回头一看，只见片山和真理肩

并肩在大厅里聊着些什么。

“真让人不省心啊。”晴美喃喃道。

“栗原先生。”

栗原面带微笑地走了过来。

“路上当心。”

“好的。栗原先生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先前发生的那些事，还得花点时间才能处理完，”栗原说道，“但愿你们不要再在瑞士遇到杀人案了。”

“我哥心里肯定也是这么想的，”晴美笑着说道，“那个……安西兼子女士呢？”

“嗯，估计能替她酌情减刑吧。毕竟这里的人对音乐家都心怀敬意。”

“弥生小姐呢？”

“估计她还得上在维也纳待上一阵，设法帮一帮安西兼子吧。虽然她嘴上尖刻，但心里还是很惦记自己的外婆。”

“想来也是。这样一来，我也能稍微放心一点。”

“比起这些人……”栗原突然换成了一脸严肃的表情，“片山呢？”

“还在里边。要我去叫他出来吗？”

“不，我还是跟你说吧，”栗原压低嗓门说道，“那个名叫莉莎的小姑娘……”

一听到这话，晴美一怔。

“那孩子怎么了？”

“被人捅了。据说在路边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奄奄一息了。”

“啊？”

“据说是她的同伙报复了她，可能是因为她把水科礼子送回来了。”

晴美顿了顿：“她死了？”

“应该还能再撑上一段时间。但是，据医生说，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要是我哥听说了这消息……”

“他心里肯定会过意不去，所以你也别跟他说。反正还年轻，说不定能缓过来。”

“说的也是。”

“等回到日本之后，我来告诉他。”

“但愿她能好起来——”

“为她祈祷吧。一定要看好片山啊。”栗原说道。

说完，栗原伸头看了看宾馆里边。

“喂——那是片山？他怎么会在大厅里和女孩子亲起来？”

“似乎是呢。”

“这家伙……也算是长大了。”栗原微笑着说道。

石津和福尔摩斯从宾馆里走了出来。

“抱歉！我来晚了。”石津挠头道。

“结果我哥他自己却落到最后。哥！我们要走了哦！”

片山赶忙冲了出来。

载着一行人的巴士开动了。

“再见了，片山先生！”真理在路边冲着中巴车挥手，“下次见！”

车子不断提速。

片山望着真理不断地挥手，久久不舍得回头。过了一阵，车子转过街角，真理的身影再也看不到了。

“哥。”

“干吗？”

“你可别哭啊。”

“瞎说！”片山一脸怒容地说道，“我说，晴美。”

“什么？”

“我是不是应该把她给硬拽走啊？”

晴美一笑：“你啊，就是因为整天问我这种问题，才会直到今天都没结婚。”

“是吗？不过，我就是我啊。”

“对。哥你就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就行了，这才是最好的。”

只不过，这样一来，片山或许得等上二三十年才能结婚。

“是吧，福尔摩斯？”

“喵。”福尔摩斯像是明白了什么，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巴士开上了前往维也纳机场的高速公路，猛地加快了速度。

[1]日语中，女子名“真理”的发音为mari，和外国女子名Mary的音译极为相近，因此冈田太太才会用这样的名字来叫真理。

[2]德语，非常感谢。

[3]德语，意为“不”。

[4]“克里姆特”与“奶油”的发音较为相似，栗原才会产生如此误会。

[5]皇家墓穴教堂的日语读音为德语的日式发音。

[6]此处是服务生用罗马音念出片山的姓氏。

[7]Yayoi即为日语中“弥生”二字的念法。



登山车 三色猫探案

三毛猫ホームズの登山列車

[日]

赤川次郎

袁斌
——
译

独一无二的猫侦探
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

雪山之巅变特殊密室
少女峰上各怀鬼胎

猫，真的能看穿一切！

“为了报答我家小猫十五年来陪伴，我决定让它在我的作品中复活。”

—— 赤川次郎

版权信息

登山车

作者：（日）赤川次郎

译者：袁斌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总序](#)

[序章](#)

[第一章 “冰皇宫”](#)

[第二章 漫长的黑暗](#)

[第三章 繁忙之夜](#)

[第四章 大山的叹息](#)

[终章](#)

总序

三色猫探案系列：一个温情的故事世界

赤川次郎

从“三色猫探案”首次与读者见面，到今天已经有三十六个年头了。三十六年，差不多是普通猫咪寿命的两倍。

“把小猫设定为侦探”这一想法的诞生纯属偶然。拿到“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的第二年，出版社向我约稿写一部长篇推理小说。我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如何塑造新奇有趣的主人公，因为在“搞笑风推理”的大框架中，侦探的形象写来写去好像只有那么几种。

而就在这时，家里养了十五年的三色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只小猫早已成为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而且，这十几年是我家生活最为艰辛的一段时期，正是这只三色猫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当我正式出道，家里生活终于有所改善之时，三色猫就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了报答小猫多年以来的陪伴，我决定让它在我的作品中复活。于是，在《推理》中，与我家小猫形态、毛色如出一辙的“猫侦探”从此登场。

不过，那时我并未打算写成系列。没想到此书一经出版好评如潮，结果我又写出了第二部、第三部……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间这个系列已迎来了第五十部作品。原本我希望通过创作小说向我家三色猫报恩，结果它又以几十倍的恩情回馈了我。

三色猫福尔摩斯、片山兄妹、石津刑警，这些角色不仅仅是我的造物，多年来，广大读者已把他们当作家人一般亲近与喜爱。因此，我会一直把这个系列写下去。

中国出版界很早之前就引进了这套作品的若干部，不知道猫这种生物在日本人和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不是有很多共通之处呢？

无论如何，这个系列被翻译成中文，并被广泛阅读，这对于作者来

说，实在是无上的荣幸。

曾经有一名小学生读者看了“三色猫探案”系列后对我说：“原来坏人也是有故事的啊。”在我的书里，猫侦探也好，片山刑警也好，他们都不是对罪犯一味穷追猛打的那种主人公。有些人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犯下罪行，对于他们，我书中的侦探们在彻查真相的同时，也总是怀有同情之心。

也许现实世界比小说残酷许多，但我衷心期待大家在阅读“三色猫探案”系列时能够暂时忘却现实，在这个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中得到治愈和救赎。

猫侦探也是这样希望.....的吧。

序章

“真够慢的啊。”

无心的一句话，让多田衣子强装出来的平静彻底崩溃无形。

“我就知道，”多田衣子恨恨地说道，“我就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这样的话语，实在是不大适合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中——这里，是婚礼现场的后台。身上穿着婚纱的新娘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是让人感觉有些奇怪。

多田衣子深深地叹了口气，低下了头。

“衣子……你也别想太多了。肯定是堵车了啊。”

婚礼的见证人儿岛光枝安慰道。

“就算堵车了……可他也已经迟到一小时了啊！”

多田靖子尖着嗓门叫嚷道。

她是衣子的妹妹。儿岛光枝一脸困惑地看了看靖子。

“话是这么说……可刚打电话过去，也没人接啊！他大概已经出门了吧。”

“天知道。”

靖子毫不掩饰内心的怀疑。

“真让人头痛啊，”儿岛光枝说，“我去外边看看。”

刚说完，她便一路小跑地冲出了准备室。

负责婚礼现场事务的女子露出一脸困惑的表情，喃喃说道：“后边还有人等着呢！但愿他能早点来吧。”

靖子语调严肃地回了一句：“话虽这么说，可这事也不能怪我姐姐啊！”

“啊，嗯——我知道的。”说完，这名身穿和服、负责婚礼事务的女子也说了一句“我去看看现场的情况……”便离开了准备室。

到最后，准备室里就只剩下了多田衣子和靖子姐妹俩。

“靖子，”衣子语调平静地开口道，“你也别把火撒到现场人员的身上啊！”

“可是……”

靖子依旧一脸不服气的模样。

“看样子还是不行啊。”衣子说。

“姐姐你这人总这样，动不动就彻底放弃。”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人家要是不愿意的话，我总不能硬拽着人家来跟我结婚啊。”

靖子一副懒得理会姐姐的样子，叫嚷了一句：“浅井这人也真是的！”

她的话语中似乎已经彻底宣泄出了内心中的怒火。

少顷，衣子开口说道：“你生气也无济于事。靖子，你再去给浅井打个电话吧。”

“我都已经打好几次了。”

“你就再打一次嘛，好不好？”

“好吧，”靖子耸了耸肩，“难不成他还会把日子给搞错？”

“浅井这人可说不定的哦。”

衣子重新振作起精神来，脸上甚至还露出了笑容。

“那我就再去试试看吧。”

靖子也离开了准备室。

走廊的一角聚集了四五名婚庆公司的人，似乎正在低声议论些什么，看到靖子走出准备室后，那群人便立刻一哄而散——至于先前他们凑在一起干吗，这问题的答案已经显而易见。

“肯定是男的跑掉了。”

“我就感觉情形似乎有些不对头呢……”

“话说回来，我一看就觉得那新娘子的性格似乎挺阴气的。”

只要稍微一猜，就能猜出他们肯定是在说些这类的话。

靖子并未理会他们，径自走开。匆忙而沉重的脚步，足以让走廊上的地毯提早坏掉。

走出大厅，外边就是公用电话。

但是靖子心里当然很清楚。浅井肯定是“逃跑”了。姐姐她实在是太可怜了。

多田靖子十八岁，姐姐衣子比她大十岁。姐妹俩父母早亡，照理说，正常情况应该是由姐姐来“代替父母”的，但这对姐妹的情况却与常人不同。

年纪还小的时候姑且不论，自打初二初三时起，靖子就已经彻底担负起整个家了。或许是性格使然，和开朗活泼、不肯低头认输的靖子相比，姐姐衣子却给人一种老实巴交的感觉，甚至让人无法感知到她到底是否存在。再加上衣子体弱多病，病弱的身体更让她的这种内向性格走向了极端。

从外表上来看，相较于眉目清秀、显眼出众的妹妹，姐姐的长相也显得毫无特点。因为衣子时常面无表情、默然不语，这一点也更加给人一种“模糊暧昧”的印象。

但是，衣子却绝非那种凡事“无动于衷”的女子。相反，她的内心脆

弱得就像孩子一样，容易受伤，感情丰富。她觉得，把内心的感情表露出来是件丢人的事，所以她总喜欢把感情压抑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靖子很理解姐姐的心情。正因为如此，她才会把心中的情绪发泄到周围的人或事物上去.....

靖子在大厅里给浅井勇治打了电话。电话当然不会有人接。

浅井要么是喝得烂醉如泥，连电话铃声都没有听到，要么就是逃离了公寓，不知跑到什么地方鬼混去了.....

咔嚓一声，突然有人接起了电话。

“喂？”听筒里传来了一个稍显犹豫的女子声音，“那个.....这里是浅井家。”

“喂？”靖子甚至连困惑的工夫都没了，“请问浅井勇治先生在吗？”

“那个.....他似乎出门去了。”女子说道。

“出门去了？他上哪儿去了呢？”

“呃，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女子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困惑。

“那个.....请问您是哪位？”

靖子赶忙自报了姓名：“我叫多田靖子。”

“多田小姐是吧？那么，等浅井先生回来之后，我告诉他您给他打过电话。”

“请等一下，”眼看对方就要挂断电话，靖子赶忙说道，“您是——”

“那个.....我是浅井的朋友。”

浅井应该是在公寓里独居才对。他不在家，女子还能进到他的家里，那么说明女子手里应该是有浅井家的钥匙。如此说来.....

靖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女朋友。既然手里有浅井家的钥匙，那么这女子绝对不会只是个寻常的朋友。

“既然如此，那么等浅井先生回来之后，就请您转告他一声吧，”靖子接着说道，“今天是婚礼的日子。”

“婚礼？”

“是的。他似乎是忘记了。”

“是他的哪位朋友的婚礼吗？”

“不，是他本人的婚礼。”

说完，靖子便挂断了电话。

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让姐姐知道。

如果说了，姐姐肯定会对那位“女朋友”心生同情。衣子就是这样性格。

“啊，靖子小姐，”儿岛光枝一脸困惑地走了过来，“男方似乎还没来啊。”

“他才不会来呢，”靖子斩钉截铁地说道，“只有姐姐这种笨蛋才会相信他。”

“怎么会……他先前不是已经答应了吗？”

儿岛光枝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她总喜欢把撮合他人当成爱好。不，应该说，这就是她的生存价值和人生目标。当然了，有时候这样的人也有其存在的必要。

“抱歉，大婶，”靖子向儿岛光枝道了声歉，“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倒没什么，反正我只是个媒人罢了。但衣子小姐她……”

“她应该能重新振作起来。只不过，重新振作起来之前，估计她还

得消沉上好一阵子。”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毕竟，眼下婚礼的大厅里已经聚集了三十名以上的宾客，此刻那些宾客都很纳闷，婚礼为什么还不开始。

“宾客那边就由我去解释好了，”光枝说道，“我会告诉他们，今天新郎突然病倒，没法过来了。”

“你就跟他们解释说新郎死掉好了，”靖子说道，“我回去陪姐姐。”

“去吧。等把这边的事情了结之后，我也会过去的。你让她在准备室里好好休息一下。”

光枝喘着粗气，向婚礼大厅走去。她走远之后，靖子也迈步向准备室走去。

对那位大婶而言，今天的事，无疑是她人生当中的一大“污点”。真够可怜的。靖子心想。

先前，光枝也曾找衣子提过几次亲。但今天的这桩婚事，却和光枝没有半点干系。今天的光枝，就只是来当个媒人兼证婚人的。

浅井勇治和姐姐.....

“那种人根本就配不上姐姐！”

当时靖子根本没法理解，为什么姐姐会喜欢上在同一个公司里上班的那个让人感觉很不爽的花花公子小白脸（而且还是装的）。但不管怎么说，衣子就是迷上了浅井，还把心全都献给了他。后来，这件事在公司里彻底传开了，浅井也被逼上了梁山，只剩下和衣子结婚这一条路了。

但是，姐姐把身子也交给了浅井之后，浅井就开始疏远起姐姐来了。这完全就是那些花花公子的典型套路，换作是靖子的话，她早就主动放弃浅井了。

衣子却不同。她一直在等浅井向她求婚。等到衣子怀孕的消息得到了证实之后，浅井也彻底死心放弃，两人决定正式结婚。

当听到他人转述浅井和男同事一起喝酒时抱怨自己“中了衣子的计”的时候，靖子大为光火，险些冲到浅井的公寓去找他算总账。

靖子很清楚，姐姐不是一个会算计他人的人。

话说回来，浅井竟然敢在婚礼当天放衣子的鸽子，想必他也做好心理准备了吧。

毕竟，今天请来的宾客当中，还有三四个公司里的上司和同事。突然间“中止”婚礼，今后公司里对浅井的评价，也就可想而知了……

“谁会替那种人担心！”靖子嘴里一边喃喃念叨着，一边推开了准备室的房门，“姐姐——”

即便到了后来，靖子也依旧清晰地记得，当时自己觉得姐姐真的很美。

衣子身上洁白的婚纱就如同羽毛一样摊开着，而俯身倒在地上的衣子，也像是一只巨大的天鹅。

当然了，靖子自然不会就那样呆呆地看着当时那幅情景。她立刻大声叫嚷，叫来了婚庆公司的人，让他们去叫救护车。

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

衣子不知从哪儿弄了些氰酸钾来，绝望之余，服毒自杀了。警方断定衣子是自杀而死的。靖子也无法否定姐姐自己服下毒药的可能性。但是，靖子坚信，这并非“自杀”，而是一场“他杀”。

不管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衣子就是被浅井杀死的……

愤怒和悲戚中，靖子扶起了倒在地上的姐姐。姐姐如同天鹅一般倒在地上的美丽的身影深深地烙在了靖子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每次回想起那一天发生的事，靖子都会痛下决心：迟早有一天，一定要亲手杀掉浅井勇治……

第一章 “冰皇宫”

1

“哥哥！”

片山晴美伸手支撑住即将倒下去的哥哥片山义太郎。

“晴美……我不行了，”片山义太郎脚步蹒跚，侧身靠到了冰壁上，“你先走吧！别管我了！”

“这可不行，”晴美说道，“回家的车票还在哥哥你手上呢。”

“不……票我已经交给石津那家伙了。”

“哦，是吗？那我就先走啦。”

晴美突然放开手，片山脚下一滑，漂亮地摔了个倒栽葱。

“喵——”

三色猫福尔摩斯笑了起来。

“混蛋！全都是些冷血无情的家伙！”

片山挣扎着站起身，眼前却再次发晕，脚下打了个趔趄。他好不容易撑住没有跌倒，却看到晴美、石津刑警二人和福尔摩斯正沿着冰雪之路快步向前走去。

“为什么光让我一个人遭这种罪？”

片山喘息着抱怨道。

山下是一片炎热的世界。

这是一个在巨大冰块上凿出来的房间。虽然气温已经很低，但更低的却是气压。

此地海拔3454米。乘坐登山电车上山之后，刚跳下车时，片山还活蹦乱跳的，但没过多久，稀薄的空气便开始让他脑袋发蒙，脚步也变得踉跄起来。

或许是石津、晴美和福尔摩斯更擅长适应环境的缘故，如果只是稍稍感觉眼前有些发晕的话，他们倒是也能立刻恢复到和平常一样的状态。感觉自己随时可能会死掉的，就只有片山一个人。

当然了，这里自然不会是日本。

穿过这处“冰皇宫”之后，前方就是濒临冰河的雪之展望台了。

这一次，他们来到了瑞士阿尔卑斯的名胜地——少女峰。

片山回想起导游先前说的话，为了能更多地呼吸到氧气，他哈哈地大口喘起了粗气。其他游客不断地从片山的身后赶上来。这种时候，片山也顾不上其他人的眼光了。

他完全顾不上形象，就像一条盛夏时节的狗一样，不住地喘息着。

“请拿去吃吧。”

就在这时，他的身后传来了女孩的声音。对方给他递来了一颗糖果。

女孩十七八岁，眉清目秀，身材匀称。

“吃点甜食，才能尽快恢复过来。”

“谢谢……”

片山顺从地接过了对方手里的糖果。

他的这个举动，自然不会是因为对方是个女孩。

片山把糖果含在嘴里，过了一阵，大概是身体渐渐适应了环境的缘故，他感觉稍微好了些。

“我稍微好些了。唉，我算是领教了。”

片山摇了摇头。

“最好别走太快。你是跟团来的？”

“我们是四人结伴而来的。”

“既然如此，那你也不用着急了，最好还是走慢一点吧。”

“唉……真是丢人。”

片山挠了挠头。至少，他现在已经有了害臊的闲心。

“没这回事的啦。你看，那边那人比你还严重呢。”

片山顺着女孩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男子正脸色苍白地蹲在地上。

“你朋友？”片山问。

“不是。我是和婶婶来的。”

“是吗？”

“那些大婶情况更糟，才到山脚那边就不行了。”

女孩微微一笑。

“抱歉，拖了你的后腿。你先走吧。我休息一会儿再走。”

“是吗？你不要紧吧？”

“嗯。我已经没事了。”

“那就好，我先走了。”

女孩迈着沉稳的步子，踏雪而去。

“哎呀呀……”

片山叹了口气。看样子，自己的确是运动不足。

不过，也差不多该走了吧。要是再不走的话，晴美那家伙说不定就自个儿先坐下山的电车回去了。

片山重新振作起精神，准备迈步向前，但他的脚下却再次打了个滑。

“哇！”叫出声来的时候，片山的屁股早已重重地摔到冰面上去了，“好痛……”

毕竟这是一个在巨大冰块上凿出来的房间，不光冷，甚至连地板也是冰块。虽然地上铺着些供游人行走的板子，但要是不留神踩到板子以外的地方去的话，那么就会有种穿着单皮鞋在溜冰场上走的感觉了。

听到嗤笑声，片山抬头一看，只见刚才的女孩正在看着自己。

“你没事吧？”女孩伸出手来，“拉住我的手……对。那周围的板子都湿了，很滑的哦。”

“谢谢你。”

在别人看来，自己大概就像个被年轻人搀着从人行横道上走过的老头儿吧。片山心想。自己才只有三十岁啊！

“你的屁股刚才没弄脏吗？”

“没事。话说回来，海拔高的地方，还真够冷啊！”

不知不觉间，片山已和那女孩并肩走到了一起。

“你不用等那些大婶们吗？”片山问道。

“嗯。反正路线也不复杂，她们自己会跟上来的啦。”

“那就好。”

“花这么多钱出来玩一趟，自然要好好看看风景才行啊。这样的话，就得看她们的毅力啦。”

听到女孩的话，片山不由得笑了起来。女孩说的似乎也没错。

说起来——片山突然想起了儿岛光枝。对片山而言，儿岛光枝就是个总爱向片山提亲的“相亲婶”。

虽然儿岛光枝也不是什么坏人，但她总会肆无忌惮地把那些相亲照片带到搜查本部去，搞得片山尴尬无比。

现在片山人在欧洲，倒也还算暂时安全，但等回到日本之后，不知何时，“相亲婶”说不定就会又带着十多张相亲照来找片山的……

“你有没有到其他的国家去看过？”女孩问道。

“嗯。只是去了趟德国和奥地利。先前我们是从维也纳出发，到瑞士来的。”

“哦？照这么说，巴黎和罗马，你们打算之后再去？”

“不了，在阿尔卑斯山玩过之后，我们就准备回日本了。”

“这线路可还真是够呛呢。”

“你们都已经大致绕过了？”

“还没有，正准备去呢。伦敦、巴黎、罗马……想起这事来，就感觉心情沉重，”说着，女孩扭头看了看身后，“还没跟上来啊……最好还是等她们一下吧。”

“最好还是等一下吧。我也得赶紧追上另外那几个家伙。不然的话，他们会丢下我不管的。”

“怎么会？你是和老婆孩子一起来的？”

听了这句话，要说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话，那么片山就是在撒谎了。如今，片山已经是快三十岁的人了。即便被人看做是有家室的男人，似乎也是很正常的事——自己并不是老了，而是更成熟冷静了。嗯，一定是这样的。

片山心里暗自想着。

“不是，我是和我妹妹一起来的，”片山说，“我还没结婚呢。”

“是吗？抱歉。可是——其实也未必非要结婚不可啊。”

女孩的口吻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搞得片山愣了一下。

估计还是别掺和的好。在德国、奥地利，他都被卷入了杀人事件里。至少，在瑞士可别再和什么案件扯上关系了。这是片山发自内心的呼声……

“嗯，真是太谢谢你了。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片山轻快地说了一句，向前迈出了脚步。

“路上当心。”

女孩也冲他说了一声。

真是个很可爱的女孩。换作以前的片山，甚至来不及感觉到空气是否稀薄，早就已经晕过去了。海拔超过三千米的高山，冷彻心扉的空气，还有登山电车途中车站窗外阿尔卑斯山的积雪和岩石……处在这种和平常完全不同的环境之中，女孩身上的魅力也让人感觉很不现实了，所以片山的“女性恐惧症”才没有发作。

还有——对，若是再说得夸张一些的话，在这段旅途中，或许片山自己也已经成长了不少……

尽管气温很低，但待在“冰皇宫”里的时候，因为四周都没有风，所以感觉似乎也不是很冷。

但是，一旦来到外边，朝着漫溢着白色光芒的出口往外稍微窥视一下……

到处都是雪。风和雪，虽然还没到暴风雪的地步，但寒冷的空气也会立刻把人的脸彻底冻僵。

“哎呀，哥！”晴美从外边走了进来，“你还挺快的嘛。我们还以为你至少会有半天时间无法动弹呢。”

“好冷！”石津也快步冲了过来，“哎，这不是片山吗？会不会只是个和片山长得很像的人？”

“不好意思，就是我！”片山没好气地说道，“反正我就是个电灯泡。”

“喵——”

不知何时，福尔摩斯也来到了脚边，正昂着头看着片山。

“哥他能这么快就恢复过来，已经算是不错啦。”

“片山你要不要也出来走走？踩踏积雪的感觉挺不错呢。”

说句心里话，遇到下雪的日子，片山更喜欢坐在暖桌旁吃橘子。但他也像其他人一样有好奇心，完全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星期天，自己竟然会跑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来。就算只为了增加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也希望能出去走走看看。

“外边宽敞吗？”

“感觉就像是身处露台。不过你还是小心一些吧。虽然拉着绳子，但要是一不小心摔下去的话，那可就得在冰河上接连滑下去几百米了。”

“我知道了。”

片山竖起衣领，缩起脖子，走进了大雪之中。他刚走出去，几名日本游客便走了回来。

雪踩在脚下，发出吱吱的声响。

外边虽然很冷，但如果只停留一会儿的话，倒也不会让人觉得特别难以承受。

尽管被大雪遮挡住了视线，无法看到远处的大山，但站在木板搭成的露台上，还是能够看清宽达数公里的巨大倾斜冰河。

正如刚才晴美所说的那样，虽然拉着绳索，但要是脚下打滑的话，那么即便是成年人，也会从绳索下边滑过，摔到露台下边去。换做是在日本的话，这类场所要么会被围上高过人头的金属网，要么会到处竖着“当心危险”的告示牌。

而这里却只有一条绳索。如此看来，或许这里的人都觉得即便摔下去也是摔落者自己的责任。

片山大口地呼吸着。他心想，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还是多吸两口阿尔卑斯的空气好了。

“哇，是雪！”

“好厉害！真够冷的！”

突然间，周围变得喧闹了起来，一群日本游客拥上了露台。

虽然自己也算是其中的一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说句实话，这里的日本人也确实太多了！

上山来的登山电车里，其中的大半乘客——不，应该说，其中的三分之二都是日本人。

大学生团队，中老年团体，还有度蜜月的情侣……同一辆车里，齐聚了各种类型的旅客。

刚才走上露台的，正是一支女大学生团队和一些前来度蜜月的情侣。他们一边吵闹，一边在露台上信步游览。

气温似乎升高了一些。片山心中暗想，嗯，应该不会引发雪崩的吧……

露台上开始变得拥挤，让人再也无法感受到阿尔卑斯山的雄浑壮丽。片山打算转身往回走。

“喵——”

“福尔摩斯，你怎么也出来了？”

猫历来怕冷，估计它也在强忍着寒冷吧。然而，处在白雪之中，福尔摩斯身上的三色毛皮也变得更加显眼起来。

“真够冷的。好了，咱们回去吧。”

就在片山准备迈步向前的时候，“呀——”女孩的尖利叫声突然响了起来。片山扭过头去，只见一个女孩从绳索的缝隙中摔了下去。片山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然而，往下摔落了两三米之后，少女就被积雪挡住，停止了下滑。少女手脚并用地扒住积雪，不知何时就会再次开始往下滑落。

片山终于回过神来，赶忙冲着福尔摩斯高声叫道：“快去把石津叫来！”

之后，他一个箭步冲到绳索边，大叫道：“快！快把她给拽上来！”

然而，大多数游客却只是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可恶！这地方可不是自己的辖区啊！

话虽如此，依照片山的性格，是无法丢下女孩不管的。

“加油啊！”

听到片山的叫声，女孩抬起了头。

片山发现，摔下去的女孩，正是刚才送他糖果的女孩。

但女孩已经落到了距离绳索两三米远的地方，即便伸出手去，也是无法够到的。

片山脱下上衣，一把拽住身旁的一名年轻男子。

“拉住我的脚！听到没！”

“啊……好！”

片山俯身趴到了地上。地上到处都是积雪，被游人踩踏过后，不但满是泥水，还无比冰冷。但是，片山此时已经顾不上这许多了。

“抓住我！”

片山拽住脱下的上衣的一只袖子，使劲把另一只袖子抛向了女孩。即便如此，还是无法够到。

“拉住我的脚！”片山再次吼道。

那名大学生模样的男子赶忙拉住了他的脚。

“好，再往前一些……再往前一些……”

片山拽住衣袖，再次冲着女孩抛出了上衣。女孩抓住了上衣的另一只衣袖。

“好！你听好！千万不可以放手啊！”

片山高声叫道。

女孩似乎点了点头。但是，就目前片山的姿势来说，是根本无法把女孩给拽上来的。

“喵——”

“让开！”身后响起了石津的声音，“片山！”

“喂！快把我们拉上去！”

“知道了！”

石津弯下身去，伸手拽住趴在地上的片山的裤子，使劲往后一拽。女孩的身子也开始缓缓往上挪动。

“好！再使把劲！”

干这种力气活，几乎没有人能够超过石津。他缓缓把两人拉上来，等到能够到女孩的手之后，他直接伸手拉住女孩的手臂，使劲把女孩拽了上来。

啞啦——耳边响起了布帛撕裂的声音。

“太好了。”

片山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坐起了身。

“片山……”

“嗯？”

女孩已经被拽了上来，却似乎有什么东西顺着冰雪斜坡滑了下去。

“我的……胳膊。”片山喃喃说道。

真正的胳膊，自然还好生生地长在片山的肩上。只不过，上衣的衣袖却再也承受不住女孩的重量，彻底被撕裂开来……

“哥！”晴美凑到片山身旁，“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我没事。只不过……”片山恨恨地看着手里那只只剩下一只衣袖的上衣，“看样子，我也只能穿这种东西了啊。”

“先到里边去吧！石津，把那女孩抱进去。”

“是！”

被拉上来之后，女孩依旧铁青着脸，坐在地上浑身发抖。石津伸手抱起女孩，走下了露台。

“哥，你受伤没？”

“没……不过肚子上感觉凉凉的。”

说着，片山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已经被积雪和泥水弄脏的衬衫和裤子。

“对面有家咖啡厅。干得真棒！”

晴美少有地坦率赞扬道。

“喵——”

福尔摩斯也没有丝毫犹豫，同意了晴美的观点。

片山离开露台，刚走进“冰皇宫”，周围便爆发出了一阵掌声。不光

日本游客，其他的外国游客似乎也都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幕，一齐冲着片山鼓起了掌。

一位刚刚步入暮年的外国男游客紧紧握住片山的手，重重地拍了拍片山的肩头。虽然对方并非有意用力，但片山却感觉肩膀被拍得生疼。而一位看似那位外国老者妻子的老妇人，则一脸笑容地亲了亲片山的面颊。

掌声再次响起，片山不由得感觉有些害臊。

“谢谢……呃，那个……失礼了。”

片山低了低头，向着晴美催促道：“喂，快走吧。”

“这有啥可害臊的啊？你可是英雄哦。”

“别闹了。我最不习惯这种场面了。”

然而，片山自己也没想到，之后还有让他“更不习惯”的事正等待着他……

2

喝过热热的可可，女孩的情绪似乎也稍稍冷静了一些。

“谢谢。”

女孩向片山低头感谢道。

“没事啦，他就是干这行的。”

一如往常地，晴美代替片山回答道。片山喝了口红茶，松了口气，很感激晴美替自己回答了对方。

“干这行的……”

女孩一脸不解地看了看晴美。

“对。我哥他是名刑警啦。”

“他是位刑警？”

“对。所以说，帮助他人是他份内的工作。”

可雪山救难这类的事迹，也不是搜查一课份内的工作啊！尽管如此，片山心里也在为自己能够帮到别人而感到开心。总而言之，他的心中一直都有种助人为乐的独特想法。

“不管怎么说，刚才我险些丧了命呢。真是那样的话.....或许也就步姐姐的后尘了。”

“什么？”

“呃，没什么.....”女孩连忙摇了摇头，“我名叫多田靖子。”

“靖子小姐？我叫片山晴美。这是我哥义太郎。这是石津，也是一名刑警。还有，这是三色猫福尔摩斯。”

“你好啊。”

福尔摩斯自然不会开口说话。多田靖子伸出手指，轻轻抬起福尔摩斯的前爪，算是和它握了个手。

“靖子小姐，你今年多大了？”

“十八岁。”

靖子回答了一声，之后便立刻开口问道：“那个.....您就是片山义太郎吗？”

“嗯，是我。”

“要是搞错了的话，那我甘愿向您道歉。之前.....”

就在靖子准备开口说话时，“靖子！”一声高亢的喊叫，响彻这家开设在“冰皇宫”旁的小小的咖啡厅。

“啊，婶婶。”

“刚才我已经听说了，真是吓死我了，心脏都差点儿停止跳动！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只是衣服被雪水弄湿了，感觉有点冷。是他救了我。”

“喵——”

福尔摩斯愉快地叫了一声。

片山和晴美自然早已看出了对方是谁，只不过——尤其是片山——实在是不愿承认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实。

“阿义！啊，这不是阿义吗？”

“您好……”片山冲着儿岛光枝低了低头，说道，“真是巧啊。”

“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岛光枝拍了拍手，“照这么说，刚才就是阿义救了靖子？”

“不光是我，还有石津和福尔摩斯。”

儿岛光枝对片山的话置若罔闻。

“这么说来，你是在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救了她？也不知道她是和我一起来的？”

“当时哪儿还有时间自我介绍嘛。”

站在片山的角度上来说，这倒也算是一种难得的讽刺了，但光枝却丝毫不把这当回事。她就是这样一个人，爱把别人说的话往好里去想的人。

“说的也是，”光枝重重地点了点头，“不过话说回来，这还真有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呢！”

在这位大婶嘴里，就算是电车上相邻而坐、毫无干系的人，也会变成“命中注定”的一对。

“是吗？”晴美说道，“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是被吓了一跳呢。大婶，你和这位靖子小姐到底是什么关系？”

“倒也没有什么血缘上的关系。只不过，我和这孩子的母亲很熟……所以呢，我也一直关注照料着她们姐妹。”

“婶婶，”靖子开口说道，“照这么说，你先前总跟我提起的那个为人很好、性格上却稍稍有些迟钝的刑警，应该就是他了吧？”

光枝赶忙干咳了一声。

“我跟你说过吗？哎呀，讨厌，肯定是我做梦时说的梦话啦。”

片山苦笑了一下——被人这样似贬实褒地说起，倒也确实很难生起气来。

“话说回来，你说他性格迟钝，我看似乎也没有啊！刚才要不是他机灵敏捷的话，我现在早就已经——”

“总而言之，你没事就好！”光枝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要是连靖子你也死了，那我可就没脸去见你们九泉之下的母亲了啊。”

晴美发现，刚才靖子说话的时候，感觉像是看到了什么意料之外的人，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张桌子。

而且对方还不是个普通的朋友——靖子看到对方的时候，脸色变得铁青。

“抱歉，失陪一下。”

靖子起身离席。

“话说回来，居然会在这种地方遇到阿义，我还真是吃了一惊呢。”

“大婶，”晴美说道，“你怎么会跟靖子小姐一起出门旅行呢？”

“这个嘛……或许该算是出来透透气，换个心情吧。”

但晴美却很清楚，光枝其实并不是个慷慨大方的人。如今她却带着一个女孩出门旅行，这实在是件令人纳闷的事。

“先前，我在那孩子的姐姐婚礼上当了一回媒人。可是……”

听过多田衣子自杀的事之后，片山等人不禁哑然。

“真够过分的！”晴美第一个开了口，“换了我，我肯定要亲手宰掉那男的！”

“喂，晴美……”

片山叹了口气。即便身处瑞士阿尔卑斯山的美丽大自然中，晴美那句“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的口头禅也还是没变。

“确实够过分的，”石津也开口说道，“应该立刻将他缉拿归案！”

虽然头脑略微显得简单，石津却也是个充满人情味的男人。除此之外，或许他也受到了自己深爱的晴美的影响。

“喵——”

福尔摩斯也生气般地叫了一声。

“到头来，那个浅井也没法再在公司里待下去，辞职搬走了，”光枝说道，“可是……衣子她也实在太可怜了。”

“照这么说，现在就只剩下靖子小姐一个人了？”

“对。我也感觉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后来，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可以到欧洲来便宜地玩一趟，之后我就硬把靖子给拽来了。”

“不愧是大婶啊。”

晴美难得地吹捧了一句。

“不过，见到了你们，我也就稍稍放心了！”

片山的心里却开始担忧起来。

“为什么呢？”

“你看啊，那女孩还年轻，整天就陪着这群老太婆的话，感觉也挺可怜的。年轻人还是得和年轻人在一起，是吧？”

片山看了看晴美。多田靖子的遭遇确实令人同情，但——

“我知道了，”晴美点了点头，“这也算是一种缘分。那女孩的事，您就放心交给我们吧。”

“听到你这句话，我也感觉很开心呢。”

片山心里一直在想，光枝话里的“我也”似乎应该改成“我”才对——我一点也不开心啊！

“哎呀，我的朋友来了……那就之后再聊。一起下山吧，我们还得找宾馆住呢。”

“那，等靖子小姐回来之后，再另行商议吧。”

晴美冲着起身离席而去的光枝说道。

“喂……”片山叹着气说道，“现在怎么办？之前我们就准备回日本去了啊。”

“那又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那个叫多田靖子的女孩，似乎还打算在这里到处走走看看。”

“你怎么知道？”

“刚才她自己说的啊！她说之后她还准备到巴黎、伦敦、罗马去走走呢。”

“她什么时候这么说过？哥，你不会是认识她吧？”

“啊，这个……”

糟了。片山心中暗忖道。

“你给我老实交代！你到底是在哪儿勾引了人家？”

“你省省吧。我就没勾引过人家！我只是把她从雪中给拉了上来罢

了。”

“你休想蒙混过关！”这种时候，晴美完全就和审问凶恶罪犯的刑警没什么两样，“你要不肯说，我也一样有办法。我直接去问那女孩就行。”

“我知道啦……”

片山终于死心放弃，把自己先前在“冰皇宫”里接受少女递来的糖果、让少女搀扶着自己站起身的事讲述了一遍。

“简直就是胡闹！你居然接受了人家女孩子递来的糖果？”

“人不舒服的时候，是需要相互照料的啊。”

“就算你说的话没错，作为妹妹，我也为你感到丢脸。是吧，石津？”

“我……”

这样的问话让石津很难回答。要是把片山得罪得太狠，估计会影响到今后自己和晴美之间的交往。

“我——不是片山的妹妹，所以不好说。”

石津憋了半天，终于憋出了这样一句话。

“总而言之，我们为什么也要陪着她四处走呢？”

“对她来说，这场旅行也是一场排解内心悲伤的旅行。巴黎、罗马什么的，都不是问题。她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让她重新站起来的契机。”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女人。”

这样一说，“不是女人”的片山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过，即便片山主动提出要带上那女孩，那女孩也说不定会拒绝的。片山决定不再多说什么了。

“怎么忽然吵吵嚷嚷的啊？”晴美说道。

一群日本客人吵吵嚷嚷地走进了店里。那些人看起来全都是些新婚夫妇，有二十人左右。

“蜜月旅行啊，”晴美不由得睁圆了眼睛，“咱们走吧。继续再留在这里，感觉似乎也有点不合时宜了啊。”

咖啡厅很小，座位根本不够这么多人坐。要是片山他们再继续赖着不走的话，似乎也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可那女孩……”

“在外边等上一会儿就知道了。”

片山不大愿意离开咖啡厅。不管怎么说，他身上的衬衫都已经弄脏了，上衣也被扯掉了一只袖子，根本就没法穿着它到处走。还有，就穿现在的这身出去，感觉似乎又挺冷的。

但人家难得来度一次蜜月。故意赖在座位上不走，也不是片山平日里做事的风格。

看到有夫妇找不到座位，晴美冲着那对夫妇中的妻子开口说道：“到这儿来吧，我们准备走了。”

“啊，不好意思。”

年轻的新娘子大声回答了一句。不管怎么看，新娘似乎也就二十出头的模样。说不定其实就只有十九岁呢。

新娘身材矮小，但动作却很敏捷，充满活力，也让她看起来很年轻。

“勇治，你看，人家说会给我们让座呢。”

“啊，真是不好意思。”

一名男子低头致谢。虽然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甜腻，但感觉年纪却要比新娘大上不少。

毕竟人家是在度蜜月，多少有些甜腻，也是理所当然的……总而言之，在晴美的催促下，无奈之下，片山只得站起了身。

走出店门，晴美来到光枝所在的桌旁，寒暄了几句。

“真是的，那家伙也真够多管闲事的，”片山自言自语地说道，“再怎么可怜别人，也不能带着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到处走啊！真是的！她就不觉得别扭吗？”

片山本打算抬眼向着福尔摩斯的方向看去，却发现他说的“素昧平生”的多田靖子正站在他的面前。

“啊——那个，怎么样？你不冷吗？”片山赶忙开口岔开了一句，“呃，我并不是在说你。刚才又有一群吵吵嚷嚷的人进了店里，我就唠叨了两句而已……”

这种临时编造出来的借口，其实反而会让人更加难堪。偏偏片山天性如此。

但是，多田靖子根本就没把片山的话听进耳里。

她表情僵硬，目光投向片山他们刚才起身离开的座位所在的方向。

“忘记什么东西了吗？”片山问道。

“不好意思，你刚才说什么？”

“呃，没什么……”

“我婶婶上哪儿去了？”

“就在那边……你看，晴美不是正在跟她说话吗？”

“我知道了。”

靖子迈步向着儿岛光枝等人的桌子所在的方向走去。

晴美并不在桌旁，光枝正和一名与她年龄相仿的大婶在一起。光枝她们大概是参团到这里来旅行的，和这样一群人一起出门旅行，靖子确实很难玩得开心。

片山耸了耸肩。

“总会有办法的。”

每次遇到的状况，都是如此。

“和上山的时候感觉完全不同呢。”

“因为这是在下山。”

听到片山刻板的回答，晴美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从少女峰顶出发的下山电车，顺着长长的隧道缓缓地下山而去。

这是一条在艾格峰的岩石上凿出来的隧道。

这样的工程相当耗费人力财力。一想到在这工程上耗费的时间和劳力，片山就哑然失惊。

“我刚才的意思是说，”晴美说道，“电车里挺安静的。”

“哦——这么说倒也是。”

“真够差劲的，一点观察力都没有。”

说着，晴美打了个哈欠。

“是氧气不足的原因吧。”石津说道。

确实，因为空气稀薄的缘故，众人都感觉到昏昏欲睡。整个车里一片寂静，大概也是因为这原因吧。

上山的电车上，众人欢腾吵闹，之后，因为在山上耗费了不少体力，所以回程上的人都和片山一样，陷入氧气不足的状态当中。

片山已经习惯了这种感觉，倒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此刻，电车里的不少人却都喘起了粗气。

那些出来度蜜月的情侣中，大部分男子脸色铁青。

“你看那人，”晴美说道，“全身手脚都摊开伸直了呢。”

“喂，用手指人可不礼貌啊，”片山说道，“你说的是谁啊？”

的确，对方的缺氧状态看起来很严重。与其说脸色发青，倒不如说已经到了发绿的地步。

“那两人不是先前我们让座的那对情侣吗？”片山说。

“是啊。大概是年龄差别的问题吧，丈夫看起来已经累得不行了呢。”

既然是度蜜月，那么男方会希望尽量表现得好，展现出充满活力的模样来。而在空气稀薄的地方使劲展现过活力之后，自然也就免不了陷入眼下那种状态中去了。

“哎呀呀，彻底倒下了呢。”晴美说道。

丈夫彻底倒下身子，把头枕在邻座的妻子膝上，大口地喘起了粗气。

“勇治，你没事吧？”

或许是年轻的缘故，妻子的脸色却还算得上正常。

“真是可怜！我拿块巧克力给他吧。”

晴美再次表现出她那爱管闲事的性格。

“可他都已经那样了，你给他巧克力也无济于事吧？”

“至少比光看着什么都不做好吧……哎呀，靖子小姐。”

片山抬头一看，只见多田靖子正沿着车厢的通道向自己走来。

“她没和她婶婶在一起吗？”

“是啊。刚才她说过要和她婶婶一起下山的……”

因为片山他们坐在车厢的尽头，所以靖子并没有发现片山。

看到多田靖子脸上那愁眉不展的表情，片山心里总觉得有些奇怪。

扑通一声。

坐在晴美旁边的福尔摩斯突然从座位上跳到了地上。

因为这是登山电车，所以车子本身就带有坡度，而车厢里的座位也是呈阶梯状排列的。

福尔摩斯顺着阶梯状的通道往上爬去。来到正从上边往下走的靖子脚边，福尔摩斯停下脚步，喵地叫了一声。

靖子似乎吃了一惊，低头看了看福尔摩斯。之后，她抬起头看见了片山和晴美。

“喵——”

福尔摩斯又叫了一声。前后两次叫声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

“她似乎在说什么。”晴美低声说道。

“嗯……这架势，感觉似乎不是在和人打招呼啊。”

片山站起身来，冲着多田靖子叫了一声：“哎呀，又遇到你了呢。要不就来这边坐吧？”

靖子耷拉下双肩，顺着通道走下，低头说道：“你们好……”

“快坐吧。”

晴美拿开行李，空出了身旁的座位。

“真是不好意思……”

说着，靖子在坚硬的木质椅子上坐下了。

“你怎么了？”晴美一边抚摸着回到自己脚边的福尔摩斯的头，一边问道，“感觉你似乎有心事啊。”

“嗯。”

“要是你不愿意说，我也就不问了。”

靖子沉默了片刻，之后，她缓缓地摇了摇头。

“我感觉还是和你们说一说比较好。”

“什么？”

“我刚才差点就动手杀人了。”

片山和晴美对望了一眼。

石津早已睡熟。他在车上睡着了，空气稀薄丝毫没能影响他。

“你刚才说，你差点动手杀人？”

“是的。你们看，那边不是躺着一个脸色铁青的人吗？”

“你是说那个新郎？”

“对，就是把头枕在女子膝盖上的那人……”

“他怎么了？”

“就是他——浅井勇治。他就是那个先前抛弃我姐姐，逼得我姐姐自杀的男人。”靖子说道。

3

狭路相逢。

既然是走的同一条线路，参观游览的也是同样的地方，那就必然会

在什么地方狭路相逢。

实际上，片山他们也在路上遇到许多和他们一样的日本游客。想必对方心中的想法也和他们一样。

尤其在卖旅游纪念品的店里，更是挤满了日本人。日本人总喜欢有用没用都买上一堆，而店家也贴出了日语写成的告示，嘴里还念叨着“射射”^[1].....

“感觉反而怪怪的，”晴美说道，“就算写上德语的‘谢谢’，咱也明白啊。”

“我也懂！”

石津一脸开心地说。

即便在大学里学过德语，知道德语里的“谢谢”该怎么说，似乎也没什么可得意的。

“哥，需要买些旅游纪念品带回去吗？我们马上就要回日本去了啊。”

“嗯.....我也在犹豫呢。大伙儿都挺客气的。即便跟他们说我们到这边来玩了一圈，要送给他们些旅游纪念品，他们大概也.....”

“话是这么说，但他们既然知道我们出来旅行，要是不带点什么回去送他们的话，反而感觉有些怪怪的。”

“这话也对。”

“还有，我们不是还在这边见过栗原的吗？他也知道我们到这边来不光是来休闲度假的啦。”

别说休闲度假了，这一路走来，片山他们也不知多少次被卷入杀人事件中，吃了不少的苦头。早知如此，那倒还不如干脆就待在日本别出来的好。

但是，片山却觉得，先前自己走过了德国的大街、维也纳和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这些地方，都不是能轻易到达的，而这些经历，也绝非毫

无意义的.....

“好，我也买些什么回去吧。”

“那我最好也给目黑警署的那些家伙带些东西回去吧。”

石津一脸严肃地说道。

“说得对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方便？”

“呃.....其实，我已经没剩多少钱了。”

晴美不由得笑了起来，说道：“没事的，我给你稍微垫一些好了。”

“是吗？”石津似乎松了一口气，“啊，太好了！也算是保住小命了。”

“这话可真够夸张的。”

“呃，是真的。先前我还一直在担心，要是没钱的话，回到日本之前，我就得一直饿肚子了呢。”

“你怎么可能忍得住饿肚子的苦呢。”

片山逗了石津一句。

“哎？”

“哥，那声音.....”

“嗯，似乎耳熟呢。”

周围日本游客很多，即便听到日语，也没什么奇怪的，

“这个不错！我说，等一下，干脆就买这个吧！”

这个具有穿透力，直钻耳孔的声音，正是儿岛光枝的声音。

不少人都是乘坐少女峰的登山电车来到格林德瓦的，晴美也准备在

这里和多田靖子再见一面，商量一下之后该怎么办。

但是，刚到这里，就在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店里遇上了，大概也是因为大家都想到了一处吧。

“喵——”

最受罪的还得数福尔摩斯。店里人实在太多，拥挤不堪，要是搞得不好，很可能被店里的客人给踩到。

“哎呀，阿义！”光枝也看到了片山他们，“又见面了啊！”

“嗯……”

“你们买了什么没有？我在想，要不干脆就给孩子买个这东西吧。”

光枝哐当哐当地摇了摇手里拿着的系在牛脖子上的铃铛。当然了，光枝手里拿的是用来做旅游纪念品的玩具，所以声音听起来似乎也要比真的牛铃更清脆一些。

“要不干脆就一次买五六只回去好了。”

“要买这么多？”

“送谁都行的啦。要是还有剩余的话，那就挂到我丈夫的脖子上去好了。”

这话从光枝的嘴里说出来，似乎也并非完全是在开玩笑，听着就让人感觉有些恐怖。

“大婶，”晴美说道，“靖子小姐呢？”

“她和我一起来的，但她说店里太挤，不想进来，所以就在外边等着。嗯，估计她现在也没心思买纪念品。”

看样子，靖子似乎还没有跟光枝说过她在少女峰上遇到了浅井勇治的事。

“对了，晴美，能请你帮忙照看一下靖子那孩子吗？她似乎不大愿

意跟我们一起走。”

“既然靖子小姐自己已经这么说过，那么我们这边倒也没什么问题，”晴美说，“要不，今晚你们就到我们住的宾馆去吧。”

“嗯，这样也好。我的朋友大概也会一起去，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干脆就一起吃饭吧！”

这事光是想想，片山就会感觉到胃痛……

片山把为搜查一课的同事买纪念品的事托付给晴美，走出了店外。

“哎呀呀……”

先前片山根本就没想到，来到瑞士之后居然还会如此疲累。

说起来，多田靖子还在外边等着……片山看了看周围，突然一愣。

他确实看到了自己认识的面孔，但对方却并非多田靖子，而是——

“喵——”

福尔摩斯？嗯，福尔摩斯当然也算是“认识的面孔”。店里很危险，它似乎跟着片山一起出来了。但片山看到的熟人，其实是和浅井勇治在一起的那个年轻女子，也就是浅井勇治的妻子。

如此看来，他们两人似乎也到格林德瓦来了——或许住的宾馆不是同一家，但这镇子却很小，所以即便碰巧遇上了，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看到片山，年轻的妻子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那个——你是刚才在少女峰上……”

女子的说话声丝毫不会让人有疏远的感觉。

“对，是的，”片山下意识地挪开了目光，“你记得还真清楚呢。”

“是因为这只猫。这猫挺特别的，所以我也就记住了带着三色猫四处走动的人。”

或许是这样。

“原来如此。你丈夫好些了吗？先前我看他似乎不大舒服。”

“啊，你们也是和我们坐同一趟电山下山的吗？我都没注意到呢。当时我丈夫的脸色实在是太糟了……那脸色，感觉就像是要死了似的。”

想来这女子大概也不会想到，先前她丈夫确实险些就被人杀掉了吧。

“他没事吧？”

“没事，只是还有些瘫软乏力，所以躺在宾馆的房间里休息了。对了，我叫浅井实穗。‘实际’的‘实’，‘稻穗’的‘穗’。”

“我叫片山。”

“片山先生，你们也是来度蜜月的吗？”

“不是，我是和妹妹一起来的。”

“哦，是吗？你妹妹还在店里？”

“嗯。我把买东西的事情交给妹妹，就出来了。”

“要不我也进店里看看好了。度蜜月虽然是件开心事，但也还是得给其他人带些旅游纪念品回去才行，说来也挺麻烦的。”

“我还没有度过蜜月呢。”

“啊，你还是单身？不过感觉你似乎挺沉稳的呢。”

这样的话语，听在耳中，心里就跟打翻了五味瓶一样。突然间，片山看到了多田靖子的身影。

她是什么时候来的？走出店门的时候，片山还没有看到靖子的身影，而此刻，靖子正在百无聊赖地望着店里的橱窗。

尽管靖子并没有扭头看过来，但片山却感觉靖子似乎正在观察自己和实穗。

“该买些什么纪念品回去才好呢？你们买了什么呢？”

浅井实穗直率地问道。

“呃，我们也还没决定买什么呢。”

“喵——”

福尔摩斯高叫了一声。

“啊！”

实穗一脸愕然地望向了片山的身后。

片山回头一看，只见一名男子正站在自己身后很近的地方。不，准确地说，对方和片山之间的距离，近得就像是要扑到片山身上，或者向着片山挥拳打来一样。

然而，因为福尔摩斯高叫一声而且实穗也留意到了的缘故，对方只得中途停了下来。

“忠井！”实穗一脸难以置信的神情，开口问道，“你怎么会在瑞士？”

名叫忠井的男子缓缓松开了紧握的拳头。片山也松了口气。

要是在这地方突然被人打翻在地，那可就不划算了。

忠井的个头虽然比片山要矮上一些，但和身形瘦长的片山相比，忠井的体格却要敦实强壮许多，看起来也更魁梧。

只不过，忠井似乎比片山年轻一些，从外表来看，也就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从模样上来看，忠井似乎进行过一些正规的运动锻炼，他的这

种体格，绝不是一两天就能够练出来的。

尽管忠井严肃的表情和他的体形很相称，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却一直用那种严肃的目光盯着片山。

“忠井……”片山一脸僵硬的笑容，“我是——”

“我知道你是谁！”

忠井粗暴地把片山推开，向实穗走去。

“你真够过分的！”

实穗的情绪终于稍稍平静了一些。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挺对不起你的，”实穗说道，“我也是没办法啊！你就不能稍微理解我一下吗？”

“你让我怎么理解你？”忠井的情绪似乎很激动，“订了婚，发出了婚礼请柬，之后却在婚礼举办的一周前突然消失了。有你这么做的吗？”

片山大吃一惊。原来不光浅井勇治，勇治现在的妻子实穗也是临时中止了婚礼的人。

这根本就是两个同类型的人啊。

“忠井，你是一路跟踪我到这里来的？”

“我听人说你准备在这里度蜜月，所以就跟来了。只不过，我并不了解你们的详细行程，但我知道你们迟早都得路过这里，所以我就决定干脆待在这个镇上等你出现好了。”

实穗缓缓摇了摇头。

“为什么？你这么做，又能有什么用？”

“那是你的想法。”

忠井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扭曲，他似乎是在强颜欢笑。

“我也有我的想法。这是我的权利。”

表情严肃的忠井突然说出了“权利”两个字。在这样的场合，这两个字听起来总让人感觉有些别扭。

“我知道了，”实穗表情僵硬地说道，“这么做应该也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意愿吧？你是和那女人一起来的吧？”

突然间，忠井的表情僵硬了。

“我和谁一起来，都不关你的事，”这个先前曾被恋人背叛的男子，就像是突然变成了一个蛮不讲理的小混混，“总而言之，既然被我给抓到了，那你就休想再逃走了。”

“别这样。你想要什么？要钱的话，我给你就是了。只不过现在我身上也没带多少……”

“这些事以后再说，”忠井晃动了一下肩膀，“下次再见吧！打搅你们了。”

之后，他又扭头冲着片山说：“好好玩上一趟，留下些美好的回忆吧。”

说完，忠井便大步流星地走开了。

“搞什么啊？”片山似乎也回过味儿来了，“他是不是误会了，把我当成你的丈夫了啊？”

“抱歉，在你面前丢丑了。”

实穗重重地叹了口气。

“不过他也确实不简单啊，居然一路追到了瑞士。”

“他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因为我发现了他身上的这个毛病，才和他彻底解除了婚约。”实穗硬生生地挤出个笑容来。“我们住在瑞吉纳酒店。要是不嫌弃的话，有空就来找我们玩吧。”

“瑞吉纳？估计到时候我们也会住那里呢。”

一路走下来，片山终于学会了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记住所入住的宾馆的名字。关键的原因，还在于每个小镇上到处都是宾馆，要是不牢牢记住名字的话，立刻就会迷路。

“哎呀，那还真是巧呢！照这么说，吃饭的时候或许还能见到你呢。”

“或许吧……”

“那就到时候见吧。”

说完，实穗便走进了纪念品商店。

就在这时，晴美（两手空空）和石津（抱着东西）与实穗擦肩而过，走出了商店。

“哥，刚才进去的那人……”

“嗯，据说她的名字叫浅井实穗。”

“你和她聊过？”

“嗯。据说她和我们住的还是同一家宾馆呢。”

“啊？”晴美的眼中闪耀出光芒，“这下可有趣了呢。”

“还有人把我误当成她的丈夫了呢。”

“你被她误当成自己的丈夫了？”

晴美睁圆了眼睛。

“不是，是一个先前被她甩掉的男人。”

一时之间，晴美没搞清楚状况，愣了一下。

“你们聊了些什么？”

“也没什么。说来话长，现在就先不说了吧。”

看到晴美的双眸中闪烁着光芒，片山也明白，不说似乎是不可能了。

话说回来，千万可别再发生什么事了。

但愿自己还能活着回日本去！片山低头看了看福尔摩斯，只见它正坐在地上，用后爪搔弄着它的耳后。

“啊，真是太好了！又有年轻女性加入，真是太好了！是吧，片山？”

用餐席上，准备从瑞士陪同片山回日本的旅行社导游一直在设法把气氛搞得欢快一些。

“嗯，要不来点葡萄酒？就一杯。既然来到了欧洲，要是不喝点葡萄酒，那么回去之后，都搞不清自己到欧洲到底是来干吗的啦。”

这个名叫松木的男子，性格之所以会如此开朗，似乎也不完全是因为工作，其中大概也有天性使然的成分。松木体形偏胖，长着一张圆脸，就连眼镜的镜框也是圆的。

一眼看上去，松木总会给人一种“圆溜溜”的印象，可是照他本人的说法，却是“做这工作要是神经不够敏感的话，那可就再没法做下去了”，而且，“除此之外，还得有个好胃。想要解除精神压力，就得不停地吃，所以才会越来越胖”。

这样的说法，总会给人一种“含着眼泪为自己不断长胖找理由”的感觉。

“谢谢。”

多田靖子稍稍喝了些葡萄酒，脸颊泛红地说道。

或许是时间还早的缘故，宾馆餐厅里的人并不算太多。

片山和晴美商量过后，提前预约了餐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担心靖子和浅井勇治夫妇碰面的话，会发生些什么不愉快的事。

众人也避免了和儿岛光枝等人一起用餐，这一点同时也消除了片山心中的不安。

“明天我们前往采尔马特，去攀登马特峰。”松木说道。

此时的他，早已喝得满脸通红。片山则因为没喝酒，脸色一如平常。

“说到食物，感觉还是德国和奥地利的更好些呢，”晴美说道，“这里的面包，味道似乎要差一些。”

“为了保障国防安全，瑞士可是随时都囤积着足够吃上几年的小麦粉哦。”松木说道。

“啊，这事我先前曾经看到过，”靖子说道，“然后呢，平常吃饭用的都是囤积时间最长的小麦粉，所以面包的味道才会不大好。”

“这样的做法感觉确实挺像瑞士呢。”

晴美点头说道。

“盘山公路上，到处都是小碉堡，有些地方的公路还弄得笔直。要是走错路，说不定会绕到空军基地去。紧急时期，那些路还会被征用做飞机的滑行跑道呢。”

松木年轻时曾经在德国和瑞士居住过，不但对这些事了如指掌，还精通德语。当然了，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瑞士给游客们做导游。

“马特峰啊……”靖子叹了口气，“小的时候，我还曾经看过有关它的纪录片呢。在我印象里，那似乎是座形状秀美的山峰。”

“但愿明天能有个好天气吧，”松木说，“我可是有名的晴天男哦！一切就包在我身上啦！好了，再来一杯。”

“我会喝醉的。”

靖子笑着说道。可是，当她看到自己的酒杯再次被倒满之后，却一口气喝下了半杯。

——不错的气氛。

片山和晴美对望了一眼，冲着对方微微一笑。

这样的场合，自然也不会少了石津的身影。而先前石津始终没有发话，原因就在于他一直在忙着大快朵颐。

“呼！”扫光了盘子里的食物之后，石津歇了口气，“刚才你们提起面包的事……”

“要是和你再聊这个话题，那我们可要受不了啦。”

片山苦笑着说道。

而此时的福尔摩斯，也在桌子底下忙着吃东西。

“晴美，”饭后，众人品着咖啡的时候，靖子突然开口说道，“真的没关系吗？和我一起走？”

“当然没关系啦。要是有什么不方便，我也就不会邀你一起走啦。你就放心吧，”晴美微笑着说，“只不过，你也就没法再去其他的国家了。不过你我都还年轻，随时都能再来的。”

“也不能说是随时吧。”靖子笑道。

“啊，片山先生。”

片山一愣，抬起了头。是浅井实穗。而且，她还不是一个人来的。

“这位是我丈夫。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片山先生。”

“你好，我叫浅井。在少女峰上的时候，我可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浅井虽然已经彻底恢复过来，但等他扭头看到靖子时，脸色又瞬间变得铁青。

“我们的座位在那里。”

实穗完全没有觉察到丈夫脸色的变化，催促浅井道。

“嗯。那就暂时先告辞了。”

浅井强挤出个笑容，坐到了旁边的座位上。当然，坐下的时候，他故意把背朝向了片山他们。

靖子耸了耸肩，说道：“幸好我们都已经吃过饭了。”

片山猜想，刚才自己和浅井实穗说话的时候，靖子一定也看到了。如若不然，靖子刚才会对自己认识浅井实穗的事感到惊讶。

“喝过咖啡之后，我们就走吧，”松木说，“明天最好早点出门。清晨散步的感觉也是很不错的。”

“我还要在这里再待一会儿。”靖子说道。

“我陪你。”晴美理所当然地说。

但是，没过多久，另一对男女也走进了餐厅。

男子正是刚才的那个忠井安夫，而女方却不管怎么看似乎都要比忠井年长一些——看起来三十二三岁的样子。

女方身形消瘦，给人一种性格尖酸刻薄的感觉。

晴美瞥了一眼片山。片山用手指在桌布上比画着写下了“忠井”的字样。自不必说，晴美的双眸中立刻闪现出了光芒。

话说回来，那女的又是谁呢？片山突然回想起来，先前实穗曾经向忠井问过一句“是和那女人一起来的吧”。

眼前的女子，恐怕就是实穗先前提到过的“那女人”了。从年龄上来看，她和忠井应该不会是母子，但也应该不会是恋人。

忠井和女子在浅井实穗正对面的桌旁坐了下来。虽然坐得稍远，但片山等人也能清楚地看到，两人坐下时，正忙着看菜单的实穗突然愣了一下。

然而，实穗的丈夫却一直在埋头看菜单，完全没有看到妻子的表情。

这一幕，实在是让人感到心情复杂。

多田靖子盯着浅井勇治，而忠井安夫则盯着浅井实穗，目光之中，都蕴藏着阵阵的恨意。而那个奇怪的女人……

“阿义！”

一声响彻整个餐厅的叫喊把片山吓了一跳。

“大婶。”

“你在这里啊！真是太好了！”

儿岛光枝夸张地喘着粗气。

“发生什么事了？”晴美问道。

“我的东西被人偷了！”光枝尖着嗓子叫嚷道。

“东西被偷了？”发现周围的客人——尤其是日本客人，都扭过头来，向自己这边投来好奇的目光，片山赶忙开口劝光枝坐下。“好了，你还是先坐下吧。”

“怎么回事？不会是护照被偷了吧？”

“不是。是牛铃。”

“什么？”

“就是那个买来当做旅游纪念品、挂在牛脖子下边的铃铛啊。”

“哦，那东西被偷了？”

“没错！回到宾馆之后，我就把那些牛铃放到了椅子上，而我自己则有事到前台去了一下。等我回到椅子旁之后，就发现那些牛铃不见了！”

“是吗？”

要是换作其他贵重物品，那么倒也值得一说，而那些牛铃，可就难以说得上是什么“贵重物品”了。

“你快给想想办法吧，阿义！”

“我能有啥办法啊！我在这里就只是个普通游客啊。”

“阿义，你不是警视厅的刑警吗？你就出面和这里的警察交涉一下吧！”

“我说大婶，你能不能小点声……”

就算片山如此请求，光枝也无法压低自己的嗓门。

发现浅井夫妇、忠井安夫和那女子都扭过头来看着自己之后，片山不由得叹了口气……

4

电话铃声响起。

之所以会醒来，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片山躺在床上，伸出手摸索着想要抓起听筒。

该死！搞什么搞，电话居然追到瑞士来了。

但不管怎么摸，都无法摸到听筒。

片山彻底放弃，从床上爬起身，打开了灯。石津依旧在打鼾熟睡。尽管电话铃响个不停，但石津却丝毫没有醒来的迹象。

“真是个幸福的家伙，”片山咕哝了一句，伸手抓起了听筒，“喂，你好。”

“片山吗？你还要睡到什么时候？”

一拿起听筒，里边便传出了栗原警部的吼声。

“课长！”

一瞬间，片山误以为自己其实是在东京的公寓里，而先前的欧洲之旅，感觉就像是梦中发生的事一般。

但是，片刻之后，听筒里传出了栗原的笑声：“哈哈！怎么样，吓了一跳吧？”

片山立刻火冒三丈——你这副样子，还算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课长吗？

“课长，您这电话是从哪儿打来的？”

片山的心中划过了一丝不安。难道说，栗原也到格林德瓦来了？

“当然是从东京打来的啦。话说回来，你那边听起来还真够安静的啊。”

片山暗自松了口气。

“这边现在是半夜……”

“是吗？那是我计算失误了。嗯，也罢。”

罢了！片山不快地开口问道：“有什么事吗？”

“嗯。你差不多也快回国了吧？所以呢，我也有些事情想拜托你。”

“回国”这词感觉似乎有些夸张。片山其实就是到三个国家来旅行了一趟而已。

如果只是说“路过”，那么倒也确实路过了阿拉斯加、意大利，但是——罢了，这些事都无所谓了。

“什么事？”

“嗯，记得给我带礼物啊。”

哪有人就为了这种事大半夜打电话把人给吵醒啊！片山心想，要不等回到日本之后，就再递交一次辞呈吧。

尽管片山先前也曾经递交过一次辞呈，但直到今天，那封辞呈依旧还在栗原的办公桌抽屉里沉眠着。不，说不定它早就已经彻底断气，被栗原给埋掉了。

“买什么呢？香烟？威士忌？”

“这些东西都可以。只不过，我还想让你再给我带一件比较特别的礼物回来。”

“什么？”

片山心想，栗原不会是想让自己带些马特峰的积雪回去吧？

“杀人凶手。”栗原说道。

片山一愣，说：“课长，您刚才说什么？”

“我说，要你给我带杀——人——凶——手回来。”

栗原似乎并不是在开玩笑。

“这话是什么意思？”

“嗯，这个嘛，说起来可就话长了。”

“电话费怎么办？”

“当然是警视厅给报销。”

“那您就说吧。”片山说道。

“哎，怎么回事？”

听到玄关外传来的门铃声，正在二楼打扫卫生的大木幸江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喃喃说道。如今的她，已经在水田家包吃包住地干了二十年活了。

在东京世田谷的高级住宅区拥有近千坪土地和豪华宅邸的水田家，在当地也可以算是最古老的名门了。

尽管有时候会找几个小工来帮忙，但在水田家做了二十年的活计之后，大木幸江是有自己的做事方法和次序的，即便身体稍有不妥，她也同样觉得还是自己一个人做事更轻松一些。

尤其是眼下。最近，家里的所有人都出门去了，好几天时间里，整个家里就只剩下幸江一个人，所以她才有时间开始悠闲地打扫卫生。

玄关的门铃依旧在不断地响着。

“好了好了，这就来了。请稍等一会儿。”

幸江一边念叨着，一边走下宽阔的楼梯，摁下了呼叫器的对讲钮。

“请问是哪位？”

“我是K家装店的。”

家装店？幸江皱起了眉头。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是府上的人让我们来施工的。”

奇怪啊。幸江记得应该没人请过他们啊。

“是地下的施工。从今天开始施工，工期预计大概要一周。”

“请稍等一下。”幸江说道。

这可真是奇怪了。在地下室里施工，而且还要施工一个星期！

这种事情，幸江不可能一无所知。

幸江绕到厨房，从窗户朝外边张望了一下。从那里往外看的话，恰巧可以看到玄关外的情形。

玄关外站着的似乎确实是家装店的人。看到上次来修理厨房的人的脸之后，幸江也松了口气。

幸江回到玄关处，打开了房门。

“抱歉。也不是我不信任你们，但如今这世道也确实不大太平呢。”

“没事，”男子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快，“这是府上的主人交给我的。”

“老爷？”

接过对方递来的信封之后，幸江的心里更加迷惑了。

而且，信封上的收件人一栏里，还写着“幸江女士”的字样。

“不好意思，请稍等一下。”

幸江赶忙跑回厨房，从抽屉里拿出眼镜戴上。

这座宅子的主人名叫水田雄一郎，尽管已经年过六旬，却依旧富有活力，一年到头都在世界各地转悠。

雄一郎没什么工作，只靠祖上留下来的资产和分红，就能够优雅潇洒地生活下去。

眼下，水田雄一郎出门旅行去了。大约一周前出发的他，离开家门时就像往常一样，只背着一只小小的波士顿包，一身轻装地踏上了旅途。

而就在雄一郎出发的头一天，他的独生女实穗和人结婚了。男方名叫浅井勇治。尽管雄一郎并不喜欢这男子，但他一直都很疼爱实穗——自己年过四十才生下的女儿，所以，实穗自小就过着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生活。而这一次，雄一郎也没有对女儿说“不”。

眼下，实穗还只有十九岁。而那个名叫浅井勇治的男子，却已经二十九岁了。

实穗的母亲是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才生下她的。生下实穗之后，母亲便过世了。打那以后，幸江便承担起了母亲的职责，悉心养育、照料着实穗。

雄一郎打了很长时间的棍。实穗十五岁的时候，雄一郎才娶了一个年纪只有自己一半大的女子做后妻。女子名叫夏代，和雄一郎结婚的时候，只有二十八岁。

其后的四年里，水田雄一郎、夏代和女儿实穗就一直住在这座宅子里。当然了，再加上幸江的话，实际上应该是四个人。

等浅井和实穗度完蜜月之后，估计也会回到这座宅子里来居住。如此一来，这座宅子也就会变得热闹起来了。幸江心中暗自想道。

不管怎么说，夏代和实穗这对母女之间的实际年龄差只有十岁左右，所以母女两人的关系也确实谈不上融洽。

或许，正是因为不喜欢家里的这种冷冰冰的感觉，近几年里，雄一郎才会动不动就往国外跑吧。幸江心中就是这样猜测的。

实穗和浅井出门去度蜜月后的第二天，父亲雄一郎也说，他自己要出门到中近东去一趟。第二天，雄一郎之妻夏代也出门到海外旅行去了。

就这样，偌大的宅子里，只剩下幸江一个人。

幸江摊开了水田雄一郎写来的书信。

幸江女士：

我找了这家家装店的人来对地下室进行改装。你不需要管施工的事，该怎么做，他们都已经很清楚了。只不过，出发后的五天内，如果我没有联系过你，你就让他们展开施工。

如果五天内我联系了你，那么就暂停施工。一切就拜托你了。

雄一郎

信的内容让人感觉有些奇怪。

信里说“如果我没有联系你”，就让家装店的人进行施工，这一点让

幸江有些不大明白。既然雄一郎在出门之前就知道家装店的人会来，那他又为何不直接跟幸江说明情况呢？

但是，从笔迹上来看，这封信应该是水田亲笔写的。因为家境富裕的关系，水田有时倒也确实会做出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来。

既然信里已经这么说了，那么幸江也就无法阻拦家装店的人施工了。

“真不好意思，”幸江回到玄关处，对家装店的人说道，“请开始施工吧。”

“好的。只不过，施工的时候大概会有些吵。”

“请问到底是什么工事？”

“府上的主人说，要把地下室扩大一些。”

“扩大一些？”

“是的。说是要把墙壁和地板都挖开，扩大地下室的面积。”

“这倒是个挺辛苦的活儿呢。”

“是啊。我们也不能把推土机给开到地下室里去啊，”男子笑了笑，“这活儿得靠人力来做，所以估计得花上一周的时间才行。”

“请你们务必在白天施工。这附近的老人很多，要是晚上施工，他们会不乐意的。”

“好的。那么，我就先失陪了。”

“地下室的入口就在这条走廊的尽头。”

“好的。”

施工需要四五个人手。

幸江心里总有些担忧。

扩大地下室？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座宅子本来就很大，空房间也很多。即便是要拿来堆放东西，也不愁没地方放。

地下室里虽然也堆着些东西，其实只是嫌挪动起来很麻烦，所以才任由那些东西堆在地下室里。真要想重新设计施工，幸江反而希望主人把地下室填埋掉才好。

既然如此，水田为何还要特意叫人来扩大地下室呢？

施工开始前，水田一直没有联系过幸江。他总是会突然离家出门去旅行，之后又突然在某一天飘然回到家中。

施工开始后的第三天，幸江到地下室的施工现场去看了看。

“辛苦你们了。”

看到施工者丢下手上的活儿稍事歇息，幸江给施工者们端了些喝的来。

“抱歉，请问一下，”施工者中的一人开口问道，“这里前不久是不是曾经进行过施工？”

“前不久？”

“对。就在最近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不，或许时间上还要更近一些。”

“没有啊。”幸江笑着说。

“呃，那边的墙壁，感觉很新啊。”

听对方这么一说，幸江看了一眼墙壁。墙壁确实很白。

“奇怪了。我也不知道啊……”幸江一脸纳闷地说。

“总而言之，还是先把它给拆了吧。虽然感觉很可惜。”

“感觉应该是个外行弄的，”另一名施工者说道，“这墙必须拆掉重弄。真够难看的。甚至还有颜色深浅不一的斑呢。”

“是啊。那就开始吧。”

幸江心无杂念，只是在一旁呆呆地看着施工者们开始动手破坏那面崭新的墙壁。

“喂！”一名施工者突然叫了起来，“这是什么？”

男子们脸色立刻一变——泥土剥落的墙壁之中，竟然耷拉着一只人的手腕。

“这……这也就是说……”

光是在电话里听了大致的情况，片山的脸色就已经彻底铁青了。

“你也应该能够猜到了吧？之后，众人就从墙壁里发现了水田雄一郎的尸体。”

“他是被人杀掉的吧？”

“是的。因为死亡时间并不太久，所以解剖之后，已经判明了他是被人下毒杀死的。”

“也就是说，水田他——”

“先前就已经预料到有人要杀他了。甚至还知道凶手会把他埋到地下去。”

“所以他才会跟幸江说，要是自己没有联系她的话，就让人去改装地下室。是这意思吧？”片山叹了口气，“如此说来，凶手——”

“发现尸体的事，我们暂时还没有公布。也就是说，眼下凶手应该还不知道尸体已经被发现了。”

“原来如此。浅井和水田的女儿现在就和我们住在同一家宾馆里。但话说回来，当时他们也是结婚之后就立刻离家度蜜月去了啊。”

“第一嫌疑人应该是他老婆。丈夫消失后的第二天，她也出发前往瑞士了。”

“请稍等一下。”

片山突然想起了什么。

实穗先前说的“那女人”——那个和忠井在一起的女人……

或许，那女人就是水田夏代。

如果后妈的年纪和自己相差就只有十岁左右的话，那么即便叫对方“那女人”，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喂，片山，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不过话说回来，课长，您干吗要和我说这事呢？”

“嗯。水田家是和现任警视厅长官关系密切的名门世家。因为水田家主人的尸体被人发现，警视厅的长官就从维也纳连忙赶了回来。调查过后，我们发现水田的妻子很可疑，所以就试着猜测了一下她的行踪。”

“然后，你们就猜想她或许就住在这宾馆……”

“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大清楚。更何况，在宾馆前台登记的时候，她也未必会用真名。”

“但是，她肯定就在格林德瓦，是吧？”

“我们的人一直跟踪追到了格林德瓦。她似乎还和一个男的在一起。”

“男的……”

“她的身边很可能有个情夫。”

“课长，麻烦您去调查一下，忠井安夫这个人跟水田夏代是否有关系。”

“谁？”

“忠井安夫。”

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提笔写字的声音。

“忠井……安夫，是吧？这人是谁？”

“水田实穗——现在她应该已经改名浅井实穗了——先前曾经和忠井安夫订过婚。您去找大木幸江问一下，应该就会了解内情了。”

“我立刻派人去问大木幸江。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明天你们准备上哪儿去？”

“呃……浴垫……不对，是采尔马特^[2]。”

“好，我和他们联系一下。那男的——”

“也到这里来了，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的一起来的。实穗也认识那女的。”

“嗯，这样的话，那倒挺有眉目的！”栗原扯着嗓门嚷道，“喂，片山。”

“在。”

“话说回来，尽管先前我什么都没跟你说过，你倒是也调查了不少情况啊。”

“嗯，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第六感吧。所谓的名侦探，估计也是天生的吧。”

片山故意说道。如果只是偶尔敷衍，那就让我说句这类的话吧！

“好，既然如此，你可要盯紧和忠井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哦。”

“观赏马特峰的风景时，大概没工夫去理会她了。”片山再次故意说道。

另一头，虽然晴美房间里的电话铃没响，但她也突然间醒了过来。

尽管是“突然醒来”，其中也是有原因的。

搞不好，或许是福尔摩斯在床上翻身的缘故。

睁开眼睛，盯着黑暗看了一阵之后，房间中的事物朦胧地出现在眼前。

晴美和多田靖子住的是同一个房间。尽管先前她一直是和福尔摩斯一起住的，但如果只是和福尔摩斯一起住的话，双人房就浪费了，所以晴美也挺乐意和靖子一起住。

眼睛适应了周围的光线之后，晴美发现靖子的床上空无一人。靖子上哪儿去了？

再看看自己睡的床，福尔摩斯也不见了。真讨厌！

太狡猾了！干吗不把我叫醒呢？

晴美从床上爬起身，轻手轻脚地向着房门走去。

“喵——”

听到脚边响起的声音，晴美差点被吓得跳了起来。

“福尔摩斯！你别吓我啊，”晴美舒了口气，“靖子呢？她出去了？”

“喵——”

晴美轻轻打开房门。房间的门一关上就会自动反锁，估计靖子也是带着钥匙出门的吧。

要是自己也被关到门外可就麻烦了。晴美把门链夹到了门缝里，让房门无法关上。这样做虽然让人不大放心，但如果只是离开一会儿的话，那么问题倒也不大。

走廊上寂静无声。这里的宾馆不像日本的宾馆那样，走廊上二十四小时都响着背景音乐。

晴美缓步沿着走廊向前走。走廊上有一处较小的空间，虽然说不上是大厅，那里却也放着一套沙发，而且还能隔着玻璃窗眺望屋外的风景。

在这里可以从正面看到仿佛巨大石墙一般的艾格峰壁立千仞的北坡。

走到可以看到那处空间的地方，晴美停下了脚步。她看到靖子就坐在沙发上，两眼盯着窗外。

也是，或许，靖子是在半夜里突然醒来，想起她过世的姐姐了吧。

“回去吧。”

晴美催促了一下福尔摩斯，但福尔摩斯却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候，走廊上传来一阵脚步声。

有人从走廊的另一头走过来了。晴美赶忙躲到了走廊角落里厚窗帘的背后。

看到靖子的身影之后，那人停下了脚步。

来人似乎也在沙发上坐下了。晴美悄悄探头，往窗帘外张望了一下。

居然是他！

此刻，与靖子对面而坐的人，不就是浅井勇治吗？

晴美本以为靖子会猛地站起身，但她并没有这么做。出乎晴美意料的是，靖子就那样一直看着屋外。

“你在看什么呢？”浅井说道。

靖子并没有答话。晴美以为靖子已经彻底无视了对方。

“那是星星吗？”靖子说，“从刚才起，我就一直在看它们——两颗并排成行。感觉它们离我们很近。”

“哪儿呢？啊，你说的是两团并排成行的光吧？”

“对。”

“那不是星星，是窗户啊。”浅井说道。

“窗户？”

“现在外边很黑，看不清楚，不过那里应该不是夜空，而是艾格峰的北坡。登山电车的途中，不是有处车站吗？”

“对。”

“是车站的窗户里散发出来的光。那里的灯光是整夜不熄的。”

“哦，是这样啊。我就觉得，如果那真是星星的话，也太奇怪了呢。”

晴美皱起了眉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靖子怎么会和这个曾把姐姐逼上自杀绝路的男子这样亲密地说话呢？晴美的心中不由得犯起了嘀咕。

“怪不得它们一直都没动过呢。但话说回来，它们就像两盏浮在半空中的孤灯呢。”

“说得也是。”浅井点头说道。

靖子突然抬起头，说道：“这样好吗？就这么丢下你的妻子。”

“她睡着了。大概是有点累了。不过精神倒还挺好。”

“她看起来挺年轻的。十八岁？”

“十九。”

“是吗？比我还大一岁啊。”

“因为时差的关系，身体的状况也有些不大对劲。”

“你可得好好对她啊。”

“嗯，”浅井稍稍顿了顿，说道，“真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碰到你。”

“是啊，我也吃了一惊。”

“我也是。”

两人沉默了片刻。突然间，一阵啜泣声响起。

“你哭了？”

“没什么……我大概也有点累了吧。”

“你心里很恨我吧？”浅井说，“我也觉得自己挺对不起你姐姐。”

“事到如今，还提这些干什么。”

“也是。我知道，说到底，我只是在为自己找借口罢了。但是，我实在做不到啊。”

“勇治，你是想说，姐姐的死，其实是因为我？”靖子含泪说道。在一旁屏住呼吸偷听两人对话的晴美，身上甚至已经开始冒出了汗。

“我不是这意思。”

“难道不是吗？因为你喜欢的其实是我，所以你才没法跟姐姐结婚。你刚才想说的就是这话吧？”

浅井稍稍犹豫了一下，说道：“这是事实。”

“事实……可是，我觉得姐姐她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现啊，”靖子强忍着泪水，说道，“你还不如干脆和姐姐结婚算了。”

“但我坚持不了多久的。你明明就在我的身边。”

“不会的。过不了多久，你们就会有孩子，而你的想法也会因此而改变。如此一来，我也就会死心放弃，和其他的男子结婚。”

“你觉得事情会那样发展下去吗？”

“我也不清楚。虽然我不清楚，但至少，姐姐她也就不会死了。”

“这……其实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嗯，”浅井重重地叹了口气，“你有没有想过，搞不好……”

“搞不好什么？”

“搞不好，衣子她其实已经知道了。”

一阵苦闷的沉默。浅井开口打破了沉默：“你不觉得吗？要不是这样，衣子手上怎么可能会有氰酸钾？”

“别说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靖子说，“我讨厌你，鄙视你，恨你。”

浅井默然不语。

靖子接着又说：“小白脸，花花公子。以前我经常问姐姐，她怎么会喜欢上这样一个男人。”

“我就是你说的那种男人。我不否认。”

靖子啜泣不止，憎恨与无奈交织在一起。

在一旁听着，晴美也感觉心如刀绞。

有时候，人就是会被自己最讨厌的人吸引——晴美也同样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

“总而言之，”浅井说道，“衣子一死，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也彻底结束了。我已经结婚了。你还年轻，以后会遇到更好的人。”

靖子擦了擦泪水。

“是啊，或许你说得没错。”

话语之中，带着一丝颤抖。

“你回到妻子身边去吧，说不定她已经醒了呢。”

“嗯……你明天——”

“去马特峰。你也要去？”

“走的果然是同一条线路啊。”

“没办法。只不过，去过马特峰之后，你我也就彻底分开了。之后，我就要回日本去了。”

“是吗？我们还要再到别的地方去转转。”

“她挺漂亮的，”靖子的声音已经恢复了平静，“那么，我也回房去了。”

“要是再不赶快睡会儿的话，明天可是会吃不消的。”

“是啊。晚安。”

“晚安。”

浅井先站起了身，沿着走廊一路走远。

晴美赶忙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里，关上房门，钻进了被窝。

两分钟后，房门被打开，靖子走进了房间。

福尔摩斯喵地叫了一声，晴美也翻了个身。

“啊，我是不是把你们给吵醒了？”靖子说道。

“没事。我是自己醒的。你到哪儿去了？”

“我睡不着，就到走廊上去看了看夜景。这里的夜景真美。”

“是吗？不过你还是早点睡吧。”

“嗯。”

靖子也钻进了被窝。

之后，靖子就再也没说话。虽然感觉靖子似乎已经睡着了，但晴美心里却很清楚，或许，靖子的内心还在哭泣.....

第二章 漫长的黑暗

1

早餐席间，众人都在不停地打呵欠。

片山因为半夜里被栗原打电话来吵醒而睡眠不足，晴美也因为无意间听到靖子和浅井之间的对话而情绪激动，难以入眠。

唯一一个睡眠充足、精神百倍的人，就是石津了。

当然了，就石津个人来说，即便稍微有些睡眠不足，只要一开饭，他也会立刻睁眼醒来。

尽管靖子睡的时间也不长，但她却依旧和平常一样面带笑容。

福尔摩斯或许也稍稍有些睡眠不足，不停地伸着懒腰。但是，猫是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睡着的动物，而人却不同。

“早上好！”另一个神清气爽地向众人走来的人，就是松木了，“呃，今天的天气也很不错呢！怎么样？我这个晴天男的实力！”

到头来，整个早上，只有石津和松木两人精神较好。

片山在餐厅里环视一圈，确认了一下忠井安夫和“那女人”是否也来了。

没过多久，浅井和实穗也走进了餐厅。

“早上好。”

实穗微笑着和众人打了个招呼。

片山一边喝咖啡提神，一边问道：“今天我们去哪儿？”

“先坐车到采尔马特转一圈吧，”松木说道，“今天参观一下采尔马

特的街镇，明天攀登黑湖景观台。要是天气好的话，还能看到马特峰呢。”

“真令人期待，”靖子略显兴奋地说，“要坐很久的车吗？”

“午饭和晚饭怎么办？”石津立刻开口问道。

“你完全可以不理睬这家伙。”片山说。

“喵——”福尔摩斯也表示赞成。

“我们坐列车穿过隧道。不过要先坐中巴从这家宾馆出发。”

“中巴和列车？照这么说，我们还得一路扛着行李走？”晴美问道，“会累死人的。”

“会累死的是我跟石津吧。”片山说。

“不，不需要，”松木笑道，“到时候，我们会连同中巴一起上火车的。”

晴美不停地眨眼。

“连同中巴一起？”

“对。从这里出发，到一处名叫坎德施泰格的地方之后，就会有汽车列车了。”

“用火车来拉汽车吗？”石津问。

“不，简而言之，就是一趟较长的货运列车，而汽车可以直接开到货运列车上去。”

“有意思！感觉就跟汽车运载车似的呢。”

“对。然后，这趟列车会穿过长长的隧道，从大山里边穿行而过。”

“那人呢？”

“就坐在中巴里，然后中巴再开到列车上去。”

“哈，听起来似乎挺有意思的呢。”

“话虽如此，但毕竟列车经过的是一段隧道。坐在车上的时候，周围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到的，”松木笑着说，“不过现在还早，而且这种事也很罕见，所以也可以算是一种经历吧。”

“要是中巴车从列车上掉下去了，那又怎么办呢？”石津一脸担心地说道。

这时候，片山发现忠井安夫和“那女人”也走进了餐厅。

片山又悄悄瞥了一眼浅井实穗。实穗似乎也看到了“那女人”，却故意无视对方。

如果“那女人”就是水田夏代的话，那么她就是杀害自己丈夫，之后又把尸体给填埋到墙壁里去的杀人犯了。

一想到这些，片山忍不住扭过头去看了看。

“大伙儿或许还需要准备一下，所以我们就定在一小时后出发吧。”松木说道。

“那个——”浅井实穗开口说道，“不好意思，刚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听起来这条路线似乎也挺有趣的，要是方便的话，我们也和你们一起去吧。”

片山觉察到，忠井似乎已经把目光投向了自己。

实穗的心情，片山也不是不能理解。她其实就是在想方设法地躲开忠井的纠缠。昨天，实穗已经听儿岛光枝说过，知道片山是名刑警了。

“可是，”浅井说道，“这样会打搅到别人啊……”

晴美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又被她给咽了回去。

而靖子则完全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但实际上，她的内心并非如此。

她只是表面装得漠不关心罢了。

“是吗？”松木说，“即便再多两个人，中巴的座位也是绰绰有余的。反正都要去，倒不如大伙儿一块儿去更热闹些。”

“我赞成。”靖子说。

“也是，反正也没什么关系。”晴美如释重负般地说道。

“我没什么意见……”片山说。

“午饭在哪儿吃？”石津说。

唯一一个没有表态的，就是福尔摩斯了。

片山留意到，忠井似乎把头凑到“那女人”面前商量了几句。毫无疑问，他们两人应该也会跟来的。但是，他们两个却不会和片山等人坐同一辆中巴。

先前，忠井曾经当着片山的面开口呵斥过实穗，而如果“那女人”就是水田夏代的话，她大概也不会故意往刑警身边凑。

他们俩会怎么办呢？片山突然产生了兴趣。

“既然如此，那么一小时后，大家都到宾馆的大厅里集合吧。”

松木说完之后，众人纷纷起身离席。

片山一口气喝完杯里剩下的咖啡，在众人之后离开了餐厅。

“片山先生，”实穗从身后赶上来说道，“真是抱歉，提了些过分的要求。”

“呃，其实也没什么，”片山说，“要是这样就能彻底把那个忠井给甩开的话，那就好了。”

“是啊，”实穗微微一笑，“那就过会儿见啦。”

浅井走上前来，和实穗一同走出了宾馆。估计两人是要出门去买些

东西吧。

付过账后，松木对片山说道：“还有一小时的时间，你准备干吗呢？”

“东京那边的人或许会给我打电话来，所以我还是回房间去好了。”

“哎，有工作？”

“呃，也不是。”片山赶忙说道。这事要是让那女人听到的话，说不定就会躲开自己了。

站在片山的立场上来说，他必须遵从栗原的指令，盯住那个女人才行。而如果“那女人”不是水田夏代的话，也就没有盯她的必要了。

嗯，只要栗原打来电话，一切就水落石出了。

相反，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忠井和“那女人”反而还会一路跟着片山他们。

“先来支烟再走吧，”松木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点燃了嘴里叼着的香烟，“一戒烟，立刻就胖了十公斤。这样胖下去的话，对心脏可不大好，所以就又抽上了。”

“现在瘦下来了吗？”

“瘦了半公斤。”松木一脸严肃地说道。

“喵——”福尔摩斯叫了一声。

“怎么，你在这里啊？”松木愉快地说道，“话说回来，这猫可真是有意思。”

“嗯。”片山苦笑着回答道。

不知内情的人，大概都无法猜到福尔摩斯到底有多“有趣”。

“我做了好些年的导游，但给猫做导游，这还是头一次呢。虽然长着三种颜色的毛，但这配色也确实挺有趣的呢。这样的猫，真的是很少

见。”

又是“有趣”，又是“少见”，听到这些话，福尔摩斯自然不会开心。就算别人说它是“猫”，它也会觉得心里不大痛快。

松木把头扭向一旁，两眼望着大厅的门口。

“话说回来，片山先生——”松木突然压低嗓门说道。

“怎么了？”

“你这人也真是个多情种子呢。”

说着，松木冲片山挤了挤眼睛。

松木的眼睛本来就小，他是否真的挤了挤眼睛，片山不大清楚。松木那动作给人的感觉，似乎就像是在检查视力一样。

“此话怎讲？”片山说。

“呃，你就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去的。只要不违法，不管游客干什么，我这个导游都不会随意说出去。”

“那真是谢天谢地了。”

“你装蒜也没用的啦！导游的直觉和目光，是很敏锐的哦。”“啊？”

“昨晚，你是不是会情人去了？让我给说中了吧。”

“啊——”

片山不住地眨眼。看样子，对方要说的，似乎也不是什么好话。

“我和谁啊？”

“你还装蒜！有一手啊！”

松木用胳膊肘捣了捣片山。

片山赶忙往旁边一躲。

“我一直待在房间里……”

“别说了，我懂。我当然会帮你说话的。这些事，我还是知道的。”

自作聪明，还不相信别人的话……然而，片山却觉得松木是把自己错当成其他人了。

“可我真的是……”

“其实呢，直到刚才我都还不敢确信。之后，她突然说是想和你们一起走。一看到你们两人的眼神，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啦。”

“她？你是说浅井实穗？”片山不禁大惊失色，“她现在可还在度蜜月啊！”

“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呀，”松木满不在乎地说道，“我做过很多次蜜月旅行的工作，一般来说，很多时候都会有那么一两个这样的人。毕竟，这种旅行里边全是新婚夫妇，会有很多对。这种时候，有些旅客就会拿自己的同伴和其他夫妇的同伴做对比的。”

“怎么会？”

“是真的。一回国，有些女的就会和先前的男人分手，立刻和另外一对中的一人走到一起。”

简直胡闹！

“昨晚也是。我知道对方就是她，”松木说道，“就在你们在走廊上悄悄分开的时候。当时她说：‘对方回来了可就麻烦了。’只不过，当时我却一直没搞清另外一个人是谁。不过今早她的一句话，让我有了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

松木摊开双手说着。片山简直都要以为松木会像广告片里那样，唱起歌来。

“你误会了。”片山摇了摇头。

“我懂，我会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哈哈哈……”

松木这样总是自以为是的人，也确实会让人感觉有些头疼。

如此说来，松木当时发现的到底是谁呢？

“哎？”片山突然说道。

“怎么了？”

一位身材高挑、全身上下洋溢着知性美的日本女子走进了大厅。

虽然那女子给人的第一印象有些冷淡，但毫无疑问，她绝对是个美女。她看上去三十岁左右，天生具有一种引人瞩目的气质。

那女子大概是刚刚到宾馆里来的，一名服务生跟在她的身后，忙着帮她搬运行李。

看到松木呆呆地看着那女子，片山开口问道：“你认识她？”

“嗯。我没记错的话，她应该是……”

松木向那女子走去，和她聊了几句。

女子困惑地看着松木，一脸歉意地摇了摇头。之后，她面带微笑地回答了几句话。

松木一脸纳闷地走回片山身旁。

“似乎被人家拒绝了呢。”片山揶揄道。

“也不是。长得确实很像呢，”松木摇了摇头，“她和一个以前我常常会在这里碰面的导游同行长得很像。”

“但她不是你说的那个同行，是吧？”

“是的。她对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或许就只是单纯长得很像吧。不过话说回来，真是长得太像了。”

松木还在兀自纳闷。

“好了，那我就先回房间去了。”

片山站起身来，催促着福尔摩斯。

“喂，走吧。你怎么了？”

不知为何，福尔摩斯一直在盯着先前松木认错的那女子。

“哥！”晴美的声音突然响起，“你还在磨蹭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话要和你说了。”

“这就来。”

片山连忙迈出了脚步。

“真是的！我可是有重要情报要跟你说呢。”

晴美依旧嘟着个嘴。

“你等一下嘛，我这边也有重要的事。”

片山心事重重。他的心事不止一桩，只要稍微一抖，就能抖出一箩筐来。

但是，目前他还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

听到电话铃声，片山便赶忙抓起了电话听筒。此时，片山和晴美自然都在片山的房间里。

“喂？啊，是课长啊。”

“也算是赶上了，”栗原说道，“刚才我还在担心你们会不会已经出发了呢。”

“我们四十分钟后出发。浅井勇治和实穗也和我们一起走，而那个——”

“嗯，你说的是水田夏代和忠井安夫吧？”

“是的。你们查明什么了吗？”

“唔。我们已经查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两人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是吗？”

站在片山的立场上来说，他其实很想知道和忠井在一起的“那女人”到底是不是水田夏代。

片山并不太愿意直接开口问实穗。

“要是查到些什么的话，那个.....我们会设法与采尔马特那边取得联系，派人去找你的。”栗原说道。

“我知道了。可是，课长——”

“什么？”

“我想过了，关于浅井实穗.....”

“她怎么了？”

“她的父亲，不是被人给杀了吗？但是，她却什么都不知道，还在度她的蜜月。”

“嗯。这我知道。”

“我该不该告诉她这件事呢？”

“我这边也有人这样提议，”栗原说道，“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当务之急，是找出凶手来。要是实穗突然回国，夏代就会明白，尸体被人发现了。”

“话虽这么说.....”

“大木幸江也持相同意见。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决定，暂时不公

布水田雄一郎的死讯。对实穗来说，回国之前，或许还是别让她知道更好。”

“是吗？”

片山的心里总感觉有些纠结。的确，道理是这样的，但是……

“总而言之，现在先留意一下实穗那边的情况。”栗原说道。

“留意？什么意思？”

“如果水田夏代就是真凶，而她又是一路追赶着实穗到了瑞士的话——”

片山睁大了眼睛。

“也就是说，实穗也有可能被杀掉？”

“并非完全没可能。要是她在欧洲消失了踪影，那可就难找了。”

片山叹了口气。这也是工作吗？自己躲到瑞士，却还是没能摆脱案件。

“我知道了。我会留意的。但是，要是我跟得太紧，也会让其他人怀疑啊。”

“身为刑警，你必须设法做到，”栗原下了死命令，“你身边有石津，有你妹妹，还有那只猫。就算你什么都没有，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片山立刻反问道。

真令人哭笑不得。片山放下电话听筒，扭头一看，发现晴美正呆呆地站在自己身后。

“好了，你刚才和我说什么来着？”

“哥！”

晴美突然凑了过来，吓得片山连忙往后直退。

“喂！你就饶了我吧。”

“饶你什么？”

“呃.....我感觉你似乎想要一把揪住我。”

“我会这么做？真够没礼貌的！话说回来，到底什么事啊？实穗的父亲怎么了？”

“被人杀害，之后又被填埋到了墙里，”片山说，“好了，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你再说详细一点！”

听片山那么一说，倒也难怪晴美会揪着一直不放。

片山重复了一遍昨晚栗原告诉他的情况。

“那.....那女人就在这里？”

“还不清楚，搞不好就是和忠井在一起的那个女人。”

“居然亲手杀了自己的丈夫，还把尸体填埋到墙里！真够帅的！不对，应该说是过分。”

“可怜的是他女儿实穗。我本来想把事情告诉她的。”

“但是，要是让凶手跑了，那可就彻底鸡飞蛋打了。”

“我不是不明白这道理.....但说到底，这一切其实都是外人的说辞。换做是被害者的血亲，或许想法会有所不同的吧。”

“也是。”

就在这时，福尔摩斯冲着房门那边喵地叫了一声。

“屋外是不是有人？”晴美连忙走到门边，打开了房门，“没人啊，

福尔摩斯。”

“喵——”

“它这意思是说，不可能没人的。”

“可是，这里的走廊弯弯曲曲的，大概是逃走了吧，”晴美关上房门说，“福尔摩斯也真是的，你要早点告诉我们啊！”

“总而言之，我们还是先到采尔马特去，之后再考虑吧，”片山说，“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嗯，因为刚才你说的那事太让人震惊了，所以我也没心思跟你说别的了。”

嘴上虽然这么说，最后晴美还是把昨晚她偷听到的靖子和浅井之间的对话告诉了片山。

“原来如此。所谓的爱情，确实挺复杂。”

“有的时候，人是会由恨生爱的。只不过，在那个问题上，浅井说的倒也没错。”

“哪个问题？”

“衣子或许确实早就知道靖子和浅井之间的事了，所以，衣子后来才会自杀。”

“以此来抽身？”

“你说反了。姐姐自杀，靖子就只能和浅井分手了。她是明知如此才死掉的。”

“那，她是为了拆散靖子和浅井？”

“所谓爱情，有时就是这样，”晴美点头说道，“不管是谁，在爱情方面，都是很自私的。”

“嗯……不过话说回来，靖子她也确实挺不走运。”

“但是，她的心里却还是很喜欢浅井。所以，她才会哭。”

“是吗？”

照这么说，松木说实穗昨晚偷偷去见了其他人的事，看来大概也是真的。

因为浅井当时也跑去见了靖子。

“话说，这关系还真够复杂的。”片山叹了口气。

“是啊。”

“但愿什么事也别发生。”片山由衷地说道。

“就现在的状况来看，不管谁杀了谁，似乎都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你就别再说些不吉利的话啦。”片山一脸苦涩地说道。

“我也不想看到发生杀人案。”

片山无法百分之百地相信晴美的这句话。

不管怎么说，第一起杀人案已经发生了。

片山只盼着之后别再发生第二、第三起案件了。

“片山先生，快开门啊！”

“是石津的声音，”晴美站起身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片山连忙打开房门，只见石津手里抱着一只偌大的包袱，冲进了房里。

“你快看！这面包的味道可好了！”

片山和晴美对望了一眼，而福尔摩斯也“喵”地叫了一声……

“据说再过十五分钟就出来。”松木回来说道。

“这么说，我们在这里等就行了，是吧？”

靖子一边环视周围积雪的大山，一边说道。

中巴上的所有人都下了车，漫无目的地在坎德施泰格车站随意走着。

看样子，准备乘坐汽车列车的人相当多，乘车场上，并排地排列着许多车。从私家车到普通的观光巴士，各种各样的车子，排成了长队。

“真是厉害呢。这么大的巴士也要上车吗？”

靖子一脸感慨地说道。

“只要不是车体特别大的大型巴士，就应该不会有问题。就算是我，也不会有问题的。”

看到松木拍了拍自己的肚子，靖子大笑起来。

那是一种极为自然的、十八岁的笑容。但另一方面，片山却也发现，她的目光正不时地投向浅井和实穗所在的方向。

“真是挺清爽的，”晴美深呼吸了一口，“搞得我都不想回日本去了呢。”

“可也不能总这样休息下去啊。”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片山总觉得，自己这样根本就算不上是“休息”过。

相反，他甚至还希望能在回去之后请假休息一阵子。

在这里，甚至就连天空的蓝色也和日本不同，总会给人一种透明的感觉。或许，这也是高耸的岩石大山和泛着白光的山顶积雪形成的鲜明对比造成的。

“哎？”

松木似乎看到了些什么。

“怎么了？”片山问道。

“你看那女的……”

片山顺着松木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在片山他们乘坐的中巴后头，隔着三辆车子，有一辆租用车，一名女子正靠在那辆车旁吞云吐雾。

“哦，那不是刚才松木你认错的那个人吗？”

“是的。她不是刚到宾馆的吗？怎么这么快就出发去采尔马特了？”

“大概人家就只是当天去当天回吧。”

女子脸上架着太阳镜，正悠闲地眺望着眼前的群山。

眼下，片山还并未看到忠井和“那女子”的身影。但毫无疑问，他们两人肯定会跟来的。

只要还没证实那女人就是水田夏代，片山的目光就不能从实穗的身上挪开。

此刻，甚至就连石津也暂时忘记了吃这件事，全神贯注地欣赏着周围的风景。

而福尔摩斯则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正独自悠闲地享受着散步的乐趣。

车队前边的人们似乎动了。

“似乎开始上车了啊。”

松木走回中巴旁，高声叫道：“请大家上车吧。车子快开了哦。”

看到福尔摩斯悠闲地朝着这边走来，片山也向着中巴车迈出了脚步……

“阿义！”

怎么会这样！又在这种地方遇上了！

但是，对方的这种叫法，实在可以说得上是特有的了。片山回过头去，看到儿岛光枝正喘着粗气向自己跑来，只得勉强挤出了个笑容。

“大婶，你要这么跑的话，可是会贫血的哦。”

“阿义，你快给想想办法吧！”

光枝满头大汗地跑到了片山的身旁。

“还是牛铃的事吗？”

“不是。牛铃我不要了，”光枝耸了耸肩，“也怪我自己不小心啊。”

“那这次又是什么事呢？”

“是有关这列车的事，”光枝说，“我想上车，他们却不让。”

“大概是因为坐满了吧。”

“不会的！他们都卖票给比我后到的人啦。”

“那可奇怪了呢。松木！”片山把松木叫到身旁，跟他简单地说明了一下。

“司机是怎么说的？”松木说道，“买票这种事，一般都是由导游或者司机来做的啊。”

“司机？司机是哪个啊？”光枝问道。

“就是你坐的那辆车的司机啊。”

“啊？我要坐的那辆车上没人啊！”

“这么说，是你自己开车来的？”

“不是的。我是从宾馆坐车过来的。那辆车现在已经回去了。”

片山似乎明白了。

“也就是说，大婶，你没坐车来，但你却想上列车？”

“车子都能上列车，人当然也能上的咯！”

“不行的，”松木苦笑了一下，“这趟车是用来搬运整车的专用列车，车上没有客车车厢的。”

“我站着就行。”

“话虽这么说……总而言之，你没车的话——”

“那我该怎么办才好？总不能让我一路走回宾馆去吧？”

这种大婶，任何人都拿她没辙。

片山和松木对望了一眼。就在这时，晴美抱着福尔摩斯走了过来。

“啊，您这是怎么了，大婶？”

“晴美，你听我说，他们这么做真是太过分了。”

典型的恶人先告状，也不看看真正过分的到底是谁。

听过光枝的讲述之后，晴美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是啊。松木，我们这辆中巴应该还有空座吧？”

“嗯……”

“那你就让她上我们这辆车吧。这位大婶，以前可是关照过我们很多呢。”

“嗯。反正他们不是按人头计费，是按车辆数计费的，所以也没什么关系。”

“太好了！这下子有救了。我的那些朋友也会很开心的。”

光枝拍了拍手。

“你的朋友？”

晴美突然想起光枝似乎不是一个人来的。可是，嗯，如果只是两个人的话，那么应该也还勉强凑合。

“大伙儿快来！这辆车可以让我们坐！”

光枝振臂高呼一声，只见五名，不对，应该是六名大婶立刻聚集到了光枝的麾下。

晴美和片山顿时大惊失色。

“怎么办呢？”片山说道。

“没办法，”晴美叹了口气，“我站着坐车吧。”

光枝等人一窝蜂地冲上车，中巴里顿时变得拥挤不堪。不管再怎么挤，最后还是有两个人没座位了。

“这辆中巴马上也要上列车了，”松木说道，“我站着吧，说不定还能帮我减减肥呢。”

“但话是我说出来的啊。”

中巴外，晴美、片山、松木（再加上福尔摩斯），召开了一场四方会谈。

“那个——”一名女子冲着几人说道，“抱歉打搅一下。”

“啊，刚才真是抱歉了。”松木说。

说话的女子，正是刚才被松木误认作他朋友的人。

“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干脆坐我的车吧。反正我这车是租来的，车上只有我一个人。”

“啊，可是……”

“没事的。二十分钟说来不长，但如果真站上二十分钟的话，那可是很辛苦的。”

“是吗？”片山舒了口气，“既然如此，晴美，咱们也就别辜负人家的一番好意了。”

“说的也是。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对了，这猫也可以上车吧？”

“嗯，没事的。”

“快看，中巴！那就到了之后再见啦。”

在松木的催促下，片山赶忙上了中巴。

晴美也抱着福尔摩斯上了女子的车。

“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的。隧道里很无聊的。”女子笑着说道。

“哎呀呀……”

片山在车门旁的座位上坐下，叹了口气。

中巴的后半车厢被光枝和她的朋友们完全占领，热闹非凡。

原先，光枝只是和另外一个与她年纪相仿的女子一起出行，但在格林德瓦，她们又和另外一个旅游团走到了一起。

浅井和实穗坐在司机背后的座位上，正在小声地谈论着什么。

要是让光枝发现浅井也在车上的话，那么说不定还会再次发生骚动。片山虽然有些担心，但光枝却一直忙着和朋友们瞎聊，根本就没有发现浅井的存在。

松木坐在车子最前方，司机的座位旁。

后边是石津、靖子，还有片山。

中巴缓缓开动起来。

尽管是货车，但这趟车却并非箱形。它的结构就跟平板车一样，拖拽着十多节车厢。

然后，车厢之间一直铺设着足够让轮胎通过的道路，排在前边的车从列车的尾部上车，在列车车厢之间不断向前行驶，塞满了整趟车。

列车员在前方引导着，让所有的车辆都在固定的位置停好。

车辆的左右方，只拉着些低矮的铁链。一节节车厢不断被车辆塞满，列车员也在车辆与车辆之间拉上了铁链。

“真有趣。”实穗两眼看着车外说道。

“有的时候，大雪会导致山崖的通道无法通行，”松木说道，“如此一来，就只能到山的对面去了。”

片山等人乘坐的中巴车也在列车的中间位置上停了下来。

当地的司机悠闲地伸长两腿，抱起双臂。

片山本以为，要让所有车都开上列车，会是一件要花费很长时间的事情，但没想到，不久所有的车辆就全都开上了列车，而列车也缓缓地开动起来。

“动了！车动了！”

光枝等人在身后吵闹起来。

片山苦笑了一下，把目光投向了窗外。

这才叫隧道啊。片山心中想道。

咔嚓、咔嚓，列车上回响着单调的车轮声。

“这车真的在动？”

光枝的声音让片山有了真实感。

总而言之，周围彻底一片黑暗。

换作是在日本的话，即便在隧道里，周围也灯火通明。这隧道里却连一盏灯都没有，车窗外也一片漆黑。

不光如此。中巴里，为了省电，彻底关掉了车里的灯。即使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也丝毫不夸张。

处在黑暗之中时，人的心中总会怀着一丝不安。

刚开始的两三分钟时间里，光枝她们还在不断地吵嚷着。经历过五分钟的黑暗之后，甚至连她们也彻底安静下来了。

车里能听到的声音，只有各人的呼吸声。从石津发出的“哈——呼——”的声音里，可以断定他已经睡着了。

真是个幸福的家伙。

片山抱起双臂，闭上了眼睛。处在这样的黑暗之中，不管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都已经彻底一样了。

这样的体验，确实让人感觉有些奇妙。

间隔一段时间之后，也还是能够看到一盏盏小灯——虽然数目极少——飞快地向身后滑过。

片山也开始感觉到了困倦。

虽然不存在时差问题，但彻底摒除了外界的刺激之后，人就会开始感觉到困倦。

大约二十分钟后，列车大致已经走过一半的隧道……

片山一边打盹，一边猜想着。

似乎有人从自己的身旁走了过去。

虽然片山没有亲眼看到，但他却有这种感觉。要么是从车前往车后，要么就是反过来。虽然周围什么都看不到，但片山却明显地有这种感觉。

管他呢！片山迷迷糊糊地想着。

哐啷哐啷。一阵声音响起。

“哎？是牛铃。”

光枝的声音响了起来。

大概是谁弄掉了吧。说起来，买牛铃做礼物的人似乎也不在少数。

牛铃声响过之后，车里再次变得一片死寂。

也不知过了多久……

片山感觉眼前出现了一团朦胧的白光。他睁开了眼睛。

列车的前方开始渐渐变得明亮。那感觉，就像是冬夜里的黎明一样。

“终于到出口了。”靖子说道。

沉闷的气氛一扫而空，大婶们也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真不得了！”

“有意思！”

要说心里话，应该是有些后悔上车才对。

列车驶出隧道，头顶上再次出现蓝天的时候，片山突然愣了一下。

“喂，石津，快醒醒！”

片山伸手晃动着石津的肩膀。

“啊——”石津摇着头说，“天亮了？”

众人哄然大笑。

“啊，松木先生。”靖子凑过头去看了看，“他还在睡觉呢。而且……”

“而且什么？”

片山也站起了身。

“真好玩儿。他脖子上还挂着牛铃呢！”

靖子笑了起来。

片山凑过头去一看，果然看到松木耷拉着脑袋，似乎还在熟睡。而他脖子上挂着的，正是那种游客们买去做旅游纪念品的牛铃。

“这到底是谁给他挂上的啊？真是的。松木，醒醒吧，车子要到站啦。”

片山伸手一摇松木的肩膀，松木的身子便缓缓地倒向一旁。

“喂！”片山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石津！松木似乎有些不大对劲！”

“他是不是不舒服？”

片山摸了摸松木的手腕。

“怎么回事？”

靖子一脸不安地看着片山。

“怎么会这样！”片山大惊失色。

“出什么事了？”浅井站起身，来到片山的身旁，“这人不是我们的

导游吗？”

“嗯……他死了。”

“什么？”靖子叫嚷起来，“这怎么可能！刚才——”

“嗯。刚才他还好好的，可现在，他却已经死了。”

片山轻轻拿起挂在松木脖子上的牛铃的布带，看到他脖颈的周围，还残留着乌黑的淤血痕迹。

松木是被人勒死的。也就是说，这是一起杀人案！

“啊哈哈！”

突然间，中巴的后方爆发出一阵笑声，吓得片山差点跳起来。

光枝等人还没有觉察到前方发生的骚动，肆无忌惮地大笑着。

哎呀呀。片山摇了摇头。终于，案件还是发生了。

列车停了下来。司机似乎也没有发现自己身旁邻座发生的异变，他一边吹着口哨，一边伸了个懒腰。

车辆顺次驶下了列车。

等中巴停稳之后，片山下了车，等待着晴美乘坐的车子到来。那车和中巴之间隔了两三辆车，没多久就来了。

“哥，”晴美打开车门，“你好好向人家道个谢吧。”

“没什么啦，”女子微微笑了笑，“隧道里一片漆黑，能和你待在一起，其实我也……”

“事情不妙了。”片山说道。

“怎么了？”

“松木死了。”

晴美一愣。

“你是说……那个松木？”

“对。列车驶出隧道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

“啊？”

“这事还得赶快报告给警方。我们该上哪儿去找警察呢？”

“这倒是件麻烦事呢，”女子说道，“要是不嫌弃的话，就由我——我叫沼内和子——来协助你们吧。你们会德语吗？”

“不会。”

“我稍微会一些。”

“是吗？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

“没什么。我去跟你们那辆车上的司机说一声，让他去找这里的警察吧。”

“拜托了。”

片山擦了擦头上的汗。

那位名叫沼内和子的女子走下车来，向中巴的方向走去。

“到底怎么回事？”晴美问道，“难道是心脏病发作了？”

“不，这是一起杀人案。”

“真的？”

“谁会拿这事来开玩笑？他是在黑暗中被人给勒死的。”

“是谁干的？”

“天知道。可是……杀害一个导游，为什么呢？”片山无奈地说道。

沼内和子回到了两人身旁。

“司机说，他这就去把车站的人员给叫来。”

“真是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晴美说道。

“没什么，有困难的时候，就该互相帮助嘛。不过——”沼内和子说，“刚才我稍微看了一下，感觉他似乎是被人给杀死的。”

“或许是吧。”

“啊……”

“也就是说，应该是中巴上的人干的吧？”

听到晴美的这句话，片山不由得抱住了脑袋。

“这下子可不得了了……”

就在这时，另外一个让片山感到头疼的人，也走下了中巴。

“阿义！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片山心想，要是可能的话，他实在是甘愿自己动手，在这里挖上一条直通日本的隧道……

3

片山很少会有这种与上司见面后感到开心的体验。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片山的这趟瑞士之旅，似乎也是一段很宝贵的经历。

“喂，片山！”

栗原踏进采尔马特的史怀特霍夫宾馆的时候，片山真恨不得跳起来去抱住栗原。

片山之所以没有这么做，还得多亏了福尔摩斯那声“喵”。

“课长！您还真是来得够快呢。”

“没办法。既然事情和水田家有关，上头也就不会因为海外出差而一脸不快了。”

“真是服了他们了。”

和那些语言不通的警察说明情况这种事，其疲劳程度简直是在日本工作量的好几倍。而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看，这起案件就是一起日本人之间的仇杀，所以瑞士的警方也不大想参与其中。

“有没有精通翻译的人？”在宾馆登记注册过之后，栗原对片山说，“我要和瑞士的警方联系一下，把长官写的信拿给他们看看。”

“这个嘛——”

话刚说到一半，片山心里便犹豫起来。

“怎么了？”栗原问道。

“哎呀，片山先生。”就在这时，沼内和子走进了大厅。

“啊，你好。课长，先前就是这位女士一直在为我们担任翻译工作。多亏了她，我们也省了不少的事。”

“你好。我是片山的上司，名叫栗原。”

“这么说，您就是那位令人闻风丧胆的搜查一课课长了？呃，我还以为您会长得更吓人一些呢。”

听到栗原的感谢之词，沼内和子摇头说道：“其实也没什么。反正我也就是随便出来遛遛。遇上这种案件，也是很少见的。不过，能够帮到你们，我反而感觉很荣幸呢。”

但是，换做一般人的话，似乎都不大想和杀人案之类的事扯上关系才对。难道说，沼内和子其实也是“晴美型”的那种人？

片山并没有忘记松木先前说过的话。先前松木曾经跟他说过，沼内和子长得很像松木认识的一名导游。当时松木还说，自己认识的那位导

游德语和英语都很好。

“那么，您能陪我们一起到这里的警署去一趟吗？我们要去见一下这里的负责人，和他们谈一下。”

“当然可以。”沼内和子点头说道。

栗原、片山和沼内和子三人一起离开宾馆，前往警署。

采尔马特只是一座小镇，镇上的主干道也只是一条长数百米的街道，而镇上的警署就在教堂的旁边。

几人沿着街道向前走去。

“喂，阿义！”

“又来了。”片山叹了口气。

“我还得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才行啊？”儿岛光枝咬牙切齿地说道。

虽然这事确实会让人感到困惑，但事情的根源却不在片山身上。身为警察，首先怀疑的对象，自然就是当时和死者同乘一辆中巴的那些游客了。

“眼下课长正准备找这里的警方负责人谈谈。谈完之后，估计事情就会有些进展了。”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因为先前是我叫大伙儿上那辆车的，所以我也感到自己有些责任呢。既然如此，那凡事就拜托啦。”

光枝的心情突然好了起来。她拍了拍片山的肩头，之后便转身离去。

“感觉她似乎并没感觉到困惑啊。”栗原笑着说道。

“总而言之，她们之后似乎还有事情要做，而且感觉有些着急呢。”

“嗯，反正她们的身份我们都很清楚，之后的事情也该由我们来着手处理，到时候再好好和她们聊聊吧。”

说着，三人迈步向着警署走去……

“是片山先生。”靖子低声说道。

要到警署去，就必然会路过这座教堂，靖子就是来参观这座教堂的。

说是教堂，但实际给人的感觉似乎也不算很大。

虽然这里只是一座小镇，却也同样存在着英国新教和天主教两种教会。而此刻靖子造访的这座教堂，是一处天主教的教堂。教堂的前方是一座小小的广场，许多游客在忙着拍照。

尽管教堂看起来较为朴素，并没有那种高耸入云的建筑，却和这座小小的登山街镇极为契合。

一想到那些登山者都会到这里来祈祷，靖子心里就会为自己只是来参观游玩而感到不安。

在教堂里绕了一圈之后，靖子便走出了教堂。

“哟。”

这时候，浅井也走进了教堂。

“哎呀……”

靖子停下脚步，和浅井四目相对。

“刚才，片山他们出发到警署去了。”浅井说道。

“嗯，我也看到了。”

“是吗？听人说，片山的上司从日本飞过来了呢。”

“照这么说，应该就是那个和他在一起的人吧。”

“也算是马上会有个了断了。”

“那不是还得等到查明凶手之后吗？”

“这么说倒也是。到底是谁干的呢？”

浅井走进教堂，远远地眺望着祭坛。

“虽然这一点也是个问题，”靖子说道，“但凶手为什么要杀那个人，却更让人觉得奇怪呢。”

“是啊。他不过就是个陪同导游啊。”

“莫非……”

靖子欲言又止。

“莫非什么？”

“没什么。莫非，是凶手弄错了人？毕竟当时周围也是一片漆黑。”

“嗯，如此说来，当时他身后坐的人……”

“就是我。”靖子说道。

“但男女可是有别的啊，凶手再怎么糊涂，也不会把男女都给搞错吧？”

“这么说倒也是。”

“嗯，不管有没有杀错人，凶手都肯定是我们这些人其中的一个。”

“是啊，既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

“说得没错，至少，应该不会是那些坐在后边的大婶。”

浅井笑了笑。

“但不管怎么说，即便死的人是松木，凶手原本的目标也不会是他。凶手想要杀害的，应该另有其人才对。”

“别吓唬人了。说到底，我才是最招人恨的人啊。”

“是啊，”靖子微微一笑，“你太太怎样了？”

“她有点不舒服，不过没关系，”浅井说，“你就是为了这事把我叫来的？”

“把你叫来？我吗？”靖子皱着眉头，一脸惊异地说，“我没叫你啊！怎么回事？”

“你不是找人跟我说，让我在这里等你吗？”

“我没有啊。我只是来这里散步而已。”

“那到底是谁……”

“我也不知道啊，”靖子摇了摇头，“我说，你太太现在单独待在房间里？”

“嗯，不过……”

浅井表情僵硬地说。

“你快回去！”

说完，两人便飞奔着离开了教堂。

虽然距离并不太远，但因为路上到处都是游客，两人在路上耽搁了不少时间。

好不容易，两人回到史怀特霍夫宾馆的门口，一路冲上了楼梯。

浅井敲响了房门。

“是我，实穗，是我啊。”

屋里没有半点回音。

稍迟一步赶到的靖子说道：“要把宾馆的人叫来吗？”

“嗯……不过……”

房门开了。

实穗就站在门后。她的情况看起来似乎很糟糕。

她的衬衫被撕开，纽扣也不见了，胸口稍稍袒露着。她的头发变得乱蓬蓬的，眼睛下边还残留着抓挠过的伤痕，脸上则是一副木然的表情。

“老公……”

“实穗！你怎么了？”

靖子推了浅井一把。

“进屋去！”

说完，靖子自己也一起进了屋，关上了房门。

“那男的……忠井……”

“忠井？就是先前被你拒绝了婚约的那个男的吧？”

“嗯。他一路追到这里来了，然后……”实穗抬起头来，猛地摇了摇头，“但他并没有得逞！我说的是真的！”

“我知道！我知道！抱歉，我不该丢下你一个人。”

“我说，”靖子突然说道，“你们快看。”

浅井抬起头，顺着靖子的目光看去。

一名男子倒在了房间一角的桌子对面。

“我用台灯……打了他。”实穗说道。

浅井凑到男子身旁，战战兢兢地蹲下身去查看了一下情形。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

“似乎已经死掉了。”

“怎么会？”实穗笑了起来，“我只是打了他而已！我只是用我身上仅有的力量，轻轻地打了他几下——”

“你振作点吧！”

靖子挥手给了实穗一记耳光。实穗呼地出了口气。

“对不起。我没事了。”

“这台灯可是很沉的啊，”浅井拿起了那只带有石头台座的台灯，“估计你也恰巧打中了他的致命之处。”

“这是他自作自受，”靖子厉声说道，“你，浅井先生，我想你也不至于会让你太太去找警察自首吧？”

“不会……可是……”

“就算这是正当防卫，这里也是外国的地界，还是会遭到警方的审讯。咱们都不懂德语，估计还是会被吓到的。”

“话是这么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把这男的扔出去吧。”

“扔出去？”

浅井瞪圆了眼睛。

“没关系的，只要死者身上没有能够证明他身份的东西，警方就没法调查。”

靖子快步走到尸体身旁，蹲下身去，把手伸进忠井的衣兜，拿出了衣兜里的所有东西。

“他住的似乎是另一家宾馆，”靖子看了看宾馆的卡片，说道，“大概是和他人一起来的吧。”

“应该是，”实穗说，“我想，和他在一起的应该是个女的。”

“女的？”

“对，”实穗稍稍顿了一下，补充道，“是个我不认识的女人。”

“照这么说，或许之后那女的还会来找他。”浅井说道。

“没事的。就说我们都没看到。”

靖子把忠井衣兜里的东西全都塞进了自己的裤兜里。

“这尸体……”靖子想了想，接着说道，“只能等到晚上再搬出去了。我们先把他给藏起来吧。”

“到了晚上呢？”

“把他搬到外边去。这镇子不大，没事的。”

“是吗？”浅井似乎有些害怕。

靖子看了看实穗说：“这一切，全都得由你太太来决定。我们该怎么做呢？你想怎么做，我们都会照办的。”

实穗轻轻摸了摸自己脸上的伤痕，然后，她把敞开的前襟拉起来。

“就把这男的扔出去吧。”

“实穗……”浅井咽了口唾沫。

“真够卑鄙的。这样对待女人，以为女人就会乖乖就范吗？绝饶不了他！”

实穗的眼中闪耀着光芒，那是熊熊燃烧的愤怒。

“是啊，”靖子点头道，“你太太说得没错。明白了吗？”

“嗯……”

浅井似乎已经彻底被靖子镇住了。他缓缓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三人一愣，全都呆在了原地。

最先回过神来的人是实穗。

“我来接，”实穗拿起了电话听筒，“喂……啊，片山先生……嗯，当然可以……呃，现在我准备洗澡呢，能请你等一个小时吗？我知道了。嗯，我会下楼去的。”

看到实穗挂断了电话，浅井问道：“是那刑警打来的？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有话要对我说。我和他约定，一个小时后，在楼下的休息室里见面。但是，我也不能这个样子去见他啊。”

“说得没错。你脸上的伤，最好化妆掩饰一下。”

“嗯。我……我还是先去冲个澡吧。一想到忠井的手碰过我，我身上就直起鸡皮疙瘩。”

“这主意不错。浅井先生，你先出去一下吧。”

“我？”

“对。这种时候，还是女人在一起更好。我帮她看下身上有没有淤青。”

“谢谢。勇治，你能先到外边等会儿吗？”

“嗯，我知道了。”

浅井转身准备离开房间，但立刻又回头说道：“过一会儿我再敲门。”

“你过三十分钟再回来。”实穗说道。

来到走廊，关起房门之后，浅井长长地舒了口气，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过三十分钟再回来吗？”

浅井嘟哝了一句，耸了耸肩，之后便迈出了脚步。

“这些个女人，还真是够狠的呢……”

两个女人——一个十八，一个十九——居然敢和尸体待在同一间屋子里。

胆子还真够大的！

浅井突然一愣，停下了脚步。

那只三色猫，就蹲坐在浅井的面前……

“让你们久等了。”

实穗走进休息室，来到片山和栗原所在的桌旁，低头说道。

“啊，不好意思，把你叫到这里来。”

说完，栗原便自我介绍了一番。

“您的名字我已经听家父说过了。”

实穗坐到座位上，开口说道。

片山和栗原对望了一眼。

“呃，其实呢，”栗原重新在座位上坐下，“警视厅吩咐过我，说要我做一件让人很难办的事。”

“什么事？”

“一件和令尊有关的事。”

实穗的表情变得紧张起来。

“家父遇上什么事了吗？”

“说来让人觉得可惜，令尊已经过世了。”

栗原轻描淡写地说道。

片山在一旁听着，感觉自己根本没法达到栗原的这种境界。

栗原的这种口吻，既不失颜面，又能充分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敬意，这实在是件很难做到的事。

这或许就是人常说的“姜还是老的辣”吧。

“家父他……是吗？”

实穗脸色铁青，但她却只是低着头这么说了一句。

“令尊这么早就过世，实在是令人感到很遗憾。”栗原说道。

“不敢当，”实穗也低下了头，“只不过，先前我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天了。”

“您的意思是说——”

“先前，家父整天满世界地到处转悠。不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遇到何种灾难，都丝毫不足为奇。”

实穗两眼看着栗原，开口问道：“家父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是在什么地方被卷入革命的骚乱中了？”

栗原摇了摇头。

“不是的。令尊是在日本去世的。”

实穗皱起了眉头。

“在日本？我记得，我和浅井出门度蜜月的第二天，家父就出门前

往海外了啊。”

“其实当时令尊根本就没有出国，一直待在日本国内。呃，与其说是‘待着’，倒不如说是——他已经被别人杀了。”

“被人杀了……”实穗喃喃说道。

“他是被人下毒杀害的。是一种剧毒，能在一瞬间置人于死地。”

实穗似乎有些发晕，她把手心贴到了自己的额头上。

“你没事吧？”片山伸出了手。

“嗯……我没事。”实穗摇了摇头。问道：“那——家父到底是被谁杀掉的呢？”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栗原把双手放到桌上，手指彼此交叉起来，“我们想找您询问一下，您是否有什么猜测？”

“找我？是吗？”实穗稍微顿了顿，说道，“想必你们也知道的吧，我和我母亲的关系不是很好。”

“嗯，有关这些情况，我们先前倒也有所耳闻。”

“哦，是吗？应该是大木女士告诉你们的吧，”实穗缓缓摇了摇头，“我母亲和我的年纪只相差十岁，感情也算不上融洽。”

“那么，您是否觉得，杀害令尊的人，或许就是夏代女士呢？”

片山本以为实穗会立刻点头。看到实穗陷入了沉思，片山也稍稍感觉有些意外。

“这个嘛……”实穗想了一阵，缓缓开口说道，“大木女士一定觉得这事肯定是夏代干的吧。因为大木女士一直都很恨她。”

“为什么呢？”

“因为大木女士已经在我们家里干了二十年的时间，自打我出生之前，她就已经在我们家做事了，所以，她的立场很接近于主妇。”

“所以我觉得，是夏代女士横插了一脚？”

“没错，”实穗点头道，“大木女士一直很讨厌夏代。当然了，她也不会因为这事而怠慢了工作。”

“但是，在令尊离开家的第二天，夏代女士自己也出门去旅行了。”

“是吗？那么，果然.....但我总觉得这事有点蹊跷呢。”

“怎么个蹊跷法儿？”

“家父常年不在家中，不管夏代怎么做，他都不会有什么怨言的。”

“原来如此。”

“这个嘛.....要是她杀害了家父，之后自己也出门去旅行的话，确实会有些招人怀疑。可她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

片山也觉得实穗的话很有道理。

“当然了，如果是夏代有什么难言之隐，急需用钱的话，那么事情也就另当别论了。”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已经派人去查了。我们也知道您眼下正在度蜜月，但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顺利展开搜查，实在是抱歉。”

“没什么，”实穗摇头道，“那么，我们也得立刻启程回国了。我会跟勇治说明情况的。”

“是啊。”

“但是，另一起案件——有关导游被杀的那件案子，目前情况如何呢？”

“我们已经跟这边的警察谈过了。当然了，从手续上来说，确实还是有些麻烦，但日本警方目前已经接手了搜查工作。”

“是吗？”实穗站起身，“我们是否可以立刻启程回国呢？”

“当然可以。我们会安排好，让您明天就离开的。回去之后，就请您先做下准备吧。”

“真是不好意思，那就之后再见吧。”

实穗站起身来，走出了休息室。

“哎呀呀……”栗原长舒了一口气，“这类的工作，总会让人感觉疲惫不堪呢。”

“课长您也有这种感觉？”

“当然有。我是个敏感脆弱的人。”

难得栗原会如此说自己。

“不过话说回来，感觉她似乎也挺镇定呢。”片山说道。

“嗯，不愧是大家闺秀啊。”

在片山看来，实穗的表现似乎有些镇定得过头了。

“如此说来，那女人果然不是夏代啊。”

片山心中感觉有些纳闷。

“那两个人呢？”

“我想应该也到这里来了吧。只不过，他们住的似乎不是这家宾馆。”

“而且咱们也不能到处去调查宾馆啊。”栗原说道。

“这镇子其实挺小的，上街去转转，说不定也会遇上呢，”说到这里，片山压低嗓门，“还有，那个女的……”

“你说沼内和子吗？我已经派人去调查有关她的情况了，”栗原点头道，“的确，她的行为让人感觉并不只是单纯的好事。看样子，她似乎还准备在这边长待下去呢。”

“先前，松木还把她误当成是自己认识的导游呢。”

“我已经派人去调查她的经历和职业了。详细的情况，很快会反馈回来的。”

“没这必要。”

就在两人边喝咖啡边谈的时候，突然有人插了一句嘴。

片山和栗原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只见沼内和子已经来到了两人所在的桌旁。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片山不由得睁大了眼睛。

“我就坐在那里。”沼内和子指了指相邻的桌子。

“你坐在那里？”

“只不过，我戴了一顶金色的假发，然后背对着你们。”沼内和子说道。

“原来如此。可你为什么……”

“这是我的生意。”

“生意？”

“我就是干这行的。”

沼内和子打开手提袋，从里边拿出一张证书来，放到了片山和栗原的眼前。

“侦探社？”片山吃了一惊，“那——”

“我以前确实干过导游，而且和松木也很熟。因为我懂德语。”

“那，你果然……”

“松木跑来和我打招呼的时候，我确实大吃了一惊。只不过，我干导游的时候是用的另外一个名字。”

“为什么？”

“以前有个同行和我同姓，我们两个经常被人搞混。后来，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类似艺名一样的名字。松木知道的是我的那个艺名。”

“原来如此，”栗原把证书递还回去，“嗯，先前也确实多亏了你帮忙。话说回来，你干吗要和这案子扯上关系呢？”

“我说了，这是我的工作。”沼内和子说道。

“怎么个意思？”

“保证实穗小姐的人身安全。这就是委托人委托的工作内容。”

“这个……”片山再次吃了一惊，“可是……你的委托人是谁？”

“本来这也算是个秘密，不该跟你们说的，但听过方才你们的对话之后……”

“是水田雄一郎吗？”栗原问道。

“没错。”

“如此说来，水田先生还在担心女儿的人身安全？”

“对。虽然水田先生并没有特别嘱咐过我，让我做什么事，但他却跟我说，实穗小姐一旦遇到什么危险，就要我挺身而出。这样的工作，本来也不该由我们来做。”沼内和子微笑道。

“恕我冒昧，”片山说道，“您会防身术？”

“空手道和柔道方面，我都是有段位的。”

片山睁圆了眼睛。

“那，你对松木被杀这件事又有何看法呢？”

“我当时也吃了一惊，没想到他竟然会被人给杀了.....其中的缘由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觉得，估计是因为他知道了些什么不该知道的事吧。”

“原来如此。”

“可松木本人似乎并没有这种感觉啊。”

“那么，挂在他脖子上的牛铃呢？”

“我听说他是被人勒死的，所以，凶手大概也是为了不留下指纹，才用那根带子把他勒死的。目前我就只能想到这种可能了。”

“深有同感，”栗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欢愉之色溢于言表，“话说回来，这趟旅行中的侦探还真不少呢。那么，实穗小姐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呢？”

“实穗小姐那边嘛.....有个名叫忠井的人一直在追踪她。”

“这我知道。那个忠井还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吧？”

“我还没见过那女人，很想知道那女人到底是谁。”沼内和子摇头说道。

“可是，明天实穗小姐就要回国去了。”

“对。如此一来，我的工作也就结束了。当然了，我也会想办法，和她一起回国。”

“我会设法安排的。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算是我的一点谢意。”栗原挺胸说道。

“不敢当。不过，我们公司历来坚持，这些事情都必须自己动手去做，”沼内和子站起身来，“那么，我就先告辞了。”

说完，她行了个礼，转身走开了。

“这女的可真够厉害的。”栗原说道。

“但这样一来，案件也就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转移到日本国内去了啊。”

“嗯。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别担心，我们会在日本彻底解决这件案子的。”栗原说道。

回到房间之后，片山看到晴美正倒在床上。

“怎么样了？”

片山向晴美复述了一遍他们和实穗、沼内和子之间的谈话。

“原来如此。她的反应倒也确实挺镇定的，”晴美一脸感慨地说，“但是，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怎么奇怪了？”

“实穗她干吗要包庇她的继母呢？”

“这个嘛……”

“其实，实穗大概也知道吧。”

“知道什么？”

“她父亲被人杀了的事情。先前你跟我说这事的时候，屋外不是还有人偷听吗？如果当时偷听我们谈话的人就是实穗的话……”

“可我们也没有什么证据啊。啊，是福尔摩斯。”

门外传来了喵的一声。

片山打开房门，福尔摩斯慢步走进了房里。

“它嘴里似乎叼着什么呢。”

晴美从床上跳了下来。

“这是什么？”

晴美捡起了从福尔摩斯嘴里掉到地上的一张卡片一样的东西。

“是宾馆的住宿卡。这卡可不是咱们住的这家宾馆的啊。”

“嗯？这是什么意思呢？”

“宾馆的名字和房间号……我说，要不你就去看看，到底是谁住在那家宾馆的那个房间吧。”

“可我们已经差不多准备离开这里了啊。后续的搜查工作，大概也要回到日本国内再继续展开了。”

片山叹了口气，耸肩说道：“我知道了。”

“语言不通也没关系啦！你就只需要到那家宾馆里，突然敲响那房间的房门就行了。”

“你就知道使唤人。”

“走好不送。”

“要是杀人凶手在屋里准备好，然后我再也回不来了，你就开心了，是吧？”

“喵——”

“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在片山兄妹俩吵嚷不休的时候，两人的耳边响起了石津的声音：“片山！”

片山猛地打开了房门。

“啊，正好，我有件事想拜托你呢。”

“什么事？”

“麻烦你到这卡片上写的宾馆去一趟吧……”

说着，片山亲热地拍了拍石津的肩头，向他说明了情况……

第三章 繁忙之夜

1

“总而言之，”片山歇了口气，说道，“现在，我们就先来梳理一下已经查明的情况吧。”

众人全都停下手上的筷子，侧耳聆听着片山的讲话——一般来说大家的反应应该是这样的，但眼下的情景却并非如此。

“大家都很清楚了，”晴美挥了挥手，“话说回来，明天实穗就要回去了。你就不想设法在这里把这起案件解决吗？”

“正因为我想，所以我才——”

“你们能不能等吃完饭再说？”

石津一边撕扯着盘子里的肉，一边说道。

“喵——”

福尔摩斯也叫唤了一声，感觉就像是在劝阻众人一样（也可能只是片山的一厢情愿）。

“混蛋！随你们的便吧。”

片山嘴里嘟哝着，自暴自弃地嚼着肉。石津突然吃了一惊。

“片山！”

“干吗？”

“你还吃？”

“不行吗？”

“也不是不行……但刚才你不是已经吃过甜点了吗？”

“没错，我是吃过甜点了。但有哪条法律规定不能在吃过甜点之后再吃肉呢？”

“哥，你能不能冷静一点？”晴美皱起眉头，“你听好了，你要是不能冷静地去面对问题，那么案件也就解决无望了。”

“所以我——”

“为此，我们需要整理一下现在已经查明的情况。”

“完全没错！”石津点头说道。

片山怒上心头，又叉了一块肉到自己的盘子里。石津的脸上露出了不安的表情。

难得众人在饭桌旁如此安静。

采尔马特的史怀特霍夫宾馆，餐厅里空空荡荡的。

眼下还没到当地人吃晚饭的时间。而那些参团旅游的游客也都还没有来。

不，说句实话，其实片山等人是提前打听好团体游客们的进餐时间，为了避开他们，而故意提前来用餐的。如今，片山他们也都大致习惯旅行生活了。

“喂，石津，”片山重新振作起精神来，“你真的到那家宾馆去查过了？”

“片山，你是在怀疑我吗？”石津一脸吃惊的模样，强调道，“我先前在你和晴美面前撒过谎吗？”

“嗯，这我知道，可是——”

“的确，在面对父母或上司的时候，我曾经撒过谎。小时候，打球时球砸碎了别人家的玻璃窗，我确实说过不是我干的，而把一切责任全都推到了别的孩子身上。可你知道吗？看到别的孩子被人给狠狠训斥了一顿的时候，我的心里到底有多难过！如果当时发生的事让那孩子的人生发生了转变，那么我这辈子都会生活在负罪感当中——”

“喂，没人问你的往事。”

“啊，抱歉。”

“没事啦。这故事其实也挺不错的。是吧，石津？”

“你.....你也这么觉得吗？晴美，你可别看不起我。求你了，你就代替那孩子，说句原谅我的话吧。”

“够了，别在这种地方演你的新派悲剧了。”

“喵——”

福尔摩斯也鼓起了掌（当然了，实际上就只是叫了两声而已）。

“可你为什么没找到那家宾馆呢？”

晴美突然说道。晴美转换话题的速度，完全可以和过山车相媲美。

“这个嘛，大概是卡搞错了吧。”

是你搜查不力吧！片山在心里恨恨地默念着。要是片山把这话说出口，估计石津就要再次开始他的“自传”了。

“嗯，这事暂且不提，”晴美再次转变了话题，“我们的这趟欧洲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呢。”

“终于要结束了，”片山说道，“要是再让我遇到什么杀人案，那么等我回到日本之后，估计头发都得白了。”

“真够夸张的。”

“但是，有关这起案件的事，之后就全都交给其他人去办了。”

石津突然一脸认真地说道。而他的这句正儿八经的话，却勾起了片山心中的不安。

“喂，还要再吃点肉吗？”

“要啊。”

这样，那倒也还没什么大问题。

“事情都是有主线有支线的。”晴美说道。

“什么事？”

“肯定是案件，”晴美冷冷地看着片山，“你听好——首先是水田雄一郎被人杀害，之后尸体被嵌到了墙里。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嗯，也没人能先自杀，然后再自己钻进墙里去吧。”片山点头肯定道。

“然后，雄一郎的女儿实穗和浅井勇治结婚，来到瑞士度蜜月。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是没法杀害水田雄一郎的。”

“喂，难道说，你还怀疑是实穗下手杀害了她父亲不成？”

“这种事情也不算少见。就算妹妹动手把哥哥杀了，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片山连忙喝了口水，干咳了一声。

“这.....这倒也是。”

“实穗姑且不论，浅井勇治却是有动机的。要是他和实穗结婚，为的就是将来继承水田家的财产的话.....”

“可是，浅井和实穗出门去度蜜月的第二天，水田雄一郎也出门去了啊。”

“所以说，他们两人是无法杀害水田雄一郎的。当然了，他们也确实有成为共犯的可能性。”

“这我知道。”

“水田雄一郎的妻子夏代的可能性很大。水田消失后的第二天，她也出门旅行去了。”

“那个，和忠井在一起的女人或许就是夏代。”

“这一点很快就能查明的。只不过，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既然水田知道自己很可能会被人杀掉，那他先前为什么却一点防备都没有呢？”

“有时候即便做好了万全的防备，最后也还是会被人给杀掉的。”

“也许吧。而与此相关的，就是先前被实穗甩掉的那个名叫忠井安夫的男子。他不远万里一路追着实穗来到这里，又是为了什么？”

“大概是因为恨意吧。”

“就算是由爱生恨，又至于一路追到瑞士来吗？光从费用上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说的也是。如果他认识夏代，那么费用自然就是由夏代来出了。”

“说来说去，那个和忠井在一起的女人是不是夏代，这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了啊。”

“如果她就是夏代，实穗又为何什么都不说呢？”

“这就不得而知了。这也是一个谜，”晴美歇了口气，“我要吃蛋糕！喂，我说！”

名侦探“追查凶手”的行动就此中断。人世间，也还是存在相较于侦探活动更喜欢甜食的名侦探呢。

虽然语言不通，但只要用心表现的话，那么交流其实也就没有什么障碍了。看到自己想要的蛋糕端上了桌，晴美心情大悦。

“啊，阿义！”

这时候，众人耳边响起了一声叫喊。

尽管片山设法避开了团体游客，但要避开儿岛光枝，却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您好。”片山从座位上起身，弓着腰说道。

“没事的，没事的。你就坐下吧。我们这边人挺多的，所以还是到对面的桌子去坐好了。”

“是吗？”

看着那群吵吵嚷嚷的大婶三三两两地横穿过餐厅，片山心中暗自庆幸自己不需要和她们同坐一张桌子。

“从明天起，大家就可以自由活动了。真是太好了！”光枝笑着说，“话说，咱们乘坐的那辆中巴上居然还有个杀人犯，这事可是回去之后的谈资呢。”

看样子，她们似乎觉得这事很有趣。

“回国之后，警方还会在国内继续展开调查的。”

“是吗？到时候你们就说要进行现场检证，再到瑞士来旅游一趟怎样？到时候，阿义你干脆就顺带着度个蜜月吧。”

“蜜月？”

“我说，阿义——”光枝压低了嗓门。

每次光枝压低嗓门之后，必然会向片山提起有关结婚的事来。

“什么？”

“你觉得靖子这人怎么样？”

“多田靖子？”

“是啊。我倒是觉得，她和你完全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

“她才只有十八岁啊。”

“那又有什么关系！不就是相差个几岁吗？等你们七老八十之后，就不会在意这些事啦。”

这话说得真够长远的。

这时候，一名妇人走到光枝身旁，说道：“我说，光枝，我们该坐哪里才好呢？要不赶紧坐下来的话，就没法点菜啦。”

“知道了，马上就去。阿义，之后再聊啦，”光枝冲着片山挥了挥手，“Auf Wiedersehen。”^[3]

光枝的一句德语，差点把片山呛倒在地。

“我说，先前我把方巾借给谁了？我忘了。我借给谁了？”

一名大婶冲着其他大婶高声叫嚷起来。

“你怎么又提起这事啊！不是已经说了你谁都没借吗？”

“我确实借给人了。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的！我可还没有老糊涂呢！”

“你自己看看，你一直说你包借给我了，最后不就在你手上吗？”

“那是两码事！是这样的……”

片山的心中，不由得对站在大婶们桌边、等着她们点菜的服务生萌生了同情的感觉。

“就她们那样子，估计点个菜都得花上三十分钟呢。”片山说道。

“这算是偶然吗？”晴美说道。

“喵——”福尔摩斯也叫了一声。

“喂，你在说什么啊？”

“你自己大概也想来些甜点吧？话说，你觉得怎么样呢？”

“你要给福尔摩斯也来一份蛋糕？”

“不是啦！我说的是靖子的事。”

“多田靖子？她怎么了？”

“她和浅井在瑞士相遇，这是否也是个巧合呢？当然了，虽然也不能说完全没可能，但我们也不能排除他俩是故意走到一起这一点啊。”

“不可能是故意的。她是跟婶婶一起来的。”

“就算她是跟着婶婶一起来的，也可能是她预先查明了浅井新婚旅行的日程，之后又碰巧听光枝婶婶说起出发的日期是同一天，然后就跟着来了。”

“话是这么说……照你这么说，她和浅井有什么图谋？”

“我可没这么说哦。只不过，其他人都还不知道他俩的关系呢。”

“这可未必。说不定，实穗其实也知道的。”

“但是，浅井和靖子见面的时候，实穗不是也去见了什么人吗？”

“问题就在这里了，”片山点头道，“那天晚上，松木看到的到底是谁呢？”

“如果能够查明这一点……”晴美摇了摇头，“啊，对了，现在松木也让人给杀了啊。”

“这你都能忘记啊！”

“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这事和水田雄一郎被杀一案是否存在什么关系。”

“嗯。可他为什么会被人杀掉呢？真让人搞不懂啊。”

“说不定他背地里还搞了不少的花样呢。比方说贩卖毒品啦，倒卖人口啦。”

“你以为你还活在三百年前？贩卖人口……”

“哎呀，我这样的美女，可是随时身处危险之中。那些人贩子说不定还想把我卖到哪个国家的王宫后院去呢。”

“用不了多久，人家就会把你送回来的。”

“什么嘛！”

“喵——”

福尔摩斯不耐烦地叫了一声。

“跑题了。总而言之，杀害松木的人，当时就坐在那辆中巴上。”

“的确如此。即便松木是被误杀的，凶手当时也一定就在那辆中巴上。”

“当时那辆车上有我、石津、多田靖子，还有浅井和实穗夫妻俩。除了这些人之外，就是光枝大婶和她的那些同伴了。”

“那群大婶应该可以排除在嫌疑之外。”

“会不会是那群大婶中的某个一直对松木怀恨在心，一路追到了瑞士来？”

“你想多啦。”

“说的也是。但如果把她们都排除在外的话，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多田靖子、浅井勇治和实穗三个人了。”

“说得没错。如果说，松木是因为目击了实穗头天夜里偷偷和人见面而被杀，那么嫌疑最大的就是实穗了。”

“可是……”

“我只是做个假设罢了。但是，当时周围一片漆黑，所有人都看不到其他人的行动。”

“没错，换句话说，也并非完全没有凶手把松木误认为其他人的可能。”

“松木后边是谁？”

“靖子和石津。我则独自坐在他们两人的后边。”

“晴美！”石津突然大叫一声，把晴美吓了一跳。

“怎……怎么了啊，石津？你没问题吧？”

“我和多田靖子坐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太多的想法。这是片山搞的阴谋啊！”

“我搞这种阴谋干吗？”片山板起脸来说道。

“靖子当时坐的靠窗还是靠走道？”

“靠走道。石津则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呼呼大睡。”

“我只是正常地睡觉罢了。”

“如此看来，凶手当时很可能是想杀害靖子，结果却误把松木给杀了呢。”

“是啊。但话说回来，真的会有人想要靖子的命吗？”

“会不会是浅井？”

“浅井？”

“对。要是他和靖子之间的关系再继续下去的话……”

“但你先前不是听他们说……”

“当时那些话，也可能是他们故意说给我听的啊。”

“这么说倒也对。”

“即便他们不是故意说的，浅井大概也不想让实穗知道多田衣子的事。”

“嗯……”

“或者说，是实穗被靖子抢走了丈夫，所以就想动手杀害靖子。”

要让晴美来猜测，估计所有人都会被她给当成杀人犯。

“你整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也亏你还能活到今天。”片山感叹道。

“你就别整天乱发感叹了好不好？”

“话说回来，那个让你去坐她车的女人——沼内和子呢？”

“她是个侦探。只不过，她是受人所托，来保护实穗的。”

“那只是她个人的一面之词。而且，说雇主是水田雄一郎的人，也只有她一个。”

“是吗？她应该认识松木吧。”

“而且当着松木的面，她还否定了这一点。为了让松木闭嘴，她就……”

“等一下。当时，我和福尔摩斯都在她的车上啊。”

“但当时周围一片漆黑。要是她摸黑悄悄离开车子……”

“然后再偷偷溜上中巴，勒死松木？”

片山耸了耸肩，说道：“可能性不大。如此看来，她应该是清白的。”

这时候，栗原走进了餐厅，而片山等人的“凶手推断”也就此告一段落。

“怎么，你们已经开饭了吗？”

“都已经吃过了，”片山说道，“课长您就来这边坐吧，我们马上就要离开餐厅了。”

“没事，我还不饿。在飞机上，我吃了太多的机内餐点，”栗原苦笑着说，“一想到那些餐点也是包含在机票钱里的，我就觉得剩下太可惜

了。”

“那……您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这个嘛，我们已经查明水田夏代入住的宾馆了。”

“是哪家宾馆？”

“一家名为K的宾馆。在这座镇上，那宾馆也还算马马虎虎吧。”

“K……”片山扭头冲着石津说道，“喂，你把那张卡片拿出来。”

“现金卡吗？”

“你哪有那种东西！我说的是我刚才给你的那张宾馆卡。”

“哦，你说这东西啊。”

宾馆卡上有“K宾馆35号房”的字样。

“喂，先前你到底都找到哪儿去了啊？”片山瞪着石津说道。

“我就在这镇上找的啊。难道这宾馆是在邻镇？”

片山彻底懒得理会石津了，站起身来说道：“好，那么，我们就去会一会水田夏代吧。”

“我说了不是我！”

“不对，我记得我就是把方巾借给你了……”

片山他们离开餐厅时，儿岛光枝等人围坐的桌旁，大婶们的争执依旧还在继续。

尽管争执还在继续，但在邻桌的沼内和子的帮助下，大婶们翻看着德语写成菜单，已经点好了饭菜。

因为沼内和子坐的地方离片山他们较远，而且中间还隔着光枝等人围坐的桌子，所以片山他们并没有留意到她的存在。

片山他们离开餐厅之后，沼内和子也立刻站起身来，走出了餐厅。

2

“No! No!”

宾馆前台的男子顽固地重复着。

“我算是没辙了!”

栗原一脸困惑的模样。

尽管几人来到了K宾馆里，但他们却被前台的人叫住，再也无法往前一步。

站在那位看起来就颇为顽固的老者的立场上看，眼见一群并非本宾馆住客的日本人蜂拥前来，甚至都没跟前台打个招呼，就径直往宾馆里走，这样的行为也确实让人感觉有些可疑。

老者毅然挡在一行人的面前，纹丝不动。而且，片山等人中没有人会说德语，老者又只会说德语。

“No!”

虽然这句话倒还算是英语，但光是凭着这样一个词，彼此之间也是无法沟通的。

“换做是在日本的话，只要把警察手册拿出来给他看看，凡事就搞定了啊。”栗原恍然道。

“不行的，这里可是瑞士。要不，还是去把这里的警察给叫来吧。”片山说道。

“可是，我们也没工夫搞这种事了啊。”

“要不，干脆把他放倒在地吧。”石津提议道。

“你省省吧，要是搞出什么国际关系问题来，那可怎么办?”

“就是！”

晴美冲着蜷坐在几人脚边的福尔摩斯说：“福尔摩斯，你去看看情况吧。”

福尔摩斯抬头望着晴美，张嘴打了个呵欠。看样子，它似乎有些不大情愿。

但是，或许因为福尔摩斯知道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它伸了个懒腰，抖抖身上的毛，喵地叫了一声，猛地跳上了前台的柜台。不等老者有所反应，它用脚一捅柜台上的呼叫铃，把呼叫铃给踢到了地上。丁零——清脆的声音响起。

老者满面通红，怒气冲冲地看着福尔摩斯。福尔摩斯纵身一跃，跳到了柜台的内侧，似乎打翻了什么东西。

老者怒喝一声，跳起身来向柜台里边追去。这时候，福尔摩斯早已灵敏地逃到柜台深处的帘子后边。

老者一路追着福尔摩斯离开了。

“得手了，”晴美微微一笑，催促道，“我们走吧。”

宾馆并不算太大，很快，几个人便找到了那间房号为35的房间。

“是这里吗？喂，别大意，搞不好里边的人就是杀人犯呢，”栗原提醒道，“片山，你去敲门看看。”

“是。”

片山有些不大情愿。但是，既然课长下了命令，片山也无法拒绝。

片山抬起手来，准备敲门。

“喵——”

福尔摩斯猛地冲过了走廊。

“怎么回事？福尔摩斯，你在参加百米赛跑吗？”晴美悠然问道。

福尔摩斯猛地停下脚步，扭过头来，喵地叫了一声。

“怎么了啊？”晴美蹲下身问道。

走廊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之后，几个人便看到前台的老者端着一支看上去已经有好些年头的霰弹枪，出现在眼前。

老者用枪口瞄准片山等人，嘴里大喊着一些意思不明的话语。总而言之，老者的态度很不友好。

“快逃！”

栗原高声叫嚷着跑开了。

眼见课长已经开溜，片山也放心地开溜了。

“快跑！”

“喵——”

片山、晴美、石津，还有福尔摩斯，赶忙跟着栗原跑了起来。

“气死我了！”栗原怒不可遏，“居然拿枪对着客人。”

“这就叫‘欲速则不达’啊。”沼内和子一脸笑容地说道。

“可再怎么说……”

“这里可不是日本。”

栗原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但……

走出镇上的警察局，只见片山等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辛苦您了。”

石津低下了头。

“您没事，比什么都强。”

听到片山的话，栗原瞪了片山一眼。

“居然丢下我，一个人跑掉！”

“课长！”

“你给我记着。”

不过看样子似乎也没什么大问题。

逃离宾馆的时候，栗原摔了一跤，最后让那名老者给捉住了。

老者把栗原送到了警察局，不巧栗原认识的警察不在警局里，结果，栗原就被扔到看守所里，蹲了整整三个小时。

“栗原先生，”晴美柔声说道，“我们真的很担心您。”

“嗯，我知道的，可是……”

“还有，搜查一课课长可是日本警方的代表，您可要大度一些啊。”

“这话倒是没错。”

“您就把这事当成是参观国外的看守所好啦。”

“参观吗？嗯。这么说倒也对。这样的经验也是很少的。”

“是吗？”

被晴美这样一说，栗原的心情好了一些。

“好，那我们就出发吧。”

“话说那老头应该不会再端着枪追来了吧？”

“没事啦，这里的警察已经跟宾馆那边联系过了。”

“这样的话，我们也就可以放心了呢。”

几个人再次——这次还加上了沼内和子——迈步向K宾馆走去。

此时，天色已经不早。

老者依旧站在K宾馆的前台旁。栗原等人板着脸走进了宾馆。这一次，老者并没有阻拦几人。

然而，老者却也没有向几人道歉。

“看样子，他是那种打死都不肯认错的老顽固呢。”沼内和子一脸愉快地说道。

“一点儿都不干脆。这样的话——”

“这里的生活习惯和日本不同，就算自己做错了，他们也不会立刻就向他人道歉的。”

至少老者没有再拿枪对着自己，起码在这一点上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片山心想。

“话说回来，这下子可麻烦了，”走在宾馆走廊上时，栗原开口说道，“闹了这么一大通，凶手会不会闻风而逃了呢？”

“可是，凶手刚才未必就一定在房间里啊。”晴美安慰道。

“就是这里了。”

虽然房门号是35，但房间却并不在三楼上，而是位于一楼最深处。

“喂，片山，你去敲门看看。”

又是我啊！片山尽可能地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伸手敲了敲门。要是自己的行为刺激到对方，对方开门就是一枪的话，那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屋里似乎没人。”

敲了三次门之后，屋里依旧没有任何动静。片山说道：“没办法，回去吧。”

“等一下。你稍微平静一下，然后再轻轻地敲一次试试。”

要是屋里有人，早就出来开门了。但是，既然课长都这么说了，那也没办法。片山抬起手来，准备再次敲门。

福尔摩斯先前一直静静地陪在众人身旁，这时候，它突然猛地跳了起来，大叫一声。

“屋里肯定有什么问题，”晴美说道，“石津，把门撞开！”

“遵命！”

对石津来说，这类体力活完全就是他的拿手好戏。“让一下！我要上了哦，”石津在门外摆出了准备撞门的架势，“一，二——”

就在这时，房门突然打开，石津险些扑空摔倒在地。

房间里站着一名女子。她就是和忠井安夫在一起的那女人。此人是否就是水田夏代？

女子身上穿着一件睡衣，正睡眼惺忪地看着片山等人。不对，应该说她的目光有些游移不定。

“打搅了，”栗原说道，“请问您是水田夏代女士吗？”

女子缓缓点了点头。片山突然看了看女子的脚下。

女子赤着双脚，脚下有一摊发黑的水渍一样的东西。说不定，那其实就是……一摊血？

“课长——”

“你闭嘴。呃，失礼了。其实，我们想找您询问一些有关您丈夫的事。”

女子偏着头看着栗原。栗原干咳了一声。

“或许有些冒昧，说来会吓到您，其实我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

“是血！”晴美叫道。

“嗯？什么？”

栗原吃了一惊，扭头一看。就在这时，女子缓缓地向着栗原的方向倒去。

“哎呀呀——”

栗原赶紧往后一闪，女子便面朝地板倒在了走廊上。栗原睁大了眼睛。

“喂！这是……”

女子睡衣的背部已经被血迹染红。那摊血一直延伸向走廊。“喵——”

福尔摩斯尖叫一声，一口气跳过女子的身体，冲进了房间。

“或许凶手就在房间里！哥！”

“我……我知道了！”

片山紧随福尔摩斯冲进了房间。他这么做并不是出于勇敢，而是因为看到血迹险些引发眩晕而造成的。

“立刻去通知宾馆的人，让他们把警察给找来吧。”沼内和子说道。

“嗯，那就拜托了。”就连久经战阵的栗原也呆住了。

“石津，快去看我哥。”

晴美刚一发话，先前呆站在原地的石津立刻回应了一句“包在我身上”，冲了进去。

“怎么会这样？”

栗原猛地回过神来，蹲下身去摸了摸倒在地上的女子的脉搏。

“怎么样？”晴美问了一句，但答案却已经是显而易见了。

“已经死了，”栗原重新换上先前那副职业警员的表情，“背上被人给捅了一刀。但……”

血迹却只出现在房门口。

“是在这里被刺中的吗？”

“嗯。大概是她听到了片山的敲门声，准备过来开门的时候，被人从身后刺中的吧。”

“照这么说，她是刚刚被人刺中的。”

“凶手或许还在房间里。喂，片山！”

栗原大喊了一声。

说起先前紧跟在福尔摩斯身后冲进房间里去的片山……

“喂！福尔摩斯！当心啊。”

此时的片山，正在房间里环视着四周。

福尔摩斯毫不犹豫地向着正面的窗户边冲去。来到窗帘下边，福尔摩斯停下了脚步。

“喵——”

它回头冲着片山叫了一声。

“怎么了？”

片山一个箭步冲到窗前，伸手拉开了窗帘。窗户开着。片山伸头到窗外一看，窗户距离地面的高度虽然比一般的一楼要高，但也并未超出人类能够安全跳下的高度。

“大概就是从这里逃走的吧。”

片山看了看左右，福尔摩斯嗖的一下跳上窗户，之后又跳到了屋外的地上。

“喂！你等一下啊！福尔摩斯！”

站在片山的角度来说，如果能够看到凶手的身影，他自然会毫不犹豫地翻过窗户追上去，但窗下是一处花坛，而花坛外边则是一条极为普通的人行道。

夜已经深了，人行道上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影。如果凶手已经逃离人行道，躲藏到某处建筑中，那就根本没法去找了。

“片山，有什么问题吗？”

身后响起了石津的声音。

石津来得很不合时宜。片山大半个身子探出窗户左右张望，不知自己究竟是该纵身跃出，还是暂时先回到房间里，绕道到屋外去。

就在这时，石津来到了片山的身旁。

“窗外有什么东西吗？”

石津无心地在片山的背上拍了一下。

“哇！”

片山一个精彩的前翻，摔到了窗外。

万幸的是，片山摔倒的时候恰巧翻了个身，一屁股坐到了花坛上。

“石津，我哥呢？”

晴美也走进了房间。

“你说片山吗？他刚才倒还在这里的。”

“他出去了？”

“嗯。他似乎想在窗户这儿练习一下单杠。”

“单杠？”

“嗯，前翻下杠。之后他就不见人影了。”

谁会在这种地方练单杠嘛！

“我这是让你给推下来的好不好！”

片山挣扎着站起身来，在窗下怒喝了一声。

“你怎么跑到那地方去了？”晴美从窗户里探出身来，“抓住凶手没有？”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抓住凶手嘛！”

“喵——”

福尔摩斯冲着道路的方向叫了一声。

“它似乎在说什么呢。”

福尔摩斯扭头看着片山，一副让片山跟着它走的模样，之后便向前迈出了脚步。

“它好像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呢。好，我跟去看看。”

“我也去！”晴美叫道，“石津！”

“我陪你们去。”

“不必，你留在这里。不过，你先来把我抱起，放到窗户下边去。”

“可是……”

“快点！我们总不能把栗原先生一个人丢在这里吧。”

“我知道了，”石津一脸不情愿地点点头，轻轻抱起晴美，“把你给扔下去就行了吧。”

“叫你把我放下去，谁叫你扔了！”晴美赶忙说道，“我会抓住窗檐的……对，就这样……好了，放手吧。”

“不会有事吧？”

“没事的。哥，你在下边接住我。”

“真是的，整天就知道使唤别人。我可是会被你给压扁的啊。出了什么问题，我可不管。”

尽管嘴上不停地念叨着，片山还是接住了晴美。

“轻点儿啊……喂！别摸我屁股！”

“你的要求怎么这么多！”片山顶嘴道。

“哥你是那种潜在性欲求不满的人，所以呢，你总会下意识地对女孩子动手动脚！”

“你不就是想说我是色狼吗？”

福尔摩斯一脸无奈地看了两人一阵，耸了耸肩（实际上它大概也没法耸肩），扭头快步跑了起来。

“快看，福尔摩斯跑掉了！等一下，福尔摩斯！”

晴美拔腿直追。

“晴美，你可要当心啊！”

石津恋恋不舍地冲着晴美挥了挥手，感觉就像是在港口送亲人出发远航一样。

“真是的！这都算什么事嘛！”

片山摇了摇头，跟在晴美身后跑了起来……

3

“大概差不多了吧？”靖子看了看表，说道。

“会不会稍早了一点？”浅井一脸不情愿地说道，“至少也得等到半

夜吧。”

“没事的。这里可是观光旅游地，人们睡得都挺早的。一到晚上，游客们没什么可游玩的地方，就都早早睡觉了。”

“话虽这么说……”

“我们没法推断这事要花多长时间。相反，要是出发得太晚，说不定还会遇到那些打算天亮之前上山去看日出的人呢。”

“是吗？”浅井叹了口气，一拍膝盖，“好吧，那就出发吧。”

“老公，”实穗从沙发上站起身，把手搭到了浅井的肩上，“你不大愿意去吧？”

“嗯？”

此时，三人身处史怀特霍夫宾馆浅井和实穗的房间里。

浴室里，是盖着布的忠井安夫的尸体。眼见夜晚已经来临，几个人正盘算着把尸体搬出房间去。

“别勉强自己，”实穗说道，“人是我杀的，还是由我来搬运尸体吧。”

“不行！”靖子竭力反对，“浅井先生，你应该不会说你不愿去吧？”

“嗯……只不过，这事倒确实让人感觉有些不快。”

“说什么呢，你还算个男人吗？”

靖子瞪了浅井一眼。

“嗯，我知道。我当然会做，”浅井赶忙说道，“但我们该怎么做呢？总不能就这么直接把他给搬出去吧？”

“我有办法，”靖子看着实穗说道，“是吧？也只有那办法了吧？”

“是啊。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

“没事。这种事情，你越是表现得鬼鬼祟祟的，就越会引起他人的注意。而你要是一脸镇定的模样，反而会一切顺利，”靖子走到浴室旁，打开了门，“首先，我们先用毛毯裹住他。”

“毛毯？”

“对。就用宾馆里的备用毛毯。”

“可是……”浅井有些犹豫，“被人发现的时候，那床毛毯会把身份……”

“当然了，那毛毯我们还得带回来。这还用我说吗？”靖子用手指着衣柜说，“去把那里的毛毯拿来。”

“知道了。”

浅井一脸彻底放弃的模样，打开衣柜，从里边拿出了毛毯。

“喂，你要上哪儿去啊？”

片山跟在正快步向前奔跑的福尔摩斯身后说道。

“它大概是在跟踪凶手吧，”晴美两眼盯着前方说，“可这一路上也没看到什么人影啊。”

“它该不会只是出来散步的吧？”

“喵——”

这时候，福尔摩斯突然回过头来，不满地叫了一声。

“知道了，知道了，只是开句玩笑嘛，”片山耸了耸肩，“不管你走到哪儿，我都会跟着你的。”

“哎，怎么回事？”晴美似乎发现了什么，“这不是我们住的那家宾馆的后面吗？”

“是吗？”

“虽然这里和正面隔着一条路，有些看不出来，可你看，那里不是写着‘史怀特霍夫’的字样吗？”

正如晴美所说的那样，路上的一处灯光明亮的地方有一扇供员工出入的门，门上写的正是片山等人住的宾馆的名字。

“到头来，我们又回到这里来了啊。”

“不是的。快看，福尔摩斯停下来了。”

福尔摩斯在一处光线昏暗却能够看到员工通道的地方停了下来。

“喂，你要上哪儿去啊？”

片山用手摸索着向前走去。这是一条狭窄的小路——尽管大道上宾馆林立，灯火通明，但只要再往里走上几步，就会来到一处极普通的住宅区前。当然了，此时此刻，整个住宅区里既安静又昏暗。

“福尔摩斯……”

“喵——”

“你在这儿啊！——你身上本来白色的毛就不多，跑到光线昏暗的地方去之后，几乎就看不到了呢。”

“哥……福尔摩斯，你在干吗呢？”

“鬼知道它在干吗，”片山耸了耸肩，“似乎它只是蜷身坐在地上而已。”

“它不会打算今晚就在这里睡觉吧？”

无奈之下，晴美只得蹲下身去——那地方恰巧能够看到宾馆的后门，却又不会被人发现。

“看起来，它似乎是在监视那扇后门呢，”片山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摸了摸福尔摩斯的头，“那地方有什么问题吗？”

“肯定有，”晴美点头道，“福尔摩斯和你可不一样。它做的每一件

事，都是有道理的。”

“你就不能少说一句？”

两人沉默了片刻。两人面前的那只猫也保持着沉默。

“我说，刚才那人——”

“嗯？”

“那女的果然是水田夏代啊。”

“嗯，课长问她话的时候，她也点头了。”

“在被人刺中的一瞬间，她肯定还没搞清楚状况呢。”

“如果对方使用的是很锋利的刀刃，那么即便被人刺中了，有时当事人也搞不清楚状况。不过话说回来，凶手的这一手倒也确实够漂亮的。”

“是啊。凶手大概也一直在等待着动手的时机呢。而当时哥你敲响了房门，那女的就转过身去……是你害死了她啊。”

片山一脸不快。但因为周围一片漆黑，所以没人看到他此刻的表情。

“你这话听起来怎么感觉像是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我头上了一样啊！”

“我可没这么说。只不过，想必凶手当时也一定很惊慌。刺了一刀之后，凶手大概也觉得，夏代应该会当场倒地的。”

“估计是。”

“可是，当时夏代却像是什么都没感觉到一样，径自向着房门走去。”

“而凶手也赶忙逃离了现场。”

晴美稍稍顿了顿，之后，她突然拔高嗓门叫了一声：“对了！”

“喂！你别吓我啊。”

片山用手摁着自己的胸口，喘了口粗气。

“搞不好，其实凶手是想要逃走呢。”

“你说什么？”

“你想啊，凶手一定会觉得，水田夏代开门之后，肯定和我们说过话了。如此一来，凶手也就不可能知道夏代她当时什么都没说就死掉了这件事。”

“的确如此。也就是说，凶手一定会觉得，我们已经知道人是谁杀的了。”

“这样一想的话，凶手的心里一定会感觉到很不安！”

“如此一来，凶手是否又会从那处后门逃走呢？”

“可从后门逃走的话，也没地方可去啊。”

“是吗？照这么说，咱们现在追的肯定不会是那凶手了啊。”

话说回来，不明就里地监视盯梢，感觉确实不是很好。

“但是，要是凶手准备逃走的话……这事恐怕还是跟课长报告一下比较好吧。”片山说道。

“是啊。想必石津不会想到这些。”

“他肯定不会想到，”片山毫不犹豫地断言，“喂，既然如此，你就去通知他们一声吧。”

“我才不去呢。还是你去吧。”

“为什么啊？”

“因为这边似乎更有意思一些。”

这样的女孩倒也挺少见的。每次遇到这种时候，片山心里总会有种想法：石津也好，其他人也好，赶紧把她娶走吧。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说不定哪天她就会死在杀人犯的手里。

“听话，你快去。”

“我才不要呢。哥，你快去，快点回来就行。来回花的时间加起来都不会超过十秒啦。”

怎么可能！片山彻底死心了。

“好吧。那你听好，千万不可以胡来啊。”

说完，片山轻轻站起身来，迈开了脚步。

“你可别迷路哦。”晴美轻声说道。

“没事的。”

片山刚回了一句，晴美就听到咣当一声，之后又传来了片山发出的“疼……疼死了”的声音。

“那家伙不会有事吧？”晴美叹了口气，“就是因为他总是这副样子，搞得我也没法安心嫁人呢。”

夜晚，万籁俱寂，给人一种真正的“夜晚”的感觉。

这里的夜晚和东京的夜晚不同。东京的夜里，耳边总会充斥着深夜节目和汽车引擎的声音，眼前总会亮着把周围照得有如白昼一般的霓虹灯。这里的夜晚，才是真正的“夜晚”。

幽暗而静谧。所谓的夜晚，本来就应该这样。

当然了，如今的采尔马特，也可以算得上是世界闻名的观光胜地了。要是以前曾经来过这里的人旧地重游的话，或许也会感叹这里也变得世俗化起来了。但从夜晚的宁静这方面来看，它依旧和先前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一切，实在是令人感叹不已……

晴美感觉有些无聊，抬头仰望着夜空。这趟旅途里，虽然也曾遇上不少杀人事件，但另一方面，在事件的间歇期中，却也有不少空闲时间。尽管这么说会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但这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回到日本之后，或许又会遇上什么新的情况。

晴美心里总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这所谓的“新的情况”，说不定也就只是一起“新的案件”罢了。

但是，在那之前，还得先平安无事地回到日本才行……

宾馆后门突然打开了。

“有人出来了！”晴美低声说着，用手轻轻抚摸了一下福尔摩斯柔软的身体。

是人影……两个。也或许是三个。

不，就是两个。仔细一看，另一个黑影，其实只是一只巨大的行李箱。或许是行李箱下带有滚轮的缘故，移动的时候还会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换做平常，那声音倒也算不上很大，但此时周围万籁俱寂，所以那声音听起来也变得格外刺耳。

“嘘！别弄得那么响。”

晴美听了不由得一愣。

那声音……虽然看不清脸，但听起来似乎却像是多田靖子的声音。她到底在干什么？

另一个人又是谁？

“你就别再找茬儿了。这玩意这么沉，总不能抬起来搬着走吧。”

“你可以推着走，但尽可能从泥土上过。只不过推起来可能会有点辛苦罢了。”

“说的也是。话说，有没有车子什么的啊？”

是浅井勇治的声音！

“真够废柴的，一点儿用都没有，”靖子说道，“那边似乎有些东西。”

“这不是推车吗？得救了！暂且先借来用一下吧。”

“也是……这样一来，或许就不会吸引其他人的注意了。”

两人看到后门附近放着一辆足以用来搬运大牛奶桶的木制手推车。

但这组合感觉似乎也有些奇怪呢。晴美心想。这么晚了，靖子和浅井到底打算干吗呢？

他们到底要搬运什么？

“好了，那就先把它给抬起来吧。准备好了没？一，二，三！”

两人同时使劲，把那只巨大的行李箱搬上了手推车。

“哎呀呀……腰好痛，”浅井抱怨道，“你倒是一点儿事都没有呢。”

“我年轻，”靖子轻快地说道，“好了，快走吧。”

两人开始推动手推车。虽然木质的车轮也发出了咔咔的响声，但因为声音较为低沉，似乎也不算太吵。

“要跟上去看看吗？”晴美说道。

虽然片山不在身边，但有福尔摩斯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大部分情况下，比起片山来，还是福尔摩斯更可靠一些。

福尔摩斯率先起身迈出了脚步。晴美紧跟在福尔摩斯的身后。

靖子和浅井似乎是在向镇外走去。但是，这两人怎么会搅到一起的？晴美再次想道。

先前晴美也曾在无意间听到过两人的对话，知道靖子和浅井曾经是一对恋人。但晴美却没想到，两人之间的关系竟然是像今天这样由靖子引导着浅井向前发展。

嗯，但话又说回来了，如今这年头，确实是个阴盛阳衰的时代啊……这一点，只要想想自己，大致也就能够看出来。

“这两人到底要上哪儿去呢？”晴美低声自言自语道。

靖子和浅井一直向镇外走去。不久之后，两人便来到了小镇的边缘地带。

而那只行李箱，它到底是谁的？看起来挺大的。

这么大的行李箱，里边完全可以轻易地藏上个人了。刚想到这一点，晴美便立刻愣在了原地。

“莫非——”晴美不假思索地默念了一句，“那只行李箱里装的，莫非就是实穗？”

“福尔摩斯，怎么办啊？”晴美蹲下身去说道。

然而，福尔摩斯就像是在思考着什么一样，丝毫看不出半点焦急的模样。平日里，它总是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从这方面来说，它给人一种人类的感觉。

不，如果用上“人类”这样的字眼，估计福尔摩斯看到后会生气。

沿着离开小镇的道路往前，不久，前方就出现了一座架在河上的小桥。

尽管周围一片漆黑，但晴美还是能够听到水流的声音。

推动手推车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

莫非……还不等晴美回过神来，就听到前方传来了重物落水的声音。

是那只行李箱！

如果实穗就在箱子里……为了避开随时可能会往回走的靖子和浅井，晴美躲到了路旁的树影里。

说不定，他们两人是要合谋杀掉实穗！尽管晴美很想跳出树影，当面质问两人一番，但看到福尔摩斯依旧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晴美也按捺住了自己心中的冲动。

两人推着空空如也的手推车，从晴美的眼前走了过去。

“没问题吧？”浅井说道。

“你怎么还说这种话？”靖子一脸不耐烦的样子，“一旦下定了决心，就只能坚持到底。”

“你这是在讽刺我吗？”

听浅井这么一说，靖子停下了脚步。

“别说傻话了，”靖子冷冰冰地说道，“我这么做可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你太太。”

“靖子——”

“实穗还在等着我们回去呢。”

靖子再次迈开了脚步。

照这么说，那只行李箱里装的就应该不会是实穗了。晴美暗自松了口气。

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那只行李箱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呢？不管怎么说，两人跑这么远来扔掉那只行李箱，此事必有蹊跷。

晴美心想，光是自己一个人，估计也没法立刻把那只箱子给捞上来。当务之急，就是去确认一下刚才两人到底把那箱子扔到哪里去了，之后再和哥哥商量一下，想想办法。

不管怎么说，眼下周围都是一片黑暗，一旦返回先前出发的地方，就再也认不清此刻自己所在的位置了。

晴美走到桥上。桥下的流水一片黑暗。

“喵——”

福尔摩斯叫了一声。

“怎么了？”

福尔摩斯下了桥，向着先前来的方向往回走去。

“你要上哪儿去啊？”

福尔摩斯完全不顾跟在自己身后的晴美，径自从堤坝上跃下，向着河滩走去。

“喂！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晴美赶忙阻止它，“不行啊，很危险的！掉到河里去可怎么办啊！”

然而，福尔摩斯的动作却轻巧灵活。它沿着长满杂草的斜坡不断往下走去。

“我说，福尔摩斯，你怎么能丢下我一个人啊？你原来是这样一只冷酷无情的猫啊！你还记得先前都是谁给你喂食吗？真是的，你这只不知报恩的猫！”

晴美不停地念叨着。说到底，其实她只是担心福尔摩斯丢下她不管罢了。要是不愿下去，那就待在桥上好了。眼见福尔摩斯依旧没有回头的意思，无奈之下，晴美也只得战战兢兢地沿着斜坡向河滩走去。

“真讨厌……好险……要是让急流给冲走了，那可就彻底完蛋了啊。这可是阿尔卑斯山上流下来的雪水，不光冷，搞不好还会一下子引发心脏麻痹呢。我可不想死在这种地方！我还有光芒闪耀的未来呢！”

站在福尔摩斯的角度上来说，它根本就懒得去管晴美。

“啊……好险——好险——呀——”

晴美一脚踩到了被河水打湿的石头上，脚下立刻打了个滑。

晴美一面发出足以在周围的群山引起回声的叫声，一面不断向着斜坡下方滑落。

4

当晴美沿着斜坡滚落的时候，片山正在路上快步走着。

依照晴美所说的，为了将先前晴美的灵机一动（或许她本人会坚持说这是“推理”）的想法告诉给栗原，片山正快步向K宾馆走去。

实际上，这里只是一座小镇而已，而片山走过的路程，也早就应该到达水田夏代居住的宾馆了。尽管如此，片山却依旧未能抵达目的地。究其原因，说得简单易懂些，那就是：他迷路了。

主干道只有一条。不管怎么想，这条路都应该不会让人迷路的，但不知为何，片山却不知道该怎么走。虽然心中已经感觉到路程似乎太远了一些，但片山觉得即便原路返回也无法抵达自己打算前往的宾馆。无奈之下，片山只得不断向前，最终来到了镇外——与晴美前往的方向恰巧相反——的郊野。

不管怎么说，那家宾馆都不会出现在这种荒凉的地方。事已至此，片山也不得不承认，即便出来到欧洲旅游了一趟，自己路痴的毛病也丝毫没有改善。

“真不知以后会被怎么说呢。”

无奈之下，片山开始沿着来路往回走。

即便想要找个人来问路，此时已经是深夜了，路上不但几乎看不到人影，即便有人路过，也很难会恰巧遇上日本人。

如果不是日本人，即便问了也是语言不通，无济于事。

也罢。总而言之，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应该就能回到那家宾馆了。为了不再出错，片山就像个发条人偶一样，一边不断地左右张望，一边向前走着。没过多久，片山就感到脖颈开始发酸了。

奇怪了，警方的人应该已经赶到K宾馆了才对啊。就算办事效率不高，警方也不可能会放任不管，等到第二天清晨再来处理的。

既然如此，宾馆门前应该是会有些吵吵嚷嚷的才对啊……照这么说，难道那家宾馆根本就不在这条路上？

片山得出了一个相当具有逻辑性的结论。

当然了，不管怎么小，镇上也不可能只有一两条路，虽然主干道只有一条，其他的路却会有许多。片山已经彻底忘记自己先前在哪里转过弯了。

怎么回到我们住的宾馆来了？

虽然眼前出现的并非后门，而是宾馆正面的玄关，但这也……既然如此，那倒不如彻底放弃，回到晴美所在的地方去好了。

还是说，自己该到警署去？如果栗原也在，那倒还好。要是栗原不在，那又该怎么办呢？

尽管片山也曾背过一些英语单词，但他却没有用英语向当地警察描述出眼下这复杂状况的自信。

“振作一点！”片山呵斥了自己一声，“你不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刑警吗？”

没错。但是，即便如此，片山也不懂德语。

总而言之，还是先到警署去一趟吧。如果语言还是不通，那么到时候再回来也不迟。

下定决心之后——虽然也算不上什么重大的决心，片山向着警署所在的方向迈出了脚步。

先前也曾去过几次警署，所以应该不会走错。即使自己是个路痴，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对，就是在这里转过去，然后再往前走上一段……嗯？哎？

片山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荒凉僻静的地方。

路痴这类人最为有趣的一点，就是在每次要选择该往哪儿走的时候，一番犹豫之后所做出的选择必定会是错误的。之后，在发现自己先前的选择出错，再次向着相反的方向走时，同样也会出错。

此外，在罕见地拥有绝对不会弄错的自信、向着某个方向前行的时候，十有八九还是会出错。

稍稍走了一段之后，片山不得不承认自己又走错路了。不管怎么说，前往警署的路上，都不会经过墓地。

当然了，说是墓地，倒也并非日本人印象中那种幽灵出没的场所。因为这座小镇号称是“登山者的麦加”，所以这里的墓地，埋葬的也大多是些死在山里的人。

但是，不管话说得再怎么漂亮，墓地就是墓地。在这种时候，片山也确实无心在墓地里缓步前行。

“没办法，回去吧。”片山耸耸肩，叹了口气。

就算镇子并不太大，但像片山这样到处乱走上一通，双腿也还是会感觉到疲累。至少，别再把回去的路走错了吧。

就在片山心里这么想的时候，他的视野中突然飘过了一个白乎乎的东西。

“嗯？怎么回事？”

片山扭头一看，身后就是刚才自己路过的那片墓地，而在这种时候，墓地里自然也是一片漆黑，寂静无声。夜里虽然也能看到一些白色的墓标状的东西，但刚才片山看到的東西却要比那些墓标颜色更白，轮廓更清晰。

管它呢，反正和我没什么关系。

就在片山准备向前走的时候，他清楚地看到了一道白光从墓地里划过。

“哇！”

片山不由得惊叫了一声。

出现了！是鬼啊！

莫非就连瑞士这里也有鬼魂存在？

那道白光向着两腿发颤、愣在当场的片山不断靠近。

不要啊！别来找我！

瑞士的鬼魂，到底会说哪种语言呢？

等那鬼魂知道语言不通之后，是不是就会彻底消失呢？

那道光在墓地中飘然移动，向着片山而来。片山最终也看明白了。

那道白光，其实就是手电筒射出的光线。

“哎呀呀……”

片山松了口气，擦了擦汗。之后，他开始为自己先前的想法感到好笑，险些笑出声来。片山的脑子里也在琢磨到底是谁，都这么晚了，还到这种地方来。尽管如此，在得知对方其实也是人之后，片山的心里也还是不由得松了口气。

然而，正因为对方是人，片山才不该掉以轻心。

那道白光径直向着片山靠近。

“那个——”

不管对方是否能听懂日语，片山决定先开口试试。

咚的一声，一阵强烈的冲击袭向了片山的头部。片山只觉得眼前火星四溅，金星乱舞。

事情就发生在一瞬间，被对方打中头部之后，片山便立刻倒在路

上，失去了意识。

“阿义！阿义！”

嗯？这声音是怎么回事？

黑暗之中，片山听到了他人呼唤自己的声音。

我这是怎么了？

墓地。幽灵。还有——白光。

对了。或许我已经被别人给打死了呢。照这么说，这里就是天堂吗？

“阿义！”

这声音……听起来似乎是儿岛大婶的声音啊。既然都已经到天堂了，也不必再来找我提相亲的事了吧？

还是说，如今天堂里也出现了结婚难？

“你说得没错，阿义，”儿岛光枝一把揪住了片山的前襟，“要是再不早些决定的话，那你可就别想上天成佛了！”

“上天成佛？没结婚的话，就不能上天成佛了吗？”

“没错。”

“怎么能这样！这可是差别待遇啊！”

“你不乐意也没用，这就是事实。好了，别再挑三拣四的了！你的对象就是她！”

儿岛拿到片山眼前的照片上，竟然是一具穿着婚纱的骷髅。

“不要啊！别这样！”片山不住地挥手，高声叫嚷着，“我还活着！我可不要和这种对象结婚！我不要啊！”

“阿义！”

片山突然睁开了眼睛。

眼前的骷髅——不对，那其实是一张极为寻常的，儿岛光枝的脸。

“大婶！”

“你没事吧？太好了！你终于醒了，”光枝微微一笑，“要是你死了，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呢。”

“我还没死呢，”片山爬了起来，“好痛！”

不光头痛，全身都在痛。睡在路上，这或许也是理所当然的吧。生活这样的时代里，那些流浪汉大概也挺辛苦的。片山心中想道。

“真是头痛啊。话说回来……”

片山摇了摇头。

他依旧没能搞清楚眼下的状况。

片山虽然知道自己被人给打翻在地，但他却记得，自己应该是倒在墓地的外边。

而现在……

“这是什么地方？”

片山眨着眼睛问道。

“我们住的宾馆附近。”

“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现在几点了？”

周围光线明亮。但是，从四周罕见人迹这一点来看，时间应该还早。

“不清楚，”光枝偏着头说道，“大概六点左右吧，清晨六点。”

“嗯，我知道。但是，大婶，你怎么会发现我的？”

“巧合罢了，”光枝说道，“我一大早就醒过来了。待在这地方，晚上也没什么事可做啊。电视节目不但结束得早，而且也没有日语配音。”

那当然。

“这么说，你是出来散步的？”

“对。我寻思着自己难得到瑞士来一趟，能看的东西都要看看，所以就独自起床出门了。对了，阿义——”

“什么？”

“为什么我们住的宾馆里没有拖鞋？”

“我怎么知道！”

片山挣扎着站起了身。

看样子，自己是在墓地前被人给打晕，之后又被拖到这里来了。

畜生，算你走运。真不知道晴美那家伙会说些什么呢。

“阿义，你没事吧？”

“嗯，还行吧.....你有没有看到晴美那家伙？”

“晴美？她也睡在路上？”

“算了，谢谢你。”

眼下只能先回宾馆的房间一趟了。

尽管脑袋仍有些发蒙，片山还是坚持着迈出了脚步。

被人打晕之后，又在外边躺了一整夜，想必晴美也会稍稍同情一下自己吧。

“真是的，你到底搞什么去了嘛！人家可是差点淹死呢！”晴美冲着片山高声嚷道。

“我还不是差点送掉小命！”片山反唇相讥，“话说……你没事吧？”

“还好吧，”晴美扑哧一笑，“头还疼吗？”

“还有点。”

两人相视而笑。

“我真不该让哥你一个人去。”晴美说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片山、晴美，还有石津和福尔摩斯正一起坐在宾馆的餐厅里吃着早餐。

“不知道啊，”晴美耸了耸肩，“或许只是扔了只行李箱罢了。”

“扔个行李箱还用特意等到半夜扔进河里去？”

“可那只行李箱却是空的啊。”

“真是太好了，”照例，石津又突然开口说道，“晴美只是掉进了水里。要是她真的淹死了，那么我这辈子都会在这镇上为她守墓。”

“别说些不吉利的话了行不行？”

说完，晴美喝了口咖啡。

跌进急流之后，晴美为什么还能得救？原因很简单。

尽管周围漆黑一片，但桥下却根本就没有什么湍急的水流，只有一条水很浅、即便摔下去也不会被淹到的小河。

晴美摔到河里之后，虽然全身都被水打湿了，但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更大的问题。

之后，福尔摩斯喵地叫了一声，指着前方（其实它只是盯着前方罢了）。晴美顺着福尔摩斯示意的方向看去，只见先前靖子和浅井扔下的那只行李箱就在河水中央，一动不动。

反正身上都已经湿了，不如干脆就去看看吧。晴美蹚进河里，来到行李箱旁，打开盖子，发现里边竟然空无一物。

“但是，靖子他们搬运的时候，感觉箱子里似乎是装着什么东西的啊，”晴美说道，“先前我看他们搬运的时候，感觉箱子似乎还挺沉的呢。”

“如此说来，箱子里的东西是不是让水流给冲走了呢？”

“也有这种可能，”晴美点头道，“但话说回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的是啊。”

片山陷入了沉思。

今天，浅井和实穗应该就会出发返回日本了。

“靖子打算怎么办？”

“只能去问她了，”片山抬起头来，“说曹操，曹操到啊。”

靖子一脸神清气爽的模样，来到了片山他们所在的桌旁。

“早上好，”靖子微笑着和众人打了个招呼，“今天的天气也挺不错的呢。马特峰的景色可美了。”

“是吗？”听靖子这么一说，晴美立刻来劲了，“等吃完早餐之后，我们也去看看吧。”

“这主意不错。马特峰浮现在眼前，轮廓分明。真是让人不敢相信，这座时常在海报和日历上出现的山峰，此刻竟然就真实地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了。”

靖子只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份面包。

“你也真能撑得住，”石津感叹道，“我们昨晚可是忙了一晚上呢。”

“怎么，有工作？”靖子问道。

“对。有人被杀了。”石津理所当然般地说道。

靖子的表情变得僵硬了。

“杀人案？到底是谁？”

“眼下还没能查明凶手是谁。所以呢，昨晚……”

“不，我是问谁被杀了。”靖子说道。

看到靖子竟然如此关心，片山和晴美不由得对望了一眼。

“呃，那人叫啥来着？”石津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记得那人应该是个女的吧，片山？”

“嗯，死者叫水田夏代。”

靖子稍稍皱了皱眉。

“水田……”

“对，就是实穗的继母。”晴美说道。

“啊？”靖子一愣，“可是，她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没等片山开口回答，栗原也来到了桌旁。

“课长，您起得可真早啊。”

“嗯。不过我已经睡了三个小时。”

每次遇到杀人案，栗原都会坚持奋战。

“栗原先生，实穗他们人呢？”晴美问道，“他们今天还准备出发吗？”

“不，发生了水田夏代的案子之后，他们想走也走不了。估计他们还得再在这边待上两三天才能走。”

“是吗？”晴美用餐巾擦了擦嘴，说道，“这么说来，我们也有时间眺望一下马特峰了。”

杀人案与马特峰吗？

片山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电影中的主人公登上马特峰的山顶，与凶手殊死搏斗的场面。幸好这并非电影。

而且，片山也不是那种看到大山就想要去攀登一番的人。

“课长，你们发现和水田夏代在一起的那个忠井安夫了吗？”

片山站在刑警的立场上问道。

“还没有，”栗原在桌旁坐下，开始喝起咖啡，“也不知那家伙到底上哪儿去了。说不定，人就是那家伙杀的呢。”

有人被杀了，而先前和死者在一起的人突然消失了踪影，众人倒也确实会如此怀疑。然而，片山却觉得事情似乎不会如此简单。

“水田夏代和忠井安夫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晴美说道，“不管怎么看，他俩都不像是对母子。而要说他们是一对恋人的话，两人的年龄……”

“不，这没什么不可思议的，”片山说道，“忠井二十五岁，水田夏代三十二岁。如果两人之间就只是这样的年龄差……”

“是姐弟。”

听到栗原的话，片山愣了一下。

“啊？”

“我没跟你们说吗？后来东京那边联系了我，告诉我说水田夏代和忠井安夫其实是对同父异母的姐弟。只不过，夏代的母亲并没有正式入籍，所以他们姐弟的姓氏也不同，搞得大家都没能弄清楚状况。”

“照这么说，夏代和水田雄一郎结了婚，假如忠井也和实穗走到一起.....”

“两人就能彻底享有水田家的财产了。”

“原来如此，”晴美点头道，“感觉这似乎并不是巧合啊。忠井是在有意识地接近实穗呢。”

“应该是这样吧，”栗原点头道，“至于实穗是不是因为得知此事才拒绝了忠井，就不得而知了。”

但话说回来，先前实穗是在婚礼即将举行的时候才拒绝了和忠井结婚，其中必定有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实穗是在得知了忠井和夏代是姐弟之后才这么做的，那么这确实是个颇具说服力的原因。

“但是，和浅井结婚，实穗是没什么好处的啊。”靖子说道。

她说话的语调中似乎带着一丝自嘲，让人感觉有些奇怪。

“靖子小姐，”晴美放下了手里的咖啡杯，“你恨浅井吗？”

靖子怔怔地盯着晴美看了一阵。之后，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全身都软了下来。

“想来你也知道，以前，我也曾经喜欢过浅井。”

“我只是瞎猜罢了。”

“晴美小姐的目光很敏锐。先前我就感觉到，或许你其实已经知道这事了。”

“也.....也没有。”

因为晴美先前是在偷听他们对话时知道这件事的，所以此刻她也无法摆出一副得意的模样来。

“真是不可思议啊！浅井其实是个没什么用的男人，但是，他身上

却似乎有一种能够吸引女性的魅力。”

这世上也有像我这样既没用也不能吸引女性的男人啊。片山心中想道。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天性吧。

“这些话由我来说，感觉似乎有些奇怪，”靖子说道，“但我觉得，浅井并不是为了财产才接近实穗的。在这方面，他其实也算是个没什么头脑的人。他那种人既没用，又天生性格优柔寡断。只要有人叫他一声，他就会不明缘由地跟着走。他就是这么个迟钝的人。”

在这一点上，片山自己也深有同感。先前，在少女峰的登山电车上脸色铁青地瘫倒，估计也是之前兴奋过头的缘故吧。

但是，既然天生性格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那么只要有个共犯，他就很可能会协助罪犯犯罪。

“我.....我回房间一下，”不知为何，靖子突然感觉再也待不住了，站起了身，“片山先生，你们还要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吧？”

“我想应该是的，”晴美说道，“很抱歉，延误了你的行程。”

“我没事的。”

“儿岛大婶她们准备今天出发离开，你要是有什么事，也可以和她们一起走。”

“不，我很在意这件事的发展态势，我要留在这里。”

靖子离开了餐厅。

“看样子，事情还挺复杂的。”

栗原满脸喜色地说道。每次案件一旦呈现出复杂的模样来，他就会表现得喜不自胜。

“抱歉，”几人身后传来说话声，“我可以稍微打搅一下吗？”

是沼内和子。

她什么时候来的？片山根本就没有发现她进入餐厅。

“啊，请吧，”栗原一脸开心地说，“先前真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呢。”

现如今，栗原已经彻底把能用德语自由交流的沼内和子当成了大靠山。

“实穗小姐他们还要在这边再逗留两三天吗？”

“应该是的。”

“那我也就再逗留两三天吧。虽然这样做，或许会让你们感到不快。”

“哪有哪有，”栗原笑道，“早餐吃过了吗？如果没有，那就一起吃吧。”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沼内和子微笑着说，“昨晚的案件，凶手是否就是先前杀害松木的人呢？”

“不清楚啊。嗯，毕竟这个圈子也挺小的，我感觉凶手应该不会有两三个那么多。”

“说的也是，”沼内和子点头道，“松木似乎认识那个叫水田夏代的女人。”

片山和晴美对望了一眼。

“这是怎么回事？”晴美问道。

“啊，抱歉，我突然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我应该和几位说过我以前曾经做过导游、认识松木的事吧？”

“是的。”

“在德国，我曾经遇到过他带的团。旅行团的旺季大致都是一样的，观光的地点也大致都一样。因此，即便和其他人偶然相遇，也并不奇怪。”

“的确如此。”片山点了点头。

“当时，松木带的团里似乎就有水田夏代和雄一郎夫妇俩。他们夫妇当时大概是在度蜜月吧，时间大约是在四年前。”

“水田雄一郎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再婚的。”

“因为当时我是最后一次做导游，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但话说回来，水田雄一郎的蜜月，竟然会选择这种短期旅行？”

“不，与其说是短期旅行，倒不如说是为了有钱人专门设计的特别路线。那种团里，一般只有四五对较为年老的夫妇。因为松木是这方面的老手，所以这类路线都是由他来负责的。”

“这么说，松木还记得水田夏代？”

“当然记得。导游的首要工作，就是记住人的长相，”沼内和子说道，“不管带的团里有多少人，如果不能在当天内记住人名和长相的话，之后就没法展开工作。而且，出发之前，导游和成员会多次碰面商议。所以说，松木先前也应该到水田先生的府上去过几次。”

“原来如此。这么说来，倒也挺辛苦的呢，”栗原满脸感慨地说道，“不论做什么事，一旦成为职业，都不轻松。”

“先前见到水田夏代的时候，我也有过曾经在哪里遇见过她的感觉。”

“照这么说，你也记得当时那女的就在松木带的团里？”片山讶然说道。

“只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罢了。直到刚才，我才想起了自己先前到底是在哪里见过她。”

即便如此，沼内和子的记忆力也足以令人惊叹不已了。

“嗯，真希望搜查一课的人也能有你这样的记忆力。”栗原一脸钦佩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希望她能顶替我哥？”晴美轻声说道。

“反正我就是个没用的废柴。”

“喵——”福尔摩斯笑了起来。

“可当时水田夏代却没有乘坐那辆中巴，”沼内和子说，“而且，水田夏代应该也不会记得松木。”

是吗？如此一来，松木被杀的原因依旧是个谜。

他是被人误认作靖子了吗？虽然靖子也有杀害浅井的动机，但如果说有人想要杀害靖子，那么那个人到底是谁呢？

真是让人搞不懂。片山摇了摇头。

餐厅里突然变得热闹起来。

儿岛光枝等人的到来，自然会让餐厅里变得热闹非凡。

“我说，那里不是挺好的吗？”

“我要坐这边的桌子。”

一群人不断地吵嚷着。

“真受不了她们，”沼内和子苦笑了一下，“在欧洲，客人是不能随意在空桌旁落座的。但她的那种胆量却没人能比。”

一点儿没错。片山心中想道。

就连这群大婶，光枝也是在乘坐中巴前才认识的，而她却能像老朋友似的，和这些人相处融洽。

“我说，那我们不如干脆就分两桌吧。三个人一桌，这样不就解决了吗？”这种时候，光枝总会表现得特别积极，“没事啦！要是店员来抱怨，那就到时候再说。”

服务生苦笑着望着这支“妇人部队”。

片山冲着福尔摩斯轻声说道：“你觉得怎么样呢？有什么看法吗？”

然而，福尔摩斯只是面无表情地远远看着儿岛光枝等人落座的桌子.....

第四章 大山的叹息

1

马特峰高耸入云。

片山抬头仰望着蓝天下那轮廓清晰，但反而因为太过鲜明而使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于此的马特峰的伟岸身影。如此看来，倒也难怪古时候的人会以为天空是由这些高山支撑住的。

宾馆的露台上，片山正悠然仰望着马特峰。

当然了，他也知道眼下自己正身处杀人案件的漩涡之中，不能总是这样优哉游哉的。但不管在什么时候，人都是需要休息的。

尤其是在这种不知该做什么才好的时候。

露台上并没有其他人的身影。平静的午后，观光游客们大概都出去游玩了吧。小镇的街道上虽然也有行人，却完全算不上混杂拥挤。

“来到这种地方，悠然自得地度日，或许也挺不错的。”片山喃喃说道。

对了，要是身旁的座位上，还坐着一位美丽的恋人的话……

此时此刻，维也纳的樱井玛丽在何处呢？

所谓的音乐家，想必也挺忙碌辛苦的吧。

“真是不可思议呢。”

身旁突然响起了说话声。

片山一惊，扭头一看，才发现不知何时，沼内和子已经坐到了身旁的座位上，正像自己一样仰望着马特峰。

“吓到你了吧？”沼内和子微微一笑，“抱歉。”

“没什么。话说回来，你的动作总是这么轻快，我都完全没有觉察到。”

她的身上，是不是继承了忍者的血缘？

“所谓导游，是不能太过引人注目的。当然了，也不能太过不起眼。因此，我也就养成了这种安静的习惯。”沼内和子说道。

“是吗？”

片山看了看沼内和子的鞋。她脚下的鞋是海绵底，这样的话，倒也难怪她的行动总会如此悄无声息了。

对了，昨晚在墓地被人打倒的时候，那束光虽然也靠近了自己，但片山没有听到半点脚步声。那名罪犯——就是殴打自己的家伙，难道脚下穿的也是这样的鞋？

“你说什么东西不可思议？”片山问道。

沼内和子一脸吃惊的模样，说：“我说过这话吗？”

“嗯，听起来似乎是这么一句话，”片山赶忙说道，“大概是我听错了吧。”

“或许是我说的吧。我曾无数次地看到过这座山，但每次看到它，我都会像第一次看到它时一样，内心怦怦直跳。”

“是吗？它确实很美啊。”

“对。还有，其实它就只是一堆岩石罢了，可它却又如此之美。”

“要爬上去，估计也挺难的吧？”

“是很难，”沼内和子说道，“但想要距离它更近一些，也能从小马特峰上观赏它。”

“小马特峰？”

“对。”

“这样啊。”

“那是一座与马特峰相邻的山峰。人们可以乘坐索道前往它的山顶，”沼内和子看了看片山，“要去看看吗？花不了多长时间。”

“嗯……”

片山有些犹豫。他确实想要上去看看。不管怎么说，自己不是随时都能到这里来。

可是，一想到山上的低气压……

“我还是先和我妹妹商量一下吧。”

片山决定找个借口拒绝。

“说的也是，”沼内和子微笑着说，“你们兄妹俩的感情挺好呢。”

“也没有啦，那家伙其实很强势的。”

“可她确实很担心你这个做哥哥的。真让人羡慕。”

“此话怎讲？”

“嗯……其实，我也有个哥哥。”

沼内和子的脸上露出了寂寥的表情。

“虽然我能理解他很疼爱我，但他却总爱把我的男朋友赶跑。”

“原来如此，”片山说道，“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如果真的太疼爱妹妹，最后反而会害了妹妹。但我哥哥他却不这么想。”

“呃……”

“多亏如此，直到今天，我依旧还是孤身一人，”沼内和子微微一笑，“抱歉，说着说着，就向你抱怨起来了。”

“没事。”

“片山先生你也还是单身吧？你不打算结婚吗？”

“不。其实我也不是不想结，只不过，我这人没什么吸引力。”片山老实地说道。

沼内和子轻轻笑了一声。

“抱歉。不过你这人挺爱较真的。”

片山什么也没说。大部分的悲剧不是从把真话当成玩笑、就是从把玩笑当成真话开始的。

而且，越是强调，对方就越是固执己见。这，就是片山从自己先前的经历中总结出来的真理。

“你讨厌女人？”沼内和子问道。

“倒也不是。”

片山的回答有些暧昧。面对这种问题时，估计没人会把话说得很清楚吧。

“太好了。”

片山有些吃惊。

“为什么‘太好了’？”

“因为，那位多田靖子小姐，其实已经爱上片山先生你了。”

片山不停地眨着眼睛。

“怎么可能！”

“是真的。我是女人，我能看懂她的心思。”

“可她——”

对，她的心里应该还在爱着浅井勇治，无法忘记浅井勇治。

“搞不好，或许靖子小姐自己都没有觉察到。但是，如果出现了什么契机的话——”说着，沼内和子似乎想起了些什么，“片山先生。”

“什么？”

“你能到我这里坐会儿吗？”

“呃，行啊。”

就连片山自己也觉得刚才的回答太过丢脸。

“我有些东西想让片山先生你看一下。”沼内和子说道。

“什么东西？”

“这个嘛，到时候你就知道啦，”沼内和子微微一笑，“五分钟后，请你到我的房间里来一下。”

“到你的房间去？”

“对。我觉得，这事一定会有助于解决案件的。”

“到底是什么？”

“五分钟后，记得哦。”不等片山说完，沼内和子打断了他的话，起身离去了。

“到底搞什么啊？”

片山感到有些纳闷。但既然对方说是“有助于解决案件”，那么他就不能放任不管。

五分钟后吧？

片山老老实实在地等了足足五分钟。之后，他站起身离开露台，向着宾馆内走去。

沼内和子的房间在一楼的最深处。因为她是独自前来的，所以不需要太大的房间。

为了方便联系，片山虽然也向她询问过房间号，但他却并不知道房间的具体位置。

好不容易，片山才找到了那个房间。

“原来在这里啊。”

就在片山准备伸手敲响房门的时候，发现房门开了一条细缝。

“沼内小姐。”

真够粗心的。片山心里想着，把房门稍稍推开一些，探头往屋里看了看。里边一片漆黑。

窗帘被人拉上了。片山的心咯噔一跳。

毕竟先前晴美说过，水田夏代的死，是片山敲响了房门造成的。因为片山一直都很在意这件事，所以这次他也条件反射般地萌生了这种念头。

“沼内小姐，你没事吧？”片山走进屋里，说了一声，“我开灯了……”

“别。”

听到沼内和子的声音之后，片山终于松了一口气。

“搞什么啊？害得我瞎担心。到底怎么了？”

“你把门关上。”

“可这屋里也太黑了。”

“没事的。”

“好吧。”

片山关上了房门。窗帘虽然被人拉上了，但毕竟此时还是白天，眼睛慢慢适应了之后，凭借着透过窗帘照进来的阳光，片山渐渐看清了周围的状况。

房间并不算大，床就放在进门后的右侧深处。而沼内和子的声音，也是从那里传来的。

片山终于懂了。

“片山先生……”

沼内和子低声啜喏着。

“啊，那个……”

“你过来。”

沼内和子一边喃喃说着，一边从床上站了起来。她的上半身散发着白色的光晕。

“呃，可是……”

片山立刻出了一身冷汗。

“你不用担心。你我之间，就只是今天之内的关系。”

以片山的定义来看，即便只是这样，也不能算“只是”。

“可我……那个，我这人很乏味无聊的。”

“你觉得我缺乏魅力？”

“不，不是的。”

“那你就过来。”

眼睛适应了周围的光线，看清了沼内和子的裸体，片山的脸色也变得越发难看了。与其如此，倒不如什么都看不到，或许自己还不至于如此紧张。

“你知道吗？我有女性恐惧症，尤其是遇到这种情况。”

片山一边说，一边走近床边。

“就是因为你会去想，所以才会感到迷惑。这种事情，根本就不需要想。”

原来如此，或许确实是这样呢。片山心里开始为一些奇怪的想法感慨起来——不，现在哪儿还有工夫说这些无关的事！

“呃，那个，我还需要做一下心理准备才行啊。”

片山转身欲逃，但手腕却被对方给一把拽住了。

“片山先生。”

“那个……这个……”

片山惊慌失措，差点就被对方给拽上了床。

就在这时，房门突然开了。

片山大惊失色。欧洲的旧式旅馆里，很多房门装的是自动锁。

“哎呀，靖子小姐。”沼内和子说道。

打开房门，看到片山和沼内和子之后，靖子愣在原地。

“抱歉，打搅你们了。”

靖子回过神来，表情僵硬地低了低头，之后便转身关上门离开了。

片山莫名其妙地愣在了原地。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片山问道。

“这就是契机。”

“什么？”

“这样一来，靖子小姐就会觉察到自己对片山先生的心意。”

片山一下子来火了。

“用不着你多管闲事！这种事完全就是他人的个人自由。”

说完，片山快步地走出了房间。

走在走廊上，片山依旧嘟哝着：“真是的，谁要你来管这闲事啊！别人的事，你就不能少管管吗？”

突然间，片山停下了脚步。

他看到靖子正孤零零地坐在宾馆大厅的沙发上。

看到片山向着自己走来，靖子抬起了头。

“哎……”

“哟。”

片山在靖子旁边坐了下来。

“你丢下她不管，这样好吗？”靖子问道。

“你就饶了我吧。其实我和她根本就没什么。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我，”片山苦笑了一下，“她其实是故意做给你看的。”

“故意做给我看？”

“对。她总觉得你似乎有些喜欢我。”

“我……”

“所以呢，她想故意刺激你一下，让你觉察到自己的心意。人不是

什么时候都能依照道理来办事的。”

“沼内小姐这么说过？”

“对。我完全没有觉察到。而且，你一直喜欢着那个浅井勇治。就算这是一趟充满浪漫情调的旅途，也不会这么轻易就……”“可是，我喜欢你。”

“确实如此。哪有这么巧……你说什么？”片山反问道。

“我喜欢上片山先生你了。”

片山不停地眨着眼睛。

“我说，你……”

“自打你在少女峰上救了我之后，我就开始喜欢上你了。我只是没有觉察到自己的心意罢了。”

靖子向片山探过身来。片山不由得往后一缩，退到了沙发的角落里。

真是令人吃惊！事情怎么会如此顺利？

“儿岛婶婶说过，让我试着和你交往一下。”

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

“可是，我至少要大你十岁啊。”

“我不介意。”

我介意。片山心想。

“可是，片山先生心里已经有心仪的对象了吧？”

靖子那种悲凉寂寥的语调，让片山的心头不由得一紧。

我怎么会……这么招人喜欢啊！

不对。应该是“不招人喜欢”才对吧。

让片山动过情的那些女子，大多是些心中藏着悲苦，生活不大幸福的人。对那些女子来说，片山是一个能让她们的内心稍作休憩的港湾。

如果多少能起到些作用，那倒也罢了。而站在片山的角度上来说，也不能横下一条心，干脆就为自己留下些美好回忆。但片山他就不是这样的人。

“你的心意……那个……我心领了，不过我们真的不大适合。”片山说道。

靖子微微低下了头。

“是吗？”

“我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够漂亮，”片山赶忙说道，“只不过……怎么说呢……那个……”

到头来，片山也弄不清自己到底想要说些什么。

靖子突然抬起头，微笑了一下。

“没事的。”

“嗯？”

“真正美好的，其实只是恋爱本身罢了。对方是否喜欢自己，其实根本就不重要。片山先生，我不会勉强你的。只不过……”

“不过什么？”

“我有些话要跟你说。”

“你说吧。”

“那个……”

靖子压低嗓门，冲着片山招了招手。

她有什么悄悄话要说吗？片山把头凑了过去。

“那个……”

靖子一边说，一边迅速地在片山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话。”

片山窘得满脸通红。

“我看到了哦！”

“喵——”

不知从何时起，晴美和福尔摩斯已经在盯着片山和靖子看了。

“晴美小姐！对不起，那个……你哥哥……”

“没事的，反正他既不是我的恋人，也不是我的丈夫。”

“这还用你说？”片山掏出手帕，擦了擦脸颊，“你上哪儿去了？”

“哥你才是上哪儿去了呢。不会是被女孩子给拽到什么地方去了吧？”

片山的心咯噔一跳。

“胡说八道！”

“我说，我听说有个地方能更清楚地看到马特峰呢，要不要去看看啊？”

“你是说小马特峰吧？”

“哎，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嘛，”片山稍稍犹豫了一下，“是书上写的。”

“要去看看吗？反正留在这里也不可能立刻就找到凶手。”

的确如此。这里发生的杀人案件，自然会由当地的警方出面调查，片山等人反而没有出场的机会了。

一直在辛苦办案的，只有栗原一个人。

“真不知过后课长会不会抱怨。”

片山也开始担心起来。

“课长的职责，不就在这里吗？”

“你怎么变得这么冷漠无情了？”

“那当然了。虽然或许我们再也无法到瑞士来，但等我们回到日本之后，杀人案还是会发生啊。”

好深刻的道理！

“我也一起去。”

不知何时，石津站到了几人的身旁。

“我来带路。”

回头一看，沼内和子也正向几人走来。当然了，此时的她早已穿上了衣服。

片山不由自主地把目光从沼内和子身上挪开。

靖子恶作剧般地笑着说：“片山先生，你干吗害臊啊？沼内小姐房间里的床，睡上去舒服吗？”

“喂！”

晴美一愣。

“怎么回事？”

“没什么！好了，大家一起出门吧。”靖子大声说道。

“哦？你们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恰在这时，实穗和浅井也从外边走进了大厅。

“去小马特峰，”沼内和子说道，“要是不嫌弃的话，两位也一起去吧。”

“好啊！我们走吧。”

“可是……”浅井有些犹豫，“你爸刚刚去世……”

“所以，我就应该躲到房间里去哭个死去活来？我才不要呢，”实穗说道，“要哭的话，哪儿都能让我哭个够。我爸他其实也是个这样的人。”

“好吧。那，我们走吧。”

浅井搂住了实穗的肩膀。

“我去拿手电筒。”石津说道。

“大白天的拿它做什么？”

“刚才不是说，要去‘黑暗’马特峰[\[4\]](#)吗？”

石津一本正经地说道。而他的这种表现，也正是他这个人的幽默之处。

但是，石津的一句话，却也让众人的心情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2

“哥，你没事吧？”晴美一脸不耐烦的表情，“早知如此，你还不如在山下等我们呢。”

“稍微休息上一阵就会没事的。”

片山一边大口喘着粗气，一边说道。

“让我来吧，”靖子抓起片山的手腕，“你看，那边有个咖啡馆，过去休息一下吧。”

“嗯。”

虽然刚刚拒绝了对方的爱意，此时心中还觉得有些抱歉，但自己也不能就在这里倒下。

靖子扶着片山，向山顶的咖啡馆走去。

片山他们是由采尔马特出发，乘坐缆车路经黑湖，来到小马特峰的。

和登山电车相比，索道缆车的上升速度要快得多，气压不断下降，空气也不断变得稀薄，片山自然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

但是在咖啡馆里坐下，喝上一杯加了许多砂糖的自助红茶后，片山渐渐缓过来了。

因为先前在少女峰上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而且采尔马特本身也有一定的海拔，所以身体已经稍稍习惯一些了。

“你没事吧？”

靖子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一脸担心地看着片山。

“嗯，已经好多了，”片山苦笑着说，“你不如到瞭望台去看看吧。”

“我待在这里碍你事了？”

“不，没有。可是，你不觉得无聊吗？”

靖子微微一笑。

“片山你跟我姐姐有几分相似呢。”

“你姐姐？”

“对。当然了，男女自然有别，但你们两个都是那种整天只知道关

心别人的人。”

“她是个好人吧？”

“挺好的，真的。但是，这一点有时候似乎也会给男性对象一种憋闷的感觉。”

“的确如此。”片山点头说道。

这些事确实挺复杂。有的时候，所谓的“好人”反而会让他人觉得苦闷不堪。尤其是在恋爱这种关系上，并非凡事都有理可循。

“话说回来，这里可真美啊。”

片山眺望了一下窗外。

天气响晴，马特峰就像是巨幅银屏一样耸立在头顶上方。

“能看得这么清楚，简直就是个奇迹。”

既然先前曾多次来过这里的沼内和子都如此感叹，想来众人的运气确实算是不错。

坐在山顶的这个咖啡馆里，不管外边的天气如何，人们都能稍作休憩。从这一点上来说，瑞士不愧是个观光旅游国家，想得如此周到，简直让人感到有些吃惊。

当然了，在今天这样好的天气里，咖啡馆里的人自然不会太多。咖啡馆里只坐了一些上了年纪的团体游客，大多数的人都到外边的瞭望台上去了。

其实也不必特意去瞭望台，因为山顶这里本身就像是一座瞭望台。能够看到的自然不只是马特峰，环视一圈，甚至还能将法国和意大利境内的群山一览无余。

这些知识，自然是通过沼内和子的解说而了解到的。山顶上并没有插着国旗，所以片山也无法分清哪座山是法国的，哪座山是意大利的。

“哎呀呀！”片山舒了口气，“到外边去看看吧。”

“你可别勉强自己。”靖子担心地说道。

“稍微勉强一下，也未尝不可，”片山微微一笑，“我完全没有立场了。”

靖子开心地笑了。之后，她将目光投向了朝向马特峰的窗户。

这时候，一个人影从窗前走了过去。尽管只瞥了一眼，靖子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怎么了？”片山问道。

“不，没什么。我大概是认错人了。”

靖子脸色铁青。

“你没事吧？”

这次轮到片山担心了。

“嗯，那人长得很像一个我认识的人，所以……”

但是，片山也没有工夫去担心靖子，因为，正在这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到了片山的耳朵里。

“哎呀，阿义！”

“大婶！”片山一惊，扭头望去，“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出发了呢。”

“难得到这里来一趟，我还想再多看看那座山呢，”儿岛光枝说道，“马特……马特运动……不对不对……”

“是马特峰。”

“对对对，是马特峰。”

先前那些熟悉的面孔，也依旧和光枝在一起。

片山叹了口气。这些整天闲着没事的大婶，肯定会关心那起杀人案

的进展。

如若不然，她们也就不会更改行程了。

“哎呀，阿义！”光枝一拍手，“啊，太好了。”

“什么太好了？”

“你和靖子相处得挺不错的嘛。看样子，我先前是白替你操心了。”

光枝哧哧地笑着。

“嗯，婶婶，”靖子也重新振作起来，“我和片山可谈得来了。”

“是吗？别看他这副模样，其实人挺好的吧？”

有些媒人说话挺不中听的。

“刚刚在同一张床上……”

“啊，不好，”片山一下子着了慌，“到外边去吧！”

说完，片山抓起靖子的手，走到了屋外。

“你啊，你要是把那事说出去的话，大婶可是会大吃一惊的啊。她可是那种守旧的人。”

“这叫做刺激疗法。我看你似乎还是有些缺氧。”

“我差点没氧了。”片山说道。

冰冷的空气让肌肤变得紧绷，穿过岩石而来的风也让人感觉有些寒冷。

晴美呆呆地眺望着四周雄浑的大山。

“你怎么了？”

“啊，哥，我带相机来了……但，感觉也没心情拍照了。”

晴美心情并非不能理解。要用取景框来截取眼前的景色，取景的对象实在是太过庞大了。

“那个，晴美小姐，”靖子说道，“实穗他们呢？”

“大概是到上边的瞭望台去了吧。”

晴美伸手一指。

顺着平缓的楼梯往上，就能到达一处平坦宽阔的瞭望台。片山心想，等身体稍微适应一会儿之后，自己也上去看看。

靖子独自一人，率先向瞭望台迈出了脚步。

“喂，我说，刚才她似乎看见什么人了。”

“是儿岛大婶吧？我也见到了。”

“不是的。她看到那人之后，脸色都变得铁青了呢。”

片山和晴美对望了一眼。

“是那只行李箱？”

“说不定有什么关系。”

“我们也上瞭望台去吧。”

“嗯。你走慢点。”

“要给你弄根拐杖吗？”晴美热心地问道。

刚爬上瞭望台的台阶，沼内和子就出现在眼前。

“哎？片山先生，你没事了？”

“还行吧。”

说是瞭望台，但这里的面积挺大的。远处的角落里，浅井、实穗和

靖子三个人凑在一起，似乎正在谈些什么。

但是，在这种地方，只要稍微凑近，对方立刻就会察觉。看到福尔摩斯走到了自己的脚边，片山低声说道：“喂，你去听听他们都在说些什么。”

“是。”

尽管无法张嘴说话，但这次福尔摩斯却难得地乖乖听从了片山的命令，向着靖子等人所在的方向走去。

“啊，真是太美妙了！”石津的声音在周围的群山间引起了回声，“是吧，片山？”

“嗯。”

他这一声叫，感觉就像是在故意通知靖子他们，说片山已经来了一样。

“嗯，真美啊，”石津抱起双臂，一脸感慨万千的模样，“果然，来到瑞士就是得看山啊。”

“好美！”

“确实！”

不必回头，众人也能知道上瞭望台来的是光枝她们。

“就是那座山吧？”

“对。不是还有种蛋糕吗，勃朗峰？”

那是马特峰。片山本想去更正一下，最终还是忍住了。

“我说，哪座山是珠穆朗玛峰啊？”

“和谷川岳比，哪个更高啊？”

“刚才索道上的那人，大概是个名人吧。”

总而言之，她们之间的话题永远无比丰富。

“啊——”沼内和子说道，“是雾……”

片山扭头一看。

山谷之间，就像是变魔术一样，涌出了一团雾——或许应该说是云吧。

“朝这边过来了，”沼内和子犹豫了一下，“下去吧？”

“会送命吗？”片山问道。

“那又不是毒气。”

晴美捅了片山一下。

可是，即便要下瞭望台，这时候大概也来不及了。随风飘动的雾气，就像一块被拉动的窗帘，立刻将整个山顶包裹起来。

“啊！”

“好大的雾！”

“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白色黑暗”吧。众人虽然还能看清眼前三十厘米左右的地方，但稍微再远一些，就会变得模糊起来，如果相距个两三百米，那就彻底什么也看不到了。

“大家都原地别动，”沼内和子大声说道，“要是摔倒了，可是会受伤的。这雾很快就会散去。”

片山感觉有些憋得慌。夜里姑且不论，这黑暗也来得太突然了。他的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嗒嗒嗒……一阵脚步声穿过了白雾。是谁？

“哥，刚才有人。”

“嗯。那人往哪儿去了？”

“不清楚。大概是往靖子他们那边去了吧。”

“我想大概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就在片山刚准备开口说话的时候，福尔摩斯高叫了一声：“喵——”

“哥！”

“出事了！喂，福尔摩斯，怎么了？”

片山迈步冲了出去。话虽如此，要是搞错了方向就很可能从瞭望台上摔下去，所以，片山其实也就只是用手摸索着缓缓向前走去罢了。

“在哪儿？”片山吼道。

“在这边！有人！”

是靖子的叫声。

“站着别动！等我！”

片山找准声音传来的方向，往前走去。突然间，有人从雾里跑了过来，和片山撞了个满怀。

“哇！”

片山叫了一声，倒在了地上。

对方却似乎没有摔倒，继续嗒嗒嗒地跑开了。片山挣扎着站起身来。

“在哪儿？再说一次吧。”

“有人……片山先生！”

靖子的声音有些颤抖。片山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冲去。即便弄错了方向，从瞭望台上摔下去——其实周围也还有栏杆——大概也不会直接

摔到山下去的。

雾气之中，朦胧地浮现出了人影。

“片山先生！”

“是你啊！”

靖子飞身扑了过来，紧紧抱住了片山。

“我好怕！那男的突然……”

“那男的？”

“他应该已经死了啊！却突然向我袭来……”

“等一下。你说的到底是谁？”

“忠井啊。忠井安夫。”

“忠井？那么，实穗和浅井都没事吧？”

“我们没事，”浓雾里传来了实穗的声音，“我丈夫也在这里。”

这么说来，刚才撞到片山的人，或许就是忠井吧。他大概是听到福尔摩斯的叫声之后慌忙逃走的。

“没人受伤吗？真是太好了。”

片山松了口气。

“喵——”

福尔摩斯在脚边叫了一声。

“怎么，你在这里啊？在这浓雾里，你大概也什么都看不到吧？”

“喵——”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看到福尔摩斯回头叫，片山也在大雾里缓缓向前迈出了脚步。

有人倒在地上了。

“这……”

片山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蹲下身去，把那个脸朝地面倒下的人翻了过来。

“是忠井。”

那人正是忠井安夫。只需一眼，就能看出忠井已经气绝身亡了。

这时候，大雾难以置信地散开了。它散得是那样突然，甚至让片山在一瞬间忘记了眼前的尸体。

那感觉就像是光亮洒到了昏暗的舞台上一样，瞭望台上再次充满了白昼的光芒。

而这座“舞台”上的那些熟悉的登场人物，也如同被导演安排了位置、下令说“别动”一样，全都站在原地。

晴美、石津、沼内和子，还有浅井、实穗和福尔摩斯。

此外，儿岛光枝和那群大婶，也全都站在一起。

而唯一倒在地上的忠井，感觉就像是这一幕的主人公。

“终于散掉了。”光枝说道。

“啊！”实穗看着眼前的忠井，睁大了眼睛，“他怎么会……”

片山站起身来说道：“是被人杀害的。他已经死了。靖子，你刚才说过，他‘应该已经死了’，是吧？”

“对……”

靖子神情恍惚地点了点头。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浅井先生.....”

靖子看着浅井。

浅井一脸呆滞地说：“我.....我以为是这样的。因为当时他都不动弹了。”

“怎么，当时你都没摸他的脉搏，听他的心跳吗？”

“嗯.....因为感觉有些恶心啊，这种事。”

“受不了你！”

“那.....当时他还活着？”实穗说道。

“肯定只是被打中头部，晕过去了。”

“啊，是这样啊。”听完几人的对话之后，晴美点了点头，“先前被你和浅井扔掉的那只行李箱里，装的就是他吧？”

靖子脸色煞白。

“晴美小姐，你都看到了？”

“也就是说，后来他在水里醒了过来，从箱子里逃走了。”

“连死活都不确认一下，就把人塞进行李箱扔到河里去？”片山脸色严峻地说，“这样的行为才是真正的杀人啊。”

“抱歉，可是.....”

“之前他袭击了我。”实穗说道。

“你说什么？”

“他趁我丈夫不在屋里，想要强暴我。之后，我就发了疯似的打他.....”

“啊？是这么一回事啊，”晴美的态度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样说来，那倒也确实没办法了。”

“喂！”片山叹了口气，“不管怎么说，现在他真的被人杀了。这附近有警署吗？”

“阿义！”儿岛光枝凑了过来，“怎么回事？这人是不是晕过去了？”

片山的心情稍稍有些沉重。

“大婶，其实，他已经被人杀了。”

“啊？”光枝瞪大了眼睛，“是谁干的？”

“不清楚，总而言之……”片山在瞭望台上环视了一圈，“刚才谁离开这里到下边去了？”

“和我结伴同来的两三个人……可是，我们这些人里，没人是凶手啊。”

“这是一桩杀人案。很抱歉，或许各位还得再在这里多逗留一会儿了。”

“快看！”这时候，光枝的一名同伴手里拿着一条方巾走了过来，“我的方巾就是这条啊！”

“哎，你不是说过你借给别人了吗？估计是被你给塞到什么地方去了吧。”

“不是的！是掉在那里的。”

“怎么会掉在那里？”

“谁知道。但它就是掉在那里了。是真的。”妇人坚持道。

福尔摩斯喵地叫了一声，稍稍弓起腰，之后嗖的一下跳上了半空。

“呀！”

也难怪妇人会尖声惊叫，跳到半空的福尔摩斯，猛地叼走妇人手里的方巾，转身跑了。

“这猫搞什么啊？”

“等一下！”片山说道，“喂，福尔摩斯，你到底……”

福尔摩斯嘴里叼着那块方巾走到片山跟前，抬起了头。

“这样啊……抱歉，”片山接过那条方巾，扭头冲着那妇人说道，“先前这方巾是掉在哪里？”

“这个……”妇人一脸诧异地说，“呃，大概就在那附近吧，瞭望台中央。”

“先前我也是在那附近被人给撞到的，”片山点头道，“我大概明白了。”

“我还一点儿都不明白。”晴美一脸不快地说。

“喂，福尔摩斯，你是想说六和七，是吧？”

“喵——”

明白了吧，华生？福尔摩斯的表情感觉就像是在这么说一样。

“六和七怎么了？”

“嗯，只是有些在意罢了。大婶。”

“啊？”

“我想到下边的咖啡馆里问你些事。”

“啊，阿义！”光枝睁大了眼睛，“你的意思是说，人是我杀的？你是说，他是我这个自你还小就一直帮你到处找对象的人杀的？”

或许是说完之后感觉“自你还小”这表达有点不大准确的缘故，光枝又赶忙改口道：“呃，实际上也就是最近的几年里吧。可我——”

“我不是这意思，大婶，”片山赶忙辩解道，“大婶你是不会做出杀人这种事来的。只不过，查明这起案件的关键，掌握在大婶你的手里。”

“我手里？”

“对。大婶你的一句话，或许就会关系到之后我们是否能够抓住凶手。”

“呃，怎么会……”光枝的眼里闪烁着光芒，一脸开心地说，“真是让人家心里怕怕的呢！”

3

“在这种地方……干吗要杀人啊！”

栗原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道。

“你这是运动不足，课长。”

对于这样的情景，片山早已习以为常。

“是不是也差不多该隐退了啊？”

就连石津也开始说起了风凉话。

栗原拼命装出一副很平静的模样，挺起胸膛说道：“哼，我才不会输给你们这些年轻人呢！”

小马特峰的山顶上，召开了一场不合时宜的“搜查会议”。当然了，因为已经闹出人命，采尔马特当地的警察也一起赶来了。

尽管栗原也是和当地警察一起乘缆车上来的，但来到山顶的时候，他的两腿便已经开始发软。

“栗原先生，”晴美端来了红茶，“我加了很多糖在里边。多吃点带糖的东西，能够适应得更快一些。”

“我已经没事了！”栗原故意逞强，“话说，现场在哪里？”

“就在那座瞭望台上。”

“好。跑过去吧。”

“课长！”

栗原迈开脚步跑了起来（至少他本人是这样认为的）。片山一脸无奈地说：“真是一点儿都不稳重啊。”

“我们也过去看看吧。”晴美说道。

“嗯。喂，石津，拜托了哦。”

“包在我身上。谁都别想离开这里。”

石津抱起了双臂。

“他倒是挺适合做这种事。”

片山一边迈步向瞭望台走去，一边说道。

“你这话可说得真够难听的，感觉就像是除了做这种事以外，他就什么用都没有了一样。”

“照你这么说，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用？”

晴美笑出了声。

虽然是杀人现场，但在大自然雄浑瑰丽的景观面前，现实感总会变得单薄，缺少生气。

片山扭头看了看。

石津正站在那家咖啡馆门前，目送着片山他们走远。

包括儿岛光枝等人在内，所有的日本旅客都被召集到了咖啡馆里，禁止离开。

案发之后，尚未有缆车下过山，所以凶手一定还在这座山顶上。

其他国家的游客姑且不论，所有的日本游客都留在了山上。尽管也有人抱怨，但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这是种很罕见的经历，感觉很新鲜。石津站在咖啡馆门口，监视着不许众人离开。

“喂。”片山说道。

“什么？”

“喵——”

“我没跟你说，”片山低头看着福尔摩斯，“回到日本，你准备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我可是个职场女性，只能回公司上班了啊。”

“我不是说这个。那个，我是说石津。”

“石津？”

晴美也回头看了看。石津正微笑着向她挥手。他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个参与杀人案件相关搜查工作的刑警。

晴美也笑着冲他挥了挥手。

“这个……也不必着急嘛，”晴美说，“当然了，我并不讨厌石津。可是，这种事也不是能在限定时间内想好的啊。迟早有一天，时机会自然而然地成熟的。”

“是吗？”片山点头说道，“其实他是个好人。”

“嗯，”晴美也点了点头，“我还得先帮你把身边的事给打理好才行啊。”

“你这家伙！”片山笑着说。

走上瞭望台，尸体出现在两人眼前。

“嗯？”

怎么有两具？不，不对！

倒在尸体旁的是栗原。

“课长！真是拿他没办法！”

“幸好我把红茶给带过来了。”

片山扶起栗原，让栗原喝了些红茶。

栗原脸色铁青地说道：“我不行了……到头来，我居然死在了异国他乡。”

“瑞士才不会让你死在这里呢，”片山使劲扶起栗原，“好了，还是先回咖啡馆去吧。”

“嗯。”

片山和晴美分别从左右两侧架住栗原，向着瞭望台下走去。

“片山，你是个好人。”

“多谢夸奖。”

“先前我都把你的辞呈扔掉了，你还对我这么好。”

“扔掉了？”片山翻起了白眼，“你不是放到抽屉里去了吗？”

“放了两三天之后，我就拿它当便条使了，之后扔掉了。原谅我吧。”

片山不快地把头扭向了一旁。

早知如此，就任由他躺在瞭望台上好了。

“喵——”

福尔摩斯愉快地叫了一声。

“还没有回音吗？”

走进咖啡馆之后，片山向石津问道。

“什么回音？”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日本那边会打电话过来。”

“是吗？我听不懂德语。”

“我说的是日语！”

“哥。”

晴美捅了捅片山。

“什么？”

片山回头一看，咖啡馆的营业员手里正握着电话的听筒。

“Katayamasan? [5]”营业员问。

“Ja, ja, [6]”片山赶忙跑过去，接过了听筒，“喂！啊，你好，我是片山。”

石津见状连连摇头。

“片山可真是不得了呢。”

“为什么？”

“都到瑞士来了，居然还能用日语跟人交流。”

也不知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石津不住地感慨着。晴美两眼看着石津，心情十分复杂……

“果然如此！我知道了。谢谢。”

片山放下了听筒。

“怎么了？”

“嗯，果然不出我所料，”片山回到晴美身旁，“那么，就去找大婶她们问问吧。”

之后，他走到了大婶们聚集的桌旁。

“抱歉让你们久等了。”

“阿义，你要做什么？”

“也不是什么大事，”片山说道，“我只想问一件事。”

“什么事？”

“那个，请回忆一下导游松木被杀时的情况。”片山说道。

“我不会忘的，”光枝皱起眉头，“自打出生起，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恐怖的事呢。”

“当时，大婶你们似乎来自两个不同的旅行团吧？”

“对。当时——那地方叫什么来着？格林、格林……”

“是格林德瓦吧？”

“对。在格林……那什么的时候，我们偶然遇上了。后来想想，相遇也是一种缘分，所以就……”

“之后你们就一直都在一起了，是吧？”

“是的。”

“不好意思，现在能请你们暂时按照各自原先的团分开一下吗？”

“为什么？”

“总而言之，拜托。”

大婶们面面相觑了一阵，纷纷从椅子上站起身，分成了左右两组。

光枝和另一个人是两人结伴而来的。另一个团则有四个人。

“两个团合在一起，总共六个人是吧？”

“奇怪了，”沼内和子说道，“抱歉，突然出声打断你们。可是，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坐中巴车的一共有七个人啊。”

“没错，”片山点头道，“但是，后来警察检查中巴上的乘客时，大婶她们就只剩下六个人了。”

“这么说来……”

“先前我们也觉得，凶手应该不会在大婶她们当中。所以，巴士停下之后，我们也完全没有留意过她们。”

“那么，第七个人又是谁呢？”

光枝不停地眨着眼睛。

“奇怪了。”

先前那块方巾的主人说，她是四人团中的一人。

“怎么了？”

“当时我们这边有四个人，而她们那边也有三个人啊。”

“不对！”光枝睁大了眼睛，“从一开始，我们这边就只有两个人的。你们才是，你们不是有五个人吗？”

“五个人？哪儿有啊！我们这边一直就只有四个人。”

“可是……”

晴美点了点头。

“是这样啊！我知道了。因为当时两个团刚刚相遇，所以即便有个

不认识的人在，两边的人也都会觉得那人应该是另一个团里的人。”

“没错。这样的行为，简直可以称之为胆大包天。但是，刚刚认识的人，是不会立刻就开始熟络地聊起天来的。”

“照这么说，就是那个人把方巾给……”

“那个人需要用它来遮住自己的面部。当然了，此人应该也用了假发和眼镜之类的东西。但是，只要凑近一看，其实也是能够看出来的，”片山歇了口气，“而那个人，也就在我们这些日本旅客当中。”

所有人都不再说话，彼此望着。

中年女性也不少。

“那个人是谁？”

“让人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松木会被人给杀掉。”

片山说道：“是凶手把他和靖子小姐搞混了吗？但是，一个是年轻女子，一个是松木，搞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如此说来，松木他果然……”

“对。因为松木他知道凶手长什么模样，”片山看着沼内和子说，“找你询问过之后，我终于明白了。”

“我？”

沼内和子睁大了眼睛。

“没错。先前你曾说过，干导游这行的，是不会忘记别人的长相的。”

“因为这就是导游的工作。”

“你还说，松木曾经给水田雄一郎和夏代两人做过导游。”

“这么说，是夏代女士？”

“不。如果是她的话，先前我们也曾经见过她的长相，不管再怎么化妆，我们也能认出来。而且，让她混进大婶她们一行人里去，感觉也太年轻了。”

“抱歉，我们都已经不年轻了。”光枝酸溜溜地回了一句。

“不，我不是这意思。”片山赶忙解释道。

“我说，哥，”晴美说，“松木他当时到底是记得谁啊？”

“松木并不是在当地雇用的地导，而是从日本来的陪同导游。这么说来，在出发之前，他就应该去游客的家里访问过。”

“商议行程，是吧？”

“对。也就是说，松木先前曾经去过水田雄一郎家里。然后，他就在那里见到了她。”

“她？实穗也太年轻了啊。”

晴美偏起了头。

“莫非……”实穗突然高叫了一声，“幸江婶？是大木幸江？”

“完全正确。大木幸江今年五十岁，只要换个发型，戴上眼镜，再把身上的那身和服换掉，其他人就很难认出来的。但是，她在格林德瓦的宾馆里摘下眼镜的时候，却碰巧让松木看到了。”

“就算想不起来是谁，只要有印象的人，松木就一定会去和对方打招呼的。”沼内和子说道。

“对，”片山点头道，“因此，大木幸江就以为，松木已经认出自己来了。无论如何，她都不想让别人看穿她的身份。”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是大木婶？”实穗说道，“大木婶她人在日本啊。”

“刚才，我已经找人去调查过了，”片山说道，“发现了水田雄一郎的尸体，接受过警方的询问之后，大木幸江就离开日本了。”

“为什么？”

“为了给水田先生报仇，”片山歇了口气，“大木的存在，其实跟水田先生的妻子几乎一样。只不过，说到底这也只是一种心情罢了。水田先生和夏代结婚之后，大木就把自己的那份情思深藏到了心底。可是……”

“水田先生却被人给杀了，”晴美说道，“而且，不管怎么看，杀害水田先生的人都应该是夏代。”

“水田先生自己也事先算到了这一步，所以他的尸体才会这么快就被人发现。大木下定决心，要沿着夏代走过的路线一路追来，亲手为水田先生报仇。”

“那么，杀害夏代的就是大木婶？”实穗喃喃说道。

“当然，”片山点头道，“而且，她还必须杀掉夏代的共犯——忠井安夫。你应该知道夏代和忠井之间的关系吧？”

“我知道，”实穗点头道，“这事我也跟大木婶说过的。”

“大木幸江一直都很担心你的安危。令尊过世，眼下就只剩下你和你那个靠不住的丈夫——失礼了——两个人了。这样一来，或许你们就会被夏代和忠井随心所欲地摆布。为了死去的水田先生，她觉得自己必须杀掉那两个人，保护好你们。”

“大木婶……”

实穗用两手捂住了脸。

片山歇了口气，在咖啡馆里环视了一圈。

“大木幸江应该就在这些人当中，挨个调查一下的话，实穗小姐就能认出来。”

“不！”实穗突然使劲摇了摇头，“她不在这里。大木婶，不管她再怎么乔装打扮，我都能认出来。”

“但是……”

“我说的是真的。她不在这里。”

所有人都沉默了。

漫长的沉默之后，咖啡馆里突然响起了有人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的声音。

咖啡馆里鸦雀无声，而那声响动，听起来也是那么明显。

一名妇人，从店里深处的桌旁站了起来。

“我在这里，小姐。”

那名妇人取下假发，摘掉了眼镜。

实穗倒吸了一口凉气。片山缓缓点头。

“是大木幸江女士吧？”

“是我。”

“杀害夏代和忠井安夫的人……”

“就是我。还有那个叫松木的人，”幸江的语调听起来很平淡，“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叫什么……真是可怜。但我无论如何都必须这么做。为了老爷，我必须除掉所有想要伤害小姐的人。”

“大木婶，为什么？”实穗撕心裂肺般地说，“就算你放任不管，迟早有一天，他们也会被警察抓住的啊。”

“小姐，”大木幸江微微一笑，“那位刑警先生说得没错。我这辈子都一直陪在老爷身边，老爷再婚的时候，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可是……我只是个佣人。做好我份内的事，就已经足够了。可是……”大木幸江的声音听起来稍稍有些颤抖，“那个心如蛇蝎的女人，她竟然杀害了老爷，还把老爷的尸体给填进了墙里！当然了，这种事情，夏代一个人是办不到的。毫无疑问，当时忠井一定也帮了忙。当看到老爷的手从墙壁里耷拉下来的那一瞬间，我内心的感受，其他人不会明白。”

“大木婶……”

实穗哭了起来。

“我.....我要亲手杀掉凶手。直到现在，我依旧不觉得后悔。”

片山能理解大木幸江的心情。

“走吧，”片山催促道，“审判的时候，法官大概也会酌情减刑的。”

“谢谢，”大木幸江缓缓走到片山身旁，向着那群大婶行了一礼，“抱歉了。感谢你们借给我那条方巾。”

“原来如此。”

栗原的脸色也终于恢复了正常。他站起身来说：“那么，你们就先坐缆车下山去吧。”

“是。课长您呢？”

“我好不容易才缓过劲来，还是等观赏一下风景再离开吧。”

咖啡馆里的气氛也渐渐缓和下来。

“不给我上手铐吗？”大木幸江问道。

“这里不是日本，我们没带手铐，”片山说道，“先到这里的警署去，说明一下情况。沼内女士，能劳烦你陪我们走一趟吗？”

“当然可以。”沼内和子站起身来。

“那么，我们走吧。”片山催促道。

“大木婶！”实穗冲到大木幸江的面前，紧紧地抱住了她，“我一定.....我一定会让法官尽量判得轻！你一定要回来啊！”

“小姐。”大木幸江轻轻地摸了摸实穗的头发。之后，她又瞪着浅井说道：“你要是不把小姐保护好，我可饶不了你哦。”

“啊，是！”浅井直立不动地说道。

片山和晴美等人一道，带着大木幸江，向索道站走去。

福尔摩斯自然也和他们在一起。

“天气真好，”大木幸江抬头看着天空，“能看到这样美丽的地方，我也算是此生无憾了。”

“没事的，”晴美说道，“我想应该不会判得太重。”

“不，”大木幸江摇了摇头，“不管怎么说，我都杀了人。尤其是那位松木导游……”

“是啊。”

“当时我以为他已经认出我来了，所以一下子就慌了。而且那时候我还没有杀掉夏代和忠井。那些牛铃，其实是那位大婶交给我保管的，结果后来她自己又忘记了。”

“大婶吗？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片山苦笑道。

“所以当时我想，要不干脆就用那牛铃上的绳子好了。虽然我没有自信能够用手勒死他，但是人哪，一旦拼了命，就什么都能做到。”

走在通往索道站的台阶上，大木幸江突然停下了脚步。

“做了这么多年的活计，我也存下了一千万日元。”

“厉害！”石津说道，“我就只有一千日元左右。”

“也不能这么说。总而言之，如今……”

“嗯，是啊。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就请你这么做吧。”

“我知道了。”晴美点了点头。

“啊。”大木幸江突然打了个晃。

“怎么了？”

“我似乎把脚给崴了。”

“真麻烦。我背你吧。”

片山放开大木幸江的手臂，走下台阶。

突然，大木幸江快步往前一冲。

四周鸦雀无声。

大木幸江的身影，消失在栏杆的对面。

“喂，”片山终于回过神来，“那边是？”

“悬崖。”晴美回答道。

“那……”

“喵——”

福尔摩斯闭着眼叫了一声。

从山谷间吹来的风，在几人耳边咻咻作响。

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在哭泣一样。

“最后的晚餐啊。”晴美说道。

“给你们添麻烦了，真是抱歉。”

实穗低下了头。

“没什么。明早就要出发了吧？”

“嗯，”实穗点头说道，“我们还要给家父办丧礼。之后的事，就拜托栗原先生了。”

“没事的，课长他会处理好的，”片山点头，“喂，石津，怎么了？”

“嗯……”

石津两眼盯着眼前的肉，却一直没有动手。

“胃口不好？”晴美问道。

“不是。一想起这是最后的晚餐，我就感觉有些舍不得吃。”

众人都笑了起来，先前那种沉闷的气氛骤然间一扫而空。

的确，这家伙在这方面也还是有点用处的。片山心想。

餐桌旁，片山他们和多田靖子、浅井、实穗，还有沼内和子坐到了
一起。

“只留下栗原先生一个人做事，感觉他似乎也挺可怜的。”晴美说
道。

“别担心，他是个工作狂，没事的。”

“我还要在这里待一阵子，”沼内和子说道，“说不定栗原先生还会
遇到麻烦呢。”

“嗯，那可真要谢谢你了。课长肯定也会松口气的。”

“其实，我本来应该守护好实穗小姐的，”沼内和子微微一笑，“但
是，她丈夫一样会守在她身边。”

“我又不是小孩，”实穗说道，“我会自己保护好自己的。”

“你可得振作点儿啊。”靖子替浅井打气道。

“嗯，包在我身上了。”浅井重重地点了点头，结果却反而搞得有些
难堪……

“喵——”

福尔摩斯在桌子下边嘲讽般地叫了一声。

“可是——”片山说道，“你为什么装得就跟不认识夏代似的呢？”

“抱歉，”实穗说道，“得知忠井和夏代的关系之后，我也觉得夏代和家父结婚是为了钱。但是，或许家父也挺满足于此的，所以我想我大概也不应该多嘴。可没想到，她竟然下手杀害了家父。”

“得知你爸爸被人杀害之后，你就没想过夏代或许就是凶手吗？”晴美问道。

“想过。”

“可是……”

“我当时是想，我要亲手为家父报仇。”

“啊……”

晴美和片山哑然失惊，彼此望了一眼。

“但是，大木婶却动手了。本来这事该由我来的。”

片山不禁一愣。他从未想到，实穗的内心竟然潜藏着如此“强悍”的念头。搞不好，忠井想要袭击实穗，最后却反而被实穗打倒这事，其实也是实穗先挑的头。只不过，当时忠井并没有死。

话说回来，夏代和忠井一路追着实穗来到这里，或许两人也是想趁着实穗还不知道父亲已死，让实穗“死于事故”。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实穗的这趟旅途倒也确实充满了危险。

“靖子小姐，”实穗说道，“真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没有。”

“请你原谅他吧。”实穗看了一眼浅井，说道。

“啊？”

“你和他之间的对话，其实我全听到了，我也知道你姐姐的事。”

“实穗小姐……”靖子缓缓摇头，“都过去了。当时我姐姐也有些神经紧张。不能把一切都怪罪到浅井先生头上的。”

“不，都怪我，”浅井神情黯然地低下了头，“我也希望能让实穗幸福起来，借此来减轻自己身上的罪孽。”

“是吗？那就好，”靖子点头道，“我没事的。因为，我现在已经遇到了很好的一个人。”

看到靖子看了自己一眼，片山不由得一愣。

“啊，那个……”片山赶忙转移开了话题，“松木先前说，他曾经看到实穗在走廊上和人说话，那对方到底是谁呢？”

“松木他这么说过？”实穗大吃一惊，“当时我见到的人就是松木啊。”

“是他？”

“对。听到他和靖子小姐之间的对话后，我赶忙往房间走，结果就在那时，我碰到了松木。”

“你当时跟他说过话吗？”

“说过，但也就聊了两三句。当时恰巧有个宾馆里的人路过，用奇怪的眼神瞥了我和松木一眼。之后，我就连忙回房间去了。”

这么说来，松木其实是在担心别人会说自己闲话，所以就想把一切都推到片山身上去。只要事先跟片山说过，那么传闻的由来也就清楚了，而且还能把一切都说成是无心的误会。

或许这也是松木特有的处事方式吧。

对了，先前在墓地前打我的人到底是谁？当然了，对方也可能和这起案件毫无干系，只想抢劫钱财罢了。

嗯，那人非但没有谋财害命，甚至还把我扛到了宾馆门前，似乎还挺好心的呢。

那人肯定是在宾馆里看到我，之后就盯上我了吧。

“那些大婶呢？”靖子问道。

“已经出发了，”晴美说，“估计她们还要到处转转吧。对了，靖子你怎么办？”

“我？我当然跟着片山走啦。”靖子说道。

“喂，我说你.....”

“呵呵，别担心，”靖子一笑，“我不会整天缠着你的。只不过，我还得请你把我带回日本去呢，好吗？”

“这不挺好的吗，哥？”

“嗯.....”

片山等人决定，去看过勃朗峰之后，就启程返回日本。

“话说.....真的不会再发生些什么了吧？”片山说道。

“喵——”

福尔摩斯在桌子下边叫了一声。众人全都大笑起来.....

终章

宾馆大厅里，不见半个人影。

靖子独自坐在沙发上。今晚，估计所有人都陷入梦乡了吧。

靖子很想一个人静一静。

虽然晴美和片山的友好态度让靖子感到欣喜，但此刻，她心中的伤痕依旧没有痊愈。

“你在干吗呢？”

浅井出现在她的身后。

“怎么了，又丢下你太太跑出来？”

“不是，”浅井苦笑了一下，“她在泡澡呢。”

“是吗？”靖子的脸颊有些发红，“真是幸福啊。”

“是啊，”浅井在稍远处坐下，“老实说……”

“什么？”

“我和实穗结婚，其实也就是图个乐子。”

靖子看了看浅井。浅井摇了摇头。

“可是，大木的那句话，却让我彻底投降了。她的真心，我这种人是永远做不到的。”

“现在实穗就只有你一个了啊。”

“没错，”浅井把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我能做到吗？那样一户人家的主人……然后努力工作，最终独当一面。”

“你必须做到。你能行。”

靖子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觉得我能做到？”

“因为我喜欢过你。你一定能行。”

浅井一脸严肃地看着靖子。突然间，他双膝跪地，挪到了靖子的面前。

“你干吗？”

“告诉我，你会原谅我的。”

“浅井……”

“衣子的事，你的事……你就不肯原谅我吗？如果你不原谅我，我……”

靖子两眼盯着浅井。

“你似乎是认真的呢，”靖子说，“好，我原谅你，所有的一切。”

“谢谢你，”说完，浅井站起了身来，“那我就回房间去了。”

“明天可要早起啊。”

“嗯。”

“我不送你了。路上当心。”

“你也是。”

浅井快步走开了。那脚步，既像是浅井的，又像是其他人的。

此时此刻，自己与浅井的爱情，也彻底结束了。靖子心想。

回过神来，靖子发现福尔摩斯正坐在大厅的地毯上，盯着自己。

“啊，你都听到了？我被人甩了呢。”

靖子抱起走到身旁的福尔摩斯，把它那柔软的皮毛凑到了自己的脸颊上。

“真是只不可思议的猫呢。我的心事，感觉你全都明白似的。”

“喵——”

福尔摩斯轻轻地舔了舔靖子的面颊。

“呵呵，你不觉得咸吗？”靖子擦去眼泪，“好了，我要去睡了。你呢？”

福尔摩斯独自蜷缩在沙发上。

“晚安。”

靖子冲着福尔摩斯挥了挥手，转身走开。

福尔摩斯在沙发上目送着靖子走远。过了一阵，它突然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沉眠……

“哥！”

晴美晃动着片山的肩膀。

“怎……怎么了？”

片山猛地睁开眼睛。

“迟到了！”

“说什么呢？”晴美笑道，“你刚才不是说，让我在起飞的时候叫醒你的吗？结果你却总叫不醒。”

“啊，是吗？”

飞机开始缓缓挪动。

“大伙儿都上飞机了吧？”

“那当然。”

石津正呼呼大睡着。离开欧洲，踏上归途，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留恋。

靖子则在翻阅着杂志。

“既漫长又短暂啊，”片山看了看窗外，“下雨了？”

雨点拍打着舷窗。窗外的风景变得朦胧、摇曳。

法兰克福机场。这里，就是片山他们这趟旅途的终点。

“真是发生了不少事呢，”晴美说道，“虽然感觉有些可怕，却也挺开心的。”

“你倒罢了，回去之后，估计又有什么杀人案等着我了。”

“这是你的工作，没办法，”晴美说道，“啊，要起飞了。”

停止了片刻之后，飞机引擎的声音突然变大了许多。

不断向前滑行的机身开始渐渐升高。

片山重重地呼了口气。

尽管中途还要停经安克雷奇，但这样一来，也就彻底告别欧洲了。

的确，尽管抱怨了一路，但在这趟旅途中，片山也感受到了许多快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段有意义的旅途。

“我说，哥。”晴美说道。

“什么？”

“我们明年再来吧。怎么样？”

片山翻起了白眼。

承载着福尔摩斯一行的汉莎航空的飞机穿过雨云，高高地飞上了天空。

[1]这里读走音了，应是“谢谢”。

[2]在日语中，“浴垫”的发音为Basumatto，“采尔马特”的发音为Tsuerumatto，结尾发音相近，故而片山会记错。

[3]德语，意为“再见”。

[4]本文中出现的“小马特峰”的德语为“Graine Matterhorn”，而graine一词与日语的“黑暗（くらい）”发音相近。

[5]德语，意为“是片山先生吗？”

[6]德语，意为“是，是”。

Table of Contents

三色猫探案：推理

版权信息

总序

序章

第一章 羽衣与杀人

第二章 猫与刑警

第三章 刑警与恋人

第四章 结束与开始

尾声

三色猫探案：追踪

版权信息

总序

序曲

第一章 午后杀人前奏曲——德彪西《牧神午后前奏曲》

第二章 死期——维瓦尔蒂《四季》

第三章 死者之恋——引自舒曼的《诗人之恋》

第四章 凶手是谁——来自普契尼《托斯卡 星光灿烂》

尾声

三色猫探案：猫公馆

版权信息

总序

楔子

第一章 白猫

第二章 红猫

第三章 妖猫

第四章 美人猫

尾声

三色猫探案：狂想曲

版权信息

总序

调音

第一乐章 快板，但不是太快

第二乐章 柔美的慢板（如歌曲般悠扬）

第三乐章 轻松活泼的快板（欢快灵动地）

[第四乐章 终曲](#)

[加演](#)

[三色猫探案：继承人](#)

[版权信息](#)

[总序](#)

[序曲](#)

[第一幕 错误百出](#)

[第二幕 以牙还牙](#)

[第三幕 风暴](#)

[第四幕 结果好就是一切](#)

[谢幕](#)

[三色猫探案：戏剧社](#)

[版权信息](#)

[总序](#)

[序曲](#)

[第一章 歌剧魅影](#)

[第二章 化身博士](#)

[第三章 弗兰肯斯坦](#)

[第四章 诺斯费拉图](#)

[尾声](#)

[三色猫探案：骑士道](#)

[版权信息](#)

[总序](#)

[序幕](#)

[第一章 危险的女神](#)

[第二章 死者的赌注](#)

[第三章 毒蛇的午睡](#)

[第四章 背叛的梯子](#)

[尾声](#)

[三色猫探案：冒牌屋](#)

[版权信息](#)

[总序](#)

[序曲](#)

[第一章 骚乱之夜](#)

[第二章 迷路的收获](#)

[第三章 晴美，模特儿！](#)

[第四章 双重身份](#)

三色猫探案：歌剧院

版权信息

总序

序曲 东京

第一幕 啊，一定是他

第二幕 暴风雨

第三幕 冰冷的手

第四幕 今夜的祈祷.....

终章

三色猫探案：登山车

版权信息

总序

序章

第一章 “冰皇宫”

第二章 漫长的黑暗

第三章 繁忙之夜

第四章 大山的叹息

终章